

---

## 题 记

著者留存的大小杂记本册中，间或记有关于人生问题或社会问题的思考心得。这类文字，多为三言两语，个别的有两三百字，现按内容略加排列，辑录于此，供研究参考。

手稿中，著者偶尔冠以“思索有得”或“思索领悟”等字；因以“思索领悟辑录”作为总题。

---

# 思索领悟辑录

---

## 题 记

著者留存的大小杂记本册中，间或记有关于人生问题或社会问题的思考心得。这类文字，多为三言两语，个别的有两三百字，现按内容略加排列，辑录于此，供研究参考。

手稿中，著者偶尔冠以“思索有得”或“思索领悟”等字；因以“思索领悟辑录”作为总题。

---

## 辑录之一

宇宙浑然一体而无限。有限存于无限之中，有限无限相待而并立。(六)\*

宇宙事物都是联系贯通着的，其零散分别只是出于人为的假象。(七)

古语：四方上下谓之宇，往古来今谓之宙。盖宇指空间而言，宙则谓时间也。此世俗之见，分别为判然两事者，固未尝得事实之真。事实上时空合一不分，离迁流不驻之事实，更无虚空如人们之所设想者。此一设想出于人们言说方便而来，是方便假设的，乃寢寢而忽忘其假焉。(一)

世间是所谓生灭法，一切事物皆在发展变之中。故云没有一成不变之局，亦没有无所从来之事。凡事均可向上追寻，向下料度，但你不应求所谓最初与最终。初终是有的，但没有最初与最终，即是说：没有究竟之初，穷极之终。何以故？宇宙，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大小内外皆分别对待之词，不适用于浑

---

\* 辑录语句末尾所缀数码为原记载所用本册编号。①②……为小本册号，(一)(二)为大本册号。下同。



一绝对之宇宙。科学家尽可无休止地去作追究工作，但不必设想其为究极之事耳。<sup>②</sup>

刹那为梵语之音译，一念中有九十刹那，一刹那经九百生灭，此即刻刻不停地变化流行之谓，生命如是，宇宙如是。曰九十，曰九百，以九代表其数之多耳。“宇宙”、“生命”是一事非二，莫以为吾人时刻在空间中生活，要知道空间只涵括在时间内。大化流行，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生生不息”。生命是“相似相续，非断非常”，俗以为今天的我犹是昨天的我，便是常见，俗以为人死如灯火灭去，不复存在，便是断见。常见断见皆非也。<sup>③</sup>

凡是生物，其表现全是浑完的，尽有偏颇仍有统一浑完之致，其所以不能划清界限以此。<sup>④</sup>

生命离开生物机体内外的活动无可见，即生命离开生活无可见。然生命非是有限之一物。人不能离开人而生活，又且资于其他生物而得生活。一切生物不能离开那些非生物、无机物而生活。全宇宙实为不可分割之一大生活体。<sup>⑤</sup>

吾人个体（身）占有不大的有限空间，而生命则未尝限制在一定的空间。吾人个体（身）生存见为有限之时间，而生命是没有其时限的。<sup>⑥</sup>

心与生命同义，具见《人心与人生》一书，可参看。<sup>⑦</sup>

说人类生命为宇宙生命之顶峰者，正为人类至今尚在向上奋进而无已也。此向上奋进的情形，既表见在人类社会组织构造之不断地发展，并且于人类个体构造上见之，但极精微不显著耳。(二)

生命未尝限制在一定的空间和一定的时间。表见在有限的空间和有限的时间之生活者，一一个体之人与一一生物耳。(六)

生命离开生物机体内外的活动无可见，换句话说：生命离开生活无可见。然生命是体，生活是用，用不离体。虽即用见体，而体大于用，超于用，有本末之殊。换言之，生命不囿于可见之生活。(六)

吾人个体占有不大的有限空间，而生命则否。生命未曾被限制在一定的空间。吾人个体的存在，表见出暂时的性质，而生命则否，生命是没有时限的。(表现出暂时的性质者，是个人的存在而不是生命。个人的存在期，所谓形寿也。)(七)

生物以其机体为中心而联通于其环境，不过其所通之远近大小不等而已。有通则有局限。非生物无通亦无局限可言。人类超越一般生物而大通特通，但从末那识以至分别意识则有种种不等之局限生出来。(四)

无始以来，失去了自性清净圆满无所不足之宇宙本体而向外取足（吸取饮食），此便是世间生物出现的由来。植物为自养生物，就地吸收滋养料以生长蕃殖。动物为异养生物，游走觅

食植物或其他动物以生长蕃殖。然植物动物之间非有分别界划可得，动物中脊椎动物与非脊椎动物亦无界划可言。应知所有生物原是浑然一气的，但吾人为了构思说话方便而加以种种区别耳。试博览而精察之，将悟其区界之不可得焉（例如有些介于植物动物之间的生物，如食虫草等等）。<sup>(六)</sup>

所谓人类生命现象是总括着人类生命的全部活动能力表见而言。此全部活动能力既有其机体对外（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一方而的活动，更有其机体内部（生理运行）一方而的活动，正是在吾书所讲的“人心”。<sup>②</sup>

人类唯其从动物本能中获得解放，而可能有其自由，乃不免于行事出现错误。一切错误（或则悖于人心情理，或则谬于客观物理）的由来，实在此。然错误恰不代表着自由，而是落在自由的反而。——从乎自由精神，一切行事都将是正确的。<sup>②</sup>

一切错误皆出于生命的一息之懈。<sup>②</sup>

生命离开生物不可见，生物离开生命不成其为生物。然而二者毕竟是涵义不同的两个名词，却不容许混为一事而不分。生物指那些具体的东西，生命则是其属性，在它们身上有生命活动现象之可见。<sup>②</sup>

如所共知，生物是从低级发展到高级，千变万化种种形态的生物之总名。其所以被此总名者，因为种种形态不同的物体

上却有着其共同现象——生命现象。例如新陈代谢就是其体内最一般的现象。生命现象随着生物机体的形态构造而见出高下种种不同。从事研究者于其高下皆不可忽视，而以人类生命为其最高发展之故，生命现象乃显著可见，从兹人手实较方便。<sup>②</sup>

人禽之别：心为形役与形为心役。

我们必须晓得人与其他高等动物虽若类人猿之属极为相近，却亦划然有根本区别在。此即它们——类人猿之属——仍然同于一切生物那样尽瘁于个体存活、种族蕃衍两大问题，而人类生活则超出了此一范畴。它们似亦具有头脑心思活动，但其作用既微弱暧昧，更且根本上是心为形役。人类却反之，上达于形为心役之境。人有形为心役之可能，抑且大有可能。此即是说，莫认为人类活动总在谋生之中，应知其间显著另有两大型高尚活动：（一）理智方面的科学研究活动。（二）情感方面的宗教出世行为。这两大类的活动极大地吸引着人类生命力，显示出人类生命的特征，远非任何其它动物之所有。要知道，从原始单细胞微生物进达人类之出现，贯乎全宇宙是浑然一大生命体，方在无休止地向前发展创造中，莫知其前途之所届。生命是没有时空限制的，然人类生命既为其顶峰焉。<sup>(一)</sup>

宇宙本是巧妙之极，但一般人却是蠢笨之极（他不了解它时不责自己蠢笨，而却说宇宙是不可解），当然是两不相遇。<sup>①</sup>

人类不是渺小，是悲惨；悲惨在受制于他自己（制与受制是一）。渺小是最错误的见解。<sup>①</sup>

几时你超脱了自私，几时你超脱了渺小。<sup>①</sup>

“不智慧”与“下等”是我们要努力超拔避免的。但没有究竟的免除，因为智慧与不下等是无止境的。<sup>①</sup>

一切生命都是相通的，不但对牛弹琴有效用可见，就是对植物生长亦且有效用而不虚。<sup>(九)</sup>

不可战胜的是谁？是生命。被战胜的是什么？是物质。<sup>(六)</sup>

一切看你有没有决心与毅力。——此即证明你有自由，没有限制你的东西。<sup>(六)</sup>

人原为动物之一，却又绝然不同于其他动物。此不同若从肉体构造上看，似乎区别甚小甚小，而实则其区别是根本性的。此即是生物演进史所代表的宇宙生命向上奋进翻新无已之势，在人类而外一切动物（肉体构造绝似人类的类人猿在内）均已消失，而陷入代代相传，盘旋往复之中；其至今犹在不断前进中者唯独人类耳。如果说宇宙正在演化前进中，那要以人类生命——人的头脑体质及其社会生活文化——时时在创造前进为其中心。<sup>(六)</sup>

人类生命的特征在其自觉能动性，简称之曰主动性，亦即是发乎头脑的创造能力。一社会文化是幼稚的，是进步的，是高，是低，令视乎其人在此特征上发展的程度和方式如何而

定。(六)

人类生命的全部能力、内涵有两部分（亦或说为两个方面）：1. 自然力——不假意识分别思索而出于生命的自然能力。是为机体内在一切机能活动之所本。此无事乎人为者。（自发）2. 人为力——一切出于意识分别思索，有待于人的努力者。其背后仍为“天聪明”，即自然力也。(九)

心与生命同义，其特征在能动性。生命寄于生物面见，是不断发展的。生物界中从低等单细胞生物一直到人类，在人类从个体生命的一生历程从幼到老，在人的社会生命历程从蒙昧野蛮的低级文化到末后共产社会的高级文化，总都是不断地向上进步提高，愈来愈不同。在如此不相等同的人类文明中，虽无时不有社会经济基础与其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问题，但其间关系逐渐转变，前后却要不同；即是：上层建筑（社会制度学术思想等一切）的作用或云反作用者由弱变强，寔至末后共产社会时经济基础少所迁进而所谓上层建筑却时时在变化发展。浅明言之，人们的生计问题在彼时不成什么问题，而问题转移到远处去了。(七)

我们说“人心”是总括着人类生命之全部能力面说，又是扼要地以其有机体中一种主宰作用——应付问题之主观能动性——为核心而说的。我们既从人的个体生命来讲它，又从人的社会生命来讲它。盖人类生命原自具有这难可分离的两面。——说为两面是为了说话方便，实际则无可分。(九)

人心——人类生命之全部能力——可先从其生命活动有内外两方面来看：（一）对外一面主要在大脑皮层高级神经活动，通过感官和器官，领受外面刺激并应付之而有所施为。通常说到人心，大都着眼在此，然而还有另一面在。那就是（二）人类个体生命所由以维持的那种内在活动能力。凡机体在死以前，恒时不停的内部生理上（有时兼病理上）一切机能运转，统属于植物性神经系统之事，一般不须大脑来指挥，然其最高调节中枢固仍在大脑。大脑和内脏之间仍息息相通，以成其完整的一个活体。通常将后面划为生理学去讲，但在本书（《人心与人生》）中却定须谈到它。

这里应须有两点补充的话：1. 并非所有一切对外应付无例外地都要通过大脑以高级神经活动出之，而是亦有不少对外应付直接出自机体生理的反射或本能活动的。所以我们只说对外应付主要在大脑。2. 说对外，虽然主要是指身外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而言，但有时机体内部感受刺激，亦通过大脑而起着内脏功能种种调整应付作用。说大脑主要在对外者，此“外”非定指身外，站在生命立场一切莫非外也。生命是通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从〔而？〕一切莫非内也。(九)

如果说宗教麻醉人，欺骗人，这可能是有的。且暂莫论其用心之恶，而要问它用什么来麻醉人？人何以被它麻醉？这可能种种不一。但若非在人类生命的深处有其根据，它便不会有那么大的力量。——这根据即是人的无对性。(九)

一切有所限都不是决定的，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得大自在”则什么限都没有。(五)

心不可见，可见非心。见闻感觉皆从有对中发展而来，原是察物之具，有所察皆物而非心。察物是身之属性（脑之属性），心藉身而表见其用，心自有体。<sup>⑤</sup>

物有规律，心无规律。<sup>⑥</sup>

生命是心，是心表见在物上的，是心物之争。历史（宇宙史）一直是心对物之争，一次一次无数次，一步一步无数步，征服了物，凭藉物，利用物，表演出来的。<sup>⑥</sup>

无意志而有规律——物。

有意志而无规律——心。<sup>⑥</sup>

假如说心有规律的话，那就是一个规律：总要顺从于物的规律来达成它的意志。（意志有两种：天意，人意。）<sup>⑥</sup>

规律多半不是定而不易的，尤其是在生命现象中的规律恒有隙缝。因为生命现象中的规律皆是创造出来的，虽机械化而并不彻底，它可以改造翻案。<sup>⑥</sup>

意识思维可云脑之作用或属性，但脑非心，只是心所凭藉而表现之具；眼耳舌等类是。视听言动通常说心，其实只是出于心而已。他们只是生命现象。<sup>⑥</sup>

意识只不过生命现象之一种，或者是生命现象最高之一种。



生活是心物之合，亦是心物之争。<sup>⑤</sup>

无精采既无生命，心不能用物而物却压了心，拖着走。<sup>⑥</sup>

心是照顾全面的，身在心统领下亦是应付全面的。只在身篡夺主位时便偏向外边去。<sup>⑦</sup>

潜默体认于内是必要的；但借取动物从外面作一比较亦未始无益。人心非一物，故无体，但有其效用通过人身面表见出来。以上所言两方面皆其效用也。动物何独无心，却在其效用上远远不足以语此。心之非一物，在动物固与我有同然，其不同者则彼我所资藉以表见其效用之身体大有不同耳。外乎此身而言心言性皆不免凿空之谈。人类物类之分殊端在身体构造上完全决定了。孟子不云乎，“形色天性，唯圣人为能践形”。践形即是尽性；尽性即是践形；原只一事，而非二也。<sup>⑧</sup>

心非外也，而人之有求莫不向外，则终不可得。<sup>⑨</sup>

心非一物也，以求物者求之，夫岂可得。

心在当下自觉，不求自至，求之转不可得。<sup>⑩</sup>

孟子有求放心之说，盖悲悯于人心之放失，不得不为此提撕警省之言耳。<sup>⑪</sup>

本能原是感官器官对于外界刺激之先天有组织的反应。但人的本能贫乏于此组织性，故不能不有藉于后天习惯。<sup>⑫</sup>

身不应离心，心不应离身。心身合谓之中。“身心合”与“身心分”怎样区别？略言之：身心分合之心，盖指意而说，即身意分合之谓耳。此其一。意内包有知与情，实即行为动作之萌始，以至表见其为视听言动者。此其二。身原为五官百骸之总名，而又非指顽然蠢然之肉躯，乃指其时时在起作用者而说。身起作用即视听言动耳。此其三。如此说来，说意说身皆归结到视听言动上，则身意——身心——应合不应分已甚明白。问题乃在何以有身心——身意分离问题发生？发生分离就是同时有两个意了（三心二意）。这从何而来？或者“有所忿懣”之“有所”，“心不在焉”之“不在”即是此一分离乎？<sup>(九)</sup>

任何活动既离不开身，同样地亦离不开心。

任何活动总必是联通乎心与身而后有之，二者不能缺一，而意即萌于此二者联通之上。<sup>③</sup>

本来好似阴静而阳动，阴受而阳施，但实则阳静而阴动。盖施必出于静，而受必伏于动之中也。如环无端，往复相联，不可分割。（身心即阴阳。）<sup>(七)</sup>

有身即有累，有物即有私。有身有物即有累有私。有物者制人，有累者制于人。<sup>(九)</sup>

逐物则失心，遗物同一失心。只是即物见心，心却不随物转。<sup>(七)</sup>

心即主宰之义，从最初萌苗以至发展至最后，要即向着“主动”“灵活”“有计划”而发展，一句话“主动地宰制了物”，④

既然肯定了“自动”、“主动”、“创造”……这一些，那正就是心，就是新，就是自由，就是不能预定的，非宿命论的。承认发展的规律性，不等于承认一切是被限定的。(九)

心、物即能、所。(九)

一切利害得失的计较皆从此身而来，第以人类有超越其身之心也，遂不为此自发的感情要求之所限，而能自觉地照顾到他人以至大众，不落于狭隘偏私。(七)

为偏私，为公正，似乎均有利害得失的计较在。但其实则公正在根本上是一种无私的感情而非偏私之引申扩大；它是反乎偏私的，超绝于偏私的。(七)

各宗教的禁欲主义高下不等，却均显示身心两面存在着矛盾，显示出心之突破乎身。(七)

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一物。“人为”亦是在自然力之内的，属于自然力而非超出独立者。(九)

人类生命之自然力方面又可区分为二：一、邻于机械化了（植物性神经系统）；二、超机械化的（大脑神经系统）。前

者仍不能不隶属后者。(九)

一切关系意义的认识，不从一事一物来者，正为其心思能从容理会于事物之间也。(七)

人性善云者，谓人类心理上倾向于善也。性是性向，是跃然活动的趋势，不是呆板的面貌。(七)

清净心未易言。一切分别心——有所得心皆非清净心。然人们何时离开得分别邪？说个“清净心”，便对着“不清净”分别去了也。(七)

古人云“道不用修，但莫染污”。（“道不用修”是禅宗马祖的话。）习俗“修道”之云，含有很大错误。所以发生修的问题者，只为落在习染中，隔离了道。但习染是虚幻不实的，你当下能空得了它，就空了它。当下若未能空，那么，它虽虚幻而你此时却未免坐实了；只有慢慢地从自己习染的虚幻圈套里脱出来才行。此即修道之说的由来。(七)

一切善出于仁，一切恶由于不仁。不仁只为此心之有懈而已，非有他也。恶固非人所固有；不仁之外，求所谓恶者更不可得。是即人性之所以为善也。世俗徒见人之易流于不仁，不仁之事日接于耳目，辄不敢信人性善之说，正坐不自识其本心故耳。(七)

禽兽是头脑为其身体而用的，亦即心为形役。吾人的生命

反之，即形体为役于头脑，为役于心。心有一息之懈便落于形体中，局限而失其通焉。——以上意义具详于《人心与人生》一书。(七)

情分内外是为局，情同一体是为通。(七)

恶起于局，善本乎通。(恶起于人之自为局限，有所隔阂不通。)(七)

一切皆内而无外，始终对自己负责。“古之学者为己”；“君子求诸己”。(七)

动物为身而生活，是心（头脑）从属于身的，正所谓“心为形役”。人应当不如是。人心超于其身，不为所拘，不受其累，是可能的，却不是必然的。应当自问：是心从属于身，抑或是身从属于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七)

对自己应当责志，看人则应客观些。即是从“身”来把握“人”。人处身在社会中，各有其一定的立场不同。如所谓阶级立场者是。——一个别的人或须活看，一般人，多数人必如此。几乎是“身”决定了“心”的。但主观能动性或曰自觉能动性者，是人类的特征，人要自己争取主动则必自身从属于心始，毋使心有所蔽。一切之蔽皆由身来。儒佛皆在去蔽，无他玄妙新奇也。（心身关系当看我《人心与人生》一书。)(七)

世界只有两个先觉：佛是走逆着去解脱本能的路的先觉；孔

子是走顺着调理本能路的先觉。(按此语为四十年前所说，今日看来待酌)

1982年加批：右两个先觉的话见于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其所云佛是逆着去解脱本能的路者尚无误，所云孔子是走顺着调理本能的路一语则未善，应当说：一般动物依从本能生活，心为形役，而人类却有形为心役的可能性，亦即是说：人心是超乎其身的，主宰乎其身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全在于此。此是可能的，而非必然，所以可贵。人心与人身的相互关系细讲起来则男女两性大不相同，在不同年齿上又复不一样，试检新著《人心与人生》一书可以晓得。(九)

人心内蕴自觉之明强程度与心身两端之距离差度如何为正比例。(差度愈大，自觉愈明强。此条详细而具体的说明在《人心与人生》一书。)(七)

心的发展在下列三种过程中似各有其突变(质变)之例：

一、在生物界之生物进化〔过〕程中发展到人类是一大突变(此突变最大无比)；

二、在人的个体生命之一生中，从堕地之初以至成人而老练似经过不止一次的质变，而到成人一阶段之突变较大；

三、在人的社会生命中，从社会发展史上看亦经过不止一次的突变，而末后到共产主义社会之变化最大。(九)

然而在机体解剖上，宁见人、物大体从同，其心性不同只能推想一二。如何认识人与物之不同，为比较心理学所当从事，究非比较解剖学之事。心理学在今日且甚幼稚，比较心理学又

何足言。或者亦由比较心理学之研究未得其门，而对于人心即无认识；此固互为因果者。(九)

忽悟菩萨止于悲之理（如为人子止于孝之止）。在儒家则只有一片恻隐之心。悲与所悲似相对之两面，然所悲众生，自己亦在其内，且超于利用与反抗，即是无对。动亦定，静亦定，永不落被动面恒时是主动。换言之，始终有心在。气动即失心，心在则气为心用。

在生物进化中，心一次又一次征服了外物而利用之。在每一次胜利中，即取得一分自由。故心之本义为自由，为主动。进化到人乃有最大之主动性，最大之自由。而道德又是人事中主动性之最高者。（但世俗之所谓道德不外符顺社会风尚，则未足语此。）说主动性最高，即是达于完全的，没有对待的境地，亦就是一体面不二。假如自由是对不自由而言，则至此亦就无自由不自由可言，超乎一切了。(七)

心不属世间任何范畴。因一切皆心之所现，心以一切为体。(七)

物质（经济）生活分散了人心而联结了人身。(七)

湛甘泉心性图说：心也者包乎天地之外，而贯乎天地万物之中者也。(七)

邵康节云：身在天地后，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出，其余

何足言。——后两句似可省去。(七)

明儒祝世禄号无功云：原来身在心中。天包地外；身地也，心天也。海起浮沔；身沔也，心海也。未有此身，先有此心。<sup>①</sup>(七)

“鱼在水中不知水，人在心中不知心。”紫柏大师〔此〕语，即明儒身在心中之意。<sup>②</sup>

古禅师云：有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七)

龙树菩萨《心赞》云：诸佛出生处，堕地狱不减，成佛原未增，应敬礼此心。(七)

《大学》之所谓明德，正指此心自觉而不容自昧者言也。(七)

禅宗有云：即心即佛；又云：非心非佛。(七)

心体通乎一切。说理性，正是言其通而不隔的一面，古语所谓“仁者与物无对”者是。理智却是心之用；用在对物的分析综合上，用在对物的利用和反抗上，属有对性矣。(七)

---

① 沔，通鹜。——编者

② 紫柏大师为明代著名禅宗和尚。



仁表心体，故云“居仁”；即体显用，则“由义”是也。<sup>(七)</sup>

修己亦即修身。“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发之于中国古人，是文化早熟的结果。古所谓君子，自是当时的居于统治阶级方面者，其为此言，盖非后世一般文化下被统治阶级的人所能理解，更非其所能适用。然面其为人类未来文化之早熟也，不更明白确定乎。<sup>(七)</sup>

## 辑录之二

有自觉才有自由。缺乏自觉，昏昏然，何有自由？<sup>(七)</sup>

精神集中，自觉必明。精神集中之所在的事情，由于自觉之明，必能办成。一次不成，终必有成。<sup>(七)</sup>

精神集中是主动地活动，不是被牵引于外事，这里有分辨。前者有自觉，后者缺乏自觉。

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心即自觉，心不在即自觉不在，正指被牵引于外者而说。<sup>(七)</sup>

自觉时而暗弱、时而明强者常人也。孔门学问正在此心之常明。何以能常明不失？则更能觉识得此自觉，非止如常人徒有其与生命俱来的自觉而已。所谓“默而识之”，识此也。识得是根本，不失是功夫。孔子称颜回“不贰过”、“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孔子自云“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此知即自觉之觉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此第五个“知”字正指内蕴之自觉而言。人心内蕴之自觉要明朗，要昭昭然当空四照。<sup>(七)</sup>

有自觉才有选择。<sup>(九)</sup>

人的能动性的渊源何在？那应当亦就是一切生物所以有其生命的共同源泉。生命的本原是共同的，由于有机体构造有所不同，而表现出来的生命活动不一样。作为一切生物所共同的生命本原透露最大者莫如人心。人心正是这个宇宙所以为活宇宙的在此。其实看上去，不活的物质世界依然出于它，并没有两个来（原）〔源〕。(九)

都是人，而人与人不同；同一人，而一时一时不等。

优于理智之人心，自觉是其神髓所在。

向外发泄出去则自觉不足。内照即不轻发。

喜怒不形于色者，其喜其怒皆蓄于自觉中印象深刻，所谓刻骨铭心，皆自觉也。

本能是外走的，理智则停蓄或停贮。

发动则无计划，计划正是蕴蓄不发，而自觉不忘。

疏神忽略，匆忙即不自觉。（疲劳）

神短气促的病人即缺乏自觉。反之，精神镇定凝敛者其自觉必明。

关系意义的认识不从一事一物来者，正为其心思能理会于事物之间也。

没有自觉不成其为意志。

注意中有自觉。

有自觉才有自由，无自由何有自觉。

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即在其视其听无自觉，注意不注意，用心不用心。

睡梦中的母亲仍能随时听到孩儿轻微动静，即抑制中有兴

奋，不醒而醒。

习惯中缺乏自觉；不熟练的动作中必有自觉。

凡自觉之所在即心之所在，无自觉即无心。

精神贯注必有自觉。

心神不定是被牵引于外，必缺乏自觉、自觉不明。

凡意志皆有自觉的控制在内，无自觉不成意志。

世界观即从笼罩精神来。意志是一个方向，其赖以继续维持前进而不失其方向要在不失自觉。<sup>③</sup>

身心即阴阳，即动静。

由身到心，又由心到身，如是往复循环不已。<sup>④</sup>

自觉所及，意识所到，是生自由（心）。自由即自主也。心的作用开始于有所觉识。从不自觉可以恢复到自觉，因为当初是从自觉慢慢陷于不自觉的。恢复到自觉亦即摆脱于机械性。机械性即是一种积重难返之势。<sup>（九）</sup>

你必须控制住它，以免它控制住你。<sup>（九）</sup>

心之为心，在其能宰制，能统驭，能操纵，能发能收，……总之是这类意思就是了。<sup>（九）</sup>

既然唯物之“物”指外在的、客观存在的而说，则“心”当然就是主观自觉的那回事。心理学的方法就应当与其他任何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方法不同。它应当从人的自觉自知入手，而归结到人自己对自己有办法。<sup>（九）</sup>

人类最大的可耻笑及可怜悯，就是对自己的不明白（无知）与对自己的无办法（无能）。——这是真的心理学所由生起。真的心理学要在自觉和自主。(九)

深深地进入了解自己，而对自己有办法，才得避免和超出了不智与下等。——这是最深渊的学问，最高明最伟大的能力或本领。然而却不是一味向外逐物的西洋科学家之所知矣。(九)

在行动之前的计划，正是蕴蓄不发而自觉不忘。(七)

止观之“观”即是自觉，自觉明强是脱离习气之本。习静应于此求之。（止观——天台宗语。）

止观之“止”以自性清静自性无生为归。(九)

何谓印象深刻？在经验中自觉分明也。(七)

顾此失彼者，其心有所在，即有所不在。才高而精神不外驰者不如是。(七)

人死不必怕，怕的是昏昧。(五)

有自觉才有自由。——自觉所达到之处，自由生焉。道家收视返听，在身体内部气血流通处启发自觉，便得其伸缩自由。(七)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昨夜江边春水生，艤艫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右朱晦翁诗句，实自道其为学功夫也。(七)

人类唯其从动物或本能中获得解放而可能有其自由，乃不免于行事有时错误，或则悖于人心情理，或则谬于客观物理的由来实在此。然错误恰不代表着自由，而是落在自由的反面。——从乎自由之义将无不正确之失。(六)

道德感动人，即心之优胜由此以感发乎彼。彼此相感召而提高焉。(七)

一切文艺美术意趣高妙深醇者，即达于心之高处深处。其引发身体兴趣动荡者便属低级趣味。人格高下视乎其兴趣之高下。(七)

### 辑录之三

理智弛散了人与人的关联，而划分出一个“我”来，使人  
与人，人与宇宙均失其浑融不隔，浑忘彼我。<sup>⑤</sup>

理智弛散了人与人。

理性联通了人与人。<sup>④</sup>

经济生活分散了人心，而组联了人身。

政治形成集团对抗，划分此疆彼界。<sup>③</sup>

人的伟大处在人有无限的可能性；而且〔是〕多方面的可  
能。<sup>①</sup>

着急贪求，表见了人类的卑微；歆羨涎流，显露了人类的  
丑鄙；忍耐不下，烦恼苦愁，见出了人类的无用。<sup>①</sup>

学问是解决问题的，而且真的学问是解决自己的问题。<sup>①</sup>

蠢的人（智慧低的人）虽然在一切处都是不会的不行的，可  
是食色的要求他还是行，这是顶让人恶心的，亦是人类  
最悲惨的地步。<sup>①</sup>

人是理性的动物，但在两人互殴时，只见所谓动物，不见所谓理性。人类今日完全陷于民族斗争、阶级斗争两大互殴活剧中，竟无反省，抑何可哀。<sup>①</sup>

孔子毕生以实践乎人生为学，“学之为言，觉也；觉悟所未知也。”自十五志学以迄七十之年，既逐有进境不已，基于人类生命亲切所体认者深矣、彻矣。其拈出一“仁”字以为提示指点，所以言之反复不舍、变化多方者，正以人类生命之体用固如是耳。且因人施教，言语贵中当机，因为如是耳。后之学者拘执于一言一句，罔不失之。<sup>②</sup>

罗近溪集中语：“十五而志于学，学何学也？学以成乎其人者也。‘为仁由己’，此己得为己私耶？‘古之学者为己’，此己得为己私耶？‘克己’者由己而健行之也。孔门宗旨只在求仁，仁者人也，此人字不透，决难语仁。”

孔子但说到仁，如所见于《论语》者；孟子兼言仁义，是从体向用上发展和发挥。<sup>③</sup>

儒家之学在求仁，即求实践其所以为人者。然既曰“仁者，人也”；若何有待更求之？牛成其为牛，马成其为马，非必有所待也；而人顾必有待，何耶？诚然吾人所以生活之知识技能将须取足于外，不同牛马之自足于其身，但非此之谓，却自显然不待言。<sup>④</sup>



人之所以为人者，其在人心乎。“仁，人心也。”人心究是如何的？此即非有形相可指之物，必须自家体认乃得。为了指点人们去体认，今且说两个方面：内一面是自觉不昧，主观能动；外一面是人与人之间，从乎身则分则隔，从乎心则分而不隔。感通若一（痛痒相关，好恶相喻）。试从此两面潜默体认去，庶几乎其省悟。（九）

孔子企图在规划一社会结构。其中有各种身分（君臣父子），每人在其身上应如何想，如何作。身分安排停当，大家安分地生活下去，人生兴趣即在其中。此正同于英人之足球。

人生目的若果在游于艺，则必须一社会结构。结构之立须礼。礼之精神即 sportsmanship，即承认自己所处地位，自动服从于此地位所应有行为——安分守己。此价值观念与中国经济相配合。共同维持此技术停顿、社会静止局面。

礼是依赖于相关之各人各自动承认自己地位，并不是法；法是社会加于各人使之遵守之轨道。自动彼此合作，必须养成于亲密、习惯、日常共处之中。学而时习之习为礼所由成。足球指〔导〕员必知之。故礼亦相当于社会技巧 skill。积极地自动地合作，需要高度契合。契合是行前提之不谋而合。充分的会意，必由相同经验，长期共处，使各人的想法作法都能心领神会。——不能临时约定。◎

《论语》上的若干则：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

不习乎。”

“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以上条条俱不见“诚”之一字，而无一不是显然在说诚意之“诚”。⑦

· 问此非保守主义乎。孔子所关心者在人与人相处，而不在人对自然之利用。不问利用之程度高低，而人与人相处相得终是和人生直接有关的问题。于此问题应求善道，应不断用功夫。对自然之利用他不反对；你去问别人好了。在人与人关系上儒家亦非保守而有理想，不满意现状。⑧

汉学家所为经籍训诂之学、古文物制度考据之学大都为学术所不可少的辅助工作，却与孔子所说的仁，曾未及深人体认之，岂不明白？宋明儒者于此，自是胜于汉唐解经之儒，以其志于孔子所志之学，切己反求，力行不怠，便在自家生命上有所体认而不虚也。至于其体认之为浅为深，为偏为全，又待另论。⑨

孔子当时因人施教，弟子问同而答异，既有不同之指点，则一传再传之后益见分歧乃势所必然。孟荀去古未远而持论俨然两派对立矣。(七)

孔子绝无避世之意，周游列国以求其遇。苟在上者不欲，虽竞之不窃。苟在上者正，〔以〕身作则，虽不令而行。

一切德行咸出于礼，唯深斥华而不实者，故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绝不自称为神所使，或受神启示。没后弟子亦未奉之为神。

孔子之言论有贯注人身，如光透过玻璃，使人立地省悟者。其所以至此，实因其清明厚重恰合人心之故，绝非因其以感情动人、宗教动人，或示人以（捐）〔损〕己利人之意，令人感动。(七)

儒家墨家同为尔时著名伟大学派。墨家有许多近似宗教之处，却未能成为宗教而传于世。倒是性质颇违远于宗教的儒家，卒为后世统治阶级所装扮成宗教模样，达千余年之久。(七)

\* 既不要心受困于身——心为形役；亦不要心脱离乎身，自私而用智。应该是：心不越乎身，即身即心，心身抱一。理智融合于本能，任天而动。道家旨趣似如此。(九)

\* 道家以自然为宗，其自然即指生命之自然，而所云生命又涵括宇宙万有为一大生命也。唯其任天而动，肯定生命，便与佛家指出生命是在迷妄中者大异其趣。——以生物总离不开我法二执能所二取故。(九)

\* 儒家似与任天而动者稍异。任天之天是一种升华了的本能（融合了理智），仍然靠近于身体。儒家则要从乎心，或身涵于心中。从心之心则是本体昭朗应物之用也。（儒家富于主动意味，道家反之。）(九)

韩非子显学篇所云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者，其主要因缘在社会群众之间。又其所云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我

以为儒之一学派，非自孔子始，而墨家却创始于墨子。儒家盛于后世，而墨家却不流传者，其故正在社会。(七)

把身体内部已经机械化了的（消化、循环、内分泌、排泄等）转为自觉自主地活动，同时把身体对外的活动（它通常是经思虑拣择而行的）却任天而动，无所容心。这两个转变的结果都是化有对为无对，化私为公。——此言道家的学问功夫。(九)

\*道家养生即养身。但此所谓身却非止于此血肉之身，而更有进于此者。又道家所解决的问题非止于养生延年，更在如何处世用世。庄子《人世间》一篇正论述其事。盖亦有其内圣外王之学也。(九)

上方所写（句首有\*号者）大约均是四五十年前的见解，其时于人心的认识尚浅，恒沿袭理智本能之说也。

1977年复阅批注（梁漱溟印）

又气功中有从静而生动者（如胡耀贞一派），即从其自己动作之中来治病，不动不能治病。其动也千奇百怪，不由自主而心内未尝不了了，或且能了知其动皆缘于其病而来（间亦有不了知者），故种种不一也。是何为然耶？是盖屏除人为（之治病）而一依任乎天机耳。人身生来精巧奇妙极矣，岂人所能为耶？天生的东西，天亦能修理调整它。气功出于道家。道家修养功夫正不外逆返乎天也。天即心也。人之有心从天来，此盖最根本之心。(九)

儒佛的分别：前者只破“分别我执”，后者兼破“俱生我

执”。因此儒家的圣贤仍然只是个“人”，而成佛却超出“人”的范畴了。儒家因不破“俱生我执”所以未曾离开生物的个体生命立场；而以其没有“分别我执”，所以能与其他人或物在情感上相联通。父慈子孝的伦理情谊以至仁民爱物即由此而来。反之，在佛家则超离个体生命，直通于一切众生，所以开口众生闭口众生，而不谈伦理了。儒佛两家虽然相通，但分别是主要的。(九)

忽悟菩萨止于悲之理，如为人于者止于孝之理。在儒家则只是一片恻隐之心，隐而不露。(七)

悲与所悲分两面者不对。悲悯众生，自己在内。且超于利用与反抗，即是无对。无对而有对，有对而无对。动亦定，静亦定。永不落被动而恒时是主动。换言之，始终有心在。气动则失心；心在则气为心用。(七)

良庸谈：身意分离亦就分开了，隔离了心和物；意诚则身意融合为一，精神凝注于事，内无己而外无人，心物亦即合起来了。——此段话盖有得于伍先生之学。(七)

东方之学不是求客观规律之学，而是主观方面向内自求了解之学，不是改造世界的学问，而是改变自己生命的学问。——这里世界既指外在的大自然界，亦复指社会人事。这里所云改变自己生命大抵在提高主观能动性，从被动中超脱出来。因此不能以研究客观现象的态度来研究东方古人之学。这有如不能站在远处坐在屋内从书本上研究游泳一样。要学游泳只有跳下

水里试着去活动一番。儒家之学必首立志，佛家之学必先发心者以此。(九)

老子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为学所以求知，故日益。为道所以去妄，故日损。科学自是日益之学，东方古人却是日损之学。然知之日益不至其极，则道之待损妄以见也，难得昭然于世。(九)

佛家之学首要在发愿，儒家之学首要在立志，而西方人从乎爱智则首要在冷静地持客观态度研究外在事物，此分明各自趋走一途，乃比而同之，曰哲学！哲学！岂不可笑！(七)

中国虽自古有学校制度如所云庠序者，但清末以来的学校如大、中、小学及各专门学校职业学校等等，则摹仿于西洋。由于西洋古希腊有所谓哲学，于是哲学一词乃输入中国。北京大学师范大学等等遂设有哲学一科目。愚曾应邀讲印度哲学、儒家哲学于其间。实则古印度文明主要是宗教，古中国文明主要是人伦道德。以爱智为意义的哲学（philosophy）自是舶来品。彼此趣尚大不相同；今以宗教修持做为哲学来讲，以道德行谊做为哲学来讲，均大失其真，谬戾可笑。西人从爱智而有各门科学之发达，所务在客观冷静地考察外物。而宗教也（如古印度），道德也（如古中国），虽为道不同而其反归生命本身以求之则一。今天世界自是西洋文明出头露角的世界，然而亦快完了；不远的将来世风（学术风尚包在内）即将转变有如我旧著所测者，此不赘陈。(七)

## 辑录之四

孔子之学全在乎身体力行。孔子之学是实践乎人生大道之学。后之人以求教古人虽不得不资藉书册文字，却不容泥滞文字，玩弄语句，竟忘其必须還元到具体事物和实际问题上。申言之，即必须反躬从自家生命上来体认古人说的话果何所指。于此，躬行实践其又为体认之本乎？不能切己反求，不能身体力行，辄以浅表妄臆强为生解，安于不知以为知，如荀子所谓其学在口耳数寸之间者则甚无谓。<sup>⑥</sup>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此语在今人殆难得其解。今人念念驰向外去，方且以区区数尺者为己，盖久不知有己矣。吾人浑然与物同体，痛痒之情何所不到，己只是当下痛痒亲切处，非谓此身。切己近里（切问而近思）有以自得，是为学之道也。痛痒不明乃以利他为言，驰骛于外乃以知识相标榜，总是孟子所谓放其心而不知求者，可哀莫大焉。<sup>（九）</sup>

愈要明白人类的心理，便不得不先求自心的彻底了解，“我要从了解我自己起去了解别人。”<sup>（九）</sup>

吾人浑然与物同体，痛痒之情何所不到。语云：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己只是当下痛痒亲切处，无远弗届，非

谓此身。世俗每以利他相号召，却是孟子所云放其心而不知求者。(九)

慎独之慎即是宇宙生命的不懈，慎独之独即是宇宙生命的无对。“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即是说人致中和则此身生命“上下与天地同流”（见《孟子》）。(七)

吾人生命原自与天地万物一体而无隔，顾人不自觉，却堕于形气之中，分别物我而自小之耳。可叹！(七)

“不睹”“不闻”者指此心之所存，非耳目之见闻也。（《礼记》《中庸》篇“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七)

佛法信乎为出世间法，然善学善用者通达无碍，又不异乎世间法，贵在大心大愿，出而不出，不出而出。每见不善学者落于执着一偏，转失之矣。可胜惋惜！（往者梁任公先生推崇佛法，恒偏于救世之一面，忽于其出世间义。）(七)

心失其用于两方面。一、放失于外物（名利声色之类）诱惑。二、蔽于见闻之陋，囿于习俗之隘。

《大学》所云明德，即指自觉不昧者。

仁——不仁之间有界划，亦有轻重深浅。

嗔恚忿怒失心，贪恋逐求失心。《大学》所谓明德正指此自觉而不容自昧者言也。

忿懣、好乐、恐惧、忧患，一切牵动于外之心，皆放失其



心者也。

牛马物类之心锢于其身，其于外界的关系是窄小的、固定的，早已为本能所蔽，没有明德。身心不离，没有放失问题。<sup>③</sup>

不求自至，或一提即醒，当下便是，皆所谓至易。

人与人之间情同一体是为仁。

以不求求之（不追寻而务实践）。近道自能合道。其近是者吾信朱子阳明必自弃其说而大有取于两先生之说。（指伍庸伯、严立三两先生。可参阅著者编著之《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一书。——编者）

力行近乎仁，强恕而行求仁莫近。

书文解说为一事，功夫指点又为一事，皆胜于古人。

心体是即是，不是即不是，而功夫则不然，当用其力于近是者。

不能用之，必转为其用。

凡可以为资藉者皆可以转而为碍障，此一定之理。

其辨甚微，其机在于心之懈不懈。

心非一物也，以求物者求之，夫岂可得。<sup>④</sup>

理解得修身为本，犹如画龙，既具有其活泼之形势；加以慎独功夫，则点睛矣。人必从慎独功夫好学力行中才生出其活泼的真力量来。人孰不视听言动？然却有真伪之分。一般人的视听言动大都不免伪妄，等于未曾视听言动。圣人无他长，只

视听言动之一一为真耳。盖人有明德，是能自觉（知）自动（行）的。惜乎一般人顾自隔牵缠束缚之中，活泼自如的真力量发不出来，一言一动非伪即妄。要得不伪妄，必慎其独。(7)

从古圣哲与天地合德。《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正为体会宇宙流行之体，不存一息间隔，天人合一，率性为道，廓然大公，浑然温和，更无有乎意、必、固、我。通宇宙是一大生命体，人不可从躯壳起念，自为局限。(二)

重读三十几年前所读罗近溪集，说：“毫忽不能昧，斯须不敢瞞”一段，忽悟应当没有一点胶执，没有一点僵持，根本没有自己，只是一片仁心，圆活无碍于物，不舍于物。(九)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此蜀汉诸葛公教诫语也。修身必要内省，然而非静下心来，何由内省乎。德性者人所固有之良，必节俭乃有以存养之焉。(五)

世俗人外重内轻，身随物走而离失乎心。心不应离身，身不应离心，心身合一，是谓中。(七)

收拢精神而集中于当下意念之萌动，是谓慎。由慎而人于内无己外无人之境，是谓独。阳明先生咏良知云：“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者是也。《大学》《中庸》两篇明示此一功夫。功夫只在慎独，其它无可用力。——其他的用力均错误。（伊川、晦庵均有此误。）(七)

所谓义利之辨，即是不向外求足，亦即是古之学者为己也。(九)

我在何处？此中不容自昧之一念者是已。(九)

顾泾阳学案中有表示不同意于阳明之言者：阳明先生曰，求诸心而得，虽其言之非出于孔子者，亦不敢以为非也；求诸心而不得，虽其言之出于孔子者，亦不敢为是也。此两言者某窃疑之云云。在阳明正发挥其“心即理”之旨，甚且说到“只好恶就尽了是非”，盖不得不为此主张。若必求四平八稳的话来说，将无话可说，说了亦不起指引人的作用。(七)

道德都必是内有自觉而外无所为。(六)

道德都不是现成的（不经争取的），自流自发的，但亦不是不自然的，格外造作的。(六)

始终要戒慎于不睹不闻。“必有事焉，勿忘勿助”。人所不同于物者在有“心”。圣人所不同于一般人者在以“心”印“心”，不断地自觉，亦即“不违仁”，不放其“心”。（孟子所谓放心不求。）(六)

“自主”有待“自觉”；失去自觉即不能自主。(六)

始终不倾向外去，即始终不落于有对。此亦即中和之“中”。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五)

仁即通，通即仁。(七)

心非一物也，诂可求得之耶。人有所求莫不向外，而心不在外，不求自至，求之转不可得也。孟子悲悯夫人心之放失，不得不为是提撕警省之言。其实鸡犬放失固可求得，而心非其比。③

但要晓得一切善亦同样都出在人身上。善之可能即恶之机会，是一非二。所以问题在人，问题之解决仍在人自己，不能外求。所以总要信赖人者正为别无可信赖，而且信赖其善即杜绝其恶。不信赖人又怎样？信赖神吗？信赖国家吗？与其怪责人，不如信赖人。(九)

一息之懈，主客易位。

偏而失中，呆而不活，隔而不通。一社会有一社会之习俗(空、时)，一人有一人之习染。③

人生意味最忌狭小、浅薄、短近，于此有两个危险：社会崩溃，自己动摇。③

心不能定即不能敬。敬即时时刻刻心在当下。(九)

精神散乱，东张西望，有多少自欺处亦不知道。只有收拢精神集中当下，庶乎稍有自欺即可知道，乃有“毋自欺”之可

言，心体乃日即于明定。(九)

古人每言学问只在求个下落；如何是下落去处？曰：当下自身受用得着，便是有下落。若只悬空说去，便是无下落。——此为熊十力先生之言，我同意。(七)

什么是你的真好恶？这是一个大问题。看来于所好者并未真切力图之，于所恶者依然怠缓而未能去之。这就是自欺自昧。其病坐在留恋于世俗趣味上，所好者不高，所恶不强。自命为有志，其实只不过意气用事，意气承当而已。(七)

人常常在行欺作伪，成了习惯，总有两个意：一个是真意，一个是假意，内外表里不一致。身为外表，习惯在焉。内心为主动之所，即当下动念者。久而久之，心身两分离，遂成熟路。在此熟路上，从身来的惰性或云惯性者强过内心。内心无力，是所谓不诚。不诚者不专一其志向也。志向不专一，不成其为志向矣。精神散慢悠忽，岂能成事？(七)

心中无一事而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即此是学。明儒王心斋有云：人心本无事，有事心不乐；有事行无事，多事亦不错。即此以治百事，随事而学焉，既无往而非学，亦无往而非心中无一事矣。心中无事即是至乐。至乐者无所待于外之乐也。(七)

盖知得本末关系确信而无异焉，夫何能不慎？信得内外相关，隐即是显，则只有于独中用功也。③

吃饭好好吃，睡觉好好睡，走路好好走，说话好好说，如此之谓“敬”。敬则不苟偷，不放肆。敬则心在腔子里。敬则不逐物，亦不遗物。由敬而慎，以入于独，此伍先生之学也。逐物则失心，遗物同一失心。只是即物见心，心却不随物转。③

“无外无人”，即此是独。③

世人向外四下照顾，精神散乱，落于被动，而或者还自以为有本领；哀哉！(七)

世俗人为物累，为形役，只为失其本心，不悟“明德”，“无以尚之”。(七)

平常人无事干便心无着落，寻些事情来消遣时光，皆其心之习于外放而不知所以存之也。④

操，就是使这心不放，亦就是使身的一切发生正当的作用。④

懈即不诚，诚即不懈。④

寻常人一旦无事可做，外面刺激不来，顿感无聊；正为其未能于生命自身之活泼流行享有趣味，故不得不仰之于外耳。不怕寂寞，其中必有所存。“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见《孟子》）只有不向外寻求刺激的，方才有万物皆备于我之乐。——然而反身而诚，大有深浅不同。(七)

不偷不肆是谓敬。(偷谓苟偷，肆谓放肆。)(七)

考试时，着急心慌则错误百出而失败。但若不着急而放松了心，又误去时光，不能完卷，同样失败。凡此均见天资低下的人为气质所拘之可怜相。(九)

人之不耐枯寂正由寻趣味于外，资藉外而刺激，引起生命之流行变化，而不能从生命本身有其自自然然的流行之乐也。假使断绝一切外缘（无见无闻，无一切）而又不入昏睡，此必能对内作功夫者，非道家、佛家即儒家或其他，总之东方学术。(九)

忽思古人与物无对之“仁”，与矛盾对立之自然观不能合。(仁的生活中殆不易开出征服自然之文明，尤不能作阶级斗争。)(九)

还是“没有自己”才得真自由呢？还是“有自己”而后有自由？——“绝对自由”是伪善，是空话；先在“有自己”处有自由，后在“没有自己”处有自由。(九)

人何以有宗教之要求？要开拓无我地动，要严肃认真地动——一句话，要从狭小、浅薄、自私、低级趣味中超拔出来，成为伟大有力的生命的活动。(九)

## 辑录之五

谈社会构造之演进：

社会构造问题要从人对人之间的关系来看。人对人之间的关系最初是很少的。此中包括：(1) 关系不密，(2) 相关系的人数少，(3) 关系不稳固。那亦就是说几乎不成社会。

到了氏族共产，始成社会。但此社会人数乃不多，特别是其间的关系没有从客观上密切起来、稳固起来。虽构成社会，而构造甚简单。

奴隶社会是社会内部开始分化为阶级，依靠奴隶生产，以营生活。

人类拓大，关系从客观上联系起来，确定下来。其关系决定于武力与宗教迷信，武力高于迷信。

宗教迷信为从内心形成社会之本。武力征服为身体结合社会之本。武力征服为集团对集团之事。依靠奴隶行生产以为生活，即从客观上建立关系之始。社会至此乃相当大，相当不简单。

封建社会依靠农奴生产，武力成分减，宗教成分增。(由迷信进于宗教。)劳力者得到一步解放。人与人的关系开始有人性。生产亦是进了一步。

人和人在生产上结成一种关系，最具客观性，集体对集体(阶级对阶级)结成之生产关系更具客观性。<sup>②</sup>。



思人类文化全在以其发舒人类（多数人）创造活动能力定其高下标准。

集体与个人不可偏废是很明白的。在人类历史上的各阶段正不外集体与个人更番轮转地逐渐深入地得到其应有价值之觉醒认识之一种先后层次，亦是已经证明的事。今天世界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均未得其圆满发展。英美与苏联互相指摘责怪正为此耳。⑤。

心对物之斗争——物压着心而心反抗它。第一表现在生物演进上，第二表现在社会演进上。古生物界中人类之出现，为第一次制胜了物——第一次全胜之局。在社会发展到共产社会之出现，为心第二次制胜了物——第二次全胜之局。

社会演进是生物演进之继续。

从生物之个体构造和生活来看，人之出现虽已经是心的一个全胜，但人类生命重点已从个体转移到社会了。——此时即必须要来看社会。从社会构造和社会生活来看，初民社会还是物压着心的。特别是到了奴隶社会更见出它转人另一个压法。——完全是以对物者对人。必待社会演进到阶级消灭，共产主义社会出现，人类才不受制于物而控制了物。所以第二次全胜乃是第一次全胜之后所必须有者。

但是否到共产社会时，这个心物之争就完了呢？没有。一定要经过印度式文化即佛教之解脱〔之〕道而后完成。

社会总是往生产力增高处走。理性早启的中国人无法倒退于封建。法西斯资本主义，只有前进于理性更高的社会主义之

路。新民主主义是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路。今天工业农村〔业〕刺激生产发展的都是理性理智并进而以理性为主。<sup>②</sup>

心的发展。心与生命同义。生命寄于生物而见，一切生物莫不有心，表现在其或多或少莫不有主动性或云能动性。心的发展在生物界从低等单细胞生物到人类，在人的个体生命历程中从幼到老，在人的社会发展历程中从原始人群到末后共产主义世界，一切都是不断地向上提高，愈来愈变化不同的。其不同即在心的不断发展，亦即主动性愈来愈以高强。因此，在社会经济基础与其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不应仍然说为上层建筑具有一种反作用而已。换言之，上层建筑将转而操主动权也。<sup>⑦</sup>

心之制胜于物，始终从利用物而来，而不是排斥物或拒绝着物。此利用首于生物之机体构造见之。次见于人类之对付自然，控制自然，卒从经济上使人类社会从经济上完成其为一体。最后，在心物浑然不一不二，超过了对物的利用时，乃为心之完成发展。<sup>⑨</sup>

主观能动性既然是不断地在发展而前后殊不等同，则在社会发展不同阶段上其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作用、反作用关系就应当不是同等一般的，不该作一例地来讲它。同样地道理，在讲到斗争的时候，就不应把人对自然的斗争和人类社会间的斗争（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等）混同来看待。实际上人对物质界（无机物）的斗争，人对动物的斗争，人对人的斗争显

然不是一回事，至于向自己作思想斗争和对他人斗争不是一回事更不待言，然而时人言之竟似不加分别。(九)

忽悟“斗争”一词之泛滥用之于一切对象，隐含有大错误。对象应分别为物质、生物和人（个体、社会）之三种或四种不同。人对自己的斗争更当别论。不同等之斗争应分别看待而各有其定名。(十)

凡言斗争必有斗争对象。其对象或为外物，或为外人，亦或为自己两种意念之交战。对象不同，斗争性质随以不同。(十一)

## 辑录之六

从古到今，一直是心理发展史，亦是社会如何组成的发展史。资本主义社会，一面有很好的心理发展，一面亦有很好的组织。——当然到后来它亦有其极大缺点与病痛。中国旧日社会有其特殊的心理发展，同时亦有其组织上的特殊表现成功。(九)

“自由自在”，“全心全意”。“自由自在”是说人的一切牵掣顾虑解除而充分有了自己。“全心全意”是说人们投进于更大生命（大于个人生命的社会生命）里面而仿佛没有自己。此其反面即是时时被利害牵率驱迫而生活着，没有自己意志可言。面同时却又念念都在自己作打算。(九)

西洋人有宗教和集团作基础背景，他讲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对的；在缺乏宗教和集团的中国人来讲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就不对了。中国社会未尝不平等——亦未尝平等；未尝无自由——亦未尝有自由。害在自由没有成为问题，从此却难得明确之自由。要成了问题，才有办法。(九)

人类社会发展中人类心理之发展：此亦可云人心之发育成长。心随身来，身先面心后。个体生命如是，社会生命亦如

是。<sup>④</sup>

社会发展史有几[个]转折，亦有其自始至终不易之势。例如单位之自小而大是其不易之趋势。组织关系之自疏而密亦一趋势。所谓转折今特就个人对群体关系说。介于个人与集团之间有家庭一层。家由重而轻，由轻而再重。集团由重而轻，由轻而再重。个人由轻而重，由重而再轻，以至得其均衡（伦理）。由仁（合）而智（分），由智（分）而仁（合）。<sup>④</sup>

有一般即有特殊，有规律即有例外。社会发展的五次第是一般，中国是特殊，是规律的例外。

在我所了解之中，马列主义始终只讲大概，只讲相对，不讲一切无例外，不讲绝对。

所谓经济决定，1. 不是片面；2. 不能自动；3. 从较强到较弱（低级高级）。<sup>④</sup>

当初的早熟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后来的早熟论（《中国文化要义》）。

中国文化的优越在其早熟之熟。

中国文化的缺欠和失败在其早熟之早。<sup>④</sup>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与《中国文化要义》相隔二三十年，在思想见解上之异同，主要或基本点有二：对人心的认识变了，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变了。<sup>④</sup>

人心认识——此应先说自己的得意处，从不认识到认识之

一转 [变]。此见原书 168 页《见解的变迁》以后及 114 页讲中国思想（儒家思想）两段。还有 187 页陈仲甫之变迁。西洋自古以知识为道德，近世又提倡工于计算的人生。<sup>①</sup>

麦独孤认为良知在进化中无根据问题（原书 11 页及 21 页，50 页）

“社会本能”说之站不住。

本能就是机械性的一种能力。理智及机械，但又向外静观，缺乏动向，理性即其持平时的动向。——无意中开出的“副产物”。

动向即情志。好善之心，求真之心。计算同时不昧有错。<sup>②</sup>

从心理问题再说到社会构造问题（家族集团）。

植物与动物，节足动物与脊椎动物，高等动物与低等动物都只有轻重松紧弛张集散之不同。（理智与本能）

中西人的不同。两理两错。校正真不真从实践效果。<sup>③</sup>

好善之中又分人生向上与伦理情谊。

本身有价值不能计算的价值，不依其它尺度衡量。

后天的被修正的即是被迫的，无力的。

“只有古今，并无中外”是不对的。<sup>④</sup>

每一个人都具备如下两面：一面是一生下来就要吃要喝，要穿衣，要住处，要种种，代表着欠缺或需求，代表着一大堆“？”

① 此处所指页码均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小字本。下同。

② “两理两错”即“两种理和两种错误，见《中国文化要义》第七章第二节。

问号。另一面是具备着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当其初生之时除吮吸母乳外殆无可见，然而却实有其不可限量的发展前途。正为初生时显得无能（不像其他动物生下来便有生活能力），而后乃有创造，有学习，借着社会交流经验面前途有无限发展焉。(六)

人是能动力之所寄。个个人的能动力要发挥要利用，不要抑制不要弃置。好的制度安排就是尽可能地让人们的心思力气都用得出来，而不致使多数人仅仅居于被动。若仅仅居于被动，不唯屈才可惜而已，还要出毛病。(九)

人们资于其生来的头脑智力在社会共同生活中学习和创造得来一切知识，用以构成其意识思想，此世所熟知也。更须知，人们的感情、意志、行为方面亦复大半培养于后天，塑造于社会，凡俗所云性情如何者殊非悉出自天赋。言学习，言教育，皆该有此智情两面在内。言学习或独主于知识技能，言教育必重在情志方面。(九)

当然在这里一个人一个人不相等。因为人的生命力强弱大小高下程度不等，方式不同。大抵其见出个性强创造力大者便发之自内者多，而受塑变于外者少，其所施影响于社会者恒过于其自社会所受的影响，是即所谓天才，所谓大人物。(九)

人类特见优长之所在有二：一是其特见发达的心思作用（理智暨理性），这是其无形迹可见的一面；又一而是其因时因地面形式变化万千的社会。此二者乍看似乎是两件事，而实则

密切相关，原为一事，而非两事。——皆从人心之解放于身体而来。(九)

人类社会之所由成，可从其社会生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两面来看。所谓必要性首先在其短绌于本能而儿童期特长。一般动物依靠本能为活者，或一生下后即有独立自营生活的能力而无所谓儿童期；其或于生后短时期内辄能自营生活者即所谓儿童期短者也。人类之绌于本能而依靠后天学习与其儿童期之特长有赖家庭社会之教育正为一事之两面。人不能离开社会而存活是其所以成社会。(九)

一个成年人的任何微末活动表见，既莫不有其天生者在其间，同时亦莫不有其后天习染者在内。前所云各居其半，却彻头彻尾浑然合一无得而剖分。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人，从其个体看去固有其天生的一而，而实则其人固从社会后天教育陶铸以成也。说“人是教育的对象”信乎对的，然教人者还归是人；不在其外。人是教育的对象只是从个体看耳，而从社会来说，则教育正是其天然所起的作用。(九)

何谓英雄？何谓天才？何谓创造？何谓精采？青年的特点是什么？环境条件极其坏而其表见成绩即最好者何故？（例如大寨、应举社等）此皆生命力强之义。生物所有兴奋性之发皇延展，可上可下，可张可弛，可升可降，有缘无因，道德、艺术，新生的（新生命）与没落的（生命力衰）之不同，皆在此。(九)

要完成教育改造不要忘记改造社会，要完成社会改造更不



要忘记改造教育。

要从改造教育来完成社会改造，同时亦即是从改造社会来完成教育改造。<sup>①</sup>

教育原是社会性的，学校教育亦是社会性的，非但社会教育而已，普通以社会式教育〔为社会教育〕，其实凡以社会为对象而施其教育功夫的皆社会教育。

中国现在应急作推进社会的功夫，此推进功夫就是教育，故可以说我们应大办教育，大办社会教育，以教育括举一切建设，而教育则以社会教育为本位建立系统。

自然的教育不计入，凡特设的教育机关皆列其中。<sup>①</sup>

人生的意义在创造，而创造的意义有三：学问、艺术、事功；是为身外之创造，世所习知者。创造（生殖）一个能创造的人——小生命是亦极可贵之创造，世人多未注意及之。这是由此身创造另外一个身。然为此创造之此身还待创造，非泛泛不经意所能行。创造自身——即自身为创造，而非在身外，是即修养之学所致力者。<sup>（九）</sup>

伟大的天才是兼智、仁、勇三者，缺一不可的。<sup>（七）</sup>

天才的特征：一、兴趣广泛——好学不倦。二、敏于从感性知识飞跃到理性知识——善悟。三、错了自觉很快，改正很快。<sup>（七）</sup>

“不智”与“下等”是我们要努力超拔和避免的。但没有究

竟的免除，因为智慧与不下等是无止境的。(九)

中国旧社会有必要研究者数事。1. 封建制度所以不行于后之故，2. 封建制度破[坏]后所及于经济之影响——生产方法何以不进步。3. 封建破[坏]后所及于政治之影响——民主制度之不发生正在民为邦本，民视民听之思想与事实。4. 士农工商四项人之分工与配置。5. 有清三百年中之人生思想或宗教(粗笨的理学与礼教又融合于释道鬼神等教。以士为主，而其余从之。)<sup>①</sup>

宗教信仰具有排他性，此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传统气息中是缺乏的。吾民族自古至今以周孔教化继往而开来者四千多年，因其本身不是宗教，少有排他性，所以历史上虽有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各教派先后传入此土，却未见宗教战争有如西洋印度者，此殆所谓泱泱大国之风耶。(五)

中西文化(人生)之异趣：

1. 斗争或作战：

引旧著《中国政治上第二个不通的路》一文所批评当北伐前后之期刊命名来开端。

争与群乃同时并见之二物——团体必划界限，必对抗，因而引出武力，——集团与斗争相联，散漫与和平相联。愈斗争愈集团(界限愈分明，中立愈不存在)——中西不同即在于此。

2. 家庭与感情相通：

中国人生为家庭式之人生，其散漫与和平，基本在此。集团与集团恒见其相对之势，散漫的家人恒见其相与之情。西方

社会为势之社会，中国为情之社会。——家族生活与集团生活为两大脉络——用种种证据指证中国之特色（例如封建问题，历久鲜变问题等），而显示其不同于西洋之处。

### 3. 从身到心，从心到身：

追寻家族与集团两路所以为中西分野之故。中国非沿宗法之路下来，而宁为其超过。由超过宗法而保存了宗法，由超过了封建而保存了封建。——此超过是由理性早启。因其理性早启乃乱了身先心后之序。斗争是身体的，情感相通则为心的。周孔教化与基督教之分异。

### 4. 世界问题与中国问题如何解决：

今日世界问题之形成由于西方文化。要避免人类之毁灭只有转向中国文化。中国问题之陷于今日局面正为盲目学西洋之结果。欲把僵局化归缓和而达于统一必须矫正划界限与用武力之两点错误，而超脱于世界两大壁垒则为其入手。<sup>④</sup>

《孟子·滕文公上》，“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上云“故曰”明是引文，下曰“天下之通义也，”明非一人一家之见解主张。左传襄九年知武子曰：“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国语公父文伯之母诫其子曰：“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训也。”两称“先王”，亦可证明渊源所自远在春秋以前。——王星贤写此见示。

此可见远在春秋以前的中国人如何看待劳心劳力问题，其与古希腊罗马之奴隶主社会岂有丝毫共同之处？而昧者竟指目古代中国是奴隶社会，岂不可笑！（附注：殷商时代有奴隶社会的形迹，周代则不然。）<sup>（七）</sup>

古印度人的否定人生，在人类社会发 展进程上不免起着阻 滞作用。我一向持世界文化三大系之说，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古中国文化的复兴，而在复兴中国文化之后将是古印度文化之复兴。人类文化的推进恒从量变而质变（即量变之后继以突变）其核心关键则在人生态度之转变。其转变之大，几为人情所不料，而实又极其自然。儒家代表中国古文化，而代表古印度文化者则佛家是也。西洋和中国皆为世间法，印度反之，自古便是出世间成风。人类文明和文化之前进，恒有赖于革命，即旧物的否定。否定之最大者，莫如否定人生，亦即出世间。世间者，生灭也；出世间者，不生不灭也。佛家六波罗密中有忍辱波罗密，又有冤亲平等之说教，其阻碍革命、亦即阻碍社会前进昭昭然。人类不达到末后阶段所不应有，而达于末后又不能不有者，非此义乎！（七）

学术文化原 是社会的产物，其间虽有个人的创造，却其创造必受到社会的制约和影响变化乃得传播流行。如果社会对它“无所用之”，它将不会存在，更不会流传发展。——这是很明白的事情。（七）

更要知道早熟的文化（如我所指出印度佛家中国儒家）只能出现在一时而已，其势在社会条件限制之下，不容它顺遂地发展去。然而若为社会所需用的话，却又会被有拣择地加以发展，乃至改头换面地加以保留发挥。（七）

宗教——伟大的宗教——最后来打通及统摄一切。③

“身的透出”“心的透出。”

宗教——道德——宗教。④

## 辑录之七

此即辩证唯物。只有辩证才能唯物。即只有在心物矛盾上（对待上）才可见唯物。

心物即是主客。主客相待而立，心因物见，物因心见，不能分别各自存在。同时亦不能合而为一。假若混合为一，则一无所有，那样便属玄学领域，与科学无涉，与人生无涉。标明“唯物”，正从人生说话，意在时时刻刻注重客观（实事求是），以争取主动。

心物不外主客，主客相待而立，既不能有主无客，亦不能有客无主。心物问题亦即内外问题（人生之内外），然而此只是心之端。<sup>④</sup>

只有辩证才能唯物，即只有在心物对待上、矛盾上才可唯物。唯物正是为了争取主动。（从其重在争取主动来看，很像是唯心。）<sup>（九）</sup>

唯物即是存在先于意识，机械即是意识之外的那一必要或云不得不然。然而有许多“不得不”只是难易问题而非绝对地不能。

不过分强调主观的能动性即是借助于外在条件，即不是唯心。<sup>④</sup>

把事物看呆板即属保守思想。<sup>④</sup>

科学知识有待外界经验积累而后达于高深，不可能有什么早熟。理性存乎主观自觉，反身体认即得，却可早启。<sup>⑤</sup>

马列主义者时时在作战，无时不在作战。作战之对象其一为自然界，又其一为自己以外之人类界。它谓所谓学问不出乎自然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两大方面是也。

在作战中，第一在明敌情，时时把握客观，尽量客观，愈客观愈好，此即唯物之说所由来，而对人必持阶级观亦由此。盖其意不徒在于有所了解，乃在如何对付，所谓不徒明了世界，更要改造世界是也。例如我明了中国革命的发动都是先知先觉仁人志士，此未尝误，却不能据以作战。必须是很客观的，可以把握之，进而如何如何的，否则不要。

准确地把握了客观世界而后能改造之。改造却在主观，作战却在己，故把握客观乃所以争取主动，争取主动的能动力。在这一而再不要唯物，唯物即机械观了，即无事可作了，说空话了。我们要从争取主动上了解唯物才行。<sup>⑥</sup>

原来争取主动是对敌或对外的（身之外），心理学之争取主动则是对身的（作为生存生活工具之身）。生存生活通常是身之事，最好是有心的——心为之主的，但亦往往落于心为形役。从外面来研究多半是生理学，或为心理学之一种帮助；主要应是从里面（从自觉）来体认。时时主动不落有对即是心学，亦即仁学——道德（时时中立不倚）。<sup>⑦</sup>

科学寻求客观法则规律（不随于人们的意志转移）。没有客观规律性即不成其为科学，但心学则愈来愈责重主动——责重于心。<sup>⑤</sup>

从共产主义社会之创造开始，到共产主义社会之制度运用都需要高度道德，虽然此高度道德是依于高度物质生活水准之上的——解决了身体问题之后的。<sup>⑥</sup>

为人（众人）安排布置应着重于物，对己则以责志为主。<sup>⑦</sup>

理论与实践——理论抽绎客观规律，而实践则要在凭依此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sup>⑧</sup>

一切真学术皆起于人生实际问题，从亲身经验入手而为具体事物的认识研究，最后还落实在问题的解决效用。其在经验、认识、研究过程中所产生并运用的观念、概念、语言、文字、符号，只是一些摹拟工具而已，既非学术所自起，亦非学术的归着点。<sup>⑨</sup>

在西洋科学家好像学问只应是客观的，只应是对物（外）有办法。不从内里自觉来解决自己身体的问题，却把自己身体当作一物来对付他。不直接而绕一个湾（此指西医）。<sup>（九）</sup>

唯心主义之病在于心不能空。唯物主义颇有心空的优越处。<sup>（九）</sup>



意识的出现，意识的存在，使人从自己的环境中突出，使行动和认识的主体和客观世界发生关系。(七)

非静无以观物，非动无以制胜于物。(八)

主动是作战中最要紧的。时时不失主动，即时时立于不败之地。反之，损失皆从失去主动来。

主动正是心之表现。唯物并不抹杀心。正为争取主动乃对外唯物——冷静。

在两面相对的世界中，这完全是对的，亦是有效于解决问题的。共产党的真理正是世间的真理，亦可说是西洋精神的结晶，但包括不了中国和印度。“修己以安人”非“阶级斗争”了。“出世法”非“阶级斗争”，亦非“自然斗争”了。

不过共产党在对内一面所用功夫就慢慢接近中国学问，此由其对内态度不同于对外之故。所谓“内”者愈大，或练习于对内者愈深久，自然转入中国学问；互让与自我批评即是也。(九)

中国学问、印度学问都是超于两面相对的，都是绝对的，一切皆内面无外的。(十)

就世界形势说，阶级斗争的最后决斗完后，中国文化必然大兴，此无可疑也，惜愚不得而见之矣。——亦许看见一端倪。(十一)

所谓劳动改造世界，不止要看劳动二字，乃是时时在改造，

无不可改造者（米丘林本此）。改造即斗争。<sup>⑤</sup>

唯物即求静，但不以物为静，而看物是在变化中，即看物本身是有矛盾而发展的，特于看社会为然。阶级即社会内的矛盾。<sup>⑤</sup>

阶级关系——矛盾关系——限定了人的一切活动（情感、态度、意识、思想）。一切活动皆从阶级立场出发。<sup>⑤</sup>

阶级属身之事。心必须通过于身，甚至只见身而不见心。对人（他人、敌人）只能从身来估计，来把握，但自己则要有心，甚至要从心而超身，改变身（改阶级立场）。<sup>⑤</sup>

如果说中国农民不觉悟，美国工人不觉悟，那么革命不革命系于觉悟不觉悟岂非唯心论？美国不发〔生〕革命是尚有发展余地，中国不发革命是缓和了对立。<sup>⑤</sup>

阶级限定了身，身限定了行为（心）。心是尚未出现，有待出现的。心以外皆已成之局。<sup>⑤</sup>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所谓行动即斗争即改造。<sup>⑤</sup>

社会发展的各不同阶段上，人们的心理正在发展变化不同：  
甲．原始共产．

1. 人自己一面，是在一小群内人我朦胧不分。

2. 人对人一面，是在此范围外对人亦如同对物。

#### 乙. 奴隶社会有奴隶及奴隶主两阶级

1. 奴隶主方面可能有较高发展，种种不一——但对奴隶如对物。

2. 奴隶方面：自己一面缺乏意识及意志。

#### 丙. 封建社会有领主及农奴两阶级还有其它

1. 领主方面：自己仍然朦胧及种种可能（屈伏于神）。

2. 农奴方面：缺乏意识及意志；对人本能地反抗。

#### 丁. 资本社会有资本及劳工两阶级还有其它。

在心理上渐渐没有阶级区别，一般是：

1. 自己一面：自我觉醒，自己作主，独立活动。向外用力，对外反抗。自我中心，个人本位。

2. 对人一面：迫于形势，承认对方，较少不平等现象，但遇有对方势弱，还是对人以力，而非以心，甚至对人如对物。特别圈内圈外不同。

#### 戊. 社会主义社会（无阶级之分）

1. 在自己一面：从有我转到忘我，而以社会为重。

2. 在对人一面：尊重对方面向里用力，大家平等。<sup>⑤</sup>

从自己理性判断来说，其心理上属有我阶段。

从尊重对方尚情义面不是自我中心、个人本位来说，其心理上属无我阶段。

从职业分途各有前途可求来说，其心理活动近于西洋“自由竞争”的有我。

从伦理本位讲义务不讲权利来说，其心理活动近于西洋社会本位的无我。

缺乏集体，病在散漫的中国人应当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两面补充，但又不可从个人主义加重其散漫，一面又不可从集体主义加重其被动。<sup>⑤</sup>

因为从人身的生存来说，是需要仰给于物的，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能自己掌握了物，而物被他人所掌握之时，势必仰仗于他人，那么，就失去自己的独立自主。同时，谁能掌握了物，尤其是掌握了大量的物，他亦就间接控制了人。<sup>⑥</sup>

物为人生存所必需，同时又为人心活动所不可少的对象和条件。<sup>⑦</sup>

注意到个体生命之发抒是第一步，进而就要注意到群体生命了。在注意群体时仍须顾及个体。<sup>⑧</sup>

1953年1月23日深夜所思：

马列主义：以斗争解决矛盾，不外生灭过程，向外用力，是谓“有对”。——生物的态度。但人类则高一层面仍[不?]同于生物。一般生物是不知不觉如此，人类是在自觉自知，有意识地斗争，亦即创造、改造世界，其道在识取宇宙法则规律而因之以制驭自然，马列主义者又在识取以上这一切，而达于有意识地斗争之最高峰。

但马列所知止此，止此一面，另一面“不生灭”则不知。凡我们所见之生灭□体即不生灭。生灭即世间，不生灭即出世间。“二取（能取，所取）随眠是世间本，唯此能断，独得出名。”不生灭即无对。真的“无对”即圆满自足（无所不足）。印度人在其古代（佛法）有此成就。

中国古人的成就不在人类仅高于一般生物而仍同于生物之一而——马列主义或西洋斗争之学。他亦不在生灭一面，而是在人类生命根本不同于一般生物之一面，此即其生命之无对性。人是坐落在有对上的，但他有体现“无对”之可能。此可能人人具有，亦不时体现，但不能自觉自知以达于恒久；惟“圣人”能之。所谓“仁者与物无对”。中印有一同点即都不再是向外用力而转回来在自家身上作功夫，其功夫皆证得“无对”。⑥

先把许多方面看成是敌（不是自己），后则看成是友（后讲统一战线）。以小我当大敌，全在培养，培养首先划分了彼我才能培养。⑤

说中国缺乏阶级有下列几点意思：

1. 不固定（非世袭，或变相世袭）而可升可降，甚至升降甚大（转移，集散）。
2. 沟界不明或不深（少所嫌忌）。
3. 政治（贵贱、权势）经济（贫富）二而不能扣紧。
4. 人们各自求出路，纵有阶级之分阶级归于无力。
5. 贤智之崇奖，恩义之敦笃。
6. 同阶级的分散以至矛盾，异阶级的联带、流通、接近。⑥

发现真理须要超凡极大的怀疑，同时又须要非常的武断。没有怀疑，不能启蒙入门，没有武断不能进入以讨取得之，……。真理恒隐于矛盾委曲间，凡愚之人只见矛盾，不见真理；智者则于矛盾中妙得真理。凡愚之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智者既知

---

其一，又知其二。(二)

人必有知识见解而后能起作用。这作用还是不大的。必得在宇宙人生上有所透悟而后乃能起伟大作用于世。换言之，起伟大作用于历史者必是哲学家，不论他以哲学闻名或否。(六)



# 书信



---

## 题 记

著者书信多已散失。几经努力，仅得三百七十二件，且多为 1949 年以后者。从现有日记看，著者年作书信约百件以上，此处搜集所得，不及十一焉。

---

## (一)

## 致罗努生、周新民

(1947年)

努生  
新民 两兄：

弟在渝曾有一电一函奉复，计承 收阅。弟即于发电函后返碚，今已五日。当弟在渝时，张笃伦及刘寿明皆来访谈，大致尚好。但孙元良则原不相识，亦未晤面。弟曾表示欲看一看吴玉老，张谓可以，他去商之于孙。其后张有亲笔复信，则云孙要考虑，当然是不成了。关于接管中共资产事亦因之不好进行，盖尊电到时，市支部即据以函市政府及警备部，而警备部则无答覆。而孙既是一副冷面孔，弟自不便访之，事情就这样搁下了。日来市支部无消息来，弟拟即以我们未曾接管在报上登一声明，并请

兄等就近告知上海伍云甫等，以明责任不在我们，为幸。手叩台安

弟漱溟再拜

三月十一日

注：罗努生即罗隆基。著者于1946年底辞去民盟秘书长职务后，即去重庆北碚办学和从事著述。此时罗、周（副秘书长）二位尚留在南京民盟总部，主持工作。信中所说“接管中共资产事”，是指当时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撤往解放区，其在国统区的资产拟交民盟接收代管。“市支部”是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市支部的简称。

信中说及之张笃伦，时任重庆市长，孙元良为重庆市警备司令。

## 致章伯钧等

（1947年）

鱼电悉。对于此间中共财产代管事，市支部已根据前电询问此间市政府警备部等机关，但南京政府无电给孙元良，则我们交涉无用，除已电复两兄外，待再陈明。再则弟自三日来渝，至今五日，自己功课所误甚多，不能久留于此，所有接收代管之事，以潘郭二兄主持为妥，因马兄居南岸，且职务较繁，不能兼顾，此事颇有责任，非有人负责不可也。弟本日返碚，俟有必要之时，再来。一切已拜托于潘郭二兄矣。

复颂

台安！

弟漱溟再拜

七月

**注：**据民盟代管中共代表团财产委员会记录，该会于1947年3月21日由章伯钧主持，召开第一次会议，出席者有罗隆基、史良、周新民。此信似为同年4月致该委员会章伯钧等人者。

## 致黄炎培

(1947年)

任老左右：

漱4日午后五时抵渝，与张笃伦通电话后，即承其来访，谈至深夜而去。今(5日)午晤《大公报》王文彬，又得悉种种情形。适有人赴沪，特作此报告，乞公斟酌办理：

一、被捕之人分三类，第一类自供不讳之共党，第二类嫌疑重大者，第三类嫌疑较轻者，除第三类外皆无放出希望。《大公报》记者曾敏之、李光诒、张学礼三人皆列入第一类。曾敏之虽张笃伦作保亦无效。张学礼虽唐毅(警局长)作保亦无效。民盟分子大半列入第一类，尚不详细。

二、张笃伦今早有电话来，谓《民主报》人员本日可有十五人准保释。又表方先生之侄张近仁亦可保出。

三、张岳军有电来，嘱将《大公报》记者一律释放，孙元良不奉命。张笃伦请孙将决定释放之三人，增为五人，孙亦不同意。

四、所谓第一类自供不讳者，系以其人对于时事之答案为断。“时事”指内战及学潮等，反对内战，同情学潮，即属共党。——大意如此。

五、张笃伦完全无能为力。有力量者只萧毅肃孙元良二人。又据王文彬言，则萧孙亦无力量，全为其特务系统所控制。其言亦足参考。

六、成都范、张诸君似仍未放出。张笃伦允为电邓晋康询问。

七、现在完全证实张岳军张笃伦皆不能解决问题。除非岳军请得最高命令给萧孙。或如武汉派来国防部处长之例，亦可生效。

漱意 公宜约胡政之一谈，共商妙策。否则，愈迟延，愈无办法。据孙元良谈，捕人决停止，改用传讯办法，以求续获名单有名而未捕得之人。其意盖与行政院只求收束了结者大不同也。再则民社青年两党之出席国府会议者，是否亦可从“行宪”立场为人权说话。乞 公与君勋、幼椿商之如何，并乞 酌之为幸。

手叩

台安

漱溟 在大公报馆借笔草草

三十六年六月五日

注：王文彬为当时重庆《大公报》主编。

致民盟总部某先生

(1947年)

手示敬悉。弟于6月22日曾到渝，访朱绍良一次。朱所表

示尚好，似不久可释放者，不料今又如此也。此全由特务把持，在上位者几无能为力。例如弟初时只知张笃伦作不得主，今则证知孙元良亦作不得主，则事可知矣。唐弘仁等问题尚不如李康之重，李康竟被诬为曾在安岳等县运动暴动，以自首之共党作证，险毒极矣。此事似非奔走力争所能为力。弟意只有要求移送法院之一法，法院或有法可讲也。已函鲜先生及培毅与《大公报》王文彬一研究之，因彼亦同有此问题，对于问题之应付解决，正可彼此参考，或且共同进行也。

兄等在沪亦请与各方共作研究，一面即速进行，一面指示此间为幸。手复即问

暑安

漱溟再拜

7月2日

鲜先生原拟乘“民本”轮赴沪，兹“民本”不开沪，须另设法。范兄有赴沪说，第不知何时来渝。此间事非有人面达不可，缄札不能尽也。

注：此信原件存民盟总部，无上款。信中所说朱绍良，为当时国民党驻重庆西南长官绥靖公署主任。信后附言中所说范兄，即范朴斋。

致张澜

(1949年)

表老赐鉴：

时局发展至此，政府方面或有借重民盟之意，漱以为吾人

对此应有两点作前提：

（一）政府前曾取缔民盟，并有民盟同人至今拘押未释，若此点未解决，吾人对政府无话可谈。

（二）政府言和平，吾人未尝不可与之言和平，但一切违背政协决议者必须取消，果能取消则自然和平。

以上两点推想我公暨在沪同人必能想到，或不烦漱之多赘也。漱今特欲陈明者，即漱今不能赴沪趋侍左右，追随同人致力于当前之任务，万求原谅不罪。盖多年以来，漱自有其思想、见解、主张，不能苟同于任何方面，顾在抗战中为向国民党争取民主团结，恒与在野各方面保持一致行动，因之于言论上多所保留，胜利后即决心致力文化工作，务自申其所见。政协闭幕时，已曾向社会公开声明，虽其后略有牵掣，然两年来静居，固已退出现实政治，今后更决守定“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之原则。此原则之理由有三：（一）在组织则不得以个人意见发言，甚至于要作不合于自己意见之发言，此非漱个性所能堪。（二）若组织松散，不加拘束，在漱或得有发言之机会，然似此放任自由，又岂是组织之道，且恐以我一人发言不慎而组织受累，此必不可行。（三）时人习于斗争之说，对人每存敌意，而敌意一存虽有善言亦难得其考虑。为求国人能平静地考虑我的意见，故须“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以减少其敌对之心理，盖漱自审所可贡献于国人者，唯在思想见解之间，此外无所有也。自三十六年九月以来，漱既声明脱盟，今更求盟内许可，俾成其夙志，公私幸甚。好在盟内之事，能得我

公暨任之东荪诸先生领导，已无所不足，所贵唯在意志集中而已。苟能意志集中，行动齐一，则于当前任务，必有所成就，使

激处于盟外，实于此点为有益也。专布敬请 道安。所有在沪同人诸先生均此致意。另有致中共方面一信，并求费神设法转去是叩。

梁漱溟

三十八年一月五日

## 致民社党、青年党

(1947年)

民社党  
青年党  
两党中枢诸公惠鉴：

连日报载，政府当局邀请公等商量改组政府，渐有成议。社会人士于此观感各有不同。我相信两党如果参加政府，则在此一行动之决定上必有正大理由，可以自信可以告人者。但我却又看不甚明白。我因为极反对流行之彼此轻蔑心理，极要求大家自尊自重，互相尊重，所以写这封公开的信，请求两党宣示此次行动之确切任务何在，特别是如何解决内战问题。这一当前最大问题，为全国人所关心，以诸公之明，苟于此处无把握，想来不致于轻易行动的。但如报纸所传共同纲领第三条：中共问题应以政治方式解决，俟交通恢复，中共放弃武装或接受整编时，协商解决：其意义至不明了。且闻“恢复交通”之解释，两党所说不同（见二十五日重庆《大公报》）。究竟两党与当局所商决者如何，希望有所明示国人，大局幸甚！

《大公报》（重庆版）

1947年3月27日，二版



## 致毛泽东、周恩来

(1949年)

润之先生恩来先生同鉴：

时局发展至此

公等责任至重，望事事妥慎处理，勿掉以轻心，是则远方朋友如漱溟者之所叩祷。漱今写此信，一则陈明今日公等在政治上所为号召（如新政协等），漱不来参加，乞予原谅。再则陈明今后数年内漱对国事将守定“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之原则，乞予鉴察指教。此中前一点当然从后一点而来，后一点则抗战胜利前后所早决定之方针。盖当抗战之时有如救火，为争取团结民主，漱与在野各方面既保持一致行动，恒于言论多所保留，不获自申其所见。迨外患既除，则事莫大于建造新中国，完成近百年来历史文化之大转变，此事至远且大，贵乎有眼光而甚忌操切。漱所怀百端将一一求正国人，在反响未著商榷未定之时宁以从容恬静为佳，此固与公等主张既已风动全国者不同也。三十五年政协将闭幕（一月廿七日）漱托恩来先生于回延安之便，奉上润之先生一函，即道此意，今或尚邀两公记忆乎。近两年来闭户著书，已成《中国文化要义》一种，不久出版，继将写《现代中国政治问题研究》，更有具体方案之提出，将来统当奉请教正。手布敬问台安。

贵同人诸先生均此致意。

梁漱溟

三十八年一月六日

## 致林伯渠

(1951年)

伯渠先生：

过去我遇事辄固执自己意见，不肯完全听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事后证明自己所见并没有对。在两年来的体验中，使一个自信很强的我减少了自信，而不能不转移到信任中共。特别是对眼前国家的事情而说，是如此。

虽则我仍然觉得自己有其特殊任务在身，仍将不放弃我自己的研究工作，但在无碍自己研究的前提下，今后政治上将一切听从中共领导，并且听从中共朋友对我个人的安排。经再三考虑认为今天我所以自效于国家之道应不外是。这一层请林老代为转达 主席暨中共中央诸公鉴察是幸！

再则，我久想到苏联住半年一年，体会体会苏联社会生活，并考察当初旧俄社会是怎样的，他们近三十多年来建造新社会的过程是怎样的。往者曾函托张东荪先生以此意代陈于 主席之前，闻经 主席首肯（事在四九年春夏间）。现在是不是能给我以这种机会亦并求斟酌是幸！

手此奉托即致

敬礼！

**梁漱溟**

**注：**此信据著者自留底稿抄录。底稿未写年月日，但后一信中说“去年10月曾请伯渠先生转呈一信，……”，似即指此信。

## 致林伯渠转呈毛泽东

(1952年)

伯渠先生转呈

主席惠鉴：近月以来写成自我检讨一文，兹录一清本奉请阅正。文内清算了我过去为国事奔走多年其结果却完全落空，实由自己未能站在被剥削被压迫的人们立场，一直以主观空想代革命。然我虽失败而问题则已经在中共正确领导下得到解决，尤其最近三年一切事实已说服了全国人相信这条道路。今后国事只须

主席及中共中央领导循序进行，如漱溟者得在政协委员会参预末议于愿已足，此外更无自己用力之处。过去纵一事无成，今日亦何敢自逸。去年那封信上曾提到我想去苏联的话，现在此意更切。最近到北京医院检查过一次身体，医生说我一切都很正常而健全，自忖如今不过六十岁，至少还活十几年，所以极想到苏联留学，整理自己的思想及所研究的东西。假如主席认为我不是不可造就的话，希望给我这种机会，特肃此笺敬求指示。

再者，此检讨文内仍有不甘放弃旧见解之表示，发表出去似不足对一般学习者起教育作用，故自己无意对外发表。主席阅后请交统战部存卷。

注：此信据著者亲笔自留底稿抄录。底稿无署名，亦无日期。信中所说“自我检讨文”，即《何以我终于落归改

良主义》一文（见全集卷六，标题改为《我的努力与反省》）。此文末尾注明写成于1952年5月5日，则此信写成日期也在是年5月。

## 致中央文革并转毛主席

（1966年）

敬呈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鉴阅，并劳转

主席赐鉴：

主席此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广大群众振起向上精神，鄙视资产阶级，耻笑修正主义，实为吾人渡入无阶级的共产社会之所必要。湫溷于此，何能无所认识。当红卫兵之来临，我以拥护此一大运动之心情迎之，以故拙妻被殴伤，而我幸未挨打，此可告慰于

主席者。今后或该斗，或该批，方在静候中，当一切听从群众，不烦主席垂注。却有一个问题——我此后余年如何度过问题，愿为主席一陈其情。回忆1952年曾因我请求去苏联从事研究工作，承

召在颐年堂谈话甚久。尔时我自陈幼年既未读四书五经，所受近世教育亦甚少。一生数十年唯在一个中国问题一个人生问题所刺激所驱使之下，求其有所解决（前者求其实际的解决，后者求其在思想上的解决）而竭尽其心思气力。中国问题现在由于共产党领导既有一条大道可循，我将集中心力于人生问题之研究，写出《人心与人生》一书，偿其夙愿于余年。此1952年

8月7日事也。对于我去苏一层，

主席当时未予许可，第未知对于我之自述其生平心愿事今犹留有印象否乎？近年来，我正在撰写此书尚未完成。此番抄家，一切文稿（已完成的，未完的）全被收去（似有被毁的）。假如在或斗或批之后，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续写，无异乎宣告我的死刑。盖人生一日，必工作一日；工作必是从其向上心认为最有意义的工作。人的生命是与其向上心不可分离的；失去意义的生活，虽生犹死，生不如死。以故家中书籍几于全数被收或被毁；钱财百分之百被收去（发还十二元）；衣物等等被毁被收者百分之九十八；在我举不足惜。唯求发还我的那些文稿，准许其续写成书。书之出版与否，非所计，甚且限于自己寿命，是否得完成其书亦复难定。但我生活一日，必致力于此工作一日耳。此其心情

主席其必能谅察之乎！倘得文稿发还，准许写作，则有生之年皆领导党之所赐。披沥心肝，冒昧以陈，敬唯

主席裁之！专此布陈，敬颂

主席万岁！

梁漱溟敬上

1966.9.10日

**注：**著者于1966年8月24日被抄家。关于被抄情况，著者曾写道：“遭遇不可谓不惨：先曾祖、先祖、先父三代书画轴册两大皮箱尽被焚毁，内人被捶打以致脊背血透内衣，被拉去开斗争大会，我未被打而亦罚跪一次。……然出事在8月24日，9月6日我便操笔为文，

写出《儒佛异同论》……。”（参见本卷 1975 年 3 月 2 日致田慕周信）以上致毛主席信即写于此情况下，距抄家约半个月。

## 致周总理并转毛主席

（1968 年）

梁漱溟书呈

总理大鉴并请转 主席赐鉴：

值此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须得 主席总理日夕亲自指导夺取最后胜利之时，我若以个人生活小事上渎 尊听，便是不知耻。然我岂不知耻之流？今日之事因自信有区别于此者。我由童年来，一生妄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自任，盖未尝一日为身家之谋。我一向深有味乎老中国文化之特殊（1950 年我初到京即曾向主席提议设立中国文化研究所或世界文化比较研究所，总理当时曾嘱我提出计划及预算）。今者，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发自无产阶级夙有根基之欧美资本主义先进国家，一度在俄国以列宁领导，虽有十月革命之胜利，在斯大林领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不意现在出现修正主义，已全然背叛革命；唯独我中国在主席领导下四十几年来走出一条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国道路，建立起世界革命的旗帜，俨然世界革命的领导力量。此中因果关系能说与老中国文化无关乎？近年来我正从事于此问题之研究，写出有 150 页（每页五百字）之成稿。1966 年被红卫兵小将抄家后，局促斗室中写作未尝稍懈。顾今日忽陷于不能研究写作之境地，此即冒昧陈情，敢以上渎 尊听者。

事情是这样的：1966年8月我被抄家，所有书籍全行抄没，对我个人却无批无斗，似成一悬案。此时虽仅有斗室容膝，行动未失自由，向朋友借来书籍或往图书馆看书，仍得进行研究写作，如是者一年又八个月。近者4月24日忽奉居民委员会通知，说我被划为右派，应受群众监督管制。且在5月4日在群众斗争其他坏分子时陪斗一次，只是呼喊打倒右派梁某口号，不言罪行何在。过去1957年反右运动中，我因未涉入问题中也。自此时行动即受限制，不得访友借书，然我仍自力研究写作不辍。最近7月8日忽奉街道通知，要我随同住之邻人两家另迁新址，而指定给我住之东厢房夏日夕阳太强，又狭窄不透气，蒸热欲死，深夜凌晨犹不稍松解，因之，连日来眠食俱废。我以七八十岁之衰年而不得眠不得食，其何能支？至此乃真不能写作矣。此即敢以上闻之实情。

我的研究工作有无可取之处，有已成之一部分可供审查。如其不无可资参考者即望给我以研究写作之环境条件。——此环境条件极简单平常之至。“人生一日必工作一日，工作必是从其向上心认为自己所应当尽力者乃有意义。人的生命是与向上心不可分的。失去意义的生活，虽生犹死，生不如死。”此1966年被抄家后我写上主席一书说过的话。现在之迫不得已写此信者，亦正为此耳。

我之被划为右派，是何时决定的？缘何有此决定？出于何方面的讨论决定？一切不得而知。此事只由街道通知我，固非街道群众对我的判断。今者计无所出，我想我之为人，主席总理早有了解，早有印象。近年之事，今日之事亦可加以调查而了解之。我愿听主席总理的处理。除以实情上闻之外，不作任何乞求。乞求便落于私情，主席总理亦岂可以私情于乎？专布

顺致

革命敬礼

1968, 7, 13 日

天雨气温降低写此

注：1968年7月10日著者被迫自旧居小铜井一号迁出。此信即写于迁出后，移住鼓楼铸钟厂41号之后三日。著者被指定住于院内条件最差之两间小东屋，此屋夏日西晒，犹如蒸笼，故信中有“蒸热欲死”等语。信中所说正从事之写作，指撰写《中国——理性之国》一书（见全集卷四，201—486页）。此件据所存底稿抄录，底稿上无签名。此信付邮后无下文。

## 致周总理

（1969年）

梁漱溟书呈

总理大鉴：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1966年8月漱被红卫兵小将抄家，书籍衣物为之荡然无存，唯赖政协每月俸给得免冻馁。当时虽被抄家，却既无文斗，更无武斗，但闻打倒某某口号，不闻一言指出其罪行。自知改造诸多不够，亟愿从群众批判斗争中加强其改造，愿等候久久，年复一年，不见任何动静。传闻有一切均待运动后期乃行处理之说，似乎及今已届后期，卒亦不闻处理消息，仍只有耐心静候。今年五一节国庆节两次天安门观



礼，漱均得有请柬，前去参加。有人对我说“你的问题，这已经就是处理了，不必再等候什么处理。”此言未知可信否。第从政治待遇上来看，我或亦无甚大罪过，究竟何时处理，如何处理，且不须操心。兹有特需陈情于

总理者：漱致力世界文化比较研究工作，五十年（注：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1920年先讲于北京大学，迄今四十九年）来曾不以国难期间颠沛流离而中废。惜乎累年手稿以及积存手抄备用资料札记日记等，当抄家时抛散毁弃不少。除事后拣回一小部分外，尚见有一部分残余随同一些杂物被封存一处。1968年西城区新街口公安派出所“查抄小组”办公室掌管其管区内查抄物资事宜，设于我旧居北屋。我曾对办公室一位周同志陈说其珍惜自己心血之意，周允为注意保存。或者此残余部分至今尚在，亦未可知。亟盼在有战争爆发之前，收回整理此残余部分，俾免终于损失而便利其继续未竟之业。人生一日必须工作一日。人不得如其志愿而工作，即失去其生活的意义。漱窃自视其工作重于其生命，当乘兹精力未大衰之暮年（注：现七十七岁）积极工作，完其夙志。倘承

总理惠然体念此情，以此函件批交北京市革委会斟酌办理何幸如之！临楮不胜屏营待命之至。肃致

革命敬礼！

注：所存此信底稿无下款，亦无年月。但据日记记载，信写成于1969年10月26日，于次日送出。信中有……“战争爆发之前”等语，盖当时传北方邻国有入侵企图之说，全国正从事备战动员工作。此信送出后未见回音。

## 致政协整风办公室

(1958年)

整风办公室并转无党派小组各组长同鉴：

9月11日本组开会，提出同人如何继续思想总结问题后，我即于13日随政协一部分同人去安徽参观，国庆前夕（30日）回京。在参观往返路途中，我不断思索我的思想总结应如何写才对。原来开会时曾宣布要各同人尽9月底写好送交办公室，至迟不超过10月5日。我经思索多日，颇感不易写。今为不误限期，特以信件方式写出如下，请予鉴核为幸！

按照上月11日开会王芸生组长暨朱洁夫同志传达整风办公室的意思，似乎是说：所谓思想总结要紧在检查自己思想（包含行动）上的问题，树立对立面，有破有立，作出个人思想改造的规划。多日以来，我就是按照这样去了解去思索的。检查我自己思想上的问题可能不那么简单，例如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不敢说没有，然而主要不在此。主要是我在向党交心末后所说的佛家出世思想（详见交心文件，此不重叙）。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世间法），我拥护党的领导不成问题；不过内心存在出世思想，从而在现实生活（世间法）上有时不免不够积极。——这就是问题所在。

自己能不能树立对立面而有所破有所立呢？这就困难了。第一，我不感觉出世思想和共产主义有冲突抵触。相反地，我认为佛家出世思想的价值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被发现。又如所周知，出世法要在破二执（我执、法执），而共产主义之大

有助于破执（特在破我执）是很显然的。没有冲突抵触，又何所破何所立呢？第二，假如从马列主义来检查佛家思想，可能不得不把它属诸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因为照列宁的话，非唯物主义即唯心主义，没有中间，亦没有超然，那么，就把它作为唯心主义对立面而破之，行不行呢？这在我自己却破不了，因我不承认它是唯心主义哲学。请旁人帮助自己来破，可以不可以呢？这诚然不应该说不可以。但似此穷年累月不得解决的哲学问题，是否在政协整风小组上适宜加以辩论，却值得怀疑。

为此，我请求领导上把我作为一个别情况，容许我在本月中旬作思想总结的几天会上请假不参加。与此同时如有其它学习会，以及此后的学习会，我仍愿参加不误。

此致

敬礼！

梁漱溟

10月5日

注：原件无存，这是根据当年政协的打印件抄录的。

## 致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

（1965年）

主席、副主席台鉴：

大会临末覃异之委员等二人书而发言指斥我在小组上的发言为唯心反动，陈（毅）执行主席偏听一面之词，遽加肯定，殊不足以服人。今大会既无我申辩机会，而且大会亦非彼此辩论

之地。我愿于会后在政协学委会中与覃委员等当众展开辩论，以明是非。且不论是非之谁属，其必大有教益于我则无可疑也。此事是否可行乞

裁答为幸！ 顺致

敬礼！

梁漱溟手上

再则：我当时小组发言亦是有底稿的。原稿全文数千言，曾交付小组秘书存查。或请将此稿提付审查，亦较胜单凭一面之词也。

漱溟又及

1965年1月5日

注：1964年底政协四届一次全体会议期间，著者在小组会上谈了听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后的体会（见全集卷七，题为《在政协四届一次全体会议第31小组上的发言》）。大会于闭幕日散发了委员覃异之、黄启汉的书面发言，指责著者“否定阶级斗争”，执行主席陈毅讲话时指出覃异之等书面发言“值得一看”。此函由著者面交政协主席周恩来。信文据政协当年打印件抄录。

致全国政协文化革命委员会

（1966年）

政协文化革命委员会公鉴：

上月 24 日红卫兵来我家造反抄家之后，十几天来对我只是时加谩骂和督责劳动，迄未见宣示或“斗”或“批”之处理（如十六条之所说）。我在闷闷静候处理之余，写出这一篇《我不明白为什么遭到抄家，像对反动分子一样对待我？——自问自答，进行自我分析》文字，特邮请 鉴察，并请连同我上毛主席书（见附件）一并转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为荷！

此外有须陈明者两事：

一、抄家后我的书籍、文稿、信件、日记、笔砚、名章等，以及衣服、被褥、帽袜等，或则搜集运往街道派出所，或散失不知去向，家具木器亦多砸毁，屋内殆为之一空，亦可以说“一身之外无长物”。现在秋季已到，天气渐冷，而夫妇二人犹是当日（24 日）单衣单裤，既无可换洗，更不足御寒。红卫兵始而允为从派出所取回几件衣服应用，但继则得知所有衣物均已他移，不在派出所，无法抽取回来。此一问题不知如何解决？此须陈明者一。

二、红卫兵自 24 日之驻我家（附注），既用为办公室，又以其一间为禁闭室（禁闭其他人犯），往来不断。白日洗面洗手脚洗汗衣，用水特多，夜间则电灯齐开至次日天明，所有水费电费当然由我负担，而我手中却无钱，亟待发下工资用以支付一切，此须陈明者二。

其他不尽陈，顺致  
革命敬礼！

梁漱溟手上

1966. 9. 9

附注：红卫兵虽说是于 9 月 4 日撤走，但仍然常来我家办

事打电话，休息住宿过夜。

## 致政协学习小组长

(1974年)

王、于、王三位先生：

我抗议宋希濂昨天对我厉声的、粗野的辱骂，假如负有维持会上秩序之责的三位先生没有适当的表示，我将拒绝出席这个小组的学习，特此声明。

梁漱溟

2月22日

注：这是在“批林批孔”期间，著者因受到人身攻击，致小组长王芸生、于树德等人的抗议信。

## 致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

(1958年)

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

我从报纸上看到你们征集《人物志》资料的启事，特写奉先兄梁辟园（焕奎）先生等五兄弟的资料一份请鉴核备用。

记得二十年前——1938年我访晤毛泽东主席于延安时，主

席开口一句话就问我：梁先生，究竟你是湖南人呢，还是广西人呢？主席发此一问是有其来源的。当他四十年前——1918年在北京住杨怀中先生家内时，而辟园先兄适住于我家。我那时与怀中先生既一同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书，而怀中先生与先兄又为多年深交，不时过访来我家。大概主席知道二梁是兄弟，但辟园既为湘潭同乡，而我何以又传为广西人？

事情是这样的：我与辟园原是同一高祖传下来的弟兄，只为他的曾祖由桂林出来定居在湖南，子孙就成为湖南人；而我的曾祖却宦游北方，子孙一直保持了广西籍贯。

看到启事，省志修纂将以近代和现代为重点，这是对的。在近代中国史上湖南显然极其重要。1898年的光绪维新运动，湖南实居重镇，众所周知。而说到这一段湖南维新史及此后影响发展则辟园先兄应是要提到的一个人。清季的革命运动主要酝酿于当时留日的中国学生（当时数字曾高达万人以上），而去日留学运动在湖南来说先兄实为有力。譬如杨怀中先生（昌济）就是他从乡试万余落卷中选出百数人以官费送去日本留学之一人。他们是一道去日的，因他本人被任为留日学生监督，而且他还携同自己几个弟弟亦前去求学（具详资料中请参看）。再则，省志要叙述1914年后湖南矿业上一段大发展，则辟园及其几弟兄更是主要有关之人，不能不入志。其三弟鼎甫（焕彝）又不单在湖南（又在云南个旧）而是在中国矿冶史上应有其位置的。正为如此，所以我才提供这份资料备用。然而亦仅仅是些资料，在缺乏新史学眼光的我所写出来的固未必可用。在资料上亦很不周全，更不敢说其中没有错误，希望你们采用之时再从其他方面所得资料中加以补充和订正是幸！

此致

敬礼！

**梁漱溟手上**

1958年11月20日于北京

此一当时未曾寄出之旧日稿件，今随附交出备考。

1982年3月

**注：**这是1982年著者将《梁焕奎事略》一文寄交《湖南文史资料选辑》时附去的一封1958年写成的旧信。

## 致德安县志编纂办公室

(1983年)

顷由舍亲黎涤玄君从四川转来大函，嘱为贵乡乡贤熊十力先生撰写纪念性文字，兹遵命写出一稿和附件。敬希审核。如不可用，即付丙丁；切请毋加删削改动，以存其真，是幸！

敬复

德安县志编纂办公室

**梁漱溟再拜**

1983年4月20日

**注：**信中所说附件为《忆熊十力先生》一文，已收入全集卷七。



## 致广雅中学

(1983年)

敬复者：

顷奉到校庆大会请柬，衷怀欢欣，惜我衰老，惮于南游，不克预会，尚祈

鉴谅是幸！

昔年我虽一度受任校长，实则由黄艮庸徐名鸿诸友继我负责者约略三年，与同学诸生情感颇为款洽。回忆我1941年为民主同盟创办《光明报》于香港，不久港澳遽陷于日寇之手，我与范长江、陈此生诸友相偕遄返国内，途经都斛，黎明涉水登陆，巧遇广雅同学朱姓等三人之接待，其喜悦情景至今不忘。又如现在海南岛琼海县任教之孔昭仁同志，亦是广雅学侣，与我时有通讯。此外如昔年校内掌理庶务之李炳海同志亦未断讯息。凡此种种，历历明明，忘怀不得。我本人在校时间虽不久乎，精神上关系却有绵绵不断者。不是吗？敬此布答，

恭祝

校庆无疆

梁漱溟再拜（印）

1983年于北京

注：著者于1928年曾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该校前身为张之洞创办之广雅书院。解放后一中改名为广雅中学。

## 致《密勒氏评论报》(上海)主编鲍威尔

(1945年)

300, Kou Fu Lu

Chung-king

Jan. 17, 1945

Dear Mr. Powell: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of November 12, 1945 and the attached form for the coming number of *Who's Who in China* in which my name was once included when I was in Shan-tung doing my experimentation of Rural work.

Herewith I send to you the filled form and a picture of myself, hoping they could safely reach you before late.

It is a great honor to have my picture and personal account appeared in your Review and your kindness is greatly appreciated.

With my best regards,

Sincerely yours

Liang Shu Ming

附件：为《中国名人大辞典》  
(Who's Who in China) 所写简历

**梁漱溟** Liang Shu-ming

1893年10月生于北京

**现在职位** 私立勉仁书院院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现在所参加之组织** 中国乡村建设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国内关系委员会主席。

**过去经历** 曾参预1911年之革命运动，随即任天津《民国报》记者。1916年任司法总长秘书。1917年至192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印度哲学及孔子哲学。1926年以后至今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为其思想上之领导者，中间曾任两广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香港《光明报》社长（民主同盟之机关报）。

著作约有下列各种：

- 一、印度哲学概论
- 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 三、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
- 四、乡村建设理论
- 五、答乡村建设批判
- 六、梁氏教育论文集

## (二)

## 致熊十力

力兄如晤：

连得一片两信，知兄动气。（苦哉）。弟前信未及陈出此见，一面实是忙碌，欲写而未成。一面正为兄年高，怕有所刺激；不谓寥寥一二语竟亦使兄动气。推想或是宰平先生有信提及我如何、如何邪？若宰老果已提及面兄今又迫我必须说出，我再不说那就更不好了。今于开会忙中写信，乞兄教之。我今问兄：兄将谓兄妄想（此词本出体用之“空”）与般若经“照见五蕴皆空”是一事抑否耶？菩萨照见之空度一切苦厄，

兄妄想之空果曾除得自己身心痛苦否？我以为一则当真证会本体，一则犹在六识缘影之中，远远不可相比。然兄似乎竟把佛家亦看同在作妄想，于是赏之曰奇慧，斥之曰诡辩。当然我不否认佛徒末流（印度论师在内）亦有修证实际不足，面从妄想构思来作帮补者，但总是末流，未可代表佛家；是佛家之所贱，非其所尚。纵然兄之妄想构思有胜于此辈，亦何贵？面

兄顾高谈大睨自居于佛之上，明明还是个凡夫，何能令人心服？弟窃谓兄于书中对佛家偏处（注：我不觉其偏），若委婉以申其疑问，最合自己身份，而且较之剑拔弩张之凶狠词句亦

更有力量。未知 兄认为如何也。至成物章中有昧于科学常识处似不一其例。弟之科学知识正不多于 兄，自不能备举。盖事属科学范围而以推论出之，犹自己说“这个推论或不至远离事实”（见原书），岂不难哉！成物一章之失败在此。匆复不尽。

弟漱溟

注：著者与熊十力先生交往数十年，书信往还甚多，现仅此一件因著者自留草底而得以保存。草底上无年月，据著者回忆，似写于1950年后不久。

## 致徐名鸿等

（1925年）

名鸿、赞尧、伯良、俶知、秉衡、乾符、俊卿、子愚诸兄同鉴：

漱溟今负疚怀惭伏地再拜，不敢仰视，嗷嗷陈词于诸兄之前，求加罪斥；漱溟顷已正式辞去本校高级中学职务矣。

漱溟昏妄糊涂不自揣量，去年谬云办学，牵挽诸兄至于曹州。曹地僻远乾苦，百无以对 诸兄。今又不能始终其事，相与有成。且复先 诸兄而去。虽情非得已，而负罪总无可谢。恨不摧毁此身，无使更昂头露而于人间，犹且不知何以为补赎也。此事决定于寒假离曹州时。当时与议共决者为亚三、星五、幼龙、平叔诸君及西部葛象一先生。事后并曾向熊先生暨秦筱峰兄商谈。独未向 诸位谈过。兹即照当时所商议者，据实直叙如次。更以最近意思结陈于后，唯诸兄鉴察焉。当时漱溟提出与亚三诸君商议者，要计为下列数

层：此次曹州军事问题之发动（吕蕴斋举出国民军第五军旗帜）虽头绪不一，而王鸿一先生与有关系实无可逃责。王先生心事浩浩落落本非俗比，而迹其行动则不免有类时下政客之所为。漱溟之来曹办学实出彼此合作。此合作之妥否，当初亦曾蓄疑。及去冬因军事发生，入京责彼收束。又由京回曹，往返途中深思熟省乃决认为不妥。我是如何一个人原极其简单明了。我之办学亦极其简单明了，不含何种意味。乃王先生平生所以示人者乃极复杂不清。其气魄又有包举山东囊括曹州之观。于是我所处地位乃使不得以我之简单明了者与社会相见，是大不可也。此非个人爱惜羽毛之谓。漱溟窃不自揆，觉吾一身系中国前途，言动出处为天下有心人所瞩目。苟立身不谨，使吾所倡导以号召于天下者不为人所信，则中国前途一线生机于是遂斩。故窃不敢不自爱也。此一层也。又我尝申举“东方文化”一说以倡于世。近觉此事难言，已不复愿谈说此等名号。而王先生在京办《中华报》，则特标盛唱，哄动朝野。一面聚集许多盲附乱谈之众，一面又到处为我吹嘘。于是我所谓东方文化，乃杂于彼所谓东方文化之中，而无从识别。将不为识者所谅，而为无识者滋其误会。东方文化苟有一线生机，岂不将以此而斩！我诚爱东方文化者，即不可不与之分家。然而我在曹州办学，不啻处彼家中。即无与之分家之理，则非离曹不可。此又一层也。更有一层意思为此次离曹之重要原因。特未知说出来 诸兄相信否相许否：漱溟到曹以后与本地人士暨军人官吏等相周旋，颇觉此来未免自己太轻率，作事不知分寸。而尤以往返京曹途中所感受者最有启悟。往在民国初年北京大学聘请马一浮先生任讲席，马先生谢曰：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当时闻之颇以为是笑话，今乃深悟古语之所谓，而我之于曹正所谓往教也。此非讲

求身分。盖此学与传习知识技艺者异，只是一点极简单的意思，并无许多新奇巧妙道理可说。而要在受教者恳到诚切，郑重以听，则寻常一言半语可以受益。否则纵有好道理只成儿戏，且绝其此后领益之路也。而受教者之态度如何，又悉视讲学者之人格与态度如何而定。苟讲学者先不自郑重，则此学之根本已亡。即可以不必讲，讲亦继为此学罪人而已。漱既以此学自任，而此番来曹乃竟未审斯义，颇近轻于自售。虽在我真是牺牲一切，披沥肝胆，欲以一身肩负天下事。而无奈今之社会人人都是一肚俗肠，安从识我襟怀。既不解我为什么来曹，则看我亦不过来曹就食，固其宜已。此无可责人，只可自咎。亟当谢去，闭门思过。不然，则真成此学罪人而已。此即最后一层。此外虽犹有些意思为求去之故者，然亦可以不再数。总之义当去曹，义无可留。而有一极费筹维之问题，即当以何时去曹为宜。以学校关系论，当俟暑假乃告一段落。然我之去曹本为王先生与军事问题关系而发，万无待其事已成过去而于半年，后乃始言去之理。必当立时脱离乃是。顾又虑同人同学因我之去而不愿留曹者甚多。仓卒之间难得别觅栖止，进退踌躇定极痛苦，实觉对大家不过。尤难者六中方面亦仓卒无人接手，我无硬抛掉不管之理。再四筹维最后结果乃商定漱冥先行离曹回住北京，对同人同学暂不宣布去职。延至春后再向大家说明。则同人之欲别就者可得从容自谋。同学亦满一学年，易得转学他处。而前之患无人接手者，于此亦得亚三勉强允担此过渡期间之暂时维持者，俾到暑假由六中方面从容商定如何接手之事。似此办法乃于各方关系稍觉稳协。故当时决议照此安排办理。一面挽与我同事之平叔筱峰耐心维持半年。一面且谋今年开学应进行改良事项，以安众心。此即漱溟所以先诸兄而去，秘密不以相告，

至今日乃向大家说明之故也。凡此所述种种，皆就去年事实据实说出，无敢诳语隐讳。至漱溟此去曹于义究合不合，临去措置之当否，则自己真不敢知。诸兄如有明诲、责言，无不恭敬愿闻。漱溟半生盖未有无一毫自信力如今日者也。以下即以自己最近意思为

诸兄敬陈之：最近我又有多少之虚悟。曰虚悟者，以悟得不深切、透实。又自悟之分数少，而旁人指点之分数多也。然回视以前心理已大不同。以前一派豪强自以为是的态度已无有。什么“一身系中国前途”，“言动出处天下观听所系”，“牺牲一切赤心赤胆以天下为己任”，真是大言不惭，一派梦话。自欺自蔽犹懵然不知。虚矫气、豪侠气，与暗中作祟之大欲望，真伪混杂。每每自言自语“我是牺牲一切的”。自命慷慨负荷，此实最谬、最自蔽处。来曹诚为有所牺牲。然念念不忘，正是牵挂甚重，不肯牺牲。且说个牺牲，正是有所图，暗中有鬼而不自知。以是明明晓得自己生活没路子，无把握，而有此一股假正气在，竟不知回头。乃至曹州失败，犹思别起炉灶于曲阜。今日定定心，擦擦眼，看自家前日所为，好似一个机器人在那里乱动。庄子所谓“意者有机缄而不得已邪？”，可以说自己未得调伏自己，而习气作怪，胥不由己。当此之时万万说不上出头作事，必须自家心里清明作得主，方才有话可讲。去曹理由核之未必全无是处，特当日云云则是迷乱梦话。今日那些一概不必提。直接了当说，自己什么都不行，不能作可也。去年决议本拟在曲阜布置一处数十人用功之所，同人同学有乐意相从者即转移到彼。现在已不作此想。二三年之间无论什么都不作。唯与平叔民庸等觅地自修，养志戡贼。且看结果如何。此即漱溟最近意思也。缕缕奉陈，诸兄何以教我？漱溟大约不到曹州，诸兄如果



暑假过京，或得相会。否则期诸异日矣。一切歉情不知何日得申报偿。临书掬泪，不尽欲言。漱溟再拜。三月二十九日。

名鸿姓徐，广东人。赞尧姓谢，湖南人。伯良姓钟，四川人。倬知姓张，四川人。秉衡姓戴，福建人。乾符姓马，山西人。俊卿姓郭，山东人。子愚姓王，山东人。以上为写致此书的对象。书中所云与议者：亚三姓陈，星五姓王，幼龙姓赵，并皆山东人。平叔姓王，四川人。书中所论之事实经过，具述如另纸。原书写于1925年，此其存稿。1971年检出追记。

漱溟（印）

注：著者于信末追记中所说“书中所论之事实经过，具述如另纸，”即指同年所作之《略述1924年在曹州办学经过》一文（见全集卷七）。

## 致张申府

（1952年）

申府吾兄：

不见几已两年矣。前者毕瑞生来见，询及兄住址，弟以黄花门告之，彼居然寻到，因知兄仍住原处未动。弟住颐和园已年余，兄高兴来玩否？弟如造访，兄通常均何时在家？盼见示，幸甚、手问

夏安！

弟漱溟叩

8月17日

注：张申府先生与著者为清末时顺天中学堂同学。

## 致张申府

(1971年)

前次晤面时闻 兄以血压高，头脑不好看书。近不省得好否？陈同志觅来绿豆奉赠，请 晒纳。

兄前云罗素《中国之问题》一书将检出借我阅看，如在手边，乞付下！又李健生前送至 尊处的潘怀素音乐材料亦乞付陈同志携回，由我转交饶君为便！余不尽。敬问  
近安

弟漱溟手上

6月18日

## 致张申府

(1971年)

顷得潘怀素一信，须转

兄一阅。又《天演论》看完亦拟奉还。星期一午前十一时从政协学习后，当走访于

兄，即在尊处午饭（素食）。先此布闻。即请双安！

**弟漱溟手布**

6月19日星期六

兹以潘信附此函中，容晤面时取回。

**漱又注**

## 致张申府

(1973年)

申府吾兄：

许久未晤，近想健康胜常。统战〔部〕方面现在组织一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约四十人），出外地参观学习，我亦在其内。10日以前成行，一个月后转来，离京之前能否奉访不敢定。兹托陈君送还前借之书，并领取前存尊处《参考消息》二纸（似是12月份的）。如有赐教言语即付陈手带回为幸！手布即叩双安！

**漱溟手上**

五一节晨

## 致张申府

(1973年)

申府吾兄：

本月20日星期五我从政协开会后当访 兄一谈，约于十二时前可到 尊处。即在 尊处午饭，有芝麻酱面或炸鸡蛋酱面，即可；千万勿费事。先此布闻，即请双安！

弟漱溟白

7月17日

## 致张申府

(1973年)

申府吾兄：

前闻陈维博云潘事经

兄致函总理，不久得复——文化组作复。 兄未启视，经转于潘。弟顷得杨信，乃知将潘件退回也，深可叹息。潘欲来京，弟曾劝其不必来，他仍要来（下月），亦无可如何耳。

兄近来身体想好。余不尽。

弟漱溟

12月21日

## 致陈仲瑜

(1973年)

仲瑜老弟如晤：

星贤转来

手书甚慰怀想。适吾次子培恕将有沪杭之游，因嘱甚造访，并作此答书以我近状奉告。我身体状况甚好。我以1973年新春来说，即属八旬晋一，然自视精神体力不减六十岁时。盖素食既满六十年，除过去为国事奔走，东西南北，生活难有规律。食量视常人为少，而起床则比人早。少壮时失眠之症，今乃希有。从五十年前《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作以来，自信负有沟通古今中外学术思想之使命，天天写作甚勤。最重要者为《人心与人生》一书尚未完成。次则，《中国——理性之国》一书，已写成于1970年。兹嘱人抄录其弁首四则，

弟阅之，略可想见其内容，我要解答的是何等重大问题。问题是从马列主义来的，解答仍不离马列主义。然所申张之义，不免惊俗，须十年廿年后再发表。我殆不及见之矣。人的寿数不必遽从其身体健康作推论。

弟所熟知如谷锡五，如罗莘田，身体都好，皆仅及六十，成未及六十。马先生少病，亦只八十五。熊先生多病竟亦八十四。我自度未必能及九十。然必要的写作当可基本完成，平生大愿基本上可了也。其他琐琐请询之培恕，此不一一。

弟之生活近状亦语之培恕便好。即祝  
春祺！

**漱溟手复**

1973年2月2日

即旧年除夕

**注：**著者曾记陈仲瑜道：“陈政字仲瑜，北大德文系学生，民国九年我在北大第一次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仲瑜任记录，次年暑期再讲于济南，由罗常培

(莘田)任记录,其后即以两次记录整理出版。陈罗均非哲学系学生,然与我情谊亲切逾常焉。”信中所说马先生即马一浮先生,熊先生即熊十力先生。星贤即王培德先生,亦为二十年代英文系学生。又,本卷收录之著者致陈仲瑜先生函,均为先生亲属陈树勋等提供。

## 致陈仲瑜

(1973年)

仲瑜老弟:

前经星贤转来

惠书,甚喜,即于农历除夕作答。适因次子培恕夫妇将游杭,当付交带往弟处,代我致候,不意彼等迟迟未即成行,明日动身,且将经历多处,始抵杭,必劳悬望,特此驰函奉白,乞谅。

漱 溟

1973年3月6日

## 致陈仲瑜

(1976年)

仲瑜老弟:

久未通信,近想

起居都好为颂。我今年八十有四，计吾弟亦在八十以上。我精神身体尚好，视觉听觉微有减退，自己知之，旁人不觉察。顷从旧纸堆中检得吾弟昔年答我一信札。兹寄奉一阅，仍乞寄还为幸。另有几个问题奉询，弟能回忆赐答否。

一、顾孟余先生从南京政府辞职，住在上海亲戚家，弟曾引我前往晤谈一次，我今忘其年月。

二、抗日战争中汪逆投敌，顾先生拒绝之，来到重庆，住郊外某处，我曾往访，为大局交换意见，我今忘其年月。

三、顾先生后曾出任中山大学校长，一度枉驾上清寺特园看我，其年月大约同前面稍后，记不清。

四、全国解放前夕，顾先生在香港，嘱谷锡五写信给我，邀我去香港相会，值航空公司起义，致未成行。

弟知其事否。

回信寄东郊新中街七楼一单元三号为盼。

专布顾问

冬安！

漱溟手上

1976年12月30日

注：此信可与1977年1月9日致陈仲瑜函参看。信中所说中山大学，或为中央大学之误。上清寺特园，为鲜特生先生重庆寓所。著者在重庆时，多借住园中。

## 致陈仲瑜

(1977年)

仲瑜弟：

回信收到。京市缺煤，室内虽有暖气设备，时而中断供应，囑书之件拟容春暖报命，乞 谅之。抗日期间汪逆为国民参政会议长，我为参政员。顾先生到渝，在汪投敌之后。我闻讯往访，其时尚未出任中大教长，所住林宅，林实不在内。又顾先生从南京退职，住上海某亲戚家，回示云民二十六年，即是抗日前夕乎？我均记不准确。往昔在北大同事，甚少谈话，但后来对于国事政局的行动态度却往往若有契合。曾闻罗莘田从美国回北京，语我云他在彼间看到顾先生，顾先生谈及国内政治上有可能与我合作，此或即解放前夕，邀我赴香港见面之由乎。顾先生今不在矣，不知身故在港抑在美国。匆覆，其他不尽。即请  
冬安！

漱 溟

1977年1月9日北京

**注：**汪逆即汪精卫。林宅即当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之寓所，位于重庆市郊。信中所说顾先生即顾孟余先生。1949年解放前夕，著者住重庆北碚，顾先生曾邀约赴港略谈，“因航空公司起义，致未成行”。（见1976年12月30日致陈仲瑜函）



## 致陈仲瑜

(1977年)

前者 弟囑写旧诗，我因天气冷未报命，今日有意书写，则弟来信竟不知放在何处，遍觅不见，请再行将要我写者开写来为幸！手祝  
春安！

漱溟手上

1977. 2. 12

## 致陈仲瑜

(1977年)

此件写得不好十分显然，但亦不想再写一张，即此塞责，乞恕其老朽！印章重复，亦是缺点之一。行款高低不等，亦是缺点。又须说明者：检查《辞海》“鬱”字“郁”字通用自古，因图省事，即用郁字了。其他不尽。

漱溟

2月20日

**注：**前信与此信所说旧诗，指著者赠陈仲瑜诗。诗曰：

“仲瑜看似平平淡淡人，其实不平复不淡。

看彼呆坐众中直如愚，岂有慧心如仲瑜。彼殆有御郁

不申者乎？其详我亦莫能得。却有一言，愿吐不愿默。处世但求心慊足，人生何处非欢宅。一分未尽心不慊，反身而诚天地塞。”

著者于此次书就后，有如下附识：

“1935年赠陈仲瑜（政）诗，是我一生唯一的诗词之作，前此未之有，后此亦未之有。右为1976年冬末仲瑜录我旧作，第三度求书。我于1977年2月为之写去。”

## 致陈仲瑜

仲瑜老弟：

民国十年即1921年尾我应邀到太原为一个月之讲演，似曾约弟同往为我作记录。我去讲演是确记无误，唯约弟同往一层则记不明确。弟尚记得否？乞便中回我一信。其余不尽。

梁 溟

3月25日

**注：**此信年代不详。1921年著者赴太原作多次讲演，记录由山西省教育会以《梁漱溟先生在晋讲演笔记》为题印成，页末有“笔记者陈政”。足见陈先生确曾应邀同往太原任记录。又，上述太原讲演记录均已收入全集（卷四，660—686页）。

## 致陈树谷

(1978年)

树谷贤侄：

顷奉到电报，惊悉我数十年老友  
令先尊去世，不胜哀愕太息。当年同学旧侣多不在世，今在此  
常晤聚者独有王星贤一人，容当转告之。尚望 节哀顺变，自  
己保重。幸甚，幸甚。令兄令弟同此唁慰。不尽。

**梁漱溟拜复**

**注：**陈树谷为陈政（仲瑜）先生之女。陈仲瑜先生逝于1978  
年8月14日。

## 致叶石荪

(1976年)

石荪兄：

近从故纸堆中忽拣得

兄往昔从法国寄我两封长信，特邮奉一阅。回首往事不觉五十  
余年，曷胜今昔之感。所恨久别远隔，不得与兄为一长谈深谈。  
彼此俱是八十多的暮年，不知更有此机缘否。唐山地震影响北  
京，我幸平安，乞释关注！

**漱溟手上**

1976年8月10日

注：叶石荪先生名馨，西南师范学院教授。著者任教北京大学期间与之相识。

## 致叶石荪

(1976年)

石荪兄再鉴：

我又从故纸堆中拣得兄往昔从法国来信，内中述及兄著书计划，寄奉一阅。阅后乞寄回给我，我欲同其他友好信札保存。（前寄两信不须寄回。）我有《人心与人生》一书最近写成，现在不拟问世，但惜不得与兄一商榷之耳。此间地震问题尚未过去，但我身体受扰，精神不受其扰。

漱白

注：信封邮戳日期为1976年8月20日。

## 致叶石荪

(1976年)

石荪老弟：

顷收到9月4日复信，乃知我实长于弟，前之叙齿有误。我以1893年即清光绪十九年9月9日（重阳节）生，其年为癸巳，

属相为蛇，现在八十四岁了。当年好友，谦之已故。黄庆（字良庸）始终同我在一起，惜衰老乏力（1900年生）。我创建民主同盟为推动两党团结抗日，合作建国耳，不是于两党之外增多一个竞争单位。南京和谈失败，内战不止，我即退出民盟，而良庸却未脱离，今即以民盟中央委员任职民盟总部。我《人心与人生》一书有良庸一抄件，不在涤玄手即在颂天手，弟如欲阅看，可索取之。看时最好先看1955年我自序文，和1975年书成自记两篇。

漱溟白

### 致陈亚三

（1950年）

兹于10日午后抵汉，中共交际处及民生公司均有人来接船，故一切顺利。今住德铭饭店招待处。闻张难先先生从北京来此，今晚可到，拟即候晤，再行北上，或者亦去武汉大学一看。熊师母亦将去看；能否在此，尚不知。余不尽。

漱又及

**注：**此件系致陈亚三先生函的附言，原函已无存。信中所说熊师母，指熊十力夫人。原信写于1950年1月，著者途经武汉时。

## 致黄艮庸

(1971年)

艮庸弟：

写来伍先生事略一稿共两缄十二纸先后收得。今将我意见分条答复如后——

(一) 写伍先生事迹应力求朴实亲切。用白话即语体文便易得亲切，易得朴实，用文言古语便难收此效果。弟此稿失败在此。况弟又非能文之人，更加重其失败。例如稿末几句选词用字都不妥。特别是“敛容”与“欢叙”不对头。他例不胜举。

我于1954年开始写伍先生传略，即系用语体文，至1961年共得六千数百字。兹录其开首一小段如左：

在我一生所有朋友中，不少是我心里折服而尊敬的人。他们实在是各有各的价值。但其价值在我心目中好像亦还有着不同等的重量。至于其间彼此交谊深浅，关系亲疏，自然又有许多不同处。因此，是难于放在一起比较的。若勉强来比较，伍庸伯先生应该说是我心里最折服的人。他在我心目中的重量，更无人能相比并；而我们彼此间的关系亦该说是最亲近的，和相当深的。

下文还特就“相当深”一语，解说不言最深之故，且亦无关系更深之人。要如此踏踏实实、语语真切方合于写记伍先生。吾意弟最好用白话从新另写一次。白话要自然，不要勉强。即是通俗浅文亦可。断不要玩弄笔墨，失去自家朴实神态。

(二) 弟稿多有错误，例“将弁学堂”误为“武弁”之类。又如在参谋本部第几局任科长，主管航空，但其时尚未成立航空署。与伍太太成婚时即居住大宅第内(房子属陆大)，非婚后。辞陆大教官在前，辞参谋部官职在后。从北京回乡为民国十年即1921年，非1920年。其它年月不明确或错误者尚多。我写伍先生传略，许多事迹皆询问伍太太。又有许多事问之李任潮。力求确实无误。写至1961年，适有冬末游粤之便，特访觅杨遂良及欧阳某，查询其所知伍先生事迹，连谈几次。惜他们有些事亦说不清。又访黄佐阶及翁某谈几次。手记一些材料，未及写入我稿而失去。例如伍先生为维持广州市治安出任军警督察处一事，其年月竟人各一说，使我难于着笔。稿未完成，而文化大革命来被抄家，稿在被抄之内。最近发还我一切著作文稿，此稿幸得还归，乃思续写完成其事。除函马先生请其就他如何亲近伍先生说起，说他追随伍先生的事，又函弟助我。弟文用“追忆”为题甚合我需要。但惜文不对题。追忆以作者为主体，以亲身感受接触者为主而叙述。非为伍先生写传记，以伍先生为主体者。弟文却是传记文的体裁了。弟文稿仍存我处。希望另行写一篇来。何如？

### 漱手复

12月1日

白话文偶用文言，并不妨碍。但以白话文为主耳。所谓朴实自然也。

假如用粤语方便，即用之亦不妨也。总之，要亲切自然。

## 致黄良庸

(1971年)

昨答一信计先此得达。

弟稿中有两事亦我所曾闻，而未叙入吾稿者：一是由乡入城不急行以赶火车之事。(弟稿但云车站而不言明火车站，但云进城而不言城是广州城，外人岂尽知之耶?)。此事表见伍先生时时在为学之中。而弟文却以审慎将事，人以为迂缓而不知其勇为说明，似不切合。又一是访陈炯明之事，亦辨其非迂缓而实勇。虽有“切己之学”一语，殊不明白晓畅。希望把以上两件事详明叙出——非但叙明事实，且要叙明其意义，寄我为盼。弟处计当存有底稿，寄我之稿暂不寄还。假如为求详明而文字冗复亦无妨。为简练而不明白，乃不可耳。

前转去田信当早达耶?

漱 溟

12月2日

注：信末“前转去田信……”，田即田慕周先生。

## 致张俶知

(1979年)

俶知老弟：



久未通音信，近闻上海追悼熊先生会上有弟所致挽词，顿忆及于弟。我今年八十有七，度弟亦当年近八旬邪！近况如何？盼回信告我。因弟家乡地址遗忘，而似知弟有一女在北碚，故尔托颂天以此笺转达。我自觉衰老，幸无病苦。但内人跌伤左下肢，卧病在床。其年亦八十四，无望痊愈矣。

漱 溟

1979年5月16日

**注：**张倬知先生（1896—1989）四川石柱人。早年毕业于成都高师。后在北大学习，得与著者相识，此后即多追随着者左右。1926年参加北伐，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任教广东省立一中。1930年在河南村治学院工作。1934—1937年又在山东乡建院任总务长兼研究部导师。抗战时期，先后在四川南充省立民教馆、勉仁中学、勉仁文学院任校长、教授等职。信中所说熊先生即熊十力先生。

## 致张倬知

（1980年）

倬知老弟：

11月10日来信收阅，附来诗句并读。从诗句中固知弟所究的问题亦即我所写《人心与人生》一书之所阐述畅明者，所惜不得面谈一罄所怀耳。吾书似在北碚颂天处有钞本（此事记不清），弟试问之，为幸！弟愿来京面谈固所欢迎，但弟既失

明，行动不便，必有人伴行。来京难得住处，北京对临时户口限制甚严，根本难得到达北京，与其弟来京，尚不如我去四川方便。我现在头脑和体力大不如前，然行动尚无不便，但家人不放心我一人出门耳。弟写来诗句虽略见大意，究不精细，若将全文寄我一阅就好了。弟寄成都之前，先寄我，得一商榷印证机会岂不好乎。我于诗句不满意，嫌其粗略也。人生缘分有定，亦非有定，吾两人皆在暮年矣，能一晤谈否乎。临楮翘企，不尽欲宣！复问  
合府均好！

### 漱溟手布

1980年11月24日于北京

## 致张倬知

(1982年)

倬知老弟：

寄来关于人类的一篇史诗，我收阅了，内容涵义是于人类生命卓有所见的，可惜我写的《人心与人生》一书未得与弟阅看而商略之、印证之。吾两人均衰老，弟又多病兼失明，相聚无望，歉憾何极！

吾读此诗虽赏其内涵义趣，又惜其限制于字句间、韵脚间；不如以语体文或浅近文言表达之，更得明畅自如。虽自己可以怡悦，旁人看去究欠明白易晓，况且似诗非诗只见其拙、其涩耶！

从涵义方面而论，吾愿老弟更进一步，晓得佛家对人生

之彻悟。人类生命固是进达于生物界之顶峰的，然却同于一切生物，沉沦于生死迷妄之中。何云迷妄？无我而执我也。一切生物都于内执我而向外取足的，失去了宇宙圆满清静的一体性。佛者觉也，规复了宇宙一体性，其道就在破二执断二取。二执者我执法执、二取者能取所取。佛是什么？宇宙本体是也。二执二取是世间法，道家仍属世间法，唯佛家乃为出世间法，涅槃寂静是也。但大乘菩萨不住涅槃，不舍众生，出世而不出世，不舍众生故云不出世，来去自由，不堕轮回则出而不出，不出而出也。

其他不尽欲宣。我虽衰老，幸无病苦，可以告慰老友。

漱溟手书

1982年1月17日

## 致张俶知

(1983年)

俶知老弟：

2月15日来信收阅。多年未得把握一谈，虽屡读来信，终难交换意见，俾彼此治学心得有些印证，憾何如之！我积年写成之《人心与人生》一书似在云颂天黎涤玄处各有抄本，弟若向他们借阅，可得其概要。此外尚有《东方学术概观》，于儒、佛、道三家分别有所指明，其稿寄往香港，尚未出版，皆未及向老弟请教。彼此今皆衰老，弟且双目失明，此生难望聚会矣。此中自有天命，无可奈何也。颂天移居重庆江北茅溪红旗化工机械厂其女云其娥处。涤玄仍在西南师院内住家，可试通

讯询问之。

漱 溪

1983年3月16日

## 致张俶知

(1983年)

俶知老弟：

来信收阅。气功稿并阅读。我于此道未曾用心，不能赞一词。长子培宽做气功，即交他阅看。他已将该稿投寄《气功》杂志，或将刊出也。

来信言及弟之身份落实问题自己不愿加以猜测，此态度甚好。诚如所云，置之度外可也。至于弟关心世界和平问题，弟如有所见，甚愿闻之。吾意我辈于此无从着力。现在我国政府当局于北美东欧之间不偏不倚，而站在第三世界一面，实为得策。吾等唯信赖之而已。末了一谈个人生活问题。我今年满九十岁，虽体力脑力俱衰，幸无病苦。唯从国内到国外来信来访者不断，又时常开会，须得应付，即须到会而少发言也。日常生活饮食起居一向俭约。儿孙辈皆孝顺，他们相互间皆和睦，应该说我是幸福的。每日有些身体活动，早起、中午、晚间各一次。惜缺少养生功夫，未能深入于道耳。弟对我有何指教耶？我守不杀生之戒，从来不茹荤腥，食量亦少，或者亦有合于养生之道耶？不尽欲宣。敬问弟合家安好！

漱溪手书

1983年10月9日于北京

## 致张倬知

(1983年)

倬知老弟：

近期前后来信均收到。阅看后知弟气功的心得有四通八达之妙。吾儿培宽亦学气功两年了，最近且赴北戴河气功疗养院以求印证和深造。我则未曾用心及此，且我倾心佛法，以为这是道家功夫，非我所取，故尔收得来件即付培宽或交三十多岁青年友人陈维志收阅。陈为学中医有得者。我以1893年9月9日生，今届满九十岁，一身无病，但脑力体力俱衰，十分健忘。每日有国内外客人来访，接待谈话，亦不觉劳累，此则早晚活动及不茹荤腥之效也。匆复顺祝

道安！

漱溟手复

1983年10月17日

## 致张倬知

(1983年)

倬知老弟：

顷收到10月30日来信，得知吾弟因领导上落实政策而得解决问题。甚幸，甚幸。但观来信后尚有愿为弟进一言者。《论语》上有云：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

我。此境界非我所能企及，但我于任何事均平淡处之。今愿以此奉勉，希弟善体会之。幸甚！

再则：吾人关心国事，关心世界大局，自是应当的，但我等既没有政治权势，亦鲜社会名望、学术权威，则纵有言论著作，要不过聊尽此心而已，不必期其影响如何如何也。自然，依我看来人类前途是在曲折展转中前进的，悲观乐观均可不必。附带说，我臆测：世界大战迟早到来，一旦到来则美苏各自将爆发革命，整个世界为之一变，而在此剧变中，独中国自身较安稳——此我之妄度，不足为外人道也。我以 1893 年（中日甲午之战前一年）生于北京，今年为 1983 年，正满九十岁，脑力体力俱衰，幸一身无病苦而已。人或问我养生之道，我答以“少吃多动”四字。人必须节饮食。我既少饮食，更且不茹荤腥，早晚必活动身体数次，故虽老衰却无病苦也。然寿命如何，乃另一问题。有带病延年者，有无疾而终者。我自度或者有一天无疾而终邪！一笑。

漱溪手复

1983 年 11 月 16 日

## 致云颂天

（1972 年）

颂天弟：

来信及抄件均收得。甚欣悦。我囑弟为抄写一通，非徒在保存此文稿，亦在使弟细读一过；不有益于弟，亦必有益于我也。今来信云于诚意章有未能尽晓其义之处，此大好，希望再

来信说明问题，庶可知道其中有待探讨或有待阐明之点。盼盼！

### 漱手复

4月5日清明节

注：云颂天(1901—1983)海南省文昌县人。二十年代中即从著者学习。1928年任广东省一中教员。1931—1934年在杭州问学于马一浮先生并养病。1934—1937年在山东乡建院任导师。抗战中先后在四川南充省民众教育馆、重庆北碚勉仁中学、勉仁文学院任教师、校长、讲师等。解放后仍在勉中任教，至1965年退休。

## 致云颂天

(1972年)

颂天弟：

前于弟以所抄伍学综述一稿本寄我时，即答一信，计今为时甚久。在答信中询问弟于我稿有疑问的地方，切盼明白告我。久不见回音，甚念，甚念。想不是身体不好吧？弟抄件闻经校对，却仍有严重错字未校出：忠恕之“恕”字错写为“怨”字者计四个，又孰为立孰为客之“孰”字错写为“熟”字者两个。其它不计。此非不用心之过，而是精力不足之征。因颇以弟身体为念也。幸便中复我数行！

手问台安

漱 溟

5月25日

## 致云颂天

(1972年)

颂天弟：

寄还我稿收到无误。良庸及马仰乾先生均到京，连日正在为伍先生传记写作问题彼此商谈中。良庸有可能留京，马先生仍须返乡去。兹有良庸前者自粤答我一稿颇好，特寄弟阅之。阅后仍乞还我为盼！

漱溟

据李芸书来信云：弟夫妇身体健康均不如前，甚念念。

注：信封邮戳日期为1972年12月6日

## 致云颂天

(1974年)

颂天弟：

顷间星贤、良庸、渊庭来坐。渊以弟来信出示座众，于是大家共知弟身体情况不算佳好。众意目力不好，即宜节劳，其它均宜注意养息。良庸确见衰老，每每有病。我则顽健犹昔，但因足踝被撞伤，曾入医院十数日。阿平语秉心者当不外此。现在每晨



起著作约两小时，然后进食、散步、习拳。耳聪目明稍减于前，不为碍。知承关注，特以奉告，其它不尽。顺问双安！

漱溟手布  
树荪附笔问候

10月21日

此信正待付邮，适得弟来信祝寿，即不另复。

注：信中所说阿平，为席朝杰先生之子；秉心为云颂天先生之子。

## 致云颂天

(1974年)

前次我询求杜先生身世情况，弟答函则多及其学术思想，甚得要领，我及良庸阅之很觉得好。但我写的有关杜先生身世一段话请仍寄还我。

弟携去良庸所抄《人心与人生》三册，乞注意未后交付涤玄、培志手，以便归还良庸。弟身体精神近如何？我一切如恒，唯夜行被自行车撞倒，左脚轻伤耳。近来少出门。

漱溟

10月27日

注：杜先生名心武，著名拳术家。详见《重印孙著〈拳意述真〉序言》一文（全集卷七）。

## 致云颂天

（1975年）

颂天弟：

祝寿信收到，甚谢。弟妇及昌玉送来许多食品，与昆庸、培昭等同留午饭，甚欢。来信所述病患（气瘕）已函岳大夫请其指教，因我事多，难以远去西苑访之，同时我述说病情亦不出来信所云，故径以来信寄之，兹将其回信及药方奉寄，希斟酌试用，试用效果如何，可再来信也。手复即候  
秋安！

漱 溟

10月7日午

附件：

师座：

尊谕拜悉。初步按云君所函述的病情，试拟两方，服后观效果如何，再事研究。因万里悬揣，未临诊视，恐难方与症合也。

秋深风劲，年事过高，万希随时珍摄为禱！

此请

道安！

学生岳钟秀叩上

注：岳钟秀大夫号美中，河北唐山市人，著名中医。

## 致云颂天

(1976年)

颂天弟：

前以胡时三信及其附件寄弟，嘱弟作复后转广州艮庸者，弟收得否？久不见弟回我信，甚悬念！望见此信后，先回我一简单信为要！春节既过，弟健康如何，至念！手布即问弟全家均好！

漱溟手布

76年2月1日付邮

## 致云颂天

(1976年)

8月2日信收阅。北京感到地震在上月28日黎明时，我在床上如小儿处摇篮中者三四十秒钟，生平经历几次地震尚未有如此剧烈者。京中损失有限，天津以东乃重大耳。艮庸、培宽、培恕等俱平安。北碚知好有垂问者，均请转告之。

漱溟

8月6日夜

## 致云颂天

(1976年)

颂天弟：

今为9月3日，计算弟当已平安抵家，兹写致叶石荪一信烦托替我面交，以我实况告之。另附去我自题《人心与人生》二纸，可粘于抄本前页上。火车劳顿，不必急于访友，吾书亦不忙给人看。

漱 溟

9月3日

**注：**云先生于1976年7、8月间曾自川中来京与师友聚会，一月左右后返回重庆北碚。叶石荪即叶麋先生，西南师范学院教授。

## 致云颂天

(1977年)

颂天寄星贤信从星贤得见之。比较前次颂天寄我信，魔力大有进步，可喜。此病宜药物与针灸并进，似乎尤宜用灸。灸法经人指导后，即可自己行之。

我幸无病，然自觉衰老矣。每天仍伏案写作如常。有时亦

休息一天不动笔。

### 八十五老和尚

8月17日

注：时云先生患中风。

## 致云颂天

(1978年)

颂天弟：

马一浮先生书札我曾于暑期中从刘公纯手存者得读之，深受教益，其中有不少写给颂天者，皆可宝，曾承公纯抄录给我。但惜缺少一篇最长亦我所最钦重的，未及抄取，而公纯今既南归杭州，计弟手必保存有之，烦弟抄写赐我，或托人抄写，或弟慢慢抄之，不计时日。专此奉托。顺祝安好！

漱溟白

1978年12月28日

## 致云颂天

(1979年)

颂天弟如晤：

3月26日信收阅。我以内人于2月中旬跌伤左下肢，迄今五十余日，病卧既久，头脑精神寢致混乱糊涂，虽有女工助理，

我因之亦昼夜生活失去常规，虽在政协请假，而外地来信及亲友枉顾，时需应付，对于弟代抄马老书札即息于答复。来信乃以为我不言之教，实属推想超越实情，非所敢当。最近上海方面准备为熊十力先生开追悼会昭雪，面熟悉先生事情者莫过于我。幼光、世蕃、田慕周迭有征询，均需一一作复。弟处谅得有通知。我拙于文辞，不能撰作，只托慕周代送花圈而已。匆复不尽欲宣。敬祝  
轻安！

漱溪再拜

1979年3月31日北京

注：马老即马一浮先生。

## 致云颂天

(1979年)

颂天弟：

来信收阅。吾妻陈树棻于9月7日故去，既经儿辈送付火葬，我于其同学知交分别通知外，未发讣闻。设非弟来信询其病情，我亦无意专臧报告也。黎光恢惨死，我闻讯甚早，舍侄培忠得电赶去，料理善后，比已回京。此子极好，又于其专业大有创造，可惜之至。王雨医生尚未见到，容当接谈。其余不尽。复问阖家均好！

漱溪

9月27日

注：黎光恢为著者大侄女培志次子，黑龙江省计量院工程师，不幸死于车祸。

## 致马仰乾

(1971年)

仰乾老兄：

顷收得七一年元旦 兄回我的信，又 兄前寄我而邮局转的信，及上农业部报告，各件均悉。兹就来信所提问题和京中情况分条奉答陈白如次：

(一)京中情况以视前数年已经大变特变，首先是党中央和国务院所辖各大小部门单位精简裁并。单位撤消了，人员的百分八九十下放外省，以“五七”干部学校的组织形式从事各种劳动。以我直接有关的事实来说，我的单位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属于党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单位幸存，但与人大常委办公厅、民族事务委员会、宗教事务局合并一处办公。人员除极少数留京办公之外，绝大部分均去湖北沙洋建校劳动（很多全家都迁去了）。属于统战系统的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等团体组织，其单位名义尚存，但已停顿，其人员均随去沙洋。因此机关空起，宿舍空起。又如我大儿培宽工作于国务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其单位名义尚存，但人员均下放湖南衡东草市建校劳动，我的儿妇小孙等全都去了。我次儿培恕夫妇工作于党中央国际联络部东南亚研究所，该部有四个研究所均裁撤无存，所有人员均去河南沈邱地方建校劳动，孙辈均随往。

(二) 由于上述情况，国务院所属各部除少数部门外，大多不存在。农业部与其他部门（如林业部等）合并，等于撤消。所有部长副部长以下人员，除因问题受处分外，亦十之九下放离京。故尔兄的问题现在无从申诉清理，因为当初的人员不在了，当初的卷宗档案亦查觅无着了。兄寄来的报告等于白费事，收到报告的人，摸不清头脑，无从查，无从问，除了不理之外他没有办法。

(三) 除上述党政机关大改变外，其他社会团体如妇联会、如外交学会、宗教团体等均近于没有，或暂行搁置。又科学院所属许多研究所（大约有四十个左右）亦均变动甚大，其人员不少下放外地建校劳动。又如各大学专门院校亦均冷落少人，原有的学生均下放或分配工作，教职员工大半下放，新生（工农兵选来的）为数不足从前学生十分之一。

(四) 除上述人事改变外，京中物质情况亦大改变，拆除许多房屋，特别是1969年冬末备战甚紧，各街巷均挖防空洞，居民老幼妇女齐动手，商店轮流停业而动工。此项工程一年多来愈扩愈大，大街小巷灰土砖石随处堆积，满目皆是。例如良庸旧居房屋即拆改无存，其屋内原有家私衣物亦不知移往何处。兄旧居草厂一带房屋亦均拆改变动（详情不清楚）。城内居民多半迁移，而东郊一带则高楼无数。其他西郊、南郊、北郊亦均有新建筑不少，而以东郊居民区最大。

(五) 由于上述东郊扩建楼房之故，原来公墓远移数十里外，伍先生骨灰殆无众查觅了。不要说原来执据不在手中，即有执据在手，怕亦难访觅。兄于此事自觉有责任，是对的。但不可太执着。人生所贵在精神，不在物质。人身细胞体质随时在更新之中，朝朝非故。临终的体质，并不代表什么价值。何况



既非原来的体质，而是化为灰烬了，何必执着不舍？把发挥伍先生的学说当作第一件〔事〕，而不必执着于此末节，是所望于吾兄！

（六）兄与伍太太及时清去信均无回音，可怪。我处亦久久无信。不过在1967、68年中，时清的女孩曾来京串联，到小铜井见我一面，曾向其询知其家情况；又其兄即时清的男孩（长得高大了）亦来京串联，见面不止一次，述说湛江情况甚详。且似携有其父写给我一信，但记不确实。问其祖母情况，则只知在九龙而已。

（七）兄身体活动仍不可少，以户外散步体操为佳，不宜闷居室内。如能得社队许可来京一行，其往返路费弟均可担任，但到京住处必先部署有着方可动身。否则，到京无处住也。

（八）兹随信兑寄十元，聊表微意。嫂夫人同此致候，不另。

**梁漱溟**

1971年1月9日

兄信问及熊先生，熊先生早故去两年多了。漱身体精神如常，唯内人多病耳。

注：马仰乾先生（1892—1980）广东高要人。早年就读于广东陆军小学。1911年起先后就读于政法别科与广东农林讲习所。1922—1926年任教于广东番禺慎修小学，自此与伍庸伯先生相识并常追随于伍先生左右。1926—1927年工作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事厅。1929—1935年任教于广东省一中、番禺一中、抗战中在伍先生所领导之第七战区挺进第四纵队工作，任医院院长等职。著者于1929年自广东出发，北上考察各

地乡村改进运动，随行者五人中即有马仰乾先生。

## 致马仰乾

(1971年)

顷承

转来伍太太一信，甚谢。此信似在我给她那一信之前发出。故尔，暂不作复。又她在九龙的详确住址，未承开示，亦无从作复也。弟拟略兑些钱去，但九龙用港币，而此间邮局只收兑人民币，不知应如何兑寄法。

兄处如能查询明白，请示知！或稍待她回我前信再说亦可。手请

台安！

漱溟

1971. 3. 1日

注：“伍太太”即伍庸伯夫人。

## 致马仰乾先生

(1971年)

仰乾老兄：

顷奉9月18日手示，敬悉一是。北京不给外地人来京机会，车票既不易购，非持有介绍信亦无旅店可住。请慎重，勿轻试

为妥。艮庸夫妇至今不北来，可供 兄参考。

兄于生活费用屡向农〔业〕部求助，弟不谓然。吾辈无贡献于革命，无权分享革命果实。公家照顾，可以接受，不宜自己要求。且凡事不可勉强求之。强求即为不知命，非君子也。愿兄思之，幸甚！今日中秋即祝秋安！

漱溟手复

9月22日

致马仰乾

(1972年)

仰兄大鉴：

顷者政协已将我许多文稿著作发还给我。基本上无缺失。因而我为伍先生所撰传略数千言未完之稿幸得收回。但未完之部分包含抗日游击工作我写不出，盼兄供给材料。 兄宜将兄追随先生之始末（从如何参加办小学说起），尽可能详述之，以便我采用入传。（不限于游击工作）

漱 溟

10月12日

致马仰乾

8月21日手示奉悉，即转艮庸阅看矣。 兄用按摩法，功效甚

好为慰。假如不劳旁人按摩，而就自己能行者自己按摩锻炼，其功效当又胜多多也。我即自己早起作些摩抚腰肾、脚心等等功夫，以致体力精神俱佳。

兄不妨询于人而试行之。四书诚能温习亦大有益。闭户读书，待尽天年，敬为 兄祝之。其它不尽。即请双安！

漱溟拜覆

9月5日

注：此信约写于1973年至1975年间。

## 致马仰乾

(1974年)

维博出示 尊函，得悉

老兄近况为慰。弟情况如恒。所写评价孔子一文，仅成三分之一，完功尚有待。兄问静坐方法，其法要从数息人手，数到不数，自然人静，耐心为之，无它巧也。此复仰乾老兄。

弟漱溟

3月3日

## 致马仰乾

(1975年)

仰乾老兄：

维博出示来信，得悉近况为慰。关于失眠问题，请查阅我所写伍先生学说综述一文，便于其关键所在可得了解。盖我自年轻时即有严重之失眠症，四十岁后犹且屡屡患之，故深有体验也。今老矣，转而不成问题，但亦非睡眠甚好，只因精神用于写作，志足以帅气，故得超越问题耳。良庸颇见衰老之象，时常有病不大而乏力，振作不起来，亦只有安之而已。伍先生传略稿收到。杨遂良有补充否？手复不尽。敬祝平安

弟 漱溟拜手

7月11日

## 致马仰乾

仰乾老兄：

12月15日来信敬读。漱著《人心与人生》一书，有唯心主义之嫌，而唯心主义是反动的，不敢出以问世。自1953年9月后，20多年来无缘与毛主席见面或通信，亦不能请示出版问题。此书稿只有留待我身后有机会出版耳。好在抄存多份，不虞其

湮没也。劳兄关注，不胜感谢！覆请冬安！

漱 溟

注：此信无日期，估计当在 1975 年前后。

## 致马仰乾

仰乾老兄：

顷由陈维博交来手书，敬悉种切。承惠炼乳等项食品，谢谢。兄目力不佳，正好闭目养神。致维博书论及静坐之法，甚望加意行之，幸甚，幸甚！弟少兄一岁，身体精神一切如常，堪以告慰。良庸则似有衰象矣。专复敬叩春祺！

漱溟再拜

旧除夕

注：此信约写于 1975 年。

## 致马仰乾

(1976 年)

仰乾老兄：

顷奉到 7 月 3 日惠书，敬悉健康胜常，至为欣慰。承

示有兴北游，固以得聚首为幸。但闻外地多有不靖，铁路交通时或中断，高年远出似非宜也，希慎重考虑之。良庸居留广州半年，比已回京，虽无病痛，却衰老乏力，从不出门，只有我去看他，他不能来看我，不如老兄多矣。专此布复，顺祝双安！

漱溟叩

1976年7月9日

## 致马仰乾

(1976年)

仰乾老兄：

惠复一缄敬收甚谢！

良庸久病不愈，今已逝世。多年老友，总不免此分别。所幸他无甚痛苦。我曾语他说，我亦不出一二年亦将去矣。虽然我身体健康，亦不例外也。其余不尽。手祝台安！

漱溟拜手

11月23日

我仍在写伍先生传记 附及

注：黄良庸先生1920年与著者相识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追随左右五十余年。1976年11月23日病逝北京，终年76岁。

## 致马仰乾

(1977年)

仰乾老兄：

2月20日惠书收读，得悉起居均好。安排温习《书经》、《诗经》、《易经》而玩味之，此于身心大有好处，甚佩服钦羨。兄长我一岁，计为八旬又六；我八十五，亦幸安善，可以告慰。

伍先生传记专候劳士正兄回信乃得继续着笔。盼兄就近促其早回我信，是所至幸！并请代我向他问好！手此布复，顺祝吉祥！  
诸位世兄眷属均候。

弟 梁漱溟再拜

2月27日

## 致马仰乾、周泽甫

(1977年)

昨承 劳步过我叙谈，至幸至畅。关于任潮、庸伯两先生往事，多有弟所未详悉者，乞 泽兄摘要记录出来，惠示为感！此事不须急，不妨从容为之。手此敬上



仰乾  
泽甫 两公左右

弟 梁漱溟再拜

## 致马仰乾

(1977年)

仰乾老兄：

顷闻将于月内作归计，吾两人均在暮年，今生恐难言再见之期。弟著有关《如何评价孔子》一文，又《东方学术概观》一文，尚思呈教

公能垂阅乎？其容面谈，不尽。手此敬请  
大安！

弟 漱溟拜手

1977年10月2日

注：时马仰乾先生来京小住。

## 致马仰乾

(1979年)

仰乾老兄：

新年1月2日来函敬收读。承垂询各点略答如次——

《礼记》一书为儒家重要典籍，《大学》、《中庸》均出于其中。宋儒乃抽出来特加宏扬者，其它如《乐记》、《学记》、《礼

运》、各篇均极重要，宜细读之。

《易经》自是儒学之所寄，有汉宋两派，汉儒注重象数，宋儒注意哲理而开导于晋王辅嗣。漱缺乏研究，心窃好之而已，其中《系辞》百读不厌。自来究心《易经》之著作有六百多种，知交中□研究者（如王平叔、裴雪峰）。我忙于奔走国事亦未及请益，今其人均故去矣。伍先生之恩师周孝怀先生有专著一大部书，曾承惠赠亦愧未研读而遗失之矣。伍先生得儒学精髓，虽未闻讲谈及此，度必通其旨要，惜亦未请教。

漱脑力体力渐衰，幸无病苦耳。临楮不尽欲宣！

弟 漱溟叩

1979年1月9日拜复

注：伍先生指广东番禺伍观淇先生（字庸伯）。马仰乾1978年致著者春节贺信中有云：“伍先生《大学》讲稿，发前人所未发，而先生不著书，梁先生为之书并撰传略。今春五届人大，我希望此《大学》讲稿能公开出未献礼。中央不少好古人物，若能证知其关系古学术，不难一言而办。”著者在信上作如下批语：“老兄不接近中央，何由知有不少好古人物？纵有其人，谁敢出面为孔子说话？老兄在发梦呓！全然不识时务！批林批孔是毛主席亲自发起领导的，谁敢有异议呢？”

致马仰乾

（1980年）

仰乾老哥如握：

迭从陈维博处得闻起居久安各情，至为念念！

人生无常，却应随遇而安，一切平淡处之，亦即清静宁静处之，不存好恶之情。信佛者可以念佛，或怀念生平所敬仰一位师友，则其它杂念俗情为之屏除，精神收敛不颓堕，身体自然要好一点。弟少于吾哥一岁，幸无病苦，但脑力体力衰减，亦自然之势耳。专此申敬，并祝康宁！

弟 梁漱溟 手上

1980年1月28日于北京

## 致马慧明同志

(1980年)

2月23日来信诵悉一切。我与令先尊由于伍庸伯和李任潮两先生的关系而得相交，先后四五十年之久，受益良多，只最近两年乃因南北远隔未能把握，但仍然书信往还，互通情愫。但人生难期百岁，令先尊先我一步而去，我亦衰颓，不知能活几年也。令兄弟姊妹平素均能尽孝，此时则各自保重，尽心于各自工作，无负于社会国家即为尽孝之道。远承下问，敬贡所见如此。陈维博所说写些侍亲日记之类，亦复可采，似可由昆仲各就回忆所及会萃成篇。希酌之为幸。专此布复。即问孝履。不尽欲宣。

梁漱溟手覆

1980年2月29日于北京

注：马慧明为马仰乾先生之子。马仰乾于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被“遣送”离京，回广东番禺老家，故信中说“南北远隔”。

## 致李朴生

(1980年)

朴生吾兄：

顷奉

手书

惊喜莫名，久别数十载，不期各臻耄耋之年矣。世局变化以致睽隔，今幸得闻 兄嫂安善如恒，白首偕老，曷胜歆羨之情。我殊不然，1936年先室黄氏靖贤病故于山东邹平，1944年我在桂林继娶陈氏树棻，不意陈又于去年故去，老年丧偶不无悒悒，兄其何以教之。犹幸儿孙随侍左右，此身一无病苦，此可告慰于知交者。我生于1893年重阳节日，俗寿八十八，体力、脑力俱衰，而外缘不减。海外异国人士来访我者先有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凯瑟琳·林琪女士，以我的乡村建设思想为其研究专题。又有Guy S. Alitto 先生著The Last Confucian 又名《梁漱溟传》一书出版后来访北京，谈话兼旬，将于其所著有所修正。其人返美任副教授于Californian 大学。最近来信邀我明年春季赴美讲学。我自忖衰年生活习惯凝固，顾虑于新环境或难适应，尚在考虑中。附此奉闻。敬候

兄嫂双安！

**梁漱溟拜手**

1980年12月8日付邮

**注：**李朴生先生广东人，1930年、1931年曾参与《村治》半月刊编辑工作。

## 致李朴生

(1982年)

朴生吾兄如晤：

顷奉1982年12月12日寄来祝贺新春手书，藉悉相念之雅！曷胜心感！尊况佳好，每因雷洁琼女士游美返国闻其道及，固极欣慰也。前年我原有应邀赴美国讲学之议，顾蹉跎未得成行，今则体力日衰，九十之年惮于远行矣。（我以1893年生于北京，俗计为九十）日常饮食起居生活习惯凝固成型，欲静不欲动。遥念良友，不得欢畅把握，谅同此恨邪。肃此敬祝  
俪福！

**梁漱溟再拜**

1982年12月21日

## 致王星贤

(1974年)

顷间为我顾虑的问题未及面答。吾自信此一生是负着沟通

东西古今学术思想之使命的。一生遭际都非偶然幸致。年来胸怀只有尽我责任之一念，相信一切皆在天命中。假如有什么祸福、荣辱、得失到来，完全接受，不疑讶，不骇异，不怨不尤。同时亦好像使命是历史赋予的，必然没有问题发生也。质之高明，以为如何？拙稿可先从未曾看过者看起，如需翻查前边，再检看之。良庸去年到京曾看了第一二册，尚未看第三册。且待兄看完三册后，再交他阅看。即上  
星贤兄左右

漱 溟

6月3日晚

我态度坚强、稳定，兄不难从旁看出。

注：王培德先生（1901—1990）字星贤，山东威海市人。192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后在威海、杭州、桂林等地中学或师范任教。1939年任教于浙江大学。1940年在四川乐山复性书院随马一浮先生工作学习。译有《修墓老人》、《钮可莫一家》等，并编校有《荀子集解》、《礼记集解》、《朱子语类》等古籍。著者任教北大时与之相识。信中所说“为我顾虑的问题”，指当时“批林批孔”中因持反对态度可能产生的后果。

## 致王星贤

（1974年）

兹拟于星期日游香山，准早七时半至八时前在香山公园门

口会齐进园。如天气不好，有雨或风大，即改期于星期二。星期二再不好，则此游作罢。此致

星贤兄

漱溟白

星期五下午付邮

注：明信片上邮戳为 1974 年 10 月 25 日

## 致王星贤

(1974 年)

昨游归来抵家已四时，自晨六时出门，一整天竟不感觉劳倦，亦殊自讶其如此耐劳。念弟等均年高，不知劳累否，特致慰问。余容再谈。不尽。

漱溟手布

## 致王星贤

(1975 年)

理想要必归合乎事实。道德只不过人生的实践而已。

仁——最高理想，然而仁者人也。

马克思主义就社会发展史之自然地必然地事实趋向来发挥其理想主张，理性与理智合一，其不失为一种较好的伦理学者在此。

西洋是阶级社会就要讲阶级斗争以求向上发展，列宁之崇尚斗

争在此。中国缺乏阶级，厌弃斗争，如我所说（见《中国文化要义》）是散漫而和平的社会，我们的感情当然与列宁异趣。

以物付物，不必是此而非彼。

见解不隘，心量自宽。

右答 星贤兄之问。

漱 溟

1975年9月10日

## 致王星贤

（1977年）

星贤老弟：

春节将届，如往例 弟总是惠我糕点和酒，今后请改换一下，请就近在朝阳菜市场，觅购一些蔬菜，如黄瓜、柿椒等，总之植物性的东西，有合于我素食的习惯者，但均不必多，便中送我处，再不必惠赠其它东西。幸甚，幸甚。手此顺祝春祺！

老僧合十

2月3日

## 致王星贤

（1977年）

顷间承 枉顾失迎为歉。我午后散步，去米市胡同内扁担



胡同（今改称平旦胡同）觅十四岁以前故居，虽隔越七十年尚可认识，兼访视附近一带街巷如南横街、官菜园上街、珠巢街等处，皆往昔旧游之地。归来甚晚，不拟答访。

兄得便乞劳步过我是幸！又

尊处如有苏东坡诗（不一定要专集）乞顺便携来，借阅数日。如无之，即作罢。顺问

台安：

**漱溟手布**

7月13日晚

**注：**著者1909年前住于北京宣武区米市胡同内之扁担胡同，此后移住崇文门外纓子胡同。

## 致王星贤

艮庸、颂天是我们珍贵的朋友，艮庸既去，今颂天似乎难久。先是颂天小女之婿来报告其病情（月之十八日），我当写信慰问之。不意颂天亲笔回我一信（月之二十七日），字体不整，兹附去一阅。我原期 弟来我处面谈，多日不见来，只好托维博送上了。其它不尽。

**漱 溟**

即日午后

**注：**云颂天先生患中风约在1980年前后，病逝于1983年。

此信当写于1980年前后。

## 致朱谦之

(1979年)

顷得

来笺知承

关注，感谢感谢。我向领导上提出因年老力衰祈求与儿孙同住一层，至今既经两年，初时亦派人查询情况，称为设法，但久无下文，年前又写信促问之矣。如有迁居之讯息，必当奉告也，手复顺祝

俪福！

漱溟拜手

1979年1月28日

即夏历元旦

## 致何绛云

(1978年)

绛云仁姊惠鉴：

前者迭次奉到

仁姊从梧州、广州惠赐书缄，近者大驾返来京寓，又承两度移步视我于家，曷胜心感欣幸。惜我最近自觉老衰，惮于独自远出，迟迟未能答访，歉何如之。为此专缄布臆，敬乞 谅宥，是

所至幸！临楮不尽欲宣。暑雨秋凉统维  
起居珍摄！

### 梁漱溟再拜启

（时年八十六）

1978年7月15日

注：何绛云女士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朱谦之先生之夫人。  
朱先生早在北大求学时即与著者结识，数十年交往不  
断。

### 致何绛云

（1980年）

顷得惠书，知安抵南宁，可避北方冬寒，甚慰甚慰。1957年春  
仆曾因广西改壮族自治区事奉命宣慰汉族同胞，短期小住，回  
首不觉二十余年矣。光阴易逝，岂不然哉！手此敬问  
旅安！

漱溟拜手

1980年11月

### 致何绛云

（1982年）

绛云仁姊：

顷奉贺年惠笺，藉知 台候必然清吉，欣慰欣慰。敬此肃复，恭祝春肇！

梁漱溟再拜

1982年元月于北京

## 致唐君毅

(1951年)

君毅兄：

久久未通讯，不审 尊况如何，太夫人是否奉养在港，并以为念。国内情形总起来一句话：“中华民族一新生命的开端”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惜彼此远隔不得把握面谈。今夏到重庆，晤李源澄兄，对 兄一致怀念，因而相商如何劝驾北来。当时决定由源澄寄书左右，征求同意；得复同意，再由我征问政府意见。适有钱肇新君自贵州来信，专以劝 兄北归之事嘱托于我。因即以钱信寄源澄阅，并促问其久无消息之故。兹得源澄复书，附奉一阅，并作此缄奉讯

尊意。盼见复。此外则有巨赞法师亦甚关怀足下，曾以此事为问，兹并举以奉告，俾足下知此间朋友之意略同也。张嘉仪玉川近通讯否，彼是否尚在日本耶。余不尽。即问安好！

漱溟手上

1951年12月31日

## 致唐君毅

(1974年)

君毅老友：

二十多年南北睽隔，末由合并一畅所怀为憾。幸我老迈之年，精力不衰，或犹有把晤之一日耶？不敢知矣。我答胡时三来信附请

一阅。尊况如承见告，可寄北京全国政协转交。往者友人周植曾到香港后，据云常与君毅见面。他每届西人圣诞节恒寄我一贺片，略附问候语，我亦必答之，如是者多年。最近两年忽不见有贺年片来，又亡失其通讯地址，遂断联系。君毅能为我询知其情况否邪。其他不尽。敬问合家安好！

漱溟拜手

1974年1月5日

## 致唐至中

(1983年)

6月3日来信收阅。久阙联系，得此欣慰之至。令兄君毅先生学问造诣甚深，我尝摘录不少其精粹语于手册，至今保存，独叹其竟先我去世，又隔海数十年不得把晤为憾也。犹幸其生前著述曾先后邮寄或经人携带到京者不少（注：经海关扣留者亦

有两次)，例如：一、《道德自我之建立》一书即经我摘抄者，惜原书遗失了。二：《中国哲学原论》六册，现存有之，惜未及细读。三、《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上下两册，未及细读。四、《思复堂诗集》（影印本）略读。五、台湾版《唐君毅先生纪念集》一厚册收阅。我今形寿九十正，虽无病苦，而精力衰颓矣。又时时被邀集开会，又来访客人多，且时有外宾，必须应对，甚且长谈也。勿复不尽欲宣，诸维亮察是幸！

漱溟手复

1983年6月8日于北京

注：唐至中为唐君毅先生之妹。

## 致岳美中

（1977年）

《岳老医案选集》粗读一过，于其中谈医理处，但有欣赏不能提任何意见。例如《炙甘草汤治心动悸脉结代》一篇（见74—78页），一问一答，剖析入微，最启人思路，大有利于后学之士。其它篇亦有类乎此者，但惜言之简约耳。世不乏好学深思之士，必当注意忽！

此外就文字末节指出疵瑕几点，略供正式付刊时之参考：（一）在此稿本中各篇大都出以岳老自述口气，则行文上似应一律从同。如有从学者记述岳老之言词，必先明白点出。不意论痰核一篇（见156—158页）末尾突然两见“岳老”一词，显然体例不合。（二）各篇错字不少，亟应校改，我随见随手标出一

二，不过一斑而已。

### 八十五叟梁漱溟（印）

1977年3月

注：岳美中大夫（1900—1982），字钟秀，河北滦县人，著名中医。岳大夫之同乡好友裴占荣二十年代求学清华国学研究院时与著者相识，岳大夫因亦与著者结交。

## 致岳美中

（1981年）

美中吾兄侍右：

好久未得奉看，近想饮食睡眠均好为祝。兹因陈维博趋候之便，顺致薄礼，希晒纳。不尽欲宣！

梁漱溟顿首

1981年5月17日

## 致孟宪光

晓阳弟：

像片收到，因无信来，不知孟泽、孟溟各人情况如何。希便中以其情况告我。我身体精神俱佳，老而不衰，天天撰写不辍，待各需写之稿写出，完成此生应作之事即可去矣，一切无

所容心。

其他不尽。

漱 溟

2月2日灯下

注：孟宪光先生字晓阳（1910— ），河南荥阳人。河南村治学院学生，后在河北定县平教会、邹平山东乡村建研究院工作。“七七”后参加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四川璧山县平教会实验区工作。孟泽、孟溟为孟先生之子。此信约写于1976年。

## 致孟宪光

（1976年）

人生寿数，毕竟有限。我既八十有四，一俟应写书稿写完，当然可以去矣。特赦蒋帮的人员，全为针对台湾而发的一策略手段，恐怕弟之公民权问题不在其内。弟要写信自亦无妨。写信申诉的对象只有写给毛主席之一途。——我想如此。党中央反右斗争激烈，你从《人民日报》可以看出来。

为答 弟之所问，故就来信纸尾写此数语。其他不尽。

八十四老叟于灯下

76年2月21日



## 致孟宪光

(1976年)

晓阳弟：

今收到你寄来的糯米、冬菜。谢谢。

上次你信内有为你的政治待遇问题写信中央申诉之意，我以为不必写信。假如你要写信，我不阻止。信皮可写北京中南海毛主席办公室公启。其可能的结果有二：（一）是如石沉大海没有下文；（二）是办公室折看后，交下主管机关核办。主管机关是谁，办公室自然知道，我们不知道；这样就达到申诉的心愿了。至于主管机关如何处理，无从预料。它会不会置之不理，亦难说。总之，申诉者不致因申诉得罪，除非它交下南充来，南充官方发怒耳。这是我的推测。其余不尽。

八十四老叟手白

2月25日

## 致孟宪光

晓阳弟：

3月25日来信，29日收阅。前次承寄糯米五斤早经收到无误。内人身体多病，但不要紧。她颇以孟泽、孟溟学业工作情况为念，希函复为幸！至于我身体精神，顽健犹昔，非其他同年纪人所能相比。每早起伏案握笔写作，并

不闲散，而是振作的。手此布复，不尽，即问吾弟及侄辈均好！

漱溟树荪

3月29日

注：此信似写于1976年。

## 致孟宪光

（1976年）

顷收得此信，知承弟等关注。地震余威虽及于北京，但只城内旧屋有坍塌，损伤亦不甚多。我居东郊外，培宽居西郊外，培恕居北郊外，各都是新建楼房，较为坚固，幸无事也。乞释念是幸！

漱溟即复

1976年8月16日

## 致孟宪光

（1976年）

昨答晓阳一信当先此得达。兹从故纸堆中拣得弟妇戚荣光手笺，特寄泽、溟保存，以为我两家关系之纪念。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中弟妇来京在小铜井南屋相见，记忆犹[新]，不觉又是十年矣。

荣光文笔甚佳，惜非墨色，易于日久模糊耳。

八十四叟漱溟白

76年8月17日于北京

注：孟先生之夫人戚荣光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 致孟宪光

(1977年)

久久未通只字，顷得来书为喜。泽、溟等有意投考自亦甚好，但人生唯求不愧衾影，无负于社会供养，不必求荣利涂饰世人耳目，必识此义方好。我今年八十有五，表面尚健康，实则老衰，大不如前矣。儿孙辈均好。复问老弟身体精神俱佳。

漱溟

七七年十二月七日

古语云：独行不愧影，独寝不愧衾。

## 致孟宪光

(1978年)

晓阳弟如晤：旬日前收得

弟寄我一册《大众医学》第五期，其中有同衰老作斗争等文，对

我甚有用。年老腿先衰，信乎不差。但我仍尽力走路，不多乘公共汽车（除非有人陪伴），每晨起床前有锻炼活动。知承关注，特以奉告。顺颂  
兴居百益！

漱溟手复（印）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孟泽、孟溟均在念中

## 致孟宪光

（1979年）

晓阳老弟：前日答一信，计当先此得达。兹更答来信之第二纸。鬼神有无问题弟尚疑莫能决。凡于事之不晓然者辄存疑：这谨慎态度本来是好的，不可附和流俗以不信鬼神自诩。鬼神是有的，但如基督教之上帝、回教之主真、直宰、人生祸福皆出于宇宙唯一大神者则属迷信耳。兹抄录我近写文寄弟阅之。余不尽宣。

八十七老朽手书

（梁漱溟印）

注：所附抄件为《佛法大意》；已收入全集卷七。

## 致孟宪光

(1979年)

晓阳老弟：来信八纸又附一纸均阅悉。兹分条作答如次：

台湾回归祖国问题，因中美建交而提到日程上来，政协小组座谈连日均在讨论。小组内有原国民党将领如杜聿明、范汉杰（故去了）、宋希濂、黄维等，各表示〔愿〕效力。我因过去奔走团结抗日而参加两党和谈，亦表示愿为台湾之行。他如刘斐（同张治中、邵力子等北来谈和的代表之一）亦发表一致台湾蒋等的信；此固人人应当尽力者。

然台湾方而虽因美军撤走，失去靠山，而中美之间有默契，我们决不用武力解决问题；此不用武力一层，不能吐露出来自缚手足，却尽在不言中。

以此之故，蒋经国有恃无恐。台湾局面依然很稳，国际上虽觉孤立，其社会经济繁荣却与南朝鲜、新加坡等处媲美，此不可不知。来信“台湾不足以自存”的话恰好不然。——此层最重要。

台湾终必回归是不成问题的，但时机不能定，因世界大战虽不可免，但迟早正难说也。

末后，假若领导上同意我访问台湾，而且居然能够成行，则随行人员自以吾弟为适宜。——此其可能性甚少。

其他不尽欲宣。复问  
安健！

漱溟手覆

一九七九年元月十八日

## 致孟宪光

(1979年)

顷收到寄来岳美中医师治老年病经验一书。收阅后乃知弟不悉岳老与我为多年熟友，今在京时常会面，此书我固有之，不劳邮寄也。岳为唐山附近狮子庄人，经裴雪峰介绍来山东随我工作，然先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相识，他以师称我。陈可冀亦是熟人，今为中医研究院副院长，曾随岳老参加福建省中医会议，我亦以旁听而同行焉。岳以1900年生人，今八十整寿，惜瘫痪卧床矣，往年为毛主席身边中医，经常驻中南海也。岳尚有其他著述，我均承其相赠。陈亚三在世时，为其谈医之友，至相熟。我今八十有七，渐形衰老，步履缓慢，十分健忘，其他如常。唯内人跌伤左下肢，卧病在床，大小便及饮食均需人助理，我不免受影响。弟情况想一切安善。余不尽。

漱溪

一九七九年五月节后二日

## 致孟宪光

(1980年)

12月21日信收阅，兹分条作答如次：

(一) 赠我被面或可合用，裙衫则容转寄广州。因培昭侄既回南也。

(二) 来信所云任光全，尚未见其来；若来自当接待一谈。

(三) 关于孟泽的婚姻问题我写一点意见，望转寄之。

(四) 来信对蔡先生(元培)有误会。蔡先生笃于伉俪之情，有悼念他的黄夫人一篇文章曾印出给朋友亲戚看；我就曾看到的。但他对于将来的共产社会预测其社会组织结构变化，可能出现男女离合容易，儿童公育，不像有牢固的家庭耳。(须知家庭制度与财产和物质生活有关系。)

(五) 西洋社会从古至今表显为集团和个人敬重敬轻之变化转易(此与宗教有关系)。中国社会组织重点在家族家庭，集团亦是家族集团，个人最不显著。《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既详言之，应注意看。

美国朋友艾恺来信云美国有三个大学邀我去讲学，我犹豫未定；年老惮于远游也。余不尽。手复

晓阳老弟

漱溟于北京

### [附件一]

社会结构以时变迁，往昔儿女婚姻为父母职责，今世则归个人自主，于是乃兴恋爱之风。

男女配偶原属身体生理的事情，但人是不同于动物的。在动物生活上其头脑为身体生理而用，即心为形役；然在人则否，人有形为心役之可能，即是头脑精神统率乎身体形止。可能非必然，即是可此可彼，可以振作可以提高，亦可以堕落下去。

人当力争上游。如何力争上游呢？则为人行事出以真诚是已。

在男女相悦之时当郑重其事，不宜苟且，即此时宜有心，即心为身主；若失心而任从身体则邻于禽兽矣。人们试反躬自省，

彼时我曾如何，当前我应如何？

我闻孟泽为婚姻问题烦恼，特写此纸指点之，幸留意焉！

梁漱溟（印）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附件二]

我一生至今天，从来不会做诗词韵语，此诗当然不是我作的。

晓阳为至熟至熟的门生；你曾见过或听说过我做的诗词吗？

注：附件二写在孟先生抄寄来的一首七律诗旁。该诗有“淡抹浓装务入时”，“辜负掌中笔一枝”等句，诡称为“梁漱溟作”。

## 致孟宪光

（1981年）

晓阳来信匝月，我久置未复，亦遂忘记。顷间马毓民来坐，询及之，乃检觅出来。艾恺最近来信，对于邀我去美国讲学之事，不复提及，因美国方面已打消原议也。据闻有林同济教授被聘往讲学，即于讲台上晕倒丧生。林年七十余耳，我行将九十，岂不危险更大，虽经艾恺解说梁虽老却无病，美方终不放心，如此免于远行劳顿亦好。艾恺拟访问南阳镇平内乡等处，需要弟陪伴同行，义不可辞，更无第二人合适也。弟教书多年矣，亦可休息，活动活动。孟泽近况如何，同在念中。余不尽。复



问近佳!

**漱溟手布**

1981年7月9日

## 致孟宪光

(1981年)

晓阳弟:

顷收到新疆七一棉纺厂董景阳君寄给我葡萄干一包，附有一战，乃知为弟所嘱托。兹写答谢信，希弟加封转去为幸！弟元月6日信早收阅。关于我去美国讲学事最近艾恺无信来，我因翻译和陪伴同行之人难觅适合者，同时自己亦不积极想去。弟所推荐之人为妇女，又素无一面，可以不谈。至如台湾日本之行更谈不到。我身体如常，唯老年健忘、迟钝，亦憚为远游之一因。手布顺问教安！

**漱溟于北京**

1981年2月30日

## 致孟宪光

(1982年)

艾恺此信系在美国付邮，我收到信时，他夫妇已随旅行团到京并通电话给我。次晨绝早他们来看我，小坐即去。他们行动不

能脱离团体；团体共有男女三十人之多。旅游行程早经排定，据云不去桂林，却去西安昆明等处，末后离上海回国。晓阳的信恰在艾恺走后收到，无法转交，特行退还给你。其余容俟你到京面谈，此不尽宣。

艾恺有意访问宛西，但此次行程却〔未〕包括宛西在内，未曾询知其计划如何。

漱溟手白

1982年6月7日

## 致孟宪光

（1982年？）

五月四日来信收阅。艾、陈各信阅了。不去镇平亦好。

梁式堂先生有两个侄子，一名劼恒，一名劼诚。劼诚曾一度任邹平县长，其人是坏人，最坏不过。劼恒为人尚诚实，是在日本学林业的。劼诚曾调任莱阳县长，也分设乡农学校，沽名欺人，后来跑去台湾。

其他问题待面谈，此不尽宣。

漱溟手白

注：美国学者艾恺曾有意邀孟先生陪往河南镇平从事调查，后计划改变。梁劼诚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创办之初，曾任邹平县长一年。梁劼恒亦曾在邹平从事林业工作。

## 致李渊庭

(1972年)

渊庭：

兹以马先生、黄先生先后到京，特约旧友王星贤、郭大中十九日星期天午前十一时在西单素菜馆会晤，希望你能来相会。其他不尽。

漱溟

11月16日

此纸托黄先生转致

又注

注：“文革”开始前，马仰乾、黄良庸、王星贤、郭大中、李渊庭及著者，每周常在公园会晤叙谈一二次。后马、黄被遣返广东，多年后重返北京。

## 致李渊庭阎秉华

(1975年)

渊庭：

秉华：

久久不见矣，未悉你们一切情况都好吗？顷因慕周信内提及，所以才写此信。便中回我一信为盼！黄先生去广州已久，最近病住医院中。我幸顽健如恒。《人心与人生》写完，又写《东

方学术概观》，亦已写完，仍在写其它零篇文章。

其它不尽。

3月21日

八十四叟漱溟书

## 致李渊庭

(1975年)

渊庭前借阅之新译《天演论》希送还我。我写《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一文对外不公开，渊庭秉华可以看，有一抄本可以来取。

漱溟白

## 致李渊庭

(1975年)

黄先生病情严重，已电广州其子女来京。你们知之否？我近亦有小感冒，不出门。新写出《人心与人生》第十七十八章，便中可来取去阅看。其他不尽。

漱溟手白

13日

## 致李渊庭

(1986年)

连日开会，顷幸结束，静待开第六届全国大会了。若来访谈，先电约好，免得空跑。《唯识述义》第一册，我有存本，所惜第二册竟百觅不见，故此第一册仍付还于你处。我一切如恒。顾问清吉！

漱溟手白

6月2日

## 致李渊庭

(1987年)

最近几天有广西乡友来看我，谈及过去事情。回忆 弟曾伴我返广西一次，惜其时许多事情我今均记忆不清，推想老弟或者尚有印象，补我所不足。再则四川北碚来人访询过去我们旅居重庆某校事，弟曾参预其间，亦想谈一谈。彼此均年老想多见面，心知

弟来我家不易（路远之故），希斟酌为幸！

秉华同此致候！

漱溟手启

1987年9月23日

注：“返广西一次”，指1935年1月末至3月末之广西访问。

## 致徐树人

(1974年)

树人老弟：

来信收阅。久失联系，得此甚喜。但惜叙述尊况简略耳。所云退休者，仍在银行工作乎？信皮地名与信内所开非一，岂与家属未同住乎？弟虽年纪略小于我，计必七十有多矣。然乎，否乎？我今年八十又一，身体精神均佳，起居有定时，饮食有定量，吃素已满六十年。每日研究写作不辍，性之所好也。大儿培宽在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儿媳在北京大学工作，有两孙。次儿培恕在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儿媳同在一处工作，有孙男女各一。他们各因工作关系，均未得与我同住耳。我住北京东郊新兴里七楼内1—3号，有信寄此为便。复问均好！

漱溟手布

4月7日

**注：**徐树人先生（1898—1989），江苏吴县人。早年就读于青岛德人所办之兰森大学，1928年任职河北省府，1929年任河北东光县县长。1931年与著者相识，33—37年在山东乡建院工作，曾任院长秘书、邹平实验县县长等职。抗日战争期间，在湖南永顺县任县长、湖南省府任秘书，川湘公路驻湘办事处主任等职。1958年被审查，四年后退职，工作于街道工厂。

## 致徐树人

(1980年)

树人老弟如晤：

前些时得慕周自川中来信，述及他与 弟见面时情况，嗣又得

老弟手书，更悉尊况。甚慰，甚慰。独惜来书字迹草率，虽可辨认，究鲜从容之雅致；此或一时高兴之故欤。我痴长数岁，身体无病苦，但头脑精力不大如前，步履亦慢了。夙有失眠症，现在衰老更难得好睡。素食垂七十年，似甚得力，且秉“少吃多动”之训，每日活动身体，不敢怠惰。但太极拳却忘记不少，曾记得 老弟于太极拳颇有功夫，度必练习如恒耶。我所撰《人心与人生》一书脱稿已久，尚待出版耳。今夏迄秋先有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林琪女士特为研究我的乡村建设工作访我于家，陆续谈话十四天（均在午前），后又有美国加里佛尼亚大学艾恺教授来访我于家，则泛谈我一生的思想和活动，亦半个月之久。此公撰有《梁漱溟传》一巨册在美国出版，日昨且有信来，邀我赴美讲学，若能协议，则成行将在明年四五月间也。不久前有邹平人崔有志君自成都来信给我。又有范姓者自邹平县东关来一信。附此奉闻，不尽欲宣。

漱溟手布

1980年11月5日

注：林琪女士(C. Lynch)时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读博士学位。

艾恺 (Guy S. Alitto) 之《梁漱溟传》(The Last Confucian—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 国内有中译本。赴美讲学事, 因故未实现。

## 致田慕周

(1968年)

顷间令女婿孙君来访, 坐谈移时, 适在暑期, 因以西瓜供客。关于我的身体精神及内人的精神情况, 我们起居生活情况, 彼当能以所见回报于弟等也。关于弟等身体精神情况亦曾向其询悉一切。顺弟一向有欠健康而弟则老壮, 一如我之与树棻, 何其巧合耶。孙君今日去东北, 且将到天津等处, 然后回京仍有西安之行。承惠之蘑菇、果酱、肉松各件均由孙君交来, 甚谢谢。闻农侄尚未结婚, 此却与宽恕两儿之迟至三十二、三乃结婚者为近, 符合国家政策。宽儿(年四十三)今在湖南, 恕儿(年四十)今在黑龙江, 据彼等来信均以“壮劳动力”见称于人, 证明身体均健。附此奉闻, 顺候  
合府清吉!

漱溟

8月13日下午

注: 田慕周先生名镐(1908— ), 河南开封人。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法律系。次年赴山东邹平参加乡建理论讲习会后, 留邹平工作, 历任研究院编辑、乡建人员训练部、乡师教师。1935年任邹平实验县府第一(民



政)科长。日军入侵后随部分乡建同人往四川南光省民教馆任导师班主任。1940年后在四川省府及行政院任职。著者晚年著述之缮写工作，多赖田先生完成。信中说两儿“均以壮劳动力见称”，指“五七”干校劳动。

## 致田慕周

(1969年)

慕周 22 日写来的信收阅，知农侄结婚为喜。顺寿足部肿块既是良性，可以不必割它。我右肩头有一良性肿块，医云可割可不割，无关紧要。十几年来我未割，丝毫没有问题也。沪市疏散度未必加紧，此间不紧也。二十六号文件我们亦不知其详。世界大局如来信所分析，大致不差。备战仍须备战，战机非迫近很明白的。但兹有奉告者，我的住处可能将有迁移。现在住房大狭小，令亲所目睹。我有意迁换，尚未提出，而政协忽于 5 月 20 日来人询问我是否感觉住房不方便，我当然以实情告之。昨日果由市房管局来人向我了解情况，其为政协转知他们来看我的无疑。他们虽不肯透露什么话，其为考虑替我迁换地方亦无疑也。我天天从事写作（写《人心与人生》），似空闲而不空闲。身体精神一如令亲孙君所见之顽健。只儿孙俱远隔千里，少得弄孙趣耳。我无事不写信，不必盼我的信。通信地址若写明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转我，无不可收到者。其余不尽。手问安好！

漱溟

5月31日

**注：**著者时住鼓楼铸钟厂胡同一大杂院。儿孙辈在湖南、黑龙江之“五七”干校。

## 致田慕周

(1972年)

来信促我寄稿，不知我写稿不是容易事。手中现无成稿可寄，而且何时有成稿可以寄出尚不可知。正在着手写定的一章，恰是不好写的一章。每写出一些，辄不满意而作废。自度全书之成尚须二三年时间也。我身体虽好，脑力之活巧不如前，此无可如何者。盖身心修养，在近八旬人已来不及了（应当早着力，惜已迟）。此复  
慕周弟

漱溟

12月4日

**注：**著者在文革中著述多寄上海田先生眷清。时正撰写《人心与人生》一书。

## 致田慕周

(1973年)

此次一小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出京参观访问，与过去开大会之前出去各地视察性质不同。过去由每个人自定要去的地方，要

视察的事项，而此次则被组织成小组，分为东南一路（以上海为主）、中南一路（以广州为主），集体行动。两组正式成员各为二十二人，另配备医生护士及工作人员照料一切。所乘飞机是包机，所乘火车是于列车后另挂卧车，不与其它旅客相杂。由于老年人居多（我组平均年七十二，最年少者一人，六十岁），周总理说了一句可以自带随从的话，于是有的带了太太，有的带儿子，有的带秘书（如我一无所带者仍居大多数）。我被组织于中南一组，主要去河南、湖南、广东。原说去延安，未起行即撤消。原说去井冈山及南京，临时又变计而提前回京，皆由中央领导上决定，不由自主。中南组二十二人，年逾八旬者四人，愚居第四。但以八十五者一人将起行即因病入医院，八十二者一人行至河南参观时晕倒，折返北京，于是我乃上升为第二名（第一名为季方、年八十三，自带随员）。实际上，一切生活行动，较之我在家还方便，还舒服轻松，完全无劳累可言。所住均最高级的宾馆，出门均有小汽车。因我素食，每餐另备专席。恰好豫、湘、粤三省近年各建有招待外宾之宾馆，设备极其讲究，所以旅行四十余天，皆在舒适中过去。如我此信所用信笺，即可见其设备之一斑。

我自己未出京门者已有十年（从1963—1973），各地各种建设之猛进飞跃皆未之见，此次乃见到一些。农业则以水利工程为首要，及同时建些支援农业之五小工业（电力、机械、水泥、化肥、钢铁）皆极重要。大规模的工矿（重工业）则此行未及往观。

我们到广州时，秋季交易会虽已闭幕，尚得参观。以内容丰富，看了两天。工业机械虽不少，因讲解员已撤走，都看不懂。当然比较欧美日本尚差得远，不过比解放前，则其进步之

猛非意想所及矣。

在湖南的参观访问则以毛主席革命史实为主，农工生产建设次之。韶山为重点，有革命纪念展览馆，可资学习。在长沙第一师范以及许多纪念地处，皆有保存，修建，有人讲解。文家市为秋收起义之地，亦设有纪念馆。（此后乃有井冈山的革命活动）。中国社会原以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两大主要成分，中国革命亦即由这两种人而成其事。毛主席如只是一个农民而非知识分子，或只是一个知识分子而非农民，均难以领导革命。到韶山后乃晓得毛主席实以一身而兼有这（有）此两种身分或资格——既是真的农民又是学识丰富的大知识分子。其他的人，谁能若此乎？此亦唯中国老社会能产生此兼资之人，欧洲日本的封建社会不可能有也。

**注：**据著者 1973 年日记，5 月 10 日至 6 月 22 日，曾往豫、湘、粤参观访问，此信当写于回京以后不久。现存件缺上下款。

## 致田慕周

（1973 年）

11月25[日]信收阅，但抄件尚未见到。关于费正清（此人我未曾见过）的学生写博士论文以我的思想学说为题一事，早有所闻，来源不一，说法不一。互相勘对下来，大约是美方为我代表团所备的翻译人员某某便是那论文作者。在北京作传达报告者为钱伟长（非李甫生）。钱于我的情况不清楚，其所云多有误。大约

论文作者所研究的是邹平乡建工作（尚不明确）。培宽未尝以所闻告我。告知我者是宽妇颂华。颂华直接听到钱的报告也。恕儿来信说下月10日可回京。工作问题尚待人大开会后中央机关体制健全充实之时，方能正式确定云。

写信至此，适邮差送到抄件，请释念。

漱 溟

11月30日

## 致田慕周

（1974年）

请注意上面我之所写的，应照补进去。民庸亦不晓佛学，他不能代我校对抄件。冯芝生是我在北大任教时的学生，他毕业试卷是我评分数的。此人已见衰象——一个月前曾见面——不中用了。他批孔文章根本要不得，不值得一看（其文两篇我手中倒有之，不拟奉寄）。

漱溟手答

1974年1月14日灯下

注：此件是著者对田慕周先生来信的批复，时田先生正代抄《人心与人生》。“照补”云云，指（第十六章第三节第一段）的如下修改：“说世间，主要在说人世间；然人固离开其他众生不得，说世间即统宇宙生命现象而言之耳。生物既不能离开无生物而有其生，则世间者又实浑括生物无生物为一体而言之也。”又，来信问：

“芝老有批孔文章……发表，可曾寓目？”芝老即冯友兰先生。

## 致田慕周

(1974年)

4月2日写来之信收阅。关于稿内的音乐说明二则，系从数十年前阅书札记册中抄取来，其出处当时缺略，今无从考查矣。渊庭健康欠佳，系闻之其妻阎秉华。渊庭有一次欲来我处，送还我稿，临时头晕不能下楼，改由秉华送来。又闻秉华云，渊庭极怕走路，少出门，似腿脚不便利。然他有时去艮庸家，则艮庸所居距渊所居颇近（都在新街口附近）也。我今住东郊外新建楼房，而他们都住城内，且同在城西北隅。弟欲知培宽病况，询之培恕最妥。培宽所居即从前燕京大学内朗润园，离我太远。恕所居在我的正北，尚较近。近三个月艮庸未来看我，都是我去看他。

其他不尽。

漱溟

4月10日

我身体精神信非寻常老人所及，然而究竟衰老了。目力不如前，记忆力不如前，体力不如前矣。

4月11日付邮前加注

注：“关于稿内的音乐说明二则”，指《人心与人生》第十九章“略谈文学艺术之属”中引用的两段话；见全集

卷三第 734 页。

## 复田慕周

(1974 年)

7 月 11 日来信及我稿并抄件均收到，兹复如次：

- 一、对我原稿所为校改各处均好，具见精细不苟。
- 二、此稿原从发言草底加工之作，基本上为发言时所有。从政治上说，不该有此发言，发后当然引起麻烦。只在小组内说了，不公开，不成大问题。详情不述。
- 三、培宽因公赴沪，便中访看 弟家。他于我的情况亦不大清楚，因彼此居住相去甚远，不多晤面之故。
- 四、弟曾疑我所见有误，我答细读吾文，当自悟粗率者，盖社会尽有许多奴隶，不为奴隶社会，必如希腊罗马那样社会生产劳动主要靠奴隶行之，乃为奴隶社会也。此其一。我所论者限于西周，西周以前（如殷商）不谈。此其二。
- 五、每月兑三十元之意，盖闻 弟身体不完全无病，又虑侄辈各有家小，供养老人者势必减少也。今 弟信自陈尽够用，则以后或不必定兑三十元。

其余不尽。

漱溟手复

7 月 15 日

凡我今所写作者，一切留待身后发表。

注：信中所说文稿，当系指著者据1974年2月在政协学习会上一次发言稿改成的《试论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属于马克思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见全集卷七），文中曾指出“中国社会发展大异乎古希腊罗马那个被认为是典型的奴隶生产制社会。”信中所说“引起麻烦”，指召致批判。

## 致田慕周

（1974年）

慕周弟：

往年重阳日前必得 弟为我祝寿信，今迟至重阳后二日，未见有信到来，不知是一时遗忘，抑有何事故，颇以为念！

兹就 弟前于9月21日所写信，略答如次——

史记一书为吾国文化历史一重要典籍，必须读之，但史公为此亦殊有缺点：（一）叙述史实往往重趣味，似小说故事，虽文章引人入胜，非史家正体。恐其于当时社会政治实况略有周。（二）老子道家一派之学为其父所最推重，竟于老子之人未能深考，迷离恍惚其辞。如其汉初尚不深考，后人去古愈远，更无法考知了。（三）儒墨为古时两大学派，竟不为墨子列传，只附见一笔于旁处，缺憾甚大。（四）承询培恕一节，恕儿迄今尚留沈邱，大约俟四届人大会后，国家机构新建时始能分配工作也。昌玉、云嫂尚在京，不久将去南京云桂珍处，然后回川。（五）徐树人仍在重庆石桥铺红线路金具厂， 弟不妨与他通信。（六）前写出之稿经 弟为抄好寄来者，今又重新改写。俟改完，



当寄 弟重新抄写也。其余不尽。

来信所叙顺寿健康逐渐恢复之情形，甚慰。

漱溟手白

10月6日

树葵同叩

注：昌玉即席朝杰之夫人，云嫂即云颂天夫人，是年自四川来京小住。

## 致田慕周

(1974年)

兹寄上最近撰成之稿四纸，重九前尚未完功，但临末收尾了。闻恕儿说及弟曾念道薄蓬山，悯其生活窘苦。适收到蓬山祝寿信，自述其生活佳况，特以其原信寄 弟阅之。他从民国十四、五年学习道家功夫，夜间以静坐代睡眠，后来功夫造诣甚深，动于外（身）而静于内（心），动静交养，至今计有五十年功夫矣。他信中收、闭、举、提四字功夫出于张三峰，据云可以全身毛孔呼吸代口鼻呼吸，或以前后阴窍呼吸，不用口鼻。但以我观之似非道家上乘耳。上乘在练精归气，练气归神，练神归虚。我亦外行人，不敢断言之。

漱溟

注：据田先生记录，此信投寄于1974年10月22日。

## 致田慕周

(1974年)

今日收到弟30日信，即付邮转培恕。弟前来祝寿信于我发前信时亦经收到，但忘提及耳。

我住东郊外，恕儿住北郊外，宽儿住西郊外，良庸则住城内，彼此相去颇远，会面非经常。弟写信每嘱我转致某某，以为顺便，其实使我费事不少。我发一信投邮筒皆自己去。请弟以后对恕、对宽、对庸均直去信为好。莫由我转。

孔子评价一稿完功尚待数日，面《司马迁史记不可信》一短文先成，兹寄奉乞抄写之。

蘑菇油先谢谢。顺寿健康恢复为喜不胜。

漱溟

11月2日

注：顺寿为田先生夫人。

## 致田慕周

(1974年)

11月25日信及寄件顷经收到无误。但不解弟于我住址从来都写七楼者，何以此次改写六楼，以致放入六楼存信栏内，被人拆看。信内问题略答如次：

(一) 物资生产力或物质生产力问题，从文义言之，以物资字样为长，但通俗书本上均用物质字样耳。

(二) 脱落各字既在文气意思上均无失，自可不再添入。

(三) 我自十七岁至二十岁之间倾心佛法，习静坐总不入门，只好停止。其后试坐均无成，遂放弃。1954年正月失眠甚重，始通信与唐山气功疗养所求学气功，延至1955年春夏间乃在北戴河气功疗养院学习气功两个月，得有所入，如此而已。回京曾在西山八大处觅静借住两个月练习之后，至今未曾再习坐。气功即道家功夫初步，何能比蓬山邪！渊妄言，不必信之。

(四) 弟见此信后，切勿再写六楼！切切！

漱 溟

11月30日

注：据信文判断，此信写于1974年。

## 致田慕周

(1975年)

年前12月29日函悉。政协学习会共分五小组，我参加者称直属组。通常到场者十二、三、四人，而名单上却为二十三、四人；不到者多以年老多病，或偷懒。论年齿我居第三，其年长于我者两人不来，我遂升居第一名。我健康之佳无人能比，又为群众注意目标，故尔不能不到会，且有小汽车接送，不劳步履。至于受到围攻，虽不愉快，亦不气恼。人们讶之云“纹丝不动，若无其事”，盖信然也。培宽及小宁幸见好许多，希勿念。蛤油

付给培宽已久，他吃否则不知，幸勿再寄来。

漱白

注：“受到围攻”指“批林批孔”中受批判。据邮戳，此信于1975年1月1日付邮。

## 致田慕周

(1975年)

此续前抄之稿，不急用。春节杂事多，可不忙抄。

闻渊庭云，熊先生身故之前常念往生咒，又云曾退回政协薪资数次，我不甚信。弟知其详乎？培宽肝疾见好，现在上半日班。承弟关注，附此奉闻。

漱溟

2月2日

## 致田慕周

(1975年)

2月28日寄来各信件均收得无误。信中叙述熊师逝世前后情况，读之感喟良深。幸而先批孔运动而去，否则，其情怀更不知如何也。我则异于是。遭遇不可谓不惨：先曾祖、先祖、先父三代书画轴册两大皮箱尽被焚毁，内人被捶打以致脊背血透内衣，被拉去开斗争大会，我未被打而亦罚跪一次。……然我胸次只小小不愉快而已。床铺没有了，席地而睡。半个月不能

出门买菜，只就所存米粮度日。红卫兵且占据北屋近二十天之久。然出事在8月24日，9月6日我便操笔为文，写出《儒佛异同论》一、二、三短篇。心情不失常度。只写信致毛主席，说《人心与人生》未完成之稿必请发还给我。这是性命所关。不发还，无异宣布我死刑。其它一切无所计较。幸此稿不久寻回，虽一时未能续写，却自信终必成书，今则成书可期矣。正为自信极强，环境任何变化不挫其气。熊师缺乏学养，我更无学养（只在知见上稍胜），殆秉赋之不同也。熊师晚年著作如《体用论》、《明心篇》、《乾坤演》皆诋斥佛法，何意乃有诵往生咒之事，颇不可解。我崇信佛法，老而弥笃，却只诵般若心经，不念往生咒也。匆复不尽。

漱 溟

3月2日

## 致田慕周

（1975年）

第二十章已作结束，兹寄上请续前抄写之。如文字上有疑问，可来信提出，当答复。

《人心与人生》一书写完了。继此将写《东方学术概观》（注意：不是概论），就儒释道三家之学略作说明，大约二三万字而已。此书原写出一部分，现在看去有改写之必要，大约须一年功夫写成。尚有一些零星学术性工作，或又须一年。另外则就过去奔走两党之间力谋团结合作而无功之史实拟写出留示后人，其文字达数十万言之多，但容易写出。如此，则三年内外吾事可

了矣。此答  
慕周之问。

漱 溟

7月8日

注：拟写之“奔走两党之间”文，未曾实现。

## 致田慕周

(1975年)

昨寄《书成自记》谅先此达览。兹寄上二十年前所写自序一文，并请抄写为幸。顷着手写《东方学术概观》，一时将无成稿可寄，弟可稍休息矣。颂天正在摘抄吾书，以资学习，余不尽。

漱 溟

注：《书成自记》即《人心与人生》后之短文。此信寄达日戳为1975年7月21日

## 致田慕周

(1975年)

李芸书来京，谈及

弟之身体健康不算好，我却不大知道，因弟信中时及顺寿病情，而甚少说到自己，不引起我注意。前闻暑热中抄写吃力，曾想避免烦劳于弟。（渊庭久不替我抄写，其抄件不可用）自己用复写纸写，终不佳。兹仍寄弟抄写，但不必忙，不拘何时写好奇

来均可。暑期渐过去，想亦好些。此稿至重要，弟阅自知。

颂天拟 28 日回川，附告。

8 月 25 日

漱 溟

注：李芸书河南商城人，张云川先生夫人。

## 致田慕周

(1976 年)

前稿非渊庭手抄，而是一青年学生笔迹。渊庭久不见面，虽春节亦无往来，似是秉华有病；其病近乎神经分裂症。弟知之否？我顷间发一信询问其情况。他当有回信，或来一而也。艮庸在广州又病入医院，一时不能回京。

东方学稿即此为止。我要做的事，大体将完功。虽精神身体俱佳，随年寿之自然，或亦将去矣。

寄来像片等件收到。内入嘱笔问侯尊寓均好！

八十四叟老溟

3 月 22 日

注：“东方学稿”即《东方学术概观》一稿。

## 致田慕周

(1976年)

4月15日晚一信收阅。我小感冒，不作烧，只流鼻涕，不流眼泪，喉微疼，身发紧。他无所苦。旬日未愈，渐咳嗽。服银翘解毒丸等药，今已成尾声，问题过去矣。请释念。

信中说某日信中流露消极情绪，此不知我也。我从来自己认为负有历史使命——沟通古今中西学术文化的使命。全国解放后安居北京，各重要著作先后写成，所余零星文债一年二年似不难清偿，则吾可以去矣。年前良庸去广州，因病入医院，我写信给他，说他生命力已衰，或将先我而去。我亦不出一二年，至多三年耳。盖人生寿命毕竟有限。张表方先生八十四岁，鲜特生先生八十四岁，熊十力先生八十四岁，马一浮先生八十五岁，周孝怀先生八十五岁，蒋竹庄先生八十五岁。若林宰平先生，夏溥斋先生则各八十二岁。我虽身体精神俱佳，寿命仍然多少差不离此数。沈衡山、陈叔通二老之寿九十者，非我敢企及者。然是再活几年一任自然，只估量不远耳。其主要点即在我使命完毕，可以去矣。与良庸信之外，再有信与恕儿。因为有些身后事交代他。信外且面谈，平平常常，丝毫没一点感情之波〔动〕。吾自是一“非常人物”，莫以俗人看我也。

弟为我尽力不少。此不独我两人间的关系。我的著作将为世界文化开新纪元。其期不在远，不出数十年也。以我自信力之强，诂有所谓消极、积极乎？笑话！笑话！总之一句话：负有使命而来，使命既完，便自去耳。



其它不尽。

1976年4月19日

### 老僧手答

注：“某日信中流露消极情绪”一语，当系指同年3月22日经笈中的以下内容：“我要做的事，大体将完功。虽精神身体俱佳，随年寿之自然，亦或将去矣。”

## 致田慕周

(1976年)

昨答一信，计当先达。今再为

弟言之：1941年我从香港脱险回内地，曾有脱险寄宽恕两儿一书，被桂林朋友拿去发表于世。其中我曾说过：“……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盖其时我所负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也。当时不可能死，今天事情大致完了，则其悠然而去是理所当然。何有消极可言？当从香港脱险时，先搭小渔船偷渡澳门，继又乘海盗运棉纱船到中山县之都斛口。同行者范长江等五人，神色危惧，而我泰然自若。范于抵澳下船时，叹曰：真奇怪！梁先生若无其事！此无他，只是我自信坚强，夷然不动心耳。

弟若知过去事情，则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也，在我原是本分事。

先说过了：我一任其自然，无意求速，亦不作推延之想。第自己料度不出一二年或二三年耳。从容自信，绝不像熊先生临

终那样糊涂颠倒也。

其他不尽。

### 老僧再答

4月20日早

注：“中山县之都斛口”，据《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一文，应为台山县之都斛；其海口称东濠口。

## 致田慕周

(1976年)

弟此信自白其情颇合理。我前信俯视一切，自己太高傲了。

漱溟就来笺作答，歉歉！

4月28日

收阅此信之前，刚刚发一件一信。

又注

### 附录：田先生来笺

师父：

19、20日两信同时收到。于 师所示诸节（人生、生老病衰之理和 师肩负有沟通古今中西学术文化的使命兹已大体完成等），亦非一无所识。特人爱其亲，有非情能自己者。往往于其亲虽已衰病经年，卧床不起，甚至明知是活受罪，而犹思千方百计以求其能带病延年，不忍舍去。必使理智与感情存在矛

盾不安然后始安。矧 师一向身体精神双健，思想智慧的渊泉亦愈深而愈旺，生安得不期吾 师老尔弥壮，步颐百龄，德寿皆旷古迈今耶？又安能不遽闻亦或将去，为示消极者耶？生诚不脱俗念（虽然生对一般个体的生死存亡，也看得很淡，当然包括有生在其内；但于在德业、功业、学业上显有成就的人物，则总衷诚地祝愿他们都幸福长寿，为人类作出他们更多的贡献。）这也都属人情之常。换言之生并非以常人敬 师，特生之修养低浅，仍不脱乎人之常情耳。依依之情，乞 师垂鉴。良兄近况是否已更好？亦所深念。此祝道安！

生谨上

4月25日

## 致田慕周

（1976年）

良庸久病不愈，濒危者屡屡，卒于25晚七时四十分逝世。我于昨（26）午乃得培恕处闻悉。临终气象尚好。培昭、培恕及其女璩在旁。暂停医院太平间以待火化。良庸自二十岁从游于我，垂五十七年之久。其他人或早死、或随我较晚，或中道分手，皆不及他。熟人在京、在外〔地〕者六七人均由我写信报闻，不另发讣。

（此处残缺一行）

其他不尽。

伍先生传尚在续写中。

漱 溟

11月27日

## 致田慕周

(1976年)

前者以弟两次谈田禾之信转寄广东良庸阅之，并嘱其寄与其子黄玮，兹得其回信，特寄请一阅。承赠我之菌油以及旧墨，眉生昨日送来了。我原有藏墨数匣，一九六六年被抄去，曾一时缺用，索之于弟。弟所赠尚未用完，前月（10月）忽经领导上发还我的藏墨（惜不完全），今可云丰富。手此复谢即问均好！

漱 溟

12月6日

## 致田慕周

(1977年)

顷得2月11日信，知弟曾病倒一次，为念。病后应注意保卫以求恢复。我本人健康，儿孙辈均如常（宽、宁如常即算好；宁将复学）。胡惠民闻将去滇，不再回北京，弟托带之件只有收回，另俟机会，不必付邮寄。京中供应尚好，不必以口腹之福为念。不尽。

老叟白

《一九五三年我犯错误》一文的原稿及抄件今日收到无误。但我原稿第三行“召开常委扩大会”应云“政协常委扩大会”，忘掉“政协”二字，应当补入。我已补上，弟处存件亦宜照补。又抄件第六页第一行“完全是因我而增多开的”，弟漏掉一“因”字。

注：付邮日戳为 1977 年 2 月□日。

## 致田慕周

(1977 年)

3 月 28 日信收到。

弟自述往事甚详备，从而我对弟更多了解，甚好，甚好。我近中写稿颇多，均写在一个本子上，而非零篇纸张上。初意写满本子，将此本子寄弟抄写，未料写文字太慢，总未写完一本，却又同时在另一本上写〔另〕一题目的文章，以至迟迟耳。眉生久不见面，闻其移居又移居，不知其住址所在，第闻似在和乎门内外。其生活及所从事均不详。

培宽病迄未愈，仍在请假不上班，其幼子则上学了。培恕工作照常。其子女上学较前认真，此则扫除“四人帮”影响后的新气象也。我自己顽健犹昔，但八十五高龄，究竟不同耳。复问弟等全好！

老泯手答

3 月 31 日

## 致田慕周

(1977年)

良庸此稿琐记伍先生言教，记出了伍先生为学功夫，甚重要。我拟附于伍先生传略之后。烦弟清抄一份。此致  
慕周弟

泯 翁

5月21日

我写的〔一〕些不抄

注：“伍先生传略”即《伍庸伯先生传略》。黄良庸先生所写之稿，题为《追忆伍庸伯先生》

## 致田慕周

(1977年)

- 一、伍传续稿及抄件收到了，无误。
- 二、沪上所存我稿三册，无妥便，即不必带京。
- 三、我写伍传曾再三再四征询调查于广州许多朋友。今写成了，意欲分寄他们各一份。但抄写太费事，拟用誉印法，印十份内外。沪上有没有誉印社可以托其代印者？弟试访问后答复我为幸！

#### 四、容缓再有稿寄请抄写。

附言：复写法只能得三份，太少，不够用。

注：此信原无上下款，亦无日期。据收件人记录，付邮日戳为1977年6月9日。

### 致田慕周

(1977年)

前写伍传多得广州朋友（见过面的和未曾晤面的）调查协助，故而传文写成后，想分寄他们阅看兼致谢意。若（能）誊写印刷便不能太少的份数。若弟为复写则有六份即可敷用。希弟即任其劳为幸。

甥女德惠到京住其弟晓青处。弟前信提及“好大姑”，我已转给德惠阅看矣。余不尽。

老 叟

9月13日

注：“好大姑”指著者胞妹梁新铭，即邹德惠、邹晓青之母。

### 致田慕周

(1978年)

亡友裴雪峰（占荣）遗著《周易汉象新证》一书之全部原稿，拟

送交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保存。兹烦弟将林宰平先生的序文及批评指点文字清抄一份，以便排列于该书之前方。林盖裴的老师也。序文等见于林集 275—285 页，查看便悉。

林集一册，同时付邮。

老朽白

1978年1月30日

注：“林集”即林宰平先生之文集《北云集》。

## 致田慕周

(1978年)

春节午后一信收阅。因我前寄林宰平先生《北云集》一册，引起弟少年时期之回忆，甚有味。我年二十左右亦仰望林公，然与公之交往却先由公主动。我年二十四出任司法部秘书，司法部参事余绍宋为同官，受林公之嘱，向我致意，我即往谒见，由是相交四十年之久，以迄林公去世焉。林公长于我十四岁，今若在世恰得百岁之数也。（北京习俗我今年八十六也）公享年八十二，人品高洁。与梁任公交好，初加入任公的党派组织，未久即脱党，以其党与袁世凯为缘也。公之朋友侪辈无一不在此右倾党派者，唯公独否，矫然特出，而人不觉其矫异，其不可及在此。任公临终举其一生著述全数托于公为之审订出版，于是有《饮冰室合集》三十余册之印行焉。我自属公之后辈，而公待之如同辈。然熊十力先生经我介绍于公，熊固有其豁朗之一面，相交甚欢，公辄呼云“老熊”。我与伍庸伯先生的关系亦因林公



介绍而来，可惜我述伍先生之学，我的《人心与人生》之作均未及请教于公之前，是一歉事。公在世时，我写信亦未自称后学，亦是一歉。手此即复慕周老弟。

顾问

合家均好！

漱 溟

1978年2月11日

注：全集卷七有《怀念林宰平先生》一文可参阅。

## 致田慕周

(1978年)

6月13日信收阅，知弟殊忙碌，因不拟以此间近情奉告，免得多所牵挂。嗣思亦不妨说一说。我今年八旬晋六，不免衰老，举步小且慢，脑力体力均不如前，幸无痛苦。却无意中头顶撞伤，失血甚多，衣服湿染，在医院急诊室洗涤、敷药、绑扎，仅露双目而已。惊动政协秘书处，当派科长来看视，且派车接家人到医院同看视，扰攘甚久。次日且由副秘书长来家看望，而我自己并不慌，内心只觉好笑。半月后头顶结疤，今不成问题了。儿孙辈因不同住，初不闻知，得讯后乃来看。我久想与培宽或培恕同住一处，于年前（即一九七七年尾）向统战部提出要求，统战部亦曾派人调查两儿情况，无奈京中房屋紧张，新起楼房多处，未有水电、暖气设备，尚不能住入，只好耐心等待。

眉生病情如何？两三年不见面，亦不知其住址，似闻在宣武门或和平门某处。弟便中为我致意道念。

培宽及其幼子肝病不见好，亦不见恶化。培恕一家尚好。培昭在京住宽处，以便于去西郊就医。所谓就医者不外用针治疗手臂麻痹。没有大病。其余不尽。

**老朽手布**

1978年6月20日

## 致田慕周

(1978年)

顾毓后简称古玉。自从他被押解回嘉兴起，即从1976年12月起，因其生活无着，我每月寄兑二十元，直至他身故后一个月（1978年）为止。他每收到一次钱即回我一信，报告其乡居情况。他故后，其乡有庄籓生老人者且通信于我，以吊赠之诗索和，我以不能诗谢之。殷乃强寄来转邓公之件已收到，正进行中。

**注：**此件为著者于田慕周来信上的批复；付邮日戳1978年8月21日。“正进行中”，指殷乃强为其夫吴顾毓申诉昭雪事。

## 致田慕周

(1978年)

慕周抵家自上海来信，得知一切平顺，以至芸书家中情形均好，为慰无量。来信称道星贤，我已转星贤阅之。星贤旧学深厚，远非我所及。我只是思想家，星贤则一学问家也。其人品行谊更有足多者。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我被红卫兵小将抄家，书籍衣物荡然无存，不数日落雨天寒，幸得此友赠我小皮袄及毛线背心，其情可感。后来我衣被略全，即以皮袄还之，仍留其毛线背心至今以为纪念。每来我家从来不肯坐于客座。我让他上座，辄云：不敢。而刘公纯、郭大中诸友无此谦谨也。弟此次从开封惠寄旧存笺纸，谢谢。兹即用以写此信。我琐事多，不多赘。即祝  
阖家安好。

漱溟

1978年12月7日

## 致田慕周

(1979年)

1月23日寄来之信阅悉。兹将附件申诉书寄还，此复写之件可备再用一次也。但云川事我记忆不清，难以供献一些助力，希望其子女不必来京访问于我。我脑力、体力均衰减，于事恒消

极退后，幸朋友谅之，幸甚。

漱 溪

26日

刘公纯病半身不遂，其子迎接其回京。

## 致田慕周

(1979年)

2月23日来信收阅，兹分条作答如后：公纯半身不遂，头脑却清楚，语言如常。到京后由其近邻用针，效果未详。星贤去看两次，我只于其抵家后看过一次。公纯夫人及其一位表妹任看护，大小便的清洁不成问题。今欲奉告者：内人陈树棻距今五天之前跌倒伤腿骨。照像有裂纹，因八十四高年不可能愈合，卧床不能转动。给我的问题严重。去医院后，经医生绑扎牵引，三四月后她又拆除之，昼夜需人侍候，烦躁喊叫，入夜尤甚。现在只能一切随顺她意，无可奈何。忝在知好，不能不告诉你们。

顾毓冤案无申诉之可能与必要了。

老朽白

## 致田慕周

(1979年)

日前承梁树藩家一位女同志似是树藩侄女送来弟赠我之菌油。

大瓶，此于我素食人甚合用。感谢、感谢。弟与树藩家通讯时希为我致谢意。刘公纯昨已病故，年八十整。惜老成凋谢，又少一可谈之友也。余不尽。内人伤病计已一个月多，此事前已说及。其头脑精神日见昏聩。

**漱溟手布**

注：付邮日戳为 1979 年 3 月 22 日。梁树藩为田慕周表弟，住北京。

## 致田慕周

(1981 年)

慕周回抵沪寓之信收阅，得悉北碚诸友情况均好为慰，并将此信交星贤阅看矣。来信提及林琪女士来京访我谈话录音事，有意向其借取所录，俾知我谈的内容。此原无不可，但林琪现去了山东，访问曲阜和邹平，不在南京大学。她行前曾求我介绍熟人引导参观，必待其返回南京方能觅见之，现在不行。余不尽宣。顺问阖府均好！

**漱溟手布**

注：信封邮戳为 1981 年 3 月□日。

## 致田慕周

(1981年)

9月12日来信收阅。兹就信内问题分别答复如次：信中叙及云大嫂病情见好、徐树人答复林琪提问邹平往事，弟用口述由林自作纪录，且有补充等情具悉甚好。（一）树人病卧可念。胡公次威多年没有联系，此次经弟代为传达情愫甚慰。（二）林琪返美，弟及诸人送别其行，林约下次来京与我叙谈，如此等等闻之甚慰。（三）信内所说要我写致艾恺一笺由弟寄林，由林交艾者，兹附后。（四）李清来时我在家，惜乎不知其为守常之孙，竟未叙谈而去。（五）香港报刊有关于我的纪载多未见之，便中寄示一些亦好。（六）香港《大公报》费君据闻来京一次，未晤面。为书稿出版事已去信问之。（七）皎我兄索我写字必当报命。（八）其他不尽欲宣。

漱溟手复

1981年9月16日于北京

我托赵展岳携港谋出版者是《人心与人生》稿本三册。

## 致田慕周

(1981年)

12月26日来信收到。艾恺无由鲁到京之事。关于我赴美讲学问题只有询我方消息，据云我方无答复。我将其信转统战部了。对

台工作我只是表示愿尽力，实无从着手。《东方学术概观》正在付印中。邓拓夫有信询往年两党和谈中某问题，我答复可检看成都出版我的言论集即明白。

### 漱 复

注：成都出版的言论集即《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论集》。付邮日期为1981年12月29日。

## 致 田 慕 周

(1982年)

3月29日来信及附来剪报均收阅。理性之国及孔子评价两稿能有人来京收取甚好。我所写《人心与人生》以及其他稿件均交付在港熟友胡时三（曾在邹平、北碚从游于我）经理，承印者为《明报》社查良镛。其交涉情况（即版税、版权等问题）我言之不能明确，（大约版权保留）最好请问之于胡君。附奉我写一笺介绍晤胡一谈可也。将来我所有著作统名《勉仁斋丛书》，最好版式一样。其余不尽。

1982年4月1日漱溟手复

胡君原在香港一教会学校任国文教员多年，今退出。其居住甚隘，其通信地址为新界沙田邮局第十八号信箱。若欲晤谈，可先通信约期约地见面。

介绍笺系备用，如不约晤，即作废可也。

注：信中所说之出版计划未能实现。

## 致田慕周

(1982年)

3月19日回答我的信收阅，知我旧著文稿 弟手有存，甚慰。谈不到订正、修改，现今我头脑衰颓，写不出这样论文了。周鲸文近著我无意索阅。此君气度欠宽宏，但他对我是有好感的。余不尽宣。

漱 溪

1982年春分日

注：是年春分为3月21日。

## 致田慕周

(1982年)

日前胡惠民由京返沪曾托其将我写件带交与 弟，计邀察入了。兹就来信分条作答如次：（一）《中国——理性之国》一稿最近经培宽修改订正了，已可付印出书。（二）同时将《试论中国的历史发展属马克思所谓亚洲 社会生产方式》又《人的因素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发展》两稿连前共三件均交皎兄出版，印多少均可，但最后版权归我保留。（三）《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一文则已交付香港胡时三，将与我所写《儒佛异同论》、《东方学术概观》共三篇合印成册，因此内容互有关系也。（四）前者我与艾恺谈话，多是彼此问答，非我一入讲说，如艾



不愿交出其录音自不宜强求之。闻艾有意去河南镇平访问，我政府不同意，作罢。

漱溟白

注：上述两出版计划均未实现。此信付邮日戳为 1982 年 5 月 30 日。

## 致田慕周

(1982 年)

6 月 23 日信收阅，从一九四九年以来冤案、错案、假案不知有几十万件，死伤人命不计其数，其得平凡〔反〕昭雪者究有多少实难言之。弟所遭遇居其一耳。幸得纠正，不宜更进求圆满，知足不辱，望省思之。

漱溟手白

注：付邮日戳为 1982 年 6 月 28 日。

## 致田慕周

(1983 年)

慕周弟：

兹拟有《人心与人生》一书出版发行的广告稿，弟看是否可用。烦代我斟酌交付学林出版社，请他们酌为办理是幸！余

容续函。

顺问

合府均吉！

漱溟手布

此底稿留存 弟处，弟清抄给出版社。一切请酌夺。

1983年10月31日

附：《人心与人生》出版发行广告稿

《人心与人生》一书的英文译名为 Mind, Heart and Life。是著者梁漱溟先生于 1921 年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六十年后之一新著。新著纠正了旧著中一些根本性错误，同时对于近代西方人在物质文明上虽大有成就，而于人类生命、生活却缺乏反躬体认，致有 man, the unkown, 之叹者，予以启迪昭示焉。

附注一：Man, the unkown, 为法国人 Alexis Carrel 所著书之英文本。商务印书馆出有周太玄及王世宜两种中文译本。

附注二：潘光旦教授有剖论学术上对于人的研究竟落于三不管地带一文，载 1946 年上海《观察》杂志第 1 卷第 2 期。

## 致田慕周

(1984 年)

慕周弟：

潘兄到京晤会不止一次，且一同开会悼念吴承仕先生。但陈百年先生自传事略却未之见。百年先生是昔年我在北大任讲席时的文科哲学系主任，很相熟。他当时主讲心理学，似乎离北大后乃治印度的因明学。我任印度哲学一课其中兼及因明，未

闻他治因明也。彼此均离北大后仍有时把握，地点似在重庆了。他家庭隐痛，即他母亲受他父亲虐待事。他母亲故后讣闻中所附哀启备言之，痛切言之。我们同事朋友都看到。他父在游日本东京时结合一日本女人，携回国内同居，而他母亲懦弱受欺凌。百年先生不为亲者讳也（亲者指他父亲）。百年先生有关儒学的著作，我未之见。如方便的话，甚盼一读。重印熊先生著作事，潘兄尚未谈及，但江西德安县志局曾向我询求，我曾答复一函。近者武汉大学哲学系亦来函向我询求，我回信请其派人来面谈，盖有非面谈不能尽其曲折者。我曾有《读熊著各书后》一文，十分重要。曾嘱一友携交马一浮先生阅之，求指教。马老阅后有回信答复我，甚表同意。此信珍存，以见熊先生晚年多失。

关于 弟提议我与张岳军通讯一层，我徘徊不定，特于措词上莫知如何措词为好。

弟能代拟一稿乎？我看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据来信 弟眼疾略好，甚欣喜。余不尽宣。

漱溟手复

1984年3月25日

致田慕周

（1984年）

慕周老弟：

顷接来信即刻作复如次：

我久缺通信者不外两端，一则精力就衰，而应酬事情颇多；

二则因头晕昏沉，不思饮食，住入离家最近的复兴医院疗养多日，今始回家也。回家便事多。或来客访问，或来信待答。例如美国友人艾恺专为访我而来京。在北美有名的“中国通”是费正清，年纪太多〔大？〕艾恺则有志作新兴的“中国通”。远道专诚访我求教，章太炎、章士钊、梁任公、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乃至冯玉祥、蒋介石、李济深、李宗仁、韩复榘，如此等等，文武人物他全想求我所知者给他说一说。这些事说起来没完没了，我限定每天给他讲两小时半。幸而政协放暑假，我有空。非久即将有小组学习会；我或应付他而请假，或需赴会而谢绝他的访谈，尚未定。我过去奔走国事，致力乡村建设，经历既富，交游甚广，亦就背下了债务，不能不应其求也。

以下再就弟来函答复几句。关于《入心与入生》出书事，一切有劳吾弟代表应付一切，乞弟代表我作主。早经说过了，不赘。至若熊世善夫人去北碚邓子琴家的情形，颂天之次子云秉心有信向我报告，略知其事。世善之妇我曾见其入两次，一次在北京随熊先生来京开会时，一次在上海青云路他家。她自去北碚而非世善去，亦见其为勇于出头。陈百年先生著作弟寄我者均收到无误。旅美国的华人在旧金山举行祭孔典礼我收到通知，并简短为文致祝。孔子后裔孔德成预其事。他出国之前我〔们〕曾把握于广西，其入朴实敦厚，似尚谦谨，不辱其先人。拉杂写此，顺祝全家都好！

漱溟手复

注：付邮日戳为 1984 年 9 月 13 日

## 致田慕周

(1984年)

慕周老弟：

顷接来信知

弟夫人顺寿妹在谈笑自若中安然逝去，大异乎长期缠绵病榻者。此固世俗常情之所钦羨，抑且依佛家看来，应是三生积善之果报，可敬可佩，可喜可贺之事也。吾弟及诸幼辈自宜节哀而宽慰也。

适接徐树人弟从重庆来信（其地址为重庆沙坪坝建工学院东村五十四号附五号徐钳），附缄转上乞查阅。再有关于三联书店在香港印行《人心与人生》之事，请老弟代表我应付之。培宽、培恕适不在我左右，他们有何主张当再函达。《中国——理性之国》一书稿被一友何光荣携去，必待索回方好答复。不尽欲宣。

顺敬

安吉！

漱溟手复

1984年12月17日

## 致田慕周

(1985年)

慕周老弟：

关于《人心与人生》再版事，我一切听从吾弟及宽恕等的意见，并由老弟代表我与学林出版社交涉。我年老健忘，心中无主见，只能付托于弟等也。附件为宽恕所写，祈阅裁酌是幸！

闻弟目力有小病，未知医疗效果如何？念念。

附言：我身体虽衰老却无任何病苦，然而西医检查却又说问题甚多，饮食睡眠一切如常。诸祈释念。不尽欲宣。临楮顺祝

起居安康！

漱溟手启

1985年5月10日

## 致田慕周

(1985年)

慕周7月15日信中说上海将为熊先生纪念征文我所应持的态度，只宜叙述彼此相交之厚，而于学术见解不同处暗示容后另详之。甚是，甚是。但我不知道上海何时何地开纪念会。我若写纪念文应如何寄付，抑或即邮寄于弟转交邪？希便中复示

是幸！

其他事件且待培宽培恕答复。

我生活起居如常。附白。

漱 溟

8月3日

## 致田慕周

(1985年)

慕周老弟：

兹有一事奉商。我著有《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内容观点自认为分析中国老社会的构造（或云结构）有精到之处，值得出版问世。可惜此书是在四川成都路明书店付印的，印刷甚糟，不知老弟曾否寓目。除赠知交外，绝少流通于市面。我欲在沪重印。或香港重新付印。希望老弟与学林社柳君洽商一下。幸甚。

老弟如尚未看过此书即当邮奉之。如曾看过即不邮奉了。敬祈裁酌赐复为盼！我身体大致如常，可免锦注！手布敬请起居万安！

漱溟启

前以徐树人信转上，计经察人了。

1985年9月7日

## 致田慕周

(1987年)

慕周老弟如晤：

来信阅悉，

弟居处困难情况有非设想所及者，正如俗语所云：饱汉不知饿汉饥，我徒唤奈何。虽向中央主管方面呼吁，面事情却必待下面才得解决，所谓现官不如现管是也。

弟来信当转达邓、杨正副主席，效果正自难料耳。我一天比一天衰老，头脑昏沉，诸事全待宽恕两儿料理，我管不了。惭愧之极！写至此掷笔一叹！

九十四老朽手书（印）

注：田慕周附记：梁先生逝世前〔给我〕最后的一封亲笔信。

付邮日戳为1987年2月10日。

## 致吴顾毓

古玉弟：

从华世荣处闻袁鸿寿信中说你患病为念。病中宜勤诵《金刚经》文。如不能全背诵之，则背诵其一二章节亦好，如此则杂念可减，而心境可净可静。生死犹昼夜耳，不必在心。



.....

注：古玉即吴顾毓，浙江嘉兴人。三十年代往山东追随着者于邹平县，工作成绩显著，并有著述出版。解放后在山东医学院、山西医学院任讲师。“文革”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徒刑五年后送原籍管制。著者曾为昭雪其冤案奔走。吴先生历年珍存之著者信函，均于“文革”中被抄；收录于此的三件，系由单培根先生据朱瘦竹先生之摘录件抄录。写寄年月当在吴先生被管制期间。

## 致 吴 顾 毓

.....

前曾说佛法要义在破执着。所破者法执我执，二执相连不离。粗言之，我执即要破除之所在。我执有浅深二层，浅层者谓分别我执，深者谓俱生我执。俱生我执与生俱来，一切生物的生命寄于此，盖生物的生活即是时时有所吸收，又有所排泄，没有内在的俱生我执，便没有这些活动。分别我执浅露在意识上，是有间断的。忘我的人生活活动仍寄在俱生我执上，其所忘者分别我执耳。唯独佛家破除深隐的俱生我执，亦即从世俗生活解脱出来。——以上所说应细研而熟味之。

.....

## 致吴顾毓

.....

为人要走学佛道路。每天应化一段时间念《金刚经》，这使人减少烦恼而智慧开朗，大有好处。

看一般的书文不懂得其所说之理，等于空白无益，但于此《金刚经》文字，却正要不求甚解，追求理解便是错误，所贵在讽诵中不知不觉扫除执着；扫除一分执着，心境开朗一分，庶几如经文所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那样，试问例如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佛说般若波罗密即非般若波罗密，如是种种，皆是随说随扫，你能认定什么呢。若能于此超然有悟，得其神理，在自家生命上就有很大进境，若于此寻求知识见解则误矣。《金刚经》不是普通的书，不能刻板地求其理解于人。我前已写示给你了，正要你解除执着，你却寻求其可得而执着者谬矣。

## 致严寅

(1980年)

顷奉

来书，读之欣慰，知

弟与我分别后工作情况暨彭黔生朱仁民各同学的身故。据我回

忆胡时三（应汉）似是由弟介引来从学于我者。胡从邹平又到四川北碚从游于我。近十数年旅居香港，时常与我通信，遇事多有助益。不知弟尚记忆其人否。我今年八十有八，记忆力甚差，所幸身无病苦耳。复问台安！

### 漱溟手复

1980年9月于北京

注：严寅湖南人，三十年代曾在邹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研究部学习。

## 致严寅

（1981年）

严寅老弟同学如晤：

来函暨照片茶叶均收到。昔年书赠一条幅既失去，兹就我近年札记录取一段如后，即希存念以当面谈是幸！

（一）良知即俗云良心，为人所共有，遇事而见。时或牵于一身一家一群之利害得失而昧之，半夜醒来扪心自问便觉不安。盖身小而心大，从乎身，你吃饭我不饱。从乎心则痛痒相关，好恶相喻，通而不隔也。此皆世人恒情中所有事，均甚粗浅。且往往只循从一时一地社会习俗而真痛痒真好恶却隐昧不见。

（二）此时天资卓越出群之人独能从其伟大真切的痛痒好恶即良知良心起而革命。领导群众改造社会习俗，要即从启发

群众的痛痒觉悟来领导群众。

(三) 有遇事而见的良知，更有不因有所遇而恒时炯然不昧的良知。阳明王子咏良知诗云“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者是已。此独知寂而照，照而寂，心净如虚空，远离一切有。

(四) 何云乎“乾坤万有基”？即此是宇宙本体也。世间森罗万象不出能见与所见之二分。而此则泯绝对待，恢复宇宙之一体性，而从体发用焉。

(五) 试引《论语》为证。“子曰：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此第六个“知”字正指炯然恒时不昧的良知，亦曰独知者。盖非堕入世网劳攘终日之人所与知。

(六) 独知之学，心不与物对，而自己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

(七) 质言之，此学只在自家生命和生活上理会。《论语》上孔子答子路之问所云修己，《大学》、《中庸》两篇中所云修身慎独，其义一也。

(八) 例如孔子自述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非夫子自述为学只在自家生命和生活上之明证乎。

(九) 又如颜回在孔门所以最称好学者端在不迁怒，不贰过。何谓不迁怒？何谓不贰过？未可妄事猜度想象，但其为学只在自家生命和生活上则是明白的。

(十) 参照《易·系辞》上“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则于《论语》上孔子之赞颜子不贰过者又得其解。盖有不善便是有过，随即自觉焉，就

可不贰过，此非恒时不昧其独知之学乎。

(十一)《中庸》上“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均在说慎独功夫。戒慎恐惧正是心之本体。即功夫即本体，即本体即功夫，是上智人所有事。

(十二)中人以下只有时时反躬自省一途，庶乎不远而复。曾子所云“吾日三省吾身”者可为明证。(附注：《论语》有“参也鲁”之文，明非上智。)

我多年多年不写对联条幅一类大字，笔砚不具，亦不喜为之。

漱溟手复

1981年2月28日

## 致胡应汉\*

(1953年)

顷承友人转来

手笺具悉 侨寓九龙读书奉

亲，甚慰、甚慰。嘱寄《中国文化要义》未尝不想寄奉，第恐邮寄多失，未必能达左右，且容有便人再托其携去可也。昆庸今随我在京，颂天仍在北碚勉仁中学，涤玄在西南师范学院。旧友大致尚好。承 询并及。复问

\* 胡应汉字时三，湖南人，尝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及重庆北碚勉仁文学院从游于著者，嗣后寓居香港。

侍安！

漱 溟

9月13日

## 致胡应汉

(1956年)

时三弟：

寄来《原泉》十册已收到。良庸居处与我相离甚近，尚有其他旧侣亦时常聚会，同可看到此刊物也。君毅计当不少见面邪？他令妹因病来京就医，曾来我家两次，得询悉君毅一些近况为慰。我在京一切均好，但说起话来就太长，短了说不明白，是以没有与君毅及弟等写信耳。可以此字送他以及其他相知阅看。一切只面谈才清楚。 复问均好。

漱 溟

1956年12月30日

注：所谓“一切只面谈才清楚”，隐指1953年事件。君毅即著名学者唐君毅。

## 致胡应汉

(1974年)

来信经辗转递送，得到我手，盖我既多次移居矣。好多年不通

音问，今知情况为慰。旧侣在联系中者不多。昆庸回乡六年余，去冬始到京。年纪七十四，有衰老之象，幸常晤面。颂天仍居北碚，尚不时有信来，时有小病，幸志气犹昔，不忘学。愚虽年越八旬，身体精神尚好。《人心与人生》一书经营数十年，写成十之九，尚在写作中。以上各节远承 关注，特以奉闻。

来信中得悉景况不宽裕，有意奉助一二，第因由北京兑港钱项，既须我本机关出具证明，又须经中国银行转请该行上级批准，手续烦难，愚实惮于奔走，歉仄之极。从港澳来北京之人每年不少，然实亦非易。路费、宿舍、饮食问题甚多，非政治上得到照顾不行，大可不必作此想。友人周植曾往者每届西人圣诞节曾有一贺片寄我，略附数语问候，我亦必作答，如是者多年矣。最近两年忽不见其贺片，不知其地址，联系遂断。其人与唐君毅相识，于营商外亦教书。兹附致君毅一笺，能为我转致君毅否？再，来信问及宽恕两儿。两人均在京，但因各有其机关单位，各住宿舍，不与我同住，非假日不易见面。其余不尽。

漱溟手复

1974年1月4日灯下

## 致胡应汉先生

(1976年)

时三老弟：

来信收阅，甚感我 弟对我怀念殷切，而我之于 弟却少关切，是可愧也。

来信所谈种种，兹分条作答如后：

良庸今在广州，旧历年后或将回京。颂天夏秋间曾来京小聚六十日，今回四川北碚。二人各在七十多岁，（黄为1900年生人，云为1901年生人）均见衰老矣。来信当转寄他们阅看。弟屡有来京聚晤之心愿，我亦愿意聚首谈学，顾其事似非易。此间有人去港者需办外交签证手续，自港来京是否同有此手续问题，我不清楚；此其一。来京住处又是一大问题，非有公家介绍文件，旅店不接纳，以故颂天等来京皆借住亲友家，报临时户口。华侨来京就医或游玩者不少，其手续不知如何，其住处均在华侨饭店，费用甚钜。我今所住甚逼仄，儿孙辈来省视者均难留宿。此间兑钱至港要经中国银行汇兑，我办过一次，要经审查核准才行。

弟批评钱氏著作，我看甚好。前者周植曾寄我唐君毅著书均被海关扣留，只唐母诗集得达我手。我写《人心与人生》一书已脱稿，只二三知交得一见之，不示外人。至于付印出版则期之身后，自信不会湮没。

弟在港教书为业，唐君似多少能尽介绍之力。假如他们不甚殷勤，亦莫存怨嗟，义命自安，是囑。

旧历年我将八十有四，身体精神视侪辈为胜，医院检查以为稀见。如晤相知人士可告之。来信末尾所云鲁人周绍贤我竟不记忆了。祝弟健康。不尽。

漱 溟

1976年1月10日

注：“钱氏著作”，指钱穆所著《论语解》。



## 致胡应汉

(1976年)

时三弟：8月9日手书得读。良庸现同在北京，即转送阅看。唐山地震波及北京，亦有损伤。我住东郊新建楼房，坚固无事，但多扰攘，不得安居者兼旬。请释远念为幸。

弟留心搜存我旧著文字甚可感，惜一时尚不得机会一聚首畅谈耳。专复即问  
安康！

漱溟

1976年8月20日

弟为我编订年谱忠勤可感，想手中缺乏资料，且容他日来京为之较便。梁任公先生年谱曾于某一刊物见其片段，似出于姚名达之手，今记忆不清。此片段任公暮年自悔其在政治上不该与不应该合作之人合作，大意如是。我于抗战中为国事奔走尚有《我努力的是什么》之外者，其材料略存未失。

漱溟又及

## 致胡应汉

(1977年)

时三老弟：

8月13日来信收阅。兹简复如后：

一、艮庸已于年前故去，寿七十七。颂天在北碚亦半身不遂，幸见好，渐能握管作书矣。

二、我的八字如下：癸巳、壬戌、戊子、庚申。据此批算者颇符合事实。但他谓我寿止七十四，便不对。不对之中却又是对，盖恰遭文化大革命，被红卫兵抄家甚惨也。

弟试据此八字再核算看如何。

三、弟生活稳定可喜。在家乡的子女确应当照顾之，勉励之。兑钱给他们一层，可向香港中国银行询问之，说明父子关系，谅无不可也。

四、卢毅庵先生往年曾相见于香港，距今三十余年矣。乞弟代我致候，致敬。

五、我身体无病，可称健康，但精神究竟衰老，每天伏案工作量不多。

寿民复

1977年8月19日

注：著者早年从事记者工作时，尝以“寿民”为笔名，晚年偶用之。

致胡应汉

（1977年）

时三老弟：前得弟8月13日发邮一信，内谈及算命八字问题，并附致艮庸一信。我当即作答，说明艮庸身故，颂天在北碚亦

在病中（幸最近见好）计承

收阅。弟所为我算的八字在时辰上不正确，应为庚申，非丁巳也。至今匝月有余，未见弟再来信，是否邮递有失。往者有一裴姓老人算我寿八十五，即是今年。我今身体表面如常，而实际衰乏无力，所幸《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均经写成，夙愿已了，亦可以去矣。弟与家乡子女仍在通讯中否，余不多及。

顺问 秋祺！

漱 溟

1977年9月22日

## 致胡应汉

（1978年）

顷得2月7日来书，始悉吾弟慈亲迎养在港，年且九旬，尚能为弟治炊，不胜歆羨。漱年二十，先慈见背，年二十六先严弃养，均无由稍尽孝道，抱憾在心。来书述及君毅作古，良庸去世后，知交又少一人。今颂天亦在病中，类中风症，幸神智颇见恢复，已能握笔作书矣。来书缕缕长达数纸，兹分条作答如次：

弟有意从湘中来人助理炊事为母分劳甚好，但恐不易做到，只是空想。似宜另行设法。内地人不易去港之实际情况，试访问便知。

弟患脱肛之病，用黄芪汤又感热气上升，有时鼻炎口枯，似不应单用黄芪。而且治病不可落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病在

大肠，却从肺经入手为治乃得也。

气功能治百病者，其道理在使大脑休息，从而植物性神经系统得其畅遂活动，不用医药而依靠人身生理之自然功能也。我曾习气功疗养院的气功，知其理，简便的方法就是静下心来睡眠——必须睡眠，必须放弃一切而睡眠。

君毅逝世可惜，但他是明白吾人生死之理的。我曾从他的著作摘抄许多文句。兹节取一小段如次：

心之本体是超时空的，是恒常真实的，所以人之有死一事根本不能成立（意谓生命没有完结），人死只是其身之销毁。然而身体这东西，我已说明它自始即一销毁中之存在，而于销毁过程中表现心理活动。所以人之身体自生至死只是心之本体之心理活动一段过程表现，所以人之有死后的生活或第二代的身体来继续他的心理活动是不成问题。

君毅必再来人世无可疑。君毅所见到者古人早曾见到。如邵康节有云：身在天地后，心在天地先。湛甘泉云：心包天地外，身在天地中。祝无功云：身在心中。皆是也。盖见为有时间空间限制的只是分寄于个体的生命，而生命本体实为宇宙一体性的。更要知道，心与生命同义。

弟有暑期北来聚首之意，此固我所愿望者，非止感情上有此要求，亦在思想学术上有交换意见之必要也。但由港入京似非易事。弟试先向有关方而询问之。最近颇闻有开放旅游业务之说，或者视前较易。但到京留宿只限华侨大厦一处，而旅客蜂涌，宿费极昂贵，亦不能不计及也。（此宿费我可分任之）

在香港的朋友周植增兄久缺信息，未悉其近况如何。其通讯地址为香港干诺道中64号中华厂商会大厦203室收转。弟

有便试一探询之，如晤会即告以我怀念之意为幸。

手此布复即祝

侍安！

**漱溟拜手**

1978年2月16日于北京

## 致胡应汉

(1978年)

时三贤弟膏及：

顷得6月23日交邮之信，具悉种切。前闻 令慈亲在 弟处辄为炊事操劳，今若移就于令兄处颐养，自然甚好。若复得 弟之儿女来港则 弟之生活当然又是好事。但人生宜随遇而安，不宜太计较耳。我脑力体力衰减亦自然现象，所幸无病苦。但五月间自己不慎，头顶撞伤失血甚多、甚多。 弟此次信内“五月或有小不适”之测言，应验不差，抑亦奇矣。周植增兄原寓居在港，比似移居九龙或其经营事业不顺利邪？手此布复，顺祝

起居轻安！

**漱溟拜手**

1978年6月29日于北京

## 致胡应汉

(1978年)

时三老弟：

寄来铁片一百五十片，今日从邮局取出（邮局索人民币六元八角，系海关税款云），当如来信所嘱每日服食一片。我甚少服药，尤少服补药。请不必再寄我。是嘱。我一切都好，只健忘而已。其余不尽。复颂

暑安！

漱溟手泐

1978年7月26日

注：“铁片”，指含铁药片。

## 致胡应汉

(1978年)

顷接到11月8日晨来信，虑及重阳日一信或未达到我手，其实不过因朋友偕同出游郊野登山，致忘作答耳。歉歉。

弟信封皮只写邮箱号数，而弟之住址所在则未详。近中有一熟友可能去港，拟介绍其见而一谈，幸便中以住址示我为盼。余不尽。

复问

阖家均吉！

漱 溟

1978年11月13日

注：著者生日为旧历重阳节，例于是日偕友人往西山或香山登高。

## 致胡应汉

(1979年)

顷奉到

手书五纸，缕缕答我所问，且从书末得知为深夜（3月25夜十二时五十七分）翰墨，读毕不禁抱疚之至。忝在知交唯希 谅我烦琐是幸。吾 弟每次来讯必及颂天暨宽恕两儿，兹略述各人情况如次：（一）颂天四十多年来一直家居北碚二十二中学校内，即原勉仁中学所在地，但久已不预闻校务。有时出游访问师友于上海、杭州、北京等处，勤恳为学，并非漫游。前年忽患类中风即脑溢血，幸不甚重，年来几经针灸服药，居然能在室内走动，能执笔写信。兹附上最近来信，可见一斑。颂天为海南岛人，生于1901年，今且将八旬之高年矣。（二）我长子培宽生于1925年，治生物学，今工作于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但以慢性肝炎，在病假中。宽有二男，我长孙钦元今在咸阳国立轻工业学院陶瓷系二年级肄业。钦元之弟钦宁读书于北京大学附属小学。（三）我次子培恕生于1928年，今在国际联络部苏联研究所工作。恕有一男钦东，高中毕业，待升大学，

一女钦奇，小学毕业，待升中学。我今居北京东郊，距离儿辈居处均远，正谋移居中。内子陈树棻忽跌伤左下肢，因既八十四之高年，不能动大手术，卧病在床将近三个月，头脑精神又复失常，饮食大小便均需人服侍，虽有得力女工，我亦昼夜难得安眠。颂天信中所说即此事。顺便奉告，否则殊无意读闻也。手此敬祝

堂上慈亲康健 老弟教安！

漱溟顿首

1979年4月12日于北京

## 致胡应汉

(1979年)

时三弟：

多日未通音问为念。顷间有一未曾谋面之友，从伦敦经香港来访，据云：我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等书，均被人翻印出售，闻之不免嗟讶。烦弟留心查询回信告我知之为幸！余不多及。敬问

安吉，余不尽。

漱溟手上

1979年9月22日于北京

其实我意亦不禁人翻印我书。



## 致胡应汉

(1979年)

时三贤弟：

10月3日交邮、长达七页一信，顷已收读。内子陈树棻因伤骨久病，既于9月7日故去，终年八十四。余今幸无病苦，但脑力体力均衰，十分健忘，家事一付之儿辈。不久将移居，移居后当以新址奉告。吾侪书生例以教书为业，而读来书似在失业中，纵有积蓄似亦不可久也。我旧著各书原可听人翻印流通，但《人心与人生》一书是我数十年心血积聚之新作，颇想保有版权，借售书以积蓄一笔款子。吾意拟托《大公报》印刷，就在《大公报》登出广告。以《大公报》主持人费君对我感情尚好。此事弟试访周植曾兄一为商谈何如？晤周兄时为我致候。不另作书。盼复不尽。

漱溟手上

1979年10月10日

注：托香港《大公报》出版《人心与人生》事，未能实现。

## 致胡应汉

(1980年)

时三老弟：

我于年前 12 月 31 日移居北京复兴门外木樨地二十二楼五门十七号，专此奉告。今后通讯请写寄此间为妥。新居宽敞，得与儿辈同住，得其照料。入新年来我算八十八岁，幸无病苦，但体力脑力均衰。弟起居想都好；不教书，必勤写作邪？余不尽。

### 漱溟手布

周植曾兄亦已发信通知新址了。

1980 年 1 月 7 日晚

周植曾为周孝怀先生（善培）之第三子。先生为人和学识是我十分佩服的。先生著《周易杂卦证解》一书，曾赠我，惜我不尽通晓，且今失去，未及研究。

## 致胡应汉

（1980 年）

时三贤弟：

顷承邮还我张毅生信，并寄示《评钱著〈论语〉解》、《答美国人艾君问》，以及弟为我编订年谱初稿各件，均细看过。

吾

弟对我挚诚可感之至，独愧我未能有以副此期许耳。评钱著极有识见，语多中肯。年谱初稿则见弟从贫乏材料中竟写出那许多条文。惜不免〔有〕错误遗漏。例如我去日本考察农村工作，随行有朱经古、秦亦文、黎涤玄三人，归途且增黄明一人。逗留时间实四十一二日。弟稿写为约二十天，大误。又如“梁先生认为日本算是好地方之处，比之中国一般地方还差……”，

甚不可解。安得有此事实，我又安得有此语。其他字句间小差误不足论。此间有一青年陈维志亲近我既有十年之久，为我编订年谱，编出不少，他日可能囑他随

弟指导下卒成此事，——意指在我身后为之。美国人艾恺所写 *The Last Confucian* 一书已出版，并直寄给我，且言将来北京相见，未悉其书曾否寄赠与弟。彼既曾访问于弟，意必有寄赠邪？念念。

弟来信提及往年抗日初期南京欧阳先生及盛成因韩复榘而误会及我之事，此一时偶而不了然，不成问题之事。后来抗战中在四川江津我与欧阳先生多次相会，近则盛君 1978 年来北京亦曾访我于家也。外间有人因误解而诟骂我，是常事，“名满天下而谤随之”，但当自省，不必计较。弟长处认真，惜失之隘，失之急迫，似宜从容宽大。我正未能宽宏，故以培宽培恕名吾二子也，亦所以自勉也。度弟或不以吾言为非邪。幸乞省察之。

弟对周植曾亦少计较为好。此君有才气，对我一片好心好意，时思帮忙我。其余不尽宣。敬问 堂上亲慈安康！吾弟少病少恼

**漱溟顿首**

1980年3月23日

**注：**著者之《东游观感记略》中说：“我是在上月 19 日离开邹平，昨天——5 月 19 日——回到邹平，……。这一个月里，在日本住了三星期，……。”（见全集卷五）信中说“四十一二日”，有误。

## 致胡应汉

(1980年)

时三老弟：

5月29日邮来之信收阅。6月9日黄江海从港到京来见，谈话颇多，坐甚久，且为我照像。其人年轻，执礼甚恭，在今日社会习俗中难得也。此殆由于弟之教诲。甚好，甚好。

弟所寄我之印刷品大致均收阅（我年老脑力衰，收阅信件往往记不清，故云大致也）。有一青年陈维志，亲近我既有十二年，他为我编订年谱，惜彼工作忙，最近数月来以我移居之故，距离远了，更少来了。凡事不可强求，宜随遇而安。我除体力脑力衰之外，无任何病苦。除外间来信需答复，有客人访问需酬对，本可清闲；无奈来信多，来客亦多，——美国来信、日本来信、新加坡来信……如此等等。

周植曾近来见面否？周之父周孝怀先生名善培，是我衷心敬服之前辈，他爱憎分明，而甚爱重我。于是植曾亦就相熟，如此而已。

欧阳竟无先生名渐，治唯识法相之学，头脑精细而为人气魄雄伟。我在北京大学任哲学系讲席，讲授印度哲学及于佛家，曾两度去南京支那内学院请教。但关系亦止如此。

顺手写来，不觉缕缕。敬祝  
堂上慈亲安康！

漱 溟

1980年6月10日

## 致胡应汉

(1980年)

时三老弟：

许久未写信，敬想

近况胜常。顷因人代暨政协接联开会，海外侨胞来京，香港《大公报》朋友罗承勋君枉顾得晤，特托其将我旧作《中国——理性之国》一稿顺便带港出版。此稿件将由《大公报》印出发行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尚未决定。我不悉以何者为宜也。又版权问题亦不知以如何为妥。希

弟代表我斟酌处理是幸！我已嘱罗君与弟商洽，请接洽。手此奉托。顺问

台安！

漱溟手布

1980年9月13日

注：《中国——理性之国》一稿，后未能在港出版，今已收入全集第四卷。

## 致胡应汉

(1980年)

时三老弟：

最近以政协大会，得与香港《大公报》罗承勋君结识。顷者会议闭幕，罗于昨夕辞别，特托其带上我近著旧作一大包，请弟斟酌处理，或付书商出版，或付刊物发表，我一切无成见，乞弟从罗处取到后全权作主。如有稿酬或任何收益，亦由弟收存，不必兑寄给我。如或于付印前觅人抄录而保留原稿，其费用亦即于收益内付出。总之，一切请弟费心也。罗之住址及电话见于其名片。希弟查照亲往收取我稿为幸！敬问兴居安善！

漱溟手上

1980年9月16日

## 致胡应汉

(1980年)

顷奉9月末答我之函，知我托罗君转交各件均经察人。但如来信

弟有自己经营出版事业之计划，则万不可行。吾辈书生只能读书写书，却不能经商。我著各书必须交付书商，如商务、如中华、如开明之类去印行出版。如何订约希弟全权代表我。弟于订约或亦不内行，可就近与知交商量，特此飞函布臆。顺问轻安！

漱溟

10月5日灯下

## 致胡应汉

(1980年)

时三贤弟：

拙著《人心与人生》的抄本三册，日前已托友人赵展岳携往香港交给《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先生手收，并谋出版发行。费君曾于前四十多年访我于邹平，是我好友之一。不久前他到京亦曾晤面，但他太忙。赵君暂时留港，均不能代表我办事，特委托吾弟全权代表我，决定交谁家（例如《大公报》馆或商务〔印〕书馆或其他）出版，著作权保留，版本式样如何，售价如何，如何登广告等等，悉由弟代表主张之。事后函告我知即可。最好多听取费君意见，而由弟代我决定。我信任弟，

弟信任各方代谋之朋友，此是原则。

附致费君一笺，请转交。余不尽。

漱溟手启

1980年11月23日

## 致胡应汉

(1980年)

时三贤弟：

顷收到12月10日交邮一信，特将有关各事项分别答复如

次：

(一)《人心与人生》抄本三册托由赵展岳去香港之便带去。赵为友人赵君劭之子，他携眷赴港，将留港半年然后去美国。在港他有姑母家可住，有可能尚未往《大公报》访费，但他自己有事访费面商，是必须访费的，亦必能将我书稿交到费手。

(二)费是我好友之一，完全可以信托。我信和稿由赵交费，由费出版，可能由《大公报》馆印刷并登出广告，比较方便，但非一定。广告及印制版式由弟代表我拟订之。可与该报人员商量，却不必定与费或罗商量，因他们二人太忙。

总之，弟不要太着急，尤其不要多所猜疑。千万，千万！

(三)《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我因四川印刷错字太多，故有意重印。如来信所云台北翻印既多，则不需印，亦可。但台印本好坏如何？有无删改？弟曾见到否？

(四)《儒佛异同论》及《东方学术概观》两稿合印一册，我同意。弟看稿内有无不妥当处？如有意见，望告我。

(五)凡涉商业性质的事情我远在北京不复过问，一切委托吾弟全权代表，但望吾弟虚心听取旁人意见耳。

其他问题我难设想周到，且于琐细事素来马虎，唯有一切信托朋友——此所云朋友包涵费、罗及吾弟乃至识与不识之人。

我近来甚忙，精力虽差，幸身体无病而已。

手此敬问

起居安善！

漱溟手布



注：付邮日戳为 1980 年 12 月 16 日

## 致胡应汉

(1981 年)

时三老弟：

我记不得多久没有通信，今晨特检查旧存吾弟所来信，则只有 1981 年 1 月 21 日之一信为最近者。若然，彼此书信来往莫非疏阔竟逾半年之久乎？我近中十分健忘，又近来因精力衰颓，日记竟付缺如，无从检查得。希望老弟据实答我一信，盼盼。忆弟曾有一信中劝我节劳，少接见来访客人，殊不知此层难以实行。我一身无病苦，每日早晚出门散步，如何杜门谢客？只有一些无味的来访问信札就不答耳。其有远从欧美、日本、新西兰等地来信来访者，固不能拒不见面或不作答也。

其他不尽宜。敬问  
堂上太夫人安好！

漱溟手布

1981 年 8 月 29 日

## 致胡应汉

(1982 年)

时三贤弟：

我因毛泽东的批孔运动于 1974 年写出《今天我们应当如何

评价孔子》一文，约三四万字，拟有便托人携港交付弟手，与《儒佛异同论》稿合并出版。又我应夏威夷将于今年夏天开的国际讨论会讨论宋儒朱子学术思想而写的《试论朱熹之贡献及其理论思维的疏失》一文，甚长，俟嘱人抄一份亦可与上所说几篇合刊一册；凡此皆 1981 年前旧著。今年头脑思想每不能集中，而每天周旋应付之事却愈来愈多。此诚无可奈何者。香港方面一切事情吾只有依靠老弟。吾在京每月薪资所入甚丰。（我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修改宪法委员会委员），香港有任何收益均不必兑来北京，即留港支用。吾弟既为我操劳，则弟生活日用所需即应由此付出，理所当然。千万勿推辞。至要至恳。其余不尽欲宣。

愚兄漱溟顿首

1982 年 4 月 10 日于北京

## 致胡应汉

（1982 年）

时三贤弟：

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金耀基校长于上年及今年迭有书信给我，邀我去讲学，我未承许。最近该校秘书长来北京公干，亲自访我，晤谈甚洽。所谈甚广泛，未再邀我去港。此君名陈方正，广西人，其父曾与我相识。我即托他将我的文稿两件携去香港，一件是《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另一件是试论宋儒朱子的学术思想的功过得失者。两件交托于陈君返港时携去，

候吾 弟往取，将来与我的其他著作并合出版。陈尚要去长沙、杭州等地，总需二三星期才得返校。 弟可约计三星期后往该校晤金、陈索取我稿可也。取得后来信告知我！

漱溟白

注：付邮日戳为 1982 年 4 月 18 日

## 致胡应汉

(1982 年)

5 月 13 日来信收阅，兹分别作答如次：

(一)《人心与人生》一稿三册，初意交《大公报》付印出书，但后来经罗承勋转付查良镛了。此事问赵展岳、罗承勋可清楚。据云将由查出版，不可能索回来。

(二)金耀基君的意见种种，我一切托由吾 弟代表商定之。商定后，告知我可也。

(三)弟提议六文合刊，题名《东方学术概观》，我同意。但《中国——理性之国》一书尚在京寓有待修改，可除去之。改为五文合刊何如？

(四)再者：《中国——理性之国》约十几万字的一本书，早在 1969 年春写出，将与另一篇长文《试论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属于马克思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合刊一册。我已允诺由王皎我君在港出版。他有出版社，此事系由上海田慕周君介绍，我已声明保留版权，将来仍统归老弟一手经理。

(五)各书宜分精装和普及本两种。普及本宜取价低廉，不

计利。切乞注意！

**漱溟手白**

1982年5月25日

**注：**此信以及以下各信所说因国内无发表可能而谋在港出版之计划均未能实现。

**致胡应汉**

(1982年)

时三老弟：

前承寄示关于《人心与人生》出书与《明报》签订合同样本，并谈及稿费问题，我曾作答，现在未悉此事进行到什么地步？《人心与人生》书稿原托赵展岳携港，我本想交给费彝民，后来却经罗承勋转给查良镛《明报》社。今此稿即在《明报》社，然否？弟昨信嘱我向《大公报》索此稿，显系错误。此书稿在港搁延甚久，半由我年老精力衰颓健忘，一切盼弟为盼，幸甚！

**漱 白**

1982年5月30日

**致胡应汉**

(1982年)

时三吾弟：

顷奉 6月7日交邮一信敬阅悉。兹奉答如次：

(一) 弟近来与金校长所洽谈诸事，多承两位热心筹策，我完全信托。但此就今后而言，若我承诺《明报》为《人心与人生》出版一层则必不能翻悔。查良鏞邀 弟 签订合同仍希弟赴邀为妥。

(二) 《人心与人生》一书的抄本应在查手，早与《大公报》无涉（此事罗承勋经手）。由查出版、出售，不拘印数多少，其版权仍保留在我，即可转归 弟与金君所筹策之内。

(三) 不论稿酬或售书所得，实不足计较。 弟不必于此多用心。写书所以喻众，应以廉价流通为主。

(四) 我年老力衰，惮于远行。主观上虽愿赴港面洽一切，客观上实困难甚多，乞谅之。

漱手布

注：付邮日戳为 1982 年 6 月 19 日。

## 致 胡 应 汉

(1982 年)

时三老弟如晤：

读来信有因我无意南游最感阙望之语，殊不知九十老翁脑力体力俱衰，一切饮食起居日常生活习惯凝固成型，在家赖有儿孙陪伴照料，何能只身远出邪。虽许多问题若我到港当面解决最为方便，惜乎不可能。只有一切烦劳吾 弟为我驻港代表。

以弟之忠实细心，措置亦必得当也。但从弟前后各信札来看，似乎不免主见游移，颇有改换。例如6月间来信显然信赖金校长可以办成许多事情，而词气间明示轻薄查良镛，最近又不提及金校长而各事均依从于查君。以上所说，或出于我的误会，然亦望

弟注意。幸甚。以下回答弟一些问题。

(一) 为《人心与人生》刊出而欢呼一文可用。

(二) 给《大公报》费君一信，兹附上，向他索回我《人心与人生》稿三册。

(三) 《人心与人生》已有跋语，不另写序言。

(四) 我的照片随函寄上，口唇上有白点宜修饰一下。

(五) 来信所云授权书者，希开示样式，当照办。

(六) 《明报》社给我的稿酬或其他收益之项，吾意可用“梁寿民”户名存入银行，不必兑回国内。

(七) 弟既为我操劳应付一切之事，则弟日常生活所需，我负有供给义务。吾意可在我收益数内划出百分之五以至百分之十归于弟用，不再从北京兑寄。请弟酌量之。

(八) 我应上海友人田慕周香港友人王皎我的要求，既以《中国——理性之国》一书稿和《试论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属于马克思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一文均交由他们出版社出版，但说明将来统归弟所主持的勉仁丛书或云文集之内。

(九) 其他未尽之事容续函奉告，并盼此信到达后复我一笺。

漱 溟

1982年8月4日于北京

注：“为《人心与人生》刊出而欢呼”一文，为胡应汉先生

撰写，原拟于此书问世时刊诸香港报刊者。

## 致胡应汉

(1982年)

时三老弟：

8月12日信收到，兹分别答复如次：

(一) 拙著各书其早先出版者或距今六七十年，不尽可取，虽将来亦许出全集，但现在只说勉仁斋丛书，而先出几种，弟以为如何邪？假如必依著作先后排列次序、亦不必按次序先后出版。

(二) 各书付印出版者其题签即烦 弟题写之。此亦以见弟实经手其事。

(三) 凡吾文中称毛主席之处均可如 弟意照改之。(宽恕等各忙其事，且各有家室，非经常在我左右)

(四) 人的思想不外他对于事物(自然界的、社会人事的)的观察认识，及其所为价值判断(是非取舍)，这是人人都有的。不过一般人头脑中杂乱无章，零碎肤浅，每互相矛盾而不自知，唯独于宇宙人生认识深入者，乃能蔚然自成思想体系，那就是思想家了。我实(实)谈不上是学问家，但自承是个思想家，而且是恒自勉于实践其思想的人。外人有询及此者，可如是答之。

(五) 弟前此教书为生，今既未任教而终日为我的事操劳，则 弟之生活日用，我岂能不负责。此一问题幸有以答复我。弟之廉让，我心难安，难安！余不尽宣。

漱溟手启

注：此信付邮日戳为1982年8月20日。

## 致胡应汉

(1982年)

时三老弟：

我因年老健忘，对于来信每有遗漏作答之处，兹检阅先后来信补答如次：（一）弟作“欢呼”一文可用，因料想必有底稿，故未邮还。（二）陈生维志曾为我编写年谱；又，美国友人艾恺亦曾编写出一稿，请我看。今在我手。但必待有便人去港，乃能携出，若邮寄，往往被海关扣留。（外间寄我之件，亦有时被海关扣留）（三）我没有什么传记，只有过去组织民主同盟，奔走〔于〕两大党之间的过程均有文字记载，且多半见于报刊或印件，又且为近代史研究所刊布了，不患忘失。只可惜香港《光明报》上《我努力的是什么？》一长篇，竟无完整文字。（四）《东方学术概观》宜与评价孔子和论朱子两文合刊，希酌之。此两文似弟处均有之。（五）《唯识述义》有第一、第二两册，今手中存有第一册，第二册竟遗失了。他年或能出现亦说不定。我身后总有人留心觅求的吧！（有甘肃天水一张君白云他有第二册，我向其索取又无回音）余容续函。

漱溟白

1982年9月14日

注：“为近代史研究所刊布了”的文字，指《中国民主政团



同盟发起成之经过略记》与《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连同信中提及的《我努力的是什么?》一文，均已收入全集卷六。

## 致胡应汉

(1982年)

(上略)

来信对于我《人心与人生》原稿文句挑剔太多，甚至大段删削，恕我不能从命。综合来信看来，知弟对于毛泽东主席抱有成见，有恶感，而缺乏了解，遂于我对他的态度，误认为非出于内心本意，而是缘于所处环境所不得不然。此一猜想错了。

1974年毛忽发起批孔运动，一时无耻文人大学教授南有杨荣国，北有冯友兰，以至许多刊物纷纷附合，我独发言表示拒绝，并写出《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一长文，送交政协，当时遭到各党派开联席会批判我，我静坐不发一言。会后有人问我的感想，我答：“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弟对于毛公，全然不晓得其人，自缘未亲接其人，而我则于1938年1月访问延安，适在他僻处陕北一隅之时，曾作两度通宵达旦的长谈，其间尽多争讼，而心情舒畅，彼此不妥洽，不让步，而胸次轻松愉快，此情此景，吾一生再未有过。

毛泽东自是古往今来世界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事实所在，固无待我来肯定。可惜他晚年狂妄错乱，祸及国家社会，既有“十年动乱”的公开定评（此说公开定评盖兼在他党内和党外与

论而言)，则 弟之对他唾弃，亦自有理，不为全错。

(下略)

注：据胡应汉先生提供抄件抄录。胡先生注明此信写于  
1982年11月17日。

## 致胡应汉

(1983年)

时三老弟：

1982年12月20日灯下一笺收阅多日，因岁杪年初俗事忙碌，未及时作复，希 谅之。尊笺所说我各稿有错误字句，而我未加校勘纠正，谅必有之，希 弟为我核改幸甚。但许君既于《人心与人生》多所挑剔，不愿出版了，则其他稿件似亦不必由他处出版， 弟意以为如何？有田镐君字慕周者，是邹平时从游于我之熟友，凡我文稿全都交他抄写，几无例外，每一稿件除抄给我一份外，恒同时他自存一份。前不久，他来京给我祝寿时，我曾将几种文稿（其中有《中国——理性之国》一稿约十七八万字）付他手，将由他的好友王皎我君主办之出版社（社在香港）付印出书。吾意《人心与人生》即从许处收回，改交王君为妥、为善。老弟以为如何？希 为我裁夺之。我脑力衰，遇事游移、模糊，十分健忘。凡香港事务只能依靠于吾弟。

余不尽宣，顺祝堂上 慈亲安善！

漱 溟

1983年1月2日于北京

注：“许君”为《明报》出版社负责人。

## 致胡应汉

(1983年)

时三老弟：

前得11月17日来信，因一时忙碌未及作答。来信计共六项：（一）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读我稿后不同意我的见解，可不必管他。（二）王皎我方面不足信赖，今后不交托给他出书，由吾弟酌量应付之。（三）有关任公、孑民、百里、西琴、禄堂诸先生的一些文章，且待下次检寄。（四）陈维志编的，又艾恺编的年谱，容埃有便人带港。（五）云颂天为从游诸子最敦厚朴纳老，可惜竟先我而去世了。（六）兹因见报刊上记载王国维先生事情皆传闻失实，我写一文叙明我亲自见闻。附上希弟斟酌或发表，或暂存留均无不可。

老弟坠肛之病我甚关心，惜无计可施。专此布达，敬祝老弟及

堂上慈亲安善！

漱溟手启

1983年12月15日

## 致胡应汉

(1984年)

时三贤弟：

兹有几件事奉告：

(一)《人心与人生》一书顷交由上海学林出版社承印，即将签订合同。其发行不限于国内，亦将行销香港。因此即不可再在香港出版。此书稿之存留香港者，即由老弟保存之可也。学林出版社与新华书店两个招牌实为相通之一事。

(二)兹将近作儒家孔门之学一稿寄上，吾弟阅后或发表或不忙发表，留待与其他稿件合刊，由弟酌量行之。

(三)有些旧作如纪念蔡、梁几位先生之文，容我觅人抄写好，即寄上，统乞裁酌行之。

(四)我本人年谱，有多年前陈维志一编订本。约编至我中年之前。字数甚多。又有艾恺一编订本，似不佳。吾意此事不忙。

弟谓何如邪？

老弟健康时在念中。许多事全赖吾弟帮助也。再则吾弟堂上慈亲起居安善亦在祷念中。便中幸示之。

漱溟白

1984年2月25日

我与香港、日本、美国、新西兰互通信札无阻碍，但成册成本之稿件每遭海关检查留难。

## 致胡应汉

(1984年)

一、《纪念时贤文集》事：

1. 现再寄去卫西琴先生传略。

2. 与孙禄堂素不相识，只是在一次武术会上因其任裁判长，而我在台上参观席，曾看见他，但并未交谈，故无纪念他的文章可写。

3. 纪念蒋百里、林宰平、陈真如、黄艮庸等文章未写过，只有由我口述纪录后，再寄。

4. 写有《略记当年师友会合之缘》一文，约七千字。其中记有熊十力、王平叔、陈亚三、黄艮庸、林宰平、云颂天、王鸿一、罗膺中、王星贤、朱谦之、张云川、梁仲华诸位。可作为此书附录。待抄写后寄去。

5. 此书是否可名为《回忆昔日师友》。

二、1. 黄文弼也是当时听课的。黄文弼是湖北人。黄文山是广东人，似未听过我的课。

2. 汤用彤、张申府均为中学时同学，不是北大学生。

3. 冯友兰、朱自清均听过我的课，论年龄差不多。也只是如此的师生关系而已。

4. 王昆仑（当时名汝屿）也是北大的学生，其他较知名的，一时记忆不起。

谭平山（鸣谦）也在我班上听课的，但大我五六岁。

5. 去北大时是讲师，以后也是。因当时政府无钱，民国七

年工薪订一百元，只能发三成。教授二三百也只发三成。提教授又要多发薪才行。

三、关于年谱、传记。

1. 年谱有一个初步草稿，正在做修改补充工作。

2. 传记只有待年谱完成之后再说。

四、在王皎我处书稿，将请田慕周函索催。

五、《人心与人生》一书已托人寄去。

老弟前次来信所询各事，由我口述后经培宽答复如上。

漱溟白

1984年12月23日

## 致胡应汉

(1985年)

一、《略记当年师友会合之缘》及其续文，随信寄去。

二、《纪念林宰平先生》和《忆蒋百里先生》两文随后另信寄去。

三、未写有纪念陈真如先生的文章。

四、《百姓》上发表的《如何评孔子》等两篇文章，原是给在纽约的《华语快报》写的，托人带香港，不知为何转到了《百姓》手里。

五、《如何评价孔子》一文已交四川人民出版社于明年出版。

六、《我努力的是什么？》一文已由美国友人艾恺君复印寄来，可不必再抄录或复印。但此文第三十次连载尚缺；三十是

“解决党派问题的我见”中的一部分（“解决党派问题的我见”自二十六连载至三十一；第三十次可能刊登在1941年10月17日《光明报》上），如能请人将此段复印出寄来最好。

此为培宽执笔代我答复吾弟来信之文，希鉴察办理为荷！  
我脑力衰、无它病苦。

梁漱溟印

注：寄达日戳为1985年12月11日。

## 致马秋帆

（1981年）

秋帆贤弟：

11月9日来信收阅，承询有关我生平事迹著作等项。今寄奉《我的自学小史》，又《乡村建设理论》各一册，可供参考。

我以1893年生于北京，即光绪19年阴历9月9日，原名焕鼎，十九岁参加辛亥革命运动的组织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支部，漱溟系清廷退位后办《民国报》，任记者的笔名，沿用下来。二十四岁受聘北京大学任印度哲学讲席，又兼讲儒家哲学，迄于1924年暑期退出北大，自己办中学，又改为聚徒讲学者数年。1927迄1929年春在广州任两广政治分会的建设委员会主席，倡议开办“乡治讲习所”，为我致力乡村运动之始。1929夏迄于1930年夏主持河南村治学院教务兼北京《村治月刊》主编。1931年春开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以邹平县为实验区，迄于1937

年尾。日寇入侵到山东，乃西撤入川，奔走国共两大党之间，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去香港创办《光明报》，为其言论机关。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无党派身份应邀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今任常务委员。——大略如是。不尽欲宣。

**梁漱溟手复**

1981年11月16日

## 致周植曾

(1975年)

3月19日函示敬悉。我以拒不批孔，政治上受到孤立。但我的态度是独立思考 and 表里如一，无所畏惧，一切听其自然发展。此时如从香港来人看我，大不相宜。此纸可转君毅时三阅。我身体精神至佳，虽年纪八十有三，仍然像六十许人，可以告慰远方朋友。

**漱溟手复**

3月28日

**注：**据胡应汉先生记忆，1975年4月6日周植曾先生收此信，即转他与唐君毅先生。周为周孝怀先生之子。



## 致袁鸿寿

(1978年)

11月27日惠书奉读多日，殊未料匝月之久住处尚无着落，原计划的工作竟谈不到，甚讶。人生诸事皆有命运，信乎，信乎。最近情况或有转变耶，念念。第又得悉起居饮食一切方便为慰。吾人固以工作为重者。敬祝工作进行顺利！

漱溟手复（印）

1978年12月2日

**注：**袁鸿寿先生名昌，浙江嘉兴人，抗日战争之前即与著者相识。

## 致袁鸿寿

顷约好王星贤明早往游紫竹院（地点在西郊白石桥），七时半后八时前，到园内小土山亭上会齐，希望准时同游。我备有糕点糖食，出门之前可不需进食。此致  
鸿寿兄

漱溟

4月1日午后

注：此信约写于七十年代后期。

## 致袁鸿寿

虹叟手札暨美国人写我之书均收到。此书在我案头已是第三本了。他本人先寄于我也。

兄得空，愿面谈。兄以为我忙，是错误。我只两千多政协委员之一人耳，其忙者是常委，常委只五十多人也。

名心叩

3月30日

注：信中所说“美国人写我之书”即指“The Last Confucian——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Guy S. Allitto 著）。著者于1980年9月被推选为政协常委，计此信当写于此前不久。

## 致袁鸿寿

鸿寿兄：

顷收古玉寄来 兄手写《六十小时的厄运》一文，末段议论有可取处，应当保存，惜全文读竟，不见 兄有一语反躬自省，不禁为之长叹。综观 兄一生遭遇，忽此忽彼，离奇多变，均从过去宿缘造成，此次之事亦不过其一端耳，若加怪讶怨嗟，归咎于身外，未免不自省自知了。以 兄之博学多闻，岂不知

三世因果之理，而自己一次一次经历绝不是偶然逢值之幸或不幸。吾以为今后 兄应当憬然惕然，忏悔过去，亟修未来，戒嗜欲（烟酒等），发誓愿（悲悯众生）。向上有志与否将于此取验，惟兄勉之。

……。

**注：**此件由单培根先生据朱瘦竹先生之摘抄件抄供。约写于七十年代之“文革”后期。

## 致 卢 广 绵

（1973年）

广绵弟：

手书奉到阅悉。如此大手术必须病患者与医护方面合作，乃可收效良好。第一要有信心，无所畏惧。第二要有愿心，有自己志愿要尽力之事，念念不忘。如此自然从容静定，精神宁敛不散，而身体气血得其养矣。

敬祝

健康早复！

漱 溟

新年四日

**注：**卢广绵先生，三十年代与著者相识，现为全国政协委员。

## 致李任夫

(1979年)

6月14日来信收到。上月兑来三十五元早收取不误。承索我像片，自当寄奉，但倾篋翻检竟寻觅不得。近来我头脑精神极坏，健忘、恍惚，又加大会小会进退周旋，忙碌之至，而内人跌伤左下肢约将百日，其头脑精神亦不正常。诸祈谅解为幸！

弟漱溟覆

6月17日

注：李任夫广西桂林人。

## 致李任夫

(1980年)

任夫兄：

10月8日来函诵悉，  
兄于李任公一生经历不尽熟习（特于其交游人物特有关系者），例如他与张难先关系的由来即全然不知。又如任公曾自己口述一生史实（全文甚长，由张克明笔录，登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增刊第六辑），

兄曾看到否？如未看到，应觅来一看再写作，不要强不知以为知。他的自述亦有记忆错误者，我参预其事之一二，亦片面不

全。我劝兄不宜动笔太早，更不宜草草定稿，毫无价值。冒昧进言，希谅解之幸甚！

漱溟手白

## 致李任夫

(1982年)

6月5日来信询及李任公事迹的几点问题兹答复如次——

(一) 张难先先生与任公相识，是从伍观淇先生讲学会上来的。伍先生家住西直门内火药局七号。张老携眷住西直门大街路北小寺院东厢房(似是民国六年或七年)。经我介绍张伍相识，而任公则是伍先生讲学会上最忠实的听讲者。我认识任公亦是在此会上。彼时任公任职陆军部军学司，身着长布衫，住家东四钱粮胡同。彼时各部衙门均甚穷，发不出薪资(每月只发三成)。广东第一师长邓铿邀请伍先生回粤给他任参谋长，伍转荐任公前往，此为任公发迹之始。孙传不合，邓忠于孙，陈炯明刺杀邓。任公掌握了第一师，忠于孙先生，得任西江督办(驻梧州)，掌握地方民政财政，邀请京中熟友为助，张应邀南下，任樵运局长，后来任琼崖民政(厅)长、省府地政厅长，……

(二) 胡汉民即胡展堂。汉民是笔名。任公读中学时期任国文教员，所谓师生关系不过如此。任公原名济琛，后改琛为深。任公与蒋介石的关系、任公与陈铭枢的关系是他一生重要事情，我知之甚详，有待面谈。此不尽宣。

漱溟手覆

1982年6月7日

## 致李任夫

8月1日惠书诵悉。贵州黄齐生先生曾访我于邹平，居住我们农场约月余，别时谓将去绥远看他的外甥王若飞。1946年春又相遇于延安。他到重庆同若飞回延安，不意飞机失事遇难。我们算是熟人，却未曾读他的著作，希望将来惠我一读幸甚。敬覆

任夫同志兄！

梁漱溟再拜

8月3日

注：此信约写于八十年代。“农场”指邹平县实验农场。

## 致陶天白

（1985年）

天白兄大鉴：

顷由小元世兄交来手示，得悉近况至慰思念。承嘱写具前乡建院毕业证书，兹写出如另纸，未知是否合用。敬此奉复，顺候起居百益！

梁漱溟拜复

1985年7月22日

**附件：**

陶天白君昔年曾随同张文白先生（治中）访问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留于研究部学习一时期，其时我适主持研究部事。后来张公出任新疆军政长官，陶君供职秘书，以此留于新疆以迄于今，时常与我通讯，每因记述张公政绩以及轶事有所商榷，忽忽不觉数十年矣。俗有白驹过隙之叹，岂不然哉。言念及此，掷笔太息。时近初冬，顺问起居安善！

**九十进一老叟梁漱溟**

1985年1月13日于北京（印）

**致黄席群**

**（1985年）**

顷奉赐书，并收读

令先君《远生遗著》上下二册，至为感谢。诚如林宰平先生《远生遗著序》中所说，我与公并无深交者，盖综计前后晤对只有三次耳。大约在1914年，我由陕西回北京，因西安某寺一法律问题而自愿代为之请教者，其时我一青年学生耳。乃承公鉴其诚悃，拨冗指教甚详，彼此精神上若有互感相通者，于是乃有以《晚周汉魏文钞》求撰序文之事，有与《甲寅》杂志记者（章士钊）亟称道远公为人之通讯，而今回首前尘既七十余年矣。临楮兴感，不觉缕缕，更望教学余暇，不吝通讯。

专此布达，顺请

敬安！

**梁漱溟再拜**

1985年5月24日

**注：**黄席群为民初名记者黄远庸（远生）先生之子。林宰平先生（志钧）与黄远庸先生为留日同学。著者与黄远庸先生交往情况，可参看《怀黄远庸》一文（全集卷七）。

## 致陈道传

（1973年）

道传兄：

多年失去联系，顷得

来信为喜。韩公去世亦不晓得，彼此原无深交也。兄过去问题，既经平反，似乎应当如常工作才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亦遭受冲击不小，我平淡处之，卒亦安然度过到今天。政治待遇，生活待遇，一切始终没有变动。兄既退居在家，身体又欠康健，则节约度日，知足安命，以终天年可也。国事由于领导的好，不须我们操心了。愚幸身体无病，虽年既八旬，每日仍写作不辍，可以告慰朋友。长子培宽今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作，次子培恕则工作于中央国际联络部。他们各于结婚后有子女二人，生活安定。远承垂询，合并及之。专复即祝平安！

**梁漱溟手复**

1973年4月18日于北京



注：陈道传先生三十年代曾工作于山东邹平县金融流通处。

## 致陈道传

(1973年)

前得

来书，即时作答。顷又得还书，于称谓之间以为我过谦。此出于

弟意专诚，即勉从

尊意。书中备述侄辈学历及现在工作情况，阅之甚为欣慰。邹平旧侣陈亚三、梁仲华均已身故。唯近得徐树人从重庆来信，知其情况尚好。宋乐颜则故于川中矣。其他不尽。手此即复道传老弟左右

漱 溟

4月24日

## 致陈道传

(1978年)

来信收阅。徐树人久无信来，其情况不悉。我从北京习俗今年八旬晋六矣，幸无病，但见衰老了。儿孙辈一切均好。长孙（培宽之子）钦元高中毕业后下放农村两年，最近考取，将升入轻工业学院，院址初闻在西安，顷又闻在咸阳，下月即入学。假

如在西安更好，若在咸阳，则去西安亦不远。当嘱其访谒老弟，希吾弟进而教之。其他不尽。即复候春祺，合府安吉！

漱 溟

1978年2月19日

## 致陈道传

(1978年)

道传老弟：

2月27日来信于3月5日收阅。因我在政协大会期间，不住家中，住在西郊宾馆者旬有余日，比回家乃展阅之也。小孙钦元西行之前亦未及见而即去，但弟与我的交情，曾经告语之，且嘱其有便到西安必造府求见也。会后琐事甚多，匆此复祝康泰！

漱 溟

3月13日

## 致陈志彪

(1981年)

来信诵悉。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贤智之士通达无碍，固不介介于怀

也。名鸿、良庸、敬止诸君均先于你我而去。既去世矣，于世间无可致力。但有可致力之事在我辈则当敬谨从事，求俯仰无愧也。鞠躬尽瘁，愿与足下共勉之。临楮不尽欲宣！

**梁漱溟**

时年八十有八

**注：**陈志彪广东曲江人。三十年代曾在邹平县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学习工作。

## 致董泮清

(1973年)

泮清老弟：

多年不通消息，今日忽得来信为喜。从来信得悉弟一切情况，甚慰。我今年八十有一，身体精神均好，每日仍从事研究写作。培宽培恕各已成家，均系夫妇双职工，各有子女二人。但因工作关系未能与我同住一处耳。来信提及王子愚先生，想他情况好吧！弟可代我致意。以后通信可写寄北京东郊新兴里七号楼一单元一层三户。其余不尽。手此布答，顺问合家均好！

**漱溟**

1973年3月30日

**注：**董泮清为山东乡建院学生，1939年著者赴山东敌后巡视，返川时有董泮清随行。

## 致董泮清

(1981年)

久不通讯，忽得

来书为欣。台湾回归祖国之事，将来必能实现，自无问题，但此时尚无可能也。我往昔奔走两大党之间固愿继续尽力，却机缘有待耳。我身体幸无病苦，只年迈力衰耳。专此布复，顺问全家都好！

梁漱溟手复

1981年10月18日于北京

## 致董泮清

(1984年)

泮清老弟如晤：

几年来未通音问，顷奉来信，备悉种切。有些过去遭遇曲折，以淡忘为宜，况经平反，更可不谈。欣闻弟一家人都好，诸侄均能自立，尤用欣喜。我今年逾九旬矣，虽衰老，尚幸一身无病苦，儿孙辈绕膝，一切平安，可以告慰友好。敬此布复，顺候春祺！

梁漱溟手复

1984年3月14日

## 致董泮清

(1985年)

泮清老弟：

久缺音讯，得来信及附稿甚欣，足慰怀念。但稿文缺点甚多，且所缺者均是重要之点。例如当年我偕同黄良庸、王靖波等六人是取得国共两党同意的，且分别通知他们各自负责打游击的部队予以协助。国方任命于学忠为苏鲁游击总司令，有两万多军队。共方则有黎玉、张经武部队驻军王庄（基督教堂）。我方则有秦亦文（经我与国方军委会政治部长陈诚洽商同意）为首的第三政治大队长率八百余人（均有枪支款项），返回山东游击抗敌。更有原在山东的许多同学，如鲁北的李星三，鲁西的裴雪峰宋乐颜、蒙阴的公竹川、黄孝方、赵继元、李肅等多人，其中公竹川、黄孝方均误被杀害。彼时各方多有矛盾，未能协同抗敌，互有摩擦。我深恐引起内战，乃匆匆经鲁西与裴雪峰、宋乐颜话别返回四川，弟即随侍我回川者。但于我开初怎样通过国共两党同意（共方分别通知其游击部队首脑罗荣桓、陈光、杨勇等协助我），蒋介石怎样给我路费一万元和密码电本，关照于学忠部王静轩参谋长协助我。当我路过永城时新四军彭雪枫司令赠我一匹马等一切情节不知。还有国方廖安邦司令与我共谈，叹息各方面不能同心合力抗敌，等等情节均不知悉，所以弟寄示之稿只可自存，留示后嗣，无刊布价值。我曾根据黄良庸小笔记本，共同追忆写出《1939年巡历敌后游击区域日志》一书（盖良庸为当年随我左右五人之一；五人有王靖波、王福溢、

李健三、翟茂林等)，将来自当发表于世。

以上略答来信，关于弟生活情况，家属子弟情况等等均获悉，十分欣慰。我本人今年九十有二，老衰无精力，有许多事遗忘了。昔年旧侣如陈亚三、黄良庸、王绍常、梁仲华、孙廉泉等均身故，只有张椒知、徐树人、李澂等尚在耳，其中只有李澂（渊庭）在京。余不尽宣。

**梁漱溟手复**

1985年8月14日

**注：**信中所述各事，可参阅《我努力的是什么？》一文第九节《巡历华北华东各地》，和《敌后游击区域行程日志》（信中误写为《1939年巡历敌后游击区域日志》）。

## 致曹慕樊

（1981年）

慕樊兄足下：

数十年不晤，月前得手书，喜慰之至。不意一时未及作复，遽因接连开会，且上下午均有会；年老怠惰，以致拖延至今；歉甚！尊囑于素纸一大张，题写“迟菴”两字，当时榜书大字，惜我久不习此，缺乏笔砚工具，姑试写如另纸，恐不合需用。附呈札记一则，请指教。幸甚！敬问起居安康。

**漱溟拜手**

1981年3月5日

注：曹慕樊先生，1948—1949年曾在勉仁文学院任教。“札记一则”，指《读阳明先生咏良知诗》（见全集卷七）。

## 致卢资平

（1981年）

顷奉惠函，敬悉一是。邹平为我过去致力乡村建设工作之地，只以日寇侵略华北华东，不得不撤退而去，在邹平首尾不满八年，幸承地方父老不弃，而实未能为地方造福，思之歉然。今在共产党领导下，发扬地方自治，必能实现法制与民主，深望共同努力，祝之祝之。专此布复，顺颂台安！

梁漱溟手复

1981年1月21日于北京

注：卢资平先生山东邹平县人，1932年任教于邹平实验县第十二乡乡学，1934年在县政府负责编辑实验县公报，现为离休教师。

## 致吴秀峰

(1983年)

顷收到

惠赠花生米和板栗各多量，甚感厚意。我今年九十岁整，牙齿脱落。花生米炒熟研成粉末，栗子煮熟尚能食用。专此复谢。

敬祝

你们全家安好！

梁漱溟拜复

1983年3月15日

注：吴秀峰，原山东乡建院同人公竹川之夫人。著者有《纪念亡友公竹川》一文（见全集卷七）可参阅。

## 致公丕文

(1986年)

来信收阅。你父亲公竹川被害之事终得昭雪，闻之欣慰。你家庭能和好生活，便是幸福。凡过去多年之事，且是外县地方小问题，中央政府和党中央怎能顾及。你写信赵总理是一妄想，瞎想，我不能代达。每次开会，总理在上座，我和其它委员无暇与他谈话。你家的问题，就能就地解决，或自己来京向国务院的人民来信来访办事处询问，请示一切。你来信，我今退还给



你。我不便出面向政府或党中央说话。你来件，你可就近在本省、本县求解决，不宜寄我。寄给我没有用。附还原件，并问你们全家都安好。余不尽。

1987年 九十四老叟手答（印）

注：公丕文为公竹川之子。

## 致饶绪道

（1984年）

顷收到来信长达十二纸，缕缕自陈，语语真切，我迴环读之至再。吾弟自是赋性诚挚之人，其富有才情亦在此，至如遭际坎坷、许多不幸之事，则关系时势，自宜忘怀，如烟云过眼也。弟妇友琴原是当年女生中我所嘉许者，嘉耦天成，自在意中。至如一时仳离，终复和睦，凡在朋友同侪谁不欣慰。而从旁撮合乃在弟之儿女辈，吾闻之弥觉欢喜可爱哉！此幼辈诸人之孝于其亲也！一家人天伦之乐不可多得，然却宜衷怀悚惕惻隐，庶几乎无差失也。弟索我写条幅，写出了，附上，希察入。不尽欲宣。

1984年7月8日于北京

九十一老朽梁漱溟（印）

注：饶君为勉仁文学院学生。

## 致饶绪道

(1986年)

顷见吾弟寄培宽信，除由培宽做答外，吾要明白表示：塑像一举切不可行，我断然拒绝。吾人在世当“谦虚谨慎为人民服务。”我愿与同学诸弟共勉之。有违此旨者，非吾门徒。即劳老弟转致诸同学友好是囑。切切！

1986年4月23日于北京

梁漱溟（印）

能多印行《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两书流布于世，却是好事。

“谦虚谨慎为人民服务”的话，见于毛泽东语录。

注：饶绪道，原勉仁文学院学生。“塑像一举”，指该院校友有意于北碚为著者立像。

## 致李二水

(1952年)

李二水同学：

来信阅悉，甚慰。所询会谈之事，因无人响应，未曾举行。我且曾向张凌光诸君致此意，而诸君未能应也。又我原定移入

城内，近以觅房未得，延期三个月再看。以后有信仍可寄颐和园。其余不尽。

漱 溟

28日

注：李二水四川人，勉仁文学院学生。“会谈之事”，指创办一文化研究机构的建议。

## 致李二水

有负垂询之雅意，千里远隔，不得亲切面谈，为恨如何。我既未能有所贡献，则愿吾友寻味古人之学，如象山、慈湖、阳明、近溪诸家者。但要超然物外为好，因既迈过强探力索阶段也。肃复。

漱 溟

1981年1月14日

## 致张拱卿

(1950年)

溆玄弟转交

张拱卿同学：

据黎先生来信，知勉仁图书你在照顾，并称你甚负责，闻之甚慰。兹嘱李二水同学帮忙打理，希望你们共同负责。第一，

图书不得遗失。侯子温先生曾代我收存一些稿件，据陈亚三先生说，侯之遗物今存图书馆，应加注意。第二，不可凌乱。排列要有顺序，若凌乱必损失。第三，勿使遭鼠患虫患。至少每周检查一次；要检查周到，有虫则速购烟叶。如能每天以一小时作移动扫除灰尘工作最好。无处移动则翻检亦可，每天一小时，逐日为之，勿息。除图书外，我存有一些信封信笺稿纸等，亦甚怕虫，请注意为要。我希望我年内年外能回到北碚，幸不负我之托。至盼，至祷。

1950年11月17日

漱 溟

此笺与李同学同阅。

注：张拱卿为勉仁文学院学生。

## 致张拱卿李二水饶绪道

(1951年)

张拱卿、李二水、饶绪道三同学：

我年前曾有信寄黎先生转张李二同学，收到否？关于图书馆工作我曾要你们作报告，却迄未见寄来为念。你们三同学住在勉中范围内，生活方式、自修情形、工作情形我都不清楚。兹特委托云颂天、宋乐颜两先生负责指导，他们即算代表我。你们要接受他们的指导为幸。

漱 溟

3月28日

## 致张拱卿

(1951年)

来信报告书籍点交情形甚慰。关于你的工作我有一信致楚部长，你可加封迳寄重庆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楚部长收，他必有办法也。饶同学是否有了工作，并念。此复  
拱卿同学

漱 溟

7月27日

**注：**著者早年藏书一向存入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图书馆。抗战时全部运至四川，后由勉仁文学院使用。四川解放后捐赠重庆罗斯福图书馆（今名重庆图书馆），“书籍点交”即指此。收信人及“饶同学”均为勉仁文学院学生。“楚部长”即楚图南先生。

## 致鲜继恒

继恒兄：

久不晤谈，比以春节将近其得一叙乎。敬想堂上慈亲安康为祝。兹因有事拟访雷洁琼女士，知其居住南锣鼓巷而不详门号。她似在沙滩商联每周学习，兄能代为一查

乎。手布敬问府上均好！

梁漱溟

2月16日

注：鲜继恒先生为著者老友鲜英（特生）先生之子。致鲜继恒信三件均约写于七十年代。

### 致鲜继恒

昨承枉顾得谈为快。关于杨福全问题我无能为力，兄尽知之。今日之我与二十多年前之我在政治场上的处境截然不同，根本上没有与党政领导阶层晤会说话机会。兄交来杨竹君给我的信，希望我大力支持感激终身等语，我实难置答。敬乞费神以此笺转去，何如？余不尽宣。

漱溟

5月24日

### 致鲜继恒

继恒兄：

前以贱辰，承

兄枉驾并惠食品为谢，但我事忙，愧不能答拜，乞谅宥之。三本书只略为一翻，亦无暇及此也。兹托人送还，请查收。手此即祝

堂上老人安好，  
闾府均吉！

梁漱溟

10月14日晨

## 致鲜继恒

(1979年)

继恒三兄如晤：

内人陈树棻久病之余已于日前身故，当由儿辈衣殓，次日送东郊外火葬，未敢惊动亲友，兹特讣闻。前借阅尊处黄炎培日记摘抄，已与近代史研究所面谈过，指出其摘录不明确、失当各处，拟即奉还。敢请便中劳步我〔处〕一谈为幸，恕弟衰老，少出门也。一切容面不尽。

漱溟拜手

9月12日

## 致窦桂枝

(1983年)

来信收阅。雪岩兄先在邹平佐我从事乡村建设工作，后在抗日战争中率领一部分队伍致力游击战时，与我相遇于苏北，伴送我得以进入鲁西南境。此其忠于国事，俗云没有功劳亦有苦劳者。惜乎彼时抗日武力各党派间互有磨擦斗争惨剧。即在共产

党内托派、干部派之间不亦相惨杀乎？雪岩身处其间，遂亦遭忌成仇。1950年雪兄来京见我时，便是隐姓埋名，慄慄危惧的，其卒遭捕害，盖有人寻仇也。党内人物如刘少奇、彭德怀尚且惨死，其他不足论矣。匆此布复顺问  
阖家都好！

**梁漱溟手复**

1983年5月20日

注：窦桂枝，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同人窦雪岩之女。

## 致董乃强

(1987年)

乃强同志：

来信收阅。我与令慈亲文振女士近年久未通讯问候，推想必然身体健康。今得你来信十分欣慰，亦且亟思与你晤面一谈，既谈家常，亦谈有关学术方面问题。我家电话36.5522，可先在电话上约好日期时间，其余待面谈，不尽。先乞代我问候令慈亲是荷！

**梁漱溟手复**

1987年8月27日

注：董乃强，教育家董渭川先生之子。



## 寄陈维博

(1981年)

来信阅悉。你新生一女，母女平安，甚好，甚好。你请我为此女命名。我给她命名陈勤，小名就是勤儿。你们看如何？

你打官司，虽胜利，切不可骄盈。应当谦虚谨慎，尤其在人们面前要谦虚谨慎，否则要出问题。《易经》上说：劳谦君子有终吉。凡事躬亲去做为劳。又云谦谦君子。

岳先生处希望王星贤一谈。但王先生向我说：他不懂《易经》，不愿去见岳先生。我表示可代达。我日来事情很多，尚无暇访岳，余不尽。

老头陀手复

6月7日

## 致陈维志

(1974年)

人生当时时采取主动，不要落于被动。疾病之来，都是身体落于被动而反抗斗争之事。吃药又使身体在被动中，不如采取主动手段，如静坐，或习拳，为好。习太极拳，缓慢动作，身体微微出汗，或是微烧可退之道。此致

维志，自酌之！

老叟白

8月12日

**附录：**

## 8月10日、11日两次谈话要点

人们平时思虑纷杂，大脑不得休息，非但耗费精神于无用之地，抑且有违医家“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之古训，必将不知不觉中招致疾病。

因此常常使自己大脑得到休息实为第一要义。再进一层，则实行静坐，那就更好。

静坐的“静”字指“一念不起”而言，事实上大不易做到。先从大脑休息入手，久之或可渐渐入静。

我本人从青年好佛，习静坐，始终未能一次入静。且患失眠甚重，延至中年以至六十之年犹时时患之。后来借北戴河气功疗养院之助，幸于静坐略有所得。这是由于完全断绝一切外缘之故，其环境条件寻常难得有之。

气功疗法，国内曾经盛行一时，据闻京中某大医院推行一种方法极其简易。其法可以集合十数人于一室同时行之，对于降高血压当下收效，连续数日或十数日便可全愈云。

现在不妨师取其方法大意，个人自己试行之：

1. 静坐之坐有跏趺式、半跏趺式、下肢平踏式乃至平卧式、侧卧式种种；取其安适舒服，随意行之。但头容要正，脊背宜直。
2. 衣带宽解，筋骨松弛，气沉丹田，全身上虚下实。
3. 鼻息从容自然，以呼吸达于腹部为好。
4. 特取松静二字用以暗示自己；徐缓地默念：松！松！松！静！静！静！随着全身放松，大脑随之虚静。
5. 如其昏睡，亦且任其睡去。
6. 以心恬静而明惺为最好。是即将人于一念不起之境。

7. 出现静境不必喜，平平淡淡任其自然。尤不可事后追求其再现。稍一有追求之意，定然不再出现。

8. “一切放下”是最要诀，是警省语。

9. 环境条件影响坐功，不能不择时择地。为了夜深人静时方便用功，故有“活子时”之说；即随便中夜起坐，不拘定于子时也。

10. 同其他功夫一样，非有耐心持久行之，不会成功。

右为维志贤契谈话纪要

八十二叟漱溟书

1974年8月16日

## 致某友人

(1966年)

我的事情谅必知道，即不多谈。计自8月24日以来到今天既有四十多天。初时如疾风暴雨，但近四十天寂无音响，似一时不会解决。我自信从来不为一身一家之谋，所关心而致力者不是国家危难，即是人类文化问题。我的遭际自有天命在焉，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古人说：“不怨天，不尤人”，颇觉自己衷怀亦能如此。而深有歉于自己不谦虚，不谨慎，亏负所学。此学是天然谦虚，天然谨慎的，我全无实践，何能不出问题。假如我不能完成我在人类文化前途的使命，一面是咎在自己，一面是合该如此。现在事情如何尚在未定之天，且等一等看吧。（此指《人心与人生》稿能否收回续写而言。）闻良庸已回粤。昨接马先生一信，他亦被遣送回乡。秉华不会有问题。渊庭不知有

无受我的影响？如愿回我一信即回信。否则，不回亦无所谓耳。

有人以电话问我身体好否，等我去接电话，线路断了，不知是谁。或是大中否？或以此信寄大中亦可。

漱

注：“我的事情”，指1966年8月24日抄家。此信写在略大于掌的纸片上，无上款亦无日期。“艮庸”即黄艮庸，“马先生”即马仰乾，“渊庭”即李渊庭，“大中”即郭大中，均为“文革”前时常聚会的友人。“秉华”指阎秉华，李渊庭夫人。

### (三)

## 致关爱仙

(1949年)

关于子震之事，连日已向绥署朱主任及徐处长先后谈过，大约日内可望保释，特此奉知，手布即问台安

漱溟手布

元月5日

注：关爱仙，雷子震先生夫人。时雷子震被囚渣滓洞。

“朱主任”，即当时国民党西南长官绥靖公署朱绍良；

“徐处长”即军统局特务头子徐远举。

## 致雷子震

(1949年)

顷张君转到

复信，阅悉。此事周折如此，诚非彼此意所及，但

兄既经手，不得不以责问于

兄，尚乞 赶快设法，漱实需款情殷也。兹托梁君安详代弟洽取（由他出具收条），该款即付安祥为幸。手上  
子震兄

漱 溟

5月25日

注：据雷子震先生提供此件时称：时勉仁文学院经济困难，著者托雷在港代取银行存款。该银行早已不存在，雷乃自筹款垫付。解放后，雷始以实情相告，并寄还作废存折。

## 致王敬止

（1960年）

敬止兄：

敬兄致仰兄书谈及为伍先生整理遗稿事，敬已读悉。此事在弟早已引为此生此世必须尽的一种责任，未敢一息忽忘，前者向敬兄及粤中朋友征集有关遗著材料及先生生平事迹，曾承敬兄协助搜罗，当邀鉴及此志。但有须声明者：弟却完全无意于最近二三年内出版，以弟估料至少要再过五年以至十年之后。敬兄来书提及杜国庠先生著作出版之事，须知杜先生是党内老资格，其讲中国古代思想的著作出版已将近二十年，并非始于今日。敬兄看见其出之本虽未见，但我推度是其旧作的简本（前一种）及零篇（后一种）论文的汇印。以他今日的

资格地位，他的著作当然随时皆可付印出版，而我们则不能，不知此层 敬兄曾考虑到没有？伍先生的旧稿原样出版或经过整理修饰而后拿出来，恐怕皆觅不到一个出版社承接印行，即令我们自行集资付印，印出后要发行（委托书店代办），销售亦还颇费事，像杜著之一时销光，那是不能相比的。然弟之所以无意于最近几年内出版者，问题尚不全在此，而且主要不在此；主要在先须作两道思想理论功夫：第一，须以简明扼要的理论证明孔子的价值（孔子的价值现在并没有被人认识）；第二，须以有力的说法来说明伍先生所指出的为学之路在孔学里的价值，没有这两层的引导在前，伍先生旧作是难以引起人们注意的，出版亦等于不出版的，因为思想上与现在人不甚接头也。说起来话长，笔札难尽意，希望与 敬兄有机会面谈之。匆复不尽，即致

夏安！

漱 溟

5月4日

注：“仰兄”即马仰乾先生。此信及后一信均由马先生转寄，马先生曾加抄录，现据抄件印出。

## 致王敬止

（1960年）

敬止先生：

尊信于仰兄处得读。弟所说欲写者实非旦夕所能就，等待

其写出而后与伍先生稿一同付印恐怕您等不了。您如定欲即将伍先生稿出版，请即进行，弟不拦阻，恕我亦不能赞助耳。

再则伍先生稿今在黄良庸手，黄正在写一篇介绍的文章，附以奉闻。即复并问

暑安！

漱溟手叩

7月9日

## 致黄河清

(1978年)

顷奉 惠寄函件，敬已展读。感谢，感谢。仆于故交潘老音乐史之学，虽心知其价值不朽，但实为门外汉，不能赞一词。深幸 公等能继承其学，致力于先民文化遗产，必大有以贡献于世界。肃复  
曲澄先生左右

梁漱溟再拜

1978年6月25日

注：黄河清先生（曲澄）浙江温州人，1978年4月与著者相识。潘老即潘怀素先生，对中国古乐深有研究。



## 致黄河清

(1978年)

12月15日惠书暨寄来各件均收到无误。公等用心细而致力果，此不徒忠于潘老一人交情而已，抑实为忠于祖国文化以至世界文明一大事业者。老朽佩服匪言可喻，就此申我敬意，统唯鉴察。仆与潘老相交以来，每以我绵薄周助其困，二三十年而不懈，盖心知其所从事价值不朽，关系重大也。然于此道，自己却全然一门外汉，不能赞一词。古人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何所用其伪谦乎。以是之故，承 嘱写序文一层，愧难报命，幸垂谅许。幸甚，幸甚。但如题签小事则不敢辞耳。潘老为人不少可钦敬处，然固非躁释矜平之人，一生每每遭遇抵牾，实有由来，吾不能为之讳，更不宜斥言之，此亦难于执笔之一因，则唯有从默而已。表彰潘老业绩以及从其焦作子嗣索取潘老手稿和有关资料等件由公家保存之，应属当政领导之事。来书云：同寄我之件一样寄给了吕骥诸公以促其行动。甚好，甚好。唯书中言潘少卿进京与吕公商谈“为潘老落实政策和资料事未得结果而返，”落实政策一语何指？未得结果即可把持其先人学术研究资料乎？领导方面于此，亦宜出之以委婉为好耳，想无不可解决之问题也。承 索阅拙著，自当奉请 教正，但数量甚钜，容当先以《中国文化要义》一书邮寄耳。再则为潘著题签亦请写具款式，庶可合用。敬此奉复。顺请  
撰安！

梁漱溟再拜

1978年12月24日

## 致黄河清

(1979年)

日前远承 惠我极好茶叶，感谢之至。惜我平素饮用白开水或极淡之茶水，因好茶对大脑起兴奋作用，不利于睡眠；又素食六十八年，不同于肉食之人。尊惠已分赠亲友矣。内子陈树棻卧病大半年，上月既已身故，漱年老力衰，将移居与儿孙辈同住，俾得照应。新居在西南郊，虽地址房间确定了，地名我尚写不清楚。通讯以写寄政协全国委员会转交为妥。诸知好同此致意。专复敬请

台安！

梁漱溟再拜

1979年10月22日

## 致黄河清

(1980年)

顷奉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钞本两册并 手示一通，谨诵悉。兹分条敬答如次——

(一)《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原初为1920年的一次讲演词，付印出版不久即觉悟其间多有谬妄不妥，今日视之，其可存者更不多矣。

(二)此书既以阐扬孔孟学理为旨归，而所以讲明之者却滥引西人近代学者所用本能 (instinct)、直觉 (intuition) 等名词

术语，以为即是良知良能，即是仁，即是义，而不晓得根本错误，严重错误！本能、直觉在人类生命中处于生活工具地位，而人类生命本身则通乎宇宙本体。孔子所云：“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者，古书所云：“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的慎独之学，功夫造乎“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如是岂世俗人所能梦见，所能意识得到？谈学必从严，否则，必误人！吾故深悔昔年之所为。

（三）我近年写成《人心与人生》一书约二十万言，尚未付印，无从奉寄。但若1949年出版之《中国文化要义》一书第七章《理性——人类的特征》所讲大致可以为代表。此书之出，后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二十八年，所阐述视《人心与人生》为简略，不周详，但无错谬。此书在尊处既有之，可供阅览。

（四）寄来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抄本容当寄回尊处。余不尽宣。

漱溟拜复

1980年7月12日于北京

## 复黄河清

（1982年）

10月18日来函，缕缕多纸，展诵后，颇觉难以笔墨作答。关于毛公为人最好而谈，庶可于此一问一答中，增进足下对他的了解。我于四十多年前访问延安，与此公曾两度为通宵达旦的谈话，其后在延安在北京又多次交谈。1953年9月

且曾在会议上遭其斥责，即缘彼此相熟之故。此公自是世界历史上卓出之伟大人物，但晚年狂妄昏乱，则其党内人亦不为之讳。凡此曲折情节，只有面谈。兄能抽空北游乎？

**漱溟手布**

11月22日

## 致黄河清

(1983年)

顷奉

惠书，为我祝寿，感谢感谢。联语具见吾兄注意学术思想，非泛泛颂祷。为交换意见深盼北来面谈，元旦或春节悉听尊便。临楮不尽欲宣。敬复顺请台安！

**梁漱溟手复**

1983年10月15日

注：黄河清先生于1984年2月5日应邀到京，曾作三次长谈，事后有据录音整理的谈话记录。信中所说联语为：“只相信自己理性，两千载中国文化要义揭示人乃德崇学博漱溟老。更注意本人修养，九十年华夏道德精粹实行者唯身隐名高寿民翁。”

## 致单培根

(1978年)

顷承 惠书，齿及六十年前拙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滋用惭愧。此系1919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之一讲稿，今日看来甚多错误，其可存者不足百分之五六也。往者南京欧阳大师精于唯识法相之学，夙所仰望，惜未得及门受教，只介绍熊十力、王恩洋两君前往求学。王君幸有深造，而熊公则自辟途径，未敢附和。仆旧曾写出《唯识述义》第一第二两册，后悟此学大不易谈，即行中止（两册今只存其一，其二遗之矣）。读来书论列各点，心服高见，亦惜未及面聆教言，难以请益。仆今年老力衰，十分健忘，尤不敢谈学，诸希鉴谅，幸甚，幸甚。手此敬复，顺请大安！

梁漱溟再拜（印）

1978年11月29日

## 致单培根

(1979年)

惠书诵悉，承示《般若释难》一文，解析正确，弟无异议。佛典如《般若心经》、《金刚经》等，在浙江旧家似不难觅求借抄，弟手存课诵者亦只此二书暨《解深密经》、《成唯识论》而已，其

他尽失之。率复顺颂  
台祺！

**梁漱溟再拜**

1979年12月5日

## 致单培根

(1981年)

培根先生道鉴：

顷奉许明农先生转来我  
公所书《华严经偈句》，深感启示。敬此申谢，顺请  
台安！

**梁漱溟再拜**

1981年10月6日

## 致叶笃义

(1979年)

顷承移步过我处叙谈甚快。留示之件亦经读了。叙述当年事实基本无误。我存有记录亦尚可供参考。再则我每念前闻兄所谈往年被管押几年中思想感情的变化进境极可贵，亟盼兄写出贻示后人。人生经历即是真学问，远胜理想空谈也。手布敬叩大安！

**漱溟再拜**

11月11日

**注：**叶笃义先生 1946 年与著者相识。“当年事实”指民盟早期历史。“被管押几年”指叶先生“文革”中被押秦城监狱事。

## 致 吴 滔

(1980 年)

来函敬悉，诗句并读。数十年前往事几忘之矣。漱今八十有八，衰老了。

伍庸伯先生近代贤哲，我与足下同承教导，愿毋忘先生之教，幸共勉之。复颂台安！

梁漱溟敬复

1980 年 6 月

## 致 吴 滔

(1981 年)

顷收到

惠赠荔枝干一大匣，食之甚甘美。领谢之至。庸伯先生长女伍懿珍久居香港，在中学教语文。其夫刘葆炎为会计师（已退休），今夏相偕来京游览，即寄宿我处。其长女次女及一子均游学美国，有像片示我。伍时清似仍在湛江市，伍时忠闻已从其乡间移广州工作。知承关注，附此奉白。顺请

台安！

梁漱溟拜手

1981年8月6日

注：伍时清、伍时忠为伍庸伯先生之长子与次子。

## 致艾恺

(1980年)

艾恺先生：

我得读

尊著《梁漱溟传》，知道我的生平乃承 先生如此留心考察和论证，所据资料丰富为我本人设想所不及。深深感谢，闻悉 先生行将来北京，彼此得一良晤，甚幸！甚幸！手此布达，敬请台安！

梁漱溟再拜

1980年于北京

注：艾恺（Guy S. Alitto），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梁漱溟传》”指 *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加州大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1980年八九月间，艾恺访问著者，前后长达两周，每日谈话三四小时。根据谈话内容，作者对原著作了增订，1986年出了第二版。



## 致 艾 恺

(1980年)

艾恺先生：

10月19日来信收阅，所说邀我访美讲学一事，固亦我之所愿，但我年老体弱，似需有随从之人为伴，此请考虑者一。再则赴美费用约计多少，事先如何筹备？此请考虑者二。以上两事希望 指示明白是幸！

附来周绍贤一信和像片收阅，谢谢。

前次来函和照片多帧收到不误，谢谢。

姬小姐来京访我，交到尊撰我年谱一稿，又《漱溟文录》一册。甚谢。年谱稿因近来颇忙，尚未展看，容缓阅看再说。

手此布复，顺问

台安！

梁漱溟手复

1980年11月5日

假如我赴美国，似需制服装。又讲词似需事先备好，译成英文，此事应在考虑中。

漱溟又及

## 致艾恺

(1980年)

艾恺仁兄先生：

前后来信以及托人带来之件均已收到无误，乞释念。兹就鄙见所及分条陈述如次：

(一) 兄为我编订年谱颇费心，我看了未动笔修改。我以为你不必从事于此。此事香港胡时三作过，但他缺乏资料，作不好。有一青年陈维志曾在我指导下撰写出一部分，尚将继续进行。将来由陈胡二人为之可也。

(二) 兄不必专以我为研究对象，而应扩大之，研究中国的文化和学问，特别注意佛教。研究了中国和印度的文化和思想学问正是追究到我思想言论的根本，可以更好地明白我。

(三) 研究中国宜阅读《论语》、《孟子》、《中庸》、《大学》(通称四书)。研究印度可以读我旧著《印度哲学概论》，其中亦介绍了佛家。

(四) 我祝愿兄成为通达东方思想学术的专家，我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和《东方学术概观》(此书即将在香港出版)可供参考。

(五) 关于邀我赴美讲学一事，我诚愿出游，却又多顾虑。首先要有随身陪伴之人才行，他必须能英语，一时似难得其人。其次，我明年八十九岁，虽体力尚好，究竟老衰，饮食起居生活习惯凝固，恐怕不易适应新环境。万一到达美国，或赴美途中病了，岂不麻烦？

(六) 至如讲演题目和内容应事先准备写成英文，不可抵达美国后再作，而此事似又待与兄面商才行，乞考虑后答复我！

总结地说：祝愿吾兄致力东方思想学术的研究，是第一要紧事，至如我游美一事我不积极也。

专此布复。敬问

兄一家均好！

**梁漱溟手上**

1980年11月29日于北京

## 致 艾 恺

(1981年)

艾恺先生如晤：

前者 大驾枉顾我家，连续谈话十数日，均有录音。兹因国内友人亟欲得闻所谈内容，而且保存之于国内，特托林琪女士转致此笺。如荷 先生同意，即希交付林手为幸！其他容续布。专此敬问

合家均好！

**梁漱溟再拜**

1981年9月16日于北京

**注：**谈话录音记录（摘要）已收入本卷。

## 致艾恺

(1981年)

艾恺先生吾兄：

顷承寄来我昔年著作各印件多册，均收到，十分感谢。例如调查李闻案的报告我手中已无存矣。承示

兄最近着手河南南阳地方史之研究，此工作甚有意义。镇平彭禹廷是我好友，亦即孟宪光的老师，内乡别廷芳我亦见过面。他们彼此联防，保卫地方，有毁有誉，外间多不得真相，其实皆彼时社会环境的产物，值得做历史研究。兄以外国人注意及此，可谓稀有，若能亲往访查面记录之，实一好事。于此，孟宪光可为向导，但不知何时能成行？专此布复，敬问工作顺利，并祝

兄全家均好！

梁漱溟敬复

1981年6月1日

## 致艾恺

(1985年)

艾恺尊兄：

今为整理我曾写过的一些文字，需要查阅我昔年在香港主持《光明报》时所发表的《我努力的是什么？》一篇长文，连载

许多日。但今我手中只存数小段，缺失甚多，未知 尊处有没有收集此文。如能补足所缺则幸甚矣。再则 尊兄今年秋季来不来中国，有否把握机会？甚以为念。专此敬问近好，并祝全家安康！

**梁漱溟拜启**

1985年3月18日

## 致 艾 恺

(1985年)

艾恺好友如晤：

久未通讯，敬想起居安善，工作顺利。前承寄来《我努力的是什么》（刊出在香港《光明报》上）之复印件，于我甚为有用，因我手中正缺此文也。感谢！感谢！

今年计算你不会来北京了，未知明年可能来否。敬此布复，顺问  
你全家均好！

**梁漱溟手启**

1985年12月14日于北京

## 致 艾 恺

(1986年)

艾恺好友如晤：

顷奉到来信，甚欣喜将有机会彼此见面畅叙久别之情。但来信所云将要去邹平访问考查一层，却须知自从日本敌人大举侵略华北华东，中国游击抗战之后，邹平同在沦陷区中，惨遭破坏，虽于全国解放三十余年来一切多有恢复建设，但我昔年之所设施，则事过境迁，看不到了。其余一切见面再谈。先此布复。顺问你全家俱好！

**梁漱溟再拜（印）**

1986年5月23日于北京

## 致林琪

（1980年）

林琪先生：

来信收阅。关于先生有意来北京访问我的事情，政协秘书处已经转告了我，我甚欢迎，亟愿聆教叙谈。我居住北京复兴门外木樨地二十二楼五门十号。希枉步此间为幸！

专此布复，顺请  
台安！

**梁漱溟手启**

1980年6月8日于北京

注：林琪（Katie Lynch）女士，时为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著有 *Liang Shuming and the Populist Alternative in China*。

## 致 林 琪

(1980年)

林琪女士台鉴：

10月10日来信收到，前番在北京所照像片一同收到，甚谢，甚谢。又因我被选入政协常委，承伍老师和足下来电致贺，先经领收，同此声谢。现就来信询问各事分条作答如次——

(一) 此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十分重要，我作为政协之一员列席参加，只在分组的小组会上有一次发言，大意说：自己没出去访问考察，没有具体意见，不愿说空话，但见到旁人发言有值得领导方面注意的几点，特为提出来说了一说，请予注意。所说内容是关于少数民族宗教问题，应当尊重社会习俗，以利团结，符合宪法规定。

(二) 党中央为修改宪法事召集一次会议，由叶剑英主持，有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诸公出席，我亦参加了，并被指定为修改委员会委员之一。

(三) 将要公审江青等十人叛国罪行，组织特别法庭，开了一次人大常委会。我以政协一员亦列席于会上。

在右方的两次会上，我均未发言，固无必要也。

(四) 足下与伍老师准备去山东实地访问考察，甚好，甚好。可先到济南，再到曲阜，再到青岛邹平等处。临时斟酌行之。

(五) 在济南有我的学生孙子愿住济南市历下区半边街28

号。又一学生张汝钦住济南市经十路小梁庄街一号的居民楼四层楼上。你们可访之。此二人皆是中学教员因年老退休者，虽不能有多大帮助，却可备咨询。见面时便说明是我指引来的，并对他们说明你们到北京和我谈话十数日的情形。

(六) 曲阜必需一游，此地有孔林即孔子墓地。有孔庙，即祭孔子处。有孔府，即孔子后裔住宅。我昔年皆曾访看，但闻后来被破坏，不知现在是否修缮了，是否有人守护。

(七) 邹平距离济南不甚远，是我昔年从事乡村建设工作之地，全国解放后我亦曾去过，但近二十多年没有往来，没有熟人，当地人士可能有人尚记忆往事，试访年老人亦许知道一些。

(八) 假如去青岛游览，我有一老学生薄蓬山，住家河南路86号四楼，此人性情有些怪癖；学习有古道家功夫。

总之，我当年同仁旧侣除少数学生外均逝世矣，所以未能介绍你们寻访之。

祝你们旅游兴致佳胜！

伍老师前代我问候，不另具笺。

梁漱溟敬复

1980年10月15日于北京

## 致林琪

(1980年)

林琪女士：

昨日答复一信，计达尊览。顷忆昨信遗忘介绍邹平一友，兹补写一笺，假如你们去邹平时可以请此人为向导。余不赘陈。伍



老师同此致意！

**梁漱溟手布**

1980年10月17日

**附录：**

烦交邹平县东关修表门市部范印龙同志台收

印龙同志：

兹介绍美国的林琪女士和南京大学伍教授访问邹平，希惠予帮助为幸！

**梁漱溟手启（印）**

1980年10月 北京

**致 林 琪**

**（1981年）**

顷接来信，知于游访各地之后，返抵南京大学，甚欣甚慰。所惜青岛薄蓬山竟于晤面之后遽尔身逝耳。兹就来信询问各节敬答如次……

（一）中国抗日战争中，南京政府不得不延揽社会名流和小党派人物成立国防最高会议的参议会，我与黄炎培、沈钧儒等多人被邀参加，因而与蒋常有接触谈话机会，但他并无说过希望我建党的话。

（二）张宗麟是我从陶行知先生晓庄师范学校聘来邹平任乡

村师范校长的，他当时思想左倾，领导学生与我的要求不合，我就解除他的校长职务。他当时是否已加入共产党不清楚。但数年后我到延安访问时，曾遇到他。全国解放后我到北京亦曾遇到谈话。

（三）附带说：陶先生是我十分敬佩的朋友，抗战期间我们一同退入四川北碚。他在嘉陵江畔建立一学校，收容武汉沿江一带失家儿童。我把次子培恕亦交给他，受他的教育。他为人行事近乎共产党人而未入党。

（四）我们在邹平全县曾举行户口普查，建立户籍室。各区乡村死一入生一入，随时通电话报告于户籍室。对于高小毕业生（这是当时为数不多），以及吸食毒品行为不好的人特有卡片记录，社会治安之好赖此。

（五）邹平全县人口当时不足十八万，没有大地主。我们没有进行土地改革，更谈不到田赋制度的改革。

附带说：现在邹平远比当年地广人多，是把邻县划并一部分归邹平了。

其他不尽宣。

**梁漱溟手复**

1981年1月23日

**致林琪**

（1981年）

6月4日来信收阅。兹分条答复如左：

（一）林毓生教授将在到京时访我，甚欢迎。

(二)《人心与人生》一稿既经看到，如欲引用其文，不妨引用。

(三)你能去西北时，必须参观秦代唐代各古迹，要紧，要紧。

林琪女士台鉴。

梁漱溟手复

1981年6月8日

## 致 林 琪

(1985年)

林琪女士台鉴：

在我的生辰，承蒙  
你来电祝贺，甚为感谢，足见出  
你的盛情，是一位我的好友。又你的来函内所附我家女工孙梅  
娣的像片，甚好。可惜她请假回南方家里去了。我只好代她收  
下，并邮寄与她。田慕周先生恰如你来信所说，正好在北京，时  
常来我家见面。你的信及像片即由我转交给他。我所著《人心  
与人生》一书，现在已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由上海新华书  
店经售，同时又由三联书店在香港等地印刷发售，可以得到海  
外流通，多有读者指教。但不知在美国能看到此书否。据日本  
东京友人来信，此书经传至日本，日本正在翻译为日文，翻译  
者名和田博夫先生。将来如能有人译出英文来，得到美国朋友  
指教更好，但怕不易耳。伍贻业老师如能来北京将是我盼望的  
事情。匡校长不久前来游北京，亦来我家看我，并且赠我一本

他所写的《孔子评传》一书，又面谈了许多话。此外，我更希望

你和你母亲来游中国。中国在世界上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特殊的国家，若能来看一看，将十分有兴趣。其余暂不多叙。谨祝

你全家人安好，幸福！

**梁漱溟再拜**

1985年11月13日于北京

注：日译本《人心与人生》之译者应为池田笃纪。“匡校长”即匡亚明先生，《敌后游击区域行程日志》中6月10日一节中有与匡先生初次相会于敌后之记载，可参看。

## 致萧敬春

(1982年)

萧敬春先生惠鉴：

顷奉

来函，获悉先父生平节概特承注意，愿为表彰于世，盛意至为感佩。先父辞世后所有遗笔经漱溟编成《桂林梁先生遗书》，内涵：1.《遗笔汇存》，2.《感劬山房日记节钞》，3.《侍疾日记》，4.《辛壬类稿》，5.《伏卵录》，6.《别竹辞花记》，共六种，连同卷首《年谱》，分装四册。初在北京付印一干部，用以赠送亲戚朋友，京内外各图书馆及一切关心世道索取此〔书〕之

人。嗣于 1962 年（1926 年之误——编者）复经上海商务印书馆制版发售，流通略广，然于今既五十多年矣。此五十多年中先有日寇入侵，该馆被灾，后有国内战乱，世局迭变，社会风尚迥异畴昔，向该馆觅求此书恐不可得。以上系就尊问何处可觅购此书之回答。再则，从来函罗列垂询各条目来看，似乎此书所有内容种种既经 足下寓目者，例如函末询及 1917 年先父写致张勋的书信，倘非见到弃于遗书前之年谱，何能如此查询？公既然看到此书矣，漱溟今所能奉答尊问者举不在此书之外，公何需更觅求此书耶？窃怀疑问，冒昧奉质，竭诚求教，敬希开示。临楮神驰。恭祝旅安！

（梁漱溟印）

来函下问尚有一些小问题，且容后奉答。又及。

注：此信据存稿抄录。信稿上注有：“此我答复萧君自伦敦来信底稿。”底稿无日期，约写于 1982 年前后。

## 致刘雨涛

（1983 年）

来信收阅。我今满九十岁，精力既衰，往事每难回忆无误，姑就追忆所及作答如次：

（一）唐迪风（一作铁风）先生我先在南京支那内学院见到，其时似在民国十年后。临别，先生语我云其子君毅正在北京大学求学，嘱我照顾之，因此我回北大即曾看到君毅。民国十六年旧历正月北京学生会组成寒假讲习会，我特别提出每听讲人

缴费一元的条件。君毅亦曾在坐听讲，但似未听完毕。

(二) 君毅求学似主要在南京，而非北京，其学问深造时则在海外香港等处，有著作甚多，曾应聘赴日本美国等处讲学。屡以著作寄赠与我。某次以他母亲的《思复堂诗稿》印本寄我，而同时付邮的他自己著作则被海关扣留，谓其思想反动云，但前后多年来我收得他的著书仍然很不少。

(三) 君毅厌恶共产党政权，去台湾，而不来大陆，是可以体谅的。(我曾劝他回国一游，他不肯。) 他的人品学问我十分佩服。我和他应算有世交之谊。(他妹至中女士亦曾来见过我。)

(三) 张克诚先生是我所熟识而且尊敬的学佛朋友。他未曾担任北京大学任何职务，却与北大师生有些来往，例如蔡元培校长即有一次往听他的讲学。但张先生讲佛学唯识之学的《观所缘论》却有错误，我见到其讲义，曾在我所著《唯识述义》第一册内指出之，兹不及详。

张先生居住北京西城鹫峰寺，临终端坐而逝世，我趋往，尚及见之，当即膜拜。先生有一子，忘其名，在河北唐山的路矿学校任职。先生故后到京访我，我就所知具告之。——此人后来如何不得其详。

有名的“五四”运动以新思潮为先导，左倾的右倾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政治运动，从而形成的共产党和青年党要皆萌茁于此时的北京大学（还有当时的南京高等师范）凡留心六十年来历史者固皆晓得的。

以上拉杂连类及之，诸希谅鉴。敬复  
刘雨涛同志

1983年5月1日

梁漱溟手复

注：与此信内容有关之记载见《人心与人生》的《书成后记》（全集卷三）及《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附记》（全集卷六）。

## 致言申夫

（1980年）

申夫先生座右：

7月24日手教敬诵悉，谨分条作答如次——

（一）承询问我曾习气功否。1956年夏间北戴河有气功疗养院之设置，我曾往学习，但结果我头脑偶尔能入恬静者数次；一念不起，似乎老僧入定者，却不符合院方指导之所期，盖院方所期似属道家之路，而我所入者似属佛家一路。

我自幼年时辄有出家为僧之想，一生倾心佛法，从小乘进入大乘，大乘菩萨不舍众生，不住涅槃，是出世法而不出世，似我前生便是一禅师也。

（二）我茹素，不吃一切动物，迄今将近七十年矣。盖二十岁之前随侍先父左右，未敢秉持佛戒。民国二年离京寓，抵西安后即开始不茹荤腥以迄于今。公预约饮于广和居，谨此辞谢。

（三）弟今鳏居，辱承问及先妻，谨此声明。

（四）我应北京大学之聘，但任印度哲学讲席，后又兼讲儒家哲学，自民国六年迄于民国十三年。从未有就读于北大之事。（我于清季卒業中学后未再进学校。）

（五）我自1938年春访问毛公于延安之后，1946年春再度往访，以迄于1950年，51、52、53年在北京承其邀晤谈话多次，

但自 1953 年 9 月一次在会议席上我言语冒犯之后，他不再邀请，逐无从容谈话机会。

（六）我是 1893 年生于北京的，幼时例应读四书五经，却未曾一读，于旧学实极其匮乏，此盖出于先父之教。先父是读经书，中过举人的，但不以此督教于我。申明此层，希望我公谅其鄙陋！

弟读我 公来书，受益甚多，恒庐笔谈续稿拟不邀还，俾得温习，敬希 谅许！

肃复顺请  
道安！

弟梁漱溟叩

1980 年 7 月 26 日

## 致言申夫

（1984 年）

申夫先生左右：

顷奉 大函询及刘仲迈、侯疑始二公各情事。我愧未闻刘公之名，曾闻侯公名字，今于其生平事迹亦复遗忘，模糊不清了。1949 年夏秋间贡噶上师到重庆北碚，驻公园，我经友引进，聆取无相大手印，接受灌顶，当下如饮醍醐，得未曾有。我自少年倾心佛法（非受人指引，是自发的），抱出家为僧之念，直至二十九岁乃始放弃而结婚，但始终发愿不舍众生，不驻涅槃。曾致力乡村运动者十年，又值日寇入侵而奔走国事。对于佛家戒、定、慧，唯守不茹荤腥一小节，其它谈不上，既无修持，于今



衰老（九十一），不念弥陀，只念观音，不修净土者仍是以救苦救难自勉也。修定乃开智慧，惜我早年于静定未得入，中年一度若有所入，而今衰老，亦难凝神入定了。我公论易函稿，我只能展读，不能赞一词。此是真实话，非敢搪塞，唯公谅解幸甚！敬叩 台安！

梁漱溟再拜

5月10日

## 致李士钊

（1981年）

日前承

枉顾未得接待为歉。兹遵

嘱写出聊斋蒲老纪念词，希 查阅、核订为幸！故聊城专员范公筑先身殉国难，亟应追悼。当时与范公一同殉难者有秘书主任赵玉波，是我的朋友。推荐于范公者尚有秘书张潜（孟龙），是我的学生，与参谋长王永祥，即退出城外，继续抗敌，惜张今亦身故，不然尚可详述当年壮烈情事也。漱最近开会甚忙，年老力衰，匆此布达、顺问  
台祺！

梁漱溟手布

1981年9月8日

附件：为蒲松龄故居题字

《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为也。蒲氏此书典雅可玩，殆其中卓出者乎。然

其为文非现今通行之语体文，固是旧文学小说之伟大殿军。

右昔年读《聊斋志异》的感想，兹录以奉题  
蒲柳泉先生故居

八十九老朽梁漱溟（印）

### 致朱据之

（1983年）

顷奉

惠书，缕述多年来远劳关注，深愧无以副

公期望，又不敢不自勉。承示

令兄妣安孺人行述，敬谨拜读。孝亲为吾国传统文化重点所寄，  
但愿今后新社会毋失此美德也。囑书各件均谨书就，恐不可用。

希 裁酌之，是幸。承！

赐多珍，拜领谢谢。敬此布复，顺请

大安！

梁漱溟再拜

1983年2月

### 致朱据之

（1984年）

6月6日来函奉悉。恕我难以如命而行。

贪为佛家所戒三毒之一，吾不敢助成足下之贪念也。又先圣孔子有绝四之教，而足下殆落于意必固我之中，不佞窃愿老兄之久躬自省也。冒昧之言，临楮不胜惶恐，诸祈谅察幸甚！敬复据之先生左右

梁漱溟顿首

1984年6月11日

## 致朱据之

(1985年)

顷奉手书，不因我冒昧进言而坦怀讼过，仰见尊兄谦逊品德，不胜钦佩。漱溟年逾九旬有二，脑力体力俱衰，所幸一身尚无病苦，而眠食则大不如前矣。远承惠赐核桃仁等佳品，感谢之至。敬此布复，恭叩道安！

梁漱溟再拜

1985年2月20日

## 致冯振心家属

(1983年)

顷收到讣告，惊悉振心老先生逝世，不胜哀悼。回忆先生往昔主持国学专修学校时，我承先生招待食宿校内。因我一

向不茹荤腥，特囑家人备素食饷我，至今感念不忘。全国解放后，先生几次北游到京，必访我把晤快谈，并去太原访吾往昔同住国专校内之阎君宗临。今者阎君及先生各已谢世，独余老朽我一人在耳，不禁憬然神伤矣。专緘布臆，敬维  
节哀顺变是禱！

**梁漱溟再拜**

1983年3月21日于北京

**注：**著者于1942年曾一度借住于迁至桂林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附件：**

吵架吵完了吧！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京与我国周恩来总理举行两国恢复邦交谈判。既将达成协议，毛主席接见他，坐定，主席开腔一句话，就说“吵架吵完了吧！”此见主席态度轻松风趣，待人亲切，不落俗套。然亦象征了二千年两国友善关系在近八十年短期恶化之结束，今后将永远和睦相处，并为世界和平共同努力。

振心先生适于此时到京把晤，承索书纪念，特书此以应，即请  
教正！

**梁漱溟**

1972年9月30日于北京

## 致郭齐勇

(1984年)

来函阅悉。熊先生著籍黄冈，而家居江西德安。德安修县志，将为熊先生立传，曾向我征询熊先生的生平事迹，我具以所知奉答。自己有无存稿却因年老记不得了。此外我曾写有《读熊著各书书后》一文，又《熊著选粹》一册。如承足下来京面谈，自当举以请教也。专此敬复 郭齐勇同志

梁漱溟手启

1984年3月11日于北京

注：郭齐勇，武汉大学哲学系青年教师。信中所说曾以熊先生生平事迹答德安县，指《忆熊十力先生》一文（见全集卷七）。

## 致万亦吾

(1980年)

顷承惠教，缕缕千言，感谢之至。所惜公卧床，而我惮于出门，未能趋聆面海耳。

尊著《拿破仑传》出版时幸示知，当托人走取。《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六十年前旧作，其间不少错谬。近年所作尚未付印。唯全国解放前夕，在成都印行《中国文化要义》一种，外

间少见，拟奉请教正。先此布复，敬请台安！

**梁漱溟拜复**

1980年12月10日

注：据万亦吾先生抄件

## 致梁平甫

(1983年)

顷收到惠赠《书法大成》一册。谢谢。我自少年时遭逢国家多难（甲午战败），于临池功夫无暇分心，因有待致力之事正多也。

《书法大成》中所采我一短笺，署名尤见拙劣，希于再版时删去之，幸甚！肃复  
平甫先生

**梁漱溟再拜**

书法朴拙非病，劣则要不得。公谓何如耶

**漱溟又及**

1983年10月7日于北京

注：梁平甫曾以《书法大成》一书寄请著者题字签名留念，著者误为编者以书相赠。故要求将收入该书之一短笺删去。

## 致崔有志

(1981年)

崔同志台鉴：

顷奉

来信，承索我写字。我夙无临池功夫，盖亦不屑用心于此也。对于未曾谋一面者辄拒却之，但足下为邹平人，又曾看到我多种旧著，非同不相知之人，谨如台囑，第恐不足存耳。

八十八老朽拜手（印）

注：崔有志（1918— ）山东邹平人，1933年曾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学习。

## 致某杂志编者

(1937年)

迳复者接读

大示辱承

推重囑为撰文本应勉副

雅命奈漱新近游川归来院务诸端待理实在无暇

执笔方命之处至祈

见原为幸专复顺颂

公绥

梁漱溟（印）拜启

七月七日

注：此信录自《书法大成》一书（附编第25页），上海书店出版。

### 致某先生

哲学为西洋产物，对于宇宙根本问题揣测卜度，全出自第六意识之所为，圣佛徒末流诸大论师亦难免落于此途，然在古佛则亲证离言，固转识成智之事，视第六意识之所为只不过戏论而已。天壤悬殊，岂得相比？尊札云云乃加比较，窃以为根本错误。中国禅宗大德彻悟绝言者却能见得到，口头禅则不能。

注：此件为函稿片断，无上下款，亦无年日。

### 致某记者

（1944年）

记者足下：

顷闻漱于2日订婚之事已见贵晚报。此事外间知者绝少、绝少，而足下顾能于数小时内刊布出来，可谓神速。漱僻居郊野（穿山村），晚报从来少看，推想必然语焉不详，甚或不尽正



确，用以此函自陈。漱于民国二十四年夏丧偶，悼亡文中曾申言不再娶，留此爽利之身以应付日渐紧急之大局。（此文除流布于山东外，南京《中央日报》曾转载之。）战前战后七八年间奔走四方，不遑宁处，正得力于无室家之牵累也。自二十四年迄今（三十三年）首尾十年矣。生性澹泊，不以鳏居为意，此次之事颇似一不设防之城市，忽然被人攻入。缘此间友好曾君作忠（桂林师范学院院长）暨曾夫人罗女士，与漱相知二十余年，以彼等结婚漱尝为之证婚，乃采取报复行动，为我媒合。陈女士树棻（此次订婚者）盖与曾罗二君为北平师范大学先后同学，今又在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任教员，为同事，且罗陈又属云南同乡，2日订婚即于曾宅举行，值此故也。陈女士今已逾中年，漱则去岁既满五旬，实在谈不到儿女温柔，只期老来彼此作伴而已。成婚大约即在本月之内。因自觉终不免笑话，不想将笑话拉得太长也。竭诚奉告，唯足下剪裁而后用之，幸甚。余不白。

梁漱溟手上

1月4日

注：“悼亡文”即《悼亡室黄靖贤夫人》，见全集卷五 750—755 页。

## (四)

## 寄郑毅生

(1930年)

毅弟左右

惠函收到。铨叙问题真如对张说话恐无益。张公脾气最大，不可使在位有力者与之说话。与之说话有效者莫若子真先生；得熊先生一言非常快当，但对熊先生亦不宜由我写信。弟揣度有此必要时，径到西湖广化寺一访之可也。村院闻省令改组；村刊无钱难持久，而鄙意仍在此方面，不愿再教哲学。平大之农院似尚可为一作此方面功夫之地。欲托子老向梦公言之；不知是否相宜。乞弟先审量覆我，再去进行。手问冬安

兄漱再拜

11月15日

注：郑毅生即郑天挺先生，著名历史学家，著者表弟。“村院”，即河南村治学院，“村刊”即《村治》月刊。“子老”与“梦公”疑为蔡子民先生与蒋梦麟先生。“真如”即陈铭枢先生。“张公”即张难先先生。

## 寄郑毅生

(1930年)

毅弟左右：

昨在平晤莘田知 弟已到教部，想一切合适为颂。漱在河南亦常回平，于村治学院之外又将兼办《村治》月刊编辑事。顷因欲调查南中乡村运动情形，特嘱宋生乐颜赴沪宁杭州各地实地访问，希 弟相机多为介绍，假以种种便利方好。贵部必有关于乡村教育之办理报告或计划等件，亟愿赐示一二。又晓庄失败情形亦所愿闻。新派接收之赵君乃传与兄相识， 弟能再加介引，俾得访问更好。又杭州地方自治学校之办理情形 弟必能详，亦乞见告，并介引直接访问为幸。兄在此情形询乐颜可知，不赘。 漱

注：此信写于1930年。“宋生乐颜”，山东鄄城人，曾长期追随著者工作。

## 寄郑毅生

(1947年)

毅弟如晤：

今日设备太丰盛  
弟破费必多，甚不安。愚明日回平，后日西行，未必能再得晤

面。内人留此，为精神上有所寄托，为生计上略得贴补，均〔以〕作一小事为妙。其事以教育机关（大学）职员，中等学校（初中）文史教员，小学部主任等较宜。希弟留意，并转托各位知好同为留意是感。附简明履历乞查。余不尽。手此奉托，即颂

日安！

兄漱再拜

3月8日

## 寄郑毅生

（1947年）

毅弟和晤：

我因二小儿培恕借熊先生钱交学费，特嘱一沪友，兑八十万还熊先生。兑款由一弟收转。今闻熊先生有离平之说，乞弟收到时即交付小儿辈（宽或恕）手收为幸，不必退转，以省往返之劳。余不尽。即问

秋安

漱溟再拜

10月16日

## 寄郑毅生

(1951年)

毅弟如晤：

前于青年会遇到二侄女，想彼回家曾报告于弟。我移居颐和园甚久，决在此过年再说。前以先表姑及姑丈手泽奉缴弟处，兹作跋识，写了两次均不佳，姑以奉寄。弟酌用之可也。弟是否亦作一跋识于后，以识我两家关系耶。假期可来郊外游玩否？余不尽。

即问

教安！

漱溟

12月15日

注：“作跋识”事，详见《为以扇面归还毅生表弟题记》一文（全集卷六）。

## 寄郑毅生

(1952年)

毅弟如晤：

闻弟移南开任教，将于中秋后离京。确否？兹订中秋日请弟来园一玩，即在我处午饭。久不晤，在弟出京之前不可

不一聚也。上海张三先生有到京之讯，连同丽珠夫妇一同约请，此外则无他客。专此奉约。即问秋安

漱 溟

9月30日

注：“张三先生”指著者姨母，“丽珠”为著者表妹。（张耀曾先生之女）

## 寄郑毅生

（1955年）

毅弟如晤：

去年——1954春节未见弟来，时以为念。此次春节原料可以见面，不意弟日前到我家，我适又住医院去，卒不得一谈，怅怅。闻弟视前又丰满，度身体必好。我视前加瘦，然实无病。此次入院检查三天，医生所得结论亦是一切正常。只有寻不出原因的一小毛病——前列腺肥大，其现象是小便必用力乃能解出，恒须数分钟以至十分钟之久；觅医亦经一年，迄无方法解决。好在不痛不痒，亦可听之。关于我前年（1953）9月在政府会议上发言不当一事，知在关注中。顾其事实经过以及事后自己思想上所得警觉、启发、转变，又非此纸所能罄述，只有另待面谈。或者弟晤莘田亦可得其大略。又莘田似住北京医院中，但我在医院却未看到他，不知他病究竟如何。弟诸子女想都好；惜少机会碰面。我两儿，长〔子〕培宽毕业北大生物系（全部测验皆得五分），留任母校助教，已是党员兼

青年团书记，顾年满三十尚无婚姻对象。次儿培恕，仍在《人民日报》国际新闻组助理编辑，年二十七，亦无婚姻消息。老人于此无能为力，颇以 弟有孙为羨也。不尽。手问  
台安！

漱 溟

2月2日出医院后

注：“莘田”，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

## 寄 郑 毅 生

(1957年)

毅弟如晤：

久不见，时思一谈。假如有便到京，或假期回京小住，请赐电话五局五五五八号我家为幸！诸侄均住何处，请见示，我亦可与他们联系。手此即问  
近安！

漱 溟

11月30日

## 寄 郑 毅 生

(1959年)

毅弟：

久不晤，切盼一谈。请于到京之日电六局五五五八我处，约期为幸。假如2日到京，3日早在颐和园会晤何如？

漱 溟

29日

注：此信写于1959年9月。

## 寄郑毅生

(1959年)

毅弟如晤：

4日晤面后，我于5日晨即发一信，计应得达左右。至今未得回信为念。近阅《云南杂志选辑》一巨册，其中竟无署名“刚岳”之文字。但有署名“崇实”者，疑为镕公手笔。不知弟曾闻其作此笔名否，再此奉询，并盼速复！手问台安！

漱 溟

10月14日

注：镕公，即著者舅父张镕溪（耀曾）。



## 寄郑毅生

(1960年)

毅弟如晤：

《文史资料选辑》的第四辑有我写《记彭翼仲先生》一文，请弟阅正为幸。亲友中同辈人日少，弟假期到京总望有机会晤面。余不尽。即问夏安！

漱溟叩

5月30日

## 寄张丽珠

(1976年)

丽珠妹：

前得手书，知三姨病故。姨大我三岁，当清光绪末年，砺吾先外公去世后，先外婆率诸舅姨移居我家同住（在米市胡同内扁担胡同），三姨与我均只十几岁，固朝夕同嬉戏也，忽忽不觉七十余年前事矣。大表妹自美国归省，惜不得一见。地震威胁解除，想医务忙碌略减轻乎。

有祺兄同此致候。

漱溟

8月17日

**注：**张丽珠为著者舅父张耀曾先生之幼女，北京医科大学教授。“砺吾先外公”即张耀曾先生之父，“三姨”即张耀曾先生之妹。“先外婆率诸舅姨移居我家同住”一事，可参看《桂林梁先生遗书》（卷首）之《年谱》中1902年一节（全集卷一，575—576页）。

“大表妹”即张耀曾先生之长女、张丽珠之大姐，名宁珠，早年定居于美国。“有祺兄”即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唐有祺先生，张丽珠之夫。

## 寄张丽珠

（1984年）

丽珠表妹惠鉴：

久不晤面，敬想

教学和公务均忙，并且夙闻 大驾时常出国，不知是否在京也。愚兄今年九十进一，衰老矣。幸一身无病苦。假使得便把晤，固所愿也，不敢请耳。我的长孙（张颂华长子）五一节日完婚，叨在亲戚之末，附此奉闻。

有祺姻兄均此致候！

梁漱溟拜启

1984年4月30日

## 寄彭凤威姻弟等

(1960年)

凤威弟烦转

二姊暨

汉三弟同鉴：

全国政协自去年成立文史资料委员会，征集有关近代史的各种资料，弟拟以翼老姻伯大人在清末所致力之爱国维新运动写出应征，甚盼二姊两弟各以所知见告。窃意其特足贵者在眼睛非向上看（如康梁），而是向下看广大人民群众，凡当时如何与市民群众发生联系之处必须点出，至于其方向所指则在爱国反帝（帝国主义），改革弊风陋俗，开新风气，启迪民智，培养民德。凡有关以上各项之提倡必须点出。弟自念所知不多，恐有遗漏疏忽，希望

二姊两弟回忆往事，逐一列出条目。如能写示固好，否则列出条目，约期而谈亦佳。弟家电话为六局五五五八号，每日午饭晚饭前后通电话最便也。汉三如忙，则就所记忆与二姊二弟相印证，然后由二弟转告亦可。时间亦不太急，总以无负姻伯大人当日苦心热情为宜。手此奉布，即问春祺！

漱溟叩

2月2日

注：“翼老”即彭翼仲先生，有六子（清杰、清颐、清恺、

清亮、清超、清仁)三女(清绮、清湘、清缙)。“凤威弟”、“二弟”，均指彭清颐；“汉三弟”(应为罕三)指彭清杰，“二姊”指彭清湘。清绮乃著者之嫂，故信中称彭翼仲先生为“姻伯大人”。

## 寄彭凤威

(1960年)

凤威弟：

兹有下列各事奉询，乞  
便中赐覆为荷！

漱溟叩

- 一、《翼老五十年自述》一书，内标后阍编次，后阍之姓名人物如何，能详以见示否？
- 二、前谈报社印刷厂日本技工名字亦请写示！
- 三、谷孙先生号子嘉，然否？
- 四、黄秀伯名中慧，然否？其《京话报》似是三日刊，然否？其出版前于《京话日报》多久？
- 五、后来出之正宗爱国白话报、出版人丁某名字如何？是否《京话日报》被封后他才出版？

## 寄树菜夫人等

(1946年)

树菜夫人并转

大嫂暨昭侄同鉴：关于晓青、培修两人婚事，家中人都已晓得，且大都赞成，愚可不赘，顾亦不妨简单言之。晓青为吾妹之子，培修为吾兄之女，二人皆各长大，而稽迟未婚，是固先兄亡妹未了心愿，而漱所不能无责者。兹幸大难之后，彼此重聚，青则视昔益见恂谨而有志，修则视昔益见明慧而达礼，家中人不期而然地都觉得二人适相匹配，而二人亦恰于此时情意投合，则良缘信乎其为天成也。此不独吾之责任可释，抑更有厚望于二人者，即此一新家庭必能传吾家之优良传统也。吾家之优良传统为何？在个人自己则有志，在人与人相与之间则有礼是已。凡人能知自爱，知道向上，即为有志。能知道爱人，知道尊重人，即为有礼。青与修于此庶几知道了，则必能传之子其后，是则吾所望也。二人婚礼之举行原可俟大局平静以后，然近日来和平益觉无望，乱离之世，难为从容之计，吾决定为彼等提早举行，谅大嫂亦必可同意。所有应行商量事项，即由大嫂暨树菜夫人昭侄与青、修（共五人）等共商办理，不必等候我，我能赶来自必赶来。值此兵戈满地，人民都在灾难之中，我们虽办喜事亦不容享乐，又物力艰难，纵我们有钱亦不容浪费，而况吾两家此时（比之过去若干年）适为手中最无钱之时，卖去大批东西办喜事亦来不及，则事实上亦只有一切从俭与从简而已。婚礼为礼文之一种，礼文出乎心而形乎外，又以形于外者引出

其心，礼文粗简即为心之贫乏，本来是不好的，然心之所有不外当前情境，离开当前情境，与当前情境不相调和的礼文，又陷于无心肝，故有礼文简缺，恰即是礼，如吾人今日是也。青给修信中曾具体说出他所设想的婚礼，大致可采，仍候青到平后五人共同商定之。证婚人已请徐冰先生，他原是我的朋友，不是外人。我想十之八九我可以赶到主持，万一届时不能赶到，则亦想不出来那一个人可以代我。如上斜街、宫门口大叔、二叔自然都要请到观礼，但都不能代替我，故我以为除某些事由树棻代表我以外，不再托什么人。在婚礼中我出十五万元，树棻手中有现成东西再送一点，其余问题，问我再答覆。此不尽。手问全家俱好

漱溟手白

10月15日

## 寄昭侄

(1969年)

来信祝寿收阅为谢。全国政协为我寻查1966年抄家所失物资，最近查得一些，发还一些，如写字台、书架等等。但无书籍、文稿，无衣服。或者寻不到，或者在审查中（如文稿）。却有些杂乱字纸和日记本因漏雨湿烂在地者则听我收取。因此亦检得一些有用文件和可用之纸张，如此次所用信封即其一也。但与我一同学习的委员则其被抄物资尚无任何消息，其待遇不同如此，亦莫明其妙。最近颂天从北碚来京看我。他1959年来京一次，今已十年矣。他从中学退休后，（他仍住在原址原屋内）

每月仍有七十元待遇，积蓄为路费，出来看其在江西的次子，在天津的长子，在南京的长女，末后到北京的。现在他已出京去津，然后回四川。在京借住朝杰之子席廷铭家，无他熟人在京可借住也。我近续写《人生与人心》一稿。余不尽。

漱手字

国庆后十天

注：“昭侄”即梁培昭（1906—1985），字君明，著者长兄之次女，黄良庸夫人。

## 寄 昭 侄

（1972年）

顷间收到昭侄来信，兹分别答覆如下：

（一）关于黄玮结婚事，我有一信给他，你们看后转去。同时即速将地址开给我，我将兑六十元给他，为婚后添置衣物之用。

（二）关于昭侄日常生活，我有些嘱咐的话。这话可从我的精神身体状况说起。我现在身体这样好，全从精神好而来。我思想通畅，丝毫没有有什么窒碍迷闷之处。同时精神振作，有用力的方向，有充分信心地在写《人心与人生》一书。饮食起居有节制、有规律（饮食要少不要多，完全素食），同时身体每日有一定的活动，不偏于用脑。心气很壮，便把身体带着健康起来。我非要昭学我，此非昭侄所能学。但要以心（即精神）带动身体则是一条不易之理。你终日忙忙碌碌于琐碎事务，心要

超出来，不要埋头去干活。此须于人生有较深较高的认识，而后心境才得超脱旷远。我写的《儒佛异同论》之中有些对人生的说法，你可以把它作为问题去思索玩味，求其理解，当能有助于人生的认识。认识人生在反身而体认之。一昼夜二十四小时必须有心静之时（或静息或静思）。如此才能渐渐养成手脚干活时而心能超出来。此外可以寻陶诗来看，亦能养心。心得其养，自然身体会好。政治问题难望解决，置之度外可也。《儒佛异同论》良庸手中有存稿，陶诗可设法觅借。良庸的心境，我能了解，不需要我说什么话。但望他能帮助培昭耳。

日内提取一百元存款，以四十元兑你们，六十元寄玮。余不尽。

### 漱手字

1972年6月30日

注：“黄玮”，梁培昭幼子，时在新疆。“政治问题难望解决”，指梁培昭1966年被押解回乡监督劳动事。

## 寄昭侄及黄良庸

（1972年）

6月16日回我信收阅。我的生活也是天未明即起，午饭后小睡。身体常活动锻炼，精神至佳。起床即工作，写《人心与人生》一稿，已写成十五章，近十万字。此书之作发于1927年正月。当时曾为北京学生寒假讲演会讲过半部（学生会派人请我讲演，我应讲一个月，即以此为题。但虑听讲人不能坚持一个月，特提出售听讲证的办法，每人收费大洋一元，计售出一



百十多证)。后来在邹平还讲过此题，现存有颂天笔记两本。何以艮庸竟误为《人心与人身》？艮庸遇事每每有这样模糊不明确的毛病，实为可惜。1960年开始正式着笔，全不用旧稿。至1966年夏写成前七章，实遇抄家之事，手稿及储备资料尽失，无法继写。1970年乃重理旧业，至今两年半，续成后八章。从1927至今四十五年矣。在我有生之日必须完成此书，大约尚需二至三年时间也。此书写出，今生大愿乃了。最近在京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均在北京医院仔细检查身体一次（此因党内陈正人、曾山两位部长级同志相继身故，均由于心脏病失于事先检查防备，引起中央注意，特令普遍检查，重点检查心脏）。据检查结果，我要算最好的一个人。血压完全正常，不高不低。在心电图上显示心脏有力，同年轻人一样有力。我自度可再活五六年。假如到九十，那便算多活了。再多亦无所取。无疾而终，最好了。

漱溟手布

6月20日

## 寄昭侄

（1973年）

6月16日信收阅，得悉一切。关于培昭问题是否平反，大约今是最后决定的一年了。板桥三条八号房屋改建，街门已经改成山墙，没有这个门牌了。你们的東西转移何处，不得而知。此亦不是计较之事。只在政治上是否要求平反，还是一个问题。（艮庸不算什么问题，且全随着培昭问题的）。此问题全看昭侄自己决定，而帮助培昭思考的自然是小琛。我于此全无定见，无

主张。不过观察大势，今年不解决，就更无机会耳。假如想解决，非昭侄自己来京不行。京中政治上、社会上的气氛和形势，已经把过去的事当作过去了。例如马仰乾的问题，即令他自己来京亦无法解决。（其旧居房屋亦改建，东西不知下落。）因为当初的农业部已不存在。人员下放外省，档案早无从查找。新街口派出所虽然换人，档案可能寻查，街坊四邻亦还可资左证，这是与他不同的地方。至于是否果能平反，那另一个问题，谁能料定？就我所闻知，有不少人家被抄家的东西在发还中。例如鲜家同我一样，发还一些空箱子家具，没有衣服等物。而在物质上、政治上仍然搁起的人家似乎更多也。来信有“京中亲友均好”的一句话，其实自六六年至今多半不见而了。例如晓青培修一家人即是如此。修侄之母近一年来过了多次。培忠最近来过一次，如此而已。谦之在医院病房，我昨去看一次，似一时无生命危险，然亦难痊愈。低度发烧久久不退，且医云无退烧把握。

### 漱手书

注：“谦之”，北大哲学系朱谦之教授。

## 寄昭侄和黄良庸

（1973年）

10月20日回信今日接得。你们既然要来京，宜充分准备。除函民盟外，亦同时函告新街口派出所为好。两人来京路费共需多少？一百二十元够不够？到京以后的用度不成问题。渊庭尚

在三不老大楼的一楼四层住，可写信与他联系。但秉华似未在京耳。假如到京即有落脚处似比兔旅店为好。雪昭住松树胡同人民银行宿舍 201 号。晓青仍住德内大街麻花电台宿舍，皆可先联系。从广州北来的火车车次可电知他们接站。

漱 覆

24 日

注：“文革”前，黄良庸为民盟中委，在民盟总部工作，偕梁培昭住新街口北。“文革”初即被押返广东监督劳动。

## 寄 昭 侄

(1982 年)

托人带来鲜荔枝收到了。甚谢，甚谢。苏东坡有诗云：“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苏是因罪被谪贬到广东的。岭南者大庾岭之南也。美国学界原邀我去讲学，最近因有林同济教授被邀讲学，在正讲演中晕倒身逝。林年纪七十余，而我即将九十。他们深恐出问题，遂不敢邀请了。其实我身体无病，三五年内当安然度过也。

你身体想好吧？古语云“含饴弄孙”，〔你〕还有不少外孙呢。田慕周去四川，曾见到培志，她兴趣尚佳。她长子已调来北碚，但详情未悉。你们曾通信否？

漱手布

6 月 29 日

注：“培志”，梁培昭之姐。

## 寄培昭侄

(1984年)

琛转你母亲：

培昭侄如晤：

顷接云颂天（已故）之子云秉心来信，乃知你姊培志既已身故三个月了，而我处尚未收黎涤玄及其家属来信报告。培志长于你一岁，应是七十八岁。附白者：我身体如常，无病苦，只是有些老糊涂。培宽、培恕两家人均各如常。培宽长子钦元在五月一日结婚了。余不尽陈。

二叔手字

1984年6月22日

附上云秉心原信。（缺）

## 寄君大侄、德惠甥

(1968年)

君大  
德惠  
同览：

来信阅悉。1932年之事我还可以记得。其时赶巧我在南京，而李济深、陈铭枢亦正在南京，天天见面。闻讯后即请他们急电何键保释。电文是由李陈二人出名或李一人出名则记不甚清

耳。大约电到即得释也。

一年来京中情况书札难以尽之，俟诸面谈可耳。我身体精神顽健如常。虽已七十五岁实与五六十岁时无两样也。晓青、德心各约一年未见矣，因面其情况亦不详。宽恕两儿隔十天八天总可一见。他们都好。如此而已。其他不尽。信到即覆。顺问近好。

漱溟

7月6日

我每日必行体育活动，必读书写作，……（下缺）

注：梁君大，名培伟，湖南湘潭人，为著者族兄梁璧园之嗣子。邹德惠为著者大妹之长女。二人早年参加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1932年于湖南长沙被捕。信中所说“1932年之事”，即指此。

## 寄君大侄

（1980年？）

君大侄：

我写的《辟园公传略》，没有写完，后半写不下去，因为许多事不清楚。可惜君恪身故，缺乏资料根据。兹将我写出的一部分，随函寄请阅看，希望你就所知写示于我。据我所闻，华昌兴起得力于购得炼錡权于法国，其购资则为（山东）袁世凯（湖北）张之洞所资助，居间介绍者为杨度，资助之款后皆归还了。华昌失败因李国钦舞弊；李是梁家女婿。希望你提供资料，

由我来写，如何？余容续谈。

漱溟手白

3月3日

注：“君恪”即梁培肃，为著者族兄辟园之长女。“华昌”即华昌炼矿公司。“炼锑权”指炼锑技术专利。“《辟园公传略》”即1981年写成之《梁焕奎事略》（见全集卷七）。

## 寄君大侄

（1980年）

晓青交来君大信收阅。信中所云《湖南历（文——编者）史资料》拟将我某一篇纪录刊出问题，征问我同意。我同意，希转复可也。信中又云湖南博物馆举办书法展览拟索取墨宝于我。请转答，我自幼不屑为临池功夫，从来于任何碑帖书法不加理会，旁人或指目我是学赵子昂，或指我是李北海一路，实则安得有闲空及此耶？我少年时便想出家为僧，至今仍然是一佛徒。一生虽多转变，却万变不离其宗，总在“独立思考，表里如一”八个字，既狂又狷，盖时时多自悔自责之事矣。凡此不足为外人道，偶为吾君大一发之而已。中央政局稳定而有新气象，衰年如我亦乐观。但脑力体力大不如前，甚愿减少外缘耳。

老朽手覆（印）

1980年3月28日

## 寄君大侄、德惠甥

(1980年)

君大、德惠同鉴：

来信经培昭交我阅过。我手中原存有我辟园先兄生平经历记略，均标有年月，因此就准备写一份《梁辟园先生传略》，用我的口气，用语体文，供修史者采用，采用时尽可删略。我原稿则由你们保存之。先兄有才识，为当年历任巡抚陈宝箴、赵尔巽、俞廉三所信任。但赵、俞二人孰先孰后则记不清。我今此信一则声明我写传略备用，一则请查明赵、俞任职先后告我。其他容续函不尽。顺问你们一家均好

漱 白

1980年8月6日

## 寄君大侄

(1981年)

君大7月9日信阅悉。德惠被自行车撞倒，腰椎受伤，甚念念。昔年章行严先生在京亦曾被一自行车撞倒，以致左眼珠斜倾，在医院治疗经月乃愈也。侄痔病切除甚好。先父先兄均曾病痔，独我无此病。俗有十男九痔之说，人皆为我庆幸。来信云旷裕沔研究元史，元史最难研究，独柯绍忞治元史有名，日

本东京帝国大学特赠以博士学位，此五六十年前往事也。根据族谱，我们先世是元朝皇室，留滞中原，冠姓梁，久而汉化者。余不尽。即祝一家安善！

**愚叔漱溟手复**

1981年7月15日

## 寄君大侄

(1981年)

君大侄如晤：

前闻德惠甥伤足，近想痊愈为念。我为辟园先兄写传略，动笔以来几近一年，屡作屡辍，至今仍在开头，距写成尚远尚远。因我年迈脑力衰损，又加随时有多事牵扰，但觉此事是我此生必须负责的事，时时将有关资料放于案头。今天取出你所来信阅看，内有“初步约定要四万到六万字，二月交稿……”的话，似乎内容不少事实，可供我考或补充者。你能有便来京面谈，或示寄来乎？专此奉询，不尽欲宣。

顺问

一家俱都安善！

**漱溟手布**

1981年10月4日

《湖南历史资料》第二期（1980年）记得是你寄来给我的，甚有用，假如尚有其它文件可供参考者，均希注意，特别是华昌公司的事，我所知甚少。



君格处的文件资料尚可得否？

## 寄君大侄

7月19日回我一信收阅，分条作答如下：

（一）我所写那份辟园公事略，只是资料供给修湖南省人物志者参考采择，其中一些评量的话代表我个人的识见，采择与否其权在他们。

（二）我此稿只是就往事写出而已，至如辟园公平素生活行事、待人接物的细节以至晚年趣尚等等，你比我清楚，我说有待你补遗者在此（不必定送人物志）。

（三）寄来的李自强稿对于我拟写三兄行述有用，甚好。我生活在清末明初，亲身经历许多事。他研究近代史我可供给真材料。

漱 溟

7月21日晚

德惠身体情况如何，在念。

注：此信约写于1982年或1983年。

## 寄君大侄

（1983年）

先兄鼎甫公，朴诚长厚，接人待物蔼然可亲，体力既强，一生

治事勤恳踏实，从不惜劳，不由学养而自然近道。吾尝发愿为公撰述行状，资料在手，顾稽延未着笔，忽忽不觉迟暮，九十之年自叹精力就衰，难为综核之文，但愿培伟贤侄宝此资料，垂示后嗣，是所至囑！

**族弟漱溟识（印）**

1983年1月于北京

**注：**“鼎甫公”，梁君大之三叔，名焕彝，曾赴日、美、英国习采矿冶炼，其兄弟五人同力创办经营之华昌炼矿公司，首先发现华南一带钨矿；可参阅《我国锡矿开发的先驱者》一文（见全集卷七）。

**寄德惠甥**

**（1986年）**

顷得来电，惊悉君大侄逝世，曷胜哀悼，殊不料想他竟先我而去也。他寿世既逾七旬，儿孙辈俱成长，能继承家业家风，亦可无憾矣。我今九十有三，精神体力俱衰。培宽、培恕各有工作，各有家室子女，但轮班来陪伴耳。青甥适不在家，而出游黄山，彼等及得心甥均不知你处消息，无由致慰。我唯望你节哀顺变，保摄身体，是祷。余不尽宣。

**漱溟手复**

1986年9月12日

## 寄晓青甥

(1930年)

(上略)我十六七岁(二十岁时又热心社会主义)时如汝今日者,最嗜言政治,慷慨大言救国,于世俗之好,未能真淡于心,而恒矫然有以异于流俗。往事汝不及见,且言今日事。我今日若没些狂者胸襟,则我早不在此外县野乡吃苦受累,而安居北京,享我家庭幸福矣。(我十三年赴曹州办学,比今日苦多,又曾写信回来,惹得二姊大哭。)若非别有原因,元宵前尚不肯回家(非不想念家人);回家矣,终不肯听戏(亦不肯叫你们听戏);盖在外县地方,看见老百姓之苦,觉得我们一听戏,随便就是几块或十几块(包厢十块不止),实属太过;而此心惻惻焉亦不生贪玩乐之心也。古人愿先天下忧,后天下乐(范文正公)。又有云: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顾亭林先生)。我亦有些像这样,尚不恰合。我只是被自家少年来一些狂志大愿鼓着向前,而一念外公在天对这民族文化之毁灭,民生之惨祸不肯瞑目之心,尤使我不能懈这口气也。(下略)

**注:**邹晓青,著者大妹之长子,1938年随著者赴延安访问,留陕甘宁边区学习工作。此信转录自《邹平漫记》一文(作者邹秉国,载《山东民众教育》月刊,1934年8月,5卷6期)。文中说这是“先生十九年三月九日灯下写给他外甥的一封信。”

## 寄青甥

青：

你不够了解我！我这里没有旁的念头，只有一个念头：责任。譬如我文内说“抗战中奔走团结，胜利后争取和平，逐逐八年，不敢惜力；一旦料知和平无望，即拔脚走开，三年不出；要无非自行其所信，一贯而不移。”其所行如此而不如彼者，自是其所知所信如此；而其所以能坚持乎此，力行乎此，不怠不懈者，那就是责任心了。在我这里虽不能无人情，却不许有俗肠。像小资产阶级的向上爬心理，可说自幼没有。像小资产阶级的逐求趣味心理，像革命党人的仇恨反抗情绪，在我这里如不能说完全没有，亦只是洪炉点雪。我的生命就寄于责任一念。处处皆有责任，而我总是把最大的问题摆在心上。所谓最大的问题即所谓中国问题。而我亦没有把中国问题只作中国问题看。不过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来对世界人类尽其责任，就不能不从解决中国问题入手。在最大的问题中，我又选择最要紧的事来作。例如：抗战之时，莫要于团结，就致力于团结；当建国之时，莫要于和平，就致力于和平。一旦和平似乎有成（1946年1月底）而事情有比参加政府更要紧的，马上就转移其致力之点。又一旦料知和平无望（46年10月底），而事情有比武装反蒋更要紧的，同时自己又不赞成武装斗争，亦就马上转移其致力之点。总之，从来不作第二等事。由于总在最大问题中追求其最要紧的事情，久而久之，我所关心的，旁人往往不如我关心；我所能作的，旁人往往不如我能作；好像责任集中于我一身。既有

“四顾无人”之概，不免有“舍我其谁”之感。像这样数千年悠久历史之下，像这样数万万广大人群之中，而“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句话，只有我一个人最亲切；责任演到这一步岂是偶然？固然没有什么“天”降之命，而正有其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者在。是事实如此，不是我自负。自然如你所云“背了包袱”是要不得的；但你如其离开这个有特殊任务在身之念，又怎能了解我！

这是不免于自大的；这样说话是难免引起人家反感的。然而我的生命正在此。我在危难中所以不怕死，就是觉得我不会死。特别是像香港脱险之时，那时《中国文化要义》还没有写出来，万无就死之理的。现在虽然不同那时，然而亦还有没有完的事（非我作不可的事）。这话不对旁人说，但对你却希望你了解，而不怕你说我说大话。

漱 溟

10月21日

注：此信似写于1950年。

## 寄时清贤甥

（1977年）

时清贤甥：

我许久前，曾写一信寄你们，竟被退转，批云：无此人。今向马仰乾先生查询地名，再写此信探问，希望得你回信，述说你们近况。我近年写成你父亲一生传记，要寄给你们，必先得

你确实地址，方好投邮也。其他不尽。即问  
你们全家都好！

梁漱溟手白

1977年12月29日

注：伍时清为伍庸伯先生之长子。

### 寄时清甥暨荫祺甥妇

(1978年)

时清甥暨荫祺甥妇同览：

回信收得甚慰。今将我所撰令先君传略一稿的钞本寄给你们阅看保存，如其看了有什么意见亦希写来给我。我以1893年生于北京，现年八十五岁，一向少病，唯近来大见衰老，亦自然之势也。政协委员待遇甚优，但与培宽、培恕各住一方，不得儿辈照顾是一缺欠。培宽在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作，住家西郊北京大学校内，有两个男孩。培恕在国际联络部苏联研究所工作，住家北郊和平里一区五楼，有一男孩一女孩。他们生活学习情况均好。惜培宽有肝病已三年，请假休养中，工资打折扣，亦少来看我。恕所居离我稍近些，时常来看我。他的健康亦佳。据我从前的印象似乎鹤年聪明可爱，隔别多年，不知其学习工作如何。懿珍处我曾按照旧地址（九龙新荃街B座63号四楼）寄发一信，未得复音。你知其确实住址否？余不尽。

1978年1月16日

漱溟（印）

注：“令先君传略”，即《伍庸伯先生传略》一文（见全集卷四）。“懿珍”为伍庸伯先生之女，著者之甥女。“鹤年”为伍时清之次子。

## 寄时清甥

（1982年）

时清贤甥：

积年不见，敬想 你全家都好，为祝为颂。顷收得你转来懿珍赠我衣帽等件一包，除函谢葆炎、懿珍夫妇外，特此鸣谢于你。 你夫妇暨儿孙辈都好吧。希望 你来一信叙述各儿女情况，慰我思念为盼！我处情况如下：培宽在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作，其子钦元，毕业于轻工业学院陶瓷系，分配在京工作。培恕在社会科学院工作，其子钦东在浙江大学建筑工程系学习中。我自己今年形寿九十，一身无病苦，但衰老了。假如有机会，希望见面一晤，畅述一切。手此布达，顺问新春百益！

梁漱溟拜手

1982年1月18日

注：刘葆炎为伍懿珍之夫。

## 寄时清甥

(1984年)

时清贤甥如晤：

久缺音问，时在念中。年前懿珍夫妇从香港来京游览，曾得欢聚，略悉吾甥情况，为慰。顷承惠寄衣巾鞋袜电笔等多件，甚谢，甚谢。余一身无病苦，唯衰老耳。近照一帧附函内，希收入以当晤面。专此申谢，顺祝全家安吉

梁漱溟手复

1984年1月于北京

## 寄时清甥

(1984年)

顷收到伍时升撰写的《伍观淇先生史略》一文，内容多是捕风捉影，张冠李戴。他于庸伯先生事迹略有所闻，却非真知道，特别是他敬爱庸伯先生，崇拜庸伯先生，面实不晓得庸伯先生的心愿所在，和脚踏实地的行事。他的文章错误甚多，不能用，以免以误传误。当年真知道庸伯先生者唯李任潮和冯祝万耳。我撰写的《伍庸伯先生传略》一长篇，系搜集许多资料，访问许多的人（其中有随侍伍先生身旁多年的人，例如马仰乾，可惜



马先生故去了)，费了几年功夫考证而后成。这些资料（内有伍先生亲自讲《大学》和《孟子》的文稿和我们几个人听讲的笔记），他年将公诸于世。

懿珍、葆炎前曾来北京聚晤，闻将去美国看儿女，未知成行否。鹤年将到京，甚愿知道你们一家的情况。中央的政策湛江将有大大发展，你们必然晓得了。余不尽言。

**漱溟手白**

1984年4月25日北京

注：“这些资料”均见《礼记大学篇解说》一书（见全集卷四）。

## 寄时清甥

（1984年）

时清贤甥如晤：

顷收到邮来包裹大件，内写明“广州市恩宁路吉祥坊二十号伍懿珍付”字样。包内衣物等，惠我甚多，感谢，感谢。即希

贤甥转致葆炎夫妇我的谢忱为幸！我笑令兄时升捕风捉影张冠李戴者，指他误以蒋介石的事为孙中山的事，其详情非笔墨所能叙明，不必谈了。鹤年尚未见到。我连日开会忙碌。不尽欲宣，手此布复。顺问

合家均好！

**漱溟手复**

5月5日

我原名“焕鼎”，字“寿铭”，现在通用“漱溟”二字是笔

名，写“寿民”亦无不可。

## 寄懿珍甥

(1978年)

懿珍贤甥：

自1973年4月收得

你回信，叙述你母亲逝世情况，嗣后久久未通讯，不知你们住址有无迁移改变，特先寄此笺探询，希望

你回我一信。因我写出你父亲一生事迹一篇长文，待知你现址后再行封寄。

葆炎甥婿及

你们全家子女都好！

漱溟手启

时年八十五

## 寄志昭两侄及宽恕两儿

(1938年)

志侄一昭侄并转宽恕两儿：

我于1月1日乘飞机到西安，5日赴陕北，路上奇冷，25日返回西安，29日赴开封，30日即旧历除夕深夜到达，住河南旅社，即如此过年矣。2月2日赴曹州，4日南来，5日到徐州，约住一星期仍回武汉。我前托银行兑上二百元收到否。汝等生活

情形如何，可写信告我。信寄武昌即妥。余不尽。即问大家均好

漱手字

2月8日

黄宝善回到北平否。大姨（伍太太）回南否。

## 寄宽恕两儿

（1939年）

宽恕两儿：

前自西安、洛阳所发之信当收到。我们在此已多日，因黄河北岸敌人甚多，不能通过，等候机会，等了很久。

在此等候之中，我们到洛阳附近游玩。先到“关帝冢”，离洛十五里，是关公的头经孙权送给曹操，操埋葬在此。前面是大庙，后面是坟，殿堂树木都很好，我们向坟前行最敬礼。

从关冢再过去十五里便到伊阙龙门。伊是“伊水”，阙是大山中间断开一个门，伊水从中间流通过来。龙门就是西边的山。山崖有唐代刻的佛像，小的很小，有好几千，大的很大，有九尊。我在释迦佛前照一像，是张云川先生照的，佛高于我的身约二十倍。佛像甚好看。

我们明天要走了，是从洛阳到襄城，换船经郟城、周家口，到阜阳，随于学忠军队同行，何时到山东，不能知道。

父手字

3月17日

## 寄宽恕两儿

(1939年)

宽恕两儿：

我们自河南漯河、周家口、乘船到皖北阜阳（都要看地图才行），从阜阳即与军队同行，我骑马，有时亦步行。因军队人多，走得慢，每天不过七十里，并不累，身体却因之甚好。但脸色红黑，是风吹日晒的原故。

我的随行人员现在是六个人，一是艮庸，二是王靖波，三是王福溢，四是翟茂林；五李健三，六张荫平。翟是邹平研究部毕业生，作过游击队长。李是河南村治学院毕业生，亦带过队伍，都很好。张是王靖波的朋友，自洛阳跟我们同行。他们招呼我都很周到，并且翟、李、张三个人都佩带手枪，随侍身边。六个人都穿军装，为是行路方便，只有我一人便服。路上有敌军伪军阻截，所以迟迟不得前进。到山东恐怕很晚了，那么，回四川更不定在何时。关于宽儿升学问题，富先生、张先生当能决定，不必待候我。

父 字

4月7日

## 寄 宽 儿

(1940 年)

宽儿如面：

前一明信片，今一信，均收。信内有字写错，改正寄回细看勿忽。恕原说割扁桃腺，但现在未割，仍回北碚入学了。你的东西自然设法托人带充，但有时有人，而东西不在渝，有时东西在而无入。你说在学校空闲无事干，我想应当自己看书、写信、作日记笔记等。凡事要自动，不要等待被动。大表哥处还是你写信答复他，就说我北游回来完全没有用文字发表过什么，只能对人面谈，所以亦不能有什么东西寄给他。北平人民生活艰难，我很挂念张少怀表叔及黄四舅母等，怕他们都很苦。告诉富先生我箱内有北平银行摺据，遇妥人带渝为要。不尽。

父 字

3月10日

注：“大表哥”，指邹晓清。

## 寄 宽 儿

(1939 年)

宽儿：

来信收到。你们的校课结束得这样早，亦许我此信到充，你

们已经放假了。我现在不回南充，所以还是你到我这里来。恕亦快放假，亦来此地同住。

你们的学校不好，下半年亦难改好，所以你还是准备转学。你的书籍衣物凡为必需者都设法带来。最好有机会随着一个木船来重庆。你可以持我此信给王洁宇、陈成达诸先生看，请他们想办法。

如果有乘汽车的机会，则东西少带，你自己先来。以后再托人带东西。放假后，起身前，你还是住民教馆里可以看书看报。

父手字

28日

注：“民教馆”，即四川省立南充民众教育馆。原山东乡建院部分同人主办。王洁宇、陈成达均为民教馆工作人员。

## 寄宽儿

(1940年)

宽儿如面，我昨天到育才看培恕，并将南充带来的东西交他。他们学校情形不算很好，有些散漫，功课亦太偏了，对于普通科目如国语算术常识等就显得不够。我函请陶先生注意，如果不能改好，下期怕要换一学校呢。你写给恕弟的信我都看见了，信上的话都很好，同我的话一样，我很满意。

前年你们从青岛南来时，二姐写信告诉我说，在你母的箱内

发现北平新华银行三四张存款单据，是我不知道的。最近北平物价的贵比四川贵得厉害，许多人无法生活。我想起你四舅妈同小晋等怕是很为难，还有张家七太姨孤苦伶仃一个人，亦很为难。所以两个月前我函请大伯将那存款取出，想分给黄张两处，并分给大姐二姐一些，因为涤玄、良庸都随着我，没有钱寄他们家。现在得到二姐来信说此款已设法取出来，问我如何分给张黄两处，至于他们自己则不肯用这钱，并且说那款原存是你的名字，所以更不好用你的钱。现将二姐原信寄你一阅。还有小琛寄恕的信已寄育才了。

我大约十天内要迁出重庆，地点大约是缙云山上教理院内。你来信寄书店仍可收到。

父 字

4月30日

注：“育才”，即陶行知先生所办育才学校。“大姐二姐”，指梁培志、梁培昭，时在青岛。黎涤玄为培志之夫，黄良庸为培昭之夫。

## 寄 宽 儿

(1940年)

宽儿：

你的信我都收到。今日接得大姨自广东来信，说他们在广东的情形，特寄你一阅，阅后一面写一回信，一面将此信寄恕阅。我本想到育才看恕，因行路困难尚未曾去。此间炸况甚惨。我早移居江津白沙聚奎中学（上月29日）。这两天因筹备中学

事到重庆，又到璧山来凤驿，又回重庆，明日由此回白沙。敌机连日来炸，（市内人口去了四分之三）我幸平安。你们那里不要紧，但恐妨碍课业耳。我想你下半年还是转学。陈道宗不知怎样，怕亦要离开南充。我想在暑假时要你同恕皆来白沙住，关于下半年的事亦就在此商量。你们何时放假，可速告我。

父 字

6月17日

前寄各书未收到甚可惜。邮局太不负责了。

注：“筹备中学事”，指筹办勉仁中学。

## 寄宽恕两儿

（1941年）

宽恕两儿：

恕儿18日寄桂林一函已经转来港地。你的眼病可请富先生或黄先生写一信去问一问王大夫，看他有何方法没有。亦可以请道宗写一信问陈校长，是否需要吃中国药。

你来信说要购买的东西，因为不能邮寄，只有等待我回去时再说。然而我回去是不能定时间的。恐怕还远呢！

我上次的信问你们的话都应当答复我。宽儿于星期日有暇应当写信。

余不尽。

父手字

5月28日



香港纪念邮票（二角五分）是我寄给恕的。

注：“富先生、黄先生”即富眉生、黄良庸，时任教勉仁中学，“陈校长”即陈亚三先生。

## 寄宽恕两儿

（1942年）

宽恕两儿：

兹因张先生赴渝之便，顺道到北碚看你们。关于我在香港我出香港的事情，问张先生便知，不赘。我在贵县写给你们的信息收到否，何以不见你们有信来呢？我甚焦盼也。自来水笔一只只是香港带来的，但并不甚好，给予恕儿用。前给宽的笔，虽是旧的，却是好笔。还没有失掉罢。余不尽。

父手字

2月20日夜

注：“张先生”即农工民主党的张云川先生。

## 寄宽恕两儿

（1942年）

宽恕两儿：

今早将发去一信，便收到来信。所发信中间你们的话已从

来信中得答覆矣。计此信到时，你们当已由渝回碚，可将在渝情形告我。

宽儿此信虽匆忙草率，但你谨慎的性格仍可看出来。信中说之话皆甚好，特为指出如下：

1. 如言“席太太请吃饭不好不去，而一去即耽误一天功夫，这一天即作不了好多事”。此见出你天天在作事，一天不肯马虎过去，极与我相似。
2. 又如“我们已很舒服，各位先生真较我们苦得多。衣服亦不算少，冻不着就好了。”此见出于自己境遇享受知足，没有贪心，不好奢华，更能看到旁人的问题，有关切众人之心肠，极与祖父相似。
3. 又如“单独一家过得舒服似不甚合适，大家都困难应共甘苦才好”，此见出你有心肝亦有眼睛，能留意左右前后之事而辨别其是非。此事我亦有所闻，并写信劝戒席先生了。
4. 又如说到将住王师母家过旧年，又说不“不确定，因校中亦须多人看守才行，”此见你处处照顾到大局，有责任心。
5. 你自写小传得奖第一，而却说“文字写得并不好，这我自己知道，不过内容比较真切一点罢了”。此昔人所谓“得失寸心知”也。有的人经旁人夸奖而妄自尊大，其实旁人夸或贬仅供自己参考，自己心内有数，方是一个明白人。又作文章一面是技术问…（下缺）

## 寄宽恕两儿

(1942年)

宽恕来信收到，恕胃口不佳，不必勉强多吃饭，却须于平日多运动；人当劳动之后总能进食也。

功课不过增进人知识。但吸收此知识而运用之者则在吾人有健全之身体与活泼之头脑。身体不健全，头脑不活泼，勉强用功，吸收不进来。勉强吸收，亦不记得，或不会运用，徒劳无益。故仍以调理身体精神为第一事。功课非第一事也。吾恐一时不能回川，全要你们自己照顾自己才行。

我在此，一切均好，有倪鹤笙是杨效春先生的学生，亦算是我的学生，他有家在此，我每天即在他家吃饭。他夫妇照顾我照顾得很好。他与李志纯先生认识，此事可告知李先生。

我在旧历年前可给你们兑两千元去，作开学时费用。余不尽。

父字 除夕

## 寄宽恕两儿

(1943年)

宽恕两儿：

两封信收到。两人之自传均阅看。宽儿所作虽不甚好，尚清爽简洁，但开头一句无主词，在文法上是不行的，或漏去一

“我”字邪。恕所作太简短，总是因为他对于所作之事无兴趣之故；勉强他多写怕亦不行。但一个人必须有他的兴趣所在才行，不在此则在彼；兴趣就是生命，剥夺一个人的兴趣等于剥夺他的生命，鼓舞一个人的兴趣便是增强他的生命。所以上次我看见他自己说生活索然无味所以日记索然无味的话，我很忧虑，很想改变他的生活。据这次来信似其兴趣在空军，但空军是否为你兴趣所在，要尝试过后才知道，而且空军幼年学校并不就是空军，你到里而以后亦许更不喜欢的。你可以试一试看。第一先割扁桃腺，养好之后，若遇到招考，就去考一下，考不取则等候下次，不必急。考取了，就入学，入学后若不合适再说。我的朋友章元善先生的小儿子就是从空校退出来的，因为他患关节炎（筋骨痛）甚重，而这病据说是由学校待遇不好呢。

我的原则是：一个人要认清自己的兴趣，确定自己的兴趣。你们兄弟二人要明白我这个意思，喜欢干什么事，我都不拦阻你们的。不过一个人往往自认不清，又往往不确定，遂致终身无成耳。

割扁桃腺不一定能找到最好的先生；不是最好，次好亦行，并无困难，所需之钱请席先生他们垫付，我再兑还。余不尽。

父手字

2月28日

外一信，可交黄先生，送给山下章先生。

**注：**“山下章先生”，即章伯钧先生，时住勉仁中学山下。黄先生即黄良庸。

## 寄宽恕两儿

(1943年)

宽恕两儿：

来信并所照相片，收到看过甚慰，即转寄于大姑矣。我前信嘱咐恕儿之言，应当仔细在心，不可一阵高兴，将我末后所说几句忽略过去。原信即由培恕保存，以便取出再看，为要。我饮食中毒，已好了，不成问题。割扁桃腺应问王福溢或徐铠大夫。不尽。

父手字

3月14日

恕儿写信仍是落字。写后为何不看一遍？

注：“王福溢”，“徐铠大夫”，均曾工作于山东邹平县卫生院，时在北碚。

## 寄宽恕两儿

(1943年)

伯宽仲恕两儿：

日前由中国银行兑上二千元，计可收到，此数在今日并无多大用，所以请张黄两先生再行设法。假如必要时，我仍可再兑二三元。关于你们升学事，陈先生有信论及。特于仲恕入

空幼一层，不甚赞成。兹将原信剪寄你们一阅，其意盖谓空幼学校不免“乱管、不当人管”。我于该校内情不甚清楚，不敢断定其一定如此，但亦顾虑它是如此。我仅知道章元善先生（我的好友，在社会上很有名誉）的小儿子，在该校染风湿症，周身骨节疼痛，不能转动，最后退学而出。此病西医名“关节楼麻质斯”，是很严重的。军人教育，常要锻炼身体。但有时反锻炼出毛病来。如此之类，是也。报纸已有空幼招生广告，恕宜先写信时忠询问情况，并与哥哥细商，不可贸然决定。假如入学之后，不合适，仍能退学便好。万一能入不能出，而其内情又甚不合适，则无办法矣。我是不拘束你们的，但不能不替你们打算。还有陈张黄三先生皆随我二十年之久，我一切事皆托他们，所以关于你们升学事亦托他们代为作主。你们的行动要同他们商量妥洽。他们一定尽心帮助你们。

云先生又病了，究竟如何，可详细告我。凯声有没有染不良习惯？如有此问题，应函告富先生注意，余不尽。

父手字

6月5日

注：“空幼”指成都空军幼年学校。张先生即张傲知，黄先生即黄良庸，陈先生即陈亚三，云先生即云颂天。凯声为富眉生先生之子。

## 寄宽恕两儿

（1943年）

宽恕两儿：

连接两信均悉，兹分别条答如下：

一、陈衡哲女士为任鸿隽先生之夫人，夫妇都很有学问，他们同他们的子女去年在桂林与我吃过一次饭，谈话很多，其子女教育都是陈先生自己教的。他半工半读之主张是很对的。

二、朱光潜先生听说很好，我似未与[他]会过面，不过他与叶麀(号石荪)是最相好，面叶则是我的朋友。叶与黄先生为同学好友。或者朱亦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的书我未看(指朱著《谈修养》一书)，推想他的学问还不很深(指修养的学问)。

三、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来信说有一千四百九十二元兑李先生转你们。收到否，望来信说明。你们平素用钱已很紧，不可再紧。凡该用之钱必须要用，例如求学必不该为省钱而不求学，或因钱面改变正当计划，所以宽信说恕若考入空幼可以省许多钱的话是不对的。各方面都欲送我钱，我多半不要，一半是因为不急需之故，假如需用钱则钱随时可有，并不难也。

四、黄先生对你说钱不成问题，我原知道。我平素既以钱助人，则我亦可用人之钱。勉仁中学开办用了我很多钱，则此时我用勉中的钱，固无愧也，不过我自能设法时，仍不想用耳。

五、恕寄来之空幼招生简章，我已先有了，因桂林亦在招考。我去看了一看，很多人不能通过体格检查，所以如恕亦不能通过，不必着急，如能通过，笔试是不成问题的。一定考上，考上以后我不阻止你去，但陈先生说“不当人管”，我认为是可能之事，因为现在人都思想太浅，不足以了解“人”(指人类生命说)，军人更多粗暴，所以很容易胡乱管人，这就是我所顾虑的。假如发现不合适，能再出来就好，不可一直误下去。假如考不上，来桂亦好。

六、宽自言生活缺乏热力，没有干的精神，冲动太少，没

有坚强意志，这话亦许是很对（或者亦有不甚对之处），不过一个人最怕无自知之明；既能自知所短，则此短处之遗害已去一半矣。固随时自觉，此自觉心即此短处之反面也，虽不能就反过来，亦不致顺着短处下去了。每人各有所偏，长处短处皆表现在此，古人谓之“气质”之偏，而中国古人的学问（自孔子以来）就在“变化气质”，换句话说，中国古人的学问都是讲修养的，与西洋学问偏重科学知识者不同，你将来看中国古书多了，自然明白。

七、我的身体精神非常好，可以说五十年来没有比现在再好的，自己都觉得奇怪，绝不像一个不得意的人；大约还是内心深处舒畅之故，即没有“不得意”也。

父手字

6月24日

## 寄宽恕两儿

（1943年）

宽恕两儿：

恕之身体恢复没有？上次来信仍是错字掉字太多。何以写完信总不再看一遍？心粗之人没有能成事者，假如你粗心之病老不改，则干什么亦不行。替你割治之医生为谁？你可将其姓名告我，我要写信谢谢他。富先生来信说是张老先生之婿，非其子，但亦未说出姓名。你若清楚他的姓名，便是你还不太粗心。你若不晓得他姓名，糊里糊涂回来，便是你粗心极了。又宽儿上次信说共用六百余元，但富先生说共用四百一十元，何



以不符？亦答覆我。余下之钱，留为补养之费是可以的，但不必说在医院用去千元。如富先生同张先生见面说起来，好像你们说谎、作弊。以后戒之。我托刘百闵兑二千元收到否？速告我。宽儿升学计划及费用亦须早打算。空军幼年学校招考不招考，亦访问明白。余不尽。

父手字

八日

## 寄宽恕两儿

(1943年)

宽恕两儿：

我于上月16日同德惠大表姊及秀秀等赴宜章山中，去看鼎甫三伯（君大哥之生父）及大姑。大姑身体大不如前，已衰老矣。我在那里住了十天，谈谈家常，并准备为辟园大伯（君大之嗣父，已故）鼎甫等写一家传（现在不过准备材料，将来再写），于8月10日回抵桂林，才看见你们的几封信。宽留勉中亦好，恕留或不留，我无一定意见。如果要来桂林的话，范云迁回桂时可同他来。他昨已去渝，从渝还要到北培的。《我的自学小史》原稿亦交他带给你们，你们看了亦可作为你们求学之一种参考。余不尽。

父手字

8月13日

## 寄宽恕两儿

(1943年)

宽恕两儿：

你们8月14日一信收到。范云迁先生不知到北碚否。《我的自学小史》你们看到否。恕儿求学问题有决定否。吾意：假使他不肯住学校，就不勉强他，这并非我对他一种溺爱，而是对他的教育有此必要。你们两人生性不同，将来怕亦是在不同方面发挥，所以不必同样教育，但我相信都是可以有成就的。

还有一层：凡不相同者，有时正好相配合，或正好互相调剂，所以你们两个人在一处，有时亦有好处，遇事互相商量或协作，亦可免落于一偏。恕若不住学校而留北碚亦可以，来桂林亦可以。

8月20日为汝母祭日，此时已过，不必再设祭。好像阴历11月15日为汝母生日，在这一天设祭亦可以。祭时写一牌位“先妣梁母黄夫人之神位”，（或供像片，不写牌位亦可）供菜五碗、饭一盅、茶一盅，汝两人行礼即可矣。我流转在外，祖宗祭祀皆未之行，当然亦不祭汝母也。

青岛二姊有一信来，并附一像片，我已寄大姑，由大姑再寄给你们，可告知吕先生要他给大姑写信，大姑惦记他的。

余不尽。

父 字

8月24日

## 宽恕两儿

(1943年)

宽恕两儿：

日前发一电报，说恕儿不必来，当先收到。宽儿所要之书，仅《电》一种购得，其《船》则没有，《家常科学》亦没有，并据书店人说此书与我前次寄给你的科学书大半重复。又英文字典可先向富先生借用，他此时总不用也。罗子为说他的旧书箱中亦有英文字典，可以寻出来用。李志纯先生最耐烦，你们可常与他亲近。余不尽。

父手字

11月21日

## 寄宽儿

(1944年)

宽儿：

汝来信收到不少，但似乎从阳历年元旦前后，其中有未曾收到之信，不知毛病在邮局，抑在何处。我与陈女士婚姻已于1月23日成礼，其礼与今日一般所行者稍异，计分两段，先一段将祖父遗书供于案上，我们焚香叩拜，作为禀告祖先，随即彼此交拜，以示结合互敬之义，然后恕儿向我两人叩拜，此一段是家庭内的礼。对媒人致谢及最近亲友之见面礼亦于此时行

之，但鞠躬不叩拜矣。后一段则招待广泛之亲友，及亲友向我们致贺之礼，在乐群社大礼堂举行，其形式为一茶会，因人太多，无法备酒饭也。桂林军政教育文化各界，乃至银行界新闻界首要人物几乎全体皆到，人人都说盛况空前未有。《大公报》、当日之晚报特撰祝词颇具意义，次日之日报又将茶会记述甚详。此可见社会一般人对我情感，使愚感觉以后对大局尽力有所凭藉，又使愚自觉以后不能不对社会尽力也。收入份金礼物尚未结算，约计在五万元以上，开支则茶会九千元，购置家用品亦九千元之教。新妇制一衣，愚则一衣一被一帽一履未曾新置，连其它杂项开支共二万六七千元，可余二万元作以后日用。此为愚手中最宽裕之日矣。恕儿得阎宗临先生劝，仍将入学校读书，大约即投考唐现之先生主办之中山中学高中部先修班，过一学期后再升入高中本班，2月初旬考试。希望他能从此安心求学，则愚放心矣。汝几次来信皆甚好，愚皆举以示汝继母。彼甚感汝对她意思之好。旧除夕以二百元予培恕为压岁钱，又自出所蓄二百元嘱我兑给汝。本来二百元之微不必兑来兑去，然亦是见意也。阳明先生之书自然可看，但慢慢看好了。将来年纪更长，学更进，始能领会到真处，才算是真看。愚不及详细作答为歉。

父手字

旧初二

## 寄宽儿

(1944年)

宽儿：

我近来甚忙，讲演、写文章、赴会、访友，但从来身忙心不忙，因此外面亦保持常度。不过正经要作之书（《中国文化要义》）则延误矣。湘战谣传甚多，湘粤逃难之人纷纷来桂，桂林人心不安，其实或不致有大事也。恕在学校似能有进步，胜于在家自修。唯学校费用大。彼仍是个性强、任意、粗心，即如此次写信，字体笔画之粗恶难看，亦其一斑也。我不欲责之太频繁，你给他信中可提出告诫之。

你们大吃大喝确实不好。你之提议甚对，所惜意思虽好，技术不够。你那样写的一张是不易生效的。写出的东西是静的，与规面说话甚不相同，往往不能唤起应有之反应。同一句话，写在纸上不如说在口上；同一口说，在面部神情上有又多少差别，而反应因之而异。甘地说话，除他已造成之信仰有力量外，其最大的力量在他眼神和全部身态神情上。不过谈到此，又不止是技术问题了。不尽。

父 字

6月12日

## 寄 宽 儿

(1948年)

宽 2月23日信收阅，兹覆如左：

- 一、原信：“不想作什么领袖上司，只希望有一个合理的工作环境，能让自己的力量贡献出来。”须知今天之中国大局或中国农村，其第一问题均在没有现成的“一个合理的工作环境”以容人顺利地贡献其力量，“希望有”是不行的。头一段工作就在创造此环境，环境造成了，则中国问题已解决大半，若不认识这点，则努力必落空。或久经碰壁乃始明白，力气白耗已多。
- 二、列举三点，意思均好，终身实践，诚然已够。
- 三、原信：努力方向是改进人民生活（不限于经济）……。”不限于经济一句小注自然加得甚好，但仍恐认识不够深刻。若好像与“人民的需要不限于经济”那意思差不多，便是太浅了。今天说改进人民生活，无疑是要经济建设，增加生产，提高生活水准，……。但普通人不晓得要进行此建设，此增加，此提高……先大有问题在。若于此注意不够或没有善法，即进行不得，或生出流弊。——凡此所说皆有所指之事实，而得之于经验者，非空洞语。——而所有这些问题却是超经济的，属于人类精神方面的。这即是说：在进行经济工作时，要有高明的眼光注射到乡村人心理深处，引发出其平穩而活泼的动力，以为工作进行之本。此动力不出，即进行

不了；或有动力而非平稳，则虽进行却有流弊，末后将不胜其害。故人民生活改进，一入手应是经济超经济同时作功夫。——此层须他日当面为你讲明。写信不够。

四、所引陆志韦先生话，大致甚好。潘光旦先生的话。原系就其“自我教育”之题目而发挥，且不免针对时弊而说话，我以为并不算错。（有所针对则偏是不免的）。《新民报》之批评，则代表另一偏向。凡事既要能入，又要能出。孤独是从群众中出来而有所入，既入之后还要出来，才行。虽三出三入，亦不为多。吾意潘先生未尝不理会到此，《新民报》记者却怕是只晓得一面。

五、原信有“是早离开学校好，还是晚离开学校好之问题。此问题实以后而你自己所说”先与现实接触一下，然后再回头研究”为最好答案。你的学识太不够，学校生活必不可少。为了不逞空想，诚宜接近事实；为了免于脱离民众，诚宜下乡。但你学问还要扎根，才行。扎了根以后，乃可一边作事一边学，于事中学。最近之三四年内，假如有机会（多则一年半，少则二三个月）历练历练是很好；却不应放弃学业。

六、原信说到邹平研究院，有“无疑地这是工作人员与人民间有很大距离的原故”语，你真是说话出口太容易了！像当年杨效春、武绍文几位先生工作之深入实际，居今思之，犹能感动下泪。惜你固未见之耳。——关于邹平工作他日当面再讨论。

七、原信论勉中教育偏失处，虽与今日情形不必相合，然我甚喜欢。因为你不是不懂得它的长处的，而你能见其偏，这就合于上而既能入又能出那句話了。（惜你之入与出均不

够)。任何学派都免不了偏，勉仁其何能免，不过不应当不提防。还有你上次反对成立国学专科，亦都是我喜欢的。我生平以短于西文及缺乏科学根柢为恨，尝思儿辈为补偿，勿令再短于此。今恕既不能走科学路，西文吾望其能够用，即宽亦难再向物理学或生物学深入，但仍望在此方面留心、勿疏，则于愿足矣。

吾顾虑者仍在恕，其身心健康皆不如你。自信树立不起，是其危机。知师友之可贵而需要之，是其生机。我没有许多话对他说，说多了亦不好，但亟望他常来信以慰吾念。恕之水彩画已经陈先生检觅出来，交璐手存。

璐身体不甚好，英甚佳。璐有心，似其姊修。英之长短吾尚未认出，但能留此度其中学阶段，则于其前途是好的。

宽恕今后费用侍纓巷药局二处房租够不够，望计划覆我。前囑忠侄送一百万元至陈二姨处，已送否？此必须速送。我在此付璐用。余不尽。

父手字

3月6日

## 寄 恕 儿

(1948年)

来信错字仍多。必须自己仔细看清楚我所改的，最好用小本把平常容易错之字都记下来，否则一恍过，仍旧写错字，永远改不了。

一入生活或行为之原动力，天然是感情或兴趣，而不是理



智；不可能是理智。现在人流行的话爱说理智、理智，其实根本没有明白理智是什么，理智在人类生命上、在生物界中，居什么位置，只是在瞎说乱说。

理智之特色在冷静，冷静是犹豫之延长，犹豫是活人临于其行动之前的那一段。

理智之用只在矫正盲目冲动，并不能代替情感而发动行为，它的功用在选择及筹划——这是容易懂的。但更重大之功用在于化冲动（怒或欲）为清明正当的感情，此时理智感情合一不分。

日常生活的原动力最好是高尚优美之兴趣。一种行动或一种努力或一种事业之原动力最好是志愿或决心；志愿或决心是经过理智考量之后，从深处发出之感情。

根本没有理智作行为的原动力之理。试问冷静怎么能热能动呢？

你说：“我不再被什么东西鼓舞着了”。这只是对某事某物之消沉，其实鼓舞你的东西还多得很。古人所说“不动心”，你那里作得到呢。“不再被什么东西鼓舞着”一句话，最好作“心里清醒”讲。心里清醒时恰应有其高尚之兴趣与深沉之志愿于含默不言中。

我的话句句是重要的，你们知道重视它吗？如果重视，要把它抄记下来啊！

**注：**此件为对次子培恕来信的批复，似写于1948年夏秋间。

## 寄宽恕两儿

(1948年)

恕信宽信先后收阅。我以为恕此时正好反身寻求自己的病在那里，而宽则正好本于教育眼光当作一教育问题，而研究之。因为恕屡次自白其精神鼓舞不起，此次又以闻一多诗《死水》自譬。明明是一病态，非青年人之常态，所以自己要反省；此情形从何时起，因何而起，寻出后分析批判之。“哀莫大于心死”、“行尸走肉”，岂可甘心于此。一个人兴味所在即其心之所在，即其生命之所在，你要寻回自己的心。上学不上学是小事，乃至躯壳的死活都是小事，所以假如为了吃饭问题而上学，那种打算千万要不得。（在意识止于此，兴味止于此者，倒不要紧，倒不成问题。）等于随着自己心死而不问。宽既然在了解人、教育自己上，学教育。则恕之变态或病态，正宜从旁研究。凡真能了解自己者，才能了解他人；同样，了解他人亦即了解自己之一助也。你研究恕之受伤或受病在何处，当如何药之。怪其无志，似不如追究其无志之故。假如能诊断出病原，并能医好他，则必为一超等教育家。虽未在教育系毕业而教育系毕业者不如也。恕先不必发旁的愿，先发愿救自己，寻回自己。一切其他皆小事。

父 字

注：此信约写于1948年上半年。

## 寄宽恕两儿

(1948年)

宽恕两儿：

日前寄你们一信，内附南京田先生信，计应先此到达。宽1月29日来信，内附青岛、广州两信阅悉。兹先答复宽前次及此次所提问题，然后再谈其他琐事。

宽前问我为何认他求学已上了道。不错的，对你确已放心了，不再有什么担忧的。其所以使我如此者，自然是你给我很多印象都很好，非只一时一次，亦不可能一次一次来说。总括言之，不外两点：一、你确能关心到大众到社会，萌芽了为大众服务之愿力，而从不作个人出路之打算。这就是第一让我放心处。许多青年为个人出路发愁，一身私欲得不到满足，整天怨天尤人、骂世，这种人最无出路，最无办法。你本非度量豁达之人，而且心里常放不开，然而你却能把自已一个人出路问题放开了，仿佛不值得忧虑，而时时流露为大众服务心愿。只这一步放开，你的生命力便具一种开展气象而活了，前途一切自然都有办法了。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你个人出路亦早在其中，都有办法了，毫不成问题。）二、你确能反省到自身，回顾到自家短处偏处，而非两眼只向外张望之人，这就是让我更加放心处。许多青年最大短处便是心思不向内转，纵有才气，甚至才气纵横，亦白费，有什么毛病无法救，其前途亦难有成就。反之，若能向自家身心上理会，时时回头照顾，即有毛病，易得纠正，最能自己寻路走，不必替他担忧了，而由其脚步稳妥，

大小必有成就，可断言也。

培恕可惜在这两点上都差，（他虽有热情，但一日十二时中其要求似是为他自己的要求多，）我对他便放心不下。更可惜他的才气你没有，若以恕之才而学得这两点长处，那便不可限量了。

宽此次问：学问与作事是否为两条路，及你应当走哪条路，好像有很大踌躇，实则不必。平常熊先生教育青年，总令其于学问事功二者自择其一。择取之后，或再令细择某学某事，这自然很有道理，亦是一种教法。但我却不如此。假如你留心看《我的自学小史》，看《朝话》，应可觉察到此，我根本不从这里入手。

但我是经过想走事功一路那阶段的。此在自学小史内已叙及。因祖父痛心中国之积弱，认为文人所误，所以最看重能作事之人，极有颜李学派之意味，自小便教我们练习作事。因此我曾一时期看轻学问，尤看轻文学哲学以为无用。其后经朋友矫正（见自学小史），破此陋见，乃一任自己生命所发之要求而行，全无学问或事功之见存。当出世之要求强，则趋于佛法，不知不觉转入哲学，固非有意于研究哲学也。当感受中国问题之刺激，而解决社会问题之要求强，则四方奔走（革命、乡村运动、抗战、团结）不知不觉涉足政治界，亦非有意于事功。及今闭户著书，只是四十年来思索体验，于中国旧日社会及今后出路，确有所见，若不写出，则死不瞑目，非有所谓学术贡献也。说老实话，我作学问的工具和热忱都缺乏，我尝自笑我的学问是误打误撞出来的，非有心求得之者。

你自无须循着我的路子走，但回头认取自己最真切的要求，而以他作出发点，则是应该的。这还是我春夏间写信给恕和你，

说要发愿的话。愿即要求，要求即痛痒，痛痒只有自己知道。抓住一点（一个问题）而努力，求学在此处求，作事在此处作，就对了。因为现在任何一事没有不在学术研究之内的。作学问固当研究他，即作事亦要先研究他才行。举例来说，假如你最真切的要求是替大众解决生计问题，而又认为合作社为最有效之路，那你即应先研究合作，而致力于合作运动。合作研究是学，合作运动是事，没有充分之学术研究，恐怕事情作不好，而在从事之中，亦可能于学理或技术有发明贡献。即事即学，即学即事，不必太分别他而固执一偏。又如你重视心理卫生这门学问，而发愿谋学此学与中国古人学问之沟通，那自然是作学问了。而其实亦还是一种运动，尤其是要有一种实际功夫，从自己而推广到社会众人，亦未尝不是事功。我以为末后成就是在学问抑在事功，不必预做计较，而自己一生力气愿用在那处（那个题目上）却须认定才好。

以我看你，似是偏于作事一路，即如你来信不说“事功”，而说“从事实际，服务群众，”这就宜于作事之证。说事功，不免有“建功立业”之意，而有此意念在胸，倒未必能建功立业；倒是以“从事实际，服务群众”为心，可能有些功业说不定。总之，你为大众服务作事之心甚诚，随处可见，即此就宜于做事。但究竟作什么事还不知，俟你有所认定之后，当然要先从求此项学问入手，嗣则要一边做，一边研究，边学边做，边做边学，终身如此努力不已。至于成就在事抑在学，似可不管，即有无成就，亦可不管，昔人云：“但问耕耘，不问收获”是也。

我在做事上说，至今无成就。乡村建设虽是我的心愿，能否及身见其端绪，不敢说也。你的路子似于民众教育乡村运动为近，假如我所未实现者，而成于你之手，则古人所谓“继志

述事”，那真是再好没有了。不过你可有你的志愿，我亦不以此责望于你也。

恕不忙去粤，试就道宗同住，在北大旁听半年，再说。

以二百万送四舅母为小晋学费，事属可行。但二舅零用送一些没有？或在二百万中分划一小部分亦可。

父手字

2月8日

忠、璐同阅此信。璐来川否，速决勿延误。

（宽恕两弟：师谕阅后请转小宗一读。陈亚附）

注：“熊先生”即熊十力先生。信末括号内为陈亚三先生附笔，“小宗”即陈道宗，陈先生之幼子。

## 寄宽恕两儿

（1948年）

前寄恕儿信，希望他取出陶先生纪念册一厚本来看，并嘱他不要忘记是陶先生的学生。他来信总没有答复，昨日曾就恕来信批答。大意要他自觉自决，计应在此信前收到。本来我对你们说话，总不外要你们自省自决，甚少具体指出你们应该如何做，现在我从这一面说一些。

我觉得发愿是根本，前寄恕信似已提及，陶先生可敬处，只是有愿力，他真是有愿力，旁人均说不上。你们若有一种心愿发出来，则一切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心愿要出于感触亲切，在自己感触亲切之问题上为大众而发愿，奋不顾身，不顾一己力

气单薄，只将大众问题一力承担起来，放在自己肩膀上，心中念念只此一事，则凡百问题都成小问题，都不成问题，都不费力而解决。一则因为相形之下，其他问题自然小了，一则因为解决问题之智慧与勇气却不知不觉大了；就在这一面缩小一面长大之情势下，再无什么事纠缠你，使你困于碎屑，使你犹豫忧闷，你自然而然，从内里生出力量来。像是培恕学画不学画，入新闻专科不入新闻专科，像是培宽如何求学，改系不改系等等问题，将无困难重压之感，并且把事情看得很活。

所谓自己感触亲切之问题，举例言之。如武训感触于自己没受教育，看见大多数人受不到教育，而发愿之类；如陶先生决心改造教育，普及教育，把偌大问题，放在自己肩上，一心干去，不问成就。又如道宗学政治，不知其出发点是什么，假如他感触到中国几十年内战内乱不息，老百姓之苦不堪言状，总解决不了，总无出头之日，而奋然下大决心，要弄明白，中国之乱到底为什么乱？为什么政治不能走一条路去？我一定要弄明白它，我一定要把中国之乱解决它，使全国人享受到安居乐业，那么，他就是发愿了。

此时只见问题，不见其他，专心致志，坐卧不离。精神有所归，生活有重心，一根脊梁竖立起来，两脚踏在地上，眼光放远，而起脚不妨自近处起脚，胸怀胆量放大，而做事亦不忽略碎细，心里绝不焦急。但心思亦不旁骛，于是在学习上自然滴滴归根，一切见闻知识都归到这里，不知不觉系统化、深邃化。此时学问亦绝不再是书本上学问，而自然是自家的心得了。

我想你们的问题都应该从这里求解决，不要支支节节，不要左思右想，只有自己真发愿之一天，才是真有了自己的一天。

此寄宽恕两儿，念之念之。

### 父手字

5月12日

此1946年春间（按：应为1948年——编者）写寄宽恕两儿书信两通，下今检视盖不觉忽忽二十六年矣。计其时愚适以参预国内和谈，先（2月）则在重庆，后（5月）则在南京，两儿则在北京谋升学中，多有书信往来。此两信寄出后即不复省忆，不意其乃为儿辈所保存，全国解放后愚来京，家于小铜井旧居，儿辈或求学或工作均不随我同住。但各有一部分书物存放家中。1966年8月红卫兵小将来抄家，一切书物（连同儿辈之件）无存。比及1970年、1971年迭经领导上为我查寻，前后有所发还者三次。顾书籍衣物什九不复可得，而此两信竟杂于乱纸堆中检得之，非所意料矣。审阅之后似觉可存，因付装裱。窃谓二十六年来国势升进变化最大，要以全国人思想暨作风之变化为其根本力量所在。方我写此信时，犹是国民党的天下，凡后来盛倡之毛泽东思想尚未有闻，而信内思想倾向隐然若不相悖，是可以自慰者。若加校核，信内述熊先生教育青年必当于学问事功二者择一，未免意图个人成名成家，良非无产阶级思想，然我未曾取之。其有不符合者独在称引及武训之一点乎？是固由于我夙乏阶级观点。我之言发愿，原本佛家而来。人或不知，必须自白之。

### 1972年2月漱溟识于装裱后

信内有陈亚、子温附加字迹。子温者侯生思恭，先从学亚三，后则俱从我于邹平。抗日战争既起，随同我入川，成立勉仁中学于北碚，两人同任教其间。而陈之子道宗与培宽、培恕则皆为中学学生。方宽恕在北京，道宗亦同在，故尔附字云云。



亚三自北大哲学系以来，从我数十年，讫于1965年而身故。子温乃更早二十年故于北碚。言念亡友，不禁恍然若有所失。

### 八十健叟漱溟再识

注：“陶先生”即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 寄 恕 儿

(1948年)

恕儿见字：

我前接你要我电覆之信，因为其中并没有要紧问题，你来川后我不会阻止你出川的话，刚巧有一信已经说过，你看了便等于得到答覆，所以没有再发电。今日接你9月20日来信，似乎没有看见那信，还在等待我的回电，所以只有再发电报了。就在写此信时，同时发电，计你见此信之先，应当早收电报了。东北你万不能去；你去了。将使我对你娘的嘱咐抱憾无穷。你忍心让我造成这样憾事吗？恕儿啊！我一定要见你一而，把话说清楚；不见而，不把话说清楚，你就这样去，是不行的，速速来川，能搭飞机就搭飞机，否则，赶快到天津招商局面见张经理，他一定可以设法让你到上海。到了上海，可以去永嘉路（俗名西爱咸斯路）集益里八号问叶笃义先生，借住数日，持民生公司介绍信（此信已先寄你数日矣），觅直航船来渝，并不费事。

父在盼望中

## 寄宽恕两儿

(1966年)

宽恕两儿：

两信均收阅。知父莫如子，知子莫如父。你们生长起来数十年皆在我跟前，我完全懂得你们，你们亦应当懂得我。既然懂得，我就不必须多说什么话了。

事情发生的初期几天内，我稍有些不自然外，却从内心到外表基本不改常度。几天之后到现在就完全平平常常了。——此指精神亦指身体说。你们不必挂念。

计自8月24日至今三十六天，始终不明白我的问题究竟何在。三十天来如石沉大海，渺无音讯（只9月14日政协来电话，嘱我去领百分之六十的工资一次而已）。我曾写去一些信件（底稿附去一阅，勿失），亦无回音。我只有静候消息。当前事无能为力，所能自勉者只在今后而已。

昨日（9月28日）午前午后多次电五五·三三四〇皆不得通，不解何故。

此信颂华、胡真同阅之，阅毕寄回给我！

我颇挂念良庸的情况如何。他本人无问题，但恐受你二姊和我的牵联影响耳。你们能去看他吗？他似住在民盟内。问阎秉华可以知道。

其余不谈。

父手字

9月29日旧中秋节

三十六天内既无人来，我更未出门去，亦未与任何人通电话。

注：“事情发生”，指“文革”抄家事。“颂华、胡真”，著者儿媳。“未出门去…”，指失去行动自由。

## 寄 恕 儿

(1976年)

培恕吾儿：

春节过后，我便是八十四岁人了，虽身体轻健，精神旺盛，非他人所及，然人寿毕竟有限，且吾此生所负历史使命大致已可了却，未见得再活几十年（多也，少也，一切无所容心）。对于身后之事颇拟略作交代布署。你们两兄弟中，培宽有病在身，又居处稍远，不如你方便，所以先向你讲一讲，希望你空时多来我处多作一些谈话。

父手字

76年2月4日

## 寄 宽 儿

培宽：

保健按摩小册所说差不多，但缺少手指尖搬脚指尖，以伸大腿后筋之功夫，应补充之。又揉腹部之外，应注意抚摩两乳，

即是以两乳为中心，环绕其周围，手掌画圈而抚摩，不必用力，自能感觉舒服，大有益于推进脏腑功能。胃肠有气上升，从口吐出，甚畅快。以上均宜在睡前及起床行之。

**父手字**

29日从和平里归回

**注：**此信约写于1975年前后。

## 寄颂华儿媳

(1957年)

颂华：

你真是辛苦了！好在而今危险和痛苦都已过去，你好好养息吧。

世间最最宝贵的是人才。作为人才的生产者，其贡献不是最大吗？你认识到这一点，是可以自慰的。

我已给此儿命名钦元，即国家元首、新年元旦之元，亦就是领先之意。我不去看你，写此致意！

**父手字**

24日

**注：**“颂华”，著者长媳。

## 寄钦元孙

(1981年)

来信字体多欠正确，例如“后”不应写成“后”，“学”不应写成“学”，一笔一划不宜多，不宜少。不要自己认得就行了，要顾虑到收信人看得清才行。

佛教包罗万象，深不可测，其宗派在国内有十三宗之多，岂可轻视。难道古今多少在家居士出家僧侣其智虑皆不及你耶？即如我自十六七岁就志向出家为僧，拒绝吾母为我缔姻，今八十九岁仍然倾向于此。我承认我是佛教徒，毫不含糊。你信末所提问题，非寸笺尺牍所能回答，须当面谈话，逐言追语，方能启悟对方。

原信寄还，细看无忽。

祖父手答

1981年3月24日

注：梁钦元来信说其同学某竟“认为佛教中有许多东西是很有教益”的。“对方”即指其同学。

## 寄钦东孙

(1979年)

钦东孙儿见字：

你来信收阅。大约就在你抵抗入学之日——9月7日你祖母逝世矣。她自2月初旬跌伤左下肢，长期卧病以来，神智渐渐不清，筋骨痛苦，大小便失禁；溘然长逝，免得活受罪倒也好吧！现在已经火葬，特此告诉你知道。你母亲和你大妈连日检理箱匣遗物，结束一切，且准备我移居，移居地点在木樨地新建大楼，你若今后回京将不在新兴里七楼见我矣。一个月內来信仍寄旧址，俟我通知你更改住址可也。

你的功课是否紧张？你信内没有提及是否看到姜仲奇。姜既先你入学一年，他可以帮助你许多，你不妨遇事问他，向他请教。下次你来信必须把见到姜的情形告诉我。别无他嘱。

### 祖父字

9月16日

昨晚写了一纸，未发，今日星期天，你父母来我处，又将你来的家信看了，看出来你情绪很懊丧，此大可不必，得失利害之念愈少愈好，应当有一切平等观。要超然物外，高瞻远瞻，莫堕入得失成败窟中；心思堕入成败得失窟中胸怀不能更高爽（高超爽朗），更易措失多乖，更容易失败了。——以上的这些话宜细加研味，切忽弃置，负我之望！

附此告诉你：祖母逝世后，孙姓女工亦要回她家乡一次，二十天后再回来北京，在此期间有一吴姓老妇代替她，此吴姓者就住家附近，每天来几小时，因此你父亲将搬来和我作伴，除上班外，可以在我身旁照顾一切。

其余不尽。

### 祖父手字

## 寄钦东孙

(1979年)

我前因你在浙江大学入学后，为素描不及格，被改调，情绪不佳，特写信安慰你，嘱你要保持高姿态，超然物外，不以得失利害萦心，而要随遇而安。此信寄投 209 信箱，不知你收到否。若未收见，可去一查觅。今天我写给姜仲奇母亲一信转寄仲奇去建筑学专业看看你。仲奇人极好，你一见便知。他既先你入校，一切较熟悉，当能于你有些帮助。在家靠父母兄弟，在外靠朋友；好朋友是人生一乐。其余不尽。

祖父手字

1979年9月25日 北京

# 日 记



---

## 题 记

1950年以前，著者偶尔写有日记片断。1950年至1980年，三十年间连续记日记，“文革”前者一度被抄缴，全部丢失的有六年（1955、1958、1959、1960、1964、1965），严重残缺的有四年（1952、1957、1962、1963）。1981年起日记写作停止。

---

## 1932 年\*

## 2 月

中旬 回邹〔平〕。  
下旬 回北平晤任潮。住两  
夜仍回邹。①

## 3 月

〔月〕底 因国难会议回北  
平。②

## 4 月

〔月〕初 回邹〔平〕。

## 5 月

14〔日〕 与刘定五到  
济。③  
17〔日〕 到南京。④  
18〔日〕 到苏州追悼  
会。⑤  
19〔日〕 到无锡。⑥  
23〔日〕 到南京。⑦  
24〔日〕 到济返邹。

\* 1932 年、1933 年、1934 年、1937 年、1941 年各年日记片段，录自著者早年使用的一小记事本（首页写明购于 1928 年）中，其中多为备忘记事、读书摘句及人各地址等。

① “任潮，即李济深。可参阅《读〈李济深传略〉书后》一文（全集卷七）。日记脚注均为编者据著者回忆编写。

② 与友人商谈是否应邀出席（洛阳）国难会议事。后决定于报纸上发表《为拒赴国难会议致行政院电》（见全集卷五）。

③ 5 月中陕西刘定五先生来邹平参观后，随刘到济南。

④ 到南京晤陈铭枢。

⑤ 偕陈（铭枢）去苏州为十九路军上海阵亡将士开追悼会。

⑥ 赴无锡教育学院。

⑦ 晤李济深。

		24 [日]	赴杭。⑥
		27 [日]	回沪。
<b>6月</b>			
7日	全院到济。①		<b>8月</b>
14 [日]	回北平。		
30日	赴西山夏令会。②	1日	夜车赴镇江。⑦
		2日	晤顾。⑧
		3日	早到南京。
		4日	回济南。
<b>7月</b>			
2日	回平。		<b>9月</b>
3日	赴天津南开 [大学]		
	晤张仲述、何廉。	初旬	赴北平。
5日	回平。	中旬	回邹。
7日	南下。	月底	出发章邱。⑨
8日	到济。		
9日	赴泰山晤冯。③		<b>10月</b>
11日	又南去。		
12日	到南京。		
13 [日]	夜车去上沪。④	[月]初	到济折回邹晤谢、
14日	晤陈、彭、张。		陈。⑩
16日	赴无锡。⑤	15 [日]	出发博山。⑪
18日	回沪。		

① 率训练部全体师生到济南，分赴历城等县下乡工作。训练部第一届学生约三百人。

② 应燕京大学之邀，在北京西山夏令会上讲演。

③ 去泰山普照寺晤冯玉祥将军。

④ “上沪”疑为“上海”之误。

⑤ 赴无锡为访高践四先生（江苏教育学院院长）。

⑥ 应浙江省地方自治专修学校之邀作讲演。

⑦ 应江苏省府之约由沪赴镇江讲演。

⑧ “顾”，顾祝同，江苏省政府主席。

⑨ 视察训练部结业学生下乡工作情况。

⑩ 回邹平接待谢扶雅等参观者。

⑪ 为视察下乡学生工作情况。

17 [日] 到淄川。①  
 19 [日] 到济。  
 21 [日] 回邹。晤肖纯  
 锦。  
 24 [日] 到济、历城开  
 会。②  
 26 [日] 到济阳。(中略)

## 11 月

4 日 由长清到济南。③  
 5 日、 下乡。  
 6 日 回邹，晤刘贵美等，  
 晤吕礪，晤湖南刘晴初三人，晤河  
 南王海涵三人。④  
 9 日 复出到济南。当杨、  
 冯事晤李民长，兼校旬刊。  
 10 日 返北平。  
 11 日 到平。  
 13 [日] 到燕京 [大学]

16 [日] 离平返济。  
 17 [日] 到 [济]。  
 18 [日] 回邹。  
 26 [日] 离邹赴济，晤  
 王、何商滕县中学[事]。⑤  
 28 [日] 回邹。

## 12 月

2 日 赴济晤杨。  
 4 日 赴南京，同车有晏、  
 汤、陈、李，又遇杨树诚。⑥  
 5 日 到。  
 6 日 在内政部开会。  
 18 日 回济。  
 21 日 回邹。  
 29 日 离邹，偕杨效春同  
 到济。  
 31 日 到滕县中学。⑦

① 为视察下乡学生。

② 为视察下乡学生并开会。

③ 到济阳、长清均为视察下乡学生。

④ 湖南省府、河南省府等来邹平参观者。

⑤ 山西杨文清创办滕文中学于山东滕县，拟请著者主持其事。

⑥ 赴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内政会议，晏阳初、汤茂如、陈筑山同以专家名义应邀参加。晏、汤、陈均为平教会人员。

⑦ 著者于是年底偕杨效春赴滕县安排有关滕文中学办学事宜，学校于次年春开学。

## 1933年

## 1月

3日 同到大汶口。

4日 独回济。

5日 同柄程回邹。<sup>①</sup>

8日 再到济。

10日 到滕县。

12日 离滕。车中遇黄任之、杜重远，邀在济南下车晤韩。

13 [日] 离济。

14 [日] 到北平。

30 [日] 离平。

31 [日] 到滕。

## 2月

1日 赴南京。

2日 到京出席民众教育会议。

3日 赴无锡。高、孟、陈相聚太湖饭店商教育系统起草。<sup>②</sup>

5日 回南京。

6日 北上。

7日 到滕。

11日 北来到济。

12 [日] 到邹。

15 [日] 离邹到济。

22 [日] 离济。

23 [日] 到北平。

## 3月

2日 赴津于学忠约。<sup>③</sup>

4日 到济。

5日 回邹。

## 4月

3日 到济。

5日 回邹。

15日 到济赴北平。

20日 离平。

21日 到邹。

## 5月

10日 离邹到济。

① 柄程即王柄程先生（怡柯），1933年任邹平实验县县长。

② 高践四、孟宪承、陈礼江等与著者共同负责起草《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见全集卷五），由著者执笔。

③ 于学忠，河北省政府主席。

- 12日 回邹。
- 26 [日] 赴青。
- 27 [日] 赴沪。
- 28 [日] 到。
- 29 [日] 赴锡，住太湖饭店，商新教育案。⑤
- 6月
- 1日 离邹回北平。
- 4日 晤晏、陈。①
- 6日 晤章、晏、许，决定邹平开大会。②
- 8日 挈眷离平回济。③
- 9日 晤韩商莒县事。
- 10日 回邹。
- 13 [日] 到济。
- 15 [日] 回邹。
- 23 [日] 到济。
- 24 [日] 回邹。
- 7月
- 10日 赴济。
- 12日 回邹。  
\* 开第一次乡工讨论会。④
- 2日 折沪候良庸。
- 4日 到杭晤马寿。⑥
- 5日 回沪晤庸。⑦
- 7日 赴汉。
- 11 [日] 夜到。
- 12 [日] 晤张难先、平叔等。⑧
- 15 [日] 东返。
- 17 [日] 到南京。
- 18 [日] 到济南。
- 19、20日 写成新教育案。
- 21 [日] 赴青视家人。经济学社。⑨

① 晏阳初先生、陈筑山先生。

② 章元善（中国华洋义赈会）、晏阳初（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许仕廉（燕京大学）与著者等共同商定召开乡村工作讨论会。

③ 著者夫人黄靖贤及宽、恕二儿往邹平定居。

④ 第一次乡村工作讨论会于1933年7月14—16日在山东邹平召开。

⑤ “新教育案”即《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

⑥ 马寿即马一浮先生。

⑦ 黄良庸受李济深、陈铭枢之托，以拟在福建建立反蒋根据地之事相询。著者极端反对内战，表示愿赴港向李陈面陈所见。后未及赴港，福建事变已发。

⑧ “平叔”即王平叔先生。

⑨ 中国经济学社十届年会在青岛召开，著者应邀赴会于24日作《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之特殊困难》讲演（见全集卷五）。

- 24 [日] 偕靖贤母子夜车。  
 25 [日] 到济。即早参加社教年会。①  
 26 [日] 闭会。  
 27 [日] 在千佛山开理事会。②  
 9[日] 回邹晤参观人刘世英、李一非等。
- 24 日 由北平赴天津工学院。⑦  
 25 [日] 讲演。  
 26 [日] 为民教实校讲演。即晚去济南。  
 27 [日] 到济即转车回邹。  
 30 [日] 到济。

## 10月

- 9月
- 1 日 马寅初到。③  
 3 日 赴济，晤绍常。④ 换眼镜架、治牙。  
 9 日 仲华到济。⑤  
 11 日 回邹。  
 17 日 到周村讲演，即由济北返。⑥  
 18 日 十时半到北平。
- 1 日 开 26 县会。⑧  
 2 日 续会。  
 5 日 回邹为小学教师讲习会讲。  
 14 日 赴济，商三县新计。⑨  
 17 [日] 回院。  
 30 日 赴济，赴齐鲁约，赴第一乡师约，引叶、徐、梁晤韩。⑩

① 中国社会教育社二届年会在济南召开，著者由青岛赶往参加，并于 25 日就《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见全集卷五）作逐条说明。

② 社会教育社理事会上，著者被推为三常务理事之一，其余二位为俞庆棠、赵步霞（颢）。

③ 马寅初到邹平参观。

④ 王绍常先生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

⑤ 梁仲华先生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第一任院长。1933 年 9 月底因病辞职。

⑥ 应周村商会之请讲演。

⑦ 应该院魏院长之约讲演。

⑧ 召开 26 县会议为分配训练部学生下乡事。

⑨ 与省府商定在利津、沾化、滨县试办乡农学校计划。

⑩ “齐鲁”即齐鲁大学。“韩”即韩复榘，山东省政府主席，晤韩为推荐叶云表、徐中晟、梁劫恒任利津等三县县长。

- 寨。②
- 11 月**
- 8 日 回邹。
- 19 日 赴济。
- 20 日 赴北平。
- 25 日 赴定县，①
- 28 [日] 回北平。
- 29 [日] 离平回济。
- 12 月**
- 4 日 回邹。
- 15 日 赴济。
- 17 [日] 到泰安，宿山口
- 18 [日] 到莱芜口镇。
- 19 [日] 讲三次。
- 20 日 到莱芜城，当夜宿第三区塔子。
- 21 日 行百里到泰安。③
- 22 [日] 南下过兖州宿济宁。
- 23 [日] 到菏泽。④
- 28 [日] 离荷 [泽] 宿沙土集。
- 29 [日] 宿嘉祥。
- 30 [日] 到济南。
- 31 日 晤张公制。当夜到周村。

## 1934 年

- 1 月**
- 1 日 到邹检阅联庄会。⑤ 讲演。⑦
- 24 [日] 偕廉、柄谒韩。⑥
- 26 [日] 回邹。马烈克来

① 定县于是年划为河北省县政实验区，著者特往参观。

② 下乡视察训练部学生在各县工作情况。

③ 乘畜力大车日行 120 里。

④ 视察菏泽乡村建设研究院分院及试验区工作。并视察救灾，因黄河决口。

⑤ 联庄会训练班利用冬季农闲训练农村自卫人员。

⑥ “廉”即孙廉泉（乡建院副院长）、“柄”即王柄程（邹平县长），“韩”即韩复榘。

⑦ 马烈克（Peter Manniche）为丹麦国际民众学院院长。讲题为“丹麦的合作运动与土地政策。”



## 2月

- 10日 (阴27) 回平。  
 11[日] (阴28) 到家。  
 15[日] (初二) 离家回  
 山东。  
 25[日] 因病赴济住德华  
 医院。

## 3月

- 7日 回北平养息。  
 24[日] 移入颐和园天然  
 疗养院。

## 4月

- 8日 出院。  
 10日 下乡扫墓。  
 12日 师大讲演至16日  
 17日 早,同伍、黄等赴津  
 晤周孝怀。<sup>①</sup>  
 18日 离津。  
 19[日] 到济南晤韩。  
 23[日] 回邹。

30日 离邹。

## 5月

- 2日 南下,当晚到徐州晤  
 王公均等。  
 4日 晚离徐。  
 5日 早到南京主陈仲瑜  
 家。晤邹、梅、金、许、汪。财政  
 会议未参加。<sup>②</sup>  
 10日 到沪。晤张、李、卫、  
 陶、黄、邹、彭。<sup>③</sup>  
 16[日] 回京。  
 19日 离京。  
 20日 到济。  
 21[日] 晤韩,问邹。  
 29[日] 赴济晤仲华,同  
 回邹。绍、亚、剑、椒同到。<sup>④</sup>

## 6月

- 5日 绍、剑赴利。仲华赴  
 北平。  
 22[日] 赴济晤韩,为柄  
 程请假。  
 24[日] 回邹。

①“伍”为伍庸伯先生。

②“主”疑为“住”。陈仲瑜即陈政先生。

③所晤者为张维、李玉仁、卫西琴、陶行知、黄炎培等。张、李二人在高桥农村卫生实验区工作,著者访问该实验区后即邀李玉仁往邹平创办县卫生院。

④“绍”即毛绍常,“亚”即陈亚三,“椒”即张椒知。

## 7 月

1 日 接邹平县事。①

9 日 应韩召赴济。

11 日 回邹。

## 1937 年

## 5 月

19 [日] 离邹赴济。  
20 [日] 南行。  
21 [日] 到京。  
25 [日] 到锡。②  
27 [日] 回京。  
29 [日] 离京。  
31 [日] 到汉口住省政府

招待所晤伍、周二厅。③

## 6 月

2 日 飞渝。④  
9 日 飞蓉，晤刘湘。⑤  
20 [日] 飞回渝。⑥  
29 [日] 飞离渝到汉。  
30 日 北行。⑦

① 因县长上柄程病假，著者暂代邹平实验县县长职务。

② 在无锡晤江苏教育学院高阳、俞庆棠、赵冕等。

③ 乘船抵汉口，晤建设厅长伍廷扬、教育厅长周守一，约定出以过武汉时作讲演。

④ 是年 4 月四川乡建学院院长高显鉴来邹平参观，代表省府邀请入川讲演，故有此行。

⑤ 在成都作“我们如何抗敌”等讲演。刘湘，四川省主席。

⑥ 仍住乡建学院内，助其规划一切。

⑦ 因时局紧张，未及停留讲演，即于 30 日乘夜车北上。

## 7月

- 2日 晨到平。①  
 4日 离平。  
 5日 回济。  
 6日 回邹②  
 10日 离邹到济。③  
 11日 到济宁。  
 12[日] 到南京。  
 14[日] 到锡。④  
 16[日] 回京。晤作孚、阳初。⑤  
 24[日] 离京。⑥  
 25[日] 到兖州。

- 26[日] 到济南。  
 27[日] 回邹。⑦  
 30日 到济。

## 8月

- 7日 离济。  
 9日 到沪晤蒋百里。⑧  
 11日 夜车离沪。⑨  
 12[日] 天明在无锡下车，换车后下午过京。⑩  
 13[日] 到兖州、济宁；折回济宁南行。⑪  
 14[日] 到京。⑫

① 抵平后即传闻北平市长秦德纯谈“战争爆发为旦夕之事。”因而于4日赶返山东。

② 回邹平，并赶写《抗日总动员方案》一文（即《怎样应付当前的大战》，见全集卷五），寄上海《大公报》发表。次日芦沟桥战火即起。

③ 在四川曾得庐山座谈会邀请，到济南为转赴庐山。

④ 赴无锡与高阳诸友座谈时局。

⑤ “作孚”即卢作孚先生，四川民生轮船公司创办人。“阳初”即晏阳初。

⑥ 因时局紧张，庐山座谈会停开，故又返回山东。

⑦ 向乡建院同人谈时局，告以应作抗战准备。

⑧ 为抗敌事访蒋百里先生。蒋先生催著者速回山东备战。

⑨ 车开行之前，好友雷国能介绍蔡劲军（上海公安局长）来晤，蔡说：说不定马上开火。

⑩ “……在无锡车站，站台上满是军队，站长传知客人一律下车，奉命火速运军队去沪。当日幸得附他车，继续起行”。（《我努力的是什么》，全集卷五，）

⑪ 到济宁知有电促著者入京，遂又回兖州南下。“折回济宁”应为折回兖州。

⑫ “清晨抵京，晤张岳军、熊天翼诸君，一面得知‘八·一三’开火情形，一面得知中央将成立国防参议会，要我参加。”（同上）

- |        |              |        |               |
|--------|--------------|--------|---------------|
| 17 [日] | 开参议会。①       | 4 日    | 回济            |
| 19 [日] | 偕蒋百里北上。②     | 5 日    | 到兖州。          |
| 20 日   | 到徐晤胡宗南。      | 6 [日]  | 晨到济宁讲课。⑦      |
| 21 [日] | 到济。          | 10 日   | 下午到兖州，仲等五人偕。⑧ |
| 22 [日] | 晤韩。③         | 11 [日] | 到济南。          |
| 23 [日] | 回邹。          | 12 [日] | 晤韩。           |
| 25 [日] | 回济。④         | 13 [日] | 经兖州回济宁。       |
| 27 [日] | 偕到济宁。⑤       |        |               |
| 28 [日] | 胡到。⑥         |        |               |
| 30     | 偕仲华北 [上] 回济。 |        |               |

## 9 月

3 日 回邹

① 在第一次会上，“我要求建立一个担负全国动员的系统机构，以应付大战，”（同上）

② “陪同蒋百里先生到山东视察防务。”（同上）

③ 以蒋百里来山东视察防务目的告韩复榘。

④ 到济与自青岛、高密视察归来之蒋百里会合。

⑤ 陪同蒋赴济宁视察。

⑥ 胡宗南按原在徐州相晤时商定，来济宁与蒋共同视察。

⑦ 为乡村工作人员训练处讲课。

⑧ “仲”即梁仲华。

## 1938年

平，住菩提寺。<sup>④</sup>

## 3月

5日 由徐州到武汉。<sup>①</sup>

25日 赴潢川。<sup>②</sup>

28日 回汉口。

## 4月

9日 赴长沙。<sup>③</sup>

15日 回汉。

## 5月

1日 经许昌、南阳至镇

## 6月

11日 经唐河、桐柏、信阳  
回汗。<sup>⑤</sup>

24日 飞渝。

28日 飞蓉。<sup>⑥</sup>

30日 飞返渝。

## 7月

1日 飞返汉口。

① 访问延安后，1月25日返西安，29日离西安，30日到开封。2月2日去曹州。5月5日到徐州，应聘为第三战区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每日到司令长官部与李宗仁晤谈，如是者近月。《告山东乡村工作同人同学书》与《山东乡村工作人员抗敌工作指南》写成于此时。由徐州至武汉为出席国防参议会。

② 为第三战区干部战时训练处千余受训者讲演三天。

③ 晤晏阳初等乡村工作同人，时晏应湘省府之邀在湖南开展工作。

④ 由鲁西撤出之山东乡建同人及学生八百余人住镇平，著者来此为彼等重返山东抗敌事作准备。

⑤ 军委会政治部派季刚至菩提寺检阅准备返回敌后人员，著者陪同前往。后给予“中央直属第三政治大队”名义，大队长为秦亦文，大队下分鲁西、鲁南、鲁东、鲁北四支队，另有豫北支队，为原河南村治学院部分学员组建，留豫工作。检阅完毕后又陪同季刚经信阳等地回汉。“汗”为“汉”之误。

⑥ “我到成都，赶好省府召集十八个行政专员和保安司令开会，商议兵役问题，王瓚绪主席要我出席指导。我那时于实际问题尚未调查清楚，无从有何指点，只就办理征兵几个大条件来说明其办不好之故。”（《抗战与乡村》，见全集卷六）

17日	赴衡山南岳。①	17日	到新都。⑦
25日	回汉。	25日	乘车经简阳、永川。
27日	江华轮、民元轮经 宜昌入川。②	26 [日]	到渝。⑧
8月		11月	
6日	到渝。	10日	到合川。⑨
8日	经璧山。	12日	[乘]滑竿。⑩
10日	到南充。③	14日	到南充。⑪。
24日	离充经武胜、合川 (民船)。④	12月	
26 [日]	抵渝。⑤	16日	离充(汽车)。
10月		18日	到渝。(汪于是日出 走)⑫
7日	飞蓉。⑥	[1938年日记片断之注释均据著者回忆谈话编写]	

① 7月初宽恕两儿由沦陷后之青岛辗转来汉。时拟将两儿交住衡山南岳镇著者大妹代为照管，未果。

② 国民党准备放弃武汉。国民参政会撤退入川。著者率两儿乘船往重庆。

③ 时南充省立民众教育馆已成立。盖早在上年应刘湘之约来川时即有创馆之议。馆中工作人员多为邹平乡建院撤入四川者。著者来此为视察开办情况，且安置二子于表妹张敬孚处。

④ 民船即小木船。船行甚慢，故途宿武胜县、合川县。

⑤ 抵渝为出席参政会驻会委员会。

⑥ 偕张群(重庆行营主任)、王瓚绪(川省主席)、张澜(地方领袖)同飞成都，为改进兵役事努力。

⑦ 应张群之邀，同往新都参观晏阳初所办县政建设实验区。

⑧ 回渝参加驻会委员会会议。

⑨ 同张澜先生到合川，住民生公司内。

⑩ 合川南充间无公路，故乘滑竿。

⑪ 与张澜先生同行

⑫ “汪”，汪精卫。

## 1939年

## ——敌后游击区域行程日志\*

在抗日战争之第二年(1939年)春初,愚由四川大后方偕友五六人到前线皖、苏、豫、鲁、冀、晋各省,出于敌后游击区域者约八阅月。此行缘起及其后果,往时在香港光明报发表《我努力的是什么》一长篇中曾叙及之,小标题为《巡历华北华东各战地》。但所叙只首尾概略而已,于其历程未能详也。愚当时无日记。随行诸友有作日记者,如李健三所作则毁于鲁南遭遇敌人之时,独黄良庸一简略手册幸存至今。因约同良庸以此手册为根据,彼此追忆往事,略加排叙如次,题曰:敌后游击区域行程日志。

当时随行人员计有黄良庸、王靖波、王福溢、李健三、翟茂林、张荫平诸君。其中前五人皆豫鲁乡村工作之同人或同学,相从甚久,唯荫平一人系到洛阳后临时邀其参加。又福溢入鲁不久即潜赴济南工作,于后半旅程未同行。而由鲁南返川途中却又增一董泮清同学一路随行到川。

## 1月

31日 良庸等先我起程,乘军委会所派大卡车离渝,当晚宿内江;2月1日抵成都。

## 2月

2日 我乘飞机由渝到成都,与良庸等相会。

3日 良庸等乘车离成都,过绵阳小停,当夜宿梓潼。

4日 良庸等车过剑门关抵广元。军委会派车至此为止,候西北公路局派车来接始能北去。

5日 在广元候车。

6日 良庸等乘车由广元抵汉中。

7日 良庸等乘车过大散关抵宝鸡。

8日 良庸等换乘火车到

\* 1957年9月编次——著者

西安，住花园饭店。九日留西安候我到来。

**10日** 我乘飞机到西安，同住花园饭店。我原9日从成都起飞，飞至中途得悉西安在敌机轰炸中，不能降落；乃转至兰州降落，故次日始飞抵西安。从10日至17日皆留于西安，与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及八路军办事处林、伍（伯渠、云浦）各位先生商洽如何渡河入鲁。

**17日** 偕良庸启行赴宜川。盖以各方接洽一时尚无入鲁之方便，而适遇阎百川派驻西安办事处处长方闻，即与其约定访问阎氏，藉先了解晋中战况。其时阎驻秋林镇，秋林镇在宜川之东，黄河边上。是日车抵咸阳发生故障，只得留宿，晤咸阳县长邵履均（旧识）。

**18日** 旧历除夕，车过三原，晤赵戴文于一花园中；晚抵洛川，途中落雪。

**19日** 抵宜川城（第二战区兵站在此）。

**20日** 车过黄龙山，荒无入烟；薄暮抵秋林镇，当晚晤阎。21日留秋林续谈大局（参看《我努力的是什么》一文中所叙）。

**22日** 离秋林返宜川。23日留宜川候车。24日有军委会叶参谋（叶楚枪之子）叶南陪同苏联顾问二人到达，约定明日附其车同行返西安。

**25日** 离宜川抵中部县留宿。次日26日抵西安。

**27日** 晤西安行营主任程颂云（潜），商谈去战地视察事。从27日至下月2日之前均留止西安。在此期间内一夕胡宗南、邓宝珊忽相偕来访。

### 3月

**2日** 晚八时偕同人乘火车离西安去洛阳。深夜过潼关，敌人隔黄河岸打炮（所以必在黑夜通过者以此）。

**3日** 早抵洛阳，住入旅馆。午后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晚间卫派其蒋副官长来言，河北丁专员树本今早已渡河去，必须别候渡河机会。从3日至18日均留止洛阳，在此期间曾一游关帝陵、龙门、伊阙。

**18日** 偕同人离洛阳行抵襄城。因于学忠被任苏鲁游击总司令，卫长官主张我随其一路入鲁。此时间于在皖北阜阳，特往就之。

**20日** 经叶县、偃城到漯河。此处为黄河泛滥区，有民船通周家口，当晚下船宿。

**21日** 早由漯河开船，夜泊邓城。

**22日** 下午二时到周家口，有王成章（济宁专区工作同人）来接。王在当地驻军任队长。



23日 搭小汽轮往阜阳，夜泊界首。在轮舟中为同人分析敌我情势。

24日 下午六时船抵阜阳，入城则于孝侯已先行，留有张旅长招待我等。从24日至29日之前均留止阜阳，等候于之参谋长王静轩由陕南率队至此，再同行入鲁。阜阳被黄河水灾，且曾经敌人焚炸惨重。（阜阳旧称颖州府）

29日 偕同人随于部五十一军王参谋长及其部队离阜阳往蒙城，意在宿州车站南越过津浦铁路而东。是夜宿插花庙。

31日 行抵蒙城城外“四里吴家”宿营，此时得悉五十一军先头部队在宿州站南穿越铁路者，遭敌军截击损失甚重。王参谋长部队改计向北，而不东越铁路。愚亦变计轻装前进，不随大队同行。于是彼此分手。

## 4月

2日 移往城内县政府之财委会。蒙城亦经陷敌，城内民房破坏惨重，城内房屋约仅存十之一。4月7日前均留止于此。

7日 派靖波、荫平往涡阳转永城（属豫东）书案店（市镇名），与新四军彭雪枫司令接洽，希望其能引导入鲁。

8日 偕同人离蒙城往涡

阳，当晚到达，住城内财委会（马玉昆旧宅）。

10日 同人离涡阳住永城书案店晤彭司令及副司令吴芝圃，承其招待留止3日。

13日 起行，随新四军滕团往李士林（地名），彭司令以一白马赠我代步。当晚在李口（地名）休息，候至夜一时乃以急行军越过公路。

14日 住李士林李家（此似属苏北萧县境）。

17日 离李士林行20里至王白楼（萧县境）止宿。

21日 由王白楼行40里至王寨，当晚移住郝楼。砀山县县长窦雪岩原为邹平乡村工作同人，是日亦赶来相接。原邹平同学许锡璠在萧县工作亦来晤。凡此下所云县长者皆潜伏敌后之我方游击县长也。

22日 萧县县长彭笑千（效騫）约谈并晚饭。八时起行，除雪岩带队同行外，并有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派兵两连护送。因有敌情，当晚绕道复回王白楼。到达时已将天晓，小憩即北行10里至张庄休息。

23日 傍晚起行，六时许经过小山，夜二时由黄口车站之西渡桥附近越过陇海铁路，一夜之间以行军姿态行90里。

24日 晨六时行抵黄河故

道，八时住于毛李庄（属砀山县）。当时即有敌人追踪而至，计有敌汽车4辆及步兵80余，先与雪岩所带县队接触。恰好彭明治所部苏鲁豫支队派来将与护送我的第四大队交接任务之第一大队，由胡大队长率领昨夜已先到，驻于高寨。既发现敌人来袭，胡大队长即接我从毛李庄移住高寨中，同时会合第四大队及砀山县队将敌包围，相持竟日。日暮后由第一大队护送我等离高寨向单县（属山东）进发，一夜行七十里，疲甚。雪岩仍随同一路。

**25日** 晨五时行抵单县之侯楼，住刘藜照（此人为邹平训练部同学）家中。村中驻军有军马甚多。

**27日** 下午北行15里至中兴集，住邹平研究部同学王梅村家。丰县县长董玉珏赶来相见。雪岩伴送至此为止（由此回砀山）。

（以上为由川人鲁之行程。）

（由此以下为人鲁而后之行程。）

**28日** 晚六时由胡大队长派骑兵护送至大谢庄，单县县长王椿元来迎接（王为邹平县人）。

**29日** 刘耀庭（原为土匪，此时任游击队司令）徐国杰（省府所派人员）来见。晚六时由刘派队送至城武。夜二时到达城郊，有史县长及新编保安旅旅长朱世勤（原亦土匪出身，人甚好，其后抗敌战

死）来迎接，宿县政府内。

## 5月

**2日** 早由朱旅长派队护送赴定陶，行至中途适遇定陶县派骑兵来接。先曾误以为敌人，后乃省觉。午刻抵定陶，住县政府。

**3日** 第三政治大队（山东乡村工作同人当时在军委会政治部指导下所编成）同人张勳仁由鄆城来接，并由定陶县队护送至菏泽，住第六中学分院。

**4日** 我应邀在民众剧院讲演。此行沿途每为人分析抗战形势作动员工作，先后讲话次数甚多，然开大会对群众作讲演则自此始。第三政治大队同人宋乐颜（鲁西支队长）由鄆城乘汽车来接。

**6日** 同乐颜坐车到鄆城，与同人裴雪峰等（原邹平同人留鲁抗敌者）会晤。留止5日，大会小会多次，不一一记。

**11日** 濮县县长张子馥及研究部同学王湘岑来接，即相偕到濮县，雪峰亦送至濮县而后返。

**12日** 偕同人由濮县起行往范县，中途遇聊城专署派汽车来接，正午抵范县晤王金祥专员及张孟龙同学，详询故专员范公筑先在聊城抗敌殉国事。按：1936年聊城专区推广乡校训练民众时，范公引我同人赵玉波为秘书主任，同学张

潜(孟龙)为秘书,抗战初期声威甚著。其后聊城陷敌,范公、玉波等皆死难。王金祥原为其参谋长,即继任专员,与孟龙退守范县。

13日 在范县,鲁西行署李树春主任派汽车来接。

14日 离范,经过寿张县小停(似有一中学在此),进至张秋镇(鲁西行署驻此)会晤李主任(兼民政厅长)。此时据报有敌情。15日派靖波往杨桥与东进支队(八路军)联络。

16日 晨离张秋镇往杨桥,住东进支队杨勇团部。适值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在此(闻在某处与敌作战?昼夜之久疲极来此就睡),曾出相见。

17日 经杨团派人护送我等晚六时离杨桥往汶上县之葵林,夜行军至翌晨到达。

18日 下午三时出发,六时经金口过运河;夜十二时抵东阿县之位里(地名)。

19日 晨离位里往钟无盐村(东阿属),近午到达,与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会晤。

20日 深夜一时随一一五师王参谋处长秉章所率队伍离无盐村,次早八时抵钢城坝(宁阳县属)。

21日 下午四时离钢城坝行20馀里至刘伶墓村(属宁阳)。

22日 下午四时离刘伶

墓,经王家峪,深夜在南驿车站附近之第十五号桥横越津浦铁路。因当地伪保长两面应付,为我侦探敌情,并为我们放哨引路,故得平安渡过。随抵老庄休息。

23日 下午三时离老庄行30里至泗水县之杨家桥止宿。

25日 (24日之后半夜)三时离杨家桥,天明后八时到泰安市属之管家峪止宿。据回忆此地粮食极度困难,几乎难于觅食。

27日 离管家峪经白马关往蒙阴县城,晚七时到达。

28日 天雨,留蒙阴休息。

29日 午前十时离蒙阴往刘官庄会晤五十一军一一四师方叔洪师长(范)并参加其前任师长阵亡之追悼会。当日下午方师长派骑兵护送经旧庄至坦埠。途遇临沂专区工作同人张里元专员靳子钦秘书及曾在邹平受训之陆升训同学(此时为八路军方面一游击队的团长)等来迎。晚宿陆升训团部内。

30日 早六时离坦埠往王庄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天主教旧教堂),沿途见有欢迎标语张贴及欢迎的群众迎来,欢迎于学忠总司令及愚两人。于系应省主席沈鸿烈邀往东里店省政府,路经王庄,适与我有一段同路,同时到达。当即会晤纵队指挥员张经武同志及政委郭洪涛同志(张先于1936年相识,郭先于1938年相识)。于未

多停即离去。我留参加群众大会讲话，并午饭，然后去东里店。从东里店来迎者有省政府人员及第三政治大队同人秦亦文等多人。彼此相遇于途。护送我之骑兵以及我等既均乘马，陆升训等亦乘马，而来迎人员亦多骑马。马多而山路崎岖狭窄，掉转拥挤时我右足踝被擦伤。晚七时抵东里店，住入政治大队办事处。

31日 午前沈派其秘书长雷法章先来看我，午后沈于又偕来看我，邀同赴群众欢迎大会。沈于及我各讲话。晚七时欢宴，酒菜奢侈，竟有从青岛运来之啤酒汽水，绝不似身处山村之中，更鲜坚苦抗敌之意。

## 6月

1日 偕良庸等到水北（地名）第三政治大队总队部，与同人同学等相会。连续留止于此，在朝会上讲话及开会座谈等。足伤转益恶化，浮肿痛楚，步履维艰。

4日 偕良庸等回东里店，住于东安（地名）之省府招待处。晚间沈约谈话便饭，且留宿。次日乃回东安休息。

6日 同人及同学公竹川、曹锡侯、李树圃、王伯平等多人（多半在政治大队工作）来谈。

7日 ，伯平忽来报告云得

鲁北支队信息，队长李星三同学因接受伪军某部诈降被杀害。按：第三政治大队之下共分鲁北、鲁南、鲁东、鲁西及豫北5个支队。星三在研究部同学中，愚夙认为最可有为之人，不意其遭遇如此，伤痛之极。

是日午前十时左右有敌机十五架自北飞来轰炸东里店，伤亡二百余人，公私房屋大都焚毁，所存无几。按：东里店原为一普通农村，自沈设省府于此，从未遭敌袭，日趋繁荣恍若城市，久已乐而忘忧。此次敌人大举扫荡，当上空投弹之时早已四面包围。国民党政府在山东全省的一政治中心于一日之间即遭毁灭。同时，于之总司令部（在上高湖）八路军之指挥部（王庄）各相距60里、40里不等，亦为其扫荡目标，均不能不各自转移矣。

8日早 沈派人送信云，省府避敌他迁，嘱我亦自行转移。并派步兵约一班人来照料护送。先两日李澄之校长邀我为其中学讲话，已应诺；至此愚仍依约往坡里——中学所在地，而不知局面固已大变。近午，行至金星头，即遇省府某某厅处机关人员及第三政治大队同人秦亦文等，各不期而会。其目的地或不一，其为求转移避敌则一。愚等小憩继续前进，黄昏至坡里。人庄不见一人，只见有八路军

方面游击队一小队正在庄外集合。询知中学师生已全体转移至东南山岭上，离庄不远已发见敌人，庄内万不可住。因即于暮色苍茫中登山觅晤李校长。同时会见斤养斋、范明枢两老先生（年各八旬以上）以及其他许多人，皆在山中避敌，地名西昌峪。大家皆劝我换装隐蔽，不宜骑马。而我足伤未愈，勉强能骑马，实不能步行。当时求其他代步不可得，乃倒转一方凳用两木杠抬之如二人肩舆。是晚不过假寐片刻，于午夜一时偕同人等继续转移。

9日 天明行至小王庄，此处原有八路军方面一部分人员已不知所往。又东行6里至马斗峪略事休息，复行至王庄附近，闻悉张经武之山东纵队亦已全部他去。遂折东北行，追踪省府秘书处于周家上庄，在附近赵家高塔小停。嘱良庸往访雷秘书长，适雷对省府人员正在给资遣散俾各自隐蔽，不获接谈。嘱靖波访晤五十一军方叔洪师长，询取情报及转移路线。靖波回报云方师辎重太多，情况不佳（其后方师长果遇敌阵亡），乃决计不随任何其他大队伍同行。

10日 黎明行抵连谷峪，入民家小睡，遽闻枪炮声，知前方已发生战事。出门遥见敌骑在西面山岭上，空中并有飞机，即向东南趋奔。沿途与省府财厅等机关相

遇，各皆狼狈不堪。（此时即将沈前所派给我等之一班人归还给省府）幸有保安二旅及五十一军与敌相持，我等乃得以安全退却。十时余行抵东郭庄庄外树林下，与八路方面一工作团（非战斗员）相会，随后五十一军军部亦到。靖波、良庸分别与工作团负责同志张天民、五十一军江副官长等洽商行止。初闻牟军长中珩即将到来，面候之不至。中午遂同工作团移往九山官庄（有大众报匡亚明社长来会见），正休息间回首望见东郭庄方向却已开火。似敌人追踪牟军长面来也。休息至夜半起行（与工作团偕行），登摩天岭，往西越过公路时已天明。

11日 晨六时抵孙家官庄休息，庄前竟树起日本旗。正午行抵沂水之虎岩庄，工作团商请庄长供给养。但庄民虑被敌人发见，嘱我等在庄外山沟内休息进食（红薯加豆粟煮粥，500余人分食）。晚七时起行约8里至上岩峪宿。是日不时有敌机在上空侦察。

12日 晨六时离上岩峪移至附近之许家峪山窝隐蔽，入夜数百人皆露宿（如是者多日）。幸在夏季，不畏冷。据闻敌情已较缓和，战事移至东里店之东北方面。

13日 留许家峪休息，冯韬同志介绍邵德峰先生来谈，劝我以变姓名暂时隐匿之计。晚六七时东北方向20里许发现火光。

14日 留许家峪，有苏鲁总部之便衣探兵二人被八路军误捕，因悉于总司令即隐驻在南之水牛里。嘱良庸往访得晤，并即止宿。

15日 晨间良庸返许家峪报告。愚即偕良庸、健三同去水牛里访于，谈战况并商我返川之计。当晚宿于总部。

16日 午间仍返许家峪，有沂水县孔县长派县府李主任及于鉴泉同学来致慰问意。

17日 留许家峪，传莱芜、泰安、淄川、博山各县有为我方收复之讯，但连日上空仍见敌人飞机往来。

18日 派董洋清同学往坡里、水北等处与八路方面觅取联络，并探第三政治大队消息。晚间，八路工作团与我等分手移住夫子峪（后来知其遭遇敌人）。我等拟明日迁南墙峪，故留许家峪未动。

19日 早五时离许家峪，七时抵南墙峪，借居民家，不再露宿。此间有山东纵队之干部学校及山东鲁迅艺术学校师生共约600人，留止已五六日。会见鲁艺校长王绍洛、干校副主任许宗林。嘱良庸赴田家峪西南之偏连峪访沂水县长孔庆铭，又嘱靖波往访于总部，各于当晚转来。夜半落雨。

20日 落雨迄晨未停，连绵以至午后仍阴沉，大慰农情。因苦旱已久也。下午四时洋清回，知

第三政治大队住岱崮，并带来秦亦文信，劝我前往同住。

21日 （旧历端阳），晨五时起行往岱崮。才西北行七里许，忽闻曾家疃方面有敌兵发见，即停止前进。继而传来枪炮声，遂折回南墙峪，隐于山沟内。复移至西墙峪。夜晚九时离西墙峪，越西岭至王家庵子，经上峪、下李庄，由佛庄过公路（夜三时五十分通过）北行。

22日 晨十时抵坡里。从昨晚起行至此，共约百里之路。陆升训同学任八路特务团团团长，其团部今驻此。患难之后见而倍觉亲切。随继续前进至公庄休息。下午五时亦文特来相迎，即偕住岱崮与同人同学会见甚欢。其时已昏夜，落雨。

23日 午间得谍报敌人分从东方及南方两路而来。盖第三大队驻此已逾一周，复有省府厅处零散人员日渐纷集于此，遂形成目标。亦文当即传知整装准备出发，适张里元靳子钦亦率所部来会。彼此策商行止，经决定里元等向北走，我等西行。临行，亦文分嘱公竹川（懋淇）同学随我身边照料，秦弘同学率武装一小队为我任警卫。下午四时离岱崮到茶叶坪曾停息，续于昏暗细雨中行进。雨落愈大，昏暗愈甚，出手不辨五指，山路崎岖坎坷而油滑。两次闻人墮落沟

涧，似人太多，队太长，竟不暇顾。愚虽骑马，而夹在人众行列，举步迟缓有类蜗牛，通夜行不过5里。

24日 黎明，雨不稍停，衣履湿透，饥疲且冷。行抵对经峪一小村，亦文让我先入休息，彼则率大队更前进至石人坡休息。我等人村不见一人，而讶其衣被柴粮俱在。方解衣烘烤觅求饮食之间，闻石人坡方而枪声大作，知是接触开火。不敢怠缓，出村向东北一高山攀登，此时大得马力。为免遭敌人跟踪，嘱靖波洋清率同秦弘武装队另行活动，而我与良庸、竹川等五六人寻路下山隐藏。初隐于后山窝一郑姓人家（有老人胸悬十字、知为天主教徒），方得喘息，忽又告警。出门见有挟衣裹粮扶老携弱者即随之行，至山脚人岩洞内隐蔽。洞内几已人满，见我等异乡人物，指点隐于最后。此时前后各山头敌我两军渐集，不久开火，各种枪声、炮声、炸弹声、飞机声震耳。两军往返冲夺，或远或近，近者如在头顶。约从午后二时起始，七时后其声乃渐疏渐停。洞内人众整日屏息静听，待至黑夜枪声全停息，即劝我等赶紧他徙（徙往神仙洞）。我等亦不愿累及老百姓，但出洞于黑暗中爬行未远，知敌我两方哨兵警戒甚严，无法通过，只得仍退回原洞内过夜。

25日 夜来人众先后各自

离去，皆不知其所往。天明，洞内只余我等六人（良庸、竹川、健三、茂林、荫平与我）。约早七时许敌我两方复开火。此时洞内空无他人，可以走动向外瞭望，对面山头敌人旗帜、军官等皆在目中。约十时后战场转至西北方，枪声稀少，敌旗撤走。三两敌人下山搜索，两次经洞口外走过，却不入内探视，我等乃得以安然无事。紧张既过，陡然思食，盖不进食已两日矣。遂就群众所遗筐篮检觅食物，而群众亦陆续回洞收取所遗，不觉相对失笑。据云，敌人曾巡搜至郑家，见我马，谓必有游击队在此。郑妇诡称从邻村延医所用，而敌察见鞍下系有小提包（内有洗漱刮须各用具）非乡村所习见，怒鞭之甚重。以是虽庆更生，而我等却无处可以安身。经商定由郑西堂（老人之子）引至北岱岗，露宿于山上大石隙间。雨后大风彻夜，寒冷不能入寐。

26日 经竹川之侄公培光介绍移住西小峪，住于庄长郭子升之叔父家。竹川即为蒙阴当地人，其族姓在蒙阴甚蕃（谚云蒙阴县、公一半）后此转移多得公姓之助。午后二时枪炮声又从西北方传来，出户向山沟隐蔽，适与洋清、秦弘相遇。然彼二人竟与靖波相失。

27日 上午仍远闻枪炮声。有第三政治大队宣传队孟队长及大队所雇之挑夫多人从石人坡

逃回来，备言日前遭敌人包围情况，大队人员伤亡甚多。嘱竹川、培光往十字涧探听消息，晚八时返，决定即夜一时出发。出发前，幸得靖波来会。

**28日** 由公培光引路于早八时行抵姚里坪，计程12里。路经十字涧曾与新编第四师二团相遇。十时离姚里坪，午后二时行抵姚峪。原拟往上东门公懋法（竹川族弟）家，途中闻其附近谢子（庄名）有敌人。改而西行至此。进庄借宿，竟不期而遇之。盖懋法亦以避敌来此也。

**29日** 竹川弟兄引我至附近道士海（地名）隐蔽，谓此间稍可休息两日。艮庸等则仍留姚庄。

**30日** 嘱艮庸、竹川、泮清三人往石人坡，为第三政治大队办理善后。抵石人坡南山时，闻北方有炮声，一路侦察前进。虽满目荒凉而山巅尚见一二牧童，村内仍闻驴鸣。遇乡民一人请其导访孙明孝庄长，获悉有负伤之我队官长士兵王仲全等三人留村养伤，当往探视慰问，并各留给养伤费用。适有本队孙医官德芳由邻村来视。因偕往当日战地巡视，残迹凄凉，殊不忍睹。总计阵亡25人，横尸山间及道左，多数已为上掩盖，间有露半身者面目模糊不可辨。乃各就原地加工累石围之，不使暴露。并共同相度得一可作公墓之处，备将来再行

改葬。午后三时与孙医官等作别而归，比抵姚峪已入夜。

## 7月

**1日** 愚暂不动，嘱艮庸等先行探路。午后二时由竹川弟兄引导离姚峪，行经大山坡，晚到潘家上峪，投宿刘景亮家。刘与公氏弟兄相熟，招待甚热心。唯此地接近公路，离旧寨只四、五里，本日敌经旧寨往坦埠，此间曾一度虚惊。

**2日** 艮庸派人返姚峪，迎我离道士海，黄昏抵刘处，夜间为鸡虱所苦。靖波等五人则另住东山寺内。

**3日** 早四时半起床原拟与竹川随刘景亮往东高道，但丝贩急于赶路，不及相待，只得另觅向导而行。九时半抵东高道，小休息。十二时抵西高道，晤庄长公毓甫及公氏族人公召振、公佩良等，承其招待甚好。是日行50里。

**4日** 夜来一时半离西高道，西南行过泰石公路，遇雨在仙人桥休息。天明后继续行进，雨仍不止，遂留曹家庄进食。近午拟移住西南里许之郭家庄。曹庄与郭庄之间隔一条小河，艮庸、茂林先到郭庄时，河水方过膝，半分钟后即不能涉渡。候至下午水渐退，始全移住郭庄公懋全家。

**5日** 嘱靖波、泮清往鲁家



庄访鲁迪哲，并往太平集访晤东进支队王秉璋参谋长。晚八时泮清回，报告接洽已妥，东进支队允护送我等赴鲁西，作回川之计。

6日 九时移住鲁家庄。初意在此小留数日，后知附近各庄国军云集，恐不日将有战争，仍以迂以为妥。遂径往投东进支队部（对河南太平集属泰安境），会晤王参谋长及卢、张两科长，备承招待。下午七时半参加其“七七”两周年纪念会，被邀讲话。从对经峪遇敌以来，久在蒙阴县境内盘旋，至此已出蒙阴境，竹川由鲁庄折回坦埠，不再相送。

7日 偕靖波同晤王参谋长商量西行。据云铁路以西战事颇紧，须稍待数日然后动身。八日、九日均留住未动。

10日 离太平集，移住马家峪。

11日 住马家峪，有邹平研究院同学张锡传来见。张家居峡圩，相去不甚远，属费县境。

12日 愚病痢，张锡传同学迎我移至其家休养，而同人仍留原处。连日茂林、健三均病，盖精神紧张劳顿之后，天复时晴时雨，夜眠无被盖，固易致病耳。13、14日各在原处休息。

15日 泮清来张家看我，即日返去。

16日 晨三时马家峪部队

曾作紧急集合演习，良庸等均参加。泮清再度来张家看我。

17日 健三、茂林各病愈，来张家看我，随即返去。

18日 良庸、靖波、泮清偕来看我，当日返去。

19日 夜来闻远处有枪炮声，后知是八路军围攻放城国民党秦启荣部某一游击队。但延至今日未得解决。

20日 落雨，旱象得解，秋收有望。

21日 早起赴马家峪视良庸等诸同人，十一时返张家。下午从张家移回马家峪，准备明日出发西行。——原奉通知明日出发，深夜十一时忽通知即刻出发，后知系此间哨兵与五十一军便衣队误会，仍照行原订计划。

22日 今日为旧历6月6日，鲁南风俗以瓜果祀天。下午四时由马家峪出发往丁家庄（太平集对河泰安境），与干部学生会合。六时离丁庄，经管家峪、万家峪，夜十时抵东石莱。游击第八支队马保山司令派李文轩同志招待我等住小学校内。

23日 晨出南门小河盥洗，两岸柳丛疏落，山色青翠，河水莹澈，风景极佳。下午七时后出发，因有伤兵40余同行，卫生队屡屡失伍，行至天明始达尧山（计约40里）。

**24日** 晨五时到达尧山，再行20余里至老庄休息。下午七时半离老庄西行，取道南驿车站之南急行军越过津浦铁路，时在午夜十二时半。过铁道后，抵王家庄小憩，复行12里至小宁家庄宿营。是日约行70里。此次与干部学生西行，张队长云山为领队，行军极细心，我等得其照料甚周到。

**25日** 本日原拟休息一天，下午得东进支队司令部消息，昨住之宁家庄今到敌人，似追踪而来者，乃决定西移，俾与六支队或总部接近。晚七时半出发，西北行渡沙河，十二时将抵汪家城宫闻有敌请，即停止不进。张队长率干部学生返张楼宿营，然后我等再进入汪家城宫，由汪庄长招待住汪氏宗祠内，时已天明。

**26日** 在汪家城宫休息，愚宿于一富户炮楼内，略得睡眠。下午有六支队独立团武团长来谈：敌大军从西方东移，现在东、西、北三方面均发现敌人。为避免被包围，劝我等速离去。同人商量分散隐蔽之计。夜十一时张云山队长来迎，移住张家城宫（距张楼2里）住宿。

**27日** 中夜二时许张队长来，面称六支队司令部派马继孔参谋长来接，嘱即准备出发。同时张本人奉命率学生移住六支队司令部，即夜与我等作别。晨四时半出

发，通过公路时亦系急行军。八时半抵刘家庄休息。下午五时离刘庄，行12里抵财神庙（东平州境）宿营。

**28日** 晨有政三大队同人张勳仁等十人来见。彼等在石人坡走散后，最近从六支司令部得闻我之消息也。彼等将先我迳赴鲁西。八时良庸往马子峪会晤马参谋长商请派人到济南带信与福溢，并派健三往大峰山候晤福溢。午后三时六支队张北华司令派解指导员来接，五时半乘马往上套里六支司令部与政委董君毅、参谋长于会川晤谈。

**29日** 午前张北华司令来会，东平四区区长尹鼎新、副区长张仲义同来。据云今日已得消息，前第三政治大队走散人员曾会集在泰安境者百余人已越过铁路西行矣。晚七时应邀参加六支队政治部召开之座谈会。

**30日** 下午五时应尹区长邀，饭于其区署，董政委亦在座，曾谈及六支队成立经过。

**31日** 良庸赴下套里集。晚八时愚应邀参加六支队政治部之座谈会，会后宿区署。

## 8月

**1日** 肥城同学徐建勋来见。下午应陈山镇赵镇长邀饭，饭

后参加六支座谈会。

2日 应邀参加六支之座谈会，晚宿上套里。

3日 健三由大峰山归来，闻福溢已经开封回川矣。晚八时六支司令部为我等开欢送会。

4日 午间暴雨约十五分钟，农田得此稍解干旱。原定今明两日起程西行，以敌情有变化，故未动身。闲中为同人讲佛法大意。

5日 闻敌在东阿增兵，东进支队司令部电报仍未通，行期有待。续讲佛法。

6日 仍留上套里，续谈佛法。

7日 董政委君毅来通知，梁山司令部已有回电，可以出发。午前十一时起行，20里至后屯休息。晚八时后，北行至上庄宿营。是日护送系由东汶支队刘营长所派一连，领队为副营长曹志尚同学。

8日 早四时半出发，经尧陵寺，八时半抵石河王庄休息。十时半偕同人至马林庄东平县政府，会晤王县长春元。下午六时离马林，行12里至茶棚上船入东平湖，夜行。翌晨抵二度泊。今日立秋，湖中夜渡颇冷。马林南5里许有梁林，为宋梁灏故里。

9日 留二度泊休息。游击司令冯寿彭派其政治部主任来见。落雨，同人留船中，愚移住一庄长家。10日仍留候东进支队消

息。

11日 下午三时由上套同来之东支卫生部谷部长来访，谓探明东支司令部仍住梁山西南3里之张坊。四时半离二度泊，曹营长派队廿名送我等往张坊，约行30余里，八时后到达。当与罗荣桓政委、陈光师长会晤，并承苏孝顺秘书长招待一切。

12日 偕同人登梁山游览。梁山寨共七十余庄村，张坊庄后即梁山。午后一时半据报敌人汽车20余辆由郓城向梁山出动。不久果即发现其来袭，同人随队伍出村登山隐蔽。四时，敌于发炮后退至独山固守，我等亦转至后集宿营（距张坊三里）。敌我相距七八里。敌在独山及前集放火，前集民房被烧毁甚多。

13日 初闻敌于昨夜遁回城内，十时始知其复来。且另有一股汽车30余辆从寿张开来夹攻于我。同人随司令部直属队向东北穿行高粱地至湖边，涉水入湖，经张家庄至胡家楼休息。闻敌人又放火焚后集民居。

14日 留胡家楼。随在我军中有俘获之日寇6人，皆加善待而教育之。愚及良庸闲中与之作笔谈。其一名佐藤猛夫，东京人，帝大医科毕业，原在东京同爱医院服务，今任军医官，本年五月来中国。又其一名三桥长吉，千叶县人，一

等兵，25岁，人甚老实。二人谈话均极厌战。其他四人皆未满20岁，情态可悯。晚饭后散步湖滨，值夕阳西下，湖水泛紫红色，与暮山远村相掩映，景色瞬息变幻，一幅绝好天然画图，至不易描摹。不禁使人益叹息于战争之错误与人类之愚蠢。

15日 留胡家楼，拂晓湖边迭有枪声。据闻敌人分几路进攻梁山，曾有一小部来至湖边窥探，被我击退。据我记忆：胡家楼所处位置有似半岛，湖水环之。在我等入住之前，既有司令部直属一部分无战斗力人员隐蔽其间。高级指挥员疲劳之余，有时亦休息于此。此日适值陈光师长在休息，当其得报敌军分路来攻，立即警觉此间可能遭敌袭击而无应敌之力。当下携同警卫员一人乘马涉水绕至敌人来路之后，隐伏高粱丛中，发枪向敌射击。来敌乃不敢前进，一幕惨剧于是得免。

16日 晨四时半起床，五时用膳，登小艇东驶至四柳村，下午六时仍回胡楼。据我记忆：当时缺乏粮食，生活艰苦之极。所云用膳，其实只有水煮南瓜一味，无所谓饭无所谓菜也。

17日 晨八时离胡楼行12里至正海，晤陈光师长商定由杨勇旅部派队送我等至六团，然后再经冀鲁豫支队送我等南行。当即转

张坊洽晤杨勇。下午四时出发，便衣六名护送，夜二时抵彭庄，值天雨，遂留宿。计自晨至夜行约百里，人疲马乏，以麦秆藉地而睡。是日原定往箕山访问我鲁西支队消息，并往东进支队六团团部而未果。彭庄距箕山尚有30余里也。

18日 晨五时离彭庄行六里至刘口。适有敌车从村旁西驶，乡民一时惊避，旋即复定。早食后，以敌在西方，改道南行至陈坡——北大同学陈亚三家。亚三之叔宝山先生招待甚殷，并为派人放哨警戒。据当地孟庆余先生云宋乐颜、裴雪峰等（第三政治大队鲁西支队长等同人）在田家铺。

19日 晨二时半起床，四时离陈坡，九时行抵凤凰集进食，闻西北有炮声。十一时左右行抵王岗堆东四里余之某庄略休息复行。途中与东支六团乔参谋相遇，闻敌车到城北四里处，王岗堆居民为之逃避一空。乃由孟庆余先生作向导西南行趋田家铺，下午四时许到达，与乐颜、雪峰、道一各人见面。乐颜见我，喜极而哭。道一（赵德庆，第三政治大队豫北支队长）由豫北来迎我，上月29日既到此，久候不得我确息，正拟此日返豫而竟得相逢，亦大喜。雪峰所率领之濮县教导队百余人，以有敌情正拟转移而未行，见面后不久敌车3辆已到前庄，即相偕移至长庄住宿。是

日孟老先生年逾六旬伴行70里，其情可感。

(以上为辗转于鲁西鲁南之行程。)

(以下为由鲁返川经过冀南、豫北、晋东南之行程。)

20日 夜来乐颜、雪峰来会商我留游击区之意义不大，决定即经豫北返大后方，致力于国内团结工作以巩固抗敌之根本。晨三时半起行离长庄，四时半抵张桥张子仁同学家。道一(以下皆有道一随行)往临濮集黄河渡口接洽渡河事宜，下午六时由张桥渡河，有濮县政府派乔科长来接，宿张村。

21日 晨五时半出发，行12里至王庄休息，有省保安司令部廖参谋长安邦来会(多谈两党武装磨擦事)。下午二时行抵濮县，住民教馆内。乐颜、雪峰及史景法同学又从鄆城赶来再度会面作别。

22日 留濮县，中午邹平、济宁受训同学之在濮者多人集会招待午饭。从鲁南遭遇敌人以来，同人身上服装不整久矣，至此乃各购制服更换备用。

23日 晨同人同学集合照像后，出发西行18里至柳下屯休息，已入河北省濮阳县境。下午三时抵陈庄，冀南丁专员树本驻军于此。当承其来晤，谈约两小时。丁与范公筑先同为北方抗日有名之专员，此时拥有实力两万余人，惜

其个人英雄思想浓厚。是日计行70里。(按：我在《光明报》自述巡历华北华东各战地文中，曾谈及冀南抗敌有“改变地形”“空室清野”两项工作，可参看。)

24日 曹参谋长陪同乘马入濮阳城。两马竞走，当我马将超越时，曹马向后踢，伤我右足，幸不太重。城北有(孔门)子路墓；宋史所谓澶渊之盟亦在此地。下午五时当地各界人士为我举行群众欢迎大会，丁主持，愚讲话。晚宿县府。

25日 晨七时由城返陈庄，路经东门外医院访视龚柏龄。下午二时应丁邀为其军官讲习班讲话。

26日 留陈庄，丁专员来谈。谈及各方与八路军磨擦情形，颇觉可虑。

27日 留陈庄，接豫北朱怀冰电报，促我即起程西返，并表示负责护送渡河到洛阳。

28日 十时离陈庄入城，下午五时应邀在县府讲演，准备明日离此入豫。

29日 晨五时半出发，行45里至牡丹街午饭。此地属豫省滑县境，道一与当地赵区长相熟，一切甚方便。因茂林失道，即留宿以候之。晚间滑县县长夏熙绩来见。夜半茂林始到。

30日 晨四时半出发，行

25里至善堂镇休息。沿途积水泥泞，为卫河泛滥所致。九时半离善堂，行15里至安化镇，乘船赴屯子。船从村庄穿行，禾稼淹没殆尽。过安化后，即入浚县境。卫河决口，滑浚两县被灾至重。闻灾区西至新乡县境云。夜十一时抵屯子集，浚县县府驻此，县长李君来晤。

31日 下午四时半离屯子，六时半至山角。从道一之意，访天门会首领杨贯一，不遇；由黄旗会首领王某招待，小休息复行。路经某庄，仍有人从楼上向我等放枪示威。深夜抵平汉铁路浚县车站之南一里许休息，等候铁路西廨全禄司令派人来接。夜半后，随来接之人越过铁路，至廨屯。再承其派人送至许家沟，时已四时，天黎明矣。

## 9月

1日 留许家沟休息。此地仍属浚县，位于县之西北角。过铁路十里即抵达太行山余脉。淇水从西北来入卫河。此村靠山傍河，自成形势。连日沿途所见，水灾而外，虫灾亦重，至此均稍减。

2日 早五时乘驴出发，行20余里至汤阴县之博梁山休息；汤阴县政府现驻此。下午一时半行抵盘石头，住于九十七军补充团团部。

3日 晨八时半出发，行35

里至林县东姚镇，承当地吕区长宪文招待。

4日 晨六时出发，行30里至小店，承朱怀冰军长派郭副官来接。下午一时半抵合涧，止宿。林县张县长，河南第三专署吴专员明浚，中国青年先锋团团长徐靖远先后来会。晚八时河南同学常泰和从辉县赶来相见。

5日 晨五时半召集第三政治大队豫北支队一部工作人员谈话。七时半应邀在第三专区联合中学讲话。八时半出发，西南行七十里抵山西省之壶陵水，已在下午四时，即止宿。途中有细雨，山峻路险而滑，时虞倾跌。过羊盘岭即达壶岭（先到东壶岭，又行一里许抵西壶岭，又名壶陵水），属壶关县境。

6日 落雨自晨至午后不止。下午三时雨势渐停，出发后即天晴，远近各山云雾瀚塞变幻，景致奇妙。五时半抵柳泉，有新五军（忆似孙殿英部）驻此，将民房占尽，乃北行5里至鹅子掌止宿。

7日 晨五时出发，行20里至浙水进食后，又行40余里于午后五时半抵陵川县城，住南关外。城内居民全部迁徙，荒凉满目，盖所谓“空室清野”政策也。晚间陵川张县长来会面。

8日 晨六时出发，以驴代步，西南行60余里至冯山镇，九十

七军骑兵连驻此，乃以马易驴。黄昏抵南庄（似是晋城县境），新二十四师兵站站站长佟大亚招待留宿。

**9日** 晨六时出发，西南行越岭15里至下川，九十七军军部胡参谋长舜生来接，住白玉坡。闻胡谈，知英法已对德宣战。

**10日** 晨十时应邀在九十七军军部讲演，托军部代发重庆电报四件。

**11日** 下午二时乘骡离下川，西行25里至北寨，住第四十军庞炳勋军部，晚间晤庞，谈至夜深。沿途颇闻人称道庞军在拦车镇之战绩。

**12日** 原拟继续西行，庞军长挽留为其干部学员讲话，推迟一日。晋城县张县长来见。

**13日** 晨五时半乘骡出发，行50里抵晋城午饭。山路运输骡最宜，此间兵站所畜不下二千匹，因即用以送我等出太行山。饭后又南行40里，于下午五时半抵犁川镇止宿。

**14日** 晨六时出发，行40里，约十时半抵堆金洼（河南济源县境，距洹口一里许）进食。十二时复南行下山。值大雨后又有一小雨，山势陡险，时或沿沟涧为道，涧

水急流于乱石之间，非涉不能过。仰视左右石崖绝壁高矗接天，行人如步于井底。如是行30里始出山，达山口镇。复转西行，沿山又十里至五龙口。渡沁河又4里，抵河头村。时已入夜，衣履尽湿，烘烤更换，比就睡已近夜半。

**15日** 上午因雨未出发，午后二时南行25里抵天祥止宿。

**16日** 晨五时半离天祥，八时半抵双龙镇早饭。饭后又前行7里抵西杨村，会晤朱怀冰军长。朱招待午饭。晚嘱良庸访朱之副官长洽商渡河事。

**17日** 晨嘱豫北支队之赵道一、常泰和等六人住谒朱军长谈豫北地方抗敌工作问题。八时半起身往白坡黄河岸候渡。十时左右糜副师长代交涉之船到，乃登舟渡河。约一点余钟抵铁谢上岸，雇车前往大杨树。路经汉光武陵，下车小盘桓，复前行至沟上午饭。饭后又行，下午四时半抵大杨树。再步行10里抵洛阳，住古香巷中国人旅社，已近七时矣。适在“九一八”第八周年之前夕结束此行，是则诏我虽身离前线而义不容稍怠于抗敌也。

## 1941 年

于张家，宿黄处。<sup>⑥</sup>

## 2 月

22 日 会于沈家，推愚、左、罗起草。当晚会于黄家。江、冷同在。愚提意见，推愚执笔。<sup>①</sup>

24 日 会于鲜家。愚提四条。签名者 15 人。又推愚及沈晤周、董，然周、董先已于是日来晤，并见愚四条文。<sup>②</sup>

25 日 晤周、董。<sup>③</sup>

26 [日] 会于勋家。<sup>④</sup>

27 日 六老见蒋，约周见面。愚晤白。晚间会于油市街 4 号。与周、董同车归。<sup>⑤</sup>

28 日 六老见蒋归。推愚、黄、左、沈晤周、董等。深夜候讯

## 3 月

1 日 早周、董到黄处，同赴新村。4 人再奉命访周。出席大会，张、黄再晤周，告以延期 1 天。

2 日 董、邓提出 12 条，不出席。主席团遂行选举。14 人会于一心饭店，结束不再谈。愚一人愿再尽力。托君勋询岳。<sup>⑦</sup>

3 日 伯钧来，表方先生发信致岳。申甫来。岳复信无暇谈。<sup>⑧</sup>

4 日 岳来访谈，谓请示后再议。众来谈。

5 日 早晤勋，力促进行。

① 时值“皖南事变”之后，有中共参政员拒不出席参政会之严重问题。为力求勿以国内裂痕暴露于外，著者与黄炎培等决定奔走于国共双方，乃推左舜生、罗隆基及著者起草几条意见，作为说话根据。是日晚又会于黄炎培家，著者谈其所见，众人同意，即被推起草。沈即沈钧儒先生。（可参阅《我努力的是什么》中“1941 年 2、3 月间的一段经过”一节。见全集卷六）

② 周即周恩来、董即董必武。“四条”文见《我努力的是什么》一文。

③ 与周、董晤谈后，周表示四条主张甚好，正电延安请示。若得国民党接受，则共方出席亦即不成问题。

④ 聚会于张君勋家，公推张澜、沈钧儒、黄炎培、褚辅成等六人见蒋面陈。

⑤⑥⑦ 可参阅《我努力的是什么》一文之“1941 年 2、3 月内的一经段经过”一节（见全集卷六）。

⑧ 申甫即张申府。



岳约晚七时半会于嘉馆。午后访周。晚会岳，闻于明日有宣布及表示。夜访周，宿于其家。①

6日 早以周之四点告岳。岳答过今天再说。午后蒋出席宣布，参会表示。②

7、8、9、10日 未出席大

会，返校。③

10日 晚同表方访岳。

12日 在君功家聚商进行。

13日 午后会于一心饭店，推五人见蒋。三时聚商，决定12条。④

## 1947年\*

### 2月

三十六年2月 十力先生自五通桥来勉仁，小住匝月。⑥某次谈话，先生语我云：“发愿”与“见体”是吾人一生最要紧的事。愚当下甚有警省。吾人一生若于此二者皆无有，则只有下堕，一生不如一生。因而时时念及之，不能忘。

### 3月

29日 同东明访谒能海法师于嘉陵新村13号。愚求教言，师先问年齿，愚答五十五矣。师曰：一日间当有一时间习静。愚敬志之。又问方法如何。师答方法可任择一种，不必拘。

①② 可参阅《我努力的是什么》一文之“1941年2、3月内的一段经过”一节（见全集卷六）。

③ “返校”，即返回在璧山县来凤驿之勉仁中学校。著者创办之此校教师多为著者多年师友。熊十力先生当时亦住于此。

④ 可参阅《我努力的是什么》一文中“1941年2、3月间的一段经过”一节（见全集卷六）。

\* 此为著者遗稿中所见一抄件，谈习静问题；以其按日逐条记叙，故录入日记部分。

⑥ “勉仁”指勉仁中学与勉仁国学专修学校，在重庆北碚。

## 3 月

31 日 午后同东明访江子斋先生于磁器口二十四厂之理化实验室，聆其自述 30 余年来之静功，知其所得不差，深为敬服。谈话间，于愚夙来所见有印合处，并亦有所启发。于发愿见体二念，多有鼓舞激励，尤隐契于心，悲喜不尽。因决意从江君习静。

## 4 月

2 日 宿特园楼上。天未明，念习静当在后半夜，睡醒时试为之。又念每晚将睡前，宜清净其心，俾梦中少杂乱念头，庶可睡安隐，而醒时精神较好。

8 日 连日虽不忘，亦总未得手作功夫。本日约四时起坐，于手脚姿势尚未得其安。念中觉察有二：一要搞清楚动机；动机不清楚或动机不正，必不可以；二要辨明“见体”之体，是儒家的抑佛家底。前者为出发点，后者为目的地。继自省念：我起心动念在向上，在出妄。此是循生物界中进化出人类之路而来，一直是趋静、静、静……而返于无妄。继觉：取静之心非静；有妄可出，终不得出。儒家之体与佛家之体是一非二，但属两阶段不同。

18 日 连日昏散，虽起坐不能有入。本日有觉：一切诸佛当然现在，与我无隔；不自欺是根本，是入手；不自欺是静，外此无真静。

## 1949 年

此抄件据我回忆当是某年同罗庸中、曹慕樊诸友又谢无量先生夫妇在缙云山顶上闭关习静时之日记<sup>①</sup>。

1983 年 漱溪

<sup>①</sup> 著者此次习静在 1949 年夏，重庆北碚北温泉缙云山缙云寺左近之一民舍中。罗庸中时为勉仁文学院教授、中文系系主任，原西南联大教授、曹慕樊为该学院教师。

## 8月

4日(农历7月10日) 佛法须是大贪大嗔大痴之人方得悟入,方得修成。不用思惟心,如理思惟亦不禁止,一切生命力量皆是此物表现,所以大烦恼即是大菩提。排订日课,诵习百字明及护法咒。以睡眠恢复疲劳,充实修道精力。

5日(7月11日) 初试日课修四加行。写致卢子英信。<sup>①</sup>午后试修大印。报载长沙局部和平讯。<sup>②</sup>

6日(7月12日) “精神提振,气向下沉,心不住境而住心(空)中”——心知其意而不得实证。依课而行,粗得大概,就后面佛殿试坐,其环境视室内为佳。头脑有昏倦之感而又不能入睡,精神不足以修定。若离执计是见王,若无散乱是修王,若无作求是行王,若无所住即证果,越所缘境心体现,无所住道即佛道,无修无境即菩提——此数语吾皆承认,皆相信,只是可望而不可即。两日来以大印难入门,在午后恒再修四加行一遍。大印无可用力,只有在加行上用力。

7日(7月13日) 必要从世俗生命所具之一种贪迷奔逐之势中超脱出来;此奔逐之势与其生命之自陷于有对为一事。佛者觉也,犹是生命,而通乎万有,一体而无对,是以朗澈证定,动静自如。人身所以于修佛法最便者,即为其已从有对超进于无对,其超脱于本能之理智理性,正是其超脱于贪迷奔逐之所在。感觉中之现量即其一例。但吾人今日所有者,已是知觉而非复感觉。修大印,似须从把握感觉入手。把握感觉,首在一闲宽坦,于脱出奔逐之势。平常余每因极细小不成问题之事而不能入寐。此放不下之心,即属于奔逐之所表现者。平素表现似能宽坦,其实不然。今修大印,第一障碍在此。颂天等来山。答仲华一信。

8日(7月14日) 星[期]一。昨以此日记请教慕樊,今日略谈其经验。愚意当修亥母,慕樊赞成。抄百字明汉译文,阅四部宗见略说。睡眠颇不少,而睡后脑部不见清爽,且感劳累,可怪。加行课渐熟,大印难入。

9日(7月15日) 星[期]二。夜来梦中行业几乎杀盗淫皆有表露,无始习气深如此。中夜欲起修金刚萨埵法清静垢障,以灯

① 卢子英先生当时任北碚实验区区长,为卢作孚先生之弟。

② “长沙局部和平”指长沙和平解放。

油不足，因循未果。晨起修四加行倍亲切。中元节祀先人。闻子英因病不能上山。

10日（7月16日） 星〔期〕三。夜来梦中不免名利恭敬之念，及苟免自全之心。抄亥母修法笔记。收宽儿送来郭垒等五信件，当即作复，中有致刘、孙等信。因抄写等事未习大印。加行课照常。

11日（7月17日） 星〔期〕四。一念真实一切是，一念不真实一切不是。今日修四加行心较真切。初试修亥母法，作十七字咒图。

12日（7月18日） 星〔期〕五。余最大病为心中不能洒落爽利，由此故念念不得踏实，每日一心不免二用，去道最远，平素未尝不自知，而以今日修道感觉最深切。修四加行及亥母。写缪子雍信。天气燥热。习达摩十二手之前四式。

13日（7月19日） 星〔期〕六。修四加行及亥母课，于亥母咒轮旋转未得窍要。落雨，不甚大。读龙树发菩提心论甚增悦乐；着手抄写。为张德钧事答周通旦信。

14日（7月20日） 星期日。天晴而凉爽，看天空廓清洁，极使心怀开朗。夜间几无时无梦，心不能闲之病极大；人以为我入道必易，实则适得其反。亥母咒轮仍不

得手。抄发菩提心论竟。

15日（7月21日） 星〔期〕一。夜来仍苦梦多，醒时疲劳，必经一段时间疲劳乃除。发菩提心论密林纂注有精要者，摘录之。忽悟我心不能闲之病若加对治，其病转增，当任其不能闲，而后可；此“任”却须极大信任，则不闲自闲，此大手印法也。妄外求真，转增其妄，识得妄不离真，其妄便自不见，细思五蕴非我之理。吴汉骥来。吴雨僧不就白沙院长，改推熊东明，作书促驾。重读普贤行愿品。肚腹不好，减课。

16日（7月22日） 星〔期〕二。夜来梦似轻减，肚腹亦略好。前云学佛必须从世俗生命奔逐之势超出者，今悟奔逐之根由在分别计较；分别计较之心不化除，其奔逐不休止。日来于“不除妄想不求真”之理有会，平素不能平等持心，即是不能客观，自蔽其明，非独不能学佛、亦且不能处世。慕夔精进可畏，而余殊迟钝；不知是否于年齿有关系。望六之年心习难于改转也。试由亥母入大手印，不得手。得张东荪一信。

17日（7月23日） 星〔期〕三。天有阴雨之意而卒不雨。夜来梦境较悠闲，如游西湖或观剧等；然人寐即入梦，总不能廓然无梦。修法者每以乳婴为喻，乳婴未有知识头脑，唯生活在现前感觉

中，一切还他一切，大多是现量，可为入道之门也。先要无分别执，次乃除俱生执。于加行课中诵“以此能成大悲应化身”句，忽思密教即身成佛之理，余虽信得，却无自己即身成佛之志愿，来此修持只在调心养心明心，虽成佛不外明心，第因无成佛之决志与自信，功夫便不易得力，不知然否。王勤庄、王治和等来山。<sup>①</sup> 路明书店契约签订。写致李源澄信。<sup>②</sup> 收第十三、四章合订本。<sup>③</sup> 答子温信。<sup>④</sup>

18日（7月24日） 星〔期〕四。早课大印似有“无念”之境，为向来所未有。中学送药来，即以十三、四章校正本付出，并写致朱绍云信，言罗崇高事。服药似不甚得力。功课稍懈然意不懈。闻福州撤守。

19日（7月25日） 星〔期〕五。默察膺中心最单纯，次则慕樊亦差不多，除学佛亦无事在，愚则不然。自皈依上师之日即先曾自己审查一番：一切法中佛法最胜，我岂有疑，然从人类文化发展说，当前需要则在中国文化，而非佛法之时机。同时我于当前中国建

国问题及世界文化转变问题，自觉有其责任，更无第二人代得，在我心中亦可说除此事更无事在，所为皈依者，自感慧力不足。烦恼犹多，求明此心，俾力足任事而烦累可解也。因对世事放不下，修持自难得力。然细思所谓放下，只能是放平，而不可能是放弃不管。放平是佛法，放弃非佛法，不独于悲心不合，亦于大手印之不作分别取舍不合也。上师以无相大手印授我，又以“用心不要太紧”相嘱咐，其旨一贯。佛法在此，世法亦在此，循守不失，或亦无所谓不单纯乎，功夫苟不得力，当更求其故。致郭垒转吴一信。亚三、子温来信，并送来调饮料之石炭等物，当即答复。又张德钧来信亦复之。功课颇受杂事妨碍。

20日（7月26日） 星〔期〕六。早课后与美国使馆人谈话，此子英昨日来电话所约者，大抵问过去民盟事。朝杰、伏园回来山，事已有成。<sup>⑤</sup> 天雨，自夜至朝，又至午后二时止。修大印仍未得法。陈玉诚有长信。

① 王勤庄为勉仁中学教师；王治和为王平叔先生之长子，时为勉中职员。

② 李源澄为勉仁文学院教授。

③ “契约签订”，指与路明书店签订《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之出版合同。“收第十三、十四章合订本”亦指此书之校样。

④ 子温即侯子温先生，原山东乡建院同人，时在勉仁文学院任教。

⑤ 伏园即作家孙伏园先生。

21日(7月27日) 星期日  
亥母咒轮不灵活,由观想息心入大印亦不生效。夜梦未见减少,头脑未见清爽。此李东生有电话来。子英来山晤谈。谢炎持孙信来见,即介与子英见面。亚三来信不肯上山,当复之。功课受妨碍。

20日(7月28日) 星  
〔期〕一。落雨,清静无扰,天益阴凉宜人。功课照作无阙,然入坐时念虑虽尔能息,是否有当于无念之义尚不敢说。亥母仍不纯熟。写邓少琴、江东之、马秋帆各信。看金刚经。

23日(7月29日) 星  
〔期〕二。不断有雨,稍解干涸,午后雨止。肚微痛。听膺中谈话,为之惕然。功课如恒。

24日(闰月一日) 星  
〔期〕三。早课后侯子温来山商决院校各事。唐舜尧、罗崇高、于长茂等同来见。写致吕宗衡信。谷锡五自香港来信,顾孟馥深盼与我一谈。复以不愿走动。以日记送膺中阅看,膺中亦以来山后情形见告。于愚亦有指点。午后四时天雨。功课有阙。

25日(闰月二日) 星  
〔期〕四。夜间温度甚低。复张东荪

一信,托谷转寄。于自性清净本来佛陀二语有感出泪。今日精神不甚集中,课有阙。写宋乐颜信。收朝杰信。写信谢查济民捐款。<sup>①</sup>培宽派人送衣被来山。

26日(闰月3日) 星期  
五。早课后亚三来山商决学院农场各事件。写邓子琴信。柴东生来信复之。午睡稍久,课有阙。与膺中、慕樊谈我对成佛见解。功课如恒,未有进步。

27日(闰月4日) 星  
〔期〕六。亚三走后忽忆及农场新计划未见朝杰参加为怪,即写信问亚三,并写信给朝杰。亥母咒轮转见生涩。大印课连日均遵“心注眼,眼注空”之教,避免看任何一物。

28日(闰月5日) 星期日  
早课后颂天、玉诚来山。对颂天谈中学及农场事。写周太玄转表老一信,托作孚带港;嗣闻作孚已走。得梁仲华一信,复之。闻兰州撤守。<sup>②</sup>

29日(闰月6日) 星  
〔期〕一。感觉只有众生的要求,而不觉有自己的要求,眼只注视鼻前四指之空际,而不看任何一物,颇为不易,尤不易凝视无移动。再则,求其凝视不移动即必须用力,用力

① 为勉仁中学捐款。

② 即兰州解放。

凝视一空际，则不免此空际又变为一物矣。必须离目视空际而不用力，若无所视然，然后久久心息虑亡，乃克入空，愚愧未能也。所谓“乐、明、无念”当必始于无念。颂天派人送十四章稿来。今日心神较舒爽。凡有生命者皆有心，心即了知或觉识，此即在植物亦有（不过暧昧微弱而已，动物较明较强，至于人而最明最强；唯识之识指此，色受想行识之识指此。）“即心是佛”之心在此，“乐明无念”之明亦在此。通常吾人一切了知皆有明在，可惜其明里混在杂染习气内，局限得甚小甚小。无念即所以息此习气之势，而打开局限也。而乐者正不外乎自在自得自足，是故乐、明、无念三者相连，为成佛端倪。午后反省时多，课有缺。看五灯会元。

30日（闰月7日） 星〔期〕二。世人病痛只有外重内轻，物大而人小，昔贤早已言之，其实众生沉沦生死亦何莫非此之由。唯人类比较动物却还能抬得起头来，非定如此，所以有救。儒家即有见于人心光明正直，无物可以尚之，便觉把握在此，深信不疑。果然念念恒无违失，则出生死不出生死，亦可不论，惜杂染习气势力太强，万无可恃，事实上不落于外重内轻不止，此所以佛家必要“分别执俱生执”连根拔除，实证真如法身，没

有内外，没有物我，而后乃无问题也。肚腹始终不好，影响亥母轮咒。再服消炎片。写徐树人一信。寺前桂花盛开。

31日（闰月8日） 星〔期〕三。细阅六祖坛经大有受益（早年看过多次），其言与大手印相合无二，虽亦夙所听闻，不新鲜，而当下于我心习大有扭转，无复逐逐扰扰矣。午睡酣沉，但仍不能无梦耳。功课稍阙。收路明书店信，复之。

## 9月

1日（闰月9日） 星〔期〕四。背觉合尘，随习气而不返，是众生所以流转生死。一念自觉，尘劳顿息，常住真心，动静不二，是日本来佛陀。——读六祖坛经，得此大意。连日亥母课稍疏，今重修亥母，咒轮竟难转。子英电话仍不能上山，改约星期日。俗人生活不出二种：一是赶日子——赶忙不及；一是遣日子——消遣无聊。学佛之人若堕此二边，便大笑话（儒者且不堕此）。万、王二生来山。阅传灯录。

2日（闰月10日） 星〔期〕五。看僧璨大师信心铭，反复自勘，参究不已——未必有当，但情不能已。夜十时后已睡矣，忽子英电告重庆大火，灾情极重，求禳

灾，盖当正午时燥热，随即起风，火以风助而大也。阅灯录廿八、九、三十各卷。

3日（闰月11日） 星  
〔期〕六。小雨阴凉。子英又电告火灾惨状，将率属赴渝救济。写雷人百、文德阳各信问平安。赵、胡来山，功课颇缺。

4日（闰月12日） 星期日  
晨细雨午后晴。自今日改以四加行移于早餐后，晨起即习大手印。前觉心习扭转者今又不见。子英电话不复上山。

5日（闰月13日） 星期一  
过去泥于心注眼、眼注空之说，务求定睛于空际，而睛不能定，又深以观鼻前四指空，折回观心为难。今忽悟观空观心是同时一件事，“折回”不免是多余之言，且以观心之故，不求定睛于空际，而睛自定，又以观心而心空空不起念，亦易于无念。于长茂来山报告农场事。复亚三、子温信。又写一信致徐女伦，嘱探雷人百家平安否。路明书店寄广告来。众议阴历20日下山。

6日（闰月14日） 星  
〔期〕二。天雨。夜梦又似初来时一般，午睡亦浮而不沉。深叹伍先生可以随意睡十五分钟者为不可及。圭峰语录有云：欲验临终自在不自在，但看寻常心行于尘境自由不自由。从旁休察先生之深造自得，盖

确然也，儒佛不同而相通如此。闻昆明有变，空运已停。肚腹始终不好，可怪。亥母法暂停。

7日（闰月15日） 星  
〔期〕三。天阴雨。以下山日期函告子英，并转托致作孚一信（附十四章稿）。又函告培宽得空来山，商移居事。

8日（闰月16日） 星  
〔期〕四。几于通宵不寐，黎明之前小寐，备极劳累之感，于辗转反侧之中，却深有一切唯心之体会。愚之皈依上师，其发心即在有感于不自在苦，而所谓不自在苦者首在失眠症，今于下山之前大犯失眠，正是宣告上山一月之失败。晨起未习大手印，只修四加行。早餐后求小睡，仍不可得，但脑稍休息半小时而已。人并不如预想之疲倦思睡，可怪。又此次失眠并无可指之原因。阅雍正御选语录，深叹其不可及。

9日（闰月17日） 星  
〔期〕五。午后天晴。滇事似缓和。慕樊同道宏下山。眠食似昨日为佳。得良庸信复之。阅报悉雷人百平安。得树人信复之。培英来山。得十力先生信。又内人得陈女士信，藉悉武汉北平统制思想之一斑。课稍懈。闻道宏病态复作与膺中病有关。

10日（闰月18日） 星



〔期〕六。天气晴朗可爱，温度又升。姚鸣山来辞行，将北归也。膺中夫妇极称培宽有善根。膺中颇以我总在外面用力为病（数日前流露此言），愚亦非不自知其病。此大抵包含有二：向道似切，而所孜孜用力者不中肯要，且嫌手脚笨重，此一层也；再则，于般若中观以至大手印之理趣未尝不有所领悟，惜只在寻思卜度中讨生活，转来转去尽在外面，而愈寻思卜度将愈不得契合真实，此又一层也。两层殆为一事，可以不分，知之而不能去者，去之则全放下，还是手重之病，且自己

心中亦绝对放不下，（意想放下有好处，即是放不下，或意想放下即全完，而不肯放）放不下而提起，仍不免于寻思卜度，盖行则不能无思度也，知之而不能去者大致如此。然则结论将如何，唯有少作寻思卜度，朴朴实实，就现状按步就班行课，不求效果，儿时遇着便算，遇不着只是行下去而已。

11日（闰月19日） 星期日。早课后应约下山晤作孚，托带各信，并托带书于顾、周。院校工人来搬移行李，准备明日下山。

## 1950年\*

### 4月

9日 午后四时登车，王百平、金城来送。

10日 天未明，早四时到济下车，陶稷农、艾森来接，下榻招待处。八时后，培恕、希侯来。午

后，伯秋来，济云来。孟秘书长及杨希文来。写家信。晚间省府公宴，赞非宴后同归寓处，谈至十二时。①收张玉川信。

11日 发家信及张玉川一信。同希侯洗澡及午饭。午后李澄之来。徐眉生来。决定移居城内。与

\* 著者1950年自重庆来北京后不久，接受毛泽东主席的建议，去参观新老解放区，于同年4月赴山东，5月底赴当时之平原省与河南省，8月初赴东北。1950年日记即自启程参观之日开始，4月9日以前无日记。随同赴山东参观者有李激（渊庭）及著者长子培宽。

① 著者于1931年至1937年曾在山东从事农村工作，故在山东之同人或旧交甚多。此处提及的李伯秋、时济云、高赞非、曹希侯（锡候）、李澄之，及以下的王福溢、徐饱、于鲁溪等均是。

激、宽、恕等谈考察事。

12日 早点后与激、宽谈话。王福溢来，恕来。希侯来。刘建中来谈济市工人情况(对板之发明)。午后移居省人民代表会楼上。李澄之居楼下，任招待。晚间伯秋、赞非、鲁溪、澄之各发言甚多。范予遂中午谈。

13日 希侯来，同游大明湖。午后张孟龙来谈甚久，嘱其约孙子愿。晚间李澄之陪同赴市政府及市委会之宴。李菊轩宴后随返寓处谈甚久。与汴工商局长约星期六早见面。与沈工会主委约期会谈。收京寓来信，内附颂天、树人各信。

14日 写致楚图南、肖华清各信寄颂天转交。<sup>①</sup> 希侯来谈。孙恩三、菊轩来作重要谈话。宽儿小病。晚间伯秋陪其王副厅长、杨希文、李澄之等来谈甚久。吴同学翰生来谈甚好。莒南县似可参观。

15日 写家信付邮。李守文来谈。落雨终日。十时应约到工商局，有赵科长谈话甚明白。午饭后与激、宽谈。晚间吴翰生来。

16日 早餐后同吴翰生访

王献唐小坐。回寓知王福溢、周崇德、徐铠等来访。时济云、李蔚青、于鲁溪来。听济云谈其抗战以来之经过。来华村、孙子愿等来。午后到总工会谈工人情况。回来李明轩(仲珠)、徐秉升、李令杰、石光磊(深山)、于伯良、刘玉田、申冠朝七同学随吴翰生来见。晚间与激、宽、恕谈话。收北京家信及陈玉诚信。

17日 早饭后萧努科长来引导参观工业局第四厂，与工人领袖谈话并留午餐。回寓休息。菊轩来谈。嗣赞非亦来。伯秋、鲁溪来。晚间看话剧《思想问题》，未终即归休。

18日 早徐学德来谈甚多。希侯来同游省图书馆等处。午饭后冯恕之、李森来。托冯探问运枢之事。<sup>②</sup> 徐生偕经古之子朱家月来，此子尚好。写信托伯秋商与经古见面问题。收北京家信。恕儿来，同宽儿游趵突泉。

19日 早饭后散步购笔。李澄之同马老来约明晚赴青岛。写家信。伯秋来谈经古事。午后应许世友约参观军人生产，晚宴并观军人晚会乐舞。郭子化来看，谈至夜十一时半，决定由兖州去莒南，并

<sup>①</sup> 颂天即云颂天，时在四川重庆北碚主持勉仁中学工作。

<sup>②</sup> 著者前妻黄靖贤夫人1935年病逝后，灵柩暂厝于山东邹平，至此乃有迁葬京郊良乡祖茔之议。

看导沐工程。

20日 闻赞非病。守文、希侯来谈。谭思复来见。渊庭访菊轩谈。郭子化约午饭。改明日午一时赴青。尹承济来见。晚间鲁溪来，恕儿来。收张勳仁信。

21日 早饭后同激、宽往视赞非病，归来即准备起行。午后一时半开车，伯秋、澄之、赞非等来送，有马老同行。

22日 早五时半到青岛，住迎宾馆，交际处长张铁民招待。遇吴缵，与德心为同学。访张公制，约明日午后三时再谈。向明市长设宴。华冈来访。与工商局王崇石局长、总工会孙刚副主席谈话。下午到江苏路28号看培和、同安，晚间培和、同安来谈。<sup>①</sup>此间温度较低。

23日 早饭后乘车与和侄等同游湛山寺，规模甚好，惜已不能存在矣。又游公园。午后访张、杜、于诸公谈，即在张家晚饭。晚与薛、钱、薄、杨、陈等诸同学谈至九时返寓。

24日 早饭后发北京家信。祝晴川来谈。访华冈。午后参观中纺一厂，看电影《米丘林》片。晚饭后散步。王统照、赵纪彬来访。和侄来。

25日 早七时由王培洲陪同起身赴莱阳，吉普车甚快，十时半抵水集，十二时到行署秘书处，晤田秘书长，一时到城晤交际处长赵君及生救会谢君，即住处内。晚间由刘、赖、苏、常设宴，听上海电影厂张君谈此间农民觉醒能力之高。<sup>②</sup>

26日 早饭前与激、宽谈农村可能有之种种问题。饭后与赵、谢谈解放区之各种组织关系。实业处石科长谈胶东区数年来农业上各问题的情况，得一较深了解中共影响农民之大。谢华又谈各级组织如何动员民众之方法。午饭后三时应约赴胶东军区司令部，贾司令若瑜设宴。贾，川人。

27日 发培恕、赞非各一信。与激、宽等谈。早饭后参观胶东农场，场长李如海为八校师范生之一。看莱阳梨花。午饭后到白龙区柳沟参观访问，与男妇老幼十余人谈话，印象颇佳。

28日 早饭后听谢华谈救灾。合作总社马科长来谈胶东区之合作社概况，随即参观其总社。午饭后下乡，到旌旗区上孙家村（城北山地）看其合作社，与社长等谈话，激、宽等即留宿。

<sup>①</sup> 著者长兄之女培和夫妇是时在青岛工作。德心即德馨，著者大妹之次女。

<sup>②</sup> 上海电影厂张君，即名演员张伐，时在山东农村体验生活。

29日 早饭后与赵处长参观学校。午后宽等由乡回城。晚饭由常秘书长招待，闻激等留乡所得甚深刻。

30日 早五时半出发回青，十时半到达。午饭后同陈同安视其祖父荀禅翁，同安请洗浴理发。晚饭钱扬于同学请，饭后谈话甚多。

## 5月

1日 天雨，“五一”大会不开。参加四方纺织工会之会，被强邀讲话。参观“五一”“五四”展览会（武定路职工学校）。张公制、杜星化来访谈。晚应张铁民宴。子范来谈。

2日 早七时半车开离青，王培洲陪送。午后五时十三分到张店，有博山专署秘书长刘觉非带人来接。刘为邹平旧同人，同时张店市长市委亦到接，即刻转车博山，下榻专署内，当晤当地各机关首脑人员约四五位。

3日 与总工会许光明谈话，听其自身参加革命历史。早饭后访工矿部孙部长象涵，有魄力有头脑。午后参观化工局制酸厂及窑业厂，前者厂长施君，后者厂长许君旬君，又工〔程〕师卢

君。

4日 孙处长陪同参观新博煤矿，谈把头制之废除。又观电力厂。午后参观电器修造厂。晚饭后访特委会（党委）李、赵等。发电培恕，嘱其明日到周村相会。

5日 早阅报作札记。十一时应特区委会李、赵等之约宴。饭后登车，刘伴行到张店，换汽车去周村，晤周村李市长。当晚去邹平，九时半抵达，与杨县长等会面，宿于县府教育科，商订次日计划。

6日 早饭前与宽、恕等谈其母亲为人，未完，即同杨县长出去巡视城关等处。返来与王荫南、田乐亭、高□□、张子言等会晤，谈旧事甚多。<sup>①</sup>嗣即出视靖贤仁室之坟地。苟非有人引导指点，几莫辨矣。午三时饭后返周村，承李市长送至车站，换火车回济南；刘则回博山。我们于九时抵济，有伯秋等来接，仍住省代会内。

7日 澄之来谈，定明日午后二时南下。希侯、葆光、石方等来谈。赞非、菊轩来谈，以先室迁葬事托希侯。与宽、恕两儿谈其母之为人。刘老、马老来访。郭老来约赴晚会，遇林彪。

<sup>①</sup> 高某名字原缺。

**8日** 天未明起床写电台信，为恕儿请假葬母。写邹平、杨县长及高老各信。又写临行道谢各信。孙恩三来谈。郭子化坐谈甚久。澄之送行，王深林同送。菊轩同车，七时到兖州，孙鸿亮同学来接，即宿曲阜行署内。

**9日** 早饭前行署李主任、王副主任来谈。孟子仁同学来。发伯秋一信致谢。同孙、孟、元三同学游览孔府、孔庙、孔林。下午与孔县长、孔秘书谈曲阜社会之变化。晚与孙、孟二同学谈话有得。游周公庙。

**10日** 早应李、王二主任宴。候薛处长不至，孙同学陪同起程，经过平邑县及费县两城皆残破，晚九时抵临沂，晤杨专员德明（内乡人）及辛葭舟。十一时休息。

**11日** 早饭后看临沂革命烈士纪念塔。发培恕一信约其十八九到车站相会。渡河去导沐工程处。当晚与江国栋、王志廉、刘海岩、孙绍勋等谈话，领会颇多。

**12日** 早饭前听孙、王谈话。早饭后出发巡视河工（关于民工领导组织情况）全程20余里，晚六时返寓，薛处长返来见面。

**13日** 早六时半出发，在板泉崖午饭，十一时抵莒南县。晤

刘秘书及县委张明，谈灾情及婚姻诉讼多。晚四时半吃饭，出去参观十字路，到县联社晤其赵副社长，访问其医药股。晚间与县府教育郑科长谈本县教育概况。

**14日** 早与张委员、刘秘书看十字路县联社下之本镇合作社及本区联社。返寓饭后再看各厂店分社等。与农民谈互助组及乡村情况。午后看本镇学校。薛县长返县。

**15日** 早薛县长陪同到乡之王家小坊前、左家小坊前、朱墩等村庄参观，即在村中午饭。午后三时半返十字路。

**16日** 早薛县长陪同到北乡之何家店、大店等村区参观，访问灾情，看合作社，即留村中午饭。午一时返县。三时起行回临沂（共110华里），遇雨，晚六时到达。晤杨专员，谈参观情形，颇致询咨。

**17日** 早出发，车坏，十二时在费县午饭。晚六时到曲阜，晤王、辛、李等各位。

**18日** 早命宽儿先到济南。写陶稷农、李澄之各信，交其带去，约晚间在济南车站见面。午后孙同学送至兖州登车，四时半开，八时半到，宽恕及希侯等皆到站。阅《大众〔日〕报》有许多材料。

**19日** 早八时抵京到家，

与子为、云川等通电话。<sup>①</sup>孟宪光来见面。写许洁夫、张玉川、曹锡侯等信。

20日 早云川、东荪先生来谈。与孟谈话。写寄颂天、亚三、涤玄等信、史景法信、傲知信，储志信。

21日 写林宰翁信。乐颜、雪岩、眉生、表老、特老<sup>②</sup>、杨复全、王△△、曹寿炎等俱来谈。万叔豪来。

22日 写夏老、熊承涤各信。贺麟、任继愈、王维诚、陈真如、张勳仁、罗子为、陈公培先后来谈。应约晤徐冰、李维汉。到宫门口。

23日 李任公、林宰翁偕来。<sup>③</sup>收邓子琴等信。写致徐冰信。

24日 应贺、王、任，宴于森隆（宴十力也）。晚宴雪岩、张云

川来。符定一来。

25日 徐冰电约一晤。访夏老及章老。<sup>④</sup>照原计划起程，同行有鲜老、李、孟二生随行。<sup>⑤</sup>

26日 午后一时车抵双庙，为河水涨所阻，以夜来雨大也。折回邯郸，夜二时北开，改八次车。

27日 为鲜老及李、孟谈过去山东之事。午后四时半抵京。

28日 午后问车站车通，即同鲜、孟、李起行；仍乘原车。<sup>⑥</sup>

29日 午后五时半抵新乡，省秘书长袁、处长张、教宣厅长王、交际处长刘来接。到交际处后晁、贾、韩三主席来谈。饭后，袁秘书长又特作长谈，以灾情及救灾、土改及土改偏差为主题。

30日 早饭后与市府王副市长、孙局长谈此间工商情况，知

① 罗子为（1910—1958），安徽和县人，原山东乡建院同人，后民盟中委、副秘书长、全国政协二届委员，著者于重庆、桂林、南京推动团结抗日时，皆曾追随左右。

张云川（1904—1965），安徽萧县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六期，1928年随军北伐，1929年与著者相识。1930年加入邓演达创建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负责京、津、鲁等地党务工作。1941年加入民盟，任中委，同年赴港协助著者创办《光明报》。胜利后历任民盟中委、农工民主党中央中委、常委，第一届政协委员，第一届人大代表。后又任民盟副秘书长、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等。

② 表老即张表方（澜）先生，特老即鲜特生（英）先生。

③ 李任公即李任潮（济深），林宰翁即林宰平（志钧）先生。

④ 夏老即夏朴斋先生，章老即章士钊先生。

⑤ 李、孟二生即李渊庭、孟宪光。

⑥ 与鲜特生先生开始赴平原省、河南省参观访问。

政府热心扶持私营，反多被骗。又闻私立中学有三所，学生不少，甚怪。街市散步，遇一部姓学生。午后应中共省委会、省政府、军区之公宴，并赴其晚会观剧。

31日 早饭后去焦作。发北京统战部及家中各一信。小电车由郑州调来至此。行2小时至焦作李封王封。晤局长关、陈诸位、省总工会高、办事处李（多山西、山东人），谈4小时以上。午后八时抵新乡。

## 6月

1日 午前访问教育厅，晤巩廓如及其各科长。午后孟、李访问三私立中学及面粉厂。史景法自遂平来见。

2日 早去卫辉。先到县府晤张县长，后到华新纱厂。饭后参观中学及师范。晚留宿纱厂内（乘汽车去）。省府转来北京电报。

3日 早参观医院及医校。换火车返新乡。与史同学谈话。

4日 决定明日去菏泽。访晁、贾辞行。鲜老拟先回京，作函托其代为报到。

5日 早由平原省府派石、刘二同志护送去荷。先到郑州，中午在孟生之友一教会处休息。五时

转车去开封，八时到，交际处来接。河南主席吴芝圃、副牛佩琼来谈。承其派车一辆、武装同志四人送我去菏泽。

6日 早吴主席亲来送行，六时半出发，下午一时到荷。遯专员不在，晤其张秘书、樊科长、岑科长等各位。

7日 早参加专署召集之八县教育科长会议，听岑科长作总结。访王绍常翁，谈甚好。<sup>①</sup>应赵政委之宴。参观菏泽中学及师范。

8日 早起程西返，过王好屯停车访问。过考城午饭，午后一时抵开封。在交际处洗澡休息。吴主席来谈河南全省解放情况，又亲送上火车，七时半抵郑州。承吴铁路局长来接，宿路局（李、孟二生留开封）。

9日 早七时，吴局长亲送上火车，八时北开。石、刘二同志在新乡下车，付一信致谢晁主席各位。在车中遇广西省考察团陈雄等十四人，被邀谈我参观所得。又遇陈渠珍老先生，谈甚好。

10日 正午到京，富眉生来接。回家休息后，六时应毛主席宴，座有李四光、华罗庚、梁思成、张难先、卢作孚及宰平先生等各位。晚会演剧。

11日 早起写李、孟二生

<sup>①</sup> 王绍常先生曾任邹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

信及亚三、颢天一信。宰平先生、许季上兄同来谈。熊观民来。孙伏园来。赠许书一本。赵步霞来。<sup>①</sup>罗叔章、路明来访问。

12日 赠孟宪承书一本。孟来谈甚畅。午后与璐儿谈话。<sup>②</sup>访林宰平、董渭川。收到会议各文件。辛志超来。<sup>③</sup>观剧。

13日 [空缺]

14日 早访卢作孚、周太玄谈话均重要。午后开大会，晤会多人。<sup>④</sup>

15日 早参加小组讨论。晤徐特立。发《进步报》一稿。午后大会听陈云报告。访李。

16日 早参加小组讨论。午后周报告政治。赠黎一书。

17日 早参加小组讨论结束。午后郭、沈报告，李、章、黄发言。赴章伯钧宴。晤傅作义。

18日 袁昌来谈。<sup>⑤</sup>访张表老及陈真如。袁取去一书。应佛教同人约宴。富眉生来谈。<sup>⑥</sup>晚会未参加。

19日 上[午]政治组，下

午经济组开会。修改《光明[日]报》稿。

20日 午前经济组未参加。完成《光明[日]报》纪录修改。午后周恩来出席政治组。

21日 午前无会。午后大会听发言。

22日 董鲁安来谈。发吴顾毓、张奉先、吕宗衡、汪金等信。北大出版社来取书30部，附一部。午后大会听发言。

23日 午前改《文汇报》稿。午后开会，闭会，宴会。晚会。

24日 《文汇报》[稿]改完。袁昌还书，又取去一书。乐颜来，云川来。王伯恭来。访徐特立，赠书。乱谈一阵。邓宝珊来谈至夜十二时半。

26日 早为姚子谦写信。访李根源、张难先、刘鸿义。午饭后出城访张东荪，遇张伯驹，晚宿伯驹家，荷塘花盛。

27日 晨雨。访冯芝生不遇。访任继愈、林庚。在伯驹家，午饭后回城。收亚三、子琴信，即复

① 赵步霞先生为乡建学会同仁。

② 璐儿即侄女培璐。

③ 辛志超为民盟同人。

④ 著者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始于此时。

⑤ 袁昌即袁鸿寿，与邹平同仁吴顾毓为挚友，晚年与著者交往颇多。

⑥ 富眉生浙江海盐人，原山东乡建院同人。



之。访郑毅生谈膺中身后事。<sup>①</sup>

28日 与徐冰通电话后，决定留京参加小组会阅《参考消息》益严重。<sup>②</sup>访云川、晤太玄。写乐颜信、河南赵处长信、梁劫恒信。

29日 早参加小组会。收颂天、亚三各信。写回信并发电报。又发陈伯达信。

30日 早参加小组会。午后访符定一。晚观剧。

## 7月

1日 早参加小组会，所议已完。写狄超白、肖洁明各信。

2日 谭、郭、陈伯君、十力来。祐堂、彦明来。

3日 午前看勘仁。正午郭灵请吃饭，有邓宝珊、赵寿山、陶峙岳及刘女士等。徐冰来未值。万来。对宽谈话。

4日 早五时登车。黎取书还书。车中遇一郭生公华。石家庄落雨。

5日 正午过黄河，抵郑州，有市府来接。晚抵开封，晤嵇文甫、岳明、曹、郭等。宿统战部。作家信及昆明张信。

6日 阅溯庭笔记、《参考消息》、各种资料。吴芝圃来谈，商定参观计划。张桂山来。午后洗澡。郭少海来。与郑汴工会及总工会谈话。晚嵇文甫、张、曲等来。

7日 阅工会报告。约杜君再谈。郭仲隗、侯某来谈。正午省府宴会。午后三时教育界座谈会。吴芝圃讲话。六时半宴聚。“七七”会未参加。天热甚。

8日 早五时准备起行，省府派杨、章、武，又警卫四员同行。六时五十分成行。正午在扶沟午饭。三时半抵复兴局机耕队。五时入西华城。陆局长在病中，晤赵局长。此一日间天气极好，不雨不热。

9日 早起与赵宣传部长及李县秘书谈泛区经过，及农民组织性情形，甚畅。午有胡某绅士来。饭后四时起身到周家口，晤其市长文治平，宿市府。聆越调《木兰从军》。

10日 早大雨，滞周不得行。饭后与工商管理局长谈话，谈周口过去及最近情况。晚间与孟、李二生谈民国政史。阅溯庭笔记。

11日 雨略小。与工会李刚、周晓凡谈当地工运，老实不夸

<sup>①</sup> 冯芝生即冯友兰先生，膺中即罗膺教授，曾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后应著者之邀往勉仁文学院任教，病故于北碚。

<sup>②</sup> 按指朝鲜战局发展。

张。午后雨止，拟明日行。晚饭后访李、周。街头散步。

12日 早参观麻袋厂。九时为市干作报告。午饭后起程，渡河太危险，计经三难关而抵西华宿。

13日 夜雨，至晨不止。阅报北[朝]鲜继续南进，美国用联合国旗帜。与此间崔、史二科长谈互助组问题。

14日 雨不止，滞留不得行。

15日 夜间雨止，天明晴朗，因候路干未起行。

16日 早饭后起行，十一时抵扶沟。午一时饭于鄢陵。五时抵许昌，晤马专员秀山。

17日 早饭后与许昌区农会纪主席谈此间土改经过，与马专员谈生产运动。

18日 早饭后起行往叶县、宝丰、郟县等处。出许昌30里，路泞不易走，中途视察椹间区（第八区）政府。晤宫区长润堂。午一时返抵许昌宿，决于明日回开封。

19日 早饭后搭火车于正午抵郑州；宿信托公司。与工会崔秘书及建筑工人合作社之李君谈话甚久。发北京一信。

20日 早起偕杨、孟等去开封，宿统战部，与杨、刘鸿文等谈话。吴芝圃来谈，以一名单交之。访民革诸老，及嵇文甫。吴约晚饭观剧。

21日 早起刘鸿文送到车站，偕孟搭车回郑。午后三时半搭车北上，车中与孟、李讨论郑州建筑工人合作社问题。

22日 晚九时半抵京寓，良庸、培昭会面。<sup>①</sup>

23日 发张玉山、郭平、亚三、颂天、晓青、吴宗衡、郭公华各信。

24日 发统战部、张景苏、刘子周、李圣誉、晓青、狄超白各信。

25日 补：昨日郑璧成来。北海与王、刘谈话，璐发言。杨庆堃夫妇来谈甚畅。

早借良庸到小铜井，觅房兼商售房事。下午眉生来。祐堂来，付15万。

26日 与徐冰、金城通电话。<sup>②</sup> 随林宰翁参加小组会，晤李任公、林、陈、李、陈、邵、黄、罗、章等。<sup>③</sup> 下午章伯钧来。统战部回信。

27日 收刘汉信转交朱。

① 黄良庸、梁培昭夫妇此时方自广州来北京，此后即长住于北京。

② 徐冰为中央统战部负责人，金城为统战部工作人员。

③ 陈铭枢、邵力子、黄炎培、罗隆基、章伯钧等。

写伍先生信。对孟谈组织问题。下午良庸移居。

28日 林庚来谈。借良庸访徐冰，决8月2日起行。马儒行来谈。发孟宪承、周辅成、郭公华各信。

29日 黄仁趾来。<sup>①</sup>金、徐有电话。晓青来信。姚鸣山来。八九两月薪送来。云川来谈，取去一书。

30日 复夏生本及晓青信。作孚及郑来谈。毅生、高其冰来。云川来。蒋中光来。沈及房鸿机来。蒋借去言论集。房借去《最近文录》。郭大中来。乐颜来。

31日 答十力论《中国文化要义》未完。访夏老。午后张颢仁来。陈以静来。

## 8月

1日 早赴建军节大会，在主席台晤张表、李任、黄任、沈衡诸老、傅作义（谈何事）、章伯钧、老舍等。下午准备明日起行。

2日 早与杨庆堃通电话，杨随即来谈。雨不止。看昭侄。午后二时半开车，王百平来送。<sup>②</sup>

3日 午前十时三刻到沈

阳。周秋野秘书长、李桂森处长来接，下榻交际处。饭后修侄来，同到东北报社。又到黄琰家。<sup>③</sup>晚间周来谈。

4日 十时约修同到医院看青，谈约一小时半，病未至甚重。午后朱市长来，并设晚餐。七时克木、黄琰来。阅合作社法。周送资料来，不全。

5日 阅东北政报。游北陵公园及故宫。发北京家信。

6日 阅东北政报。赴修、琰之约。午后五时访林枫于东北政府。拟约于毅夫等一谈。发郝葆光信。

7日 农林部张庆泰来谈。午后访问农林部农业处，谈推广办法。合作委会送来资料甚重要。据电话修侄产一女。晚间于毅夫来谈。

8日 总工会张维楨派人来。树棻视修侄。决定明日去哈尔滨。游中山公园。工会送来资料小册多种。

9日 阅读各种资料。午后六时搭车去哈尔滨。郎同志陪去。行前卢乃麋来谈。

10日 天明抵哈市，有省府张明伦同志来接，下榻国际旅行

① 黄仁趾为著者内兄。

② 开始赴东北参观访问。夫人陈树棻及黄良庸、李渊庭随行。

③ 甥邹晓育（东北日报社）、侄梁培修与姻侄黄琰、肖克木夫妇是时均在沈阳。

社。发东荪及杨、章、武各一信。李延禄副主席来谈。冯仲云主席来谈。到松花江边眺望。晤陈玉诚。

11日 参观东北烈士馆并题字。又参观子弟学校、保育院等。午后民政厅陈光兴科长来谈。参观监狱。张来饶未来。即回沈。

12日 午前与省合作总社骆时谈话。午后与省总工会彭诚谈话。

13日 市工会李秘书来谈。午后赴呼兰康金井永贵村参观，遇雨，夜宿小学，田恕同志陪行，共八人。

14日 晨起饭后到呼兰城，晤张县长，与教育科谈话，并访问县合作社。

15日 晨起在呼兰河眺望。八时返抵哈市。收宽儿信及颂天电报。是日为东北解放节日。答北碚信。

16日 发重庆鲜老一电、北京周总理一电、齐燕铭一信。市工会胡传经来谈。午后参观被服厂。落雨。晚李延禄来。

17日 午前参观兴东油坊及毛织工厂。坊长山东人。午后参观水泥厂，厂长射平江苏人。晚饶斌市长来谈，决定明日去黑龙江。

18日 早饶、李来送行。登车前遇刘亚楼。午后一时半抵昂昂

溪。三时零二分抵齐齐哈尔，于毅夫来接，下榻省府招待所。晚应省府、省委宴饮。

19日 午前八时半赵、杨、张在省府谈话，以农助为主。午后与解在省府谈，以合作社为主。四时由王市长陪同游市一周，参观文物。晚有晚会演剧。

20日 午前张来谈，以农业为主。午后落雨。五时半由阎、陈等陪同去讷河，夜十时半到，有县委霍方侠来接，为邻半霍家坡人，甚老实。晤县长赵□□，宿县政府。<sup>①</sup>

21日 早与霍、赵谈一般情况。十时下乡。午后一时抵十区通南镇。区委魏、区长尹谈话。饭后与区联社刘谈话。参观完小及合作社各厂。宿区政府。决明日回齐齐哈尔。

22日 到共合村，王玉贵小组谈话。又到乐业村，与合作社孙主任谈话。十一时到八区拉哈镇，晤马区长等。二时半登车回齐市，五时半到达，决明日回沈阳。

23日 早于毅夫来谈。参观劳模选拔会及其小组。午于杨同送行。并派人送沈阳，二时半开车。

24日 早一时抵沈，周秘书长来谈。树棻往视培修。青未出院。晚东总张维楨、宋平来谈。

<sup>①</sup> 赵某名字原缺。

25日 午前十时半同良庸看小青病，谈至十二时。午后黄琰等来坐。车向忱来谈教育。晚六时在卢乃廉家饭，饭后李处长来。

26日 小雨，午后渐大。高岗来谈二小时。周末。晚间张力克来。

27日 午前出门购帽。视修侄。收宽儿转来叔知等信。又收许季上信。午后复阎漪敏信、许季上信、宽儿信。晚克木来谈。

28日 发吕振羽信片、克木信片。报载美机侵安东。参观工人医院。

29日 早参观冶炼厂，厂长赵岚，在厂午餐。接续旁听工管会。

30日 午前参观机器三厂，厂长王乃锋。午后参观机五厂，代厂长李白成。

31日 参加建兴铁工厂劳资协会旁听。午后合兴及中国实业两协会。晚会演剧甚劣。

## 9月

1日 早六时离沈，葛长卿伴送，午后四时到大连，乔副主席、刘秘书长来接。

2日 在大连饭店早餐后，巡视港湾。晤董君。参观船渠工厂，党委王君。午后参观中长路工厂，副厂长王君伊林，谓25年前曾见

面。

3日 早参观工业博物馆。午后续观完。三时半晤吕振羽于其寓所，谈甚久。

4日 早参观远电工人休养院。在老虎滩、育才学校、在劳动公园。午后参观劝业工厂即宏济善堂、法院劳动改造所。晚饭后看工人之家。发沈阳李处长信。夜十时韩光、欧阳钦来谈，十一时去。

5日 早远电玻璃厂，午后与文教局岳局长谈教育。看西岗区文化馆。晚间与工会沈主席谈工人问题。拟八日去鞍山，函询沈阳。

6日 早去金县晤县长李君。参观纺织厂，厂长黄君甚年青。饭后看南山区毛营村政府、合作社，谈互助组问题，组长唐，村长夏，支书夏。沈阳有回电。

7日 早去旅顺。参观历史博物馆、军事纪念馆。登日本人之表忠塔、中国人之万忠墓。归途于营城子看农场，场长沈扶。吃水果。晚间欧阳及韩设宴。吕振羽来谈。

8日 早召集渊庭等谈话。十二时登车。当晚七时抵鞍山。杨、张、刘、吴顾毓来接，宿鞍山旅馆。

9日 早参观选矿（金铎厂长）炼铁、炼钢、轧钢小型中型各厂。刘市长来。

10日 早参观重机厂（分设九场）、炼焦厂。午后参观职工宿舍。晚六时刘市长、赵君哲及杨、张

等来，同饭，并送至车站，七时半发车，九时半到沈。

11日 早与车约好，午后参观实验学校。周秋野来谈，决定不去吉林长春。黄琰、修侄、伍时忠同来。与良庸同看小青。饭后时忠决仍回哈尔滨外专，为之写介绍信，修侄劝导之力也。二时参观学校，尚好。

12日 天明潘陪伴去抚顺，七时半到达，有矿长刘君、工会漆君、市秘书李君等来接，即同到第一宾馆下榻。早饭后参观露天矿，矿长彭君，湖北人。午后参观制钢厂，厂长毕君颇好，又制汽油厂厂长甘君。

13日 早参观龙凤矿井，矿长费广泰、工人疗养院、养老院。午后参观机电厂，厂长某君。晚饭后回沈，遇葛毓桂君，谈张天民在耶稣家庭。

14日 早与青谈到午后。三时回寓与周秋野谈。五时半登车回京。

15日 午后一时半到京，周汝昌来接。到家遇培悻、培昭。阅各处来信。

16日 发李二水、魏正山、

黎涤玄、主席儒、王捷三各信。访邵力子。晤周恩来于怀仁堂。

17日 晨起写国庆文。乐颜、眉生、雪岩、伯棠、道宗等来。曹寿炎来。写修、青一信。

18日 写成国庆一文，分送《光明[日]报》及李、毛。出城访张东荪。回访张伯驹。晚宿东荪家。

19日 晨起阅《参考消息》。晤潘光旦、任继愈、冯芝生。午后四时返家，收颂天、叔知各信。见道宗所得亚三明信片。邵宗汉、陆慧年来索稿。培宽办售房交涉后回校。<sup>①</sup>

20日 晤李维汉。王伯平来。邵力子、陈劭先来。杨新德来。

21日 罗膺中夫人来谈勉中情形。渊庭、晓阳来校对知识分子材料。

22日 写文化研究所稿。<sup>②</sup>良庸来。晚间访许季上。周秋野来。张秀熟来。

23日 文化研究所稿写成。访熊十力，谈曾子传、孟子、汉初公羊学等问题。午后伍时忠、良庸、渊庭、晓阳等同来谈两件事。宽儿回。晚九时毛约谈。

24日 早去颐和园访表

<sup>①</sup> 时勉仁文学院及勉仁中学均感经费困难，故将祖产（崇外骡子胡同房屋）出售。

<sup>②</sup> 起草设置中国文化研究所计划，即《1950年向领导党建议研究中国文化，设置文化研究所之草案》（见全集卷六）。

老，遇罗瑞卿、张秀熟、贾某。午后五时回家。张景苏来谈。蒋中光还书。黄叔善来未遇。纓巷售房于是日交款。

25日 写周恩来信。林丛来商移居颐和园事。写修侄信、郭士华信。晤张少操。孟宪光来。窦雪岩来。杨新德借于石生来。恕儿来信。

26日 中秋日。发恕儿信。访李任公。午后东荪、光旦来谈。晚间黄、李、孟来谈。

27日 树棻去办火药局房产过户。良庸、晓阳到颐和园看房。午后李任公来谈。发董信。

28日 访蒋中光，下午蒋中光来。晓阳与全国委员会商洽房内设备问题。收郭公华信。闻小青定去大连。收吴顾毓信。

29日 发郭信及10万元，黄任老信、小青信。赴政府招待少数民族宴。

30日 早到小铜井，晤沈。董必武邀谈。孟、李、黄来。出席中山公园音乐堂听周报告。冯友兰来，不遇。

## 10月

1日 早与黄任老谈话，同

赴天安门大会，至午后五时归家。收董送来知识分子救济草案。

2日 答吴顾毓信。焕保四弟来。郭公华来。晚会观剧。杨复全、陈健来等来。

3日 早到宫门口。徐寅初、李邦权来。孔静庵方慰农来。张勳仁来。写岳美中信。

4日 树棻去颐和园。杨新德等五人来。方铭竹来。富眉生来谈。周到革大嘱语。晚叶笃义来谈甚畅。杨任昌来。答曹慕樊、熊承涤信。

5日 以政论集送方慰农阅。郑毅生来。王泊生来。贺麟、洪谦来。周鲸文夫妇来。刘彦明来。

6日 为张少操写字。蒋中光来。彭二姊来。收10月份薪。汉三借30万。出城视颐和园房。晚间杨开道、赵步霞来谈甚畅。

7日 为陈道传作字。曾作忠来谈。杨新德同北大哲学系四生来。发金城一信。王璋、雷爱姒来。收高赞非信。

8日 熊承涤来。樊鸿基来。答赞非信。午时移至颐和园。①乐颜、学颖等来。叶笃义来。表老来。写学颖介绍信。阅《学习》中论阶级一文。

9日 开始著书用思。表

① 著者1950年1月抵京后，借住于大嫂家，至此始由政协安排移居颐和园内石舫左近之西四所，直至1953年春迁入城内新街口小铜井。

老、章伯钧来谈甚久。楚宝青来。渊庭移来。阅《参考消息》。

10日 访表老谈。黄、李、孟均入城。准备开讲。黄、李约定次早回来。

11日 讲弁言。讲第一章未讲好。<sup>①</sup> 宽儿来。答恕儿信。晚渊庭入城。

12日 未讲。良庸亦入城。翻阅旧著，颇有触发。又阅《新建设》，甚感慨。

13日 渊庭回，知售房纠纷，令其通知宽儿。午后讲第二章，“团体组织”。

14日 早讲第三章“透出了心”。午后附表老车入城，宿于家。修理表。小雨。

15日 早小雨。取旧著各书。十一时回园。星期休息。闻伍先生来。<sup>②</sup>

16日 早讲第三章“透出了心”（有大范围斯有心）。午后续讲“理想社会”，结束第三章。

17日 早讲中篇第一章。午后讲第二章。树菜入城。

18日 早讲第二章。午后未讲。收宽儿信片。答潘信。

19日 重九为愚生日。伍

先生偕马、冯等来。张勳仁、陈亚三、王伯平、乐颜、秉华、昭侄等来。休讲一日。

20日 写林、李信为亚三事。早讲中篇“彼此不同在建立政权问题上”。午后续讲。又写岳美中信。

21日 早讲下篇“根本建议”。以《文化要义》赠陈伯达。访东荪遇昭抡。彦明母女来。

22日 休息未讲。登山。伍时清来。乐颜来谈中学事。<sup>③</sup> 与表老一谈。

23日 良庸、渊庭回来。因彼等有事未讲。写颂天一信。

24日 仍未讲。黄昏王百平来。知有新决策，不拟参加和委员会。

25日 郭则沉电话约入城，访东荪未遇，闻[与?]其夫人谈数语。晤表老谈不少。兑北碚200万。

26日 早写好三张带入城。晤徐冰谈两小时。回家。购物。回园。闻二叔病重。

27日 早讲下篇第一章“政治建议”。午后入城。二叔入殓也。晚饭回家。

① 是日起陆续为三五友人讲《中国建国之路》，下月之“写稿”亦指此（见全集卷二）。

② 伍先生即伍观淇先生，携眷自广州来。

③ 伍时清为伍庸伯先生长子。乐颜即宋乐颜。中学事指勉仁中学办学问题。



28日 早为二叔送葬。亚三来谈。伯棠来谈。宽儿回家以一切告之。

29日 早访良庸、培昭。晤伍先生，谈今后行止访陈劭先。回园，收东荪信。

30日 早讲《政治建议》。发林、李信，询陈事。午后访东荪。收潘从理信、任殿英信。

31日 答潘信、任信。早讲《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

## 11月

1日 早讲补教育系统。午后讲合作系统。

2日 早大扫除。十一时讲下篇“工业建设”，完。黄、李入城。收宽一信片。

3日 落雨。菜入城。寄宽一信片。开始写稿。晚晴。收张玉川信。

4日 访表老。表老入城。写稿。杨子玉来。收邓子琴、张玉山信。

5日 入城，访熊。到小铜井。洗澡。到宫门口。到青年会。六时回园。

6日 孟、郭入城购煤未得。写稿。寄宫门口信稿。

7日 下午宋乐颜来。购四顿煤。甚费事。写稿。晚宽儿来。

8日 发林老、李任、叶笃义各一信。房客任姓来见。写稿。早宽儿来报告各事。

9日 发齐燕铭信。菜、黄、李入城。看房客上诉状。

10日 孟呼宽儿来，写答辩送去。蒋中光来。林宰翁来。寄房客信。

11日 写稿。

12日 写稿。霍六丁来。收韩兆鹗信。游后山。

13日 大风竟日。无灯。宽儿来。写稿。

14日 早风息。写稿。晚观湖月。收齐燕铭信。

15日 收邓子琴、涤玄、李二水、颂天、王治和等信。写稿。寄恕信及5万元。菜入城。

16日 天暖，无风。贞端公祭在小铜井举行，同学到者多人。<sup>①</sup>入城三小时回园。给孙、瞿信。

17日 写稿。晓阳入城觅培宽出席法院。孙廉泉、瞿菊农来谈。发邓子琴信。

18日 写稿。致黄老、沈老各一信。收伍先生信。知林老去东北。

<sup>①</sup> 贞端公即著者之父巨川先生，1918年农历十月初七自沉于积水潭（小铜井附近），一死以警国人。家人及著者门生多于殉节日设祭。

19日 发亚三信，中央收发室信。刘母女来。安炉。写稿。

20日 任继愈来谈。阎秉华来。溯入城。写稿。

21日 菜入城。写稿，第一章写完。连日无冰。收伍先生信，答之。

22日 收邓子琴信。发邓信及统战部信。收恕儿志侄各信、彭一湖信、查振律信。到清华看宽儿。林老来电话。

23日 入城饭于林老处。午后二时回园。发彭一湖信、颂天、培志信、恕儿信及6万元。

24日 叶笃义来谈。发彭一湖信、鲜特老信。收亚三信。张勳仁来。

25日 菜入城。收椒知信。写稿。结冰。

26日 菜入城。伍修权抵纽约已见报。写稿。园内游船此日收束。宽儿来。乐颜来。

27日 菜入城收火药局房价。<sup>①</sup>收超然信。溯庭来，又为法院事入城。

28日 以超然信转亚三。仇约三来谈。

29日 溯庭回园。阅《参考消息》。知明朗化即在最近。

30日 黄、李、孟均入城。朝鲜我军大捷。

## 12月

1日 早入城听伍先生讲《大学》。<sup>②</sup>晤亚三、勳仁等。徐冰有电话，函答之。

2日 菜入城，存款。收刘彦明信、马秋帆信。为焕杰结婚到革大。

3日 宽儿来。任房客同意于条件。函黄仁趾。早与徐冰通电话。

4日 蒋中光来为作函卢乃赓。闻阿特里到华盛顿。

5日 菜入城。宽儿来。李相显来。收统战部信、颂天信。发任房客信。王百平来托答复徐冰。宋乐颜离革大回川，交其楚图南一信、卢子英一信。

6日 伤风感冒。徐亚屏来谈南充旧事。

7日 黄、李入城。感冒未愈。写工农团体生活。收曹钟瑜信。

8日 入城听伍先生讲。晤亚三，知其问题解决。又闻平教会被解散。<sup>③</sup>回园与乐颜谈话。

9日 早起写张难先一信，

<sup>①</sup> 继出伟纓子胡同旧居后，著者又将亡室黄夫人早年自置西直门内火药局住房出售，以充勉仁中学经费。

<sup>②</sup> 参见《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一文（全集卷四）。

<sup>③</sup> 平教会即晏阳初先生创办之“平民教育促进会。”

赠书。又邓托夫、徐树人、涤玄、刘子周各信，付乐颜带去。阅〔《〕参考消息〔《〕。

10日 阅〔《〕参考消息〔《〕，知杜、阿会谈后联大乃见消息。何海秋来。闻印度调停未接受。

11日 答曹钟瑜信。剪发。

12日 菜入城。扫除。张云川来。渊庭回园。闻乐颜昨日成行。阅《参考消息》。收潘从理家入一信。

13日 菜回园。郭公华离园回家。写李绍白信。

14日 发潘从理家一信。刘彦明、郭大中各信。收刘顶立信。黄、李入城。

15日 发郑毅生、刘顶立各信。又以王捷三信交李公。入城听伍先生讲。并到南宽街。

16日 发统战部、马秋帆各信。霍六丁来。交转瞿、孙一信。宽儿来。收恕儿信。

17日 仇约三父子来坐。王百平来坐。发颂天、椒知航空信。

18日 刘子泉来谈，李某女士偕来。收乐颜自汉口来信。

19日 鲜特老来坐，彭文应偕来。收赵学颖信。恕儿自济南

来。

20日 恕儿入城。写第二章稿完。

21日 入城听伍先生讲。闻恕儿病。收光明报信。

22日 作《中华民族奇迹》一文开始。菜入城。听讲。宿城内。艮庸入城，付以亚三信。

23日 午后恕儿、宽儿来园，宿。

24日 午前宽、恕同入城。

25日 收郭公华信。发平原晁主席信。恕儿回济南。郭公华回园。

26日 《中华民族奇迹》文完，渊庭送入城。

27日 写发周太玄信、萨空了信、恕儿信。收毛主席送来酒食等。

28日 艮庸入城托带贺信。某生来访艮庸。

29日 入城听伍先生讲。到宽街。觅严著大学考释不得。收何觉等信、宽儿信片。下午回园。

30日 写第三章开始。艮庸等入城。收晚会请柬。

31日 写稿。收萨信。方豪来。叶笃义来。杨正典来。答何觉信。赴晚会观剧。

## 1951 年

## 1 月

1 日 为杨正典、徐诚并证婚。徐亚屏、郭光麟等来。晚入城参加团拜，晤毛、周诸公。落雪。

2 日 雪不大。菜入城。艮庸、渊庭等回园。阅《参考消息》。虑朝鲜战争不再好打。

3 日 收《光明〔日〕报》邵信。收王恩寿信。蒋中光来。小雪即止。

4 日 黄、李入城。菜入城。发毅生、渭川各信。大雪不止。

5 日 入城听伍先生讲。收培志、王克礼、颂天各信。大雪不止。

6 日 大雪未晴。照像。收刘彦明、石方璞信。宽儿来。答刘彦明、石方璞各信。发沈老信。

7 日 宽入城，付去恕儿信、香港唐信。<sup>①</sup>收《光明〔日〕报》一文。照相。

8 日 答《光明〔日〕报》一信。柳亚子来坐。与任潮通电话。阅

吴古玉信，同时答东北翟平信。

9 日 发吴古玉信。入城晤李任公、伍先生。到东安市场。

10 日 收董渭川、宽儿、云川各信。

11 日 艮庸入城发宽儿信片。第三章首段完。写颂天、培志、勤庄各信、培璐信，备明日发。

12 日 入城听伍先生讲。收法院通知。<sup>②</sup>

13 日 收乐颜信、刘彦明信，均当下作答。兑北碚 30 万及邯郸 20 万款。

14 日 答《光明〔日〕报》读者，发《光明〔日〕报》信。

15 日 收唐伟信求借，赠 10 万元。刘元慎来。收马秋帆信、徐树人信。

16 日 派郭到清华。晚宽儿来宿。

17 日 宽儿入城。发上海张信。收吴古玉信，复之。收北碚电报。

18 日 收恕儿信。发彭康信。

① 唐即唐君毅先生。

② 缙子胡同房屋出售后，原住房客不愿迁出，法院出面调查调解，往返交涉多次。

19日 入城听伍先生讲，极好。到宽街。付璐儿、林信。收《光明日报》各份、法院通知、宽儿信。取《要义》二册。

20日 发王克礼信、颂天信。兑100万元。<sup>①</sup>宽儿来。菜入城到第一审判组。

21日 发市法院、第七区法院。任殿英、毅生各信。宽儿回校。伍时忠来。<sup>②</sup>

22日 菜入城付伍时忠带广东礼物。

23日 发第一审判组及曾作忠信。郭大中来。发许洁夫信。

24日 菜入城。收乐颜、颂天信。收《光明日报》转来读者信。第一审判组来电话。

25日 发沈老、许洁夫、刘等信。又《光明日报》长信。派公华到清华。蒋中光来。黄、李入城。

26日 入城听伍先生讲。约亚三星期一来园。到南宽街。洗澡。收崇文门法院信。到第七区法院。回园。以书付《光明日报》阅。收薪水。

27日 晓阳入城会同渊庭办纓子胡同事。答崇文门法院信。菜入城取款并兑北碚200万款。收

熊东明信，答之。寄陈真如信。发电话局信。收椒知信，丛书旗信，答之。昨日姜德隆来未见着。寄姜德海信。

28日 赵学颖来坐。收徐锡龄信。晓阳回报告一切。

29日 亚三来谈至夜。发姚鸣山、万叔豪各信。北碚200万此日兑出。

30日 早约亚三谈，午止。收姜德海信。宽儿来，当晚入城。

31日 姚鸣山来坐甚久。发张难先、张玉山、徐锡龄、嵇文甫各信。收张玉山信。

## 2月

1日 卢广绵来。<sup>③</sup>万叔豪来。法院调解。

2日 入城听伍先生讲。收阅杨仁昌、饶绪道各信。与璐谈话。付十万。与姜德海谈话。收杨仁昌、张难老信。

3日 发李任公、勉中信。收上海张信，即答之。下午发王拓、黄任老、罗莘田各信。收曾作忠信。

4日 发张表老信。到前门大栅栏看年景，甚冷清。午后写答

① 此处及此后兑北碚款，均供勉仁中学支用。

② 伍时忠为伍庸伯先生之次子。

③ 卢广绵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农村经济合作事业，三十年代曾将山东乡建运动介绍予西方。抗战时期与路易·艾黎共同从事西北工会工作。现为全国政协委员。

张难老信。张德均来。收熊东明信转陈真如。

5日 旧历除夕入城。(昨日陈道宽来谈甚久)。宿城内。亚三、良庸、雪岩、伯棠、勳仁、渊庭夫妇、郝葆光等均来谈。收张虎鸣、王子鱼、皮达吾各信。

6日 早到各家拜年，然后回园。叶笃义来坐。少怀似稍瘦。李竞西之弟来见。<sup>①</sup>又全国委员会送来烟酒。

7日 早访东荪先生。发李竞西、张虎鸣、王鹤老、王子鱼各信、邵宗汉一信片。伍先生及时清、孔德、马、冯等同来。

8日 发马叙伦信。收任殿英信。改作第三章。

9日 万叔豪来。改作第三章。

10日 宽儿来。收乐颜信、杨新德信。

11日 恕儿来。良庸、渊庭、郝葆光及诸幼孩来，同游全园。宽、恕同回去。

12日 晓阳移入革大。<sup>②</sup>保光留谈。张松涛来。

13日 发罗莘田信片。<sup>③</sup>乐颜信。

14日 菜入城即回。收史

景法信片。保光辞去。收万叔豪信。

15日 培英来。收许洁夫信、电话局信。良庸入城。李景贤来。晓阳入城交房租，并收得全委秘书处信。

16日 入城听伍先生讲。失去皮包。到南宽街询恕及璐工作入学问题。发王慧民、马秋帆、许洁夫各信。到中山公园，候莘田不至。

17日 收莘田信。发马志远、姜伯棠、邹晓青、徐冰各信及晓青文化要义一本。发璐儿一信。

18日 培昭等来。倪和生来。宽儿、恕儿来，宽回校，恕留宿。夜游后山。收颂天信、许洁夫信。

19日 恕回宽街。收张难先信。

20日 落雪。拍照于后山。收马志远、马秋帆各信。

21日 旧历元宵之次日月光下游后山。冯芝生夫妇及沈有鼎等来谈。

22日 发张难先、鲜特老、马志远各信。菜入城。收吴古玉、颂天各信。

23日 发颂天、许洁夫信。收李宗泌、李相显各信。入城听伍

① 少怀即张懋鼎，著者表弟。李竞西云南人。山东乡建院研究部学生。

② 晓阳即孟宪光，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

③ 罗莘田先生名常培，著名语言学家。

先生讲。晤罗莘田。收统战部信。访熊先生到宽街。

24日 收裴庆平信。<sup>①</sup> 宽儿晚间来。

25日 发李宗泌、李相显各信。宽入城。收《人民日报》、刘彦明各信。马志远来谈。天冷。

26日 落雪。入城到上斜街。答《人民日报》信。发《光明日报》信。写岳美中信。访宰平先生到宽街。偕恕回园。

27日 收晓青、周行各信，答之。为张老改稿。阅《参考消息》。发王星帆信。

28日 雪，冷。以晓青信及答信付恕阅。

### 3月

1日 艮庸入城。恕回宽街。付储安平信。答李明信。天冷且风。

2日 入城听伍先生讲。到南宽街。到银行。收任天放、颂天各信。冷甚。

3日 答任天放信。收颂天、饶绪道、李二水信。知潘从理、曹慕樊各情形。任天放来。孟晓阳

来。

4日 蔡入城。恕儿来。陈广崇来。知薛泽生事。恕儿回招待所。

5日 发朱蕴山、钱子范各信。

6日 晴朗。

7日 金城、邓子平等来坐，以第一册稿付去给徐冰。晴朗。

8日 蔡入城。收伍时清<sup>②</sup>、吴古玉、宽儿各信件张东老来坐。撰稿有发见。

9日 入城晤伍先生，送20万。同恕儿到宽街。收吴古玉、张玉川各信。

10日 答吴古玉<sup>③</sup>。函罗瑞卿。刘彦明母女来。天暖冰化。发郝葆光信。

11日 陈瑾贞等来。收周行信。剪发。宽儿来。

12日 湖冰被风吹至北半。晚间犹有冰。

13日 收钱子范信。艮庸回园。晨起冰化尽。

14日 发钱子范信。附20万元转薛。又发君大信。附周行信。

15日 艮庸入城。天暖。收宽儿信片。发宽儿信、特老信。晚

<sup>①</sup> 裴庆平为裴占荣（雪峰）先生之子。可参看《念亡友裴占荣》一文（全集卷七）。

<sup>②</sup> 伍时清为伍庸伯先生之长子。

<sup>③</sup> 即吴顾毓，曾在山东邹平工作，邹平县户口调查工作赖其开创。

交际处招待观演《龙须沟》，甚好。宿城内。愬儿已工作国际新闻组。

16日 听伍先生讲。到王府井购物。下午回园。

17日 夜来早醒，精神不佳。全国委员会行政科张科长来谈住房问题，以西小间让之。

18日 东荪、云川、伯驹来。守义、伯平来，愬儿来，均谈话甚多。

19日 天暖有风。夜八时后在月下散步。

20日 收宽儿信，管兰介信。到清华视宽儿。答管信。守文入城。李雪昭来。<sup>①</sup>

21日 月下散步。

22日 得全委会电话，午后入城，听西南访问报告。晤黄任老、陈劭先。洗浴而归。收乐颜、陈同安、钱子范各信。守义来。雪昭走。

23日 发王百平、徐冰各信。因睡眠不足未写稿。

24日 入城到宽街、银行、小铜井。听伍先生讲。到前门购伞。收云南张某(?)舅信。天阴冷。

25日 湖中游船出动。发北碚信及三百二十万元、吴道镛

信、郑毅生信、许洁夫信。收岳美中信。<sup>②</sup>

26日 任天放、刘宪向来。蒋中光来。艮庸入城。收成都寄书6包。

27日 收王慧民、吴古玉、张伯驹各信。渊庭回园。阅《参考消息》。

28日 夜来失眠。收乐颜航空信，答之。宽儿来。艮庸回园。桃花开。

29日 天晴暖。周子贤来。收徐冰复信。送宽儿信。

30日 菜午后入城。托王杰三打电话交际处。

31日 入城听伍先生讲。访罗太太不值。访吴老同学写一小幅字。回宽街。蒋中光来谈。孙廉泉来谈，甚好。<sup>③</sup> 候车不至，赴政府宴甚迟。十时回园。孟宪光谈甚多。睡中醒来有悟，另记。

## 4月

1日 访亚三、艮庸、一平、菊农等。<sup>④</sup> 卢鹤老、邵慈云、胡传祥、吕、张。曾作忠等来谈。收宽儿长信。

① 山东乡建院训练部学生，四川巴县人，六七十年代与著者过从甚多。

② 河北唐山人，著名中医。

③ 孙廉泉为乡建工作同人，曾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副院长。

④ 瞿菊农乡建学会同人，平教会领导人之一。



2日 写省身录。发晋林锦、曾作忠各信。赴张伯驹约。晤陈渊甫、东荪夫妇。看宽儿。吴顾玉到京来见，为之略谈佛法。电约李明明日来见。

3日 菜入城。伍先生、艮庸来。

4日 吴占玉去山东。鲜特老来。李明来，付给一百五十万。

5日 收培璐信。赴全委会听张云川、章乃器报告。晤李任公及章元善，谈周子贤事及仲华事。收乐颜电报催款。<sup>①</sup>答乐颜信。

6日 菜入城，到小铜井。写稿有得。晚间与伍先生、艮庸、渊庭等谈话。

7日 渊庭入城带去发北碚信及3万款。又还宽街50万款。伍先生、艮庸同入城。

8日 李志纯、张德均、储安平、项中等来。发姜德龙、许洁夫信。今日游入最多。

9日 李雪昭来。田慕周、富凯生等来。伍先生回园。收恕儿信。

10日 午后风大。旧学生孙宝曾来。晚间请伍先生谈话。

11日 培英来。培宽来。卢老及其女君雄来。曾作忠来。晚间

与伍先生谈话。

12日 晚间与伍先生谈话。东荪先生、宰平先生同来为一日游玩。并取得来叶景莘著《中国治乱通论》十六册。

13日 阅《治乱通论》竟日。下午同艮庸入城，到纓子胡同后回宽街。

14日 早六时到车站去南岗洼坟地。<sup>②</sup>下午三时回京。洗浴，宿宽街。付渊庭4万元，登广告。

15日 培恕、培宽谈话。姜伯棠来。姚鸣山来。晋林锦来。赴吴老同学喜筵。回园，知龙志丹、邵力子、陈劭先等来未晤。收马秋帆信。收颂天信。

16日 答颂天信。富眉生、田慕周、梁某等来。鲜特老及其女来。发姜德龙信、陈劭先各信。五时入城到纓子胡同，宿宽街。

17日 早到银行。回园。收张玉山信。

18日 李雪昭来。徐学德、王伯平来，耗去时间甚多。收《光明日报》信。与隆记工厂通电话。

19日 入城知坟地所需户口单已差不多。亚三、雪昭今日晤。停止贷放。回园。岳美中来。收裴庆平信。收霍六丁信，答之，发储

<sup>①</sup> 宋乐颜是时主持勉仁中学工作，因经费拮据，故来电催款。

<sup>②</sup> 原良乡县，今属丰台区王佐乡，著者之祖父母、父母、兄嫂及亡室黄夫人均葬于此。1951年土改，墓地按政策得保留，墓地四周土地参加分配。

安平信。

20日 《光明日报》记者方明、郑笑枫来，作长时间谈话。渊庭入城并送还《治乱通论》。伍先生、良庸入城。月下散步。

21日 入城到小铜井。听伍先生讲。饭后回园。与铁工厂通电话。

22日 午后入城访卢鹤老。<sup>①</sup>在中山公园饮茶。到宽街。回园。发铁工厂信。晚与宽儿通电话。

23日 菜入城。收饶绪道信。郭大中来。阅《参考消息》。伍先生、良庸晚间回园。发恕儿信。

24日 到清华视宽儿。收刘祐堂信。

25日 姚一近来。菜入城。遇黄任老，同游甚久。接宽儿电话。

26日 菜入城收取房价，渊庭同去，收《光明日报》稿件，改稿，发交际处及吴道镛各信。

27日 发《光明日报》信。徐同学来。电培忠。拨付雪昭300万。

28日 伍先生、良庸入城。

29日 入城遇卢作孚等四人。为忠侄婚礼扰扰终日<sup>②</sup>。晚回园。失眠。

30日 入城会亲家周良叔。午后回园休息。曾作忠夫妇、王海波夫妇来，均未遇。孟来。

## 5月

1日 入城到天安门参加“五一”节礼。顺便偕忠侄夫妇回园。发曾作忠信。复李维汉一信。

2日 偕忠侄照相。收乐颜、二水、拱卿、万叔豪各信。徐同学入城。徐树人、沈有鼎、房鸿机等来谈。阅《参考消息》。

3日 良庸回园。收储安平信。

4日 宽儿偕清华同学来园。革大学生李景贤等多人来谈。

5日 入城到小铜井，听伍先生讲。到竹竿巷新亲家。午后回园。收卢作孚、马用德、高象九各信。菜入城未回。徐学德来园。

6日 杨新德等来谈土改。发高象九信。收俶知、王立志各信。

7日 收乐颜信。发李维汉、李雪昭各信。收储赠《观察》合订本全部，答谢一信。<sup>③</sup>培璐来园。

8日 收卢作孚信。

9日 与璐谈话。收陆世益

① 即卢子鹤先生，四川人。

② 忠侄即梁培忠（后更名肖梁），为著者长兄之长子。

③ 储即储安平先生，《观察》杂志主编。

信、全国委员会通知。李雪昭来。高象九来谈。

10日 入城赴全国委员会约。晤云川。

11日 《光明日报》发表访问谈话。侯堉来。兑北碚600万。乐颜信。收徐冰电话，答复各问题，并商参加土改事。

12日 发统战部信、全委会信，交渊庭带入城。卢作孚、何北衡来。下午收通知愚及良庸均定15日飞渝参加土改。孟宪光来。

13日 早入城到小铜井、板桥二条。陈劭先家。访林砺儒未遇。到南宽街。修理眼镜，购物。收陈玉诚信。

14日 访东荪。答陈玉诚。亚三来借去4书。下午入城宿全委会。刘绍功来。到宽街与璐谈话。恕儿来。

15日 早开会，听朱早观、安子文报告。李、陈送行。到小铜井、宽街。恕、宽、刘绍功来。

16日 大风。起飞。到武汉，因渝落雨停宿。晤陈真如等。宿德明饭店。

17日 起飞到渝。先白市驿，次新桥。晤楚图南、柯定老、王维舟、张际春等。晚饭后开会。

18日 早饭后小组会，推出小组长，订公约。午饭后小睡。发卢子英、赵庆祥各信。赴邓小平约宴。听其谈西南一年来之情形。甚有感触。

19日 超然来。听张际春报告。发言小组会（立场与任务）。晚会观剧。

20日 早发言。超然、培志、涤玄、子琴、砺坚、振律、卫怀杰来。赵庆祥来。<sup>①</sup>晚饭后移居胜利大厦。

21日 乐颜自北碚来。发北京家信。听川东一报告、女同志一报告。

22日 子英来约星期日会。乐颜来谈勉中事与楚谈过。<sup>②</sup>早晚两次小组会。李康来。吴雨儒来。发邓拓夫信。

23日 发楚一信。乐颜来。晚间联合座谈会发言。

24日 早联合座谈会，邓

<sup>①</sup> 祝超然，原山东乡建工作同人。培志为著者长兄之长女。黎涤玄，原山东乡建工作同人。邓子琴、杨砺坚均为原勉仁文学院教员。查振律，山东乡建院训练部学生，曾任教于勉仁中学。

<sup>②</sup> 宋乐颜山东菏泽人，曾追隨著者任职河南村治学院、山东邹平县乡村师范校长、邹平实验县教育科长。抗日战争中于鲁西敌后任军委政治部直属第三政治大队二支队长。1951年任著者主办之勉仁中学校长。“楚”即是时西南大区文教部长楚图南先生。

小平作长报告。下午休息。陈从之来。李国桢来。

25日 小组会。收楚回信。乐颜来。收吕烈卿信。<sup>①</sup>

26日 乐颜来。西南人民图书馆杨君来。超然来。晚会观剧。天热。

27日 涂玄、超然、金陶、张绮雯、郭垒、张国荣、李玉仁、叶发林、卢子英等来。出晤李叶。打防疫针。小组总结。

28日 大雨且风。照相。马耕渔来。总结。晚会送川北队。

29日 川北队出发。早饭后购鞋。访陈未遇。鲜恒来。李耀先来。

30日 川西队、川南队出发。陈从之来。阅报知伊朗问题。商定回北碚之事。

31日 到北碚。晤李乐元、朝杰、大明厂朱。张从吾、颂天（尚好）、周洪昌、王子钊、焕骞、勤庄、乐颜、腾英、陈慧卿、饶绪道、李二水、张拱卿等，宿北温泉。<sup>②</sup>

## 6月

1日 与颂天同视膺中墓，谈话。午后回渝。

2日 写寄乐颜一信、朝杰一信。又树棻一信未发。天热甚。晚会苏联战争电影。与李、赵通电话。

3日 早访李源澄，偕访方敬商饶绪道事。晤吴宓、子琴、涂玄、柴有恒等。源澄随返城，带去我写致方敬信。孙廉泉、王谷、超然来。邓绍琴来。

4日 天雨凉爽。早饭后过江到川东行署，听阎主任及赵秘书长报告。晤余际唐、叶诚一、王介福，皆曾识愚，而愚不能记忆也。晚会观剧。

5日 早饭后过江住行署办事处，准备明日出发。廉泉、菊农来谈，有得。

6日 早饭上船。午后四时半到合川，住代表会宿舍，晤县长武、县委书记傅、旧识胡、刘。

7日 到合川县府，武作报告，即留晚饭。

8日 傅作土改计划报告，特致意干部状况。车家瑞谈四区情况。

9日 旧端阳。唐女在大会堂讲计划方法。

10日 在大楼参加小组学习。

11日 小组旁听，如昨。

① 吕烈卿。1925年山东曹州中学学生。

② 梁焕骞为著者族弟、广西人。王勤庄曾任教勉仁中学。陈慧卿为王平叔先生夫人。饶、李、张三位皆勉仁文学院学生。

12日 讨论发动贫雇农问题，施嘉场主席，愚发言。晚间代主持漫谈。

13日 大会傅报告甚劣。午后团内开会。晚间应邀到县委座谈。

14日 早出发到云门镇，另一组到天星乡。

15日 开联络会，决定出去在第六村工作，与宗等四人先到十一村接头，又到六村，至夜十一时月下归来。

16日 早到十一村参加汇报。饭后到六村，开农村干部会，提出代表候选人名，随即访问之。

17日 早出访问，并到六村，开贫雇会。分四组以十三名候选人付表决，再综合开会，通过八名（翻案一名，补一名）。晚间参加区委会之各乡汇报，子夜一时多乃睡。

18日 早赴贫雇农代表会，车讲话无味。收北京树菜、洞庭各一信，即答复之。晚间有各乡汇报。

19日 赴十一村汇报。阅十八日报纸，不见消息。

20日 赴十一村汇报。对张谈下村中住的问题。中午召各乡汇报。阅报纸。午后参加六村小组讨论。

21日 十一村汇报。顾谈十一村农会内情。午后作出十大

条。晚间区委会开联络会，尚于会后工作指点甚好。

22日 参加中农与贫雇合开之六村小组讨论。中午区委汇报所准备者。晚间尚对全体干部讲话。

23日 团内漫谈，愚首先发言，开至午后四时止。晚间区委会邀集茶会，略致数语。

24日 早十一村汇报。周谈甚好。午后六村贫雇会开至夜十二时。区委会联络会听各乡情况。天热甚。愚略说数语。

25日 十一时绝早汇报，李到会。天稍风凉。六村农协大会。晚间参加区委会听各乡情况。大雨甚凉。

26日 早十一村汇报，周来晚。六村定先选小组长。良庸主持三个邻。参加区委会听太平乡情形。

27日 早到十一村而张未到。扬来即举行选举。随即到六村。张办事迂拙，虽选出之人尚妥，而手续太糟。阅报知伊英破裂，四国外长助理会破裂，皆在一周前。晚间区委会。

28日 十一村汇报，李到，张未到，愚略致词。午后赵增益作长报告，甚好，另记。

29日 十一村汇报。云门乡准备斗争。团内讨论总结，并传达赵之所谈。约公安赵谈下村住。

发勉中一信。

30日 云门乡斗争大会，被斗王显文、汤炳荣。至午后二时半。团内汇报。晚间在区委会检讨，赵、尚、李同谈。

## 7月

1日 早十一村汇报。午七一纪念会。良庸移六村住。收北京家信及李维汉信。晚间在区委会座谈至夜二时。回来亦未得睡。

2日 早起移第六村姚家院子。中午六村（在碉堡大会）斗争地主杨春海、苟云生。天热甚。晚间（对斗争会）作检讨。

3日 早起良庸去十一村汇报。发北京信内有致李维汉信。又作孚一信。午至晚区委会各乡汇报。

4日 十一村无汇报。张等在镇上总结。章去合川。<sup>①</sup>阅陈伯达文。午后团内汇报。晚饭后归。

5日 良庸去十一村汇报。村内大会于碉堡再追地主。略巡视。朝鲜有停火之议见报。

6日 良庸去十一村。各村集镇上学划阶级。团内汇报，小辩论。晚饭后归。追索果实扰之深夜。

7日 良庸去十一村。周士观及黄、林等三人来。贫雇农会。分

小组讨论。村民大会又分小组讨论，共分五组。至晚周等去。

8日 早去到谢家石坝划阶级，四、五、六邻。中午落雨。晚八时乃归。与潘稍谈。

9日 村内划阶级张初榜。良庸去十一村。章、周等五人来。村民大会。下午分组。再开大会扰攘夜深。

10日 去十一村汇报。阅通知二件。在团部与章、周续谈。午后乡集区委会汇报至六时回村。村内张第二榜，村民大会再讨论通过。张、潘等工作至天明。

11日 大雨。划阶级经核定后村民大会宣布。查封地主家财。因碉堡开会未能攀登。林侍光来谈。闻程子健到镇。

12日 大雨。午后上街越水而过。晤程、廖等。参加村查评会。又参加各村汇报，六时回村。入夜又雨。干部会议至夜深。

13日 雨止。良庸大会选出查评组员。水口庙干部会，内定组长。午后村民大会。晚于团内宴请程、廖等。

14日 早开始查田试验。周等四人来。午后程、廖等邀全团座谈并晚饭。良庸未参加。十一邻查田未完。

15日 共分十组查田，尚

<sup>①</sup> 章即章乃器，土改工作团团团长。

有五邻未动手。午前旁观一段。午后思索团内工作总结。

16日 继续查田。天阴雨。写总结文。

17日 继续查田。区委会各乡汇报。写总结文。晚间村民大会报告划完阶级成分。

18日 天阴雨。继续查田。阻雨未完工，已延长两天了。写总结文。

19日 各村会集于乡，学习分田。写总结文。晚间开贫雇农会，至夜深，因评产，争吵甚烈。

20日 周林来。总结文写完。天晴大热。此日无任何会，只复查评田、算账。

21日 到区委会听李、张谈六村分田问题。闻将补进街民一百人。留公田二百石。晚间村民大会。雨。

22日 各邻集于碉堡自议分田。所谓先室内分也。写思索记。登碉堡阻水而返。昼夜集议两次。

23日 发北京一信。室内分田工作至繁，以住房定耕地。

24日 早孙、林来。团内汇报，愚往，庸未往。读西南局文件。

25日 周、黄、林三人来。园林下分组自议分田，到夜深未完。天热不得眠。

26日 大热，夜晚稍好。与良庸讨论工作成败得失。林来同谈。收张拱卿、李渊庭、宽儿各一

信。分田仍未完。大会未开而止。

27日 早凉爽。午热甚，且无风。周建立来谈。晚大会准备果实。潘、张来谈。写宋、张、楚各信。渊庭信。

28日 热。农民早来开会。分别有所进行。分田至此乃结束。进而分竹、分树、分农具等。章、孟去合川。

29日 早在团部开会任主席，谈斗争及路线两问题。午后回村。晚间农协大会至夜深。同潘谈话。

30日 早在团部开会，谈阶层认识及干部认识两问题。午后移居药店。

31日 早在团部开会。续谈，结束。大雨，屋漏，被湿，移床后得免。章、孟等未回。

## 8月

1日 天雨不休。无会谈。建军节街镇亦无会。章、孟亦未回。收璐儿一信，复之。

2日 雨止，日出。午后章、孟回。晚间开川东队大会，传达合川决定。章自作检讨。愚发言怀疑此决定。收培英一信。

3日 早间听尚报告，亦自检讨，甚好。饭后队内分二组会谈，午后继续，晚间再继续，决留到15日。

4日 早间听尚报告，不如昨。小组会李主持。精神不佳。午后乡组会仍为李主，交代亦不好。晚李来谈甚久。

5日 发勉仁及渊庭二信。早八时全乡贫雇会，又分村讨论。午前午后二度至六时结束。晚间无会。

6日 早到六村、水口庙、姚家柏林，开农民大会，未终而归。热甚。午后团内会谈。晚间访王介福谈话。

7日 闻十一村昨晚打地主。遇李培根讲游语。再访王与尚。闻明日召集干部会。良庸谈共产党的忘我是外来的。午后多人去六村，看打地主。良庸夜归。

8日 早与章谈话。参加区委会云门各村汇报。午前后两段，愚发言。停止打地主。其中李、王、尚各发言。

9日 开人民法庭，判决死刑者四人。午后云门各村农会主任汇报，因雨未听完为歉。晚间有雨。

10日 团内会谈上下午二度。李参加，愚发三问。天热甚。

11日 上下午区委会，各乡汇报。天热甚。晚间团内结会，愚发言，与王辩难。中夜间醒来写稿本。

12日 上午团内结会。愚

发言。中午无会。法庭判决二人。晚间在区委会开联络会作最后一次。闻17日可行。

14日 上午团内会谈。准备午后团长发言。中午无会。四时招待会。六时饯别宴。良庸去六村。连日大热。

15日 上午有人去云门山。有人去天星乡。四时有风未雨。晚间张、尹同谈。温度最高。

16日 闻稿成付印。无会。晚四区宴集。又军民联欢演剧。小雨。月明。

17日 早去六村（杨家院子），参加庆祝会，未终而返。午后四时半开船，七时到合川，受武、傅等招待。

18日 天不明起身，七时半开船去渝，午后一时半到，转船到南岸，宿川东行署。连日温度适宜。受阎、余招待。

19日 早饭后开始小组讨论总结文。午后续完。晚宴后有舞会。魏斯文来招待。

20日 小组长汇报，我们无事。终日无会。孟去重庆洽行期，闻改飞机行。晚间与阎作二时半谈话。

21日 小组会，未发言。午后行署座谈会。晚间续谈，魏发言，尚好。

22日 小组讨论，愚发言（阶级、群众）。午后无事。石秘书



长来。访章。晚间协商会公宴。与魏谈话。

23日 落雨。终日无事。晚间与王友庸等闲谈。

24日 团内总稿成，早饭后讨论完。中午饭后全体入城。愚同良庸到北碚，宿颂天处夜谈。

25日 早起与勉仁同人同学谈。检查旧稿、旧书。午后回渝，八时到。未赴晚宴。

26日 超、然、叶林、林炎弟兄、振律、鲜任、赵祥、许可、孙廉〔泉〕、冯素〔陶〕、张拱〔卿〕等十一人来谈。晚间审查总结。收渊庭信、肖信。

27日 闻29日起飞。早开座谈会，张际春主席。午后续开，愚发言不多。赵德勉、杨学曾等四人来谈。

28日 收拾行李。良庸去看培志。午饭于卢作孚处。同子英访叶医用针。晚洗澡、剪发。

29日 早到机场，因电机障碍延至午后起飞。宿汉口交际处。得心甥女及婿又邹世兄来谈至深夜。

30日 早到武昌机场，因气候延至十时一刻起飞，午后三时半抵家。游园赏荷。

31日 早遇表老于园内。宽儿来。未出门。孟宪光来，其妻亦来。

## 9月

1日 午后入城，到小铜井、板桥二条，均不得晤。访大众书店郭，晤之。应徐冰约宴，夜九时回来。

2日 早访东荪。午同宽儿谈话。晚间与表老谈话。菜入城夜归。为表老改墨子文。

3日 早与城〔内〕通电话。到李公家。回访伍不遇。访晤陈劭先。到南宽街取物。回园则伍先生夫妇已来。良庸来。

4日 良庸入城。阅《新建设》潘、郭等文字。东荪来谈。晚饭后散步与伍先生谈。

5日 菜入城存款。伍先生入城。发姜德龙、瞿菊农、李桂华、李培之、赵军等信。毛主席约夜饭谈话，章乃器在座。

6日 刘汉来。小雨至夜不息。读《新建设》有益。

7日 瞿菊农、万钧夫妇等来谈。伍先生回园。读《新建设》。

8日 开始写思想转变。午后入城饭于郭家。座有熊、张、彭、张等。恕儿来谈话，即宿园中。

9日 早与恕儿游山。宽儿来，同划小舟遇风。朱宝昌、孟宪光来。宽恕各归去。

10日 为表老改墨子文。表老来坐。亚三、良庸来。时清之

妇来。敬如姊回城内。<sup>①</sup>

11日 继写前文。艮庸回家。剪发。

12日 继写前文。艮庸回园。派出所孟同志来谈。郭大中来。

13日 落雨。午后去全国委员会。章、胡报告上改。取回修理表。

14日 写文又改。晚游山赏月。孟宪光来。

15日 改文。孟来。晚间游山赏月。与恕儿通电话。早出购水果。全委会送来水果月饼。

16日 写致璐儿一信。菜入城。孟宪光及其妻来。李雪昭来。改文又改。月下散步。

17日 艮庸来。文成三分之一。收胡和龙信。

18日 文又改。鲜、马来。姜德龙来。李渊庭回来。菜入城到宽街。付十万元。

19日 偕公华到派出所。看桂花。

20日 培宽来付15万元。收《人民日报》信。

21日 培璐来园。偕公华到公安分局。赴《人民日报》约会。晤范长江及上改团同人。孟宪光来谈。

22日 续写文。划船于湖中，船甚稳。

23日 李景贤来谈甚好。任天放、杨新德等来。略回城内。写文。

24日 菜入城。王祐堂来为写浦化人信。艮庸回园。写文。

25日 发璐信。渊庭来园。写文。

26日 与恕通电话。写文。

27日 文脱稿，发李维汉及《光明日报》。入城在全委会论土改。到宽街。郭大中来不遇。

28日 入城洗澡。访君悦侄。购物。访林宰翁。回园。午后小雨。

29日 剪发。休息。艮庸来。发小青、颂天各一信、宽儿一片。收恕儿一信。

## 10月

1日 到天安门观礼。午后三时半到宽街。晤宽、忠、恕等三人。上斜街大妹病故。发姜德龙信。

2日 早到上斜街。付20万元。访林宰翁，闻其论国际战争及批评我稿几点。到渊庭家。到小铜井。

3日 为大妹送殡。付郭30万元。午后四时回园。

4日 读《新建设》摘取有

<sup>①</sup> 黄敬如，伍庸伯夫人。

用资料。阅《中国建国之路》旧稿有得。卢作孚来。遇千家驹。发林宰翁、刘朝阳各一信。

5日 《光明日报》发表两年转变一文。劳士正来谈。艮庸来后又走。菜入城到银行。

6日 发《光明日报》、亚三、王百平、柳亚子各信。与云川通电话。阅熊著论六经。晓阳来。

7日 入城到宽街。亚三、福溢、云川、艮庸、培昭等来。刘朝阳来。中午应郭灵叔约宴。午后姜德隆来。恕儿病，夜守之，约亚三来诊。

8日 再约亚诊。十时回园。江江来。庸、昭等来。富眉生来谈许久。收田镛信。付璐20万元。

9日 赵军来接入城看房。饭于同和居。午后回园。小睡又到西郊公园。云川、子为来不遇。发刘朝阳信内有林、郭二信。又东北小青一信。

10日 入城到牙科，渊庭先候，初诊，义齿科诊，X光照相，外科拔牙。到宽街，恕渐好。故宫看古物展览，叫车回园。

11日 入城到牙科复诊。发罗子为、吴顾毓各一信。小雨出游。

12日 入城拔牙。牙断，开刀而后出。回园休息。艮庸来园。前

后共拔四牙。

13日 入城复诊，良好。到北京饭店遇张难先、朱德。回园休息。宽儿来。收韩锡初信。

14日 菜入城。宽儿去。收罗子为信。

15日 答韩信。入城到牙科复诊，良好。到北京饭店宿405号。卢作孚来小谈。闻开会延至21日。访张难先、陈真如不遇。访林宰翁长谈。到宽街、询培璐。晚间越剧晚会，遇卢子鹤、作孚、柳亚子、李任公、刘少奇等。

16日 早起回园。发吕秋逸一信。收刘朝阳信。郭大中来。送毛选集。夜间菜呕吐。

17日 发张难先、王又庸各一信。剪发。思在政治上亦应有合理化建议。

18日 游南湖。小雨入夜渐大。陈真如来坐。约明日与吕秋逸等相会。

19日 入城应陈约，结果竟觅不得。访许丹、伍先生，归与吕通电话。收宋、云、饶各信、林仲易信。姜德龙来。

20日 派姜觅培宽，宽午后二时来。张东荪来约同到森隆参加陈约佛徒会。晤吕。折回园中与宽、姜谈话。

21日 唤车入城到宽街再到北京饭店。午后到北海菩提学会。又到宽街看培恕，嘱恕同宽星

期六下乡。

**22日** 收张难先，田镛各信。吕秋逸来，同访张东荪，又到颐和园。偕菜入城到〔饭〕店。菜医眼疾。晚吴春选、路明、沙里来谈至夜。

**23日** 菜回园。午后三时开会，毛致词，周报告。晚饭后访卢子鹤于新华招待所。

**24日** 早小组会发言。午后大会。晚饭后罗努生来谈。

**25日** 早小组会发言。下午大会遇何芑孙。晚饭后到天桥。

**26日** 早回园。到宽街。访周太玄谈。到教育工会座谈。访鲜老不遇。晚到宽街。

**27日** 早小组会发言。为周鲸文写字。午后小组会发言。晚潘怀素来。菜来。

**28日** 早阅潘各信。上午小组会。下午大会开始发言。

**29日** 小组会，发言论学制及小学教员工会。午后大会听发言。晚潘来谈甚久。

**30日** 早晤陈真如、沙里。访鲜老、张表老。午后大会，因发言者多延长两天。

**31日** 早无会。下午大会。午间恕儿来谈，同往看伍先生。决定发言即通知沙里。辛志超来。徐冰、齐燕铭各作招呼，发言简短而

已。

## 11月

**1日** 早访卢老。游中山公园看菊花。午后大会闭幕。聚餐。晚会演剧。十二时归，菜同行。

**2日** 步行游园看菊，菜同行。午后访郑毅生、章元善均不遇。晚罗子为来谈。

**3日** 早到牙科拔两牙。回〔饭〕店休息未出门。饮牛乳，未进食。培忠、培恕、竹英三人来。

**4日** 早到牙科复诊。到小铜井、南宽街。午后听刘少奇报告。菜来〔饭〕店，晚培璐来。

**5日** 早到小铜井祭祀，诸生皆到。到宽街。到伍先生家视其病。午后访赵纫秋未遇。<sup>①</sup>发谭毓勤信。王星贤来谈。

**6日** 到牙科，为义齿设计。到伍家。午后赵纫秋来，同到麻袋厂。王、孙、候约至黄海便饭。子为来同访云川，谈雪岩、守文各事。

**7日** 早到牙科，仍在设计中，未拔牙。到伍家，情况不好。午后访李任公谈两事。发罗、赵信件。楚溪春来谈甚久。

**8日** 早到伍家。偕菜到牙

<sup>①</sup> 赵纫秋，罗膺中先生夫人。

科，拔二牙，甚昏倦。渊庭来。发守文信及18万元。中午饮牛乳。晚饭稍好。

9日 早到牙科。回颐和园。收潘国铨、梁君协等信。

10日 答潘、梁各信，写陈玉诚、宋乐颜各信。郑辟成来。午后三时入城。遇孙、宴于途。到宽街。付渊庭、王百平、齐老各信。宽、忠、恕等同会。

11日 访齐老与其子昌良。侯道宗不至。回园。小雨。孟宪光来谈。收陈德荣信。

12日 发宋乐颜、齐止甫、陈德荣、钱肇新各信。小雨旋晴朗。黄、李、陈同来商工作计划。游后山甚好。

13日 早到牙科拔牙。到北京饭店休息。亚三来谈。菜看伍先生。洗澡。

14日 早到牙科换药。回宽街取衣物。回园。晴暖。闻伍先生移住医院。

15日 读威尔斯与斯大林谈话，又张东荪谈思想改造一文。午后游园，与赵寿山、孔从周相遇。收陈道宗信。

16日 渊庭运煤来。良庸入城。刘子泉来。

17日 早到牙科拔牙，上牙全光矣。发陈道宗信。宽街得法

院裁定。与焦一民通电话。道宗来电话。恕儿来。

18日 早到牙科。到宽街。看伍先生。回园。送还齐老颜李指南二册（齐树楷）

19日 与渊庭通话。与宰平先生通话。晚间孟宪光来。收道宗信。答张玉山信。

20日 早到牙科，约定下月11日洗牙。看伍先生，病情甚重。收君协信。

21日 发吕秋逸及君协各一信。入城访良庸。晤马仰乾同访伍太太。视伍先生病。购小帽回园。始生火炉。大风、细雨。

22日 糊窗、剪报。收牙科电话。渊庭回城付三事。

23日 早入城到牙科洗牙。访熊先生，谈不少。收良庸电话。宽儿来坐许久。

24日 时入城到牙科，先楼下后楼上，约定下星期四作牙（补下牙）。回园。发姜德龙信。收广西同乡信。

25日 早写《读尤金文》。陈德荣来。午后入城到宽街。赴广西同乡会。晤易熙吾、关祖章等。四时回园。收李守文信。

26日 收陈道宗转来张敬（景）汤信。发陈答张信。收范云迁信，答之。<sup>①</sup>写读尤金文。发汪巩

<sup>①</sup> 范云迁为原山东乡建工作同人。

老信。

27日 与渊庭通电话。收《参考消息》。续写读尤金文。

28日 收艮庸电话。知伍先生见好。于园遇万繁之、唐弘仁等。写读尤金文。收广西同乡信，知当选筹备委员。

29日 早到牙科，作下牙。渊庭来谈，知其晤赵军。到毡子房12号看房。回园。龙云夫妇来。收《参考消息》。

30日 菜入城。读尤金文写完。函陈伯达请正。收广西同乡开会通知。

## 12月

1日 早入城，发广西同乡信，辞筹委。到牙科及前公用库交易所。看伍先生。收巨赞信。<sup>①</sup>

2日 终日未出门。宽儿来。天不冷。发林宰平、巨赞等信。收君协信。

3日 到宽街付20万元。到前公用库，看四处房产。收范云〔迁〕信、全国委员会信。张天民来未遇。

4日 收汪老信。到牙科未安牙。看房产多处。有两处尚可。电赵军约见面。张天民来牙科见面。看伍先生。

5日 收全国委员会通知明日开会。收柳信答之。早到青年会访敬老先生。到小铜井会晤赵军、张秉仁等谈换房事。发李任公信，内有致统战部信谈伍先生医药费问题。

6日 早入城洗浴。到牙科安牙。访林宰翁遇熊十力。到全国委员会听郭沫若报告，遇李任公等多人。收姜德龙信、林宰信。孟宪光来坐。李不发统战部信。

7日 早到牙科作上牙。收渊庭电话，报告买房事有成。又艮庸电话报告伍先生病难医。收几处房主信，不作答。

8日 早到牙科修正牙骨。经板桥回园。休息终日。收林宰翁信。闻伍先生病不能治。

9日 早到牙科复诊。看伍太太，回访任公，谈伍先生事。到医院看伍先生谈话不少。收乐颜信、岳美中信。菜入城看房无成。

10日 早到小铜井与渊庭相会。约晤张秉仁。再看大四条房。到清华访汪巩老谈甚久。孟宪光、李景贤来。收陈同安信。

11日 写答诸人文。李守文来。蒋中光来。

12日 早入城到牙科修牙骨。经宽街回园休息终日。艮庸于牙科相会。孟宪光来。收张天民及

<sup>①</sup> 即巨赞法师，曾任佛教协会会长。

君悦信。发马列学院陈信。<sup>①</sup>

13日 入城到牙科复查。良庸来谈并付以讲儿金稿。王又庸信稿。是〔日〕摘去下假牙。回园起草答读者文。

14日 起草答文。与江秘书及恕儿通电话。发统战部信，介绍李守文入革大。

15日 早到牙科拆线。到宽街，与亚三、良庸、渊庭会晤。饭后到小铜井晤江、张二同志谈房产问题。遇宽儿偕其女同学求亚三诊病。收恕儿、兰菊孙、汪金、汪中洲、万钧各信。阅孟宪光思想总结。

16日 宽儿、恕儿来谈。良庸来。发汪中洲信。收陈道宗信。付渊庭信。送汪巩老一书。孟宪光来谈。

17日 写答文。鲜恒夫妇来。罗努生夫妇来。孟宪光来作别。

18日 早到牙科。晤良庸、渊庭。嘱渊庭访张秉仁。收吕秋逸、五十年代出版社各信。

19日 发五十年代社信、李维汉信。早入城访赵军。遇林老于途。到小铜井与渊庭会面嘱告张秉仁。东荪见访。良庸来园。付培璐10万元。收张天民信。

20日 早到牙科，遇良庸。回园访罗努生。收培和信即复之。又答张天民信。

21日 早到牙科。写答文。

22日 写文未出。收孟宪光信。良庸电话。

23日 写文未出。

24日 写文未出。菜入城。电渊庭访赵。

25日 〔与〕东荪、光旦、维鲁会于罗家。入城到牙科。嘱渊庭访张秉仁。收孟宪光信。写文大致完成。夜雪。

26日 文完成交李守文送《光明〔日〕报》。菜入城。天冷。收渊庭报告。

27日 发培璐、晓阳、三姨各信。与培璐通电话。又发君协、君悦各信。入城访林宰公。看伍先生。到小铜井。

28日 收孟信、《进步日报》信。到儿童医院。晤良庸、守文。收守文抄稿。菜入城。宽儿来不晤。沈有鼎来。

29日 发《人民日报》信及稿。良庸电话小孩见好。与《进步日报》通电话。

30日 入城到渊庭处。到宽街见恕等尚好。回园东荪来。收黄哲明、陈德荣、培和等信。又入事部第一局转渊庭信、李源澄信。

31日 发渊庭信、培和信、陈德荣信、唐君毅信。

<sup>①</sup> 陈即陈伯达。

## 附：省身录

## 4 月

据《礼记大学篇解说》前著者所作之“弁言”中记载，自1950年12月1日至次年4月21日曾请伍庸伯先生讲述《大学》，兼及于《中庸》《孟子》。以下著者于原有日记之外另记于大杂记本（四）上之日记若干条即写于此时。

编者

## 3 月

31日 早起听伍先生讲后，指渊庭不用心，几个月等于没有听一样，顾自己未反省亦等于没有听，虽有领会，未尝力行也。午后四时候晤孙廉泉。廉与菊农为平教会事，深受刺激，颇有悔悟于心。其谈话于愚有启发之益。七时候车赴政府为张表老所设寿宴而车不至，及车唤至而宴席均入座，愚以迟到进酒为寿又不得体，自觉惭愧。在以上三刺激之下，午夜醒来，思索反复，不能自己，觉悟必从伍先生所指示功夫入手行之，因忆及“省身如不及，修辞立其诚”之联语。又忆及熊先生往年语我以“发愿”“见体”为两大事；实则发愿正应当在这里发愿，见体亦当在这里见体，外此皆不切。颇动念拜伍先生为师。

1日 晨五时起床，写呈瞿菊农、孙廉泉一段话。决定入城访亚三再访孙等。又嘱良庸约李一平会面谈农校问题。此日精神大致尚不外驰。

2日 补以上省身录，心思不甚敏给（欠活），大致平平。

3日 晨起大便，一度目视手纸而终未带去，自悟其心不在，意不诚。洗脸时，心一度外驰，精神不算好。

4日 午前同伍先生散步，听其讲慎独。时时慎即是时时喜怒哀乐之未发，时时是精神集中贯注到意上。听讲话时心又外驰。

5日 当日未记，次日补记辄模糊无甚印象，此征其未能随时有省。每遇有刺激，此衷起落不宁，此日以赴会及收乐颜信有刺激。

6日 晚间约伍先生、良庸、渊庭共作检讨。愚述上月31夜间所省悟者竟不甚清楚，此心之不清明如此。渊庭仍不自悟其非。良庸亦未能精进。

7日 梦中念头可耻。

9日 思议大学修身为本疑问若干则。夜梦起念可耻马上自觉。

10日 晚间谈话以疑问若干下向伍先生请教，所得答复未能完



全释然。

11日 晚间谈话，因触有悟，身之主宰为心，心放失则身盲动，心要停停当当就对了。又悟大舜好问好察，正是时时有心。

12日 晚间伍先生讲慎独四点：当下，方向，合内外，在有无之间。夜半生气失眠。

19日 连日无所记录，因以出外事多，亦是心不存。补：18日晚与伍先生谈话，愚提10日谈话未能释然之两点：（一）责人责己革命不革命问题，（二）念念不忘，

是否助长问题。艮庸于（一）有答，似稍解。渊庭因伍先生谈话，忽悟骑驴觅驴之非。

21日 听伍先生讲慎独，仍分四点如前，但仔细而精到，有所领会。仍感难于入手（难得集中精神于当下）。听讲“身心相交”之意，信其得儒家真旨。

24日 连日睡眠不好。午后二时动气不能自止。

27日 早起阅艮庸为伍先生所作语录，自省所领会者无误，但不够明切。

## 1952年\*

### 1月

1日 培宽来。李守文来。嘱守文送《光明〔日〕报》信。收范云迁信。晚到怀仁堂聚餐，晤毛。晚会音乐甚低浅。

2日 《进步日报》记者肖离来谈改良主义。

3日 入城到宽街取遗书一部。②收《光明〔日〕报》邵信。

4日 答邵信。收培恕、君协、君悦各信。

5日 发培恕、守文转云川、君协各信。又范长江信。收上海张三姨信、培和信。又守文电话黄璜璜去。

6日 发青岛赖市长信、培和信、吴顾毓信、徐冰信。菜入城视培昭。

7日 入城到牙科。购刀片等物。收周南、汪中洲等信。

8日 入城到车站购车票。到宽街。视伍先生病，已危笃。遇李任公。发周南信。又《光明日报》、徐冰信。收培恕信、肖离信。

\* 1952年日记仅存1、2两月，其余毁于“文革”。

②“遗书”即《桂林梁先生遗书》。

9日 早到宽街谈房子事。又到全国委员会晤朱洁夫。到车站赴青。

10日 早到青岛。林一夫处长来接。陈同安来接，即下榻交际处。立刻发法院一请求书，由张科长送去，法院即予一介绍函到财政局。愚偕同安到财政局，一马同志同赴仓库取得先公遗笔等件<sup>①</sup>。闻赖市长赴济未返。

11日 早购车票，与同安及张等到江苏路检理字画，午后始完。装箱运京。子范来谈。张铁民送车，晚九时发车。

12日 天明到济南。于车中遇江津白沙一熊姓。晚八时到京，宿宽街。

13日 早到小铜井。嘱守文取箱子。回园。张东荪、汪毅、周鲸文来。张汪落水。陈玉诚来。

14日 写答何思源一文发寄《光明日报》。陈玉诚走。

15日 艮庸等入城。郭大中来。收璐信。发徐冰一信。阅一工程师的笔记一书。

16日 发李转毛一信。黄玮来。又发璐一信。赖钧伯来。

17日 艮庸全家回城内。入城到牙科，开始作上牙。收君悦

等信。

18日 入城到牙科。约定下星期二再来。渊庭看伍先生见好。肖离来谈。

19日 菜入城。发胡乔木信。收张云川信、徐冰回信。

20日 宽儿来近午乃去。

21日 收全国委员会开会通知。君悦携其幼子来。

22日 早到牙科，未能装牙。看伍先生，病甚危。到宫门口，访林宰翁。出席全国委员会谈贪污法，周恩来讲甚好。

23日 早到牙科。收任天放信答之。发汪毅一信。收恕儿信。到宽街。

24日 早到牙科。艮庸、培恕、渊庭等到牙科见面。回园。写统战部信谈伍先生医药费用。

25日 早到牙科，装上牙。到宽街。到上斜街。回园后，菜入城。

26日 旧除夕。收钟履坚、汪毅、李志纯等信。早到小铜井。约守文写稿。午后在小铜井设祭。宽恕两儿来园。

27日 旧元旦。发李志纯、肖离、钟履坚各信。同家人到宽街。陈亚、黄良、守文、伯平、雪昭、渊

<sup>①</sup> 著者先人所遗书画向存于长兄处（青岛），后被没收。著者以并非长兄个人财物，得领回。后复毁于“文革”。著者致友人信中曾说：“先曾祖、先祖、先父三代书画轴册两大皮箱尽被焚毁，……。”（1975年3月2日致田蔚周）

庭、秉华、勛仁等候晤。到邱祖胡同视少怀、二婢晤谈。午后回园，车极顺利。

28日 到清华视汪老。汪毅来赠书一本。赖钧伯来。阅《参考消息》。晚间罗努生来。收唐君毅信。

29日 菜等入城。发陈兆畦、邹晓青信。宽儿及其同学来。仁趾及晋翎、敬如及时清等来。李雪昭及其妹来。钟履坚夫妇来。陈璋贞及二女生来。发姚鸣山信。

30日 收杨樵生、侯埈来信。张乔嵩、鲜恒、罗大中夫妇、蒋中光、潘承禹等来。菜入城。<sup>①</sup>

31日 入城到牙科，约期2周后再来。嘱艮庸看伍先生、熊先生。与熊同会于林先生家。答杨樵生信。

## 2月

1日 菜入城。艮庸、亚三来谈。发培英信。游西南隅之畅观堂甚好。收肖离信。

2日 艮庸入城。宽儿来，谈许多意见，有可取。续写文。

3日 入城访陈劭先、邵力子，饭后回园。李某女士来谈刘汉事，谢之。宽儿回校去，收杨樵生

信。姚鸣山信。

4日 发杨樵生信、亚三、艮庸信。菜入城。续写文。

5日 续写文。守文、艮庸来。为守文简历签名〔盖〕章。渊庭来未入门。收潘承禹信。

6日 夜雪晨起甚寒。得马仰乾电话。嘱艮庸送亚三一信。续写文。

7日 收梁慈悦〔君悦〕、晓青、黄敬如各信。守文来给盖章。发李任潮信。得朱洁夫电话。到文化俱乐部座谈三反。晤徐冰、任潮等。

8日 答晓青及梁慈、悦〔君悦〕信。续写文。杨樵谷来。收马先生电话。伍先生病危，入城到医院，看装殓而归。发朱洁夫信。

9日 入城到伍家与李任公相会，座有张福星，饭后到医院，愚未送嘉兴寺先归。晤艮庸、培宽等于医院。与马先生谈话。

10日 早电小铜井约亚三等来园。又电徐冰及李公馆。午后亚三、艮、应三人来谈甚久。收黄任老信、又《新建设》通知。

11日 续写文。菜入城。收杨樵各信。答黄任老信。

12日 入城到嘉兴寺为伍先生送葬。寺中晤任潮、宰平、十方、亚三、渊庭等。恕儿亦到。午

<sup>①</sup> 张乔嵩为张澜先生之子，鲜恒为鲜英（特生）先生之子，后者与著者往还颇多。

后回园。张丽珠夫妇来。收《人民日报》、任天放各信。

13日 发《人民日报》、安子文、任天放各信。送任10万元。到清华访唐有祺、张丽珠。遇宽儿。

14日 大雪甚好。宽儿来。入城访夏老、鲜恒。到座谈会。闻作孚消息。遇孙起孟。到清华送礼于张。收范长江、杨樵谷各信。

15日 发任天放、杨樵谷、伍时清各信。收任天放、黄任老信。到牙科改作下牙。良庸来。

16日 入城到牙科。续写文。

17日 李女士为刘汉事再来。良庸入城。续写文。收杨樵谷诗笺。天寒甚。

18日 寒甚。续写文。无人来。无信来。

19日 张勛仁来。早到牙科作下牙。收杨樵谷诗笺。

20日 续写文。宽儿来。

21日 入城到牙科。洗澡。

到宽街。购心理学。到南河沿学习会。晤亚三。罗努生、肖离来均失迎。闻章伯钧谈作孚自杀，念之凄然。

22日 续写文。郭大中、许冠群先后来。收吴顾毓信。看罗努生。

23日 续写文。发卢子英航空信。收马志远信。

24日 发马志远、吴顾毓信。良庸、亚三来谈。续写文。收杨樵谷信。

25日 大雪，无风。续写文。

26日 入城访夏老谈至午后归。亚三同在座。发渊庭明信片。

27日 收汪中州信。续写文。修灶。

28日 入城参加南河沿座谈。到伍太太家。叶景莘索书。

29日 罗努〔生〕来坐。宽儿来同游山。续写文。菜入城领薪。闻张、潘思想检讨事。

## 1953年日记\*

1月

3日星期六 写蓝梦九证

明材料。留致忠侄〔信〕，唐有祺信、答张尧民信。尧民□□□□□□□□□□□□□□。唐信内附三姨信。

\* 1953年日记本缺第一页，又因受潮，1月20日前所记多有模糊不清处。

马列主义始终属于第一期文化范畴。它虽然亦讲到道德修养，但它是把它附属在阶级斗争（向外用力）内的，几乎只□为手段或必要条件看。在它亦可能达到一定的高度和深度，〔但〕它始终以对外为主，而未能□□□□□本身的价值。所谓“武器”是其□□□原在□□□□内之故。

4日星期日 早良庸、渊庭及联络科傅□□同志送到车站。□□□□□□付渊庭转交。□□□□□□□俄文。火车九时开行，夜□□□□□□。车上阅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书完。车上同座有吴、李、董各位。吴、李为造纸厂工作者，董为贸易公司经理。

5日 午后忽遇稽文甫、王毅斋于车上，到汉一同下车，交际处人员来接，住德明饭店，□□□□。发京寓信，□□□□汉。与各处通电话；□□□□。张晓岩谈□日有“江展”船开宜昌，并允代谋一□□便利。得心夫妇来□□□。彭一湖来；同时有民盟戴〔金生〕来□□□□□□□又谈张东荪□□□□□、静坐功夫得失，又谈农村劳力过剩，□□□□□□□□□□。得心云君大曾到京。□□□□□□□□□□得其门而入。□□□□□〔购所〕需物品；刀

片、油布、□□□□□□□□，干鲜果品。

阅巴甫洛夫两信号一书颇有难入处。不知是病在原书抑在译笔抑在自己脑力。

（以下一段不清）

6日星期四 早出门购物。午后阅巴甫洛夫学说。晚稽文甫来谈。彭一湖谈甚久。〔候〕张晓岩不至。

7日 闻今日不得成行。□□□□□□电话觅之再三不得其〔所〕在，实怨自己昨〔日〕不抓紧催促。午后晓岩来电话，“江展”无适当舱位，只有改9日行。出门购书无所得。与得心通电话。得心夫妇带小孩来谈甚久。

8日 购得“华□”船票准明早行。遇唐□蒲来□□。发鲜特老及勉中航空信，又杨开道信。得张晓岩电话说明与“民泰”船联系。午后中南统战部胡秘书长及王同志来谈延安故事，并托其致电西南接船。晚八时张晓岩来交到宜昌分公司蔡经理介绍信。

9日星期五 早九时上船，胡秘书长来送行，并派一警卫员洪辉送至重庆，辞□□（一行半字不清）。舒适清洁。十时半开船。□□□有体育训练班女同志数十人，高大健壮。与洪辉谈话拟令其同我一路转回汉口。此人有神骨尚不俗劣。

10日 夜来未能入睡，脑中浮思映出许多杂乱影子。起床后阅《谁是最可爱的人》小册，自思“仇恨心”在我难得建立，此是我与时人分别处。与同舱苟、刘、张三军界同志闲谈，闻本日不能到沙市。五时半停于“少坎”附近，洪辉登陆。闻此市镇尚有电灯及剧场。

11日星期日 夜来又失眠，精神甚苦，猛省非下决心习静不可，苟不自求调□□□精神流于机械□□□□□□□□表老之例，与死去的□□□□□□□□。午后五时半到沙市，□岸□□市，七时回船。

船上女体育员身体高大健壮似乎甚好，但不知其体育是否能免于卫先生之讥——卫西琴曾指摘俗体育□只要身体不要脑（或心）而中国古人之习射及太极拳则不然。今日天阴不见太阳，又风大。沙市街头以芦花装枕头卖者极多，仿佛一种土特产。

12日星期一 天未明开船遽搁浅，至黄昏卸货仍未浮起，闻将候船未拖。明日无望抵宜。□□未能入睡，但视前二日稍好。□□□□□□□□□□，天晴朗，黄昏又阴云。

自己生活无用力处，更无得力处。常常在〔觅〕事作以遣送时光，虽曰以责任自课，却不切□近里，浮夸不实，多所等待，向外不向里，惶惶然苦无着落，完全是自己没办

法的一个入，完全在自己偏僻习性支配下，与可怜的世俗蠢人无异。

13日 早开始装货，有起行希望。十时开船，风大甚冷。夜来似能睡，〔梦〕当然有的，但似有条〔理〕。思索文化问题有入（另记）。午睡时洪辉来问发电报与宜昌否，〔含〕糊答之。外有希冀内即自欺，思之可耻！此□□□□。胸中无主，见理不明，软弱□□□□□□□□，哀哉！

14日星期三 昨夜八时半抵宜昌，承解市长等多入来接。解为山东临清入。即时转上夔门轮，时船代表丁□□□□□□入，托其发电西南□□□□□□□□□□。午夜就寝不能入睡颇苦，□□睡，早起吃粥后始得假昧1小时。宜昌码头设备甚差，水涸时为甚，幸得入接送上下，不然将甚苦。午睡片刻，船过滩峡，起视甚伟观。晚六时停于巴东。洗澡后身上较舒活。约八时就寝，颇能休息，虽然不能真睡着。夜深不见洪辉颇讶异，后知其在隔壁睡。思自己处处用心，何不能于如何入睡得其窍门？阅《新建设》新年1月号。解市长代购“夔门”票□□□□□□□□□□票价。

15日星期四 早起船行经三峡，确是伟观，回忆二十七年怨儿在船上欢跃情况，不禁惘然不可

复得矣。① □□□□□寄渊庭信。

□□所问，何以自己不能于如何入睡得其窍门？今夜就寝仍不能入睡，思之忽有所悟。所悟维何：一、不能入睡之故在心思浮乱不能自止，此时要入睡必在心思上能自主，而体察一切情况寻出窍门又正须心思去作功夫。以心思考察外物是容易的，以心思考察心思却难了。二、心思浮乱不能自主之故正在本心不明，时刻自欺自□。窍门倒有，只是问题正在窍门关闭了——以浮乱心思来理清心思之浮乱当然不可能。明白言之：窍门即在毋自欺，恢〔复〕本心之明，则心思之用便能自主，没有□□□□□□□病了：（夜十一时记于床□□）

16日星期五 昨夜十一时在床上写记后息灯就寝，思索“还在想什么”一语以自问，力求此心之渐复其明，不知不觉昏睡了，虽然仍然不得睡，但就现状说病已经□轻。

早六时开船，十时抵万县。以□□□信付邮。信是重新写过的，因自省原写时心思不纯。又寄家中信亦须改写。——“省身如不及，修辞立其诚。”万县只小停即开船，晚宿羊肚溪，明日将不能到渝。

阅安格林娜小册，苏联宣传品

也。 午睡及晚间就寝大致过得去。

17日星期六 夜来睡眠略如在京时，午睡亦如之。午后三时半船过长寿县，有上下未停。□□同船□君借得旅行杂志两册，□□□□□□，不知不觉夜深。船停于木洞，离渝九十里。

平常人一旦无事可做，外面刺激不来了，顿感无聊，正为其不能于生命自身之活泼〔流〕行享有趣味，故不得不仰之于外耳。不厌寂寞，其中必有所存。“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寻常人不能反身，向外寻乐。其〔乐〕只有不寻求的，才能“万物皆备于我”也。然而“反身面诚”大有深浅不同，只有深□□□“诚”的，才能有万物皆备之乐。

（以下一段文字不清）

18日星期日 原说九时到，十时才到。候人来接久不至。实则前日就有入来接□。联系不□又为民生公司所误，□□□□□□时才见到而。李□杨□□□□□统战部姚科长□□□□□□同志都来了。住范庄。因星期日□□□朋友联系，只到特园一看。报纸公布月内召开全国委员会，决定25飞机转回北京，不用洪辉再送，同时

① 1938年8月武汉弃守前，著者携两儿自武汉乘船入川，途经三峡。





琴及赖以庄先生等同来，谈到晚八时半并同晚饭。<sup>①</sup>石荪先到勉中留字，以相左于途中也。□□报纸宣布飞机改每周一、四起航，当即决定星期一（26日）飞机，先一日（25日）离碚回渝。

云桂珍来，未见，客多故也。

访陈兆畦。又视徐昌玉及其子女，胸中感悲意为出涕，知人与人通而不隔之理。<sup>②</sup>

**23日星期五** 早起后到碚与重庆交际处及子英通电话，告以行期。饶诸道及王友琴夫妇携小儿来见。梁钦颂来见，据云尚未结婚。

与乐颜谈甚多，讲明有对无对及人类第一期、第二期文化大意。

午饭后饶、查、胡及某女士同来，张从吾来。李源澄、石荪、烈卿、陶垒、颂天等来。涤玄、大光来，并同晚饭。饭后邓拓夫来。石荪谈话颇激动感情。源澄亦有言，乐颜所言粗浅。陶垒言有内容。涤、烈未申所怀。雨僧未来。子琴言中所知多而亦清楚。饶生晚间又来。

十时返勉中宿，夜间醒后思对石荪、陶垒、子琴所谈之答复，又对乐颜之答复，起作记（另见别

册）。

定明天去温泉，宿碚街，不再回校。

**24日星期六** 早起与颂天略谈，二水亦谈。〔收〕拾行李同去温泉上坡看勉仁旧址。饭后同鲜老到公寓，在公寓与乐颜讲话不少。午后陶垒来见，与其谈话不少。似有领会。子琴、涤玄、培志、吏衡来谈至深夜乃去。钧伯曾来，张□□来均无多谈。

留100万，交颂天。除给昌玉20万、谢、王各10万外暂存。培志□25万托带京。昌玉渡江来，以《辞海》赠我。

共收颂天、乐颜交来款300多万元。

**25日星期日** 早九时约桂珍，仍未得晤，随后留一信。□吴雨僧便行回渝。遇石荪、涤玄、烈卿于途中，不得谈话矣。十一时半到渝，住范庄。见潘大逵所留字。

潘□，田□□□杨等来。树人、超然、子英、特老来。与树、超、乐颜谈到深夜。于英约去吃花生浆及汤元，甚好。未吃饭。

颂天、乐颜以所收存我款足敷

<sup>①</sup> 志侄即梁培志。黎涤玄为原山东乡建院同人；吕烈卿为原曹州中学同学；邓子琴为原勉仁文学院同人；石荪即叶摩先生；雨僧即吴宓先生；是时均在西南师范学院任教。

<sup>②</sup> 徐昌玉为席朝杰夫人。席先生早年随著者学习，后又工作于山东乡建院，1952年死于“三反”运动中。

票价,当即照付于此间交际处于程子健部长。

26日星期一 早五时起检行李,睡眠颇不足,以致遗忘小剪。乐颜送至飞机场。同机有天宝同志。十一时半抵武昌,四时二十分到京,有易群诸同志及昆庸来接。五时抵家。

与鲜恒通电话,鲜恒来取去各件。收秘书处通知及送来各参考文件。

27日星期二 早起检阅各件及各来信,十时到会报到。到南宽街看培和不遇。午后培昭来谈,付给培志信。收明日开会通知。

阅《参考消息》,24日较有内容。

答任天放、杨樵谷、许季上、杨何伯宏、王□□各信。发江东之信。

28日星期三 早起阅《参考消息》。午后二时半到怀仁堂听邓小平报告选举法。到南宽街看培和,未见培昭。晚间培恕来。阎秉华来谈至晚九时。

29日星期四 早起八时半到小组会,座谈选举法。同谈有林砺儒、叶圣陶、吴耀宗等。午后亚三、昆庸来谈。阅《参考消息》。收张□民送来秘书处付还路费12万余元。

出门购酱菜等数事。

30日星期五 早访林宰公,知其病多日,商许季上事。<sup>①</sup>午后郭朋、辛志超先后来座。闻李□□先生故去。张勳仁来谈学佛之事。

收大会各汇件。闻开会议延一日。闻得心甥将调京工作。

31日星期六 午后去看熊先生。到广济寺晤周叔迦商许季上事,决定推荐于天津文史馆。到文物局看□□□,遇黄任老等多人。晚间宽儿来,告以北碚各事,告云桂珍事。

午前熊先生、昆庸来小坐。

## 2月

1日星期日 早发许季上信。宽儿去,赵庆□夫妇来。恕儿来,至晚八时去。开会又延期。大雪竟日。

2日星期一 大雪如昨。发沈谦信。写成上毛主席信,但《人民日报》又报道农村整党消息。张玉山来。收忠侄电话,约明日到地政局。

发时忠甥信。艾森豪撤消台湾中立,于是日发表。

3日星期二 早八时到宽街,八时半同忠侄及其母到地产局为南宽街房及小铜井房办理产权

<sup>①</sup> 1916年著者曾请许季上(丹)先生代授印度哲学课于北大。

手续。黄玮来。雪时下时停。

收许季上答信。写致天津市长信，提出许季上到文史馆事。

4日星期三 早访林宰翁，翁仍在病中，请其为许事给天津市长信签名，请周叔迦交付天津市长信。午后到怀仁堂开会并照像。

在广济寺听唐代音乐。终日大雪。

5日星期四 早到怀仁堂小组会。夜来雪更大。午后三时续开小组会。先说周报告之一段，后又说陈报告之一段。午后雪止。

6日 早到怀仁堂小组会。夜来无雪而寒，天晴而不朗。

午后晴朗。大会发言者19人，大抵有所代表。

7日星期六 早晴朗。访李仲毅于和平宾馆。又访邓宝珊。晤耿、冷、李、郭诸人。午后开大会，有安子文报告。亲签我致毛主席□□。

晚餐时毛主席对我明言之。

餐后有晚会，朝鲜铁道文工团甚平常。

8日 早到宽街检视字画有无纪念价值者。以母亲像移小铜井。看见璐儿等尚好。恕儿来略谈。发张三姨、许季上、席燕文、罗太太各信。午后五时到外交部宴潘友新酒会。晚参加京剧晚会。

9日星期一 早到后门修表。到宫门口头条，二姨不在家。到

前门看市面气象，兼购物。觅松子仁不得。午后剪发。到东安市场觅松子仁，虽有而陈旧不出售，可知消息矣。到隆福寺，改造尚好。

答朱荫龙一信。沈宅来电话。

10日 早访沈衡老于其家，谈其去年大病几死之情形甚详（另有记）。又出示他病前与张三姨所拍照，嘱为寄沪。到上斜街看大婶三姑。

午后访邓□观赠5万元。发张三姨信，附去像片。天气晴暖，雪冰俱融。

记2月10日沈衡老谈话于此：病中失去记忆，看护写一沈字竟不能识，已不记自己姓名。后来渐恢复，然靠习惯多于靠省忆。思□——思索时茫然，不假思索倒可以行，口中□音不正确或竟不可能，几乎如小儿学语一样，要慢慢模仿。说话仍迟钝且多误，□□“好多次”说成“好多天”之类。又假如〔说〕一段话令人代笔记录，然后自己复核□□颇能清楚，且能改正笔记之误差，但如自己写则费力且不能成文。

习惯之恢复靠慢慢温习，□靠突然恢复。

11日 早阅严著大学，甚好。午后到勤政殿中央政府会议通过选举法，九时散会。

良庸来说熊发生琐事。又张勳

仁 10 万元交到。

12 日星期四 早参加政协宗教组佛教问题座谈会，由陈其瑗主席，颇有收获。午后列席中央政府会议，讨论〔19〕53 年预算，至夜九时回家。 宽儿来。

13 日（旧除夕） 到后门取修理表。检理书箱中旧信，大部份无可存。晚七时赴怀仁堂中苏大会。

亚三来谈及楞严经反闻之义。宫门口头条耿丽清来。恕儿来。收孟宪光信。

14 日星期六 良庸一家来。渊庭一家来。富眉生来。魏朗斋来。张勛仁来。李雪昭来。鲜恒来。姜伯棠来。郭大中来未得见面。午后四时到邱祖胡同看少怀，又到南宽街看和、璐等。

收李实斋一信。风大甚冷。

15 日 夜来睡眠尚好。早餐后王星贤来谈马浮老著作。张云川一家来。梁劭恒来，王子庸来。培和、璐来。得心夫妇、小虎等来。张表老夫人及其诸女及卢君雄来（谈康济著作）。

早晨甚冷，但晴朗，午后日光尚好。

张兰溪来。罗静嫻来。恕儿晚饭后去。

与王星贤约定星期日他再来谈。

16 日星期一 天晴朗。发

孟宪光、卢君雄各信。

午后恕儿来，亚三来，席燕文来，李雪昭来，罗子为来。赴大华晚会，演四独幕剧。

访看伍太太，适有小病。又看李任公于其家中。收朱慎修信。恕儿去。

17 日星期二 早晴有风。答朱信。发颂天、椒知两航空信。黄任老来谈其病况，兼询愚何作。忠侄夫妇来。张小山来。马仰乾、伍时清来。

阅夏译《实验科学方法论》，似颇有用。收任天放信，杨樵谷信。朱慎修来。

18 日 发徐树人一信。收江东之信。检理旧文件，加以分类。张少怀夫妇来。宽儿回校。收上海张三姨信。又熊先生转来朱某一信。

19 日 发叶石荪信。答熊先生信。收张桂山信，即答之。又收刘汉信。

张云川来作长谈（乡村干部问题及农民负担问题）。王维诚原约今日来，又改期。

20 日星期五 早九时王维诚、周辅成来谈哲学系分组大概。王出问题一纸愚约略答之，尚称满意，于饭后二时去。陈以静夫妇来。略悉农经教学情况。到隆福寺散步，购铜钉。检理旧件。

21 日 阅巴甫洛夫学说及

其应用小册。收高赞非信。到金丝套看熊先生，一同在什刹海散步。以刘汉信、赞非信付之。良庸、渊庭，勳仁、亚三等来谈，并交来做知信，附书单。

22日 发高赞非、刘汉及做知各信(素心方等三本书)。魏朗斋、李雪昭来。王星贤送来马先生书四本。 阅尔雅台答问，有摘记。

鲜特老来。恕儿来。购收音机未成。宽儿入□□□□。恕儿谈周恩来报告大意。

23日星期一 发赵步履信。与忠侄通电话谈房契事。与姜伯堂通电话，约王肖山礼拜天见面。阅尔雅台答问，有摘记。

阅良庸为伍先生学说所作记〔录〕甚好。到厂甸，冷落不堪。俄文学习开学日。

瑞岩悟后，每自呼曰主人公在否？自应曰诺。复语曰常惺惺着，应曰诺诺。——其提撕警切如此，所谓暂时不在，便不堪也。儒者谓敬是常惺惺法，其语实出瑞岩。

大凡立心处事，第一勿令留纤毫私吝心。随处自勤，才有一毫自便意思即是私，才有一毫盖覆意思便是吝。未有私吝而不骄者。自矜自伐欲以天下私诸己者皆此一念之充

类也。程子曰：小人只不合自己小了，才有一毫私吝心俱与天地不相似，便是不仁。

尽己即尽□，己外□切。知性□□□，性外无天。①

23日星期二 早出沐浴剪发。午后文教组会谈共同纲领中文教政策问题。六时回家。

访林宰公，即与同车到小组会。

凡意有所歆羨，必为所牵而夺志。故文王之学仕无歆羨。 今日人之病罔字尽之。委曲盖藏则不直，迁就回护则不方，私小自便则不大；是皆罔也。

子温而厉。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唯其爱人之厚故温；唯其为人之切故厉。

25日星期三 早朱荫龙来，云将赴山西大学任教。郭大中、肖离先后来。发忠侄一信。

天晴暖无风。亚、良、渊前后来为其讲□□□□提问题。张勳仁来。饭后俄文学习开始辅导。学俄文字母27个。

26日 早起复习俄文。出访徐旭生不值，留字而归。阅《秦和宜山会语》。

午后熊幼光持其父书来，为作证明一函。

① 以上为著者杂于日记间的读书摘录。

27日 发张勳仁一片。阅周太玄译《人的科学》。熊先生散步到此。发宽儿一信。

晚间俄文学习字母完毕。

28日 早起复习俄文。午后出购水仙花。收杨正典信答之。与陈慎吾□□□。继续阅周译。恕儿来，晚饭后去。

### 3月

1日星期日 早起访陈慎吾、陈祖貽，以参胶等赠之。徐旭生来，谈其对中国历史看法。赵步霞来谈多事。姜伯棠陪王□山来谈中国优良传统。张勳仁来谈俄文学习问题。午后忽落雪甚大，六时止。

良庸出其所作见示，其中良知良能一文犹是老一套，不行（离阶级社会而谈人，离身而谈心）。知与不可知一文不清楚，但似有价值。氏族与国家一文价值很大，基本上是对的，为我论中西文化不同，增一有力佐证或论据。

2日 晴暖。早到良庸处还其稿，并约星期三会谈。正午恕儿来，同出散步于郊外。张勳仁、李渊庭来。学习俄文拼音。

3日星期二 早访鲜恒谈其工作问题。到房产局领取蓝图未

成。到劳动局看忠侄告之。午后看朱荫龙未在，见其子龙华。苏秘书来谈六项补助待遇。朱龙华持其父信借去廿五万元。

4日 宽儿来，饭后去。亚、渊、艮及马仰乾四人来谈，并约定以后每星期三聚谈。送渊庭20万元。学习俄文拼音未完。阅书有摘记。<sup>①</sup>

收张丽珠信附照片。又徐昌玉信，张桂山信。收刘汉信转熊先生收。

《苏维埃婚姻与家庭的立法原则》斯维尔德洛夫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重要变动在1944，7，8的法令。

家庭成员的关系是根据彼此互助的基础建立起来的。家庭培养着一种对他人幸福的义务感和责任感。社会主义社会为了□□□的巩固与团结，它在人们中间培养着能表明苏联公民道德面貌的一种品质。（P. 8）家庭提供了教育儿童的正常环境，同时又为实现母亲的职能而创设了最有利的条件。社会主义社会对巩固家庭之关心就是从这方面着眼的。

结婚登记是在庄严的情况下举行的，这就是着重指出结婚人一

①“摘记”，似即指附录于下的关于苏联婚姻家庭立法问题的摘录。

生中这一时机的重大意义和这一行为在社会的重要性。因此国家不只证明结婚这一事实，而用权威的全部力量来承认它，赞助它，支援它，而且要保护它。——这样就能推动婚姻关系走向对□□□人有益与□□的方向。

5日星期四 早鲜恒来。伍太太来。午后访林宰翁，同到北京饭店听廖鲁言报告，甚肤浅。到琉璃厂荣宝斋。良庸购俄文读本送来（从前各南纸店均没有了。）。

6日星期五 早发林宰翁信。又孙起孟转徐冰信（为鲜恒事）。郭大中送来俄华辞典一巨册。午后张勳仁来，何清璠来，良庸、渊庭来。肖离来报信。斯大林于昨夜逝世消息自本日午后传出，本市电台一再广播。学习俄文因此亦停止。

7日 树菜从妇联到苏使馆致祭。宽儿来，阅《参考消息》。午后在门外河沿散步。收林宰翁回信。

8日 宽儿略谈巴甫洛夫学说，即回校。富眉生来，汪公量来，恕儿来，陈瑾贞来。为恕儿讲卫西琴学说，饭后去。为汪公量写信致李重毅、陈此生。

到琉璃厂荣宝斋，不意其星期日休息、修理厕所，此日动工。

9日星期二 早出门，欲去琉璃厂，以汽车、电车皆停而返。午后参加天安门追悼斯大林大会。天阴有小雨不多。阅周译《人的科学》完。此书译笔草率，原书亦非佳著，不过间有可取之资料。

10日 午后到北京医院治眼角膜炎。收西南人民图书馆寄来接受勉仁赠书清册一巨本。<sup>①</sup>到招待所视得心不在。收秘书处寄来文教组记录。张勳仁来。

11日 发秘书处、邹得心、西南人民图书馆各信。天阴沉。郑毅生来。

阅黄建才《比较伦理学》之第五章（中西道德异同），第十二章（直觉与良知）。

俄文学习恢复，音节、重音、词类。

亚、良、乾、渊四人来，为之讲《中国文化要义》第一章。眼疾不见愈。

12日星期四 午后到北京医院治眼疾。到学习会学习马林科夫及毛主席文章，未发言。到荣宝斋为绢作格。晤李任公、林宰翁。收得心电话。

13日 早习俄文。收朱荫龙信。续用眼药。

张勳仁来助习俄文。晚广播开始第一课。

<sup>①</sup> 勉仁斋藏书数万册原存勉仁文学院，解放后捐赠重庆图书馆。

14日 发渊庭信，嘱其取绢送交林宰翁。鲜恒来电话，当答可送自传于南开。补修卫生设备完工。

15日星期日 莱到俄文学习报告会。恕儿来。张小山来不遇。陈新林来修理无线电收音机。收许季上信。与恕儿在河沿散步。天气晴朗暖和。检理南屋书籍，并题书签。

闻培璐工作积极，甚有表现，晚间往视之。

16日 发许季上、培恕、培璐各信。午后到北京医院看眼疾。马志远来谈建政及选举等问题，借去《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一稿。今日天气尚好。晚间学俄文第一课文。

17日星期二 剪制俄文单字卡片。午后张勘仁及良庸来复习俄文。良庸交来所作《论认识与意志》一稿。天气尚好。

发房地产局一信。

18日 续制俄文片。午后亚、良、渊来，为之讲文化要义第一章。林宰翁来小坐（以白话诗见示）。

收张椒知寄来心理学书四本。收陆世益信。莱出街，参加某会。沿河作下水道，施工到我门前。

19日星期四 发张勘仁、张椒知、陆世益各信。到北京医院取药。到南河沿学习会，对《最伟

大的友谊》表示见解。晚间听广播有一妇女自道其在婚姻法中所得变化，甚动人。

秘书处未将颐和园钥匙送来，明日游园计划改期。

补记：邓小平报告选举法时所说的话，全国连台湾在内共30个省份，其中超过二千万人口者10省，四川、山东、江苏、河南四省均超过四千万人口。

乡村每10万人出一代表，城市每2万人出一代表。全国代表大会人数在1200以上。

20日星期五 发邓初民信及陈小航信（陈赠《暴风雨》二巨册）。阅良庸所作《意志在认识中的作用》，甚好，甚好。亚三、良庸来约定明日去颐和园（钥匙送来）。复习俄文单字，晚间上俄文第二课。

21日 早到颐和园，与亚、良、渊同游，划船到畅观堂已修理完工。饭于西苑小铺。谈有关《人心与人生》及良庸近稿。四时回城。晚与邓初民会于俱乐部，谈陆世益事。晤范朴斋。（园中花尚未开）。宽儿晚间来。收熊幼光、周叔邈各信。

22日星期日 发章乃器、陆世益、周叔邈各信。张小山来，为之讲三系文化之义。发恕儿信，嘱其取药，下午宽儿回校。

阅梁任公《佛教心理浅测》，殊劣。

23日 阅《麦独孤社会心



理学》绪论，确有其长处。到护国寺问种树兼买花籽。午后恕儿送药来。张勳仁、良庸来共习俄文。勳仁借去俄文大辞典。本日广播俄文暂停一次。

麦著心理学第一章及增刊第一章阅完，此其首要所在也。

24日 到图书公司购《高等心理学》来得。购《俄华辞典》（郭著）一本。到文教组座谈会，谈文物保存问题。阅麦著心理学。

发邓初民信片。阎秉华来，说购收音机之许可证取得。

25日星期三 与渊庭、时忠，恕儿通电话。收音机终于未购。陈慎吾来小坐，为菜开药方。午后亚、良、渊及仰乾来，为之讲心理学见解之变迁。收杨懋谷信。晚间广播俄语第二课语法。

26日 早复习俄语收音如昨。作卡片。托良庸为杨送去10万元。阅六大家心理学之柏格森，福乐德二章。

收颂天信答之。熊幼光、徐碧宇夫妇来。沈有鼎、汪毅同来。郭大中来送《针灸学》，暂借阅。

27日 天阴欲雨。朱著新针灸学阅毕（其针术穴位略）。到西四洗澡。午后良、亚、渊来，为之讲理性问题。张勳仁来助习俄文。晚间广播习第二课语法及课文。收张椒知信，又陆世益信。

28日星期6 发颂天航空

信及章乃器信（转去陆信）。

阅《比较心理学》“动物的社会心理”和“天才的动物”两章。阅六大家心理学之“詹姆士”一章。购水果3斤。阅《教育生物学》，甚劣。

29日 早富眉生来小坐。恕儿来未遇。到郭大中家还其《针灸学》一书。到团城看宋元明画展览，遇邓初民、章乃器。复习俄文。阅陈礼江《教育心理学》，根本观念荒谬。

30日 发陆世益、章乃器各信囑其直接通信。又发董渭川信托其借书。

阅柏〔格〕森《心力》，有所得。

31日 阅报有关外长对朝战声明。到隆福寺及天桥。午后张勳仁来助学俄文。阅麦著《心理学》。

## 4月

1日星期三 到护国寺花厂订购海棠、丁香各二株，梨花、白杏各一株。午后亚、良、渊、仰等来，略谈，但未讲。晚间从广播习俄文，开始第三课。阅麦著《心理学》。

良庸交来郭大中赠《列宁的伟大力量》一本。

2日 种植花树六株。风土甚大。到北京饭店听艾思奇讲斯大林。遇李印老、林宰翁。宰翁交来

所书诗幅。<sup>①</sup>与忠侄通电话。

3日 午后张勳仁来助俄文(良庸同在)学习;送15万元。晚间广播俄文第三课文及语法。

写张勳仁、李任公各信,次日发出。作俄文卡片。

4日星期六 早落雨至午后而大。亚、良、渊来,为讲“理性——人类的特征”一题。晚饭后到南河沿参加古乐晚会,十时回家(遇张云川一家,以车送其回家)。阅《高中心理学》(译自苏联Теплов著),尚有用。

5日 天晴。早六时到中山公园散步,八时回。微觉头痛。宽儿来,恕儿继来,午后同到文物局看明代画展。遇章乃器,立谈数语。在团城望北海,游人甚多。发陆世益信,告以章请其北来事。在盆种植花籽,育花苗,两儿为之。陈伯君来谈陈仲瑜事甚久。

6日 早与营造厂、铁工厂、邓初家、董渭川各通电话。发邓信。

到头发胡同47号访汪公量不遇。马志远来送回稿本。赵纫秋居士来。<sup>②</sup>晚间广播俄文第三课文。

7日星期二 收张勳仁信,

答之。收陈伯君转来仲瑜信,当即加信转王昆仑,同时寄仲瑜一信。阅《心理学教程》至第六章。

8日 到德胜门小市购旧书数种。午后起风。亚、良、渊来,为讲《中国文化要义》第二章。

晚间广播俄文至第四课。

9日 早起作俄文卡片。施工修理庭院。阅林语堂《吾国吾民》,有许多意见符合于我。晚饭后到隆福寺散步,购素食谱一本,阅后知其不合北方之用。检出梁任公、黄远庸各手札,准备装裱其他人物手札。<sup>③</sup>

10日星期五 大风稍冷,杏花全落。以严、范、徐各手札到琉璃厂付裱。<sup>④</sup>午后张勳仁来助学俄文。晚间广播俄文第四课课文。阅《吾国与吾民》完。购《高等心理学》未得。购《回教真相》及《共产主义道德论》。阅《回教真相》,甚劣。

11日 风息止。收学习会信,答之(订购资本论)。早起复习俄文。琛自粤来。午后亚、良、渊、仰乾来,为之讲“文化要义”第三章。晚间恕儿来与良庸、小琛谈至夜九时乃去。

12日 风未全止。汪太冲

① 已毁于“文革”。

② 罗庸中先生夫人。

③④ 均在“文革”中被焚毁。

来,还我文录。阅民法总则提要。阅毛选三卷中之两篇。午后张小山来。恕儿来。发宽儿一信。晚间视小琛于其母处。<sup>①</sup>

毛选三卷一篇讲领导方法极好,又一篇讲精兵简政。

13日星期一 与卢君雄通电话。又电询王昆仑在颐和园不得。阅毛选中《论联合政府》、《学习与时局》(附录“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甚重要。

梨花只着数朵,海棠发苞亦不多,丁香稍胜。天气稍好。

收许季上信。刘朝阳来未及见。蓝梦九来谈,又同去良庸处。到隆福寺购沙发布30尺。

晚间广播俄文第四课完。

14日 到北海散步,登白塔远眺而归。发许季上信,张丽珠信。周叔迦信内附致周叔弢信。又刘朝阳一信片。

毛选三卷阅完,圈出其重要者4篇。

15日星期三 发张申甫、傅佩青各信。收王昆仑、周叔迦、刘朝阳各信。与鲜恒、黎劭西各通电话。剪发。买得金鱼8尾。董渭川来电话。

午后陈、黄、李、马来,为之讲《文化要义》第四章及第五章之开头。晚间广播俄文第五课。

16日 早到颐和园访王昆仑不遇。收人事部答鲜恒事信。发鲜恒信与陈伯君信。与王通电话。傅佩青来小坐。晚间听李天恩广播报告循环记忆法,甚好。作俄文生字卡片。收到公费医疗证。

17日 早到德胜门小市。午后张勳仁来助习俄文。晚间广播到第五课。刘朝阳来。

18日星期六 早文教及外交组联合座谈对外文化交流问题,范长江作报告。午后良、仰、渊、亚等来,为之讲《文化要义》第六章。晚间怀仁堂内蒙古艺术团表演尚好,其柔软舞甚佳。夜十二时归。收陆世益信。渊庭送来柏格森及其他书7种甚好。

19日星期日 大风。早到董渭川处,告以不借书了。到宽街看忠和璐等。梁劭恒来。陈伯君来。鲜恒来。张小山来。小山送花种及根芽多种。宽儿来,晚饭后去。

忽悟“斗争”广泛之说法,只以证明其对象一例看待隐含大错误;对象应分物质,生物(动物)和人之三或四种不同。又人对自己斗争亦当别论。不同等之斗争应分别看待而各有定名。

20日星期一 早阅柏格森书。郭大中来小坐。午后到北京医院看眼疾。到政协讨论“五一”节

<sup>①</sup> 琛为黄良庸之长子,其母即梁培昭。

口号。到南宽街。罗努生发言有理，我赞成之，而有成见者不省也。干旱可忧。

收范朴〔斋〕信，史可岑信。郑介石来未遇到。

晚间广播俄语第五课仍未完。

21日 天气尚好。发南宽街信、史可岑信、高赞非信。到北京医院取药。到傅佩青家借柏格森两书。亚、良、渊、仰等来，为之讲《文化要义》第六章（未完）。收柯定础信。

22日星期三 天暖无风。答柯信。同菜到中山公园看花。午后到房地局约下月初旬取新蓝图。范朴斋来谈。徐旭生来谈，取去检讨改良主义一稿。小琛来云即将回粤。晚间广播俄文第五课完。

23日 〔今〕天比昨尤暖，无风如昨。种牵牛花于东墙下。收田清芳信、范朴斋信。终日未出门，复习俄文。

24日 天暖无风。早种花。到前门大栅栏购物。午后张勳仁来助习俄文。晚间广播重复第五课。

25日星期六 午后亚、良、渊、仰来，为之讲《文化要义》第六章完。亚三交来梁仲华信。

发新街口派出所一信，又市卫生工程局一信。种荷兰菊如昨。

26日星期日 天暖。早恕

儿来。王星贤来取去改良主义检讨稿，并还其马先生著书。张志和来谈其革命经过。恕儿晚饭后去。晚间洗澡甚快。

刘顶立来谈其中学教学情形，又谈神童马希文为牛席卿之子。积水潭有游艇来自什刹海。沙发套作成一个大。

27日星期一 午后天阴发梁仲华信。小铜井铁丝栏打通。晚间广播俄语第六课。

28日星期二 天不清朗，多风沙。收伍燊时信，约晤，以电话复之。阅《创化论》。早起复习俄文。发田清芳及学习会各一信。

派出所来答复前信。卫生工程局亦有人来答复前信。收学习会赠送《毛选》第三册，及开会通知，良庸取来俄文学习补充材料。

29日星期三 早访何锡老及邢勉之。购俄语会话一册。午后亚、良、渊、仰四人来，为之讲《文化要义》第八章。陆世益到京来见。晚间广播俄文第六课未完。

30日 作俄文卡片。午后访施今墨。<sup>①</sup>到琉璃厂取裱好册页等。到学习会为本年选举问题发言，众人环绕之而讨论不已。收“五一”开会通知各件。

<sup>①</sup> 施今墨为著名中医，与著者早年相识。

## 5月

1日星期五 夜来有雨，早起未止。八时半到天安门参加“五一”节大会，至十时半雨渐止。遇周新民、章伯钧谈良庸事。遇王昆仑谈陈政事。遇董必武谈范事。午后有晴意。张勳仁来电话，嘱其星期一来。宽儿早八时来，他未参加游行。到宽街，看到忠和璐等。

晚间到天安门城楼上看广场晚会。

2日星期六 早顺河沿散步。到永祥里马希文家，与其父马辉，牛席卿谈约一小时，约再谈。午后孙伏园来谈陈政事。<sup>①</sup> 亚、良、仰、渊来，为之讲第八章一半。

3日 早沿湖散步一周。复习俄文。九时到前门偕良庸一同搭汽车到长辛店，步行经朱家坟山坡老庄户达坟地，往返30余里。下午六时回京。久不走路，骤作远足颇吃力，然竟亦吃得消也。听俄语会话第一次。沐浴后就寝。

张申府来未遇。菜看张丽珠于医院。

4日星期一 剪发。中午恕儿来。三时张勳仁及良庸来共习俄文。培璐昨有电话。天有雨意而终

不下。

广播俄文因青年节停止一天。

5日星期二 午后雷雨旋止。郭大中来坐，取来柯赠六条屏。

阅良庸所写《个人意识与社会意识》一文，不好。以宰平先生所写诗装入镜框。

6日星期三 发朱荫龙及上海张三姨信各一。午后亚、良、渊、仰四人来，为之讲第八章完。阎秉华送来民盟给良庸通知，又谈东荪写检讨文给毛公事。仰乾谈伍树楷冤死情形。晚间广播俄文第六课完。

7日星期四 发张勳仁信。收陈仲瑜信。午后到德国工业展览会及南宽街。在赵登禹路开学习会发言讨论选举法问题。遗忘眼镜于沙发上。收卫生工程局信，当转交秘书处。

早起散步至公园看牡丹将完未完，芍药将开未开。

8日 天干甚。石妙斋取去付褰章、沈、蔡、许各信。<sup>②</sup> 钟永宁持邓、陈、熊各信来见。张勳仁、良庸来共习俄文。晚间广播俄文第七课。

朝鲜谈判中国提出新建议。

9日 落雨甚好。早九时到外交文教组开会讨论对外文化交

<sup>①</sup> 孙伏园为著名作家，陈政即陈仲瑜。

<sup>②</sup> 送付褰装之章士钊、蔡元培先生等书信，均毁于“文革”。

流问题。到南宽街及房产局，不意其星期六不办公。

午后雨止而天阴如故。史行、鲁威送来文工团演剧券。观“莫斯科曙光”剧，尚纯熟，夜十一时半返家。

10日星期日 早天阴沉未雨。徐旭生来交回稿本。王星贤来交回稿本并送来马先生书7本。恕儿来，璐儿来。与恕在后海划船。

阅马氏书，有摘记。俄语会话大不易学，今日听其第二课。

儒佛等是闲名，心性人所同具。……众庶虚生浪死，……。唯知性而后能率性，率性而后能践形，践形而后能尽性。

此学务在力行，不在讲说，践履既真，义理自然浹洽。一切时一切处能作得主宰，不被物转，不被境牵，方有受用。象山云得力处便觉省力，向上愈简要是也。

赵州云：汝等诸人被十二时使，老僧使得十二时。<sup>①</sup>

11日星期一 早发陈伯君、陈仲瑜各信。午后到房产局取得小铜并一号产权证。有小雨。早起复习俄语会话。晚间广播俄语第七课未完。

12日星期二 收上海张三

姨信。天气甚冷。到熊先生处，归途一同散步到后海尽头。阅马氏书。作俄文练习。入夜尤寒。

13日 大风竟日，温度颇低。午后亚、昆、渊、仰四入来，为之讲第九章之一段。潘承业来谈其工作问题。发孙芸生一信。阅徐旭生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批评。收上海寄来先曾外祖静山先生集及其他诗文共10册，又蓉舅五十自励诗十纸。<sup>②</sup>晚间广播俄文第七课完。

14日星期四 早起风息，午后又有风。访徐旭生未遇。阅先外曾祖父文集，知与我先世及先父外祖父刘家皆同一家风。

15日 早访章行严，因病未见，留以书并留字。又访李印老交付张氏书小坐而去。到青年宫听志愿军报告，遇邵力子等。天暖。

午后张勳仁来，同昆庸共习俄文。晚间广播俄文第八课生字及语法。

16日 阅昆庸自传为之修改甚久。

午后昆庸、亚三、渊庭、仰乾来，为之讲第九章“中国政治之特殊”。秘书处李同志来会同卫生工程局查勘下水道修理工程。

晚间到南河沿看电影（捷克

① 以上即“阅马氏书摘记”。马氏即马一浮先生。

② 蓉舅即张耀曾先生。

片) 遇章乃器谈陆世益事。

17日星期日 早马希文之父母来小坐。徐旭翁来谈东西文化问题,并自述其对中国文化形成之见解。张兰溪来。鲜恒夫妇来并交来某君所为子平术。宽儿、恕儿先后来,午后宽先去,恕饭后去。

孙芸生来谈20余年别后情况,甚好。

晚间广播俄文会话,赶不上。

18日星期一 落雨不大。早发陆世益、赵朴初各信片。阅巴甫洛夫讲演集。晚间广播俄语第八课未完(艮庸未见来)。收朱荫龙还款25万元。

19日 兑许季上25万元(以朱还款支付)。到颐和园看罗莘田谈甚久。又看王昆仑未遇。午后四时回家。收赵朴初回信,佛教协会延期举行。

20日星期三 夜间有暴风,晨起则细雨霏霏。陆世益来谈将南去作调查工作。以艮庸自传后半稿还之。

霏雨终日,入夜又大。亚、艮、渊、仰四人来,为之讲西洋政治进步之理,第九章完。

21日 继续落雨。收卢子鹤信。发文工团信。收陈伯君信。阅巴氏讲演集尚好,出门觅购得之。又购《近五十年思想史》一本。晚饭后洗澡甚快,顾竟不能入睡。艮庸以其自传稿交阅。续为斟酌还

之。阅虚老和尚语录,知其果有心得。

22日 收杨樵谷信答之。发牛席卿信。天晴。邹颀文忽来京见访,不见已22年矣,同到同和居便饭。发宽儿邮件(巴氏讲演集)。

午后张勛仁来助学俄文,艮庸未参加。晚间广播第九课开始。

23日星期六 石妙斋送来被件。以《文化要义》六本付渊庭转送中原书店代售。

午后亚、艮、渊、仰四人来,为之讲《文化要义》第十章。约定下星期停讲二次。阅傲知信。知其略好。

24日 午后风又作。早到公园看芍药,不算好。归途遇张仲鲁。到孙芸生家,回忆五十年前景象依然在目。留《最近文录》及《文化要义》于他处。访邹颀老于其侄女处未遇。约马希文及其父母在后门桥午饭,又同游北海。与希文谈,略了解其才性。风大未能划船。

恕儿来,晚饭后去。收许季上回信。购藤椅3件,31万元。

25日 风近于息止。天热,洗澡甚爽。收成都卢康济遗稿一包。阅巴氏集。

复习俄文。晚间广播第九课,艮庸来同习,并取去听课证以便领取教材。

26日星期二 发电话局、卢子鹤、君雄各信。阅巴氏集。午

后到南河沿文教组会，讨论修改政协组织法及共同纲领。天热。送林宰翁到其家。阅康济遗稿。

27日星期三 干热。晚间忽落雨甚大。阅康济遗稿，显然缺失甚多，难于整理成文。阅巴氏集。

晚间广播俄语第九课将近完。

28日 雨后湖景甚佳。食樱桃及枇杷，皆本年新尝也。阅巴氏集。

午后到南河沿学习会，讨论选举法。约亚三同车回家。晚七时城根自来水管忽被大卡车压坏，食水缺乏供应，以电话促公司修理。

29日星期五 收陈仲瑜信，知其将回沪。以仲瑜信寄陈伯君囑转王昆仑。

张勳仁、李渊庭来共习俄文。晚间广播第九课完，练习补充材料。

30日 午前落雨到午后三时止。自来水仍未修复，电话询问竟是推托。写信于《人民日报》促之。电影晚会未赴。亚三来，渊庭介绍一女工来。

31日星期日 天晴。王昆仑来。到伍太太处，不在家。只看到时清夫妇。到南河沿佛教协会聚餐，遇能海法师、李一平。自习俄文。宽儿脚踏车售去。

张丽珠来，值我不在。发一信请其约期会面。恕儿及和侄来。张小山来。任天放来信答之。自来水

于晚间恢复。晚间俄语会话课。

## 6月

1日星期一 蒋中光来谈。早习俄文。晚间广播第十课生词。肖华清来。有雷雨，旋止。

午后渊庭来送到月俸。巴氏讲集阅完，其蔡著有缺点。

2日 有风雨，旋止。收陈伯君信，内有王昆仑信。阅《达尔文主义原理》。

3日 晴暖。收张丽珠电话，约星期五见面。

阅《达尔文主义原理》上册完，内有不清楚之处。晚间广播俄语第十课语法。

4日星期四 早起听重播无电。发李渊庭转张勳仁信，约其星期六来。晚间李一平、巨赞、吕秋逸同来坐，谈佛学会事，又谈及蓝梦九之故去。巨赞交来妙润法师所赠兴教寺碑。又一平交来梦九病故追悼录。

5日 午后四时到西郊张丽珠家晚饭。归后〔听〕俄语广播第十课。良庸述周恩来语，云停战有可能。是日杜姓女工来。阅《创化论》。

6日 早起听广播，又无电。金鱼有复活希望。午后勳仁、渊庭来共习俄文。天雨一阵，旋止。良庸来，阅其所得周的报告。



阅《创化论》一遍，知其与佛学真相通也，使我于生命无穷无尽之义信得益真。

7日星期日 早起又无电。菜去俄语报告会。天阴无雨。培宽有电话不能回家。恕儿来，一同散步到后海，人多未能划船。张小山来赠一花剪。

董泮清来信答之。晚间俄语会话第六课。

8日 晴暖。早张云川来。重阅《创化论》。

晚间广播战俘问题协议消息而未播俄文。收张玉山信，不拟答复。罗太太来。谈虚老觅居事。

9日 暖晴。金鱼又呈病象。收颂天信，报告勉中将扩充。

到西单购泡菜坛及花露水。宽儿有电话来。仇一山来小坐。刘朝阳来。

10日星期三 午前良、渊、仰三人来，因缺亚未讲。何公敢来谈。午后宽儿来谈及《达尔文主义》一书及其最近学习情况。肖离来，谈香港《大公报》所需材料。俄语广播第十课大致完。晚间落雨一阵。

11日 早出门购杏，不甚好。郭大中来小坐。

俄文测验答卷于今日寄出。阅民盟最近开会各文件。

12日 早蒋中光来谈陈半丁。<sup>①</sup>午后良庸、渊庭、勛仁来共习俄文。王金来谈他们建屋于我南房之南的问题。收李羨道信、秘书处记录稿。又人事部来答鲜恒工作事。晚间广播俄文第十一课生字。恕儿来，为南宽街取去15万元（竹英及璐有病）。

13日星期六 答李羨道一信片。早亚、良、渊、仰四人来为讲第十章至225页。秉华来。

收李二水信，不拟作答。到鲜宅晤特老、继恒。晚间参南河沿电影晚会，捷克电影，印象不清楚。遇陈劭先，知有病。遇孙起孟，未得谈话。

14日 早到李印老处（菜同往），谈张三姨事。又到午门看楚文物预展，遇林老及齐〔燕〕铭。恕儿来，为之购一铁床。刘顶立来。魏朗〔斋〕及王某来。伍时忠来。

晚间俄语会话广播。

15日 旧端午节。恕儿有十日假期，来家住。收王慧民信答之。又发陈仲瑜信。晚间俄语广播第十一课课文。

16日星期二 午前蒋中光来，见出社会上存在问题正多。恕儿出街，晚饭始归。

17日 亚、良、渊、仰四人来，为之讲第十章之二节。与恕儿

① 陈半丁为著名画家。

转德胜门内外一周。早云阴午后晴。俄文广播第十一课大致完。

晚间收蒋中光借钱信。

18日 早同恕儿出门购收音机未得。张勳仁、良庸来共习俄文。终日有雨意，卒不成雨。

答蒋信。又收刘弄潮信亦答之（关于李守常过去事）。璐有电话云和、璐均病。

19日 恕儿去宽街视和等病。夜来大雨，晨起未止。步出西郊公园看狮、象等。植物园竟觅不到。雨衣全不中用，必须购新者。晚间俄语广播第十二课生字、语法。

东德情形可注意。李承晚竟放战俘。

20日星期六 早恕儿去报社。亚、良、渊、仰四人来，为讲《文化要义》第十章完。天晴，路未干。

午后到北京饭店听习仲勋报告，中共能不〔脱〕离实际；早有觉悟，甚好。闻李一平谈林宰翁入协和医院。遇章行严、李印老及孙起孟（谈陈政事）。

21日星期日 天晴。早发孙起孟信。晚发陈伯君、富转金海观、李羨道各信。陈伯君来适出门理发未见面。伯君留下仲瑜信。购布鞋一双。

晚间俄文会话因教员病未进行。

英文“理性主义者”一名词有时与“自由思想家”意义相同。所谓“自由思想家”(Free thinker)即否认一切超自然的信仰的人物。

22日星期一 早与恕儿散步河沿。小虎来，云将升入大学。与谈其外祖父家事，又谈毛主席。午后去。

晚间俄文课进行如例。（小虎云外交部人事司周同志系邹平同事。）

23日 天阴未雨，不热。早与恕儿到北海游览谈话，略知其所处人作事情况，于其他问题谈不多。晚间富眉生伴金海观来坐，谈浙江人物及近事。

24日 早亚、良、渊、仰四人来，为之讲《文化要义》第十一章初段。恕儿去双桥参观农场，据云农场不好。

晚间有阵雨，入夜雨大。俄语广播第十一课完。第五军文工团晚会未赴。

习惯——生命为取得较大的自由起见，用机械的武器对付机械的自然。

25日星期四 早听俄语重播。同恕儿游西郊公园，遇王守惇同学。培和来。收董泮清信，自云景况尚好。答董信，又发仲瑜信。收王昆仑信。

恕儿移回报社住，明日将上班

也。在护国寺购花4盆。

26日星期五 晴明。发陈仲瑜信，转去王昆仑信及人事部信，又答王信。

阅学习资料《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宽儿来，随即去宽街。俄语广播第十三课。

27日 亚、良、渊、仰四人来，为之讲《文化要义》十一章。宽儿及其同学来。张云川、郭大中来，饭后去。张勳仁来助良庸习俄文。收回俄文试卷。收张三姨信。听宽儿谈培璐事。落雨旋止。与菜及良庸、培昭同到南河沿晚会（匈牙利电影）。

28日星期日 月季花开，甚美。发郭大中信。有小雨。

恕儿移来夹竹桃二大株。付30万元，由恕送交培和（将回青岛）。收李印老信。内附江翊老信。晚间俄语会话第二课。范云迁来。<sup>①</sup>

29日 小雨旋晴 菜到南宽街。午后于师谦来。收任天放信。阅《论苏联建设》第一册。

发李印老、张三姨各信。又亚三、渊庭各一信。晚间广播俄语第十三课将完。以良庸稿付还之。

30日 晨起阴沉，终日无大雨。答任信。收史景法信答之。

阅《列宁思想伟大力量》一书

之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篇，不甚好。

## 7月

1日星期三 夜来雨大，迄晨未止。亚、良、渊、仰来，为之讲《尤金论文读后记》。午后同良庸视林宰翁于协和医院。收学习会通知于星期五开会。晚间广播俄语十三课完。

在科学中（理论中）自己蔽于主观偏见亦即是混主观于客观之中，就在这时候它的实践已经脱离了主观能动性而不自觉地落于被动了（因为此种偏见是出于机械性）。“将意识视作客观现实的反映”，只是反映吗？还是多一点呢？可以不可以有“反应”？

2日星期四 发张勳仁信。良庸渊庭来。发张延科长信，张三姨信。郭大中来答复介绍张译稿出版问题。

3日 阴沉有雨意。张勳仁来助习俄文会话第九课。郑介石为罗莘田求借药品事来谈。到南河沿学习会坐谈习仲勋报告，予发言。良庸一同到会。出门遇张志和。收梁仲华、许季上、张玉山各信。

晚间俄语教学竟不及讲第十

① 邹平山东乡建院旧同人。

四课。

中国理性早启，对众人恒由贤哲来领导，就开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之机；从身体出发，走阶级斗争之路者与此相反。

理论与实践——理论演绎客观规律而实践则要在凭此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

4日星期六 发许季上、林宰平、梁仲华、张玉山四信。与郑介石通电话，说明黄借药事。

午后落阵雨。富眉生来谈。亚、良、渊、仰四人来，为之讲《文化要义》十一章。

晚间杨正典来，以冯芝生检讨其哲学著作见示。收培和信。

5日 阴湿如昨。王守惇来，姜德海来。全国委员会派营造厂来估修下水道。培恕来，云今晚无值班。晚间俄语会话第九课。收李羨道信。

6日 早起阴云未开。收杨正典信、培志信。修下水道开工。答杨信。

午后沈有鼎、汪毅来谈哲学。为杨写“沁园春”词。晚间俄文广播第十四课生字。晚间大雨，院中地陷。

7日星期二 早阴晚晴。午后李羨道来谈耶苏家庭。工程没有进行。复阅《联共党史》第四章，察其前后理论变化之迹。

8日 早晴午闷热。午后伍

时清及其母来。亚、良、渊、仰四人来，为之讲《文化要义》第十一章完。嘱渊庭觅书。

晚间俄语广播第十四课语法课文。工人夜间施工。

原始公社彼此互相孤立，受着氏族或种族狭隘范围的限制。一出氏族或种族之外都是仇敌。在公社中主要起作用的就是传统的力量、习惯的力量。

9日星期四 晴。答学习会购《斯大林集》，附一万六千元。

中国对克拉克所请停战协定已作答复。

午后张勳仁来助学俄文，良庸未到。收上海张三姨信。天气热。

10日 阴云未雨，旋晴朗。午后到中山堂听科学访问团报告，大致尚好。俄语广播第十四课课文。收张玉山信，又文教组公函。

11日 晴朗，天热，晚间风凉。今日报纸载出贝利亚叛国惊人消息于昨日莫斯科发表。亚、良、渊、仰四人来为之讲《文化要义》至277页。下水道竣功，发交通科一信。蒋中光来。

晚间电影晚会未赴。渊庭购来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

12日星期日 夜来有雨，晨兴不止，午后更大。恕儿来，晚饭后去，略谈贝利亚问题。罗莘田

女来。答郑信(文教组长)。晚间俄语会话第十课。

13日 晨兴阴云未解,午后六、七时大雨。

张小山来坐。午后交通科方、王二同志来坐。收张玉山的信。《参考消息》载李承晚与美联合声明。晚间俄语广播教学由某君代刘光杰。

14日 始尝西瓜。晴朗。为讲《文化要义》十二章作准备。

收培璐电话,转告良庸。

15日 早出小市巡行,遇姜生福田。因良庸未到,为亚、渊、仰等谈贝利亚问题中所见制度及民族性。天热但有风。晚间俄语广播第十五课生词。朱洁夫来,谈学习会将休假一月余。新蚊帐作好悬起。

16日星期四 晴明。早出隆福寺市场,购蚊帐钩等物。午后到南河沿听郭沫若作世界和平报告。天热兼隔壁文工团吵闹(到夜十二时后),颇难入睡。闻林宰翁病好出医院。张勳仁来,未得晤。收任天放信。

17日 天热如昨。写答任信。收王慧民信。张玉山来见。

午后到南河沿学习会,坐谈文教政策。视林宰翁于其家。培英来。

晚间俄语广播第十五课未竟。张玉山来谈至夜十时。

18日 天热。早张勳仁来

助学俄文。亚、良、渊、仰四人来,为之讲《文化要义》十二章。张玉山来谈至午饭,又谈至晚饭时。曹寿炎来谈其化验室工作。文工团闹声通宵达旦。

19日星期日 早王培德来小坐。发任信。张玉山来,以赠书付之。恕儿来,晚饭后去。黄玮回家,闻将升学。

晚间俄语会话第十一课。文工团闹声达翌早三时。天热。

心(主动性)的发展在生物界从低等单细胞生物到人类,在人的个体生命历程中从幼到老,在人的社会生命历程中从低级文化到末后共产主义社会文化,一切都是不断地向上提高,愈来愈不同。因此把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看作自始至终都是一般的,把对自然界的斗争和对人的斗争,把对物质的斗争和对动物的斗争都看成是同等不分的,那么就不对了。

心(主动性)的发展在前后各阶段上亦不是同等无差别的。其中亦有从量变到质变的情形,即从某一阶级突然增大。大约在生物界中人类的出现是一突变,在个体生命当成年期,在社会生命当社会主义革命后,亦有同样情形。

20日星期一 早出剪发。读报知我方昨宣布接受美方对李保证。又本日报道信用合作,百货

公司、手工业指导工作均好。午后五时阵雨。

阅罗素《快乐心理》一书。晚间俄语广播十五课课文完。

21日 雨后晴爽。罗素《快乐心理》一书可以看出西洋人内心生活之粗浅，不过其中亦有正确之处。

张小山来谈其中学女生与男生之种种不同，可证偏身与偏心之不同。到王府井借恕儿订作夏服，又购内衣、蜜桃。恕儿为我购俄文党史。

22日 晴爽。亚、良、渊、仰来，为讲《文化要义》十二章。收张玉山信片。将《联共党史》中俄文生字检阅一遍。

晚间俄语广播第十六课生字及语法。

23日星期四 风雨。阅《共产主义道德论》末后两章，粗鄙可厌。郭大中送巴氏书来，因已购未收。收杜心五先生讣告，知此老已不在人间矣。李承晚又有破坏停战之可能。雨后环湖一周，甚泥泞。

你为什么能以你的道理说服人？人为什么被你说服？人类共同的理性在此。此理性之流露发挥是否有条件的呢？当然有。是否受到绝对限制，不可能有所流露呢？当然不是。

24日星期五 发杜修嗣、

郭大中各信。张勳仁来助学俄文。到德胜门小市，雨后不好走。

张作俄文形容词变化表，甚好。晚间俄文广播十六课文。收习仲勋文教报告记录。

25日 闷热欲雨。亚、良、渊、仰来，为之讲《文化要义》十二章完。收培和和君悦各信。渊庭代购《心理学的改造》一书。阅习氏报告。

26日星期日 晴热。早出城散步，到铁狮子坟、祭旗庙、黄亭子而返。徐旭生来谈甚久。曾及李玄伯所著《中国历史比较》〔一〕书。

恕儿来，晚饭后去。收许季上信。月蚀，天文台称道古中国之发现。俄文会话第十二课。

27日星期一 发林宰平、周叔迦各信。又发齐燕铭、马正信、云颂天各信。今日朝鲜停战签字，俄语广播教学为之临时停止。

28日 早出散步到复兴门外新北京，路经皇亭子、五棵松、沙沟村，车站为永定路；公共汽车票价为二千五百元。培宽电话云迟一二日回家。

午后伍太太及时忠来。正午阵雨。收宰平先生一信片。

29日 亚、良、渊、仰来，为讲《文化要义》第十三章“无科学”。收常隆庆寄来熊东明信。晚间常来坐，谈东明情况。京市庆祝停

战大会未赴。俄语广播停讲。宽儿来，旋又回校。阵雨自晨至午后，晚晴。

30日星期四 晴热。发熊东明信、又巨赞信。张勳仁来助习俄文。午后三时范朴斋来谈，谈列宁对一般知识分子的斗争，忽忆及列宁传记应重读。晚到王府井取夏装，并购《联共党史》俄文学习参考件一套。晤恕儿。沐浴后甚爽。

31日 晴热。早到南宽街，知修等尚未来，见和侄。联络科傅科长来答晚会未发请柬问题。

与得心通电话，发德惠电报促其来京。<sup>①</sup>

晚间俄语广播十六课完。

## 8月

1日星期六 晴热。亚、艮、渊、仰来为讲《文化要义》“中国无科学之理”完。约定停讲一星期。宽儿来，晚间恕儿来。晚间尚凉爽。

2日 阴云而无雨。宽儿去车站接小青等。予早到宽街。青、修及其两女、培英、得心夫妇及其子女、恕儿等均齐集宫门口，二弟及耿丽清亦来，在“真光”摄影后在“同春园”午饭。

到南河沿看赤松俊子所作原子惨剧之巨幅画，午后二时返家。云川、葆光、刘朝阳来，未得见。李守文来及陆世益来，未得见。

何芑孙来小坐而去。晚间俄语会话第十三课。

3日星期一 早起有雨，旋止。到西直门欲出城而人太多，不得登车，改三轮到西郊公园与艮、昭、青、修、得心、福廷及诸小孩相会。正午回家。

午后始终有雨意，入夜无雨。晚间俄语广播仍未及第十七课。发刘朝阳一信。

4日 天气不热。有雨。早间郝葆光来。与恕儿通电话，询其青、修行止。午后得心来电话称得

惠有电报来，怪问我发电给他；结论暂不作复。午后三时半落雨以至夜晚。

5日 早晴，无雨而阴凉。剪发。小青、培修、艮庸、培昭来，午饭后去。收张玉山一信。晚间广播俄语十七课生字。

6日星期四 张勳仁来助学俄文。艮庸、渊庭同来。

午后得心来电话称德惠有电报，定7日晚间到京，当与恕儿通电话，嘱其转告宽儿。艮庸交来俄

<sup>①</sup> 邹德惠为著者胞妹梁新铭（焕诰）之长女，时在长沙；德馨（得心）为次女。居北京。

语测验试题。有雨。

阅科学译丛《心理学》第一册。

7日星期五 阴天有雨。阅心理学第二册“论客观方法”一篇。

收陈玉诚信又蓝梦九家寄件。答陈、蓝各一信。答俄文测验试题。午前周通旦、郝葆光先后来谈。

晚间广播俄语十七课之文。

8日 夜来落雨不休，晨起尤大，庭中积水盈溢。至十时晴。据得心电话德惠昨晚未到京。卫生工程局及营造厂先后来视察下水道问题。

午后去宽街看小青等。宽儿晚回来。阅俄文补充教材。

9日星期日 早同宽儿到南所胡同得心家，知德惠仍未到京，甚怪。遇小虎，展看旧相片而归。

徐旭生夫妇来，鲜恒来，均未晤。收鲜恒信及刘朝阳信。恕儿终日未见来。宽儿午后回校。晚间俄语会话第十四课。

10日 午后午前雨皆大，幸下水道视前有效用。

与得心通电话，知德惠昨夜仍未到京，怪极，虑有事故。晚间俄语广播第十七课文。

11日 天阴沉欲雨，幸无大雨。早得小青电话知德惠等已于昨午到京。九时到车站欢迎彭德怀回京，顺便到宽街接德惠及其两女以及小青等来家午饭。午后鲜恒来

谈，知特老已回京（从五台山）。

12日星期三 早发人事部（鲜恒事）、刘朝阳、及宽儿各信。亚、良、渊、仰四人来，为讲《文化要义》十三章一段。郑毅生自天津来。午后张小山来。有雨不大而天阴不解。

晚间俄语广播第十七课完。

13日 终日阴沉而无雨。早王福溢来。张勳仁来助学俄文。陈以静来。发张表老一信。

午后到中山公园与青等拍照，又在后河吃茶，晚间杨正典来，取去各件。

14日 天阴如昨，小雨。早访鲜特老，谈五台山荒苦之况。青及德惠等来午饭。培昭来，同青等去宫门口。

晚间俄语广播第十八课。

15日星期六 早起晴，入晚阴，中午日朗。亚、良、渊、仰等来，为讲《中国文化要义》“五大病”。又听良庸谈出去考察事。

宽儿来，饭后谈其入党经过及其婚姻问题。晚饭后恕儿来。收《资本论》第二册。发园林处一信。王守惇来，送外国茶一包。

16日 早起阴沉，小雨，旋晴。陈伯君来。收任天放信。到宽街，德惠、小青、宽、恕、忠、英、璐以及良庸、培昭等均到。携四雄、洁雄、江江拍小照。发王守惇信。晚学俄文会话十五课。



17日 阴晴不定。收张做知信。早出看德惠不值。看两小孙，购背带而归。晚间俄文广播第十八课。

18日星期二 早同鲜老访张表老于颐和园，荷花少于去年三分之二而游人倍于去年此时。午后三时归。收宋乐颜信。曾访视罗莘田而未见面。

俄国提出对德实际措施。郊外修路，车辆辐辏，几不可通。德惠来未见面。

19日 早有细雨。亚、良、渊、仰来，姜伯棠来，共谈道家问题。张延科长来检查下水道。刘顶立来，李雪昭来。收熊先生信论理智理性问题。晚八时大雨。广播俄语十八课。

20日 阴云未解。发张表老信，言冯事。张志和来送俄文参考书籍。张勛仁、良庸来，同习俄文。小青及江江来，晚饭后回东北。收俄文试卷批答（95分）。

21日星期五 晴朗一天。到前门觅收音机未得。到琼州馆看刘、冯，赠5万元。

阅鲁迅译《表》一书，写内心之感甚深刻。发张做知信。答熊先生信。蒋中光来。晚间俄语广播十九课。

22日 阴。亚、良、渊、仰、姜五人来，为讲《文化要义》第十四章。收张表老回信，即转刘、冯。

到南河沿文化俱乐部看电影，未终而归。晚间宽儿来。

23日 阴凉。早同良庸到董鲁安追悼会，会上其子作答词甚好。到宽街知小青因火车不通未走（闻东北及上海、青岛均不通）。借忠侄觅购收音机。又收熊先生信答之。收学委会信答之。

收杨樵谷及刘朝阳信。徐旭生来失迎，留其旧稿翻阅看。晚间俄语会话十六课。

答杨（10万元）信及徐信。谌厚燕来坐。

24日星期一 夜来又落雨不小，至晨未止，终日不休地细雨。收熊先生信，杨樵谷信。宽儿早去。

晚间俄语广播十九课，阅徐旭生论中国文化稿尚好。

25日 细雨连绵自昨至今。寄林宰公信。阅徐稿完。阅李玄伯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亦甚好。但似太拘执于希腊罗马。

新购收音机一架。雨人夜而益甚。本日《参考消息》未送来。

26日 阴雨彻夜至晨不止。亚、良、渊、仰来，为讲徐旭生著作及《文化要义》十四章后半一部分。午后居然天晴雨止。李守文来，略谈其家乡情形及山东大雨状况。

《参考消息》送来两天的。晚间俄语广播第廿课。

27日星期四 晴明可喜。

收林宰公信。早张勳仁来助习俄文。郭大中来坐。午后何海秋来坐。到首都看“牧鹅少年”电影，甚失望。朱谦之、王维诚来竟不得晤，新收音机杂音太多，由宜霖取去修理。宽儿去怀来。

28日 晴和不热。写《读徐旭生手稿后》用四笺。收园林处回信。收杨樵谷信不覆。送邓念观5万元，托良庸交熊先生。

29日晴 亚、良、渊、仰、姜等五人来，为讲《文化要义》十四章一段。姜伯堂借去李玄伯所著书。午后散步到北海。收音机修好送回。

30日星期日 早到宽街看忠、璐、竹和江江等。到中央剧院听梁思成讲祖国建筑甚好，惜时间不足，所讲粗略。收黄任老信。晤梁思成、袁翰青。

天气阴晴变幻，风凉有秋意。发文化俱乐部图书室一信。恕儿未来。晚间俄语会话十七课。

31日晴 收张三姨、冯光清各信。发张及李印老信。阅《意志与性格的培养》，无甚价值。晚间俄语广播第20课。思索伍先生之学。

身心即阴阳，即动静。

由身到心，又由心到身，如是往复不已。

本来好像是阴静而阳动（阴受

而阳施），但其实阳静而阴动（施必出于静，受必伏于动之中）循环相通不可分割。

## 9月

1日星期二 到中山堂听李敷仁报告访苏观感，殊浅薄杂乱。遇林宰公及章行严。

收学习会图书室送来《观察》两册。剪发。

2日 早亚、良、渊、仰、姜及张小山来，讲《文化要义》完。午后访徐旭生遇于其门。坐直达永定门电车一来回。门瓮已折通，正在修路。

收王维诚回信。晚间俄语广播20课完。

3日 晴爽有风。邓少琴自川来京来见。张勳仁来助学俄语。思索伍先生之学。

收史景法寄来其学校文件。还学习会图书室《新观察》两册。

4日星期五 早到晓市遇熊先生。收鲜恒信。晚间俄语补充教材，“词的构成”。宽儿、恕儿先后来。培和、陈同安携小儿女来。

5日 早宽儿回校。徐锡龄来，张含清来。应黄任老约与鲜特老在他家午饭，略谈往事。午后亚、良、渊、仰、姜五人来，为讲伍先生大学之研究第一讲。

6日 天热。晚间有风。早

徐锡龄来。亚三交来胡时三信。恕儿来，宽儿来，小虎来。张次溪、章受之同来。李羨道来。张次溪谈及李景汉。晚间俄语会话十八课。

徐谈及庄泽宣、崔载阳各情形及英国、丹麦人民生活。

7日星期一 早访李景汉小谈。午后访徐旭生谈其稿。

晚间俄文广播补充教材。收邓少琴信。

8日 午后政协常委扩大大会，周恩来报告“过渡时期总路线”内谈及国际问题。陈云报告，“本年财政经济状况及其问题和今后工作要点”。晚八时散会。

写信致王维诚等托艮庸明早送交。

9日 早开小组会予发言。午后怀仁堂开会，予请召集小组人作综合报告。周于散会时特致意希望明日发言，允之。

晚看话剧，即在排演场，演“伏契克”，观剧未终而归。

10日星期四 早九时小组会未发言。收陕西益卿叔信，拟不复。又收张玉山信，拟复之。

午后怀仁堂会上发言人甚多，当告周如无时间即不发言，改用书面陈述，周答将延会一日。本日张勛仁来未得晤面。阵雨。晚间云川、子为来谈明日发言问题。

11日 早有雨意，天凉。无小组会。午后大会上予发言，提三问题。周拟未能接受（李书诚、章伯钧略有所言）。（后来问题发生于此日）<sup>①</sup>

12日 发张玉山、陈仲瑜各一信。收人事部关于陈事一信。午后怀仁堂中央政府会议，听彭德怀报告，末后毛主席讲话（似暗有所指）。

中夜起来，写信给毛。

13日星期日 早发毛主席信。鲜特老来，富眉生来，恕儿来，陆世益来。午后罗子为来，鲜恒来，张小山父女来，曾作忠夫妇来。

晚七时晤毛、周，对子我发言意旨所在根本没有弄清，且气不顺。七时半晚会曲艺、京剧，予观其半。睡眠为思想所扰，但情绪尚宽平耳。

14日 早发胡时三信。收德惠、君大信。午后怀仁堂大会，陈云报告，八时乃散。

广播俄语未及收听。

15日 收听俄语重播。发□德恒信。

午后怀仁堂会，李富春报告，高岗讲话，均甚长，八时回家。

眉生谈主观因素客观因素虽皆有之，而不必谈客观以致放松自己。又谈“自己有所偏”，仍不免于

<sup>①</sup> 指1953年因发言招致批判事。发言详见全集卷七。

认识自己有对的一面，只不过偏了。索问计划有党内党外之嫌，提农民问题即是农工对立，二者皆大不可。

16日星期三 早出散步于北海。午后开会，予发言分三段，自以为无事。

17日 早起听俄语。渊庭来。朱谦之、王维城、周辅成三人同来。良庸来，谈北大哲学系近情。午后列席大会。先章伯钧讲，次周恩来讲，追问过去政治行动，毛主席随时插言，有所表示。高岗主席嘱次日准备发言。晚间子为来。

18日 早起为发言作准备。子为、眉生、良庸来略谈数语。林宰公来、郭大中来均未见。收林修嗣信。

午后大会发言被阻止。会上决定我的问题付全国委员会。晚间眉生、良庸、渊庭、子为、云川等同来。谈会上情形及我自己的反省。

19日星期六 发杜修嗣、孙芸生各信。午睡尚好，即夜来睡眠亦视前为胜，似与反省而心气平有关。又有倦乏感觉，亦是精神与身体较合拍之故。午后亚、渊、良、仰来，良庸谈对伍先生学之研究。晚间良庸来，旋去访李一平。

20日 发易礼容转送毛主席一信。恕儿、宽儿先后来，为之谈此次事。宽儿出其所见娓娓谈数小时甚好，另记。恕儿亦有所说。良

庸来报告晤李一平事。眉生来出其所见亦甚好，均另记。刘顶立来说马希文事。渊庭、秉华先后来，各有所见。

忽悟菩萨止于悲之理（如为人子止于孝之“止”），在儒则只有一片侧隐之心。悲与所悲似相对之两面，然所悲一切众生，自己亦在内，且超于利用与反抗，即是无对。无对而有对，有对而无对。动亦定，静亦定。永不落被动而恒时是主动，换言之，始终有心在。气动即失心，心在则气为心用。

21日星期一 天未明起来写“从九月二十日起”一稿，良庸代抄。午后良庸谈“身意分离，亦就分开了隔离了心和物；意诚则身意融合，精神凝注于事，内无己面外无人，亦就心物合起来了”一段话甚好。张小山来未见。收河南一旧学生信。

22日（中秋） 天未明起来续写稿。听良庸谈其内心生活问题及“唯送死足以当大事”一段甚深彻。午后渊庭来报告其晤陈真如，林宰公各情形；陈林各有话传。眉生来谈甚多，有云前时（18日）见先生心平甚好，今日见先生平稳如前，却不好。告以此由一方面麻痹，一面缺乏思想斗争之故。随后良庸、培昭、恕儿来。又后子为、渊庭、秉华来。收陈伯君转来仲瑜信。发河南学生信。

23日星期三 早起续写稿不多，睡眠占去时间。午后写了一些。晚间恕儿来，为谈我反省所得。就寝后良庸来，言其访李、访马遇周各情形，又言其访胡之事。发陈仲瑜一信。

24日 早起续写稿。发秘书处请假一信。良庸来言其访李任公谈话情形。亚三来谈甚久。施今墨来坐。收陈玉诚信。

25日 早三时起写稿，另开头。剪发。宽儿电话。收史景法信，即答之。良庸晤胡愈之。答陈玉诚信。

《屈原》剧晚会，菜去我未去。听俄语广播讲“祖国之歌”。

26日星期六 早三时起写稿。九时与良庸散步城外。阎宗临来，午饭后去。渊庭送《宋元学案》来，又小谈而去。收亚三一柬。恕儿及良庸晚间来谈甚久。

27日 未明小雨及明未止。早六时起修饰稿文。八时宽儿来，谈其所见。午后雨止。李源澄来，旋同良庸去，晚间又来晚饭。恕儿四时来，晚饭后去。郭大中来，马希文父子来。晚间落雨。

28日 收张则之信答之。写答俄文试题发去。渊庭来抄稿，又同散步高庙。遇熊先生即步至银锭桥而回。后海风景甚好。瓦匠来修补房及地。

29日星期二 早起续写

稿，……忘记。瓦匠完工。

30日 早起续写稿。九时到北海看国画展览，有佳作不少。收国庆节开会通知，拟不赴。

亚三、良庸、渊庭来，同出散步于湖畔。

象山语：要当轩昂奋发，莫恁地沉埋在卑陋凡下处。“反之”即“回来”之谓也。

重担子须是硬脊梁汉方担得。（大程子语）。

身不应离心，心不应离身，心身合，谓之中。

外重内轻，身随物走而离心，失心。

收拢精神而集中于意之萌动，是谓慎。由慎而入独（内无己而外无人），由独而明朗（明德大明），亦即心正身修。功夫只在慎独，其他皆非可用力处。

“性之”，“反之”。收拢精神即所谓“反之”。

## 10月

1日星期四 早起续写稿。九时出西直门绕行城外入豁口而回。晚间恕儿、良庸、培昭等来。

2日 早起续写稿，午间改稿。培英来。晚间良庸来。

3日 中夜起来改稿，十时改完。良庸、渊庭来抄写。晚间宽

儿来，询其所见，谓太偏于个人修养考虑而未从政治上考虑。

4日 夜中被恶梦惊醒，深叹无始以来习染之重。此不应有之梦，盖谓我以知所用力也。早五时起再改稿。陈伯君、张申府先后来坐。宽儿午后二时回校。渊庭来抄稿后即送全委会转毛主席。

世人为物累为形役，只为不晓得“无以尚之”（明德）。精神散乱，四下照顾，落于被动，而或者还自以为有本领。由慎入独，而明明德，不用伎俩，其用乃神。

5日星期日 早到渊庭家，囑其以两稿送宰平先生阅。良庸来谈莘田约其往晤，盖以我为念也。

晚间广播俄语补充材料。读老舍《我这一辈子》印象颇深。

6日 午夜起来洗澡以求睡眠。早起寻味伍先生之学，随有所记。晚间良庸来。

吃饭好好吃，睡觉好好睡，走路好好走，说话好好说，如此谓之敬。敬则不偷不肆，敬则心在腔子里，敬则不逐物亦不遗物。由敬而慎，以入于独，而后心才发光明。

不偷不肆是谓敬（偷是苟偷，肆是放肆）。精神散乱，四下张望，有多少自欺亦不知道，只有收拢精神，集中于意念上，庶乎一有自欺即可知道。随时而毋自欺，心体明

定。

逐物则失心，遗物同一失心。只是即物见心，心却不随物转。

7日星期三 睡眠大致平平，末后稍外驰。起来过六时，七时前仍多忘。借菜到北海，再看画展一遍。十时循湖东走，忽于当前现“敬”，顿觉清明恰当。十一时半回家。往返途中味此学。午后亚、良、渊同来小谈。

8日 夜来睡眠不好。不能空即不能敬。须是力争上游，战胜习气。收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资料册。宽儿来谈其所见。恕儿来，读我稿。良庸、渊庭先后来。收林宰公信及我稿两件。偷心时萌，可耻。

9日 六时唤宽儿起回校。剪发，午后同良庸散步湖畔。晚间听俄语广播。

10日 夜来睡眠初时尚可，一度醒后即思索太多；其中亦有所得，然而妨碍睡眠，不能符合于好好睡之义。同菜到中山公园散步。午后同良庸去隆福寺购《太极拳》一册，有意学太极拳。宽儿晚间来。良庸谈李维汉所作报告。

11日星期日 夜来睡眠尚可，晨起脑无疲乏感。罗莘田来谈甚久。恕儿来，午后三时去。宽儿午前去。风大土多。阅太极拳图解。

12日 似稍冷。睡尚好。半

夜起来抄稿一份寄李任公。访武术研究社，晤高、杜、沈三位，当即入社，从明日起习拳。培和来言璐有病，付以10万元。午后亚、良、渊来，略言李报告之语。又抄稿一份寄张表老。听良庸谈定静安虑得。

**13日** 早到拳社从金老习拳。收杨樵谷信复之。良庸晚间来，道其在民盟发言情形。

检出1938年告乡村同人书阅出之，备用。

**14日** 星期三 早八时习拳。亚三、渊庭、秉华送来水果点心等。约重阳日电约出游。午后良庸、培昭亦送来糖果等。检阅《光明报》《我努力的是么？》，良庸曾去听志愿军报告。晚间听俄语广播。

一日间都不得力，说话动气两次。

**15日** 星期四 夜来睡颇熟，梦颇长（访张则之及搬家等事）。自己形象毕露，醒来思之可厌。头脑疲乏，精神总收不拢，不能集中。

早习拳又习太极功。访金老于其家。伍太太来传周孝怀语。阎宗临来。发周孝老信。鲜恒来，送点心。午后习拳，颇欠精神集中。电恕儿访阎。

**16日** 重阳日 夜来睡眠大致平平，有梦不恶劣。早醒后作出两个决定，(1)今后以整理睡眠为

一大工作，(2)起草一信征求朋友意见后送全委会。早十时同亚、良、渊及棻五人游颐和园，到畅观堂，循后山而回。晚间恕儿来，交10万元令其送培和。收梁仲华、田慕周、宋乐颜各信。

**17日** 星期六 夜来睡尚可。早起洗浴，出门习拳，遇杜君谈太极功甚好。收秘书处送来冬季服装费。收张表方回信及原稿。黄瑄于是日结婚。

思于临睡时应稍作清心功夫。

**18日** 天阴 早习拳。云川、子为、眉生、渊庭、良庸来谈“信”之发否。决定修改发去。恕儿来。徐旭生来。瑄及其婿韩嘉来。伍时清夫妇及其母来。良庸应莘田约往谈，带回我稿并莘田意见数点。入夜落雨。

**19日** 夜雨连朝未止。夜醒后思年来俗念盈胸，没出息到家，所谓“古之学者为己”者盖久已忘之。自欺太多太大，如何能负荷继绝学之任？昨信决不发出。午后雨止。到西观音寺伍太太处晤周孝怀，谈二时许。晚间听俄文广播。

**20日** 星期二 夜来平平无可记，早起仍向外想为多，不能集中于身。八时习拳，午后到北海散步，又理发。收学习会通知。当发林老一信。晚间听俄语会话。读《中庸》及《论语》。

**21日** 夜来初未能入睡，

以后即难调顺，睡眠甚差，此由白日功夫差及临睡功夫差之故。午睡尚可。习拳如例。亚、良、渊来，偕出散步于郊外；亚、良各有所谈说，均甚好。晚间听俄语广播。

**22日** 早阅良庸所写伍先生学说与辩证唯物之会通一稿甚好。习拳如常例。“无外无人”一语甚好，即此是“独”。良庸来谈调心问题，有云“心是无，心是出世间”甚确。晚间恕儿来言璐劳累甚瘦。

良庸谈“居易以俟命，行险以徼幸”。始以为好，继又怀疑之。

**23日** 星期五 早习拳如常例。再阅良庸所写稿。

思卫西琴亦言身心合一，似可相通。又思“身心合”与“身心分”应当如何区别：

略言之：身心分合之“心”盖指意而言，即身意分合之谓。此其一。“意”包有知与情在内，而实为一动向，即行为动作之萌始，以至其表现为视听言动者，此其二。身原为五官百体之总名，而又非顽然蠢然之肉体，实指其时时在起作用而言。身起作用即视听言体动。此其三。说意说身皆归到视听言动，则身意之应合而不分已甚明白，问题乃在何以有所谓身意分离？或者有所忿憾……之有所，心不在焉之不在，即是此一分离乎。

补记：身心分正不外有两个心

——两个意。

午后三时收学习会电话及派车来接去参加小组会，未发言，仅与林老数语，知其未见我信，晚间俄语广播。

**24日** 星期六 夜睡粗安。早起习拳。午后亚、良、渊、仰四人同出散步，谈伍先生往事。收文教组通知。当发陈、李一信，提出参加不参加问题。晚间宽儿来家，宽谈如其在小组上发言，宜有所准备，觉甚是。

**25日** 早天阴 自思从写稿后，自己悔痛似又淡忘，所谓改造几为空话，必须切实省克。早习拳如常。恕儿来与宽儿谈话。午后璐儿来谈其工作情况。王培德来。陈仲瑜送笔8枝。习拳中悟不应匆忙草率之理。夜间小雨旋止。

**26日** 天晴和。早习拳如常。对于发言有所准备。思看不起人完全不对，应当是一副悲悯心看人以至自己。午后亚、良、渊来讨论所准备之发言稿，三人各有所见，愚正在考虑中。

**27日** 晴和。早醒后思作两稿：1 略记九月九日至十八日的一段经过，2 我所要建议的是什么？当即着笔为之，得千余字。习拳如常例。良庸购来俄文第二册。

**28日** 星期三 早习拳如常。写第一稿已完，开始写次一篇。午后亚、良、渊三人来，谈我反省



检讨问题。渊庭说话较多，良庸有中肯语。步行到新街口南而返。以仲华信付亚三作复。午前熊先生来坐。

29日 早习拳如常。出门看冬炉，选购小大各一。收李维汉回信。此日生活似好而实有懈心，临睡未加检点，以致睡眠甚差。

第二篇稿约得千余字，待续。晚间听俄语会话。

30日 早起小雨。因雨未习拳。因睡眠差到公园看菊花。良庸送来熊先生信。头微不爽。安装冬炉。阅熊《新唯识论》最近版本，颇觉不能佩服。

31日 夜来又有不应有之梦，叹无始习染之深不可拔。发陈劭先信。郭大中来。以第一篇付良庸抄写。刘朝阳来。剪发。晚间到西单购酱菜。习拳如常。修理表。

## 11月

1日星期日 早习拳如常。眉生来。恕儿来。收花，移箱，卸帐。未写稿。自省与眉生谈话有意气（得意及抵抗）。睡眠差可。

2日 早习拳并交社费。到澡堂修脚。午后亚、良、渊三人来。亚略谈中医实验院事。答廖真凡一信。续写第二篇稿。

3日 早阴沉。睡醒思政协去留问题，有所决定。思第二篇稿

如何写法有所决定。习拳如常。续写稿。

4日 早习拳如常。续写稿。良庸交来熊先生信及颂天信。颂天身体不好。午后渊庭来。

5日星期四 早习拳如常。续写稿。午后良庸、培昭来，略谈街道工作（发面粉票，选举等）。木匠修理门户。连日忘作日记，足见省察之疏。

6日 早雾，晚间小雨。同良庸习拳，午后同到学习会，在小组会上发言。平、许、李各有话说，谢不多谈。取回表。晚间俄语第二班开学，刘光杰讲话甚有条理。因李任潮话颇动心，自省有缺欠。

7日 早三时半起写稿，第二篇成。午后渊、良来共商改稿，良庸抄写。在湖畔散步一周，习拳如常。答山东旧同学石文彬一信。假牙落地震裂待换。

8日 早醒后思应订定每周生活时序。恕儿来，渊庭来。移室内床铺家具。渊庭抄稿一份。

天气阴冷。恕儿午后二时去，自云工作甚忙。

9日星期一 昨夜初睡尚可，醒后思第二篇仍须加几句话，因以思虑太多，再睡不着，几乎彻夜失眠，甚苦。早起习拳略好。到北京医院修牙。午后亚、良、渊来共谈发稿事。晚间俄语第一课上一半。收王平章信。

10日 晴朗而冷，见冰。夜来睡差可。思写毛信问题。早习俄语，习拳。渊庭来抄改稿。

午后蒋中光来。发陈仲瑜信。

11日 夜来未睡好，早起习拳后小寐。写毛信成。渊庭、良庸又以为不妥。渊有切挚语，思之果是向里不切。鲜特老来谈甚久，语及彭一湖念我。晚间习俄语课文。入夜有雨。

12日 早有霜雪见于地面，又有雾。

早五时起听俄语重播。开始生火于室内。未出习拳。改写毛信。付《列宁文选》预约2万元。午后习拳时屡屡不能心静。

13日星期五 早为先公设祭，亚、良、渊、璠母及鲜特老来。习拳如常例。菜为父母迁葬。欢迎金日成晚会未赴。以最后改正“我所要建议的是什么”稿交渊庭送全国委员会转毛主席，计一信、一稿又附件一，参考件九。是日习拳整一个月。晚间俄语第一课后半。

14日 早起〔听〕俄语重播。习拳。剪发。午后到北京医院，假牙未修好，改期于下周二来取。习拳心不静。宽儿晚回来家。

15日 早起习拳。与宽儿略谈，恕儿来。午后宽去。同恕到宽街视璠等。晚饭后习拳视昨为得法（心静气沉）。菜去通州办理安葬至晚八时半回。中夜电话响不已，

电线有事故。

16日星期一 夜来小雨，早起未止。到马仰乾处，谈伍先生传记事，十一时回家。午后亚、良、渊来谈今所谓“思想改造”与吾人所要求于自己者是一是二，未得结论。因雨未习拳。

晚间俄语上第二课小部分。

17日 夜来有梦不净，醒时思再检查工农联盟问题。早起有晴意。习拳如常。午后到医院取来假牙。无产阶级的忘我是以大我代小我，而真正无对者当就高于此。

假牙不甚合用，上唇内后部觉痛。发马仰乾信。

18日 晴，有风。早习拳如常，阅《联共党史》第九章、第十章。午后到刘家看菊花。思想检讨会问题有所决定。

晚间俄语广播第二课生词语法。

19日星期四 早习拳如常，阅《联共党史》十一章。访林宰翁谈许久。归来思索检讨问题应如何。

20日 夜来思索问题失眠，三时起床草一信稿。午后南河沿学习会未赴而就卧。习拳如常。晚间俄语广播第二课课文。马仰乾来坐。

太极拳法于是日学完。

21日 早未习拳，到林宰

翁家，以信就正，翁为改正措词。午后亚、良、渊来亦谈信稿有所修改。是日早有阴云而下午风大，晚间颇寒。收艾永清一信。公宴金日成之请柬收到，后因不拟赴而退回之。

**22日星期日** 早习拳如常。访徐旭生不遇。恕儿来，讫晚饭后乃去。偶因音乐谈及中国尊师及幕僚制所谓师爷。

**23日** 早习拳，阅黄琛信及熊答林信。发李转毛主席信。午后亚、良、渊来，候马先生不至，即散去。四时马来，因起草伍先生事迹迟到。

阅马先生写伍先生事略稿。

**24日** 天阴。早习拳如常。写出记述伍先生之几点意见。午后到医院修理假牙至五时方回家。晚阅《联共党史》第十二章。

**25日星期三** 天阴欲雪未出外习拳。到西单商场购裤腰带。今日《人民日报》论工农联盟与总路线之关系，始悟我既有破坏工农联盟之嫌，自亦有反对总路线之嫌。晚间俄语广播第三课生词。

**26日** 早习拳如常。天气暖而无风。温习俄语。

**27日** 早晴午后阴。早习拳如常。访夏溥老，午饭后归。研究工农联盟问题（联共党史第九章）。

晚间俄语第三课课文未完；宣布广播时间改迟至八时半开始。

**28日星期六** 早晴暖，习拳如常。今日报又有关于工农联盟文字。午后亚、良、渊、仰四人来，同谈伍先生出处事迹及其学问功夫。由我及仰、良分别担任记述。晚间赵步震来谈甚久。阎秉华来。

**29日** 天阴多雾。宽儿早晨来，恕儿次来。剪发。夜来睡眠不好，甚感问题严重。午后补睡尚可。

**30日** 早起习拳。发伍太太及马辉各信。本日有会议（议程为公债事）及晚会均未赴。收璐转来史景法、喻林炎、王季萍各信。

阅学习资料、温习俄语。晚间俄语第三课后半。广播称将有寒流到来。

## 12月

**1日星期二** 早习拳如常。河水不冻而天气似寒。天昏有风。收伍太太电话。发喻林炎信。

**2日** 夜来思索问题久久不能睡，此或是一考验。早起颇寒而湖水不冻。习拳如常。交付两人社费。有风。午后亚、良、渊三人来，以王季萍、史景法各信付亚作答。马志远来谈甚久。

游玩与工作：——

一种活动不是为了什么目的去进行，而就在此活动中有其兴

趣,当下得到满足,此即谓之游玩。反之,为了一种目的而去进行的活动,常常靠着意识到其成果而努力,那便是工作了,假如在工作中,随时都有趣味满足和高兴自得那即是工作的游艺化。<sup>①</sup>

3日星期四 早晴明稍冷,未出习拳。马辉来谈太极拳之生理心理方面,甚有所见,拟从其研究(另有所记)。彼有简化的太极拳法,又以起手式及站桩教我。

气要下沉是第一,肌腱要通是第二。

无思无虑,无物无我。呼吸正常(宜于静)动作都与一呼一吸相配合。头顶(如悬梁)涵胸拔背(松前紧后)。舌顶上腭,口似闭而不闭。提肛如忍粪,横隔膜下降。颌直(云领)。沉肩坠肘。

不配合呼吸则慢等于无用。

又谈有六种关节运动:1耳,2眼,3齿,4头项,5手腕,6肘臂。

晚间阎秉华来谈“出席问题”,颇有感情思想。当局对我末后一信可能不答,须再审择。

4日星期五 早习拳如常。湖水全冻。午后参加学习会小组,任公发言。发言后自觉未善(又犯自得之病)。鲜特老同车往返。良庸遇林宰翁。晚间俄语广播第四课

生字语法。

任公谈及伍先生记述之事。

5日 天阴冷。发马辉、徐旭生各信。习拳如常。午后亚、良、渊、仰四人聚于良家,谈阎秉华所谈问题及马辉学拳之事。良庸记伍先生一段事甚好。

6日 夜来思索销假问题,睡眠不甚好。早起马幼周等送其父信改期见面,因未往访。习拳如常。伍太太来谈伍先生求学一段事略。陆世益来。富眉生来。恕儿来谈销假问题。晚饭后访徐旭生谈许久,九时归。

7日星期一 早习拳如常。午后天暖,又习拳于庭中。阅斯大林在十七次〔党〕代会上的报告。

8日 天将明未明落雪讫午后六、七时未休。未出习拳。同良庸去看艺术品展览。午后访看熊先生小谈。

9日 晴朗。未出习拳。中午熊先生来付托某事。午后良庸来以某事托之,卒得解决。温俄语。晚间俄语广播第四课文。

10日 晴明。早出习拳。马辉来,再讲各项调身法(另记册后)约定星期日再见。午睡后到西单购物。自本日起每晚睡前及早起有调身定课。收林宰翁信。答梁家光信。

<sup>①</sup> 由此段文字有涂改修饰处看来,似是个人思考所得,而非抄录文字。

11日星期五 夜来睡未佳，思虑不断。早起忽于写“人心”有悟。出习拳，作调身课。阅马恩列思想方法论。收张叔知信。

晚间俄语广播第四课生字语法。

12日 早有雾。九时出习拳。阅马恩方法。午后写宋云〔彬〕一信。亚、良、渊、仰来略谈各信及伍先生事。同良、渊到王府井购《列文选》及《高等心理学》各书（共9种）。

13日 晴明。早出剪发未习拳。阅马恩方法一书至222页。喻林炎来谈。午后访马辉面谈调身法。恕儿来晚饭后去。宽儿有电话。朝鲜会议之预备会停顿。捷克杂技团晚会未赴。

14日星期一 早未出习拳。同良庸到故宫看古画讫午未看完，拟再看一次。每日早睡调身课如常。

晚间俄语广播第四课及练习题。

15日 早出习拳后到故宫看古画，仍未看完。昨日看隋唐宋元，本日看明代，清代未及看。访林宰翁谈伍先生事。因倦未作调身课即睡。

16日 天不晴朗。发李转毛主席销假信。出习拳，午后大风甚寒。补昨日课。晚间俄语广播补充材料第一节。良庸谈民盟开会之

所闻（购粮等）。

17日 早起听俄语广播重播。出习拳，日课如常例。阅马恩方法论。发叔知一信。阅捷普洛夫《心理学》新译本20页。

18日 早出习拳及调身日课。午后参加学习小组会，黄任老有赠言，愚未发言。鲜特老同车往返，据〔闻〕星期一将回渝。晚间广播俄语第五课语法生词。

19日 早出习拳及作日课。午后亚、良、渊、仰四人来谈愚写书问题；渊有意见，良所谈较好。约下星六再谈。晚间宽儿回。访张则之，知李香谷在京。

20日星期日 大寒且风，未出习拳。恕儿来，饭后与宽儿谈话（销假问题，我似从单人出发）。二时访马辉同志习调身法（有所矫正）。

宽儿劝我看蔡尚思的批评。收陈仲瑜信。

21日 早出习拳，天寒不晴明。答陈仲瑜信，发亚三、宽儿各信。

晚间调身缺课。周鲸文来坐许久。俄语广播只讲语法。

22日 早课如常，未出习拳。阅瓦西里也夫《关于生产发展的最一般规律性》（见19日《人民日报》）。收张则之信。访李香谷谈久别事。晚课如例。马恩方法论阅完。

23日 夜来思调身课本意在调心，而卒落于调身而止，当有以矫正之。早起课如常，唯睡差故头不甚清凉。熊先生来。剪发。陈道宏送《新建设》来。杜友房谈“精神内敛，气血鼓荡”为太极拳之道。晚间俄语广播第五课课文。

24日星期四 昨感头微晕，今稍好。天晴朗而冷。早出习拳。阅北大哲学系《近代思想史提纲》，又关于心理学论文。午后到王府井书店及市场。晚课未作耳部运动。李香谷来不相值。

25日 早习拳于家。午后听章乃器报告粮食问题三大政策（统购统销及市场管理）。

晚间俄语广播第五课后半。

26日 早习拳及调身课。午后亚、良、渊、仰四人来。亚谈瞿菊农及道宗意见，渊谈姜伯棠意见。收许季上先生讣告，四十年旧友又弱一个。

某访问亚三夫人病，又参加民盟一会。

27日星期日 早出习拳。因夜来不成寐，不能工作。写一信致第一军医大学询问睡眠疗法。又发许季上家及林宰翁各信。午后访马辉不遇。参加本区选举准备会，领得选民证。晚间马辉来小谈。恕

儿亦同时开选〔民〕会，未回家。

28日 早出习拳又作日课。午后良、渊来，同作俄文练习。又出购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收林宰翁信。

29日 天气晴暖。早出习拳又作日课。阅《心理学》至173页（草草阅看）。1954年新年晚会因本街道选举小组开会坚邀出席而未能参加。在小组讨论候选人提名事，计有徐，陆，刘，张等四人被提名。到地安门购月份牌、稿纸等。

30日星期三 早出习拳又日课。同良庸到故宫看清代各家绘画，阅《心理学》至219页。

收许季上夫人回信（季上临终景象尚好）。李渊庭来未遇，代购到《马克思方法》一书。

31日除夕 早出习拳，作日课。以许信转寄林翁。亚三来小坐转述轶语。头又微晕。

阅心理学至250页。郭大中来坐。

“旧时代的残余”。

“我现在的行动，只是由于惯性罢了”。

“你这一辈子作过什么好事？”

## 1954年\*

## 1月

1日星期五 夜来失眠(自十一时至五时后不寐)。早起习拳未出,阅心理学。捷普洛夫此改稿似减少一些材料,不如其原本有可注意处。富眉生来。访马辉不遇。恕儿来。元旦聚餐参加时遇郭洪涛、魏建功等。演剧未终席而归。张小山来坐。

2日 夜来又久久不成寐。天寒未出习拳,午后马辉来教推手,谈拳剑,亚、良、渊、仰同坐在。马有通、透、定、化、神五字之说。收史景法一信,转魏朗斋。

3日 天不晴明而不甚寒。宽儿回来,略谈个人与集体问题。恕儿午后来。访周鲸文。参加怀仁堂晚会,观剧未终而归。发史景法、李香谷各信。与良庸习推手。

4日星期一 天阴欲雪。张少怀来坐,未出习拳。午后瞿菊农来坐。晚课如例。日课如例。

5日 早交拳社社费。剪发。觅修理水箱匠人。访李香谷同游中山公园,便饭后又游文化宫。

健身课如常。今日天气好。

6日 天晴明。早出习拳及作日课。收天津军医大学回信,即又发一信去。京剧晚会未赴,赴选区小组会,推候选人20名中之14人。晚间俄语广播第六课生字第七课语法。

7日星期四 早出习拳。复看去年一年日记,多所警惕。发亚三信,菜病约其来诊。准备明日学习会发言。

8日 早出习拳,头晕不止。对学习会请假,到北京医院就诊,服水药及药片。睡眠较好。亚三为菜诊视。

医院诊断仍认为我好,无病,只是睡眠不足。晚间广播俄语第六课。

9日 早出习拳,与高推手。秉华电话渊庭因选举不能来聚。午后亚、良、仰三人来略谈(大院胡某针灸医)。晚间同良庸洗澡甚畅。午饭后忽呕吐,不审其由来。

午前林宰平先生来送交曾克崙所赠严著《庄子评点》一本。

10日星期日 早未出习

\* 1954年日记缺12月份。

拳，但作日课如例。午后同良庸访马辉谈拳，于所习活动有所矫正，又添习两式。培英忽自其部队来。亚来诊菜病。

收宽儿信，言陈玉诚借钱事。恕儿未见来。晚间与良庸作调身课（推手等）。

11日 天气平和。早课出习拳。阅党内总路线文件。托良庸发兑陈玉诚20万，张椒知10万元及各信。

晚间与良庸习推手如昨。俄语广播第六课生字及课文。收范广鉴信。

12日 天阴。早出习拳。收颂天信。午后到文教组座谈会（中西医学术交流问题）。看到傅连璋似乎很行。会后送林宰翁回家。会上遇邵力子。

13日星期三 天晴朗。早课后出习拳。拟时常复阅去年日记，以资省惕。到西单购广柑。晚间与良庸推手。俄语广播第六课完。

14日 落雪不大。早课如例。十时出游颐和园。午饭于三道街小饭铺，午后三时归。

什么是你真好真恶？——这是一大问题——看来子所好者并没有真求力图，于所恶者依然怠缓而不能去，这就是自欺自昧，骗人骗己。这亦就是留恋在世俗趣味上，所好恶者不高不强，终日在自

己所谓责任（其实是意气承当）及一些世俗趣味上混日子。伍先生所不同于常人者即在其好恶之深切高强，故卒能追求出一条大道路来。

在步雪游园中思索问题稍得清理（另记）。晚间参加本选区关于候选人初步提名报告会。晚课未能全做。

15日星期五 天阴未解，缺课亦未出习拳。收陈玉诚回信。到大院胡同访孙惠民针医，约定明日就诊。温习俄文。晚间参加本区选民小组会。俄语广播第七课生字。

我所深爱者当然就是自觉能动之心（即本体），但同时对于此一时代我所负的任务或使命（即作中西之间或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之间作思想学术的桥梁）尤为一生心事所在，所谓真好真恶当以此为准，两者之间当然是有关合的，而又不可并为一谈。经过三思之后应当早着手于写书，时时准备材料，以此为生活中之中心工作（生活中必须应付之事当然都要作），即在有此一中心工作的生活中常常警觉于自觉和主动之保持，即所谓省身慎独是也。

16日星期六 早起俄语重播后，到大院胡同孙医处用针于小腹及腿部。云须一周看效果，姑试行之。习拳于尹明考。答范广鉴、王



芳亭各信。午后陪棗去北京医院看病，又遇罗子为。亚、良、渊、仰四人来谈中西医问题。晚间与良庸习推手。

17日 天不晴明。早就针于孙医，又出习拳。恕儿来。发宽儿一信。午后同良庸访马辉学拳。恕儿晚饭后去。晚间良庸来，同作晚课。

18日 天晴明。早就针于孙医。又出习拳未果。午后购新会橙竟不可得。本区选民小组会未赴。亚三来交到叔知信，并约明日岳美中来同访林翁。晚间俄语第七课生字。

19日星期二 天阴沉未出就针。早课如马辉教。亚三、岳美中同来小坐，即同访林宰翁谈至午，又同饭于前门。随后购同仁堂药品，回家已三时。晚间课如马教（良庸未来）。

20日 天阴欲雪。早出就针于孙医。出习拳。与高、杜等谈针灸。午后作例课。晚赴怀仁堂纪念列宁逝世30周年大会，刘少奇报告，夜九时半回。

21日 天较比晴明。早出就针于孙医。（先起听昨日俄语广播）。出习拳。与良庸同习俄语。剪发。

22日星期五 天晴而冷。早就针于孙医。发吴振庚信。收宽儿信。午后同良庸到学习会，予未

发言（曾作发言准备）。晚与良庸推手。

晚间俄语第八课生课。调身课如例。

23日 有风寒甚。早课如例。拟不再打针于孙处。未出习拳。早餐后忽感胃中不和，未用午饭。午后亚、渊、仰三人来略谈亚就中医实验所事。晚间与良庸推手。

24日 晴明。夜睡尚好。早课如例，未出习拳。恕儿来。同棗参加本区选举投票。又起风沙。午后恕儿去。晚间良庸来推手。阅马恩《关于历史唯物论的信》（艾思奇译）。

25日星期一 早课后出习拳。豁口公共汽车本日开行。搭乘到北大后门（即成府之东），沿途有些学校机关不知名，有两段路亦未修好，回程到西四即回家。有风沙。收陈仲瑜信。午后在高瑞周处打针（其针法不同于孙）。晚间俄语广播。

26日 晴冷。半夜醒来自思，愆尤实多，而以我慢为其根，必须踏实，扫除矜矫。棗应考中学教员试验。早出习拳晤高。早晚课如例。午后出购水仙花12支。收王季萍信。

27日 晴。早访马仰乾，同到北京图书馆。午后在高出打针。致函秘书处请介绍在图书馆领取阅书证，由渊庭送去。早晚课如例。

晚间艮庸来推手。俄语广播第八课语法，在马处见有余无言著《伤寒金匱新义》，似乎有可取处。

28日星期四 早出习拳，马辉来教搭(?)手，与艮庸同习之，午饭后来去。收叶、吴信及调查表，当即填写寄回。黄玮、黄昌〔瑜〕放假来见。阎宗临托人送来酒二瓶。渊庭来。晚间与艮庸作马氏推手。

29日 晴。早课如例，夜来失眠。到图书馆值大扫除，未能办理登记手续。午后同艮庸到北京饭店听胡绳报告，遇李一平、甘祠森、范朴斋等。晚间俄语广播第八课课文。

30日 早起收听俄语广播。到北京图书馆领得阅览证。收张玉山信，答之。函亚三约岳美中来谈。午后马仰乾及渊、亚来，岳未到。于亚工作问题有所决定。又亚介绍枕中丹服用。晚饭后到南宽街，培忠等均不在。又到伍太太家亦未见时清。贺李雪昭婚礼。

31日星期日 早课后访高，酬其针资又交社费（艮庸在内）。午后同艮庸访马辉学拳。又会晤常玉璋谈道家功夫；确有所得之人也。约定明日访于其家。宽儿有电话。恕儿来。亚三、美中同来诊脉为一方。降胃气；服之尚好。

## 2月

1日 早访常君子史家胡

同，谈甚久（使其了解我）。为亚三改信稿；午后道宏取走。服药如昨。晚间宽儿来。

2日 早再访常于其家，听其谈自己。恕儿来。午睡后访高，治左肩胛酸沉，略好。由渊兑张玉山10万元。今日为旧除夕，家祭未设香烛。

3日 早马希文弟兄三人来，渊庭夫妇来，张勳仁夫妇来（交还俄字典）。午后到文化宫看马杨对剑，竟未看见。南宽街看培璐。鲜恒来谈。宽、恕仍在家宿。陈、岳同来失迎，李雪昭夫妇来亦不遇。

写鲜特老、张三姨各信，又以亚三信转统战部，均于明日付邮。姜伯棠来。

4日 早起忽头晕未能起床，思昨晚服药片有误。富眉生、张云川来皆于榻前小谈。马辉夫妇来，王伯平来均未见。小睡略好。午后起床进食。少怀夫妇来，谈少怀所见养生之书数种。培忠夫妇来，得心夫妇带小孩来，小虎来。常玉璋来指点睡前功夫。

5日星期五 早起就诊于陈、岳，回途购药。魏朗斋来未见面。午后璐儿来，王祐堂来，黄仲良来，张小山来。晚参加“非这样生活不可”话剧晚会（艮庸同往），巧遇章伯钧。睡前服药。

6日 夜来睡眠不好，半由药力影响，半由观剧影响。早起到

宫门口及上斜街两处看视。午后睡仍难睡着，试用新法亦不易。王星贤来云将移沈阳。张兰溪来坐。张少操夫妇来。晚间温浴后就寝。

7日 夜来因咳失眠。收陆世益信，任天放信，即分别作答。陈、岳同来诊后开方解外感。王维诚来谈哲学系情况。接宽儿电话，即答王祐堂信。伍太太来，马仰乾夫妇来。京剧晚会未赴。服药就寝，似外感已解。

8日星期一 外感似解，周身舒松，咳已减。艮庸交来熊先生信，郭大中来。王祐堂来说培宽事。

头目不爽，痰涕仍多，但未服药。晚间俄语第八课文第九课生字。收上海张三姨信。

9日 天不晴明。身体终不爽，咳未减。岳来电话，拟再服药一剂。艮庸应约晤章伯钧。阅道书一种，不能晓其所云。晚间富眉生来坐甚久。恕儿来夜深去。九时半服药睡，周身烧热不能入睡，至天将明出汗稍松解。收杨樵谷信。

10日 天不晴明。夜未睡眠甚苦，不欲起床。艮庸来代发熊先生信。午后起床，白日烦躁稍减。电召渊庭来检学习材料及代请杜友房。晚间杜来行第一次按摩。俄语广播复习八课文。

11日星期四 夜来因咳不能入睡，甚疲惫。杜再来进行第二次按摩。渊庭来，艮庸访常并在北

京医院代挂号。午后就诊，取得药四种。晚间姚鸣山来坐许久。服药如医嘱。

12日 杜来行第三次按摩。王维诚来坐。

夜来因药力睡眠至天明乃醒，无咳，无烧，但发现小便大成问题，午后至医院诊视。对学习会未终局。张敏华大夫约次日再诊。遇林砺儒、储安平。晚间俄语广播作练习4及复习。服药如昨，唯睡前药减半。

13日 早起听俄语重播。电医院挂号。夜来因药减，睡亦不如昨，但咳痰鼻涕大减。午后继昨到医院检查小便，仍未知结果。遇罗子为、严济慈。剪发甚爽。

闻李任公口服歪斜。许季上之女儿来未晤。亚三、仰乾来均未晤。收张玉山信。

14日星期日 天阴沉。夜来睡得大致不错。早亚三、美中同来诊脉，据云肝脉不平和，肺胃有热未尽，然大致算好。恕儿来，据云法院明日对他问话。渊庭来，囑其访少怀取书。又发李任公慰问信。闻培英调京学习。

晚间与恕儿通电话，据云法院问话可能是张景汤问题。收体育总会请柬（匈牙利足球赛）。

15日 早点后到全委会文教组座谈中西医问题，另记于后。遇王历畊大夫，午后即就王诊视。

据云照相无膀胱结石,但尿中有红血球,初步诊断为前列腺肥大症,随即介绍住院。下午五时入院,沐浴后更衣,住一楼126室单入房。六时进食尚可,食水果两枚。有一李大夫来询病情,似系管病床者。护士何同志。澜庭代取来少怀的书8种。入院前遇罗莘田谈数语。

16日星期二 夜来醒2次,然大致尚睡了不少时间。早起作关节活动后写常玉璋、马辉2信付邮。取耳血化验,医师护士约五六位来视,无多语。一李医独来诊察许多,以一切经过告之。阅舒新城著《恢复健康》。午后良庸、秉华来,菜来。

文教组中西医座谈会粗记如下:

中医发言者董懋德、魏龙襄以及曹、阮、吴几位,均年在三四十(无过五旬者),既非宿学老手亦非英才早发之入,殊无取。其中魏最油腔滑调,曹较朴实,吴甚聪明。曹特提苏合香丸治气管之效。吴似自称泌尿专科。又曹谈对于外科开刀不能收口时,西医无法而中医能用药腐蚀取线后收口生肌。

据报告京市中西医联合诊所43〔处〕,分诊所19〔处〕,中医有证件登记者1100余人,无证件数百人,合约2000人之数。中药店计288家,中医进修学校有二,另训练班有四(预防针灸等)。

李涛从医史来论中西医有见解,惜不深刻。龙伯坚报告“中国医药研究所”将进行五项工作,(1)文献整理(包含古方等),(2)医史之研究,(3)中药之研究(设实验室,分生物、化学、药理三门)、(4)实验医院,以西医任诊断及观察分析而中医任治疗,中西分工合作。(5)中国医药博物馆,内分图书、文物、标本三部分。但干部决定一切,入材困难,中医将请开业名医,西医亦请专家,但本入虽同意而机关调不动。

将从临床研究对于医理药效予以肯定和否定。法国入研究中医针灸数十年,1952尚有新书出版,但认为其疗效只是帮助的。

17日星期三 昨晚洗肠,今早不进食,以进行膀胱肾之检查。由尿道插入玻璃管通于内脏,约一时半之久,虽用麻药仍辛苦异常。心中清醒反观起种种想,由“臭皮囊”以至“父母遗体”,“形色天性”,“践形尽性”等等而思及宗教与儒家之相反,中国文化价值,人类生命之价值……如是种种,从而念及余所负历史使命之重大。午后菜来。

18日星期四 昨发杜友房一信。左肾感痛自昨动手术检查后迄未止,天明后乃渐消失。肚腹仍不适,身软无力,但小便却清。午前王主任来谈,问题很轻,不须手

术治疗(二三年乃至十年后再谈),星期六可以出院。李大夫又抽血去验。与菜通电话。发学习会朱洁夫信。午后菜来,渊庭来。李大夫又来看一次。收徐冰信(回答亚三工作问题)。

舒著《恢复健康》一书有可取处,但材料太多不能全摘记于此。

英谚:疾病是生活错误的惩罚,医院是执行这惩罚的牢狱(一切疾病皆自己生活的不合理所造成)。

聂云台著:《结核辅生疗法》有云,须知西医之理论虽精而疗法多缺,中医之说明或多未当,而疗效多有可靠。原著记述验方甚多,且能明其理。云台先生真有心人也(十八九年前曾于上海其家中一晤,且出于先生邀约)。

19日星期五 夜来醒起小便三次,饮水多故也。早起大便已通。九时王主任来,谈数语,红细胞不成问题。李大夫来作小便余留多少测验,据云很少。洗澡一次后更衣。午饭后小睡。阅苏联小册《长寿的途径》。与恕儿通电话。午后菜来,渊庭来,周秘书来(李任公病情不严重)。王主任陪计同志来看,定后日出院。

阅《长寿的途径》小册:

此书主要从巴甫洛夫学说强调神经系统之统一主宰能力。它驳斥了衰老是机体由肠内自己中毒,

机体的珍贵因素渐为普通基层结缔组织所替代的说法,驳斥了动脉硬化为衰老主因的说法,以及内分泌腺机能的逐渐破坏为衰老的说法。所有这些理论,都是对机体之为统一整体认识不足,对机体和生存条件(环境)的统一认识不足,而最主要的亦就是对大脑皮质和全部神经系统在机体衰老过程中的调协机能之无知。衰老不只是由年龄来决定,同时亦靠合理地管理自己的生活,靠人类意志来决定。

20日星期六 夜来睡尚不错,起小解3次,早大便一次。九时看李任公,形容不雅,似浮肿。阅聂著甚好。又阅《苏联医学》。午后马仰乾、伍太太来小坐。菜来。晚饭曾食肝(似鸡肝)。午前王主任领几位大夫立谈数语。午后李大夫来言明星期早出院。

21日星期日 夜来因就睡稍早以致屡醒起小便而睡时不多。九时前渊庭来,菜来接,即出院回家。午后宽、恕及培英来,又未能午睡。与宽小谈。昆庸、培昭来。发林宰翁及熊先生各信。亚三、美中同来谈中西医问题。付医院6天伙食15万元。孙伏园、汪士龙同来小坐。

22日 夜来因咳不寐甚久,午饭后小睡。菜去医院看痔。阅牟著《衰老防治法》甚劣。

晚间俄语广播第十课生字语

法。

**23日** 夜来睡稍安。早点后出席外交、文教两组座谈会，听了西林、夏衍、谢冰心、袁水拍等报告，又向达、常任侠、季羨林等发言（关于中印友好问题）。送林宰翁回家。午后发常玉璋、李香谷、黎邵西各信。亚三来取去聂著《辅生疗法》向其提出王福溢事。

**24日** 星期三 天阴不解。午后访熊先生及杜友房（酬以4万元）。晚间富眉生来。俄语广播补充材料。安某君来坐（往日邹平太极拳教员）。

**25日** 天阴如昨，午后风。早起听俄语重播。恢复早晚健身课。温习俄语。阅渊庭去春笔记。发亚三、少怀各信。收李香谷信。访金永全。晚间良庸来。

**26日** 天仍阴。早课如例，未出门。阅《太极拳论》，抄之。晚间俄语广播第十课文。

**27日** 星期六 夜雪早晴。早听俄语重播。访常君谈并还其书。午后亚、良、渊、仰四人来略谈，阅《光明日报》，巴甫洛夫学说各文，抄太极拳歌。

**28日** 落雪不小，可喜。早课如例，恕儿来。午饭后访少怀，借得《衷中参西录》医书共10册。收黎劭西回信。晚间阅新借医书，尚有价值。

### 3月

**1日** 天阴但夜来未雪。早课后访常君，聆其谈话约2小时。收马仰乾寄来《中医月刊》。与中医学学会通电话。晚间与黎劭西通话。六时半俄语广播第十课文完。思常君谈话，反复于心，不能自己。

**2日** 星期二 天阴如昨，飞雪不止，颇寒。访黎劭西谈话甚久，阅其所存《龙潜六扎》。午后渊庭来。静息不足半小时。

**3日** 天晴，但夜来有雪。早课后温俄语，收第三期补充教材。少怀来谈，午饭后去。渊庭来助习俄语。收学习材料。

**4日** 早课后托良庸访朱浩夫。到北千章访王少宸大夫用拔火罐。午后访亚三及秉华。张云川来谈关于其所闻“双周座谈会”座谈我的问题。

**5日** 星期五 早到拳社付4月份社费。午后出席学习联组会。作简单声明。晚饭后参加怀仁堂斯大林〔逝世〕周年纪念会。广播俄语不及听。睡前服王医方剂。收陈玉诚还20万元，即答信。

**6日** 早五时余听俄语广播。服第二煎药。午后亚、良、渊、仰四人来，谈至五时去。亚、仰各借去医书数册（留有清单）。晚间宽

儿回家，谈巴氏三原则，不能契于心。

7日 早与宽儿谈，良庸、培昭、眉生继来同谈。宽儿有切挚语，良庸谈最好，皆于我大有助益。徐旭生来谈历史问题。陆世益来小坐。赵庆祥夫妇来。恕儿午后三时来，以宽语转告之，晚饭后恕去。发李维汉信。睡后刘顶立来未见。

8日星期一 早九时饭。饭后良庸来谈我两点可靠的，一点担心的（心急）。又伍先生之学不落于个人，唯心，形而上，虽不是集体的而近于辩证唯物。午后渊庭来助习俄文，良庸同在。晚间俄语广播第十一课。

我一向自以为是（甚强，因自己思得），现在发现都一直没有对。我特标榜“无对”，以为非马列所知，但恰是讲“有对”的他们恒能出以“无对”行动，而我则恒以“有对”出之。

9日 早课后温俄文，为期中测验15题作答卷，当日寄出。陈道宏来。李雪昭来晚饭后去，又发俄文教育部论生字卡片一信。

我一生得力在处处“有自己”，然而今日最大病痛亦正在脱不掉个人主义，“不能没有自己”。张云川说我一生脱不掉一个“矜”字。

10日 夜间有雪，天明后犹阴沉。午后周维鲁来坐。亚、良、渊来谈不甚久。晚间俄语广播作练习六。复阅土改时手册。

11日星期四 天晴而大风。早听俄语重播，作健身课。思如何不落于习气役使中。

试写发言稿。天寒室内火未能停。

（对李维汉除询其意见外，请求二事：1，索还材料文件；2，会场记录。——记此备忘。）

12日 早点后到薛暮桥报告会，遇林宰翁。午后访常君未在家，留字告之。访李香谷小谈。晚间俄语广播十一课后半。

“根据三次革命的经验，我们知道：在一百个未经过集体审查和集体修改的个人决定中，差不多有九十个是片面的”。（斯大林与德国作家路德维希的谈话。《学习》，五卷三期）

13日星期六 早起听俄语重播。健身课。午后亚、良、渊、仰四人来，同在郊外散步。晚饭后访马辉小谈。又到新华书店。收《列宁文集》第二卷。渊庭提三点：真情实感，勿落于消极被动，群众路线。

14日 天晴暖，午后风稍寒。

早课后检视旧稿。王福溢来，于前列腺肥大症得闻其说明，又谈

中西医问题。<sup>①</sup>午后恕儿来。富眉生来谈检讨问题（除向自己挖根外，应注意事情影响问题）。收李香谷信（虚心向人学习）。

15日 天晴稳。早出习拳。检理旧件。收陈同安及培和信。到西四购斯大林〔全〕集第二册，阅其“马克思与民族问题”一文。

国家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需要的暂时机关——其所以需要并不是为着自由而是为着镇压无产阶级的敌人。在有自由时，就不会有国家了。（此斯大林讲解恩格斯的话）。

16日星期二 早出习拳。检理旧稿。写陈同安信。晚间怀仁堂欢迎朝鲜访华团大会并看艺术表演，遇齐燕铭（未说话）、杨刚，至十一时半先回。

17日 早出习拳。同菜访看培荫侄女于东直门，谈宗族情况。午后良、渊来小坐；亚三未到。

晚间俄语广播语法及第十二课生字等。收宪法分组座谈通知及有关资料，会期未定。广播大风未验。

18日 晴稳，午后忽起风甚寒。早出习拳（起床前听俄语重播）。阅苏联最近大力发展农业的决议文，并作记于另册。

收全委会学习资料农业专辑第二三册。学习会待下月再开始第三单元之讨论。

19日星期五 夜来风大而寒，室内需火，竟日未休。

未出习拳。阅1929斯大林论党内右倾（布哈林等）一长篇演说，对于我作检讨有启发。午后出理发。再收宪法研究资料十册。

20日 有风不大。早课后访林宰翁。午后亚、良、渊、仰四人来。贴用筋骨膏药于肩井上。以施今墨赠件付亚三转岳美中。

又山东朱同学来自新乡。晚间服丸药（约为一付，追风丹之一半）。收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册。

21日 晴和。早出习拳。游故宫看历代名人墨迹展览。恕儿回家睡，午后与恕谈。良庸在罗隆基家集会后来谈。宽儿未回，上星期曾到宽街。晚间丸药照服一半。

22日星期一 早出习拳。阅联共党史及斯大林论党内右倾长文（重阅），并摘录。午后良庸、亚、渊来谈检讨问题。良转提兢兢业业对大局责任之义。头微晕，约岳美中来诊，服药一煎。晚间俄语第十三课。

23日 早听俄语重播。天阴略有风，未出习拳，习拳于庭中。

<sup>①</sup> 王福溢大夫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在山东邹平卫生院工作，1939年曾随著者赴山东敌后。



服二煎药。开始起草检讨稿。服第二剂药。收学习会开会通知及附件。

24日 晴和。早出习拳。继续写稿。午后沿湖散步到后海，知新设体育场及游人憩椅。

晚间俄语广播第十三课文。收王星贤信，答之。

25日星期四 早出习拳。继续写稿。阅宪法草案，甚简单扼要。星期五学习会取消，星期六座谈宪法。午后渊庭来谈及河南、山东往事；嘱其转告亚三星期六例会改下星期一作春游。

到西四购得蕃茄，觅芥末不可得。

26日 阴云欲雨又风大。早未出习拳。作早课于室内。发马仰乾信。温习俄语。阅宪法初稿及陈伯达报告要点。良庸是日民盟有会自午后至深夜。

27日 早出习拳。午后访常君，知其下月初回新乡。到南河沿宪法分组座谈会（共31人），召集人程潜、傅作义、张志让。我将于下次会发言。每周一、三、五开会，继续七周，不再发通知。宽儿回家，谈及恕、璐各问题。

28日星期日 早未出习拳，课于庭中。恕儿来。宽同良庸去看罗子为。阅苏联及各民主国家宪法。午后宽儿去，恕晚间去。

29日 早出习拳，又到北

海散步，桃花初绽矣。午后到南河沿宪草座谈，就20年前《大公报》我论文发言，惜以割裂出之而未能批判，薄一波曾表示意见，乃恍然自己不能掌握运用新思想。晚间俄文广播，以散会稍晚未能从头听起。

30日 早于床上听俄语重播。九时同良庸、培昭去颐和园与仰乾、亚三、渊庭会合游览，游人不多。中午未用饭，只茶食水果。午后一阵大风不能划船。在园沿后山走西堤抵南墙，周南湖东墙，至四时出园。

31日星期三 早出习拳。阅新民主革命史至第三章完。午后到宪草座谈会未发言（序言段结束）。晚间俄语广播十三课后半。

集体与个人不可偏废是很明白的。在人类历史上的各阶段正不外集体与个人更番轮转地逐渐深入地得到应有价值之觉醒认识之一种先后层次，亦是已经证明的事。今天世界上无论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都还未发展到最后圆满地步，都还有其发挥未尽之义，所以在英美就不肯放弃其个人主义思想而坚信共产党在抹杀着个人，同时在共产主义国家亦正为有所欠缺（非最后圆满）而遭受指摘，那是不足怪的。

## 4月

1日星期四 夜来失眠，系

偶于醒后用思之故。早出习拳。饮食后就卧仍不能入睡，因去天坛散步。惜先农坛不开放。30年前尝于此桃林中古松下游玩，颇回忆之也。

2日 早到小市，到中山公园，惜天不晴和。午后参加宪法座谈分组，未发言，但以书面提一小意见交去。晚间俄语广播作练习题。

3日 早赴颐和园中途改计到西郊公园。园内正在改建，景物非旧，幽风堂为甚。午后亚、良、渊、仰来，余谈氢弹所引起之国际震动，因及时入心理思想问题。王星贤信被退回，改写地名再发去。宽儿夜间回家。

4日星期日 早未出习拳。宽拆除室内火炉，移出花盆。八时半与宽、恕、良、昭等同游香山碧云寺、卧佛寺、周家花园，二时半回家，习拳于庭。

5日 天晴朗。早出习拳及推手。到西四购《文史哲》，午后乃得之。参加宪法座谈。屈武报告外，总纲结束讨论。晚间俄语广播，改正试卷错误。

6日 夜间有雨，晨起益大。独游颐和园，看杏、桃、玉兰。寿春已开，丁香将开。午后雨渐止，天犹阴。宽儿回校。左臂遇阴冷天辄感沉重，今日亦然。阅《文史哲》杨宽著“战国时社会变化”一

文。

7日星期三 天阴未解，室内早课。夜来思自己知学而不好学，自欺骗人。说入不知回心转意，自己明知而不肯回心转意（向外而不向内）。

午后参加宪法座谈组（屈武继续报告），讨论第二章第一节，愚未发言。到宽街看培璐。晚间俄语广播十四课生字及语法。

8日 早晴。偕良庸及璐母到坟地。姜德龙不在。松树死一株。九时十七分开火车，十时三刻到〔南〕岗洼，午后二时二十分返程，三时五十分到京。在乡间步行往返约18里。天气甚好，步行不累。车上人多甚挤。

9日 早出习拳。定今后每晨习拳后再进食。习拳必认真调心。阅周辅成《荀子认识论》一文。午后同良庸到北海参加宪法座谈未发言。

晚间俄语广播十四课语法及课文。收宪法意见一辑。

10日星期六 早有雨意，午后晴。早课后访夏莲居〔士〕谈至午饭后回家。亚、良、渊来，仰未到，同出散步于后海一周。收宪法意见二辑。

11日 早出习拳。阅宪法意见各辑。收君悦信。恕儿来，同散步于后海一周，晚饭后去。宽儿未见来。

12日 早出习拳，到中山公园，丁香、牡丹尚未开。培英来云将回高碑店。午后在宪草小组发言表示赞成李、钱二人修改条文及主席问题。晚间俄语广播十四课后半。

13日 星期二 早出习拳，到王府井百货公司做夹制服。午后阅新民主革命史。收王星贤回信。

14日 天阴欲雨，未出习拳，室内早课。午后宪草小组座谈最末发言，同意黄绍竑之说。晚间俄语广播十四课完，又补充材料。三时雨至五时止。借文化俱乐部《文史哲》一册。

15日 早小雨。未出习拳，到颐和园后山幽静处闲步。白丁香、海棠、牡丹均未开，距上次之游已十天矣。遇朱谦之一家。

思人类文化全在以其发舒人类之创造力，定其高下标准。

16日 星期五 阴云有雨意，而不大落。未出习拳，课于室内。阅《文史哲》刘祚昌《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动力在农村》一文甚好。发寄刘氏一信。收许季上夫人信答之。

17日 早出习拳，天犹阴，午后晴风。到北京图书馆阅《历史研究》侯外卢、《文史哲》，童书业，王亚南各文。亚、良、渊、仰四人来谈中国社会发展问题。马志远来谈我检讨问题。郭大中、蒋中光来，

我适外出未遇。晚间到新街口电影院看科学影片三组。宽儿回家。

18日 大风且冷。早未出习拳，与宽恕闲话。午后到百货公司试衣。七时政务院晚会，观川剧“夜归”及叶盛兰“探庄”甚好。（良庸同去）

19日 星期一 早出习拳（天晴风息）。中午又有风。张勳仁来谈我生活情绪问题，用心甚好。午后到宪法小组谈地方制度，略有发言。

晚间俄语广播十五课生字语法。

20日 早出习拳。同菜到颐和园，海棠、丁香已开，牡丹未放。在知春亭、景福阁、谐趣园一带未远游。午饭后未能入睡。剪发。

21日 早出习拳，到鼓楼后购提篮。午饭后睡不着已有多日矣，前此未有也。从本周起星期三不开宪法会。屡次广播大风，幸不甚大。晚间俄语十五课课文及习题。

22日 星期四 天未明（三时顷）忽醒后感眩晕，五时半听俄语很勉强。菜访亚三，亚于九时来诊，用旧方加桂枝、杭芍。午后渊庭来小坐。晚间服药一煎就睡。

23日 夜来偶因用思以致彻夜未眠，心思自己不能调理，及至求其息止，竟已不得。晨起倦而烦，却不能静息。到公园散步，杜

丹苞大而未开。归后写信请假（宪草会）。三时去北京医院，遇李任公夫妇。经张敏华诊视，给药3种，以安眠为主，晚服后睡眠差可（药力甚轻）。

**24日** 早出习拳。到新街口洗澡甚爽。膏药揭去，从上月20日贴用至此一月四天。收颂天信报告勉中近情。亚、良、渊、仰四入来，同在湖边散步，到熊先生家。

**25日星期日** 夜来虽服药及饮食仍不得好睡。早出习拳，后同菜到公园，牡丹只开一株。到前门购戏票“大众”。在外午饭后听戏，看“三岔口”，从前门车站回家。饭后同良庸到政务院晚会，京剧有“李陵碑”，“审李七”恕儿午后由北大宽儿处回家。

**26日** 早出习拳，天气晴和。午后参加宪草座谈（司法及检查节），未发言。

晚间俄语广播十五课课文第二段。夜来睡眠视前为好。

**27日** 早起听俄语重播，夜来睡意尚在。出习拳。同菜游北海。午睡尚可。午后郭大中、王星贤来。颂天信托王转熊先生阅看。

**28日星期三** 早出习拳。同菜到中山公园，约伍太太及马仰乾夫妇看牡丹，午饭，马将南去也。午后参加宪法座谈（司法，检查及公民权利）。因中午未睡，精神不继，头脑皆晕。晚饭后又贪看《参

考消息》，九时就寝不能入睡，吃药及饮食后亦不能睡，甚苦。天明得小睡。收熊先生及蒋中光信。

**29日** 未出习拳。头脑不好用。早到医院挂号又到王府井及渊庭家，以15万付渊转交蒋中光。午后到医院就诊，庾大夫诊，付药2种，亚三来谈并诊脉。晚间未服药而睡尚可。

良庸代购《苏联宪法通论》第二册。

**30日星期五** 天冷且雨。午后宪草座谈未发言，再一次会即结束。有些意思拟书面提出。晚间清涕不少殆感清寒。宽儿及其同学来。就寝重被温暖涕乃少。睡眠不太坏。渊庭来，数语即去。

## 5月

**1日** 早到天安门（李凤莲同车）。天渐晴，一切甚好。午后二时回家，饮食后睡不着，服药1粒亦无效。晚饭到宽街看忠、璐等，随上天安门看灯火而归。睡后服药2粒，竟心不静而无效，头脑甚苦。天明似稍睡着。

**2日** 头脑昏沉不灵。晓青、德惠、良庸、培昭、宽、恕等在家午饭，饭后在河边拍照。因精神不好未与青等谈话。亚三、美中来诊脉开方。富履生来小坐。午后恕、宽、青、惠等先后去。得小睡。

晚间未赴京剧晚会，到中山公园以为有许多灯火竟无有。服药就睡。

3日星期一 夜来服中药，睡甚好。早起服二煎。午后宪草末次会，交去书面意见三条，未发言。拍影结束。晚间俄语广播因停电受阻。服二剂药。

4日 夜来睡眠大致尚可。早出习拳。后到故宫巧遇邹树文四哥（夫妇），同游太和殿。<sup>①</sup>回家与得心通电话，嘱其转告其兄、姊知之。晚间与邹四哥通电话，明日来家午饭。

5日 早出习拳并交社费（与良庸两人共3万元）。与小青通电话。邹夫妇来，午饭后同游北海。在后门购夹衣料一身。晚间良庸来略谈宪草消息。俄语广播十六课第二段生字。

与邹四哥在北海拍照。

6日星期四 早出习拳，到故宫看牡丹及历代艺术品，齐白石画（几无佳者）。午饭后不能入睡甚怪。晚间忽起风。服中药（前方）就寝。

7日 夜来睡不着，似药力无用，全在心思或云大脑上。早出习拳，剪发。天气尚可。晚间去看邹四哥（患脚痛）。俄语广播十六课第二段及练习。

8日 早出习拳。在新街口购衣料。午后亚、良、渊、仰四人来谈，亚、良各有所述。蒋中光来。晚间到文化俱乐部看电影，甚劣。

据亚诊脉，谓大胜于前。德惠来。是日早三时至五时睡尚沉，然三时以前未睡。

9日星期日 夜来大略能睡，而午饭后却不能睡。早未出习拳。到亚三家又回到中医实验所，由岳美中、陈慎吾诊脉开方。正午恕儿来谈宽街事。晚间同良庸赴晚会，全国铁运输兵话剧甚好。服药后就寝。

10日 早出习拳，夜来睡眠尚可。到南宽街看翳母并助20万元。昨午前九时忽遗矢于裤，今日九时又然，甚怪。午后以北海照相送交邹四哥。到北京医院经张敏华大夫珍视给药3种，其2种为肠胃用，其一为胶囊安眠药。

晚间俄语广播第十六课第三段及练习九。就寝后服药，心平静不能入睡，愈来愈苦痛，卒致彻夜未眠而身体疲倦不堪；睡眠药不可服如此。

11日星期二 早起虽开收音机，但不能听俄语广播，亦不能起床。八时半起床后仍就卧，头脑甚苦痛。午后就睡似稍解。邹四哥

<sup>①</sup> 著名农学家邹树文先生为著者大妹新铭之夫的堂兄、著者之姻兄，故称之为四哥。

来谈其思想转变经过，我亦有所述。阅报及《参考消息》，尚能阅看，但终日未作健身课。收宽儿信。

肠胃药照服，安眠药不敢服矣。

12日 夜来不药而睡眠尚不太坏，早起头脑渐复常。到故宫游西路各殿，欲看陶瓷未果。过中山公园看牡丹已残败矣。游散时头沉重，午饭后小睡乃解。晚间俄语广播十六课第三段。

13日 夜间大雨，早未出习拳。发小青、恕儿各信。到新街口购豌豆（初尝）。午后到北京医院，庚大夫诊后开始理科电疗法；将连续数日行之。又药水一种亦属镇静剂，饭后服用。

14日星期五 夜来睡尚好，早出习拳及推手。写致岳、陈一信于午后，在医院电疗后访亚三付其转岳。到新街口看印度影片，不算甚好。晚间俄语广播重习十六课及十七课生字。照服西药后就寝。

15日 夜来睡尚可。早出习拳。到故宫看陶瓷，头脑似弱不堪用。午后到医院电疗。亚、良、渊三人来泛谈，约定每周见面两次。

午后五、六时忽雷雨。收通知，学习会于下周六恢复。

16日 昨夜就寝早而入睡迟，约在二时至四时前得小睡。未出习拳，作室内健身课。恕儿来，闻

伍时忠失学。小青有电话来，午后候小青不至。发史景法信。性明和尚来访答之。晚间同良庸到政务院晚会，京剧亦幼稚，十时半散场。

17日星期一 夜来睡差可，早出习拳及推手。午后到医院电疗兼治咳嗽。亚、良、渊来泛谈（孔大充著作）。晚间俄语广播第十七课，“革命的天才”一文，在哲学上有可取处。在医院将眼镜坠地打碎。

18日 早听俄语重播，出习拳。九时到“精益”配眼镜。医院电疗停一日。午后大风。阅季米特洛夫集尚好。九时就寝，不久入睡，证明不假电疗之力。

19日 夜来能睡，虽雷雨时作时止，小便3次，而较比有睡意。早未出习拳。同菜到颐和园散步，十一时返程。午饭后小睡。亚、良、渊来泛谈，后在沿湖散步。

晚间俄语广播十七课三段生字。

20日星期四 早听俄语重播，出习拳及推手。阴晴不定有风。昨亚、良等均谓我精神脉象见好，因不自觉也。今日再去电疗。访邹四兄不遇。晚间德惠来谈“六一”幼儿园。九时寝。

21日 早出习拳，天阴偶有细雨。从德胜门搭车到清河镇一转。20年前曾来过燕大实验区，已不省忆矣。午后到医院电疗，到隆

福寺市场购便壶及高杯。晚间俄语广播十一课第二段及练习十。

22日 早出习拳。看学习文件。午饭后似有小睡。到学习会，第一二组合并，千家驹要我发言，因略论农业改造之可能条件，殊未周妥，有人纠正，思之不能释然，小气极矣。宽儿回家。洗澡就寝。

23日星期日 昨夜就寝后未能入睡，午夜一时起床写此时所悟如下：

今悟所有对治不眠种种疗法皆无用。其所以无用者正为有对抗睡眠之一大因素在，使之不得入睡。此因素即害怕失眠之警惕心，与夫寻求使自己赶紧睡着的方法之寻求心。虽然此警惕心及寻求心都不是很粗厉的，而是很微细的，却是隐微有力。

此即是说原来能睡着的，睡是当下即是，丝毫不远隔在。然而怕睡不着及左右寻求睡的心却恰好阻隔了它。这好像佛家所说的道理：菩提当下即是自性涅槃，只为无明所隔，只为不自信其自性涅槃所隔，就隔断了。只消把此妄念放下，马上就是真理。——这是完全对的。

我说以上的话完全对，完全对，更无另一不同意见存。然而隐微处还是信不及。真是信得及时，真无二意时，不是马上证菩提了吗？不是马上云消雾散而睡着了

吗？说“完全对”还不真信它完全对，这是一种“鬼聪明”在作祟，亦就是真愚蠢的可怜虫！

天明落雨，八时甚大。九时小青、德惠及得心夫妇等来。培恕、小虎继来。宽儿于雨中去学校。青等午饭后休息片时，与青谈话，叙去年发言事及自己反省大意。青述其意见，大致谓人总是不肯伤及自己，言动处处必与自己利害相结合，余之对新思想及其势力恒加拒抵正亦在此。今应于此搜寻检讨。对于过去在国内社会所起影响作用应着重检讨。对于面前事实真理应正视不回避。

24日星期一 早出习拳。九时在西直门候同邹四哥夫妇游颐和园，至午后五时乃出园回家。对于电疗未能去亦未声明为歉。晚间俄语广播复习十七课及作练习。

25日 早阴后晴。起床即听俄语重播。早出习拳，到医院电疗。到新华书店购得《心理学名词》、《谭嗣同集》荣著《近百年革命史》等书。剪发。阅谭集后半，《仁学》容后细读。

26日 天阴冷，午后六时至八时落雨。夜来睡尚可。阅文字改革论文，知文字改革的趋势。午后亚、良、渊来泛谈。

晚饭后到文化宫看鞍钢技术展览会，遇齐燕铭、章乃器等。看三小时才看完，虽闻说明仍不大明

了。

27日星期四 早天阴旋晴。出习拳，阅《仁学》。午后到故宫，看祖国自然环境及矿业资源展览。到医院电疗。购俄文生字卡片。访邹四哥不遇。晚间邹来电话，大约30日回南。

28日 夜来睡眠甚不好，（并无特别原因）。早出习拳及推手，饮食后休息，仍不睡。午饭后虽得休息还是睡不着。沿湖散步与良庸小谈；熊先生情形尚好。阅俄文生字卡片，似无大改善。晚间李竞西自昆明来，闻曹钟瑜尚在（劳改）。

29日 夜来仍不能睡，甚怪。午前到公园散步，出习拳，午后到医院电疗。到学习会听杨子华、廖鲁言两报告。晚有古典音乐会未赴。宽儿回，伍太太来。

30日星期日 昨夜十时就寝，十二时尚不能入睡，但心气甚平，约在二时至四时得小睡。早起未出习拳。同宽儿散步到小市。恕儿来，午后同恕儿游颐和园，欲划船以人多不可得，看芍药而归。晚赴政务院晚会，杨宝森“打鼓骂曹”尚好；杨宝忠胡琴好。

31日 夜来睡眠大致初时不行，人后渐似睡着，比前几日均好，然起床后头脑仍不清爽轻快。

到公园遇李任公，谈宪草进行及最近将开政府会议。参观蒙古美术展览尚好，又工人食堂工作展览甚有价值，惜地太窄。午后到医院电疗，又访于孝侯小谈。亚、良、渊三人来，愚竟〔将〕此约忘记，头脑似受失眠之伤矣。

购芍药花插瓶尚好。晚间俄语广播十八课第二段文。晚饭后有小雨。

## 6月

1日星期二 早出习拳。夜眠尚可。天阴欲雨未大落。午后到医院电疗。访邹四哥送行，以《中国文化要义》赠之。晚间沿湖散步。

2日 夜来睡差可，早出习拳。到小市。巡视崇文门已大改观。搭八路军车经花市大街至广渠门，又出门至二闸八王坟等地，乃知此门内外之繁盛，所有大工厂仓库均在东郊也。午饭后求睡未成，但得休息。亚、良、渊来泛谈。阅斯大林〔全〕集第九卷对托洛斯基一长文。晚间俄语广播十八课完。

3日 夜来睡不算好，早出习拳。到龙须沟、纓子胡同等处一为巡视。<sup>①</sup>午后仍睡不着，到医院电疗。东安市场购食物。

4日星期五 夜来初时难

<sup>①</sup> 崇文门外纓子胡同为著者1909年后旧居所在。



入睡，后则较能熟睡。早出习拳，交社费一万五千元，未代艮庸交费。同菜到前门购食品。午后仍未能睡。

洗澡未去电疗。夜晚落雨。晚俄语广播，复习及练习。

5日 通宵落雨不止，早起阴云不解，雨势已小。未出习拳，课于室内。午后到医院电疗，到学习会讨论第四单元。干、黄各有发言。

终日阴雨。就寝后初睡仍睡不着。

6日 天晴朗。沿湖散步，未到山上习拳。午后忽儿来。午睡不好。艮庸来，相偕散步。晚饭后恕去。菜去开会。阅杜守素、侯外庐等著《中国古代思想通史》（特于古代东方有所申说）。

7日星期一 早出习拳。到西郊公园一游（新布局甚好）。郭大中来。午睡不好，到医院电疗。亚、艮、渊来泛谈。晚间俄语广播全系练习。

8日 夜来雨大，早起未休。偕菜到中山公园散步，经德胜门回家，剪发。落雨终日，午睡尚可，未出习拳，课于室内。阅斯大林〔全集〕九卷。入夜雨止，稍凉。

9日 夜来睡尚可，未出习拳，课于室内。八时访林宰翁未值。九时青年宫胡兆森报告苏联专家一切情形，颇真切。午睡不着。亚、艮、渊来泛谈，因雨欲来早散。晚

赴北京剧场看话剧“红旗”及“人往高处走”，表演尚好。阅文字改革论文。晚间俄语广播缺课待补。

10日星期四 早起补俄文课（十九课生字、语法）。天渐晴，未出习拳，课于室内。午后到医院电疗，又经门诊给药两种。因午睡不成，头脑昏沉迟钝，晚饭后休息稍好。因缺滴药管只服一种药。

11日 天晴，昏晚有雨意。夜来睡尚可，早出习拳。准备学习第四单元发言。午睡未成。到学习会发言，自觉有疏漏。到医院取滴管。晚间俄语广播十九课课文。收游杨一信（索《光明〔日〕报》欠薪）。收《列宁文集》第七册。服两种药水。

12日 天晴爽，早出习拳。写陈真如信，托艮庸发去。又发游杨一信。游颐和园，在知春亭赏西山，甚愉悦。登荟亭而归。

夜来睡尚好，午睡亦好，为多日所无。收邹四哥信，答之。晚间艮庸来，宽儿归。

13日星期日 夜来睡尚可，早出习拳，自知拳尚不如式。张小山来，送种花肥料。艮庸、宽儿谈我检讨事。艮庸说话颇透彻。恕儿归。午后睡未成喻林炎来。到政协晚会（梁祝电影）未终而归。到南宽街。与恕约定游颐和园。

14日 夜来初睡不好，后尚可。早出习拳，到颐和园九时余，

与恕同饭，划船，约二时回家，洗澡。五时列席“勤政殿”政府会议，毛主席讲话颇长。回家已十时过矣（未备饭）。觅政协手册不得。天热，晚间阵雨。

15日 早出习拳。今日不开会。陈真如、林宰翁同来谈检讨问题，于我有启发。收罗崇高信。政协手册寻得。购牙刷及袜带。

16日星期三 早出习拳。电约亚、良、渊来谈。发李维汉信，说学习会检讨事。午后勤政殿开会，邓、李、陈三个报告，财政经济大关键事。十时前散会，仍未备饭。晚十时后又阵雨，取来修理眼镜。

17日 早起听俄语重播，十九课复习。

夜来睡并不太坏，然而头脑昏晕可怪。未出习拳。发罗崇高信，赠15万元。收梁君协信及其像片。午后列席政府会议（预算案），又听邓子恢报告，章乃器亦有报告，九时散会。回家晚饭。

18日 夜间有雨，晨起未休，约至十一时止，午后晴。早到公园看印度艺术品。渊庭、良庸来谈其访晤陈真如，抄来各诗（关于检讨的），甚好。午后到学习会，因章行严之言而我亦发言（另记），六时回家。饭后听俄语广播（作练习）。

19日星期六 夜来睡尚

可。早同棗到公园看蒙古、印度及食堂工作三展览，遇黄警顽立谈数语。午后列席政府会议（废除大行政区），七时余散会回家。

20日 早出习拳。阅《远离莫斯科》第二册。富眉生来。良庸、小青、培昭来，恕儿来。蒋中光来。午睡尚可。小青、恕儿晚饭后去。六时半有阵雨。参加政院京剧晚会（三剧团合演），群英会，未终而回，已夜十二时矣。收陈真如改正诗文信，又于晚会遇之。

21日 不晴明，时阴时晴。早出习拳。亚、良、渊来泛谈，十一时去。午睡尚可，终日未出门。晚间俄语广播时昏沉未听全。

22日星期二 早出习拳，天气觉凉。听俄语重播。准备检讨稿。到王府井购衣，到医院就诊，仍取得上次两药而回，同时看了肩上脂肪瘤。电渊庭、亚三明日不必来，改星期五见面。阎秉华来有所贡献。晚间看“人民的新杭州”电影。剪发，今日夏至。

23日 早未习拳。阅《参考消息》，关于法国政局之新生力。到西单购衣鞋等。午睡尚可。准备检讨稿。晚间俄语广播第二十课前半。服药如例。夜晚落雨。

24日 连夜雨至晨不休，午时雨止仍未晴。准备发言稿。未出习拳，课于室内。晚饭后到中央影院看“闽南木偶戏”，遇张云川。

购衣料。服药如例。

25日星期五 早未出习拳，课于室内。亚、良、渊来泛谈，后谈检讨稿之大半，约明日续谈。午后到学习会第一组与三组合并，听范朴斋谈甚好。予未发言（略致数语）。服药如例。晚间俄语广播二十课。

26日 早起听俄语重播。出习拳。亚、良、渊来续谈前稿至十时半去。写稿有改动。午睡不好。宽儿有电话，作实验不能回家。小青有电话询宽儿。发陈真如一信。就寝较早，睡眠尚可。

27日 早出习拳。续写稿。午后恕儿来。午睡未能入睡。陆世益来谈。恕儿晚饭后去，去时落雨。收罗崇高信答之。

28日星期一 未出习拳，课于室内，又有雨一阵。写稿。午后到文教组会，座谈体育普及事。培璐来未在。电小青嘱其看璐，发璐一信，告以下月可助以钱。晚间俄语广播第二十课。

29日 晴，早未出习拳，课于室内。听重播俄语。写稿。渊庭来助写稿件。收宪法意见汇辑至第二十四册。夜眠尚可，午睡不成。

30日 早出习拳。渊庭来写稿，郭大中来，午饭后去，渊庭晚饭后去。晚间俄语广播第二十课。农业部约参观双桥农场，不拟去。夜眠尚可，午睡不成。小青有

电话说培璐用钱事。

## 7月

1日星期四 夜来雨大，晨见晴。渊庭来继续写稿至晚饭后。收通知明日学习会停开。联络科一女同志来询生活情况及所需要，大致告之。恕儿来，晚饭后去。

熊先生派人送一信来，转付良庸。

2日 夜来似小雨，至晨犹阴，十时晴。未出习拳，课于室内。到颐和园知春亭小坐，思索写稿。渊庭来抄稿。收培和信答之（附张公制信）。熊先生来。雷电交作而雨不大。看世界青年联欢〔节〕电影。晚间俄语广播复二十课文。

3日 早阴未雨，午后忽阴忽晴。早未出习拳，课于室内。亚、良、渊来共看稿，又同访熊先生。午后续写稿。晚饭后访鲜特老，又到南河沿看张慧冲魔术，未终而归。归后忽有阵雨。

4日星期日 早未出习拳，课于室内，续写稿。恕儿来，云曾到宽街，璐病，璐母去东北。同恕游北海，人甚多，又到隆福寺一游。马辉夫妇来小坐。到新街口取衣。

5日 早出习拳，续写稿。渊庭，良庸来抄稿。晚间有雷雨。鲜特老来谈，属为写传略，允之。特老饭后去。晚间俄语广播补充材料

第十一篇。

**6日** 未明即起，续写稿。渊庭、艮庸来抄稿，完成两份（份），嘱渊庭送林翁阅。午饭后未及午睡即到飞机场迎周恩来。出习拳，收史景法一信，答之。有雷声而无雨，至深夜有雨不小。

**7日** 星期三 早未出习拳，课于室内。发马辉一信。到东安市场及西四购物。午后访林宰翁商稿件问题。

晚间俄语广播补充阅读材料。终日阴晴不定，且有雷声。

**8日** 早阴雨甚细，未出习拳，课于室内。亚、艮、渊来谈稿件问题。以稿送云川看，并约眉生来谈；眉生所述意见尚好。午后四时出席勤政殿听周恩来报告，发言人多，毛主席讲话，以致九时才散。深夜有雨。

**9日** 早阴沉，天气之怪北京从来未有。未出习拳，课于室内。到颐和园东堤望西山小坐。午睡未成。云川有意见写来。剪发、洗澡。

晚间俄语广播复习语法。深夜雨大。发马志远信。

**10日** 星期六 早起阴沉。听俄语重播。未出习拳，课于室内。细雨中游颐和园，在景福阁习拳。午饭时宽儿回。午后同艮庸、鲜特老到学习会听孙启孟等改〔造〕私营工和商业两报告，至七时始散。学习会放假，待八月再开。辛志超

以李维汉语见告；检讨尚须缓些时候。赵步霞电话约晤。深夜又有雨。

**11日** 早起似晴又阴。罗莘田来坐。恕儿回。与宽、恕谈检讨稿。范朴斋来谈，饭后去。晚间与恕谈周报告。偶有细雨。

宽儿劝我读《资本论》。前约马志远于今日来，却未见其来。

**12日** 早出习拳，交七月社费。天气阴沉如故。亚、艮、渊来谈稿件。小虎来云即将出国，又言洞庭湖大水情况。午后看天文学电影片。晚间赵步霞来谈，未听俄语广播。发宽儿一信（嘱约陈道宗会谈）。闻熊先生工人又走。

**13日** 星期二 早阴旋晴。看艮庸，访熊先生。午后到西四购《历史研究》二册。鲜特老来谈。马志远来谈检讨稿。骆介子来。收陆世益信（转来施今墨一稿）。得宽儿电话（约陈道宗事）。

**14日** 早晴到山上与高数语，未能习拳。亚、艮、渊来，同出郊外沿河散步。午后熊先生来。天又阴，午后习拳室内。饭后到北京剧场看“雷雨”一剧，十二时就寝。黄昏时小雨。

**15日** 夜来睡迟。早起听俄语重播。睡眠不足，午睡又不成。阅《历史研究》（三册）。范文澜作，尚好。发宽儿信（转去道宗电话号码）。习拳。

还是“没有自己”才得真自由

呢，还是“有自己”而后有自由？——绝对自由是伪善是空话，先在有自己处有自由，后在没有自己处有自由。

16日星期五 早出习拳及推手，游颐和园后湖习拳于景福阁。午后到东长安街听钱俊瑞访苏报告，尚好。（与鲜老同去）落雨，晚间俄语因停电不播。黄琰自沈阳来。

17日 早晴，出习拳及推手。到中山公园听柯柏年报告日内瓦会议，（同鲜特老良庸）。午后睡不成。温习俄文。宽儿电话说本星期不能回家。

18日 早出习拳及推手。恕儿来。姜德海自天津来。午后陈道宗应约来谈检讨稿，颇详尽。晚饭后恕儿随我去宽街看璐，璐不在。叶笃义来谈甚久。天晴朗而热，夏日光景。

19日星期一 早阴沉，出习拳及推手。江东之自四川来。亚、良、渊来谈。午后到医院检查（外科），将须住院，等候房间。访张轸未遇。<sup>①</sup>修理表。晚间俄语忘听。晚饭前落雨甚猛。

20日 夜来有雨，至晨未休。到澡堂洗澡、剪发。午后到故宫看国画展览。王雪涛，吴镜汀尚好。终日阴雨。

21日 阴沉如昨，细雨迷濛。亚、良、渊来谈医疗问题及检讨问题。赖光实携其女小瑜来，将留瑜于此。午后亚三、美中同来诊脉开方（鹿茸、阿胶）。晚间到前门购鹿茸。睡前服药。

22日星期四 阴雨如昨，难于习拳为恨。雨中到中山公园觅地习拳亦不成。午后仍雨未出门。温俄文。张小山来坐。睡前服药如昨。

23日 夜雨连朝，阴湿可憎，近午见晴光。早到后门修理钟表（大小各一）。到王府井为小瑜购教科书。午后大雨如注。作俄文试卷各题。睡前服药如昨。

24日 阴湿如昨。早起作俄文考试答卷发去。又发亚三转美中一信。九时到北京医院，住入128号房，检查前列腺症状并兼割右肩小瘤。渊庭同去小谈。中午以后晴朗。大便似有痼疾。陈大夫来诊，取血检查。阅《资本论》序文。晚间菜来电话

25日星期日 早晴朗。习拳于窗外。洗澡，遇王恪老长谈。两位陈大夫来，验血压，据云甚正常。又听诊及检查肛门，取大便检查。午后菜及亚三、良庸、渊庭来。亚三诊脉，谓中药有效。晚间王主任来谈明日停电不能进行膀胱镜检查。

<sup>①</sup> 张轸为起义将领。

八时看“走向生活”电影片尚好，十时半就寝。夜间小便几达5次。服痢疾药片4枚。晚饭前痢疾似已停止。

26日 一夜无雨，早起亦晴。阅《资本论》（摘阅）。以任天放信付渊庭代复。今日只服痢疾药未作何检查。午后菜及渊庭来，痢已不见。晚饭后大雨。与王恪老谈天。在园中习拳。全国委员会联络科派人来看我，小谈而去。

27日星期二 夜来小解5次。早起散步园中与王恪〔老〕谈，习拳。王主任及诸外科大夫同来，略谈检查问题。午后亚三同仲华来谈甚畅。① 仲华诊脉，谓我脉左右不平衡为病象，亚三极称其医理高明。陈大夫进行排尿量测量，只有16cc不尽。又作前列腺按摩，似无甚效。阅《资本论》。

28日 夜间又落雨不小，晨起晴明，习拳。阅《资本论》、《旅行杂志》、《新华月报》，与王恪〔老〕谈。午后良庸、渊庭来，菜来。陈大夫来抽血去验，又以红药射入血管验尿。黄昏有小雨。

29日 早起习拳于园中。两陈大夫来谈，今日不作任何检查，明日进行。阅《资本论》。王恪老太极拳尚有门径。王昆仑不行。

午后克木及宽儿来。② 良庸及渊庭夜来。良庸谈习拳及放空心境两点意思甚好。收任夫放，罗崇高、刘汉各信。

30日星期五 一夜落雨，晨起乃止而晴。习拳于室内。王恪老拳法确的心得，并谈及易筋经功夫。陈大夫来再作色素从尿排出测验。右肩瘤大约不割。午后菜来。阅《资本论》。

31日 阅报长江大水可危。晨起晴明（夜间似有小雨），习拳于园中。阅《资本论》。与怨儿通电话。王主任及诸大夫来商定继续检查工作，明日尚不能出院。午后渊庭来。阅《旅行杂志》七月号。

阶级性及人性；人性先于阶级性而存在，人性一面别于动物性，一面通于各阶级，它亦就是超阶级性的根由。我们不误于“超阶级”观念而误于自己超不出来阶级。自己真能超阶级便与无产阶级心理相通而不致犯错误。要超而超不出来，此其所以糟糕。

## 8月

1日星期日 夜来无雨，早

① 梁仲华为乡建工作同人，曾任河南村治学院副院长、山东乡建院院长。

② 肖克木先生，江西人，山东乡建工作同人，参与创建乡村书店并主持工作，直至1940年该店结束止。

起晴明。习拳于园中。九时回小铜井。黄二哥是日生辰。伍时清母子来，宽、恕来。看到肖钵颇好。午饭后转回医院。

2日 夜来无雨，早起晴明。习拳于园中。陈大夫来说检查事，但午后未见进行。阅《新华月报》。与渊庭及棻通电话，嘱其不必来。午睡好（稀有的）。晚间洗肠，大便甚多，预备明早X光检验。

3日 夜来无雨，早起晴明。习拳于园中。陈大夫来同到X光室打针照像（共4次），打针甚痛，睡后幸好。午后艮庸来，嘱其答熊先生一信。又送致刘朝阳5万元。棻来略谈。入夜十时下雨。

4日星期三 早起雨大。习拳于室内。与棻及渊庭通电话嘱其不必来院。王主任、陈大夫同来说明透视情形不坏，明日可以出院。阅《新华月报》。雨终日不止，罕见之至。

5日 夜来雨甚，至晨七时乃止。习拳于室内。九时出院。同渊庭访仲华小坐即返家。收张丽珠信答之。亚三来。艮庸来交到熊先生信。与克木谈其思想改造情形。

6日 早阴无雨，出习拳，交八月分社费。与克木谈《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一稿，〔彼〕颇有见地。仲华来谈至午饭。江东之来，亚三来同谈。艮庸又交来熊先生信。饭后岳美中来谈病、药问题。

仲华谈数点意见，又开示应读各书，均有启迪，至晚乃去。晚饭时落雨。

7日星期六 早阴未雨，出习拳。亚三、艮庸、克木同谈阶级超阶级问题。侯渊庭不至即散去。亚拟访岳后子星期日访仲华商定药方。

食桃尚好。经自来水公司检查得知热水管漏水达一年用量。电张科长请派人来。

8日 早与克木同游颐和园，星期日游人特多。在龙王庙茶座谈检讨稿甚久，克木意诚恳，亦有见地，但对我了解不够。在营市街午饭。回家午睡尚可。亚三午前交来南沙参方，恕儿代购煎服。

9日 一日之间雨不稍停，早八时仲华来谈。九时亚、艮、渊三人继来同谈，午饭。饭后又谈，五时半四人乃去。北屋之西间西壁漏雨幸不大。昨夜服药甚感舒服。今日亚、华共商加竹叶心五分。

收张景苏信。宽儿夜十时半来家，知其已分配工作（留北大任助教）。

10日星期二 早晴。与宽儿谈数语。到前门购药及棕垫。全国委员会派人来查水管修理工程。阅《政治经济学》第二分册“资本主义前诸社会经济形态”，有疑问。答张景苏信。

晚间与克木在湖边月下谈甚

久。睡前服药如前。于电车中遇潘怀素。

11日 夜间有雨，未出习拳。亚、良、渊三人来谈世界局势，并谈药方。以15万元交渊庭代购仲华所推荐各书。恕儿来（午后同黄玮去颐和园游泳），晚饭后去。赖信来谈甚久。宽儿回。睡前服药。

12日 夜间雨大，晨起未休。剪发。亚三来电话，云药方不必再服，新换方在商订中。

午后雨停，宽儿去校。忽接电话约到统战部由周作报告，主要谈英工党访华团及解放台湾两事，中间冷餐，九时半乃散。渊庭来，未晤，交来书二十九册。

13日星期五 早晴明，出习拳。与叶笃义通电话。阅新购小册书。良庸来谈他所闻于民盟者。尔后亚、良、渊来同谈英人访华问题，又谈药方改订事。晚间叶来谈至十时，仍以英访为中心。是日中元节北海灯会未赴。宽儿回。

14日 早晴明，出习拳。与宽儿谈，恕儿来。子为、良庸、渊庭来谈许久。午后萨空了来。到紫光阁出席酒会（招待英工访华团），遇谢觉哉、于学忠、周炳林、章伯钧、罗努生、廖承志、周恩来，各谈数语（周谈两次）。晚饭后同克木游北海（先晤马辉），遇大雨，衣履

尽湿。

15日 早访仲华，遇茹春浦略谈。<sup>①</sup>恕儿来，宽、恕同去南宽街。郭大中来。李芸书来。

16日星期一 早晴明，出习拳。亚、良、渊来。皮达吾来。张小山来。嘱渊庭以铁工厂估单送张科长。午后到南河沿参加第三小组讨论人大代会组织条例，明日连续开会讨论。晤黄任老谈前列腺肥大症的疗法。访林宰翁小坐。

17日 早晴，未出习拳。克木、黄琰回东北。鲜特老来小坐。到南河沿小组会，人大大会组织条例讨论完。借得文化俱乐部书二册。午后阅《马恩列斯论文艺》。入晚大雨，欲出门不得。

18日 早细雨，未出习拳。到南河沿小组会，讨论国务院组织法完。午后接鲜特老同到北京饭店欢迎英工党大会及宴会至夜十时乃散场。艾德理讲话，见其才短，比万讲话颇涉理论。深夜收宪草会报告法院组织法之通知（明日午后）。

19日星期四 早出习拳。到紫光阁（统战部召集）讨论各党派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及公私合营草案，由李维汉作报告。午后赖光实来小坐。到北京医院晤王历畊大夫。到南河沿听彭真所作检署、法院、地方人代会、人委会等报告，

<sup>①</sup> 茹春浦为山东乡建院同人。



七时回家。宽儿回，张景苏、陈玉诚来均未得值。

**20日** 早晴明，出习拳。听高瑞周谈拳理。到南河沿小组会，讨论检查署条例完。午后到紫光阁听周报告外交。通过解放台湾联合宣言，因发言人尚多明日继续开会。聚餐后回家已八时多。宽儿在家。还文化俱乐部书一册。

**21日** 早晴明，出习拳。到亚三家约好明早回访岳美中。到南河沿小组会讨论法院组织未完，午后紫光阁开会，予简单发言。因发言人多，明早继续开会。晚餐后回家已八时多。回王星贤信。

**22日** 星期日 早访陈、岳求诊，据云脉象速数；开一方用沉香。又同亚访仲华诊脉，对脉象认得差不多而对方子有意见，主暂缓。九时紫光阁开会，计共68人发言；周有重要总结解放台湾问题，午后一时半乃闭会。恕儿来，竹英、忠侄来，均未晤。水管工程已完。

**23日** 早晴明，出习拳。答史景法、王星贤各信。发陈仲瑜信。渊庭来嘱其往见全委会张科长。九时到南河沿小组会，讨论法院条例完。午后紫光阁开会，讨论工业企业公私合营条例，李维汉有长篇讲话，八时聚餐，回家九时。

铁工厂修水管工程完，全委会派泥〔瓦〕工人来。晚间赖光实来。

**24日** 星期二 早晴，未出

习拳。张景苏来谈金、顾二君事。到南河沿小组会，讨论地方人代会及人委会条例未完。午前忽大雨一阵。午后到故宫看古画，遇北大汪及沈。曲艺晚会未赴。

**25日** 夜间又大雨，晨起未晴，未出习拳。到南河沿小组会，讨论地方人代会及人委会组织完，又通过修改法院一条，午后无会。晚间七时中山公园欢送英工党酒会遇施今墨。晚间时雨时止。全委会李同志取去废铁料及洋炉等。

**26日** 晴朗有秋风。发施今墨信。购哈密瓜。午后亚、良、渊来小谈。赖光实来辞行回桂。汪太冲来谈张申府血压高。

**27日** 星期五 早晴明。访皮达吾于百顺胡同，同游公园小坐，又以《中国文化要义》一册赠之。今日报纸竺可桢有“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一文可看。良庸交来熊先生与林先生信。收白景璿信答之。

**28日** 早晴明，未出习拳。访马辉略谈。又访夏莲老谈于道泉及陈一诚。发常玉璋信。晚宽儿回家。开始用茴香温小腹方，然后就寝。

**29日** 早晴明，未出习拳。访张申府未果。恕儿来，良庸来，同谈古代科学史研究问题。午后访施今墨求诊，开一方交亚三、美中斟酌。到南宽街看培璐、忠及竹英。

宽、恕晚饭后各自去。七时访张軫谈体育会及拳术，九时归。用茴香温小腹如昨，然后就寝。阅田著太极拳讲义。

**30日星期一** 早晴明，习拳于庭中。亚、艮、渊来坐，亚交回施方，同代购药。阅《马恩列斯论文艺》。晚间照方服药，同时兼用茴香温小腹法。

**31日** 早阴沉，十一时落雨。八时到颐和园，习拳于景福阁。雨落到晚饭未休。阅《学习》第一卷。发施今墨信，告以小便频数等情状有加于前。晚服药如昨，同时用外温小腹法。

## 9月

**1日星期三** 早晴明，未习拳。夜洩频数，但似畅快。发施今墨信，续告以情况。午后到同仁堂购药，晚间照服，同时用外温小腹法。收罗崇高信。湖南师范一学生借钱。

**2日** 未出习拳。亚、艮、渊来，就药方有所谈商，当写信交渊送施。午后得施电话，主张用补中益气丸及金匱肾气丸。鲜特老来坐许久。只用外温法，未服药。

**3日** 早出习拳，交社费。收常玉璋信，君悦信。洗澡。午后游观历史博物馆秦汉部分。到同仁堂购药。天阴凉而未雨。

晚间服肾气丸3钱。又用外温法。

忽悟平素沉冷孤峭与大道相违，当以平易坦荡无我忘我化除之。

**4日星期六** 早阴午晴，出习拳。到历史博物馆看秦汉以前部分。午后访高瑞周；约定下星期一起从其习拳。收夏莲老电话约访方、陈。发亚三信，商丸药方。早服补中益气丸3钱，晚服肾气丸及用外温法如昨。

**5日** 早阴未出习拳，习于室内。张景苏偕金旭九、顾渭臣、遇同远三人来谈至九时去。赖增牧来。收高君仁信答之。恕儿来。午后访张申府，知其血压高问题不严重。（金为圆明园建筑工程之内行，顾为正骨伤科之内行。）两种丸药服如昨。

**6日** 早晴明，而又阴凉，有风。亚、艮、渊来谈。亚诊脉后建议停服补中益气而专用肾气丸。同亚等散步至后海，到西城访方慰农。（脉有“结”象）。原约今日从高学拳，改明日。晚饭后访王福溢略谈。经东安市场购小果回家。

**7日星期二** 早晴明，出习拳。访亚三，又同访方慰农，又同访陈宜诚诊病；开方未服。午后从高学拳。发宽儿信（转去沈开仲信）。王福溢来电话云龙伯坚不在京。服丸药。

**8日** 早晴明，习拳于室内。发张景苏信。收亚三信（交还昨日陈方）。访林宰翁小坐。购肾气丸。觅高学拳，高不在。早晚服肾气丸。

**9日** 早出习拳于高。遇金翁。亚、良、渊来，出同游西郊公园。中午甚热，晚八时落雨甚凉。外温法停用。

**10日星期五** 夜间雨大，早出习拳至二段。散步至西单，购水果送高。午后阅《中国语文》、《中级医刊》。晚间亚三、美中来诊脉，商方剂未定。到西单剧场看姜铁林〔麟〕剧（原意看茹元俊）。肾气丸止不服。

**11日** 早出习拳至提手上式，午后习拳于室内。马仰乾从上海回京来坐，谈其在沪、宁学医事。晚会观剧（李少春、袁世海“野猪林”），甚好。宽儿回家。收顾渭臣信。

**12日** 早出习拳至白雀亮翅。同鲜特老游明陵及居庸关、八达岭；长城新修不高，汽车到明陵约一小时，再到岭又约一小时半。秋晴山气爽。愬儿来，因休息两天，留宿于家。宽儿回校，携去《自然辩证法》各书。

蒋中光来，富眉生来，郭大中来均未得晤，在护国寺照快相甚劣，不堪用。遇旧同学王君。

**13日星期一** 早出习拳至

楼膝拘步。亚、良、渊、仰四人来谈。托亚购药（岳、陈合方）、渊代办大会旁听手续。剪发。鲜特老、崔老、何北衡同来谈，又借游颐和园后山，七时回家。

**14日** 早未出习拳。同培恕、良庸、渊庭、仰乾由西直门乘火车去落坡岭游山，下午三时半返家。此游出于胡佩衡介绍，实不如所期。胡秘书持中央政府〔信〕取去旁听证，据云计算错误。晚间服岳、陈新方。政府宣布统销事。

**15日** 早出习拳至楼膝拘步完。收重庆杜某来信答之。又发王福溢转龙伯坚一信。人民大会秘书处张秘书来坐，为收回旁听证致意。约亚三、渊庭明日例聚。晚间富眉生来坐许久。服陈、岳方就寝。眉生提议我作对台湾广播，在考虑中。

**16日星期四** 早阴凉，出习拳，九时风大似远处有雨。亚、良、渊来谈药方及对台广播事。风至晚八时息。渊庭购药，晚服就寝。

**17日** 早出习拳。岳、陈方第三剂服完。写对台广播稿。晚间再出习拳，未服药。

**18日** 早出习拳，颇难记忆。到中山公园散步。午后岳、陈同来诊脉，谓脉象胜于前，将另筹药方。晚间再出习拳。收马仰乾信。

**19日** 早出习拳，仍难得其正确姿式。续写前稿。午后愬儿

来，李雪昭来，张小山来。晚间再出习拳。

**20日星期一** 早出习拳。对台一稿写完。亚、良、渊来谈。照抄两份，一份送富眉生，一份送林宰翁阅。午后访林及马仰乾。张丽珠、唐有祺同来小坐。收袁洪铭信答之。晚间再出习拳。亚父来熊先生赠木豆蔻。

**21日** 早出习拳至倒撵猴。修改昨稿，付良庸抄写。发林伯渠、陈真如各信。又一份交渊庭抄写。收亚三药方未即服。晚间再出习拳。

**22日** 早出习拳，到颐和园习拳，风大早归。收曹寿炎信。到精益修理眼镜。风大不得习拳。早寝。

**23日** 早出习拳至斜飞式。良庸因听统战部报告未预例聚。亚、仰、渊来谈，决定试服六味丸加鹿角胶方。午后赵步霞来，据云调杭州师范〔学〕院工作，日内起行。晚间同良庸访看富眉生病。发齐燕铭，顾渭臣（转达龙出京）各信。

**24日星期五** 早出习拳至海底针。到中关村看张丽珠夫妇并游北大，午后四时回家。良庸传达陈真如对我写稿意见数点。晚服第二剂药。

**25日** 早出习拳。第二剂药服完，未见好〔影〕响。发金旭

九信。到西单购《什么是自由》一书，阅之甚有可取。夜间有阵雨。

**26日** 早出习拳至玉扇通臂。访顾渭臣劝其写信与毛主席。午后恕儿来，同游后海攀小瑜划船。

**27日** 早出习拳至撇身锤。亚、良、渊、仰及熊先生来谈。关于药方待商定中。罗志英来坐。新政府领导人产生，天安门欢庆。晚间携小瑜往看，宽儿回。剪发。

**28日星期二** 早出习拳至高探马栽锤。访金旭儿，劝其写信给毛主席。游北海，看李、罗画展尚好。渊庭来两次（一次送薪）。良庸来（陈真如访良）。夜间起渡只两次。

**29日** 早出习拳至扑虎式。到南宽街看培修等，未见小青。细雨阵阵。午后岳、陈未得来。赵步霞来，晚饭后去。夜渡只2次，希其稳固。

**30日** 早出习拳至第二伏虎式。天阴欲雨。亚、良、渊来，同访熊先生，听其谈最近所著书而未完。午后岳、陈同来商药方，去车前，加枸杞等。当即购药但未服。晚间怀仁堂举行大会庆祝国庆，有十一国家代表讲话，约十一时返家。是日有小雨。起夜多于昨。

## 10月

**1日星期五** 早出习拳，阴

凉欲雨。到天安门参加观礼，较往年为盛，二时余散会。回家午饭后小睡未成。晚间服药就寝。

2日 夜间起便次数多。早习拳于家，时有小雨。同宽、恕、小瑜游北海。午睡难入。到苏联展览馆参观，开幕日布置不好，草草走走而已。遇卢鹤老略谈。出馆觅车不得，在大风中步至西直门，车辆阻塞前所未有。晚服三煎药，夜渡3次。

3日 天晴好，颇冷。早出习拳至左单鞭。鲜特老及其家人邀游香山、周家花园等处，午后三时返家。小青、修侄及其小孩、培璐、培忠等来未晤。渊庭夫妇来，嘱其约熊先生后日讲其所著书。富眉生、张小山来坐。今日无风颇宜子出游。恕儿来未见。发颂天信。服第二剂药。

4日星期 - 早出习拳至玉女穿梭。发于道泉信。<sup>①</sup>顾渭臣来。王子庸来。晚间昭侄来，鲜特老、继恒来。俄语广播教学计划大要。药停一日。入夜有雨。

5日 夜间雨不止，早起渐沥至晚间。八时半到熊先生处，渊庭、亚三、良庸、仰乾均来。十二时饭于地安〔门〕桥一酒家，又回熊先生处续谈至午后三时半。药停

一日。

晚间习拳于室内。

6日 早阴无雨，习拳于室内。与卢子鹤通电话，午后约会于公园饮茶。鲜老及蒲君同坐。鹤老即夜回川去也。午前服第三剂头煎药，晚服二煎。晚听俄语广播第一课。

7日星期四 天阴欲雨，未出习拳，习拳室内。发卢君雄信，张俶知信。收黄任老《红桑诗集》、田镛信，王志伊信。访林宰翁，借其《近百年史资料》一书，而《园明园专号》留于他处。晚间不落雨。药停药，拟商订新方再说。

8日 早晴明有风，习拳于室内。到澡堂洗澡。午后携菜及小瑜参观苏联展览馆，并〔饮〕咖啡小坐。遇龙、陈、范、沈等。晚间亚三、美中来诊脉，药方待定。俄语广播课文第一段。

9日 早晴明，出习拳至穿梭二式。收陈伯君信答之。午后游陶然亭，经龙泉寺、米市胡同而归。<sup>②</sup>

10日星期日 早出习拳至下式。到南宽街看璐及其母，为璐结婚送100万元。访夏莲老。姜德海来。恕儿来，同恕儿散步至后海。阅《近百年史资料》。夜渡仅两次。

<sup>①</sup> 于道泉先生山东人，精通藏文，为民族学院教授。

<sup>②</sup> 米市胡同内扁担胡同为著者十四岁前旧居所在。

11日 早出习拳至上步七星。熊先生及仰乾先后来。午后亚、艮、渊、仰四人来，亚及美中合商一方(用沉香加五味子)，托渊庭代购。晚间俄语广播第一课语法生字。

12日 早出习拳至金鸡独立。剪发。到西单购物。渊庭送药来，午后煎服一次，晚间服二次。夜洩稍频。阅《近百年史资料》(李秀成供词)。

13日 早出习拳至第二金鸡独立。到故宫看画。服药第三次，夜洩两三次。

14日星期四 早出习拳至三野马分鬃。女工老赵求退而去。访林宰翁还其书。取来眼镜。雪昭电话，代亚看房。夏莲老来谈相地。亚三来。晚间第二剂药一次，夜洩忽多，可怪。

15日 早出习拳，复习野马分鬃。早服第二次药。访夏老小坐。晚宽儿回。服第三次药。夜洩加多。俄语广播名词接尾部。

16日 早出习拳至白鹤亮翅。阴冷有风。午后访林宰翁，借来历史集刊等件。阅吕秋逸论佛学文。第三剂未服，夜洩仍多至5次。

17日星期日 早未出习拳，习于庭中。宽有电话不能回家。恕儿来。午后同到梨园访菊花，十之九未开，据云尚须两周。晚间岳、陈同来诊脉，据云肝脉较好，肾

脉虚；药方将另开。夜便仍多。

18日 早阴云不解，出习拳至转身踢脚。亚、艮、渊、仰四人来，鲜特老来，漫谈许久。午后阅《现代佛学》吕秋逸各文。

19日 早出习拳至进步栽锤。亚三送来岳开药方。访林宰翁，取回金旭九件，付还历史集刊，借来《现代佛学》1—6各期。午后五时赴紫光阁招待尼赫鲁酒会，遇傅作义、李任公等。又到鲜家访特老未遇，留下各件。

20日 早出习拳，复习进步栽锤。到清华西院访汪肇老，听其谈话甚多。午后购药于怀仁堂。收宽儿信、云寄书来(未到)。又电渊庭来，付以信件送金旭九收。晚间俄语广播第二课课文。

21日星期四 昨晚服新方第一剂一次，早未出习拳。收颂天信答之。收宽儿所寄书。全委会送来洋炉两个。搜集明日学习会所需资料。

夜洩只两次。早服药第二次。晚有歌舞晚会未赴，服第二剂药。

22日 夜洩3次，睡较熟。早出习拳至第二次云手。收张玉山信答之。午后与鲜老、艮庸同车到南河沿学习会，讨论题为外交报告，予未发言。晚间听俄语广播，不赴越剧晚会。夜洩3次。

23日 早出习拳，复习各阶段。闻金老谈贫民问题。午后又

访问之。习拳于庭中。到北海北岸散步。夜洩3次。

24日星期日 早出习拳至左棚搬挤按。张景苏来坐，刘汉来坐。恕儿来，午后同恕等散步至后海，遇熊先生。划船于后海，又去熊先生处。同亚、良、渊、姜伯棠饭于地安〔门〕桥。张小山来谈魏牧同志。夜洩3次。

25日 早大雾。出习拳至反身上步七星。阅吕著各文。午后亚、良、渊四人来谈我写作计划。晚间俄语广播第二课文，三课生词。

26日 早雾不冷。出习拳，到小市散步。夜来洩多一次。到熊先生处。林宰公处借来佛学一期，吕著《正觉与出离》一文，颇出意外。午后陆世益来。到前门购鸭梨竟难觅。晚间岳、陈同来诊脉，将商订新方药。夜洩计二时半一次。

27日星期二 早出习拳至退步跨虎。访亚不值，留字而回。江江随其外婆来，至晚乃去。晚俄语复习第一、二课文。阅吕著各文不见好。夏莲老有电话来。收邹颀文信。

28日 早出习拳至两分脚。到中山公园看菊花。代转沈衡老信，答邹信。午后紫光阁开始听周报告外交（尼赫鲁来之一切），又商讨政协二届筹备问题。亚三送来岳药方，夜间起洩3次，小腹不适。

29日 早出习拳，天晴有

风。托良庸购药。午后良庸、鲜老同车到学习会。第一组人少，漫谈昨周所作报告。大便困难之极。晚间俄语广播忘记收听。服药第一剂一煎，就寝。夜洩似少一次。

30日星期六 早出习拳，觉累觉气不足。移床于东隅。服药两次。晚六时到南宽街，因璐结婚也。到国际俱乐部（婚礼举行于此）。到文化俱乐部看“山中防哨”电影尚好。宽儿回家。夜洩3次。鲜特老来，交来寿序材料。

31日 早出习拳。宽儿午后去，恕儿来。入晚起风。晚会苏联音乐学院演歌舞剧“暴风雨”，夜十二时半始归。

## 11月

1日星期一 早出习拳至末一式完。天晴不冷。剪发。午后亚、良、渊、仰四人来，同看刘家菊花；有新种甚好。亚诊脉谓有进步，主张不用川贝母。晚间服第二剂一次。夜洩3次，能睡。

2日 早习拳于庭中。服第二次药。天晴和，是日为先公忌辰，设祭。亚、良、渊、仰来，为谈周总理报告尼赫鲁事。亚诊脉谓大佳。晚服第二剂药一次（无川贝）。收常务会秘书送来捕押条例草案，待通知开会座谈。

3日 夜来起洩5次之多，

莫究其故，甚怪。天晴暖，早出习拳，付社费。第三剂药连服两次。阅朱洗著《智识来源》一书，颇粗。

昨金旭九来，今顾渭臣来，均谈其贡献事。此夜起洩4次。

4日 早出习拳。阅旧日小册及《实践论》，思索学术及知识问题。是日未服药。

此夜起洩3次。收居民委员会等条例草案，付培昭询其意见，略谈。

5日星期五 早出习拳，晴和无风。阅李琪《实践论解释》，不佳。午后同良庸、鲜老到学习会，对政府工作报告略说己见。晚间俄语广播第三课课文，第四课生字。交还文化俱乐部所借书。

6日 早未出习拳。天阴。发亚转美中信。裴庆平自其乡来京，无行李，以一衣一服赠之。引其到林宰翁家暂住。是日安室内炉火，但天暖未生火。鲜特老来失迎。未服药，夜间起洩只两次。

7日 早出习拳于姿势有改正。忽儿来，同看娶园菊花，又到北海散步（人太多，未看其菊展）。亚三、美中来同诊脉，谓脉象渐好，暂缓服药。夜洩似只算两次。

8日星期 早出习拳，为娶园索书送去两纸。同良庸到工商联礼堂听内政部水灾救灾报告；遇林宰翁，即送其回家，在车上略谈裴庆平事。午后为鲜老饯行。亚、

良、渊、仰四人来谈。晚间俄语放假未播。囑渊访林翁。夜间起洩3次。

9日 早出习拳。访林及裴均不值。到伍太太处小坐。到北海看菊展甚好，遇鲜老谈数语。午后裴子来，同散步至后海，又为其购短大衣一件。步行至林家，告裴数语。晤林翁后回家。遇亚三于途中。与阎秉华通电话。约林翁星期日在公园见面，取回宽儿大衣。夜起洩3次。

10日星期三 早出习拳。发亚三信（同时通电话）。有风，欲游园未得。阅论《恩格斯论费尔巴哈》一书完。晚间挈棗及小瑜、黄颢同去苏联展览馆至十时回。是日为十五，月明如画。夜起洩3次。

11日 晴明无风。早出习拳，到颐和园，习拳于后山。天气甚好，园中甚静。夜洩3次。

12日 早出习拳。统战部有电话，商定明日访晤于毅夫。午后参加南河沿学习会，讨论宪法报告，发言未善，引起议论。落雨不大。晚间俄语广播第四课课文。夜洩多一次。苏联歌剧会未赴。

13日星期六 早未出习拳，天阴未雨。应约访晤于毅夫商改前写告台湾一稿，午后发于信，希望阅看参考件。宽儿回家。天稍冷，夜洩似多一次。

14日 天有寒意。早未出



习拳。到公园林、岳、陈会晤谈裴庆平问题。又岳、陈同诊脉并开一新方。郭大中来，宽儿四时去，恕儿七时半去。开始服五味子酒。夜间起渡只两次。

15日 早未出习拳。天阴冷至午后晴暖。购药两剂。菜去通州扫墓。午后联络科傅同志来谈第二届政协将召开事。亚、良、渊、仰四人来例会，谈告台湾稿各问题。晚间俄语广播第四课完。

服五味酒及药方第一剂第一煎。夜起达5次之多，甚怪。

16日星期二 早服第二煎药。未出习拳，风大且冷故也。到统战部借看各对台广播稿，并携回一些。又发潘光旦信。开始生室内火。午后服第三煎药，临睡前服五味酒。夜间彻夜未眠，似系药力所致（不敢定）。夜起只2次。

17日 闻温度将下降至零下某度不验。未出习拳。到中山堂听刘格平民族〔问题〕报告，因失眠倦困早退。午饭后求睡仍不成寐，仅得小休息。是日不服药亦不服酒。夜起约4次之多，睡不熟。中山堂遇潘，得面谈。

18日 早出习拳，散步至东郊外，经建国门入城。午后再出习拳。两次小睡不足一小时。今日仍不服药及酒，在南屋睡颇适。夜起2次（每隔3小时）。

19日星期五 早未出习

拳，到邱祖胡同看少怀之子，付还《结核辅生疗法》一书。渊庭来，囑其送还统战部各对台广播稿。午后参加学习会，略说几句话。晚间忘听俄语。

夜起三次，睡不如昨。收陈伯君及陈仲瑜信。

20日 早出习拳。听俄语重播。发王星贤信。王恪臣来谈，甚殷恳。又同访高瑞周小坐。亚三有电话，答以暂不约岳。菜访赵老，于途中跌左手腕颇重。夜起3次。

21日 因菜腕伤，访顾渭臣，而顾来看我。顾主张透视，因同去北京医院照X光，骨有裂纹。午后顾来用药温外部，又内服熊胆等药，又有外糊药。宽儿、恕儿来，饭后去。

赵庆祥等来视菜。收颂天信。夜起只2次（每隔三小时以上）。裴庆平来未遇。

22日星期一 早未出习拳。天晴暖。为菜糊药、调药、换药。发黄任老信。午后顾医来为菜行手术兼敷药。王星贤来小坐，述马一浮诗“和光存独操，兼听示忘言”。晚间俄语广播作练习。夜起渡4次。雾大。

23日 早未出习拳，阴湿有露水而无霜。顾医九时来为菜行手术及敷药。午后得黄任老电话约谈，即赴约，知其前列腺尚未开刀，

只断输精管。晚间服第二剂药之第一煎，夜起计4次。（先每隔二时半，后隔一时半）

**24日** 似稍寒冷。早未出习拳。九时顾医来为菜治药及行手术。午后到南河沿参加常委召集之座谈会，讨论捕押条例，人少，讨论不多。予发言未善。晚间听俄语广播民主青年曲。服第三煎药。夜起3次。收熊先生论吕秋逸著作一信。原约亚等来聚，改明日。闻汤锡予、孙伏园有病。

**25日星期四** 早未出习拳。天较寒于昨但晴好。顾医来为菜治药及行手术。亚、良、渊、仰四人来，亚诊脉，脉又起来了（浮数），仍拟暂不服药。午后到北海，忽肛门有肉突出。晚间携小瑜看电影（民间体育）。夜起多次（每隔一小时）。

**26日** 早阴，不甚冷，未出习拳。托良庸代挂号。午后赴医院检查肛门，医谓外痔。到南河沿座谈会，讨论捕押条例完。晚间俄语广播第五课语法生字。夜起3次（每隔约三时不足）。顾医来为菜治

药及行手术。

**27日** 早习拳庭中。起草对台稿首一段。午后到新街口购水果、点心。顾医来为菜治药及行手术，手已大见好

晚间培恕来小坐，取去奥涅金剧券（明日午场）。夜起二、三次之间（每隔三小时）。

**28日星期日** 早阴晦而不冷，出习拳。收宽儿电话。徐旭生来谈。亚三、美中来诊脉，谓将就肺经脉及大肠问题拟方。落雪，自午前十时至午后八时未已。小宵二时来，七时去，谈话甚久。菜与女工发气。十时就寝，夜起二、三次之间。

**29日** 继续落雪甚大，午后雪止未晴。续写稿。顾医来治药并行手术。未习拳。晚间俄语广播第五课语法及生字。夜起3次。女工此日去。

**30日** 早五时起，听俄语重播。雪后较寒。续写稿。顾医来药兼行手术，手大见好。午后女工又回，一新女工又来。出门购熊胆及茶叶等。剪发。夜起5次之多。

1956年<sup>①</sup>

## 4月

4日 ……收亚、渊等电话，……从西直门搭小木炭车……洞，秘魔崖而……回家。姜德海夫妇在候。晤罗子为……烈卿来（身体颇好）。写致杨振……信（为坟地事）交姜手，嘱其明日下……。登山颇累，身上出汗，顾稍休息即恢复……。

5日星期四 ……早起因昨出汗未搓腰脚。出购鹌鹑蛋于西四，回家宽儿来（放假也）。稍作……后挈小瑜去北海划船一园周，……家。晚饭后与家人偶然谈及□□□何集于予之左右之因缘。十时半睡……姜夫妇早去良乡。

6日 （缺）

7日 ……夜来睡尚可，起洩3次不为多。宽儿早……。起床活动，地上活动。点心后出门……以目的地不定而路泥泞难行，屡次更向。九时半到北海划船。今天晴朗甚……饭后再到陶然亭散步。深

叹心不胜〔习〕……悯自己以及众生，无可高慢。凡高慢者……正可怜悯耳。又悟心不胜习者，正由于心……珍之好之无由，颠来倒去乃无非习矣。

8日 ……来睡尚可。早起床上活动，地上活动。点心……。鲜特老一同散步于北海，入文史馆参观……张君。午后亚、良、渊、仰来，假定明日游西……寺，看天气如何而后决定。晚饭后去新〔街口〕购食物备明日用。林宰翁电话询……答之。

9日 （缺）

10日星期二 ……睡至四时醒，五时半起床活动……挈小瑜去颐和园，循谐趣园、景福阁，至□□阁下茶点，下山至五圣祠划船，登南湖……虚堂，穿西堤至西湖，登一墩，然后回……循长廊出园回家。收刘朝阳信索借，寄□□元。收亚三电话云星期六将移居，日内不能□晤。良、渊早六时去坟地，晤张志文、杨振远、朱□□谈尚好。晚七时回抵家，姜妇同回，德

① 原件于“文革”被抄受损，本年4月3日以前日记丢失；以后及1957年部分，字迹多模糊或斑剥。今以“……”示模糊处，“□”为斑剥处；其通篇难辨无法抄录者，以“〔缺〕”示之。

海去津。□马仰乾电话约星期四见面。

11日 早起床上活动。写致杨振远、朱永信及□□文件稿，与良庸商后交姜妇送乡交去。收岳美中信，知其曾去沈阳新归，星期日可能来谈。午后出购鹌鹑蛋，补鞋。菜购游园年票。阅《中国科学技术发明人物论集》完。植柳二株于庭前。阅童书业《古代东方史纲要》及司徒卢威《古代的东方》二书，颇悔不应购之。

12日 早起各项活动如例。点心后同菜游颐和园看后山桃花，又划船于后湖。十一时半回家。午饭后稍稍假寐。良、渊、仰三人来泛谈。渊庭报告其所译《共产主义道德论》。夏卜老电话。收徐桂昌信，答之。 阅熊著《新唯识论》。

13日 早起活动如例。点心后到西四洗澡、购水果。到夏卜老家请其为诵准提咒正□，即在其家午饭，饭后在地安门剪发。回家颇倦但未能入睡。决定每天咒课120数，于天明行之，其余尽可能增课。

14日 早起活动如例，诵准提课如例。检出夏季衣裤。到中山公园散步，遇钟履坚谈数语。在后河沿小坐，竟将金笔遗失。午后去前门，购《“十五贯”》戏票，看《打金枝》电影。

于基本课外增课，但不够明确，意志不集中故。又收田慕周一信，说参加民建事。两儿看话剧后，宿于家。

15日星期日 早起床上活动。咒课未能如意。到百货大楼购□□和水笔一枝，（三元〇五分），归途候车颇费时间，春游□□也。原意岳美中午前必来，迟至午后不来，即拟去看□□，既登车至鼓楼，又决定放弃而回家。在家与□□闲谈，又挈小瑜在门外湖中划船。

收田慕周一信。岳美中午后五时来，谈其到东北□□究麻风病之经过，又谈尚未得唐山回音。□睡前思索一日间的思想问题。

16日 风土甚大，不好出门散步。□□睡尚可，早四时前醒。默诵课文及咒，发觉念虑□□，错乱甚多。今后必须从整顿精神，练习集中□□。起身床上活动。洗漱后作早课，视前稍好，偶然不好。地上活动不足。写发岳美中、马正信、裴平各信。午后四时前，有悟于心，课诵较好。前日（14）曾有所省悟，当时未及记入册中，其后失金笔更未能记，以致后来省忆不清楚。此后当随时作记。午前袁吕来，数年不见，谈许久。午后姜妇从坟地回，据云我们给杨朱之信未取得回信。又云枯树未曾售出。

阅《新唯识论》，有可取处。

17日 早起床上活动、地

上活动各略作，咒课□□不记数为好。出门欲去颐和园，兴阻。改访宰翁又不值。收政协通知两件，拟赴□□。午后访亚三于其新居，与艮、渊、仰同谈中医理（因麻风病引起）及昨日《北京日报》阐明□□拳学理。下次聚会日期未定。嘱□□袁昌，拟约其同访瑞山和尚。写致张志文等信。

18日 早起床活动，地上活动不足。收冯振电话云今日出京南归。早课于默□发愿文，稍能有味；咒课不佳，数或不数，尚难较其孰好。于课中有殷重意味□平平无趣向二者似后者较善。到颐和园散步，见紫丁香先开，白丁香尚未，白玉兰已谢大半，紫玉兰尚有多苞未绽开。遇一铁路职工追步予后，未能平顺无机□目验与人隔阂多。晚饭后与仇老同车到政协参加亚非会议的纪念大会，似不如所想，临末看《闹天宫》而归。遇朱洁夫、俞环老、楚溪春、王卓然等。

19日星期四 夜睡尚可。早起动念趁早出门散步，床上活动如例，地上活动不足。咒课心不静。早出一念□□降伏。未用饮食而出，登车后忽遇璐侄，询□况。到前门车站询得北戴河往返时间。经中山公园散步后即回家。作此记，记途中反省□虑所得也。

德胜门登车后，即反省咒课心不静一问题，到底未□降伏而出

门，显然咒课于此失败了。此一例，以小喻大□正是我一生的情形。一生都是不能降伏自己的某些动念，而在被动中生活。即是受佛家所谓根本烦恼的支配，而外面还“粉饰太平”，从未痛加洗刷，而一味支撑门面，逞英豪，装圣贤。今日之事正是过去一生的缩影，苟不自反，将失败到底。此时要“痛加洗刷”，即是“烦恼无尽誓愿断，须立志之后下长远功夫，不可能期之“一蹴”。功夫须有正而，不能徒事克制。正面提醒非易，今即以咒代之。一切时中皆持咒不断，断时必在有正当事情之时。详密检查规定何时应断、何时不应断，非马上所能作出，当从实践中陆续为之。

收郑州王某一信，答之。午后同仇老到政协文化组会讨论本组工作计划。联络科及机关事务局为去北戴河问题各有电话来知照。

20日星期五 夜来睡尚好，而起洩次数忽加多，可怪。不知是否饮食间有何刺激。早起床活动，地上活动不足。出门沿湖散步，经银锭桥而归。与□□局孙国荫通电话，嘱渊庭往访之，与孙□□由他通知北戴河方面在车站候接。午后〔袁〕昌来，同访瑞山老和尚，承其施推拿功，观其人非无所得者。到西四购得北戴河〔车〕票2张（去17元），定星期日早车行。晚间宽儿宿于家。写致岳

美中信，托良庸明早送交。

21日 早起床上午活动，地上活动在北海补行之。在北海遇于毅夫立谈数语，又遇鲜老，即一同散步。电孙国印请其通知北戴河。又电渊庭，又电全委会秘书处，检理行具。午后出门购旅行应用品。收岳美中电话。收气功疗养所回信（印刷品）。正挈小瑜划船，忽落雨，但雨终不大。闻东城有雨且有雹。良庸取来岳美中致刘贵珍介绍信，然恐无希望矣。

22日星期日 早起床上午活动，地上活动。饮食后正要走，徐旭老来谈数语而去。同良庸到车站，渊庭来送。车上人多，多带小孩，幸有座号耳。四时半到北戴河有危智同志来接。乘汽车到休养区，住西经路4号内的一所。晚饭后〔与〕良庸及危散步到东南面市区而返。八时余就寝，□疲倦而睡不成，加以有剧场演剧在播送更扰□□。咒课在车站时颇能心静，以后于车中亦持之，不算甚好。

23日 晴朗可爱，午后风大。

夜来起溲3次。五时半起床上午活动，散步于海沿，往返约八里路。夜来有雨，早晴气清，尚好。点心后，此间李同志陪去河北干部疗养院，刘贵珍去京、保。晤刘波院长及其冯秘书，约刘回再商谈。发家中一信，说明不能立即回京。李同

志又陪游西山朱家坟、观音寺等处。午后小休息，同良庸散步草厂、刘庄、单庄（东路）等处往返约15里。晚饭后又出赏月。此间所备饮食尚可意。

据黄季宽说，北京街道共有3079条，其中同名者615条（或同一次，或多次，至10次）。街、道、胡同、巷、院……等等共有119种名词。朱家坟者朱桂辛之生圻也。

24日星期二 夜来睡尚可，各次活动如例。午前巡视此间楼舍共10所，并环绕全部一周。午后同良庸看此间新华书店，购《恩格斯传》一本又《生命衰老与长寿》一小册。西行登山至福饮泉□源洞，下山经王福庄东返。本日身体活动□□咒课较好。

25日 早起似冷，著棉裤。各活动如例。点心后同良庸散步于中部偏北地区。阅《生命衰老与长寿》书，（它是始倡苏打浴的一简单说明书），似无精采。午后洗澡。电询河北疗养院知刘贵珍尚未回。院长刘波约往一谈。经王大夫谈话后，决定先回京过五一节即返此间进行气功疗养。晚饭时忽雷雨有雹。

鲜老谈：1. 不拘于脐下一寸三分之说，即以脐□度；2. 精神照管不忘而已，不宜太过注意；3. 姿势宜求舒适，不当太拘板；4. 时间

长短及次数皆不必呆定，无妨时短次多；5. 假如取卧式而睡着亦听它睡去，甚好。

26日星期四 早起晴朗。床上活动，地上活动。饮食后同良庸散步至西山山顶“如来寺”，又经鹿圈而返。此游为数日游览最好之一次。午饭后结算伙食账，共用去11元不足。到车站搭14次车返京，几乎无座位。晚九时到家（菜等来接）。车上阅恩格斯传。

27日 早起活动。写发张友渔、岳美中、刘贵珍各信。电萨空了约其来谈，囑转致廖承志数语。与菜谈去北戴河问题。午后剪发。收巨赞寄来一稿。挈小瑜于门外划船。分电亚三、仰乾、渊庭约明日聚晤。发现游园年票失落了。

28日星期六 夜睡尚可，早起作各活动。天晴无风却□□。去公园，欲划船而据云要九时开始。发〔政协全〕委会信答复愿参加医药卫生组。又发北戴河休养所一信片。午后亚、良、渊、仰四人来泛谈北戴河疗养问题，又一同划船。一时宽儿回家云又将出差东北。恕儿来电话云星期日尚不能休假回家。

29日 早五时起，略活动。到中山公园散步，丁香、海棠已近残，牡丹未绽，匆匆而返。过德胜门小市遇小青，立谈数语。收张友渔秘书电话云，将派人来谈。晚间

又有电话约定明日午后三时来。挈小瑜划船。菜去看培修，新得一子。收全委会秘书处通知2件。思索小瑜问题。

阅熊著《摧感显宗论》，感慨甚多。《阅恩格斯传》至五章完。

30日星期一 早起略活动。煮百合食后，到林宰翁及伍太太处小坐，经西单购物而回。午后张友渔派□绪刚来谈借北戴河房子事。落小雨，天阴暗。午前邓子琴自川来京参加先进生产者大会，来我家，适我不在，约5月2日再来。晚间渊庭来商定5月3日渊与良庸同去良乡。

直须拼性命，乃得透心源。  
如执至，如奉盈。

## 5月

1日星期二 早起略活动。与仇、翁、康等同车到天安门观礼。午后二时散会，近三时到家。会上遇萨空了谈□通知廖承志。遇巨赞说将去大钟寺一游。遇王恪臣、王历耕、俞环老，顾颉刚，冯芝生、张軫、屈武。遇张友渔，说北戴河借房事。宽儿有电话来云缓日出差，今日不回家。又遇马松亭、周士观，又遇陈此生，各数语。《恩格斯传》第六章阅完。闻午前培英来过。

2日 早起略活动。沿湖散步一周。邓子琴来谈。渊庭来。宽

儿恕儿先后来。午饭后宽儿去购火车票，彼去安东。我等3人去北戴河（定5日行）。购车票后彼即回校。恕儿随同划船，晚饭后去。到政协礼堂招待华侨京剧晚会。康同璧同车，自云早有气功，至今75岁耳目聪明天。十一时先退，回家就寝。

**3日星期四** 早五时起，略活动。写致张志文等3人信。艮庸、渊庭去良乡交涉坟地事。公园游览年票忽又发现于小册中，盖昏昏然不省忆也。访周维鲁谈其出京事，坦白无饰，甚好。林宰翁有电话来。午后到大钟寺，晤普陀、超凡、定慧三僧。普陀盖35前侍元老和尚于极乐寺之沙弥也。<sup>①</sup>宽儿来。误购秦皇岛车票，多35公里。晚间宽谈其婚事及工作等情。遇钱锡光，知其父子范已离青岛，调莱西工作。晚九时后艮庸始归，据云交涉情况尚好，有一信件带回。

**4日** 落雨至午后一时半稍止。晚晴。早起略活动，散步至德胜门，沿湖而归。宽儿奉派去凤凰城，据云数日可回。午后亚、艮、渊、仰四人来谈学气功事。亚、渊、艮各有益言耐味。又秉华亦来。因不见林翁来，晚间特访之子其家。翁以所闻怀仁堂周总理传达毛主席报告十种关系十种方针见告。发

张友渔、刘波、张少怀各信。又全委会国际组、赖增牧各一信。

**5日星期六** 早起略活动，收拾行李，八时起身去车站。亚三、渊庭、仰乾来送。开车后只进水果、饼干。午后四时到北戴河下车。适有北京休养所车来接，误以为国务院休养所所派，径随之往该所，再与国所通电话，其李同志又来谈，乃知亦曾接车，并代备好房屋、伙食，代雇炊事员。市所魏同志引看另一南楼，简净可喜，决意不去国所。此事变换颇有非偶然者。

**6日** 早有阳光，旋阴晴不定。有风。早起床活动，散步庭中。饮食后去西经路4号访李同志，结束他们为我准备事项。付厨工6元。发渊庭、艮庸、培恕各一信片，告以更改住址。又向邮局转报纸地址。午饭后小睡，睡起访隔壁疗养院刘院长、冯秘书不遇，星期天故也。留字而归。循院墙一周，发现将居住之南楼为东二路9号门牌。晚饭后刘波院长、王树彬大夫同来谈，约于二二日后开始。所长为束鹿人，闲谈其久。

登屋顶远望甚好，有积存雨水在屋顶，为之疏导，甚快于心。

**7日星期一** 夜来睡尚可，以早睡故亦早醒。各活动后进食。登屋顶远望。写发黄二哥信片。检

<sup>①</sup> 1920年3月著者患失眠症，曾向北大请假后移至西直门外极乐寺养息。



行李□于南楼，安顿一切，颇觉适意。午后出门剪发及购梨。此或为末一次出行，开始静坐后将不出门也。阅昨日报纸，略知外情，可能明日不报也。

昨夜就寝，静如深山，但梦中犹纷纷，起洩每三时半一次。

8日 早起已六时，床上活动地上活动如例。七时与刘、王通电话，言明候其来指教。细阅刘贵珍述气功一文，有悟心神（大脑皮质）扰乱生理自然机能，而气功则正在恢复之，故心神愈放平静愈妙，即大脑休息抑制，而延脑脊髓为主（植物性神经为主）也。又取《北京日报》前后四篇相对照。午后四时刘、王二君同来，魏亦来，王对于初功主用卧式强壮功，数日后将用盘膝坐。眼、耳、鼻、舌、身、意各有指示，尤重在意。日行4次，午前2次，午后一次，晚间一次。每次20分钟。呼吸从自然入静入深。夙习各活动均可行之无碍。方法宽平，无所拘执。拟明日开始。

9日星期三 补昨日收黄二哥及李实纲各信。报纸乃未见到。夜来梦中大作议论文章，大脑活动几如□时一样，甚怪。但幸无大烦恼。早四时半醒□续稳息，至六时起，各活动如例。饮食后□生活时序及功课表。夜来有雨。

约八时三刻开始第一次卧功，意念纷如，□举多于昏沉，腹内气鸣不断，约十时下地，□□身活动，约十一时再次为之，不稍愈于前。十一时半下地午饭。午饭后散步，小睡。三时另外布置一卧具于地板上，三时三刻行午课，半小时多。其中有小段似能清静寡虑，有轻省之感。四时余王大夫来谈，并视予卧功姿式。五时半晚餐。散步，洗足。六时三刻行晚课约半小时，似少纷杂之感。七时半下地，略活动然后就寝。王大夫约后日见面并检查身体，明日不来。

只要不提神不提气，自然心息相依，守于丹田。（烦躁不宁是提神提气之后果）。

10日星期四 夜来初似不思睡，其后不知何时入睡。起洩三四次。梦境如几十年前奔走国事之情况，醒来自笑。大脑活动未稍休止也。早五时醒，床上地上活动。□密从容行之较妥帖。有悟信心铭，展阅至“一□平怀，泯然自尽”，特有契会。渊庭临别说我□紧遮蔽了心，往日贡噶上师指示“用心不要太〔紧〕”皆一理可通，只浅深随人领会耳。午前因大便费时，早课只一次，无甚进退。午饭后小睡，梦旧事（李三等）。① 二时后午课不佳，三时三刻再课亦烦躁不宁，深

① 李三为早年家中老仆之子。

自叹息心小之习气跳不出。然又悟对此习气不宜落于憎恨斗争中，当观之（止观之观）以超于其上，以非我本心也。习气随躯壳俱来。晚课似较午课好。

收溯庭信片，知其已通知秘书处。又收康同璧信。凡此信件皆以不看为妙，看后心中即多一事。夜来有雨，早起阴云四垂，午后小雨。

11日星期五 早起晴朗。夜来初时亦不入寐，其后梦中景象颇似昨日，其事皆旧年景况与今日不接亦同□。早课不见好（两次），午饭后未能入睡，提前行课□，反复于卧式坐式而不得就绪。再课亦不佳。课表改定如次：早课——八时半，十时；午课——二时半，四时；晚课——七时。共计5次课。

时间不太确定，亦失于条件反射之形成原理，今后将严守时间，并暂专取卧式。

晚饭后刘院长、孟秘书同来闲谈。将近七时王大夫来，体重问题待明日再量。眼睛闭合之度据云不宜计较，呼吸亦勿加意。总之，一以放任为主。又临睡前可以作一次，即接续就寝。如其教行之。

12日星期六 昨夜甚奇，于就寝安排中行卧式功，初不得力，后来渐能数息，由数息使大脑休歇，仿佛有一□静味，而仍了了自知且能自主。往年失眠严重即苦于不能数息，今乍能数息，颇觉有

路可走。但终不成寐，即放弃之。不觉入梦，梦境仍是大脑活动如清楚开眼一般（情节近理而非），开眼犹似在目前。如是一夜，似疲劳，似不疲劳。早起活动如例。早课八时半一次，十时一次各不见佳境。午课二时半一次，呼吸虽沉细而精神未能休息。四时之课因王大夫来未能作，与王相偕至其院中检体重为93市斤，与年初北京医院数字相合。王谈当循昨夜路走，拟试之。此日天暖，来此间一周之所未有。

收秘书处兑来月薪255元余。（扣公债50元）。收宽儿自京来信，云又将去广州、湖南等处，又云过武汉停留一商其暑期结婚事。小便须时大有加于前。

读“安静如谷”一语句，恍然若得其味。

13日星期日 夜来未能走所谓“昨夜之路”，盖从“一种平怀”作□本放开，任气息自调也。结果大致当可，唯脚筋酸痒，妨碍功夫继续，时间虽拖久而断□不能深入。此为未能走上之故。早课（八时半）以夜来睡不足，脑部劳倦不能用功，近于补睡，却亦不太坏。二次（十时）一味静息，颇达于沉细境地，且长时保持一定姿式，隐微思想仍变化多端，非所料也。天暖如昨，过午为甚。午课二次均无所得，似在拣择不拣择中反复不已，幸苦闷不大（不甚烦躁）。去隔壁看

习拳，竟不见。或星期日故欤？

阅“数息观法”一小册，杂抄诸书，全无可取。八时余晚课与就寝相连，有两度稍有虚静味，然以腿后筋痒仍断难成寐，拖延颇久，睡不足。梦境仍清楚（大脑不休息）。

14日星期一 夜来睡不实、不足，早起尤倦。六时起各活动如例。思当于活动中结合呼吸调匀，太极拳家能之，将来须学。早课散乱不能入静，自省由于缺乏恭敬心（全心全意），缺乏信心。缺乏恭敬心就是有所利心。缺乏信心就是狐疑心。习气深，业障重，何时是了！当然习气无来处无去处，毕竟虚妄无自性，非本心。观其虚妄是要有所期待，即是利心，无往而非利心。哀哉！你到底想干什么？不相干的许多影子憧憧往来，可怪，可耻！早二次课后记。如何得至诚不二？

温度低于昨，此地低温长期如此。昨夜起溲5次之多。

午饭后午睡未成，坐起持殊念咒，继转为数息，又转静息（不数之）。此时粗思念不得起隐微中犹非无念，然大脑已得某种程度之休息，有恬静不扰之味（时间约四五十分钟）。

自己知道如何，即诸佛菩萨知之矣。求诸佛菩萨，即求我本心。

午课二时半用前数息去未甚

得手，四时仍用前法，未大效。随即因王大夫来谈而停止。王指示盘膝坐式，谓宜与卧式间隔行之。拟晚课初试为之。

念功夫当从大悲心及平等观得入。悲己悲众生陷溺烦恼是为大悲。凡有习气发露时即运悲心以观照之。每功课前，必作悲愿。般若观空是为平等。平等即不拣择，不起憎爱意，而本有之真心得以显其用也。远离有所得心，即远离颠倒梦想。

悲愿之愿指我发愿使世人得正见与正信。

大悲心。平等观。正念力。

15日星期二 昨晚课取坐式，时间甚短（王大夫说10分钟），不见如何，随即就睡，仍不易睡着。用数息法未见成功。入梦后，情节离奇，其清楚有系统与前数日同，但似非旧年事而与现前相接者。晨起大脑疲劳，前额发热，其费脑力不异白日活动也。又解小便费时费力直同以前，计施手术才不足三阅月耳。早课初次尚可，大抵念念缘息持续不忘者即可，于持续中忽尔念虑一空者为上，其心散失者最下。二次课中不无散失，大体能继续缘息，亦有一段念虑一空。今日兼用坐式。午课平平不算好。

补：持续缘息出于勉强维持者为下（中下）；持续之力恍若欲罢不能者为上（中上）。

第二次课为来人灌水声所扰。

晚饭后有倦意，不适于用功，八时就睡。但又未能成寐，即起静坐。两度约40分钟，皆中下。再就睡，不知何时入梦，梦境仍清楚，思之可怪。

正念无力，闲杂念乃纷纷矣。然正念所以无力则又悲愿不足故也。

自念我有悲愿是真的。首先对自己习深业重缠缚之苦，与夫眼见众生业苦有悲心，从而有愿心，愿以所晓晓人。（正见，正信），又念东方古人（佛法、儒学）所明不为今人所晓，有能以晓之者，今日非我乎？自解放以来，国事已上轨道，我无所用力，而时会恰好安排我用其力于此一任务，岂可玩忽？至于目前环境设备，天之所予厚矣；岂可孤负？反复念此三层，是培成正念之基。

又当念如何偿先父心愿。

16日星期三 早四时醒，即洗漱静作，因未作床上活动、地上活动，后补行之。七时进食后又思休息再用功。九时开始早课，两次皆不顺，中下而已。眼之闭与开，意在丹田抑意在呼吸，始终摸不定。易闭易开，易彼易此，难有准则。午睡约10分钟。午课第一次平平，坐式因身体费支持，有感觉，不易深入。卧式间有念虑若空之时。第二次坐式平平，卧式进行中王大

夫来。王指示渐采深呼吸即腹式呼吸法。此或者有助于入静，不止于有助于胃肠活动已也。晚课即试行。晚饭后休息，不知不觉睡去。八时半晚课平常。至十时就寝。但睡不着，种种不宁，即着衣起持诵数息，过夜半再就寝。

17日星期四 夜来睡不足。早六时醒，起床未活动，地上略活动。进食稍多。即去东经路散步，归后小憩。八时半早课，先坐式两次不足半小时，平平。继卧式亦平平。均稍取腹式呼吸之意。十时第二次课中上。始则念虑较纯，继则有念虑若空之时。又全用坐式，较过去能持久。午课首次不如午前好，二次亦差不多。晚饭后思散步，以风大而止。所居为北戴河地区伸入海中之半岛，在全区中较为低温，至今未脱棉衣。闻西山一带较暖，有相差10度之说。

晚饭后欲小睡未成。七时半晚课中平。九时就寝，又不成寐，坐起习静，较得轻松舒适。至十二时再睡下，仍不能即刻入睡。睡之难如此。

所居附近或不太远处开山打石，时时炮发，虽扰人幸未受震惊，以习静而未真入静也。然习静之人处此亦难矣。

18日星期五 夜来又是睡不足，起洩多亦是一因。此病又如原状矣。早起床活动、地上活动。

饮食后求小睡未成。八时半早课中平。忽于伸足仰卧时静心呼吸得一稀有经验：此时大脑确入休眠，殆鲜外界知觉，更无思念或梦景，然神智不昧，实为至佳之养息，或即儒者所云晏息欤？二次早课平平，但由于换一坐褥，更安稳耐久坐。午饭后得一少有之美睡。午课首次能长时不假思念而息目匀静，邻于“念虑一空”之境。此时只自觉心未忘耳。开眼闭眼问题大致解决。盖由过于矜持，以致难得恰恰在开闭之间，不加意反而得之。又前记有“欲罢不能”一语，未免言之太早。今审之只是不假思念而自然接续而已。二次课亦能恬静长坐，但隐微间仍有不少浮思起伏。感觉坐式不易行腹式呼吸。晚饭后魏来谈他明日去京。晚课无进益。九时就寝，拟与卧式腹呼吸接连，终未果。烦躁不宁，过午夜近一时乃入睡。

**19日星期六** 夜睡不足，计自十二日起及此，已一周。每夜必先睡不着，至过半夜疲劳之极乃睡，大伤神。又昨夜发现左臂酸，幸未痛。此在去年曾妨碍睡眠至剧者。早课首用卧式行腹式呼吸，大致尚可。次以隔壁播音扰乱而停止。出门剪发，归即午饭。饭后小睡。午课初只中下，二次又值隔壁播音乐，但以练习之故不大受扰乱。随后王大夫来谈：深呼吸即腹式呼吸，不可用劲，但非不用意引

导。卧式已见腹呼吸之效，坐式久之亦能如此。又谈气功疗养在北戴河已有两三处，山西、天津、北京等地亦已有之云。隔壁播音即河北省总工会疗养院于练功之余所为也。晚课坐式中上，足偿今日一天之失。又卧式则闲杂念起伏，殊不好。起来舒散，再行卧式、坐式各一次以至就寝，近十二时矣。虽各平平，但始终无因不能入睡而起烦躁之感情。

**20日星期日** 夜来睡迟，早五时醒，大脑倦乏未解。起床活动后精神乃爽活。夜间曾有雷雨，朝气颇佳，但阳光不多。八时顷阴云加大风甚冷。早课初平平。二次课因隔壁播音及阅报有所延误，行卧式腹呼吸失败。午饭后午睡。二时半首次午课，先坐式后卧式各中平（按现在标准提高来说，早课应云中下）第二次亦平平，无进益。经过深省，决定二六时中不杂用心，今后严格遵守。晚饭后七时左右卧式行腹呼吸半小时。八时晚课坐式40分钟（两段）中上。似乎重点殆在晚课矣。九时卧式不见好，再坐式亦平平，但时间长。十时半就寝，中间一段睡不着曾起坐数息。

**21日星期一** 夜来睡不足，四时半起溲亦未再睡。起床活动及地上活动。天阴、温度犹低。早课卧式腹呼吸尚可，坐式平平。第二次连续坐式均以右腿感压迫麻

木不能久亦不能深。又呼吸亦似较昔日为粗，不知何故。午饭后未得安睡，精神不振，午课中不免昏沉，特于卧式为然。又“二六中不杂用心”之决定虽有意违犯是没有的。但无意中违犯才觉才除，才除又犯，不知几许。甚矣！正念力之孤弱而习杂之顽固也！第二次课平常，右腿仍不能久盘。开山打石之炮声甚大，却未受惊。晚课先坐式后卧式。坐式中上。有悟于“气沉意平”四字诀。气沉丹田，意思平淡，都无所取着是已。（意平从信心铭得来）卧式仍本此义，未顺适。从新布置再作稍好。已过十时矣！

22日星期二 夜来力本气沉意平四字用功，即在睡不着几次烦躁欲起皆平下。但梦中与人争持仍历历清楚如在目前。早五时前醒。床上活动，地上活动皆不忘四字诀。始悟太极拳所以缓慢之故。早课中上，得力于四字也。尚不够专静。当订新标准：以大致符于四字者为中平，以达于专静者为中上，有乖于四字者为下。

早二次课先中平，后中上，末尾稍有昏沉倾向，不佳。现在每日实有6次课或更多，盖午前两次，午后两次，晚间两次。以时间计算约在六小时以上。午课事先失于急促，坐中忽又动念，应属中下。二次课先坐式后卧式又坐式，皆不佳。炮声大震，幸无惊。若真人静，

将成问题。王大夫来谈，以为虽无大进益，总在慢进中。又闻刘贵珍已回来。又训练班共到80多人，内计16个省份，加几个市及自治区合共廿多地方，可算普及全国。（内以工会组织为多）。晚课七时行卧式不见好坏，却思卧式以腹呼吸为主，与气沉丹田之沉字略有区别。八时坐式中平，九时再用卧式未佳，十时后睡。

23日星期三 夜来未因睡眠成问题。早四时半醒。以多梦，大脑不见清爽松快。气沉意平四字涵义无尽，应须善理会之，贯彻到底。早课十时起至十一时，中平。午饭后小睡（实未睡着，但颇得休息，其境颇特别）。午课一时半至二时半，中平。于气沉二字似有所得。第二次中上，第三次（四时以后）松弛不佳。五时于院中缓慢活动。天气犹冷，小棉衣竟感不温。晚课七时先坐后卧均不好，八时坐亦不好。皆心杂有违于平淡之故。运大悲心以呼之，九时以前一小段中平。九时就寝即以卧式功先之（时间甚短）。随后稍感胸前气不舒，不再作有意呼吸，以手抚摩左右乳肋各数十次调胸前气尚好。入睡已在十时半矣。夜洩仍妨碍睡眠。又梦境清楚而白日醒时之事反有记忆不清者，可见生活颠倒。

后来悟得此日所云于气沉有得者实未是。

心动气动，气动心动。

呼吸与行动（心动在内）不是两回事，外国人的体育活动似不知此。

24日星期四 夜来虽睡不好幸无大问题。早五时余起床仍勉强。床上活动，地上活动如例。一切仍本四字诀。每晨起后前额总是热的，脑际乏力。天阴冷却无风。早点后小睡。八时早课不见好。（初为大便耽搁时间）但迭坐多次，不为不勤。有悟应关断对外感觉之门，全力照顾内部以调息为主，以身体内部一切感觉次之，息静则心静也。但以意识追求呼吸和体内机感可能追求得有限，因其太粗之故。必须心息渐静后，自觉力渐明才行。此“明”非追求，追求反而不明。午课自二时至四时迭坐多次，前后情况好坏不一。颇悟有疾病在身之人所以容易人道之故，以其有不容不返身理会向内观照者在也。常玉璋君其最好之例，其他也多不胜数。如我今日则只靠对自对他之悲愿。晚课初以移煤生火受扰，继而坐功专静约40分钟（分两段），以今日程度论为其上者。雨风兼电灯无电早寝。以心气论则原可入睡，右腿筋酸痒妨碍入睡甚大。杂思多由此机会而猖獗也。不料偶不凑巧，杂念纷如，不能自体。此时有悟“火上炎，水下注”，当引火于下，引水而上之理。

25日星期五 夜来曾有长时间不睡，但却不烦心。有悟一切杂思正是心火上升，与气沉意平不合。早起犹倦，然自觉下次当较能控制入睡。床上活动后地上活动不多。点心后小睡。早课中上，沉静之度不逮昨晚。“心不离息”，“专静是结果，功夫在平淡”。坐中念息起伏沉浮甚久，初求其沉，继知求沉则陷于沉浮展转之间；处以平淡，不沉自沉。第二次课十一时后一刻甚好，即从平淡达于专静。“永远是平淡下去”。午课于二时前开始，有一段达于目前最好之境。前此“专静”多为专一相续若一线之延，此则一线忽断，脑际顿然轻松，没有负担也。三时至三时半一段亦相若。其后四时一刻为止。入静视昔为易，然并无何其他的。晚课进行三次，时间皆不长，中平而已。九时卧式接就寝。卧式腹呼吸不佳，寝又不成寐。十时半起来行坐功，十二时半再就寝。

今早雨止天晴，空气清新，但午后黄昏时有风。今日中午始脱棉衣一次，到此间来之第一次也。此后早晚不脱，中午脱，又屋外脱，屋内不脱。

26日星期六 夜来睡不足。五时醒，起床各项活动如例，特以庭院中缓慢活动适意。晴朗清新可爱。早课八时半至九时半正一小时，未下坐或开眼，专静以至于空

与昨相若。下坐时足部亦无麻痛。第二次从十时至十时三刻大致亦不差,但时间分两次,各不长。午后小睡。午课二时至二时40分一段,又三时十分至三十五分一段均中上。入坐即能集中调息也。四时至四时40分一段淡静沉寂为前所未有,殆现在所能造之最上境。然乃非泯忘一切,例如隐微思量:时间已很久,如此沉静向所未有等等。下坐非有所迫,腿足尚无麻木也。仿佛可以无止境地静坐下去一样。晚课以脑倦作的不多,两段皆中平。九时就寝,初谓不难入睡,竟同昨日一样,起坐亦不佳,反复数回。连日给教训可谓大矣,不容你玩忽。刘波院长隔垣相语,王大夫去唐山,他们开会都忙,无暇来看云云。

见一长尾赤鸟,飞于庭树之间,不知何名,非所习见。

27日星期日 夜来既然又睡不足,早为尿而醒后倦怠不能起。细思十数日殆以造成一种条件反射,每临就睡即不成寐,如何解此连环邪?起床后之床上活动于后补行,仅地上活动。早点后求小睡未成,愿确得一休息。早课初中平,继一段中上。本日特有守丹田倾向。午饭时忽发现有新牙要生出来,不过尚待证实。午课坐式中平(专静却粗线),卧式中上(久无佳者,今忽顺适而达于专静空定)。再

一坐式中上,约40分钟。第三次坐式中上,又40分钟。晚饭后小休息,散步。近八时晚课四十分钟坐式中上。九时持咒廿分钟,不脱衣就寝,先行卧功,意在便于入睡,亦便于起来,但结果竟尔整夜未睡,夜探至一时二时后尚不烦躁,其后则不能不躁。右腿之筋酸痒与失眠为一事。初谓由它而妨碍入睡,今知它亦是由失眠而生。

众生为无始业力习气所缠缚笼罩,而此种缚罩又虚妄非实,只是自己一时出不来。解缚之道只有一味平淡,减业减习而不增。耐烦而不用力,精进而不急,平淡而不玩忽。从这一条隙缝(平淡)慢慢放松开它。其它均不免适以增之也。

一切平淡,气息自然沉静。心不离息,息静则心静。心静,息愈沉细。如是,心息相依,守于丹田,旷然无虑,不动不分别。(27日记)

28日星期一 昨夜失眠为到此后所未有,颇出意料。今日功课将有一大半不能进行。来此原为调整睡眠,今大闹其失眠,乃至有意义之事,应正视之,有勇气克服之,看到底是谁战胜谁。这好象是斗争,但却须以平淡取胜,以对抗则失之矣。且看结果吧。

早点后以为可有小睡,卒不可得。早课全废,亦未得睡。午饭后以为可睡,仍不成。头脑劳倦苦极,仅



从数息藉取小休。二时试行午课，却中上。于课后伸足仰卧顷睡着20分钟，如此而已。继又坐两次大致尚可，顾难深入。晚饭后还是不得一睡。七时坐功中上，却无形中得解劳倦之意。因求睡意多，得失心重，所有“着急”、“狐疑”、“心慌”、“恐怖”……种种可笑的沉不住气都来了。“平淡”救不了人，只为它变成一个空口号。一切事情败坏在此。平素为学，全无得力处，愧杀人也！又“信不及”“多心眼”给自己许多不良暗示，皆为不能成事之本。（十时至夜一时试行许多方法皆不能成）。

平淡是除病的万应药。

仿佛要松开绳套一样。

29日星期二 夜来种种失败后，放弃一切，随意就卧，初亦不能睡。亦不求之，卒得一小睡。五时起床，出门散步至海沿，至东二路口。早点后欲睡又忽感失眠倾向来袭，勉强卧息幸得一睡（八时至九时）。补床上地上各活动。饮水散步，然后卧功，游思不尽，中下。继坐功得上上（约坐1小时）。今日初晓得静中守丹田是怎么回事。午饭后准备一睡而未成，但大脑确入休眠，只未亡失自觉耳。欲醒起，随时可自己醒来。无观念活动及梦境实较寻常睡眠更得养息。起床脑际清爽是其证明。一如18日经验。午课坐四十余分钟，似可云上上，觉鼻

息与丹田气脉贯通。在坐中似不欲下坐者。第二次又坐四十几分钟入于深静，非过去所有。下坐后心境亦别。晚课又坐45分钟，中平（依提高标准）。

昨日经验告诉我自己病痛所在。治标之法似可从佛家五十一心所法学习分别对治。

晚九时就寝，因有精神准备，始终意平气沉对付之，未曾烦躁，但几乎彻夜未睡。

30日星期三 夜来既失眠，五时起床即出门散步至东三路（河北天津工人疗养院规范〔模〕甚大）。点心后仍未成睡。早课全废，亦徒然无成。午饭后初亦不行，但卒得小睡。午课坐式卧式均中下，等于未作。晚课中平，提早八时半就寝，以倦不堪用功也。然不能成寐，久之从数息调息得一小段极佳之休息，原可因之入睡，为腿酸痒所扰，只好起来行坐功。在午夜十二时至一时入于深静，其味甚美，足偿不睡之失。就睡已接近三时矣。

在静坐中清楚知道某念有助入静则清安，某念相反者立时起热于脑际。

气功之“气”应当说是“体气”；它以人类生理上植物性神经这一系统为其代表。它对于大脑高级神经活动具有半独立性，但又息

息相通,受其影响,为其所左右。人类文化进步,人的生活为大脑意识所主宰所统治便愈强,气血之运行,机体之功能,有时失其自然,因而致病者不少,又大脑意识过强活动之结果有时亦使大脑受伤损或扰乱,从而致病。气功主要在使大脑休息得到补养,同时亦使植物神经方面得以从意识过强统制下解放出来而恢复其自然之运行,发挥其本有之功能。

**31日星期四** 夜来虽睡眠大不足,早五时醒尚较昨早起时为好。天阴未出〔散〕步,作地上活动于庭中。补行床上活动。早点后求睡未成,然确一休息,并行卧式呼吸亦佳。十时后坐两次中平,脑力仍不足也。午后幸得一睡,午课坐两次中平,不甚得力。晚饭后出去剪发,购刮胡刀,而王大夫适来,以致相左。八时半一坐,平平不深入。九时就寝至夜十一时半不能成寐,再起坐功半小时。约在一二时入睡。计此中有些错误:归来后原不必坐,私意一坐可有好处,实多余,不能平淡,迭用抚胁、数息等法皆用不得其当,未免所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

“自由意志”其实“自”是没有的,何有于意志自由邪?

五十一心所法中有无贪、无瞋、无痴或即我所云平淡。

## 6月

**1日星期五** 夜来虽睡不足,尚无大苦。五时醒即起,作地上活动于庭中,特注意小腹不提气。早点后求睡未成,但得休息。早课几乎未作,有意暂停强壮功(对治失眠以求静为主),而先作内养功(增胃肠消化新陈代谢),并以壮式(仰卧式)行之。即布置试行一次。午饭后又试之,均尚未觉出门路来。午课亦试行壮式似稍佳,坐式不深入,且有时散乱,可叹。王大夫来指点在就睡前行几种外功:上身肢前后活动、对鼻、眼、眉、耳各活动。晚饭后因闻菜叱声,立时头热,深叹不动心不动气之难。晚课因之半废。睡前行几种外功多不如式,特别在心息上不能配合。九时半睡下,心中不宁,不能成寐,数息等法亦不生效。又起坐功,脑乏力昏沉,不得已合衣而睡。睡时约在夜半后二时矣。

本日开始自己烧饭。因试行内养功似腹饥之感,不知是真是假。

**2日星期六** 早起脑际尚可而心气不静,各种活动作不好。亟待调心:平淡、和婉、沉下丹田,仿佛意思始终不急,眼睛始终微闭一样。早点后就卧求睡,久而久之似得睡着,幸不急躁即是休养矣。早课于坐式之前特练习外功,亦颇

费时间。坐功中平，得失相间，然忽有领悟于大脑与真如本性之关系。第二次坐仍中平，然于佛家道家儒家在此一关系之分别又似有悟。又念二六时中皆应气沉心和，是整个生活不同，非枝节问题。又明白常君所教双手下按缓步法之意义。午课两次均中上而已。天阴晴不定，细雨数点。晚课两次均不佳。作外功后合衣就睡不成，再起作功亦只中平。又合衣睡，仍不成，再起坐。过夜半后再睡几成定例矣。

二是有，不二是非有。一切想皆为二，一切二皆是有，一切有皆有生死。有生死者不能解脱生老病死愁叹苦忧恼。诸想空者皆为不二，诸不二者皆是非有。诸非有皆无生死。无生死者便能解脱生老病死愁叹苦忧恼。

3日星期日 天阴欲雨。晚饭时乃落雨，入夜不休。

早五时醒，活动于庭中。早点后求睡不成，思每夜不睡殆条件反射已经形成，长此将不了。因决定改换生活来打破它，特出散步。将于今日一天不作功课。八时出，十时回，走鹰角路、东坡路一带。午饭后未成睡，去金山咀，未得达目的地（不开放）。整日未作功课。阅《大众医学》之祖国医学专号。饮葡萄酒一杯。晚课亦未作，但习外功。八时半就寝，迄不成寐，亦不烦躁。

十二时半，腿筋病又作，只有起来静坐，先后两段大致尚好（中上）。然后再就寝。

诸菩萨摩訶萨成就如是最胜觉慧虽能受行清净深法而不摄受殊胜果报，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大般若经》）

知苦、断集、证灭、修道。

住有想者必当执有我及我所。由此执故，便著二边。著二边故，决定不能解脱生死。

4日星期一 雨落一夜。大致从二时睡着，五时醒。醒后脑际不太疲乏，是好象。活动于庭中，空气清新。今日功课当照常。早点后略休息，九时坐至十时整，以现在程度言之应属中上，颇专静深入矣。然隐微间思想犹出没于所谓专静深入殆犹远在，非身历不能想象得之。第二次坐30分钟与前相仿。曾想入鸡足山修道。午饭后得一睡。午课颇入静，仿佛没有呼吸一样。然隐微间犹在想“有没有呼吸呢？……仿佛没有了呼吸”。续作外功，以舒筋骨。又坐30分钟中上，虽不深入，却单纯。晚课两次皆等于未作，就寝较早。迟之又久不能入睡，起而静坐仅得中平。又习外功再就卧，仍不成寐，精神甚苦。最后昏睡不知何时。

收宽儿自湖南汝城来信云，在风雨中行山路一日百里，虽累未曾

累倒。即以信寄怨儿阅。

5日星期二 早起犹倦，大感不支。早点后仍不能睡，持咒稍得轻快，只好出门散步，与菜同行，十时半回。今日阳光下有夏天意味矣。午饭后仍求睡不成，又出门散步至中海滩一带，菜同行，四时半回。访王大夫，知其昨晚曾来扣门。谈近日失眠情况，王约刘笃周老师共商，改行内养功，当即指授方法，明日开始试行。晚饭时魏来坐，强壮功即于今晚暂停。晚八时半布置就寝，结果卧而复起，最后二时半乃解衣就睡。其间反复不宁情形如往日一样。

6日星期三 夜睡不足，五时醒后照常起床，活动如例。早点后行第一次内养功，取卧式。昨日商定每日三分之二卧式，三分之一坐式。初试当然未甚得法，却藉以入静养脑小睡片时。在呼吸上未行字句限制法，但不离其意。十时布置坐式，坐椅上，脚下加垫垫高，大致尚妥，随于庭中小活动。十一时进午饭，约十一时半午课，卧式解衣行之。略如午前，同得养息小睡（20分钟）。一时起来细阅刘贵珍曲祖贻各文。曲文颇不差。因失眠而忆及伍先生能随时于事务丛中说睡就睡，大不可及。午课内养坐式，似于鼻与舌、小腹三者间之联系略有门径。出散步后回来晚饭。真是夏天了，阳光有威力，温度高

起来。饭后散步到市区购草帽、布伞、水果等。八时回寓。洗浴后九时矣。拟不作晚课，但于就卧行卧功亦草草。睡不着后行外功甚久，十二时再就睡。

午后曾行静功一次，尚可。

伍先生之学能传中国古人所给人类文化最伟大的贡献，愚幸闻其绪，自审能为先生作说明者舍我无第二人，则如何阐发伍学我之责任不亦重乎。当时时不要忘忽。拟年内抽暇先作一传记草稿。（6日）

7日星期四 昨夜睡不着时心平，平得出奇，只能自喻，无从举以〔喻〕人。又大脑之休眠而非睡着，与前次经验相似。今早四时醒来视往日脑际较少疲劳，然梦境犹历历也。又大脑休眠而非睡之中，气力有一种竭蹶之感，颇难过。早起活动如例。点心后行卧功，初时休息解乏为多，后半小时呼吸尚觉得法。第二次课先坐式后卧式，呼吸缓急不匀，初练所难免。午课先坐后卧未顺手。作静功一次不够静。访刘渡舟即同来我寓，看我坐式、卧式是否合于格式，略谈而去，约后日来。据云与刘贵珍同村同姓。刘去后又坐及卧各一次。晚饭后有雷无雨。晚课先坐式较佳。后卧式连续不得其方。就寝后先卧功亦不好，起而静坐中平而已。继作外功，然后睡下，不确知何时入睡。

8日星期五 昨夜似为人

睡最早之一夜，然亦在十一时后矣。早醒尚不够四时（中间起洩不计）。然已觉不错了。从四时起即行卧功，似颇得法，左右侧共约40分钟，然后起床略活动，即出散步。进食较多于平常。早课先卧式左右侧均尚好，同时亦稍补睡眠，后坐式不如卧式之好。再行卧式亦尚好。十时余出散步。十一时半午饭。饭后得一睡甚适。午课先后迭用坐式、卧式大致尚可，其中静功一次中平。五时看体育运动员多人表演练习。晚饭亦较见食欲。晚课先一次静功尚算深入。继坐式内养功知呼吸方法变化甚多，似尚未知所从，而刘老似又难以请教。九时外功又一次静坐后约十时就睡，苦于腿筋问题（原来膝骨左右筋酸，非唯腿后）不得入睡，入睡约在后夜一时矣。

9日星期六 早五时醒未作床上活动即地上略活动。出去散步，稍有风，夹衣不暖。早课先坐后卧，平常而已，略补睡眠。补床上活动，再行卧功，精神不集中，未佳。天气不如昨日晴明，未远出散步。庭前玫瑰盛开，以花代茶。刘老曾云：茶寒，非宜。午课原意饭后小睡然后行之，不意忽为自己暗示所袭而恐惶，头上骤热，脊上若汗，势将失眠。即起坐数息久之始心静而解。自叹调心功夫殆非支支节节可成。因之午课若有若无，睡

亦若有若无，根本不清楚。三时刘老来，谈甚多，但言语不甚通，不能解决问题。询知他自27岁因大病（不大便不进食，误药而大吐血）从张春和学气功，至今40年，（今66岁）殆非有道家功夫者。刘去后行坐功，有一段忽若得法，但旋又失之，竟难寻回。呼吸方法变化多端，确然确然。晚课坐式卧式连不得手。外功后、静坐后，十一时就睡，迷糊不知时间，一时半醒一次。

10日星期日 后半夜三时余醒来，未再睡着，起来坐功至四时半就卧，约睡半小时。坐功之间曾饮水进食。五时半起床，地上活动。早点后行课初未佳，出去散步，再课较佳并得一睡。午饭前坐约十分钟，饭后并未睡着，但大脑却体息得很好（三四十分钟），脑中长时间是空的。起来稍活动后行卧功及静功。在卧中困乏欲睡之时，又一次大脑休眠而非入睡，如上月29日一样，却与顷间景况有别。再次午课坐式30分钟，内容在内养与静功之间。晚饭后有睡意未成睡。八时晚课坐式平平，静功颇佳。九时作各式外功后卧式兼就睡，约在十时。不似往日睡不下去，又起来之情况，而是迷糊渡过，迟至十二时后起洩几次。其中一次洩后似不能睡，然又混过。如是至四时醒来未再睡。夜间风雨。

今日大动思旧之情，不能自己。往日父母兄弟亲戚故旧种种纷纷上心来。因念儒佛异同，儒者笃于情（人伦是也），而佛徒由多情而超于情（断烦恼，特别断烦恼之痴）。平淡之云，其为情虽有而不痴乎？

11日星期一 早五时起，因雨不能出去活动，活动于床上地上。仍穿雨衣出去看看。早课卧式因思想不集中，既未如法亦未得稍补睡眠。坐式稍好，然内养功主要在呼吸，呼吸方法在我始终未能掌握准确，在一次坐之短时间内往往多所变化，是一大欠缺。再行卧式亦不佳。风雨迄未停止，不得出去散步。午饭后卧式稍得休息未睡。雨止，散步于外一小时，归后坐功中平。三时刘老来谈，自云在家力耕，无暇于气功，且不懂强壮功。刘贵珍习强壮功是在邢台时（邯郸）。晚饭后行坐式内养功，忽收静功之效，其境甚好。继卧式未善，作外功各项。再坐一次，又忽收静功之效。九时就寝，先卧功第三次忽收静功之效。但以后感觉睡不着，穿衣起来。忽念“平淡、耐烦、认真作”之训，决意解衣就卧行卧功，果然甚好。十一时大雷雨。

12日星期二 昨夜入睡仍甚迟，且迷糊为多，非真睡。早四时余醒即起，床上活动后出散步一大圈。雨后晴光甚好。点心后卧功

兼休息而未睡。继行坐功尚好。起来活动后再坐似觉呼吸通畅之至。午饭前又坐一次平平。饭后卧功未睡，曾用力于排除杂念。二时坐功尚可，继以卧功，又坐功均平平。三时半出去剪发，五时半回，幸未遇雨。晚饭后洗身及足。卧功兼休息40分钟，坐一次平常。不足九时安排卧功与就寝，卧功似未佳，但就寝却未再起。是为早寝未起之新纪录。

末后连饮食睡眠都不会了——饮食睡眠原是初生下的乳婴都会的。

心身合一，勿使心听不到身的要求。（卫西琴之学）至灵者心。筋肉松弛亦是从意识支配下得解放。

今日晴暖，又是夏天景象。收渊庭信言功夫要熬。又言良庸请民盟给他安排工作。

今日忽念及拟写中共从何而得挽救中国命运一书。

13日星期三 （旧端午节）昨夜迷糊中未再起，未一次起漫在四时余。起床略活动，即出散步兼地上活动。天气晴朗，景色鲜明可爱。点心后卧功兼得休息。八时三刻坐功到九时半之间，先使精神不外驰而体察内部消化呼吸等机能之运转及其感觉，嗣忽然转入一种呼吸机括自然发动，即任其动转不已，直至自然休止下来。因于内养功有如下之体会：内养功主要似横

隔膜运动之深呼吸而其实不然。主要在于人身固有机能之恢复，不受外来（从意识来的）牵扰，以修补一切损坏病态。但此非使意识休息下来不可。深度睡眠有此功效，气功同有此功效。气功一面隔断一切外缘，一面使精神集中呼吸，在不失自觉之中，收意识不妄起作用之效，而且藉清明之自觉力以引导向积极方面发展。注意呼吸只是方法手段，单单从此解释之未得也。十时后再坐一次，觉过去多方试探呼吸方法是不必的，今后当从意识少活动中，自然发现一条路来。此路向在坐中似有二三在萌动。午饭后卧功兼休息，因腿筋痒只半小时而止。然于内养功续有体会，即意识休歇实为必要。作各项外功。坐功两次，功夫不免转换不定。其中一段忽而转入静寂。晚饭前散步。饭后晚课坐卧各次均不佳。九时前布置卧功连就寝。就寝又未再起来，此为第二次矣。睡眠并不算好，梦亦多，然总不算失眠也。

今日《光明日报》有学生李元华在劳卫制测验中身死事，谓之曰自杀的体育可也，害死人的体育可也。意识不发达的动物不会有此事。意识害人如此。

14日星期四 早四时醒、迷糊至五时起，略活动，出散步。早课先坐功，体会到要让全身筋骸都从意识支配左右之下得解放，让体

内感觉、知觉都苏活显现出来，它自然会治百病，此即是内养功。继卧式至十时，时间颇长，惜收摄于体内不易耳。其中一段入于大脑休眠而非睡之状态。午饭后偶尔看报。洗漱后卧功不宁静，自省俗肠隐伏可耻。继坐功稍好，非大脑休歇不能使精神收于体内，以意识从外移于内者非也。二时半坐一次较好，类似昨早课之景况。三时出访王大夫面交一笺托转刘贵珍。四时坐一次大致亦可。五时余刘贵珍来，先告以自己情况及问题，次代姜问女性如何作功夫。刘对我强壮功的姿势及内容均表同意，对内养功之呼吸认为即是强壮功之深呼吸。刘又指点揉膝盖及搓脚心等方法。女性守心窝及乳房而非丹田。晚饭后八至九时坐功中平。九时作新授各外功后就寝，迄不成寐，心尚平，再作外功，反复甚久。入睡当在二时后矣。

15日星期五 昨夜久不成寐，内功外功之外且进饮食一次。今早醒来五时半，大脑尚不大疲乏。未出散步。点心后行坐功，有深呼吸。继静功不够深入。又卧功平常。作新学外功及我原有之床上活动。天有雨意，阴云四布。院外散步。午饭后卧功兼休息，尚好。继行外功。食苹果误伤手指。稍卧息后出去散步，有雨不大。晚饭后继续落雨。晚课坐功无深入。提早就

寝。乃自九时前一直到后半夜迄无法睡着。

16日星期六 夜来先后几次起作外功、进食等等，到后半夜二时未休，稍迷糊又起洩，如此至四时即起坐功。坐功当然亦作不成，倦怠不支也。五时余洗漱出散步，六时半回来早点。七时就卧随意休息，能睡即睡，亦睡不着。早课全废止，因雨散步未远。午饭后再就卧，始得似睡非睡的休息。收宽儿自北京来信，答之。坐功一次尚可。晚饭后坐一次亦可。提早就睡，初未感问题，至十一时转身起来，始知在迷糊中而已。“睡着只是迷糊的异名，没有迷糊是谓失眠”。深有此叹。起来略进饮食，作各项外功甚久，然后再睡，迷糊到较深之迷糊。

平淡之心即清净心。平淡之心即不失均衡之心。若一有所偏重，即顾此失彼矣。

17日星期日 从通俗言之，昨夜或不算失眠。早四时醒。起床嫌早，即于卧中略静此心息，忽入于空静。深幸休息，不敢失之，延续约三四十分钟，因自己咳嗽震失。转身后居然又得之约10分钟。窃疑此殆一种较浅之定境欤。五时起床洗漱后至海沿散步。雨后晴空甚佳。散步中深味信心铭之言。又在静中曾念今后亦无所谓强壮功、内养功、静功等等，只是从调整睡

眠来调心，从调心来调整睡眠而已。早点后就卧静息，即入空静，旋转入大脑抑止休眠状态而不失自觉。由不失自觉故，隐微间有观念活动，主要庆幸休养解乏，随着呼吸活动，如是约四五十分钟，为过去未有之长。即于此时，颇悟失眠正是失心而来，心向外张，不能止于其所。求其放心，心不离身，何致失眠。“愿佛菩萨加被我，清净心开三业净”，今清净心开矣，勿失此清净心。阿弥陀佛！作各项外功二三十分钟。又坐功一次以平淡养此心，以呼吸促代谢。午饭，倦而思睡，就枕稍打亦即渐渐入睡，约一小时为洩溺而醒。散步后坐一次大致亦可，惜不免小有昏散。感觉疲倦，亦身心渐合之兆。卧功未佳，腿又痒。作外功。晚饭后卧功仍不免散与昏。坐亦然。昏从倦来，因而提早就睡。

18日星期一 夜来九时前就睡，未遭遇困难，不自知何时睡着，大约仍是迷糊入睡的，并非合于理想。十一时起洩，以后每隔二时余起洩一次，均续睡下去。四时半醒来未再睡。如此，总算一个月来所未有。起后即出散步。点心后始在庭中活动。卧功未合标准亦未睡，小休息而已。坐功时间甚短，再卧稍静息。作各项外功，大便似泻，或西点糕问题。午饭后就卧，初未得睡，第二次偶得小睡，只几分钟。



坐功于深呼吸后忽出现静境，卧功中亦见一次静境。作各项外功活动，散步。（体育人员今日走了）。晚课坐卧均不佳。提早就寝，就寝后居然未再起来。

练气功后手足向来容易冷的毛病大有改善，手足常是温的。手指肚较鼓满。

此心好像老在向外张望，睡不着者在此，所谓放不下是也。

19日星期二 昨夜同前夜一样，未遇困难即入睡，殆恢复旧日迷糊的常态。十二时起溲，三时再起溲。先起时正梦旧军阀时代之情景，醒来深叹自己过去之无有是处。后醒起时因思索出处问题，展转不能自休，未再睡。五时起床，出散步。点心后，卧息得小睡。魏所长来闲谈，告以七月初间回京。坐功一次，不甚顺手。作各项外功。午饭后卧息小睡，因雨屋檐滴水有碍心静，少作一次功。阅有关气功各文，互相对照。觉内养功之呼吸法始终未练习好，特加意练习之。大约用意操纵或照管时则呼吸不匀不稳，任其自然则不深不长。若如十三日经验一种呼吸机括自发地活动起来时，倒可以细及稳或者亦匀，但似浅似不长。晚饭早于往日，晚课坐功呼吸练习。午间细雨，午后渐大，入夜未休。八时余就寝，竟不成寐，先起作外功甚久，第二次起进饮食则已十二时半。雨止于十

一时。

20日星期三 夜来约在一时后迷糊，而三时起溲未再睡，殆等于彻夜失眠。四时余即起床，出去散步至六时半。早点。点心后卧息，仍然睡不着。再出散步一周，再卧息，仍不能入睡，仅得休息而已。顽固之失眠又来矣。早课全废。午饭后卧息仍不能睡。坐一次收摄费力，平常无所入。卧功忽有一小段深静。天气晴暖。收渊良一信。又知宽儿17日去甘省。出海沿散步。晚饭后阅画报消遣。就卧一次，烦躁起去，失眠之恐惶来袭也。晚课等于未作。九时前就寝，起来作外功甚久，再睡下去，未再起。

21日星期四 昨夜还算不是整夜未睡，四时醒来，欲睡而睡不着，心小如此。可叹！起床即出散步。早点后卧息似乎有小睡。坐功由于外缘干扰不佳。卧功亦平平。再坐稍好。由失眠问题思及性格禀赋之偏，不尽属神经衰弱症候，故而难治。同时追念亡室靖贤，以其尝指出我之短也。作玫瑰花蜜糖一瓶。午饭后卧功兼休息尚好。坐功中又感思想不集中，即出散步一小时。回来再坐，颇悟守丹田之必要，以外缘干扰止功。起草致刘贵珍信。晚饭后稍阅报纸。晚课卧功一次，静功一次，并作各项外功。九时前就寝。

天阴终日，晚饭前落雨渐大，

以至入夜未休。

**22日星期五** 夜来就睡似未遭遇困难，但从十时十一时十二时以至一时、二时三时，每小时必起洩一次，则其睡眠之虚浮亦可见矣。早四时醒后即起床出散步。早点后卧息未睡，卧功平平。写致刘贵珍信至午饭前始完，故缺早课。午饭后卧息似小睡。坐功一次平平无所入。今日体会到搓脚心的确有好处。昨日及今日外功均加长时间。卧功出现空静意。晚饭后出海沿散步，回来后复阅过去日记以资省发。晚课坐功无所入，似由缺乏清楚方向路线所致。静功一次平平。九时就寝前作外功，以为可睡着，仍然不行。起来再作外功甚久，穿着上衣就睡，大约在十二时后睡着。

练功徒有姿式而内容无准定章法，虽有百次千次万次无成也。

意思太多是一大病。

**23日星期六** 夜来起洩次数仍多，且费时。早四时余醒，感觉倦乏不欲起，而自知不起来亦决睡不着，此即心病也。五时起出散步。早点后卧息未睡，出去送刘信。回来作静功一次未佳。决定从今日起恢复静功，采取两种坐式（盘坐及椅坐）而以前者为主。椅坐一次曾入静境一小段。午饭后卧息未睡。天气晴暖，阳光颇强。午后又阴云甚多。午课后坐一次卧一次均

各稍见静境。散步再坐，久不宁贴，时间虚过。第三次坐初亦费力，耐烦下去，幸见佳境。晚饭后散步。晚课静功中止。九时再坐，长时维持在仅仅专静上，末后转入空静至十时。又于伸足侧卧时入于空静约十分钟。继作外功半小时，而后就卧，又得一段空静。然腿筋抽搐不能入睡，起来饮食赏月正圆。再就卧仍不睡，初甚憩息，约至二时后乃倦意朦胧矣。

**24日星期日** 早四时醒起，虽睡眠大不足，却不太劳倦，起后即出散步。早点后卧息未能入睡，但确得较好休息。九时至十时静功初似甚易入，却长时间维持在粗浅的专静上，迄未更进一步。午饭后卧息似得小睡。出去剪发，以入多费时，五时乃抵家，午课全缺。晚饭后静功无所入。迭作各项外功，九时余就寝不成寐。起床静坐皆中下。又作外功。过十二时后勉强迷糊入睡。

“清净心”是一句空话，贪、嗔、痴皆非清净心，一切有所得心皆非清净心。

“道不用修，但莫污染。”道岂修之所得者，修的问题之所以发生是在习染上。习染是假的虚幻不实，你当下能空得了就空了它。当下若未能空，那么它虽虚幻而你此时却未免作实了，只有慢慢从自己

作实了的虚幻圈套里脱出来。这就是修道之说了。

25日星期一 夜来起洩多次，最后醒来已五时矣。起床后活动于室内，以落雨未出也。早点后卧息廿分钟。作外功20分钟，静功30分钟。颇觉收摄专守仍然非易，思之或欠休歇耳。用力于收守非其道也。要在善于休歇，“歇即菩提”。午饭后卧息似有小睡。静功坐约一小时，不为不久，但迄无深入，粗浅的专静而已。第二次坐半小时，视前为纯静，但仍粗浅。第三次续坐略如前，总停在粗浅阶段。晚饭后散步。雨自晨至昏时落时停，或小或大，以迄深夜。晚课平平，多作外功。九时前就寝，初不能睡，起来穿衣作外功，随即仰卧迷糊睡去。

26日星期二 早五时起，雨止天晴，出散步一周。早点后卧息得一小睡。静功两坐式皆浮浅无所入。天又阴云有雨意。阅过去久未阅之报纸。午饭后再阅报。卧息只几分钟。阅报散步，天晴也。未作午课。晚饭后刘贵珍来谈甚久（九时去）。所回答各问约记如下：一、《医道還元》一书未之见；二、巨赞文章收到尚未细看；三、扬真卿（非亮卿）并非其师，彼无师承，自己看书和访问多入而已。曲祖贻不懂气功。四、现在训练中101人，有87人外来，其中有两医73名；

五、苏联医学界曾来参观访问。又对我谈下列各点：一、夜洩次数气功可以减少；二、呼吸法勿刻意求之，久之自然确准纯熟；三、外功有多种，另有文字说明送来；四、外功数数是需要的——可使大脑不思及其他事；五、李书城功夫很好，可试访之。又云乐观忘病为重要条件（在唐山曾有设施，又自云在游击工作中所得人的指点受益甚大）。刘去后小坐未入，即就睡，睡不着又起作外功，过十二时半然后睡下。菜皮肤泛红肿作痒。

27日星期三 早起即出散步。点心后卧息未睡，但确得休息。静坐近一小时，却外貌似静，殊不专静。深叹50天功夫之所就乃如此。第二次坐视前稍好，有一段可算静了。第三次坐约十分钟，差不多。午饭后连坐三个半小时均未达于空静，但似比午前为佳。又坐一次仍止于专静，却较纯而有恬淡之味者半小时。又椅坐亦半小时忽有空静——念虑不起。阅报，散步。晚课甚差。作外功后就寝，寝后未起。（起洩仍多，不在其内）

28日星期四 早四时半醒，即起出散步。早点后卧息未睡，得到良好休息。早课椅坐未佳，作外功。阅报。静功受扰未成。午饭后洗足卧息未睡。椅坐两次，一次稍能单纯，一次无成。阅报，阅陆定一报告。晚饭后散步。晚课盘坐

一次，椅坐一次均逐渐入于专静，但未能更进一步。“逐渐进入专静”是有一过程的，即先不要闭目（此可以减少内心观念活动），而取休憩态度，使浮于脑际的观念影像下沉、消除，以至于单单集中于在气息出入上。此可算一个发见。睡前偶坐，忽入于空静。就寝后未再起，起洩亦不多（两次）。

若菩萨摩訶萨，若般若波罗密多，若此二名，皆是假法。如是假法不生不灭唯假施設，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两间，不可得故。

诸菩萨摩訶萨不可得故，所行般若波罗密多亦不可得。善现，诸菩萨摩訶萨修行般若波罗密多应如是学。

29日星期五 早四时醒，起床后小坐，闻入声而止。出散步，天又阴。早点后卧息，颇多杂念。静坐殊不佳。椅坐初亦不佳，久之有一段空静。再坐静功尚能沉守丹田。午饭后卧息，随即静坐，平平无所入。无始以来习染深矣。“一切非有，一切非我”……在气息沉静后尚复杂染污心出现于隐。怪矣！阅旧报至此已阅完。发危智所长信片。晚饭后盘坐椅坐各不佳。就寝前作外功甚久，仍久久不入睡，起来静坐未用垫亦能久坐，功夫未深入。进饮食后作卧功内养功殊不熟练，再椅坐内养功，如是反复至二

时后乃就睡。

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訶萨修行般若波罗密多时，于一切处一切时不得般若菩萨波罗密多，不得般若波罗密多名，不得菩萨摩訶萨亦不得菩萨摩訶萨名亦不得菩萨摩訶萨心。善现，应如是教诫教授诸菩萨摩訶萨令于般若波罗密多皆得成办。

30日星期六 早四时醒，起后即出散步，点心后卧息得小睡。椅坐内养功未熟习。阅报。午饭后卧休息，椅坐，盘坐皆平平。阅报有外交及台湾问题长篇报告。晚饭后散步。椅坐、盘坐均无可述。唯盘坐时两手置于两膝较少前后俯仰之病，顾未知有无其他问题耳。就寝作外功甚久，寝后幸未再起。

般若波罗密多即是三摩地，三摩地即是般若波罗密多。菩萨摩訶萨即是般若波罗密多及三摩地，三摩地及般若波罗密多即菩萨摩訶萨。所以者何？以一切法性平等故。

若菩萨摩訶萨入诸定时，不作是念，我依一切法平等性证入如是如是等持。由此因缘，诸菩萨摩訶萨虽依一切法平等性证入如是如是等持而于一切法平等性及诸等持不作想解，何以故？舍利子，以一切法及诸等持若菩萨摩訶萨若般若波罗密多皆无所有。无所有中，分别想解无容起故。

## 7月

1日星期日 早四时半醒，起后洗漱修面外出散步。天半阴。早点后卧息颇安贴如意。阅报。椅坐平常，盘坐两次，初止于沉守，后达于空静。午饭后卧息得一小睡。与危智通电话恰不在。阅报。魏所长来，商托他代订车票及送车等问题，假定五日午前的火车。危所长随后亦来，闲谈许久。关于回京事，必要时再电话托他。晚饭后散步。今日午课未作，晚课亦只一次。盘坐多时粗算静而已。就寝后起来不止一次，入睡总在二时矣。

舍利子后白佛言：若菩萨摩訶萨如是学时，为学何法？佛言：舍利子！若菩萨摩訶萨如是学时于一切法都无所学。何以故？舍利子！非一切法如是而有，如诸愚夫异生所执，可于中学。舍利子言：若尔，诸法如何而有？佛言：诸法如无所有而有。若于如是无所有法不能了达，说名无明。（愚夫异生……）彼由无明及爱势力分别执着断常二边，由此不知不见诸法无所有性，分别诸法。

2日星期一 早五时即出散步，点心后卧息未睡。拟去街购药，后又作罢，只发渊庭一信片。阅报。特别是“七一”新改版的《人

民日报》看了很久。未作早课。午饭后卧息仍未得睡。又阅报，未作午课。晚饭后散步，晚课作亦等于未作。作外功后就寝，起来一次静坐无成，睡下未再起。

尔时，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设有问言，若有幻士能学般若波罗密多，彼能成办一切智智不？若有幻士能学四念住乃至能学十八佛不共法，彼能成办一切智智不？我得此问，当云何答？佛告善现，我还问汝，随汝意答：善现，于意云何，色与幻有异不？受想行识与幻有异不？善现答言：不也世尊！善现，于意云何，布施波罗密多与幻有异不，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与幻有异不？善现答言：不也世尊！善现于立云何，诸佛无上正等菩萨与幻有异不？善现答言：不也世尊！何以故，色不异幻，幻不异色，色即是幻，幻即是色。如是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异幻，幻不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即是幻，幻即是诸佛无上正等菩提。

菩萨能于其中得大自在，不为彼定之所引夺，亦不随彼势力受生。

3日星期二 早五时半起，即出散步兼发渊庭及小铜井各信件。点心后卧息甚好。阅报。椅坐盘坐均粗浅不成功。午饭后小睡。写致刘波及王大夫各信。又答姜德

海信,于三时送去,同时散步一周。阅报。晚饭后散步。晚课椅坐盘坐均平常无所入。就寝前作外功,寝后起来一次,以后耐心睡去。今日天阴无雨。

4日 天阴,雨不大而自朝至暮不断。入夜雨止。早五时起即出散步,活动于外。点心后卧息。早课先盘坐尚好,相当静穆,后椅坐平平。阅人代大会发言各长篇,至午后阅完。午饭后卧息。收王大夫送来之外功说明书两纸,再以刘波信送去,并在雨中散步于东。晚饭后又于雨中散步于西,以此结束此番北戴河之游。魏所长来闲谈。

晚课连三次盘坐均入于静域。作外功多次,就寝后未再起。

5日星期四 早起检点行李,八时起身去车站,过国务院休养所,以字条交危所长,托其打电话。到站登车时于同志送行误下车,以致必须在昌黎站下车,然后返回北戴河。在车未吃饭,仅吃零食,亦未阅书,以车动荡不便也。下午四时到京,亚、良、渊均来接,约星期天见面再谈。四时半到家,一切均好。晚饭时恕儿来。谈至九时去。曾谈及苏共中央作风,东欧党情况及《人民日报》内容等。随即就寝,乃疲倦仍不成寐,迟至后半夜乃睡着,似在梦中闹失眠,可笑已。

6日 早起五时出沿湖步

一周,到小市。点心后阅报,去洗澡,购西瓜、桃等。午饭后小睡。出游北海公园,又到四民武术与吴子其谈太极拳。晚饭后看良庸,谈话兼散步。

一日未练气功,仅作外功,就睡。发马仰乾信片。

7日星期六 夜来睡眠算好,幸不太坏。早四时醒即静坐,浮浅未能有所入。出游颐和园长廊、后山一周而出。回家李雪昭来午饭后去。午睡1小时。阅报。挈小瑜划船。阅《北京日报》。晚十一时就睡,先作外功许久。睡后幸未再起。张小山来。

8日 早二时半醒即洗漱静坐,平常,不够深入。又作外功。起床略作地上活动。挈小瑜游动物园看长颈鹿及麋鹿。少怀来闲谈,同午饭。恕儿来。二时半亚、良、渊、仰及其子女、姜伯棠同来谈气功。姜所见甚好。晚饭后恕儿去,昭侄来。落雨,入夜雨尤大,不知其何时止。

9日星期一 早三时醒,即起静坐,大致甚好。四时再睡下,五时后起。访林宰翁谈巨赞、黄居素各作气功情形。又访夏朴老谈许久。收熊先生信,言移居甚满意。午饭后小睡,又作卧式静功约一小时,颇纯静。剪发。风雨欲来而又去。九时半就寝。

10日 早二时醒,稍作卧

功又睡，四时醒又作静功，平平无深入。五时起，床上活动、地下活动。八时亚、艮、渊、仰来谈愚今后如何致力。亚转述伯棠意见并自陈其意见均甚好。艮略谈其工作问题，仰谈其最近学针灸及听某先生讲易。午饭后小睡。二时同艮庸到统战部听周公录音传达十种关系或十大矛盾。有仇老及康同璧同车。知二位均有气功修养，且功夫甚深。但录音因大风雨停电中断，将于下次再行集会播听。发熊先生及蒋竹老各一信片。

11日星期三 夜间曾起静坐，但未能深入，又复睡下。五时起稍活动，同艮庸到西山八大处，意在觅房。只到灵光寺、三山庵、大悲寺、龙泉庵四处，晤办公人员倪、王二君，询知有房但须向园林局先洽许。午时回家，饭后小睡。三时到美协看二届国画展，又修理眼镜。晚饭后又大风雨。洗澡就寝。晚间有阵雨。鲜特老来，未在家。

12日 夜间未起静坐，但后半夜屡作外功，均无所入。发政协秘书处一信，托介绍园林局。与鲜特老通电话。李渊庭来，知陶秉华病情。收刘某询马秋帆住址信，答之。又收林宰翁信，答之。午饭后作卧功及静功均未得深入。晚饭后挈小瑜划船，小瑜自言回桂后可能不返来。就寝前作外功，夜十二时乃睡，隔壁太闹故也。

13日星期五 早四时醒，静坐半小时，五时起，作外功。出访鲜特老，同游北海。午饭后小睡。今日天气较热。晚饭时大风雨。饭后小瑜随其兄回广西，菜送至车站。菜回家已十一时，影响到我睡眠，兼以腿筋痒以致彻夜未睡。其间作卧功及静功多次均不甚好。外功亦作许久。

14日 夜间失眠。出门到小市散步。艮、渊、仰三人来。艮谈其到东郊农社之情况，又谈范讲近代史问题。亚继来。张云川来，略谈。托渊庭去秘书处改写园林局介绍信。菜发致于敏贞电报。午饭后小睡。游景山公园，登最高亭下望故宫神武门。经地安门购药而归。晚饭后同菜划船。罗莘田来坐。艮庸送来《却病延年》一本。九时就寝，幸即入睡。（睡前作外功）

15日星期日 夜来睡尚可，只梦多。早四时醒即起静坐，多次均不宁静。小事杂事牵心，可耻。到小市、后海散步。菜去三条小学。恕儿来云宽儿可能今日回京。午饭后小睡。恕儿谈国际情况。收蒋竹老来信云将到北京见面。曹聚仁（新加坡《南洋商报》记者）来访，无重要谈话。

阅吴玉章《辛亥革命》一稿，又范文澜近代史分期问题一稿。范作颇好。

16日 夜来睡尚可。早四

时醒后先卧功，后静坐，略近纯静而已。去崇文门购得江米一斤，归做玫瑰糖糕。取修好眼镜。收渊庭电话云：园林局尚须查明房屋情况再答复，因而明日不能去香山。分电亚三、仰乾告之改期。

17日星期二 夜来因就睡太迟（一时），又睡不实在，殊近失眠。早起后即人浴，浴后又睡半小时。出访林宰翁告以蒋竹老来京有期。又访鲜特老还其小品般若经。午饭后小睡不佳。忽落雨。二时同仇老一车去看苏联原子能和平利用[电影]，雨大车坏子途中，到时电影已先演，只看后半，又看展品，亦太匆匆。晚饭后写蒋竹老一信发去。九时就寝。

18日 夜来睡尚可，早五时起静坐尚能专静，未能空静。阅《基督教之基础》完。同仇、康两老到统战部听周所作十大矛盾之报告上次所未听完之部分。申伯纯过来谈话询晤曹否，觅得房屋否。午饭后小睡。二时出游体育馆一带，购书（哲学史讲演录）及药品（鹅根）。晚饭后看科学电影片（大脑皮质），遇仰乾父子。

19日星期四 夜来睡尚可，早三时半醒。作卧功未善。四时半盘坐勉得静意，终难入子空静，外驰之念可叹。点心后到天坛一游，出天坛北门而归。午饭后小睡，三时半到红星看《为了人类》电

影。仍系演示巴氏学说，仍不见佳。晚饭后良庸从郊外回城，来坐谈甚久。

20日 夜来睡尚可。早四时醒，静坐粗有静意，终不甚佳。到中山公园看荷花甚好。八时亚、良、渊、仰四人来谈，渊与园林局通电话几次均未觅得前次接头人。阴云闷热，与菜晚饭后同划船亦不凉爽。头脑总觉倦困欲睡而睡不好。宽儿自西北回京到家，带来白兰瓜4个，食之甚甘。与恕儿通电话。

收张玉山信拟不答。看到魏朗斋信，知梁仲华病见好。

渊最后电话云拟明日去园林局面洽。

21日星期六 早四时醒洗漱后静坐廿分钟，中下而已。宽儿去学校，愚去颐和园，沿东堤散步，见铜牛附近进行一工程，似造船而不确知。八时半回家。渊庭、良庸来，报告与园林局面洽情况，竟云无房可得。嘱其转乘华询西苑旅社。同时愚写信申伯纯托其设法（发邮）。午后乘华回电云仍须觅政协介绍信。

22日 早四时醒。洗澡。静坐，时短心浮，不足算，然亦有静意。从鼓楼斜街沿后海沿而回。宽儿出购什物。收于敏贞信，知小瑜抵家。恕儿来，袁昌来谈许久，其人尚可取。而吴顾毓似糊涂。午饭后小睡。有菜之表亲来，未见之。与



宽恕等闲谈(宽婚事等)。晚饭后欲划船,以人多不得机会。宽去看小育。与良庸及恕在城外沿河散步。

23日星期一 早四时醒,作外功及静坐,时间甚短,条件不合心亦不宁。沿湖散步至后海。与渊庭通电话未成。电政协秘书处,径访申,及知申去北戴河。晤连以农及吴同志,嘱其与西苑大旅社及园林局再洽商。以参考消息全还之。剪发。收熊先生一信。阅批判斯大林集中陶里亚蒂文,尚好。晚饭后划船两小时。宽儿去车站接颂华,车误点,一夜未归。夜间大雨。最后渊庭来电话,以所洽告之。

吴同志电话,已洽西山服务社。

24日 夜来睡尚可。早四时半醒,因屋内空气不佳,在廊下习气功,似尚能静。七时宽儿归,知其候车至深夜二时。又步行送颂华至其家。然后从车站取回自己脚踏车,故尔如此。阅批判斯大林集。午饭后小睡。促宽儿去学校。宽到校后来电话云,须明早乃归。晚饭后落阵雨。颂华母子来,谈婚期及其方式未决定。就寝后久久不能入睡,有蚊扰及隔壁闹声之扰。迟至后半夜,一时二时之钟声历历可闻。

25日星期三 早四时醒,稍稍作外功,洗漱后在廊下坐功约廿分钟。八时宽儿回,嘱其去张家。

又写致联络科信。约渊庭来,嘱其送去兼商洽一切。旋回渊庭电话云,联络科已洽好于西山八大处之四处或五处觅租房屋。如是可放心矣。又电吴同志告以自己出房租。午饭后小睡,到百货大楼及东安市场购短袖夏衣一件(去14.2元)。此时适大雨如注,但未淋湿。晚饭后仍有小雨。吴同志来电话约明早去看房,当电约渊同去。

26日 夜来初睡尚可,继醒来作卧功坐功尚平顺,渐入睡乡,至五时醒作外功及坐功。落雨天凉。渊庭来,吴同志来,同车到西山八大处,晤冯同志及王同志,看定第五处龙泉寺之“卧游阁”,由政协出面租赁两个月。即时动手修理及裱糊,约一周后可移入。中午回到家中,渊庭协助宽儿布置新房。与宽儿商订客人名单携去张家。

发上海熊先生、张三姨各信,又京内亚三、仰乾、渊庭、得心及南宽街各信。

27日 夜来幸无蚊扰。曾作外工及静功。早四时醒后起坐,有静意。与宽儿谈,随即赴朝阳门南小街富增订购小炭炉。又到前门为宽儿修表壳。午饭后小睡,不沉实,头脑倦乏。《新建设》记者刘一农、石绍新来访,意在要我写争鸣文章,谢之而已。

发张云川、富眉生各信片。与

少怀通电话商招待宾客各事。

28日 夜来睡不佳，作外功。早起艮庸来约同培昭去百货大楼购茶点糖果备明日用。午饭后小睡。五时半去同和居。四五十年前曾见过之方家大表姊来。富眉生来。少怀家人俱来。酒宴到八时廿分完。少怀家人同来我家。培忠及其母、晓青夫妇等同到，闲话乘凉至十时散。然后愚先向父母行礼报告，宽率新妇随亦行礼。古礼谓之庙见也。十一时各就寝。苦热，不能人睡。心浮不能静。甚矣其难。恕儿宿于家。

29日星期日 夜来几于未睡，早四时醒。洗澡。同恕儿闲话。布置茶点，从八时半起至午后宾客来者亚、渊、仰、艮夫妇、小青夫妇及其儿女、璐夫妇，得心、小遼、培忠、陈瑾贞及其姊媳，云川及两女，忠之母，时清夫妇及其小孩……。午后六时到峨嵋酒家应少怀约也。饮宴时大雨至饭后更暴，街道水深数尺，几无法回家。淋雨，回家已近十二时矣。

亚三转夏朴老之意，愿作一次长谈。收颂天一信。

30日星期一 夜来虽睡迟而睡尚好，倦极故也。早五时起，未习静，未活动。收西山八大处电话云，房屋已修理裱糊好。当即电联络科吴同志告之。约渊庭后日去西山八大处。午后去隆福寺，觅行军

床，竟已售光，须下月发新货。又去富增问小白炉，竟尚未做。约星期五一定做出来。

同菜去少怀家，适其家人均外出，不遇。

31日星期二 早五时作外功，去前门觅行军床未得。访马仰乾父子，同其子觅蜂窝炉未得。决定其子陪我明早去西山。十时返家。冯振来电话，午后冯来谈甚久。培志从四川来京。同颂华等划船。忽尔大雨。马洪来云蜂窝炉已觅得。他明早因临时有事不能去西山，约明早再通电话。同培志谈川中诸友近况。收熊先生信。

菩萨正性离生——以何为生，以何为离生。佛答以一切有所得为生，以一切无所得为离生。以何为有所得，答以一切法为有所得，即有所得说明为生。以何为无所得，答以一切法无行，无得无说无示为无所得，即无所得说名离生。一切法性不可分别说为真如，说为法界，说为实际。如梦如化……。梦乃至化皆是愚夫异生颠倒之所执着。

禅宗不立语言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只要当人直下明白本心见自本性，事不获己说个心说个性已大段狼藉了也……。切不得记我说底，纵饶念得一大藏教如瓶泻水，唤作运粪入，不名运粪出。

## 8月

1日星期三 夜来睡尚可。夜雨甚大。早五时醒，六时渊庭电话问西山去否，答以雨大改期。马洪来电云他又可去西山，亦告以改期。访夏朴老谈许久。午饭后未得睡，仅小休息。同渊庭、马洪去西山八大处，晤王子琴，付裱糊费10元，商订牛奶及借家俱等问题。六时二十分回到家。宽儿去校，颂华回伊家。

阅法共杜克洛长篇报告，足资参考。

2日 终日淅沥落雨，入夜暂停。夜睡尚可。夜间似亦有雨。马洪来，嘱其代购食品，竟自作主张以白江豆代大黄豆。午饭后略休息，同马洪去购黄豆适值午休未开门，转东四市场购钉锤等3件，又炒菜平锅等2件，又煤气炉全份。少怀夫妇来，送许多食物。

“暂时不在，如同死人。”“暂时不在，便不堪也。”

3日星期五 夜来大雨，至明淅沥不断。时大时小以迄昏夜，情形可能成灾。嘱宽儿以10元交昭侄赠彭二姐。因雨终日未出门。阅白云法师《佛学要领》及《因是子静坐实验谈》，皆复阅也。检理上山衣物。

4日 又是终日不休的落

雨，时大时小以至入夜。因而亦未出门一步。与渊庭及联络处接联通电话数次，解决煤油及炭炉等问题。培志来午饭。同宽去报到后又回家晚饭并留宿。续阅《佛学要领》甚好。

佛家不是从“入”来说话的，是从超于人者来说话。佛家对于人生持否定态度而儒家则肯定之。

“此心与三世诸佛一体无二”。

一切法无自性可得，迷己者自逐逐耳。

5日 夜来睡尚可，中夜醒来卧功殊有静境。雨势不停，以至天明。一日之间虽无大雨，仍淅沥终日。恕儿来，略谈即去宽街。宽儿夫妇先去伍太太处，随亦去宽街。午饭后约马洪来同出购物，五时回家。培志去西苑大旅社报到。

6日 夜来又大雨，早时有晴意，仍不敢定。

夜睡尚可。未用静功。早五时醒作外功而已。发林宰翁一信片。渊庭来送薪金及炭炉，询以秉华病况。约后日去西山。晚饭后出剪发。又询西山八大处之车照常开行。钟履坚电话问蒋竹老消息。

天晴半日，太阳出曜，入夜十时后又阴。宽儿夫妇去北海，知北海白塔下亦倒房。

7日星期二 夜睡尚可。早起天阴有牛毛雨，各处普遍潮湿。

梅县人李慕逸经巨赞介绍来访，谈气功有23种效果，又谈严立三先生故事，又谈金息侯在教人气功，著《气功新法》一书。天又雨，闻人云将有40天连阴之说。秘书处徐安如科长及李同志来检查房屋，对于南屋漏雨情况将俟天晴干后整修。

8日 夜来有小雨。睡尚可，早五时起检理行装准备上山。七时半溯庭来，天忽浓阴，势将大雨，因止西山之行。马氏父子亦来，坐谈许久。十时各散去；约电话联络。午饭后小睡。天转晴，即电约各人，并电索车，三时二十五分起行，四时十分到山下。因第五处原租卧游阁漏雨，改住招待室。布置居住，即行燃火煮面晚餐。九时半就寝。先悬蚊帐，气味不好未用。改打滴滴涕，幸不觉蚊扰。

9日星期四 夜间似无雨，早起仍阴暗，近九时出太阳。下山与家中通电话，知蒋先生仍无消息<sup>①</sup>。渊等下山买菜，须八九时乃有菜来。（未后到下午才买菜）早出门，始知寺内鱼池上边抱厦全倒塌。九时至十时头部似晕似沉重，卧息稍减。午饭小睡乃愈。阅旧日记，足资警省。中午阳光下曝晒衣被。但晚间又落雨甚大，而且一夜

未停。初以为此间游人不多，谁知全出意料，因之未能习静。同时由自治饮食，亦不够静恬。晚饭后再出打电话，蒋先生仍无消息。

10日 一夜有雨，早六时止，七时露日光。醒后作外功，继而开始静坐。除午饭后小睡外，一天反复均在习静中（包含有关之阅读、诵习），却总未能真真入静。晚饭后与家中通电话，知蒋老仍无消息，而林先生有信来。

本日开始有牛奶。溯庭下山回家，兼到我家一行。整日有晴光，晚九时后落雨不小。

11日星期六 夜间除一次阵雨外，人后似无雨。早起日光甚佳。四时后醒，作外功，觉冷，加夹衣。静坐中闻夏令营叫操声、讲话声，只五句钟耳。叹息求静之不易。（又有飞机起飞声）八时有二人窗外拔草交语，亦不便坐功。午后市人民委员会数百人集体来游喧闹更甚。即于闹中静坐尚能气沉心定，但不能空静耳。人稍静后亦渐达于空静。此一集体游人至夜十二时始静息。晚饭后与家中通电话，知蒋先生已到京，决明日回城。发少怀一信。

12日 早起作外功，检行李回城。第一班车人多赶不上，第

<sup>①</sup>“蒋先生”即蒋维乔先生，早年轻手发表著者《究元决疑论》一文于《东方杂志》。

二班勉强挤上，仍撕破衣服。蒋住大六部口六号江上达家。九时访之，适已出门，候至十一时半晤面略谈，午饭后约明日在西郊公园见面。即访林宰翁告之。翁将于晚间访蒋。四时回家与宽恕闲话，阅几日来所未阅之报纸。良庸来谈郊区灾况。十时就寝。

**13日星期一** 夜来睡尚可，早起活动如例。六时半同良庸去西郊公园候蒋竹老同游（尚有江夫妇及陶心如），询悉周潜川、顾伯叙各情况如旧。十时半回家。渊庭来，交到西山租房合同等件，带回山去。午饭后小睡，四时半搭车回山。上山有人代提小箱而仍感吃力。晚饭洗浴就寝，忽将表弄坏，明日仍须进城修理。

终日晴光甚好，殆不再有雨。遇张仲鲁于车中。

**14日** 夜来睡尚可。早起活动如例。七时进城修表，十一时回山。在王府井遇胡絮青。回山觉劳倦。饭后午睡尚好，随即静坐，只达于专静而已。

早晴，午阴，四时又有小雨阵阵。游人仍不算少。

习静不甚得法，无一定轨辙，因之不免杂念。只是气息沉下，未能专静。

止观之观即是自觉。自觉要明。自觉明强是脱离习气之本，习静应于此求之。

今晚着棉衣，夜间尚不温。

昨日游园遇能海法师，情意甚殷，嘱我往谈。拟择期偕鲜老访之。

**15日星期三** 一夜淅沥淋漓，雨不算小，灾未已也。早起依然细雨，不稍止。五时起坐，决定“意思平淡，气息沉静”八个字，由浅入深，以期证体。时时体认“性寂”（自性清静，自性无生），以补昨日“自觉明强”所忽之“止”。午饭后小睡，一时起坐似能入于空静，但又有念虑活动，则犹未也。然大体纯静。三时前后续坐两次，未佳。午间雨止，未晴。迄于昏夜未晴。

四时坐一次稍好。晚饭后去六处香界寺一游。八时觉倦即就寝。右腿易麻，不知何故。

**16日** 晨光颇佳，中午阳光盛。

夜来睡眠初不佳，后尚可。早四时醒作外功，盘坐[得]粗浅之静。地上活动。再坐有静味，平坐亦尚好（平坐即前云椅坐者）。饮食后小卧息。诵发愿文至再。因游人之扰未坐，但诵观音咒准提咒及平坐。平坐有一段达于专静。晚饭后登山远眺，有月升起。静坐一次即就寝。

**17日星期五** 夜睡不全好，然似有爱睡倾向，前此未有。早三时半醒一次，有意起坐而仍睡去。五时起，出看日升，低云细雨，

旋日光曜。大便后侧卧顷，忽于脐内一寸三分之处有体认，其所谓气海欤？久久存注，颇有味。此于今后功夫路向有影响矣。又念当以此身付之天地宇宙之公，此身有其一期之用，然而用不用亦非我的问题，一切有天命存焉。平日三餐，今以马洪坐有佳境，未用早餐。九时半进午餐，食后小睡。爱睡倾向颇显著。布置一椅为平坐之用，十一时试坐一次。气息自然引注脐内。又，过去搓腰脚未得其方，今决以热为度。阅53年日记颇久，马浮老之学信乎不差。平坐未能深入。四时作晚饭，五时饭罢出门远眺。睡前静坐两次，无所深入，一次尚单纯，一次涉念杂事。

检阅1953年1月12日日记深有所省，兼悟东西学术之异。前者自叹为学无用力处，更无得力处；今者将用力于平淡乎？

18日星期六 夜间三时半醒来静坐未佳。洗漱后作外功及地上活动。于活动中感身体疲乏无力，甚怪。平坐无所入。卧息半小时，稍好。朝食稍多，不宜习静。检阅1953年至1954年旧日记，以资警惕省发。午间又有大批人马上山，作体协的军事野营。吵闹中可以练习专静而难于空静。人夜尤甚，且侵及室内（向我们室内借宿）矣。又晚饭时有人来觅马洪了解其过去情况。

就寝后，室内外人声喧闹，诵咒以静心忍耐之。

19日 早天阴，午后有阳光。

夜来十二时始静，三时又吹号矣。五时起床作外功，写致卢同志信，托其买煤球。下山与家中通电话，知宽儿等明日来山。阅旧日记完。大队人马于十二时去，而游人渐集，且有友邦人士。约五时游人渐净，今日为星期天也。五时平坐尚佳，似能空，只是不能确定其性质。晚饭后下山欲打电话未果。卧息，作外功，静坐无所得。腹鸣似欲泻肚，终未泻。此亦有碍习静。饮食固甚谨慎。

20日星期一 早起大便正常。天阴晴不定，曾有细雨。起后作外功，静坐不够好。午前一直作些零碎功夫。午后宽儿夫妇来。同饭。饭后看卧游阁，小睡。睡后去第六处，未发见去七处之途径。随下山一看二处鱼池。颂华将于25[日]回武汉。剪发。阅报甚久。十时就寝。

21日 夜间大雨一阵，早起未晴。作外功，平坐不佳。盘坐数次总觉必须从头来。肚腹不适，然大便正常。饮食实无加多之必要，毋宁稍损减为好。午饭后小睡。盘坐平坐多次稍能纯静。总之有意识活动即无气功可言，气功从意识休歇开其端。现在还在如何开端问

题上。写寄恕儿一信，明日付邮。今日坐中觉察瞑目后意识活动如常时之外，似尚有一意识活动之路。此路自一面言之，常时那样的活动是休歇了，而另一面并非意识活动遂绝，仍然有其活动之可能。试再摸索之。晚饭后未出散步。在盘坐、平坐、卧式中反复求静，所入不深。九时前就寝。

**22日星期三** 早起浓雾四塞，湿气甚重。作外功及地上活动，习静仍平平。小卧息得睡。腹鸣不适如昨。大便不如昨日正常。静坐总不得深入，决心从“六妙法门”入手，此阅蒋著得之。晚饭后落雨一阵。收渊庭信。

手指头尖不似气功后之温暖饱满，而还同气功以前情形。

**23日** 午后阳光盛。夜来初睡不好，以得渊庭信后起计算心故。数息入睡。早五时醒。阴晴不定。起作外功。写答渊庭信发去。遵“六妙法门”做功夫，其实此固我曾经之路，第前此不踏实耳。夏令营儿童来山上，颇不便坐功。午饭后小睡，下山与家中通电话，告以星期六回家。晚饭前几乎无所作，饭后地上活动，静坐平平。晚会歌声刺耳，无可奈何。睡前作外功。

**24日星期五** 夜间起洩颇多。月色甚佳，梦景俗劣不可耐，深讶与自己夙习不合何以竟致如此邪？早起作外功及地上活动，静坐

两次均浮浅。终日生活如无着落者，每坐均不入轨辙也。购煤300斤，付去六元六角。将不用煤气炉也。日来生活时间多半空过，心极不安。

今日游人尚不算多。作明日下山准备。

**25日** 四时醒来稍作外功。五时半同马洪一起下山入城，颂华正将去车站回武汉。饮食后访鲜老一同访能海法师，坐谈甚久，即留午饭。师指示甚多，开一书单并习定要点一纸，并嘱向唐慕汾借书。师于宗喀巴大师之教似深有所传受。回家休息片刻，去前门修表。又去隆福寺购小棉袄料子两件。晚饭时恕儿来，与两儿闲谈至夜十时就寝。初睡不入，后亦浮沉不定。

**26日星期日** 早五时起未作外功，地上活动，洗澡。写致唐慕汾信。亚、良、渊、仰四人来，各自报告近况。午饭后小睡，三时访唐于南官坊口31号。承其代检取仿磬沙藏经十六册，携回家中。适有细雨甚密，幸无沾湿。与恕儿谈话，知其一切情况尚妥，为慰。阅和侄答宽儿信。晚饭后恕去。王祐堂忽来坐。检理明日回山物件。食玫瑰糖包，香味尚佳。十时后就寝。

于唐处留有借书字据一纸。

**27日** 天阴无雨，气温低。早起五时，洗漱检点一切，即搭车回山。马洪来接。饮食后到燃料部

疗养院借电话给家中。展阅新借佛典，于《法句经》、《解脱道论》等数种读之颇费力。读《大般若第二会》十六页。写岳美中及恕儿信（先收阅恕儿来信）。平坐一次，未深入。王子琴来坐片时，闻今后二处办公室将设电话。八时半就寝。

《大般若》读之极有开发感动。给岳信系介绍孔祥筠求诊肾炎。

**28日星期二** 早四时起床。床上作外功，地上活动。盘坐及平坐均不佳，外缘不息于心也。写家中及小青各信片，发去。七时再静坐仍不相应，但颇沉着不躁不懈。读《大般若》至第三十四页。读十住毗婆娑论，同有益于心。提早于十时半吃饭，十一时小睡，十二时读经，以有游人杂声不宜习静。晚饭后再坐亦差不多。坐久，所以睡迟，逾十时矣。

《十住论》读至第九页，读经进至第卅九页。睡前又复阅般若一次，以有心读之，不佳。

读至“烦恼网所缚”句有感发。（论第一页）

又读至“若圣心者见……受诸苦恼，生大悲心，无有怖畏，作是愿言……”，有感发，以反省自己是软心故。（论第三页）

又读至“我不为自现”句有感而自省。

**29日星期三** 夜起洩多次，几于一小时一次，甚怪。以此

睡眠差。五时起稍活动，盘坐一次较能随息，为来山较好一次。又平坐较能沉守丹田亦前此所未有。“平淡，耐烦，认真作”之训信乎其可依。午饭前后未再坐。读经及论。晚饭后登山视东北上一屋已颓坏。平坐一次纯于守丹田之路。八时余就寝。

读经至 72 页，论至 21 页。天气尚好。

**30日** 夜来起洩不多，但睡不沉实。曾作卧功继续睡前守丹田之路。早四时半醒即起平坐，意在续前功却变柔细，与昨不同。白天几于未坐，落雨天冷，糊窗也。晚饭后小散步，平坐三次，先守丹田路与昨颇同。后二次不离丹田而渐入空静，为来山后所未有。

读经至 83 页第四十一册完；论至 42 页。

诸菩萨摩訶萨修行般若波罗密多时，虽观诸法皆无所有，都不可得，毕竟净故，无乘大乘而出住者，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乘于大乘，从三界生死中出，至一切智智中住，穷未来际，利乐有情。

**31日星期五** 早五时余醒，见阳光甚好。稍活动，即平坐一次尚平稳。阅经作摘抄。读论至五十一页。午后阳光盛，天气回暖。三时游人稍静后平坐约近 1 小时，守丹田久之。不守而守；颇能深入。



前所未有。防者防此意之旁驰。然不旁驰中仍有旁驰，心的活动之微细如此。下山散步至西下庄合作社购饼干。晚饭后坐一次，平常无所入。就寝前作外功。

善现当知，譬如空中鸟迹句义实无所有，菩萨句义亦复如是实无所有。

善现，干一切法无二无动是菩萨句义，无分别无执着是菩萨句义，以是故，无句义是菩萨句义。

大般若第二分会住等品有云菩萨修般若波罗密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审观自身行时知行，住时知住，坐时知坐，卧时知卧，如如自身威仪差别如是如是炽燃精进正知具会调伏贪忧。又有“正知往来，正知瞻顾，正知俯仰，正知屈伸，服僧伽胝，执持衣钵，若食若饮，偃息径行，坐起承迎，寤寐语默，人出诸定皆念正知，”又有于息入时念知息入，于息出时念知息出，于息长时念知息长，于息短时念知息短。

“所作已办，不受后有”。

## 9月

1日星期六 夜洩尚不多。四时醒，四时半至五时半盘坐大佳，于意守丹田中造于无意念之境，得未曾有。凡能深造之一坐，虽

久盘不麻。否则，盘不久而腿亦麻。心境与气血之相关如此。午后三时平坐初未佳，后较深入，空无念虑，全身觉暖。四时后再坐，纯静而已，不深入。大批人马上山，以为又来野营，后知其宿于三四处。

收树菜信片。睡前静坐达于专纯，但间有夹杂不净。

读经四十二册至30页，论至56页末尾。论中“知家过患品”令人出家入道，又极论于妻若子不应有感情，是宗教与家族生活相违之征。（在家有无量过恶）

2日 阳光乍露时，远望有火聚或巨灯光照。

夜来于坐中未解衣而就睡，五时起，洗漱静坐至六时，尚能本“平淡，耐烦，认真作”之旨而做去，却有不少夹杂不净。（尚在数与随的阶段，未足言止）八时前坐一次，略同。今日星期天，游人多，有印度客人约20左右。昆庸来，即留宿。晚饭后同登山顶远眺。睡前静坐大致尚可，止于专静而已。

读经至38页。论至60页。

阅《菩提资粮论》卷二完。

3日星期一 早五时起坐至六时，耐烦做到专静，末后入于空无念虑。又平坐一长时间，从专静转入半睡眠状态，不失自觉故非睡眠，但大脑之休息及气息之顺适则同于睡眠。往时沉静可入于仿佛无呼吸之境地，此不然，呼吸很清

楚。在午饭后小睡。二时半同良庸、慧洪去七处游览，登山顶远眺。五时回寓，自觉腰脊有力，不感劳倦。晚饭后洗足，静坐平常无可记。连日腹鸣而大便如常。

论读至 64 页。读经第四十二册完。阅黄蘖《传心法要》完。

4 日 阴雨，午后天晴日出。

夜来睡尚可。早五时大雨，六时未止。起作外功，随意坐无深入。午饭前后，盘坐、平坐各数次，有时甚坏，有时恬静顺适即是好的，终无深入者。睡前作外功及小坐。九时就寝，久而不寐，势将失眠，即穿衣起静坐至十二时（实无深入），再睡下，幸睡去。夜间颇冷。

读论至 87 页。今日未读经。

世间一切皆是炽然，所谓贪欲火瞋恚火愚痴火之所炽然，唯涅槃寂灭能为救护。

5 日星期三 早五时起，即静坐至六时，后渐深入，然亦只是数随阶段，未足云止，六妙法门不及其半。七时良庸下山，写致家中一字条交其带回。作地上活动于阳光下。七时半再坐，经半小时屡屡有止之意味矣。午饭后小睡。二时至二时半平坐一次，与前相似即由随渐近于止。除自念“我今无念”之外殆无所念。但耳闻人语及诸声音皆了了知其意义，心缘此诸意义应是一种念也。修而及剪发。换用厚

棉被。睡前小坐，睡后中夜起坐一次较长时间。十二时后未再起。

读经四十三册 39 页。今日未读论。终日晴朗。

6 日 晴明，有一阵大风。

早五时半起。即随意坐至六时余，仍在随字阶段，仅邻于止而已。读论二百四十一册完，二百四十二册至 16 页。读经至第四十三册完。

八时至八时半平坐，初以此心空明内照脏腑一切隐微之适与不适，回环数数，次住于气息顺畅中，但求恬适，不要其他。未后入于沉静。总而言之，与由随入止之定功异，今后平坐拟以此途为主。午饭前盘坐不佳。白天未再坐。晚间平坐循晨间路线而不好。睡前坐一次，以思睡不佳。中夜十二时不寐起坐，散乱不静。午后四时同马洪游附近山涧，有幽趣。

7 日星期五 夜来杂思多，习静不成静。睡眠不足，晨起已近六时。床上活动不足，作地上活动。八时余平坐，初循昨晨内照路线尚好，呼吸有时迫促，但非有意如此者。未后忽入于空静甚久。提早午饭，饭后腹鸣肠转，异常不适。小睡时以掌抚腹。睡后平坐仍如晨间法，泄屁甚多。二时起平坐至三时一刻，初坐即纯静，渐入空静，持久为向所未有，殆一粗浅之定境。末后转入念佛，无念而念。

读论至 35 页，经四十四册至

16页，又续读至23页。

收家中信及油票、粮票。晚七时半坐至八时，略同于午后者。静中悟生命只是念念相续，一切非心，一切非我，一切皆心，一切是我。心开之后，不假思索理解，自然平淡无扰。在静中有时倾向昏沉，但随时自觉，终不坠于昏沉。

8日 早五时起，随意小坐尚佳。作外功如例。平坐略能如昨。王子琴来言将有外宾游山，我仍需移居卧游阁，答以糊窗即可移。十时搭车入城，先洗澡修脚，后回家。午后去前门取小表。游劝业场一周，购苹果。晚间宽儿回家。阅报，阅外间来信多件，有张晴麓、梁君协、不知名之野流及政协会各信，钟履坚信及书。约十一时睡。

南屋漏雨，政协曾来修理，却无成效。

9日星期日 早起亦随意小坐，六时半出游中山公园，觅桂花未得。九时回家，汪太冲及其子来坐。恕儿回，同两儿闲话。午饭后小睡。陆世益来谈其乡间生活仍苦，又言与郭沫若通信事。晚饭前宽儿去学校。饭后恕儿谈国际形势，恕旋去。为菜作近代史某问题之答案。腹鸣不适而大便如常。十一时睡。写君协信。

10日 夜十二时即醒，小坐尚佳。作外功，检理各物，五时去西直门搭头班车回山，马洪来

接。饮牛乳后小睡，屡有静境，在就枕前后。闻马言，昨游人多，且有客来我们所住外屋。饭前后读经至45页，读论41页。晚饭后散步。平坐无大好坏。因思睡而早就寝。乃夜中起洩频数仍多，每起一次辄思睡益切以至于天明。

十住毗婆沙论至49页完，从50页以后为菩提资粮论。

11日星期二 早五时余起，作外功，地上活动。盘坐一次，有掉举有昏沉亦偶有静境。平坐一次略同，读经及论。王冯等来说移卧游阁事，以冯不礼貌，不无介意，可谓小矣。午饭后小睡较沉实。马洪帮助2人糊卧游阁窗。晚饭前后平坐数次皆不够宁静。睡前又坐一次，但连日睡前坐总不佳。

读经至63页，又续读至四十四册全册完。读论至61页。

12日 夜起洩尚不多。四时半醒，即起静坐又改平坐至六时，共达一小时半之久。虽不坏但总浮浅，所入不深。七时前后坐一次亦同。八时后再坐所入较深，惜有人来扰而废。随即检理什物移卧游阁，至午后三时半乃安排好，未得午睡，但亦不倦。晚饭后散步，平坐中忽误以为失财，扰攘许久而得之，中间有所感悟。

读经至四十五册14页。读论至62页。

夜间就枕后人睡之前，屡有静

境出现。

菩萨若断烦恼则不得集菩提资粮。

极厌于流转而亦向流转，信乐于涅槃而亦背涅槃。诸佛烦恼为性，以菩提心里此生故。

13日星期四 中夜醒来看远处灯火如繁星甚美。起洩颇多，睡不足。早五时起略作活动。七时至八时平坐，从体歇意味入于空静，若一粗浅之定境。午饭时良庸来。饭后小睡。三时半至四时余平坐，所入略同午前。寺内修理，予前所住屋修整内外颇好。晚饭后一坐，睡前一坐，其时不过八时，初入手即能空无念虑，而倦乏有昏沉倾向，遂就睡。

读论至 67 页。读经至 24 页。

14日 夜来就睡早，起洩多。三时余醒即随意盘坐，又平坐。大致以内照身体各处适与不适为入手，渐次入于无念虑。旋有昏沉即又小睡十几分钟。五时余洗漱再坐，入手即空无所念，而未后稍散即起坐。读菩提资粮论完。午饭前小坐粗浅之至。饭后小睡，阅《指月录》。读经至——56 页。读法蕴足论至 23 页。屡坐不佳。睡前一坐亦平常，思睡不能久不能深。八时余睡。

15日星期六 夜来洩多。曾有一段小睡。五时醒起坐至六时半，自始即纯净（比较的），渐无所

念。然在长时间内仍有念起（三次有关习静事），则非所谓止坎。又因咳嗽而震断及舒展肢体而断各一次。读经四十五册全完。读论至 42 页。——午后忽尔大雨一阵，又出虹。午饭后小睡，睡起平坐而睡意未解除，昏与静相混，舒展肢体强解之，然后续坐甚好。自从习静以来所入未有今次之深者，时间共约一时有半。其间虽在隐微亦无所念。晚饭后六时半平坐，初入手即空无所念，但感觉胸间气脉逼促若有重压，即起而变换方式，乃觉舒松自然。又近中功夫已不用六妙法门之注意于息，而注意于心。纯本“休心为上，却念为下”之旨而休心，于是顿觉空无所念之无难矣。七时半阅《指月录》百丈语录若有所感。惜仍不清楚分明。感时几欲出涕。就寝后起洩多，几于一小时一次。黄昏至夜多有雨意。

《盱坛直诠》（22 页）：孔门宗旨专在求仁，而直指体仁学脉，只说“仁者入也”。此“入”字不透，决难语“仁”。

16日星期日 早四时半醒，随意坐，作外功，焚香平坐，从容不迫，手不粗重，异于平时，但稍轻飘不够专一深入。又思索中悟及儒家佛家之真处均不可能在社会发展史中发见，须从入之所以为入上觅出，此《人心与入生》所以

为作也。良庸到山下迎接陈、马诸友，午饭不见来。饭后小睡，马及伍太太同来，闲谈许久，同去看六处其他别院大屋甚佳。四时马等去。晚饭后看报至九时睡。坐功停罢，经、论亦未读。但检《百丈语录》再读之，深有所感。特于不二之性即佛性一句思索不已。是日游山人多。

17日 早大雾，旋晴。早起已逾五时。洗漱静坐不够好，然有新得。颇悟离闹市求静有物自小之非，当于无物我内外处直体性寂之理。十一时半平坐，本此意行之，大致尚可，唯末稍有昏沉。读经四十六册到35页。读论至46页。

午后三时再如前习坐，大致亦可，第时间不长又有昏沉倾向。晚饭后又坐一次不佳，昏沉欲睡。“休心为上”仍同于前，第以休分别物我内外之心为其内涵。分别心不起，一切收进来。

18日星期二 早四时醒即起静坐，殊不佳，可见至今尚未上路也。洗漱后再坐，以照察体内一切适不适为主，尚好。随后转入体心未深入。发袁昌及恕儿两信。读经至63页。——读论至57页。——午饭后小睡，睡起坐约一小时，初多外驰，久而后入静空无

所念。小雨频频，二时半后加甚。三时余再坐一次，初似空无所虑而浮浅，后稍入深。阅《指月录》，于六祖、马祖、百丈必须再阅之。晚课尚可（就睡后又起再坐的）。

19日 有云、阴晴不定。早起作外功，即检点什物下山回家。剪发。午饭后未睡着。到故宫看古人书画。袁昌来久候，粗谈即去，因中秋节不便留饭。饭后月大佳，惜未得玩赏。收熊先生、培志、王伯平、尹明甫、陈仲瑜各信。与渊庭通电话，尹未得通。写发王、陈、渊各信片。又以陈信转许昂若。

袁尚无工作，但态度尚沉着。

读连日各报党代表会诸报告，于修改党章一报告印象最深，毛公可谓贤矣。<sup>①</sup>

20日星期四 早四时余起作外功，检点回山，菜同行。七时到二处，马来接，于二三四处小游览。写答熊信交菜携回城付邮。读经四十六册完。读论至62页。——二时余静坐至三时，初恬静颇好，中忽散失，末又昏沉，屡试皆然。三时再坐力求此心光明，不使气罩盖了心，似稍好。然昏惰倾向未除，或当睡一下邪？晚饭后散步。再坐仍思睡，即稍作外功就寝。

<sup>①</sup> 指中共八大邓小平作修改党章报告，其中论及党内民主和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著者甚为赞叹。

21日 天阴凉。夜来月出没于云中。起渡次数不少。四时前醒，漱口。平坐弛散未佳，检点再坐仍然。忆“平淡，耐烦，认真作”之训坚持下去。盘坐一次亦好不多。再平坐（第四次）循意平气沉之路稍好。读《法蕴足论》完。读《解脱道论》至11页。读经四十七册至8页。午饭后未坐。晚饭后同马洪拟去八处玩，但下山后觉路远未去，循另一上山之路而回。往返一小时，稍出汗而腰腿尚好。睡前坐一次，思睡未深。再阅《指月录》。

22日星期六 早四时起静坐不够好，屡有倦意，五时改用卧式竟有一段睡去。六时起洗漱。七时前再平坐，初尚静，中间差，未略深入。然细省之，只是大脑机能抑止休息，与心无涉。禅宗菲薄坐禅良有以也。午饭后小睡。三时静坐至四时，大致恬静不扰，然未达于空静之域，又不免有昏沉倾向。晚饭后散步，小卧息，平坐半小时平平而已。八时作外功，就寝。

《解脱道论》粗翻一过，此论纯为坐禅人而作，欲知小乘坐禅方法及成果者应参考之，文句简练亦不易读。（其中说到五阴、四谛及神通等）又欲知小乘一切有部之学说者应读《法蕴足论》，论为玄奘法师所译。《十住论》龙树造，鸠摩罗什译，初似为阐明十地而作，但详于初

地，其他则略，要在说菩萨道而已。《菩提资粮论》，本于龙树，隋译，解释六波罗密占大部分。

《出曜经》共二十卷，一次阅完拾卷（此殆原始最粗浅之佛教）。又读《大般若》四十七册至28页。忽悟净上宗念佛之意所在。

世人妄执四大假令者为身六尘缘影者为心，应悟身是无所不在的，而只有不可瞞昧的才是心。

23日星期日 早四时醒起盘坐澄心而已。下地平坐尚称专静。小活动再平坐亦无深入。读《大般若经》四十七册到48页。写发赞非转张虎鸣转尹明甫信片。《出曜经》后十卷亦阅完。星期日游人多，午饭前后俱未静。原谓亚、渊等必来山，而竟未见来。晚饭后散步，睡前小坐无足记者。作外功就寝约在八时余。

翻阅《达摩多罗禅经》及同一册内有关修禅之经论数种，殆无法无师自通也。

24日 秋风扬厉。早四时醒起，随意盘坐，竟尔一路顺入，达于专静，邻于空静，五时平坐亦甚顺适专静，自省只是大脑机能某种之停闭，心意活动仍未全停，不算完境——离古人所云完境犹远在。然日来时或偶然不着意中大脑忽尔空寂——只是时间甚暂，此有似定境。读经四十七册完。午饭后小睡，十二时半至一时余平坐所入

似深于前，然仍只大脑沉入不活动状态，某种微妙活动非无也。晚饭后散步，风大然晴朗，六时至六时半平坐与午时相同。凡今日前后坐均顺净。

今日天气清，登屋后山顶远眺甚佳。

吴译《法句经》，西晋译《法句譬喻经》一次翻阅完。

**25日星期二** 早四时醒，旋即起随意盘坐，平平无足言。下地后平坐，初与昨日略同，后入于空荡无念则非昨日所有。抑亦自来未有之也。近六时下坐看日出甚美，随后阳光满窗，亦佳。读《大般若》四十八册至30页。约十时亚三、渊庭同来山。闲谈午饭后小睡。睡后到六处藏经楼及七处山顶远眺。三时半亚三回城，渊庭留宿。四时半张小山忽从颐和园来，小坐而去。晚饭后散步。平坐半小时大致平顺而已。八时半就寝。

**26日** 早四时醒未起，夜来睡不好之故。五时起平坐平常未佳。六时地上活动。写发秘书处联络科信。阅渊庭带来报纸，其中党代表大会个人发言多篇。午饭后小睡，二时半到三时平坐，大致尚清顺而不深入于空静之域。收树菜一信。阅《大般若经》第二会全完，四十八册中第二会各卷亦阅了。晚饭较迟未能散步，仅与渊庭略谈话。睡前平坐缺。

小卖部孟来求为取名，名之曰垂泽，垂字是其排行。

**27日星期四** 早四时醒，先盘坐尚寂静。后平坐初未善，于歇闭中有外逸，未稍沉静。答树菜一信。二次重阅《大般若经》摘取材料。午饭后小睡，睡起平坐，初平平无大优劣，随后较能深静无念。晚饭后散步。阅经及报。睡前平坐平顺而已。睡前作外功。

天气尚佳，午睡后曾登后山远眺，却不清明。

**28日** 夜来起渡几乎每隔一小时二十分一次，甚怪。然睡尚不坏。早四时醒，作外功，随意盘坐不见好。平坐初平静，继不纯净，未有寂然不动意味及廓然无念通乎一切之意。七时下山回家，与鲜老通电话知能海法师仍在广济寺。出游颐和园。见桂花22大盆之多，又茉莉上百盆，惜园太过雕琢装点。午饭后小睡，出访能海法师听其谈话又以《现证庄严论》等三书见赠，其意甚殷盼。同时购《平凡的真理》一册（冯定著）。又与秘书处通电话顶(?)问一切。晚饭后出城上山，到山近八时，于阴暗中摸索而行山路颇苦。晚九时就睡。在家阅连日报纸。

**29日星期六** 夜来每2小时起渡一次，共4次之多。早四时前即醒，四时余起随意盘坐大致尚可。洗漱后平坐约一小时，屡有散

失亦屡有空无所念之静，非往常所有。读《大般若》有所摘取。阅能海法师所赠《定道资粮颂》、《律海十门》二书，草草翻阅觉尚好。三时半平坐一次，大致尚可而无深入，以有所牵扰故。检理什物准备明日回城。睡前平坐一次，并作外功。晚六时有雨。

30日 夜间雨止月出。起溲仍多。四时起随意盘坐无所得。平坐较好，不足一小时。检理行李下山，十时余回抵家中。袁昌来谈约10月3日来长谈。原拟3日去北戴河，因须参加市民选举只好改期。对马洪谈话劝其回粤，愿赠路费。午饭后小睡。访林宰翁不值，取来熊著《原儒》下册。良庸、培昭来小坐。宽儿回家。阅连日报纸。睡前小盘坐，受牵扰，不得入睡。入睡已在十一时后矣。夜间又有小雨。

## 10月

1日星期一 早五时醒未起，六时起。天雨意浓。饮食后赴天安门大会，同车有徐楚波，闻仇老病颇重。在会场遇许昂若、刘定老、李印老、云川、叶笃义、鲜特老、刘为章等。雨自八时起至午后二时未止。数十万人尽皆一身水

湿。回家已三时。饭后小睡。在会上与康同璧略谈其静功。<sup>①</sup>与宽儿在家谈话。翻阅熊著《原儒》下卷，不满足之至。九时余就寝。晚间无雨，天安门前有晚会歌舞。广播夜间至明晨有风且寒。

2日 夜间有风至晨渐息，稍寒。早六时前起作外功，盘坐半小时，以养心养神之意行之，亦尚能入静。地上活动。亚、艮、渊、仰四人来，岳美中未见来。泛谈熊著及愚在广东往事。又请亚三诊脉，据云甚佳。午饭后小睡。宽恕二儿去看培和。宽儿回校，恕儿随意谈话至晚饭后去。曾划船半小时。九时至十时听广播京剧“探母”，因而睡迟。

3日星期三 早五时余醒。行卧式习静，似颇得手。又盘坐亦可。私计以养心养神而行卧功应相宜也。出购票未得。游北海一周。少怀夫人来。收鲜特老电话云王福民大夫到京，住太安侯胡同3号。午饭后小睡。阅批判斯大林第二集。袁昌来谈其生平经过，晚饭后乃去。王福民大夫来略谈。晓青来，谈邹秉文及过去许多事，十时半乃去。愚谈话甚多，而睡眠竟未受影响，此半年功夫之效也。

与售票所通电话，索购7日13次车票。

<sup>①</sup> 康有为之女，时为政协委员。



4日 夜睡尚可。五时醒随意盘坐，以养心之意行之。七时访王福民，不意已回渝矣。剪发、阅报。未得午睡，然瞑目休心一短时。二时同郭则沉一车到怀仁堂听苏加诺讲话。五时回家，陈半丁同车。收到7日用的车票。与康同璧〔通〕电话，告以明早访之。阅《大般若经》四十六册15页。晚九时睡，睡前作外功。

收岳美中自沈阳来信片。

5日星期五 早五时半醒，作外功，随意盘坐。访林宰翁谈一小时。访康同璧谈一小时多。午饭后小睡。到政协医药卫生组开会听取京郊农民联合诊所谈其问题及情况。晤金宝善但未暇谈话。晚饭后访谭云山，见其女儿谭文于新侨饭店。<sup>①</sup>侨委会之韩同志又陪谭回到我家取去《中国文化要义》两册，谭以一英文近著赠我。十时半就睡，睡前作外功。夜晚有小雨数点。

6日 夜来起洩多。六时起作外功，随意小坐。出访鲜特老，遇于北海公园，托其致意能海法师。与联络科通电话，托其转机关事务服务处。又电秘书处明早派车来。又电怨儿约其到车站。午后亚、艮、渊、仰四人来谈静动。艮庸交来《指月录》6册。晚间怨儿来家，九时去。洗澡，检点什物。睡前作外

功。起洩尚不太多。

7日星期日 早五时醒。作外功，随意小坐。六时出投票。天阴有雨意。写发谭云山信片。九时进食，十时去车站有艮庸、渊庭夫妇，仰乾父子来送。十一时开车，在车中未吃午饭。落雨时大时小，以至昏夜未晴。六时到北戴河，有李同志来接，住7号楼（仍西经路4号门牌）。饮食后整理杂事即休息。写家中及渊庭各信片。

在车中尚能沉默自养。

8日 晴明早五时醒。卧中静息，随意盘坐，不够纯静，然不无保养精神之功，且长时盘腿亦未麻痛。此间已无住客故环境尚静。决定每早饮牛乳食饼干等，不用作点心，中午晚上两餐而已。八时余散步，购水果，遇北京休养所余同志。九时余安排一椅平坐约一小时。因在大便后，主要在内照及休息调养，非性寂之路。阅《指月录》。午饭后小睡。二时前至三时平坐不够静。散步于外。五时再盘坐仍未能入静。晚饭后散步。七时以墨笔圈点《指月录》。八时就睡前作外功，盘坐略如昼间之坐，大脑机构大部休止而隐微间心思犹活动，起伏不定。九时入睡。

静中曾动“发愿再来”之想。

9日星期二 早五时醒，随

<sup>①</sup> 谭云山为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教授，旅居印度。

意盘坐半小时，有静意而不够纯一。作外功，洗漱后地上活动。点心后散步。八时展读《指月录》，忽于宗杲大师语录有契，语语如为我而说，圈识甚久。亦以工人更易纱窗，未得静坐。午饭后小睡，睡起续阅《指月录》。二时平坐一次，入手即虚静，若所云“虚灵不昧”者，但亦不深入。再阅《信心铭》，此心时现虚静。晚饭后散步。偶阅旧报纸费去许多时间，有违精进之义。九时余作外功就睡。睡卧中时见虚静。一日生活颇能简默，皆受语录启发也。

天阴云，少日光。发家中一信片。购小石砚。

**10日** 阴云如昨，阴冷甚于昨。午后阳光尚可。早五时醒，稍息，起盘坐，虚静安恬，似尚不受夜梦之扰（夜梦多扰）。洗漱后平坐亦差不多。点心后散步，天冷加衣。续阅《指月录》。十一时平坐一次，平常。饭后午睡，睡起散步不远。二时余平坐，尚平静无深入。圈点《指月录》。晚饭后散步。九时就睡，作外功不够，天冷故也。

**11日** 星期四 夜起3次，不算多。早醒近五时，用卧功，直下寂然无念者不止一次，虽忆及“如执玉，如奉盈”之古训，而每次仍由自己放失。如是约半小时，又起盘坐，恬静安适。往日多由“平淡”、“休歇”等意引人静境，此番

以“心佛众生本一如，念念唯期显自性”引入。顿悟“显自性”之胜，旋以“不住”（不住涅槃）易之，末后又易以“平等”。“平等无分别”是近日所得也。点心后散步，地上活动。续阅《指月录》，于证道歌有领会。阳光好，晒衣被。午饭后小睡，阅《百丈语录》。出门散步。阅旧报纸。晚饭后未出，九时前作外功，而后就睡。午后似曾平坐。发家中一信片。

“放四大，莫把捉，寂漠性中随饮啄”，此日常饮食生活之态度也。

**12日** 星期五 夜睡不如昨夜沉实，然起洩不多（每隔三小时）。早五时余醒，即行卧功，亦能直下念寂不如昨晨之深之久。又起盘坐。止于专一，不能空静。然专一却甚久不移。点心后散步。阅《指月录》，时有所会，即时心静。十时平坐宁帖空寂，稍有昏沉倾向。午饭后小睡，续阅《指月录》。出散步。平坐不佳。晚饭后到邮局翻阅刊物。再阅语录，皆宋时人。作外功而睡。在理发馆修面。

**13日** 连日晴朗，不甚冷。夜来起洩不多。早五时半醒。卧中屡见寂境。起盘坐转不如随意卧时，坐两次均不纯净。外功加抚摸足三里；鲜老之教也，已行之四五日矣。点心后散步。地上活动。阅《指月录》有所圈识。午饭后小睡，睡起散步。发良庸信片。四时平坐

大致纯净，两次为咳嗽所震断，不深入。收渊庭信片，乃知重阳已经过去，愚以为尚在明朝也。晚饭后出购纸、散步。九时前作外功后就睡。

**14日星期日** 夜来起洩不多，而中夜闲思杂念不自戒，睡不佳。五时醒。卧息未得静趣，起盘坐，先不好，六时以后有35分钟颇纯净以至空无念，或是粗浅定境也。但恐亦不足贵耳。点心后未出去，但地上活动。续阅《指月录》，加圈识，然似可圈识者不多矣。发家中一信片。午睡后远出散步至海滩路之东端，但未上北山，只到公园路与双桥路之接头处。归后阅《指月录》卅卷以前完。晚饭后洗脚，早睡。

连日晴朗可爱。午后曾平坐一次，尚纯静。

**15日** 早四时醒，即作外功，尚佳。五时起盘坐至六时一刻钟，纯净时间之延长为自来少有。空静只偶现，所入不深也。作外功甚久，觉得尚好。取宗杲大师语录重阅，及阅其未阅之部分。收树棻一信。艮庸寄来《指月录》一册。发徐冰一信，刘波、王树彬等一信，又魏所长等一信。整理小裤，购香蕉、白糖等。午前午后均地上活动。阅新寄到之《指月录》，加圈识（此册有唐人诗）。晚饭后阅报纸甚久。八时半作外功就睡。

**16日星期二** 夜洩不多，睡尚可。早五时醒，行卧功，颇能直下念寂；非坐时所有，但未一段似在梦中矣。又起盘坐亦能纯净，但自考在六妙法门中不知居于何等。似于观、还、净三字谈不到也。大便费力费时。点心后未外出。平坐一次，仿内养功尚能专一丹田气海间。午饭后小睡。阅《指月录》最末一册（宗杲语录）。晚饭前出散步。八时作外功后就睡。北京休养所的李同志来闲坐（魏去北京）。

**17日** 连日均晴暖。夜来觉暖，撤去一被。早四时余醒，行卧功，又起盘坐似能入于“观”，观所止也。作外功。点心后散步。九时半平坐一次，平常。开始第二遍检阅《指月录》第一册完，第二册完十之九。午饭后小睡，因刘来花去时间不少。写发家中信片。订阅报纸从本日开始。晚饭前散步。作地上活动，作外功八时半就睡。

刘贵珍来谈甚久，其杂乱知识甚多而缺学养。

**18日星期四** 夜起不多，四时余醒，行卧功。五时后盘坐两次，初次较纯净，二次末后稍差。点心后散步。八时半平坐调气养神而已。续第二遍阅《指月录》第三册以上均完。午饭后小睡。阅报未出散步。地上活动。付报费。晚饭后剪发。今日为阴历15日，月光极佳。八时半作外功就睡。

今午后忽感腰腹间(又在腰又在腹)右后边觉痛,不便下蹲,经走动调顺稍好。

19日 早四时半醒。气温似低。两次盘坐均浮浅不入。亦无他。作外功,腰腹间痛未加亦未解除。洗漱后平坐一次,未能入静。地上活动。阅报,有郑听一文尚好。写发家中及郑各一信片。午饭后小睡。散步至中海滩。《指月录》第四册阅完第二遍。午后曾平坐亦不佳,今日为最糟之一日。心中不愉快,忽又念平淡之旨,不愉快亦非也。然乎否乎。晚饭后小散步。八时作外功后,约九时就睡。月光极佳。

人死不必怕,怕的是昏昧,尤其怕死的时候昏昧。

20日星期六 早四时醒,思就卧作功,不觉昏昏。六时起盘坐25分钟,平平而已。点心后散步。《指月录》第五册二遍阅完,第六册则得一半。地上活动。午饭后小睡。阅报。此间一新工作人员刘同志来坐。三时半平坐略静无深入。写发田慕周一信片。购点心一包,备早晨用。晚饭后散步。又将第六册阅完。亚三所举二语皆在此册。八时半作外功后就睡。夜有云,月不佳。

21日 早四时醒,作外功未佳。五时起盘坐先后三次,有静意,不深入。似乎身体机构凝止而

微妙思念依然不绝。六时后又卧息小睡。七时点心后散步。今日拟少看书,多静坐或散步。午前十时平坐大致尚可。随即散步20分钟。阅报。午饭后小睡,睡起小活动。二时平坐半小时,入于凝静,大脑颇得休息。三时再平坐,入手即轻省不费力,专一纯净,未入定境,时间25分钟。四时再坐一次约50分钟,大致如前。晚饭前出散步,饭后阅茅盾讲鲁迅一文甚好(见报纸)。七时半平坐尚可。阅《指月录》第七册第二遍得一半。八时半作外功就睡。

22日星期一 早五时醒即起盘坐,初次平常,二次于专志中有念虑起伏,然非杂念。从一向猥琐待悟之鄙念转向积极承当之正念。消除一切欣厌之情,高高峰顶立,深深海底行。先从自信自肯入手,无所怖畏而行。此殆今后生活一大转机。点心后散步时间较长。九时静坐入于凝静者甚久。大便占去许多时间。午前未再坐。午后小睡。二时三时四时各坐一次,均不如午前深入。晚饭后散步。七时坐一次平常不深入。《指月录》第七册第二遍阅完,第八册得一半。就睡稍早,不入寐,又起静坐两次。午后天阴。

23日 昨夜初睡久不入寐,起盘坐即时念静,颇觉得力。随卧下仍能静帖。早四时半醒,起盘

坐，初从不提神不提气入手，甚好，继有求定之意，便自不觉相违，不好。改作外功后再坐，寻味信心铭“欲得现前莫存顺逆……”，泯然平怀而入静，颇好。点心后散步。八时半平坐本前意，养息而已，不够静。北市所刘同志来，接谈间俗见尤存，可耻。十时平坐心有所牵，可嗟。午后二时平坐，初某些印象浮现（阅报得来），不净，继稍可。三时再坐一次稍好。出门散步。晚饭后阅《指月录》第八册完，又第九册之一部分。八时作外功后，稍早就睡。

**24日星期三** 夜来醒起稍多。早四时半醒，卧功尚好。直下念寂为坐时所无，其境亦别。五时起盘坐似凝静，内殊不然，末后开眼扫除杂想，渐能入空。作外功后再度盘坐，从调息入手，渐至若无呼吸在鼻而心亦空。洗漱点心后散步，购水果等。八时半平坐殊不佳。阅报。收家中一信，当即答一信片。午饭后小睡。天忽雨雹。阅《指月录》第九册完，第十册一部分。二时三时四时各坐一次，均时间不长，平平。晚饭后未出，室内活动。作外功。八时就睡。较寒。

**25日** 晴，寒冷，午转好。早五时半醒即起盘坐尚专静。作外功后再坐一次似达于空静又不似。洗漱点心后散步于外。阅十册宗杲语录警切于心。九时平坐，有味

于其言。发渊庭一信片。第十册二遍完。午饭后小睡。天气朗彻特出游山，惜除观音寺、莲花公园一路外，其他路均不得通行。四时归来阅报。晚饭后仍阅报，一日之报竟用去两小时多。八时半作外功就睡。

**26日星期五** 早三时半醒即行卧功，断断续续以至五时起盘坐两次均不甚好，然体会到两点：空无所念，实种种不一，殊非同一物；再则只从平淡去乃能深入。点心后散步。发家中一信片。大便费时甚久（半小时以上）。阅报。摘《指月录》。午饭后小睡，地上活动，平坐，无所入。散步至新华书店，看杂志费去许多时间。晚饭后又大便一次。平坐养神而已。八时半作外功就睡，睡时约八时半。

**27日** 晴明。早四时半醒后即行外功，屡能直下无念，连日皆如此。此种空无所念比之坐时所得为好。五时盘坐其纯一，其顺适，其深入均为来此后所未有。作外功后又坐一次，为时甚短，然纯静如前。洗漱点心后散步。发袁昌一信片。收家中转到政协通知，当即答复一信（附调查表）今日大便无难。午饭后小睡，睡起散步。摘《指月录》。随意平坐一次。危智所长来坐，告以31日回京。发家中一信片。晚饭后阅有关遗传学之座谈报导及一论文。八时作外功后就睡。

28日星期日 早四时醒即作卧功，不甚专。五时余起盘坐先后两次亦均不如昨。洗漱点心后散步。阳光尚好。阅报知波兰内部有问题之后，匈牙利亦复尔。大便后坐息二次，先平坐后盘坐。午饭后小睡，睡起散步。大便尚无难。《指月录》末后三册各有可摘抄处，苦于文长，特附记于此，备忘：卷廿六隆庆闲章夹行注大意论梦觉一段，卷廿九佛果卷三十一、三十二大意宗杲酬答法要各段。

午后盘坐无所入，养息而已。晚饭后未出。八时半作外功就睡。今日天晴暖。

29日 雨势甚大，午后二时乃止，慢慢天晴。夜间有风雨。早四时醒，作外功，屡现静境，但虽内心清明而有时却又在梦中，梦与非梦殆已难分开矣。五时起盘坐大致亦可，作外功后再盘坐亦差不多。点心后因雨未出散步。午饭后小睡。睡起散步，一直往西达于洋灰路之西端乃转回。到家正四时。收渊庭一信。阅报甚久。《指月录》反复披阅甚久，作结束。写字条交常同志结算此间伙食牛奶等账目。并订购31日火车票。晚八时作外功后就睡。

波兰党的新领导人所讲话甚好，可信此次转变是好的。

30日星期二 夜来起溲多次。四时醒即行卧功，颇好，但不

同于一向所感觉的。通顺味多而寂静味少，不解何故。因两表皆坏，时间不准确。起盘坐时间不够，作外功之前后却仍坐两次。点心后散步。表稍修整。李同志来结账，奶只4.8元，伙食只18.8元，可谓便宜。今天天气晴，有风。午饭后小睡。二时去北京市休养所晤魏李于刘等，访气功疗养王大夫不晤（去唐山）。访刘贵珍于安三路六号，谈许久而别。晚饭后未出。八时作外功就睡，乃久久不能入寐。虽心气平静，颇能养息，然究竟不寐。

31日 天晴好。夜来既失眠，昏沉至六时乃起，未及习静，即洗漱检点行李。点心后八时二十分危所长陪同去车站。九时开车，午后一时用饭，三时五十分到京。亚良渊三人来接，至家后宽儿回，恕儿亦回。略谈波兰、匈牙利各问题。据闻情形甚坏。《光明〔日〕报》有苏联重印度哲学一消息，阅之不解所谓。宽儿先去，九时恕儿亦去，即洗脚就睡，未作外功。

## 11月

1日星期四 夜来睡尚可，换用溺器。早五时醒起盘坐。因铺板硬感脚麻，不能久坐，未深入。作外功。点心后去洗澡及剪发。访鲜特老谈气功及视察事。人大常委办公厅来电话，决定去安徽。袁昌来

电话未值。午饭后小睡。阅旧报，今日报消息埃及战事已发作矣。室内安装炉火。晚饭后散步至新街口。九时就睡。袁电话来，约以明早。英法侵埃及战事殆已发作。

2日 早五时醒，起盘坐两次均短暂不佳，作外功。地下活动不足。七时散步小市及湖四周。袁昌来谈其求学经过，听之有味。阅报英法埃以匈各问题，世界局势紧张。中苏态度表明。午饭后小睡。约二时到政协听吴努讲话，比预料为好。回家后富眉生来坐，其左右胸胁下闷胀，气血上涌可虑。写发邢西萍信提出渊庭随去安徽问题。学习会送来八大文件三册，学习资料也。又菊花预展券一纸。八时半作外功后就睡。

3日星期六 早五时醒，即用卧功，不如往时之好。六时起盘坐不够静。作外功尚不苟。八时看良庸。到学习会遇陈叔通，特别招呼。会上讨论埃及问题，贺耀祖、何思源、王家楨、翁文灏、刘斐发言，各有所见。遇林宰翁、李一平，闻熊先生移回家中，且有来京消息。回家午饭后小睡。二时半亚、良、渊、仰及唐现之五人来谈时局。亚三诊我脉称好。周辅成偕唐君毅之妹唐至中觅医，即写介绍信与岳美中。晚饭后宽儿回家。阅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报告小册。九时余就睡。稍作外功。

4日 天晴冷有风。夜睡尚可。早四时余醒，用卧功尚佳。因冷气袭人未盘坐。作外功，未地上活动。点心后即检理报纸，特检出朱伯昆、冯友兰各文阅之，知近年哲学界中所遇到的问题。培和挈其子陈嘉来。宽儿去学校。恕儿来，午饭后同去看刘家菊花，闲谈过去事。晚饭后恕去。八时作外功后就睡。

5日星期一 从早三时醒至六时之间，时而用卧功，时而又睡着，大致尚佳。六时起盘坐不佳。作外功。点心后访林宰翁知其将去成都。到百货大楼购棉鞋及水笔均未得其便。到中山公园看菊展。午饭后小睡，睡起将前借唐家破砂藏经还去，又访罗太太于华严寺。又到西单商场觅棉鞋、水笔均未得。晚饭后写马志远、唐至中各信，明早付邮。

6日 早三时醒后用卧功，断断续续至六时起盘坐，坐仍不佳，而卧则尚好。作外功。访肖亮庵（鲜特老介绍）于教场头条7号未值。到百货大楼购水笔棉鞋共去12元。归后鲜特老来坐。午饭后小睡。渊庭来送工资。访马仰乾父子不遇。归途购川东菜不得。检出《近溪集》重读。晚八时作外功后就睡。

7日星期三 自夜二时醒后，即断续作卧功，时有佳者。六

时起盘坐，时间甚短。与邹秉文通电话，十时访之于西郊宾馆，略询知在美国张仲述等情形及其工作如何打算。午饭后小睡。袁昌来谈其思想情况。康同璧来坐，多自翊之絮语。晚饭后作外功就睡。

8日 天阴似欲雪。早三时醒后断继续续作卧功，然昏睡多。静明时少。未及盘坐七时矣。作外功亦匆匆。即去访马仰乾父子，以卅元赠小马。情仰乾灸足三里（两小腿）。到东单、东安市场等处购水果无佳者；略购一些备明日上祭之用。午饭后小睡。二时半去政协预备听报告匈牙利问题，竟于昨日开过会矣；记错日期。到南宽街告以明日上祭。又经西单购祭品而回。与渊庭等通电话，改约明日见面时间。晚饭后访良庸、培昭，说南屋窗外席棚问题。九时就寝。

分电亚渊等改明晚见面，明午后有谭云山座谈会也。

9日星期五 从夜十二时醒后即有意用卧功，顾竟不得入静，几次均失败。四时起盘坐两次亦不佳。五时洗漱后布置茶酒果品上祭，六时半祭毕。先公殉节在天明也。<sup>①</sup>天仍阴云不解。九时到政协礼堂听吴玉老报告孙中山革命精神，尚好。午饭后小睡。三时到政协听谭云山报告中印文化交流。

六时回家上祭。培和母子、培昭夫妇、恕儿均在。亚、渊、仰亦来。饭后泛谈，约14日再会。马志远有电话来约明日来晤。十时半倦甚，就睡。

10日 天阴如昨。早六时醒，未及作卧功即起盘坐，不纯静。发现右腿足三里灸处起水泡甚大，用针刺破出水后可能好，因而未暇作外功。点心后去公园看菊展，其中名贵品种特好，上次未及见。归途访何海秋，知其参加社会主义学院。午饭后小睡。二时半马志远来谈：内务部工作重点今不在建政而在优抚、复员、移民、救济。又他本人调城市司不在民政司，又他正在离职学习三个半月之中，故于选举事不清楚。凡灾区或划乡较晚省区办选举较晚，广东其例也。晚间就睡前未作外功。检视腿部水泡仍在出水，施以红药水似可渐干愈。

11日星期日 早四时醒后以至六时用卧功，屡见静境甚佳。未盘坐亦未作外功，以腿部水泡问题故也。洗漱后出访晓青，青值夜班尚在睡，只见到修侄及江江等小孩。天晴冷。宽恕均未回家。午后到政协礼堂孙先生纪念会，与马湘同车。会上遇黎劭西、林励儒、董渭川等。纪念品一大包，内孙选集，一切安排尚好。外宾讲话不少，会

<sup>①</sup> 是日为梁巨川老先生逝世三十八周年纪念日。



未有电影未看而归。乘华来述其所闻周总理报告（缅、埃、波、匈四大问题）。忽来电话云渊庭腹痛甚剧，乘即归去。睡前作外功甚简略。

12日 天不晴明，午后阳光好。早四时醒后，用卧功尚可。六时盘坐。作外功不够。八时饮食后到政协换火车去碧云寺谒孙灵，十一时回。就刘为章车一同到家。午饭后小睡。到北京医院外科疗腿部患处，又到公园看孙公展览。遇侯德榜，未看菊展遇唐现之及良庸。<sup>①</sup>又在展览会遇雷宾南略谈数语。又遇谭云山。

发谭云山信片，金宝善一封信。

收缅甸寄来一佛教刊物，不知何人所寄。

碧云寺遇李维汉、吴晗、张奚若、张申甫；申甫气色不佳。

13日星期二 早四时醒后，用卧功断续不定，尚可。六时起盘坐。不见好，作外功。点心后侯唐至中不见来，即赴政协听张奚若传达，与阎秉华所谈相同。十二时回家。午后到北海散步，值大风。访鲜特老，明日回川也。到美协看石鲁、赵望云埃及写生画展。晚饭后到首都看苏联电影“没有说完的

故事”，尚有意味。回家已十一时，即就睡。

14日 早四时醒后用卧功甚少，六时盘坐亦等于零，作外功尚如例。菜出开会，愚检旧报觅苏联重视古印度哲学思想一张，始终无着。阅当天《光明日报》有冯友兰有关孔子哲学研究一文尚清楚，当然不够揭出孔子真象的。午后亚、良、仰、三人来；渊庭因病未来。郭大中来，泛谈许久。重阅《近溪集》，又不同于往时矣。在本质上与禅家异同真足研究。

闻亚谈罗莘田病情匪轻。晚间谭云山电话谈数语。就睡前作外功。

15日星期四 早四时半醒。用卧功尚可。六时盘坐，右腿消肿原拟今日去医院，改明日。点心后去动物园散步，归途剪发，遇罗莘田太太，知莘田已出院。唐至中来略谈其觅医情况及君毅情况。<sup>②</sup>午后未出。晚饭后到演乐胡同工人俱乐部看“禁止的游戏”影片，殊不佳。十时回家，作外功就睡。一新女工来试工。腿部未见好。

16日 早五时醒，用卧功，时而睡去，但大致尚可。饮食后去北京医院看腿，医云无恶化。午后

<sup>①</sup> 唐现之先生广西人，曾在山东乡建院工作，为著者编辑出版《梁漱溟教育文录》与《朝话》二书。

<sup>②</sup> 君毅即唐君毅，唐至中为唐先生之妹。

到新街口拟租汽车为看苏联马戏回来之用，未妥，仍召用政协车于晚饭后去体育馆，莱及昭侄同去。表演分三段，十时半完，到家十一时矣。作外功就睡，忽于午夜一时余送来通知，明日开会商定视察出发事宜。

17日 星期六 早五时醒，用卧功，大致尚可。六时半作外功。起床知外间落雪；终日未晴。九时到政协听外交部柯华司长报告埃及问题（包含牵涉的各方面）。十二时回家午饭。二时半再到政协商视察事，知安徽组有我及张炯伯二人，配备秘书夏崇本，因而渊庭随行计划只能取消。末后又听陈叔通报告视察政协省市县地方委员会事。

与张夏约 21 日出发。抄存张夏之住址及电话号码。晚九时就睡，睡前检视腿部似好，并作外功。发马仰乾信片约其星期一聚晤。

18日 早云雾四塞，十时后渐晴；雪消化如雨。中夜醒后有意作卧功，屡试未善。时睡时用功，以至天明。六时作外功后起床，即去颐和园，沿东堤至十七孔桥，又登排云殿佛香阁而景福阁；路滑跌两次。十一时归家。晓青夫妇及诸孩来未见着。恕儿回家而宽儿竟无音信。新女工又去。菜颇累乏。九时作外功后就睡。

收四川人钱世海信，询叔知地

址，答以一信。又收林宰平先生信云不去成都矣。

19日 星期一 早醒迟于往日，以夜自十二时至三时半未睡。虽心境平顺，但究竟睡眠太少。三时半后睡亦不佳。六时半起作外功（卧功均行于不睡时）。八时半电约渊庭下午来会。出去百货大楼购胶鞋、蓝布，又经东单□□购菜豆等回家。午饭后小睡。二时半亚、良、渊、仰四人来。宽儿忽来，同泛谈出发视察及国际局势，□□□于我修持功夫。宽儿系为某党校讲生物学而人城，晚饭后宽去。云川及周维鲁来谈。周将去香港，谈话颇坦直无隐，对苏联军队入匈深致惋惜，所谈人匈所引起世界人心之反响皆报纸所无也。十时半乃去。十一时就睡。

20日 天阴雨细，晚间由雨而雪。早六时半醒，以夜睡尚好也。卧功颇缺，粗工盘坐，略作外功。八时与夏秘书通电话，九时出访林宰翁。又到百货大楼购刀片、手纸、绒裤等。午饭后小睡。整理行装。自制旅行中素菜。晚九时作外功就睡。收熊先生信片。

21日 星期三 夜睡不算好，卧功亦未佳。六时盘坐两次无深入。作外功。洗脚，擦身。天晴雪化。整理行装。十时进午餐，小睡。三时渊庭不至，至则逾 40 分钟，颇怒之。四时乘车去车站，渊

庭相送。溯交来广州寄民盟转我某一信，阅后付溯送政协秘书处存。以熊信片、我答片付良庸转亚三阅。五时开车，张炯伯同房间，略谈其经场。稍进食后即就睡，以车上冷故也。久久不能入睡，一夜起洩极多。卧中功夫虽勤而顺好者少。过济南后稍睡，五时多醒，洗漱不再睡。

22日 晴暖 起床后仍半卧半坐，七时进饮食。食后倚坐时而小睡。车误点，原定十时半到蚌，迟至午后一时乃到。有统战部胡部长及省方交际处刘科长来接。在治淮委员会招待所休息，进食。五时搭淮南路车去合肥（张夏同行）。九时到达，省方潘秘书长及交际处长等来接，再进食略谈视察事。晚十一时半就睡，因倦未作外功。

住长江路江淮旅社229号。在蚌发家中一信。

23日星期五 早起晚于平时，卧功外功均忽略。洗漱饮食后阅本省报纸。潘秘书长、李云和、余亚龙、陈赞南等各位来，对视察事略有规划。午饭后小睡。二时半黄岩省长、张凯凡副省长来谈。（曾书记去无为）潘陪同游包河公园（包公祠），逍遥津公园。夏日划船甚好，此冬日非游玩时。晚间同潘、李诸公观剧——卢戏团演“柳毅传书”，系地方戏经改良者。剧本、演

员、音乐俱佳，非意料所及。晚饭后在香泉浴室洗浴尚好。

发家中及溯庭各信片（均在24日）。

24日 晴冷 夜间起洩似只一次。睡尚可。起床前稍有卧功，作外功不多。洗漱饮食后，九时到省府听陈主任汇报基层选举情况，章局长报告特种手工艺，赵厅长报告地方病，均不错。午饭后小睡。二时半到农产展览馆、省博物馆，主要看特种手工艺及故物（书、画、墨等）。张老于墨大有考究，据云另有叶、张、尹连他四入，各有收藏，将出书。六时回寓。晚饭后同张夏出散步于街衢，行人拥挤之至。

今日见宋贤包拯书法甚好。（包公合肥入）

操震球来未值。

25日星期日 早起之前一小时卧功颇见空静。起坐外功，（夜洩亦少）。洗漱后阅报。高处长陪同参观农业展览尚好，但未看完。午饭后收拾行李，小睡。一时半到车站，搭淮南路车去芜湖，近六时乃到裕溪口；轮渡过江至芜已八时，有专员、市长、市委周刘曾沈诸公来接，下榻招待所。（省方派许秘书长及警卫员同行）谈话颇畅。十时就睡，未作外功。

皖省三个月无雨雪，苦旱。

26日 夜洩不为多，卧功

如例，外功如例。发家中一信片。九时与周、刘、郑诸公商订视察日程，大致决定：27日参观本市及政协，28日起程到宣城及宁国，30日到歙县，12月4日到屯溪市，5日到休宁，7日到黄山。其余待订。午饭由市委招待以示地主之谊。小睡后二时半由市办公室同志报告市选举概况，尚好。继由市卫生科长报告地方病问题，亦尚可。继由周专员报告专区选举、地方病、手工艺、工商改造之大概，五时半结束。晚饭后万树庸、王璋夫妇来。万任图书馆长，王在教育局工作，谈至九时去。阅北京、芜湖报纸，不觉夜深。十一时后就睡，未作外功。

27日星期二 夜睡浮而不实，起溲稍多。早六时起，作外功，卧功及盘坐均缺。九时到市商品展览会参观。规模亦不太小。末后被邀提字两纸。继又参观师范学院，遇周葆儒。十二时回寓午饭，饭后小睡。二时半到市政协听取工作汇报，并传达政协全委会意旨，略略致词。会后随万树庸到其图书馆一游。晚饭后周、刘、郑诸公邀看越剧，演夏完淳故事，剧本编的松散不佳。万树庸夫妇被邀一同观剧。回寓稍整理已十一时，即就寝，外功粗略。

28日 夜睡不长而尚不浮。早六时醒即起洗澡。卧功外功均缺。收拾行李九时动身，周专员

同行。十一时到宣城，晤张县长。午饭后听取有关选举、地方病、政协各报告。专署派司主任同行，到宁国县（三时至四时半）晤张县长（河北人）。晚饭后商订明日工作程序，下榻县署内。写家中一信片。又准备询问各条。八时半就睡，睡前作外功。

29日星期四 早六时起，未作卧功及外功。检行李，将于十二时离此南行也。八时张县长及民政、卫生各科汇报选举及地方病问题。饭后起程，过甲路即停车视察。二时半南行，经绩溪界约四时到歙县，下榻协商会。晚饭后应邀看此地民间音乐舞蹈会演。未看完即回寓所就睡。歙县政协副主席贾公曾在济南相熟（似在西北军），此次相遇。

30日 夜睡尚可，天将明时颇冷耳。早六时半起作外功，七时半整理衣物，八时早餐。写家中信发去。九时与当地吴县长、张书记等商订日程，并略谈本县概况，继汇报地方病（甚严重），至十二时午饭。饭后小卧息。二时与本县政协同人会谈，由张书记主持，贾副主席报告。愚亦发言，申明政协作用。晚饭后阅报，叙利亚似紧张可怕（此间可看到当天《浙江日报》）。睡前作外功。

## 12月

1日星期六 夜睡尚可，卧

功虽注意行之而不深入。早起作外功尚切实。口左角有小疱生，或无碍。八时进食后出视血吸虫防治站，有病床百余，兼中西医。晚期病以猪耳草主治，亦或用酒醪。又参观制茶厂，（机制大部分，有小部分手工）承赠高级茶一瓶。午饭后小睡。二时到桂林乡视察血吸虫病“二管一灭”，由水田改旱田等试验。自52年、53年、54年，生育逐年上升，死亡逐年下降，数字比例甚大。四时半回寓。晚饭后被邀看此地京剧，当然幼稚，但小城营业能自给则生意不错可知矣。十时散归。未及作外功就睡。

2日晴明而暖。早起作外功并略略盘坐，即检行装备起程。有张县委、朱县长来送。以论选举之剪报示朱。九时起程过岩寺镇小停看血吸虫防治站，此亦重点，从1952年即开始了。十一时余到屯溪，有胡市长诸公来接，下榻市府内。午饭后小睡。发家中一信片。与胡市长等相偕散步于街市，直至西端转而南到屯溪中学小坐。回寓已四时半。约六七里路也。晚饭后阅京沪报纸，约八时就睡。睡前作外功。晤市委书记张锡同志。将手电筒遗忘在歙县床铺上。

3日星期一 夜二时□醒，断断续续作卧功无所入。五时盘坐亦不佳。□□卧息至六时半起床，天气仍不冷。饮食后九时□□——

诸公商订日程：下午视察专科医院，明天上午座谈当地文物，下午市政协座谈会，后□□□。——午饭后小睡。胡市长陪同到隆阜看专科医院，院长傅君介绍情况，似病床太空，未尽利用。又谈病入伙食问题，半个月垫出90余元（60多人入的）。高级医师亦不多。八时半就睡，临睡作外功。

晚饭后出洗澡，购歙县梨，色洁而味甘，甚好。

4日 温度略低。夜睡尚可，但有糊涂梦。早六时余起作外功，八时进食后同张炯老参加当地老先生座谈徽墨，各出收藏相示（程、王为善），十一时半始散。午饭后小睡。二时参加此间政协会，座有程管候、沈度如，各有76岁，均颇清楚。愚约略致词。晚饭后未出，阅《文汇报》，感想不佳。八时半就睡。中夜醒来，思索问题，几致失眠，幸以卧功方式入睡。然起洩多，不沉实。购蜜柑，尚不错。（不及潮州产）

5日星期三 早起后作外功，饮食后同人去休宁，县长□□侯接，城小而旧。先听汇报选举及地方病情况。午饭后视察川湖乡选民小组讨论候选人名单，因小组会原订晚间开，改白日开不免入少，又有□□言情况，在53名代表中只有6名新进，亦太保守。关于血吸虫病入在院伙食问题此县以社

会救济款支付大体算解决了。五时回屯溪。晚饭由当地主人张胡诸公招待。饭后聚谈，张老及愚各有发言表示所见。十时就睡，睡前作外功。

6日 早六时起作外功。饮食后同人决定提早去黄山，仓卒检行李，遗失小图章。八时半参观茶厂。九时半经岩寺镇走上黄山之路，车完全转于四山中者久久。十一时半到汤口而入公园门。午饭后洗温泉澡；设计未善。小睡后登观瀑楼，所谓“入”字瀑是也。此间设备甚笨，浪费人力。

发家中及渊庭各一信片。

7日星期五 夜间洩多而费力，睡尚可，梦糊涂。早六时作外功后起床。八时饮食后出发游山，张老不去，去者除原有同人外，此间又派三人照拂。目的地为文殊院，今名玉屏楼。雇轿竿一乘，四人抬为我坐用。但行至小心坡□处，轿不能通，步行至山顶（即玉屏楼），同行司君未能终程。过慈光寺立马桥即折回。午饭后小卧息，稍展望□后群山即下山。四时十分抵寓所。许、夏诸君约五时始到。今日天气至佳，不冷。只有下山半途时云雾起而风亦来，固亦无碍矣。晚饭后阅报。听沙处长谈话，知其人踏实有心肝。八时半洗脚作外功就睡。

唯其是自知，故非神秘，亦非不可知。然当其未能入于自知，则不免有神秘之感，亦或谬加以不可知之名。

8日星期六 早六时半起，作外功。云雾四塞欲雪，□饮食后同人同出至黄山区公所前及黄山乡人民委员会访问，晤其农业社主任，三副无一正。其人自称不劳动，□□炭炉烘脚，予人印象甚坏。午饭后小睡，检初□□一理资料为作报告用。晚饭前散步一周，□□□□。七时半就睡。睡不够好，洩多，明早将提□□北归。

谢区长言及黄山野兽有所谓班狗者，许君及沙君亦盛言之，愚及张老似未前闻也。

9日 阳光尚佳。早六时起洗漱检行李，七时半饮食，八时十分起程回芜湖。经过太平、石埭、青阳、南陵、繁昌五个县城而后到达，已五时过矣。在青阳午饭，与赵县长略谈。此县选举已结束，情形略同其他，地方病亦复严重。但彼称病人伙食费不成问题，未悉究竟。午饭后遇贾拓夫自北而南，将去江西、福建考察，曾谈话并同饭。到芜湖后晚饭，不久就睡。因有暖气，甚暖。

10日星期一 早七时起，天阴云四布。写发家中信片。范书记□□专员来略谈。张老出访胡开文，予未出。午饭后小睡。三时赴

专署之约，对范、张略表示视察意见。□□□谈，晚饭后愚先归以等候王璋夫妇也。王携其子来，谈去年肃反事颇多。九时半去。十时就睡，欲洗澡而水冷未果。作外功如例。万次子名“万迪”。

11日 阴云如昨。早六时半起，作外功。洗漱后检行李。八时同人到同庆楼早点，九时登渡轮。遇师范方院长谈其院中任务重而力不能胜之种种情况，值得深思。十一时抵江北，饭于小面馆。十二时登车，午后四时到合肥，有交际处人来接，仍住江淮旅社229房间。晚饭后洗澡于香泉，归阅报纸，有周总理答记者谈话甚长。九时就睡，睡前作外功。在旅社遇周专员。

12日星期三 早六时醒。近来少用卧功，不如前此之能□也。六时半起盘坐，亦泛泛不入。作外功。傅、杜、范诸公（合肥市的）来，许、高亦在。共商日程，决定：13赴梅山及六安，15回合肥，16—18留肥□□，19日下午去蚌埠，20日之夜二时北归，（21日晚到京）。午饭后小睡，出看奥运会代表队体育□演，益念及心之重要。晚饭后又看篮球赛。九时万树庸来谈及耶苏家庭、赵紫宸、吴耀宗等等及其本人思想甚久。十时半作外

功就睡。早晨查振律来谈甚久（从北碚移回本省工作）。①

13日 天阴未解。早四时醒，起盘坐未佳，又作卧功得入静境。作外功，检拾行李，半数不带走。八时半起程。中途一车坏，幸高明处长同行，得调换一车。十二时半在六安专署交际处午饭。二时继〔续〕西进约四时到梅山水库，乘电梯登坝顶，听工程人员说明一切（昼夜三班施工，工人多时二万数千，费用六千八百万）。此地属金寨，红军旧堡垒也。今将移出三万五千人以容水量。明年此时可发电力并灌溉。愚衷心感想甚多，自愧不如共产党多矣。晚饭后收拾就睡，一切设备招待亦好。

14日星期五 昨夜（二字不清）起洩多，睡的时间长。卧功粗浅，屡醒屡睡，甚怪。早起见大雪，微觉冷。作外功及地上活动。饮食后金寨县县长及其他同志来谈此间移民三万五千及5万多（响洪店）问题及选举情况。十时起身回六安。午饭后小睡。三时六安县委朱同志来谈六安选举、政协各情况。晚饭后整理就睡，睡前外功。县长姓张，似胶东人。

15日晴冷，午后阴。早七时起，雪未再下。检行李。饮食后准

① 万树庸及夫人王璋均曾在山东邹平工作，基督徒。查振律为乡建院学生，抗战中曾在四川重庆北碚勉仁中学任教。

备起程而车冻。看烈士馆，纪念当地革命烈士多人兼红区文物。十时半起程，午后到合肥。一时午饭后小睡。张东岩来谈，偶及孙希文、李毅民皆故去矣。晚饭前修面，饭后洗澡。阅报后作外功就睡。中夜曾起盘坐一次，颇生疏矣。

有歙县青年来信，张老阅后加批，愚亦写数语，请本省当局调查处理。

16日星期日 早七时起作外功。饮食后九时同张老到市府谈本市工商界问题至十二时散。午后二时半再到市府听市政协张副主席及其他常委报告政协工作。大致尚好。愚末后略致词面散。晚间傅、杜、范诸公招待晚餐，菜颇工致。又邀看淮剧“白蛇传”不佳，未终场而归。阅报至深夜。十一时半就睡。晚间万树庸来谈。

17日 天阴冷。早七时起，作外功。饮食后九时杜市长等陪同参观东门（工厂区），软本厂、砂轮厂、模型厂、搪瓷厂等。其中以模型厂最富意趣，而搪瓷厂则于技术提高、成本降低多有进步。午饭后小睡。三时杜市长再陪同看木竹雕镂工艺及市容。四时半回寓阅报。

晚间万、查二人来谈，以眼镜托查修理。有市民蔡姓来信，当转杜市长处理。

18日星期二 早□□□作外功，修面。写答歙县青年登报之

□。九时省政协陈、戴诸公及各常委来会，由许、朱作报告，然后愚亦致词即散。午后二时半张恺凡副省长及厅委负责人等来会，由张老及我分别谈所视察得的一些意见（我分五点说），末后张答解而散，晚饭由张等招待。饭后阅报。查振律来谈，眼镜未能修理。计算家中及渊庭应有信来，乃截至此时尚未见，甚怪。

19日 天不晴朗，但不冷。早六时半起，作外功，洗澡，检行李准备出发。十时张、潘、傅、杜、许、余、高等多人来送行。十时五十四分开车，在车上自备面包略食，三时十一分到蚌埠，有张市长等来接，下榻治淮招待所，遇李云和（政协副主席）同看治淮陈列馆，听一女同志说明一切。豫、皖、鲁、苏四省总括规划周密无遗，而人力之发动尤不可及。商订日程：明早八时半此间政协开会，下午则谈选举。张老另有日程。晚间未出门。八时半就睡。

20日星期四 早四时醒，作卧功，平平而已。起作外功，洗漱后写操震球一信，发去。早点食麻饼，不再食其他，如此节食甚好。九时到市政协听胡同志汇报协商，陈同志报告学习。午后二时听李副市长汇报本市选举情况甚详尽，功夫□□致。晚饭由市当局招待。八时就睡，以午夜将登车北上故也。



市政协王副秘书长斐男提出希望全国政协把政协汇刊之内容增加，多介绍各党派如何联系人士的活动，又多发给汇刊册数以敷分布之用。省政协朱、许亦提出过四点要求：多给业务指导；出一种从中央到各地方政协工作经验交流的定期刊物；召集业务会议一年一次；代各地方加印学习资料或其他文件。

21日星期五 夜十二时后起收拾行李，二时到车站登车北上。卧铺与张、夏不同房间。只能略睡。七时起洗漱，八时进早餐。车甚暖。沿途见道左褴褛甚重。十一时半过济南，六时过天津，八时半到京。渊庭未见来，昆庸来，幸有车来接。与张、夏分手。九时到家。十时就睡，却不能入睡，亦微感头面寒气袭人，久而思潮益乱，无法制止，可见功夫全不得力。约二时后稍困昏，近于睡而非睡，以至于天明。四时五时六时皆闻钟声也。闻京中前两日更冷不可耐。

22日 七时起，作外功甚略。进小米粥后即去新街口洗澡、修脚、剪发。十一时半回家午饭。宽儿有电话来。与恕儿通电话。午饭后小睡。三时。亚、昆、渊三入来，为谈皖行经过，五时去。晚饭后阅报。在外间近火处地板上布置就睡，睡眠视昨夜为好。约渊星期一来写报告。

23日星期日 早六时起盘坐终不能宁贴。恕儿先至，宽儿夫妇继回，闲话后午饭。饭后小睡，移床于有火之外间。续与两儿谈。宽夫妇旋去。恕晚饭后去，其婚姻仍无对象。展阅李逸、熊先生、徐桂昌各信。答李（北戴河）徐各一信。九时半就睡，起洩多。

24日 天不晴明，冷。早七时起，（卧功视前二日为佳）。饮食后出西单修眼镜。邮局发信。阅报铁托问题〔议〕论甚热闹。午后渊庭来写报告，大致算完。政协报告待另作。约渊庭星期三来。渊庭于饭后八时去。九时就睡，未作外功。

25日星期二 早□时起作外功。整理皖行报告稿至下午告竣，约得三千余字。晚饭后到西单商场一游，全非旧观。购横行稿纸及面包而归。作外功就睡。夜十二时醒来，忽思稿中一□待改，又思发恕儿一信，竟不能寐。二时穿衣下地改稿。

26日 二时改稿至四时半完。又解衣就睡，但睡不着。五时六时七时皆闻钟声，只好起床。饮食后写改协一稿至午粗完。午饭后小睡。二时半渊庭来抄稿至晚饭后八时，两报告均抄完乃去。渊以胡乔木报告“八大”一长〔篇〕讲〔话〕见示，分析国内形势及今后经济政治政策方针甚明朗，对于领导党只有叹服。九时就睡，外功缺。

收云颂天寄来所存 80 元并报告近状。

27 日星期日 早七时起，作外功。写发亚三、仰乾□□，恕儿一信，夏崇本一信，内附视察报告全份。在新街口点心。访林宰翁，谈皖游。翁谈京中小学生顽劣惊人，犯罪迭出问题。收合肥□□□一信，与上月 21 日收之信相类。检阅旧报纸至晚饭后得 12 月份之一半。

28 日 天不晴明亦不太冷。早七时起作外功。八时半到前门修表，大的当时即得用，小的须七八日后。购花生酱（久觅未得者），到总邮局收颂天兑来之款。午饭后良庸来借去《资本论》三巨册。二时到政协文化组，讨论工艺美术问题，由庞、雷、祝诸君发言，强调生活日用品之美化而以“古玩化”为非。又追问究竟由谁来领导〔的〕问题，是贸易部门抑生产部门，抑文化部门？〔在〕座有陈真如。晚饭后检理旧报，作外功后就睡。

恕儿有电话来，元旦回家。

29 日星期六 早六时起，盘坐两次不能入，作外功。饮食后继续检报，午饭后小睡，不实在。二时半亚、良、渊、仰四入来，泛淡

本日报中共论专政历史经验一文之好。又阅毛主席近作之词。鼻涕多，咳嗽，惜竟未请亚诊视。约下星期再会晤。

晚饭后阅报。作外功就睡。

以合肥不知名信付渊庭送政协秘书处。

收胡时三从香港寄来《原泉》杂志十册。

30 日 天阴冷。早七时作外功。起阅《原泉》各册，内容贫乏。写答颂天及胡时三各一信发去。咳嗽有发展，喉中有痰而吐不出，影响睡眠。晚间恕儿先回，后宽儿、颂华亦回，闲话甚久。恕儿即睡于外间，予睡后仍觉不易入睡，果耳闻钟敲至后半夜五时半乃始模糊似睡，而六时又醒矣。

鱼在水中不知水，人在心中不知心。（原泉引紫柏）阅田慕周答宽儿信，热情充溢。

31 日星期一 以失眠，八时乃起。饮食后与宽恕两儿闲话。恕儿到宜霖取来收音机，宽儿又加以小修□□然甚好。午睡后小睡竟不能久。二时半宽儿及颂华先去，恕儿则晚饭后去。晚间再阅《原泉》数册，□□一游女史之画及文章。

1957年<sup>①</sup>

## 1月

1日星期二 早六时半醒。作外功起床。九时令娴及李玉璋来。十时恕儿回家。岳美中来谈，知其入党，□□为予诊脉。据云有热，至于咳嗽鼻涕则□□流行感冒，患者甚多。开一方，恕儿为买药来。令娴约饭，与玉璋略谈数语。午后四时恕儿去看晓青。袁昌及一李君同来。袁谈其最近经过，甚愉快。李年轻面倾向旧学，不易也。袁交还《原儒》2册。午后蒋中光来谈其在农工党作联系医药人员工作。晚七时同良庸到怀仁堂观剧，十时半回家，十一时就睡。服岳方二煎。（睡前）

2日 天不晴朗。夜来久不成寐，特于中夜为甚。六时后昏昏然。八时乃起床。早起又服药一煎。午饭后小寐不熟。写发刘贵珍一信。阅李逸著《简易气功新法》。出剪发。到西单购面包竟不可得。归来晚饭，饭后阅报就睡。

3日星期四 夜来睡眠甚

好。早六时半起作外功。□时半去西单及东单两处购面包均未得。亦因忽而大雪不及细寻也。雪不久即停止。午后天晴日出。检理抽屉准备写作。收夏从本还来的报告打字三份。晚饭后写答复夏一信，又写信致政协会附送报告一份。近十时就寝。略作外功。夜睡大致尚可。

4日 早不晴朗，后明朗。早七时起，作外功。饮食后阅报。十时出门去西四、西单觅购面包，仍不可得。午后未能成寐。收拾抽屉，觅马恩文选未得。电秉华代觅抄来。阅列宁之马恩主义之论专政部分。曾思一论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后感觉此问题不易谈而止。晚九时半就睡。

5日星期六 夜睡尚可，屢用卧功，迄未盘坐。早七时起，作外功。饮食后阅报。检抽屉。黄二哥代买来面包。<sup>②</sup>午后亚、仰、渊三人来，泛谈。请亚诊脉，云肺经有热及外感。嘱渊庭代购药。晚饭后良庸送药来，又以毛主席对工商界讲话见示。姜德海之姐从乡间来，述及农业社内群众不关心社

① 1957年6月10日至1961年3月13日之间日记毁于“文革”。

② 黄二哥名仁祉，著者内兄，时同住于小铜井。

务，问题甚多情况。服药后就睡。

晚饭后曾在南屋盘坐许久，未深入。

6日 天冷而晴。昨夜服药后未能出汗，早醒后因候服药发汗而未起床，服药后瞑卧许久仍不出汗，即于十时起床。饮小米粥，不敢出屋。午后文途来，擦地板。蒋中光来，说为我觅医之事。张小山来略谈。收政协一信询问参加哪一问题组开会，即答之。又收胡时三寄来《原泉》第十二册。晚间服药后就睡。

7日星期 夜睡视昨为佳。早七时醒未起，迟至八时起。收刘贵珍信，答之。<sup>①</sup> 阅《原泉》第十二册，唐君毅文章论明道横渠之异，甚好。到新街口购物。晚饭后到前门取修理之小表，此匠颇用心。□□□购鸭梨而归。九时半作外功就睡。检出契诃夫纪念刊准备写稿。

8日 天阴，落雪忽大忽小，忽止忽落。早七时作外功起。饮食后与恕儿通电话约其见而。十一时到百货大楼购面包4个。报社晤恕儿，在“闽江春”吃饭，谈其婚姻问题。恕态度尚不差。归后写致令嫻四弟妹一信，约其星期日回家会谈。

阅黑格尔《哲学史》，似旧曾阅

过；竟不甚记忆，可见精神之差。

阅冯友兰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一文，存。收安徽省人民委员会为歙县青年一事信，写给歙县张、朱两书记信发去。

9日星期三 早六时起，作外功，盘坐无所人。九时张云川来谈熊先生生活改善及其他。雪不落，但亦未晴。菜去听课□□□。赵陵来荐一女工，明日来。检出旧日记□□□——写稿之用的各部分。咳嗽及鼻涕仍不见好。十时就睡。

阅本日《人民日报》李泽厚论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一文，批评朱、黄、蔡，尚好。

10日 早七时起，作外功。写致熊先生信。午饭后未午睡。到琉璃厂觅旧制毛边纸500张，备写稿之用。全街景象全非，南纸店已无有矣。到中山公园购游览年票一张。花坞花甚少。又到北海公园看国画习作展。晚饭后熊信写完。九时半就睡。女工唐树荣来试工。

11日星期五 早七时起作外功。补充熊信发去。收政协通知明日分组座谈视察各项目。本日学习会谈再论历史经验，未赴。阅契诃夫纪念刊。分电渊庭、仰乾、亚三明日不聚晤。晚九时半作外功就睡。

中夜醒来思索写稿有得——

① 刘贵珍先生为北戴河气功疗养院院长。

非深思不可能着笔。收徐桂昌信。

12日 早七时起作外功。九时到政协参加政法问题组座谈会报告选举视察之所见。又参加医药组座谈，听刘斐、金宝善谈许多问题。十二时回家。午后二时半政协问题组座谈，又报告皖行所见。座中有徐冰谈话。中午回家与刘斐同车。

13日星期日 天不晴明。七时后起作外功。饮食后阅报。温度低□□。十时后恕儿回家，闲谈。邹秉文来，云受聘农业部顾问。午后三时令娴回，恕就南屋□话。□其四舅母态度稍冷。当与恕儿略讨论□□，恕走后又赶写一信有所嘱咐。□□谈其工作中之苦闷处。发李逸及刘保恒信。发恕儿一信。晚八时落雪，至夜深。

14日 天阴雪止，时而又小雪一阵。早七时后起作外功。饮食后又发恕儿一信。检阅旧作自学小史，加以小修饰。午后三时半去北海散步。六时回家。收政协分组开会通知及答复上届叶公绰所提两广水利工程建议。晚九时半作外功就睡。

北海雪后游人并不太少。天寒路滑，登白塔展望，阴云不解。

15日星期二 早七时半起作外功。九时到政协参加□□组

会，有刘邦彦、刘英源等发言，各提问题不□。午后参加医药卫生组会听刘斐、黄汲清各发言谈北京中医院问题。五时半回家。发上海张三姨信□件，李印老在会上所嘱也。晚饭后阅报，九时半作外功就睡。马、牛二同志来，未坐而去。雪在正午略有融化。

钱说：党要抓人事，抓质量，抓帮助作总结问题。我的感想：好的了不得，同时亦糟得很。

16日 早六时半起作外功。读阅旧作《自学小史》完。午饭时李源澄来谈，自渝来开会也。<sup>①</sup>谈及唐君毅的问题，主张其回国。又谈及气功。约三时乃去。到动物园散步，长颈鹿似少一只。又到东安市场欲购毛笔未得。晚九时作外功就睡。寄香港胡时三《中国文化要义》一册。（挂号）

收熊先生长信，嘱转徐昌玉拟加周助。

17日星期四 早六时起作外功。写陈、马两信片，约星期六聚会。又写徐昌玉信，同时发去。午前未及写稿。午后小睡即去政协参加政协〔问题〕小组〔会〕又到医药小组□□讨论，愚不拟发言矣。晚饭后听收音机京剧。十时半作外功就睡。收熊先生一信片，答一信片。

① 李源澄先生曾任勉仁文学院教授，后任教于西南师院。

**18日** 早六时半起作外功。出剪发。午饭后倚坐假寐。十二时半同菜到政协听播送邓小平就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所作发言录音，至六时始完，甚敞亮、深透、诙谐，盖今日领导之风也。晚饭后访良庸不在，以恕儿皮夹册页送给培昭。九时作外功就睡。

**19日星期六** 早六时半起作外功。饮食后开始写□□□自作总结一稿，只得“前记”一小段。出新街口购食品数色。阅宗临之二子守胜、守邕来；二子皆在北大求学。午饭后小睡。二时半亚、良、渊、仰四人□泛谈时事至五时去。熊先生长信分交良、渊□□携去。与恕儿通电话。晚饭后阅报，九时半作功就睡。十时宽儿夫妇回家，略谈话，影响睡眠。十二时起盘坐，一时再睡下，二时后乃入睡。

阅千家驹传达陆定一有关修正主义的报告。

**20日** 早七时起作外功。八时出门访马步周、牛席卿，得悉其情形甚好。晤曲月川老先生，承其赠针灸讲习录一书。又承诊脉，连称脉好，只细弱。约定明日试针。回家则恕儿回，闲谈许久。午饭后小睡。阅曲翁所赠书有可取，拟送仰乾、亚三阅之。恕儿午饭后去公园晤李。宽儿夫妇则晚饭后回校。晚九时半作外功就睡。

**21日星期一** 早六时半起作外功。继续写稿。午饭后小寐。二时到马步周家由曲翁及马本人为我用针共11针，意在通畅气血，推进眠食及解决小便问题。回家后继续写稿。收政协通知明日文化组会及政法□□斟酌到会否。

今日用针时亦称愚有寿征，与昨日诊脉相符。闻黄二哥有类似中风之病象。文途午后来。晚九时半作外功就睡。

**22日** 天气尚好。夜睡好。早五时醒，作外功。起洗漱后写稿。饮食后叫车去伍太太家，告以黄二哥病情，即到政协政法小组会听黄、李、雷各发言，亦略致词，约星期五再开会。回家午饭时伍太太及马先生来，以曲翁书交马先生阅看。饭后小寐即去马家经步周针大致如昨。二时半到政协文化组会，未发言。闻仇老又在医院开刀。同林宰翁谈数语同车回家。

亚三曾来为黄兄开方而去，未见而。晚十时作外功就睡，被盖稍减。

**23日星期三** 夜睡好。早七时起作外功。阅报，检出□检讨□阅看而未能写稿，亦且发生怀疑，不知□□□□下去也。午饭后小睡。二时到马家，乃□□均□□，候至三时他们回来，用针稍不同，□□四时回家。收徐昌玉信，上海张三姨信，昆明何□尧信，又熊先

生一信片。当以昌玉信寄熊先生。又答昌玉一信，答何一片。晚九时半作外功就睡。

24日 夜睡尚好。早五时醒。盘坐至六时几于无轨辙。洗漱后七时半出门到颐和园各殿堂散步，欲登佛香阁未得。到西四为黄二兄购药。午饭后未睡即到政协参加政协及医药二组座谈，均未发言。在会上遇巨赞约明日访之。晚饭后听广播戏，唱的好。十时半作外功就睡。菜送黄二兄20元。扫房只扫3间。

25日星期五 夜睡尚好。后半夜觉疲乏，似符合于曲□之言。六时半起作外功。八时访巨赞询知有关□功的一些问题。九时到政法组座谈，□□□彻代表大会制度略发言。遇刘英源略□□。饭后未睡。马曲二位来共用五针。二时半到学习会小组，王芸生谈其国外见闻。邓哲熙提出专政外有无路的问题。六时回家，京戏晚会未赴。潘国铃嘱张志强持一信来见，与之闲话。九时半作外功后就睡。

26日 晴有风沙。早七时起作外功，因扫房外出到前门购食品赠阎宗临之二子。午后阎〔守〕邕来付之。二时亚、良、渊、仰四人来泛谈，仰盛赞曲医著作。亚为我诊脉，据云都好，微有肺热。良交还《资本论》三册。渊赠糟蛋10个。写便条给渊介绍其子求诊于曲翁。

亚为黄二兄开方，继续治疗，盖颇见好也。刘彦明母女有电话约明日到萃华楼。收熊先生（刘代）信片。又收刘贵珍寄来气功一稿。晚饭后到圆恩寺购戏票（明日用）。十时作外功就睡。

27日星期日 夜睡尚好。五时后卧功颇佳，气□□□□畅舒服。至六时半起作外功，下地□□□□铨及君协各信发去，君协并兑去廿□□。午饭后休息不足。二时半赵刘彦明□□。七时到圆恩寺看“一匹布”等戏。九时半回家□□□曾回家小停而去（因晤李于公园而回家晚。）□儿有信片来，须卅日始能回家。十一时作外功就睡。

28日 夜间落雪。早雪至午未晴。睡不如昨，似受看戏及宴集影响。早五时醒，作卧功，至七时起作外功。阅刘贵珍新著并写信给他。午饭后未及小睡，一时到马家，曲、马均不在，候至二时马归为余用针不多。渊庭之幼子亦来诊，据云大见好。二时半后到政协参加李维汉所召集之学委会，听聂真报告社会主义学院，刘孟纯报告各地学习情况。

29日星期二 夜睡尚可。早五时后行卧功，不如昨前之佳。七时□作外功。饮食后到宽街璐母不在。□时前到政协政法组座谈贯彻人代□□问题。吴德峰、李步新

各发言均好。午饭□时政协学委会开会，列席后先退，到大礼堂□□冀朝鼎报告我国参加各国展览会情况。良庸送来邓小平报告之纪录稿阅之。

30日 夜睡不如昨。早六时半起。七时半出门去东华门等处购水果、糕点等。十一时回家。恕儿已先回，据云将值夜班，是以先休息。晚间上祭，以阴历除夕故也。璐母来。宽儿夫妇七时乃抵家。饭后同两儿闲话。十时后作外功就睡。恕儿九时半去报社。

京戏晚会以宽恕两儿回家而未赴。菜赴之，夜十二时乃归。

31日星期四 夜睡尚适。□□□五时必醒。卧功不佳。六时半起作外功。旧历元旦，到南屋看黄二兄□□□□如有病情。终日周旋客入未及午睡。□□□恕先后回，约十一时乃作外功就睡。

今日来客有晓青、培修夫妇及小澄、小嘉、李雪昭、马辉牛席卿夫妇及其三子、王立志、黄暄、韩佳〔“嘉”〕夫妇、马仰乾、慧洪父子及其三女、培英、培璐夫妇、（恕儿亦回）。璐患脊骨痛，写字条介绍其求诊于曲老翁。宽儿夫妇午饭后去张家。恕儿随晓青去青家。张勳仁来。董赵陵之女及其婿来。伍时忠来，午饭后去。伍时清夫妇及其子女来。刘王祐堂及其女彦明及婿俞铭传来。

亚、良、渊、秉华来，王福溢夫妇来，罗子为及其小女来，姜伯棠来，张小山来，郭大中来。

## 2月

1日星期五 夜睡尚好，但四时醒后□□□亦未□睡。七时半起作外功。富眉生来，王伯平来，蒋中光来，张云川及其二女来，少怀夫妇来，张少操夫妇来。午后与恕儿略谈其婚姻问题。岳美中来说□□移葬于其本乡事。宽儿回来较晚。颂华未回。十时半作外功就睡。

晚十时飞雪，以至入夜。

2日 终日阴，雪时落时止。夜睡好，但三时醒一次，又睡至五时。六时起盘坐未能入静。七时作外功。雪大，因出门步雪，经城外到德胜门乘车至北海一游。九时半回家。袁昌来谈许久。邹得心夫妇及其小女来。董叔辉来。午饭后亚、良、渊三人来，仰乾似遗忘也。以助裴葬费付亚收。以邓小平录音〔稿〕付良收。宽儿夫妇晚七时回。恕儿去报社不回。菜去富眉生家。收田秋平寄来金针电疗术二册，文字太差。十一时作外功就睡。

3日星期日 夜睡尚可。□□□，卧功未佳。七时起作□功。八时前出门访林幸翁小坐，经新街口购礼品分赠曲、马、伍太太。陆世益来殷勤劝修静□。富眉生及其



子女三人来午饭。魏朗斋来。赵□章来，培忠夫妇来，告以坟地情况。午后二时租小汽车到马辉家、伍太太家及张少操家、□□家，四时半回家共去车费10元。宽儿携去大收音机，却未能用匣装之。

4日 阴，后清冷。夜睡尚可。六时起盘坐未佳。七时作外功。午前未出门。午后去厂甸一游仍冷落不振如前。刘朝阳来谈其近况尚好。晚饭后小寐。七时十分在隔壁排演场看《达妮亚》一话剧，同座马辉夫妇，菜所请。剧情真是外国的，无中国味。闻马谈常玉璋先生顷在京，将于日内回开封。

早晨与晓青通电话，询其子之病。

5日 夜睡尚可。五时醒，卧功。□□□□七时起作外功。八时访常玉璋于其家，谈甚久。遇陈□英。午饭后到马辉家用针，遇□□，又遇璐侄亦来求针。二时半到政协医药组座谈，就预防气功问题略致词。四时又到政法组听黄、吴各位发言。晚饭时吴顾毓自太原来，谈其近况及〔与〕袁昌关系问题。引其访良庸。十时作外功就睡。闻良庸云亚三有病。

6日 晴冷。夜睡尚可。四时第一次醒。作卧功不觉昏昏睡去。六时余再醒，七时起，作外功。饮食后出剪发。到义利买面包，乃张贴“无货”字样。午饭后假寐。伍

太太来谈及时清夫妇及时忠情况，令人嗟叹不已。王星贤来小坐，取去马先生书（我借王的），赠广柑大而甜。渊庭来，送月薪。嘱其晤亚三后来一电话。晚间渊电话云亚病已愈。

王星贤说谷锡五于去年逝去，闻之凄然思念。宽儿夫妇晚回家，同看“达妮亚”剧，宿于家。晚十时作外功就睡。

7日星期四 夜睡□□，但□□醒，作卧功，半睡状态。□时起作外功。颂华、文淦各回其工作岗位。出访□朴老，值其与市府人员谈话（谈古□□□□日问题），因未多谈而归。午一时访马用针不多，曲老未在。二时半到医药组座谈公费□□及避孕等问题，六时回家。闻□□□访均知姓名（似有张申府）。晚十时作外功就睡。宽儿午饭后回校，云星期将不归。

8日 夜来风大寒甚。夜睡尚好。早四时醒作卧功平常。七时起作外功。九时到政法组座谈，听各方发言（关于人民来信，政协视察等），曾就公费医疗略论党纪。下午学习联组会上听王芸生、陈翰生、千家驹各报告（陈报〔告〕南斯拉夫情况，千提供修正主义材料）。晚饭后去前门访马仰乾以金针电疗术二册请他看。寒风街头竟少行人。电车窗结厚冰。九时半回家。十时半作外功就睡。

阎宗临之二子来，带到其父一信及馈赠。收饶绪道、李二水信。

广西平乐农民暴动死二千人之说法，前曾闻之而忘记。

9日星期六 夜睡尚可。早七时起作外功。□□□□□□。九时到亚家去以本日聚会改在他家。访林老遇□明善谈拳，留饭于林家。二时到亚家，仰乾□□皆来，但忘约良庸，临时派人约来。聚谈至□时二十分回家，菜尚未归，即自作饭吃。收胡□长信，拟暂不作答。

10日 天寒风大。早四时醒，卧功未善。七时起作外功。八时后去小青家，青夫妇不在，看到5个小孩。又去璐儿家，询用针后情况尚好。午饭前恕儿来家，闲话时局。唐执中来，云明日南归，告我君毅有赴美讲学之说。<sup>①</sup>九时后作外功就睡。

11日星期一 □□□□□□□□，卧功平常。□□起作外功。十时良庸同陈真如来谈。陈谈□□□□□□(于正邪忠奸之间)。答饶绪道、李二水□□。电恕儿代买北京剧场票。晚饭后看韩□□“学古”，盖四十年前尝观之也。同时看白云□琴□剧，未终先归。阅报后十时半作外功就睡。在健康书店购《睡眠疗法》一本。(叶、吴合著)

12日 天气稍好。夜睡受

看戏影响不如平常好。早六时醒，卧功平常。七时起作外功。八时饮食后，九时到政法组座谈司法方面的问题等。此组即结束。下午到马辉家未用针，拟候曲老商量也。到医药组座谈医学教育等问题，胡、李、金、严各发言均好。此组星期四尚〔有〕一次会。

阅睡眠疗法，惜其详于方法而略于理论。

13日 夜睡尚可。早六时醒，七时起作外功。饮食后出访曲、马用针(针穴不同)，遇璐儿及渊庭幼子。曲老约星期一谈话。(购柑桔5斤赠曲)。午后阅睡眠疗法全书完。罗莘田夫人来，略谈数□(住8楼103号)。电学习会答其征求意见之问题。晚九时作外功就寝后，忽闻黄二兄中风症又犯，穿衣起视，按摩李来按摩，又请高瑞周用针，稍好。及再就寝已十一时半。

目睹病者(黄二兄)昏搐状，大有感触于人生。

14日 天稍回暖，午后风大。夜来睡似不足，面梦扰。早六时半起作外功。九时询知黄二兄一夜病情甚坏，殆将不起。令娴商得第一医院同意，来救护车送二兄住院，二嫂及令娴同去。因而小铜井家中只有我及菜二人矣。午后到政协医药组座谈医院管理及其药房

<sup>①</sup> 唐执中女士，唐君毅之妹。

等问题。听丁、孟、诸、严、张各发言均好。此组结束不再开会。晚九时作外功就睡。

本日为旧元宵节，月光甚佳，但市上无元宵（汤圆）出售，以节约粮之故。

15日星期五 □□□□□□  
□□睡眠，为近中所无，甚怪。七时起作外功。饮食后到公园看牡丹、海棠、碧桃、梅花、迎春等，甚好。经新街口购□□果而归。曲老来候于家，谈气功（另记于后）。十二时去。午后罗莘田来小坐。收徐昌玉信，答之。收大会开会报道通知（21—23日）。电亚、渊、仰明日聚会改期，以明日有学习会也。收医院令娴〔来〕电话，知黄二兄经检查并无脑溢血，一切稍好于前。又伍太太有电话来，以情况告之。

午后四时试盘坐一次，理会到曲老所云不同于我旧路。

曲老写三语如下：1. 休息（待到气机上下与天地同流）。

2. 平视空前（俟回光返照，一念不生时）。

3. 盘坐（待到气机净尽，缓缓下坐）。

16日 夜来起洩少，但梦多，睡眠不太□□□□□外功。出看良庸不在，与昭侄数语。收医院令娴电话，据云黄二兄情况如昨。十一时盘坐一次□□静域。午后二

时半到政协三楼听邓拓讲□□时局，平平无奇。会中遇刘斐、张纲伯、俞寰老、林宰老、于孝候、法尊等。黄琰自沈阳到京省其父。收张申府电话。收北戴河气功疗养法的回信。在会上遇到何北衡，知周孝老将来京，其易经白话稿正付印中。来京将住颐和园。晚十时作外功就睡。

17日 夜间有雪，早晴明。早七时起作外功，扫雪，阅报。伍太太荐一马姓女工来。恕儿来。宽儿夫妇未来亦无电话。午后朱启贤、张申府来谈北大讨论哲学史开会情况及章行严事。黄颢从学校来，付20元嘱其明日送医院供黄二兄用。张小山亦荐女工，留通讯地址而去。恕儿谈及刘王祐堂为媒介事。晚十时作外功就睡。

18日 □□□□□□□□  
□。七时起作外功。九时半曲老□谈其过去事，对我有指点，另记于下。看□□□有不可及处，惜未能知其深。收□□□□维汉约明日在统战部□□□□问题。晚十时看良庸，闻熊先生新补政协委员。□发仰乾、亚三各信，约星期四会晤。晚黄琰□医院回，谈其父见好。与罗莘田通电话，告之。李雪昭来，说介绍女工事。刘王祐堂来。午后曾试盘坐，无成。

休息 } 有所凭依而后盘坐  
平视 } 四相合一（眼耳鼻舌）

——凝神一致

扫三心（过去，现在，未来）

飞四相

行深般若波罗多，时照见五蕴皆空。

19日星期二 夜渡多，睡眠平常。早七时起□□□□□□□统□部，先晤一童同志，继晤张执一□□□座□广西人。李提出改广西省为僮族自□□□问题讨论。我在黄绍竑后发言，赞成第□□□□（主合不主分）。李任公未发言。午饭后睡未成。出理发。邓哲熙来谈认购公债300元。收政协询大会编组问题信，当答以参加广西组，即刻付邮。又与恕儿通电话，并发刘一信。晚十时半作外功就睡。

20日 夜睡差可。七时起作外功。饮食后出去洗澡及修脚。又到百货大楼购面包。午饭后憩坐。夏朴老来闲谈（黄老太太、方懋农先后逝去情形）。又言南邻楼房筑起颇有利。写发废品公司一信。收斐平一信，云其父已葬。收颂天寄来稿纸。

21日星期四 □□□□□□□□七时起作外功。八时半到马□□□□谈曲老及张崇正等情形。告□暂停用□。到东华门购水果，午饭后憩坐。二时半亚、良、仰、渊四人及唐现之来泛谈至五时各散去。亚□□□肿，气色不佳。收君

协信，求写信给李照南。到南河沿向大会报到，取得出席证。晚九时作外功就睡。

22日 夜间火灭，亦尚不冷，睡尚可。早六时半起作外功。检出废品供收购利用。到培昭处告以核减粮食一或二斤。晚饭时刘王祐堂来说恕儿婚事似有进展。黄琰来言其父病情未见轻减。培昭来取粮食证。晚九时半作外功就睡。

发君协信并致函李照南一信，同时付邮。

废品公司收购站派人来洽，改日派车来取东西。

23日 夜睡不坏。早四时醒，卧功□□□□，□□□作外功。天阴似欲雨，午后飞雪，终日未出□□。□朋友旧信（平叔、康济、雪峰、熊先生等）。晚饭时宽儿夫妇回家。黄颢亦回家。

24日 早飞雪，午后五时止，日出。早六时半起作外功，七时半出门看雪景。到中山公园看花。归途购奶油、香皂。与宽恕两儿闲话。午饭后小憩。三时前宽儿夫妇，恕儿先后去医院看其舅之病。刘朝阳挈其子来，约星期二开始整理旧书画等。刘伟峰来，代曲老送到道书二册（乐育堂语录）。又谈太极拳甚久，似其所得不浅。陈瑾贞来。收熊先生囑转马一浮先生信。从其信中知其遣去刘功纯，实非善策佳兆。晚九时半作外功就

睡。

25日星期一 □□起作外功。阅本日《人民日报》有论汉代□□奴隶□□颇翔实，始叹历史不易言。收政协通知□□且又不用地区，特约组人甚杂。下午开预备□，□维汉主席宣告会期推迟。先分组讨论，□□25组，因推组长略发言，末后决定陈□□，熊佛西、岳劫恒等三人。晚饭后到前门□□访马浮老（交去熊信）黄省三。于马处遇李□人。九时回家。十时半作外功就睡。废品公司未见有车来，电话所云悉无信用。

26日 晴暖。早七时起作外功。电废品公司。电〔政协〕大会〔秘书处〕说座次问题。刘朝阳开始检书。到25组座谈，听冯芝生、费彝民各发言。午后三时再座谈，有金宝笙、傅抱石、王遵明各发言。在会上与费、朱光潜、冯、吴等闲话。又遇李沛文、邹秉文等。六时半回家。晚饭。发熊先生一信，劝其召回刘功纯。闻黄二兄星五出院。废品公司又无信用。

晚九时黄省三由良庸陪同来坐，略谈其医学见解。

27日星期二 夜睡差□。早六时半起作外功。八时□□刘朝阳来继续检理旧书。三时到怀仁□□富春报告第二个五年计划，临时改□□会议，由毛主席讲话，共分十二点，至七时□会。笑话太

多，印象不佳。印发文件数种（有关青年思想及罢工罢课等事件）尚开明。收马秋帆信，以明信片答之。废品公司又无信用。天暖，冰融。

28日 天阴，冷于昨。夜睡可。卧功不佳。早六时半起作外功。八时半到政协25组会。有顾颉刚、刘文典、董渭川各人发言。午后续开会。愚亦发言就组织人员普遍进行检查有所建议。有沈从文谈文物工作，冯芝生亦发言。六时多回家。晚饭时黄琰回，为其父移回作准备。收最高会议通知，明日午后四时开会。晚七时作外功就睡。刘朝阳继续检旧书，连三日各付2元。早发齐燕铭、废品公司各一信。午后又发《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组一信。

### 3月

1日星期五 □□□。早飞雪。六时半起作外功。思索人民内部矛盾□□□罢工、罢课各事件显然发生于错误与阶级□□于客观形势有异。雪迄未止，而亦不大。□□□时到政协25组座谈。藏族活佛因昨日毛主席讲话有所表示。午后四时到怀仁堂最高会议听□□□言。遇周太玄、刘文典，略谈。最后毛主席讲话，分别有所答复。散会已过九时。进晚饭及休息后作外功就睡已十一时多。刘检书

暂结束。废品公司来经理及科长各一人道歉并运去东西。

2日 早继续落雪，午后雪融，似雨落。夜睡尚可。早六时半起床作外功，即出西直门到颐和园看盆栽玉兰、牡丹等不算好，经谐趣园登景福阁而回。柯定老来小坐。二时半到政协听李富春报告，内容在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应斟酌的一些问题，甚有意义惜听不清楚。星期一将座谈，正不知如何着手。收熊先生信片，拒绝刘功纯再回。晚十时作外功就睡。宽儿有电话言不回家，当嘱其查明唐有祺住址。

3日星期日 夜睡□□。早七时起作外功，未外出。马秋帆□□中国教育史的研究颇及愚过去思想□□□□□。清来谈其四个小孩问题。午饭后未睡着。□□□晤牛席卿谈其诊所暂停及我拟请曲老□□。到政协礼堂听毛主席讲话录音之播放。□□四十分始完。回家则恕儿已归，听其谈台湾近况，□□□收复，亦以毛主席讲话内容告之。九时半作功就睡。张小山来，未见看。

4日天晴暖。 夜睡尚好。早六时半起作外功。饮食后八时半经王克俊处同到前门饭店四楼参加广西组座谈会，略发言，表示赞成雷荣珂的发言。午饭即留此进餐，并在雷宾南屋休息。访李任老

于511号。二时半继续座谈会，有吕方子、石兆棠等发言。石发言中讲教育经费有抽、扣、押之说。晚七时到家吃饭。收明日大会通知。十时作外功就睡。

马姓女工子是日去。曲老来，未值。

5日星期二 ……改皮大衣未果，到洗染坊洗之。……政协大会毛主席出场，周作外交……弱，面亦瘦，会上党内人出席不少，……。六时半到家吃饭。收宽儿信片□□唐有祺乃住中关园11号。

遇□吴明，谈王星五。晚富眉生来谈，为分析毛周先后各报告。收熊先生嘱转董老信。收马辉电话。

6日 晴暖。夜睡可。早六时半起作外功。因厨房火灭提早到前门饭店早餐。阅光明报“哲学”中批评冯芝生三篇。九时广西组座谈周总理报告，愚就毛、周先后二报告指出内部团结为对外之本。午间在饭店吃饭，在雷公屋休息。二时半继续广西组座谈，谈的乏味。访看马浮老闻陈毅情况。遇张德钧。晚饭后良庸、渊庭来，谈毛主席讲话。晚九时半作外功就睡。

7日 ……到森隆订……后假寐。□时与王克俊同车……发言。以熊先生信转董。午间……。晚八时与莫乃群通电话。询……。……省三来坐，诊脉并谈前列腺□

问题。发陈亚〔三〕、马仰〔乾〕、马辉、刘佛峰各信片，□星期日午饭也。十时作外功就睡。

**8日** 阴暖，似有小雨。夜睡尚可。早六时半起作外功。写答李信。九时到前门饭店广西组座谈毛主席的讲话。得陈再励等纪录本甚好。十二时回家收政协通知，明日将讨论政协工作。午后到大会听各方发言。重订毛主席讲话。六时半散会。收明日改变开会通知及晚会通知。十时半作外功就睡。

去年下半年 24 市医院人工流产 1593 人。收李香谷信，答之。在会场购水果。

**9日** 星期六 …… 九时 …… 发言甚好。在会场购面包。午后二时半各单位（……五组）座谈政协工作，愚□□□。□时回家晚饭后参加晚会有相声京剧等。□□午间回家与之谈毛主席讲话内容。京剧虽□□□乏味。遇吴耀宗忽致殷勤。晚十一时回家就睡。又遇辛树帜，意甚好。

**10日** 晴不够暖。夜睡可。早六时半起作外功。十时到森隆〔饭庄〕，仰乾已先到，亚续到，曲、马等久不来，后知邮片竟未达。十二时曲、马、刘、牛到，张最后电约到。大家叙谈尚好，菜不佳。约刘为黄二兄用针，明日来。三时到亚三家同良、渊聚晤泛谈一切。亚面浮肿问题经岳治见好。渊之子经

省三及岳治亦见好。秉华病尚在。收林宰翁转来史可岑信一件。恕儿来。姜德海来。培璐夫妇及培英来，均未得见面。陈嵩禄调锡兰工作辞行。晚间时清来谈许久。十时半作外功就睡。收胡时三寄来《原泉》第十三期。

**11日** 星期一 夜睡差可。早六时半起作外功。……座谈陈云报告，结合本……问题。我提出蒸谷米在……应□□不同。黄绍竑主张设节约指导……。午后二时半到大会听……。晚六时余回家用饭。十□□作外功就睡。马仰乾刘伟峰同来为黄二兄用针，达二时之久，愚未在。新来一女工尚好。

**12日** 晴而不暖。夜睡可。六时半起作外功。到培璐家未见一人，闻嵩禄行期未定。到北海看书法展览，亦有佳者。十一时刘、马同来诊二兄病，据云比昨见好许多。刘坐甚久，其谈论见地均见天资。午前小组会未赴。午后大会捷总理讲话。其后继开大会发言。

《内经》第一章：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淮南子》：神清意平，百节皆宁，养生之本也。肥肌肤，充腹肠，开嗜欲，养生之本也。

**13日** 星期三 ……。早□□起作外功。九时……座谈。愚提出贯彻人……许多人被引发谈话甚烈。十□时……听各方发言

……半散会。回家晚饭后到……约近三时半尚缺水利、水……十一时矣。作外功就睡。良庸送来熊先生信及《参考消息》(五天的)。

14日 晴暖。夜来睡差不多。早六时半起作外功。八时曲老来谈李明庶先生静功甚好。九时到大会听□方发言。阅《参考消息》，似印尼形势不妙。十二时回家午饭，二时半到怀仁堂照全体相，继续开会听各方发言。有赵笃生同志来握手谈话，云在山东敌后会过也。发言至七时，回家已七时半。室内火炉暂停，冒烟故也。夜间稍冷。九时半作外功就睡。陈正人代表农村工作部发言。

15日 早天阴。□六时半起……。九时到大会听各方……19日。曾昭抡代表高教……。十二时回家午饭。二时到西四书店……译丛二册。三时大会开会，听□□□。六时半回家，饭后刘伟峰及仰乾父□□黄二兄用针，据云情况不好。终日阴冷。十时□□□就睡。夜间收星期日为广西问题开会通知。收熊先生寄来转董信二件。

16日 夜间稍冷。睡不沉，迭次醒，洩多。早六时半起作外功。八时到小市散步，沿湖南北有变化，湖北沿临时房屋拆除。九时到大会听各方发言。十二时回家午饭。三时大会先听各方发言，继周总理作中缅边界问题长篇报告，解

答八个疑问甚好。回家已逾八时。王祐堂米(其女彦明午后来未见到)稍谈，知恕儿婚事近情。收大会通知及决议草案，选常委名单各附件，愚幸不在选中。十时作外功就睡。被盖有加于昨夜。初睡不着，自叹调心太无能，俗肠未除断。转去熊信三件于董。

17日星期日 ……散步小市，……座谈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理主持，李维汉作报告，愚……。……小青及三小孩在。宽儿夫妇及恕儿□回。□□□与恕儿谈其婚事，他态度□□。少怀□□知颂华有孕，宽夫妇旋去，又与□闲话。晚饭后恕儿去。八时到政协礼堂听毛主席在□传会议上讲话录音。十时半回家，十一时作外功就睡。

18日 早大雾，从夜即大雾也。夜睡略胜于昨。早六时半起作外功。七时半散步于小市，觅菠菜未得。九时到大会听各方发言(邵力子等)十二时回家午饭后小憩。三时再到大会听各方发言，六时半回家，晚饭。邹先生表示关切，问我何不发言。又张仲鲁云我上次发言好，惜此次不发。

19日 ……政协参加座谈……饭后小休息，三时继续……总结发言，国际及国内问题均说及，另有记……六时半散会回家晚饭。刘伟峰来为黄二兄……似见好



□□谈约明日再晤。收熊先生一信片。后知本日已印发□□来信。十时半作外功就睡。

20日 天暖子昨。夜睡后半不沉实。早六时半起作外功。七时半到西郊公园散步，未看动物。回家饮食后到政协座谈广西僮族自治问题，先李主持后周亲到一次，决定二十五六再作结束。留饭于会中，饭后续谈至一时半散会。访刘裁甫子华侨服务社（王大人胡同），不见十年以上矣。老病在床，其子刘峻在侍。四时大会，周主席，通过各项决议选出常委八人。散会前周总结数语。回家晚饭后去看良庸。八时半刘伟峰来。九时用针子两腕间，据云治失眠。针于就卧后用。前半夜睡尚好。

21日星期四 ……作外功……未来，候至九时半……。十二时回家，午饭后小休息……。晚饭后出散步，经西四坐无轨……。八时半回家，则刘伟峰……。□时作外功就睡。

22日 阴冷。夜睡尚可。早五时醒，六时起作外功。洗漱后到北海后门循海西岸行，西南角门开了，甚好。步行至西什库，搭车回家已七时半。饮食后到政协参加座谈广西设区问题。听各方发言。略申我意（□□重党的领导）。午后继续开会未发言。六时回家。晚饭后刘伟峰来为黄二兄用针。马仰乾父

子来。忽来雪雨。愚就睡（先作外功）。刘为愚用针一穴。

23日 夜睡□□，早六时……。散步子景山公园……。到政协广西组座谈……。何柱国、甘怀义、莫乃群三人谈话……。感情之义。遇载涛略谈□□。七时回家晚饭，小休息，出游故宫绘画□□□塘鸳鸯□。经前门购戏票回家。收□□转来陈政信。十一时作外功就睡。刘伟峰来谈太极功，未用针。

24日 早晴。夜睡不算好，卧功失习惯。早六时起作外功。出散步颐和园知春亭、景福阁等处。桃花尚无信息。七时半出园，八时半到家。车挤路太坏故也。七时忽儿回，略谈其情况。十一时到前门饭店看陈再励诸公。十二时在全聚德午饭，饭后拟看姜铁麟武松未成，回家休息。阅报及政协本届全部提案（完）。

25日星期一 ……七时前出散步子……，在天桥早点。访……，参加佛教会议。午饭后小憩，开□□□图书。四时到政协为僮族自治区问题□□□总结讲话达两小时，其中称□□两次，又□□□□切谈话。晚八时回家晚饭。续作□□□作外功就睡。

26日 晴暖。夜睡尚可。早六时前作外功。发马仰乾信片。饮食后到前门洗染店取皮大衣（4.5元），继登记。午饭后小憩。二时半

到政协座谈僮族自治问题。莫乃群因病缺席。闻经两个月讨论成熟后全国人代会即可作出决定。未发言，并早退席，留一字表示可回桂一行，交石兆棠。晚饭后在郊外河沿散步。良庸送来《参考消息》。

27日 夜睡尚可。六时前起作外功……到北海……经平安里回家不足八时。……亚、良、渊、仰四人来泛谈彼此近况，……回桂不宜，只求半个月。以《反杜林论》及《参考消息》交□□。收□□俶知信。晚饭后散步湖沿。十时作外功就睡。仰乾云刘伟峰赴津。黄二兄见好。

28日 晴暖。夜睡尚可。早六时前起作外功。七时前出门沿城外河沿到西直门经新街口而回。继续检理藏书，大致完功。晚饭后散步于豁口外西河岸。刘伟峰来谈太极拳甚久，非常热心，将不能不从之学习。但须他由津回京之后耳。九时半作外功，就睡前刘为用一针。

阅鲍著《中庸民主大义》似有内容又不甚明了。

29日星期五 ……前起作外功□□□散步……天气阴不暖。收……之通知，当即填写视察广西□□□。午□□时沿西海后海而到后门桥访张崇正，张不□□曲老谈数语，告以将有广西之行。购□□□□。……中论麻风一文。五

时划船于□□湖中。□□□宰，张俶[知]、陈亚[三]、徐昌[玉]各信。晚饭□未再出，九时□作外功就睡。

30日 晴有风。夜睡不够沉实。早五时半醒，起作外功。六时半散步于豁口外西河沿，到西直门经新街口而回。阅胡绳论哲学史一长文。收电影晚会及学习会各通知，未赴、未答。晚饭后出豁口沿河向西散步一周。

31日 夜睡略如昨。早六时……。……转至西岸南行……。……检理旧字画。午后四时……。……电话……感冒养息，他们星期五回家。……饭后怨儿去。马仰乾、伍时清来看……。□时作外功就睡。

## 4月

1日星期一 ……起作外功，七时……。午饭后检理旧书画。……不知所用避虫药丸中用否。三时到北□□□□明清书画展览，尚佳。六时回家晚饭。饭后来□□□。良庸送来之《参考消息》。九时洗足，作外功后就睡。□□□□免哲学简史未得。

2日 晴，风息。夜睡胜于昨。早六时前起作外功。七时前出豁口沿河向西散步，睹一骡车惨剧，增我出世之思。经西直门新街

口回家。阅〔《〕参考消息〔〕〕。写发马辉一信请为黄二兄用针。宽回家告以去广西之事。午后剪发。晚饭后访林宰翁亦告以将去广西。闻王恩洋来京留于法源寺佛学院。十时半洗足，作外功就睡。

3日星期一 夜睡□□，早六时……。……。车不能到门前，……。……。无消息。划船一小时而回。午饭……。夏莲老病未得见面，以《白玉蟾集》还之。发王恩□□、亚三□□。晚饭后未出，十时前洗足，作外功就睡。

4日 晴暖。夜睡多梦。早六时前起作外功。七时前出门散步，经新街口、山涧口、刷子市而东，过纓子胡同旧居门前，到后门桥购物而回。午饭后王恩洋、熊东明、刘衡如、虞愚四人来谈，三时半去。收恕儿信，写发岳美中信。木匠来修理门窗。马辉来为黄二兄用针廿二。星期一将再来一次。晚饭后到良庸处，又去前门修理小表。九时半回，作外功就睡。

闻刘衡如云，贡噶上师于不久以前圆寂于贡噶山本寺。上师对我甚厚，恐有负厚期，念之，念之。

5日星期五 ……。……。未出散步……。……。同车到……。……。刘秀峰报告高等教育，工作甚好，……。思虑周到。六时半回家晚饭。收通知□□日将再有报告会。

6日 晴暖。夜睡差不多。

早六时前起作外功，六时后出散步于后海南沿、西海南沿而回。西海南沿正重修中。分电马仰乾及亚三改期星期日聚晤。但亚处电话未通，写一字交良庸转亚。收席燕文信，答之。收宽儿信云不能回家（流行感冒故）。三时到扩大会听董纯才报告普通教育的现状及改善。六时前回家晚饭。收《光明日报》记者张歌今电话约明日来谈。七时璐夫妇、青夫妇，昭夫妇来便饭，为陈嵩禄送行。李雪昭来谈甚久。收甘春雷电话问我回桂事，未能作决定答复之。遇黄绍竑，知其今不回桂。

到前门修理大表及购酱菜为上路之用。

7日 夜睡□□，早六时前起……。……。亚、渊、良殷切询问……。……。融洽。曹寿炎来。恕儿回……。张歌今来谈同去广西事。晚饭后恕儿去。九时前作外功就睡。席燕文有电话约明日来。张云储安平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8日 天阴，小雨至夜。夜睡尚好。早五时半起作外功。六时出游颐和园，门前路已修好。循后山散步，遇岳美中。桃花已开，其余未花。欲划船因雨而止。九时回家。午饭后小睡。三时到国务院听傅作义水利工作报告及李葆华解答询问。六时半回家，七时半席燕文来坐，询知其兄弟近况。九时半

作外功就睡。

9日……。……坐半小时……。……八时回家，……。……来为黄二兄用针，十时为……其作报告于妇联会也。……听刘瑞龙农业报告……为希见。晚饭后检理报纸。九时……。收□□两件，如陈此生、覃异之皆未列名视察而甘春雷却列名去广西。

10日 天晴日出，雪化为水，满地泥泞。夜睡尚可。稍冷未起静坐。早六时起作外功。检理报纸。八时出散步。洗澡于东城清华园，甚满意。购面包、袜子而回。午饭后小休息。三时到国务院听最高法院张志让的报告。黄绍竑发言颇好。七时回家晚饭。

晚饭后到前门取来新修改装之小表。十时作外功就睡。邮局退回前寄陈此生信，以利用旧信封而未涂去旧人名地名故也。

11日 夜睡尚□。早五时半……。……。……刘孟纯报告政协地方……问题。我被指定为广西组召集□□后到国务院听取张鼎丞最高检长之报告。今天晴有风。□时回家。忽收李任公约会。□□均广西代表团宴集后听莫、吕、雷、林参观□□□□容有价值。十时半散回家，十一时半作外功就睡。

12日 天晴暖。夜睡尚可。早五时起作外功。六时前出散步于紫竹院，花好如昨。八时前回家。分

电马仰乾及渊庭，告以改期聚晤。九时到政协参加出发前之小组会。知廖、曾已先走，刘春可能不去。将同行者有载涛、卢汉等各位，连同为僮族问题回桂之同乡约十数人之多。愚被推为组长，甘春雷为副。广播电台约我由桂回京作广播。午后三时到国务院听公安部工作报告。写去一询问字条。晚饭时席燕文、廷铭来，为述其父之往事。围巾遗忘于会场上。收林宰翁电话，午后又相遇。

13日 夜睡□□。早……。……午饭后剪发。收中国新闻社……。…听政法工作报告……。……晤谈。晚饭后到前门□表，九时□□□□□就睡。

14日 晴和。夜睡差可。早六时起盘坐，作外功。到中山公园散步至六时，又到北海，出园正七时。八时亚良渊三人来，仰去伍先生墓地。泛谈后诸友嘱我谨慎此行。宽儿夫妇回家，宽可能不去祁连山而去中山大学。恕儿来晚饭后去。据云《人民日报》大调整。张小山来。收张歌今信，云已先去南宁。阅参考消息。九时作外功就睡。

15日 夜睡……。早五时……。……九时到国务院参加……。午饭后小休，□□颐和园……。六时回家。……。……甘春雷电话知同人可不先到南宁……。在会上写询问条，向农业部致问合

作……。

16日 晴暖。夜睡差可。早五时前醒，起作外功。六时半□□鲜特老谈一些话。八时回家与甘春雷通电话。访王克俊、汪德彰询政协地方工作诸问题。十一时回家与朱彬通电话，知车票买至桂林，在武汉不留宿。午饭后小休息。二时半同王葆真车到怀仁堂听伏罗希洛夫讲演。（遇徐冰）。答张丽珠信。收王芳亭信答之。看良庸。电告渊庭。收人大办公厅电话，答我问公安部问题。晚九时作外功就睡。

十二时从收音机听高、李、言、陈、金各故名角唱片，叹为今人所能及，韵味感人也。

17日 ……。到国务院参加……。…彭真答复□□□□问题……。…购墨水及□□笔。宽儿回……。检点行装，与恕儿通电。

18日 夜睡如常。早四时起作外功。洗漱后检出旧稿及书，装行囊。六时渊庭来送。七时到站，同行共□□，与陈此生、陈迺东、朱彬同车厢。七时半开车，与卢、裁闲谈。与此生谈较多。阅政协会刊十五期金仲华文，足与王克俊文相参证。夜间经黄河过郑州皆在睡中不知也。车中遇何思源，云视察河北各灾区（去年水灾）。

19日 夜睡□□。早四时……。……夜□□过长沙，在站台小步，……。□时作外功就睡。

20日 时有小雨。夜睡差不多。早五时起作外功。八时进食，□□□□□□桂林，专员、市长、市政协诸公来接。住榕湖饭店308号。午饭后小休息。三时陈捷同志来，共甘、谢、陈此生先商谈工作计划。明日星期游览不工作。星期一先听取专区及市府汇报。后视察市政协。其他将俟省方派人到此再定之。此生与陈再励通电话后，明日午后四时将有人从省中到此也。晚饭后桂林市委副书记魏及市长等各位来坐。约定明日游览程序。又南宁市长黄、农厅□□亦来坐。晚饭后登楼顶远望，风景甚佳。此生赠广柑。朱袭文来，荫龙之侄也。

21日 ……。……七星岩、普陀山、月牙山一带，旧……栖霞寺亦然。同来均入……。…桂林山水固如是。午饭后知……来招待。张歌今□□来，二时□□□游风洞山、叠彩山，登高处远望□□。天晴甚热，行动出汗。又到伏波山、□□峰，人皆赞师范学院之美。发家中一信片。回寓晚饭，知省方又派农、于两位洽商工作规划，当推定此生与之商定方案。七时同人应邀看桂剧黄玉姐即京剧南天门走雪山故事，无甚精采。十时半回寓。十一时后作外功就睡。却不易入睡，剧情本不动人，形□象出入脑际，甚悔其无味，以后当避免无味

之事。

22日 夜睡□□，起渡……。……报告不好……。……天热改夏装……。……听魏、梁、□各报告对于此□□□□僮族自治区问题之经过及□□问题之分析。□□以刘为最。又报告政协□□成效，特□见在视察方面、学习方面。□□晚饭。晚饭后张歌今来坐，商……报道问题。于带群来，焕誉之妇也，述其子□，荫、玉、栋、柱、敏、德之情况及誉弟情况。万仲文来谈，已十余年不见，其身体及生活尚好。午饭后桂林报记者来写同人来桂市之报道文一段，其人聪明而不谦虚。晚间同人往看哈尔滨之评剧，愚未往。天气大热，夜间几难入睡。

23日 ……。午后……□战部常等多人来就此组工作计划……安排(另记)。晚饭前访陈迺东略谈。晚饭后焕举之子荫、柱、德三人来。柱习气功因而胃病渐愈。栋之疯狂荫[言]之甚详，见其兄弟友爱之情。桂林报完全不用商订之稿发报道甚可恶。天热人使人气浮，难于入睡，亦难于作外功。十时半就卧。同人晚间看戏，愚仍未往。

24日 夜睡不佳。早六时……。……张歌今□□□报□纪

录。午饭后小休息。二时半□□□参加□□代表视察汇报。三个人报……。甘宋另参加临桂……。…谈□□结会。晚饭后同人碰头□□□□作并商订明日工作。陈、龙所作个别访问尚好。于带群来商焕举事。陈此生及南组同人午前十一时南去，行前与其略谈，不深。市政协来通知与原商订者不合，刘秘书长来面谈，勉强允之(明日午后赴会)。

尹西及桂剧团四人来，云27日演剧。①。朱袭文来嘱转约魏老及刘同志。

25日星期四 ……。…座谈会…，会未……。…碰头会，□□亦到。商□□□，愚□□□□报告准备，明午前不出门，刘开泰……不劳魏老，知此间有意见者……公。又谈及焕誉事。……红肿，经延医看过后用涂药及□□。今日天凉又着小棉袄。

26日 ……。…换情报，并□□日工作。同人……。八时半就寝。……医来换药。刘仲平、龚焕文同来坐。

27日 天阴晴不定，偶有阵雨，风凉。夜一时半醒，即起来写讲演提纲，至三时再睡下。五时半起作外功。洗漱后免于绍光、张歌今同去临桂县人代会讲演自七

① 即尹襄，桂剧名演员。

时半至九时半，所准备讲者尚删略甚多。回寓进食，廖仲翼来坐（近八十矣）。午饭后小休息，出访易熙吾不遇，李文钊亦不遇，遇廖、刘、龚等闲谈未及问题而归。周鼎来坐。晚饭后碰头会，互换情报。九时早就睡。遇李烛尘。又遇黄佐临，黄先招呼似识我。

28日 ……。……朱袭文………李文钊约谈话□于明日午后□□接……。…碰头会，会后同人看尹西□桃花扇……。…场内秩序甚坏。十时作外功就睡。

29日 天阴晴不定，有小雨。夜睡不坏。早六时前起作外功，登屋顶远望。八时同载涛到市人代会，九时余开讲，至十一时余结束，所讲视上次为圆满。共十段无所删略。各方似甚满意。归寓休息。午饭后二时胡李来谈秦似问题，简单答之。同载老剪发。颈后皮肤渐愈。桂林报记者来以今早所记请正，当阅还之。张金城来索稿，允其修改纪录付报。晚饭后碰头会决定明日工作，又决定如何应□手工工人及秦似问题。九时半作外功就睡。收家中一信。

30日 夜睡□□□。早六时……。……碰头会上……。……去龙胜……。…广西师范学院来约讲演，允于2月2日……。发家中一信片，又《广西日报》一纸。

## 5月

1日 [缺]

2日 □□甚大，早起阴云未解。夜睡尚可。早六时起作外功。收敬守亚信求见，答一信片。准备“五四”运动讲稿。同人去龙胜县。出访张心澄不遇。午饭后他略谈，知其父所有道家书已无存。二时到师范学院晤冯、万、梁及唐现之之弟，据云22年前曾随我到桂林。二时半开讲五四运动，继讲广西僮族自治问题，共三个多小时。回寓晚饭后培荫母子来，知栋已葬。焕普无信来，其事已向市委会申诉。八时王市长等来为手工业工人控诉事有所答复。当决定全案送交调查处理。卢、甘两位对此较我用心。十时后就睡。

3日 [缺]

4日 偶有雨点。夜睡尚可。外功不足。早六时起□□□□，散步楼下。八时进食，旋周市长等到，分两节报告市政及人代制度问题，以复员军人三四百及不能升学之中小学生（200，600，700）为最难应付。至十一时余散会。午饭后小休息。二时半市政协龙翟杨徐各位来汇报政协工作。僮族建区协商情况、私商改造情况等，建区问题依然存在。市人委邀我于明日作报告。晚饭后与同人看“游园惊梦”电

影尚好。八时回寓。九时洗浴就寝。发罗月清及家中各一信片。

5日 [缺]

6日 □□□雨，颇冷。夜睡既缺，勉强参加知识分子座谈会，有邱老、卢院长、郑宾等谈话尚好。午后求睡甚切，因请假不参加午后之工商界及少数民族分子两个座谈。从一时至三时半睡尚可。晚饭后同人出看彩调戏，据云尚好，愚未参加。

7日 [缺]

8日 不雨而温度似低。夜睡较好。早六时作外功，检理行装。九时到市府与周市长及市政协座谈，愚分就人代制度及政协工作发言。周市长形总结极示感谢。回寓午饭休息。三时周龙等来送行，在此站登车。在车中遇何励峰，谈甚久，知□刘均在南宁。十一时半到南宁，农康等来接，住明园饭店701号。就睡已在十二时半。

9日 ……。……韦国清后……，谈□曾随彭雪枫，…知□……而无热水，只洗脚而已。收家中一信云张荫棠到京欲见我，当即再发家中一信转张，嘱亚三往看之。晚十时作外功就睡。尚不太热，不太冷。

10日 [缺]

11日 夜睡尚可。早五时起作外功。□□□□□□□赖光实、刘念中各信片。九时到省政协，

林、石、邱各副主席接待。邱、林报告后愚发言说明经费编制问题因及一切，众亦欣然。十一时半回寓午饭，小休息。三时秦振武来，自云两江师范学生，曾听我讲演并在教育研究所见过面，侗族人。□□副主任。莫乃群亦来均陪同到民族学院，晤□□谈该院概况。参观后到政治学校，林□、罗接待，听其介绍后参观，未讲话。六时半回寓，陈、谢一组已归。他们不去武鸣。我们一组亦将不去武鸣。洗澡后就睡。

12日 [缺]

13日 夜睡不甚好，热与蚊之故。早起散步，与此生立谈。八时两组同人会谈，愚作报告甚笨。李重毅来，暂停。继续开谈此生报告，因补充多，时间长。末后商总结问题。□□出人，行期亦出人。午后准备总结稿，此生来谈。省府约16讲，18日回京。又闻行期□致在18日。发家中一信。韦瑞霖来，刘彦忠来见，小坐。朱彬交来嘱写之件，不全合用。天热散步于外。十时后就睡，睡前洗澡。

14日 ……。……一控诉信。晚饭后同人多出看……。晚间凉快未洗澡。九时就睡。从图书室借来苏联国家制度一书作参考。

15日 [缺]

16日 夜睡□□，早六时前起作外功。散步园中。发刘彦忠



一信。准备讲话提纲，初拟讲民族政策之体会，后感深入非易而止。午饭后约同人一商明日工作。欲小睡未得，以陈漫远来故也。三时□□新来代表民委会报告建区问题提出以来协商酝酿经过及存在问题。至五时散去。以苏联制度一书还去，借来世界知识手册及斯大林论民族问题，颇合用。晚饭后肖一舟，覃应机等来陪同到人民礼堂作讲演至九时半结束。所讲内容侧重在中苏比较。十时半就睡。夜间大雷雨，颇凉。

17日 ……。……午夜二时起检行李，至四时……。

18日 检行李过慢，同行均走，愚独落后，□于为助。四时半到车站，因伶利站以东一段雨大路沉，迟误4小时。到伶利后且须自提行李走行一里路换登另一车开行，□不好走。颇吃力，幸未大汗。愚同此生□□，后来一女宾从印度回国者。在车上与此生、卢、载诸人谈掌故消遣时光。此生、朱彬颇言驻外使馆人员寂寞枯燥之苦，人心向外故如是耳。饮食稍不便，夜睡勉可。

19日 [缺]

20日 ……。…早起作外功。进食后打电报□□□□□通知家中，迟一日回京。九时同人去参观长江大桥，因工程将完，又不无危险，匆匆走一走而已。因此生、

张、赵、彭由交际处张文彬陪同游珞珈山及东湖，登长天楼及行吟阁，远望尚好。纪念馆有些书画亦好。六时前回[饭]店检行李及晚饭。随即同钟、张、赵□到车站上车北行。邢、朱等来送行。载先于1日北去。车小而热，九时就睡。睡不甚好。与□□张闲谈，知皆老革命，张参加长征。

21日 [缺]

22日 夜睡不足，仍六时作外功。□□□□□□。□各处来信。午前恕儿来，听其谈与陈雁立关系问题，胸次高朗，甚慰于心。午后唐现之及亚、良、渊三人来谈广西之行兼及恕儿婚事。又谈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指深入于人民内部矛盾之研究)，开放言论为□□大关键。良庸又指匈牙利已稳定而波兰□□题。晚饭后张荫堂来见，告以别后情况。亦自述其经过。八时作外功就睡。睡尚可。

23日 [缺]

24日 ……。……为《光明[日]报》写一稿，以《入代制度与政协工作》为题，仅其半。午后到政协参加地方工作委员会之布置会。□□广西政协之报告提于他组之前。发陈□□两信片，改期星[期]二会晤。答尹明甫一信，尹□□信故。晚饭后划船于门外。

25日 [缺]

26日 夜睡差可。早五时

起作外功。□□□□□海，购青椒而回。晓青来谈甚久。恕儿来□。阅《参考消息》，李普曼文甚好。托青转达广播电台。克木来，对其谈话甚多（有关我的身体生活等）。发刘伟峰信片及汤用彤一信，因其所发表实事求是文尚好也。宽儿终未见来。闻北大学生情况有些混□□关怀。思写一文未成。十时就睡。风大土多，却不凉快。

27日 [缺]

28日 ……。……起作外功。出散步于北海□□，未到八时即回家。广播电台朱陵同志来索作对外广播，允试撰稿。午后亚、良、渊、仰四人来，亚交来做知信论气功兼及前列腺肥大症之由来，甚好，值得参考。三时半到政协参加常委会讨论两个自治区的方案，愚□□表示应多作功夫。赵万任、黄绍竑继发言□□□青将到京，改期开会。然后分组讨论。

收朱启贤寄稿，答一片。午前洗澡修面。回想发言时态度失于平稳。

29日 [缺]

30日 风略小。夜睡可。早五时起作外功。……□时到西单购日记本、信封、刀片等，□□□水笔。午后到文化俱乐部听文化组□□座谈。又到北京医院外科经吴子春大夫诊察前列腺肥大问题，据云左侧稍大仍轻，劝我不忙作膀胱

检查。但愿证明我□□□必要。五时半回家。晚饭后划船。无风□□好。张歌今以前稿改过的见示，大致尚可。

31日 ……。……来访，说冯梯霞之友李绍□失踪事。培璐来说马步周酬谢事。储安平□□时事，特及于言论出版界情况。刘伟峰马仰乾同来为黄二兄嫂用针，亦谈及我前列腺肥大问题。十时前作外功就睡。

## 6月

1日 [缺]

2日 旧端午节。……。夜睡尚好。早四时多起，……大概。宽儿夫妇出访小青。恕儿来谈□事。□□不出门。克木来。秉华遣其小女来。张小山来。文淦来。阅旧报纸（补出京期间所未看者）。十时作外功就睡。恕儿宿于家。

3日 [缺]

4日 ……。…作外功。……晓青电话告之。又发……。…酬谢马辉事。收秘书处征问□□僮族问题小组否信，答以不参加。九时到□□□方工作会，听申伯纯谈政协〔工作及山□□，〔《光明〔日〕报〔〕〕发表其访问记，题目嫌夸张。□□□医药组座谈有护士会长及医学科□□□□（营养方面）发言甚可注意。遇邵力子

□□□谈话。又遇王历畊约星期一到北京医院…。遇张尧民说□□□□。□时作外功就睡。君悦自潮□□□。

5日 [缺]

6日 阴晴不定。夜睡不佳。早五时……。……步(知春亭、景福阁、谐趣园)……。……。午饭后小睡。良庸购镜框来尚好。颂华回家(检查身体)。渊庭送来月薪,小坐□□。赵陵来借钱。晚饭后应邀到李任潮家便饭,座有林虎、李任仁、黄绍竑等谈及□□□□自治区问题。颇感难于说话。九时□□。□时作外功就睡。

7日 [缺]

8日 夜睡□□。早五时起作外功。到后门桥看刘伟□□与练拳,未得其便同游北海而已。发马秋帆信。又发陈此生、陈迺冬、甘春雷各信。君悦住□□□日去塘

沽。午饭后小睡。二时亚、良、渊、仰四人泛谈时下事。渊代买到车票,当即电话告□□□转知北戴河。亚谈如何用功,以“养□□□□”为喻,甚好。晚饭后阅《参考消息》□□。□时作外功就睡。曲老盼一面,托……。

9日 [缺]

10日 早四时起作外功。写答……。……去,原信亦交良庸转送李、陈二公……。宽儿相送。张荫棠、亚三、仰乾、渊庭同到车站送。遇谢和赓、王莹夫妇,也去北戴河。二时到达有人来接。有沙可夫□□□来此休养,将同住中央休养院。三时前□□□8号之一屋,设备简陋,大异□□□□处。写发家中及良庸各一信……。有风雨颇冷。□□后散步于□□□□□外功就睡。

## 1961年

### 3月

14日星期二 晴。早二时后醒,思索问题,拟写3个文件。五时起床,作外功下地。写给丰台人

委会备忘录二纸,又写给昭侄转派出所二纸(为小东户口)<sup>①</sup>又写给恕儿一信,告以昨访昭侄、修侄情形。七时半即访昭以所写付之,又将恕信发去。与赵同志通电话,约

<sup>①</sup> 小东即梁钦东,著者次子培恕之子。

定午后去丰台。进食后到北海散步一周，十时半回家。袁昌来谈其被调往新疆工作问题。十二时午饭后收陶峙岳信，又代买到葡萄干，即作书答之。<sup>①</sup>一时半赵同志来，即同去丰台访晤周、曲两副区长及刘主任，谈话半小时。大致说完，即赶回政协参加小组会，座谈外交大计（陈毅报告），到场人数不多（四分之一强），愚略致词。六时散会，明日将再谈。回家晚饭，十时作外功就睡。

自本日起又服施氏药丸，早晚各10粒。

**15日星期三** 晴。早六时作外功下地。抄稿。午饭后先到北海习拳，又到政协购水果兼习拳。又参加外交座谈会，只到6人。愚继昨日之词又说几句。会后到三楼晚饭。阅《文摘》。晚九时作外功就睡。

**16日星期四** 多云。早六时作外功下地。抄稿。午饭后去政协剪发习拳（先在北海习拳），购水果花生米等，并进晚餐，阅《参考消息》。访良庸不遇（去看川剧），途遇王警说小东户口问题。十时作外功就睡。

收王星贤转来熊先生的4封信，嘱转同人看。

**17日星期五** 阴云。早六

时后作外功下地。抄稿至八时进食。菜出门用饭。午后去中山公园习拳。与渊庭通电话，嘱其转约亚三、大中星期天到西郊公园一聚。发马仰乾信同约之。又写答熊先生一信发去。访良庸取《参考消息》。晚十时作外功就睡。

**18日星期六** 阴雨。早起知夜来有小雨。六时后作外功下地。抄稿至八时进食，续抄至十一时。宽儿来言明日不能回家，以工作忙，且其家琐事待理也。收熊仲光信及转来熊先生信。又前寄恕儿一信，竟忘写明安达报社，以致被退回来。候民警王同志不至即去政协习拳，购水果点心等，回家后闻王来说小东户口可能通过，又同意南屋胡家迁入。即发恕儿一信，促其速作决定。十时作外功就睡。

收亚三电话云明日不能来。

**19日星期日** 晴好。夜来忽忆及与董渭川之约。早六时作外功。下地、抄稿，即去良庸处约其赴董约。又电渊庭告其候我于新街口。八时半访董于师大宿舍。九时半同良庸到动物园与渊、大中、仰乾相会散步，十一时半回家。黎二光随其外婆来小坐，此子似甚好。午饭后去蔚秀园看小元等，四时回家。晚饭后阅大中所赠《苑署杂记》一书。十时作外功就睡。孟姓

<sup>①</sup> 陶峙岳为起义将领。

女工回家。

20日星期一 晴好。早六时后作外功下地，抄稿。进食后去北海习拳，到口腔医院配牙。陈洁民大夫甚用心，今日为配成之日，尚合用。十二时回家。午饭后习拳于庭中。收《文史资料》第十二期，阅数十页。收恕儿信云小东病更多。

21日星期二 晴好。早六时前作外功下地，抄稿。进食后去政协听传达周公二月间讲国内外形势，甚好。十二时回家，午饭后去颐和园习拳。四时半回家，访良庸，阅《参考消息》。发宽儿一信（转去恕信）。晚十时作外功就睡。

22日星期三 晴好。早六时前作外功下地，抄稿。进食后去北海散步看桃花，转至琉璃厂购毛笔及信封等，十时半回家。午后未出门，习拳于庭中。自炊晚饭。六时取阅《参考消息》。抄稿本日全完，又阅文史第十二辑完。晚九时半作外功就睡。收恕儿信说小东问题，似尚未完全决定。

23日星期四 晴，暖。早五时作外功下地，为抄稿写定目次，并付装订成册。七时半进食后去北海习拳；亚、良、渊庭、大中四人均到，十时半回家。午饭后小寐。二时半去政协及刘西仲家，不遇。收

文史二册留给阅看。在政协晚饭，借回文摘十册阅之。十时作外功就睡。

24日星期五 晴，多云近阴。早六时作外功下地。写致口腔医院的谢函及意见函。午饭后去动物园小坐，看文摘第六册。到政协购苹果，还其文摘九册（2—5，7—11），留第六册继续阅看，五时回家。晚饭后阅《参考消息》。接宽儿电话云星期日可回家。九时后作外功就睡。

25日星期六 阴雨。早五时半作外功下地，进食后于雨中去颐和园，与亚、良、大中相会，到景福阁习拳。渊庭则于去施家取丸药后赶来相会。经后山散步到长廊出园，觅一饮茶水处竟不可得，怪事，所好者桃花耳。十一时半到家，午饭后去政协购秦椒3斤，到三楼一转即出，幸未冒雨。回家再写致牙科陈大夫信。阅《参考消息》。九时半作外功就睡。亚三出示王季萍信改名焕武。

26日星期日 晴，多云。早六时作外功下地。孟姓女工回来。阅杜威研究各论文（6册）。宽儿夫妇带小元回来。宽夫妇锄地种菜。文淦来。<sup>①</sup>愚、小元，终日未出门。午后三时宽夫妇小元回北大。晚饭后愚去北海于灯下习拳，经西四回

<sup>①</sup> 文淦为著者夫人陈树菜之妹。

家。九时作外功就睡。

**27日星期一** 晴和。早六时前作外功下地，开始阅熊著《原儒》，有意写《读熊著各书书后》一文。九时半去牙科陈洁民面致谢函。据谈假牙仍候一周再看。到百货大楼购高级小饼一斤去六元五角。十二时回家午饭，饭后去中山公园看兰花展览，六时回家晚饭。访良庸，闻其谈故宫画展。九时半作外功就睡。

**28日星期二** 晴。早六时前作外功下地。阅熊著《原儒》绪言及原学统各篇，问题殊多，叹息无已。午饭后去政协洗澡搓背，因水热曾昏倒，肋骨被磕。习拳。阅《新华月刊》并留晚饭，六时后回家。九时半作外功就睡。收恕儿一信。

**29日星期三** 晴，风。早六时前作外功下地。阅熊著上册《原外王》等篇完，甚惜其书之糟。进食后去白石桥紫竹院散步，见有活鱼食堂一处甚怪。十一时回家，觅购浆糊不可得。午饭后去故宫看十家画展，经中山公园回家。六时晚饭，访良庸，取阅《参考消息》。写发刘西仲一信。宽恕两儿各一信发去。在公园略习拳。晚十时作外功就睡。

**30日星期四** 晴和而朗澈。早四时半作外功下地。六时三刻检拾饮食去颐和园，张云川及张

伯驹夫妇已先候于车站，大中、良庸、渊庭继至，共7人同搭车到温泉，散步至大觉寺看杏花，漫遍山麓数十里，有似梅花。在寺内休息进食，适寺内清静少人，憩息甚适。一时后散步回温泉，登车回城。到政协洗脸手，购水果点心，进晚食，遇陈真如。七时回家，蔡同二光及培忠母子饭于全聚德归来。九时访良庸，取阅《参考消息》。十时作外功就睡。

**31日星期五** 晴和。早五时半作外功下地。阅熊著《原儒》卷下。进食后去百货大楼。习拳于东交民巷及北海。到西四换汽车月票，到护国寺觅裱糊匠不得，向文具店觅浆糊亦不可得。十一时回家午饭，饭后小憩。三时去政协购水果点心，参加文史会谈写北大史料，到有冯、顾、徐、周、杨、尹、何、魏等，杨东纯主持，其意见殊欠正确，愚无如之何。七时半回家，遗忘布鞋一双。九时半作外功就睡。

## 4月

**1日星期六** 晴和，晚大风。早六时作外功下地。阅《原儒》。发恕儿一信。访良庸取阅《参考消息》。进食后去北海习拳，大中、良庸到而渊未到，十时半回家。午饭后到托儿所接小元，到永定门

坐有轨电车，六时回家晚饭。电宽儿来接小元，因伟峰约来见面，候之也。十时后不来，即就睡。十二时乃来，谈其问题近况，欲留宿未得，菜阻之也。

**2日星期日** 晴。早五时半作外功下地。去颐和园习拳，携去牛奶饼干食之，十时半回家。午饭后到政协剪发，购水果而归。黎二光来谈。访艮庸取阅《参考消息》。晚十时作外功就睡。

**3日星期一** 多云不暖。早六时作外功下地。阅《原儒》下卷完。进食后去景山公园习拳，十一时回家午饭。饭后小睡，续阅《原儒》附录。朱谦之夫妇来坐，四时去。晚饭后伍时清来坐，八时半去。九时作外功就睡。

收郭世同自宣化师范来信，索我自学小史，答以一信，告以无书。收政协代购球赛参观票2张。

**4日星期二** 晴，风大。早六时作外功下地。阅熊著《体用论》等各书。因风不大宜去公园习拳，到南河沿取来球赛票均换成12日午后票。到大栅栏看立体电影未得。回家午饭，饭后去政协一转即出至大栅栏购得明晚影票。到中山公园习拳散步。收恕儿信即发电报答之（嘱即来京）。回家，访艮庸取阅《参考消息》。十时作外功就睡。

**5日星期三** 晴，风大。早

六时作外功下地。阅熊著各书，写发熊仲光一信。又以恕儿信转宽儿阅。渊庭送来月薪，及熊著《读经示要》。午饭后去政协购水果点心及习拳，四时回家。刘朝阳来坐，云在周口店劳动中，并到政协晚饭。饭后去看立体电影。尚好，为时甚多耳。九时到家，十时作外功就睡。

**6日星期四** 晴，风。早六时作外功下地。阅熊著《读经示要》。写发王星贤一信。八时去北海习拳，艮庸、大中先后到，渊庭最未来，送到《新唯识论》一本。午饭后到渊庭家，嘱其访施今墨。到政协购水果，九时回家。晚饭后阅熊著及《参考消息》。九时半作外功就睡。

**7日星期五** 晴，风。早五时半作外功下地。阅熊著摘取其有用者。到动物园习拳，风大不得其便。午饭后去政协习拳，购水果而归。晚饭后九时作外功就睡。又收郭世同一信较长，待复。

**8日星期六** 晴，风。早六时前作外功下地。阅熊著《读经示要》进食后到北海习拳，渊、亚、艮皆来会，大中则未到。十一时回家，午饭后大中送来熊著《论六经》一本。张泽自〔南〕公村来，略询其乡间事。三时到北京图书馆，不意其每周六下午休假。经北海散步而归。陈瑾贞来。收宽儿电话云小元发烧，似是麻疹云。九时半作外功

就睡。

**9日星期日** 晴好。早四时半醒后作外功下地。检点什物，去颐和园习拳并进食，八时出园到托儿所看小元，与宽儿夫妇相值，以苹果糖食给元。宽因元略好携其回蔚园宿舍，愚回家。午饭后菜同陈瑾贞访张家，愚未出门。熊仲光来，送到《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及《读经示要》三册（南京印），又留纸索书。晚饭后九时作外功就睡。

**10日星期一** 多云，晴。早五时半作外功下地。阅《读经示要》完，又阅《论六经》亦完，但尚待摘取其间语句。进食后去北京图书馆换阅览证，又到北海习拳，十二时回家午饭。收陶寄来白葡萄干。<sup>①</sup>又收星贤一信附熊著书目，当答一信片，索借其语要等二种。到地安门照像即回。访良庸取阅《参考消息》。十时作外功就睡。

**11日星期二** 晴，多云。早五时半作外功下地。进食后即去北海习拳，与良庸、渊庭、亚三、大中相会，品茗至十一时回家午饭。一时半去政协购水果点心，晚饭。阅《体用论》至71页。九时半作外功就睡。宽儿有电话而恕儿无消息。

**12日星期三** 多云，暖。早

五时作外功下地。阅《体用论》。进食后去北京火车站询哈尔滨来京时间，又看伍太太于其家，九时回家。午饭后同菜去看乒乓球赛至四时回家。晚饭后去看董渭川，不在家，以“人类创造力”一稿留交阅看。<sup>②</sup>遇朱启贤略谈张申府情形。收政协电话通知购菜。十时作外功就睡。

**13日星期四** 多云，阴。早五时半作外功下地。写发董渭川、陈洁民两信。进食后去北海习拳，亚三、良庸、大中均到，渊庭到政协购菜后亦来。十一时回家午饭，小休息去政协看熊著《体用论》并摘记，购水果，用晚饭。去访王星贤取来《十力语要》及历史讲话等一大包，九时前回家。作外功就睡。遇董渭川、陈真如。

在星贤处，得见马一浮先生来信。

**14日星期五** 多云有风。早五时半作外功下地，即去北海西门看海棠，惜已迟矣，穿行出北门回家。阅《十力语要》加以摘取。午饭后访良庸不值，去动物园习拳，到北京车站接恕及东为时尚早而车又晚点，乃坐阅《参考消息》，两次拟人站台均以站台未定被阻，卒致贻误，幸良庸接到一半即雇车回

① 陶即陶岳峙

② 即《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见全集卷三



家。晚饭时宽儿夫妇亦到，九时恕去报社，宽等亦回其宿舍。愚候至十一时恕归，乃作外功就睡。

收孟宪光夫妇一信，已十年不闻消息矣。又富顺寿信言慕周病及熊先生回青云路。<sup>①</sup>

15日星期六 多云，晴。早六时作外功下地，进食后去北海，值小学生春游，游人如云如蚁，不得习拳。遇渊庭，事后知大中、良庸亦到。去西单商场觅樟脑不可得，购一小调羹而回。午饭后去东太平街20号访专托婴儿之萧宅尚好。未去政协即回家。阅《文史资料》第十三辑，竟于良弼之事未更正，可怪。宽儿有电话，明日来家。十时作外功就睡。

16日星期日 多云间晴。早五时半作外功下地。洗漱后即去北海习拳，七时半回家进食。宽儿小元来，颂华继来，共商小东安置问题无所决定。午饭后小睡，宽等去，恕儿亦出去。访修侄知其全家游园。晚饭后再同恕访修，询托儿所事，修推荐耀廷托儿所为言，拟明日往看。以我稿囑恕儿看。十时作外功就睡。

17日星期一 晴。早五时半作外功下地。阅《体用论》加以摘取完。进饭后同恕儿访耀廷托儿

所，印象不佳，又访萧宅托儿所较好。到中山公园习拳，十一时回家午饭，饭后未出门。晚饭后同恕儿到蔚秀园与宽儿夫妇共商小东问题，愚先回，恕骑车回也。十时后作外功就睡。

收陈洁民大夫电话约后日看牙。

18日星期二 多云间晴。早五时作外功下地，即去北海，乃未开门，习拳于什刹海沿，七时半回抵家。八时进食后同恕儿抱小东到积水潭医院看耳科。又到地安门取像片，尚可用。发孟宪光郭世同各一信各附一像片。午饭后小休息，到政协听钱学森、蔡翘、赵九章所作有关苏联宇宙飞船的报告，六时回家。晚饭后恕去看乒乓球，渊庭大女来觅求阿胶，寻觅不到。九时作外功就睡。

19日星期三 晴，风，暖。早五时作外功下地。进食后去景山习拳。七时半去口腔医院修假牙，晤陈大夫及刘院长，修好一半。十时回家，午饭后去政协购水果，剪发，晚餐遇王季范谈毛主席家事。六时回家。菜同宽儿等去全聚德，九时乃归。十时作外功就睡。

阿胶觅出电渊庭。奔走觅大暖瓶胆不得。

20日星期四 多云，风。预

<sup>①</sup> 富顺寿，田慕周夫人。青云路为熊十力先生上海寓所所在地。

报夜来有雨却不验。六时作外功下地。进食后八时到北海习拳，渊、亚、良、大中同到，十一时回家。阅《十力语要》。午饭后去政协听卫生部张凯报告全国卫生工作，即在三楼晚饭，六时回家。以阿胶付渊庭。

**21日星期五** 多云，风。早五时半作外功下地。到景山习拳于亭内，七时半回家。阅《十力语要》。午饭后二时与康同车到政协听梅龚彬传达周总理的长篇报告至七时半后尚未完即先回家。晚饭后阅《参考消息》。十时作外功就睡。

**22日星期六** 多云，风。早五时半作外功下地。进食后写致服务科一信，说慈幼院接洽事。八时到北海又值小学生太多，遇亚三，稍习拳即出，大中、渊庭、继来随谈随散步出园。十二时午饭后小休息去政协服务科晤刘科长，经电商慈幼院后知小东不能托入。在三楼洗澡修脚，晚饭后回家。十时作外功就睡。

**23日星期日** 阴云，小雨。早五时半作外功下地。到中山公园习拳看牡丹，因雨不好多留，八时前到家。恕儿带小东去蔚秀园。午饭后访张申府谈至四时，到政协购点心等回家。阅《十力语要》卷三。小元发烧未接出托儿所。

**24日星期一** 多云午前阴

雨。早五时作外功下地。沿什刹海散步，习拳，七时半回家进食。璐之母来看小东。出鼓楼取像片，在景山看牡丹，回家午饭。饭后去中山公园看牡丹不如往年。阅《新唯识论》文言本，触发有悟，语体文本颇有改变于旧。十时半作外功就睡。

**25日星期二** 晴和。早五时作外功下地。沿湖岸散步一周。进食后八时去北海习拳，亚三、大中、良庸均到，十时后出门乃遇渊庭。回家午饭后去政协购水果，转至北京图书馆觅阅杭辛斋著《易学笔谈》等八册，粗翻未能读之也。四时半回家。阅《参考消息》。晚饭后九时半作外功就睡。

**26日星期三** 晴暖。早五时作外功下地。未进食即去渊庭家，嘱其到政协购黄瓜等。转至北海习拳，出西南门转至口腔医院修假牙，约明日可取。十一时回家，午后去颐和园散步，用思，阅《新唯识论》(文言本)。五时半回抵家。晚饭后洗足作外功就睡。在医院候诊时思索问题写成文句备用。

**27日星期四** 晴，暖。早五时作外功下地。沿湖散步。进食后去北海习拳，亚、良、渊、大中均到。去百货大楼恰值盘货不开门。到口腔医院取得修好假牙。十二时回家午饭，饭后未再出。宽儿来家，略说小东问题。恕儿四时后回。阅

《参考消息》晚九时半作外功就睡。

28日星期五 晴。早五时作外功下地。沿湖散步到北海濠濮间习拳，八时回家进食。写《熊著书后》一稿。午饭后小休息。二时去政协购水果点心，免挂面未得。晚饭后阅《参考消息》。恕儿经手购书，取银行兑款极难。电渊庭嘱其购菜。收政协电话云明日午前有报告会。九时半作外功就睡。刘熙众来，未值，交回《文史资料》二册。

29日星期六 阴云大风。早五时作外功下地。六时出门散步，到北海西南门，沿西岸至北岸习拳。七时半回抵家，进食后去政协三楼听李焯尘轻工业报告。十二时后回家午饭，大风并小雨未再出。写稿甚少。渊庭代购秦椒黄瓜等。

30日星期日 多云，风。早五时作外功下地。到北海习拳，七时半回家进食。午饭后地安门取像片又购点心半斤。换汽车月票甚费事，又不在西四，到前门排队乃得，五时半回家。阅《参考消息》。晚九时半作外功就睡。傅佩青来坐，费去时间不少。

## 5月

1日星期一 多云，晴。早五时作外功下地。沿湖岸至德胜门，到故宫门外习拳，转回家七时

半。进食后去政协参加纪念会，九时半回家。渊庭代购水果点心酒茶等，良庸亦送来苹果2斤以上。因女工放假而恕不在家，须照护小东未得看书写稿，但写成对联2副，其一应熊仲先求也。闻宽儿泻肚。九时半作外功就睡。

2日星期二 云，有风。早五时作外功下地。沿湖散步至后海，七时半回家，进食，未再出。午饭后小休息。三时半去蔚秀园看宽儿，适他去海淀，颂华则入城，审视为小东筹备之住处，牛奶转移问题未解决。六时回家。恕儿去胡家。晚饭后九时半作外功就睡。

佛之出现在古印度，儒之出现在古中国，皆是人类文化的一种早熟现象。换言之，在人类文化前途发展上原自要先后次第出现而风行这两途的，却在各不相同的一定的运会条件下提前出现了，既无可增，亦无可减，不见于往古，亦必见于来今，虽巧不巧地出现在释迦孔子身上，却不关任何个人创造发明之奇妙。

要知有世间，即必有出世间，有此即有彼，道理原如此，何须怪得？出世之所以必要，就在一切众生失其清净本然圆满自足之体，而妄尔向外取足，沉陷于二执（我执、法执）二取（能取、所取）而不得出；出世者出此也。

3日星期三 晴，低温，风。早五时作外功下地，六时出门习拳于故宫神武门前，七时半回家。恕儿购得5日车票，将于明日送小东去蔚秀园。午饭后未再出门。晚饭前周竹英来坐。熊仲光来取去其对联，与我谈同熊先生相交因缘。照护小东费去时间不少，九时半就睡。

4日星期四 晴，云。早五时作外功下地，散步于湖岸。促恕儿送小东去蔚秀园，菜同去。到口腔医院修理假牙，此殆最后一次。十时半回家。午饭后菜乃回家，阅《语要》及《参考消息》。①

5日星期五 多云，晴。早五时作外功下地。散步湖岸。促恕儿检拾行李，送其上11路车去北京站。到渊庭家，乘华在病中。以袋嘱渊到政协购番茄等，惜太生，不能吃，又取来本月工资等。午饭后未出门，阅《语要》有可取处。晚饭后去北海习拳，八时半回家。九时半作外功就睡。预报有雨来，未验。

6日星期六 晴，云阴甚重。早五时作外功下地。夜来竟无雨。七时到北海习拳，亚、渊、良陆续到。八时先回家。菜出门。午饭后小休息。二时到政协剪发，遇徐冰。到颐和园湖边饮茶；芍药未

开。六时到蔚秀园看小东，牛奶竟两天未送来。宽儿自取两瓶。回城时于中关村遇颂华、小元于途中。七时抵家，晚饭后再阅《语要》，思索如何写法。十时作外功就睡。

宽儿早六时半来家取去衣物等，据云小东牛奶昨日未送到，今日正促送中。

7日星期日 晴，风。早五时作外功下地，即去蔚秀园以竹帘付宽儿给小东屋用，又看小元颂华。元麻疹后黄瘦。七时半回抵家，进食阅报，补日记。午饭后阅《语要》作札记。晚饭后菜去蔚秀园为东送去棉裤，十时半乃回。十一时作外功就睡。发恕儿一信片。孟姓女工请假。

8日星期一 多云，风大早五时作外功下地。六时去北海习拳，七时半回家，访良庸取阅《参考消息》及报纸。阅《语要》作札记。午饭后未再出。晚饭后到政协看孙岳等演《满江红》京剧，尚好。十一时回家作外功就睡。发宽儿颂华一信片。

9日星期二 一度阴云，有风，高温 早五时作外功下地。散步湖边。取出藤椅颇费力。进食后到北海习拳，亚、良、渊、大中先后到，十时半回家。午饭后到北海白塔下晤会伟峰正在病痢。四时半

①《语要》即《十力语要》。

回家。孟姓女工来辞工，于是又陷于无助状态。晚饭后听广播十时半作外功就睡。预报有雨又不验。

10日星期三 晴，阴云。早五时作外功下地。为《语要》卷三加签。八时进食后去中山公园看芍药、习拳，十时半回家。午饭后去政协洗澡搓背，甚爽，购点心而归。宽儿有电话索枕头。

11日星期四 晴。早五时作外功下地。进食后去北海习拳，只大中一人到。九时访刘西仲谈韩史。十一时回家。午饭后去政协购水果。良庸送来陈还《成唯识论》。晚饭后访夏卜老不值，八时回家。<sup>①</sup>九时半作外功就睡。

12日星期五 晴，风。早五时作外功下地，六时到景山习拳，七时半回家进食。阅《示要》卷二摘记。<sup>②</sup>午饭后去政协购水果并晚饭。菜同进晚饭后留下看河北邦戏，愚先回家，十时半菜乃回。十一时作外功就睡。

13日星期六 晴，风，暖。早五时作外功下地。到北海习拳，渊庭到。二时先回家，阅《示要》卷三。与宽儿通电话。午饭后二时去蔚秀园为小东送去枕头葡萄汁等，又去托儿所接小元，送其到蔚秀园。候颂华等不至，即回家晚饭。饭

后阅《参考消息》。九时半作外功就睡。

14日星期日 晴，云，风。早五时作外功下地。阅熊著各书。写发宽儿恕儿各信。到景山习拳。

15日星期一 晴，风早五时作外功下地。写稿。到西直门外展览馆习拳。午饭后未出门，晚饭后沿湖散步，因风大即归。翻阅《示要》、《语要》各书。十时作外功就睡。

16日星期二 晴早五时前作外功下地。扫街门外。写稿。七时去北海习拳，亚、良、渊、大中皆先到。八时半回家进食。发熊先生及王焕武各一信，又罗尔庄一信片。午饭后去政协购水果等。听齐燕铭的文化部工作报告，六时回家晚饭。饭后去景山习拳。九时半作外功就睡。

17日星期三 阴，风，夜雨早五时作外功下地。写稿，进食后去北海前门习拳，十一时回家。午饭后写稿未再出，晚饭时宽儿夫妇来，携到恕儿信并取去小东衣服，七时半去。访良庸取阅《参考消息》。

18日星期四 晴朗润和。早五时作外功下地。六时去北海习拳，良庸、渊庭、大中、亚三均到，

① 夏卜老即夏朴斋先生。

② 《示要》即《读经示要》。

八时先归进食，写稿，午饭后未再出。写稿。晚九时作外功就睡。

19日星期五 阴云欲雨。早五时前作外功下地。写稿，进食后未出门。菜出购菜及花。午饭后二时到政协购水果及点心并同菜在那里晚饭，菜沐浴至七时半回，愚先回家。阅《参考消息》。九时半作外功就睡。

20日星期六 晴，云，风，不热。早五时前作外功下地。进食后去北海习拳，良庸、渊庭、大中、亚三均到，九时先回家。午饭后去托儿所接小元，欲为其购帽鞋而未果。挈其到政协晚饭，饭后送其到蔚秀园。见到宽儿夫妇，看小东尚好。十时回家作外功就睡。许广平报告会未赴。

21日星期日 晴，风，不热。早五时作外功下地，菜已先起床。写稿至八时进食。菜去蔚秀园。未出习拳，自炊而食，午饭后灶息。三时菜回家，文淦来。翻阅熊著有悟于其旨。五时出习拳于景山公园，六时回家晚饭。取阅《参考消息》。九时半作外功就睡。收《文史资料》第十四期。

22日星期一 早三时多送奶叫门，开门后未再睡。作外功下地。写稿。写发恕儿一信片。进食

后去北海前门划船一小时而未及习拳。十时购明信片回家。午饭后写稿。阅黄绍竑《长城抗战》一文（《文史资料》十四期）。周植曾来谈其赴杭见马湛翁情形及上海工人情形甚多，<sup>①</sup>四时去。晚饭后阅《参考消息》。九时半作外功就睡。

23日星期二 晴，早冷，午暖。早五时作外功下地，写稿。六时去北海习拳，渊、良、亚三人到，谈我写评熊著稿，适有熊先生新来一信传阅，八时半回家。牛奶未来。进食后写稿。午饭后去政协剪发，购水果，二时回家，写稿、宽儿来，晚饭后与之谈我人类创造力一稿。收熊先生答我七言绝句信。访良庸付以熊信。晚九时半作外功就睡。

24日星期三 晴。早三时多送奶叫门，索其补奶未得。起床作外功下地，写稿。写答周辅成信发去。又写发《文史资料》办公室一信。六时后去景山习拳，七时半回家，写稿。以宽儿交回之我稿送给晓青阅看，但他不在家。晚饭后，散步送去的。宽儿有电话来，言明日接小元之事。七时作外功就睡。昨收胡真一信。<sup>②</sup>又周辅成一信，求介绍岳美中诊病。

25日星期四 晴，热，风。早三时起收牛奶，菜同起。再休息

① 马湛翁即马一浮先生。周植曾为周孝怀先生之子。

② 著者之二儿媳。

后作外功下地。进食后去北海未及习拳即出城到托儿所接小元，到西单商场东安市场各处为其购取帽子、鞋等件，又自购原子笔一支。十一时回家午饭。饭后午睡，睡起送元回托儿所，四时前回家。艮庸送来苹果及《参考消息》，阅之。本日未写稿，亦未习拳。十时作外功就睡。收罗寄来粮票6斤。

26日星期五 晴，多云。早四时后作外功下地。到故宫前习拳，以熊先生及罗尔庄各信付邮。七时前回家，进食后写稿。午饭后二时到政协听蒋南翔报告教育上两大问题，五时回家。晚饭后翻查熊著兔材料。九时作外功就睡。刘西仲有电话。宽儿有电话。

27日星期六 阴云欲雨，雨极小。早四时作外功下地，写稿，进食未出习拳。午饭后续写稿。访艮庸取阅《参考消息》，以所书付宽恕对联交艮庸付裱。<sup>①</sup>去新街口购樟脑球，到北海习拳，五时回家。晚饭后写稿九时半作外功就睡。

28日星期日 晴，暖。早四时半作外功下地。进食后即去颐和园习拳，七时半到蔚秀园看小元小东，八时半同宽儿夫妇出园，愚回家，宽等去动物园。午饭后菜去蔚秀园。五时艮庸、仲光、大中先后来。仲光交到熊先生极长信论其新旧各著。发熊先生一信片。文淦来，

代炊晚饭。菜七时半回家。九时作外功就睡。

29日星期一 晴，热，风。早四时作外功下地，写稿。进食后去北海前门习拳。到百货大楼未开门，改游东安市场购点心而归。午饭后二时去亚三家，会同艮庸、真如等去夏朴老家看其收藏字画，确甚好。又谈吴道明、范履祥事。六时后回家，晚饭已七时后。十时作外功就睡。

30日星期二 晴，风，热。早四时半作外功下地，写稿。六时去北海习拳，渊庭、艮庸、亚三先后到，大中病未来。八时回家换汽车月票。进食后写稿。收熊先生一信片。托艮庸代买水果未有所得。午后未再出门。晚十时作外功就睡。

31日星期三 晴，风，热。早四时作外功下地。散步即转至故宫习拳，七时回家进食，写稿。午饭后二时去政协听周培源传达周扬为学术、教育、文化方面的两报告，六时回家晚饭。阅《参考消息》。九时半作外功就睡。遇郭大中。为菜换车月票。遇申伯纯。

## 6月

1日星期四 云，欲雨，晴。

<sup>①</sup> 联语为“情可不言而喻，文期后古知”。曾悬於小铜井家中，后毁于“文革”。

早四时半作外功下地，六时去北海习拳，艮庸、渊庭、大中、亚三均到，七时半回家，写稿。收马仰乾信，约今早八时会于五龙亭，计其来到，我恰走了，并附来他致熊先生信，甚长。午饭后去政协购水果及糖，到西单商场购香皂，六时回家晚饭。以熊先生信片付艮庸阅，取来《参考消息》，阅之。九时半作外功就睡。

2日星期五 终日阴云。夜来又未下雨。早四时半作外功下地，写稿，进食。九时半去故宫外习拳。到百货大楼购得布鞋一双，十二时回家。午饭后小睡。思索及准备写稿。渊庭来，送李维汉话录。自己清洁卧室一切。发马仰乾一信。渊取去熊先生长信。

3日星期六 多云，风，欲雨未雨。早四时半作外功下地。有雨意未出门，写稿至九时半到景山习拳，十一时回家。午饭后阅李维汉二月间一篇讲话（渊送来）。晚饭后去蔚秀园看小元小东及宽夫妇，九时回家。十时半作外功就睡。小东曾发烧咳嗽，打针服药，但已成过去。

4日星期日 晴和。早四时半作外功下地，到北海习拳于濠濮间，甚得手，七时回家进食，八时马、陈、黄、李四人来，传阅各信，泛谈熊先生各书及愚近写之文。董渭川来交还我稿，谈近年教育上之

大变化，有见地，十一时各散去。午饭后二时到政协购水果、剪发，四时回家。写发恕儿信片及董渭川一信。晚饭后阅《参考消息》。十时作外功就睡。

5日星期一 阴云，转晴。早四时半作外功下地。到北海习拳，七时半回家进食，写稿。午饭后小休息，写稿。收魏西河信，其本人于晚饭后来（交来其论文一篇）坐。与宽儿通电话。九时半作外功就睡。渊庭送来工资及代购鸡蛋等。

6日星期二 晴，多云，热。早四时半作外功下地，写稿。进食后去北海习拳，大中、亚三到，不见艮、渊。八时回家，抄稿兼整理。午饭后去政协，拟洗澡，竟无水（水荒），购苹果而归，抄稿。晚饭后九时半作外功就睡。

7日星期三 阴，小雨。早四时作外功下地，付牛奶钱。五时后去故宫外习拳，六时半回家，进食后抄稿兼整理。宽儿回家，取百元为颂华购车。送来小东相片。午饭后去访艮庸取阅《参考消息》及熊著《乾坤衍》，阅之甚久，大致如其旧著耳。四时到北海散步，六时前回家。小雨。晚饭后九时半作外功就睡。

8日星期四 晴、热。早四时作外功下地，阅所写稿。六时进食后去北海习拳，渊、中、艮、亚



先后到，八时回家，写稿。有工人开始换煤。午饭后去政协写稿、晚餐，七时回家。九时半作外功就睡。收田慕周一信，自述其病（肝炎）及心境甚□。

**9日星期五** 晴、热。早四时半作外功下地。进牛奶后即去蔚秀园，宽夫妇均不在，六时半后颂华回，得知电报是不关我们事的。看小东剪发尚好。七时半到颐和园习拳，尚好。九时半回家，写稿。午饭后未再出。晚饭后访良庸、取阅《参考消息》。十时作外功就睡。煤已摇完，有小部分待收。

**10日星期六** 晴，热。早四时半作外功下地。六时到北海习拳，以李维汉讲录付还渊庭。回家进食后去新街口购菜，费去时间甚多。午饭后写稿至五时。黎二光自哈尔滨来。晚饭后访良庸，取阅《参考消息》。十时作外功就睡。煤已收完。今日为今夏以来最热之一日。

**11日星期日** 晴，热。早四时半作外功下地。携牛奶饼干桔汁等去蔚秀园看小元小东，均尚好。挈小元去颐和园散步，九时送其回北大，我即回家。午饭后小休息。到政协习拳，忽遇黄任老，谈辛亥革命事。在三楼晚饭，购水果，思索写稿有得。六时回家，十时作外功就睡。

**12日星期一** 多云。早四

时作外功下地。拟出习拳，但新街口西直门各车站均拥挤，观察多时而回。进食，写稿。大便不正常，曾服香砂枳术丸不甚合。访亚三诊脉，遇其子道宽。购香砂养胃丸于东四，转至清华园洗澡修脚颇顺利，回家将近午后三时矣。吃水泡饭，草草一饱。午睡后政协工人来取烟筒。收宽儿电话，希望我挈小元看儿童电影，允之。访良庸遇张云川，阅《参考消息》，晚九时半作外功就睡。

**13日星期二** 阴凉有风，欲雨不雨。早四时半作外功下地。进食后去北海，未入门即转赴托儿所接小元，八时半出来到平安里，竟无车可达儿童影院，只有送其回托儿所。十一时半回家，菜不在，即吃粥及点心当饭。收伟峰电话，约其在政协一晤，四时分手，风凉而衣薄，以致感冒伤风，服阿斯匹林片尚好。晚饭后九时半作外功就睡。苏加诺来。收富顺寿回信。

**14日星期三** 阴云欲雨。早五时作外功下地。进食后到北海晤伟谈六波罗密，嘱其常念般若波罗密多，付以10元。七时半回家，购西红柿3斤。回家午饭后小休息。到政协看书写稿，与菜同在三楼晚饭，然后回家。九时良庸送来《参考消息》，并云明日将去潭柘寺。十时作外功就睡。

**15日星期四** 阴，多云欲

雨。早四时半作外功下地，写稿，进食。十时到北京医院内科求诊，大便渣化也。史大夫给药三种，归后服之。午饭后小休息，再写稿至六时。晚饭后十时作外功就睡。

收《文史资料》第十五期，阅其中3篇。

16日星期五 晴，和。早四时作外功下地。出门散步习拳于北海，循西岸回家，进食。午饭后写稿未再出。访良庸取阅《参考消息》。与文化俱乐部通电话，说游览潭柘寺问题。宽儿回家，交来胡真培恕各信，去取铝锅，昭所代登记者也。阅《文史资料》两篇，晚十时作外功就睡。服西药后大便仍未见好。

17日星期六 阴雨。早四时半作外功下地。进食后去北海习拳，大中、亚三到，九时回家写稿。午饭后邓念观忽来，赠一〔以〕苹果又五元而去。到政协购罐头桃子，四时回家。写发安达一信片。续服西药，大便仍未好转。访良庸取阅《参考消息》。九时半作外功就睡。

18日星期日 阴有雨意。早四时半作外功下地。写稿未出习拳。午饭后小休息。午二时与董渭川会于政协，谈约一小时半，又取布鞋回家。换衣去蔚秀园看小元小东等，即在彼晚饭，七时半回家。九时半作外功就睡。庭前杏熟，食之

极美。

19日星期一 阴云无雨。早四时半作外功下地，进食后去景山习拳，八时到南河沿文化俱乐部随同人游潭柘寺及戒台寺；戒台为初游，其中白皮松伟大非常，见所未见，极好。午后五时半回家。晚饭后阅《文史资料》十五辑之两篇。十时作外功就睡。游览中遇陈真如谈唐生智问题。

20日星期二 晴，热。早四时半作外功下地。进食后去北海习拳，渊、大中、亚三先后到，七时半先回家，写稿至午饭，饭后续写。渊庭代购到苹果，又送文史会给我稿费40元，又代觅裱糊工人来看活。晚饭后访良庸取阅《参考消息》，并付还裱画工价6元正。收宽儿电话云小元需用小牙刷。九时半作外功就睡。

21日星期三 晴，热。早四时半作外功下地，写稿。到北海前门习拳，七时回家，进食，写稿。午饭后去政协看书、剪发，晚餐（菜同在）。六时回家，写稿。晚十时作外功就睡。

22日星期四 早四时半作外功下地。进食后去北海习拳，良庸先在，大中、渊庭继到，愚先回。遇亚三，嘱渊庭代报修理房屋事。午饭后写稿未出门。晚饭后九时半作外功就睡。

大约在熊先生胸中确有其灼

然的然(?)见到处,故其著书属文时见有直抒胸臆,从主观演绎下来,对于一些根本问题断言其如何如何,出语精辟,令人惊服。

23日星期五 阴云,欲雨。早四时半作外功下地。去北海习拳,七时半回家,写稿。午饭后小睡。三时去政协购水果及糖,随即回家,写稿。访良庸取阅《参考消息》,闻其肠炎未愈。房管所来人看修房事,晚饭后十时作外功就睡。古典音乐会(联络员)未赴。

24日星期六 多云,阴,无雨。早四时开门收奶,休息后作外功下地。写稿至六时进食。去北海习拳、渊、大中、亚三均先在。八时回家,阅《参考消息》,写稿。午饭后小睡,三时去新街口、西直门,北大蔚秀园看小东,送去夏衣,到托儿所接元,再到蔚秀园,候至颂华回乃回城。宽儿因劳动回来将晚,不能候之。回城近七时,乃晚饭。洗足作外功就睡。闻政协有电话来,下月2日去海拉尔。

25日星期日 晴,热。早四时半作外功下地。写稿,进食后写发胡真信片、宽儿一信(以胡真信及恕信像片等转去)、伍太太一信(香港)、伍时清一信。午饭后写稿至晚饭后乃出习拳于景山,九时回家。十时作外功就睡。

26日星期一 多云,晴,热。早四时作外功下地,写稿,进

食。八时半去北京医院看牙科,领得药2种,遇何鲁亦开一漱口方在王府井购药,又欲购儿童牙刷,无甚小者。十二时回家午饭,饭后小睡,拟写稿而未得。收政协通知去海拉尔事。晚饭后欲习拳而未得。

27日星期二 阴云无雨。早四时半作外功下地,收检家内什物,为裱糊窗户故也。裱糊匠来后欲出习拳,因菜一夜未睡,不得出。午饭后去政协洗澡搓背,晚餐。六时回家,窗已糊完,清理室内。九时半作外功就睡。收宽儿电话。发晓青一信询其7月2日能否来谈。发胡真信告以67次车7月2日动身去海拉尔。

28日星期三 到政协洗澡搓背。

阅苏联叶·弗·塔尔列著《拿破仑传》,占去约四日光景在海拉尔,此书甚好,尚未及吸收其精神:

我是相当善良的人,但我从很早的少年时代起,就尽力使这条心弦静止下来,以至现在它不发出一点响。——拿破仑在绝无仅有的时候坦率地自白语。

29日星期四 多云,小雨。早四时半作外功下地,……去政协购苹果而归。发马仰乾信告以将出京。发恕儿信片告以67次车后挂车上觅我。

30日星期五 多云,欲雨

不雨。早四时半作外功下地，即出习拳与购换汽车月票，计算错误，颇费时间。八时回家进食写稿。午饭后小睡。黎二光来坐并送来《参考消息》。晚饭后同陈真如一车去大会堂参加“七一”祝会并看文艺节目至夜十一时散会回家。作外功就睡。

## 7月

1日星期六 阴云无雨。早四时半作外功下地，阅《参考消息》，去北海习拳，渊、大中、亚均到，八时后回家。进食后收恕儿电报云67次车不经安达。伍时清来坐，据云可能移居其机关宿舍。检拾行装。晚饭后去小经厂剧院看《黑奴恨》，未终而回。十时后作外功就睡。

2日星期日 阴云不定。早四时半作外功下地，即去蔚秀园看小元、小东。颂华宽儿均好。恕信付阅，九时回抵家。收政协电话云有寒流与商询车经安达问题，仍弄不清楚。约渊庭来商谈，嘱其往车站查明，乃悉路线不同。午饭后大中来，小青来，修侄及诸孩均来，收拾行李，忘带稿纸。以胡真所需书托良庸。渊庭送我到车站，同行人多，挂2节车厢，近十二时开行，热

不能睡。

3日星期一 晴，热风。早六时作外功下地。七时早餐，再略睡。十一时午餐，同桌为章伯钧夫妇及王葆贞。阅《参考消息》，车过沈阳后天气略变，此车不经哈尔滨，乃至亦不经齐齐哈尔，从榆树屯，昂昂溪转西北行矣。遇施今墨同晚饭。睡前作外功如例。

4日星期二 晴，不热。早六时作外功下地。七时早餐，睡眠差，补睡亦不佳。西北行后完全为牧区，水草丰美。越兴安岭山脉用两个车头，并见有货车用3个车头者，盘旋上下。夜十时抵海拉尔，有交际处来接，住入呼伦贝尔宾馆216号；新建成一切尚粗糙不完备，洗澡尤不便。夜睡甚迟，睡亦不佳，亦缺外功。新配眼镜遗忘于火车上，托苗处长查问之车站。

5日星期三 晴朗，后阴雨有雷。早五时作外功下地，检点什物，洗漱用水不清。写发家中一信片，午后又发一信嘱并转良庸等阅之。访苗处长又告知张曼筠失眼镜事。终日未出门，习拳亦不多。借章伯钧浴盆洗澡。遇王恪老略谈马夷老情况。<sup>①</sup>王等系本日凌晨到此。开始选取熊著。饮食丰厚，但我不多食。睡眠未得补偿。九时后作外功就睡。在宾馆内剪发。

<sup>①</sup>马夷老即马寅初先生

6日星期四 晴朗，多云。夜来睡转好，五时作外功下地，洗漱后出习拳。选录熊著。苗处长送来眼镜盒。知此地固无温泉，矿泉亦殊远，在300里外。晚饭后步入街市，商店皆开门，见有蒙族人不少。回寓后看《程砚秋文集》，费去时间多，不值，然其人固不差也。十时后作外功就睡。

7日星期五 晴。早三时后起小解，即作外功下地；习拳于户外。阅熊著，选抄之。步入街市购小银勺一，去三元七角二分。午饭后小睡。开始用餐券，付出四十六元五角，粮票22斤。医生来检查血压，正常(110—70)，体重41公斤。晚饭后向东散步，入本地图书馆一看，遇□老闲谈，看电影未终。看《光明日报》甚久。十时后作外功下地。

8日星期六 晴，热。早四时前作外功下地，洗漱后习拳于户外。抄选熊著。早餐后小睡，写家中一信，发去。午饭后休息至三时半随同人周游市区，末后到西山沙土堆(日寇建其忠灵塔于此)，上见到松树甚好。六时半当地领导方面设宴招待，丰盛之至。阅报纸。十时作外功就睡。

9日星期日 晴，热。早四时作外功下地，洗漱后习拳于户外。洗袜子，抄选熊著。七时半早餐后小睡，再抄稿。十二时午饭后小睡，睡起再抄熊著，引起反省自

问自勘，真志未立也。晚饭后同章元善散步至学校地区，看人种菜。阅《参考消息》及报纸，十时前作外功就睡。

10日星期一 晴。昨日说有雨，不验。早四时作外功下地，洗漱后习拳于户外。抄熊著未得其当，又删之。九时听当地苏书记报告生产建设及存在的问题，又有伦同志报告本市情况。午饭后小睡，写家信未完。晚饭后遇孙启孟立谈数语。参加戏剧晚会，未终先退。十时半作外功就睡。

11日星期二 阴晴，风大，有雨。早四时半作外功下地，习拳于户外。思索抄选问题。补完昨日家信，发邮。抄熊著不多。阅报及《参考消息》。晚饭后散步入公园，一亭一桥而外无有也。九时半作外功就睡。

13日星期四 多云，低温。早四时半作外功下地，习拳于户外。早餐后，八时半随同人出发参观歇尔特拉国营牧场第一分场，看到牛群及羊群。午餐丰盛，惜草原缺雨，草未长起来。五时返抵宾馆。写发家中一信片。遇孙启孟散步谈话。九时半作外功就睡。阅旧记甘地人格评断语，以为可存也。

14日星期五 晴明。四时半作外功下地，习拳于户外，六时回服药及葡〔萄〕干，以后为例。阅日本人小说《破戒》，有可摘取。章

伯钧来谈至十二时乃去。午饭后未及休息，三时去此地展览馆参观至五时回。六时半晚饭后阅报及杂书无所得。九时半作外功就睡。

15日星期六 阴云欲雨，小雨甚久。早五时作外功下地，习拳于户外，六时回服药如昨例。阅旧记，阅《精神病学》（苏联原本）采记之。借章伯钧《列子》阅之。章来谈至夜。九时半作外功就睡。晚饭后散步河沿尚好，温度甚低。施今墨来坐。

16日星期日 晴，有云，夜雨。早四时半作外功下地，习拳于户外。阅《精神病学》完。阅报纸及《参考消息》。写发怒儿信片。阅印度剧本《小泥车》之说明。阅《列子》完。聪明之士的文章而已。晚饭后散步，同王家桢谈话。九时半作外功就睡。答访施今墨。

17日星期一 阴晴不定，落雨。夜来有透雨。早四时静息此心，作外功下地，习拳于户内外（风大）。阅《回忆高尔基》，太空乏，逐渐有好的出现，摘取一些。晚饭后盟书记李正华同大家见面。答访章，借来《庄子》四本。

18日星期二 多云，晴。早四时作外功下地，五时习拳于户外。六时抄稿一段，早餐后休息。阅《回忆高尔基》，惜未得高书阅之。午饭后小休息，三时随同仁参观乳品工厂，归来阅报及《参考消息》。

晚饭后阅《庄子》，少时印象犹在也。九时半作外功就睡。

19日星期三 多云间晴。早四时半作外功下地，习拳于户外。将所抄熊著各书排次序，即此为止。午饭后去此地图书馆竟无人服务，步回休息。阅《参考消息》及报纸，发现《高尔基作品选》，阅之。晚饭后散步，李伯球同行。九时半作外功就睡。发树菜一信。

20日星期四 多云，阴雨。早四时作外功下地，习拳于户外。续阅高选，不得其妙。托苗处长借来《卓娅与舒拉》、《我的大学》两书。收树菜、培宽各一信，以宽信转恕。有晚会京剧，未看。借章屋洗澡尚佳。九时后作外功就睡。

21日星期五 多云，小雨。早四时作外功下地，习拳于户外。《卓娅》书粗温一遍。写发熊先生一信。写卓娅一书之读后记。剪发。连处长来坐谈甚久。九时半就睡。

22日星期六 晴，回暖。早五时习拳如例。续写稿。自今日起，凡例行之事不记。

23日星期日 阴，有雨。八时随同人去鄂温克自治旗锡厄河公社锡伯生产队看赛马，受蒙族包之招待，与卓利格图同车，其人即鄂族也，只数千人面已。四时回寓。

24日星期一 终日阴雨，但雨不大。早间及午后均写稿。晚

饭前特于雨中出外散步一小时半。饭后写恕儿及北京家中各一信。付邮。

**25日星期二** 天阴有雨。午前午后均写稿。晚饭后看京剧《穆桂英挂帅》，近十一时乃睡，颇影响于脑筋，甚悔之。曾同李伯球散步。

**26日星期三** 天阴多云而未雨。午前均写稿。易礼容自北京来。晚饭后同陈文彬散步。京剧《秦香莲》不欲看矣。午后参观皮革厂及“肉联”。

**27日星期四** 收恕儿信，发恕一信片。与连处长谈回京拟经安达问题。写稿将完。

**28日星期五** 写完卓娅一稿。<sup>①</sup>听候仁之讲北京城的形成及沿革，甚好。昨阅宋生发记陈毅三年游击斗争一小册。今阅《拿破仑传》（苏联人著）。前后看过《高尔基作品选》、《我的大学》、《回忆高尔基》等三书，除末一书易看明白外（但所得则浅），总的说来是看不明白，杂乱无所得。

**29日星期六** 决定不写高尔基。阅《拿破仑传》。收恕儿一信。以卓娅等两书交还图书馆，取得收条。

**30日星期日** 晴。阅拿传。午饭后到图书馆借来《甘地自传》，

浏览其〔余？〕各书，购手电筒及饼干。

**31日星期一** 小雨。阅拿传完。阅甘地传，仍能回忆前此所阅。收魏西河一信。

## 8月

**1日** 收恕儿信。经过研究将于五日午前先一步去安达，然后随政协车回京。抄甘地传中有关宗教部分。与章、李等谈话。洗澡。晚会不赴。

**2日** 中夜醒来阅《甘地年谱》。写发恕儿、渊庭、家中各一信付邮。再抄《甘地传》。

**3日** 写读书录之《甘地自传》部分。收家中一信。购奶油蘑菇等。早晨政协同人内部开会，商谈当地党政将向我们征求意见，又便宴送行。我们将以联欢会报之，愚发言。

**4日** 续写读书录，不完亦完。回京火车改动，致使我去安达事亦随之改变。午后三时开座谈会，应当地党政之请也，愚幸免于发言。七时便宴，愚所食甚少。八时联欢会参加未终，先归就寝。

**5日** 检拾行李，九时早餐，十时同人到车站，十一时后开车，但车误点在一小时半以上。

<sup>①</sup> 即《读“卓娅与舒拉的故事”》一文，见全集卷七。

6日 早到安达，培恕、胡真及其报社唐同志来站接我，当告以不拟下车停留。九时余抵哈尔滨，有当地党政负责人来接。乘车周游全市。休息。吃饭。乘船游松花江后登车（26次车）回京。

7日 午前过山海关渐暖，过唐山更热，过天津35度。三时半到京，渊庭来接，四时到家。小元先在，颂华、培宽继来。陈真如来，谈避暑情况。晚饭后吃西瓜甚佳。十时作外功就睡。

8日 夜来有雨，至晨未已。七时半进食后去北海会晤渊庭、亚三略谈。九时半到清华园洗澡、搓背、修脚，十二时回家午饭。颂华挈小元回北大。午睡后去政协剪发、晚饭，购明信片及邮票。写答丰台区人委会一信又呼盟图书馆一片。

9日 早五时起，六时到蔚秀园看小东尚好，小元则随其母在城内，未看到。九时回家，阅《苏共新纲领》及《文史》第十六辑。

10日星期四 午晴，晚雨。到北海与大中、亚三、渊庭相会；亚交来熊先生信。午饭到政协购水果甚好，吃晚饭。发富顺寿二十元，培昭检来《参考消息》，共五天的，阅之。收金某信云胡真之父托带来小

东衣物二件，候我们往取。

11日 早四时起，搭11路无轨，转12路无轨，到〔国〕棉三厂家属宿舍金家取得小东衣物。收政协送来人民公报（农村）条例一本。发罗努生、①王寒文、恕儿各信。午饭到蔚秀园看小元、小东。

12日星期六 早六时到北海习拳，近八时出园，遇亚三及大中。就《十力语要》初读选录一段。晚饭后到西观音寺看伍时清，乃知其已移居多时矣。

13日星期日 阴雨，小雨一次。六时去颐和园习拳，八时到蔚秀园看小元小东，九时回家。收罗努生送来写稿。②午饭后去琉璃厂购小字笔。晚饭后培宽夫妇挈小元来宿于家。

14日星期一 终日落雨。早晨宽夫妇去上班，元留家中。阅罗稿，问题颇多。终日未出门。

15日星期二 午前九时到陈嘉庚公祭，与史永同车，遇闻承烈，谈刘西仲病况。午后挈小元同菜在政协晚饭，饭后挈小元去北海散步，乘船。培宽夫妇离家。

16日星期三 多云，不热。早挈小元到天安门、纪念碑、中山公园各处散步，八时回家。袁昌之夫人华世荣来谈袁在新疆之情况

① 罗努生即罗隆基先生。

② 指中国民主同盟盟史稿。



并留下地名。又收仲光转来熊先生信一件。午后挈元去两处火车站及政协饮食部进食。

17日星期四 晴,热。早去北海习拳。去积水潭医院正骨科看手腕,据云键鞘囊肿。取来服药、洗药各2包。宽儿夫妇晚间来家,吃饭留宿。

18日星期五 挈小元去中山公园,食苹果。午后与罗努生在政协三楼谈民盟及旧政协事。洗澡,购水果。

19日星期六 早餐后挈小元去北海,习拳,划船,午饭又挈其到动物园,有小雨,五时回家。晚饭后宽儿挈其回北大宿舍。黄颢忽从川西回京,来见。蚊帐于是〔日〕挂起。

20日星期日 早去北海习拳,八时回家进食。洗温右腕。写发马仰乾及晓青各信片。午后思索写稿,未得头绪。阅《参考消息》。文淦来(谈崔建华问题)。

21日 早到北海习拳,原意到图书馆,乃不料星期一不开门也。重抄读书录关于《甘地自传》部分。

22日 落雨。八时后去北海习拳,转至图书馆,查取《甘地自传》。十二时回家午饭后写读书录有关甘地部分。郭大中来谈陈毅讲话。人类创造力一稿据云渊庭已交付于他。

23日 早到中山公园习拳,培忠自南口来坐。访良庸未遇,知其明晚乃归。取阅《参考消息》。晚去蔚秀园看宽儿夫妇及小东,东颇识愚。

24日 早到北海,与亚、渊、大中、仰乾相会,以海拉尔写稿付亚阅之。午后到北京医院检查身体,五时半回家。

25日 早到颐和园习拳于八方亭。到王府井百货大楼东安市场购毛笔手册。访良庸取阅《参考消息》。午后到政协剪发购水果。杨超送来甜酒。渊庭取来公债本息。发中央电台一信。

26日 早思索写稿。到北海与亚、良、渊、大中等相会习拳。嘱渊到北京医院一行。午饭后写稿。收伟峰电话。

27日 早到北海习拳。候伟峰至七时乃来,八时分手,赠以10元。回家收马先生寄示伍时清地址,访之不在,遇义〔懿〕顺告之。午饭后小休息。去北大看小元、小东,宽儿夫妇。宽于明日去劳动一月。晚饭后听广播《九江口》一剧。

28日 进食后去北海人多,改景山习拳。午饭后未再出。渊庭代赴房管所办理修房及购灰料事,用去百元。续写稿。访良庸取阅《参考消息》。熊仲光来。

29日 夜来雨不小。早去

北海习拳，亚、渊、大中来会，渊交到修房购灰各单据及余钱四元多。午后送来灰砖等等。阴云未雨。看熊著《明心篇》，思索写稿，颂华将赴上海公干，来家宿。

30日 天未明颂华起，去车站。写稿数行，到北海习拳。午后到政协洗澡购水果，遇王恺元、沈德建，各略谈话。

31日 发恕儿一信片。到北海习拳，艮庸、渊庭、亚三均到，欲雨，八时回家。写稿，阅《参考消息》。午饭后小睡。唐有祺及其子女来，送到上海带来腐乳2罐。

## 9月

1日 晴。思索写稿。去蔚秀园看小东，送交王妈33元。在颐和园习拳。午后看熊著思写稿，未敢下笔。晚饭后伍时清挈其子松年、鹤年来坐。

2日 阴云。七时去北海习拳，亚、艮庸、大中相会，收亚转来熊先生信，八时回家。艮庸将上半年熊先生万言长信交来，又《参考消息》多份，阅之。午后去托儿所接小元，小元随祖母睡，愚睡外屋，幸无蚊。而中夜大雨，白灰可惜。

3日 阴雨至下午，夜晴，终日未出门，亦无所作，看小元而已。晚饭后送其托儿所，午后董渭

川来坐。

4日 晴。早起写稿，抄王恩详《佛教思想》一稿。在豁口外湖岸散步。晚饭后到苏联展览馆习拳。写发熊信，寄还其长信。

5日 阴云。到北海习拳，与亚、艮、渊、大中相会，九时回家。抄王稿达10页。到政协购苹果。寄还熊长信。

6日 进食后到北海前门习拳，九时回家抄王稿完，乃知其未尽善也。午后再到北海散步。收颂华宽儿各信片。访艮庸取阅《参考消息》。收听《四进士》一剧。

7日 夜间有雨，晨起未止。八时到北海习拳，回家午饭，小睡，写稿。

8日 到展览馆习拳。午饭后写稿。三时到政协购点心及糖。忽遇载涛，望见溥仪。

9日 进食后到北海习拳，亚、艮、渊、中均到。九时到蔚秀园，十时到托儿所接小元。午后饭于政协。

10日 早十时半挈小元看电影，未终而出，到中山公园散步，二时回家。收颂华信及宽儿电话，晚饭后送小元回托儿所，九时乃返回家，车挤。

11日 幸无雨。艮庸赠我林文忠公写经。进食后去北海习拳于东岸路上。收恕儿及陈碧华信。

12日 幸无雨，早到北海

习拳，亚、艮、渊、大中均到。思索未能写稿。午饭后去政协剪发购水果。渊庭交来周潜川《峨嵋十二庄》，阅之。又收《文史资料》第十七辑，阅之。

13日 晴。写稿，改稿。收熊先生、颂华各信片分别答之。又发恕儿一片。到动物园习拳散步。午后未远出。访良庸取阅《参考消息》。

14日 早到北海习拳，亚、艮、渊、大中均到，以周书及我海拉尔写稿付渊庭。发施稚墨、马仰乾各信片。

15日 早写稿。到动物园习拳。午后到政协洗澡、修脚、晚餐。菜同去洗澡用餐。

16日 早去颐和园，与亚、艮、渊、大中相会、习拳，划船，十一时到托儿所接小元回家。晚饭前访渊庭嘱其明日代购水果。收颂华信，宽儿回来。

17日 天明宽儿去。八时挈小元去蔚秀园，小东一周岁也，菜继到，胡三婶及胡亮到，少怀亦到，午用馇面。午后同菜、元、东等到海甸照相。五时送回小元，然后回家。收罗尔庄电话。又渊电话云无水果。又收田慕周信云调工作于长兴岛。

18日 早发恕儿一信。收

南公村兑来房树款共<sup>①</sup> 134.65元，开户存储。到动物园习拳。写稿。读《成唯识论》。

19日 到北海习拳，亚、艮、渊均到，大中未到，嘱渊代购水果，午后购到送来。阅《唯识论》。收政协通知参观八一制片厂，约26〔日〕去。

20日 到展览馆习拳。午后到政协购苹果及梨。阅《唯识论》。良庸送来《参考消息》。收颂华信，将于明后日起身回京。

21日 到北海习拳，亚、艮、渊、大中均到，九时回家。阅《唯识论》完。终日阴未雨。

22日 对稿思索，难于下笔。访良庸嘱其代购政协水果，取阅《参考消息》。菜去政协晚饭，小阵雨。习拳于中山公园内，送还刘定老五元钱。

23日 早起改稿。到北海习拳，亚、艮、渊、大中均到。嘱渊去科委会领取宽儿分下菜肉等。仰乾来送我点心梨膏等，谈有贾医甚高明。午后到托儿所接小元回家，宽儿亦回，收恕儿信述其情况尚好。

24日 早起挈小元去动物园习拳，八时回家，写稿。宽儿去车站接颂华。宽、颂、元宿南屋。中秋无月光。

<sup>①</sup> 良乡县南公村为著者祖莹所在地。

**25日** 早起决定毁稿改写(自29页)。八时后叫车送颂华小元回北大,看小东。据云昨日发烧不食,曾去医院打针。十时回家改稿。

**26日** 早起进食后去南河沿文化俱乐部习拳,即随政协同人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参观,其实无足观者,甚悔此行。午饭后休息。阅《参考消息》。思索改稿不得其路。收亚三信云二四习拳不能到。

**27日** 终日阴,但雨甚小。早四时起改稿。十时到动物园习拳。午后再改稿。访艮庸,取阅《参考消息》。

**28日** 终日雨不休。午后去政协剪发,购水果及点心。改稿。收广播电台回信及稿件,当即复谢。在政协欲习拳而不甚得便。

**29日** 早到北海习拳,回家改稿。午后去海甸取来小东相片。发恕儿信,寄去此相片,又到蔚秀园看小东;正睡着,未看清楚。

**30日** 终日阴,下午小雨,改稿。访马仰乾,送苹果等,略谈而回。车上人多,奇挤。改稿。

## 10月\*

**1日** 早进食后,同陈、黄、

赵一车三人到天安门参加典礼。天阴无雨尚好,一时回到家。午饭,阅《参考消息》。近四时宽儿夫妇及小元来,晚饭后同彼等到天安门看烟火,有黄□之子渊庭之女等同游。十时前回家就睡。

**2日** 早阴无雨,挈小元到动物园·转·回。人多车难上,因放假3天也。阅熊著思索改稿。午后习拳于展览馆外。归途完全步行,无法搭车。

**3日** 早习拳于北海,亚、艮、渊均到。岳美中来谈,富眉生来。李雪昭夫妇来。魏西河来。阅熊著。

**4日** 时阴时晴。早到北海习拳。改稿有成。李雪昭来代修理水箱。收马先生电话,约明日见。

**5日** 早到北海习拳,遇李汝昌,据云鲜特老作诗。回家后鲜恒来,据云特老摘掉帽子,重庆大旱极苦。是日出园时遇大中、艮庸、亚三来园。改稿。晚饭后去马先生家,偕同访贾梦莲医师,谈及五运六气,用针于手,开方治前列腺肥大。

**6日** 改稿。到展览馆习拳。午后去政协及西四等3处皆寻洗澡未得。修房工人来约动工。

**7日** 早四时起床写稿,七

\* 本月25日以后各日日记及29日、30日日记均因受潮受损。“……”为字迹模糊处。

时到北海习拳，亚、良、渊、大中均到。九时同到清华园洗澡，十一时回家。午后未再出。收《文史资料》第十八、十九两辑；有章行严文数篇，阅之。

8日 早到颐和园习拳，八时后到蔚秀园看小东小元，知颂华又患盲肠炎，遇其弟光煜夫妇。十时回家，阅《文史资料》，发章行严，袁昌夫人、鲜特老各一信。张小山来谈片时，知良乡情形。

9日 早去北京医院晤史大夫，取得治血管硬化药，分20天服用。晤外科大夫，说手腕小疱，午后小睡未出。晚饭后去人大礼堂参加纪念辛亥革命；文娱节目“八仙过海”甚劣，十一时回家。

10日 阴云，入晚有雨迄夜。早到北海习拳，亚、渊、大中到，良庸未到。午后改稿。晚饭后去人大礼堂看京剧《火烧望海楼》，不佳，先退。十一时就睡。

11日 早到北海习拳。午后去政协购水果，又到动物园散步。发培宽信片。天气晴，惜多风。阅《文史资料》。

12日 早到北海习拳，良庸、渊庭到，余未见。午饭后到政协听柯柏年报告西柏林问题甚详。在三楼用餐后看《秋瑾传》，只两场即回家。收宽儿电话，说颂华病情及元孙星〔期〕一回家。

13日 早四时后起阅翻熊著，思索写稿。收章行严回信。

14日 早到北海习拳，晤亚三、渊庭知取得在听鹂馆午宴及去十三陵专用汽车机会。九时半回家。看熊著思索改稿。发恕儿一信片。

15日 早出习拳于北海，八时回家。宽夫妇挈小元去百货大楼。愚同树菜到大同酒家未能入餐，改在萃华楼午饭。午后二时返家，宽夫妇回北大去。

16日 终日阴而无雨。早起到蔚秀园接小元到颐和园与良庸、渊庭会于知春亭，云川、大中、亚三、马仰乾续到，散步至南湖八方亭，龙王庙折回鱼藻轩品茗。十二时后培昭、树菜续到，同饭于听鹂馆，然后在排云〔殿〕摄影，又划船二小时乃分手出园。余送小元回北大；看小东甚好。回家已逾六时。晚饭时文淦来，送点心等。潘怀素来索助，留有信函，待复。又收恕儿夫妇祝寿信。

17日 终日阴，晚小雨。早到北海习拳，亚、良、渊、大中均到，以医院检查结论付渊庭转交医务室，又贾医麻黄汤方嘱购30付。午后到政协洗澡及剪发。良庸送来《参考消息》。发恕儿一信，潘怀素一信片。明日游十三陵，能否成行不敢定。

18日 早亚、良、渊、大中

先后到，决定良不去，菜去，共五人乘会中来车去十三陵，先游长陵，次游水库，水甚少。天阴无雨亦无风，大致尚好。午后二时半回家，及吃午饭，仅点心水果而已。麻黄汤购来 30 付。

19日 阴凉有风。到北海习拳，亚、良到，未见渊，回家八时半。菜出洗澡。思索改稿。午饭四时答访潘怀素，赠以 20 元。回家后写发章行严一信<sup>①</sup>，为潘事也。

20日 早到北海习拳。改稿有得。终日阴间小雨。修房停工。午后续改稿。绍剧《龙虎斗》晚会未赴，以券赠渊庭。收鲜特老回信。

21日 早起写稿。因阴雨未出习拳。午后去政协三楼一无所得，到西郊公园习拳，收章行严回电话，未约晤。阅赫鲁晓夫报告及《参考消息》。终日阴冷。

22日 昨稿仍须再改，而后知其事难。天晴大佳。早去蔚秀园看小元、小东；东能步矣。饮食后，同宽挈元去颐和园习拳。九时半回家，知董渭川来借书未遇。渊庭来借去 30 元。良庸送来《参考消息》及干笋。文淦、雪昭来，代收花生及白薯。赵庆祥来。胡同志（南屋住客）代收拾水箱颇费力。陈以静之妻来求介绍亚三诊治，为写一信。思索改稿，有得于心，甚喜。

23日 早改稿未出。午后去颐和园习拳，五时回家。发潘怀素一信。收万寿山所拍照片。陈伯君来小坐而去。

25日 早四时起……。……〔习拳〕于濂溪间。午后……。……德胜桥叫石灰……。……有雨。

26日 早五时起。……八时到北海习拳亚、〔良〕、渊均到。九时□回家。阅有关阿尔巴尼亚报道。午饭后小寐，再写稿。晚间同仇老〔同〕车到政协晚会看厉慧良嫁妹。修房工人又动工。宽儿回家取去棉花。

27日 天阴有风。午前写稿未出，只在湖岸略略习拳。〔午〕后马仰乾来（送还甘地稿），谈及时忠情况，……。□后到西单商场购糖及饼干。

28日 早到北海习拳，亚、良、渊、大中……。……赠亚等三人。九时半回家。……。

31日 早去颐和园……香山，渊庭、良庸到……游甚乐。饭钱只去 2 元。亚三有事，大中……均来同游。午后四时回家，即去政协洗澡，〔购〕水果等。收一件呼吁书，拟转政协。

<sup>①</sup> 章行严即章士钊先生

## 11月

1日 忽然阴雨(甚小)。去动物园习拳。……写稿。菜欲出未得。午后写稿。收焕千信索……。

2日 阴如昨。写稿。菜出门至午后三时乃回。……〔北〕海习拳，亚、渊、大中均到。遇陈真如谈……等问题。

3日 展览馆习拳。午后到政协剪发，……。……

4日 早□渊庭访岳美中谈……。十时到北海习拳。……。……我自己用饭于家。午〔后〕三时……。

5日 ……小元，则以托儿所发现肝炎未〔回家〕。……回，晚饭后乃回家。闻姜德海来过。

6日 早写稿未出。午饭后到动物园习拳。……〔张〕执一信(说去福州事)。……

7日 早写稿未出，雾大故也。午后去颐和园，习拳于石舫。回家五时半矣。写稿。

8日 早写稿未出。午后到政协……。……。收焕千……。……执一嘱人答我一电话。

9日 早到北海习拳，亚、良、渊、大中先后到。……。到荣宝斋购小字笔。十一时回家。……以借□□书一包还之。午后去政协……。□良庸取阅《参考消息》。

10日 早起写稿。十时外出习拳于北海濠濮间。……□□同车到政协听吴英恺报告心□外科发展。

11日 写稿。到北海习拳，……。阅《参考消息》。收怒儿一信。□宽儿电话云……。……

12日 早起写稿。□□去蔚秀园……。……甚好。回家发怒儿一信片。……。……

13日 □阴，细雨终日。□□□写稿。……。□出陈□□19元。

14日 早为先公设祭(43忌辰)，培璐母亲来，培昭同来。亚、良、渊三人同来。午饭后去政协洗澡、修脚、购水果。今日未写稿，似须再改写末段也。据电话宫门口二婶故去，后日火葬。今日终日阴而无雨。

15日 ……。写稿改稿，到北海习拳。午后……，到政协晚饭。饭后到宫门口头条56号吊丧，看到焕伦大弟夫妇及焕彩小妹、胡亚明表妹夫妇，谈及四弟在辽阳，五弟在长治，二弟在大同各情形。九时回家。连日忘服麻黄汤方。

16日 早菜去医院为二婶送殡，迟至十一时乃回。我因渊庭在北海等候，于十时赶去一晤。午饭后去颐和园划船，因今日晴暖少有之好。三时半到蔚秀园看小东，留给苹果等5个。五时回抵家晚

饭。

17日 天阴欲雨，小雨□□。写稿。……出。到中山公园习拳，四时回家。晚饭后到政协□□会，看儿童表演，尚好。九时半回家就睡。

18日 早起写稿。咳嗽加剧。九时到北海习拳，亚、良、渊、大中均先在。十一时回家。写稿。……。阅《参考消息》。服麻黄汤。

19日 半阴半晴。早出习拳于北海。富眉〔生〕□谈赫鲁晓夫。午后去蔚秀园同宽夫妇去看……。

20日 熊著书后稿写完，自己装订。到动物园……。收恕儿信云即将请假回□。……。发罗隆基信片及陈□□信。□熊论……稿□良庸阅。

21日 早到北海，亚、良、渊、大中均……。午后……。

22日 早起写“记师友之缘”。菜出购衣物，自炊而食。午后去政协购香蕉、茶叶，四时回家，菜归尚在我后。晚饭〔后〕同仇老一车到政协三楼听四川相书，即口技也。

23日 ……。

24日 早访王寒〔〕询□刘伟情况。到北京图〔书馆〕阅《哲学研究》儿册。回家□饭。到政协□□有关气象工作……。晚饭之后去北大看小东……小元已经回来

……颂华开刀。……。九时半回家。

25日 写稿，……习拳，亚、良、渊、大中均到。……。十一时回家午饭。饭后□去蔚秀园看小东、小元……。……29日动身，下月2日厦门报到也。购……。

26日 早起即去蔚秀园看小东，□见好。颂华以……。宽儿劝我去福建。□后去荣宝斋看夏老赠……。……访岳美中……。……购到车票，福州□□迎我。□□回家。电渊庭明日去政协联系。

27日 阴有小雨。写稿。收恕儿夫妇来信云□□增加，回京推迟。宽儿晚来家吃饭留宿。……车取相片。发恕儿信，告以去福建。取表。……北海回家。午后又去王府井觅书仍未得。

28日 早宽儿去上班，带去两孙用药品糕点等。九时与陈刘等通电话。到北海习拳，亚、良、渊、大中均到；渊似病。到图书馆觅书不得。午饭去政协洗澡、购点心等。收袁昌自新疆来信。收得去福州车票。

29日 早到平安里换车票（菜用）。渊庭交来明日火车票。午后去政协购水果。宽儿送来《心理学》一书。渊庭晚饭后送来《中国思想通史》二册，自云有感冒，明早不能送车站。

30日 （缺失）



## 12月\*

3日 ……。……。……厦门地方当局有许、施等。……

4日 原定开会，改阅文件。①午前有多人来访坐。饮食改在屋内自餐，甚便。阅文件有意义者不少；又加标记。午后同王夫妇□□陈等经林锦英导游鼓浪屿，登□□眺望甚佳。晚饭后看芎剧“李妙蕙”。□□受其扰，夜睡不佳。

5日 □仍阅文件未开会。午前参观厦门大学及南□□等。午后阅文件，有可取者。发家中一信片。

6日 早六时起，修面。八时开会有王厅长、杨部长各致词。午后有六篇论文宣读。发何公敢一信。

7日 习拳用餐后参加会谈，听取论文宣读。午后未参加，出门散步，阅读文件，写家信。

8日 习拳用餐后参加会谈，听取论文宣读。午后小组讨论未参加，同王、张等游博物馆及中山公园。

9日 习拳用餐后阅《思想

史》，颇为于我有用。终日未出门。与王闲谈。交付陈可冀粮票11.5斤，又12元。

10日 习拳进食后同王等去集美游览，访陈墓后循海边散步，十一时回寓。②陈墓极可笑。午后未再出，阅《思想史》数十页。午后剪发。

11日 习拳进食后参加第一分组听取论文宣读。阅□启谟文甚好。午后续听如前。发家中一长信，又□上海张三姨一片。阅心理学的哲学基础及自然□学基础一书，殊无足取。

12日 习拳进食后参加第一分组的讨论，仍只听听而□。午后同王、岳等参观此地中医院及市立医院(医学院……舍将建成)。访求厦大研究经络材料仍未得。

13日 习拳进食后检理此来所收资料文件。张□□、王厅长先后来囑我在会上□话，允之。言定16日将离此回福州，19日离福州赴杭州。准备……。

14日 习拳进食后到中苏友协听岳美中讲话□。午后同岳、陈出门购物，因无凭证竟无所得。

15日 习拳进食后同美中

\* 是月1至3日日记已无法辨认，略。

① 著者一向留意中医学，此行作为政协医药卫生组成员与著名中医岳美中结伴，参加厦门举行的中医学术会议。

② 陈墓即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之墓。

略谈，同到会场。八时讲话到九时半，即回寓休息。午后同岳、陈到邮局发寄此次所收材料两大包。晚参加会议闭幕宴席。席后有吴、刘等位来小坐。定明日回福州。

16日 检理行李。进食习拳后到会听王厅长总结报告。十时半宣传部杨部长来访，询知为山东临淄人，于鲁溪同乡，曾到邹平作了3天的学生云云。十二时李市长在南普陀设宴，素菜甚佳。饭后刘局长送我们上火车。车上与岳、陈谈及周潜川。

17日 早八时车抵福州，下榻西湖宾馆内新五楼。发家中一信，内有厦门所照相片□。散步于湖边及园内。午后参观市立人民医院，有浅针法□黄廷翼、西医学中医李楚奎（陈老太太治疟疾）□均甚好。又青〔中？〕草药预防七大传染病收效高。

18日 习拳进食后同岳、王等参观中医学院、中医□究所、省人民医院、药检所各单位，遇有陈□清、黄宗鬯等。针灸教研组工作甚好。午后□□在卫生干□讲演，讲后同访政协□□仲、愚访何公敢。回寓晚饭，饭后左英厅（□□祖、庄子长、张世芳、王云章）长来谈至九时余乃去①。睡眠以谈话

多受妨碍，躁动不宁大为心累。

19日 早习拳进食后，严同志以车来接，约何公敢游鼓山涌泉寺，寺颇大，惜有雾不得远眺。十二时王等设宴送行。午后未再出门。四时半王等以车来送我至车站。开车后用晚餐就睡。

20日 早抵鹰潭、江山等站下车习拳。午后沿途有雨。五时五十分抵杭州，无人来接，冒雨觅旅舍，住西湖饭店103号。外出就食，3人共用去四毛五分钱。颇冷。

21日 睡尚可。早起习拳。同岳等雇船游湖。至蒋庄访马老不值②；晤刘公纯。游岳庙及灵隐归来，知刘曾来访，留字约明日素餐聚晤，有王老各医王邈达，并囑□约岳等。愚当再赴蒋庄辞谢不获□□浮老定明早谈话。

22日 早起习拳，未出用餐。十时马老刘□□，为述我在厦门讲话大意。十二时被邀□□春楼午饭。王邈达年84甚健，听□□谈内经、道家、阴阳家、神仙家及陈□□宁炼丹等事，二时刘公纯伴我到陈仲瑜家视其病，无大问题。回店后又同岳等散步白堤而归。

23日 早习拳，未进食。收拾行李，九时前去车站，硬席颇挤。午后一时抵沪，有政协周君来接，

① 原文如此。

② 马老即马·浮先生。

同至上海大厦，住入三楼16号房。岳去周家渡亲戚家，陈去卫生局，愚未出。写发富顺寿、陈仲瑜及家中各信。晚饭后洗澡，甚快。

**24日** 早起室习拳。七时半早餐后去卫乐园张三姨处<sup>①</sup>（照王有辉电话所云乘48路汽车至幸福村下车左转即泰安路），谈至十一时，又访熊先生于淮海中路，谈至十二时，折回张家，同张三姨□道到市政协文化俱乐部午饭。饭后二时乘一路电车回寓。三姨托带什物□丽珠<sup>②</sup>。收树棻托三姨转来一信。发〔福〕州王厅长一信。富顺寿、凯生等五人来坐。

**25日** 早室内习拳。进食后未出门。午后访问□学院附属之□□医院，谈慢性肾炎问题□（闻张大夫有三仙汤之创造）。

**26日** 早习拳，进食，检拾行李。同岳、陈、何等参观访问广慈医院，由邝安堃大夫之助手张、沈、赵各大夫接待，谈高血压问题较多。十二时回寓午饭。饭后休息。周同志来送行。二时三刻开车，岳之女及外孙同行，沿途见北地雪霜。

**27日** 晚七时到京，渊庭

来接。到家恕儿夫妇皆在。树棻仍忙，夜四时仍就睡。我虽十时即就睡而不能入寐，思索问题太多也。

**28日** 原约马仰乾及陈、郭、李等同谈，而亚三未得〔来〕，只略谈南中见到马、熊二老先生事，改明早再谈。午后到政协未能剪发，只晤刘科长谈南游事及去广州问题。习拳而归。遇陈此生。

**29日** 早发黄瑜、王寒文各信。<sup>③</sup>马、陈、郭、李来，为述我在厦门会上所发言大意。午后去政协仍未能剪发。晚间在新街口剪发。亚三为棻诊脉开方：天□补心丸或柏子养心丸及稀莖片，经各处药□觅购，除稀莖丸外均不可得。奔走□□之久。□□可冀通电话两次。渊庭赵陈处接洽一□。

**30日** 昨日未能习拳。早起写发马仰乾一〔信〕、陈可冀一信，又题写马一浮为郭大中索得条□。着手写中西医沟通结合之道一文。<sup>④</sup>后到入大会堂参加出发广东视察组〔会〕，决定随第四批出发，行期可能在1月6日。晚间叫政协车同棻去北大看小东并吃饺子。九时回家。未习拳。落雪。

**31日** 写稿。未习拳。与宽

① 张三姨即著者表舅张耀曾先生之妹。卫乐园为张耀曾先生在上海住处所在。

② 张丽珠为张耀曾先生之幼女，时任北京医学院教授。

③ 黄瑜为黄良庸先生之长女，时在广州中山大学工作。

④ 著者遗稿中未发现此文，或遗失于“文革”中。

儿通电话，嘱送小元入城。宽挈元来，颂华晚亦来。晚饭后同菜挈元去人大大会堂新年晚会，与陈真如同车。天甚冷，九时回家。宽夫妇及

元仍回北大，未留宿。渊庭交来路费报销退还我 221 元，又陈大夫分给我参观所得之资料多份。雪后风大。

## 1962 年\*

### 1 月

**元旦** 早起写稿。午饭后得伟峰电话，与其相会于北海，说去广东事。晚间续写稿。

**2 日** 伟有电话，因去医院不得会晤，改明日九时相见。写稿。习拳于展览馆外。恕儿夫妇去蔚秀园，晚间归来。渊庭来。

**3 日** 早起写稿至八时。去北海晤伟。归家后木工来修理屋顶，地板则推迟。写稿。午后出购柏子养心丸。胡真住入医院。与渊庭通电话。入大办公厅来电话。发马仰乾、王星贤各信片。马仰乾送还我稿子。

**4 日** 早起写稿。午后去政协购水果、习拳（不多）。再写稿。恕儿去北大。张德尊有电话来。渊庭送来本月工资。闻胡海帆患肝炎，小元、小东均受威胁，无计可

施。

**5 日** 早起写稿，至午饭后完成。□□陈此[生]、沈汝□各信。付渊庭抄写□□□□。洗澡、购水果点心。习拳不多。……。

**6 日** 早去蔚秀园，因迟归……。只看到小东，九时回家。……。……其子送来抄稿，字迹……。……出，晚时清来，以棉花一包托带伍学扬。恕儿来。八时去车站晤张德尊，登车独占一房间，甚倦，即就睡。

**7 日** 在车中与菜说先代之事及两儿幼小事。饮食尚可。晚八时过长江大桥，天明之前过长沙。

**8 日** 车过五岭，到砵石下车眺望。夜十一时抵广州，住羊城宾馆 715 号。微有感冒不适。

**9 日** 早起习拳不多。早点后发家中一信及伍学扬信。昆庸、培昭、小瑜同来，谈至十一时去。午

\* 是年日记严重损失；残存部份（上半年）又受潮结块，无法辨认之处甚多。“……”为字迹模糊处。

饭后检查身体。同游红花岗，设计甚好。晚洗澡并服药以解表。

**10日** 早起习拳不多。遇杨扶青谈健康，因而迟误随众出游。午饭后听省当局林李明作报告，从全省概况4000万人口说起，以至农工商文教交通各项均谈到（□□□侨民在外，600万侨眷在乡）晚饭为之推迟。菜身感不适，腿……。……母夫人住医院已有两个月。遇……绍利教授（女）一生物学家于……到京曾相见也。愚感冒……，……甚效。良庸及琛来谈甚久。

**11日** 早菜因病未用早点及午饭，馆内有……视给药3种，午后开始服之。晚饭思肝粥吃。愚五时半即起，写寄宽恕两儿信发去。在上海写致陈仲瑜信夹在书内忘发，补发去。又发劳□硕一信。伍学扬来坐，以时清托带棉花付之，□其询问伍先生生前事迹，约定16日午前八时半来此详谈。杨遂良来坐，与谈伍先生事，亦约定改日详谈<sup>①</sup>。良庸均在坐同谈。午时各去。前借吴秀峰报纸已还去。去海南者开始起飞。

**12日** 终日无人来。劳有电话约明日午前来，同时电话约良庸。午后散步于流花公园。阅《中国思想史》第二卷。菜又发家中一

信。去海南者尽去矣，明日东路者出发。

**13日** 习拳进食如常。劳及良庸同时来谈甚□，约定下星期一再谈。约明晚去中大瑜家，午后二时黄铿□□及□等来。忽……所苦，但乏力，闭目□息。四时良庸……。……章甫为菜诊脉，开两个方。……代购药煎药。即借车送……。……其家见到高弥及其……，……只饮开水而已。……。……其父，八时回寓……。……达天明。

**14日** 病不能起。宾馆王送来有开方3种药服□□。事为招待所及朱秘书长所闻，□送我去医院，二时半□入省立第一医院，有林处长及杨遂良同送来安置□□□。晚未泻。进食后夜大便□□□。

**15日** 天明忽又水泻一次，出乎意外，嗣即……。黄琛来。统战部张□□部长及张主任来坐甚久。林处长来一看即去□中医生□□来过多人多次。

**16日** 天□□冷。大便正常，自觉肚腹甚好。电宾馆□来访者。□□来医院均不见一人。补13日。卫生厅陈英昭科长来接洽参观访问事，□谈好五个单位，从星期□□□□开始进行，今□□另说

<sup>①</sup> 伍学扬、杨遂良等人均与伍庸伯先相识，此谈系为写伍先生传略作准备。

矣。

17日 ……同其巽哥及瓚侄来坐，瓚……分手至今将20年<sup>①</sup>。嘱良庸……明日来。索宾馆代买桔子……。

……正常，决计出院，对……袁主任。良庸□□伍学扬不得来空来此。有□□件交来。托良庸发卓振雄一信片。□□借菜出院。雨后稍冷。晚饭后□□□就卧，因杂音不断，久久不能入睡。

18日 早与劳通电话，约19日晤谈。黄省三及□来。午后良庸培昭来坐甚久，略数伍先生逐年之事。五时伍学扬来进行谈话，良庸作记[录]，至八时半而后去，有大关节处较清楚。九时就卧仍难入寐。

19日 早回思昨日谈伍先生事，习拳。午饭后小休息，同菜散步子外。二时半杨遂良、良庸、劳君硕先后来谈伍先生的七年抗战工作，至五时结束，各散去。莫雨玑来坐，六时同良庸一道去。晚饭后菜出看戏。八时尹时中来谈伍先生事兼及刘伟峰。

20日 早点后良庸同访黄阶平，所得不多而启发疑□不少。又同访卓振雄，所得亦不多<sup>②</sup>。午

后□□□□□牛油及白糖。又璞代购生姜三斤。尹时中……事。菜出看戏。写发梁家勉一信。……。

21日 早点前后习拳。阅《思想史》……。……学阳来谈，订明晚同访……。……同来坐。王运环（敬止之幼子）……。……欧为我此行一大收获。……。……晚再谈。莫雨玑来，为作书（对联及一□□）。

22日 ……摩。进食后同张处长王同志及菜等参□访问中医学院。晤刘陈二院长，谈概况及中医研究所，内容贫乏。十二时回寓午饭，饭后良庸、培昭及琛来，陪菜出游街市。愚同王访问中山医学院，晤王吉甫、李士梅（医院长），极幼稚。中医力量薄弱（学院及两医院共11人）。气功太极拳尤可笑。五时半回寓晚饭，饭后同伍学扬访黄阶平，查对伍先生在十一年、十二年同事迹。（琛留晚饭而去。）

23日 早习拳进食后同王德鉴参观市立中医院，院长陈宝星谈甚多，各老医陪坐久。吴针家年余灸治胎位有名，压缩治疗，致力研究，脾……，……院稍不同。十一时回家，午饭后二时……中医

① 黄瓚为黄良庸之侄。1941年著者在香港创办《光明报》时，黄瓚曾工作于著者左右，故说“分手至今将20年。”

② 指为写伍庸伯先生传略搜集材料。

院，历史久。梁乃津院长谈……院有教学关系，缺高级西医，……。……不归。五时去访沈九如，……。……林处长约后日去从化。

24日 ……。……梁家勉不至，电话询知……。……园，登五层楼，下至中山纪念堂。十二时午饭，遇陈真如、高一涵□□诊。饭后林振环、罗倬汉等来谈。瑗及其婿黄家驹来，良庸、培昭来。晚饭后欧阳乾□□就卧，先生一些手稿，良庸同他谈至十一时各去①□□阳转梁家勉一信。

25日 早习拳。知从化之行改午后二时。收拾行李。无人来。午饭后二时同张、吴、华等去从化。四时到达，住第二大厦201号，面对青山，俯临清溪，风景绝佳。晚饭后洗澡（温泉）就睡。

26日 早起向北行，登山达顶。折树枝为杖伤手。早餐后同菜步行溪水之东岸。午后又散步南行至瀑布，竟觅不得而归。晚饭遇张奚若（前次遇范长江、梁思成、屈武等。）

27日 早起南行散步、习拳。进食后闻即日回广州。后又改十时、十一时，卒于午饭后二时……。……乃到。知明早车票已定。与邓文钊通电话，……。

28日 ……。……夜间菜

收拾行李。早六时邗……。

29日 车上尚顺利。……。……长江大桥，而黄河桥则为……。……。

30日 □时抵家。恕夫妇及两孙在候门。与渊庭……，有外间来信，有焕千及福建龙海县林□□□□。拟□焕千20元而菜及恕等阻我。渊庭来托其发焕千双挂号信，又托其代办汽车月票及医药费的报销等事。伍时清晚来谈甚久。宽儿夫妇来见。文淦来，陈瑾贞来。

31日 早访马仰乾，赠以下鲜果品等，谈欧阳翰事，托其代寄20元，以王敬止信还之。闻其子将回粤就业。发王寒文一信片。恕儿夫妇去胡三叔处，并送小东去蔚秀园。午后挈小元到中山公园，购得年票。晚饭后伍时清、马仰乾、梁家勉同来谈。梁为广东一中学生，不知也。渊代购汽车月票送来。发上海信。

## 2月

1日 早九时同仇老一车到政协参加纪念郑成功会，后到政协购梨及点心，洗澡归家。……手指。晚饭后抚小元入睡。恕夫妇……也。略习拳。

① 原文如此。

2日 ……见到颂华及小东。归来进早点。……到政协，理发未成，……。……春节联欢晚会，……。…熊仲光……答之。自本日起服施制药丸如……。……

3日 早起厨火灭，生之。写答颂天信发去，又兑富□□□焕骞各20元。购点心。午后去政协……桔子、点心、茶叶等，略习拳。宽儿来擦地板，挈小元□□。黄朝俊来，以鲜特老来京问题征意见于我。

4日 发黄任老一信（说鲜特老事）。午后去政协购苹果、茶叶等，习拳。回家培宽夫妇先后来。晚饭甚热闹。饭后两孙嬉戏甚久。九时半宽夫妇挈小元回北大。（早伟峰来。晚文淦来。）

5日（旧元旦） 收拾屋宇。亚三来。渊庭秉华来。马仰乾夫妇来。得心夫妇及小虎等来。伍时清夫妇及其女来。郭大中来（交来装裱册页）。熊仲光来，求书扇面。王流柱来。李雪昭来。张少怀来（甚瘦）。午饭后富眉生来。晓青、培修夫妇来。□□□□。赵庆祥夫妇来。培璐来。宽夫妇……玉带回北大。恕夫妇去宽街。……。……

6日 早阅有关科学研究一文。……。……平之子王钊平来，其子尚可，……其岳家。午饭后去政协……。……到少怀。……北海回家……。……患便秘。

7日 早写致政协秘书处信，来发。魏□□来□□，谈及医学，借去资料15种。……交来熊书后一稿，谈及东方学术问题。黄□来，已调京工作（去北大晤宽儿）。焕伦弟来未得谈而去。恕夫妇去人民日报访友。归来甚晚。

8日 夜来落雨不小，晨晴。到展览馆习拳。发马仰乾、熊仲光、魏西河各信片。整理闽粤资料。马仰乾来约星期日再见。（又借去一种）。发昭侄信。

9日 阴雪不断，而预报则雪在今夜。出访朱谦之于中关村，借来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等3书。到蔚秀园晤颂华谈小元问题，小东在睡。到颐和园石舫习拳，游人仍不少。……阅朱谦之所著《扶桑园考证》晚。

10日 ……雪，午止，午后渐晴。写《师友会合之缘》。……璐侄电话，知其……。……

11日 ……。……谈甚久。饭后与两儿谈话，与两……。……回家，十时乃到。（恕夫妇同回。）

12日 早五时起床，送恕儿夫妇回……。……时熊仲光来，取去扇面，交来抄本……。……本。午后习拳于景山公园。阅侯外庐著《中国古代社会史》尚好，对于我所见有相印合处。马仰乾来，送还其所信医学资料，借去《参考消息》（六



纸)。发魏西河又一明信片。

13日 早起写《师友之缘》一稿(续)。①季强成来谈为董环施手术,借去人身电流一稿件。午后去展览馆习拳(不甚便)。阅侯著社会史。

14日 早起写稿。朱谦之夫妇来,取回其《扶桑考证》一本。鲜恒来谈其父之问题,嘱其持函到黄家。午后到政协习拳。检看《光明日报》。购梨回家,□□世荣在候我,谈袁昌患结核,嘱……。

15日 ……。鲜恒来报告黄任[之]……。

16日 ……习拳,到政协阅《光明日报》有……。……归。

17日 ……读社会史,摘抄。崔建华……。……来食品。午后到政协洗澡、购梨、习拳。……。写发欧阳翰一信。收魏西河信。

18日 早起进食后去得心甥女家,又小青甥家,……分给诸孩各一元。到亚三家赠以姜。到官门口,……看到焕伦。到北海习拳。午后亚三来。王恩洋、张德尊来。马仰乾交回《参考消息》四纸。

19日 抄社会史。去蔚秀园看到小东。颂华挈小元入城到

家。小元看闹玩具。访董渭川不值,留字而归。晚八时魏西河来。文淦、建华来。

20日 早摘抄社会史。到展览馆外习拳。午后同罗隆基一车赴组会,有凌、徐、杨等谈海南岛……。六时回家,菜同时出门,稍后……。

(以下缺失)

### 3月\*

17日 ……。…答以下乡,……。…捡拾食品同艮庸、渊庭……到朱家坟,换车至云冈……。……悉农情,见到委□会,当参加组会听……用事。访王书记不遇。二时半……。六时二十分乃抵家。

18日 早写发南公村北队马及王一信。到鲜……,特老尚未抵京。到前门饭店报道后回家。饭后去蔚秀园看宽儿夫妇及元、东二孙。饮□及豆浆均佳。发沈德建一信托转郭子化。

19日 天阴冷。早阅《思想史》。鲜特老夫妇从民族饭店来坐,其神已没有矣。艮庸同时来晤。午后到政协觅修水管工人。习拳。到

① 著者写成《记师友会合之缘》一稿后,又写有《续记师友会合之缘》一稿;均见全集卷七。

\* 1962年3月24日至4月18日政协召开三届三次会议,据以推知此为3月、4月份日记。17日以前日记丢失,以后亦多残缺。

北海散步回家。宽儿夫妇回家晚饭（吃牛肚）。

20日 早沈德建忽来谈，并就我稿指□□□甚多，感其意，决改作。午后去政协……。

……

2×日 ……。…午饭后……。……会通知及文件各种。……电话，知其将去杭州看马先生。…[同]钱浦一车到大会堂，□□组会，选出组长。……回家而不得入门，在民庸处坐。…星贤来以我稿付之。三时到政协三楼购……。同钱浦到大会堂参加开幕式。晚饭□□家。在会场曾晤陶峙岳。

2×日 早写致陈真如一信，托民庸送去。访陶峙岳于北京饭店，谈一小时。到中山公园习拳。午饭后小休息，到人大大会堂参加小组会，提议傅鹰传达广州科技会情况。愚发言：不外视此400人因得团结，不视为恶意故得发抒所见。中华民族原以不外视人的容量故成世界奇迹。董渭川发言亦好。晚饭后到民族饭店访阎宗临不遇。遇冯素陶，…小谈。到蔚秀园则宽儿夫妇及小孙……，…回家。

26日 ……。遇董渭川略谈……。…约晚间再来。回大会堂阅文。晚饭后……海法师共谈，九时乃回家。……

27日 早同钱一车到人大

会堂阅读……。饭后到公园看兰花，散步习拳。二时步回人大大会堂参加大会，听周公报告国际部分。六时□饭回家。

28日 同钱浦早到大会堂小组会。先访民庸，闻毛主席同章行老谈话事。午饭后到政协三楼剪发并购苹果、茶叶。三时半在大会堂听周公后一部分报告。

29日 早到大会堂参加小组会，午后仍为小组会。收袁昌信即转章行严。

30日 早出换汽车月票，穿行北海……。……

……

## 4月

1日 早到蔚秀园看宽儿……。午饭后去政协三楼习拳……。遇侯宝林告以抗战中资料。阅□老诗文集。访沈德建不遇。访董渭川……。…大会堂晚饭，又同到京剧晚会，未尽先退。午前云川、大中、亚三、渊庭集于民庸家读周报告，愚曾说话。

2日 大风颇冷而晴。早未出门。民庸送回报告。八时同钱浦一车参加小组会。

3日 早访渊庭谈发言事。九时小组会听徐□□□建筑工程部刘向三谈煤炭部工□□□□部田春隽补充。晚饭后休会。……。

4日 (缺失)

5日 ……。十时应卢老约，到前门……。……称欲闻者未得闻。十二时回大会堂…，在会堂休息。关于发言事从卢老……略。晚饭后朱洁夫来坐（动员发言）。

6日 早四时起预备发言稿。写发袁昌及□□各信。收张泽及伟峰各信。九时到小组会发言。听董渭川发言极好。午后在政协休息。晚间在人民剧场看茹元俊“长板坡”，尚可。

7日 早七时半访卢老，以“人类创造力”一稿求正。九时到小组会听顾卓新讲计划。午饭后到政协洗澡修脚，仍回大会堂听□□志发言。愚略言基层的党群关系问题。……回家。

8、9日 (缺)

10日 ……。…大会闭幕后约我谈话。…饭□□会堂。饭后到政协……休息。二时再到□□□□方发言。八时回家。

11日 早八时同钱浦一车到怀仁堂听各〔方发言〕。午饭于大会堂，饭后在政协休息，购苹果及糖。三时大会仍为各方发言。

12日 午前无会，拟约亚三谈话，而亚以就医求诊不能来。真如、艮庸、渊庭来略谈。□□浮动可怜。以马浮老信付艮庸阅看。午后政协三楼无所得。三时大会听各方发言。

13日 早同钱浦一车到怀仁堂大会听各〔方发言〕。午饭后到北海散步。午后大会〔听各方发言〕。溥仪发言甚好。发晓青……太太各信片。

14、15日 (缺失)

16日 午前无会。十时访卢老得见毛……。黎劭西《六札之疏释纪事本》读之甚好……劭面于人大饭厅略谈彼此状况。午后列席人大闭幕〔会〕听陈外长、周总理各讲话……。晚饭后再访卢老知其18日飞回川。借其《辛亥回忆录》回家阅。

17日 重写致主席团信加注交付大会秘书处组，……等到大会堂听胡先骕发言、陈毅讲话……。…政府工作报告两册，收到……册。下午小组会曾……。

18、19日 (缺失)

20日 ……。…到蔚秀园挈小元去颐和园，与亚三、仰乾、……相会，游后山等处。欲饮食及划船，皆不可得，游人太多故也。十二时唤车回家。晚间宽儿来伴小元睡。发黄阶平、恕儿各信（收阅恕寄宽一信）。

21日 早袁鸿寿从新疆来小坐，谈其病况。午后挈小元剪发。晚饭后黄来接小元回北大。……文淦母子来。

22日 ……出，景山公园习拳。八时亚三、仰乾、大中、艮

庸、渊庭来谈。午饭后去政协洗澡。  
……

23—25日 (缺失)

26日 ……到北海习拳，  
……大中到，渊……。…后阅慈山  
《庄子内篇注》下册，甚有启会，又  
阅……语录。

27日 早起写记东方学术  
概观底草。出购庄子…晚□□到大  
佛寺退还其《老子翼》。在景山公园  
习拳。午后……资料二十四、五期  
两本翻阅之。王老姬从明日不再  
……。

28日 早去北海习拳。亚  
三、昆庸、大中到，闻渊庭小病。  
……时换车票回家。与总务科通电  
话，促修理水箱工人来取去零件。  
四时去政协三楼购苹果、点心。遇  
[朱] 樱宁略谈，又遇沈德建谈甚  
多。为……费心也。去蔚秀园看小  
东略……。……

29、30日 (缺失)

## 5月

1日 ……。……大不可  
及，叹服于心。今早八时半……政  
协，面致敬意。政协集会后即回家，  
则晓青…来过未值。午后剪发于新  
街口，天安门晚……赴。

2日 ……。有小雨，天明  
益大，即雨中去景山习拳。七时半

回家，写《何谓“静”？》一段稿。午  
后晴，调……东屋书架，增一书架。  
阅抄旧记本。

3日 ……。北海习拳，渊  
先在，亚三、昆庸继来，……。……  
……

□日 ……。去中山公园习  
拳。兑出富廿元。欧……。……修  
好。写致文史办公室一信。午后到  
……白菜斤余。晚饭后[阅]《容庵  
弟子记》及《参考消息》。……

□日 早去北海习拳，亚三  
到，余未见到。访……《新唯识  
论》、《列子》、《读经示要》及《十  
力语要》□等付还之，又囑其以  
《容庵记》送政协文史室。为更换政  
协出人证，午后到政协，购苹果…。  
……谈其病情等事。检出《智识的  
…》《…学》、《人类对物质的认识》  
等书来阅，……

□日 ……。动物园习拳，转  
至西单购……。午后亚、昆、渊夫  
妇来商渊……。写政协秘书长信  
(言黄、李……)

□日 早起写发颂华一信。  
又写给佛□□□□信。访伟不遇。  
习拳于北海濠……。…未出门，阅  
《□□宗教史》完。

## 6月\*

1—5日 (缺失)

\* 从本月所记内容看，与5月份有联系，故疑为6月份日记。

6日 早起写欧阳一信。……转鲜恒。兑出……。……。午后去政协借来《中国思想 [史]》……。

7日 早起阅《思想史》。访良庸借《参考消息》。……协购袜子各一付，又牙膏一合。电宽儿来修收音机，知其曾看黄颢一次。风大无地习拳。

8日 早阅《思想史》，以借朱谦之书二册托良庸还之。到北海习拳，回家午饭。饭后去政协购苹果茶叶。再阅《思想史》。发宽儿信片。

9日 早阅《思想史》、《参考消息》，未出门。午后去政协洗澡，购桔子。收《文史资料》（第二十三辑），阅康同壁、陶峙岳各文、又章行严文。

10日 早阅《思想史》。到北海习拳。午饭后到百货 [大楼] □□购冬鞋（去票一张及六元二角）。……话问发言。诸天寅送纸来，为袁鸿 [寿] ……。

……

12日 ……。去北海习拳…。……。…姜德海从乡间 [来] ……下乡一次。良庸来言其工作事。

13日 早起阅《思想史》叶水心一段。九时在人大 [会堂] ……联谊会上听千家驹、邓初民、李书 [成] □□谈话。午后到北海习拳。鼓

楼取像片。到政协剪发、购苹果。收魏西河、袁鸿寿各信。

14日 早起阅《思想史》王廷相、黄瑄一段。到人大礼堂联谊会听黄振勋等谈话。午后到政协习拳，购桔子而归。收魏寄回我论医一稿。访良庸取阅《参考消息》

15日 大风降温甚剧。到渊庭家以所借民盟《□□□》三册还之。到沈德建家以我论医……。到北海与大中、良庸、渊庭会面，……谈话。午饭后阅《思想史》，……。

16—23日 （缺失）

24日 ……。……，……六时回家。鲜恒来谈。……

25日 早起写发梁家勉一信。访王恩洋……。……楼购洗面毛巾及厚袜，共去布票二尺七寸。午□□政协剪发、购点心。马仰 [乾]、鲜恒来均未晤，□有留字。收黄任老回信。

26日 早阅《思想史》，未出门。午后……。宽儿来未见面。收恕儿来信，与……，魏西河来谈墨经，托转陈□□……

27日 早出换公共车票。写发陈□□……。……稿。菜出购物，午饭自炊。王恩洋及……。收黄任老第二次回信。《光明日报》送回我……。到展览馆习拳。访广庸□。晚……京也。有组会未赴。鲜恒来看黄信。……

28日 ……。……其眼神及气色均较…。…赠以食品种种。二时去大会堂参加〔小〕组会，发言约四十分钟。良庸、渊庭、王子南…王恩洋，改去陈家谈话。王明日回川。

29日 〔阅〕思想史。以旧《参考消息》送还良庸。……。黄省三赠一小册子。……忠来坐。到政

协三楼购苹果…。晴暖仍有冷风。

30日 思想史三卷完。午后去政协欲购……得。到展览馆习拳。取来恕儿所寄粮票10斤。……朽断，息火待修。

31日 ……时后去蔚秀园看宽儿囑其来家修……。…金城来坐，要写信鲜特老劝……。

## 1963年<sup>①</sup>

### 3月

10日 早照料小东。午后挈小东去中山公园散步。晚饭后同菜去政协看话剧“兵临城下”，周公竟在座。十时回家就寝。小东托文淦照看。夜中又鼻血一次。

11日 早照料小东。菜去托儿所取回小东药方。午饭后同菜挈东去亚三处求诊。开方交托儿所代购煎服。送东回所后即回家。菜去看杨超。午后出门散步。

12日 早起写稿。到北海习拳，亚、渊、大中到，良庸未到。午后到政协听朱光报告非洲5个国家情况。六时购水果及点心3斤

回家。

13日 早起写稿。八时半到托儿所以苹果4个交转小东。到政协习拳、修面、写稿。到邮局取恕儿兑来70元。发恕儿一信。又收胡真包裹一个内有衣料。

14日 □□□忽打翻尿盂，狼狈之甚，大不……。〔中〕苏两党会谈将举行，心……。……政协洗澡，竟无水，改到……。……。饭后写致毛主席一信（留稿），即送至政协交于处长转张执一呈主席。<sup>②</sup>在政协晚餐，遇陈邵先、朱洁夫各谈。

15日 早起写稿。去北海散步习拳。午后去看小东，并〔送〕去衣服3件。据云咳喘加剧，

① 1963年3月以前及10月11日日记均损失，其他亦多残缺或模糊。

② 此信留稿今不见，或已毁于“文革”中。

即约亚三诊视，开一新方囑所中购服。五时半回家。菜是日有会。

16日 早起写稿。阅报时忽然头晕呕吐，周身发冷，欲泻。即赴北京医院急诊，查不出所以然。十二时半回家，饮牛奶未午饭。亚三、渊庭来视，即开方购中药，于晚间服之。在三时后即渐如常。晚饭照常。良庸及宽儿来，告以病状。宽儿留宿于家。是日学习会未赴。渊庭交米布票等件。电询小东情况，告以不去接。

17日 早六时半起床，同宽儿谈时局，多及中苏问题。颂华来视，即同菜等到政协午饭。饭后回家休息。良庸及小洪来，出示晓青自广州、杭州来信。阅《参考消息》。

18日 早起阅《成唯识论》。……散步，在北海前门早点，不……。……

19日（〔星期〕二） 早到北海习拳，亚等均到，约21日同游颐和园。午后参加政协学习小组，易礼容谈较好。顺道接小东回家；东似较好。亚三仍为开一方，备服。

20日（〔星期〕三） 早起照料小东。九时忽感头脑不适，即囑菜送小东回托儿所。十一时张国富及车来，同去北京医院再急诊。史大夫开镇静合剂方，服之如例。午后良庸、渊庭来视，约明日仍出游。

21日（〔星期〕四） 早起如常，写一束囑良庸转交亚三等于游颐和园时访晤岳美中。十时同菜去百货大楼试大衣，购点心水果。午饭时亚三、良庸来言岳尚未回国。午后政协剪发。到中山公园散步，同菜回家。

22日（〔星期〕五） 早起发怨儿及田镐各信。去政协洗澡修脚。是日有□希会议的报告未听。晚间则到民族宫看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夜十一时回家。

23日（〔星期〕六） ……。北海习拳，除渊外均到。午后去……莫希会谈情况及统战部的……。……水果二种。……北京到家云。

24日（〔星期〕日） 早起照料小东。同菜及文淦去王府井为小东购上下衣去16元。回家午饭后挈东去蔚秀园看小元及其父母。天气颇好。回家晚饭后季强成来谈至十时，大致甚是。

25日（〔星期〕一） 早起照料小东，送其回托儿所，并交药方囑服药2剂。回家进食后去北海散步、阅书。午后未出门。阅《佛家名相通释》。从良庸检得境行果之解释。

26日（〔星期〕二） 早起准备写稿。到北海习拳，亚、大中、渊庭先后到。阅《十力语要》讲老子一段，决改我所写稿。晚饭后去

动物园散步。

27日〔星期〕三 早起四时半写稿，重改已写稿。九时去颐和园后山散步，桃花未落。回家午饭后再未出。家中杏花极美。

28日〔星期〕四 早起以夜来有雨，空气新鲜，阳光甚好。六时半去北海环……，良庸来，余人未及来。九时……一小段。午饭后再到北海……。…月票。晚饭后同菜……。

29日〔星期〕五 早阅《庄子》。八时去北海散步，遇鲜特〔老〕及何遂。到政协复查医疗证，刮面。回家午饭。收恕儿信，推迟回京。发一信片答之。写稿。在政协晚餐，购食品。

30日〔星期〕六 早起写稿。到北海习拳、亚、良、渊均到，未见大中。回家进食。收胡真信。午后到政协参加学习小组。略发言。同菜坐车接小东回家。晚饭后照料小东睡迟。

31日〔星期〕日 夜来视小东3次。早五时半起床，忽又感不适，电约渊庭来，同时叫车，八时半同渊、菜、小东一车访岳美中求诊。十二时回家，宽儿、颂华同车人城去玉带胡同，东即随宽等去，明日由宽送其回托儿

所。

## 4月

1日 早起尚如常。八时半同菜散步于景山公园、故宫中路及东路一部分，经中山公园，搭22路车回家午饭。渊庭曾送药3剂来，晚饭后服第一煎，…〔药〕力似能解决问题。

2日 ……。…感觉，念或为药之效……。…畅，“生死无所谓”，书写成否一听之天命，但不吝己力以求之。起床后不大佳妙，愈延宕愈不佳。电亚二来诊脉，讨论岳方，有息风潜阳之论，后又认定彻底用岳方为宜<sup>①</sup>。终日呆坐未出门。进食不多，胃纳不佳也。晚间未服药而睡。（第四次发病）

3日 早起甚迟（七时半），但尚好。九时略进点心。服药尚无不适。恕儿回京到家。晚饭前去动物园散步。晚饭后宽儿来看恕，谈至夜十时乃去。闻胡真有孕，如何安排小东问题大费踌躇。

4日 早同恕儿到托儿所接出小东，一同到动物园散步游玩，然后回家午饭。访良庸培昭，说及小东问题。写稿一小段。

5日 早起同恕儿照料小

<sup>①</sup>“岳方”即好友岳美中大处方。



东，十时到托儿所取小东药方。购切面及玉米饼子。渊庭送工资来，囑其通知亚□□访岳美中。到百货大楼取来新制中。

6日 早起尚好。八时亚……。挈小东相偕访岳美中……，…晤改订药方，并为小东酌定一方。十时半同恕、东先归。衣林代取药送家。小东着凉大便泻。郭大中来小坐。

7日 早起服药。九时多宽儿夫妇挈小元来家，同到政协午饭（共7人），又到三楼休息谈坟地问题。愚在三楼剪发、洗澡，四时回家。小东肚泻二次，狼藉满地，未服晚药即睡。愚服药如例。早朱谦之夫妇来。

8日（〔星期〕一） 小东肚腹泻仍未好，多留一日。九时半去中山公园散步习拳。回家午饭后未再出。阅谦之所赠书《日本哲学史资料》、《日本之古学及阳明学》，与中土无殊。

9日（〔星期〕二） 早访亚询小东药方问题。到北海习拳，亚、良、渊、大中均到。回家午饭，饭后三时半去西四为东制新衣，送其到托儿所（恕儿同行）。晚间宽儿来留宿。学习会未赴。

10日（〔星期〕三） ……去。同恕儿到颐和园散步习拳，…后山出园。饭于西郊市场。…赠书。

11日（〔星期〕四） ……习拳，亚、良、渊、大中均到。亚为我诊脉云左右不平衡。回家午饭未出门。晚饭后同菜去政协看“收姜维”。

12日（〔星期〕五） 早起阅陈著《禅海塔灯》，甚有助益。到北京图书馆觅《知识即力量》，未得。午后到政协觅之又未得。晚访良庸托其代觅于民盟。在政协购桔子甚佳。

13日（〔星期〕六） 早去访岳美中，取得药方，又东孙一方。在白塔寺购药，当晚服一煎。午二时去政协参加学习小组。恕儿接小东去东外婆家。晚饭后看培忠，囑其查询之事竟无一字着落。良庸代为觅得《知识即力量》送来。宽儿来拆去室内炉火。

14日 早起服药后去北海习拳。取来新洗雨衣，竟弄坏扣子。阅《瑜伽教徒》一文。午后出西单购衣扣及卫生球。晚间培修送小东回家。

15日 早访良庸，同恕儿三人下乡到坟地查看失去松树事。步行来往于云冈及坟地之间。晚饭于菜市口，六时半抵家，尚不感劳倦。

16日（〔星期〕二） 夜来有雨，终日阴。到……。十时到政协洗澡、刮面。为……。……王佐公社信稿，检出日记及……。……

河东大造丸，同时恕儿亦……。  
……

**17日** 早五时起，续写致王佐人民公社信，即发邮。又写给胡真一信付恕儿发去。午后写致丰台公安分局一信，发邮。到北海看海棠，习拳。开始服岳美中第三方之第二剂，第一煎。

**18日** 早检出《印度哲学概论》阅之，不自料少壮时有此作也。去北海习拳，亚三等四人均到。午后去政协听王雨田报告中东形势。岳方今日停服（闻亚谈其意见。）

**19日** 早起写稿一段，去中山公园散步；未多习拳。回家午饭之后未出门。阅《印度哲学概论》。胡真有电报，同意小东不去安达。

**20日** 早起写稿一段，又写一注。去北海习拳，亚、良、渊、大中均到。约亚后日去〔为〕东诊脉。约渊星期一带信给岳。回家午饭。二时到政协学习小组，讨论修正主义是否敌我矛盾。购点心、面包。六时接小东回家。

**21日** 早起看小东，恕儿挈其求诊于亚三。又去罗家。愚参观雷锋事迹展览。午饭后阅《红旗》。去蔚秀园看宽儿，告以坟地情形及写信大概。小东服大造丸开始。

**22日** 访渊庭，持信及药

方访岳美中。早起游紫竹院，又引恕、东同游一次，划船，湿鞋。午后同恕、东购小鞋、小帽。恕去蔚秀园取来小孩车。渊庭送来岳开药方及药。

**23日** 早起去北海习拳，亚独未到。东服药如例。午后去政协参加学习小组。购苹果。恕去其叔岳家。愚照料小东，似欢乐不平常。晚睡前服第方药一次。宽儿来小坐即去访晓青。恕儿拟26日北去，又改迟。小东两次遗尿于裤。

**24日** 早同恕挈东去中山公园散步、习拳。恕去王府井，愚挈东回家。午饭后恕回，据云晤成坊，谈话顺利。晚饭前宽儿夫妇来家，同聚晚饭，饭后回北大。修理小东玩具取回。

**25日** 早去北海习拳，与亚相遇，余未见。九时恕送小东回托儿所。计服药首尾5次。午后去政协剪发、洗澡。四时回家。评剧《夺印》未赴。宽儿来晚饭。文淦来留宿。愚九时就寝。

**26日** 早去动物园散步，大便于东北隅。七时回家。八时半同菜去政协，菜购菜归。愚听叶夔生讲南斯拉夫问题，即留午饭。饭后即留休息，续听范长江讲农业会议。宽回家宿。

**27日** 夜来有雨。早去北海习拳，遇大中、渊庭。回家午饭小憩。二时到学习小组，改参加

医药组，胡传揆报告性病问题。恕因成坊未有音讯，推迟行期。

28日 午后同恕去颐和园游东堤、南堤转西堤而后山，看水彩画于大戏台而归，计约步行十余里，两足稍累矣。晚饭后忽马仰乾来，送到欧阳翰寄到伍先生手稿多纸。

29日 早起去中山公园看牡丹，遇政协多人。折至西四等处觅修理原子笔，未得。回家午饭后小休息，再去西四修笔。又去张申府家还其书。恕儿因候消息再推迟行期。（成坊无音讯）

30日 早起去北海习拳，同人均到。回家忽闻托儿所有电话促我接小东，因其哮喘甚剧。恕即去接来。果甚剧，即召会中车来，同去访岳美中，开一方即去“怀仁堂”〔药店〕购得药剂，晚间令服一煎。成坊仍未进行。

## 5月

1日 早去政协参加劳动节集会，又到中山公园一转即回家。小东见好，但似弱，因〔而〕未携其去天安门，仅散步湖岸。

2日 早起去西郊展览馆习拳，候宽儿久不到。晓青挈其子女来小坐。午饭时宽及元乃到，午后五时去。文淦来（其求证明突变）。晚间恕回东北。东久不睡、服

药，文淦守之。收罗尔庄电话。

3日 文淦去，愚看小东，似痰多又腹痛，迟疑久久，终送其回托儿所。东似含泪，可悯。去蔚秀园看小元（闻其落水），颂华为我做午饭。饭后回家。写发林葆骆一信。阅《道教学会会刊》第二期完。

4日 早起阅所写稿。去北海习拳，同人均到，谈往事为乐。回家午饭后小休息。去政协学习组。六时接小东回家；比前似好些。亚三来为诊脉，开阿胶方备用。收林葆骆电话，约明早会晤。收袁昌一信。

5日 早照料小东，携其访林葆骆于南池子，为东诊视，乃知其为小儿科。经中山公园回家。午后去政协洗澡，在小卖部购水果、点心。文淦来看小东一夜，大致尚好。

6日 早照料小东。八时送其回托儿所。嘱其服阿胶方两剂。去动物园散步。午后又送去小东背心、帽子各一。阅《物理学》及《心理学》。

7日 早去北海习拳，渊、亚二人到，谈及松功。回家进食。菜又为东送去衣物。午后学习会未赴。阅《参考消息》。连日均报有小雨，不应验。踌躇未能着笔写稿。

8日 早阅《人是机器》一书完。到动物园散步。到政协习拳、剪发，购点心回家。阅《自然科学

家的唯物主义》一文完。

9日 到北海习拳，良庸先到、亚、渊、大中继来。午后接小东出来政协洗澡。中午曾在街头购豌豆等。阅《物理学》。

10日 早到动物园写致恕儿信，午后发去。到政协听黄秉维报告中国自然区划。六时购点心回家。遇朱洁夫、陈真如。

11日 到北海散步，阅《物理学》，习拳；陈、黄、郭均到。修理眼镜，购蔬菜回家。午后到政协学习小组。下周将改为星期六一次。接小东回家，似尚好。晚间文淦陪其睡，不意竟而受凉。自夜三时即不睡；文淦照顾不周。

12日 六时挈小东去西郊市场进早点，入动物园散步，再进面包、汽水。十一时回家。午后再出。晚间由菜伴东睡，又自三时醒，迄五时愚伴之，但已着凉矣。

13日 写发王福溢一信，询借书之事。东似病，不便送回托儿所。电约亚三来诊病开方，药为购药，不甚肯服。陈真如、良庸同来，谈严立三先生事略，午后六时去。东益见病态，伴之一夜，竟不得解衣睡，曾拟送东去儿童医院急诊，又中止。

14日 早电吕所长商去儿童医院，卒定由关同志随我们前

往，径到院长办公室请徐大夫诊治，打青霉素一针，给药数种，此时东病已退，针药后更佳。饮食视昨日大佳，晚八时即入睡。

15日 夜来三时东已醒，移至我床同卧，说话度时间至五时，愚困甚，九时后送其回托儿所。收亚三电话询东情况。又，王福溢电话答我信，将于星期日送来我所借书。到北海小散步。午后未再出。收恕儿兑来60元。

16日 早起写发恕儿一信。到北海习拳，无人到，只遇亚三于归途。八时半去政协听传达，徐冰讲新五反运动，尚好。留午饭，后回家。午后未再出。阅《参考消息》。

17日 早访良庸约同去伍先生坟墓。<sup>①</sup>八时渊庭亦来，九时与马仰乾一家会合去关东店。祭奠毕去新华书店购《人体解剖》及《灵枢经》各一册。午后阅书未再出。筋骨似受寒，酸懒。

18日 夜来睡好，筋骨酸懒已解除。早到北海习拳，陈、李、郭均到。午后去政协学习小组。丁、赵未到。愚未发言，接小东回家，一切如常。文淦来，烦恼重。收渊庭电话。

19日 夜来大雨，凌晨未止。候王福溢不至，午后天晴仍不

<sup>①</sup> 伍庸伯先生葬于北京东郊某公墓，“文革”中公墓被毁。

至。终日未出门。阅新购两书。访良庸约其明日到紫竹院为鲜特老80寿聚餐。

20日 早照料小东，送其回托儿所，嘱所中送其去儿童医院看病。九时三刻到紫竹院与亚、良、渊等相会，特老由其两孙陪侍来，共散步于湖岸一周，午饭于活鱼食堂，尚可。二时回家。乘去石驸马看文注，愚未再出。与王福溢通电话。

21日 早起写发杨东莼信，转去袁昌各信。写致托儿所小条，附去儿童医院挂号证。写致王福溢小条。先到托儿所，后到北海习拳。以王条付渊代去〔取〕所借书。午饭前渊来，交到古医书新论共四种，阅之，未出门。渊庭气愤形于色。

22日 夜来内心不安面未有举措。早起决定重新写东学稿；写两纸又均作废。<sup>①</sup>到北海白塔下习拳，看花。回家阅经络会议论文厚册。晚会不赴，以戏票赠良庸一家。阅《参考消息》，落雨。

23日 早起重写稿。进食后去北海习拳，黄、郭到。闻郭谈其聆周公讲文艺〔讲〕话。回家午饭，二时半去政协听陈家康谈中东形势，大致谓为过渡时期，阿拉伯不可能统一云。雨中与仇老同车往

返。

24日 夜来有雨，新晴至佳。去动物园阅书、习拳。《物理学进化》一书颇有启发于我。又到政协购苹果、面包。回家午饭。午后二时同良庸去历史博物馆走看一遍，似较上次所见者为少。五时经前门回家。收恕儿信，说胡真7月底回京。

25日 到北海习拳，同人均到。午饭后到政协学习小组，学新五反运动，略发言。购荔枝、面包。接小东回家，仍咳嗽。宽儿电话云，明日掣元回家。

26日 夜来小东咳嗽颇剧，因面不拟带其出门。宽、颂及元来，付50元出购六一节玩具，结果得三轮车一，公共汽车一。小元勉强能骑而小东不能，乃以公共汽车给东，但临走小元哭了，东以车付其兄。

27日 夜来小东尚安睡。早起照料其起床，但食物不多。八时半送其回托儿所。愚到动物园看书。午后小睡。二时去北海看书、散步休息。发恕儿一信。收宽电话（说公共汽车玩具）。

28日 早起到北海习拳，只亚一人到，余去潭柘寺。又到中山公园阅书。午后未出门，阅《参考消息》。收伍时忠〔信〕云将回广

<sup>①</sup>“东学稿”即《东方学术概观》稿。

东。〔写〕记小东一文，未成。

29日 早去动物园看《物理进化论》一书，重翻求解。午后未去政协。

30日 早起改写稿。到北海习拳，亚、良、渊三人到。午后小睡。四时去政协购苹果及面包。收伍时忠电话，云明日午后来看我。

31日 早起约四时而已。改写稿。进食后去景山公园习拳。购挂面，回家午饭。午睡后再写稿。伍时忠来坐，据云此为北京最后一面也。晚饭后乃去。曾引其访良庸小坐。颂华电话约明早见面。

## 6月

1日（〔星期〕六） 早六时不足即去蔚秀园，用早点。同宽、颂到六一托儿所看儿童节表演。先回。经北宫门入颐和园回家。午后去政协听乔冠华报告刘主席访问四国情形。六时去南魏托儿所接小东回家（菜同车）。晚饭后小东睡颇早，愚亦睡。惜其遗尿于床。

2日（〔星期〕日） 早六时起，照料小东。与宽儿通电话屡次不通。午后同菜挈东去政协看儿童表演，五时回家，良庸同车回。东长日未稍睡，晚饭后不久入睡。

3日（〔星期〕一） 早照料小东，送其回托儿所。带去夏衣，

仍缺床单一条。去王府井百货大楼购药皂、硼砂皂及呢鞋共去十余元。收伍时忠电话求助，为兑15元。发保定宋树元一信片。

4日（〔星期〕二） 早起写改稿。八时去北海，良庸、亚三到，马先生亦来。约明日午后去玉渊潭相会。借得其周潜川著书一册。与渊庭通电话告之。午后改写稿，阅周书。

5日（〔星期〕三） 早起改写稿，又抄稿。杨东莼来答复袁昌问题。写发袁昌航空信。午前出购菜，回家午饭。饭后赴玉渊潭，路遇季强成、于永年，听于讲站桩甚好。又听廖厚泽讲周氏学说，亦不错。仰乾、渊庭同在。

6日（〔星期〕四） 早起抄稿3页。到北海习拳，良、亚、大中到，渊未到。到政协剪发，即留午饭。午后看内经五运六气及峨嵋十二桩，有所抄摘。

7日（〔星期〕五） 早起抄稿。到动物园散步、看书，未得便习拳。兑出宋树元15元。宽儿来家治丁香树虫，即留宿。晚饭后访马仰乾，又同访贾梦莲医师，听其谈五运六气。十时回家。与宽儿谈话。

8日（〔星期〕六） 早起抄稿一页。同宽儿到北海，晤良、渊、亚同习拳。九时半回家。阅《参考消息》。午后到政协学习小

组，听人谈五反。六时接小东回家。

9日（〔星期〕日） 早照料小东，挈其去中山公园散步，到西单商场为其购皮鞋一双，人多拥挤之至。午后不再出。东自己跌伤口唇，流血；白天不睡，晚饭后睡早。阅《参考消息》。

10日（〔星期〕一） 早阅贾（所）借我之书；似无可取。送小东回托儿所。天热，在动物园散步。抄稿2页，未得习拳。

11日（〔星期〕二） 天热，早起抄稿2页。到北海习拳，只遇大中一人。午后未出门。写稿未用。晚饭后出购滴滴涕一瓶。觅白樟□不得。收政协学习资料等件。

12日（〔星期〕三） 天热。早起抄稿2页。到景山公园习拳。沈衡老昨故去矣。<sup>①</sup>写发沈有鼎一信。午后去玉渊〔潭〕听于、廖二位讲气功。以书还马仰老。遇滕仰支。

13日（〔星期〕四） 早起抄稿2页。未到北海习拳。八时半到中山公园沈象前行礼。遇马仰老。午后写发于永年一信。阅《参考消息》。

14日（〔星期〕五） 早起抄稿三页。去动物园散步一周，不算习拳。公祭沈老未去参加。收于永年电话，当即转告马仰老。晚六

时到公园吃饭，即留候于、马，谈至八时回家。决定明早来园请姚教站功。

15日（〔星期〕六） 早起抄稿一页。即去公园晤于、马，介绍见姚，闻其谈三要点及其总含意，练习约一刻钟。回家进食。午后去政协学习小组。六时接小东回家。其咳嗽未少愈。八时晓青、君顾夫妇来坐，谈长沙君大，德惠等情况。

16日（〔星期〕日） 东咳嗽又犯，未能带其出游。晚饭未吃即就卧。七时后人睡，一夜喘剧，愚亦因之不得睡，颇困顿。收袁昌信，即答之。又托良庸代兑广州伍时忠10元（航空）。

17日（〔星期〕一） 因夜来东喘剧，唤车同菜送其到托儿所，又同孙姨到儿童医院徐大夫诊治。给药3种，打两针。约星期三再看。写发恕儿一信，告以东情况，盼胡真早回京。

18日（〔星期〕二） 早起抄稿2页。去中山公园练功兼学拳。交费登记。回家午饭。午后去政协学习新文章，对照苏共旧文，略发言。访良庸未值。早曾通电话与渊庭，说明不去北海。

19日（〔星期〕三） 夜来有雨，至晨未止。抄稿2页。与宽

<sup>①</sup> 沈衡老即沈钧儒先生，字衡山。

谈东病问题。八时到托儿所同孙阿姨挈小东去儿童医院就徐大夫诊治，给药两种。回家午饭。抄稿连附注已完。晚饭后北海散步。

20日 早起去中山公园，即在园食粥。稍习拳、练功至八时。遇于大夫略谈。回家收政协送来〔署名〕“东畅”（当为李菊轩）等人述山东乡建一文，颇有非我所知者。<sup>①</sup>电渊，知其病；又电亚约其明早来取阅看。送交良庸阅。阅《参考消息》。午后在政协剪发，参加学习小组。以供书证交服务科。又以检查身体回条交医务室。

21日 早起阅所写稿，思索写作问题。到中山公园练功，良庸亦去。马先生同在而未谈话。回家写稿一段。亚三来取件阅看，午后即交还；彼仍未见到渊。收胡真信，附剪纸。

22日（〔星期〕六） 早起写稿。去中山公园练功。午后到政协文史办公室交还其来件。晤一人，留我谈数语（索我写资料）。到学习小组。六时接东回家；喘未好，闻曾去医院看。

23日（〔星期〕日） 夜来小东睡时已近子时，我疲甚。未出练功、习拳。天热甚。亚三交来站桩一小册。华世荣来坐。

24日 早送小东回托儿

所。抄前日所写稿。未练功、习拳。午后到政协听艾思奇讲反修正主义的哲学观点，尚好。

25日（〔星期〕二） 早到中山公园练功。午后一时去北京医院检查身体。一切正常无问题，但脑系科则给药3种治疗，牙科、耳科则约28日午后再来一次。

26日（〔星期〕三） 早起去中山公园站桩。收吴古玉信，即答之。又薛泽生、伍时忠各信不须答。家中杏熟，召宽儿来家食之。未能写稿而删稿一句。服药如其所嘱。

27日 早起去公园练功。到政协修面、洗澡、修脚，即留午饭。午后学习会未赴。阅经络有关各书。发马洪一片。服药如例。

28日 早起去公园练功。午后二时到北京医院洗牙，又试听力，据云有老年之象。董渭川来谈。服药如例。

29日（〔星期〕六） 早去公园练功、习拳。马先生交到气功资料一巨册及十二桩。回家午饭后去政协小组学习。发言引起讨论（个人迷信）。六时接小东回家。东咳嗽如故，甚焦急。

30日（〔星期〕日） 早挈东去动物园散步，八时半回家，则

<sup>①</sup> 李菊轩为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同人，建国后曾任山东人民法院院长。



颂华、小元已先在。宽儿亦到。午后颂腹泻，挈两孙由宽照料回北大宿舍，不意东不肯留宿，夜间又送回。昭侄送来荔枝尚好。

## 7月

1日 早送东回托儿所。换衣被。回家洗浴后，八时半去政协听平杰三报告农村问题的决定。亦将列入学习。

2日 昨遇李一平，约期再谈。以大小周天问良庸。夜来有雨，至晨未止。午后到北海习拳，看荷花。收恕儿信，即答一信。本日学习会未赴。

3日 早去紫竹院，竟无荷花。欲站桩，亦未果。闻秉华电告澜庭入医院，即写信发去。到政协剪发，菜去洗头兼洗澡。郭大中晚饭前来坐。送我手册一本。

4日 早到公园练功。候马先生不至，九时回家。午后抄站桩有关文字。四时访马先生还其书（两种）。菜去看雷锋剧，夜十一时乃归。有蚊为患睡眠。

5日 早起去颐和园散步习拳于景福阁。谐趣园荷花奇少。九时回家。收政协通知餐厅及三楼各时间改动。秉华送来工资，谈澜庭情况。李强诚同滕敬侯来坐。

6日 早去公园练功，交费（2元）。遇何北衡，约下星〔期〕二会面。蚊帐架好。写记昨日思□如下：

忽悟两个问题：1. 心忙面时间却大半空过。2. 身体大致健康而时见疲累拖拉。就其反面言之，即是：1. 神不闲静高朗而逐逐事务之末。针对其病应云意静心闲或志定心闲，或心闲志定。时间不浪费虚度，步步得其用而手脚不忙，意态闲雅。2. 筋骨肢体虽有锻炼，而身不轻足不健，内劲不够。针对其病应云身轻足健，生意勃勃。当时时收摄此心内照，勿随习气而走，抓紧工作，不得推托支吾；当以站桩功夫发动内劲。

午后去政协小组小学习，购西瓜、荔枝。六时接小东回家；咳喘略轻。

7日 早挈东去蔚秀园面留交宽夫妇照管之，愚回家。李一平来坐，谈黄居原、严立三各事。写出严公事略两份，以一份交良庸转真如阅。<sup>①</sup>

8日（〔星期〕一） 早去蔚秀园接东，东竟不肯走，特恋其兄，最后仍送至托儿所。愚回家写发恕夫妇一信。又宽夫妇一信。又张难先一信（问严先生事略）。晚饭后散步北海，遇鲜特老、李汝昌。良

<sup>①</sup> 《严立三先生事略》一文见全集卷四。

庸赠荔枝数颗甚佳。今年满街皆有零售，未敢多食。

9日（〔星期〕二） 早去公园练功，晤何北衡。又贾梦莲面交其大稿一件。又马惠洪交来灵芝草药单广告数纸。到渊庭家知其未归，留字约后日相会。午后到政协学习小组。六时回家，访良庸取《参考消息》。

10日（〔星期〕三） 早写好答贾大夫一信，送回其稿。又惠洪交来之件一并送交马先生面收。七时返抵家中进食。更衣去刘定老灵前行礼。遇陈真如等。午后小睡。审阅所写稿有所添改。与亚三通电话，约其明日在渊庭家相会。

11日（〔星期〕四） 早去公园站桩。七时半在公园进食。到渊庭家，与亚三、良庸相会泛谈。回家午饭。小睡。思索写稿。

12日（〔星期〕五） 早起去公园练功，时间甚短，八时半回家。写《人类生命之全部能力》一稿开始。①收协政电话，20日后可出京避暑。午后四时半同菜去前门，饭于兴升馆并游大栅栏。

13日 早起取阅《参考消息》。写发恕儿一信片，告以去大连事。去北海散步习拳，遇亚三略谈。午后二时半〔赴〕政协学习小组。购西瓜、饼干等。六时接小东回家。

14日（〔星期〕日） 早挈小东去动物园。到西单为东购凉鞋。回家后又挈其到政协与菜及宽儿夫妇、小元等用餐。一时回家，吃西瓜。林某代表张难先来答复关于严先生事迹，有三点：1. 严在邓铿第一师为营长；2. 在湖北民政厅长不久，未赶上蒋入武汉；3. 严子明善为湘雅医院毕业，今在南京工作。又卒年约50岁，时为1945年夏。

昨林书冈来，未值。据云薛书二册在沈处。晚间大雨。

15日（〔星期〕一） 早四时起。七时送小东去托儿所。到展览馆习拳，休息片时。午饭后发王福溢一信，约其星期五相会。阅经络会议文件，加以摘取。连日未去练功。

16日（〔星期〕二） 早五时起，去北海散步，未能练功习拳。阅《内经》及经络会议文件，摘取有用文句。午后到政协学习小组，洗澡，晚餐。发沈有鼎一信。收恕儿信（说移居事）。

17日（〔星期〕三） 早去玉渊潭看子大夫等练功，习拳子林内。遇朱汉杰。回家发滕敬候一信，马仰乾一信。写经络一稿句。晚饭前大雨。连日食西瓜、甜瓜及桃。

18日（〔星期〕四） 早去

① 遗稿中未见

北海习拳，未遇亚三等。回家赵学颖来坐。写发恕儿一信（说3个名字）。午后去政协剪发，购水果。郭大中来坐。继续写经络稿句。与王福溢通电话。

19日（〔星期〕五） 早去北海、景山两处习拳，散步。到百货大楼购硼砂皂、牙签等。阅《参考消息》。晚六时去中山公园散步，与王福溢会晤，同饭于瑞珍厚，谈经络问题，交还其代借之书4种。九时回家。李渊庭来未得见。

20日（〔星期〕六） 早去北海散步、习拳，至八时半离开。遇亚三约其明早会谈。回家进食，写致严明善一信发去。<sup>①</sup>午后到政协学习小组末次会。购西瓜不料甚劣。接小东回家，访良庸取《参考消息》。挈小东在北屋睡。

21日（〔星期〕日） 早挈小东沿湖散步。八时半亚三来，黄、李、郭继来，谈经络、道家、时局等问题。十一时各散去。午后华世荣来。购按摩术一本。晚饭后出购滴滴涕。游北海，人多之至。

22日（〔星期〕一） 送小东回托儿所，遇陈半丁，入其家小坐泛谈。<sup>②</sup>回家进食。落雨。出购蔬菜，鞋、袜、裤尽湿污。晚饭后熊仲光来以熊先生信交阅，与之谈

道家常先生。

23日（〔星期〕二） 早到北海习拳，先在湖东，后在湖西。有所记写。途遇亚三以熊先生信片交付阅看并转各同人。

24日（〔星期〕三） 早去北海散步习拳。回家进食。午后阅《人体解剖》一书及《生理学》巨册讲神经处，细究交感神经问题。访良庸取阅《参考消息》。收政协电话云30日去大连。落雨不小。

25日（〔星期〕四） 晨雨未止。到北海散步习拳。八时回家进食后，去嘉兴寺韩诵裳灵前行礼。九时回家，托儿所电话说发现肝炎问题，答以难接小东回家。收恕儿信云胡真29日动身回京。

26日（〔星期〕五） 去蔚秀园与宽儿谈话，进食。去颐和园在八方亭习拳甚好。九时回家。午后去西直门购食品。阅有关神经解说之书。

27日（〔星期〕六） 早去北海散步习拳。亚三到，余人陆续皆至。告以30日成行。到托儿所晤吕所长谈小东不接回家。午后食西瓜甚好。阅《参考消息》。天雨不大。阅有〔关〕“神经”解说之书。收政协电话云火车不通，改走海道去大

① 严明善为严善明之误，严立三先生之子。

② 陈半丁为著名国画家。

连，八一成行。

28日（〔星期〕日） 早去北海习拳散步。开始写记两小孙一稿。<sup>①</sup>写发怒儿航空信片。午后去政协晚餐，并看越剧《春草闯堂》，未及终场先归。

29日（〔星期〕一） 早到紫竹院，忽见荷花甚盛，且多白莲，前次所见无一花者不足据也。习拳，又划船。回家进食知去大连又改31日。续写作〔昨？〕稿。晚饭后去豁口外散步。胡真竟到京。

30日（〔星期〕二） 早去紫竹院进食，写昨稿。小学生太多，未习拳。转至北海，遇亚三告以明天成行。回家午饭，收检行李。同良庸去积水潭医院看李芸书伤骨，即将出院。<sup>②</sup>晚饭后宽儿来家看胡真，与之闲谈甚久。

31日（〔星期〕三） 早五时前起床收拾行李，六时半车来。良庸送我至车站。同行者有涂允檀、李蒸、安若定、阎熔咏、顾颉刚。九时半抵天津，有人来接。即转至码头，登“民主十一号”轮，十二时开行。旅客甚多，饭食较粗。天气仍热，入夜尚可，能睡，但不能习拳耳。晚间在甲板上望海。顾颉刚问蔡先生事，因谈及陈独秀、李守常诸君。

## 8月

1日 夜来几次小解。早五时起，在船头与李云亭谈话，从广西僮族自治区谈及少数民族问题在苏联与中国不同，因及于中国文化、儒家思想等等。清华大学学生（同船者）围听者甚多。又谈及自己三期思想转变。午饭后休息。许多学生要求谈过去事，即为谈陈独秀、李守常二人，不欲谈他事也。二时半抵大连，有市府及市政协来人接船。同顾一家住入岭前连捷巷招待所楼上9号房。一切尚好。施今墨一家，俞寰老一家均先来两周，分别晤谈，周旋甚久。市府秘书长又来周旋一次而去。晚饭尚可。洗澡后就睡。写发北京家中一信片。

2日 早四时起收拾一切，洗漱后练功于园外，习拳于屋顶。续写记两孙一稿，倦则休息。阅旧写伍先生传略，拟重抄。检阅良庸、渊庭所记伍先生讲话。晚饭后去附近散步。张纲伯一家、熊庆来一家来同住。先后来大连休养之同人来此，悬适外出未遇。付赵同志伙食费45元，又粮票24斤（待补）。张曼云来此同住。

3日（〔星期〕六） 早四时半起，五时下地收拾洗漱。坐息

① 此稿已毁于“文革”。

② 李芸书为著者好友张云川先生夫人。

站功，习拳。阅艮庸所写南浦大学解述义一稿约三十余页。到桃源街剪发。写发家中一信。阅《参考消息》占去不少时间。与邻居闲谈，闻下周将开始学习。

4日（〔星期〕日） 早四时半起，五时收拾洗漱后坐息，站功，习拳如例。阅伍先生讲稿及艮庸述义完。午后同人偕游海边浴场（棒锤岛）。归来写记两孙事一段。与俞老闲谈。阅报及《参考消息》。闻董渭川、王历畊到此。

5日（〔星期〕一） 早四时半起，收拾洗漱后坐息，站功，习拳如例。阅伍先生讲稿，写记两孙事一段。同人再去海浴未参加。阅报。量血压为76—120度，视往常为高，可怪。重抄伍先生传略1500字。

6日 夜来曾一度起坐写记两孙事一文，因而晨起晚于往日。五时半坐息，站功，习拳。展阅旧稿。早餐时闻李祖荫海浴后病逝。原定今早学习暂停。阅艮庸所写述伍先生讲学大旨。在其文字措词间疑问甚大甚多。重抄伍传有修改，行文迟钝费力。与邻友谈话费时不少。晚饭后散步购味素及小桃。洗澡后就睡。

7日（〔星期〕三） 早四时起，收拾洗漱后坐息，站功。写伍传一段。改在早点前习拳。午后去海滨公园看飞机降落伞表演。三

时半回寓。晚饭后周之风来谈（图书馆情况）。晚间电影未去看。记两小孙一稿大致写完，共8纸约2000字以内。

8日（〔星期〕四） 早四时起。收拾洗漱，坐息，站功，习拳。改写伍先生传略一段。董渭川、王历畊来谈。在颀、施两处小坐。午后去李祖荫灵前行礼。与颀谈决定星期三去图书馆。晚饭后散步秀月桥。李觉等来坐。吃西瓜不少。

9日（〔星期〕五） 夜来思多睡不足。五时后起，收拾洗漱，坐息、站功，习拳。早饭后写家中一信片。〔发〕溯庭一挂号信内附两小孙稿及致熊先生信。重抄伍传略稿。收胡真信。随同人去南山参加学习，各人发言颇好。统战部长来访。回寓午饭后小睡。阅报及《参考消息》，未得工作。洗小衣物。连日天热闷在32度以上。

10日（〔星期〕六） 早四时后起收拾，洗漱，坐息，站功，习拳。改订伍传，重抄之。周培源来坐。午饭后小休息。阅《参考消息》。再阅严著大学。晚饭后散步不看电影。洗澡。

11日（〔星期〕日） 早四时半起，收拾，洗漱，坐息，站功似较有门。改写伍传一段，重抄。阅严著忽发现其于古本有意见似可取而无碍于伍先生的解说，抄之。晚饭前再习拳。饭后与俞、张闲谈。

12日〔星期〕一 四时后起，收拾，洗漱，坐息，站功。修改伍传一段，重抄之。付赵同志五元一角（补牛奶费等）。阅《参考消息》及报纸。上楼顶瞭望。同人去旅顺游览登高，午后回。晚间周之风来坐，以稿示我，我转交顾手。

13日〔星期〕二 早四时半起。收拾，洗漱，站功。修改伍传一段，重抄之。看海上捕鱼未去。阅报及《参考消息》。习拳于楼上两次。晚饭后与施老谈毛主席事。

14日〔星期〕二 四时起。收拾，洗漱，坐息，站功，习拳。阅严著，心善之。去南山参加学习，略发言。午后小睡。改写伍传一小段，重抄。晚饭后去宾馆茶点会，遇车向忱、卢乃庚。洗澡。

15日〔星期〕三 早五时前起。以落雨站功少。坐息。听广播我政府对苏反驳。改写伍传完，有待续其后半。市政协来人，接待之。收北京家信及粮票。据云家屋漏雨，小东未接回家。补：去图书馆。

16日〔星期〕四 早五时前起。收拾，洗漱，站功，坐息。写家信即付邮。补：昨去图书馆看

到《董醒卿四十年日记》，精细楷书，甚可贵。同人去南山学习，略发言。回寓午饭。二时半出游劳动公园及鲁迅公园。换原子笔芯于商场。朱光潜自长春来同住，晚间谈话。

17日〔星期〕六 早四时后起。收拾，洗漱，坐息。再阅严著及伍说。周、涂等来，不免应酬。收家信云胡真于本月13日早六点五十分生一女，拟命名钦奇。<sup>①</sup>晚饭前出剪发，购桃。晚饭后同人往看电影《红楼梦》，不赴。与俞、张谈及张难先故事。

18日〔星期〕日 早四时起。收拾，洗漱，坐息，站功。写发家中及熊先生各信片。细阅严著后半及附录。周之风、于士修，罗某等三人来索书，为王、周各写一纸。

19日〔星期〕一 早四时后起。收拾，洗漱，坐息，站功。思索写严伍两家解《大学》恰为识“仁”之两条大路一文。<sup>②</sup>学习请假。出购青椒。午后着笔。晚饭后落雨。夜睡盖被。晚饭前习拳楼顶。

20日〔星期〕二 早四时起。收拾，洗漱，坐息，站功。续写昨稿。楼顶习拳。终日未出门。晚

① 著者孙女，后改名钦慧，乳名小音。

② 遗稿中未见以此为题之文稿，参阅本年9月4日日记所说“为伍严作叙文之事”等语，或即为《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合印叙》一文（全集卷四）。

饭后涂、董移来同住，与董谈清季变法前后思想斗争时人物。

21日（〔星期〕三） 早四时起，收拾，洗漱、坐息，站功。毁稿重写。借董旧书阅之。随同人去大连港口码头参观，有工人孟宪义讲话，甚好。渭川借去15元。收家中一信片，云胡真已回家住。

22日（〔星期〕四） 早四时起，收拾，洗漱，坐息，站功。续写昨稿。午饭后小休息。二时同渭川去市街游散。购食品、玩具。习拳于楼顶。

23日（〔星期〕五） 早四时起后，收拾，洗漱，坐息。写昨稿。参加学习小组，略发言。阅《参考消息》及报纸。与涂谈当世佛学人物。

24日（〔星期〕六） 早四时起，收拾，洗漱，坐息，习拳。续写昨稿。收良庸来信，引“全无伎俩始见真才”，“去耳目支离之用，存吾虚灵不测之神”等语甚好。记两孙文稿已发家中。连日天热，不异在京时。同人咸去看京剧，愚未去，洗澡就睡。

25日（〔星期〕日） 早四时半起，收拾，洗漱，坐息。续写昨稿一段。习拳于楼顶。终日未出门。

26日（〔星期〕一） 早四时起，收拾，洗漱，坐息，习拳。续写昨稿一段，忽发现前后有重叠不

顺。出街购丝棉、水果、冰糖。午后小睡。改稿仍不得法。

27日（〔星期〕二） 夜二时不寐，思改写稿有得。三时起洗漱，改写一大段，抄之。坐息、站功。习拳于楼顶。参加学习小组。市人委有人来坐，应酬之。收胡真一信。即写发良庸一信并转胡真。

28日 夜间思索有得，早起写出。其他如例而行。午后一时半随同人去夏家河海浴，曝于日光下，全身舒爽不冷不热。归来晚饭。阅《参考消息》及报纸。

29日（〔星期〕四） 早四时起，各事如例。写稿数句。随同人去郊外第一农场看果园，午饭时乃归。归后用饭即就睡。睡起又写数句。入夜落雨。同人去看吕剧，未赴。

30日（〔星期〕五） 夜间起来洗澡，就床上写稿几句。早起坐息，未能站功，落雨故也。早点后小睡。午饭前抄写。二时同朱光潜游老虎滩公园，登高一望甚好。阅《参考消息》及报纸。八时就睡。雨后新晴，天气大佳。

31日（〔星期〕六） 四时起，坐息，站功受到妨碍，习拳。收拾行李。有周旋应酬。午后四时洗澡。四时半出发，登车后五时开车。与朱光潜同一屋。

## 9月

1日（〔星期〕日） 车中

不得修课业。与朱谈气功站桩。眠食尚可。午后四时抵京，渊庭来接。到家近五时。六时宽儿夫妇挈小元来家。阅〔闻〕熊先生回京。小东随元去北大。

2日〔星期〕一 早五时起。收拾衣物，到蔚秀园接小东。阅恕儿信，与宽儿谈话。（在家反而不得修课业）。午后房静民来，送水果甚佳。张东荪同胡稼胎忽来坐，漫谈佛学家各人物。写发帅慕颜、朱光潜、邱大年及邱彬各信发去。

3日〔星期〕二 早缺课如昨。挈小东去北海晤亚三、良庸、大中、渊庭，泛谈后回家。方铭竹自哈尔滨来，今日即回去，略〔谈〕董家事。<sup>①</sup>午后到政协剪发，洗澡，修脚与胡真谈其新生女儿安排问题。

4日〔星期〕三 早五时小东即起。六时多送其回托儿所，入所后大哭。傅佩青来坐，仍谈其“忠恕”。王星贤来坐，告以〔在〕大连为严伍作叙文之事。午后为小东送衣被至托儿所。又以上衣一件洗染。收取加底布鞋。访培昭、良庸谈晓音问题。写发王福溢一信。

5日〔星期〕四 早四时半起坐息，站功。整理写稿。八时去北海，晤陈、黄、郭、李。又

遇鲜特老，谈话甚久。收渊庭交来工资。回家写发王立志信片。又收张旭光信，答之。袁昌信不须作答。午后写稿不多。收邱大年回信。

6日〔星期〕五 早五时起，坐息，站功未成。去动物园思索写稿，习拳。回家进食。阅报有苏共与我分歧长文，读之两小时。出购切而斤半。收政协文化俱乐部修订时间表。与王福溢通电话。写稿不多。王立志晚间来谈印刷问题。

7日〔星期〕六 早四时起，坐息，站功。去动物园思索写稿。又转至北海，遇渊庭，习拳。回家进食。写稿不多。午后去政协用餐兼购饭菜。到琉璃厂购毛笔，接小东并交费。

8日〔星期〕日 早五时起坐息，站功殊短暂。挈小东去动物园散步，九时回家。姚家父女来谈其升学问题。马仰老来坐，谈伍时忠等情况，其子孙均回粤。取去《参考消息》两纸。午后董渭川来。还20元借款。

〔下 缺〕

## 12月\*

4日〔星期〕三 ……。

<sup>①</sup> 方铭竹先生为原山东乡建院同人。

\* 本月一至三日日记缺失。



九时半同黄、赵一车去政协大……发言通过决议后闭……同黄、赵一车去民族饭店，……“人能宏道，非道宏人”，……甚好。在政协晚饭及……来，为其述赫鲁晓夫的信……。

5日（〔星期〕四）早起收拾衣履及文件。九时半□□、洞庭、大中来，为其述赫信。……到政协未能午餐，餐于小饭铺。回家休息后去东安市场及邮局。五时……世杰，陈碧华各信。

6日（〔星期〕五）早起发昨写两信。九时……来坐，据云住四川万县廿余年□□来京，……；其夫朱某在江西闲居。午饭……，一个煮药。午后去北海习拳，到……，……陈诸老，又嘱看育□九卦……百步。五时回家晚饭。……。

7日（〔星期〕六）早取《易经》及《慈湖家记》……。发陈信。去政协洗澡修脚。午……托儿所接小东回家。朱谦之夫妇……《□子校释》赠我。

8日（〔星期〕日）……小东。陈瑾贞携其小侄来。午饭后……中山公园为购小娃娃而归。阅《参考消息》，……。……〔秉？〕心由北碚来京送广柑甚佳，谈其

〔父？〕情况尚好，颂天退休未定局。小东就睡□早。愚九时睡。

9日（〔星期〕一）早送小东回托儿所（新棉被）。去北海，晤陈雅纯，谈其父宗教信仰笃实。菜亦来会。十一时回家。午后到动物园习拳。五时回家，阅《易经》“九卦育德赞”。

10日（〔星期〕二）早起写发傅连章〔璋〕、陈可冀各信。去访王星贤及王清彬，取来星贤抄作。午后未出门，校正抄件（熊著书后）。习拳于庭前。

11日（〔星期〕三）早访良庸知其本日民盟会可完，约定明早开始工作。<sup>①</sup>又闻昭侄言南宽街将搬家至东郊朝阳门外。改写第三节稿备明日用。午……〔政〕协约定明日午后剪发。闻……。

12日（〔星期〕四）早马、黄、李同来开始述伍……。……散步（进行至首章第三节）。午后去□□，又散步习拳于中山公园。回家……。……政协看“汾水长流”话剧之一半。……十时就寝。

13日（〔星期〕五）早四时半起床，准备工作。九时马、黄、李三人来，研究格致章图表问题。十时□散去。午后散步于景山及北海而未习拳。

14日（〔星期〕六）早三

<sup>①</sup> “开始工作，指开始整理伍庸伯先生口述“礼记大学篇解说”之纪录。

时半起床,准备写出一段。九时马、黄二人来(渊假),谈第五节身心相依问题。午后去南宽街乃知搬家尚待再过一周。去托儿所接小东回家。

15日(〔星期〕日) 早照料小东。挈东去蔚秀园看宽儿夫妇及小元。午饭后先回家。渭川来坐。马、黄、李来略谈,约星期二午后再会。

16日(〔星期〕一) 早挈小东回托儿所。到北海看菊展,散步习拳。回家午饭后小休息。思索写稿(……),未再出门。晚八时就睡。从……涕甚多,而失去一手帕。

17日(〔星期〕二) □时起准备写稿。九时黄、马……。十一时散去。……。……习拳于北海。

18日(〔星期〕三) 早□时起床,灯下写稿。八时半黄、马、李三人来……。午饭后去动物园散步习拳。……以□□交渊庭送回……。

19日(〔星期〕四) 早四时起床,灯下写稿画图。九时后去政协一转。散步动物园,未能习拳。午饭后小睡。三时黄、马、李三人商□□□。五时散去。

20日(〔星期〕五) 早五时起写一段,格致章完,诚意章开始。写发颂天一信,并寄去读熊著一稿。到政协洗澡。午饭后小休息。二时半去政协听黄家驷访越南报

告(卫生代表团),五时回家。阅《参考消息》。

21日(〔星期〕六) 早写稿一段。九时黄、马、李……。马、李各抄一份。泛谈。闻亚三人……。……《参考消息》。十一时散去。午饭……。……下午即辞工去。二时……。六时前接小东回家。……托李送罗太太15元。

22日(〔星期〕日) 此日冬至。六时起思索……。〔整〕理旧稿。取出《敌后游击区域行程日志》付王清彬抄写,赠以10元。到动物园习拳,后购切面2斤。宽儿夫妇挈小元来家。崔建华及文淦亦来。良庸送来《参考消息》及□一小条,未能用。午后四时宽儿等回西郊。

23日(〔星期〕一) 早照料小东,送其回托儿所。回家收拾,午饭。饭后去中山公园习拳散步。大风雨不冷。回家思索写稿。渊庭因政协集中学习,一周不能来工作。

24日(〔星期〕二) 早起写稿少许。马先生□来抄稿甚□,近十二时去。约星四再见。□访良庸取来文件5本。去政协参加□□□,六时回家。八时就睡。

25日(〔星期〕三) 早起检出伍先生一些文稿,思□□□□问题。收胡应汉信,答〔之〕。……以林信转岳美中。午后去北〔海〕散

步，习拳于政协□□。遇渊庭□数语。

26日（〔星期〕四） 早五时起写稿。十一时去政协用午餐，携回食品则用为晚餐。午后二时半黄、马二人来，讨论写稿，并抄稿，五时散去。约下星期一再见面。到公用库购切面挂面各一斤。

27日（〔星期〕五） 早六时半起写稿。午饭后二时到政协剪发，菜洗头洗澡，同在餐厅晚饭，八时乃回抵家中。与周竹英通电话，知他们尚未移居。收恕儿信及晓音相片。

28日（〔星期〕六） 早起写稿。十时到政协洗澡，十一时回家。午后二时到政协小组学习，于未到，略发言。六时接小东回家。良庸赠小字笔，又写米伍稿一段，细

看似难采用。约渊庭后日见面。

29日（〔星期〕日） 早照料小东。午饭后去北海散步，购车月票。五时同菜及文淦挈小东去政协晚饭，八时回家。

30日（〔星期〕一） 早送小东回托儿所。回家写稿□□。午后黄、马、李三人来商谈稿内问题，四时散去。晚饭后同菜去政协参加年终联欢会，看电影“小兵张嘎。”

31日（〔星期〕二） 早起改稿一段，尚觉可用。与宽儿通电话，决定由彼接小东去蔚秀园。九时去琉璃厂荣宝斋购小字笔未得。本日学习小组停一天，下月四日照常学习。收岳美中信，即以其开方转林高同志。下午去托儿所送贺年片，又购切面2斤。〔收〕政协请帖（元旦宴70以上老人）。

## 1966年

### 1月

1日星期六 早起阅《心理史》。恕儿来，袁昌来，同出北海散步，天气绝佳。回家午饭。李雪昭夫妇及其两女来坐。取阅《参考消息》。收宽儿电话云不入城。早晚服丸药各6粒。

2日星期日 早六时起，服

丸药如例。于敏贞托人送来蜂蜜等物。阅《心理学史》竟。九时去政协洗澡修面，购水果回家午饭。思索写出心得数则。与恕儿漫谈。去新街口购活页〔纸〕及换笔芯。王芝南偕陈佛仔来坐，略谈后去。

3日星期一 早起阅渊译《哲学评论》。去菜市口小吃店进食，到北海慧日亭散步。回家午饭，小休息。阅瞿译《哲学大纲》。大中、

良庸来坐。服药如例，（似觉肚腹不好）。

4日星期二 早起阅《哲学大纲》尚好，八时去政协听曾、古、王、魏等各位报告出门参观心得；其中王力、王历畊最好。十二时回家。发王历畊1信致敬。午饭后去中山公园阅书散步。到南横街米市胡同巡视旧迹<sup>①</sup>。在美味斋吃炒面。回家后取阅《参考消息》。渊送来工资。

5日星期三 早六时起阅《哲学大纲》有所得，随手作记。八时去政协听梅龚彬报告河南队的见闻及体会，黄汲清发言及其他。十二时回家午饭。午后再去政协洗澡，因大便遗于裤内故也。四时回家晚饭。晚饭前访良庸取阅《参考消息》。

6日星期四 早起阅《哲学大纲》，甚有用。八时去政协听各方面发言，有胡愈之、叶圣陶等，甚好。十二时回家午饭。三时去各新华书店觅《欧阳海之歌》未得。写发叶圣陶一信。取阅《参考消息》。茶去政协洗澡未果。作札记数则。自是日起，止药未服。

7日星期五 早五时起，写发姜德海一信。去菜市口，仍未得面茶吃，吃雪菜面。去西单菜市购青菜数色。回家阅报及书。准备写

稿。重阅《心理认识转变》一文。

8日星期六 早起写致李芸书信，并《心理史》一文送交其手，囑其抄写。以《哲学评论》付还渊庭；又指出麦书应查对原文两处交付渊庭。同渊到北海，天冷不得习拳；郭、黄亦至，马未见。午后去政协剪发。午后阅书。晚饭后去蔚秀园看小孙，亦看到宽儿夫妇。恕儿来过，略谈。

9日星期日 早九时出门去菜市口吃面茶不如理想。恕儿来看晓音，午后去胡家。阅《哲学大纲》。午后去动物园一转即回。

10日星期一 早起《阅哲学大纲》完，有所摘取。去北海前门散步，思索改11页稿。颂天致渊信云退休得准，准备来京。晚间有科教电影未去。

11日星期二 早起阅麦氏书。去政协洗澡，回家午饭。收陈肃信答之，附去一相片，同时发陈应一信。渊庭来交麦氏英文原本对看，写改11页稿。取阅《参考消息》，就便在政协楼内习拳。

12日星期三 早起改稿数句，检阅麦氏书原本。止药六日，本日恢复用药，早晚各六丸。晚饭后同菜去政协参加豫剧晚会。收熊先生信片，云跌倒3次之多，殊为可念。

<sup>①</sup> 著者十四岁以前故居。

13日星期四 早起五时半写改稿一段。<sup>①</sup>去北海散步习拳，遇渊庭、马先生，相偕走北门而出。回家午饭。午后到政协参加学习小组会，未发言。收叶回信。

14日星期五 早起改第四章稿，未定稿。出门散步，忽又遗矢于裤内，即回家更衣。未再出。疑丸药有关系，决不再服。午饭后小休息。去北海散步。在阅览室读《工人日报》，有所摘抄。晚饭后去蔚秀园看宽儿夫妇及两孙。

15日星期六 早七时起进食后，去北海习拳散步，郭、马、李先后到。回家午饭。收戚荣光信。午后二时去政协学习小组会，略发言。六时回家晚饭。收戚荣光来信，述其〔及〕孟晓阳情况。

16日星期日 早五时起，在第四章上添注文一段。去鲜特老家，晤鲜恒，以丸药还之。过地安门购方便面条五包。胡真从外地回京，同恕儿抱晓音来，午饭后三时去。姜德海自天津来，精神不健全，决定暂不下乡，付2元去。写答戚荣光一信。

17日星期一 早起改稿。去蔚秀园，挈元孙入城游览。两次觅饭馆皆人多，回家午饭。三时再出西单进甜食，为其购玩具画册，

晚间送其回蔚秀园，即在园晚饭，饭后归。发熊先生一信。

18日星期二 早起改写第六章稿一段。去北海习拳，黄、李到，余未见到。回家午饭。午后阅旧著《唯识述义》，自叹当年眇思惊人。去西郊购青菜。宽儿来家，饭后去。

19日星期三 早五时起，改写第六章稿一段。去北海散步，于改稿思想有得。午饭后去中山公园，穿行而南至前门，觅金驼饼干未得。访马先生于其家，小谈而归。晚饭后阅《参考消息》。

20日星期四 早五时起，有小雪，九时晴。去北海，郭、李、黄、马均到，同去来今雨轩饮茶谈话午饭，甚好。一时回家休息。宽儿夫妇挈两孙来，恕儿夫妇挈晓音来。晚饭后诸孙嬉戏为乐，品糖食水果。九时后儿孙各散去。晚间军民联欢大会未赴。

21日星期五 早六时起，写发上海张三姨、天津赵老伯各一信。熊仲光来，送到林书画集。邹小虎、肆雄同来。李雪昭、鲜恒、王星贤、良庸、培昭及璐母来。马先生夫妇来，送食品多色。渊庭夫妇来，即托送罗太太20元。晓青及其子来。宽儿夫妇及两孙来。恕儿夫

<sup>①</sup>这一时期所记“写稿一段”“改写第四章稿”等等，均指撰写《人心与人生》事。

妇来。王立志来。富眉生来。晚饭后去政协晚会看川剧及滇剧。

**22日星期六** 早起访昭侄，托其〔以〕10元送彭二姊<sup>①</sup>，已来不及。闻彭二姊处境困难，甚念。九时半去政协剪发，洗澡、修脚，十一时回家午饭。崔建华来坐，晚饭后去。购酱桃仁备送马先生。恕儿晚间来家一次。

**23日星期日** 早起写改稿第三十页。郭大中、良庸来坐，耗去时间。午饭后续写。培玉侄夫妇来坐，又耗去时间。天气颇好，去景山公园一转即回，又续写。发马先生一信片，约星期二见面。

**24日星期一** 早起落小雪。改稿。王祐堂来坐，十一时去。午后访董渭川，索凯洛夫批判文未得。晚饭后又去蔚秀园看宽儿夫妇及两孙。阅张丽珠文章，（见《人民日报》）。又阅候仁之文稿及宽儿一稿。

**25日星期二** 早起改稿。去北海与马先生相会，还其家语一书，赠以食品3色。回家午饭。菜出开会，自炊而食。六时访罗赵纫秋，据云腿疼。又访培修家。又访张少怀，少怀今晨曾来我家也。八时半返家。

**26日星期三** 早起改稿。渊庭及其长女来。文淦来。去西单

购核桃仁及小枣，又购酱菜。天冷甚，未得习拳。午后再改稿。取阅《参考消息》。晚饭后去新街口为菜购抗炎软膏。

**27日星期四** 早起检阅前后改稿。去北海与马、黄、郭、李相会。天冷无风，未能习拳，散步而已。写致彭二姊一信。送10元托昭侄转去。午后阅《科学大纲》。出门交水费及换车票。恕儿电话云小东已回京，到其家。（是日无学习会）

**28日星期五** 早三时起床。检阅前后改稿，仍须有加工处。六时半出门，到恕儿宿舍接小东回小铜井，午后挈其到蔚秀园，看到元等两孙，未见宽夫妇。挈元、东同回小铜井；元随祖母睡，东随我。阅《参考消息》。

**29日星期六** 早起改稿。挈两孙去北海，会晤黄、李、郭、马，又去北海前门看花展，鱼展。小东索糖果哭闹1次，前所未有也。恕儿晚间来云小东被惯坏。下午送两孙去蔚秀园宿。收上海张三姨信，似未收我贺年信者。

**30日星期日** 早起改稿不少，午饭后续写。二时去蔚秀园，两儿四孙俱在。恕儿抱晓音回家，愚挈小东去颐和园。小东又哭闹一次。愚习拳知春亭，购烧饼而归。电

<sup>①</sup> 彭二姊即彭翼仲先生次女。

政协约定后日洗澡。

**31日星期一** 早起改33页稿。写发上海、天津两信，声明前信或失落。小东玩皮，两次责打，稍好，未哭。挈小东游故宫，穿行到中山公园；两次索冰棍，未予之，又哭闹。回家晚饭，饭后胡明来接小东，去大方家宿舍；恕儿以开会未空也。

## 2月

**1日星期二** 早起改稿（35页）。九时在政协洗澡修面，回家午饭。午后去中山公园散步习拳，三时回家，写稿。晚饭后取阅《参考消息》（当日的）。刘彦明母女来坐（石家庄来）即去。

**2日星期三** 早起改稿（续昨）。九时在政协大楼习拳，思索写稿。天昏暗，大风扬沙。午后二时菜去民盟总部开会，愚终日未出门。

**3日星期四** 早起写改稿（本能理智比较）。午饭后去政协参加学习小组。习拳于楼上。天气稍好于昨。访良庸，取《参考消息》。收赵老回信，知前信无失。

**4日星期五** 早起写稿。天气略可，去中山公园散步。午后二时去政协听吴学谦报告三洲会议胜利，于主席思想有悟。晚间取阅《参考消息》。收姜德海一信，报告

迁坟问题。

**5日星期六** 早起写改稿。九时去西单觅西红柿未得。到北海习拳，马、郭到，余未见。回家午饭。天气佳，去动物园散步。归来知彭二姊曾来坐。晚间菜去政协看戏，愚写稿。恕儿未来。

**6日星期日** 早五时起写改稿。八时后去图书馆阅书（《心理学原理》、《意识论》）。十时半回家。恕儿及两孙先在。午饭后去政协剪发。三时回家与恕闲谈，看两孙嬉戏，晚饭后恕去。陈应来坐略谈。

**7日星期一** 早起写改稿。去新华书店购《心理学原理》、《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西洋伦理学选》、《精神现象学》等六种。十一时回家午饭，饭后去美术馆看泥塑。到颐和园习拳于石舫，五时回家。取阅《参考消息》。与昭侄略谈。

**8日星期二** 早起写改稿。去北海习拳，李、马、黄到。以图书借证付渊庭手。（补）昨日楚宝脚来坐，谈其曾受聘勉仁学院。晚饭后同菜及文淦去政协看大庆家属演剧，大致尚好，十时散，回家。

**9日星期三** 早起写改稿三十六、三十七页。去动物园散步。午后去政协洗澡（自己洗），三时半回家。阅连日报纸，大都有用。晚饭后阅《心理学原理》讲“习惯”一

章；讶其所谓习惯之太宽，赏其后半论习惯之用。

10日星期四 早起复核已成之稿约50页。去北海习拳，入门后因风土大而冷，即折回家。午后去政协学习小组，对学毛选问题发言，六时回家。培志有信来京。遇邵力子，谈数语。

11日星期五 早起核阅成稿。去动物园散步，购菜回家。午后改稿。风大未再出。阅《心理学原理》，又《苏联心理学》有关意志一章。

12日星期六 早起写发邵力子1信，寄去伍严合印叙稿。去北海习拳，李、郭、马到。十一时回家。午后去颐和园阅《心理学原理》，散步。培志电报14日到京。阅《参考消息》。

13日星期日 早起写改稿。去前门大栅栏瑞蚨祥看衣料。回家恕儿及东等先在。午饭后再去购回衣料，（用15元）。宽儿来家，午饭后来去。恕儿则晚饭后去。

14日星期一 （缺）

15日星期二 早起写改稿。八时去看培志，知恕儿曾去接车。去政协洗澡（老王搓背），十一时回家午饭。蔡同志〔侄〕等去西四午饭。午后去化工部参观高等院

校种种创造发明，甚好。六时回家。

16日星期三 早起写改稿。去北海登山看书，回家则彭二姊来坐。培志宿于南屋。午后小睡。

17日星期四 大风竟日，始终未出门。阅康德《道德学探本》，殊可佩服。又阅其他各书，知胡译《纯理〔性〕批判》甚劣。取阅《参考消息》。本日学习会未赴。

18日星期五 早三时半起，盖思索“自觉”有得也。写记于小手册上。午后去中山公园祭陈叔通。散步回家，收蓬山信，自述其近功进境。<sup>①</sup>

19日星期六 早起写改稿。去北海习拳，天冷未实行。李、郭、马均到，漫谈梁任公往事。十一时偕培志去蔚秀园。颂华出差，即同游颐和园而归。晚间志、昭去看戏。晚饭后恕儿送小东来，留宿我床上。

20日星期日 大雪竟日，恕儿来未入屋，挈小东去看培志于昭处。宽儿挈两孩来亦看培志。午后唤车送其回北大。因雪终日未出门。阅渊庭送来之《佛家名相通释》。

21日星期一 连阴落雪。早起写改稿不少。阅《佛家名相通释》，知其以心王为本体，以心所习

<sup>①</sup> 薄蓬山先生自1925年起即随著者工作，后又在山东乡建院工作。“近功进境”指道家功夫。



气，实错误。午后去北海踏雪登白塔一眺望全景。

**22日星期二** 早五时起，写发《人民日报》一信，就其编者按语指出文字小疵。未去北海习拳。去政协洗澡剪发，购水果点心而归。

**23日星期三** 早起阅改稿。去东城购小帽及修改一大帽，十一时回家午饭。阅熊著《佛家名相〔通释〕》一书。晚饭后去蔚秀园看宽儿及两孙，以旧帽囑宽代洗，临末看到颂华自房山归。

**24日星期四** 早起稍晚于平时。八时去蔚秀园取回小刀、口罩。到北海会晤黄、李、马，商定星期六聚会事。回家午饭。二时去政协听钱大卫报告中日青年联欢。六时回家，身体略感不自在，不思食，倦怠欲睡。八时即就寝。遇邵力子。

**25日星期五** 早六时起改第五节开首标题。阅《佛家名相通释》。菜同培志去看戏于人民剧场。愚早就寝，不欲食如昨。到北海慧日亭习拳，筋骨酸懒，人之易颓败如此乎。

**26日星期六** 早起通电话向北京医院挂号，九时就诊，给药3种。到恩成居与黄、李、郭及马先生夫妇会餐，又同散步公园。回家休息。服药不对症，进食甚少。就寝后中夜遗矢，梦中惊醒，更衣小裤

再睡，幸不再出问题。

**27日星期日** 早七时起，进食面包1块。八时半去看培志，遇邹洪。去政协洗澡，温暖腹部。习拳于大楼。回家午饭（炒小米煮粥）。二时去动物园，同恕儿及两孙散步，回家晚饭。四时半恕儿等归去。

**28日星期一** 夜睡尚可。早六时起写改稿四十九页一段。八时进食后去银行交水费。去北海李、黄在，郭、马未到。付二元二角五分餐费。十一时回家午饭，饭后小休息。去颐和园散步，思索写稿。五时半回家晚饭。菜同文淦去看戏（政协晚会）。

### 3月

**1日星期二** 早起写改稿不多。去政协洗澡，回家午饭。之后去颐和园散步，习拳于石舫，四时回家晚饭，阅报。

**2日星期三** 早起写改稿及午后所写共得一页（五十页）。九时半去北海，同人均到，漫谈至十时半，回家午饭。午后未出门。晚间阅《参考消息》。丘奇文甚好。

**3日星期四** 早五时起续写改稿。九时去紫竹院散步，十一时回家午饭。午后二时去政协参加学习小组会，听翁、陆、王等发言。收毛主席语录1册，去六角五分。

晚饭后去展览馆参观仪器仪表新产品，甚好。九时回家。

4日星期五 早起写改稿。去北海习拳，李、郭、黄、马均到。收渊交来工资及麦氏书。<sup>①</sup>又李芸书代抄之心理学稿。午后渊来共阅麦氏书，校李抄稿。晚饭后去民族宫焦裕禄歌唱晚会。周、陈总理到场，遇邵力子。

5日星期六 早起写改稿。写发邵力子一信，附去我对人心认识一稿。本日大雪终日，人夜未止。修改五十页稿。阅俄人心理学书。文注两日未来。

6日星期日 早起落雪渐止。恕儿挈两孙来。午饭后小休息。去政协剪发习拳，回家晚饭。阅《参考消息》。恕儿晚七时挈东去。

7日星期一 早起略迟。复阅近稿、去北海习拳；黄、马到，余未见到。去西单购挂面，回家午饭。阅报，写稿。

8日星期二 早起改稿，再改有得。去政协洗澡习拳，十一时回家午饭。二时去蔚秀园看小孙，取来旧帽。回家晚饭，阅报纸。

9日星期三 早起改稿，再改有得。大雾未出习拳，十时去西单购物。午饭后二时去中山公园散步习拳，看书。四时经西单回家，取阅《参考消息》。渊有电话云麦书再

借来。

10日星期四 夜来睡不实。早起阅改稿。八时去颐和园，阅佛家名相。到蔚秀园看小孙。回家午饭。二时去政协参加学习会，听传达刘述周讲话。六时回家。

11日星期五 早起大雾。访良庸，未去北海，但去西单购菜和点心而归。午后写改稿。去北海慧日亭习拳。晚间宽儿自石家庄回京。来家小停。

12日星期六 早起思索写稿，未动笔。阅《慈湖家记》，知其境界不凡。晚饭后去蔚秀园看宽儿一家。

13日星期日 早起写改稿。宽儿夫妇及两孙来。恕儿挈小东小音来。宽陪培志去历史博物馆，愚及恕儿、颂华挈三孩去动物园一游。回家午饭。诸孩玩耍，小宁头部受伤。三时宽儿一家先去，恕儿晚饭后去。

14日星期一 早起写新稿。去北海散步习拳，马、李、黄到，郭未见。十时去西单购菜及点心。十一时回家午饭，饭后去蔚秀园看小宁，到颐和园，四时回家。阅《慈湖家记》及《近溪集》，九时就寝。

15日星期二 早五时起，写新稿52页。渊庭来进行读麦氏

<sup>①</sup>“麦氏书”即 Mc Dougall 著《社会心理学绪论》一书。

英文本至十一时半。午饭后小休息。去政协听鞍山电业工程师报告其如何得力于《毛选》，步步改造提高过程，极好。工程师长乐郑代雨也。六时回家，取阅《参考消息》。

16日星期二 早五时起写新稿。去政协洗澡修脚，购水果，回家午饭。午后蔡同志侄去前门购衣料，自炊而食。下午阅《唯识述记〔义〕》有关四分问题。

17日星期四 早六时起，阅《唯识述义》甚好，自叹其难能。九时渊庭来，同读麦氏书。二时到政协参加学习小组，就郑代雨事略有发言。六时回家晚饭。饭后同蔡及培志到政协看四川话剧“比翼高飞”。

18日星期五 早起风大而冷。走访渊庭，同读麦氏书。渊餽我以酒蛋。回家午饭。二时半渊庭来，再同读麦氏书至四时半而后去。

19日星期六 早起审阅所写稿。去政协听钱土根、周龙江两工人作报告，均甚好。十二时回家午饭。午后渊庭来同读麦书策动论。张小山忽来坐，以圣教序托我。

20日星期日 早起写稿。阅《唯识述义》，决定自觉与自证分异同问题。九时恕来，愚挈小东去蔚秀园，恕挈小音继去，饭于宽儿家。饭后同儿孙辈散步园中，二时半回城。晚饭后恕、东去。阅《参

考消息》。

21日星期一 早起写稿。八时到北海与大中、渊庭、仰乾相会，以圣教序帖本托大中。十一时回家午饭。饭后写稿。去西单购点心及西红柿。

22日星期二 早起写稿（第七节一段）。八时去政协洗澡剪发，十一时回家午饭。取阅《参考消息》。二时半到政协听南越方面黄万里报告，不佳。

23日星期三 早起写稿。去北海与同人相会；李、郭、马三人到。回家午饭，饭后渊庭来同读麦氏书，甚费力，决定不再续读。五时半渊去。晚饭后阅《参考消息》。

24日星期四 早五时起写稿（第八节）一小段。去动物园散步一周，十一时回家午饭。彭二姐来坐，菜陪同饭于外。二时到政协参加学习小组会；为中共答苏共信发言。六时回家。取阅《参考消息》。与宽儿通电话。小元明日进城看牙疾。

25日星期五 早五时起写稿。去北海习拳散步，郭、李、马、黄均到。十一时回家午饭。二时半去政协听新疆哈斯木报告其反修事，杨怀远讲其在轮船服务事，均尚好。六时回家晚饭。

26日星期六 早起写稿。元孙来，即挈其去牙科医院看牙。又到盛锡福修理两帽。送元到西直

门上车后回家午饭。阅《物质与记忆》；一时无领会。

**27日星期日** 早起写稿，邵力子来坐，交还我稿两件，谈许久。恕儿及两孙来，同游紫竹院。午饭后与志侄及儿孙辈闲谈往事。晚饭后菜、志同去政协看戏。愚早就睡。

**28日星期一** 早起写稿一段。去北海习拳散步，马、黄、李3人到。九时去北京医院做胸腔透视，十一时回家午饭。二时半到政协听王二货报告其学习毛著之心得甚好。六时回家晚饭。

**29日星期二** 早起写小注一段。去政协洗澡，经西单购点心。回家午饭，饭后去颐和园习拳散步，阅书。去蔚秀园看宁孙，六时回家晚饭。收岳美中信，即答之。

**30日星期三** 早起思索写稿。进食后去东安市场取修理的帽子；购袜子未得，无布票也。在北海习拳时，李、马到，黄、郭未见。

**31日星期四** 早起写稿。去西单商场购袜子2双，去布票一尺二寸。午后去政协参加学习小组会；五时先退。回家晚饭后同菜去东郊看农业展览，回家九时矣。郭大中是日来，未见面，以夏家帖本交良庸手转我。

## 4月

**1日星期五** 早起写稿。去北海习拳，马、李、郭、黄均到，即同去颐和园午饭，游长廊后山各处；桃花未大开。二时到蔚秀园看到颂华，以岳信留下予宽儿阅看。回家晚饭。发张小山一信片，约其后日来见。

**2日星期六** 早起写稿。去北线阁中医院看腿部癣疾。庄大夫给药2种，归后照用。为岳美中写对联，一再写，均不佳。晚饭后去蔚秀园，乃宽儿夫妇均不在，留下对联，嘱其明日交岳收。明日他们去岳处求诊也。

**3日星期日** 早起未写稿。进食后去投选举票，又去西四购樟脑丸。回家恕儿及两孙先在。午饭后小休息。张小山来，以帖本还之。李金声来接培志同去车站，恕儿送之，小东随去。晓青曾来小坐，送志侄也。

**4日星期一** 早起写稿。忘去北海，径往蔚秀园看小宁，挈其去颐和园游览，十一时送其回园。愚回家午饭。渊庭送工资来未值。午后去西单食品公司饮甜酒一碗。腿部用药如例。

**5日星期二** 早五时起，写稿（五十七）页。八时半去颐和园后山散步看桃花。十一时半回家午

饭。二时去看巴黎公社展览。回家休息后去东安市场取回修理之呢帽。收朋三信，答之。<sup>①</sup>用药如例。

**6日星期三** 早起写稿。去颐和园散步习拳。落雨过午乃止。回家午饭。二时到政协洗澡，回家用癣药，似见瘥。晚饭后去蔚秀园，看到颂华、小宁，未见宽儿。九时回家就寝。

**7日星期四** 早起去景山公园略看，转至陶然亭散步。十一时回家午饭。二时去政协参加学习小组会。五时半回家晚饭。有话剧晚会，未赴。九时就寝。晚间用癣药一次。

**8日星期五** 早起写稿，未得成文。去北海与黄、马、李、郭相会，约定星期一午后游陶然亭。午后去政协听郭某报告杂技团在西欧演出事。六时回家自炊而食，菜未在家也。午前在政协剪发。

**9日星期六** 天气好。早起写稿后去蔚秀园挈宁孙去动物园一游，十二时送回之，即在蔚秀园午饭。

**10日星期日** 午前未出门，约宽儿来家，由宽恕一同拆卸室内各火炉。宽儿四时去。恕儿及小东随我晚饭于西长安街食堂。访良庸，取阅《参考消息》。

**11日星期一** 早五时起写

稿，未定。去景山公园散步习拳。回家午饭后去陶然亭与李、黄、马、郭相会。又到右安门一看。收培志一信。又看到颂天一信，推迟来京。是日天晴气暖甚好。

**12日星期二** 早五时起，改稿写稿。去政协洗澡，遗忘药盒于浴室。午后去什刹海一转。修游泳池未完工。回家晚饭。取阅《参考消息》。收蓬山又1信。

**13日星期三** 早五时起写改稿。写答颂天一信。去北海习拳，大中，渊庭、良庸到。以信示之，又以麦书交渊庭还图书馆。十一时回家午饭，饭后写稿。晚饭后去紫竹院散步。

**14日星期四** 早五时起写稿第五十九页。去中山公园散步、看花、习拳。回家午饭，二时到政协参加学习小组。闻上次传达刘思慕报告国际形势，惜未在场。取回遗失药盒，六时回家晚饭。是日落小雨，黄沙蔽天。

**15日星期五** 风沙仍大，不能去北海习拳。午前在室内写稿。午饭后去政协自己洗澡，意欲上癣药，而未实行。略习拳。回家晚饭，晚间天气好转。阅《参考消息》。

**16日星期六** 早起写稿。去景山公园散步习拳。午后去政协

<sup>①</sup> 朋三即薄蓬山先生

听于维汉医生报告其自我改造经过，甚好、甚好。回家晚饭。饭后出豁口到太平湖散步，看落日甚佳。

17日星期日 早起较迟，未写稿即出散步于紫竹院，看花。回家进食。恕儿挈两孙来，同菜等去蔚秀园看颂华及两孙。宽儿出差大连，未得见。阅有关苏联一书之宗教部分。晚饭后恕儿去。

18日星期一 晨间有小雨。阅恩格斯书备用。出门遇雨又折回。再出散步动物园，回家午饭。二时去政协大楼习拳，阅俄国人一书。听吕玉兰讲其斗争史。回家晚饭。

19日星期二 早起阅恩氏书有取处。去动物园一转，即到政协洗澡用癣药，购水果回家午饭。二时去政协习拳。阅俄国人一书。听张国珍及邓炎棠各报告。回家晚饭。取阅《参考消息》。

20日星期三 早五时起，阅恩氏书。到北海习拳，马、郭、黄、李均到；约明日黄、马看我稿。十一时回家午饭。午后去政协听报告，但廖初江未到，改由山东胸县委某君报告其青年团的教育工作，尚好。

21日星期四 早起阅恩氏书。八时半去蔚秀园，挈小宁散步于河岸。十一时回家午饭。二时同菜去政协，菜洗澡，愚参加学习小

组会，就吕玉兰事有所申论，六时回家晚饭。以稿付良庸阅。

22日星期五 早起写稿。去景山公园与同人相会，同人均到。约马先生午后取我稿去阅。晚饭后马先生又送回稿。阅俄国人一书，晚饭后去图书馆查书。

23日星期六 早起改写第六十页。去北海散步习拳。午饭后去接小东，挈之游中山公园、然后回家。晚饭后恕儿来，接小东去其宿舍。

24日星期日 早起出外进食后去蔚秀园，同颂华及两孙入城。恕儿挈东、奇二人来，同出豁口散步太平湖。午饭后小休息。三时送颂华等去西直门登车，又到政协购水果。恕儿晚饭后去。

25日星期一 早起改写第六十页。去景山习拳，马、李二人到，余未见。又到北海看海棠。回家午饭。饭后去动物园看书（俄国人）。五时回家晚饭，饭后取阅《参考消息》。

与郭大中通电话，约明日来家看我稿。早遇钟履坚于景山。

26日星期二 早起续写第七章。到中山公园散步。去政协洗澡及剪发。渊庭、大中、良庸来我家看我稿。午后马先生渊庭续看稿。愚去紫竹院散步习拳。

27日星期三 早起写稿。去景山习拳。马、李、黄均到。大

中来我家看稿完一遍。午饭后去紫竹院阅俄国人一书。回家晚饭。

**28日星期四** 早起未写稿。但自首至尾复核全稿一遍。午后去政协参加学习小组会，听传达文化部之今后文化革命运动的报告及郭沫若发言，均好。愚略有所说。

**29日星期五** 早起写七章稿一段。去景山公园，问人均到。谈昨日学习事，叹服于毛主席之深心大愿。<sup>①</sup>回家午饭。饭后阅俄国人一书。以我稿付良庸细阅。取来《参考消息》。马先生来家看稿已完。

**30日星期六** 早起写七章稿一段。去蔚秀园挈小宁去动物园散步，十一时送其回园。回家午饭。饭后去政协洗澡换癣药。三时半回家，知宽儿昨晨回京。

## 5月

**1日星期日** 天阴落雨。培恕随我挈元、东等去颐和园参加盛大之游园会。元孙随我回家午饭，雨渐止。小洪等来。晚饭后借菜去天安门参加焰火晚会，九时回家，元宿于家。

**2日星期一** 早起写稿。宽儿来接小元，去玉代胡同。恕儿挈

小东去胡家。午饭前来家。午前风大未出门。午后去西单一转。晚饭后同恕儿挈两孙去太平湖散步，谈及何海秋兄弟。收朋三信自述其功夫近况。

**3日星期二** 早起写稿。七时去蔚秀园，同颂华挈两孙游动物园，十一时回家午饭。饭后再写稿。访良庸，取阅《参考消息》。良庸以陈白沙诗句见示。

**4日星期三** 早起写稿。到景山习拳散步，马、李、郭、黄均到。午饭回家。去故宫及中山公园看牡丹。少怀来坐。访良庸，取阅《参考消息》。收云颂天一信（回我前信）。

**5日星期四** 早起写稿不多。去政协洗澡换用癣药，回家午饭，饭后去政协参加学习小组，听宣读周总理“五一”对阿尔巴尼亚的讲话，略有发言。六时回家晚饭。发宽恕两儿各一信片。

**6日星期五** 早起写稿。八时去中山公园看牡丹，马、李、黄、郭均到。在来今雨轩饮茶。去银行存款。回家午饭。下午风大。写稿不合用。去西四购橡皮膏，购邮票。回家晚饭。

**7日星期六** 早起改稿有得。八时后去紫竹院散步，十时回家。自炊而食。午后去政协参加小

<sup>①</sup> 似指发动“文化大革命”。

组学习。听王、周等报告香河见闻。棗及文淦去东坝上坟。

**8日星期日** 早起先自行检理书物。八时恕儿来，宽儿随到，共同清理先公遗留字画等件，幸尚完好，即行收装不动。午饭后与两儿泛谈。宽先去，恕晚饭后去。阅《参考消息》。

**9日星期一** 早起出豁口散步于河沿东头。进食后，九时马、黄、李、郭同来，各言其对我稿的意见，均好。愚亦略言规划。十一时散去。即就众见修改吾稿。午后去碧云寺，天热未得好游而归。后半夜闻祝贺核爆声。

**10日星期二** 早起完成修改。去政协洗澡，十时半回家午饭。二时半去政协参加学习会。访良庸，阅《北京日报》有关邓拓之文件。摘取印度民族、语言、宗教问题。周总理发表对美国4句话，极合时宜。收张东荪一信。

**11日星期三** 早六时起，未写稿。进食后去动物园看书（《教育生物学》）。回家午饭，饭后去北海看书（罗素：《论教育》）。补：午后去玉渊潭散步，郭、黄、马、李均到，泛谈时事。回家晚饭。

**12日星期四** 早五时起写稿一段（七章一节）。九时去政协剪发，购水果，回家午饭。二时半去政协参加学习小组会，听各人发言。阅有关核爆炸小册。在西外散

步。在政协大楼习拳。

**13日星期五** 早起写稿。八时去北海习拳散步。黄、马、李到，未见大中。回家午饭，发张东〔荪〕一信。晚饭后去政协看福建木偶剧，动作颇灵活。十时半回家就寝。

**14日星期六** 早起写稿后去蔚秀园，知元、宁等均去学校医务室看病。见到元与宁，似无甚病者。回家午饭。用杏仁擦癣1次。午后接小东游北海，又送其到朝阳门交于培恕。八时回家就寝。

**15日星期日** 早起写稿苦不成文。去北海散步，人多极。购点心于西四。午饭后写稿未出门。儿孙均未来。阅《参考消息》。晚饭后穿行北海散步。

**16日星期一** 早起改稿。去北海习拳散步，同人（缺郭）3人到。回家午饭。取回洗染衣服尚好。少怀晚间来，闲谈甚久，九时乃去。

**17日星期二** 早起改稿。去政协洗澡修脚，购水果。回家午饭，午后再改稿，大致可用；明日抄写之。因风大不能去看小宁。

**18日星期三** 早起抄稿，午后仍续抄，共得5页，尚好。去北海习拳散步，黄、马、李、郭均到，略闻郭谈时事。回家午饭。晚饭后去蔚秀园，看到颂华及两孙。九时回家，阅《参考消息》。

**19日星期四** 早起未写



稿。阅学习有关文件。去动物园散步。购菜回家午饭。午后去政协参加学习小组会，未发言。购水果而回，晚饭后去政协看科教电影，十时回家。

**20日星期五** 早起在新街口进早点即去蔚秀园，看到颂华及两孙，挈小宁入城到北海，李、黄、马均到，郭未见。又送小宁回蔚秀园，然后回家午饭。午后休息，未写稿。

**21日星期六** 早起写稿。少怀来，同菜等去东郊云南义地。午饭晚饭均我自炊而食（切面半斤）。去动物园散步。

**22日星期日** 早起写改稿。去动物园一转。九时恕儿挈两孙来，同出游于玉渊潭，看水闸。十一时饭于西郊小食店。回家休息。晚饭后恕挈小东回宿舍去。菜去政协看电影。

**23日星期一** 早起写稿一段。去北海习拳散步，黄、李、郭、马均到。闻渊谈市面有怀表出售，即往购取（109元），以良庸表还之。午后去西郊购大面包1个（落价为4角），为晚饭。

**24日星期二** 早起写稿1段。去政协洗澡，用癣药。遇张纲老。购荔枝等。回家午饭。阅晚报，广州文化工作队一文甚好，加标记而存之。晚饭前去西单购菜即归。

**25日星期三** 早起写稿有

小就。去北海习拳散步，李、郭、黄、马均到。午后去东单菜市，购松花及香菜而回。写发邹得心、张少怀各一信。

**26日星期四** 早起写稿有得。去北海散步，划船一小时，甚佳。十时购面回家。午后去政协参加学习小组会，发言，反应有误解，甚矣立言之难。六时回家晚饭。取阅《参考消息》。未得少怀复音。入夜有雨，中夜雨大，有雷。

**27日星期五** 早起写稿无所。去北海散步，自北门入，遇王星贤，李、郭、黄、马均到，泛谈至十时，回家午饭。午后去东单菜市购香菜及松花5个而回。

**28日星期六** 早起写稿。去蔚秀园挈小宁去颐和园散步，十一时仍送蔚园。回家午饭。午后去西单购菜及点心。晚间菜同文淦等去政协看批判的电影。

**29日星期日** 早起写稿。七时半恕儿挈两孩同我去蔚秀园，宽儿又挈其两孩一同游颐和园后山各处。游人太多，免饮食座位不得，草草进食而已。与两儿泛谈后回家。恕儿小东晚饭后去。

**30日星期一** 早起写稿有得。八时去北海习拳，李、马、黄三人到，一同划船一小时，风光甚美。午后阅书。晚饭后菜去政协看电影。少怀来坐，与之漫谈三世之理，注意修持不可忽。

31日星期二 早起写稿。八时出西郊转至政协洗澡。应宽儿请去蔚秀园接小宁入城，午后挈之去前门小食店。晚饭前回家。饭后九时宽儿来接小宁去（因保姆病假之故）。

## 6月

1日星期三 早起写稿有得。去北海习拳散步，黄、李、马、郭均到，闲话至十时回家午饭。菜去蔚秀园看小宁，我晚饭后亦去蔚秀园。九时回家就睡。阅报纸及《参考消息》。

2日星期四 早起写稿有得。进食后去动物园散步。雨后新晴，空气景致甚佳。报纸揭出北大问题。午后参加政协小组学习未发言。六时回家晚饭。取阅《参考消息》。

3日星期五 早起写稿一段。去北海与同人相会，马未到。雨中回家。午饭后小睡。写小注一则。晚饭后去蔚秀园看小宁，闻颂华谈北大事，未得见培宽。

4日星期六 早起写稿（第一节完）。去蔚秀园看小孙及取伞，不意粪水遗出，匆匆而归。洗涤肛门，暖脐。午饭后休息。晚饭前去动物园散步一周。

5日星期日 早起写稿（七章二节）一段。去动物园散步。回

家午饭，恕儿来未挈小东。泛谈彭真问题，恕去。饭后去东郊，直抵通州，巡视东关，未入闹区而归。取阅《参考消息》。

6日星期一 早起阅“老三篇”，又读《光明日报》“五论知识分子学毛著”，（似为康生作品）。陈肃来，即偕同去北海，马、郭、李、黄均在。泛谈时局，又同陈肃（谈）其问题。十一时回家午饭。饭后休息，调养心身。晚饭后去北海习拳。璐儿来电话，答之。阅报加标志。

7日星期二 早起写稿。去动物园散步，到政协剪发洗澡。午后又去政协参加学习会，有发言（大个人主义），有人不了解，不无闷闷，此烦恼障重也。六时后回家。晚饭后取阅《参考消息》。

8日星期三 早起写稿一段。去北海与同人相会，大中未到。十时回家阅报。午后写稿有得。晚饭自炊（菜去坟地）而食。六时去蔚秀园，看颂华及两孙，宽儿尚未归也。九时回家。

9日星期四 早起写稿。去紫竹院散步习拳，遇鲜特老夫妇。回家午饭。午后二时去政协参加学习小组，未发言。提前回家，六时晚饭。取阅《参考消息》。闻良庸谈民盟内事。

10日星期五 早起写稿有成。去北海习拳散步，李、黄、马、

郭均到；漫谈时事，约定下周去紫竹院见面。午后续写稿。晚饭后去蔚秀园，挈小宁去颐和园一转即出。送小宁回家后，九时前回到城内。

**11日星期六** 早起写稿有得。去颐和园八方亭散步习拳。十一时回家午饭，小休息，再写稿，未成文。袁昌忽来坐，谈其学校内情况，及其自身问题，六时去。

**12日星期日** 早起写稿一段。去动物园散步，八时半即回。恕儿及两孙先在，泛谈时事。午饭后恕先去。晚饭后挈小东去蔚秀园看到宽儿一家。旋即同登32路车，愚挈小东去朝阳门，宽等去海淀也。九时后到家就睡。

**13日星期一** 早起写稿一段。去紫竹院散步习拳，马先到，李后来，黄、郭未见。十时购切面回家。午后写稿未出门。晚饭后欲往恕儿处，因天热中止其行，穿行北海而回。

**14日星期二** 早起写稿一段。去动物园散步，即转至政协洗澡，购水果而归。午后二时半去政协参加学习小组会，提前回家晚饭。菜早去参加学习。

**15日星期三** 早起写稿一段。去紫竹院散步习拳，李、黄、郭、马均到，泛谈时事。阅颂天答渊庭信，云乐颜被撤职。午后续写稿。晚饭后去鲜家，晤特老及鲜恒，略谈

而回。

**16日星期四** 早起写稿一段。去动物园散步一周。收陈肃自北安来信。午后二时半去政协参加学习小组会，略发言（就吴世吕前次所言而申之）。对“真空”有争论。

**17日星期五** 早起写稿一段。有小雨。去紫竹院散步一周；因雨不得习拳。良庸、渊庭来，谈话有益。回家午饭。午睡后去蔚秀园挈小宁去颐和园一转即回。六时半回家晚饭就寝。

**18日星期六** 早起写稿。去动物园散步。回家午饭，饭后小休息。续写稿。取阅《参考消息》。晚饭前去动物园，值天欲雨，即返家，抵家面雨落。

**19日星期日** 早起写稿一段。八时恕儿挈两孙来，同去北海划船1小时。遇鲜特老。回家午饭，饭后恕儿挈东去。晚饭前去蔚园看宽儿，略谈即回。

**20日星期一** 早起写稿一段。去紫竹院习拳散步，李、郭、马3人到，良庸未见。回家午饭。午后续写稿。三时半去西单菜场购物。晚八时半就睡。

**21日星期二** 早起写稿一段。去动物园散步，准备下午发言稿。去政协洗澡。午后到政协学习小组（混编一组）发言。王、李、周等有意见、朱亦有所言。

**22日星期三** 早起写稿有

得。因雨大，迟至十时乃出门。散步动物园，即留午饭而后归。下午休息后去政协剪发。去中山公园习拳，五时回家晚饭。取阅《参考消息》。闻良庸有大字报。培志有电来，25日回京。

**23日星期四** 早起写稿。电〔话告〕学委会午后小组会请假。午饭后小休息，继续写稿。去紫竹院散步。闻民盟对良庸〔有〕大字报，明早不及到紫竹院。

**24日星期五** 早起写稿。八时后去紫竹院散步，习拳，李，郭，马均到。回家午饭，饭后写稿。庭前杏熟，第一次食之甘。

**25日星期六** 早起进食后同昭侄去北京站接志侄自哈尔滨回京。去蔚秀园挈小宁入城到家，午后四时送其回园。晚间访良庸，取阅《参考消息》。换车票。

**26日星期日** 早起写稿有成。去丰源长早点，购菜回家。恕儿及胡真挈两孙来，又去修侄家。在家午饭，购西瓜食之，不佳。晚饭前恕等去。今日摘杏约30枚。

**27日星期一** 早起写完第七章第二节。去动物园散步，到紫竹院习拳，李、马二人到，十时后回家。十一时半同菜请彭二姊及志、昭等饭于莫斯科餐厅，用去13元。回家休息。近晚有雨。阅《参考消息》。

**28日星期二** 早起复看已

成之稿（到79页）。去政协洗澡，回家午饭。小睡后去政协参加学习小组会，未发言。购茶叶，六时回家。夜间就寝后思索发言问题，不能入寐。终日有小雨。

**29日星期三** 早起未写稿，携书出门在动物园散步。午饭后小睡，睡起着手准备明日发言稿。晚饭后再去动物园散步。

**30日星期四** 早起写准备发言稿。去蔚秀园挈小宁去颐和园游散，仍送回之。回家午饭。彭二姊来。去政协参加学习小组发言，邓、王、安、李、赵各有意见。六时回家。晚饭后以思虑萦绕，不能入睡。

## 7月

**1日星期五** 早起送志侄返渝，在南屋谈话。未写稿，去紫竹院习拳散步，郭、李、马均到，未能写稿。写准备发言稿。

**2日星期六** 早起写下周发言稿。去北海散步，兼写发言稿。回家午饭。再写稿（检出过去检讨稿阅之），恕儿晚饭后来接小音，音不去，闲谈即去。良庸来，即约定明日游西山，分屯渊庭、大中，电马不通。

**3日星期日** 早六时进食后即去西郊，同郭、李、黄等去西山八大处游散，饮茶于五处，午饭

于二处，午后一时回城。到家更衣又去政协洗澡，遇赵君劭。回家晚饭。菜是日去蔚秀园半天。恕儿一家今日未来。

**4日星期一** 早起写明日学习发言稿。六时去外早点。到北海散步，出北门，转至紫竹院散步习拳。马先生到，余人未到。改约星期天见面以牵就良庸。又遇郑卓人（针灸家）。回家午饭，饭后休息。写明日发言稿完。

**5日星期二** 早起出外进食，散步北海，回家午饭。饭后小休息。去政协参加学习小组（取回雨帽），发言后各方反应不佳，似有对我之意。六时回家晚饭。取阅《参考消息》。

**6日星期三** 夜来以思虑萦绕，睡眠颇差。早起阅多年前所写检讨稿有得。以肚腹不好，未进早食。到紫竹院散步。

**7日星期四** 早出进食。写出发言稿。午后去政协参加学习小组发言3段。六时回家。

**8日星期五** 早起准备发言稿。出外进食。去紫竹院散步习拳，郭、李、马3人到。回家午饭。大中送来《矛盾论解说》一本。是夜蚊扰失眠。

**9日星期六** 失眠，脑力不佳。早出进食游散休息于北海，并坐渡船。是夜用滴滴涕去蚊，睡较好。

**10日星期日** 早起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大中到略谈，知渊庭不来，归途遇黄、马2人。早九时到政协洗澡遇李宗仁，欢然道故。收培志到碇来信。在街头理发馆剪发。回家午饭，随时写发言稿。午后恕来同我挂起蚊帐。晚饭后略谈时局乃去。睡眠仍不佳，思虑多也。

**11日星期一** 夜来曾起写稿，早出进食，到紫竹院散步。写稿备明日发言之用。

**12日星期二** 夜间曾起写稿。早六时出外进食，去蔚秀园看儿孙辈，到颐和园写稿。十时半回家自炊而食，菜去开会也。午后到政协学习组，发言两小时半，意气甚盛，可叹！回家后即写朱洁夫1信请假，以便提书面发言。取阅《参考消息》。

**13日星期三** 早起写稿，忘赴紫竹院，而去北海散步习拳。闻是日李、郭、马均到，伍先生〔遗〕骨已火化云。午后续写稿。去西单购水果挂面，饮酸奶。晚饭后取阅《参考消息》。

**14日星期四** 早起写稿成两页多，去动物园散步写稿，午饭回家。午睡后去蔚秀园挈两孙去颐和园游散，购玩具，五时半回家。速电渊庭，约其明日见面。取阅《参考消息》。是日学习会未赴。

**15日星期五** 早起写稿。七时出门进食。去紫竹院与渊会

晤，囑其抄稿。落雨，午饭于外。交电费。午后再写稿。出门购点心，遇雨而归。

**16日星期六** 夜间一度起来写稿又睡下，五时起床写稿。七时出门进食于外，到北海散步习拳。检阅旧稿，为写稿用。

**17日星期日** 夜间起来写稿。出门就食于外。去紫竹院晤渊庭，收其所抄稿。黄、马、郭均到，漫谈，八时先归。候恕儿不至，电话问之，午后乃来。全家偕至同和居晚饭，挈小音回，付于王家。早就寝。

**18日星期一** 夜间起来写稿，早起再写。出门进食，并以稿送渊庭抄。到北海散步习拳。回家午饭，饭后续写稿。晚饭后渊庭交来所抄稿，约定晚十时再来取稿，稿于十时前写完。

**19日星期二** 早起就食于外，到动物园散步，八时回家。渊庭来过，留下抄稿，核阅一过，再出到政协洗澡修脚，午饭后去政协参加小组学习，读发言稿。曾一凡讲话。六时回家晚饭。取阅《参考消息》，知越出兵南下。

**20日星期三** 早起收拾各稿件，出外进食。到紫竹院散步习拳，郭、李、马均到，八时半回家。午后阅毛著，准备明日发言。

**21日星期四** 早起出外进

食，到北海散步习拳，欲购面片未得。回家阅报，菜出开会，自炊而食。午后去政协参加小组学习，发言检查自己。闻明日有大游行支援越南。六时回家，取阅《参考消息》，不见越战消息。

**22日星期五** 早起写发朱洁夫信，索回第四段话稿。到外进食，到紫竹院散步习拳。渊庭到，余人未见，大游行各车路不通也。回家午饭，补记前3段发言。

**23日星期六** 早起写稿（补前3段发言），出外进食。去北海散步，去芳加园接小东，再到北海渡船北岸回家。午后三时挈小东去动物园，遇雨甚大，即留晚饭而后归。与恕儿宽儿先后通电话。大中电话明日不能到。

**24日星期日** 早起挈小东去蔚秀园宽儿家，挈元、东同去香山游览。黄、李、马均到，食西瓜，饭于红叶店，一时回城。二时半到政协洗澡，坐车回家。晚饭后送小东朝阳门付与恕儿。

**25日星期一** 早起写补稿，出外进食。去紫竹院散步习拳，九时回家，再写稿。午饭小睡。去西四取来洗染裤件。阅《参考消息》。

**26日星期二** 早起写补稿，出外进食，在北海习拳，回家午饭。以稿付渊庭抄。午后去政协参加学习会，以刘主席声明为题，

略发言。六时回家。访良庸，取阅《参考消息》，收第四段稿。午前十时在政协剪发。

**27日星期三** 早起写补稿，进食后去紫竹院散步，马、李、郭均到。收渊所抄稿。回家写稿，所得不多。取阅《参考消息》。培璐早来未及见之。去西单购食品。

**28日星期四** 早三时起写补稿，六时后出外进食，到北海散步习拳，八时半回家。卧息半小时，落雨不小。午饭后二时半去政协学习会，赞王克俊之言。换汽车月票。

**29日星期五** 早起写稿未满两纸。到紫竹院有雨，不得坐息。渊庭到，约星期日见面交付抄写。在西四修鞋、进食。晚饭后取阅《参考消息》。

**30日星期六** 早起写稿。六时后去蔚秀园，宽儿夫妇及两孙均看到。以旧制服上下一套付宽儿用。去颐和园习拳散步，小雨不止，履湿，购桃回家午饭。饭后休息，写稿将完。遇沈德建数语。西单购挂面及菜。

**31日星期日** 早四时起，写稿完成。去恕儿宿舍，则宽儿亦在，知其夜来听报告于人大大会堂也。转至紫竹院，黄、马、李、郭均先在，听大中谈许多。十时到西四取所修鞋，又付鞋嘱修，进食于小吃店，回家休息。午饭后又休息。

晚饭前遇恕儿于途数语，强接小音去宿舍。食西瓜尚好。

## 8月

**1日星期一** 早起出外进食，去北海散步，进后门出前门，购菜于西四，回家午饭。饭后休息，阅宣传会议讲话，又购一册于新街口。回家晚饭，对菜谈我访问延安（第一次）。

**2日星期二** 早起出外进食，去北海散步，八时半回家。渊庭来交到抄稿，校阅之。午饭后去政协参加学习小组会，略发言（有关革命运动的新闻），易礼〔容〕有补充甚好。六时回家。收恕儿信，说音、东问题。以我稿交学委会。

**3日星期三** 早起出购菜，落雨，归家雨止。去紫竹院逢大雨甚久，十时后回家，同人均不遇。午饭后去西四取回修鞋。晚饭后取阅《参考消息》。收钱子范一信答之。

**4日星期四** 早起搭31路车去颐和园，进食于园外，习拳于石舫，八时出园回家午饭。饭后休息，二时去政协参加学习小组。王克俊发言甚长，于永滋发言坦率，朱易之争。六时后回家晚饭，为菜谈 [19] 52年8月7日事。

**5日星期五** 早起去紫竹

院晤渊庭，交来工资。散步习拳后大中到，略谈。遇马先生立谈数语，回家午饭。思索对于永滋发言的意见及自己如何发言。

**6日星期六** 早起去动物园看书，乘2路无轨转至马先生处，借阅其古医书数册。回家阅之，无所得。回家电怨儿不接小东，天热不愿出门。

**7日星期日** 早起去紫竹院散步。李、郭、黄、马均到，谈卫西琴。十时回家午饭。午后四时到蔚秀园看宽儿一家，即留晚饭。饭后到怨儿家留吃西瓜，八时回家遇雨。以书交还马先生。写发朱洁夫、李渊庭各一信。

**8日星期一** 早起写发岳美中1信。以衣裤付洗染店。落雨，早出即归。

**9日星期二** 早起为《人心与人生》稿加注两条。去中山公园散步，到政协洗澡剪发，回家自炊面食，菜去民盟也。午后到政协参加学习。以“十六条”决定为主，昨夕新颁定者。

**10日星期三** 早起为旧稿加注1段。去紫竹院散步习拳，李、郭2人到，漫谈苏修有其历史文化背景。回家午饭，阅有关各书，取阅《参考消息》。写发傲知一信（索卫先生自述）。

**11日星期四** 早起进食后去北海散步，习拳于西南隅，存百

元于银行，回家午饭。二时半去政协参加学习会，张云小辩论，田云联系实际，皆好。六时回家晚饭。闻毛主席会见群众，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12日星期五** 早起去紫竹院散步习拳，郭、李到甚晚。取回洗衣裤，觅购蔬菜甚缺乏。午后甚热不出门，阅马恩列书册，取阅《参考消息》。收培璐一信。得岳美中电话知其病，约下周再电约会面。

**13日星期六** 早起去动物园阅列宁集。去东城接小东，遇王星贤略谈。与培璐通电话。晚饭后原拟送小东回宿舍，以雨而止。

**14日星期日** 早起送小东回其宿舍，看到怨儿夫妇及小音，雨中回家。午后阅列宁书。去蔚秀园看到颂华责斥小元，宽不在。取回菜衣服1件。取阅《参考消息》。闻大中，渊庭曾来看良庸，又王芝南亦来。

**15日星期一** 早起阅旧作介绍卫先生一文。去北海西南隅习拳。回家午饭。午后有雨，未出门。检出卫先生男女心理学阅之。王星贤来坐，取去《人心与人生》稿，约5日后归还。

**16日星期二** 夜来雨大至晨午不休。阅卫著思索写稿。璐儿来谈坟地问题，知其移居已久。雨



大不出门。午后去政协参加学习会，讨论党中央公报，周发言尚好。

**17日星期三** 早起去紫竹院散步习拳，以发言稿付大中阅，渊庭亦到。回家午饭。午后三时去政协洗澡，购桃及饼干。取阅《参考消息》。晤良庸，向其取得伍讲纪录2册，备交王星贤。

**18日星期四** 早起阅伍、陈双方讲孟子尽心章之文，拟写综述文补遗。去北海未成，以天安门大会，无车可通故也。午后去政协参加学习会，谈话两段，对于兼自检。朱安皆表示求批评指正。菜去参加斗吴晗会。深夜乃归。

**19日星期五** 早起去紫竹院，郭、李、马均到；郭交回我发言稿，有表示。略谈后散步于荷塘一周。归途到西单购香菜不得，购水果点心。无车可搭，步行至西四，转1路无轨，经动物园27路乃得回家。自炊而食，菜去开会也。午后王星贤来，以亚三手稿付之（同时收回《人心与人生》稿）。写跋亚文未成。

**20日星期六** 早起阅人心稿，思索续写之头绪，加小注于讲记忆上一段。出外进食，散步于北

海，电学〔习〕会请假。

**23日星期二** 动物园散步，去政协洗澡，临时乃知停止开放。下午参加学习，去时有车，回家时车送至中途而已。是日有大字报，要拆碑，限24小时<sup>①</sup>

**24日星期三** 摘下先父母相片及各字画，渊庭来帮忙，培昭则觅工人拆碑。约八时红卫兵来抄家。两儿曾应其电话来家一次即去。政协来人两批，对我夫妇有斗争，书籍文稿及衣物均被拉去，用具多被打碎。是夜开始宿南屋中间一间，因灯光太强，睡不好，然心境尚平。

**25日星期四** 培昭因拆碑后撕去大字报犯巨大错误，经群众斗争，抄家封门、决定送回广东原籍<sup>②</sup>。树菜及韩姑陪斗，受殴打，但仍将定期斗争。我临时免斗（未陪斗）。是夜关灯睡眠较好，与朱洁夫通电话。

**26日星期五** 早起监督劳动，扫街道厕所。

**27日星期六** 早起监督劳动，扫街道。因开灯失眠。

**28日星期日** 早起据云“不平凡的一夜”，树菜受轻伤，两人俱俯首站1小时。后拣寻户口本

① “碑”指积水潭南岸著者之父殉道纪念碑。左近工厂“革命群众”视之为应拆除之“四旧”。

② 梁培昭，时为居委会干部。

(别人家的)为劳动<sup>①</sup>(过去两天的劳动为收拾打扫北屋4间及庭院)。以前晚的学习发言补记交红〔卫〕兵阅看。

**29日星期一** 补记：星期六劳动为清扫北屋西头一间。又岳美中来电话，告以暂不会面。夜来睡尚可，红领巾借去2元(补记：成伟交回我15元，前夜红〔卫〕兵借去1元多(购手电)。晨起之前与菜谈话数句，又自叙几句。菜在厨房被围斗，不得顾之。偶遇成伟向其进言，他又来坐谈，惜我说话未善，他似不耐烦而去。<sup>②</sup>午后五时顷有红卫兵来指导工作，冒险向其进言；指出树菜被斗受伤，不合于“十六条”决定。晚间忽有数人(似从外地来京者)来访，询我关于柴春霖之子的事情。我答以五年前在东安市场吃饭见一面，见面是因张三姨从上海来京之故。又询张、郑各家之人在京者住何处，又询及培忠、培宽、培恕各人，皆告之。后半夜与菜作最后谈话，成伟皆门外暗(取)〔听〕。

**30日星期二** 菜因伤重不能起床劳动，只好我自己做饭。炉火又灭，一张姓同学代为生火。煮藕粉及热昨日之粥，作为午餐。菜

食甚少。成伟来核算存款、现款、单据等项，并询及夜来所暗听我〔与〕菜的谈话，对我有误听误猜。晚间有女同学多人责问我在厕所不关门，深悔疏忽之造成严重问题，写检讨悔过书交去。申志农又见到1次。

**31日星期三** 夜来忽忆身边尚有存款单据，不知是否应当交出。又最近所补记之7月中旬发言要点，似亦交给成伟为好。早四时特觅成伟一谈，当面将以上各件交他。申志农昨宿于此，早来对我说检讨书已劝女同学接受，他回校去。下午成伟来作别，因他另有任务，被调去他处，以后此间事由高芒、李秀文负责云。白玉昆亦留于此。<sup>③</sup>收椒知寄来卫先生著作，又收恕儿一信。

## 9月

**1日星期四** 早四时写出急须向上级领导请示之三事交红卫兵阅看，即建议之意，似高芒、李秀文均不在，他们阅后搁置起来。三事者：1. 从上月24日抄家以来已经许多日了，问题似悬而未决，请早赐示如何办理；2. 秋凉已到，

① 原文如此。

② 成伟为抄家之红卫兵头目。

③ 高、李、白等人皆为红卫兵“小将”，第123中初中生。

梁、陈身上只单衣，其他衣物均送存派出所内，是否先发还一部分；3. 院内砸碎木器及碎纸是否可交废品回收公司收取，以免雨淋变坏。白玉昆来屋内商谈此事，申志农来谈及之事，并许取用一些衣服。天凉腹泻，或因睡于地下之故。今晚开始架铺板而睡。

2日星期五 夜来忽有所悟，着手写自我分析；写出不多。衣服未见取来，候申志农见面一问，始终不见其来。

3日星期六 早起续写昨稿。天凉欲雨。高芒告诉我，衣服取不来，但同意以破旧未送走的树菜夹衣两件交给用。又同意我电嘱培恕送绒裤给我，并买一些酱菜鸡蛋米。后来申志农来屋，告以上面各事，他亦表示同意。申谈及我的问题，当即以29日所写及昨今所写两件给他看，说明切须调查研究，否则开会开不好，他似同意。又询及渊庭地址，及电话码。午后四时街道上传我及菜去开群众会，听某某交代问题，旋即散会。（会上凡左近有问题之人皆被集中。又传达临时户口限期回乡）。晚九时前次请其看菜伤之王姓红卫兵等2人忽来屋内问伤好否，坐下谈话，询问各情。悉告之。

4日星期日 有雨不大。早

起后清扫庭院，只能归堆而已。下午五时红卫兵全撤走，由街道上孙健接管各事。承其同意收回线毯等件及面粉等等，并同意为菜搭铺板为卧具。原期恕儿送线裤来，迟至晚间乃得其来信（给红卫兵的），说明他的机关文化革命小组认为不适当，不能来。续写自我分析稿，尚未完。

5日星期一 天气晴朗。早起续写昨稿完后又附一小段话。与巴淑珍说小方桌及书架事，承其同意。<sup>①</sup>又同意打电话给政协总务科问工资事。答言将有统一规定，不考虑个别情况，似一时不能领取。同菜移入方桌、铺板等件，布置屋内用具。下午程伟及另一同学来屋坐谈少顷，然后去。据他说我写出的东西可以交给政协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昨夜因红卫兵撤走，院内寂然无声，但今夜又有押来禁闭的人及守卫的少年红卫兵，时有声喧。思欲剪发，孙答不可能。《人民日报》社论“不用武斗”。

6日星期二 天气晴朗。早起续写昨稿，加一首段，算是首尾完整，可以交出去。菜清扫大门外街道，我清扫院内，并为下午倒土作准备。午后四时郑姓民警来访谈话，有所纪录而去。街道上革委会将北屋五间全封闭，今夜将又寂静

① 巴淑珍原为同院邻居，工人家属，此时负“监督”著者之责。

了。收宽儿来信，恕亦具名，内容平常，惜不了解我。《人民日报》头条申述各地用文斗不用武斗，足见领导上之注意于此。北屋东里间之钥匙由高姓交付我。

7日星期三 夜来忽悟我的问题必须上书主席才得解决，思之不寐。夜间有雨，晨间时亦有之不大。红卫兵数人来占用北屋，钥匙即由高姓向我取去而交给他们。孙建来屋询问一梁某之事，似即仲文二叔之子，尽所知以答之。北屋红卫兵亦同样询及。睡眠不足，精神气力俱不佳。天冷，以毛巾联于短裤，穿在内面。晚饭后取得同意出外剪发，并购蔬菜鸡蛋等回家。此为15天来第一次出街。红卫兵多人留宿北屋未去，电灯线被毁，后半夜各屋失去照明。

8日星期四 晴朗。早起续写昨稿。忽有山西来人访询引年二叔历史材料，谈话之后又嘱书写，以致午前全部时间被耗去。午后写致政协文化革命委员会函稿完成。北屋有街道工作人员来，但夜间清静无人。午后房管局来人宣布收房，并指定我们占用之房间。

9日星期五 晴朗。早五时起，加煤火后起草上毛主席书，心

境较正大开明。北屋有街道工作人员〔员〕来，亦有红卫兵来（烧旧书等），晚间未去，因而未得活动身体之便。上主席书大致脱稿，待缮。文淫来，入门未及坐谈，即为菜引出，盖实亦无可为语也。追补：红卫兵夜间未留宿。在院内稍作活动。

10日星期六 晴朗。早五时起，加煤火后抄清上主席书。扫街道及庭院。午饭后去街发政协一函，内计3件：1. 致政协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信；2. 《我不明白为什么遭到抄家，像对反动分子一样对待我？——自问自答，进行自我分析》一篇；3. 上毛主席书。购来顶针、信封、毛主席像以及饼干等。午后四时北屋有群众学习会。红卫兵亦来北屋休息，未留宿。阅卓娅故事颇好。此书早经阅过一次，值得玩味。<sup>①</sup>

11日星期日 天阴午后晴朗。早起在院内活动身体。因天阴光线不足，坐于门前看书。九时抄写各件为存底。午饭早于平日。饭后文淫来坐谈移时，得知纠察队禁止打人及变相体罚。本日北屋来人较少，亦无留宿者。洗脚而未习拳。

12日星期一 晴暖。夜来就睡早于平日，睡眠亦可。早起加

<sup>①</sup> 五十年代著者尝阅《卓娅与舒拉的故事》一书，1961年又写有《读“卓娅与舒拉的故事”一文（见全集卷七）

煤火后，扫街及院内。阅卓娅一书十数页，加圈识。出街，经德胜门沿后海北岸到地安门大街，转至北海后门，在护国寺洗澡、修脚，均尚好。今日未见有红卫兵来北屋。倒土车竟日未来。外地红卫兵来京者满街皆是。

13日星期二 晴暖。夜睡尚可，思当致力于反躬自修，无虚度时光。早起扫街，活动身体，阅书。街道上传达购国旗，收费九角八分。菜为我修补单裤，又开始做棉裤。手中存钱10.44元。今无红卫兵来北屋。晚饭后活动身体。

14日星期三 晴，午后暖。早四时醒来，忽悟口称佛号在唤醒自心，克化一切昏昧渣滓，昨日所谓自修应在此。六般若波罗密：布施、精进、忍辱、戒、定、慧，当时念之。政协来电话嘱我去领工资，午后二时步行去，则政协正门封闭，宣布停止办公，改由锦什坊街一小门出入。领得一百五十余元，据云按百分之六十发给。步行而归，计往返未停留，共用两个小时之多，一切车均人多，上不去也。路上见重庆告急书，似乎各地颇有问题。查电灯表来，电费负担约10元。此屋今日清寂无人来。

15日星期四 早起扫街，活动身体，反躬养息精神。购蔬菜，阅卓娅一书完。房管局有人来发给房租摺据，嘱明日交房租于银行。

拟外出而未果，抄清文件有所修饰。收培璐一长信。

16日星期五 晴，午后暖。早起扫街，在院内活动身体。补记边日所为偈语如下：——

一声佛号观世音

声声唤醒自家心

即心是佛佛即心

（“即心是佛”为古人成语）

心佛众生不差甚 …………… (1)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亦古语）

一声佛号观世音

声声唤醒自家心

此心好莫昏昧去

留得当前做主人 …………… (2)

心净如虚空

永离一切有

施舍一切无所吝

亦无所施能施者

此是布施波罗密 …………… (3)

心净如虚空

永离一切有

嗔心不起能忍辱

亦无所忍与能忍

此是忍辱波罗密 …………… (4)

心净如虚空

永离一切有

精进不懈于修持

而实精进不可得

此是精进波罗密 …………… (5)

午前九时去银行交电费及房租，购梨及点心等。写答培璐信付邮。红卫兵连日未见来，或下乡助秋收乎？

17日星期六 晴暖。早起扫街后，步行去西四税局问多交之房产税发还否，答以上级无指示，来知如何。步行回家，购油。查水表来，水费1.80元。读毛主席语录至27段（昨日先读了一些，今日续读至此）。午后有女红卫兵四人在北屋闲谈许久而去。

18日星期日 天阴，中午后晴。早起扫街，不拟出门，读主席语录至末段完。123中学有电话问我衣被够用否，要我向政协去解决，他们无法想。我告以去信政协之事，拟以底稿寄他们阅看。他答称明日下乡，须10月1日才得回来，如要寄，可寄西直门外明光寺33号云。于是又须清抄各件一份，着手抄出不多。

19日星期一 多云，有晴时。早起扫街，进食后抄写各件，活动身体。午后三时去银行交水费。去邮局发123中学红卫兵的信，内装3件底稿。购白菜等。街上公共汽车略近常态，因为外来革命师生另开专车也。菜为我洗内衣。收《红旗》十二期。

20日星期二 阴云。早起

扫街，在院内活动身体，持名有进益。读《实践论》。午后文淦来小坐，送一些菜及梨、苹果，送毛背心菜未收。开始写一些可为我做证之人士。《实践论》读完。

21日星期三 晴，早冷，午后不冷。早起扫街，活动身体于院内，读《矛盾论》。午后写发政协文化革命委员会一函，内附参考取证材料1件。

22日星期四 晴，早冷。早起扫街，活动身体于院内。文淦来坐，送食品多色，又菜可用的衣服等件。又送毛主席语录1纸，即张于壁上，读《矛盾论》完1遍。午后有女红卫兵3人来问我寄给明光寺33号信件事，乃知他们是红卫军而非红卫兵。红卫兵收得我的信，她们未之见。经我证明是123中来电话引出此信，非我自动发信。午前街道上普发电影票，要群众去看毛主席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情景，愚亦同往观看，归途购一些用品。（补记22日）昏晚门环被顽童摘去1个。

23日星期五 晴朗，早冷，午后暖。今日秋分。早起扫街，红卫兵（女）来甚早。读人民内部矛盾一文完，摘抄联共党史名词解释中讲形而上学一段于下：

我们现在所说的形而上学，是指在十八世纪自然科学发展条件下形成的一种认识方法而言，与原

来这个字的涵义不同了。这种方法首先在自然科学中产生，由于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着重研究个别现象——植物、动物、矿物、天体——学者们详细描写这些自然现象，一点一滴地搜集其具体的个别知识，在自然科学进一步发展的这一历史条件下，就成了分析自然界现象的主要方法——形而上学的认识方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

自然界个别部分的分析，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现象之分成一定门类，有机体内部的各种部分的解剖研究……，所有这些，都是最近四百年间自然科学知识的伟大进步之基本条件。可是这种研究方法，同时也传授我们一种习惯，把自然对象及自然过程孤立地加以观察，把它们从事物之一般的大联系中分离出来，从而不是把它们从运动中去观察，而是从静止中去观察；不是被看做本质上变化的事物，而是被看做固定不变的事物；不是被看做活的，而是被看做死的。以后培根和洛克就把这种观察事物的方法从自然科学移植到哲学中，由是对于事物的见解，造成了上世纪（指十八世纪）来特殊狭隘观点——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以上见《反杜林论》）。

这种思想方法，在十九世纪前曾占统治地位。十八世纪一些法国

唯物论者如霍尔巴赫、狄德罗、赫爾维修及德国的费尔巴黑，都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者。

再读《矛盾论》（至特殊性）。午后出街剪发购白菜。女红卫兵晚间乃去。

24日星期六 晴，早冷，午后暖。早起扫街，活动身体于院内。写《儒佛异同论》，得其大概，尚待修辞。于大门外树国旗。终日未出街。

25日星期日 晴，早冷，午后暖。早起扫街。《儒佛异同论》可以定稿。活动身体于院内。《矛盾论》第二遍看完。午后三时去西外大街，购菜及食品，由动物园乘27路车回家。路上车辆多于往常，饮食店格外人多；皆外地来京者，估计殆数十万也。

26日星期一 晴，早冷，午后暖。早起扫街。街上往来皆外地来京学生。在院内稍活动身体，九时去街购水果面食等。女红卫兵来后旋去。开始三读《矛盾论》，约到一半。晚饭后购油一斤四两。

27日星期二 早晴冷，午后又暖。早起扫街，在院内活动身体，九时去街购菜及纸张。思索写《儒佛异同论》之二，又思索写社会文化的组成成分及人生三大问题等。读《矛盾论》三遍完。

28日星期三 早晴冷，午后暖。早起扫街，在院内活动身体。

写《儒佛异同论》之二，仅开其端。与恕儿通电话（55，3340）均不得通，改写一信与两儿，附去各文件。

菜为我洗外衣，文途来言建华10月2日结婚，又送来蔬菜及剪刀等。

**29日星期四** 早晴冷，午后暖。中秋节。早起扫街，六时半去西四进食（粥及油饼），步行至西单菜市购挂面，又天源购酱菜，又购广柑香蕉白梨等。发恕儿信，购白菜等。午后因倒土跌倒，小有伤破。到新街口购红药水药棉及橡皮膏等。阅《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

**30日星期五** 早晴冷，午后晴暖。早起扫街，活动身体于院内，终日未出门。读《思想方法论》颇有味。写《儒佛异同论》之二未完。

## 10月

**1日星期六** 早晴冷，午后暖。国庆节。早起扫街，活动身体于院内。写语录1则张之于壁，取其针对我之病根而言也。我病在不谦虚，不谨慎，为一切问题之所由生，而主席语录册中其以此为训诫者凡12见焉，可谓谆谆矣。续写《儒佛异同论》之二未完。终日未出门。

**2日星期日** 早晴冷有风，午后温和有风。早起因风大扫街困

难，只粗略扫扫，身体活动亦缺少。续写《儒佛论》之二未完。终日未出门，阅《马恩思想〔方法〕论》数页。

**3日星期一** 早晴冷，午后温和。早起扫街。七时半搭五路汽车去前门大街，进食后沿街步行于人群中，人多车多；幸登一车即归来，不敢下车也。购水果及蔬菜食盐等。《儒佛论》之二须改作，未续写，恕儿来电话，询衣服够用否？据云我信已转培宽，宽儿可能一来视我云。又嘱早准备衣服，不必等待问题之解决云。

**4日星期二** 早晴冷，午后不冷。早起扫街，手觉冷矣。进食后院中散步。八时电询政协领工资事，即去领取，除领得10月份260元外，又补足上月扣发之百分之四十，即105元。随即去东安市场购呢上衣1件去42元。回家午饭后小休息，倒土车来居然将所〔有〕垃圾堆清除。四时外出洗澡，到西单商场购内上衣及内裤各1件，共14元，又购广柑、香蕉、苹果等。午饭晚饭各在外吃面条1碗。

**5日星期三** 阴雨，较冷，细雨人夜未休。早起扫街。九时出门去西单商场购内上衣1件，又女上下衣各1件。因人多钱包被窃。回家午饭，收马仰乾从其乡间来信，乃知其遭遇的问题差不多，原想写的伍先生传记难完成矣。文化



学术之际遇自有天命，非个人事也，拟稍缓再答之。寒气逼人，写发123中红卫兵一信，有所请求。信发后程伟忽来，坐谈至深夜乃去。他将于明日下乡劳动，半月后乃回来，再三嘱咐封闭之南屋门不可启开，内中有五家人的东西，非止我一家的，东西搞乱则问题亦乱，于革命不利。却同意我将北屋1枕2褥取用，以解决被褥问题之一部分。其他问题等候他回来再说。我同意其言，决定取消向123中红卫兵所提要求。

6日星期四 天阴终日，但未雨，颇冷。早起稍迟于平日，以昨夜十二时程伟走后乃始就睡也。因雨后未扫街。写发123中学红卫兵1信，取消昨信之请求。又写发王星贤、李渊庭各1信，询其近况。下午去西四购食物、蔬菜、图钉、别针等项。补记：昨日（5日）文淦来，送水果蔬菜，坐谈移时。询其培恕曾否去看她，乃言未之见云。（恕有电话云将访之也）。

7日星期五 初阴后晴，晴后不冷。早起扫街后，续写儒佛论之二的改稿。九时前去东四人民市场觅雨衣来得，购钱包及原子笔、稿纸等回家。王星贤忽来，未及见到我信，坐谈移时乃去。闻马湛老亦遭不愉快事。<sup>①</sup>午后文淦来，知

两儿曾去看她，恕并托其带信及酱菜给我。晚间菜为我做棉裤，我洗锅碗等。

8日星期六 多云，不甚冷。早起扫街后写恕儿一信，附去卓娅〔与舒拉〕的故事1本。到西四觅雨衣仍不可得。到自来水公司请发水表本，购面食回家。午后未出门，续写《儒佛论》改稿。

9日星期日 晴，有云，早冷午后不冷。寒露。夜来醒时念发愿文，辄以杂念中辍，不能终其词，此心浮躁如此，忏悔发愿皆空话耳。今后当以终其词与否为此心浮躁之验，勉求忏悔发愿之真，不容放任。早起扫街，购菜即回，基本上未出门。写《儒佛论》，改稿有所得。晚饭后洗足就睡。

10日星期一 晴有云，早冷，午后不冷。早起扫街。进食后去东安市场百货大楼等处，购裤1条，觅购厚帽未得，购水果而归。收渊庭信，知其几乎被遣回乡，10月份停止工资。我信已转给大中。午后用毛笔清抄《儒佛论》未完。剪发于新街口。

11日星期二 早阴，午晴，不冷，夜来有雨。未扫街。清抄《儒佛论》至五页，续写其稿。去街购切面及鸡蛋。新购小字毛笔尚好用。午后写稿。收恕儿寄回各件并

<sup>①</sup> 马湛老即马一浮先生。“不愉快事”指被批斗。

一信，提及昆庸情况。去德胜门外购面食及蔬菜。

12日星期三 多云或阴。早起扫街。以马先生信寄渊庭、大中阅，并索还我前次之信。清抄《儒佛论》至六页，稿待续。购西红柿四枚，修理布鞋，明日可取。去西单商场购得1呢帽。

13日星期四 多风、颇冷，有时晴。早起因风大未扫街。夜间有灰土落于头面枕边，亦是风大从烟筒空隙而入者。忽觉述佛学文字有漏洞，必须改作，但未着笔。清抄上毛主席等件备用。取回所修鞋。自来水龙头坏，一时颇费手脚。电知公司来人修好，尚未付钱。收大中寄回马先生信及我前信。

14日星期五 多风多云颇冷，早起因风大未扫街。清抄我文件完。欲写信给渊庭未果。试穿新购之裤。晚饭时星贤来，赠我棉衣1件，毛线背心1件，均尚合用，未多语而去。早晚活动身体不多。《儒佛论》之二有待改作。

15日星期六 风小，晴而有云。早起扫街。以电表本付何家，去街购白菜豆腐。发星贤1信（以之信原件寄阅）。着手改《儒佛论》之二。午后文淦来，赠我工业券，又购来蔬菜、白薯、肉食等。晚饭

〔后〕在城外沿河散步。收怨儿信，即答之；以各件仍寄去备胡真看。购点心1斤，今日开始着棉裤。

16日星期日 有云，有时晴，有风不大。早起扫街。基本未出门，只在晚饭后在门外沿路散步而已。写《佛儒论》之二的改稿大体完成，明日将抄写。何家送来电表本，付出电费二元〇五分。以我的自我分析及上主席书交胡祖锡看。晚饭后散步，欲购玉米粉未成功。

17日星期一 晴，有时云，有时风。早起扫街。取回自我分析及上主席书。进食后去西单商场，沿途觅安装洋炉者竟不可得。红卫兵的标语装贴街心地皮上，亦可怪也。购得袜子1双，毛巾1块，又为菜购绒裤不合用，退回所付原价。去东四人民市场竟休假，改至百货大楼，购手套1双。午间有曲阜师院红卫兵来访我，问高赞非过去情况，尽所知告之，费去时间不少。①终日未得写稿。发宽儿一信，希望他23日来家。购玉米粉3斤。

18日星期二 晴，有风。早起视街上颇净，即未扫。毛主席今日第四次接见红卫兵，夜间即闻歌声。终日未出门一步。鲜恒忽来谈，得闻所未闻之情事甚多（红卫兵活

① 高赞非，著者主持山东曹州中学高中部时学生，又从学于熊十力先生，后工作于山东乡建院。抗战中参加革命入党。“文革”前任曲阜师院院长。

动之遍及，领导上政策之宣示）。特老尚平安。清抄《儒佛论》之改稿未完。身体活动不足。收王星贤寄回各信件。

19日星期三 晴，午后暖。早起扫街。清写改稿完，待足成之。去街觅安炉工人不可得，购铁丝及钉子。洗澡。午后出购挂面，白菜，鸡蛋。晚饭后访鲜特老一家，得阅有关当前运动各抄件。八时半回家；虽夜晚车仍挤不得上，只有步行而归。发123中红〔卫〕兵一信，又宽儿一信。

20日星期四 晴，有云，清和。早起扫街。补：昨日收田镛祝寿信。续写《儒佛论》之二。午后程伟三次来电话，自言不能为我解决问题（其后闻巴淑贞谈其所以然），因告以明日到其学校去。晚饭后出街购油及菜。中午曾拟去西四，以人多车挤而罢。

21日星期五 晴，有时云。早起扫街。进食后八时余去太平庄123中学，往返皆步行。沿路人多车多，见所未见。在中学晤红卫军一陈姓女同学，手中有我19日信（但其他信则云未之见）。据答下星期一当与史玉兰同来我家。态度沉着平实出言简当，似能掌握政策者。午后在附近购菜未远出。晚间程伟有电话询我去其学校事。收青岛薄蓬三祝寿信。续写稿。

22日星期六 晴和。今日

重阳节。早起扫街。收郭大中祝寿电话，知其书籍有损失，未知其他。续写稿有得。程伟电话云星期一午前九时他同红卫军来帮我解决一些问题。午后又电话1次言已经看到我的各信件。出街购豆制品及蔬菜，未远出。精神疏忽几乎遗失物件，往返奔驰，出汗不止。收宽儿一信，云明日不能来，以30日为期。又收钱子范祝寿信。报载尉凤英的报告颇好，摘取其两个十条：1. 十个要想一想，2. 十个牢记。

23日星期日 终日阴云，偶有零星小雨。早起扫街。八时半与宽儿通电话，问其能来否，据云胡真不在，而两小孩在身边，不得离开，只有明日晚饭后可以一来，30日且恐不得来云。收程伟电话云星期一早九时来；又一次电话询南屋钥匙，答以根本不知道。中午去德胜门欲购馒头未得，晚饭去西直门乃得之，甚不好。又收陈瑾贞电话，云明早来看我们。

24日星期一 早雨不大，终日阴。早六时起，因雨未扫街。七时前陈瑾贞来，送年糕月饼，坐谈半小时而去。九时前程伟来，手中有我前寄红卫兵之各件，史玉兰及一钟姓男红卫军来，又约同街道上孙、于等各位，一同把南屋启封，以钱币、银行存单存折、布票、工业券等归还给我（现钱缺短八九百元）。又还给一些衣物，皆不重要

者。《人心与人生》稿及其他一些文稿亦发还，惜无我为伍先生所撰写各稿及《东方学术概论》稿，希望以后可以觅回<sup>①</sup>。写发星贤、渊庭各信，以我稿得还告之。出街购馒头等。晚饭后久候恕儿不至。

25日星期二 早有云，午晴，不甚冷。早起扫街，洗衣晒衣。收恕儿信说明不来之故。出街购得棉褥棉被之棉胎共3件。文淦来坐，送肉食、水饺等，又为菜送来毛线衣，又决定为菜解决棉衣棉裤问题。晚饭后出街购痔疮坐药。夜睡以加棉褥之故颇舒适。又文淦送柿子，愚购梨。午后曾参加抬土劳动。

26日星期三 终日雾云，入夜有雨。早起扫街后进食，即去地安门新街口等处购信封、信纸、邮票、口罩、笔帽、主席像、香蕉等等。午饭后去王府井，以皮桶在徐顺昌店订制皮大衣，去90余元。又在百货大楼购毛毯、布伞、布包、肥皂等物。往返皆经安定门，乘4路无轨电车尚可。是日改穿旧式内衣裤。检出旧作批评熊书之文阅之，为写《儒佛论》之参考也。

27日星期四 大风竟日，颇冷。早起因风未扫街。进食后写发宽儿一信。去新街口购手电筒、大扫帚、衣钩及钉子、解锥等件。午

后未出门，洗衣3件，缝枕套之子母扣。

28日星期五 晴和夜来闻锣鼓喧声，后时乃知发射导弹核武器成功也。扫街后去天桥觅风雨衣不可得。归途以欢庆队伍与公共车辆互为阻滞，有行不得之苦。晚饭前剪发。到银行办理存款转期。晚饭后渊庭大中来谈彼此情况，盖不见面已两个月有余也。

29日星期六 晴，午后清和。早起扫街。出购挂面5斤、面粉10斤、手纸2卷。进食后去东安市场购风雨衣1件。午饭后小休息，活动身体于院内。写寄马仰乾信，询其伍学各稿在手否，即付邮。在街门悬主席像片。

30日星期日 晴和。早起扫街。进食后去街购油菜、柿椒。八时半宽恕两儿先后来家，为我安装屋内火炉，整理厨房天窗，解决许多琐碎问题，亦略谈彼此情况，知诸孙情形。午饭后写致良庸、培昭一长信，附去马先生信（寄黄琛转其父母）。晚饭前出街购挂面、鸡蛋等。晚间不慎，眼镜堕地致有裂纹。

31日星期一 早阴云，午后晴和有风。早起扫街。进食后写田、富一信，又钱、薄一信，皆答其祝寿之信也，即付邮去。步行至西单精益公司修理眼镜，约下月九

<sup>①</sup>《东方学术概论》应为《东方学术概观》。

日可取。购面片于西四，回家午饭。饭后小休息，未再出门，续写儒佛稿。

## 11月

1日星期二 早有云，午晴和。早起扫街，续写稿。出街购点心蔬菜。午饭后再出街购白布17尺做被里。文淦来，送菜肉食、小米、年糕、白薯等。晚饭后写发王星贤一信（借书）。用热水洗白布。晚饭后又出去1次。

2日星期三 晴和。早起扫街。复看《人心与人生》稿。十时去前门大栅栏，先午餐，后购尼龙上衣1件。街上人不大挤，往返皆有车可搭。晚饭出购高级酱油及柿子，皆不成功，前者无货，后者人太多。

3日星期四 早多云，午后有时晴和。早起扫街。九时欲出门未果，毛主席第五次接见外来红卫兵也。到德胜门沿湖散步一周而已。阅旧口札记有关甘地各材料，深佩服之。续写稿，所得甚少。从北屋取回座表及砚石1方。收陈碧华来信，不拟作答。

4日星期五 早有云，午后晴和。早起扫街。进食后去西单购床单2件、挂面3斤、水果2斤、茶叶1两、点心1斤、白布五尺半。在新街口觅小收音机未得。午后孙健

同街道工作者来扫除北屋，以西头一间存杂物，其余四间招待外地红卫兵住宿；帮同整理一切。王星贤来坐，送还亚三稿，又以《十三经白文》一册借我用。略谈杭州马先生情况，当托其代抄复性书院讲录之有关儒佛异同者。收黄琛寄回我前囑转其父母之信，当即加封直接〔寄〕新造良庸收，其地名如黄琛所开示。

5日星期六 终日阴冷。早起扫街上落叶。九时去政协领取工资263元。购馒头回家午饭。饭后小休息，去新街口洗澡，到煤铺叫煤。晚饭后阅《书经》、《诗经》、《易经》白文。

6日星期日 晴有云。早起扫街。进食后去王府井试皮大衣样子，购皮领，制皮桶，补充羊皮。觅购小收音机未得。午后去煤铺与司账魏同志谈话尚好。修理手电筒，明日可取。阅春秋左氏传，有悟中国古文化之尚德重民而不迷信。

7日星期一 阴晴不定。早起扫街。去新街口购豆制品。午饭后小睡，夜来失眠也。续写儒佛论，略有所得。午后出街购菜，取回修理手电。晚饭时有河南、湖北男女红卫兵20余来宿北屋。九时就睡，睡仍不佳。

8日星期二 阴晴不定。早起扫街。进食后写稿有得。九时去西四储蓄所，存入活期300元，转

期定期半年。归途购面片、萝卜等，柿子终购不成。宿此之红卫兵未见其出门串联。

9日星期三 有云。早起扫街上落叶。去西单菜市购姜酱，步行至石碑胡同，剪发、取眼镜，购菜背心，回家午饭。背心嫌大又去调换。购水果回家，值街坊群众以白灰抹墙，扫除墙角之落灰。送煤130块来，一程姓红卫兵助运屋内。阅左氏传有所摘取。洗足后就睡。晚饭后出购柿子4枚，去2角。

10日星期四 多云。早起扫街后，出门拟〔购〕鸡蛋，店门未开，今日主席再度接见红卫兵也。终日来出门，仅晚饭后在附近散步而已。儒佛论之二稿写完。阅左氏传，有摘取。

11日星期五 多云转晴。早起扫街。出门遇大队红卫兵，数十分钟不能尽其长列焉，只得在附近购鸡蛋及切面、柿子而归。午后亦未再出，开始抄写《人心与人生》稿，得3页。阅左传。住此之红卫兵竟日外出，因得习拳于庭中。

12日星期六 阴晴不定，晚间阵雨。早起扫街，以圈识种树未扫。进食后去西单购棉帽掩耳1顶，修理墨盒而归。午后抄写旧稿又3页。晚饭后去西直门外散步；莫斯科餐厅似停业矣。

13日星期日 阴转晴。大

风且冷，屋内始生火。因风未扫街。以电〔费〕表付何家。进食后抄写人心稿，竟日得4页（至十一页）。出街购豆腐，及为菜购手套不可得。晚饭后再出门1次仍不得之，只散步而已。收马先生及田慕周各1信。

14日星期一 晴有风。早起因风，未多扫街。续抄人心稿至十五页。去西单菜市有所购买。午饭后小休息，续抄稿。购花生油。晚饭后为菜购羚翘丸。文淦来送到为菜改做之罩衣及食品等，以羚翘丸赠之。

15日星期二 早阴后晴。早起扫街。进食后去东四人民市场为菜购棉布手套，又购钉子等。半导体收音机皆甚贵未购。归途因上车失足伤腿。收恕儿电话云将出去两个月，换胡真回家。又云良庸有信来将转给我看云。未抄稿，只加眉注。

16日星期三 早阴后晴，不甚冷。早起扫街。进食后拆去棉被里，更换新被里及新被面，菜为缝制之。晚间用新被未加毛毯。抄写人心稿至十九页。午后出门1次，在新街口购点心即归。购大白菜百斤。

17日星期四 早多云，后晴，见冰。早起扫街。进食后抄写人心稿，得4页。收恕儿转来良庸信。去新街口购小字笔及面食等。拟拆

丝瓜架未果。午后抄稿至二十四页。

18日星期五 早多云，有风，午后晴冷。早五时半起，收拾后即去西单进食，购花卷及豆制品多色又酱菜等回家。午后抄稿至二十八页。

19日星期六 早风且冷。早起扫街。因已种树不好扫除。写发田、富一信，以其寄笔墨等件总不见寄到也。抄稿至三十三页。到新街口洗澡，以人多未洗而归。以良庸答恕信转去渊庭。补记：文淦五时来，送到木板1块，食品多种。

20日星期日 风大而冷。早起未扫街，风大故也。进食后去新街口洗澡修脚。收良庸一长信，述其经历之事。又收田、富寄来笔墨各件，当即发电报田、富告以收到。又以良庸信寄渊庭阅之。

21日星期一 晴冷。早起未扫街，有风且冷。进食后抄稿。去新街口为菜购脖领线套1件，去一元六角。又购黄苹果。午饭自做面条。午后抄稿至四十二页。写发徐顺昌成衣店一信。

22日星期二 晴冷。早起未扫街。进食后去王府井百货大楼购得呢夹大衣1件去124元。东安市场竟日休业。写发张申府一信，询其情况。晚饭后去新街口剪发。因出街故，抄稿不多。午饭自做面片尚好。夜间起来看火加煤，火力

延至天明尚好。

23日星期三 晴冷。早起未扫街。更换内衣，洗内衣。抄稿至46页。出街购水果点心，皆不如所求。写发宽儿一信（说小儿车之需用）。赠王姬2元。与孙健谈话说送煤问题。晚饭后出购小桔半斤。

24日星期四 晴阴不定，大风扬尘。夜来起床加煤，而卒以火旺而炉灭；精神不足，经验不足兼而有之。大风之前出门而未带口罩及风帽，皆精神有失之证。又铝制饭盒遗失亦可能由于此（不敢定）。北屋红卫兵今日生火。购点心及黄苹果，未再出门。抄稿五十二页。早起扫街，未认真扫。

25日星期五 有风甚冷。早起未扫街，在口外进食。去护国寺，问所失饭盒不可得。购银翘片、小字笔、小橘等回家。据闻天安门有会，未得证实。发宽儿一信，盖收渊庭寄回良庸两信，且答恕之问题，故以渊信寄恕阅，且嘱转良庸也。抄稿至五十六页。

26日星期六 晴冷。夜起加火一次。六时起床，出口外进食，见大队走过，天安门有会也。住此之红卫兵四时即集合前往焉。原欲去西单即作罢。抄稿至六十页，习拳于庭中。123中的红卫兵数人来此闲话，据云曾到杭州、上海等地。住此之红卫兵今日得参加毛主席接见之大会，归来甚晚。文淦午饭

前来坐，送到西红柿甚好。

27日星期日 早雾午晴。起床后未扫街(昨下午曾扫之)。出口外进食，抄稿至六十五页。收张申府回信。晚饭后往访之，知其平安无事。遇钱克新，据云衣物书籍亦空。从张借来书3种备阅。

28日星期一 有风，冷。早起未扫街，在口外进食后电868361, 745, 据云无人接话。出门发宽儿一信，索其回答。在左近以护国寺觅挂面不得，午后去西四觅之仍不可得，甚怪。阅《论语集解义疏》五分之二，阅《楞严正脉科会》大半。终日未抄稿。晚饭后姜秀容自乡间来，云二妹坟上各树被伐倒，似是培璐之信的结果。送来花生、白薯、鸡蛋等，酬以6元，略闻其谈乡间情况，亦住有外地红卫兵；又8月间武斗颇伤人云。

29日星期二 有风颇冷，早六时在口外进食后即去西单购花卷竟不可得，又觅挂面于菜市亦无有，怪极，只空手面归。到粮店购面粉，竟亦掩门休息。抄稿至68页。写致申府一信。午后去平安里兑黄瓊20元(用寿民名)。收田慕周信，云即日回开封农村落户，为之惘然。

30日星期三 有风不大，甚冷。此日为人冬以来最冷之日，院中水管冻结，无水用，改开室内水管，由厨房取水。阅《论语集

解》5册完，《楞严科会》未完。购面粉5斤，白米4斤，又挂面4斤，到新街口购小锁1把、红苹果2个、香皂1块。

## 12月

1日星期四 晴，风，甚冷；天气视昨日稍好。在口外进食后购油盐等物。水管仍未解冻，仍由厨房取水。收宽儿回信，据云因小宁病未得来此。午后抄稿至七十三页。孟宪光，戚荣光之子戚孟泽来京串联，特来见，得闻外间许多消息，人甚平稳晓事。晚饭后去新街口散步而已。

2日星期五 气温稍有回升。早起收拾什物后，在口外进食，加煤于炉。写答陈肃一信，又答戚荣光一信。九时半戚孟泽来，送许多有关文化革命的文件给我看，我对他讲述有关其父与我关系的历史经过，约定星期天再来见面1次。终日未出门一步，只看文件而已。院中水管已解冻有水。

3日星期六 风冷如昨。早起收拾后去口外进食，略扫街道。摘记陈伯达讲毛主席策略思想。九时去东四市场购稿纸200纸，在地安门购水果、饼干及锁匙等，又去新街口剪发。蜂窝煤送来大小各100块，颇解决问题。本日未抄稿，但加点定而已；计抄至七十四页。



**4日星期日** 风冷如昨。早起收拾即出口外进食，赶车至西单欲购花卷，竟又无有；此家不卖早点矣。即行赶回家，宽儿仍未来，或是小孩不好之故。抄稿3页至七十七页。晚饭后戚孟泽来，送到资料1卷，而以前次送来者还之。赠以20元，坚不肯收，为之谈社会科学问题，彼询及此也。九时半乃去，可能明日离京回川。

**5日星期一** 晴冷，有风不大。早起进食后阅资料文件。与徐顺昌通电话，后往王府井取皮大衣，归途甚困难，赖三轮车到家。午后去政协领工资如往例。归途购面食，又赖三轮车回家。往返穿皮大衣，不甚洽意。未抄稿。

**6日星期二** 晴冷。早起进食后阅资料得其大要(完)。出街为菜购内上衣，在西四以北均不可得，往返步行，只得馒头1斤而已。途中遇渊庭，据云秉华病，日内以马恩文选送我阅读。晚饭后去北大蔚秀园看宽儿一家，小宁已出医院，颌亦稍好，明日开始半日上班。嘱宽不必送小东来城。回家戚孟泽先在，又送到一些资料，其中有毛主席最近讲话应抄存。与戚谈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赠以路费，只肯收5元，不多取。

**7日星期三** 晴冷有风。早起进食后去缸瓦市购本月分公共车票去3.5元。到西单，则百货商

场未开门，盘点货物故也。到菜市购姜不得，购广柑及馒头而归。午饭后再去西单商场，仍徒劳往返，无85公分之内衣也，但购得女袜两双。晚间北屋红卫兵有数人回其原校，仍有10多人未走。

**8日星期四** 晴冷有风，早起进食后抄写毛主席最近讲话于手册。九时出门去西单购酱油、酱菜及水果。午后抄人心稿2页。有东北来人经政协介绍访问崔汝惠的历史材料，费去一些时间。写发恕儿胡真一信(告以星期日去看他们)。今早及午后北屋红卫兵又走了几个人，晚间又另一批来往。晚饭后去新街口洗澡。补记：昨有房管局来询房契及蓝图，菜以红卫兵抄去答之。

**9日星期五** 晴冷。早起进食后抄人心稿。午后去西四自来水公司购开水管工具。渊庭送来《马恩文选》及《反杜林论》。抄稿日内可完。晚间戚孟泽又来并送到新资料，知其明日午后可以成行。

**10日星期六** 晴冷有风。早起进食后去西四觅修理电灯工人。午后抄写人心稿至八十七页，尽于此矣。修灯工人经电促后来修好。晚饭后去新街口购水果即回。午前收恕儿电话，云明日均不在家，约下周见而。

**11日星期日** 晴冷，风不大，早起出外进食，阅《楞严》。去

西四电料行询插销事。访申府于其家，知其病肺炎；谈史书问题。回家午饭后去新街口以被里付洗染店，购橡皮膏等而回。摘取《楞严》警句于手册，又摘《论语》有关理性之语句。

12日星期一 晴，略有风。早起进食后去西直门外购豆制品数种、黄瓜等回家。整理室内火炉。抄写《读熊著书后》旧稿。午后文淦来坐，据云今日斗彭真云。晚饭后，去新街口购橘子及菜心。阅《反杜林论》。贾孟连医师来，转交到马仰乾信1件。

13日星期二 晴冷。补：昨日睡后忽来123中红卫兵索取沙发数件而去。今日孙健来坐谈及此事。早起收拾后去申府家还其《楞严经》，借来日人著《佛教史》等3书。抄熊著书后不多；阅《反杜林论》及新借各书。写发政协一信（借书问题）。

14日星期三 较冷于昨日。阅日人著《原始佛教》。去百货大楼为菜购雪花膏，看内衣。在新街口购得灯口插销备收音机用。晚饭后散步，居然看到鸭梨，购之，尚好。

15日星期四 不如昨冷。夜来关火门，而起床又非早，以致室内火灭。出外进食后去新街口购鸭梨二斤，归来抄《儒佛异同》稿。午后拟去公园，中途折回购菠菜。

被里竟洗不净，改期再取。阅日本人所著《原始佛教》一书，不终卷。收培昭信（收到兑款）。访鲜恒得知许多事情。

16日星期五 终日阴沉。早五时起床，抄《儒佛异同》稿完成1份。去西直门大街储蓄所，有存有取。到紫竹院散步，归家则南屋启封，有街道工作人〔员〕住人，而移其内存物件于西房之南间加封，原南间什物只好移于浴室中。晚饭自炊而食。收恕儿一信（说接小东事）。阅日人《原始佛教》一书，无多可取处。

17日星期六 阴云，不太冷。早起出外进食。写寄恕儿一信，附去良庸昭侄两信，并约其星期一见而。又写致渊庭、大中一信，约其定期会晤。去新街口洗澡剪发，归途取得洗染被里。遇大中于途，略谈数语。午饭后去北海，由北而南，穿行而出，盖数月未来此矣。门票改3分钱，人不太多，而仿膳吃饭人却多。更换内衣及袜子，拆被里，菜为制新被护挡。

18日星期日 阴云终日，小雪不时，夜来小雪，地表为白，晨起略止，时有时无。五时半起，抄写《儒佛论》又1份，拟寄良庸、培昭。自洗袜子短裤。出外进食后去西单为菜购袜未得，购水果点心而归。午饭后去颐和园散步，外地来者极多，车虽多而不胜似人多。

19日星期一 早阴沉，旋晴，有风，冷。早起抄写《儒佛》稿。出外进食。收恕儿电话，改明日晤面，宽儿亦可能来云。去新街口为菜购布匹八尺六寸，又钉子等。午饭后抄写。文淦来，送到食品等，又出街代买什物。晚饭前去鼓楼购日历及钉子，阅《反杜林论》。

20日星期二 阴寒终日。早五时起抄《儒佛》稿又一份完。出外进食。核阅抄件。十时午饭后去北海前门，西四以后皆步行，以街上争车之人忽多也。十一时三刻宽恕两儿候我，同在原仿膳用餐，（我未用），后散步谈话，所获不多。回家后阅《反杜林论》，颇有可资参考之文。政协电话，同意我借书之请求。

21日星期三 风，冷。夜来咳嗽，七时乃起。出外进食后去新街口购杏仁霜及鸡鸣丸，服用此丸40粒。阅《红旗》十五期社论，明白宽儿所云现阶段之所指。晚间再服四十粒。电政协约明日往借书。阅《反杜林论》。拟明早先访申府，还其书，询其理性悟性问题，又以《儒佛》稿交他阅看。

22日星期四 风不大而冷。咳嗽未好，早起未出外进食，而吃点心于家。九时前挈书访申府还之。转至政协，借到史书六册。回家午饭。自来水管不出水，经电公司来人乃解决。阅《世界史纲》等

书。本日先后服丸药80粒，似有效。阅新借各书，似有用，而无多用。

23日星期五 早起进食于家。与大中通电话，以铁箱及壶付修理。取来所洗被里及小褂，又购挂面8斤。午饭后去西四购得收音机去52元。晚饭后访大中于其家，得闻毛主席在工作会议上讲话大要，又闻老舍之死。丸药又用80粒，尚待再购。写发贾梦连一信致谢。

24日星期六 寒甚（夜零下15度）。早起写发渊庭、谦之各一信。阅《〔反〕杜林论》完，开始为《中国——理性之国》一稿搜集资料，集有数则。在平安里购丸药及银翘片，服丸药80粒，购豆制品等，取回铁壶等件。

25日星期日 寒冷如昨。昨今两日皆在家早点。续集资料。去西四购馒头等食品。蜂窝煤送来350块。甚合需要。写发恕儿一信片，索艮庸培昭原信。补记：某日有余正常其人者自西安来访，为之讲孔子甚久。

26日星期一 寒冷有风早起，写发上海转田慕周一信，又张申府一信片。阅《世界古代史》，有悟于西方东方古文化之不同在人心之用力不同，写记资料汇存若干则。

27日星期二 寒甚有风。

早七时乃起。天气太坏不能出门。水管冻结，终日无水，在浴室生火后，候至夜九时未见效，只得就睡。阅各本《世界古代史》(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搜集资料数则。

28日星期三 晴，无风。早六时起写北京广播台一信。访朱谦之，得睹许多资料，即留午饭，并借得《世界通史》3巨册，二时回家。为菜讲解当前情势。又出购馒头等。与谦之谈有收获。

29日星期四 阴冷。早七时起，进食后去西四换车票，购馒头、面条等。午后未出门。文淦来，小坐即去。阅《世界通史》，有悟中国社会与其他之不同在家族与集体(雄辩术，修辞学、演说家，会

议制推选制等)。

30日星期五 阴，寒冷稍差。早六时起，收拾后进食。出购油、蛋、纸张等。阅《世界通史》及《中世纪史》，有所摘记。出购鸭梨甚好。晚饭后杨超忽来，谈甚久，据云曾来过两次，皆未入门云。知雪昭主动革命，落于少数派，被武斗两次。剪发于新街口。

31日星期六 阴，寒冷稍差。早起出外进食。与大中通电话，去申府家略谈，取回我稿。到政协还书3本，借来马传一小本。午饭后小休息。大中来，送到《中国文化要义》，正所需要。阅《中世纪史》完。《儒佛论》一稿已由大中转付渊庭阅。

## 1967年

### 1月

1日星期日 晴，不太冷。早六时起，进食于外。到西直门外购黄瓜柿子等。阅《世界通史》之近代史资料，有所摘记备用。文淦来送到毛选4册。晚饭后去动物园，据云不再售游览年票。到护国寺购点心饼干等。

2日星期一 寒甚，风大，终日凛冽。早五时半起，自煎杏仁

糊食之。七时听天气预报后去蔚秀园看宽儿夫妇及两孙。又访朱谦之，询知宗教研究所情况。又阅当前运动资料，借来《马克思传》及《世界通史》之二卷下册三卷上册。

3日星期二 风不大，寒亦略差。早起出外进食。以该洗衣物5件付新街口服务所代洗。写《儒佛异同论补遗》。午后到中山公园一转，(花坞关闭，年票停售)，多半改观。在新街口洗澡。王星贤来，未及接待一谈，留下我稿(儒佛论

及伍学各稿),及我旧著各书,颇合我需用。

4日星期三 有风,气温如昨。早起写稿。进食后去政协还书,又借来有关宗教问题之书3种,领取工资及布票。购切面回家午饭。饭后小休息,写稿至三时。去新街口发王星贤一信,步行往返以当体操。晚饭后阅《原始宗教》一书。溯庭来坐谈甚久,指出儒佛稿有笔误之处。经检查,果然有误。

5日星期四 南风小,气温回升。早六时起,改稿。进食于外。阅《原始宗教》一书,末尾可以有些用处。菜糊室内南窗。出街到西单购葡萄酒白兰地各1瓶,手巾1方。写发溯庭一信。晚饭前出购烧饼3枚。

6日星期五 北风不太大,气温如昨。早六时起改稿。进食后去新街口购小刀(削水果皮用)又菜蔬。午饭后未再出,写所改稿。室内无沙尘矣。阅《论宗教》一小册完。检阅旧著有关宗教问题者。

7日星期六 风大雨冷。早六时前起,写改稿。阅王太庆译《宗教的本质》,原著固好,译者之精勤尤难得见。去新街口取回所洗衣物5件。午后不远出,在附近购饼食均未得。有街道“红色造反者”在北屋设办公室。

8日星期日 有风,冷。早

六时起写改稿,所得不多。去新街口购饼食。阅恩格斯《国家起源》,关于氏族不易了解,当细思之。下午去新街口购菜兼习劳。

9日星期一 南风,不大冷。早六时起阅书。出购香油、酱油于德胜门等处,均不可得。午饭后再去西单仍不遇。晚饭前后阅《家庭起源》,重新翻检并加摘记乃有了解。本日未写稿。

10日星期二 有风不大,不太冷。早四时半起阅书作〔摘〕记。进食于家。七时半去西单菜市仍无香油,购酱油酱菜而归。文淫来,代为拆下被护布,换上1护布,洗枕巾,做晚饭,饭后乃去。饭前去新街口购手电池。阅《家庭起源》完,全文极清楚,有助于了解古史。

11日星期三 有风,冷。早五时起,阅《世界通史》第一卷第一编。去新街口以被护付洗。午饭后续阅通史。去西四购馒头2斤。人多车不得上,借三轮之力回家。补,午前有范印龙从邹平来京(向国务院呼吁),觅我一谈,借知上海紧张情况。对他本人问题无力援助。

12日星期四 有风且冷,夜来风大。气温下降,不拟出街。阅《世界通史》。听广播,上海情况可虑。收恕儿一信(白云已参加战斗组织)。

13日星期五 风不大，不太冷。早起煮粥食之。收拾后去护国寺购点心饼干等。阅《世界通史》。午饭后小休息，阅通史。去新街口欲交房租，被告以候房租新折据再说。购料酒回家，晚饭后续阅通史。

14日星期六 风大而冷。早起阅世界史。进食后去外购油饼，此外则竟日不出门。水管井内开关冻结，经烧过乃开。世界史至夜晚阅完第一卷之上册。北京广播台被接管，听不到天气预报。

15日星期日 无风而甚冷。早起阅世界史。进食后又食油饼于外。购烧饼等1斤。剪发于新街口。午后未再出门。文淦来坐。水管有冻结现象，颇麻烦，（经焚纸烧开）。

16日星期一 不如昨日之冷。早起阅《世界通史》，有关中国和印度两部分。进食后去为菜购布料及衣物，乃竟以人多车挤不得通行，只是步行活动身体而已。最后利用三轮车回家，一事无成。晚饭后去新街口为菜购白布17尺。今日水管又被冻不出水，废然而止。候至明日再看如何。闻动物园、颐和园封闭。

17日星期二 晴，气温回升，无大风。早起阅世界史。进食后去新街口取所洗衣件未得，购烧饼而回。水管开后仍不出水，只好

在厕所生火炉。下午不见效，在井下接水数桶暂用。访孙健，得知公安派出所有被封闭之事。赴街道群众会，听宣读中央党政新指示：加强公安工作。

18日星期三 晴，似无风，气温如昨。早起阅《世界史》有关基督教各部分，有所摘记。去粮食店，以人多未得购粮。文淦来为购大米及玉米面等，又送来腊八粥。晚饭后去新街口购苹果、广柑及杏仁霜等。今日水管因厕所生火而顺利出水。

19日星期四 晴，温和无甚风。夜来室内炉火熄灭。早六时半起，听七时天气预报后即去西四进食于小吃店。到北海前门，乃知封闭矣。回家阅《世界史》作摘记。午后未再出门。水管幸无窒碍。兑黄瓊转艮庸10元。

20日星期五 晴和。早起初意去东四，又折回自煮杏仁茶食之。然后去东四芳嘉园看小孙钦东，东住隔离室中，以体温略高也。不能挈其出来，即就与谈话约半小时。搭1路电车回家。水管顺利。去新街口，以更换衣裤付洗付补，约28日可取。阅《世界通史》。闻有紧急通令，禁止抢购某些贵重物资。

21日星期六 晴和有风。早起进食后去东四人民市场购手套、香皂、蜜枣等，回家午饭。菜

为我补裤腰。到深夜五时乃就睡。闻邓小平剖腹自杀未遂。<sup>①</sup>

22日星期日 有风晴和。早六时半起，就食于外。去新街口洗澡未果行。收田慕周信，写回信。午饭后访鲜恒，得知统战部内斗争事。又闻薄一波、陶铸均已身死。回家遇培德侄自桂林来京开会顺便看我。胡祖锡助我开水井，其意甚善。

23日星期一 晴和。早起忘听天气预报，但据昨日所报，则似很好也。写发慕周、良庸、渊庭各一信。在外进食。去新街口洗澡修脚。到西四之西购馒头2斤，回家午饭。阅《宗教的本质》一书完。

24日星期二 气温略升。早起写寄良庸培昭信，附去儒佛论稿。<sup>②</sup>又写发田镛信及渊庭信，附田马各信件。进食后去百货大楼拟购布料，未成。见到王府井银行被砸，又见张出苏联出现反修革命组织之报道。购钉子、锁头等件。午后未再出门。

25日星期三 气温如昨。早五时半起，写儒佛论之三。阅《世界通史》，去新街口购白菜。午后取得2月粮票，又购玉米面2斤。文淦来坐，送到小丸子，又代

购香油等物。午后去西单购酱油酱菜。广播明日有雪。收渊庭寄回各信，并附来颂天信。

26日星期四 多云转阴。此日之事混记于前一日内。

27日星期五 天阴有雪，午后略晴。早五时起写稿，未出门，进食于室内。雪落先小后稍大，即止。阅《世界通史》。

28日星期六 阴转多云，有时晴。早起写发张易一信，以田信转其阅看，希望其答田信。就食于外，购烧饼等2斤。取所洗衣件未得。今日院中水管已通。

29日星期日 晴，微寒，早起写论稿。进食后去剪发，再取洗衣件仍未得。访朱谦之，以《世界通史》3册还之，又借来3册，归途取来衣件。原拟去蔚秀园，以车不顺便而止。水管通如昨。

30日星期一 阴云，晚间落雪。早五时起写稿后进食，再写稿。十时出新街口购香皂、广柑、酸菜，午后未再出。阅《世界通史》第四册序言。

31日星期二 有时晴，冷。早起写稿有得。进食后去银行交房租。午后三时去西四购馒头1斤。阅《世界通史》第四册。文淦来送到食品。

① “文革”中此类无稽流言甚多。

② “儒佛论”即《儒佛异同论》。

## 2月

1日星期二 晴，冷，有风。早五时起，写稿至七时半。进食后去前门购蜜饯，红果等食品，十二时回家午饭。五时大中来坐，六时去。收田慕周信，说收信情况。

2日星期四 晴，气温回升。早五时半起写稿至七时。出门进食再写。再去购菜，知动物园已复启封。午饭后去东安市场（正在拆改建筑），门外揭有毛主席写给侄信，甚好，惜未能抄下。购素菜水果等回家。晚间收良庸信附诗数首，知其收到我稿。阅《世界通史》第四册上卷。文淦来，送到食品等物。

3日星期五 晴和无风。早五时起写稿。进食后去动物园散步，购期票1张（5角）。四烈士墓竟被拆除。外地游人仍多。十时回家午饭，饭后抄所写稿（第二份）。晚饭后去蔚秀园，只看到颂华、小元，据云宽以支援情报所，被误为反革命，与其同事40余人均住公安〔部〕招待所内，不常回家。阅北大内一刊物，略悉其混乱情况。九时回家就睡，（菜干翌晨四时乃就寝）。

4日星期六 晴和。早起抄稿。进食后去政协领取工资，欲还书而无人收。购馒头2斤，又去桂

香村购饼干糖果。午饭后去蔚秀园，以糖果2袋给元宁。宁未归，未得遇宽，亦未见到颂华。回家后程伟等候我，似有话谈，但终未说出而去。代谦之兑寄良庸20元。收云川之女张榴信（答我寄张易信也）。

5日星期日 晴和。早五时起抄论稿。进食后访郭大中于其家，略谈；借其电话与恕儿联系。午后二时在动物园与恕儿夫妇东音两孙相会，游散甚好，四时半各自回家。有中学联络站设南屋东间。

6日星期一 有风，稍冷干。早起抄稿。拆除被护布付洗。去新街口洗澡。午饭后阅《世界通史》四卷上册，有关瑞士部分有得。收阎秉华寄还良庸信。张少怀来坐，半年未见而矣。写寄良庸、慕周各1信。

7日星期二 晴和，风小，早六时起。进食后去蔚秀园，看到宽儿及元宁两孙。宁虽体温稍高，尚无大碍。颂华正去岳医就诊。听宽儿谈韩光在科委领导路线错误种种，张本之为，少数派之最后胜利夺权。十时访谦之，不遇，留下良庸信，囑于阅后邮寄郭大中。回家午饭。四时去新街口护国寺等处购食品蔬菜。文淦来，送到馒头丸子等，又送来于敏贞信，及风景片等。借得《世界通史》第五〔卷〕上下册。



8日星期三 有时阴，不太冷。早六时起，写寄上海张三姨信，即发去。进食后去平安里购细丝切面。午饭后小休息。阅《世界通史》五卷上册。收培和侄信即答之，并兑去40元。（今日为旧除夕。）入夜有小雪。

9日星期四 阴有雪，断续不甚大。早起阅《世界史》有关英国革命部分。因雪不出门，进食于室内。午后去取洗件未得，即回。

10日星期五 晴和有风。早五时起，写发岳美中信。去蔚秀园询知35路车通丰台，可以访岳。看到颂华、小元。阅刘邓案文件。取回《毛主席的回忆》1册，在家阅看。午饭后参加群众会，公安方面报告捕匪王荣光。去新街口交付洗件，取洗件仍未得。晚饭前文淦来，送到饺子等食品。

11日星期六 晴稍冷，风小。早起阅《世界通史》。进食后去剪发，取得洗件。午饭后阅书，去动物园散步，购梨尚好。晚饭后阅书。

12日星期日 多云，有时晴，不太冷。早起阅书。进食后访岳美中于三〇二医院，谈彼此情况。为我诊脉，据云脉象甚平和，无病之征。又谈及菜头晕问题，指示

吃海蜇荸荠方。十一时回家。午后阅书。陈瑾贞来，送到食品多色，谈甚久。

13日星期一 多云，有时晴，不太冷。早起阅书，进食后去西外，购黄瓜等，回家再阅通史。午后去动物园散步写摘句（有关理性、宗教的）。

14日星期二 时晴，时多云，稍冷。早起进食后去西单菜市，为菜购海蜇又购菠菜等回家。午后阅世界史五册，有所摘记。收培和侄回信，知其情况。晚饭后去百货大楼购袜子2双。

15日星期三 晴和。早起思索完成儒佛论稿。进食后去北海散步一周。午饭后去新街口购柿椒、小白菜甚好。孙健以前所索取之二十元零四角见还，据云不用了。写稿未有所得。

16日星期四 晴和有风。早起写稿有得。去动物园散步即回。参预电费问题的会商，并付出电费。午后继续写稿。阅《世界通史》五卷十九章以前各章。收艮庸信及付还儒佛论稿。又收张三姨回信，即以其信转少怀一阅。有孟庆云其人自山东来，云其师赵步霞介绍来见我。<sup>①</sup>

17日星期五 早起写稿有得，进食后去动物园散步。午后阅

<sup>①</sup> 赵步霞为乡村建设学会同人，该会负责人之一。

通史。晚饭后去蔚秀园仍未见到宽儿。读周总理讲话。回家后孟庆云再来谈，其人头脑不清楚而胶执己见，十时乃去。

**18日星期六** 晴和。早起写稿，有思路而无成文。去接小东出来，先游动物园，又去蔚秀园，因门锁闭，只好回家。闻孟又来见未值而去。张申府来坐。文淦来，送到饼食。晚饭后送小东回其家，与恕儿谈（胡真不在），略知时局。八时回家就寝。

**19日星期日** 多云转阴，人夜有雪。早起写稿。进食后去新街口购广柑、蜜柑、白萝卜等。去西直门大街银行交水费，未远出。晚饭后开始落雪。

**20日星期一** 终日阴，雪落少停时。早起写稿有得，并写大中一信片，谦之一信附去儒佛论稿及良庸信。去新街口洗澡。午饭后因雪未出门。鼻涕多，似冒寒，服银翘片两次共5片。晚饭后阅通史。

**21日星期二** 阴云不解，雪融化。早起写稿。进食后去新街口购得招柑甚好。午饭后阅通史。去西单购年糕、蜜枣、烧饼等。晚饭后阅通史。将就寝小元忽来，询知私自来此，即送其回蔚秀园。十时半乃回家。收李芸书信。

**22日星期三** 阴，风大，冷。因鼻涕多，头脑不适，卧至八

时乃起床。出外进食，又饮杏仁茶于家。风大不出街。阅《世界通史》。晚饭后九时就寝。

**23日** （旧正月十五日元宵节）晴，略有风。早六时起写稿。进食后去新街口剪发，购招柑2斤。午饭后文淦同赵同志来为屋门安锁及修理井盖。晚饭后去百货大楼购食品。

**24日星期五** 晴，有风，不冷。早起写稿有得。进食后去政协还书，图书室锁门无人。即去访张申府，谈过去事，借来《世界文化史》等书4本。午后赵同志再来做木工活。去西单商场购素菜等。晚饭后阅《世界文化史》。写发恕儿一信。政协图书室一信。

**25日星期六** 晴，有风稍冷。早起写稿有得。六时半去西四购馒头烧饼二斤半。写稿至收尾处。午后散步至护国寺，购招柑等回家。晚饭后阅《世界文化史》。收田慕周信，知其可能返沪，又藉知富眉牛之遭遇。

**26日星期日** 晴和，有风不大。早五时起，写稿完成。进食后去蔚秀园看到宽儿一家，借来主席思想录回家阅看。去颐和园散步，天气颇佳，游人不少。午饭后又去紫竹院习拳，盖已数月失于学习矣。晚饭后为稿后加注两条。菜感冒甚重，由我开水井及提水。

**27日星期一** 晴和。早五

时起抄论稿。进食后去动物园，换汽车月票，转至西四购邮票及红苹果；购体温表及银翘均无货。午饭后去紫竹院习拳如昨。菜病，未开水井，晚饭自己随便敷衍而已。

28日星期二 晴和。早起先调整厨房灶火，复看论稿，似须小作修改。出外进食。去新街口交付洗件，购草纸、香菜。到动物园。菜病似稍好。开水管，午饭后小休息。去紫竹院习拳，较前昨两日为熟。回家阅毛主席言论汇刊完。

### 3月

1日星期三 晴，渐暖。早起未及写稿，进食后去动物园换票仍未得。散步后去西单购焦三仙、点心、素菜、面片面条等回家。午后二时去紫竹院习拳，为时较昨稍久。晚饭后改写论稿收尾处。

2日星期四 晴阴不定，暖。早起论稿改写完成，去动物园换票散步。回家抄稿。何绛云忽来，交还我稿，又以20元托我寄良庸。<sup>①</sup>午饭后去紫竹院习拳。文淦来小坐，取去布袂裤料代为改作。抄改稿。发董渭川一信。

3日星期五 阴云，大风，稍冷。早四时起，抄写改稿完成。进食后去新街口洗澡，购招柑苹果。

午饭后小休息。因风大不得出外习拳。阅《世界通史》及《世界文化史》。

4日星期六 晴，风，冷。早起料理稿件。进食后去政协还书，而书库被封，未能借书；取得工资而回。欲访王及视宽儿，皆因风大而止。阅《世界文化史》。收孔文振回电话。

5日星期日 晴，有风，不大。早起出外进食。访王星贤以论稿付阅。回家提前午饭。去谦之家，以论稿付阅，并嘱其转寄张申府。借来印度史日本史等书共6种，谦之入城未见面也。到蔚秀园看宽儿夫妇及两孙，取来有关朱刘材料回家阅之。马仰乾之长女马慧时来，惜不相值。

6日星期一 晴和。早起出外进食。拆下被护布付洗，菜代钉一护布。出购花生油。访看董渭川，谈悉其在运动中所遭遇。回家午饭。收培和兑还40元。又收马仰乾一信。午后去邮局兑出良庸40元（内有谦之20元）。阅《日本近代现代简明史》，甚有用。自己洗枕巾及枕套。

7日星期二 晴和。早起写发马仰乾一信。阅《日本史》颇有用。出游紫竹院习拳。到护国寺购面筋。午后到新街口剪发。续阅

<sup>①</sup> 何绛云为朱谦之先生夫人。

《日本史》(参阅数种本)。

8日星期三 早起阅《日本史》。进食后去西单菜市购豆制品。午饭后钱子范从青岛来京就医,因来看我,谈甚久,得悉青岛及其他情况。晚饭后去王府井购水果等。

9日星期四 阴,不冷。早起阅《日本史》,出外进食后去动物园散步大便。回家续阅书作摘记。午饭后小休息。晚饭前再去动物园散步习拳,忽遇招柑购2斤。

10日星期五 晴和。早起进食后去紫竹院散步。访申府谈甚久,取回我稿,借来《伏尔泰传》等书4种。午饭后再去紫竹院习拳。回家晚饭后访大中,听宣读周总理对财贸人员讲话,并以我稿交付阅看。

11日星期六 早阴,午后多云,有时晴。早起进食于外。夜来室内不生火。写发渊庭一信。交房租。午饭后休息。王星贤来还我稿,所提意见均好。晚饭后去看怨儿一家,回家则李雪昭夫妇候我已久,谈至十时乃去。就寝颇晚。

12日星期日 晴和渐暖,有时有风。早五时起,收拾后去西四小吃店进食,购馒头1斤,归途又购油饼。七时半去蔚秀园,宽儿值班未得见,只看颂华及两孙;付还刘朱罪行材料。访谦之谈“大化革新”问题,借《河上肇自传》两册。回家午饭,饭后小睡。怨儿挈

小音来,旋去。洗脚换袜。去新街口索取洗件竟觅不到。又购得招柑2斤。可惜未习拳。

13日星期一 晴有云,温和。早起进食于外,购黄瓜。去西单因食品公司例假,转至前门搭4路电车到王府井,素菜〔店〕又例假。在百货大楼购暖水瓶五磅一支,回家午饭。阅《河上肇自传》。去紫竹院习拳。北屋造反者自行解散,开始撤走。

14日星期二 晴,有云。早起去西单菜市,先后两次,购西红柿等,又购素菜于食品公司,商场未开门。午后去动物园习拳,阅《河上肇自传》。

15日星期三 多云,有时晴,温和。早起即出门,进食于新街口,不佳。抄论稿第三份。去西单商场购白手套、馒头2斤。回家午饭后小休息。抄稿。阅《河上肇自传》。晚饭后访鲜特老及鲜恒,闻其谈统战部事。(中午去中山公园,冷清无趣。)

16日星期四 晴和,偶有风。早起进食后抄论稿第三份完成。去紫竹院习拳,转至德胜门,购招柑2斤。午饭后二时参加群众会,听报告春季卫生、植树造林、计划生育、如何对待外国人等四事。到银行付出电费。到动物园散步习拳。晚饭后阅《河上肇自传》颇好。

17日星期五 早起进食于

厨内。阅河上传作摘记。去西郊散步回家，续阅书。午饭后洗澡于新街口。习拳于庭中。晚饭后续阅书。

补记：北屋撤走，院中得以清静，可习拳。

18日星期六 晴和有风不大。早起进食于外，购菜、剪发，回家阅河上传。午后去接小东，挈其游散于动物园。回家晚饭后送其到大方家宿舍，晤恕儿夫妇，略谈。是日交去该洗衣物3件于服务所洗濯。

19日星期日 晴和，午后有风。早起进食于外，购烧饼等食品。八时去蔚秀园，遇宽儿于门，即挈小宁游散于颐和园，又转回蔚秀园，略谈后回家午饭。午后有123中人送回沙发两件。阅《河上传》甚久。午后未出门，习拳于庭。

20日星期一 天阴终日，且有风，温度降低。早五时前起，写致123中学文革一信，希望发还一些东西和文稿。去西单，各商店多半休假。午后在西四购鸭梨及柑桔等。阅《河上传》。收良庸一信，与渊庭通电话。

21日星期二 阴天欲雨，温度更低，似雪似雨终日。早五时半起。六时去西四购馒头等2斤多，归来进食。写发良庸一信。去动物园散步活动，回家午饭后小睡，未出门，但在附近购粉条酱油。阅《河自传》，将完。

22日星期三 晴，冷，风。早五时起作《河上自传》摘记。进食后续阅书。去动物园散步，因风不便习拳。午后小睡。晚饭后去西单购藕粉及葡萄酒。补记：昨日北屋经公安局军管会加封条。

23日星期四 晴，不冷。早四时半起，作《河上传》摘记。进食后去颐和园，习拳于石舫。回家午饭，饭后小睡。做《河上传》摘记。去西单购素菜。

24日星期五 晴，温和。早四时半起，阅《印度通史》。进食后去西郊散步，购豌豆等菜。散步紫竹院。午饭后小憩。去颐和园习拳于景福阁。回家思索写《中国——理性之国》有得。再阅《印度通史》及《马克思印度编年史稿》。

25日星期六 晴，温和，早五时起，开始写《中国——理性之国》稿。午后曾到西城电话局，又接小东转送至蔚秀园，晤宽儿。回家晚饭，又去恕儿处小坐，回家九时半。

补记：到中山公园习拳，遇何北衡。又午前九时参加街道群众会。

26日星期日 阴冷。早五时起进食后去蔚秀园，挈三小孙游颐和园划船，回至蔚秀园时，恕儿夫妇挈小音亦至。十时半愚先回家。午饭后小睡。马慧时午前来未值，写一信寄去。到西单购高级点

心及西红柿。晚间写稿一段。

27日星期一 晴,温和。早起抄清所写稿。到新街口取回各洗件,购菠菜。午后到紫竹院习拳,换汽车月票。晚间更换内裤及袜,洗脚洗袜。检觅出《唯识述义》第一册。作《印度通史》摘记。

28日星期二 晴,暖。早起阅《印度通史》作摘记。晚间全书阅完。到新街口派出所留交郑姓警察一字条,说电话移置事。午前到紫竹院散步习拳,天气甚佳。午后到西单购高级点心,西四购细切面。

29日星期三 先晴后阴。早起进食于家,扫除门前杂物。去动物园习拳。回到派出所听取回话,同意移出电话机,即至西城电话局约其工人明日来动工。午后去紫竹院习拳散步。收渊庭寄回我稿即答以一信,责其傲慢。又收田镐信。

30日星期四 阴雨连绵。早起进食于外。去北海看东岸桃林。回家电话工人与派出所相继来,启封北屋,但取出话机而未能安装。午饭后去新街口剪发及洗澡。晚饭后去西单购点心水果等。晚间雨止。收马慧时信答一信片。

31日星期五 补昨日阅章行严《费罗以德自传》。早起进食后

去动物园习拳散步。到邮局询制木箱事。到新街口派出所,知其同意在屋内安装电话,并以钥匙交我。午饭后文淦来,送到食品多色。123中学程伟等4人来,因军管会封条未管启封,徘徊许久而去。三时去北海习拳。以《费罗德传》等4种书还于张申府。申不在,未得谈话。

## 4月

1日星期六 晴,有云。早起进食后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回至动物园,换月票未得。回家写稿。午后未出门。晚饭后访朱谦之,还其书4册,借来5册。送新街口洗件,又取回洗件。

2日星期日 阴云未雨,多云转晴。早起进食后去北海,竟未开门。七时购月票,习拳于慧日亭。回家写稿。九时马慧时来坐谈许久,以答其父一信交其寄去。①写发程伟等一信。晚饭前去地安门购锁未得而归。

3日星期一 晴,有风。早进食于家。去北海习拳。回家写稿。午后去西单购得铁锁。新街口购菜。晚饭后再写稿。

4日星期二 早起去西郊进食(不佳)。回家写稿,再出购食

① 马慧时为马仰乾先生之女。

品于新街口，续写稿。又去政协取工资，存入银行200元。访张少怀未遇。回家午饭，写稿。去百货大楼购金笔(十二元四角)，又1圆子笔。晚饭后又出购蔬菜及食品。本日北屋电话安装好，并已电知派出所。

5日星期三 晴，有风不大。早起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回家进食，写稿至十时。去123中学，晤其军训团部王同志，谈启封发还什物事，承嘱候电话通知决定。午饭后小休息。文淦来坐。写稿至三时去颐和园散步习拳，游人甚多，秩序很乱。(试用新笔)

6日星期四 晴，有风。早起收拾什物。进食后去北海习拳。回家抄所写稿至午后抄完两页。去紫竹院，知其茶座开始营业，游人甚多(学生多)。归途购馒头、烧饼。晚饭后洗袜。

7日星期五 晴，有风有云。早六时起，进食后七时出门去紫竹院习拳，九时前回家写稿。赵鸿儒及文淦来。午饭后小休息。三时半再去紫竹院散步。布裤3件付洗，取回所洗布单1件。

8日星期六 阴有小雨。早起去北海，午后去紫竹院各习拳1次。在西单购食品。晚饭后去看恕儿，恕值班未归，看到胡真及小东，略谈。房管局来人谈利用北屋。

9日星期日 阴，未雨。早

起进食后去北海习拳。后邻托儿所迁来北屋及南屋。晚饭后访张申府及郭大中，从大中借得《辞海》合订本。宽儿电话言不能来。

10日星期一 阴，有风，颇冷。早起煮面条食之。八时后乃出门，去王府井大楼购茶叶、蜜枣等。回家午饭，小休息。去景山公园习拳。新街口洗澡。西单商场购放大镜。晚饭后阅李敦白文章可留参考。

11日星期二 晴，有风，稍冷。早起进食后去紫竹院习拳。回家得123中同学电话，嘱等候十天半月再说启封事。晚间发1信123中团部转同学，表示可以等候。写稿有得。晚饭后去地安门一转。有1民警姓齐来取其东北屋内什物3小件面去。剪发。

12日星期三 晴和，有风不大。早起进食，七时后去中山公园习拳，看大字报。在西外购菜蔬。午饭后去新街口焊喷水器。到西四购馒头未得。室内后窗于今日启封敞开。欲购好米未得。

13日星期四 晴，多云，和暖甚。早起进食后去豁口外散步，从太平湖西望景致颇佳。八时购米6斤。去西郊卧佛寺游散，甚畅。十二时回家午饭，饭后去西单商场购衣料未成，购馒头而归。

14日星期五 阴晴不定，早六时进食后去蔚秀园看到宽儿

夫妇。到颐和园习拳于石舫。十时后回家。室内炉火拆去，修理纱窗。去百货大楼订制夏衣上身1件。恕儿来未得见之。写稿一小段。取回洗件，交去袜子修补。

15日星期六 阴晴不定，气温不高。早起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午后到北海西南隅习拳，写稿一小段。午后三时接钦宁送至蔚秀园。回家晚饭，饭后去看恕儿一家。闻恕谈曾见富眉生于街头，想是问题解决。<sup>①</sup>

16日星期日 阴，低温。早起出外进食。扫街。访看眉生未遇，见其女得知其并未离京，问题亦未解决。去北海习拳。西四购菜回家写稿，无所得。午饭后去太平湖散步，转至蔚秀园看宽儿一家，五时回家。晚间去新街口购明日所需食品。

17日星期一 阴晴不定，不暖。早起进食后去紫竹院，车挤不得下；下车后步行而归，未得习拳。回家后写稿。午后去北海习拳，又入景山公园习拳。忽遇吴丹忱，年85矣。又遇王卓然、钟履坚。晚饭后续写稿。

18日星期二 阴云不暖，晚间落雨。早五时起，去西单购焦圈等，回家进食。写稿文思颇滞。去北海看海棠，习拳。回家午饭，小

休息再写稿，所得甚少。去银行交水费。晚间雨细而密。

19日星期三 晴，和暖。早起去豁口散步，回来写稿。去北海习拳，又到景山公园看吴丹忱练拳。回家午饭，饭后去陶然亭散步。晚间访张申府，借来书3本。在西四购馒头。

20日星期四 晴暖。早起进食于外。去西山八大处眺望，习拳。九时回城。午后到北海习拳，海棠盛开矣。

21日星期五 晴暖有云。早起进食后去王府井百货大楼，试新制衣样。购英文词典1册，去5元。午后去西单购面包、水果、肥皂、刀片、钉子等。阅陈安仁《中国文化史》。

22日星期六 晴暖，无风。早起在家进食。写稿于厨房。去紫竹院习拳又划船。回家午饭后再写稿。晚饭时恕儿来，立谈少顷而去。觅正骨大夫治我左腕痛，未得。

23日星期日 晴暖。早起写稿于厨房。进食后去北海习拳。回家写稿。午饭后抄小注一段。去西单购水果，又去朝阳菜市购西红柿等。晚饭后采摘有用材料。

24日星期一 多云有风。早起进食于外。到北海习拳，在新街口洗澡，午饭后剪发。阅《日本

<sup>①</sup> 富眉生先生浙江海盐人，原山东乡建院同人，解放后在民主促进会工作。



现代史》。感觉近所写稿必须改写。因风大不出门。

25日星期二 阴云微寒午后落雨。早起进食于家，去北海习拳。到北京图书馆看书（《斯大林全集》二卷及五卷），摘取有关民族问题的材料。

26日星期三 转晴，有风不大。早五时起去紫竹院习拳，赶回家进食，听取七时天气预报。去北京医院看眼科，遇张奚若、何思源。回家午饭，饭后小睡。去图书馆，值其闭馆学习。到北海习拳后回家。有郑、马两民警来询问良庸、培昭情况，大略告之。发良庸、昭侄一信，并兑去20元。又发123中学程伟等一信。

27日星期四 先阴后晴，转暖。早起去紫竹院习拳，回家进食，听取天气预报。到北海习拳，图书馆查取《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午后再到图书馆无所得，回家晚饭。王祐堂母女来坐（从石家庄来京），谈到子和往事。魏朗斋之女育郾、育遂同来，我适不在。又123中回电话说太忙。购换5月份汽车月票。

28日星期五 阴云欲雨。早起购油饼而进食于家。去北京图书馆查书有得。回家午饭，饭后去中山公园；牡丹初放不多。购招柑尚好。闻30日星期不放假，于下月2日补假。去储蓄所取到期存款利

息，转期半年如往例。

29日星期六 天阴，时有小阵雨。早起进食于外。去北海习拳于前门内。在西四购蒸枣等食品，回家午饭。闻郑姓民警来未值。又闻有政协张某电话来亦未值。写稿一小段。午后去紫竹院习拳、写稿。晚饭后去看恕儿，恕未在即回。（闻明日不放假，下月2日补假1天。）

30日星期日 天晴暖。寐于夜间写出有关昭侄事件之回忆，早起为之改正错字。午后去百货大楼取新制衣服，据云未制成（大楼前几日被砸）。有科学院张同志等2人来向我了解刘矫非历史材料，据所知答之。郑姓民警来取昭侄材料。晚饭后去看恕儿，遇恕夫妇及两孙于途，即于途中同步略谈而同。原想明天再去看他们即作罢。

## 5月

1日星期一 晴，无风，甚暖。早起五时半出门，就西直门进食后，直赴香山，入碧云寺，登高处眺望，绝佳。就茶座写稿有得，十时回。经颐和园北门入，出东门，无32路车，即雇一出租汽车而归。午饭后小休息，欲去蔚秀园未果。在附近购菜、油、蛋、饼食等。

2日星期二 晴，有风，暖。早起进食于新街口，回家后收拾义

出门。看宽儿夫妇及两孙于蔚秀园。转至朱谦之家，还其书4本，又借2本而归。写稿第二章“怎样认识老中国”完。晚饭后访张申府，借书2本。

3日星期三 晴，暖。早起在外进食，习拳于北海。午饭后觅理发馆奔波许久，剪发后又洗澡于新街口。始终未得写信稿。拆被里付洗，换用1被里。昨日取来百货大楼新制上衣，又购棉线被1件。

4日星期四 晴和。早五时起，在西直门进食即去香山习拳，写信稿。九时回城内。午饭前去政协领工资，晤秘书处一同志，谈医疗证及借书证问题，他认为可以请补发证件。收田镛及恕儿各一信。午后整理衣箱，取出夏衣备用。去东四人民市场购凉鞋、枕席。

5日星期五 阴，不暖。早五时起自煮杏仁茶食之。写图书馆信及答田一信均付邮。去西四购食品、菜蔬。到中山公园看牡丹，已临残落矣。遇闻卜亭知刘希仲情况，写信慰问之。阅《托尔斯泰传》，知其去时代远而真拳不可及也。

6日星期六 有时晴暖。早起习拳于郊外紫竹院。在西单购得草席及草帽。阅《托尔斯泰传》。文淦送到饺子。读康德《理性批判解义》。

7日星期日 阴晴不定，晚

有雨。在王府井购得新衣领条及草帽之布里。恕儿夫妇接晓音，遇之于途。欲访鲜恒，因雨而止。照像于地安门。以床单付西四洗〔染〕房。文淦来过。

8日星期一 阴凉，以夜来有雨之故。就食于西单。购黄瓜、切而、挂面于西四。购葱、香菜于东四，晚饭后去紫竹院散步。阅《托翁传》，有感于心。

9日星期二 晴，有风。早起习拳于紫竹院。午后习拳于北海。购馒头于西四店。晚饭后访鲜恒，得闻徐冰、张经武等消息；携回两文件阅之。

10日星期三 阴，多云。阅瞿秋白《狱中自白》，文甚明快可嘉。收良庸一信，云不须兑钱。晚饭后访郭大中不遇，以此信留其家。

11日星期四 晴暖。早起去紫竹院习拳，遇数人就我谈话颇多。去接小东游景山登五亭。回家午饭后又去颐和园登山，送其回幼儿园。

12日星期五 晴暖。早起去展览馆习拳，购蔬菜，鸡蛋等。阅斯大林〔论〕民族问题；思索民族同化问题。在新街口购竹帘及折扇；开始用席铺床。

13日星期六 晴，暖甚。早起进食于新街口，回家后去紫竹院习拳于湖边。经西四购切面等回

家。午饭后文淦来。阅恩格斯《家庭起源》第二遍；思考民族问题。以绸衫付洗。交房租于银行。张少怀来坐。晚饭后去蔚秀园看小宁，顽皮犹昔。

**14日星期日** 晴，有风。早起去紫竹院习拳。六时赶回购食糖饼。阅陈安仁《中国上古文化史》。取回地安门相片。午饭后小休息。取回西四洗床单，购蜜枣。郭大中来坐，六时后去。

**15日星期一** 阴，晴有风。早起去紫竹院习拳，六时赶回家倒土。进食于家。阅陈著。去政协晤郑医〔生〕交相片，托领医疗证。又晤张乃托领借书证。访申府略谈。在西单购得一小报纸，载有关四川问题的党中央决定；甚好，为之心慰。午后购菜蔬于西外大街。

**16日星期二** 晴暖。早起去西四购饼食，回家进食。七时半去北海习拳，会晤少怀、王季衡谈藏文中论典籍，十时半回家。午饭后去西四购馒头，在新街口洗澡。写发邵循正一信。阅陈著。

**17日星期三** 阴云欲雨，有时有细雨。早起出购饼食回家，进食后去北海习拳，未得其便。去东四购菜、鞋底。回家午饭后去西单购开瓶盖之具。在北海遇鲜特老数语。午后习拳于北海西南隅。

**18日星期四** 阴云欲雨。早起去展览馆习拳，回家进食。购

鸡蛋、蔬菜。阅恩格斯《国家起源》，忽有所悟（对于中西分异所在）。收伍崇敏（时清之女，由粤来京）电话，她同其学友4人来，告以宽儿住址，嘱其往见。后来问宽儿，知其竟未去也。

**19日星期五** 阴晴不定，不热。早起进食于外，习拳于展览馆外。午后到北海散步习拳。收医务室郑大夫电话。阅恩著《国家起源》。

**20日星期六** 阴云不热。早起去紫竹院散步习拳，赶回家进食后去政协取到新换医疗证件，又会晤秘书处陈同志谈图书馆借书证问题。午饭后阅恩著，其重要。到西四购食品多样。晚饭后去蔚秀园看宽儿一家，遇雨，幸借皮鞋而归。

**21日星期日** 阴云不热。早起径去颐和园石舫习拳。以夜来有雨颇凉。到宽儿处还其皮鞋，宽以有关当前运动的一些资料文件交我看，携之回家。本日托儿所迁走，北屋又空起，颇清静，可喜。阅各文件。

**22日星期一** 阴晴不定，不热。夜来有雨不小。阅各文件。陈伯达说明毛著哲学论文四种甚好。在新街口洗澡、修脚，颇解决脚痛问题。晚饭后杨超来坐。阅昨日携回之资料文件。

**23日星期二** 先阴后晴。早起去西四购馒头烧饼，回家后进

食。写《毛主席所以不同于其他人者何在》一段话寄宽儿看。午后去展览馆习拳。王星贤来，闻马先生病，胃出血。取去他的十三经白文一巨册。午前有北大学生2人来访我，询吕振羽历史材料。

24日星期三 阴后晴，雨后晴。早起发宽儿信。进食于外，回家阅书。去北海习拳。到银行结算及转期存款。午后落雨。剪发于护国寺。阅陈伯达及艾思奇各报告，亦很好。

25日星期四 晴朗，有风不小。早起在新街口进食、散步。阅艾思奇报告有关《实践论》、《矛盾论》各段落；不见精采。去北海习拳。午后去百货大楼购茶叶、雨伞等，回家晚饭。收魏育野一信。

26日星期五 晴暖。早起去紫竹院散步；景致甚好。回家进食。写《我怎样理解辩证唯物论》一文，至午后写完。晚饭后去蔚秀园以文稿留示宽儿夫妇。颂华以中央文件小册子交我看。前次借来之件交还一部分。

27日星期六 晴暖。夜来有人在屋顶上走动，经斥责后，破坏街门之顶部，早起乃知之。阅中央文件小册子等。去平安里换车票。去朝阳菜市购菜、枣。回家午

饭。阅恩著《家庭论》，有所写记。午后未出。晚饭后去看宽儿一家，与宽儿谈论我所写两稿件。

28日星期日 晴热。早起收拾街门前之灰石瓦砾。进食后去紫竹院习拳，散步。转至西单购黄瓜、扁豆，归来又在附近购大米、橘汁等。开始修改《理性中国》一稿之第二章。<sup>①</sup>

29日星期一 原说今日有雨而未验，但阴云不太热耳。早起进食后去北海五龙亭习拳。午后又去紫竹院散步。修改前稿，视前紧切有力。四时回家则恕儿先在，他因小音病而来，略谈即去。

30日星期二 早起去新街口进食，又到西四购食品供午饭用。改稿有得。小音仍在邻家。

31日星期三 阴晴大风。早起扫除街门外道路。进食后改稿有得。去新街口取回洗件，又以被里等件付洗。购菜食。到北海习拳。

## 6月

1日星期四 晴朗少风。早起径去紫竹院散步习拳，风景甚佳。回家进食。改稿有得。去西四购切面等物。午后续改稿。小音仍

<sup>①</sup> 全名为《中国——理性之国》。

在邻家；闻恕儿曾来接。

2日星期五 晴，不甚热。早起扫除门外街道。进食后去紫竹院散步，未得习拳。回家写稿有得。去东单菜市、朝阳菜市购菜。

3日星期六 晴热。早起径去紫竹院习拳，赶回倒土进食。写稿有得。午饭后小睡。购蛋及酱油。晚饭去蔚秀园看宽儿一家。

4日星期日 晴热。早起来紫竹院散步习拳。改稿有得。更换北海6月份月票，略散步。晚饭后访鲜特老，形容见衰；与鲜恒略谈。

5日星期一 晴热，入夜有雨。早起扫除衙门口。出外进食。去政协领取工资，经西单转至王府井西安定门回家。写稿第二章完。晚饭后沿湖散步，得观游泳场大略。

6日星期二 阴云终日，有风不热。早起习拳于庭中。在外进食，去北海散步习拳。到西单菜市购物。午饭时文淦来。饭后小休息。去图书馆阅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之绪言。到西四储蓄所存款。王星贤来过，未得见面，收其十三经白文及索引，得知马湛老故去矣。<sup>①</sup>

7日星期三 终日小雨。夜来思索写稿有所得，早起笔记之于册。进食去北海西南隅习拳。到王府井各书店觅《中国通史》不可得。

回家有化工部胡同志等2人来向我了解过去山东事情，据所记忆者答之。到新街口取来洗件。收地质学院电话，约明日来有所咨询云。晚饭后去护国寺剪发。有郭福全来（即地质学院电话之人）访询邹平学生孙鸿亮之事，就所知告之。

8日星期四 夜来有雨。早起径去紫竹院散步习拳，然后进食去北海，穿行出西南隅门到北京图书馆看《中国通史简编》，大致看完。回家有化工学院赵久文等2人来访询，同昨日胡某所询为一个问题，略如昨日答之。又有北京工业学院朱世夫、翟本达二人来询席朝杰过去事，亦就所记忆者答之。胡某等再来以记录送我阅看签字。温度低，午后落雨。收杭州报告马老丧。

9日星期五 晴，不甚热。早起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在家进食，购粽子等回家。午后叫送煤砖。在新街口洗澡。去接小东，即为其购1上衣及草帽；携其回家，发现其有劣行，斥责之。晚饭后送其回幼儿园，回家则九时矣。此日写稿（第三章开始）。

10日星期六 晴热。早起来北海习拳。到西单菜市及食品公司购蔬菜及点心、肥皂。晚饭后去郭大中家，闻徐冰自杀身死，又曾一

<sup>①</sup> 马湛老即马一浮先生。

凡亦死。借来《中国通史简编》第一、二编，以我稿付阅。

**11日星期日** 晴热。早起扫除街门外。进食于新街口。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回家阅《中国通史》。午后陈瑾贞来小坐，听其谈邮电部门运动情况。晚饭后去蔚秀园看宽儿一家，遇颂荪等。今早与恕儿通电话，知其明日来家。午前汪太冲来小坐。

**12日星期一** 晴热。早起在家进食，去北海散步习拳及阅书。遗失毛巾1方。文淦来送到一些食品。候恕儿未见来，不知何故。

**13日星期二** 晴热。早起在豁口外散步。习拳于庭中，进食于家。在颐和园看书，思索写稿有得。去西四购馒头，又购马恩列斯书3种备阅。晚饭后鲜恒来坐，言及渊庭托他向我说明其情况，又传述阿刺伯国家在以色列闪击下崩溃消息。

**14日星期三** 早晴晚雨。早出太平湖习拳，回家进食。八时后去紫竹院阅书、散步。七时半回家午饭，饭后未得休息，即有翟本达来，再询席朝杰事。又有造纸所及全国科协方、王、张、徐四人来询问范长江、沈潜事，皆就所知答之。阅范著通史。

**15日星期四** 早晴，午有风，晚阴。早起扫除街门外。去紫竹院散步习拳于太平湖北岸。回家

写稿，午饭续写稿。在新街口洗澡。阅范著通史。

**16日星期五** 早阴转多云，又阴雨。早起在太平湖习拳。去朝阳菜市场购菜、蜂蜜等。回家写稿。翟本达又偕两人再询问席朝杰事，问答费时甚久。午饭后小休息，写稿。晚饭后宽儿来电话，即去蔚秀园向其借来党史1册。

**17日星期六** 晴热。早起习拳于太平湖北岸，进食后去蔚秀园接小宁游动物园，携其回家午饭，一时送其回园。回家小睡，与郭大中通电话。

**18日星期日** 晴热早起习拳于太平湖北岸，进食后去紫竹院与大中会晤，收回我稿。剪发，回家午饭，写稿一段。晚饭后访张申府略谈。

**19日星期一** 晴热。早起习拳于太平湖北岸，回家进食，去紫竹院散步。回家写稿。午饭后小睡。到新街口购烧饼、蔬菜。晚饭后散步北海。

**20日星期二** 晴热。早起去太平湖北岸习拳，回家进食后去紫竹院散步。回家写稿。去新街口交付洗件工。有东北人民大学潘缉智来访询有关邹得心材料，略答之。晚饭后访少怀，以我稿付阅。又访申府，借来党史小册数种。

**21日星期三** 晴，多云，闷热。早起径去颐和园石舫习拳散

步。九时在新街口进食。回家午饭。阅党史，思索写稿。

22日星期四 晴热。早起习拳于太平湖岸。<sup>①</sup>午前有李杰等来访，询有关杨希文事。午后有第七机〔械〕部翁布坦等来访，询邹平乡师〔学〕校刘怀璞等事。<sup>②</sup>

23日星期五 晴热。早起习拳于太平湖岸，又去紫竹院阅书，有得，甚快。午后翁等再来访，再答之。入夜有雨。电颂华我去接小宁。<sup>③</sup>

24日星期六 阴雨，不热。早起径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回家进食。落雨不小。思索写稿有得。接小宁送交颂华。回家午饭。落雨继续。去西四购食品，取回洗件。阅党史。大便不好。

25日星期日 先阴后晴。习拳于太平湖北岸。访朱谦之不遇，晤何绛云。闻广西武斗。借来《马恩全集》第四卷。阅恩格斯文无所得。晚饭后散步城外。

26日星期一 多云。早起径去紫竹院习拳。回家进食油饼。阅借来之书，无所得，头脑不爽。文淦来。以小褂付洗。

27日星期二 夜来有雨。散步豁口外，回家写稿顺利。购蔬

菜于新街口。阅党史完。晚饭后再散步于太平湖西北角。文淦来午饭。购换车月票。

28日星期三 夜来有雨晨未晴。豁口外散步即回写稿。去北海习拳。回家午饭。再写稿，第三章完。阅恩著《科学社会主义》。晚饭后去紫竹院。购茶叶于西单。

29日星期四 早阴雨云甚重。去太平湖北岸习拳，散步。回家进食后去访朱谦之，还其《马恩全集》第四卷，借来《列宁全集》第五卷。读《怎么办》一文大有所得。晚饭后去紫竹院散步。

30日星期五 阴云不雨。去太平湖北岸习拳散步，回家进食后写稿。去西四购切面。在去北海车中失去车票，只好回家。午饭后写稿。在平安里补购车票。在新街口购荔枝1斤。晚饭后购西红柿等。

## 7月

1日星期六 阴雨有时晴。去北海换月票并习拳于西南隅廊内。翻阅列宁〔全〕集《怎么办》一文。开始写第四章稿。后半夜一时起写稿。

① 太平湖，旧居小铜井西北，今已填平。

② 均为“文革”中所谓“外调”。

③ 钦宁为培宽之次子。

2日星期日 通夜密雨不休。早出散步，取回修的大表及洗的上衣。午后写稿。去蔚秀园看宽儿一家。食荔枝。西邻屋檐坠坏，房产局来人收拾。

3日星期一 早晴。去太平湖习拳购食油饼。写稿一段。购鸡蛋等。有化工部李小英及化工学院章德贤来访问山东旧事，谈话甚久，颇疲劳。章借去我手稿一册。

4日星期二 早晴，多云有风。早起去紫竹院习拳，回家写稿。九时去政协领工资，剪发。午饭后小睡。去百货大楼购布衣上下身，又丝制裤面，共去30余元。回家则罗赵纫秋来候晤，坐谈良久。

5日星期三 早阴云，午后转多云。早起太平湖北岸习拳，写稿1段。新街口进食。有华东师大学生来调查有关朱经古事，答之。又化工部李等2人来调查训练处事，重答一次。午后洗澡，续写稿。阅《列宁全集》。

6日星期四 早起阴雨，午后阴晴不定。早出习拳于太平湖北岸，回来写稿。去北海思索写稿。写发恕儿一信。收湖南君大信，即答复之。文淦来午饭。小睡后写稿。去外面晚饭，购回花卷等。

7日星期五 早阴云。去紫竹院散步，看书，习拳，十时回家。有化工学院2女生来问张向善事，答之。以绿壶付修理，以衣裤3件

付洗。购蔬菜等。写稿不多。

8日星期六 早阴雨，细雨。四时起写稿。进食后去北海散步，习拳，写稿，回家午饭。购菜蛋等。七机部2人来，仍问邹平往事，晚饭前去。去西外购花卷。收恕儿回信。

9日星期日 早阴雨，细雨。去颐和园散步，习拳于石舫。八时回家进食。写稿。午饭后小睡，再写稿。去西外购菜。

10日星期一 早起写稿第四章完成。去北海习拳。党中央工作人员来访问陆定一往事，即谈说移时乃去，允为写出备用。候恕儿不至。购食品于新街口。

11日星期二 早起进食后去北海散步，习拳。回来写陆定一之事，午后写完。党中央派人来取走。取洗件及壶。恕儿来送到反修文件一大包，谈及他的见闻及国内外情势，颇增爱念于心。入夜后密雨不停以至天明。

12日星期三 早云开日出，散步于太平湖岸。进食后去紫竹院对湖山看书。十一时习拳于展览馆并购花卷回家。午饭，饭后小睡。连日文淦均来过，以200元赠之。少怀来坐，交还我稿又王信1件。

13日星期四 早阴。进食后去北海散步，习拳。遇李一平，立谈许久。写发少怀信及章德贤信。



到银行交房租。天热为今夏之最。化工学院同学来访问，答之，并签名于其纪录。

14日星期五 早阴雨不解。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归途进食。写稿尚顺。天热甚，热至34度。有华东师大等人来访问，答之。

15日星期六 早起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写稿一段。章德贤交还我稿，谈话不顺利。午饭后小睡，气温甚高。晚饭后去看宽儿一家，遇大风大雨，借用宽儿雨具而归。黄琛之妻陶德芳自广州来，因我不在，留1字条。

16日星期日 早晴。起床后即去蔚秀园付还衣履雨伞。步行至西苑，乘车回城。进食后写陶德芳一信。天热至36度，不再出门。文淦来送食品等。写稿。晚饭后亦未出门，但交电费于何先生。

17日星期一 早晴。破例七时乃出门。去北海习拳。在新街口洗澡。再阅《思想方法论》，不能满意。入夜有雨。写稿未能用。

18日星期二 夜雨甚密，晨起犹大。去紫竹院散步，转至北海西南隅习拳。经西四进食，雨仍大。购馒头蔬菜回家。思索写稿无所得。晴热未出门。剪发。

19日星期三 早晴。去太平湖散步。进食后去紫竹院看书游散。经西四购切面回家。今日将是高温。文淦一天来两次。阅世界革

命史有关荷兰革命部分及斯宾诺沙思想。晚饭后去郊外赏月。

20日星期四 早晴。去紫竹院习拳散步。回家摘斯宾诺沙学说。陶德芳来，与谈话。午饭后阅书。

21日星期五 夜来有雨，早犹阴。进食后去北海习拳。八时半回家，思索写稿有得。午后改稿一小段。阅《世界通史》四卷上册。

22日星期六 早起去紫竹院习拳。午后写稿，午后接小东，因无车步行甚久。遇潘怀素。晚饭后送小东回去，晤恕儿略谈。又遇陶德芳。

23日星期日 早晴。去紫竹院散步思索写稿，有得。回家抄写一大段。午后去西单购床单、桃等。晚饭后大中来坐谈话。

24日星期一 夜来有雨。早起径去游香山，登山看山甚满意，八时即回。午后写稿。去西单购物。晚饭后去北海习拳散步。

25日星期二 早起写稿。进食后去谦之家还其《列宁〔全集〕》第四册，借来第三十三册。午后写稿一段。拆被里付洗。晚饭后散步太平湖沿岸。

26日星期三 早起去紫竹院散步，习拳。阅列宁文。写稿。去西四购切面、馒头，回家午饭。晚饭后出豁口散步遇小雨。

27日星期四 早起径去颐

和园散步，习拳于石舫。回途进食。午饭后小睡。思索改稿有得。晚饭后去北海散步。经德内购西瓜回家。先后以5件付洗。

28日星期五 早四时起改稿两小段。进食后去紫竹院习拳，散步。八时回家写稿。午饭后小睡。文淦来送食品。晚饭后落雨，未出门。

29日星期六 夜来有雨。四时起写稿。进食后去北海散步，习拳，写稿。换车月票。晚饭后去访张申府，还其书，又借来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等2册。

30日星期日 早起去颐和园登佛香阁，阅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一书，甚有启悟。到蔚秀园看宽儿一家。回家午饭，饭后小睡。晚饭前去餐厅购花卷未得。饭后落雨未外出。

31日星期一 早起去太平湖岸散步，进食后去北海习拳于西南隅。连日多雨，湿热甚。阅书。在朝阳菜市场购菜，回家未再出。

## 8月

1日星期二 早起阴雨有

雾。去太平湖散步，习拳。购菜。去百货大楼购点心、桃等。回家午饭。天热甚，未能写稿。阅书。晚饭后门外乘凉。

2日星期三 夜三时起，搓洗全身。五时后太平湖岸习拳。进食于家。落雨，写稿。去紫竹院散步。晚饭后再去太平湖，阳光甚好。统战部介绍人来询邹思椿。<sup>①</sup>

3日星期四 夜四时起写稿。进食后去北海换月票。散步、习拳。路遇少怀略谈。剪发时遇何基泮，知海秋已故数年。<sup>②</sup>失扇，午后购扇甚劣。收周植曾自港来信，即答之。<sup>③</sup>落雨。

4日星期五 夜一时半起思索写稿，又就睡。五时起写稿。进食后外出1次。八时后去政协领取工资。遇李建勋。去荣宝购棕骨黑扇。回家午饭，小睡。写稿。晚饭后散步太平湖沿。

5日星期六 终日阴凉，时有小雨。早起写稿。去新街口进食，购菜。去紫竹院散步，未得习拳。购花卷。午饭后小睡。去北海竟关门，转至景山亦关门。购菜地安门，登车时被人推倒，幸即站起回家。后

① 邹思椿，著者大妹之次子，早年在北京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1936年病故。

② 何基泮先生原为国民党将领，解放后曾任农业部副部长。1938年初著者自西安赴延安，曾与何先生同车。“海秋”名何基鸿，为基泮先生之名。

③ 周植曾为周孝怀先生之子。

送衣裤付洗。鲜恒来谈房屋事，兼及大局。

6日星期日 早起收拾进食后去颐和园。落雨细密。略习拳于石舫。八时半出园看宽儿一家。闻徐州铁路又不通。回家午饭，饭后小睡，写稿第五章完。补午前写发良庸一信，免去20元。晚饭后散步太平湖北岸。

7日星期一 早起去太平湖习拳。回家进食，写稿后去紫竹院未成。无意中走34路终点永定路乃知西郊之广大。午后写稿未再出。

8日星期二 早起去太平湖散步，回家进食。扫街门外。写稿。去紫竹院散步，回家午饭。写稿。去西单购菜无所得。有风凉快。晚饭〔后〕再散步太平湖。

10日星期四 终日阴雨不止。雨中去北海濠濮间习拳。两次购雨衣各1件。写稿有得。气温低，夜间只16度。取出袂衣裤备用。

11日星期五 早雨止。去太平湖散步，习拳。购油饼，鸡蛋，蔬菜。欲出游，以人多车挤而止。文淦来，送到食品，食西瓜甚美。闻某医院被砸。晚间文淦又来1次。饭后散步豁口外。是日未写稿。

12日星期六 无雨，气温不高。游紫竹院习拳。欲接小孙一玩，因见大字报有感而止。回家写稿。午后仍去接小宁游动物园。五

时半送其回蔚秀园，未见宽儿即回家晚饭。饭后去太平湖散步。

13日星期日 无雨，气温回升。写稿后去银行取公债本息，共存350元。午饭后写稿。晚饭后太平湖散步。有人来访问未值。

14日星期一 晴，气温不高，有风。早起去紫竹院习拳，散步。改稿又改稿。以电〔费〕表付两家。晚饭后太平湖岸散步。晚饭前穿行北海1次。

15日星期二 晴。早起径去香山公园，看山极佳。回家午饭。小睡。补昨日答人访问李闻案之事。出门购食品。车票又被窃。补购车票。去银行办理存款转期。写稿。晚饭散步湖岸。

16日星期三 晴。早起写稿一段。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归途购物及到洗衣处。回家进食又出剪发。午后小睡。出购主食。晚饭后散步湖岸。

17日星期四 早起去香山散步，在见心斋习拳，仍于九时上车回城，十时抵家。补昨日：表停，付修理。写稿一段。午饭后续写稿。晚饭后写发恕儿一信。在街上看大字报甚久。于某些情况有所了解。

18日星期五 早起欲去西山未果，〔因〕雨势到来。小游紫竹院习拳而归。赵家父子来助整理小屋东西。午饭后写稿。屡次降雨。出购鸡蛋，取回洗件。

19日星期六 早起来出门,进食于家。为写得之稿加注。赵父子来,文淦来。有一机部人来访询,答之。去景山公园习拳。午饭于外,回家小睡。落雨频频,未再出门。候恕儿电话不至。

20日星期日 终日阴雨不解,小雨时时。进食于外。阅书有所摘录。郭大中来坐。去北海习拳,购切面回家午饭。赵来助整理东西。去西单购酱菜,修理眼镜。交水费。与恕儿通电话知其甚忙,将抽空于晚间来1次。

21日星期一 早阴转晴,进食于家。去北海习拳,写稿。回家午饭。补:昨晚李雪昭来谈甚好。晚饭后去蔚秀园,宽儿小宁均在。宽儿谈两面分明较易解决。

22日星期二 阴雨不解,亦甚多雨。去景山散步,未得习拳。故宫前亦未得习拳之便。回家午饭。小睡后出取表及交付洗件。竟又车票被窃,暂不补购。晚饭前有4人来访问,据所知答之,未出散步。

23日星期三 夜一时半起写稿1段,又睡下。五时起床,六时进食。写寄王星贤一信,补:昨日以新收良庸信寄大中阅后转寄恕儿阅之。去太平湖习拳,回家写稿。午饭后去颐和园八方亭,人多

地不洁,未习拳。三时返抵家,去车费0.54元。自洗汗衫两件。有南开大学2人来访问,即以郑毅生情况转询之,知无甚问题。

24日 (一周年)<sup>①</sup>星期四 早起阴雾,后晴。进食于外。写稿。去中山公园散步,习拳。以上衣付洗。购菜回家午饭。饭后小睡,睡起写稿一段。晚饭后出购鸡蛋等并看街上大字(有抄录之毛主席信件等)。付车资0.26元。

25日星期五 终日阴雨,不便出门习拳。进食后抄改昨稿。去西四购切面馒头等,去车资0.14元。回家午饭,饭后小睡。阅毛选,摘记有用材料。晚恕儿来谈话甚久。

26日星期六 早起去太平湖习拳。进食于外。新街口购菜,车资4分。阅毛选,摘记材料备用。为成稿加注。写发晓青一信片。与大中通电话。散步于豁口外。早间有雨,午后未雨。收王星贤回信。

27日星期日 早去西单进食,访大中借来许多册子,寻取有用材料。阅林彪人民战争一文,加标识备用。本日用去车资20分。午后未出门。马姓一家移来住人南屋之东二间及西屋之南一间。

28日星期一 早去太平湖习拳,进食后去北海散步,写稿。百

<sup>①</sup> 指被抄家一周年。

货大楼购点心等，回家午饭。文注来。晚饭后豁口外散步。

**29日星期二** 早去太平湖习拳。进食后去北海散步、写稿。以小册子送还郭大中家。回家午饭，写稿。去护国寺洗澡，购蜂蜜，白糖等。晚饭后散步太平湖，遇清华一学生谈话不少。

**30日星期三** 小雨迷濛。早起写稿。去王府井购素菜及洗衣皂回家。取洗件，购梨。收恕儿信附还良庸信，又寄来小报（中央首长讲话）1张。晚饭后去太平湖散步。

**31日星期四** 早起习拳于太平湖北岸。进食后写稿。去北海散步遇特老及其孙女（从重庆来）略谈。因车上人挤，步行回家。欲购月票亦未得便。午后再出购得之。马慧时来坐，得闻乃翁生活情况。<sup>①</sup>

## 9月

**1日星期五** 夜来密雨，晨起未休。写稿一段。进食后雨中访朱谦之，还其书。回家午饭，午后晴。去北海购月票，穿行一过，习拳。晚饭后习拳湖岸。写稿第七章完。

**2日星期六** 早起去紫竹

院散步，习拳。回家进食后去接小东，游紫竹院。午饭于北海园外。游北海，四时送其回恕儿宿舍。回家晚饭，即休息。

**3日星期日** 早五时起，思索写稿有得。进食于外，去蔚秀园未进门而返，宽儿一家不在故也。午饭后访申府还书。遇朱启贤。回家晚饭，再去看宽儿，则小东在焉。九时返家就寝。

**4日星期一** 早起习拳于太平湖岸。进食后写稿1段。去政协取工资。（7路无车，改小汽车）回家午饭，饭后有女生来访问修怪事。在附近看大字报。与星贤通电话，改6日游香山。入夜小雨。

**5日星期二** 早起云雾重，可能无雨。进食后去蔚秀园领元、东二孙游颐和园，划船于后湖，又登佛香阁，饭于听鹈馆。二时回家，洗脸午睡。阅借来之首长讲话。

**6日星期三** 早起即出门，在32路车上会星贤同去香山。先游碧云寺登高四望，惜云雾重，无阳光。再入香山园内，习拳于见心斋。饭店不对外，未能午饭而归。饭后休息。又去蔚秀园付还〔借〕来文件；借些小册阅看。李雪昭来坐，谈及京外情形。

**7日星期四** 早起犹阴，可能无雨，午后晴朗。早去百货大楼

<sup>①</sup> 马慧时之父为马仰乾先生。

欲购棉衣未成，购食品、水果、信封、手巾等而归。午后写稿一段。晚饭后去蔚秀园还书，看到宽儿。

8日星期五 早起去太平湖，有雾，未习拳而归。进食后去北京医院，看眼科，取药两种。回家午饭，饭后休息。三时去西四购馒头等，以床单付洗。写稿。戚梦泽母子由川来京，来小坐谈川中情况。<sup>①</sup>晚饭后洗衣及枕套，未及出门散步。

9日星期六 早起偶失手表于地，去护国寺付修理。回家写稿。天气骤冷，取出小棉衣穿。晚间怨儿有电话来。收政协通知取医疗证。

10日星期日 早晴。去太平湖习拳，散步。写稿后去西四购切面。午后去紫竹院散步。回家再写稿。晚饭时李雪昭来。

11日星期一 早起去蔚秀园，付去苹果、丝瓜，收回葡萄。去颐和园习拳于石舫，散步西堤。回家戚孟泽来坐。午饭后休息。去百货大楼购小棉衣仍未如意。有人访问杨希文事，答之。文淦来代购办一切。付去房租金，取回洗件。晚饭后散步豁口外。

12日星期二 早三时起写

稿1段。进食后去北海习拳，散步。回家则钱子范来坐，谈许久。<sup>②</sup>午饭后再写稿。外出付房租金，取回洗件。晚饭后散步于豁口外。

13日星期三 早起进食于外，去北海散步，未得习拳，欲看书亦未得如愿。回家午饭后大改稿，重抄之。晚饭后散步豁口外。取洗件，(床单)不洁，再洗。又付洗罗衫。

14日星期四 早起写稿，进食于家。去北海散步，习拳。回家再写稿。午后戚荣光来坐，借以50元。晚饭后散步豁口外。

15日星期五 早起进食后去颐和园习拳于石舫。九时回家写稿一段。午饭后去政协交去医疗证，并致医务室一信。晚饭后有金某等2人来访问朱经古事，语言间颇不愉快。<sup>③</sup>

16日星期六 早起进食于外，去颐和园习拳于石舫。九时出园回家。午饭后写稿一段。忽觅车票不得，去西四洗像片，购馒头，皆自出车资。晚饭后雪昭来借去180元购车；谈时局情况，并以江青讲话示我。就睡时乃发觉车票原来未遗失。

17日星期日 早起即去西

① 戚孟泽为孟宪光先生(村治学院学生)之子。

② 钱子范为原山东乡建院同人。

③ “访问”，指“文革”的取证调查活动。

郊进食。游西山八大处，写稿一段。回家午饭，饭后大改稿，有所增加。晚饭后取回修理之表。就寝后郭大中来坐，小谈而去。补戚梦泽来坐，为讲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由来。

18日星期一 因伤风感冒写稿不出门。进食后去北海散步、习拳。回家午饭。服银翘1片，又购复方阿斯匹林服之。文淦来过。

19日星期二 早起写稿一段。出外进食，去紫竹院散步，又转至北海习拳。回家午饭，饭后小睡。戚荣光明日回川，来辞行。<sup>①</sup>思索写稿未成文。文淦来。晚饭后散步。

20日星期三 早起写稿一段。进食后去北海习拳散步。去王府井，百货大楼不开门。回家午饭，小休息。文淦来。出门看大字报。发熊仲光一信。路遇何思源。

21日 补昨日取回各洗件。早起写稿，进食后去北海习拳。在西四剪发，购小罗。回家午饭。饭后去百货大楼欲购丝棉小袄仍未得。回家写稿一段。

22日 去香山看山，绝佳，但一路多不如意之事。写稿。

23日星期六 再去香山，复阅近稿。回家午饭，写稿一段。昨饭后〔后〕去蔚秀园，看到宽儿、小

宁（补）各处联合正热，而北大不行。<sup>②</sup>

24日星期日 早起进食后去景山，未开门。会晤仲光于门外，同散步北海谈话。回家午饭，购菜、梨。参加街道群众会。晚饭后散步太平湖岸。

25日星期一 早起去颐和园习拳于石舫。饮茶座上写稿。回家午饭。写稿待改。晚饭后散步太平湖岸。

26日星期二 早起思索写稿不成熟。去北海亦未得习拳。去洗澡未得其便，精神不佳。晚间阅《辞海》解闷。

27日星期三 早起习拳于湖北岸，进食后去紫竹院散步。回家午饭。文淦来助理炊事。午后洗澡于护国寺。落雨甚大。写稿一段。街墙洗刷。购白菜。

28日星期四 早起写稿完结第八章。进食于新街口。去北海习拳，转至东四人民市场及百货大楼，购得丝棉小袄，去30元。回家午饭，饭后休息。去雨儿胡同视文淦，文淦适来我家。去中山公园，又不开门。西单购茶叶回家。晚饭。为近稿加注两处。

29日星期五 早起习拳太平湖北岸。进食后以夹衣付修理。

① 戚荣光，孟宪光夫人，四川南充卫生学校校长，后被迫害致死

② “联合”，指文革中各单位分裂为两派言。

购馒头于西四。回家午饭，饭后休息。为小孙购糖3斤15色。晚饭后宽恕两儿不约而同先后来看我，漫谈许久而去，即以糖付之。

30日星期六 早起进食于外。购汽车月票。散步北海兼习拳。购细切面回家。午饭后去西郊购花卷未得。发郭大中一信。复阅成稿53页竟。购白菜。

## 10月

1日星期日 早起访熊仲光。<sup>①</sup>食月饼、鸡蛋。以儒佛论文交其阅看，同散步地坛。访朱谦之还其书。回家午饭。饭后休息。去恕儿宿舍，小坐即出。回家晚饭。

2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于外。去蔚秀园，同宽儿等去颐和园，宽儿一家划船。愚等候恕儿不至，即回家，则大中坐候，谈后以稿交其带回阅看。午饭后访鲜恒，未值，晤特老及其女。再去蔚秀园视两儿全家。散步北大校园，看毛主席像，即回家晚饭。

3日星期二 早起换内衣。习拳城外，进食西郊，回家看书。雪昭来坐。午饭后小休息。去紫竹院散步，购花卷于西郊。晚饭后阅书。

4日星期三 早起习拳于

湖岸。检理什物。进食后去政协取工资。访申府，借书。遇少怀，甚瘦。回家午饭，饭后去紫竹院阅《罗曼罗兰文钞》，知其从伏尔泰、斯宾诺沙、托尔斯泰得启示。回家晚饭，饭后散步豁口外。

5日星期四 早起进食后去香山，登高习拳，赶回城购焦圈不得。回家午饭，饭后小憩。阅《罗文钞》，尚好。

6日星期五 早起去北海散步。取修改大衣未得。回家进食。去西四剪发，购料酒等。回家午饭。曾有人来访问，未晤。阅旧稿（创造力大发挥），觉甚好。

7日星期六 早起习拳于外，与大中通电话。进食后去紫竹院散步。访少怀，借阅王季衡近著1册。回家午饭，之后休息。去北海散步，转至地安门取回修理之呢大衣。晚饭后未再出。

8日星期日 早起去紫竹院习拳散步，经西四回家，大中已来坐候，代觅书报又交还我稿。午饭后去蔚秀园看宽儿，带回白果、葡萄等。阅王著不止一遍，博闻强记难得，独惜功夫用在书本上耳。<sup>②</sup>收田慕周信云尚好。补昨日有人访问范长江事。

9日星期一 早起去紫竹

① 熊仲光为熊十力先生之义女，笃信佛教。

② “王著”即日前所借王季衡近著。王为张少怀之友，佛教徒。



院习拳，过西四购物，洗澡。回家午饭，饭后小休息。去北海散步，购面食回家晚饭。写发田一信。又写致少怀信，论王著，连同原著面交少怀。

**10日星期二** 早起写发熊仲光一信。去蔚秀园见到宽儿，囑觅之书未得。去颐和园散步〔于〕八方亭。回家午饭。接小东散步在东四，仍送回之。知恕儿夫妇下乡秋收。

**11日星期三** 早起去太平湖北岸习拳，又去紫竹院散步。进食于家。文淦送来许多食品。罗赵纫秋来坐送来文革小报，阅之费时间不少。收恕儿、良庸、蓬山各信。（后二信均祝寿）。①

**12日星期四** 早起写答蓬山信发去。到蔚秀园取得大庆油田材料小册。去香山散步登高。天晴朗、景致绝佳。十一时回家午饭。钱子范来坐。午后去北海阅书，四时回家晚饭，阅小册完。明日开始写稿。

**13日星期五** 早起习拳于湖北岸，进食后去紫竹院。天气不佳又多风。午饭后写稿未出门。文淦来送菜，又助我收存竹帘、凉席等。

**14日星期六** 早起径去香

山芙蓉馆习拳，天气晴朗绝佳。回家午饭。仲光嘱人送回我稿，闻其伤骨，须3个月能好。即寄稿与慕周。续写昨稿一段。文淦来过。

**15日星期日** 早起在湖岸习拳。回家写稿一段。去西单商场等处觅购毛毯未得。回家午饭，饭后去鼓楼医院看熊仲光伤势。回家晚饭，饭后散步，访鲜恒。

**16日星期一** 早起去蔚秀园借到毛主席四卷外文存。挈小宁游动物园，又送其到托儿所。回家午饭，阅借到之书。去百货大楼购毛毯未得。回家晚饭，阅书完。

**17日星期二** 早起去太平湖散步，写稿。进食后去北海习拳。购烧饼回家。午饭后小休息。去紫竹院散步遇刘彦明。晚饭后写稿。补昨日有北大学生来访问邹平事。

**18日星期三** 早起进食后去颐和园竟未开门，门外习拳后即折回新街口洗澡、修脚、剪发。回家则陈学源在座。午饭后小休息。天晴暖。在澡堂忽遇溯庭，立谈数语。

**19日星期四** 早起去湖北岸习拳。进食后去北海写稿。购食品于西四，购水果于西单。午后访星贤以小棉袄还之。②闻丰子恺被斗。回家晚饭。

① 祝著者七十三岁寿辰。

② 1966年末著者衣物尽失后王星贤先生曾以自用棉衣相赠。

**20日星期五** 早起去颐和园习拳于石舫，甚佳。有林业方面人来询赵宗哲事，就所知答之。两次到西单为菜购毛毯，去31元。

**21日星期六** 早起去中山公园习拳，又转至北海，写稿。回家午饭，再写稿。晚饭后去看恕儿一家。收田慕周回信，知稿已收到。学源、文淦在家午饭。

**22日星期日** 早起习拳于湖北岸。去香山习拳于芙蓉馆。归途人特多。回家午饭，写稿。晚饭后去蔚秀园，无意中遇培英询其兄、姊情况。回家就寝。

**23日星期一** 早起去蔚秀园挈小元到西单进食，转到天安门看英雄碑，入门转到公园散步，经西单、新街口。小元自回家，愚回家午饭，饭后去紫竹院划船。答田慕周一信。拆除被护布付洗。

**24日星期二** 早起写稿，去北海习拳散步。购水果于西单。收慕周寄回我稿并附一信。检出评熊著一稿核阅，拟以寄田。去紫竹院一转。

**25日星期三** 早起进食于外。去北海写稿。回家午饭。天气阴冷，在家写稿一段，出购大柿4枚。

**26日星期四** 早起进食于外。写致慕周信，以评熊稿挂号寄去，并兑给10元。又发宽儿一信片。购信片10枚。去北海习拳，购

花卷回家。午饭后访申府，为其谈宗教问题。回家晚饭。终日阴，细雨。

**27日星期五** 早起进食于家。去太平湖北岸，写稿。回家午饭，饭后小休息。去香山习拳于芙蓉馆。回家晚饭。收马仰乾信，即答之。又写良庸信。

**28日星期六** 早起进食于外。发马仰乾、良庸各信。写稿一段。去银行存款、转期。散步紫竹院。回家午饭。饭后以天气好去颐和园习拳。在新街口购什物回家晚饭。

**29日星期日** 早起购菜西外，回家写稿一段。大中来谈。午饭后小休息。去蔚秀园看宽儿一家，借得苏共新史及他书。回家午饭。李雪昭来，以毛主席近语见示。

**30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于外。湖北岸习拳。阅彭真史。去天安门。取回洗件。午饭后去北海写稿。阅彭德怀（下缺）。

**31日** 早起进食于外，到平安里换车月票，回途购菜。到北海饮茶写稿。午饭后剪发洗澡，回家晚饭，阅书。

## 11月

**1日星期三** 早起进食于外。在家写稿。答陈学源一书。午饭后去北海习拳并写稿。文淦来，

托以作棉裤事。

2日星期四 早起进食于外。去北海习拳兼写稿。十时后回家午饭。午后写稿。去新街口一转购萝卜。晚饭后去百货大楼购洗衣皂。收田慕周信，即答之。

3日星期五 早起进食于外，去北海散步，习拳并写稿。十时回家。赵及文淦均在工作，自炊而食。午后再去北海写稿。回家晚饭，有人来访问沈谱事，即答之。<sup>①</sup>

4日星期六 早起进食于外。去北海习拳散步并写稿。到政协领取工资。兑田慕周100元。购布一尺七寸。回家午饭。室内安装炉子。再去北海写稿。晚饭后得宽儿电话，明日早九时来家。有人来访问邹平往事。

5日星期日 早起进食于外。去北海散步，大便，未及习拳。回家后宽恕相继来，解决炉火等许多问题。马慧时及其母来坐，略悉马先生情况。午饭散步紫竹院，活动身体。晚饭后阅苏修的党史。（是日未写稿。）

6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于外。去北海习拳，大便，写稿，有东北工学院来人询邹平苗培杰事，答之。陈维博来赠书，又托其代购香油。晚饭〔后〕阅苏修党史。

7日星期二 早起进食于外。访郭大中，借来《联共党史》，在北海阅之，有所得。回家午饭。饭后去王府井购素菜，又觅毛袜未如意。过北海习拳，写稿。回家晚饭。

8日星期三 早起进食于外。风大，阅书于家。九时去西单购得毛袜及广柑，西四购馒头回家。陈学源来。午饭后阅《联共党史》，未出门，未写稿。

9日星期四 早起进食于家。风略小。写稿一段。去北海习拳。西四购食品回家午饭。赵来助理什物。午后再去北海散步，阅《联共党史》。

10日星期五 早起天气好转，进食于外。去北海写稿。回家午饭。有化工部政治部多人来访问邹平、济宁事甚久。傍晚阴云密布，入夜有雪；明日仍有雪。

11日星期六 早起扫雪，进食于外。写稿加注。九时后去北海习拳。回家午饭，再写稿。三时后去朝阳菜市购萝卜等回家。收田慕周回信，知兑款已到。补：陈维博送来代购之香油。

12日星期日 早起进食于外。去颐和园习拳于石舫。到蔚秀园看宽儿一家，十时回城。购口罩。午饭后小休息。访谦之，借来《斯大林集》等书6册。雪昭来坐。晚

<sup>①</sup> 沈谱为沈钧儒先生之女。

饭后去看怨儿一家。八时半回家。

**13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于外。八时去北海一转。在西四剪发，新街口洗澡。回家午饭。学源、文淦皆来。午后阅稿作结束。再去北海习拳。取洗件未得。回家晚饭。

**14日星期二** 风大，甚冷。早起进食于外。阅《联共党史》完。穿行北海，风大未习拳。购水果、点心于西四。回家午饭，未再出。午后搬运煤球，颇吃力。

**15日星期三** 天气好转。早起进食于家。去北海散步，未得习拳。午后习拳于太平湖北岸。购鸡蛋等。阅《列斯论苏联经济建设》。寄5角钱与小元。

**16日星期四** 天气尚好。早起进食于家。去太平湖北岸习拳，即留看书（联共党史）。回家后去北海散步，遇鲜特老。购花卷。回家午饭，再阅党史。访王星贤还其书。经朝阳菜市回家。发化工部陈培枢信，索其借件。以洗件付王家代洗。

**17日星期五** 早起进食于外。阅党史及列斯著作。去北海习拳。到百货大楼、东安市场购物，回家午饭。在太平湖北岸习拳，阅《斯大林集》〔第〕十三卷。以儿童读物赠马家小孩。袁昌来，未得见面。化工部送还小册

**18日星期六** 天阴终日却未雨，但潮湿耳。早起进食于家。去北海习拳，回家午饭。取出《熊著选粹》阅看甚久，邮寄田镐抄写，同时发一信。午后去医院看熊仲光，赠认食品2色。在西四购馒头。有山西人来访询阎宗临事，即答之。<sup>①</sup>

**19日星期日** 早起写稿上注文两段。阅《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进食于外。散步于湖北岸。八时袁昌来坐，漫谈至十一时去。午饭后小休息。有浙人来访询邹平事，即答之。三时去西单一行。发田一信片。

**20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于外。阅斯集〔第〕十一卷，有摘记。去北海散步，归途购馒头，回家午饭。饭后习拳于湖北岸。为菜购银翘片。王星贤来坐即去。收田一信，知抄〔件〕寄来。

**21日星期二** 早起进食于外。阅斯集十一卷〔及〕新党史。去中山公园习拳，归途购酱菜。回家午饭。收田寄抄件及原稿。答田一信付邮。

**22日星期三** 早五时起不见有雪。开始写第十章稿。进食后去北海习拳散步，天阴冷即早归。午饭后写稿。有人来访询济宁事。晚饭后去西单购蜜枣等。

<sup>①</sup> 阎宗临，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原为著者主持山东六中高中部时学生。

23日星期四 夜来小雪，终日天阴。早起写稿一段。去北海习拳，到王府井购素菜回家午饭。饭后小睡，思索写稿，未再远出。阅新党史。

24日星期五 天阴如昨，不甚冷。因咳嗽曾服鸡鸣丸40粒。去北海习拳。购花卷回家。陈学源来辞行。留其午饭。饭后在湖北岸写稿。晚间阅新党史完。有人来访询问邹思椿事，即答之。

25日星期六 早起天阴无雪。思索写稿，去北海习拳。在西四购水果、点心等。回家午饭，饭后写稿无多。去看小东，即回家晚饭。文淦送来所制棉裤，未及见面。试服尚好。

26日星期日 早起写发文淦一信片。写稿。进食后去蔚秀园看宽儿一家。回家午饭，饭后休息。去北海习拳。取回洗件（去6.8元），又以菜衣付洗。经西四回家。补昨陈维博来。仲光以其姊妹信述十力兄老态见示。

27日星期一 阴云如昨，若雨若雪，不大。散步豁口外。进食于家。去西四剪发。在新街口洗澡，回家午饭。饭后有人从长春来访问陈冠五事，就所知答之。罗赵纫秋来坐。去新街口为菜购维生素A1瓶，去3.5元。晚饭后写稿改稿。

28日星期二 早起阴雨不

解，似有小雨。写稿一段。进食于家。十时去西郊习拳。购花卷等，回家午饭。饭后写稿。收田信，知所寄《熊著选粹稿》已到。答田一信付邮。去西四购料酒。落小雨，即回家晚饭。（菜夜来大便不禁。）

29日星期三 终日大风甚冷。早起进食于家，写稿1段。购小豆于粮店。文淦来，送到柿椒、西红柿等，甚难得。去护国寺购毛笔、信纸、信封及明年日历等。未得习拳。

30日星期四 天晴好无风。早起写稿。去换车月票。北海习拳。王府井购素菜。午饭后写稿。有人来访问邹平事，答之。晚饭〔后〕出购点心及川桔。

## 12月

1日星期五 早起进食于家。访朱谦之，还其书。又借来《黄梨洲全集》。阅黄集。午饭后休息。再阅之，可用不多。因风又多云，未远出习拳。晚饭购花卷及桔饼于西外。

2日星期六 早起为近稿加注一段。进食于家。去北海购月票。阳光下散步，小坐，甚好。此午后事。午前曾去紫竹院散步习拳。晚郭大中来坐，据云已移居铁鸟巷8号。

3日星期日 早起进食后

去看恕儿一家。借到《列宁选集》第一册。访大中于其新居，借到列宁《怎么办》单行本。回家午饭。袁昌来未见。姜秀容来询知乡间及坟地情况尚平平无事。去西四购馒头，取菜洗件。改稿数字。

4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于家。清理杂稿文件，准备写十二章二段。访申府以评熊著稿付阅；有所新闻。到政协取工资，遇申伯纯。回家吃饭，饭后休息。准备写稿条件资料。有人来访邹平事，即答之。

5日星期二 早起写稿。进食于家。去新街口购手纸。有人访问杨希文事，即答之。午饭后去前门大街，购水果。到银行存款。晚饭后阅书。

6日星期三 早起核阅写稿。进食于外。写稿一段，因风大且冷不外出。拆被护挡又换床单，皆以付洗。在西四小吃店小吃。回家晚饭。再写稿。

7日星期四 早起写稿。天晴风大，极冷，不欲出门。屋内烟筒忽漏黑汁，枕、床皆污损，撤付洗涤又购新床单于商场，并购毛巾、小手帕等。收田信。

8日星期五 早起写稿。食水果。去西四购食品并进食。回家午饭。有女同志3人来访询，即答之。午后写稿，又有人来访询，又答之。天冷甚又有风，不得习拳之便。

9日星期六 天气略好，日光下无甚风。穿行北海，习拳。在西四购切面，回家午饭。写稿。晚饭后去看恕儿及小东，取来《列宁选集》而以甘薯付恕。

10日星期日 早起写稿，进食。袁昌来谈甚久，所见似偏；留下材料，待阅。午饭后去看宽儿一家。回家后李雪昭夫妇来坐，又不得写稿，留有材料待阅。

11日星期一 早五时起写稿。蒸白薯。七时进食于外。八时去西四购水果、柿饼。剪发。新街口洗澡。回家午饭。饭后去北海散步，曝于日光下。回家写稿。晚饭后收田信，云抄稿已寄来。

12日星期二 早起写稿。进食后去紫竹院散步。经西四购切面及电池。回家午饭，饭后写稿。有全〔国〕妇联来人访询邹得心事，答之。收田寄来稿及抄件。北屋杨同志借去阅看。雪昭来助修理电灯开关。有时事材料，阅之甚久。

13日星期三 早起清理杂事。以换下内衣付洗。进食后写稿。以风大而冷不出门，只午后去护国寺购饼干1次。核阅《人心与人生》稿备田抄写之。去煤〔铺〕叫煤，煤价6元。

14日星期四 早起写致田信，封寄《人心与人生》稿35页囑田抄写。以航空邮去。穿行北海，未得习拳。回家午饭，饭后休息。思

索写稿。为菜写复文淦及杨超各一信。

**15日星期五** 早起收拾杂事。天气多雾。去北海散步，看旧成稿。回家钱子范来坐。有人访问席朝杰事，答之。晚间写完十章。明日开始写十一章。

**16日星期六** 早起写稿。去颐和园习拳于石舫。天气甚好，补习多日所缺拳课。回家午饭。三时在西四进食，取洗件，去看小东，领其散步，送交其父母，回家已过六时。

**17日星期日** 早起即去颐和园进食，未习拳，登山散步，回家午饭。菜由杨超陪同去百货大楼购呢大衣等。晚饭后去鲜家，听鲜恒谈时事。写稿有得。文淦来，取回洗件（床单）。

**18日星期一** 天气多云无风。早起写稿。等候工业大学来人答其询席朝杰事，适又有人来访问徐晶岩事，皆答之。未得外出散步习拳。午后出购广柑，洗澡，修脚。晚间再写稿。

**19日星期二** 早起写稿一段。先风大，后稍息。去北海习拳于西南隅。回家午饭。饭后有人访问邹平事，答之。晚饭后去西四一转。

**20日星期三** 早五时起写稿。进食后去西四购切面，回家有人来访问无锡教育学院事，答之。

午饭后小休息。去西单购挂面等，回家晚饭。写稿未成文。

**21日星期四** 早起写稿。进食后去紫竹院散步，遇焦实斋。回家午饭（灶火灭）。午后去北海散步。回家有人来访问济宁事，答之。晚间再写稿。

**22日星期五** 冬至。早起写稿。去北海散步，冷甚。回家午饭。收田信，知稿寄到，答一信片。风大不再出。

**23日星期六** 早起写稿。进食后去天安门前散步。到西四购料酒及储蓄所换存款单据。回家午饭。文淦来为菜剪裁棉裤。闻恕儿云陈劭先故去，年82。补星期六先到东四，后到琉璃厂购得稿纸800张。

**24日星期日** 早起写稿。去颐和园散步，进食，因冷未习拳。归途看宽儿一家，回家午饭。饭后休息，写稿。散步豁口外。晚饭后去邮局发信。领1月份粮票。收回王洗件。

**25日星期一** 早起写稿。出外进食。风大且冷，不得习拳之便。在西四剪发。回家午饭，饭后休息，写稿。收恕儿转来昭侄信，即答之。

**26日星期二** 今日为毛主席生日。早起写稿一段，进食于外。去西单菜市，转至中山公园外，回家午饭。饭后写稿。晚饭后去西单

觅牛奶、挂面不得。购红葡萄酒1瓶。

**27日星期三** 天气奇冷，有风，不好出门。早起写稿一段，进食于外，继续写稿。午饭后小睡，再写稿。购油类于附近，新街口一转即回。

**28日星期四** 冷风如昨。早起写第十一章完。去西单、西四觅蒸食皆不可得，可怪。回家午饭。发宽信，以昭侄信转去。思索写第十二章稿。收周植曾香港来贺年片附数语。知唐君毅在港。

**29日星期五** 早起写订各章目次及页码。去北海散步于阳光下，甚好，虽冷而无风。访申府取回我稿，聆其意见甚肤浅。回家午

饭，小睡。去紫竹院散步，略得习拳。去东城即回。晚饭后收艮庸信，即答之付邮。

**30日星期六** 天气不甚佳，未得便习拳。写稿。阅《列宁选集》，思索写稿，无所得。菜扫除厨房未能如常吃晚饭，只食油饼2枚，面茶1碗而已。在新街口等处购糖食为孙辈奖食。补：洗澡于新街口。

**31日星期日** 早起即以棉被送王拆换被里。去平安里换车月票。去西四购面食，回家后去紫竹院散步，尚好，思索写稿有得也。回家午饭。小睡未成。因天气好到北海散步。晚饭时雪昭来坐。饭后大中亦来坐。访朱谦之，借书、还书。

## 1968年

### 1月

**1日** 早起洗涤毛巾。袁昌来谈其所闻甚久。十时赶赴蔚秀园看两儿及诸孙，午饭后回家。整理床板。雪昭来代修理电灯。

**2日** 早起在家进食，整理床头，糊墙壁，写稿，有风未出门。午饭后去北海换月票，穿行出南门回家。写稿一段。晚饭后去看恕儿一家，知小东今日上学。

**3日星期三** 早起写稿。进食后去天坛散步，祈年殿三字不见，幸破坏不大。回家午饭，饭后小休息。天气好再出北海散步，经西四回家。晚饭后阅书报（昨今两报回来）。

**4日星期四** 早起思索写稿，大有所得。到政协取工资，兑艮庸40元。到西单购维生素A及其他，回家午饭。饭后小休息，去紫竹院习拳散步，回家写稿。天气大好。



5日星期五 早起写稿。进食于家，去北海散步兼思写稿。回家午饭，饭后去紫竹院习拳，回家写稿。有人来访问邹平事，答之。晚饭后再写稿。

6日星期六 早起写稿。进食于外，去北海散步兼写稿。午饭后去紫竹院习拳，惜有风，不如昨日之佳。经西四购切面回家晚饭，饭后阅书。

7日星期日 早起即进食于外，回来写稿直至午饭。饭后出散步到西单为菜购滑石粉，回家再写稿。晚饭后出购点心于护国寺。

8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于家，出门剪发于护国寺，洗澡于新街口。回家午饭。饭后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回家写稿一段。

9日星期二 早起收宽儿电话，知颂华母亲故去，即访少怀慰问，知其亦在衰病中。回家午饭，饭后去展览馆购食品不得，转至北海购取并习拳。又经西四购西红柿、香菜。收良庸回信。

10日星期三 早起进食于外。到北海写稿，写信，散步，习拳。答良庸一信发去。午饭后去紫竹院习拳，散步。天气甚好。回家阅马恩集。

11日星期四 早起进食于外。写稿未成，去北海一转即回。午饭后去紫竹院散步习拳。邮局因故停业，可怪。鲜恒来泛谈。晚饭后

写稿。

12日星期五 早起写稿并复阅之。进食于家。去西四购食品。回家午饭。稍冷有风，未出习拳。发田一信片，并寄去《人心与人生》稿36—87页。又写发上海张三姨一信。进煤砖350，阅书。

13日星期六 早起写稿第十一章完。阅列宁文，又检马文。到西四晤雪昭。回家午饭。有风且冷，不得习拳。

14日星期日 大风且冷，不便出门，雪昭来代修理电线。午饭后休息。出购食品无所得。终日思索写第十二章。晚饭后去看恕儿及小东，遇培英。

15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于外，天气尚好。去西四购切面等，回家午饭。再出紫竹院散步习拳，又到北海。回家思索写稿。阅马恩列各书。在护国寺修表。

16日星期二 天气不冷，无风而多云雾。未习拳散步，但去西单、西四、东四百货大楼为菜觅合用手套未得。在家改稿有得。

17日星期三 早五时半起写改稿。为菜购手套时落表于地，觅修理家不得。抄取有用稿料。回家午饭，后再出。天气冷有风，不便习拳。

18日星期四 早起阅成稿，决定已成之第十二章改写。为修表奔走，最后交西单亨得利修

理，须40天修好。又觅购一旧表代用，去25元。收田信知寄件得达。

补：某日有人访问李炳衡事；又另日有人访问张云川事。

**19日星期五** 早起写答田信及补注前所遗漏注文，随即发邮。去西四购烧饼，回家午饭。饭后小睡。写稿、改稿。去紫竹院散步，购切面回家晚饭。

**20日星期六** 早起写稿。去紫竹院散步；未得习拳已多日矣。有人来访问济宁训练处事（来者为军人）。晚饭后去宽儿家小坐即回。宽索书又以豆腐送我。

**21日星期日** 早起进食后去看恕儿一家，见有毛主席读书笔记涉及我的问题即抄之。回家午饭，又去抄取一些。回家晚饭，雪昭来修门窗，约年假相晤。

**22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于外，即去宽儿处交回其书三种。回家后再出剪发于西四。午饭后小睡。去百货大楼欲〔购〕茶叶未得，购洗衣皂。散步北海，天气尚佳。文淦来过。晚饭后雪昭来坐。

**23日星期二** 早起写稿，进食后去西单购茶叶、香皂、毛巾、切面等。回家午饭。饭后休息，写稿。到西四晤雪昭。访看少怀子其家，闻小元在其家，但未见到。

**24日星期三** 早起写稿。

进食于外，再写稿。收王祐堂、张少怀各信。补昨日写发恕儿一信。在附近购油、酱等，未远出。晚饭后出购点心等物。

**25日星期四** 早起写稿。进食后访申府略谈，借得《列宁主义基础》一书。回家午饭。饭后有人来访问菏泽事。<sup>①</sup>三时访王星贤略谈。看小东，挈其散步。回家晚饭，阅书。

**26日星期五** 早起写稿，进食于家。午饭后小休息。去看小东，挈其游北海，散步未得习拳，送其到朝阳门，回家晚饭。阅《列宁主义基础》。天气尚可，有阳光，风不太大。

**27日星期六** 早起写稿。进食于外，再写稿。去展览馆，即回午饭。又去西四皆欲购主食不可得。晚饭后购水果2斤。收恕儿、钱子范各一信。阅书。

**28日星期日** 早起写答恕儿一信发去。进食于外，再写稿。出购油、蛋等。午饭后小休息，写稿。去北海散步，阳光尚好。购水果、花卷、料酒。回家晚饭，再写稿。

**29日星期一** 早起改用旧稿。进食于外。写稿。去紫竹院散步。本日为旧除夕，游人绝少。回家午饭，饭后小睡。收陈肃一信答之。去北海散步，阳光可爱。购蛋

<sup>①</sup> 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分院设于山东菏泽县。

糕等，回家晚饭。洗钢笔，改用新墨水。

**30日星期二** 旧历年元旦。早起写发岳美中、陈肃各信。进食于家。袁昌来谈国内外形势，鲜恒继来，又谈及特老前列腺肥大病，袁提出温□器可用，似有道理。鲜又谈国际情况，皆我所未留意者，闻之甚觉合于我所应知道者。鲜去时已十二时半多矣。午饭后未休息，去李雪昭处告以明日不能到他家。步行至平安里登车回家。晚饭后早睡。

**31日星期三** 早起即去平安里换车月票，回家写稿，进食。马仰乾夫人及其孙女马劲来坐，谈仰老及长子在乡情形。雪昭来接菜去其家午饭，愚留守。午饭后小休息，写稿。陈瑾贞来坐，雪昭送菜归来。晚饭后访郭大中，知其有病，稍坐即回。

## 2月

**1日星期四** 早起即去蔚秀园看宽儿一家，知宽等在旧元旦去恕儿家，兼去玉带胡同；恕儿未以我信示宽。又恕儿今日在家招待胡真三叔一家云。转至谦之处还其书1册，回家午饭。饭后访少怀谈往事甚久，少怀似较前复元。回家晚饭。

**2日星期五** 早起去丰台

访岳美中，不意前信竟未达，美中出门，坐候甚久，始得晤谈。知其三个半月未上班，糖尿病严重，其夫人亦多病。十一时半回家午饭。饭后小睡，睡起写稿。明日开始写第十三章。

**3日星期六** 早起复阅成稿，未能动笔。进食后去洗澡修脚，回家午饭。仰乾之孙女马劲来送平反资料汇编。有人访询李炳衡事，再来查对签字。晚饭后出去理发均不成。

**4日星期日** 早起进食于外。在新街口剪发，回家午饭。饭后访鲜老及鲜恒，谈写信致陈伯达事。借得《参考消息》回家阅看，晚饭后尽一晚之力看完，十时就睡。换北海月票，穿行出南门而归。

**5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于外，去政协取工资后回家。抄前年写致毛主席信。午饭后小睡，去北海购花卷。回家晚饭。

**6日星期二** 早起进食于家。抄旧信完。去紫竹院散步，阳光好。午后再去散步，经西四回家。阅苏〔共〕党史。存定期100元半年。

**7日星期三** 早起稍迟，夜来因就睡早而睡不好。九时后鲜恒来坐，谈及周总理最近讲话。陈伯达信暂不写。以《参考消息》一卷付还之。穿行北海散步。

8日星期四 早起未写稿，已成稿须改过。进食于家，去紫竹院散步。午后去百货大楼一转，回家晚饭。菜出门吃饭未得其便。连日均有南越大捷消息，可喜。收回工洗5件，付去床单1件。

9日星期五 早起写稿未成熟。进食于外。午前午后两去紫竹院散步。去新街口为菜购维生素A，去3.5元。再写稿仍待酌。

10日星期六 早起写稿改稿，进食后去紫竹院散步。午后再去散步。去看小东未得见之。

11日星期日 早起写稿成一段。去蔚秀园看宽儿一家，知宽儿有三信寄宽均遭窃失去。回家午饭，文淦在助收煤砖。去紫竹院及北海，访谦之借书。

12日星期一 补昨晚雪昭来未见，留下周公讲话，阅之甚久。早起阅《列宁主义问题》，进食后去北海，再阅之有所得。午后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多日未习拳，竟感觉筋骨生疏。阳光佳，风不大。回家阅列宁集，大有所得，必须改写已成之稿。

13日星期二 早起写十三章新稿。去颐和园，习拳于石舫，回家午饭。饭后去北海散步，购食品，去西直门存款换期。

14日星期三 早起进食后去北海写稿一段，回家午饭，饭后

付房租于银行。午饭后写稿，去展览馆餐厅购烧饼、饼干等。

15日星期四 早五时起写稿有得。去紫竹院习拳散步，阳光好，无风而暖。回家午饭，饭后小睡。剪发于西四。写稿。去看小东，回家晚饭再写稿。

16日星期五 早五时起写稿。进食后去新街口洗澡。回家时遇有上海来人为孙鸿亮自首问题有所访问，全不记有此事。挈小东在西郊午饭，又挈其购袜及书，送至南小街，我回家。晚饭后阅《列宁主义基础》。

17日星期六 早五时起写稿一段。进食后去北海散步，购而片。回家写稿。午饭。饭后小睡，再去北海写稿。回家晚饭。阅《列宁主义基础》。入夜风大而冷。

18日星期日 夜来风大，晨起仍然以至终日。早起写稿至十时。上海来人为孙事再来访问，答之。午饭小休息，再写稿。三时去西单取回修理之表，付2.8元。因风冷即回家。

19日星期一 风大而冷有甚于昨日。早五时半起写稿，进食于外，收拾杂物。写稿至午。饭后休息，起来再整理稿至晚饭。饭后出购梨等。终日未出散步。

20日星期二 天气略同昨日，不好远出散步。写稿一段。检出旧讲《中国政治问题研究》阅

之。<sup>①</sup>到西四购馒头尚佳。

21日星期三 天气仍不佳，不好出门。写稿。阅另一种《世界通史》（苏联专家讲）。发鲜恒一信，约星期六访之。午饭后小睡，再起写稿。去西四购面片。

22日星期四 阳光尚可，西风冷如前。早起写稿，进食后去西单购酱菜、广柑等，回家午饭。小休息后去东四人民市场，购招柑，回家写稿。有人（华北局）问济宁事，答之。

23日星期五 阳光好，气温回升。早起写稿。去紫竹院散步。午饭后小休息。去北海散步，写稿。遇潘怀素，数语，发张申府一信。

24日星期六 早起写稿，忽有上海来访问孙鸿亮事情的12人野蛮威胁我去左家庄，留住一日。原说带我去山东，后改变，晚间送我回家。树菜奔走终日，文淦来伴她。闻公安军警均因此动员访查此线索云。

25日星期日 早起就食于外。有文淦之友周老师来看，有北屋周同志来问明情况，并嘱咐依今日法令情况，不接受野蛮侮辱。午后李雪昭亦说明此意。晚饭后访鲜恒谈甚久，借来《参考消息》，并知其昨日曾来我处，颇关注。

26日星期一 早起写发培

宽转培恕一信，责其无心肝。进食于外，写有关孙事追忆。到新街口派出所，访李所长，值其休假不在。到政协访张延亦不值，以访意告知栾某。访申府，借来《乡建理论》，回家午饭。饭后去西单购布衬衫1件去4元，又尼龙袜3元多。晚饭后阅《参考消息》。收田信，知稿已寄来。

27日星期二 早起进食于家。九时访李所长，仍不晤，以访意告之毕姓警员。剪发于西四，回家午饭。去新街口洗澡，以洗件付王，同时已洗好之件三。午后李所长来看我，谈话甚好。阅《乡建理论》旧文。

28日星期三 早起准备写稿。进食于外。阅世界史。出西直门购黄瓜、柿饼等。午饭后小睡。写稿未成文。收田寄《人心与人生》稿两件；写答田信。

29日星期四 夜来菜忽喘气若不续，手足皆冷，痰壅喉间，双目紧闭，委顿在地，扶之不起。十二时半至二时乃稍好，能登床就睡，仍腹泻两次。今日一日未起床下地。午后四时服鸡鸣丸1次。文淦来坐。晨早七时去平安里换车月票，发田信。又出购花卷一次。欲写稿不成文，碌碌于杂碎事也。菜晚食后又服丸药1次。

<sup>①</sup> 此讲话记录稿收入全集卷六。

## 3月

1日星期五 菜服鸡鸣丸大见好。愚早起写好章行老一信即发去。收恕儿一信，即于其信尾批答发去。午前午后皆到紫竹院散步习拳。文淦来助理一切，愚得稍闲也。菜午饭后下地行动，略能照管各事。

2日星期六 早起进食后去北海在茶座写稿，回家午饭。饭后休息，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回家晚饭。阅《世界通史》，以助文思。

3日星期日 早起进食于外，写稿。宽恕两儿来小坐，后即同去紫竹院散步谈话，十二时各自回家午饭。饭后休息，去西单购布鞋1双。访郭大中，知劳累及睡眠不足。回家晚饭后再去西直门购水果未得。

4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于家。在政协取得工资，兑100元与田镛。寄良庸广州平反资料。通电话与章行老。写良庸信。写稿一段。

5日星期二 早起在家进食。去看熊仲光，取回儒佛稿。天气好，午饭后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发良庸信，又以儒佛稿寄之。王星贤来坐，谈许久。晚饭后雪昭来坐。

6日星期三 早起写稿。进食于外。去西单经前门转至王府井，购素菜回家。写发马慧时一信，

又以儒佛稿寄良庸，并附一信。均付邮。穿行北海，并写稿。晚饭后阅列宁集，竟不得所觅取之文句。

7日星期四 早起写稿有得。煮粥食之。湖南有人访问君大德惠事，答之。午饭后小休息。去北海购花卷。回家检阅伍严合印叙文，竟缺尾段。阅《家庭起源》甚久。晚饭后散步。

8日星期五 早起进食于外。写稿。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午后有山东来人访问孙鸿亮一事，问答之间不免动气。夜间睡眠多梦，引起警惕。

9日星期六 早起进食于外。写稿去紫竹院散步习拳。购水果，再写稿。午饭后去北海，购面片。晚间鲜恒来坐，谈新闻，取去旧《参考消息》，而以新的付我阅看。

10日星期日 早起写稿，结束十三章。进食于家。阅伍先生讲稿有感动。午后散步出前门，搭22路回家。警惕未忘。收田信兑款已到，思付以新抄件而未决定。

11日星期一 早起看伍先生讲稿。去新街口进食及洗澡，十时半回家。有广东人来访问八步临江中学事。午后去西四剪发。回家后有文工团人来访问桂某之事。阅《中国通史》。

12日星期二 早起订正王抄伍讲稿。去中山公园散步，景象

不佳。转至东单、王府井购素菜回家。姜德海从天津来，谈话后伊下乡。午饭后去紫竹院习拳，再订〔正〕王抄件。晚饭后阅札记各纸。

13日星期三 早起整理一切，进食于家。以洗件三付新街口服务所，以新布鞋付钉鞋底。到北海阅已成稿。到紫竹院活动习拳，购馒头。姜德海下乡后回来，略谈而去。马太及其孙女马劲来坐，并以一些文件留我阅看。约北屋周同志略谈封存我手稿问题。

14日星期四 早起核阅成稿摘其要语。姜德海忽来，欲再下乡，即同他看其女玉兰，嘱咐数语。有政协人来，言检查炉子烟筒，告以早经收走。午饭后运煤砖300块。去北海习拳，购切面，取洗件。回家晚饭。整理王抄伍先生讲稿。

15日星期五 早起进食于外。去北海写稿，回家午饭。收良庸信，知各件均得收无误；以其转大中阅。习拳于景山公园。收马慧时信。文淦来送食品。整理王抄伍讲〔稿〕完工。菜出洗澡。天气当暖却多风。

16日星期六 早起写答田信，并寄去有关伍学二稿，嘱其抄写。又写致马仰乾信。同菜去管庄看马太及慧时，以信付之，坐至一时，经西单回家。晚饭后阅列宁集。

17日星期日 早起写稿。进食后鲜恒来坐，并送到《参考消

息》，取回《参考消息》，借去平反材料。午后写稿，大中来谈。晚饭后访何北衡，谈章行老近况。

18日星期一 早起写稿。进食于外。去北海写稿，回家午饭。赵同志来修理小柜及拆去室内火炉。午后去西四一转。阅《参考消息》。自今日起不生火炉。

19日星期二 早起进食于外。写稿。去西四转至北海，回家再写稿。午饭后去王府井欲购木柜不得，经北海购花卷回家。晚饭后写稿未成文。

20日星期三 早起进食后去北海写稿，散步，经西四购油条。在成稿上加小注两则。欲去看小东未成行。候大中信未见到。赵再来帮忙。

21日星期四 早起去豁口外习拳。进食于外。写稿一段。检寻印度情况材料。去西四，马劲来。午饭后休息。写稿未成，缺材料。三时后紫竹院习拳。收田信。

22日星期五 早起去豁口外习拳，回家进食。去紫竹院散步。收田寄《人心人生》复写件，校看整理之。

23日星期六 早起写答田信发去。收郭寄回黄信，加封写〔寄〕王星贤；带去访朱谦之，付朱阅代发；还其《河上肇传》2册，借来人道主义资料5册。阅借来的书。

24日星期日 早起厨房水管坏，访雪昭邀其修理，居然成功，并得见中央对浙江的谈话。鲜恒来坐，又得见对四川的谈话，似全国革命形势见好，午饭后未休息即访朱谦之，借取《世界通史》三册，又承其赠提包1件。回家晚饭。阅《参考消息》（鲜送来，其旧的则付还）。

25日星期一 无风，阳光不足，温度不高。早起写稿一段。去新街口洗澡，西四剪发，回家午饭。午后小睡，写稿。去西直门外散步。阅借来的书。

26日星期二 早起写稿，阅人道主义各书。进食于外。去西四购切面、白菜。菜去雪昭家，夜十时乃回。阅人道书马克思部分，与我相合。天气颇冷。闻说杨成武问题。

27日星期三 早起进食于外，检理杂物，写稿。访张申府，知其病目，未以稿付阅。回家午饭，饭后休息。去紫竹院散步习拳。有师大人来访询瞿菊农事，答之。晚饭后去豁口外散步。阅人道主义各册。

28日星期四 早起进食于外，又饮甜酒鸡蛋。收王星贤寄回良庸信，即以转寄马仰乾。又发宽儿一信。去颐和园散步习拳，桃花未全开，回家午饭。写稿。阅人道论各书。

29日星期五 早起进食于外，写稿。去西四购馒头，切面。马太及孙女来午饭，菜与同出。在家写稿甚久。

30日星期六 早起进食于外，去香山散步习拳于芙蓉馆，回家午饭。收田信云寄回各件。写稿。去豁口外散步。晚饭后访鲜恒，得闻24日中央政令。

31日星期日 早起进食于外。去平安里换车月票，回家写稿。电约雪昭修理电门。阅中央领导27日讲话。文淦来做饺子。午饭后未得睡，二时去紫竹院散步习拳。晚饭后阅书。发鲜恒一信片。

## 4月

1日星期一 早起写稿，进食于家。去北海换游览月票，散步习拳于西南隅。回家午饭。收田寄各件。阅林庚白诗集。菜同马劲出门，独自晚饭。

2日星期二 早起写稿未成。写发田信（一封又补一封），以林诗集寄还之。去北海散步习拳，购面片，回家午饭。饭后去看小东，挈其游动物园，送其上1路电车，我即回家晚饭。因北大武斗发怒儿一信。

3日星期三 早起大改成稿。进食于外，散步北海略习拳。午饭后小睡，再写稿。收鲜恒电话，晚



间访之，借得《参考消息》，以旧者还之。美国窘态暴露求和。收蓬三信，知子范身故，为之凄然。

4日星期四 早起写答蓬三信发去。风特大，不欲出门，唯出去听传达街道居民之会（西单炸弹事）即回。写稿一段。妇联来人仍询邹得心事。黎光恢来，晚饭后去。

5日星期五 清明节。早起写稿。进食后去政协取工资，经西四购面片，回家再写稿。午饭后去紫竹院散步习拳，风颇大。晚饭后在太平湖岸看杏花。

6日星期六 早起写稿，进食于外。去紫竹院散步，习拳。花树待开。午饭后小睡。去温泉散步，路经东西北旺等地方。收恕儿信。有广东人来访询桂林八步事，答之。又为写出二纸。

7日星期日 中夜查户口人来。早五时起，煮粥食之。写稿。去北海散步，回家写稿。午饭后去景山公园散步。略习拳，回家晚饭。饭后去西四觅购灯泡不得。

8日星期一 早起写稿有得。去新街口洗澡。午饭后去西四剪发。回家写稿一段。去新街口购水果，回家晚饭。今日气温忽低。

9日星期二 早起去颐和园，于园外进食。习拳于石舫。归途在西四购馒头，回家午饭。文淦来过。午后小睡，写稿一段。晚饭

后阅《苏共党史》。

10日星期三 天冷，风大，不曾去紫竹院或北海，只出门购物于西四各处。收马仰乾信及寄回良庸信。写稿多次，成稿不多。去银行付出房租。

11日星期四 夜间早醒，思索写稿有得。晨起写出不多。进食于外。去紫竹院散步习拳，风大而冷。经王府井购物回家。写稿无成。发雪昭信（以良庸信寄阅）。

12日星期五 今日天气好，无风而阳光盛。早起写稿。去北海习拳。午饭后再去北海写稿并购花卷1斤，回家晚饭。广东人取去我写的二纸。旧式表忽坏。

13日星期六 早起去西郊进食，欲游紫竹院未成，回家写稿。后去菜市口修表，竟修不得，午后去东四拟售去亦不成。看小东正在作业，未挈其游玩。回家思索写稿。

14日星期日 早起散步城外，进食后写稿至九时，去王府井购素菜。文淦来助炊事。午饭后写稿。三时后去紫竹院散步，人多非常，第一日开业也。回家晚饭后访鲜恒，取《参考消息》，还付其旧者。回家雪昭在等候，送回良庸信件。

15日星期一 天阴欲雨。早起写稿，煮粥食之。七时落雨小而长久。雨中出西四购食物回家午饭。饭后休息，写稿。天晴去紫竹院习拳甚佳。晚饭后出豁口散步亦

佳。

16日星期二 早起写稿，冲藕粉。去紫竹院散步，晴光甚好。回家写稿，午饭后小休息。去陶然亭散步，遇章元善、顾颉刚。回家写稿。晚饭后散步。

17日星期三 早起写稿，进食于家。去紫竹院散步，回家写稿。午饭后去北海散步写稿，再转至紫竹院大便。回家晚饭，再写稿。

18日星期四 早起即去紫竹院散步，忽遇于道泉，立谈甚久。<sup>①</sup>他住民族学院宿舍南二排6号，亦六十有八岁矣。归路进食。写稿至十时。去西单购酱菜，回家午饭。饭后去北海习拳于西南廊下，海棠开过半矣。又到北海阅览室写稿，而后回家晚饭。

19日星期五 早起去西单进食，转至天安门前即折回。写稿至八时半。洗澡于新街口，回家午饭。写发宽恕两儿信，又于道泉一信。马劲及其祖母来，菜偕出吃饭。有人来访询“少年中国学会”事及杨钟健事，答之。晚饭后有街道群众会，推举于姓等4人负责小组事。

20日星期六 午后二时半街道群众会，成立新街口革命委员会，孙健为首。

21日星期日 早起写稿。

去新街口进食。换洗被里，付王洗之。袁鸿寿来谈，借去14元。去北海习拳，回家写稿午饭。饭后去中山公园散步习拳，游人殊多。回家再写稿。

22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于新街口，即去紫竹院会晤于道泉，听其谈少年时求学经过，约明日再晤。回家后取出儒佛论稿核阅一过。去西四剪发，又去北海习拳。回家前购馒头。午饭后小休息，再去紫竹院散步。回家写稿，晚饭后未再出。

23日星期二 早起进食后即去紫竹院会晤于道泉，以儒佛论一稿付之；略谈我幼年事。八时回家写稿。去中山公园看牡丹初放。回家再写稿。菜出洗浴。晚饭后散步湖岸。

24日星期三 早起写稿。进食于外，去景山公园看桃花，新街口购菜。中午孙健等2人来言我被划为右派，嘱多劳动少出门；远出必先请假等语。午睡为之受阻，勉强写稿。晚饭后阅《世界通史》，就睡后尚易入睡。

25日星期四 早五时醒，有所觉悟，记于另册。出购大米、油饼、杂物。访孙健略谈。在豁口外河岸散步，天气颇好。午饭后在潭南岸群众大会斗夏、王、赵等3人。

<sup>①</sup> 于道泉先生为中央民族学院教授，精通藏文。

写稿注文二段。以菜衣裤付王洗。

26日星期五 补昨晨开始扫街，今日照例行之。去太平湖散步习拳，天气绝佳。写发于道泉一信。写稿一段。购大米等物。

27日星期六 早起扫街。去新街口购烧饼等，回家进食。去太平湖散步习拳，写稿。午后赴群众会斗马、朱、刘三人，对五类分子有训话。<sup>①</sup>回家发恕儿一信。去新街口购水果及菜。晚间阅世界史。

28日星期日 早起扫街，进食于外。收培宽信，在散步〔时〕，思索批答。在新街口购苹果及菜，到银行转存期。潘怀素来，赠以18元。他音乐史有成就。

29日星期一 早起扫街如例。马劲来，送到煎豆付，托其换车票，告以近日情况。去豁口外散步习拳写稿，为写稿准备宗教问题材料。访孙健，交付第一次报告。晚饭后写批答培宽信，明天寄恕。

30日星期二 早起扫街。进食后发恕、何北衡各信。多风，少出门，在潭沿散步习拳。写稿有得。

## 5月

1日星期三 早起扫街如例。写稿。进食于外，新街口购馒

头、蔬菜、苹果等。两次在太平湖散步。晚间阅《世界文化史》。

2日星期四 早起扫街如例。散步潭岸，进食于家。写稿，阅《世界文化史》。午后去太平湖北岸习拳，在南岸小坐食梨及苹果。护城河水大涨。

3日星期五 早起扫街如例。习拳于潭岸，写稿。进食于外。写稿。散步豁口外，到新街口剪发。晚饭后访孙健，同意明日去政协，不同意访何北衡，因即发何北衡一信。文淦来过，送到西红柿等。

4日星期六 早起扫街。习拳于潭岸。进食于家，写稿。八时去政协取得工资，经新街口购茶叶及切面等，午饭后休息。马劲来，二时同树菜赴群众会，抵会场乃知我亦在被斗之列，思想上颇有斗争，最后决定服从。会后尚被押游行，甚苦。回家后又由广东来人黄某访查黄、麦等人1927年事，报告北屋后勉强谈话。晚饭后早睡。腰骨痛（因批斗强迫弯腰——编者），尚能睡。

5日星期日 早起仍照例扫街。天气不佳，阴云多风，终日未出门。伍时清之子松年从湛江来京看我，略〔谈〕些彼此情况，并得知越南、缅甸、老挝、泰国各处反美革命均有我部队协助，来往常

<sup>①</sup> 24日著者被划为“右派分子”，遂属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之列。

经湛江云。晚饭后早睡。

6日星期一 早起扫街后写第二报告两纸。进食后访孙健面交，并说明去新街口洗澡。洗澡回来后有冶金工业部2人持政协介绍信来访问邹平往事，答之，十二时去。午饭后小睡。去新街口购食品。连日未能写稿，阅书面已。

7日星期二 夜间醒来忽悟自己心硬，对菜态度生硬，今后力改之。早起扫街。进食后核阅成稿。午饭后小休息，写稿。出购蛋饼等。有魏等二人持政协介绍信来访查常某事，略答之。晚饭后散步河岸。

8日星期三 早起扫街，去潭岸习拳。进食后去新街口购菜及面包。写稿一段。午饭后休息，再写稿。以洗件（4件）付服务所洗之。有科学院米人访问“少年中国学会”及“青年党”事，答之。晚饭后散步河沿。

9日星期四 早起扫街。去潭岸习拳散步。写稿。进食后去新街口购面食及菜，回家再写稿。午饭后小休息，写稿。晚饭后散步城外河沿。雪昭来。

10日星期五 早起扫街，写稿。进食后出购菜食。收恕儿信。魏等二人持所记谈话求核正。午饭后小休息，写稿一段。晚饭后散步

豁口外。

11日星期六 早起扫街，写稿。进食后出购食品于新街口。菜去西四。午后小休息，写稿。晚饭后去牛奶站，七时半回家。阅世界史罗马部分（补早晨习拳）。

12日星期日 早起扫街，习拳于潭岸。进食于家，写稿。九时宽恕两儿来，谈至十二时去，去时报告北屋。午饭后小睡，阅《世界文化史》。晚饭后散步太平湖岸，写第三次报告。

13日星期一 早起扫街，进食后送第三次报告与孙健。<sup>①</sup>据云我怀表在派出所，往取则负责人不在。午饭〔后〕去新街口洗澡修脚，回家写稿一段。晚饭后散步，发于道泉、培恕各信。

14日星期二 早起扫街，在潭岸习拳散步。写稿后进食。去派出所，乃值非半日学习不办公。在二条看大字报遇巴淑贞，知其大字报中说到我，回家写一篇声明给他看（有存稿）。午后去派出所仍缺负责之人，须两三天后再去。在新街口购烧饼回家晚饭，饭后散步豁口外。有王长善等二人访问山东垦殖训练班事，记不清，难于置答；以闻承烈住址告之，请其访问。

15日星期三 早起扫街，习拳散步于潭岸。写稿，屡改未得

①“五类分子”思想汇报。

成文。午后出购面食未得。伍松年来告将回湛江。晚饭后散步太平湖北岸。收代购手表。

16日星期四 早起扫街，习拳散步于潭岸。写稿在晚间成一段。去派出所取表两次无得。午前有甘肃来人访问，午后有重庆来人访问，均答之。出购食品于新街口，并剪发留须。街道上督促制作红太阳。

17日星期五 早起扫街，习拳散步于潭岸。写稿。出购菜食。午饭后去派出所领回失落之表，盖第七次乃得之。开始剪制红太阳，未完成。

18日星期六 早起扫街，习拳散步于潭岸。写稿。进食后访孙健，立谈数语。菜续制红太阳仍未完工。翻阅列宁集及人道主义四册，费时殊多。

19日星期日 早起扫街，散步习拳于潭岸。写稿。进食于外。午后续写稿有成。天热且有风，少出门。晚饭后购柿饼2斤。写第四次报告。

20日星期一 早起扫街，散步习拳于潭岸，思索写稿。进食后访孙健，交报告；他略有数语。购食品回家。有郭宝林等二人来访，就所知答之。午后天热。赶制红太阳。晚饭后去新街口购点心。

21日星期二 早起扫街道，散步习拳于潭岸。写稿。进食

于外，购食品。回家写稿。红太阳下面画海浪。晚饭后复阅全稿之前半。在新街口剃去所留胡须。

22日星期三 早起扫街道。去太平湖岸习拳散步，思索写稿。进食于外，出购菜食于新街口。据报法国社会内部矛盾突然激化，可能有剧变到来。晚饭后购金纸。

23日星期四 早起扫街道，去太平湖岸散步习拳。写稿。进食于外，购菜食等。收田镛信。天气欲雨颇凉。晚饭前再去新街口购饼食。

24日星期五 早起扫街道。去太平湖岸散步习拳，思索写稿未成文。午后二时半街道群众会，斗席淑华，四时半回家。陈维博来通知十力老兄在沪病故（似是昨日事）。写答田慕周一信。

25日星期六 早起扫街道，去潭岸散步习拳，思索写稿。去新街口购食品。午饭后洗澡于新街口。马劲来云其祖母将南归，答之。晚饭后去太平湖小坐，至七时二十分乃回家。

26日星期日 夜来思写稿有得，四时起床写出，第十五章至此结束。扫街道后去太平湖散步习拳，归途忽遇雪昭，略谈数语。午后去新街口购物，晚饭后写第五次报告。

27日星期一 早起清扫街道，去潭岸习拳散步。回家进食，又

去新街口购油饼。以报告送交孙健，孙有所询问。写稿开始第十六章。午饭后去太平湖小坐兼写稿，购切面回家晚饭。

**28日星期二** 早起清扫街道，去太平湖散步习拳。同菜说孙席问题。出购菜食于新街口。回家写稿。落雨不大。午后有韦克忠等二人从武汉来访询邹平师范校事，答之。写稿一段。

**29日星期三** 早起写稿有增改。清扫街道，去太平湖散步习拳。进食后访孙健（写件未交去）。菜仍多误解，无可奈何。写稿。去新街口购食品。陈学源有信致菜，又来京矣。晚间思索写稿。

**30日星期四** 早起清扫街道，去太平湖岸散步习拳。写稿。进食后去新街口饮牛奶；购食品。孙健陪同文工团同志来访问桂某事；迭次来访，不可能有新的答复。午饭后小睡，写稿。有广播事业局钟姓等三人持新街口派出所介绍信来访询邹晓青事，谈话至七时乃去。文淦来过，送到食品、菜品。陈学源来坐，赠以50元。晚饭后去豁口外河岸散步。

**31日星期五** 早起清扫街道。去换车月票。回家进食。思索写稿。午饭后小睡。去新街口剪发。收田镛回信，写稿。晚饭后散步豁

口外。

## 6月

**1日星期六** 早起清扫街道，在潭岸习拳，又散步太平湖岸，忽若头晕之象，可怪。写稿一段。韦克忠来，以记录求签字。午后小睡，再写稿。出购饼食。晚饭后散步太平湖岸。

**2日星期日** 早起清扫街道，散步习拳于太平湖岸，回家进食，写稿一段。午饭后小睡，写稿。去新街口购食品，从服务所取回洗件。晚饭后写第六次报告。

**3日星期一** 早起清扫街道，散步习拳于太平湖岸，进食于家。以报告送交孙健，孙嘱写有关桂某之回忆。回家写稿。有程良才等二人来询问济宁训练处事，答之。午饭后小睡。去新街口洗澡。天燥热，购茶叶及面包。晚间写出回忆桂某一纸。

**4日星期二** 早起清扫街道，去太平湖岸散步习拳。进食后去政协取工资，得知斗李金德事。购切面等回家。午饭后小睡。有陈国轩（民族事务委员会）来访询萨空了事，又有陈道银来访询济宁训练处事，以上均有政协介绍信。<sup>①</sup>

<sup>①</sup> 著者1941年在香港创办《光明报》，任社长，萨空了任总经理。

六时以桂某回忆一纸交孙健手。晚饭后散步河岸。

5日星期三 早起扫街道，去太平湖岸散步习拳。气温36度为入夏最高者，不好用思，写稿无成。拆被护当付洗，加席于枕。少出门，亦无人来。

6日星期四 早起扫街道，在潭岸习拳，又散步太平湖岸，天气不似昨热。以衬衣付洗，购糖食。写稿未能成文。晚饭后散步豁口外。

7日星期五 早起扫街道，去太平湖岸散步习拳，思索写稿。九时被召集开会分配扫街工作。又索阅前写之席淑华文件，午后二时交去。有水电部郭连启来访询晏阳初事，答之。闻赵步霞故去两三年矣。

8日星期六 早起扫街道到南头，未见有人助扫，似多不接头。未得散步习拳。写稿不成文。早进午饭而睡。睡起写稿仍难成文。出门购蛋、酱等，又以手表付洗油〔泥〕，约28〔日〕得。大风尘而无雨。有人以电话约晤却不见来。

9日星期日 早起扫街如昨例，遇组长张某，告以地段未划分明确。去太平湖散步习拳。写发岳美中一信（以菜头晕等症询求药方）。收王星贤信，知其六日曾来过而不相值，晚写答王一信。

10日星期一 早四时起

床，提前扫街，地段长又多马粪等，至六时乃完。仍无人指定地段，即以此写入第七报告中，八时交孙健。去新街口进食、剪发，归来后有中央党部入嘱将去年所写陆定一的材料缩减再写一份，当即缩写付之。发王信，并嘱其转渊庭。午饭后小睡，写稿无成。晚饭后散步。

11日星期二 早起扫南段，北段韩助扫尚好。去太平湖散步，写稿仍未成文。天热少出门。午后购得面包。晚饭后查书甚久，备用。

12日星期三 早起扫南段，风大不好扫，工作一小时以上，损失一笞帚。去新街口进食，归来写稿一段。午饭后有泰安赵某二人来访询刘希章青年党事，答之。未得午睡，又运煤砖，奔走多时。去新街口购面包、菜品。晚饭后散步太平湖岸，略习拳。菜出街一次。

13日星期四 早起扫街费时一小时半。稍作散步，去新街口进食，购笞帚。文淦来坐。写稿一段，取洗件，购面包2个。晚饭后散步太平湖岸，似觉下肢无力。

14日星期五 夜来落雨，早晴，扫街较省力。对张说明未扫坡上。去太平湖散步，回家写稿一段。去新街口购食品、菜蔬。午饭后小睡，二时半出购杂物，取洗件，又去大四条黑塔寺房屋修理站，告以房漏。晚饭后散步潭岸及河岸。

洗内衣 1 件。

15 日星期六 早起扫街如近例。遇另一组长乃告以我扫至文工团为至〔止〕。去太平湖散步，稍活动肢体。收岳美中回信，知其在西苑而不在三〇二〔医院〕。午饭后洗澡于新街口。写稿一段。晚饭后散步河岸。

16 日星期日 早起扫街如近例。写稿无成就。阅旧著甚久。天热甚，去新街口两度，购饼食。早在太平湖岸散步，晚散步河岸。

17 日星期一 早起扫街如近例。决定改稿，另从宗教支柱封建写起。阅有关各书未动笔。出购蔬菜饼食。以第八次报告交孙健。晚间再阅书。

18 日星期二 早起扫街改新办法，划定地段，又增一人。八时群众学习会，同菜参加，各有发言，而以张崇绵为好。午后二时半参加群众劳动，整理马路两旁。有南京银行李某来访询董泮清事，答之。<sup>①</sup> 未能写稿，未能去新街口采购。

19 日星期三 早起扫街较易为力。习拳于太平湖岸。查询董泮清事者再来求签字。阅书查书未写作。出门购食品两次。文淦来过，却未相见。

20 日星期四 早起扫街，

郭乃先我而作，较易为力。去太平湖岸散步习拳，阅书思索写稿。有党胜等二人询问 1927 广东惩教场事件，即答之。天热，入晚小雨，仍未动笔。

21 日星期五 早起（四时）先习拳，再扫街至六时（今日夏至）。写稿略可入手。出购菜品食品两次。

22 日星期六 早起（四时）先习拳于潭岸，再扫街，因夜来有小雨，较易为力。写稿一段。吉林来人求为谈话记录签字。剪发于新街口。

23 日星期日 早四时起，先习拳于潭岸再扫街。出购食品蔬菜两次。写稿有得。低温犹在 21 度，可谓热矣。晚写第九次报告。

24 日星期一 早四时起，先习拳，再扫街，六时前完工，去太平湖散步。回家写稿。进食于外，购食品西红柿等。午前有南京来徐立启，询问有关邹平教育科人事。午后有陕西来王一峰等询问有关济宁训练处事，均持有政协介绍信。王祐堂来小坐，彦明病，小孩亦病，据云晤及于道泉之妻顾某，道泉不在京云。天热甚。早以报告送交孙处。

25 日星期二 早四时起，先习拳后扫街，六时乃完。天热甚。

<sup>①</sup> 董泮清为山东乡建院同人，1939 年著者自山东敌后回川，董随行。



袁昌来借去10元。写稿一段。出购食品两次，以短裤4件付洗。

**26日星期三** 早起扫街，再去太平湖散步活动。北屋拍卖物品，喧闹之极。徐立启来求签字。写稿十六章完，明日开始第十七章。

**27日星期四** 早起先扫街，后散步活动。写稿不多。文注来坐，菜去西四。天雨微凉。取回手表及一洗件，购面包。晚间散步河岸。

**28日星期五** 早起先扫街，后散步活动。写稿不多，改动不少。菜再去西四。天气不热。陕西来人求为谈话签字。去新街口洗澡，购得香菜。

**29日星期六** 早起四时先活动身体再扫街，六时乃完。写稿有成，改动亦不少。天热甚，只出新街口采购一次。有李世和、曹天才二人来访询第三政治大队事，答之。午饭后小睡，再写稿。晚间散步于外。

**30日星期日** 早起四时先活动身体，再扫街，至六时乃完。即去换车月票，并进食于外，回来写稿。晚饭前购米、豆、西瓜等。散步乘凉于太平湖岸。灯下写第十次报告。

## 7月

**1日星期一** 早三时半起

为厨房加火，四时活动身体。夜来风大，落叶满地难扫。以报告交孙，乃又召集扫街。适有黄芳鹏来谈话，主要谈八步往事。午饭后剪发。写稿有心得。出购食品菜品两次。天热无雨。

**2日星期二** 早四时起先习拳，再扫街。散步豁口外。写稿成一段待酌。午后发布票。夜间温度24，晚八时犹留河沿。取回洗短裤4件。菜出剪发。

**3日星期三** 早四时起扫街，六时散步，七时又助张崇绵铲除大土堆，写“不许倒土”字条张于街口。去新街口进食，写稿。晚饭后散步遇雪昭，知其车已购得。

**4日星期四** 早四时起扫街后散步习拳，七时半告孙去政协取工资。回家进食，写稿未成文。补昨日取洗件得其三，购红柿。阅东西文化旧著。

**5日星期五** 早四时起，先习拳再扫街。去进食于外，回来写稿不成文。以4件付洗，两次购面包及切面。

**6日星期六** 夜来雨不小，四时起视未扫街。散步后拣收树枝叶，则又落雨。午后雨止天晴。去新街口洗澡修脚。早服山道年片，写稿屡改无成文。晚饭后散步豁口外。

**7日星期日** 早四时半起扫街，后散步太平湖岸。写稿待酌。

两去新街口购物。左右邻均动手移居，北屋办公室亦将迁移，不便多问其故。写第十一报告。

8日星期一 早起扫街如例，活动身体后写稿至146页。忽被通知亦要我移居。以报告送孙。晚间写发大中、星贤、谦之、培恕、慕周、良庸6封信，皆告以移居事。①曾到新革会请求缓移，范同志许缓至星期三。觅平板三轮，晚饭遇雪昭告之。文淦及赵氏姐弟来助理收拾杂物，备移居。

9日星期二 (缺)②

10日星期三 夜三时起收拾一切，春生、雪昭、文淦、赵凯为助迁居铸钟厂41号。疲劳不堪，天热异常。平板三轮送什物5次。下午西晒太强，几乎眠食俱废。③

11日星期四 仍四时起，清理移来各物。去新街口进食，香山公园访广东马同志，知无法觅宿舍。归途取洗件，付车资6.5元，购信封并午饭。回家后同菜去鼓楼，菜午饭，我洗澡剪发，菜亦洗澡。回家文淦来，送到饺子等。

12日星期五 仍四时起，写上领导书稿，去北海写之。④访孙健，去房管所。付洗衣件。再度洗澡借以休息，但竟难入睡。文淦及二赵来帮助糊窗、支帘子。有山东王光达等访问邹平事，答之。天欲雨又不雨。

13日星期六 仍四时起，有小雨，颇凉爽。写上领导信稿。去派出所改户口两次乃成。去鼓楼旧大街居委会，值学习未得入。山东王光达等来求签字。文淦及二赵来助理一切，两餐仍对付过去。睡眠不好。遇雪昭，约来看电灯如何改装线路。

14日星期日 早四时起，仍风凉。写信稿完成，即付邮寄。回家进食，收拾杂物。文淦代购衣箱42.5元，又镜台及破沙发付售。春生来。以洗件付洗。晚间雪昭来安装电灯及收音机。调整衣箱内容。

15日星期一 早四时起，补日记，写十二次报告。八时去东方红居民委员会，则方锁门另处开

① 位于北京积水潭（净业湖）西北岸之小铜井一号原1914年著者之父所置书斋，解放前多由亲友借住。1953年著者迁入，至1966年8月抄家后，房产归公，被迁入南房一斗室中居住。至1968年7月8日忽通知于翌日迁出，经请求亦只得一天展缓。此后即被指定住入鼓楼铸钟厂（街名）一大杂院中。

② 是日日记原缺，或因忙于搬家。

③ 新居为大杂院之两间小东屋。

④ “上领导书”，即《致周总理并转主席函》，见本卷。

会，只询知主任姓李，副主任姓朱姓杨。回来购酱油红柿等。午后二时写一迁移报告条，再去东方红，遇主任李应毓，交字条请其阅看，谈话不少，态度甚好，以昨发信致总理告之。去北海散步休息。晚饭前赵女来。入夜有雨。王星贤来坐小谈。

**16日星期二** 夜雨不小，晨起未休。去中山公园进食，习拳，补日记。雨中凉爽，十时乃归。收田慕周信。春生来助理移箱清书，又代文淦送来食物甚多。

**17日星期三** 早起收拾洗濯。去中山公园，七时半乃开门，复阅成稿思索续写，习拳，回家午饭。文淦来糊窗。洗澡休息，四时半回家晚饭。

**18日星期四** 早起扫院，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大便数日不来矣。七时半回家写稿一段。午后到北海散步，阅报。去百货大楼购香皂。赵女来助洗衣。

**19日星期五** 早起收拾洗濯后去紫竹院（全7路无轨）散步习拳，进牛奶购点心回家，写稿至148页。午饭后小睡。去北海阅报，百货大楼购麦乳精3.2元，以洗件付红日洗，购桃、西〔红〕柿等。

**20日星期六** 早起更衣，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大便。归途进食，购食品。写稿一段。午后交

房租于银行，取洗得床单。有阵雨。晚饭后晤雪昭略谈。

**21日星期日** 早起收拾洗濯后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大便。归途进食，购食品，回家写稿一段。赵春生来助整理什物及购菜，十时取活存之款。午饭于外，取回洗件四。写稿有得。

**22日星期一** 夜来有雨，至午前十一时乃止。屋檐漏雨。未出门，写稿一段。十时半午饭，小睡，再写稿。二时去中山公园散步习拳。收良庸一信。发现活期存折遗失。往西单西四购物回家晚饭。写稿上注文二段。

**23日星期二** 早起即到紫竹院散步习拳，七时进食回家。写稿一段。九时到西四储〔蓄〕所挂失。剪发后回家。饭后小睡，再写稿。出购食品。晚饭后闷热（24度）。

**24日星期三** 早起即到紫竹院散步，习拳，大便。第十八章题定为“古先中国人理性早启”。回家进食。有内蒙来吕宝禄等来访，询徐子干政历，答之。天气太热。洗澡遇许宝葵，夜间不得眠。

**25日星期四** 仍四时起，洗身更衣。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大便。补昨日取回洗件，取得8月粮票。天热汗多，洗澡后风雨交加，天气变凉。赵春生来，云文淦不得空。

收夏润〔生〕求助信。①

26日星期五 仍四时起，洗袜，去紫竹院散步。答夏润〔生〕一信。补昨日发政协一信。去百货大楼购衬衫赠赵。北海小坐。夜间不得睡。

27日星期六 早四时半起，去紫竹院散步，大便，习拳。回家进食，思索写稿。午饭后小睡，去紫竹院思索写稿有得。回家晚饭，落雨颇大，不好出门。晤雪昭。

28日星期日 早四时起开始写信，得其大半。出外进食，落雨。雪昭来代修改电灯。夏润生来，助以30元。午饭后小睡，去紫竹院散步，大便，归来再写信稿。终日有雨不大。

29日星期一 早起写成信后即发邮。八时同菜参加群众学习，十时回家。火灭即午饭于外。午睡后去颐和园八方亭。龙王庙极乱，告知管理处。再进食一次，五时半回家。七时半参加群众会，听传达毛主席告谕各大学代表的讲话。

30日星期二 早起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天晴朗可爱。写第十八章头段。午饭后小睡，再去紫竹院寻凉不可得。在新街口晚饭，购食品回家。赵姊弟来助理一切。

31日星期三 早四时起，

五时后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大便。换车月票，进食后回家不足八时。写稿数行。收黄玮新疆来信，即答之。午后去北海及洗澡，略得小睡。

## 8月

1日 早四时起，去紫竹院习拳，散步。回家进食。八时去参加建军群众会，将完时引我先出，乃知误参加了。②写稿。午饭后小睡，购菜。去景山高处，人多。购炉圈，遗忘于车上，八时乃从广安门觅回。

2日 早四时半起，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大便。七时半回家进食，写稿一段。有农大学生来访问平教会事，答之。午饭后小休息。出购菜品，取回洗件。去北海散步觅凉。回家晚饭。

3日星期六 早四时起，去紫竹院散步，习拳，进食于外。回家写稿一段。午饭后小睡，气温不高。出门购桃竟遗失钱夹，往返奔波。自洗汗衫，烦恼不解。晤雪昭立谈。

4日星期日 早四时半起，去紫竹院散步，大便，习拳。回家午饭，饭后小睡。写稿。晚饭后晤雪昭，嘱托其代购塑料布等等。付

① 夏润生为夏朴斋先生之子。

② 著者此时已为“右派”，不在“人民”之列。

出房租电费等共 3.2 元。

**5 日星期一** 早四时半起，写稿未出门。八时去政协取得工资，兑良庸 40 元，田镛 50 元，回家午饭。有人持政协介绍信访问山东旧事（第三政治大队）答之。气温颇低，落雨不大而久。

**6 日星期二** 早四时半起，写稿未出门，细雨不止。有海军二人来了解乡农学校事，午后又来签字。另有一人亦来询乡农学校事，似不能笔记者。去朝阳菜场各地一转。夜间温度低。（写稿至 152 页）。

**7 日星期三** 早四时半起，去紫竹院散步，习拳，阅书。天气清凉，回家进食。昨来之人又来签字。午饭后休息，再去紫竹院散步，阅书。五时回家晚饭。思索写稿。

**8 日星期四** 早四时半起，去紫竹院散步，习拳，阅《日本近代思想史》有得。回家进食，终日阅书未再出。晚饭后去黄寺（8 路汽车）一转。

**9 日星期五** 早四时半起，去紫竹院大便，散步，习拳，思想〔索〕问题。仍阅《日本史》各书，未写稿。午饭后小休息，外出购油酱一次。气温不高矣。

**10 日星期六** 早四时起，洗袜，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回家进食。潘怀素来坐，得闻国际形势。午饭后小休息。购菜费时。文淦来送菜食。晚饭后未得看到雪昭。

**11 日星期日** 早四时起，去紫竹院大便、习拳，散步，思索写稿。回家后改稿一小段。菜出开会，自炊而（事）〔食〕。午后去北海，游人甚多，购食品而归。闻雪昭来过。

**12 日星期一** 早四时半起，未即出，写发夏润〔生〕一信。七时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大便。肚腹不好，购和中理气丸及参桂理中丸服之。收田镛信，云款收到。

**13 日星期二** 早起去紫竹院而未入，以雾大折回也。有青岛来女同志访问陈礼庭事，答之。去西四购挂面并到银行；先到紫竹院一转。午饭后小睡。去洗澡、剪发、修脚，遇文淦。有湖南来人访问邹德惠事，答之。又有上海来三人询乡农学校及朱经古事，颇费唇舌，气不平顺为歉，就睡后思之不安。

**14 日星期三** 补昨购红蓝圆子笔。早四时起，自洗汗衫。去紫竹院散步，即回家进食，写稿。阅旧著，欣赏不置。有江西来人访问邹平学生刘群事，答之。等候昨来之上海人，未见其来。收良庸信，云款收到。

**15 日星期四** 早三时闻院内打枣。四时半起床。五时三刻去紫竹院散步一周，即回家写稿进食。午饭前取回洗件，饭后小睡。再写稿。去银行取款，再去紫竹院散步乘凉，回家晚饭。

16日星期五 早四时半起，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大便。购切面回家。前来之上海人以纪录求校正。午后去粮店购玉米面3斤。改稿一段甚满意。

17日星期六 早四时半起，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大便。八时购蛋糕回家，写稿未成文。有东北来人询问山西事，具以所知答之。午饭后休息，出购大米6斤。晚间未晤雪昭。写夏润生一信，告以改期。

18日星期日 落雨终日，时大时小。参加群众会斗某女流氓。午饭后小休息，去前门大栅栏，正在拆建，一切改观。购桃回家。夏润〔生〕来，借给30元。

19日星期一 早四时半起，近六时去紫竹院，晴光甚佳。进食于外。午饭后再去紫竹院一转即回。上海来人求签字。街坊儿童少年打枣为时甚久，不堪其扰。

20日星期二 早四时半起，六时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即回家进食。午后去北海写稿。收黄玮回信。

21日星期三 早五时起，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八时前回家，进食后复核成稿，有所修改。出购食品。午饭后去新街口购面包，取洗件。文淦来坐。

22日星期四 早五时前起，去紫竹院散步，大便，习拳。七

时半回到家。菜出开会。午饭后小休息。去体育馆龙潭公园；两湖颇大，景致平常，沿途建筑增盛，完全改观。是日未写稿，而思索有得。

23日星期五 早四时半起，五时半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大便。回家进食，阅书写稿。去大栅栏购桃。有东北来人访问邹平研究院事，答之。潘怀素来借10元。

24日星期六 早四时半起，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大便，七时半回家进食。菜去开会。阅恩格斯《国家起源》至再至三。去大栅栏购大桃、酱菜。晚饭后晤雪昭略谈。

25日星期日 因昨晚被通知今早八时要去革委会，提前去紫竹院，并早回。进食后赴会，乃知参加劳动而已。缺乏准备，因回家放下东西，未再赶上队伍，怅惘而返。

26日 夜间锣鼓喧天，晨起得知庆贺新指示发表。六时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大便。回家细听广播姚文。午后去北海得阅姚文于报纸。五时回家晚饭。

27日 早五时起，六时进食于外，回家写稿一段。九时后出购眼药。菜出街。午饭后小休息。十二时洗澡剪发，三时半回家。天热但有风凉，入夜温度低。

28日星期三 早四时半起，五时半去颐和园，晴朗可以看

山。习拳于石舫，回家已九时。写稿有得。午饭后休息。以洗件二付洗、并购食品。晚饭后再写稿。广西革委会成立报喜。

**29日星期四** 早四时半起，五时半去紫竹院散步，习拳。经东四菜场回家。写稿一段。出购饼食。午饭后再写稿。去西四购面包、料酒、味精等。回家晚饭，阅书报。

**30日星期五** 早四时半起，五时半去紫竹院散步，习拳。七时半经鼓楼觅葱不得。回家进食后，被召去劳动，十一时回家。有山东来人访问濮县抗日训练事，就所知答之。又有人访问王静如、黎澍玄今在何处；就所知告之。饭后休息，写眉上注文一段。购玉米面5斤。

**31日星期六** 早起去西郊换车月票，经朝阳菜场到各处觅葱不得。回家午饭，写稿数行。晚饭后晤雪昭，知其小女病。开始抄第二份稿（副本）。取出棉褥加厚铺垫，因温度渐低之故。

## 9月

**1日星期日** 早起稍晚。去紫竹院大便，即转至新街口、西四、鼓楼等处觅葱不得。回家抄稿至第四页。去王府井及前门大栅栏等处

觅桃及烟台梨不得。

**2日星期一** 早五时起，六时去天安门前散步。进食于前门内，回家抄稿。午饭后小休息。出新街口忽遇大桃，购6枚，食之甚甘。又购挂面2斤。

**3日星期二** 早五时起，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归途进食。回家抄稿4页。去新街口购桃，即午饭。回家午睡。三时出觅葱于朝阳门，遗失车月票。去西直门补购月票。

**4日星期三** 早四时半起，落小雨。七时半步行去政协取工资，经西单回家，抄稿。有两女同志来访问封凤子之事，答之。午饭后小睡，抄稿至11页。去紫竹院散步一周，经新街口、地安门取洗件回家。

**5日星期四** 早五时起，六时前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大便。抄稿至17页。去珠市口觅葱及水果均不得，购酱核桃仁回家。又购一车票夹子。收焕誉信。

**6日星期五** 早五时起洗脚，六时后出门。景山前街散步，转朝阳门南小街，到菜市购葱，排队近一小时，竟白费力。归途遇文淦，知其代购一些葱。抄稿至20页。庆祝全国一片红，甚热闹。<sup>①</sup>

**7日星期六** 早起未即出。

<sup>①</sup> 指各省区均成立“革命委员会”。

七时去北海习拳，八时经地安门购油饼回家。抄稿至 24 页。潘怀素来借去 10 元，又兑换誉 10 元。购食品于西单，游行队伍满街，车不好搭，步行回家。有安徽来人询问罗子为、张洪图事。街上儿童吵闹为向所未有。未晤雪昭。

**8 日星期日** 早五时起，整日未出门，等候昨来之安徽人，竟不见其来。抄稿至 29 页，所惜身体缺少活动耳。

**9 日星期一** 早五时起，六时出购油饼即回。抄稿至 33 页。午后去百货大楼购茶叶、毛笔、药品等。回家后有海军人员来询马冠三政历，以邹院一般情况答之。街上儿童吵闹历时颇久。

**10 日星期二** 早起去景山前散步。抄稿，为眉注抄两大段，终日未出门。晚饭后去浴池剪发。

**11 日星期三** 早起洗肛门用药。去什刹海散步。回家抄稿至 35 页。阅恩格斯文。午后去地安门购红柿、麻酱、洗衣粉等回家。入夜闻锣鼓报喜声。

**12 日星期四** 早起即到紫竹院习拳，散步。经新街口购油饼回家。抄稿至 43 页。晚饭后出购食品。

**13 日星期五** 早起，六时步行至豁口外太平湖散步，习拳。购食品回家。午饭后小睡。抄稿至 49 页。晚饭后出购食品。

**14 日星期六** 早起，六时前步行至德胜门，出门沿河岸至太平湖习拳，购食品回家。抄稿至 52 页。晚饭后晤雪昭，闻其谈家庭景况。

**15 日星期日** 早起，六时前搭车到紫竹院，习拳，散步；惜缺阳光。经新街口购油饼回家。补三段眉注后又抄至 53 页半。出去洗澡。文淦来。忽然许多孩子向我吵闹围攻，自午后三时至七八时，诉之刘贾，不甚理会。晚饭未得进，只进点心。

**16 日星期一** 早起后写出昨日街坊孩子起哄情况，去东方红面见李主任交其阅看，八时回家。九时后顽童复聚闹有甚于昨。十一时贾同志来斥令散去，乃散而复聚。午后二时半至五时大肆破坏，苇帘全毁，屋内狼藉。贾同志来斥令散去。此一天情况有甚于昨日，眠食俱不得安。

**17 日星期二** 夜四时起，写致李主任一信，述说昨日情况，七时半面交去。两日来抄稿停顿，第以自早晨落雨终日未停，顽童哄闹为之稍静。去北海习拳，并以衣裤付洗。就睡较早于往日。

**18 日星期三** 早起进食后去参加学习，略介绍广西情况。十一时回家午饭。贾同志通知明日不必参加学习。顽童胡闹未止。二时半访李主任面陈，回家顽童又来，



为之读报，不意此时李来看。

**19日星期四** 早起就食于外。写信送革委会留于门窗。九时再去晤李主任，知其昨曾来看。回家阅马集。晚饭时李来看，答以本日情形特好。出购食品菜蔬两次。收焕普回信，叙说广西桂林情势。

**20日星期五** 早起就食于外，回来写发雪昭信。走访文淦说炉子问题。觅窗纸，购挂面，回家则贾、刘等三同志来谈话，有所嘱咐，情况似好。气温颇低，不足10度。三时后购食品于鼓楼。有福建人持介绍信访问杨光晨政历，答之。

**21日星期六** 早起进食后去北海登高，散步，习拳，八时回家。赵家母女及文淦来，约明日来糊窗。午饭后菜出开会，愚去百货大楼及东四人民市场觅布料上衣，竟不可得。

**22日星期日** 早五时半起，去中山公园未开门，习拳于外，七时半回家。补昨日取出冬衣备用。九时赵凯送来铁炉，文淦继来，雪昭亦到，开始糊窗，又安装炉子，尽一日之力，完成两事。

**23日星期一** 早四时半起，五时半去紫竹院习拳，散步。八时前赶回家。进食后抄稿至58页，既已停抄一周矣。午后三时出购主食。晚饭后阅书有摘取。

**24日星期二** 早四时半起，六时前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八时前赶回家。进食后抄稿至63页。晚饭前出购主食一次。

**25日星期三** 早五时起，六时去前门，散步天安门，并习拳，七时半回家。进食后抄稿至66页。午后出购油、菜等。天暖。

**26日星期四** 早五时起，步行至德胜门，沿河至太平湖，来回散步未习拳。抄稿至71页。晚饭后杨起来，以《参考消息》付还之。午前赵凯来，送来文淦代购之食品菜蔬等，并代购大米。

**27日星期五** 夜来有雷雨，午后一时雨止，早五时起，六时出购油饼。抄稿至77页。九时去景山习拳，回家午饭。晚间看书。

**28日星期六** 夜来气温低。早五时起抄稿至81页。步行至德胜门，去颐和园习拳于石舫。回家晚饭，晚饭后晤雪昭。

**29日星期日** 早起洗短裤，购油饼。抄稿至84页。散步后海，习拳于积水潭。九时菜出开会。午饭后休息。正午出购油、酒。晚饭后阅书。

**30日星期一** 早起步行至德胜门，换车到西直门，换10月分月票，转至紫竹院即折回家。抄稿至90页。午后菜出开会，愚再去紫竹院一游（北海停止开放），即回。煮粥食之。

## 10月

1日 早起出购油饼即回，终日未出门。抄稿至95页，天气尚好。阅《世界通史》下册完。

2日星期二 早起去德内购油饼等食品。到紫竹院散步，即折回家。抄稿至100页。晚间阅《中国通史》。

3日星期四 早起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回家进食。赵凯姊弟来助整理杂物。午饭后休息。午后洗澡、剪发。是日未得抄稿。

4日星期五 早起去西郊展览馆，转至政协领工资，后到天安门瞻望即回家。整理抄稿至105页。晚间王祐堂来坐。

5日星期六 早起去积水潭习拳。抄稿不多。王祐堂送来面包、馒头、豆干等。

6日星期日 夜雨连绵至晨不休，以致终日淋淋。七时半去北海习拳五龙亭，不见雪昭来。九时回家抄稿至110页。午后去西单购长筒厚袜，去6寸布票。气温甚低。

7日星期一 夜间月出。早五时起，抄稿至117页。九时去北海习拳，登高。回家午饭。午后以晴朗再去紫竹院散步。文淦来说王祐堂访她事。晚间取出小棉衣。

8日星期二 早阴雨至夜

不休。步行德胜门往返购油饼以当散步，未再出。菜午后开会。抄稿至120页。有军人同志来访问济宁专署狄某事，答之。

9日星期三 天晴有风。早五时半去紫竹院，一到即折返；购油饼回家。九时半去银行，回家午饭。抄稿127页。未再出。

10日星期四 早起去德内，沿后海散步，习拳，七时半回家。抄稿不多，阅毛选第一卷各文。

11日星期五 早起绕后海一周，回家进食，抄稿。午后天气晴朗，去北海穿行习拳。回家抄稿至131页，赵凯送来文淦代购菜品等。取回洗件床单。

12日星期六 早起去紫竹院大便，德胜门购油饼回家。抄稿至137页。午后整理衣箱完工。

13日星期日 早起去西郊散步，在西外进食，购油饼。到北海，习拳于西北隅；不见雪昭来。回家则赵春生已到，助理杂事。抄稿至142页，改稿一段。午后散步紫竹院，阳光甚好。经西单购酱菜回家。

14日星期一 早起去前门进食，购油饼。习拳于天安门前。七时半回家，抄稿至150页。午后未出门，检阅《辞海》。晚饭后去西单购黑面包及点心。

15日星期二 早起去前门进食，购油饼。习拳于公园前。八

时前回家，就所抄稿补点要及补注。终日未再出门。赵凯来洗衣。抄稿至156页。

**16日星期三** 早起去前门进食，购油饼。抄稿并补眉注。九时去琉璃厂购毛笔及笔帽。晚饭后去王府井购食品。

**17日星期四** 早起去前门进食，散步前门大街，习拳公园前。回家抄稿及补眉注多处。午后散步紫竹院。中午有东北来人访询邹平乡师事，不能尽答。

**18日星期五** 早起去积水潭习拳，散步，回家进食。去洗澡剪发，以内衣付洗。抄稿完工，补注近完。收雪昭信。去王府井购糖食，回家晚饭。

**19日星期六** 早五时起去天安门，散步入门内，略习拳，回家进食。重阅成稿加点定，兼补注文。午后去北海划船。王星贤来坐。晚饭时文淦来。

**20日星期日** 黎明有雨。出门到西直门购油饼后即折回家。终日阴云不解，亦未再出门。赵春生来代购鸡蛋等。午后与顽童周旋半日。付出煤砖价10元。北屋马来说院内沟的问题。

**21日星期一** 早出即回，八时半去北海晤雪昭。午饭后点定抄稿完工。

**22日星期二** 早去前门，进食兼购油饼回家。开始写稿（第

十九章）。午后阅公羊传谷梁传白文，未能查到欲查之文。晚饭后去王府井。

**23日星期三** 早起知夜雨不小。去南长街进食购饼，在公园前习拳。回家写稿一段。写发王星贤一信。

**24日星期四** 夜来思索写稿。早起去天安门，在南长街进食购油饼。回家后检书。两访熊仲光不遇，留字告之。午后阅范著通史，未写稿。

**25日星期五** 早起去南长街天安门习拳，回家写稿。有济南来人两起，访询邹平往事及张汝钦事，分别答之。午饭后小休息。去北海散步，晤雪赠100元。回家又有顽童来。

**26日星期六** 早起去前门进食购饼，天安门散步。回家改稿一段。洗澡修脚。有山东来人访询邹平、菏泽往事，答之。晚饭后访熊仲光仍不遇。

**27日星期日** 早起去北长街北口进食，购饼食回家。又出访熊，仍不遇。回家文淦、春生来，取去旧铁炉付售，又送来食品。午饭去西单购挂面等。顽童又来。改稿一大段完，续写稿。

**28日星期一** 早起稍迟，出散步于后海，一周即回。写稿。赵凯来。午后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天气极佳。取回洗件又付去洗件。

29日星期二 早起去天安门散步，至东华门南池子口折回家。写稿及改稿（采用五大病）。午后再去紫竹院习拳。晚饭后剪发。回家后，七时半又有顽童来闹。

30日星期三 今日重阳节。早起去紫竹院大便，即转东城访王星贤，借来书2册，同时亦收王信，答我询问之事。顽童打破玻璃，报告贾同志，又两次访李主任报告之。有山东来徐同志等访问高赞非过去事。收胡真一信，田镛一信。（后来明白非胡真信，乃雪昭信）。

31日 早起出去换车月票，即回。写答有关高的询问，共五纸。午饭后去后海晤雪昭非胡真。不思饮食，或系食烂柿之故，肚腹不好。

## 11月

1日 夜二时遗矢污被里，早起又大便。服大蒜以杀菌，不进食，但饮汤。阅《先秦政治思想史》。听收音机报告党的会议结论。去香山一转即回。菜有学习，并出购食品。

2日星期六 早六时起，去什刹海一转即回。不多食，只进汤。阅《十三经概论》。午后去紫竹院散步，洗澡。晚饭未吃。

3日星期日 早继夜雨，六

时半出进食于外，即回欲写稿。赵家姊弟来，更换被里。晤雪〔昭〕于北海，以小报付还。补昨日山东人取去高赞非材料。思索大改稿。

4日星期一 早起去天安门解大便，回家进食。出西直门转至政协领取工资，遇吴研因，经西单回家。写改稿未成段。觅香皂未得。

5日星期二 早起去天安门前，进食于外，购饼食。回家写改稿仍未成段。有河北省保定人来访问山东周某往事，与谈甚久。午后去百货大楼购牛乳等；虽有香皂而忘带证件未能购之。

6日星期三 早起去天安门购油饼兼进食。回家写改稿。有洛阳来人访问张天民事，答之。保定来人索签字。午后去西单经王府井购香皂回家。

7日星期四 早起去北长街购油饼包子回家。菜八时半赴群众会。写稿有所得。有上海来人访问朱伯康事，以我经历答之而已。终日阴冷，未得散步习拳。潘怀素来，付给10元。到银行交房租、电费、水费等。

8日 早起去西华门购油饼等回家，即未再出门。天气突然大冷大风。写稿所成有限。取出棉裤备用。据报明早降温至10度以下云（零下10度）。水管有冻坏之虞，储存凉水备明日之用。

**9日星期六** 早起去西华门购馒头油饼等回家。进食后写稿。赵春生来，送到文淦所赠食品。下午出去两次均不远。

**10日星期日** 早起去西华门购馒头，回家写稿。九时后去北海，看到杨超的大女。赵春生来，文淦午后来。写稿有得，未再出。菜腹泻多次，夜间又吐。

**11日星期一** 早起步行到德内购油饼，回家。写稿，进食。九时半去洗澡剪发。午饭后小睡。去散步半小时。菜出开会。有鲁东人来询训练处乡农学校事，答之。

**12日星期二** 早起去天安门，便于公厕。回家进食，写稿有得。午饭后去北海散步习拳。去西单觅面包不得。以内衣付洗，同时取回洗件二。补发仲光信。

**13日星期三** 早起出门西向又折而东，进食于外，步行回家。写稿，又加眉注。九时后提前午饭。饭后有人来访问袁昌、吴顾毓事，答之。菜出开会，愚去北海散步习拳，天气尚好。经西单购挂面回家。

**14日星期四** 早起去天安门散步，未购物亦未进食。回家进食，写稿。午后去北海散步习拳。晚间陈维博送香油来。

**15日星期五** 早起去鼓楼进食，购油饼，散步至地安门回家。写稿结束第十八章。午后去北海散步习拳。菜出开会。晚饭后去西城

购面包回家。

**16日星期六** 早起六时去南长街进食，购油饼，步行至天安门后回家。写稿。前次询张天民之人来求签字。午后去王府井购水果回家。写稿一段（第十九章）。春生来。

**17日星期日** 早起进食于外。去紫竹院散步，回家。赵春生来助理一切。写稿，直至晚饭后乃出门。去西单、西四购点心、柿子、柿饼、蜜枣等回家。

**18日星期一** 早起去西华门转至天安门乘车回家，进食后写稿。午饭后去王府井购水果回家。有山东来人访问吴谷青事，答之，签字而去。

**19日星期二** 早起出购油饼，经什刹海散步回家。写稿有得。午饭后小休息。去香山习拳，天气晴朗无风，至悦心目，回家已四时。文淦来，说王祐堂问题，付给20元。晚饭后阅书。

**20日星期三** 早起去南长街进食并购油条等。回家写稿有得。午后去紫竹院散步，以洗件付新街口洗。怀表遗失。

**21日星期四** 早起去北长街北口进食并购包子等。回家写稿有得。午饭前去朝阳门菜场购菜品数种。午饭时有人来访问邹平乡师林某事，答之，签字而去。晚饭后出散步。

22日星期五 终日天阴，欲雨不雨。早起去西华门购油饼并进食于外。回家写稿。九时去东华门购面包未得即回家，乃得之于地安门。午饭后写稿，再出一转。晚饭后复核成稿。

23日星期六 早起有雾不重。去西华门购油条等回家。晨早八时开会，听报告刘罪状。写稿一段。晚饭后去新街口奶站即回。购得麸皮面包。

24日星期日 早起去北长街购包子回家。写稿有得。赵凯来购米面而去。晨午后开会听报告。煤砖送来两筐。晚间听广播毛主席解放前夕所作报告甚精湛。购黄油及酱桃仁。

25日星期一 早大雾，不出门，进食于家。晨出开会（听报告）。赵春生来。写稿无所成。午后取内衣洗件回。晚饭后洗澡剪发。

26日星期二 早起去西华门进食，购油饼，回家写稿。午饭后去东城购面包不得，到百货大楼购麦乳精、果酱等。晚饭后出西单一行即回。入夜有雨。

27日星期三 早起出散步，进食于南长街。回家写稿，思路颇滞。十一时去东城购面包不得，转至西单仍不得。回家检古书备材料。预报明日降温。

28日星期四 早起去西华门购油饼等即回。写稿思索有所

得，甚好。去东城购面包不得，归途得之地安门。午后晨出开会。再写稿，惜缺少体力活动。

29日星期五 起床已六时半，遂不出门，在家进食后改稿一大段。九时去王府井购水果、鸡蛋、油饼、面包等，回家午饭。饭后再写稿。二时半去街购物回家，复阅成稿。

30日星期六 早起，雾大未出门。进食写稿后九时出换车月票。回家有山东来人访问杨希文事。答之。午饭后去北海散步习拳，取洗件回家。晚饭后到新街口遇杨超。

## 12月

1日星期日 早起去西华门购油饼回家。赵凯来更换被护挡。文淦来送到豆腐素丸子等食物。午饭后去紫竹院散步，大便。天气尚可。闻邓宝珊身故。写稿不多。

2日星期一 早六时半起床，风大未出，进食于家。写稿至九时后午饭，饭后去北海散步习拳。以被护付洗，取回三洗件回家。有山东入来访问邹平济宁各事，答之。

3日星期二 早六时半起，进食于外，循什刹海北沿一转即回。有黑龙江来入访问邹平菏泽事，答之。天阴未出散步。午后有

人来访询农民党等事，以不知答之而去。出购香蕉、梨等回家晚饭。终日未得写稿之便。

4日星期三 早起六时半去前门，误于车，未购早点即回家。进食写稿。九时后去政协取工资，经西单回家。午饭后有上海来人访询勉中学生被捕事，以不确知答之。四时半进晚餐后去前门购水果回家。

5日星期四 早起去西华门进食，购油饼回家。写稿。出购挂面。有前次来访之人(女同志)求签字。午饭后去王府井，购素菜、梨等。到西直门储蓄所转期存款。回家晚饭后未再出。发潘杨二信。

6日星期五 早起已六时半，只进汤饮，写稿。八时半出购油饼，再写稿。午饭时有化工部人来求证明《乡建理论提纲》事。小休息后去北海散步习拳，四时后又去购包子。晚间赵凯来，送到豆腐食品等。

7日星期六 早起出外散步，半小时即回家。进食写稿。潘来以10尺布票见赠，又谈其所遇奇幻事。午饭后写稿，二时后出西单购面包而回。

8日星期日 早起去鼓楼进食散步即回。写稿至八时半。去

北海晤雪昭，听其谈话。晤潘借得其《维摩经》2册。回家赵凯来为菜缝被里。午饭后去粮店取得本月粮票。去王府井购温朴而回。天阴冷。人多甚挤。

9日星期一 早起出鼓楼进食，购油饼馒头回家。写稿。午饭后休息，出散步北海，一转即回。再写稿晚饭后阅《维摩诘经》。

10日星期二 早起去天安门，未在外进食，亦无所购，回家进食，写稿。有人来访询公竹川事，答之。<sup>①</sup>午后又来签字。前次牡丹江来人询乡农学校事，来签字。改抄稿。

11日星期三 早五时起，六时前去前门购油饼回家。进食、写稿。九时去鼓楼取洗件，并以洗件付洗。回家午饭，饭后写稿。有海军人员来访询邹平事，答之而去。晚饭后阅《维摩经》完。

12日星期四 早起在鼓楼购油饼回家。写稿。九时去百货大楼购绒布及麦乳精，午后又去西单失物招领处登记。回家有海军人员两人来访询邹平事，答之。顽童恶作剧颇久。菜出洗澡，六点后乃回。

13日星期五 早起雪满地，仍出购食品于北长街，回家进食写稿，竟日未再出。顽童时来。气

<sup>①</sup> 公竹川，山东蒙阴县人，原山东乡建院同人，1939年死于山东敌后。可参阅《纪念亡友公竹川》一文（全集卷七）。

温为最低之日。

14日星期六 早起购油饼于鼓楼，回家写稿。收蓬山信，谈呼吸问题。写稿有得。中午出外散步一次。

15日星期日 早出购食品于北长街，回家进汤饮，写稿。文淦来，送到食品。午饭后写稿。三时去北海散步一周，回家晚饭。顽童仍有来的，不多。

16日星期一 早起出散步，回家进食。写稿有得。购得川楫。二小女孩表示要好。

17日星期二 早起出购油饼，回家进食。写稿十九章完，待补眉注。午后去西单，鸡蛋缺货；购毛巾等。

18日星期三 早起去西华门进食，购烧饼等。天安门大便。回家写稿，补注三则。以绒布付缝制，月底可取。开始写第二十章。

19日星期四 终日阴云密布，湿冷欲雪。早去地安门购油饼即步归，写稿一段。午饭后去王府井购牛奶等回家。有山东来人访问邹平县师事，答之，六时去。晚饭未再出。

20日星期五 早起稍晚，就近购油饼。赵春生来，送到文淦所赠食品蔬菜。在地安门购油饼、面包回家。

21日星期六 早起天寒风大，未出门，在家进食。午后风仍

大，不能出门。晚饭后去洗澡剪发，遗失小手巾一方。思索写稿，着笔甚久，卒不惬意，就睡后忽有悟。

22日星期日 早起去西华门进食，购油饼回家。写稿有得。九时赵凯来洗衣服，午后乃去。十时半出购饼食，午饭后小休息。写发王星贤一信。去百货大楼购罩衣一件，回家晚饭。

23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于鼓楼，散步一圈而回，写稿。午饭后去新街口晤雪昭，回家蒸稀饭。有山东人来访询侯子温事，答之。

24日星期二 早起前忽粪便一次。六时出南长街购油条回家，写稿。午饭后菜去文淦家。三时去地安门购豆制品、面包等。

25日星期三 早起去南长街购油食并进食，回家写稿。赵春生来送食品。午后兑桂林20元，答王祐堂一信。阅《日本史》。

26日星期四 早起去西华门购油食回家进食。收拾整理杂物。写稿。访浴池、裁缝、招领失物处等。炉火熄灭。

27日星期五 早起去西华门购油碎，回家写稿。十时去西四午饭于外，回家写稿。晚饭后陈维博送来花生10斤（代购）。

28日星期六 早起去南长街进食，回家写稿。有某校来人求证杨超事，答之。午后又有人来访询燕京大学中印研究所事，以不知



答之。收王星贤信及寄来书2册，翻阅后即送还之。天阴有小雪。闻氢弹成功一次。阅领导讲话。

29日星期日 早起去南长街购油饼回家进食。有济南来人访问郝保光事，答之。午饭后访雪昭于其家，留给10元。他送我布票10尺。落雪终日，不甚大。

30日星期一 早起六时半去鼓楼购油饼等，回家进食。有谢同志等来访问济宁训练处事，答

之。午饭后菜出开会，愚去新街口购点心、面包等回家。有海军二人来访问济南辛庄军训团事，以有关情况告之。终日阴冷有风，温度甚低。

31日星期二 早起去西华门进食，购油饼回家。午饭后去裁缝处未取得新衣，到文淦家付以10元囑转付王。去王府井购广柑、香蕉、蜜枣等回家。日历终不可得。

## 1969年

### 1月

1日星期三 气温极低。早七时后起，进食于家，写稿改稿。午饭后访鲜恒，知特老6月8日故去矣，谈悉一切。即欲访大中，车不通，未果去。回家购月份牌，无日历也。

2日星期四 早七时起，去鼓楼进食购油饼，回家写稿。阅马克思《论印度》有得。去北海误时，回家午饭。饭后文淦来。去鼓楼付洗件取洗件。与雪〔昭〕通电话。回家晚饭。本日温度低至15度下。

3日星期五 早六时半起，去西华门购油食，去天安门厕所，回家进食。写稿小段，思索有得。外

调人来签字。菜出开会。温度仍低。补文淦来过。以洗件付洗，并取得回洗件。

4日星期六 早起去西华门进食，购大米，回家写稿。去政协取工资，又取来新制内衣。通电话。付存200〔之〕于储蓄所。天寒有风。

5日星期日 早起进食于家，出购油饼。同雪昭洗澡，又剪发，修脚。午饭后小休息，写稿。菜出洗澡。晚饭自炊而食。写至印度第三点。

6日星期一 早起去西华门购油食，天安门厕所大便。回家写稿。去西单购蜜枣等，回家午饭，写稿。风大天寒。菜开会。

7日星期二 早起进食于

家，写稿。出觅面包等于西单不得。潘怀素来，赠以10元。闻“九大”名单已揭晓一些。

8日星期三 早起，旧鼓楼副食店无所得，回家进食。写稿。有人访问邹平事，答之。午后去西单新街口各处觅白面包不得。写印度对照完。陈维博之弟来，付还并收借各一书。

9日星期四 早起去南长街进食，购食品，回家写稿。天回暖，但傍晚又阴冷，欲雪未雪。午后出购白面包，终不可得，求核桃仁亦无之，可怪。阅毛主席言论集。

10日星期五 早起煮粥食之。去旧鼓楼大街购豆腐，又去地安门等处觅白面包不得。回家写稿，“印度对照不同”结束，明日开〔始〕写相问各点。气温低，且有风，不得机会活动身体。

11日星期六 早起去南长街购馒头等即回。进食于家，写稿。赵凯来洗衣。大风不好出门，去地安门及西四一转即回。晚饭甚迟。购挂面等5斤、甜点心1斤。

12日星期日 早起进食于家，出购油饼即回，写稿。赵凯再来洗衣，并带来文淦代购食品蔬菜。晤雪昭〔于〕北海。午后去紫竹院散步，天气佳也。菜出购面包等物，晚六时半乃归。

13日星期一 早起去西华门购食品，回家进食，写稿。有来

访者询田清华下落，根本不知此人，答之即去。午饭后去紫竹院散步，经三虎桥回家。菜有学习会。

14日星期二 早起去西华门购油食，即回家进食，写稿。午饭后小睡。去北海一转，阳光好而风大。回家写稿。赵凯来洗衣。

15日星期三 早起煮粥写稿，破例未出门。有军人来访问杨某（邹平农场职工）事，略答之。午饭后去前门购苹果、香蕉，中山公园散步习拳（入冬来第一次）。回家写稿。有人来访问许应真，根本不知有此人，答之而去。菜白天有学习，晚八时又被召去开会。

16日星期四 早起煮香蕉甚美。出购油食即回。有地质学院二人来访问倪某事，不知其人，但以济宁训练处的情况答之，签字而去。菜午后赴群众会，据云有人发反动信函百余，待访查破案。

17日星期五 早起进食于家，出购油食即回。写稿有得。菜出开会。午饭后小休息，写稿。菜再出开会。四时去北海后门外沿路散步即回。以床单付洗。

18日星期六 早起进食于家，出购油饼即回。写稿。菜去百货大楼。午饭后小休息。天稍暖。三时菜回家。去洗澡，人太多，即回晚饭。欲剪发亦不行。

19日星期日 早起去前门进食，并购油饼回家。赵凯、春生

先后来，送到文淦及周〔君〕赠食物、代购菜品等。写稿有得。晤雪昭付50元。为院内及街道积雪清除劳动。午后鲜恒来坐。晚饭后出去新街口一转即回。文淦代觅到日历，很难得。

**20日星期一** 早出购油食，并进食于外。九时洗澡剪发，回家午饭。小睡，写稿一段。菜出开会。蒸饭，写稿。天气尚可。

**21日星期二** 早出购油食。回家进食，写稿，改稿。文淦来坐，送到食品蔬菜等。王祐堂取去10元，其女婿已得解放云。

**22日星期三** 早出购食品，回家进食写稿。有杭州来人访问济宁事，答之，签字而去。菜上下午均开会。晚饭〔后〕赴政协开会，亦为百余反动传单事，动员检举也。天暖，惜未出去习拳。

**23日星期四** 早出购油食，回家进食，写稿。取回洗件、床单。菜被召开会。晚饭后去前门大栅栏购柿饼1斤。

**24日星期五** 早出购油饼，煮粥食之。写稿改稿有成。午饭后小休息。出购白面包两个。赵凯来，送到文淦所付食物及代购菜品。今日稍寒冷，活动太少。以床单付洗。有二女生来访问六一年去广州事，答之。补昨收焕誉信。

**25日星期六** 早出购油饼，进食于家，写稿。去天安门厕

所，转出东华门购温朴回家。有二女生来访问有关张申府事，彼此言语不愉快。晚饭后闻明日大风，即电告雪昭改约。

**26日星期日** 早起竟无大风而有小雪。出购油饼回家，写稿竟日。候二女生未见其来。晚饭后去天安门厕所即回。

**27日星期一** 早起煮小米粥极佳。出购油饼即回。写稿二十一章完。出购香蕉于王府井，回家午饭。菜出开会。有军人来访问邠平事，答之而去。晚饭后去鼓楼地安门药店购银翘解毒片即回。

**28日星期二** 早起进食于家，购油食，写稿。去西单，去天安门厕所。觅购水果，得香蕉及梨；见有核桃甚小。

**29日星期三** 早起煮香蕉食之。购油饼。写稿（加一小段）。午后菜出开会。阅世界文化史有关基督教资料。天气较佳。去北海穿行前后即回家。晚饭后出散步一次。

**30日星期四** 早起再煮小米粥食之，购油饼即回。写稿有得（二十二章开始）。出购面片。饭后菜出洗浴，并购药品食物。晚饭后去前门珠市口一转即回。

**31日星期五** 早起进食于家。文淦来过。菜出开会。写稿。检阅世界通史有关基督教资料。

## 2月

1日星期六 早起去换车月票，转至西单两大早餐店，竟大失所望。购酱菜回家。写稿。赵凯来洗衣。收取洗件床单。通电话与雪昭。购蜜柑等，遇张祚延。

2日星期日 早有雪，未出门，进食于家。八时后去浴池会雪昭。回家午饭，饭后小休息。访鲜恒略听其谈话。回家写稿，改稿一段。晚饭后未再出。菜早八时半有会。

3日星期一 早有雪不大。进食于家。出购油食。雪于午后止。有山东女同志二人来访问训练处事，答之而去。菜全天有会（动员下农村）。晚饭后去新街口购面包、橡皮膏等。写改稿加注。

4日星期二 有政协物资查抄小组田锋等同志二人来访问1966年查抄事件，谈话后嘱我写出概况，他们明日来取。

5日星期三 早起写抄家概述。有人来访问菜，又有人来访问我询党政委员会事，既须谈话，未得写完。田等来阅看所写，改明日再取。

6日星期四 早起赶写及抄写旧件，终日未出活动身体。候田同志未见其来。出购香蕉一次。陈维博送来花生，求写字。

7日星期五 早起进食于家，购油饼于外。回来写补遗一纸，又复核各件。有人来访问靳子钦事，略答之。遇怀素子途，既付以10元矣。候晚间田等不见来。出购黄油一方。换下被护挡。

8日星期六 早起天〔气〕预报，今日气温6度。出购油饼。回家思索写稿。去紫竹院散步。田同志来取写件。菜说话不好。去看文淦即回。

9日星期日 早起进食于家又食于外，购油饼回家。写稿不多。赵凯来缝换被里。菜赵同出。晤雪昭于北海。气温10度。

10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后写稿。夏润生来借钱，付以30元。午后〔前？〕去紫竹院散步。午后去颐和园，内容布置改变，食堂亦改动。赵凯来，菜以20元助其制被盖。

11日星期二 早起煮白米粥食之。思索写稿。洗澡回家。有河南人来访问王芳亭事，答之即去。

12日星期三 早起写发朱谦之、郭大中及上海张三姨各信。购油饼回家。写稿。剪发于西四。发良庸信，并免去30元。购料酒回家午饭。饭后休息，思索写稿，未能动笔。晚饭后去前门大栅栏购水果多种。

13日星期四 天阴欲雪。

进食后去购油饼回家。写稿至一段落，暂停笔。午后去永安〔定？〕门车站一转，人多。赵凯来助扫房。

**14日星期五** 天阴欲雪。开始抄稿存底，计4页。拟年前抄至150页。午后去北京站一看，未能入站即回。

**15日星期六** 天阴欲雪。进食后出购油饼，回家抄稿。晚间陈维博送来代购鸡蛋5斤。终未见雪。

**16日星期日** 旧除夕，出觅年糕不得，人太多也。访雪昭家，取回《简明哲学辞典》阅之。又访大中家，晤其夫人，知大中从去年五一节即在本单位集中学生〔习〕未住家中。抄稿至156页。阴冷幸无大风。

**17日星期一** 旧历新年。抄稿至160页。访谦之还其日本史书3册，知其亦集中在城内学习不回家。今日以休假适在家也。午后雪昭夫妇来坐，送江米酒及花生米，报以水果。鲜恒午前来坐。

**18日星期二** 早起进食甜酒鸡蛋。出购油饼。（曾到北长街小吃店，不开门）抄稿。去前门大栅栏正明斋亦不开门，觅年糕不得。

**19日星期三** 早进食后出门，因小雪即折回。抄稿至165页。赵氏姊弟来，午后文淦来。陈维博祖父身故，来此以香油一瓶为其祖父做功德，付还其索写之卡片。去

北京站一转，经天安门回家。

**20日星期四** 夜来有主席新指示发表，报纸有社论阐述。文淦及赵凯之母来坐，送来元宵，先煮食，后油煎之尚好。

**21日星期五** 午后去朝内菜场购油菜、菠菜、红柿。赵凯送来芹菜。天气虽冷，但阳光尚可，亦无大风。抄稿174页。

**22日星期六** 早起煮小米粥食之。落雪不小。抄稿至179页。午饭后再写稿。二时乃出门至公园前，转西单食品公司无所购即回家。收良庸回信。

**23日星期日** 早起雪满地。煮香蕉食之。抄稿眉注多页。九时去北海散步看雪，回家午饭。饭后去地安门一转。赵纫秋来坐，赠以20元。再抄眉注。晚间潘来借去5元。

**24日星期一** 早起温度甚低。煮粥食之。抄眉注多页。去北长街一次。午后续抄眉注。三时半去剪发洗澡，五时半回家，菜开水管而迟迟未回水，我归后去回水则已误时。天气预报有雪。

**25日星期二** 早起知未下雪。去公园厕所并购食品。回家抄注。有人来访问青年党情况，以所知答之。又政协来函询问济宁训练处事，又询徐树人下落，着手写回答。早晨遇渊庭于新街口菜市。

**26日星期三** 早起有雪未

出门。进食后写答政协问。有人来访问辛庄军事训练事，谈话甚久，仍留问待答。水管仍不得水，去自来水公司亦不得头绪。是日仅一出。

27日星期四 早起去新街口房管所，知改在鼓西大街38号，午饭后再访之，卒得其派来2人修好水管。赵春生先来提水5桶矣。以答政协转来之询问两件挂号付邮。上海无回信，甚怪。

28日星期五 早起煮香蕉食之。开始抄稿180页。到西单购奶白面包，回家午饭出散步。再抄稿。晚饭后去王府井。咳嗽流涕，服银翘解毒4片。补早出换得车月票。

### 3月

1日星期六 早起进食后去购油饼。赵凯来助洗衣1天。有济南来人询问徐学德事，答之，签字而去。抄稿1页。

2日星期日 连日咳嗽流涕不愈，服银翘片至此日为止。早起去看雪昭，回家接待青海来京访问乡农学校之二人，谈话后即去。天阴，不太冷。抄稿一纸。

3日星期一 夜来大雪，晨起未休，正午乃晴。出门一转，棉

鞋竟湿。有湖南人访问军事训练养成所事，谈话记录而去。晚饭后出门散步即回。

4日星期二 早起煮白米粥食之。九时去政协领取工资，人甚多，以时间颇晚才分发之故。经天安门回家，游行队伍满街，车行甚慢。午饭抄稿未出，菜出洗澡也。晚饭后出去一次。

5日星期三 早起进食于外，购油饼，去粮店，领粮票，购大芸豆。抄稿至193页。天气不如昨日之光〔温?〕暖。

6日星期四 早起食芸豆。去颐和园食油饼，登后山散步。归途至德胜门无车，步行回家。午后核稿。菜引出一场纠纷，衣衫及室内污湿。陈维博代购鸡蛋送来。

7日星期五 早起食芸豆。抄稿。以床单及上衣送新街口洗衣店，回家抄眉注两段。潘怀素来，赠以10元。闻章伯钧病重。午后去北海散步。有人来访问刘彦明事，答之。又有人访问王福溢事，答之。①均各为之签字而去。写王星贤一信（请代查书）。

8日星期六 早起进食于家。出购油饼即回。清理成稿。发见重抄。去洗澡。发政协一信（答问）。赵凯送来食品。有魏朗斋之女来坐。是日初暖，忽阴冷欲雪。

① 王福溢大夫曾工作于山东邹平卫生院，1939年随著者自四川赴敌后。

**9日星期日** 起床太晚，为向来所无。进食于家。晤雪昭、星贤于北海，收星贤所查资料，回家。张泽、姜秀容忽来，闻其谈乡村情况。阅世界通史有关产业革命资料。

**10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后去南长街购油条回家。抄世界史资料。在西四剪发。

**11日星期二** 早起进食于家。夜来大雪至晨未休，午后乃小乃晴。出购油饼一次。午后去西四、西单购萝卜、面包等回家。今日开始写稿，得一段。

**12日星期三** 早起进食后出购油饼，中午出门遗失车月票，只得补购。经西单回家。政协转来天津询孟宪光、沈阳询萧克木各1件，写答信，待付邮。菜未开会。

**13日星期四** 早起进食后出去散步。写稿后去新街口取回洗件。菜出购物。顽童来闹多次，约贾同志来看。张泽来借钱付9元。以政协信付邮。

**14日星期五** 早起进食于外，购油饼回家。写稿一段。晚间又取回洗床单。天气尚好，穿行北海。菜出开会。

**15日星期六** 早起雪满地，不出门，进食于家。写稿。午饭后小休息，去紫竹院走一大周圈。经西单购茶叶回家。天气晴朗。

**16日星期日** 早六时起，

饮牛乳一杯，在外食油饼。回家后去北海，遇潘怀素、李一平、李雪昭。回家午饭。收政协转来调查表1件，写答函。去赵登禹路取百元，经西单回家。晚饭后未再出。天暖。

**17日星期一** 早起进豆浆于外。以政协信付邮。回家写稿。午饭后小休息，出购面包，回家写稿。菜有学习会。洗衣。

**18日星期二** 早起煮小米粥食之，出购油饼，写稿。午饭后小休息，去花市大街散步。回家写眉注二段。终日天阴欲雨。晚九时雪昭来，付以百元。他送来《参考消息》，待阅。补杨超昨晚忽来，送到布票及红柿酱1瓶。

**19日星期三** 早起进食于外，并购油饼。回家翻阅《参考消息》，有所摘记。又为菜讲说一次。终日未写稿，出去走动一次。有济南来人访问徐树人下落，答之。

**20日星期四** 早出购油饼，回来听天气预报。写稿一段。洗澡剪发。午后大风，不出门。

**21日星期五** 早起进食于外。收潘一信求援，访之不遇。写稿一段。赵春生来，送到豆腐等食品。晚七时潘来，付以6元。据云章在医院住。

**22日星期六** 早起进食于家。写稿眉注二段。午后去白石桥，知5路电车移此，西直门拆除中。晚间雪昭来坐，谈其经济状况，并

以政策主宽见告。

23日星期日 早起进牛乳糖。去颐和园散步前山后山一周。十时前回抵家。午饭后访鲜恒，二时回家。晚饭后出购招柑。在景福阁习拳。终日未写稿。

24日 早起进食于家，出购油饼即回。写稿一段。午后菜开会。有人来访问邹平乡师事，答之。出购面包两次，又购香蕉豆腐等。

25日 早起出购油饼，写稿不多。天暖更换衣履，并收皮大衣等。购卫生球于西四。午后去北海散步。菜有学习会。晚饭后去王府井购香蕉。

26日星期三 早起进食后去购油饼，在中山公园习拳。有海军同志来访问济宁训练处事，答之。午后再去紫竹院习拳，归途购面包等。写稿不多。

26日星期三 早起后进食后去购油饼，习拳于中山公园。购香蕉、招柑等。写稿一段。写发雪昭一信。<sup>①</sup>

27日星期四 早起进汤饮，出购油饼。写稿。闻有寒流，果然降温。有军人同志来访问济宁训练处事，答之，并签字。又有军人同志来询问梁曾传事，就邹平县府

情况答之。出门两次，购樟脑球及梨柑等即回。

28日星期五 早起有雨兼雪。出购油饼即回。洗澡、修脚。今日又有两批来访者，一访问民盟陆钦墀之〔事〕，一访问河南学生张清风事，分别谈话，费时甚多，未得写稿。气温较低。

29日星期六 早起出购油饼，回家进食，写稿。去北海西南隅习拳，天晴朗甚佳。回家午饭，有青海来人询问豫北支队事，答之。赵凯来洗衣，换我被头。出购面包、高力〔丽〕纸，回家晚饭。

30日星期日 早起进食于外，又煮香蕉食之。写稿完成二十二章。赵家父子来，说打〔搭〕小棚事。午后雪昭、陈维志来。<sup>②</sup>天气尚冷，改期再拆除室内火炉。

31日 早起一出购油饼，再出更换车月票，三出剪发于西四，午后又出购水果点心等。写《著者告白四则》，改补全书目次。<sup>③</sup>天气仍冷，可怪。

## 4月

1日星期二 早起出购油

① 26日日记重记。

② 陈维博、陈维志两青年于1966年后因熊仲光介绍，呼著者为师，过从甚密，对著者生活上多所帮助。

③ “告白”与“目次”均为《中国一理性之国》一书而作。



饼，回家进食。抄稿4页。天气仍冷，预报温度屡改。赵凯来洗衣。晚间广播“九大”开会公报。菜付赵20元。领得布票17.3尺。

2日星期三 早五时起阅成稿，抄稿全完工。午间去王府井，因游行队伍塞道，从沙滩走回家。据报明日大风降温；今日已甚冷。

3日星期四 早起果低温有风，不出门。抄著者告白及分章目次三纸。文淦来，付以王祐堂10元。有女同志二人来访问中央政治学校事，笑拒斥之而去。

4日星期五 连日冒风寒，而气温骤低，大风可怕，迟至六时后起床。不出门。进麦乳精1杯及苹果。核阅抄稿至160页。前次青海来询问豫北支队又来求签字。又东北来人访问马秋帆事及所谓“勉仁学派”，答亦签字而去。本日未去政协领工资。

5日星期六 早起进食后整理成稿，装订。九时后去政协领工资，即回家午饭。菜出开会。访问马秋帆之东北人又来询平教会事，即答之。

6日星期日 早起进食后核阅成稿。去北海散步至西南隅，折回五龙亭，遇雪昭谈话（收其分赠布票10尺）。晚饭后去王府井购面包。天气仍不暖，预报明日大风。

7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于家。补抄眉注一段，全稿阅看一遍，封裹备用。连有三批来访者，一批访问平教会事，告之；二批访问王芳亭事，答之；三批访问邹平工作，具答之。大风竟日，不好出门。潘来付以10元。第四批访问军事教练养成所，告以非我所知。

8日星期二 早起进食后亲自送稿至章老家，有袁姓青年接待甚好。<sup>①</sup>在百货大楼购风雨衣1件，去25元。有妇联二人访问邹得心事，言语间殊不愉快；允为写一材料。

9日星期三 气温回升，无风。散步北海。访晤李主任，以购竹竿事请批示，须待明日答复。购白布11尺，备制小褂2件。收棉衣于箱。夜间忽奉通知，明晨九时开学习小组会。

10日 早四时起洗脸刮胡。写致李主任一信，改午后二时半见面。去政协开会，略发言，十一时后散会。步行缸瓦市进面食1碗，回家休息。二时半访李，所求竟未办到，即转赴政协，适政协掌握公章之人不在，须明早九时再来。

11日星期五 早起进水果。去北海竟未开门。进牛乳于新街口，出西直门到白石桥一转。九

<sup>①</sup>“章老”即章士钊先生。

时到政协取得介绍信。午后赵凯来即付之，转交其父亲。晚七时后恕儿来坐，谈国事及其兄弟子侄情况。甚悉。补记：恕儿前曾来过，我适外出，故再来也。其夫妇将去黑龙江农场，嘱其到达地点，以新通讯地址见告，庶不失联系。

12日星期六 终日不想吃饭，进水果、油条、白粥、乾果而已。赵氏父子来，拆除烟筒火炉，糊窗，大致完工，明日搭棚。但借介绍信竟无用。去成衣铺做白布小褂，竟不够料，又加一尺二寸布。

13日星期日 身体不爽，懒散无力，不能写稿，核阅《人心与人生》稿未完。赵来搭油毡小棚。炒面包丁为午饭。晚间雪昭来，竟一见即谓我有病。代购复方阿斯匹灵服之。睡后出汗，似好。

14日星期一 终日阅《参考消息》。菜出开会，未终即回。赵氏父子来架搭席棚，遮强阳光，完成，但明日仍〔有〕零星工作。三时去洗澡，五时半回家。晚饭进玉米粉粥。食欲不振。补两女生来询张鸿钧事。

15日星期二 早起闻“九大”第二次新闻公报。出购油饼，即回。再出到中山公园散步习拳，知习拳之不可缺。

16日星期三 早起去西四购馒头油饼等回家。菜开会。收昨报纸后去景山习拳，未甚得便。有

人来访询邹平卫生院杨某事，答之。出剪发于西四。

17日星期四 早起去西四进食，购油条等回家。开始写汉族拓大一稿。午饭后去北海习拳散步，经新街口购红柿酱回家。

18日星期五 早起即去颐和园，七时半入门，九时半出门，习拳于景福阁。天晴暖，极佳。菜去赵家，归后又去文淦家。阅列宁集有关民族问题的文章。

19日星期六 终日阴云，二时半后落雨，以至入夜。早起散步德胜门。午后去北海散步习拳。阅列宁集有关民族问题的文章，有所摘取。气温甚低。朝阳市场得香蕉。

20日星期日 终日阴有小雨。散步习拳于北海西南隅，回家阅斯大林论民族问题。晚间鲜恒来坐。兑10元给桂林焕誉。

21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于家。去西四购食品、黄瓜。到新街口以衬衫等付洗兼补。午后去北海散步习拳，天气晴暖。购豆腐回家。赵来付以5元购塑料布。补：有人来询问朱谦之事，答之。

22日星期二 天阴欲雨。去北海西南隅习拳，阴冷有风。赵来，说明塑〔料〕布未买得，明日回乡云。写稿有得。

23日星期三 夜来有雨，晨起犹阴。出购油饼即回，进食于

家。写稿一段。午后晴冷，出门散步一次。文淦来坐。

**24日星期四** 阴沉无雨。早出散步，购油条于西四。进粥1碗。写稿一段。出购香菜黄瓜。午饭后去紫竹院习拳，知茶座已开业。回家再写稿。

**25日星期五** 早起出门散步，到西四购油条。写稿。午饭后去紫竹院散步习拳。晚饭后去西四觅苏打饼干。因游行队伍塞路，车不易上。遗失车月票，为之怅惘。报纸未送来。晚问杨超来坐。

**26日星期六** 早起出门散步购油饼即回，进食写稿。八时后去北海习拳，并到西四。午饭后小休息，写稿一段。阅报纸有关“九大”闭幕公报。雪昭来坐。

**27日星期日** 早起出购油饼，回来竟忘收听天气预报，此急于进食之失。写稿后去紫竹院散步习拳。九时半回家，再写稿。午饭后小休息，写稿一段。出购水果。听广播政治报告至夜十时半。

**28日星期一** 早起出购油饼，回家进食。为菜写出发言稿。有四川人来询问邹平事，答之。写稿一小段。午后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再写稿。剪发、洗澡。

**29日星期二** 早起进食于家。出购油饼，回家写稿待改。去新街口服务站送付洗件，取回洗件。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听广播党

章及中央全会公报。购面包于新街口。

**30日星期三** 早起进食于外，购回油饼。去更购车月票及票夹，回家写稿。有人来访问乡村教育社事，以非我所知答之而去。改稿有得。天暖甚。政协来人送明日天安门观礼证件，且将有车来接。晚饭后去百货大楼购花生米。

## 5月

**1日星期四** 早起即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归途进食并购油饼于德胜门。九时回家写稿；二十四章开始。午饭后小休息，去鼓楼一转。六时车来，同车多不识，观礼台上百分之九十八皆不相识。夜十二时后始散会回家。

**2日星期五** 早起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归途经西四，进食购水果点心等。写稿又改，最后思索有得。

**3日星期六** 早起出购油饼即回，进食于家。七时后去中山公园，散步看牡丹，写稿，习拳。归途经西单购咸面包、黄瓜、柿饼回家。有人来访问潢川青年军训团事，就所知答之。全国妇联来人取去前写之邹得心材料。午后去紫竹院散步。

**4日星期日** 早起去中山公园进食，购油条，看牡丹，习拳，

写稿。回家午饭。晚间雪昭来坐，送来《参考消息》多纸，知戴高乐辞职。

5日星期一 早起大风六七级，不好出门，写稿，阅《参考消息》。午饭后政协来人通知开会，二时赴会略发言（人数多于上次），至六时半乃散。回家晚饭（同时领工资）。

6日星期二 早起即去颐和园散步，进食，习拳于景福阁。经两单购水果回家。写发宽儿一信。有妇联来人仍询问邹得心事，言语不愉快面去。

7日星期三 早起进食于家，洗袜等。去中山公园看牡丹，习拳。经西单购酱菜回家。写稿一段。潘来付以10元。以150元付活存于银行。

8日星期四 早起出购油饼，煮小米粥食之。去景山看牡丹，习拳，散步。回家午饭。写稿一段。休息后去北海习拳。

9日星期五 早起出购油饼，进食于家。到北海习拳。去百货大楼及盛锡福购草帽均不可得。回家午饭。小休息后写稿一段。预报有雨，不验。菜出开会。文涪来过。

10日星期六 早有雨。出购油饼，进食后去北海习拳，忽被顽童抢去手提包，钱币、布票等皆在内，追之不及。报告派出所时，竟

有两个儿童亦称被抢。回家写稿。午饭后小休息，再写稿。

11日星期日 早有雨。出购油饼，回家进食。天阴暗，开灯写稿。雨大不能出门。午饭后十二时去看鲜恒，看到主席及总理讲话记录，二时回家。四时出购咸面包于西单。写稿改稿有得。

12日星期一 早起天晴，午后却有雨意。出购油饼即回，进食于家。写稿。去西四剪发，购面包于西单，习拳于中山公园。回家午饭，饭后休息。有虎林来人访问培英侄家世，答之。写眉注一段。晚饭前购青菜。

13日星期二 早起购油饼，回家煮小米粥食之。写稿。菜为我换被里。天阴冷。决定大改稿，写出一段。闻赵凯是日去云南西双版纳农场。

14日星期三 早起洗裤。出购油饼，回家进食。去中山公园习拳。回家赵春生来助挂塑料布。有人来访问平教会事，答之。写发良庸一信。以被里付洗于西四。

15日星期四 早起出购油饼，回家进食。去紫竹院未成，即折回。写改稿一段。有川人来访询问杨亚仙事，答之。去王府井购茶叶。有人来访问济宁训练处事，答之。洗澡。

16日星期五 早起出购油饼，回家进食。去中山公园习拳。八

时回家写改稿一段。午后菜有会至五点。北海派出所来电话召我领取所失财物，居然大致收回。

17日星期六 早起炉火熄灭，即去颐和园进食。散步一周未得习拳，九时回家写改稿。菜有会。午后去地安门购食品，即回。去前门大栅栏购草帽（三角九分）。

18日星期日 早起进食于家，写改稿。午前雪昭来坐，并送《参考消息》三纸。阅《参考消息》。去中山公园习拳。

19日星期一 早起去德胜门购油饼不佳。回家进食后出购蔬菜于西四。回家写改稿。午后去紫竹院略习拳，购面包回家。

20日星期二 早起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到西四进食，购点心回家。写稿有得。菜整天有会，以故晚饭后乃一出门（去王府井）。写发培宽、潘怀〔素〕各一信。

21日星期三 早起进食于外，购油饼回家。写改稿。去紫竹院散步习拳。补：赵春生来，代购豆腐等物，赠1元及《红旗》1册。

22日星期四 早起去中山公园习拳，看稿件，回家写改稿。午饭后小休息，写稿。去新街口以洗件付洗，购黄瓜；免料酒不得。收宽儿回信。赵纫秋来，赠20元。

23日星期五 早起去街购

油饼，并进食于外。回家后再出游紫竹院散步，习拳。八时半回家，写改稿。有河南人来访询济宁事，答之。午后又来签字。出购料酒于鼓楼、地安门不可得。补：发章老信。

24日星期六 早起径去西山八大处，九时回城。十时后到家午饭，休息。写稿未得成文。午后去前门，在中药铺购得黄酒半斤。

25日星期日 早起出购油饼，回家进食。到西四取回洗件4件。午后去紫竹院散步，未习拳。早习拳于中山公园。收艮庸、培昭回信。晚间雪昭送来《参考消息》。鲜恒亦来坐。

26日星期一 早起购油饼进食于外，八时去西四购面包，剪发，回家阅《参考消息》。有东北人询方铭竹事，答之。<sup>①</sup>

27日星期二 早起径去香山，进食后入园，登玉华山庄思索写稿，在芙蓉山馆习拳。十时半回抵家，赵春山先在。午睡时有东北人来访询邹平郭生事，答之，约明日再来签字。章老派王秘书来，知其病中，即写致王一信请代陈章老前。

28日星期三 早起去西四购油条等回家。有东北人来访询周通旦事，答之。陈维博来谈。在北海西南隅习拳。晚间恕儿来长谈，

① 方铭竹为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同人。

据云 6 月 1 日去肇源。

**29 日星期四** 早出购花卷于西四，进食于家，又〔去〕中山公园习拳，回家写稿。午饭于马凯，因家中火熄。访问周通旦事者来求签字。

**30 日星期五** 早阴小雨，去西四购油饼，回家进食，写稿。午后有军人同志又来问桂某事，答之如前。在北海习拳。晚饭后去王府井一转，购痔药于百货大楼。陈维博借去 30 元。

**31 日星期六** 连日均早起用痔药，写稿不多。

## 6 月

**1 日星期日** 写稿未成文。去王府井购水果、面包。习拳于公园。去陶然亭，人多极，景色平常。晚间雪昭来谈，送到《参考消息》，阅之知苏修备战。

**2 日星期一** 早起习拳于中山公园，表堕地付修理于西单。在鼓楼取 120 元，购新表于百货大楼。晚上文淦送来最新指示，阅之，不如所期望。

**3 日星期二** 早起去紫竹院散步习拳。阅最新指示，未写稿。赵凯之母来洗衣。出外遇周经甫。

**4 日星期三** 早起有雨。去

中山公园习拳，经西单购信封、味精等。去政协领工资，转回存款于鼓楼银行。午饭后雨止，去紫竹院散步，经新街口取回洗件。晚饭后陈维博来，代购香油 2 瓶，又归还 30 元。

**5 日星期四** 早起径去西山八大处，曙光可爱。归途饭于西单、甚糟，贪心不可有如此。回家文淦先在，以最高指示见赠。连日未写只字。

**6 日星期五** 早起去西四购油饼回家，进食后去中山公园习拳。抄语录数则。午饭后小休息，阅主席讲话。去清华园洗澡。进食于外，不好。

**7 日星期六** 早起购油饼于西四，回家进食。去中山公园习拳，阅书摘抄语录。潘来赠 10 元。闻章伯钧故去，申府回家。<sup>①</sup> 杨超来，未之见。

**8 日星期日** 早起购油条于西四，回家进食。去中山〔公〕园习拳，阅书。连日未写稿。午后陈维志送来香油 2 瓶。雪昭来，以《参考消息》付还之。夏润生来，赠以 20 元。去王府井购苹果及眼药水。

**9 日星期一** 早起去德胜门一转，回家后再出去西四进食。去北海散步，习拳；白塔茶座竟停

<sup>①</sup> 章伯钧为农工民主党负责人。“申府回家”，指张申府自“隔离审查”处返回。

业。回家阅林语录，有所摘取。午后剪发于西四。去西单取回手表。

10日星期二 早起出散步购油饼。连日均未动笔，今始思想写稿，仍不成文。去北海习拳，东四菜市购苋菜等回家。夜间有雨不甚大。

11日 早起去天安门散步，阳光美景可爱。回家进食。写稿有得。午饭后休息，写稿。去紫竹院散步，回家晚饭。陈维博送来《扁鹊心传》一书，阅之至夜。

12日星期四 早起去天安门散步，归途购油饼，回家进食。再去北海习拳，思索写稿。八时半购西红柿回家。赵春生来。

13日星期五 早起去北海外面一转即回。有外地来访问八步、黄姚事，答之。收宽儿信约晤面。陈维博送来解放干部材料阅之。温度甚高，室内尚可工作。

14日星期六 早起去紫竹院与宽儿会晤，知其近况。九时购蜜枣等回家。有人来访问周新民事，答之。<sup>①</sup>袁昌忽来坐，知其颇有进步。晚间巴来邀菜谈团结，菜说话不得体。

15日星期日 夜来小雨，终日未晴。收恕儿自肇源来信，即回一信发去。早去中山公园散步习

拳。访鲜恒，看《参考消息》，听其谈话。回家午饭。菜对人说话失败。雪昭晚间来，对菜谈话甚好。

16日星期一 终日阴云不解，小雨时行。早去中山公园散步习拳。回家写稿一段。午后未再出。

17日星期二 天晴后又落大雨。赵春生来过。陈维博来借去80元。菜参加院内四家学习班。中山公园习拳，思索写稿。晚去王府井，百货大楼三楼停业。

18日星期三 早去颐和园习拳散步，回家午饭。收宽儿转来恕儿信。写稿。补：昨日有人访问叶笃义事，答之。<sup>②</sup>文淦及赵母来坐，送来粽子烧饼等。

19日星期四 早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忽思索写稿有得。中午雪昭送来《参考消息》，阅之至夜，以致未能写稿。送煤来5筐。

20日星期五 早起进食后去紫竹院散步习拳，转东城问候章老，知尚好。剪发于西四，购面食回家。午后休息，写稿一段。晚间去王府井一转。

21日星期六 早起去紫竹院散步习拳，进食于新街口，九时前回家。午饭后有东北人来访询济宁训练处事，谈后签字而去。晚间到地安门一转。

<sup>①</sup> 周新民曾任民主同盟副秘书长，与著者同赴昆明调查李闻案。

<sup>②</sup> 叶笃义为民盟同人，著者与马歇尔谈判时任翻译。

**22 日星期日** 早起进食于外。去紫竹院习拳，散步。八时转至中山公园写稿，九时回家午饭。午后写稿未再出门。菜去文淦处。晚间雪昭送来《参考消息》，坐谈许久而去。

**23 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后去中山公园阅《参考消息》，回家午饭，再阅《参考消息》，有所摘记于册。

**24 日星期二** 早起进食于外。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再转至公园写稿，九时回家。赵春生来。菜去赵家洗衣会文淦，晚六时后乃归。愚六时后去西单一转，洗澡兼修脚，八时回家。

**25 日星期三** 早起去天安门前散步即回。进食后再出，至中山公园思索写稿。回家写一段。午饭后小休息。菜出洗发。有学习会。晚饭后去西单一转。文淦来坐。

**26 日星期四** 早去西四进食，回家听天气预报。再出中山公园写稿，九时回家。有四川人来访询问维斗政历，为解答乡建工作，签字而去。思索写稿。晚饭后去前门一转即归。

**27 日星期五** 早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兼思索写稿。八时回家进食。写稿未成文。四川人又来访问，有所补充。有自来水笔遗忘，来此觅取，当时未发见，其人去后乃发见。

**28 日星期六** 早起去紫竹院散步，习拳。转至中山公园写稿。九时后购食品回家。赵春生来。午饭后小休息。去西四银行转存款，到北海习拳，写稿。晚饭后又去百货大楼购香皂等。（预报有雨未验）

**29 日星期日** 早起去紫竹院习拳，散步。回家午饭后，十二时访雪昭于其家，候至二时雪〔昭〕归。还其《参考消息》，换取新《参考消息》。

**30 日星期一** 早起去紫竹院阅《参考消息》，习拳后回家，写稿一段。晚饭后去西四以制服裤付洗，换车月票去5元。购食品回家。收田镐上海来信。

## 7 月

**1 日星期二** 早起到北海后门一转，购油饼回家。菜七时半开会去。阅《参考消息》。赵家母子先后来，以背心赠春生。午饭后小休息。三时去北海习拳，到西四购切面等回家。答田一信发去。晚间陈维博送来两本书。

**2 日星期三** 早起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回家后再出剪发于西四，到前门购黄酒回家。气温度至36度。文淦晚间来。补：三时去新街口饮牛乳，购西红柿。阅两书。

**3 日星期四** 早起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回家写稿一段。午



后去北海，忽遇暴雨，幸未淋着。杨超、鲜恒先后来坐。

**4日星期五** 早起在附近一转即回。九时去政协取工资，存100元于银行。午后出购黄瓜。收田稿回信。

**5日星期六** 少怀忽来坐甚久。闻宽儿15日去湖南，特于五时去蔚秀园，先看到小东、小元，随则颂华、小宁，最后见到宽儿，留晚饭。回家已过九时。

**6日星期日** 早出访鲜恒，还其文件。到银行付水电房租等，回家则文淦、春生先在。午饭后出购小孩夏衣6件。分给元、东、宁三孙。雨中访少怀，谈移时。宽夫妇来过已走，只好再去蔚秀园以衣付三孙，同宽儿一车到海淀乃分手。终日阴雨未停。

**7日星期一** 阴云未解，雨甚小。出门一转，进食后去中山公园习拳，看书。收恕儿回信，即答之。又发章老一信。

**8日星期二** 早起即去紫竹院，与宽儿晤谈甚久。进食后又去北海习拳。雪昭来坐，午后访雪昭取得《参考消息》，及杨超缝制件。赵来洗衣整日。天阴。

**9日星期三** 终日阴雨。去北海习拳于西南隅，购油条回家。陈维博来还10元。以两书还之。出地安门购菜两次。

**10日星期四** 此日为移居

一周年纪念日。夜来有雨，晨起未止。七时去中山公园习拳。决定写论“仁”一文。购油饼等回家。午饭后写发王星贤及培宽各一信。有人来访询济宁训练处事，答之。论文起草一段。

**11日星期五** 早起出购油饼即回，再出中山公园习拳，思索写稿。午饭后小休息。菜未赴会。阴雨时行时止。出购食品一次。章老派王秘书来致意。王祐堂来坐即去。

**12日星期六** 早起去紫竹院散步，习拳，抄稿一段。有陕西来人访询刘仁民事，答之。午后去西单购桃及酱菜等。

**13日星期日** 早起发于道泉一信。雾气弥漫，一出即回。写稿。午后看“九大”开会电影。去北海习拳。

**14日星期一** 早起出门一转，回家再出取回洗件，购茄子经北海习拳回家。午后出前门剪发，进晚餐，看长江大桥电影。落雨甚大，归途淋漓，双足尽沾湿，到家已七时后。闻有人未访问，不相值。

**15日星期二** 早起幸晴。去紫竹院候晤于道泉，不见其来。习拳散步，晴光甚佳。回家进食。午后去北海写稿。收王星贤回信（无既书）。前次来访之人未签字。

**16日星期三** 早起去紫竹院散步习拳，晴光佳妙如昨。回家

午饭，饭后去北海写稿，归途购点心桃子等。藜出开会。据云明天起天天要开会。

**17日星期四** 早起径去访少怀，不期有雨，不得远游西山，在动物园一游，谈话不少，惜无关宏旨。

**18日星期五** 早起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回家午饭。饭后去北海写稿。游新建东安市场，购一网兜。不见旧书摊，旧饭铺，不如前。

**19日星期六** 早起去紫竹院散步，即转赴颐和园进食。散步至后山一周，未得习拳。午后去北海写稿，仍未得习拳，有欲雨之势即速回家。

**20日星期日** 夜来有雨，终日阴沉。论文写成。雨中去北海习拳。午后访雪昭，付还又换取《参考消息》。

**21日星期一** 夜来雨止，晨起阴云不解，却无雨。在北海阅《参考消息》，取回洗件，付一洗件。转至东城访王星贤，以论文稿请正。晚间雪昭送甜酒来。

**22日星期二** 早起闷热，出门一转即回。进食后再出紫竹院散步，未得习拳。回家午饭，食西瓜。赵母子来助洗衣等事。午后大

雨。

**23日星期三** 早起出散步即回。有人来访询济宁训练处事，谈话签字。收周植曾香港来信，即答之。午后天气不热，未出门。晚饭煮粥食之。

**24日星期四** 早起竟无雨，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回家进食写稿，《前进的中国，倒退的苏联》未成文。<sup>①</sup>有东北来人访询萧克木事，答之。<sup>②</sup>下午洗澡剪发。

**25日星期五** 早起去南长街购油食回家，进食后去中山公园写稿，习拳。

**26日星期六** 阴雨不定。去中山公园习拳，写稿有得。东北人再来签字。午后去紫竹院散步。

**27日星期日** 早起去各处一转。午饭后去蔚秀园，看到三小孙及宽儿湖南来信。发怨儿一信。访鲜恒略谈。说无雨又有雨。去西单购食品往返。

**28日星期一** 早起去南长街进食，中山公园习拳散步。就寝后忽奉政协通知，明早八时听报告。

**29日星期二** 早起出外进食。回家后赶赴政协，三年来第一次进大礼堂。由三条石工人报告过

<sup>①</sup> 《前进的中国，倒退的苏联》即《中国——理性之国》的第二十五章。（见全集卷四）

<sup>②</sup> 萧克木为山东乡建院所属之乡村书店筹办与主持人。

去血泪史。回家已午后一时多，休息兼雨，未出门。

**30日星期三** 早起进食于外，回家再出至中山公园习拳，思索写稿。回家午饭。菜出开会。穿行北海，欲写稿，不得其便。

**31日星期四** 早起去南长街进食，转至中山公园思索写稿，食苹果。

## 8月

**1日星期五** 夜来雨多，早起略止。去南长街进食，中山公园习拳散步。回家写稿。阅世界史俄国部份，准备材料。出购蔬菜一次。

**2日星期六** 早起犹阴雨，午后晴。习拳于中山公园。阅俄史。出购面包终不可得。赵春生来过。

**3日星期日** 早起去颐和园，看晴光中西山甚佳。习拳于谐趣园。归途觅面包仍不可得，甚怪。回家后雪昭送《参考消息》来；以旧的付还之。午后再出觅面包仍不得。游东安市场，购茶叶。阅《参息》。

**4日星期一** 早出进食，再出紫竹院散步习拳。去政协领薪乃改明日发放。转至西单购得面包回去。气温甚高。午后去西四取回洗件。有陕西来人访问陈哲文事，允为写一材料，答其所询问。晚间八时来取走。文淦带其孙来坐许久，

菜又回看之。

**5日星期二** 早出后海一转即回。进食于家。杨超送来江米酒。九时去政协领工资即回家。午后未再出。

**6日星期三** 预报有雨未验。收田镐来信即答之。连日未得习拳。菜早晚开会。购桃子地安门。阅《参考消息》。写稿未成文。

**7日星期四** 预报有雨未验。出购油食，回家进食。后去中山公园习拳散步。思索写稿有得。潘来付给10元，略谈外地情况。

**8日星期五** 早出紫竹院习拳散步，思索写稿有得。去西四剪发，觅菜蔬不得所欲。回家写稿。午饭后休息，阅《参考消息》完。

**9日星期六** 早起去天安门习拳。进食后去东四购西红柿。回家写稿。雪昭雨中来谈，借雨衣回去。

**10日星期日** 早雨不止。雪昭来，还雨衣。菜赠粮票20斤又40元；以旧《参考消息》付还之，换新的阅看。补：昨天晚饭后去蔚秀园，看到三小孙及宽儿来信。

**11日星期一** 夜来有雨，终日阴雨不止。曾去北海习拳。西单购面包不得，购花卷于西四。菜出开会。四时半去洗澡。回家晚饭，阅《参考消息》完。

**12日星期二** 早晴朗，去天安门散步。回家进食，再出公园

习拳，写稿。收恕儿回信。去前门购烟台梨未得，乃得之于新街口。

13日星期三 早晴朗，去紫竹院散步习拳。进食于外，回家写稿一段。菜出开会。孙俊耀来坐，发上海田畴一信。

14日星期四 早起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回家午饭，写稿一段。午后去北海思索写稿。晚饭后鲜恒来坐。

15日星期五 早起去天安门一转。购油食回家，再出中山公园。以《北京日报》十四纸（见）（寄）广东良庸。去西单购西红柿2斤。文淦曾来。午后去北海写稿并习拳。五时回家晚饭。

16日星期六 早起去紫竹院散步习拳，阴云四布即回家进食。写稿一小篇，又写稿一段。大雨如注，午后略晴。

17日星期日 早起出门一转，回家写稿，去北海写稿。菜去王府井。习拳，回家午饭。午后赵春生来。陈维志来，还我10元。为之指点如何看古书。

18日星期一 早起去西山八大处，天晴朗，看山极佳。习拳不多，十时回家午饭。闻杨超来借去百元（菜手付），带来《参考消息》阅之至夕。写稿未得其窍，已成者须改作。（马龙是日下放，走

了）。

19日星期二 早起出门一转。回家进食后去北海，思索写稿，习拳。回家午饭。赵来洗衣，菜同赵母子出街。有四川人来访问李志纯历史答之，签字去。<sup>①</sup>午后阅《参考消息》。去房管所谈电灯问题。

20日星期三 早起出门去紫竹院一转，即回家进食。再出，王府井洗澡、修脚、剪发，回家午饭。写稿。脖颈发痒总不止，夜中忍耐入睡。遇梅汝璈，知叶景莘、张纲伯故。

21日星期四 早起雨大，出购油食即回。写稿一段。午饭后休息。去北海西南隅习拳，转前门静室写稿。雪昭送江米酒来，未值。

22日星期五 早起晴好。去紫竹院散步习拳。西四购油食回家。赵纫秋来赠以20元。写稿一段。

23日星期六 早起出外购油食。回家写稿。午后去紫竹院散步，景色不佳。发王星贤一信片。晚间雪昭来坐。付还一部分《参考消息》。

24日星期日 早起去朝外，在朝内菜市购茄子。回家闻赵春生被分配去某兵团。雪昭来代安装厕所电灯，又带来《参考消息》数

<sup>①</sup> 李志纯为原山东乡建院同人，后又任教于勉仁中学。

纸。午饭后去北海，又去蔚秀园，看到小元、小宁无小东。回家以药火驱蚊。

25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后去中山公园，阅《参考消息》，摘记要点。

26日星期二 早起去紫竹院散步习拳，风景颇佳。午后去朝内菜市购香菜、黄瓜，回家晚饭。写稿；俄史六要点写完。

27日星期三 早起去紫竹院散步一周。访王星贤。看元史《耶律楚材传》。借来《世界文化史年表》。收良庸信云报纸收到。午后去北海西南隅习拳。

28日星期四 早起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回家写稿。赵来洗衣。文淦来坐，春生亦来。去前门购黄酒。

29日星期五 早去前门进食。在中山公园写稿。回家午饭。出购面包于新街口。晚间大雷雨，有冰雹。

30日星期六 早起雨中去北海西南隅习拳。回家进食、写稿。午后去紫竹院，竟阻断桥路，关闭小卖部。转至珠市口回家，再写稿。知冰雹之严重情况。

31日星期日 夜来查户口。早起出门一转，回家进食后写稿有得。收政协转来武汉水电院调查函件，即作答复付邮。访雪昭，换取《参考消息》，回家阅之。在北海

西南隅习拳。

## 9月

1日星期一 早起换车月票。去紫竹院散步，见到风雹灾重，大树为拔。回家写稿，阅《参考消息》。午后去西单、新街口购面包、黄桃。

2日星期二 早起写稿、进食未出门。八时后去西四剪发，北海习拳。回家午饭，写稿。终日阴雨。

3日星期三 早起进食后去中山公园，习拳，写稿。天晴景色佳。九时后回家午饭。杨超送米酒来。午后写稿去北海习拳看报。是日无雨。

4日星期四 早起在外进食，去中山公园写稿。九时去政协领工资，存百元于鼓楼，付房租水电等3.55元。换窗玻璃2块。发寄良庸报纸1束。

5日星期五 早起进食，去北海习拳，欲写稿未得。回家写稿，孙俊跃及其同事陆某来坐，托其带交田、富蜜枣等物。午饭后休息、写稿，出购食物。

6日星期六 早起略进食，去中山公园写稿，回家午饭。午后三时去蔚秀园借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回家阅之，所记有错误不少。

7日星期日 早起去颐和园（经31路）阅《大事记》。十一时去蔚秀园还之，看到小元、小宁。回家午饭。雪昭及潘先后来，付潘10元。雪昭取去《参考消息》。访鲜恒未值。

8日星期一 早起去北海习拳，回家进食写稿。赵春生来。午饭购苹果、黄桃等。天气渐凉。

9日星期二 早起去中山公园习拳写稿，回家午饭。菜去前门赵春生同行。午后二时洗澡。兑20元给良庸。去西四西单购面包等。

10日星期三 早起去紫竹院散步，回家写稿，完一段。文淦来坐。陈维博来还10元，以其书借我阅看。

11日星期四 早起去香山碧云寺，天气晴朗可爱。十一时回家。赵来洗衣。写稿成一段。去北海习拳，并写小稿。

12日星期五 早起去中山公园习拳，进食，回家写稿。午后菜出开会。愚出购水果于新街口。阅《论语》注。

13日星期六 早起去丰台路口了解雹灾情况。在西四进食，回家写稿。去地安门购水果食品即回。

14日星期日 早起进食于外。去蔚秀园看小元、小宁即回。写稿。鲜恒来坐，谈许久。写稿成篇。

15日星期一 早起去玉渊潭，不得其门而入，循河岸南行至木樨地而西单购物回家。

16日星期二 早起再去玉渊潭，从木樨地北行沿河至其旧址，废荒矣。再北行乘36路车至西单回家。赵来洗衣。菜仍有会。未写稿，阅《颜氏家训》、《世说新语》。去北海习拳，补两日课。

17日星期三 早起未出，写《早年思想再转再变》一稿，开始着笔。有〔着〕军服女同志二人来询问渊庭过去事，允为写一材料。午后去北海习拳。晚间阅书。收良庸信云款及报均收得。

18日星期四 早起去天安门散步，购油饼回家。写出李激材料二纸。鲜家八女来以信稿托修改。以九月上半月《北京日报》寄良庸。去北海写信稿。

19日星期五 早起去中山公园习拳，未得写稿之便。购油食回家。信稿写出。晚间访鲜恒付之。前来之女同志取去李激材料。陈维志来，为讲《孟子》一章。

20日星期六 早起进食于外，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回家写思想转变稿。阅《诸子集成》。午后去北海划船两小时；年内只此一次矣。

21日星期日 早起去前门进食，回家写稿。午后去蔚秀园，看两孙。回家雪昭先在，送来《参考

消息》。

**22日星期一** 早起去西四西单,购鸡蛋等回家。写稿一段。去北海习拳。去前门一转(午饭后)。阅《参考消息》,政协张同志来问候,小坐即去。

**23日星期二** 天阴,早起去前门,在公园散步习拳。购油条回家进食。写稿。收田镐来信。

**24日星期三** 早起去颐和园,习拳于石舫,进食于食堂十时回家,写稿未成文。菜去文淦处及赵家,春生代购煤炭。

**25日星期四** 早起写发田镐一信,嘱其走候张三姨。去北海习拳,写稿有得。赵春生去东北,菜去其家午饭,又去文淦处,归来甚晚。

**26日星期五** 旧中秋节,终日阴雨。出北海习拳,写稿。回家午饭。陈维博来,送到陈樱老《静坐讲话》等数种,留阅之。

**27日星期六** 阴云小雨连日不断。早起进食后去北海习拳。午后又去北海写稿。陈维志来为之谈拳术医学皆出于道家,借钱购车应允。

**28日星期日** 早起阴雨如故。去西四付洗件二,又购油条回家。去西四剪发转至东城洗澡,经东安市场回家。陈维博来还10元,以书送阅。

**29日星期一** 早起去北海

习拳,西四进食,转至东城觅桃不得。回家午饭,饭后去前门购小帽头及广柑2枚。回家写稿,遇王秘书于车中,知章老病重。归来发王一信,表示拟视章老于医院。陈维博来以各书送我阅看。又代其弟取去180元购车。

**30日星期二** 天晴有风颇冷。早起去换车月票,北海散步习拳,回家进食。阅陈送来各书。午饭后休息。政协送来国庆节观礼请帖,明早有车来接。因天冷开箱取出冬衣,收夏衣。午后去蔚秀园,颂华及小孙入城,均不得见而回。

## 10月

**1日星期三** 早起未出门。八时有车来接,同车为周士观;“五一”观礼没有他。九时登台,台上入数倍于“五一”,但熟人仍止数人如“五一”也。十二时回家。晚七时半再去参加晚会,十时回家就寝。写发怨儿一信。

**2日星期四** 早起进食于外。去蔚秀园,颂华去北大上班,接待外宾,只元、东、宁三孙在家,盘桓至十时。往访谦之,借来《太炎文集》一书。午后访郭大中,晤谈甚久。收田镐信,报告访晤张三姨,情况尚好。

**3日星期五** 早起去北海习拳。袁昌来见未值,候之不至。鲜

恒来坐。午后再去蔚秀园，看到颂华及小东等。雪昭来送《参考消息》，告以自己克服困难。

4日星期六 早起去北海散步习拳。访申府谈许久。到政协领工资，填表，领医院手册，回家午饭。饭后去东四市场购羊皮桶去47元。阅《太炎文录》。

5日星期日 早起进食后去紫竹院散步。去前门欲制皮袄未成。午后访谦之不遇，还其书两种。终日阴云。

6日星期一 早起去中山公园习拳，回家后再出东四。制小皮袄，购面料等去11元。午后再去东四补所欠料纸等件。终日阴，午前小雨，午后止。

7日星期二 写发李雪昭一信。遇闫秉华。潘怀素来，赠10元。闻中苏关系缓和。阅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莱出开会。大风颇冷，换取冬衣。习拳北海。

8日星期三 早起进食于外，习拳北海。天晴有风。写稿。补昨发良庸报纸一束。阅我外交部驳斥苏联文件。

9日星期四 早起进食后去香山一游。此地似有所改变，饭店可能开放，园外旧桥址不见。十二时回家午饭。写稿一段。晚饭后去东安市场购长厚袜。

10日星期五 早起出门一转即回，写稿一段。莱出洗澡及开

会。二时去北海习拳，登白塔。吃水果。

11日星期六 早起进食后去北海习拳，西四剪发购油条回家。赵来洗衣。午饭后写稿一段。去紫竹院散步，遇一病人，为之说气功疗法。回家晚饭。

12日星期日 早起去北海习拳。访雪昭，知杨超送《参考消息》于家。回家午饭之后访鲜恒略谈，转至蔚秀园看两孙。访谦之不遇。回家晚饭。

13日星期一 早起去北海习拳，购油食回家写稿。陈维志来还5元，代为取下棚席。去蔚秀园不见一人，留下白薯即回。晚饭后雪昭来谈，以《参考消息》付还之。

14日星期二 早起去紫竹院习拳散步，购油食回家。赵来洗衣。写稿一段。莱出开会。

15日星期三 早起雪昭送来《参考消息》，阅之竟日。当晚雪昭取回去。在北海散步习拳，写稿。

16日星期四 早起去中山公园散步习拳，购油食回家。写稿一段。去颐和园划船，天气佳。

17日星期五 早起去北海散步习拳。发雪昭一信。回家写稿。收朋三祝寿信。

18日星期六 早起去北海习拳，回家进食写稿。收田、富祝



寿信。<sup>①</sup>雪昭送来《参考消息》，阅之竟日。菜出参加斗争坏人大会。赵纫秋来赠以 20 元。雪昭晚间来取《参考消息》。

19 日星期日 旧历重阳。写发田、薄各回信。<sup>②</sup>收良庸信。天阴欲雨终日。雪昭来代安装室内火炉。袁昌来谈。晚饭时鲜恒来谈。

20 日星期一 早起去香山登高，经蔚秀园一视诸孙。收恕儿来信，述其情况甚详。发恕儿一信，以良庸各信寄其阅看。写稿未注文。

21 日星期二 早起去北海习拳，购油食回家。《早年思想》一文脱稿，午后送星贤看不相值。赵来洗衣。菜开会。

22 日星期三 早起去西单菜市购鸡蛋西红柿，进食于外。开始写上周公信稿。

23 日星期四 早起进食于家。去中山公园习拳。有小雨。写稿未完。收马先生信即作答。晚间被通知明日挖防空壕劳动开始。

24 日星期五 早起进食于家。发马先生信。去北海习拳。十时参加劳动至十二时，回家午饭。饭后休息，四时至六时再参加劳

动，回家晚饭。

25 日星期六 早起进食于家。去北海习拳，西四购物，回家写信稿。

26 日星期日 早起写周信完成。<sup>③</sup>雪昭来谈。下午再来代我以皮箱付修理。陈瑾贞来坐甚久。杨超从菜手借去 50 元（次日事）。去蔚秀园看到小元，颂华仍上班，办理下放人员事，小东不想来蔚秀园云。

27 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后去北海习拳。送致周总理信。回家午饭，饭后去蔚秀园，颂华去火车站不晤，看到小元甚好，还其书。洗澡剪发后回家晚饭。饭后访王星贤取回我稿，据谈无疏散意。

28 日星期二 早起访雪昭，说皮箱事。去蔚秀园稍晚，不见一人。去颐和园习拳，散步西堤。天气甚佳。回家午饭。收王星贤信。赵来洗衣，换我被里。写赵春生〔信〕答其来信也。去看谦之不通，绛云谈无走动消息。

29 日星期三 早起去蔚秀园，看到颂华，取来宽儿信及布票。回家午饭，饭后阅二十五章成稿，准备续写。<sup>④</sup>去中山公园习拳。文

① “田、富”即田畴、富顺寿夫妇。

② 重阳节著者七十六岁生日，前曾得田畴、薄朋山祝寿信。

③ 致周总理信，已收入本卷。

④ 续写《中国——理性之国》。

送送来食品蔬菜等。发赵春生信。

**30日星期四** 早起散步，经后海换14路5路回家进食。写稿(廿六章)。午后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又转至颐和园散步一周，三时半回家，晚饭后未再出。据云夜有大风。

**31日星期五** 早起换月票于平安里，转北海习拳。左膀似扭筋。回家抄思想转变一文之副本，至午后共得七纸。去东安市场一转，购大柿子。晚饭后访郭请假。陈维博送来香油5斤，又取去1元为隆林老僧购食品。赵于来助缝补衣服。

## 11月

**1日星期六** 早起去北海习拳。抄件十纸完成。陈维志购得新车来小坐，以某书付转其兄。

**2日星期日** 早起去北海习拳。购月票去5角(元)。回家午饭。雪昭来谈。开写稿一段。菜出开会听传达。出购黄酒半斤。晚间陈维博来以《图书集成》付还之；谈毛主席事情。

**3日星期一** 早起去北海穿行而过，回家写稿。菜出劳动。午后习拳于北海。政协来人通知晚六时半开会，如时而往则军代表约集谈备战问题，囑勿信谣言。九时回家就寝。

**4日星期二** 早起习拳于北海，回家后写稿。去政协领工资。菜出劳动，提前晚饭。去东四取新衣竟未得。回家再写稿。

**5日星期三** 早起出门一转即回写稿。菜早出劳动。去北海习拳，购食品回家午饭。午后写稿，并去北海散步写稿。回家晚饭。

**6日星期四** 午前去东四取回新制小皮袄，去7.8元。

**7日星期五** 潘来付以10元。午后参加劳动。

**8日星期六** 午前午后均劳动。算出房水电帐，付银行。

**9日星期日** 雪昭来互换《参考消息》。鲜恒来谈。午前午后均劳动。

**10日星期一** 早出大便。午前劳动，午饭后阅《参考消息》于北海并习拳。午后再劳动。陈维博来，以《思想转变》一稿付之阅看。闻明日将回暖。

**11日星期二** 早出进食。参加劳动。午饭后去北海散步，归后休息且再劳动。回家晚饭。晚饭后访雪昭，遇维博收颜李书。维志来为讲《孟子》一段。

**12日星期三** 早出即回劳动。去北海习拳，阅颜李语录，知其所短。午饭再去劳动。晚饭后阅《参考消息》。文淦来过。菜出访陈瑾贞及西四银行。

**13日星期四** 早出进食，

北海大便，回家劳动。午饭后小休息，去北海习拳散步，阅《参考消息》。回家请假。小卧息，作菜，晚饭。菜去访陈瑾贞。

14日星期五 夜来小雨至晨未休，不出门，默坐省心。劳动因雨停工。开始写稿，雨终不止。中午去北海习拳。发良庸一信（转去宽恕两信）。

15日星期六 早出散步即回进食，换棉鞋，参加劳动。午饭后小休息，参加劳动。回家写稿一段。

16日星期日 早出到西四购食品，回家进食，参加劳动。午后再参加劳动。三时去北海散步习拳。回家晚饭。袁昌来坐，谈疏散事。

17日星期一 早起去西四自来水公司，又去房管所说自来水管问题。午后十二时至四时劳动。雪昭昨今来过两次均未见。晚八时后来送到《参考消息》。陈维志来还5元。为之谈中国之特点。

18日星期二 早起进食于外，回家写稿。陈维博送来花生米10斤。以颜李语录付还之。文淦及赵来过。晚饭后洗澡于烟袋〔斜〕街。

19日星期三 早起去天安门公厕竟七时不开门，回家大便。

参加街道劳动，午前午后两次。晚饭后访鲜恒，聆其谈工商联及民盟发还抄家物资情况。

20日星期四 早起去紫竹院大便。在北海习拳甚佳，回来街道劳动。午后再劳动。自来水公司工人来修水管。雪昭来小坐。写发良庸一信。

21日星期五 早起去紫竹院大便，去北海习拳，回家参加街道劳动。午饭后小休息，一时半再劳动。进煤球200斤。何雁送来黄米。菜有学习会。

22日星期六 早进食于家，去北海大便，经西四回家写稿。午后参加劳动。四时晚饭于外。去蔚秀园看4个小孙。

23日星期日 早起进食于家，去北海散步习拳，回家参加劳动。雪昭来小坐。午后再参加劳动。思索写稿未写。沈有鼎与潘同来，不觉长谈。<sup>①</sup>

24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于家。访鲜恒不值。去北海习拳，西四剪发，西单购面包回家午饭，小睡起写稿。菜出看电影。文淦来。晚间不见鲜来。

25日星期二 夜梦引起反省。早起进食后去北海散步习拳。回家写稿。午饭后鲜恒来坐。参加劳动，出购食品。

<sup>①</sup> 沈有鼎先生，哲学家，哲学所研究员。

26日星期三 早起竟逾六时半。进食后八时去民族学院访于道泉得晤，但我稿已失。逢遇吴文藻，知潘光旦去世两年矣。回家午饭，饭后劳动。二时回家。缝纫小裤。菜去鲜家。

27日星期四 早起去北海散步大便，回家杨超送来旧箱。午饭后劳动，菜又胡闹。阅杨送来之《参考消息》，有历史家之言可取。收艮庸回信，已函渊、秉。

28日星期五 早起进食后去北海大便。回家清旧稿。写发马慧时一信。

29日星期六 中午去劳动因无人即回。去西单购酱桃仁，甚佳。雪昭来坐，说明日修箱。修改成稿着手。发陈维志信。黎光恢携其子孟龙从哈尔滨来，将去北碚云。<sup>①</sup>

30日星期日 早起去换车月票，购油食回家进食。夜来思索写稿有得即进行。沈有鼎来取我稿，以“读熊”付之，坐甚久，不能出门。<sup>②</sup>午后雪昭来修箱。晚饭后陈维博送还我自述一稿，又以某书请阅；书不佳。写致于道泉信。

## 12月

1日星期一 早起发艮庸、

道泉各信，换北海月票及大便。回家写稿，未参加劳动。黎光恢夫妇及小孩来。

2日星期二 早起进食于外，去北海一转。午后无劳动。晚间陈维博来送书，又还其书，彼固执所见，海之无效。赵于来过。

3日星期三 早起进食于外。两去北海，习拳于西南隅，无风有阳光。回家写稿有得（增改）。

4日星期四 早起进食于家，写改稿。九时后去政协领工资回家。午后未参加劳动。写稿。晚间去东安市场。

5日星期五 早起进食于家未出门。写稿。十时去荣宝斋购小字笔及稿纸。午后去劳动以人多而回。陈维志未，为之谈思想问题；借去《东西文化》一书。晚间出门一转。终日未去北海练拳。

6日星期六 早起购油饼于西板桥，大便于北海。回家抄稿。午饭于新街口川馆。午后略劳动。晚饭后洗澡于浴室。

7日星期日 早起进食于西板桥，购油饼回家。本日无劳动。风大，白天零下2度。潘来付以10元，以思想转变稿托其送沈。闻其谈外交情势。袁昌来坐略谈。

① 黎光恢为著者侄外孙，其父母住重庆北碚。

② “读熊”即《读熊著名书书后》一文。

**8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于家，抄稿2页。天冷始穿棉裤，有风颇冷。应潘约晤刘绍光于北海茶座，阅其著作各稿，于生理，天文，数理有创造（第四种数理）。略习拳而归。

**9日星期二** 早起进食于西〔板〕桥。穿过北海，回家抄稿。去西四剪发。收良庸信。陈维志来过未晤。午后在北海习拳。回家抄稿。

**10日星期三** 早起去北海大便。进食于家，抄稿。罗赵纫秋来，付以20元。午后去紫竹院散步习拳，光线好。雪昭送来《参考消息》。

**11日星期四** 早起去西板桥购油饼，穿北海回家进食。抄稿。十一时去北海遇刘绍光，聆其谈一元数理，甚通达可贵。三时回家抄稿。晚饭后去前门购梨。

**12日星期五** 早起在家进食。去北海购油饼等，习拳西南隅。回家抄稿。晚饭后去西单购桃仁。

**13日星期六** 晚饭后去蔚秀园，看颂华及三孙，并看到宽儿来信，将于下月回京云。

**14日星期日** 早起进食于家。去北海习拳。午前午后均抄稿。雪昭送来参考消息，并代修理皮箱。收政协转来济南调查函件，即作答复发出。又发邮报纸一束于广州。菜去看文淦。

**15日星期一** 早起已七时后，甚怪。未出门，进食于家。抄稿完成二十五章。写发马先生、良庸各一信。去东安市场，未习拳。阅《参考消息》。鲜恒之妹以其来信送给我们。

**16日星期二** 早起进食于家，抄稿小注。九时出购油食。午饭后去北海习拳。黎光恢由北碚回京来见，述颂天意见于我。菜整天有会。晚饭后去前门一转。

**17日星期三** 续抄稿头小注文字。穿行北海，阳光甚好。洗澡修脚费时甚多。晚饭后购内衣1件于西单。收衣于皮箱。

**18日星期四** 进食于家，出门一转，赵来代换被护头。兑良庸40元。更换内衣，付报费。小注文字抄完。在北海习拳散步，新街口购面包。

**19日星期五** 早起进食于家，出购油食。回家抄稿（二十六章）。午饭后去北海散步习拳，回家抄稿。收马慧时从英德回我信，即答其信。文淦送食品来即去。赵来取去应洗衣件。

**20日星期六** 早起进食于家。抄稿完，开始写新稿。去北海习拳。回家休息，思索写稿。晚饭后去新街口等处一转。

**21日星期日** 早起室内火灭，进食于外。去蔚秀园看到两小孙及颂华。查出古田会议的主要内

容是政治建军路线。回家午饭，雪昭送来《参考消息》，阅之竟日，未写稿，因风大亦未去北海习拳。陈维志来说明未能还出5元，以其兄托写之镜框付之转交。

**22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于外，回家写稿。午饭后去北海习拳。付还《参考消息》于雪昭家。回家参加防空演习。写稿，午后未再出。

**23日星期二** 早起热粥食之，购油饼于外。回家写稿。写答鲜恒信。午饭后去北海习拳，回家写稿未成文。晚饭后八时防空演习。

**24日星期三** 早起就食于家，写稿。剪发于西四，习拳于北海。访鲜家，以鲜恒信付之，闻其妹谈话。

**25日星期四** 早起进食后出购油食。写稿一段又作废。午前菜出学习。去北海习拳即出。风大且冷。去前门购帽未得，得面包一件。有人来借去3元。

**26日星期五** 早起特冷，人冬以来第一天，大风。出就食于外，购饼食多件。改稿颇好。未出习拳，只出地安门购食品而已。

**27日星期六** 早起进食于外，购油食并回家。写稿。午饭后去北海习拳。文淦来过，送食品多色。去西单一转即回。写稿不多。

**28日星期日** 早夏润生来，以我旧著两书送我，来借钱，其老母已故。张少怀来，约定下星期日与王季衡会于其家。午后习拳于北海。陈维志来，为之讲陈独秀所以落于右倾之故。

**29日星期一** 早煮粥食之，未出购油食。写稿一段。午饭后去北海习拳。王府井洗澡更衣，购黄酒回家。

**30日星期二** 早起进食于家。雪昭来送《参考消息》。谈及渊庭事。午饭后去北海习拳，转至西单购点心回家。菜去陈瑾贞家未成功，购食品多色回家。

**31日星期三** 早起进食于家。写稿。去北海习拳。杨超、于连芬来。收良庸信。阅《参考消息》。潘怀素交回我稿2件，谈话甚长。菜去陈瑾贞家。于成稿加圈志。陈维博来，付还其书2本，又借去《中国文化要义》。

## 1970年

## 1月

1日星期四 进食于外。去西郊访谦之，还其书3册。看三小孙于蔚秀园。回家午饭，闻袁昌来过。发渊庭一信。午后陈维志来，为之讲明不可简单地看一个人（阎锡山）之事例。

2日星期五 早起写稿一段。北海不发售月票，即不入门。去西单购食品。去蔚秀园看小东、小宁，在园内散步。回家晚饭。

3日星期六 早起进食、写稿。收张申府信。收马仰乾一信。晚饭后访申府，还其书4种，谈我的写作。蔡去文淦家。陈维博来，行事师礼。

4日星期日 大风且冷不可耐。雪昭来坐，付还其《参考消息》。午饭后休息。二时访少怀，会晤王季衡，漫谈至四时半回家晚饭。在少怀家遇颂华，闻宽儿15〔日〕前后回家一看。

5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于家。去南长街转至地安门购油食回家。去政协领工资，存银行百元。午

饭后去紫竹院散步，阳光甚好。思索写稿有得。房管局来查房。

6日星期二 早起进食于外。赵来取洗件。写稿屡改无成文。去北海习拳并写稿。写发昭侄一信。收宽儿来信，即答之。又写致岳美中一信，发出。

7日星期三 早起进食于家。写稿一大段。出购油饼、发信。午饭后潘来，付给10元。去北海习拳、写稿。经西单购面包回家。晚饭后未再出。赵送来菜包子，分两日吃完。

8日星期四 早起进食于家。决定抄《儒佛论》旧稿备用<sup>①</sup>，计一日抄出八纸。去北海习拳。晚饭后去剪发，以人多不愿等待而回。

9日星期五 早起进食于家。抄稿。去西四剪发，购油条。去东安市场购小字笔2支，甜橙2斤。因有风未习拳。

10日星期六 早起进食于家。继续抄旧稿。出购面包未得，购甜橙1斤。去北海习拳。小字笔不甚合用。

11日星期日 早起进食于

<sup>①</sup>“儒佛论”即《儒佛异同论》一文。

家。抄旧稿完工，加以装订。陈维博来，留下气功书1本，以剧本付还之。晚间雪昭来，说其母病、小女病；购以广柑、甜橙等。

12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于外。收岳美中回信，即答以来此之车路一信。阅《共产社会》(马、恩、列、斯)，有得不多；再阅《国家与革命》。西单购招柑1斤。

13日星期二 早起进食于家。阅《国家与革命》有得。以岳信寄颂华。陈维博来，以净土课本留阅，并说练筋骨活动。去西单购面包不得，购鸡蛋于地安门。

14日星期三 早起进食于家。续阅《国家与革命》，未写稿。午后去紫竹院散步一周。

15日星期四 连日天气不好，未到北海习拳，仅出门走路活动而已。在西单购茶叶。

16日星期五 早起进食于家。又出购糖饼，食其一。写稿一段。在公园外大便，即转至东安市场，无所得而回。连日未习拳。煮萝卜食其水。

17日星期六 早起进食于家。写稿三、四行。赵送来白菜等。去东安市场购月份牌、面包等。回家午饭，饭后小睡，身体似乏力。付房租等4.39元。饮萝卜汤两次。

18日星期日 雪昭来坐，其母服麻黄见好。自述欠债情况，付以50元偿债。又谈军代表与他

的谈话种种。午后三时去蔚秀园看到两小孙，知宽儿一时不能回京，而恕儿可能从东北移河南沈邱。晚间陈维博送来靠垫一方，付还其书两本。

19日星期一 未能写稿，阅书而已。在东城洗澡尚好，更换内衣。

20日星期二 陈维博来付还其书，彼还我稿，约月底再来取靠垫及油罐。收良庸信，云昭有信致派出所，又收民盟一些物件。北海习拳。

21日星期三 连日有乏力之感，今日稍好。早起进汤一杯。出购油食及豆腐等。写稿有得。午饭后小休息。出王府井百货大楼购衣扣又招柑、面包即回。晚饭后不再出。

22日星期四 今日尚无乏力之感。写稿似不堪用。天气不佳，未去北海习拳，实畏风沙也。

23日星期五 开始大改稿(改旬日来所成稿)。收政协转来福建省调查件即作答付邮。去北海习拳，天气颇好。晚饭前去西四剪发即回。晚间文淦送来食品多色，闻其将有第二孙。

24日星期六 早起进食于家，写改稿。王星贤来坐许久，以良庸信示之。岳美中忽来，谈甚久乃去，知其每星期一、五早九时在小儿科门诊室内应诊。午睡后去蔚



秀园，于园门遇余奶奶，知小元跌伤后脑，住医院。颂华开会，小宁尚未回。

25日星期日 早起进食后去蔚秀园，看到小宁及颂华，知小元伤见好，一、二日能出院。回家雪昭送来《参考消息》，知其母病略好，菜赠以10元。午后破例散步动物园。回家陈维志来坐，付还我5元，态度尚好。

26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思索写稿。午饭后去北海习拳，天气不坏。阅《参考消息》，用去许多时间。

27日星期二 早起写稿一段。收岳美中寄来药方。午后去蔚秀园看小元，已出院在家。有宽儿同事孙君来坐，遂相遇略谈。到中医研究院取药未得，又去同仁堂觅之亦不得而返。

28日星期三 连日未习拳，但习申延腿后筋之动作，似乎有效益。

29日星期四 写发陈维博一信，指其有乞怜语，见于来信之非宜。晚间陈来见，又而语之。在西奶站购面包。

30日星期五 早起写稿，午后去蔚秀园，约明日接小东，不果。

31日星期六 写发于道泉、岳美中各一信。收上海张三姨信，即答之。更换眼镜架。回家写

稿不多。晚间陈维博来，为之分析世间法、出世间法之不同。换车月票。未参加防空演习。以拆洗被护挡托韩代办。

## 2月

1日星期日 早起进食、写稿。参加防空演习。去北海习拳，经西单、西四回家。雪昭来送《参考消息》，以旧者付还之，并托其转渊庭一信。以呢大衣托韩修理。

2日星期一 早起因火炉不愉快。出前门，进食于过街楼，再进食于菜市口，去百货大楼购笔册等，送张颂菲、光焰等，共去10多元。写稿一段。

3日星期二 早起写稿。午后去蔚秀园，转颐和园散步习拳。回家阅《参考消息》。以上下衣4件托韩代洗。雪昭来未晤，菜为其送去40元还债。

4日星期三 早起进食于家。出购油饼。去西郊访于道泉不遇。回家午饭，饭后去地安门购油及糕点。闻赵春生回京。去政协取工资。到少怀家，贺其一子一女各成婚。看到小东、晓音、小元等。回家晚饭，未再出。

5日星期四 今为旧除夕。早起去蔚秀园，颂华七时已去上班，挈三小孙去颐和园早点、散步前后山，登高阁入铜亭，十一时出

园回家。午饭后三时半访沈有鼎，谈雪峰易经新稿事。收岳美中回信，知其返乡省母。收陈维博祝节信。

6日星期五 旧元旦。袁昌来谈，九时去。访朱谦之，在其家午饭，借《甘地自传》回家阅之。棊随赵去文淦家。陈维志来，为之谈历史。

7日星期六 早起进食于家，整改稿一段。午饭后去理发不成。去蔚秀园又值锁门，即折回家。潘来不值，10元付去。晚间雪昭夫妇来，送到甜酒等食品。收恕儿及田镐各一信。

8日星期日 大风且冷，不出门。改稿有得。

9日星期一 早起去蔚秀园，颂华送小音入城，嘱小元、小东明日随我进城游玩，此时颂亦回。回城午饭，饭后小休息。购元宵食之尚可。晚饭后去崇文门一转即回。

10日星期二 早起写稿。九时半去蔚秀园，锁门无人，即回。罗赵纫秋来坐，赠20元；听其谈话，尚好，知郑毅生情况（似未解放）。晚饭吃多了，不舒服，以后戒之。陈瑾贞来坐。

11日星期三 早四时半起写稿，主要复阅前文加以引用。七时去蔚秀园看宽儿及三小孙。挈元、东入城散步，游动物园后回家

休息。阅《甘地传》。取成稿核阅多番，有所修改。

12日星期四 早起核阅成稿，费时甚久。午饭后去清华园洗澡，人仍甚多。回家晚饭。棊同时出门洗澡。文淦来过。

13日星期五 陈维志来，付还5元。为之谈各宗教之历史不同。晚饭后去新街口，购得咸面包。

14日星期六 早起写稿有得，午时去北海习拳。写稿一段。棊去陈瑾贞处，晚九时乃归。

15日星期日 早起写稿。去蔚秀园与宽儿谈话。回家午饭，再去蔚秀园送小东回其学校。在动物园站进食少许，回家晚饭。雪昭来过未值，借去学费15元。

16日星期一 早起写稿。韩代洗床单；代拆洗被里、被护挡均交来。阅《参考消息》。

17日星期二 早起进食于家。写稿。去北海习拳。棊出开会。赵春生来过。晚饭后去雪昭家，付还其《参考消息》，留一字条。

18日星期三 风大不出门，进食后写稿。午后三时风小，光强。出西单购招柑、面包，回家晚饭。收陈维博信（附来米票），即答之。阅《国家与革命》，觅取有用资料。

19日星期四 早起写发岳美中、陈维博各信。雪昭送良庸信给我阅看。王府井百货大楼购牙

粉。

20日星期五 去北海习拳。写稿。赵春生来过。略有感冒风寒。菜午前午后均开会，动员人们疏散。

21日星期六 早起写稿。八时半去王府井洗澡剪发，十二时回家，以为可解表去寒，竟无用。

22日星期日 早起即去颐和园，进食后晤岳美中于石舫，在茶座谈话至十一时回家。落雪不小。午饭后小睡。流涕不止，不再出门。闻雪昭来过。岳交回我稿2件。

23日星期一 落雪不止。感冒流涕严重，发烧很高，睡下一直不得入寐。

24日星期二 落雪不止。发烧似解除大半。饮牛奶、粥等，未吃饭。枯坐室内，不出户庭。

25日星期三 天阴如故，雪时有时无。流涕未止，终日不出户。崔建华抱其子来，送到年糕、核桃等物。不能工作，阅书消遣。饮食减半，不需多食；饮红糖姜水似好。

26日星期四 八时起床。政协来郝、王二人询问[19]66年抄家损失。允为开列表，下星期四来取。宽儿挈小宁来，盘桓至晚饭后乃去。有持政协介绍信来访问者，答之即去。感冒未愈，虽天气大佳，却不出门。

27日星期五 早起已八时。略进汤饮。核阅抄稿，竟发现脱落之字非一，亦未经人指出。咳嗽，流涕未止。

28日星期六 午间欲出又折回。政协转来中牟县询查王芳亭一件，即答之，发去。四时去清华园洗澡、修脚。七时半回家晚饭。韩送还15元于菜，自明日起拟另算。晚间陈维博送来砚石一方及镇尺一件。

### 3月

1日星期日 早起有雪，欲出不果。进萝卜汤，尚好。去蔚秀园遇少怀父子及邹家外孙小浦，却无胡真。回家雪昭来，陈维志来。赵春生来，留下《参考消息》五纸。购感冒丹4丸服之。

2日星期一 雪仍时落时止，天阴冷不欲出。开始起草损失清单以应政协来人之求。流涕、咳嗽不止，4丸感冒丹未见效。

3日星期二 早起欲出未果，连两天未出门。写损失清单。潘怀素来辞行，将去焦作，依其子；赠以10元，留地名而去。流涕、咳嗽未止，甚怪。夜间难以安睡，进饮食以制咳。

4日星期三 天气甚佳。早出进食于外，购油饼、鸡蛋等回家。赵春生来。写损失清单。晚饭后胡

真引东、音两孙来话别(随机关集体去沈丘,6日成行),情形尚好。陈维博来(送来代购芝麻2斤),取去砚石,拟为制盖。去政协取得工资。购六四止咳片1瓶,服两次。

5日星期四 天气甚佳,早出进食并购油饼。写清单完工。服止咳片两次。终日不见政协来人。陈维博来,为之说明大小乘教。砚台有盒可用。算清每月各家应出各费。

6日星期五 昨夜就卧后咳嗽仍不止,颈部发紧未解。去银行交各费。政协来人取去清单三纸。去北海散步,天气尚可。

7日星期六 服止咳片将完。写稿二十七章完结。访陈荣甫(潘介绍中医)未遇面归。午后各家出费收齐。咳嗽不止,甚诧其久而不愈。

8日星期日 早起雪昭、杨超来,送到米酒,付还其《参考消息》。十时访陈荣甫,嘱我服清肺丸。回家服少量。沈有鼎来谈,以《儒佛论》交其阅看。陈维博来,为之讲说多时。

9日星期一 早起肚泻,因清肺丸中有大黄之故,内裤为污。九时去洗澡更衣。午后写稿开始,二十八章。天气尚好,惜少出。

10日星期二 早起进食后去人民医院,九时而内科中医已满号矣。在西四剪发后回家。知政协

又来两人等候我,未晤即去,退回前写之损失略记,嘱再写。写答一笺,希望面谈。宽儿从通县来,谈其全家去湘的行期问题。索用百元,付以70元先用。未得写稿。

11日星期三 晚间为陈维博讲解心经首段。同他去东〔安〕市场购一台表,去十六元三角。去蔚秀园为宽儿送去30元,遇其内弟夫妇。收宽儿毛选4册及其他书籍。遇章老王秘〔书〕于汽车中,说章老情况。

12日星期四 马瑞霞托我写大字报,拟明晨为之抄写。写稿不多。购梨2斤,生食兼煮食。陈维志来自云感冒发烧休息两天。陈维志送来甘草合剂药水1瓶,服之尚好。

13日星期五 继续服甘草合剂。写稿。午后访谦之,还其书3册(世界史二)。又去蔚秀园,知颂华等明日移住其母家。

14日星期六 早起饮可可粉。出购油饼。回家写稿,午后购梨,又觅可可粉于东安市场,乃仅得之。落雪甚小。

15日星期日 早起菜开写损失清单已完,即送政协交卷。雪昭来。修理旧怀表去15.8元。写稿一段。再次来送《参考消息》。陈维志来付还5元,为之讲二十八章开初一段,并以第一章付阅三纸。

16日星期一 早起出外进

食。赵凯之母来，送食品等。政协王、曹二人来谈话后去。棗去看文淦病。

17日星期二 早起出外进食。饮用梨膏。写稿一段。棗去看文淦之病。陈维志来，求阅我稿，以第一章付阅。风大不出门。

18日星期三 早起进牛奶后去看玉带胡同看宽儿一家，与少怀谈及禅宗。回家午饭、写稿。收岳美中信，即发一信答之。购小楷狼毫1支。袁昌来辞行，云将去衡水之饶阳。

19日星期四 天气甚好。早起进食后写稿。午前去北海散步习拳，补十多日之缺课。

20日星期五 早起写稿一段后去玉带胡同挈小宁散步西单、游北海，在白塔下饮茶、进点心，然后送其回家。阅旧著《我们政治上第一个不通的路》，取材以人今著。为水管问题去房管所。

21日星期六 写稿。大风不欲出，但收雪昭信，知其病，往视之，其病似不轻。再到房管所说水管问题。以《参考消息》还雪，又取得二纸回家阅之。晚间陈维博来，为之讲解心经两句，约定明日陪我去颐和园。发宽儿一信。

22日星期日 早起陈维志来，代其兄陪我去颐和园，沿途谈话不少。九时晤岳美中，谈至十一时，散步后山。回城购药又午饭，一

时半到家。知大中、杨超来过。三时半访晤大中，六时回家。服药一煎。陈维博来，小坐即去。

23日星期一 早起先服药。写稿一段。午后去北海散步未习拳。宽儿来谈，约25他一家来此午饭，谈他心境坦率平实，阅看我稿（二十八章、十八章）。晚饭后又谈至八时后乃去。服药就寝。

24日星期二 早起先服药，终日不出门。咳嗽加剧，可怪。头目不爽。二十八章写完，全书即完。整理准备重抄后半。有风不暖，有阳光。

25日星期三 早起进食后去西四剪发。回家则宽儿一家大小均在矣。有甘肃杨君持张晴麓手书来访，当即写一笺付杨答之。同宽儿一家饭于北海，又同饮茶散步谈话，又付百元与宽儿，又以《人心与人生》稿付其阅看，又写答张老信付邮。

26日星期四 早起抄稿二纸。去东城洗澡。收冬衣人箱。在北海习拳，天气甚暖。午后又抄稿三纸。身上较舒和。晚间雪昭来坐，送到甜酒1罐，味佳。赠以苏打饼干1盒。

27日星期五 早起室内火灭，出外进食，又转至朝阳门菜市场购菜回家。生室内火。午后去看宽儿一家，又转至紫竹院散步。经雪昭家小坐、谈话，取面包3个回

家，晚饭。

28日星期六 早起抄稿。午饭后去看两孙，与少怀谈清廷掌故；挈两孙去天安门一转。宽儿以《人心与人生》稿还我。晚饭后陈维博来，送来书2种，未留看，约明早来。

29日星期日 早起宽儿来谈其对我稿意见，八时去。陈维博来，同去陶然亭一转即回。雪昭来，小坐即去。乘去车站送儿孙之行。我略走动即回。陈维志来两次，未得多谈。发培昭信。

30日星期一 早起抄稿未出。进食后去北海大便、习拳、散步。购鸡蛋回家。午饭后视雪昭病，以蛋赠之。他已上班。回家抄稿三纸。晚饭后去西单购茶叶、点心等即回。

31日星期二 早起抄稿四纸。进食于外，换车月票。午饭后休息。乘出购被面、丝棉等项去百元。写发章行老一信。购梨、苹果等回家晚饭。

## 4月

1日星期三 早起去颐和园，因觉冷又折回。进食于外，回家抄稿三纸。写发宽恕两儿各一信。午后去西单购信封、信纸、蜜枣、面包等。稿抄至62页。

2日星期四 早出进食于

外。回家抄稿四纸。再出购豆腐、萝卜等。午饭时罗赵纫秋来，赠以20元。落雨不止。收政协转来一信。

3日星期五 早起进食于外。写答政协转来查询周新民信二纸发去。午饭后访王星贤，付还两本书，又借来《明儒学案》1部。雪昭来送甜酒及面包。咳嗽仍未止，怪。

4日星期六 天气好。进食于家。抄稿完，阅《明儒学案》。晚饭后访视鲜家，聆八妹谈其所闻及其家情况。去政协领取工资，遇林仲易。

5日星期日 早起进食于外。核阅二十三章以下各稿至二十六章。去颐和园散步，回家则陈维志已安好席棚。略谈陈真如事。收恕儿来信，说小东等情况。

6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于外。继续核阅二十七、二十八各章稿。天气不佳，少出门。杨超来，送到《参考消息》多纸，阅之多时，知柬埔寨问题将引起东南亚以至世界大局变化。

7日星期二 早起去西苑访岳美中，开一方。散步颐和园后山，阳光无风极佳。回家午饭。三时去西四剪发并购药1剂，临睡前服药以发汗。

8日星期三 夜来有汗不大，似足矣。早起写著者附白二则，并加包封。出外进食，并购葱、姜

等。午饭后小休息，去北海散步。三时访章行老，得见面谈话，王秘书为伴。回家晚饭，雪昭送来甜酒，谈其梦境甚奇。

**9日星期四** 收潘怀素来信即答之。取出卫西琴心理学论文及我所为伍学综述稿，读之大有益，正合当前写《人心与人生》所需要也。出门购食品两次。

**10日星期五** 早出进食，阅卫西琴心理学。出门散步。午饭后再去北海散步，竟未习拳。晚饭后写致恕儿一信。

**11日星期六** 早出进食。发恕儿及陈少林信。去北海习拳多时，回家休息。再出东安市场购学习笔记活页夹子。阅卫著。

**12日星期日** 早出购油饼，回家进可可粉。写读卫著笔记。去紫竹院散步习拳。雪昭来略谈。天气暖好。

**13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于新街口，去香山一游。回家午饭，饭后写笔记。收宽儿及小元信。预报气温23度又改称17度。晚间雪昭送面包来，未坐即去。

**14日星期二** 早出进食，回家写发宽恕两儿各一信，即以其所来信互寄彼等阅看。又收岳美中来信即回答之。去东城洗澡。回家午饭后写读卫笔记。午前曾习拳北海。闻政协王曹二人来询樟木箱情事。

**15日星期三** 早出进食，回家写笔记。去北海习拳，购鸡蛋。午饭后小休息，访张申府，看其身体尚好，略谈往事。

**16日星期四** 早去前门进食，转至紫竹院散步，回家午饭。饭后去文淦处，为火炉事。转至北海散步一周。回家写笔记。晚饭时陈维志来付还5元。

**17日星期五** 早起去颐和园进食，散步后山，写笔记，11时回家。知雪昭来过（送面包两件）。文淦送来新购火炉，即日生火于室外。菜出学习，笔记不少。

**18日星期六** 早起出购油饼，进食于家，写笔记。去北海习拳于西南隅。回家午饭，再写笔记。去西四剪发、购面包、点心。回家晚饭。陈荣甫来小坐即去。

**19日星期日** 早出进食购菜。璐母忽来，赠以10元。雪昭来拆除室内火炉，糊卷窗。午饭后陈维志来携同访问朱谦之，还其《世界通史》（完），又借许多书待阅。雪昭送来《参考消息》。

**20日星期一** 早出进食，检看新借各书。杨超来。菜出开会。午饭后去北海习拳，阅《参考消息》。阅《人的天职》一书，其译者导言颇不凡。

**21日星期二** 早起进食于外。阅《人的天职》及《康德学述》，两书内容有关联处。去北海习

拳，看海棠待放。晚饭后访沈有鼎不遇，留字而回。

22日星期三 早起进食于家。阅《人的科学》一书。去北海西南隅习拳。午饭后又去紫竹院散步习拳。连日阅《参考消息》至4月15日完。

23日星期四 早起进食于外。菜有劳动。续阅前书。去北海习拳，饮用燕窝梨膏。去西单转至新街口购面包回家，购蜜山楂1罐。

24日星期五 早进可可粉，购油饼即回。听天气预报后去紫竹院散步。回家午饭后休息。阅《人的科学》一书完。去东城取回洗件。洗足。开箱取衣收衣。

25日星期六 因风大出外进食后不再出门。购油食多件。记下《人的科学》有用资料之页码。有空军二人来访，值我去地安门购炼乳未遇见，改约下星期一见面。晚间知我国人造卫星射出。

26日星期日 早起进食于外。去北海习拳，回家阅书。雪昭来坐，付还其《参考消息》。未见沈来，甚怪。去紫竹院散步一周即回。

27日星期一 早出购油食，回家阅书。九时二军人来访邹平事，谈话多时。午饭后收恕儿一信。去王府井新华书店，购中国地图及《肌肉神经系统生理学》一书。

28日星期二 早进食于

家，出购油食。回家阅书。写致恕儿信一纸。午饭后去西山八大处散步颇好。回家晚饭。开始摘成稿有用文句。将动手写《人心与人生》。午前去东城洗澡。

29日星期三 早起进食于家，抄取旧稿已毕事。午后去颐和园散步，写〔笔？〕记。划船遇风，几乎不得回航，幸得二人为助乃回。雪昭来言其母病甚重，赠以20元及大米1袋。

30日星期四 早起去换车月票。进食于家。午后去西四刮脸，购招柑2斤。陈维博来坐，略谈而去。雪昭送来面包，又谈其母病情况。复阅《人心与人生》完。傍晚政协送来天安门晚会请帖。

## 5月

1日星期五 早起进食后去东城访沈有鼎，取回我稿，又借其书3册。回家陈维志来，与之谈话颇久。午后维博来，说瑞山老人已故矣。六时有车来接至政协，会见同人16人，有赵朴初、周培源等。晚会后回家已十一时多。

2日星期六 早起写发宽恕两儿各一信，又发政协一信。欲人北海习拳乃其北门外人山人海竟不得人而回。陈维博来说熊仲光书籍事，维志却不见来。

3日星期日 早起进食于



家，又去鼓楼进豆腐一碗。阅《巴甫洛夫选集》。陈维志来摘记我稿。雪昭送来《参考消息》及甜酒，其母病见轻而银行某处竟发生被盗事。午前去北海习拳。晚间鲜八妹来借去工（业）券六纸。

4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于家。写说明文一纸。去政协无人办公，空手而回。阅巴氏书有悟于心物两面（物非外物也，即此身是）。陈维博来，以手杖还之，收其笔筒。出购菜食1次。

5日星期二 早起进食于家。出购油食。去政协取工资。北海散步习拳。思索写稿有得。午后阅人道主义第一册。剪发于西四，购鸡蛋。晚饭后去民族宫看中央乐团演出。

6日星期三 早起进食于家，出购油食。发会计科一信。阅人道第二册，有用资料不少。午后去紫竹院散步、阅书。购香蕉及夏用帽1顶于西单。

7日星期四 阅第二册摘取有用资料。陈维志来，偕游碧云寺，为其讲武昌起义孙先生、黎元洪事。借去现代革命史1册，又赠2元。

8日星期五 预报有小雨，温度略低。摘第二册文句于笔记册。早起去天安门习拳，大便。午后去景山公园看牡丹。

9日星期六 早起进食后

去北海习拳，购油食回家。翻阅人道主义三、四、五册，可用殊不多。收潘怀素来信及各件，即先答以一信。

10日星期日 早出散步，进食后访谦之，还其书2本，借来马恩全集二册，谦之未在家。午后访申府，以潘函付其阅看。晚间雪昭来坐即去。

11日星期一 早出散步，购油条。回家写答潘信，挂号付邮。落雨不小，巷内泥泞难行。阅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及《劳动创造人类》，甚有用。

12日星期二 早起去西郊一转即回。开始写《人心与人生》第八章，得一小段。去北海散步，登白塔小坐。写稿，购油食素菜。

13日星期三 早起去紫竹院散步即回。九时进午饭。检视“人心”旧稿。雪昭晚间送来面包，其扁桃腺又肿，可念。赵凯母来过。

14日星期四 早起去前门外，回家进食，购鸭梨、面包。北海习拳，景山公园看芍药，写稿于茶座。在前门购针线。

15日星期五 早起去紫竹院散步即回。进食后写改稿，视前为佳。午饭后再写稿。三时半洗澡于鼓楼，换取夏衣。

16日星期六 杨超来，菜赠10元为其母医药费。十一时去颐和园散步，写稿至午后三时回家

晚饭。

**17日星期日** 早去故宫前散步，七时后进食于外。雪昭送来《参考消息》。收宽儿兑来200元，即取出并银行存定期半年；答宽儿一信。阅《参考消息》。陈维志来坐谈，付还5元于我，知其兄最近甚忙。购鸡蛋、小白菜等。

**18日星期一** 早起访雪昭，付还其《参考消息》。回家进食、写稿。十一时去西四剪发、购面食。赵来送到饺子等。风大扬尘，不想出门。

**19日星期二** 晚出鼓楼购小葱不得，觅之新街口不得，得大柿椒及扁豆，甚佳。

**20日星期三** 早起散步故宫前，回家进食、写稿。九时去珠市口洗澡修脚，回家午饭。政协职工三人来问住房问题。闻毛主席发支持世界反美声明。开始抄稿3纸。政协送来明日天安门大会请帖。

**21日星期四** 早起散步天安门外，游行队伍将集中，各路汽车停驶。回家后政协来车接去天安门，同车为翁、钱、范3人。十二时回家午饭、休息。发恕儿一信。

**22日星期五** 早起去故宫前散步。雪昭送来面包及《参考消息》；借去35元。阅《参考消息》，尽一日之力阅完。去王府井觅书不得。

**23日星期六** 早起去故宫前习拳散步，回家进食。雪昭中午来取去《参考消息》。阅心理学名家文选。去西单觅书未得，购食品回家。在景山看芍药有雨。

**24日星期日** 早起散步故宫前。午饭后访谦之还书，借书3本。雪昭送来《参考消息》，约明早来取。鲜八妹来坐。

**25日星期一** 早出一转，回家进食阅书。去王府井购白糖等。收田镛一信。鲜八妹来取材料，付去。

**26日星期二** 早出散步，回家进食。去北海习拳散步，写稿、改稿。

**27日星期三** 早出散步。思索写稿、改稿。去紫竹院散步。

**28日星期四** 早出散步，收政协通知下午三时开会，商学习事。午饭后写稿。去政协，共到9人，决定下星期一开始学习。收宽儿来信，说他们情况。

**29日星期五** 早出一转，进食于外。阅恩格斯列宁各书。有房管局的4个人向我了解情况。写发宽儿一信。出购黄瓜等。

**30日星期六** 早有小雨。出去散步，回家进食写稿。午后去西四剪发。收恕儿一信，即写信答之，并转去宽儿信。晚间雪昭送来《参考消息》及面包，约明晚再来取回。

31日星期日 早起去换车月票，回家进食，准备明日发言稿。鲜八妹来谈其见史良情形。去北海习拳散步，人多之极。答田镛一信发去。

## 6月

1日星期一 早出散步，进食于家。畴母又来，谈及晓青家的情况。提早午饭，去西郊一转，即到政协学习会。发言清楚，反响不佳，回家已六时。

2日星期二 早出散步购油饼。天阴有雨意，微凉。写稿《人心与人生》第八章大致完成，有待加注文。潘怀素自焦作回京来晤。尔后未出门。

3日星期三 早出散步，中山公园西侧忽动工，5路车因之改线。回家进食写稿。十二时去北海习拳，回家写注文4则。黎光恢自哈尔滨来京，谈及其父母将随西南师院迁移忠州。天气阴云不热。

4日星期四 早出忘车票，步行回家。购油饼。写注文2则；准备发言稿。二时往政协，宋某出恶言。领取工资。回家晚饭，就寝不易入寐。

5日星期五 早出散步购油饼回家。雪昭送来《参考消息》，

尽力阅完。潘来赠10元。准备下次发言。王秘书送来《神经演化》一书，未及晤面。<sup>①</sup>出西单购酱菜。鲜八妹言其问题有反响。天热。

6日星期六 早出散步，写致王秘书谢函。写稿1段。到银行付存百元于折内，购菜回家。午饭炒菜。晚饭后文注来坐，送到面食。

7日星期日 终日小雨至夜。出门两次均未远去。雪昭来送《参考消息》，晚间又取去。维博午前来，维志午后来。罗赵纫秋来，赠以20元。写稿一段。

8日星期一 早出一转购油饼回家进食，去北海习拳。午后去政协学习。王克俊发言甚长，我不及发言。忘带毛选为发言依据，疏忽之至。

9日星期二 早去北海习拳，去西单转东城洗澡回家。第八章写完。气温据云30度，未验。购白袜于百货大楼。

10日星期三 早起散步后海。第八章小注补完。去前〔门〕。有小雨。购高级墨水。

11日星期四 早起散步后海。购油饼回家。准备发言稿。午饭后休息，二时半到政协，发言一小时。宋又发言。雪昭早送来《参考消息》，晚间看完。陈维志、潘怀素同时来；陈白云头痛，潘白云接

①“王秘书”指章士钊先生之私人秘书。

洽各方甚好。

12日星期五 早起散步故宫。回家进食写稿，阅神经系演进之末章。午饭后去西四剪发，购鸡蛋回家，再写稿。

13日星期六 早起散步故宫习拳，写稿。第九章开始。雪昭送来《参考消息》及面包两个。陈维博来谈话不多。以神经系一书送还王秘书，遇一黄姓于座。

14日星期日 早出散步习拳于故宫前。雪昭又送来《参考消息》，以旧的付还他。陈维志午前午后均来看我稿。写稿有得，阅黄著《比较伦理学》。黎光恢来辞行。

15日星期一 早出散步，习拳于故宫前。回家进食，又出购油食。写稿有得。午后去政协学习会，分两段发言。天阴欲雨，稍早一步回家。

16日星期二 早出散步习拳于故宫前。回家路上购油食，又出购蔬菜1次。雪昭来借去25元。潘来谈其事有成果。收袁昌信，即答之。天阴，时有小雨，风凉。

17日星期三 小雨稀疏。去故宫前散步习拳。购油饼回家进食，写稿。去王府井一转。午后温度低，出购饼。补，昨晚有房管局陈姓来访，仍说住房觅迁问题。

18日星期四 七时后去北海散步习拳，转至西四进食回家。休息，午饭。落雨甚大。二时去政

协，赵发言占去全部时间。归途天晴。写答山西调查吴古玉文件，待星期一交去。

19日星期五 早去故宫前散步习拳，购油饼回家。写稿未成文。午饭后访谦之，还其书，又借1书（斯大林语言学）。遇雨，不大，晚晴。

20日星期六 早去散步习拳。觉右眼肿胀流泪，右鼻孔流水。回家勉强写稿一小段。再出豁口外太平湖公园散步，竟然面目全非，所有游人坐椅皆取消，阅览室取消，乃大木桥亦拆除，儿童游玩玩具亦拆除，似将动大工程者。回家眼病加重。即写政协吴福章一信，附去吴古玉调查证件，又至（致）王、于请假信件（星期一学习）。晚陈维志来，嘱其去崇内同仁医院明早为我挂号看病。

21日星期日 因眼病未出门，八时前维志来，即同去医院。医云有病毒进入右眼，给4样药品，3样用于眼部，1样内服。但今日情况视昨日减轻，用药后似更轻。雪昭送来《参考消息》，阅之。

22日星期一 眼病大轻，仍用药水。阅《参考消息》有所摘取。于莲芬来取洗件。夏润生来坐即去。晚间维志来，约定星期三早代我在同仁医院挂号。

23日星期二 早起眼病若无。去故宫前散步习拳，购油饼回

家进食。再出购冬瓜等。试写稿。去北海散步，遇潘闻沈下放息县，又闻人大预备会开了多日。

**24日星期三** 早五时去同仁医院会见维志，八时诊视，续用前药，不须再来。回家后去北海，在西四购《红旗》第四期。午后潘来给予10元。去购西红柿。雪昭来，付还其《参考消息》。

**25日星期四** 早出故宫前散步习拳。回家进食，在附近剪发洗澡。午饭后休息，二时去政协学习小组，未后李军代表来谈话，内容平常。温度34。就寝稍晚。

**26日星期五** 早出故宫散步习拳，回家进食。抄第九章完，将开始写第十章。出门遗忘布伞于车上，到右安门车站取回。

**27日星期六** 早出散步习拳。气温高，室内不宜久坐。午后散步于紫竹院至晚八时回家。雪昭送来《参考消息》，其母病忽重，借去30元。阅《参考消息》至夜。

**28日星期日** 早出散步习拳，购油食。午饭后从银行取50元。陈维志来，与谈拳术故事，嘱其购西瓜，食之甚佳。雪昭来。以《参考消息》还之。

**29日星期一** 早出散步购油食。阅书（《创化论》）再出北海遇王星贤略谈。午饭后休息。有人来访问，答之而去。二时去政协学习会，六时回家晚饭。竟无雨。

**30日星期二** 早出欲换车票，未开门，即回家进食。写答广东外调件（黄瑜）。去紫竹院散步，阅《创化论》。午后去北海散步，购食品。遇潘立谈数语。时时有小雨，旋止。车票卒换得。

## 7月

**1日星期三** 早出散步，晴朗可喜。进食后去北海阅《创化论》，有所写记。午饭后温度升高。四时去政协投送李代表一信。

**2日星期四** 早出故宫前散步习拳。天阴有小雨。收田慕周信。午后去政协学习小组，六时回家晚饭。

**3日星期五** 早出故宫散步习拳。忽遇富眉生。进食后去北海阅书，去西四购食品等。收袁鸿寿信。购味素、芥末于西单。以衬衫付西四洗店。

**4日星期六** 早出天安门一转，进食于外。去政协领工资，遇赵君迈。存银行百元。发赵朴初一信。潘来言其进行概况，索取10元为车资。洗澡于近池。天燥热。

**5日星期日** 早去颐和园进食。在湖东岸久坐思考，九时后回家。知文淦、雪昭均来过，晚间雪昭再来送《参考消息》，文淦再来送食品。

**6日星期一** 早无时间出

门，七时乃出北海阅《参考消息》。回家雪昭来取《参考消息》，付之。午后去政协学习小组发言（列宁论同盟军；美〔国〕工人阶级何以无觉悟）。六时回家。鲜八妹来说其家情况（得领导照顾）。

7日星期二 早七时去北海，写发李启焯、田慕周各一信。午后出购点心蔬菜。散步景山公园尚好。核算水电各费，交各家清单，付银行款。

8日星期三 早出故宫，雨具不备，遇雨甚大。衣履尽湿，回家更衣。写稿不成熟，姑存之。准备发言稿。写发良庸一信。

9日星期四 早出散步，九时再去景山公园静息一时。黎光恢之妇从东北来，借去工业券。赵于送来食品。午后去政协学习小组发言（引据恩、列著作。）

10日星期五 早出故宫习拳散步，回家进食。九时去北海阅书，坐于莲池畔。午饭后休息。补：陈维志星期日（五日）曾来过未晤。写稿有得。

11日星期六 夜雨至晨，未出门。雨止，出购蔬菜。午饭后去北海阅书，遇潘怀素，又遇张伯驹。

12日星期日 夜雨甚大，晨起乍晴。八时出购饼食。陈维博

来。雪昭送《参考消息》来。陈维志来抄我稿，并谈道家功夫。院内东北角墙壁倒塌。阴雨，雨势未解。

13日星期一 早出购油食。八时去紫竹院散步，路犹湿。午后去政协小组学习，王发言颇长。六时回家晚饭。气温不甚高。

14日星期二 早出购油食。去北海阅书写稿。午后菜出学习。去西单购酱菜及桃。赵、于来，送西瓜及馒头等。写稿有得，菜午后出去学习。

15日星期三 早起未出，七时后去北海，归途购油食。天闷热。午后剪发洗澡于近地。阅书觅取材料。赵、于送来葱菜等。

16日星期四 夜来雨大，晨起略小而未休。检出旧稿，写发言稿底。二时去政协发言未完而时间已到，下次再说。陈维志来过未值。

17日星期五 检出旧稿《意识与生命》、《人心与人生》<sup>①</sup>阅之有益于写作。午后去景山高处避暑阅书。购桃及西红柿等。

18日星期六 早去北海阅稿。午后再去景山高处阅稿，又转至北海。文淦来过。培志及其子妇、小孩由川到京来见，情况尚好。天热甚，人夜有雨不小。

19日星期日 早起阴云未

<sup>①</sup> 此 1925 年与 1934 年讲话记录稿均作为附录收入全集卷七。

解，进食外。在北海习拳。闻雪昭来过。在银行取50元。雪昭再来，付以70元。陈维志来，为之谈“改造世界观”的发言。入夜大雨。

**20日星期一** 早去北海思索发言补充各点。习拳。回家午饭。潘怀素来付以10元。培志及其儿妇两孙来，菜陪去北海午饭。二时去政协小组说完上次发言，六时回家吃饭。入夜有雨不小。西城区王乃耕来通知东郊新〔中〕街七号楼有房可以租用。

**21日星期二** 夜来之雨论晨未休，但时小或止。七时后去东郊看房，似乎尚好。归家后又与王通电话，并到二龙路晤王一谈。岳美中未值，为菜开方而去。午后发岳一信。雨不时落。为菜购药。

**22日星期三** 终日有雨，在家写稿有得。黎孟景云来借钱，从银行取出百元予之。散步北海北岸及西岸，回家晚饭。

**23日星期四** 早去北海散步习拳。偕菜去东郊看房，因忘带字条未得开门细看。午后去政协小组学习，听陆殿栋发言。与王乃耕通电话约明早九时访之。

**24日星期五** 早去北海阅书。访王乃耕写一字条与王锡贵，顾到东郊王竟不在，只好回家。午后再出散步时，政协来人通知明早九时开会。

**25日星期六** 早起进食于

家。去东郊看房，拟用七楼一单元一层三号。到政协听李代表宣达中央文件，从下周起逐日讨论。遇赵朴初略谈数语。雪昭送来《参考消息》。阅之完。

**26日星期日** 早起进食于外。发王乃耕一信，决定用七号楼一单元一层三号。雪昭来坐，并同菜去东郊看房。考虑宪法意见写出两条。去景山散步乘凉。

**27日星期一** 早出一转，回家进食。去政协参加讨论宪法，被推整理执笔。十二时半到家午饭，晚间陈维博来。写明日发言各点。

**28日星期二** 早出一转。进食后八时前去政协讨论宪法，提出八点意见。十二时后回家午饭，休息后有王、李两女生来询宪法修改意见。天热，与王乃耕电话不通。

**29日星期三** 早起进食后去北海小坐。到政协讨论宪法，对第三章只提一条意见。同入决定结束讨论，明日会〔汇〕齐写成文。与王乃耕通电话仍不通。十二时回家，知雪昭、怀素、文淦、璐母4人来过；怀由菜手取去10元，暂时离京。

**30日星期四** 早起未出。写改宪各文稿，八时半赶到政协，竟不开会，改看电影于礼堂大楼。觅午饭于西单四处均不行。在西四进甜食而已。午后再续写完稿。与

王通电话，答星期一再说。

**31日星期五** 早起未出，写改宪各文稿，八时半赶到政协谈写出之稿。李启煌约谈话。在外午饭，回家休息。夜来雨大，昼间阴云不解，却无雨，去王府井一行即回。换八月份车票。

## 8月

**1日星期六** 早起阴云四布。出购油食。写恕儿一信。八时访申府。九时半到政协讨论宪法作结束。十一时再到申府〔家〕午饭，一时在雨中回家。终日淋雨不休。雪昭送来《参考消息》，阅之竟日。

**2日星期日** 阴雨连绵不休。早出换车月票，购油饼。雪昭送来面包《参考消息》。鲜恒因其母病回京来见，谈至十二时去。陈维博来坐。午后去西单看电影《红灯记》，嘱陈再来同出，而我失约。潘怀素来两次，一次得晤。

**3日星期一** 雨止。早去北海散步习拳。去政协，知午前无会。与王乃耕通电话，最后到公用局取得租房凭证。午后有学习会，赵李发言。天晴热。

**4日星期二** 写稿，发宽恕各一信，又黎光恢一信。去北海散步一转。同雪昭去东郊新居，取得钥匙，雪昭为打扫一切。午后去政协，工资改口发放。晤张国富决定

租借家具清单。发陈维志一信。

**5日星期三** 写发少怀、谦之、星贤各一信，嗣又发上海张三姨一信。去东郊新居看雪昭打扫，回家午饭，写信。晚间陈维志来嘱以各事。鲜恒来商谈。

**6日星期四** 早出购油食，付出房租水电费。同赵、菜、于等去东郊打扫，雪昭亦来（听其谈梦）。十时后回家午饭，小休息。去政协学习小组与张国富留字。派陈维志来收取家具。写发王秘书、郭大中两信。

**7日星期五** 写发岳美中、罗赵纫秋各一信。收恕儿一信。早去东郊新居接收陈维志运来政协家具，赵及雪昭均到打扫布置，午后菜去生火煮水，我去西城取回改制之布鞋。又写出、富一信，庸、昭一信。

**8日星期六** 早起有雨，终日淋漓。收拾什物，准备明日移居。赵送来饺子，嘱其代订平板车（去二元十六分），其后竟加倍用车。与何、巴等谈话，又与贾、刘告辞。访李主任不值，留一信。

**9日星期日** 早三时收拾杂件，维博来，雪昭来，赵来，维志来，均代检拾一切，分四车运去新居，辛劳之至。午后二时同饭于东风市场，回家后较早休息就睡。一天幸好无雨。

**10日星期一** 早起进零



食。去铸钟厂，晤李主任，取得房租本，到房管所退房，去新街口派出所转户口及粮油关系。十二时回家午饭。休息后去西四付洗件三。去政协学习小组，听王克俊发言，深刻切实，于发言浅粗。

**11日星期二** 早起进食于外。雨不小。九时办粮油注册事。赵来助菜整理一切。雪昭来送到代购烟筒等，借去120元（为）其母出医院之费。王星贤来坐。午后去鼓楼银行转移存款于附近储蓄所，购黄瓜及点心。

**12日星期三** 早起进食于外。预报不言雨而竟有雨。去东安市两次，觅可可粉不得，购可可乳精、料酒，修理提包拉锁，修理小提箱（下月12取）。

**13日星期四** 雪昭来言前次非120元，而是130元；助修炉火烟筒。文淦及赵同来。去朝阳市场购菜及油饼，中午饭于东风西餐厅。午后去政协学习小组为改造世

时访雪昭，还其《参考消息》。收其面包两个。蓬山来信即答之。购桃梨于地安门。收宽儿来信云草市干校要撤消。

**16日星期日** 终日小雨。去鼓楼购油饼且进食。陈维志来，为其谈气功疗法之理及其中问题，午后又看我稿，并为其兄借去《乡建理论》1本。以宽信寄恕儿阅之。

**17日星期一** 早去朝阳菜市场购油食等。午后去政协学习小组会，特经东环南路过西单一转，东郊在目。晚间陈维博来还乡建一书，并以土豆贖我。

**18日星期二** 早出发艮庸报纸，又鲜恒1信片。午后洗澡于清华池。雪昭来送矮椅，又谈其所遇，甚欣慰。自己修脚指甲。写稿不多。罗赵纫秋来，赠以10元。

**19日星期三** 早去朝阳菜市场购面包油条等。收培志信。黎光恢兑还100元。又收艮庸信，到邮局取到兑款。鲜恒夫妇来坐。天凉，

22日星期六 补昨发岳美中1信。去北海散步习拳，回家进食。写答青岛外调1件。反复思索写稿。陈维志、维博先后来过。

23日星期日 早六时半后同维志去颐和园与岳美中相会，漫谈多时，为我诊脉。十一时出园，饭于王府大街。购粗花呢（去15元），备制窗帘。雪昭早来为菜改修床屉甚费力。文淦嘱人送来核桃熟枣等食品。

24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后去后门、新街口、西四觅白兰瓜不得，午饭后休息。二时去政协学习以外调答件付吴，未发言，六时回家，菜适出门，无钥匙，乃去东安市场小食，近八时乃回家。

25日星期二 早进食后去朝菜购茄子面包即回。雪昭再来助修床屉。文淦来过。写稿一段。潘来小坐即去。收田镛信。

26日星期三 早去北海散步，阅书于西岸。午后访朱谦之，还书并借书（《西方的沉沦》），知其曾去青岛小住。

27日星期四 早去北海散步习拳。午后二时去政协学习小组，赵发言甚乱。六时回家。阅《西方沉沦》一书。

28日星期五 早去三里屯以大表付清洗，约下月2日可取。回家写下周发言准备。雪昭来谈其静功得力。午后去王府井购“咳必

清”药片服之。早出忽遇周竹英于车中。

29日星期六 早出散步后回家，忽通知去政协开会，说十时已届十时，赶去讨论人大名单而已。陈维博、维志先后来。维博泥滞不通可悯。

30日星期日 早出一转。收维博信，尚好。阅《西方沉沦》，词义晦涩。午后剪发洗澡于三里屯。雪昭未见来。赵来洗衣。

31日星期一 阴雨连夜，晨起犹点点。去东安市场进食。写发李一平信。写准备发言稿。午后去王府井购止咳祛痰片1瓶。到政协学习会听王、于二人发言。以旧开失物清单付老王。收牛奶半磅，从明日开始送奶，此即明日之份。换车月票。遇卢广绵。

## 9月

1日星期二 早去散步习拳，以牛奶为早点。以报纸寄良庸培昭，续订九、十两个月报纸。取回修理表。连日每间4小时服药，未见效验。

2日星期三 早去北海散步习拳。重新另写第十章稿。阅《西方沉沦》竟难卒读，莫明所谓。补：张少怀来坐。购兰州西瓜食之虽甘而未佳。晚出环行南路一周。

3日星期四 早去景山公

园散步,遇鲜家小女。回家午饭。午后去政协学习会,发言竟有重大遗漏,可耻。六时回家,菜不在。

4日星期五 早起进食后去紫竹院散步。回家得李一平回信,无《唯识述义》一书。午后去东安市场询修理小箱未得。购白兰瓜食之尚佳。

5日星期六 早起去北海散步,阅旧作《究元决疑论》。收培昭一信。雪昭来述其病苦,借去90元。晚间培忠及其小女儿来坐,已数年不见。陈维博来过。

6日星期日 补昨日去政协取工资。早去北海散步,回家进食。陈维博来助理室内清洁工作。收陈维志信说明其事忙。文淦及周老师来,午饭后乃去。

7日星期一 终日有雨,时而甚大。到邮局兑良庸50元。去政协学习会发言(关于德育),回家晚饭。

8日星期二 早起炉火灭。进食后八时去西单,折到王府井再去西单,购核桃仁及食品回家。午后云颂天、王星贤来坐甚久,以稿付阅看。颂天系经过江西、南京、天津等处到京者,住席廷铭处。

9日星期三 天晴朗。早去朝阳菜市,回家进食。校核成稿。午后陈维志来,同去购带条付其制窗

帘。购面包回家晚饭。

10日星期四 早起去北海散步,出前门转东四购菜回家。收恕儿信,却无小东信,即发信问之。午后二时去政协学习会,就新发九大二中公报讨论发言。雪昭来过小坐去。

11日星期五 早起进食,写稿未出。九时附近购菜,再去朝阳菜市购切面、馒头。午饭后休息。收恕儿寄来小东“总结经验”,当即加批语寄回去。思考写稿,苦不成文。天阴冷。

12日星期六 早起散步附近。回家写稿,略有得。午饭后政协有王同志二人来约同去积水潭东北一处及甘露胡同一处认取我旧东西。<sup>①</sup>颂天来,不及谈。陈维博约其明日来帮忙。晤陈昕同志说如何算水电费事。

13日星期日 早起访王锡贵一谈,不协。为算水电费奔走楼上各层,最后收取各费连同房租交付银行(共29.24元),并以水电本移交二楼薛姓。陈维博来为其讲解人类感情理智问题,嘱其送信于政协王同志,改期接取旧家具,又嘱其取回修理小箱。他送我月饼,报以苹果。写稿一段。文淦来坐。

14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后去清华池洗澡、剪发,购面包、白

<sup>①</sup>“旧东西”,指被抄没之物品。

瓜回家。午饭后去政协学习会。觅得公用局介绍信。回家晚饭。收良庸一信。又退回邮局二人的收费条。菜回甚晚。补：在政协答复外调李一氓问题。

**15日星期二** 旧中秋日。早出散步即回进食。政协来通知十时开会，即赴会听新改宪法草案报告。约明日午后三时学习讨论。回家遇雪昭数语。颂天候于家，同午饭，谈至四时乃去。又十时前到公用局接洽租地下室，未成。

**16日星期三** 早起进食后去邮局送交原地下室三人的水电费通知条。回家整理大小箱及取出衣服。午饭后二时去政协学习新宪草，与王增全谈发还物资处置问题。午前雪昭送来甜酒。

**17日星期四** 早起天气佳。进食后去北海散步习拳，回家潘来，赠以5元。午饭后去地安门信托商行访问，遇一党姓工人约接收物资事。政协学习未发言。与老王商妥星期六接取物资。六时回家晚饭。

**18日星期五** 早起略进食即去访王阜贤约其明日帮忙，并转告颂天来我处。八时半到地安门与党姓工人说定明日接取物资。回家颂天来谈话，以零篇稿件付看。午饭后同出门。我到政协学习会发言四点对宪草意见，六时回家。（预先说明请假）

**19日星期六** 早起进食后去德内河沿与星贤、党姓及西域区政协等方面会同接收发还我的家具等件，在地安门内信托商行拍卖掉。午后又在甘露胡同接收另一批物资，仍拍卖如前，只有大写字台及书架等拉回家。车资付出12元。物价共收入80余元。颂天在家助收物件。陈维博晚间来，约明日再来。

**20日星期日** 早陈维博来，为代洗刷写字台。午饭后雪昭、颂天同来，约颂同访岳美中。知其滞留城内，不得晤即归。陈维志及其兄来助理一切。雪昭交来《参考消息》5纸。收回地下室交来水电费2.08元。

**21日星期一** 补昨日写发两儿各一信。雪昭取去书架两件代我存放，颂天来看我稿。午后去政协学习会，六时回家。午前在清华池洗澡修脚，购奶白面包。晚饭后邹秉文忽来访，闻悉树文四哥情况。

**22日星期二** 早起购豆腐。颂天来看我稿，雪昭来取去《参考消息》3纸。检理旧信件。菜去洗发。晚饭后去东安市场购面包、鸭梨。

**23日星期三** 今日秋分。早出一转。颂天未见来。检理旧信件，发现往年写给两儿信件多可存，皆宽儿收存者。秉文再来访谈。

**24日星期四** 早起写张晴麓一信。到东四等处取回洗件共3件，又付洗夏罗衫1件。到政协学习会，提出日本问题引起同人发言，六时回家晚饭。

**25日星期五** 早起及午后各出门散步一次。颂天、雪昭先后来（颂看我稿，雪送来蔬菜），以检得旧信两件寄恕儿阅之。又检得有用文件备用（吕秋一、王维诚）。

**26日星期六** 又检得宽儿论恕一信，补寄恕儿看。终日检理乱字纸，留其一部分，余则付火。晚间陈维博来，以袁鸿寿所为瑞山和尚事略付阅。曾去天安门前一转；彩车壮大可观。

**27日星期日** 早出一转即回进食。陈维博来助清理工作，以瑞山事略交其保存。维志来挂起窗帘。颂天来，出示渊庭、秉华信，须为渊向政协申诉。维志借去杜心武先生资料，又以字帖拓片多纸及毛笔赠之。雪昭晚间来坐。

**28日星期一** 早起出外散步。为渊庭向政协申诉，写信给政协军代表，随于到政协学习会时交吴福章手。六时回家晚饭。

**29日星期二** 早去北海散步习拳，天朗气清，微寒却好。西四进豆腐1碗。购挂面3斤回家。检理旧像片加注识甚费时间。维博

来，囑其用墨笔抄清瑞山和尚事略，因而讲及中国墨。赵来洗衣，菜约其出外用饭。

**30日星期三** 早维博来，代我换车月票。午后去政协领工资，归途购白兰瓜。陈维志等候于家，为之说熊、陈与我相交经过。<sup>①</sup>雪昭、颂天来，告以答阎秉华信发去。又囑其〔与〕王星贤2日同游西山。存银行100元。

## 10月

**1日星期四** 早七时半有车来接到政协，有政协、人大〔代表〕、许多齐集同去天安门观礼，回家约十二时半，饭后休息，散步于体育场东路。晚饭后有车来接去天安门参加晚会，九时余回家。

**2日星期五** 早七时余出门，先到动物园与颂天、星贤会晤，同游西山。在第二处午饭，登至三处、四处皆驻军，五处尚开放，但破殿无人居。下山回家已近五时，潘候于家，赠15元。维志亦在，略谈往事。

**3日星期六** 早出散步，〔为〕维志说及黄炎培，午后来为说章行老事。菜出王府井等处。罗赵纫秋来说去顺义又退回；赠20元。雪昭曾送来江米酒。

<sup>①</sup> 熊即熊十力先生，陈即陈铭枢先生。

4日星期日 早出散步购烧饼等。颂天来坐，将于午后去天津，谈话后赠以20元补充路费。借去《唯识述义》第一册，将于下月初过京回川。收岳美中信片，即答之。出门修布鞋，又取回洗件。

5日星期一 早去北海散步习拳，经东〔安〕市场购东西回家。收蓬山祝寿信。检理乱纸有得。午后去政协小组学习。

6日星期二 写答蓬山信，有所咨问。文淦病，下肢不能动，菜去看文淦。入夜方归。建华送来食品。何思源忽来坐。抄旧日记中要紧文句。早去北海散步习拳。

7日星期三 早去北海散步习拳，回家进食。摘抄旧日记。收田慕周祝寿信。连日菜去文淦家，归来甚晚。

8日星期四 早去北海散步习拳。多日未写稿，但检阅旧日记摘抄之。两儿久不来信，甚怪，晚间陈维博来祝寿。午后二时去政协学习小组学习，有简短发言。六时前抵家。

9日星期五 早去北海散步习拳。摘抄旧日记可用文句。天气阴云多，亦有风，不算好。菜去文淦家视其病。晚饭后去清华池剪发洗澡，甚爽。

10日星期六 早去北海散步习拳。收良庸一信（祝寿）。崔建华及家乡人来坐，菜未去文淦处。

取回修理布鞋。写稿，检阅旧日记本。陈维博来过。张申府忽来坐。

11日星期日 早去朝阳菜市。写发良庸、慕周各信，兑慕10元，并以《人心人生》稿寄之抄写。收阎秉华回我信。阅旧日记甚有用。楼上有水下漏，收拾不尽，维博来代收拾。为维博改正其所抄文字。潘来云前赠尽失，又赠给5元。

12日星期一 早出散步购烧饼等。璐母来，知其移居。午后访少怀，得其开示药方。参加政协学习会，六时前到家。闻文淦病转重。

13日星期二 早起进食，未出门。雪昭送来面包，香蕉等。又为我修理窗帘，还其《参考消息》。王星贤来还我稿。为谈阳明学及伍先生学说。菜去看文淦。愚游天坛甚好，出其北门回家。晚饭，阅旧笔记。

14日星期三 早去北海一转，以夜雨未得习拳。晚饭后菜去视文淦，据云经用针见好。写稿改稿。天无雨却不晴朗。购草决明子10两。

15日星期四 早起进食后访章行老谈往事。托王秘书借英文柏格森《创化论》。午后去政协学会小组会，商量学习方法。收恕儿信尚好。六时回家晚饭。

16日星期五 天阴云。早出即归，购烧饼油食等。雪昭来再

修理窗帘。培璐母来。写学习发言稿未完。菜出王府井购物。收蓬山回信。发民庸报纸1束。

17日星期六 早去〔朝〕阳菜市购黄柿、红椒等。在北海习拳散步。改写发言稿，未完。天气甚佳。去三里屯购食品。陈维博晚间来。

18日星期日 早出交银行房租；水电费昨交薛同志。雪昭送来香蕉等。潘怀素来，赠以10元。陈维博来，同去看衣柜。写发言稿未完。郭大中忽来，以民庸信付阅。

19日星期一 天阴多云而冷。赶写发言稿，却迄未完成。二时前往政协参加学习会，发言题为“我的思想改造得力于矛盾论。”说了大意，尚待下次会上乃说完。

20日星期二 早出散步于附近。续写发言稿。去朝阳菜市购菜。陈维志来留字并5元还款。去清华园洗澡。

21日星期三 天阴未出习拳，写发言稿。陈维博送来花生米5斤又香油2斤，付六元五角。

22日星期四 天阴终日，未出习拳。只以洗件付洗于三里屯。培璐母来。午饭后小休息。写发言稿去政协学习会发言，仍未完，有待下次续完之。

23日星期五 天不晴朗。雪昭送来甜酒、面包、香蕉等件，谈其参观地下铁道。续写发言稿。

24日星期六 早起天晴，去北海散步习拳尚佳。续写发言稿。王秘书送来代借之英文《创化论》，可感之至。

25日星期日 早起略晴有风。续写发言稿。出门一转。维博移置室内桌椅。出东华门购衣柜安置。午饭后再出购衣裤（棉）共去15元有余。维志来小坐即去。

为维博谈及李宗仁，黄绍竑等事。风大甚冷，穿大衣出门。

26日星期一 早起天晴。续写发言稿。出购烧饼一转。午后去政协学习会发言，竟又忘了最后要紧的话，可恨之至，经补正，仍引起王克俊质疑；下次当再说明一切。

27日星期二 早起进食后去三里屯取回洗件。发愆儿一信件。阅英文创化论（与中文对照）。思索发言稿。

28日星期三 早起日光尚好，去北海散步习拳，购油饼。回家陈维志先在，即同去购复写纸及稿纸等件，回家调动桌椅。写发言稿。晚间潘怀素来谈，为其修改函稿。

29日星期四 早出一转即回进食。八时维志来开始抄写工作。去朝阳菜市购面包红柿等，雪昭亦送来面包蔬菜等。鲜家八妹来坐即去。午饭后来去政协学习会，发言一小时，结束不再说。六时前回

家晚饭。

**30日星期五** 早起抄记蔡文。维志来抄稿。出门天气绝佳，游颐和园习拳散步，回家已十二时。蔡出开群众会。访谦之，还其《西方沉沦》一书，知其病贫血，再以所著《文化哲学》、《文化社会学》两书见赠。五时回家晚饭。潘怀素来借钱，约其明早再来。

**31日星期六** 早出北海散步习拳，赶回银行取50元，潘已候于家，赠给20元。阅朱著不洽于心，然亦言谈微中。维志未来，维博晚间来即去。抄纪念蔡先生文。在三里屯换车月票。

## 11月

**1日星期日** 早抄蔡文完。维志来抄稿，午后再来抄；为之讲《矛盾论》大旨。阅朱著《文化哲学》完。午前去天安门前一转，经地安门回家。写附记于纪念蔡文之后。

**2日星期一** 早进食后去洗澡。维志来抄稿（上午）。午饭后小休息，去政协学习会。听王发言颇好；杜对我发问，未尽，下次续讨论。维博晚来坐。

**3日星期二** 早去北海习拳散步，天气颇好，购油食回家。雪昭来，送到面包、西红柿，略谈而去。闻颂天明日到京。以北京报纸

寄良庸。晚去东风市场购可可粉1桶。

**4日星期三** 早起出门，阳光未耀，搭10路无轨而回。候颂天不见其来。阅英文《创化论》甚吃力。午后迄晚再未出门。

**5日星期四** 早起出北海习拳散步。九时颂天来，以田薄各信示，他交还所借书件，午饭后去。二时去政协学习会，赵发言，略答之。领取工资，回家晚饭。

**6日星期五** 早出访颂天于席廷铭家，再到三里屯剪发。在银行存150元，付蔡90元，璐母借去20元。午后出购菊花品。会晤颂天于北海，为之谈佛法。回家晚饭。收潘怀素信。检视中文《创化论》。

**7日星期六** 早起看中英文《创化论》。奶锅沸溢未得食。出购挂面于西四，回家午饭。雪昭来谈，借70元去。发宽儿一信又出慕周一挂号文件。罗赵纫秋来借去20元。晚饭时陈维博来，与之谈话不少。

**8日星期日** 早起去鼓楼进食，回家看中英文《创化论》。维博来钉书，又缝被护挡。午饭后同去北海散步闲谈。回家晚饭。维志来谈，即就寝。蔡归甚晚。

**9日星期一** 早起天气尚佳，去北海散步习拳。午后去政协学习会，杜、王提意见。衷怀不能释然，夜眠不佳，甚愧习气深重。收



恕儿信，知各件均收。宽儿有可能回京。

**10日星期二** 早起天气尚好，去北海散步习拳。去各菜市觅姜未得，璐儿之母送来姜1斤甚好。约定去而复返，但阻于无车，菜往视之。归来甚晚。写发言稿开头一段。

**11日星期三** 早出一转，回家进食。后去北海散步，写发言稿。购食品回家，午饭后休息，再写稿。晚间陈维博来为《理性的中国》一稿粘合页纸与之闲谈。

**12日星期四** 早起雪昭送来《参考消息》。维博来粘稿页。午后去政协学习小组，于发言甚拙劣。

**13日星期五** 早起风大，不出门。维博来粘稿页完毕。明日不再来。去百货大楼及东风市场欲购棉大衣未成。

**14日星期六** 早起温度低，但风小，阳光好。出门散步未习拳。阅《参考消息》，终日未写稿。收政协送来电影票。收田镛回信知寄件已达。菜去看文淦。

**15日星期日** 早出购油饼即回。陈维志来抄稿，维博助清洁工〔作〕。愚出北海散步习拳。菜去看政协电影，忽跌伤手腕甚重，经骨医照像及手术后回家，不能自己照料自己，甚为麻烦。收良庸信，知其子黄琛回乡插队，与父母团聚为

喜。从银行取200元。

**16日星期一** 早出购油食。九时去政协看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电影《山本五十六》，午后续看另两片。七时半回家。培璐母来照料菜伤病。从政协散出时忽遇李渊庭。

**17日星期二** 天气尚可，早出购油食。渊庭忽来，谈各事，坐甚久。雪昭来送甜酒，以《参考消息》付还之。写发言稿不多。收宽儿回信。陪同菜去百货大楼试衣服样子。

**18日星期三** 天气尚可，早出东风市场及百货大楼购得布料15尺，棉鞋1双，点心数包。璐母来助菜如昨。续写发言稿。银行款转期。

**19日星期四** 早起进甜酒。去洗澡剪发，购面包。午饭后休息，去政协学习小组，范、陆未到。批判日本军国主义，五时半回家。璐母来助菜如昨。以洗件付西四店。

**20日星期五** 早进甜酒，后写宽儿1信。又收云、田各一信，即分别作答。去东四人民市场购布，去布票26尺，购驼绒里大衣1件，去75元。午后以旧布袂制服付地安门裁缝换新布面；30日可取。晚间又去地安门为菜购药两种，（银翘解毒及脑立清）。雪昭午前来过，筹划窗帘事。

**21日星期六** 今日大风降温。午后二时仍出门1次，阳光可爱。在地安门购漂白布5.5尺，又桑菊饮片一小瓶。晚间维志、维博来，志借阅《中国文化要义》。临睡服桑菊饮片。

**22日星期日** 天气晴朗无风。维博来助一切，移动写字台，午后又来装订我稿。去地安门购温榨及面包。崔建华等来视菜病，闻文涂颇见好。写发言稿一段。

**23日星期一** 早维志来陪同菜去医院，至十二时后乃回。对伤腕及高血压感冒等均诊视，给药多种。愚二时前去政协学习小组，听于、赵、宋等批判日本电影。六时前回家。

**24日星期二** 天阴云，无风，稍冷。去朝阳菜市一转，为菜修表。抄写发言稿1页。补：昨去百货大楼修理圆珠笔。

**25日星期三** 夜来浮思太多，近于失眠，早起犹倦，不好工作。出购油食，又去北海散步习拳。回家午饭，饭后休息。雪昭来为两窗挂帘准备。复阅维志抄稿不佳。午后又去紫竹院，阳光可爱，又无风，惜有浮云。

**26日星期四** 早五时起写稿、抄稿一段。去清华园洗澡，购面包回家。午后去政协学习会，于、杜、范3人均请假。愚发言，指狭隘的爱国主义对于世界人类的危

害最大。六时前回家晚饭。

**27日星期五** 早出鼓楼购挂面。核阅维志所抄稿。午后去百货大楼为菜取衣服即回。风大不好出门。

**28日星期六** 风大不出门，写抄发言稿。王星贤来谈托尔斯泰著作英文本。潘怀素来谈乡间情况，赠以10元。下午风小，去朝阳菜市购早桔及柿椒而归。晚间陈维博来坐。

**29日星期日** 早起无风。去鼓楼进早食。回家陈维博来装订我稿，并交还代洗衣件，又付须洗之衣件。雪昭晚间来钉南窗帘钩，谈国内铁道建设。

**30日星期一** 早出购油食，换车月票。维志来陪同菜去医院，回家在二时半。愚二时去政协学习。提前回家，去鼓楼取衣竟未得，改下月6日取。写发言稿并抄之。

## 12月

**1日星期二** 早出散步。写发言稿并抄之。维博午后来交还洗件，装订我稿下册。维志来挂起南窗帘。收颂天一信。

**2日星期三** 早起写抄稿件。去朝阳菜市，购菜及面包。下午再去鼓楼，购蜜枣苹果等。天气不坏。收田镛信，促寄稿。

3日星期四 早四时起，写抄发言稿。去北海散步习拳。午后去政协学习会，未发言，只听杜发言。

4日星期五 早写答田信发去。天气佳，出购点心。写发言稿1段。晚饭前取回修理表，剪发。陈维博来借线，允之。

5日星期六 早四时起写发言稿。六时去西苑访岳美中谈甚好，约星期一再会。回家罗赵纫秋在坐，赠以10元。维博来借去50元。维志来修理窗帘。连日骞母来助理琐事。

6日星期日 早起加煤火，写发言稿并抄完。岳美中忽来为菜诊脉开方，维博代购药。雪昭来修理电灯开关，借去60元。同维博出门去新制衣服，购棉线、棉花等。

7日星期一 早去电话叫出租汽车，同菜看手骨伤。董大夫颇照顾，惜不知其名字。十一时回家午饭。二时前去政协学习会，只到5个人。六时前抵家。晚饭后维志来坐。

8日星期二 早进食后访王星贤略谈，借来托尔斯泰著作之英译本两种。罗赵纫秋来，赠以10元。夏润生借10元。午后去王府井购川桔、面包等回家。

9日星期三 早起加煤火。进食。阅托翁著作，感兴趣。出购黄酒、高醋、桔汁等。午后访岳美

中不值，留字求为菜改方，回家六时。潘先在，知其必须回温州老家，允为措办路费及经常周济之数。

10日星期四 早起阅托著。进食后访王星贤，托为作翻译工作。回家午饭。午后访张申府略谈。去政协学习会，宣读发言稿10纸，王仍有意见，有待回答。（今日到7人。）

11日星期五 收岳美中回信及药方。晚出购药于王府井等两家药店，均缺药味。阅《创化论》英译本。

12日星期六 早六时去同仁堂竟不开门，回家进食。改圣济堂购药回家。收田镛信。写答王的发言稿一段，待续。晚间陈维志来还5元。工作忙，不能抄稿。大风竟日。

13日星期日 天冷但阳光好，去清华园洗澡。购食品麦乳精等。陈维博来糊窗隙。潘来赠以路费32元。晚间雪昭来谈，并送来好米1袋。赵凯之母来。进煤150块。

14日星期一 早起写答王发言稿，差一段未完。午后赴会发言，王仍表不服气，允为写出全文，请其再指教。郭有守是日到会，安、李未到。晚间陈维志来过。到邮局订《红旗》半年。

15日星期二 早出购油食，宋希濂来通知午后二时开会，饭后即往。讨论日本大海战一文，

同人多未到，愚未发言。

**16日星期三** 早写答王稿。九时学会习发言略表意见，题为“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竟遗漏其半。五时陈维志来陪同蔡去骨科看病。雪昭夫妇来谈，至夜九时后乃去。

**17日星期四** 早起续写14日发言稿。去购馒头及蜜红果，回家午饭。天多云有风。是日无学习会。

**18日星期五** 早起续写稿。去西四剪发。购香菜、馒头，回家午饭。天多云有风，温度低。

**19日星期六** 早起散步于外，归来写完发言稿，尚精练。午后去东南郊一转，经广渠门、崇文门，回家晚饭。

**20日星期日** 早出鼓楼一转，进食于外。陈维博来代拆被护当付洗，又糊窗隙，为之讲解。晚间再度来谈。留下一些书册，阅之费时。雪昭来送甜酒及《参考消息》十数纸，阅之大半。

**21日星期一** 早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回家后写发王克俊一信。《参考消息》续阅完毕，知世界大局的变化有利于中国。（和平愿望）

**22日星期二** 今日冬至。天气好。早出永安门去西郊宋庄一转，经大栅栏购点心回家。波兰哥穆尔卡倒台消息传来。取回洗件

（床单）阅书二三本。

**23日星期三** 早陈维志来抄稿。出王府井购菊花精、早桔等回家。有山东农学院二人查询孙启明事，耗去上下午时间。付电费于银行，算各家电费，勉强完工。

**24日星期四** 请假未赴政协，阅英文《创化论》终日。收各家电费。换洗被单。大风且冷，终日未远出，只以被里付洗。晚饭后陈维博来，以其书4册还之。收齐各家电费。

**25日星期五** 早气温低，未出门。维志来借去5元。午前去雪昭家，以《参考消息》及1罐还之，嘱其大女数语。遇李一平于途。阅张评《创化论》，知其与原著出入非小。付奶费。

**26日星期六** 早进食后去西四洗澡修脚。王克俊于永滋来不相值，午后分别答访于其家，谈甚好。维志来，未遇见。

**27日星期日** 早出购油饼等回家。阅中英文《创化论》。写发马仰乾信并寄去其笔记本。收潘自沪来信即答之。晚间雪昭送来《参考消息》，其母寿日赠10元。

**28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后，蔡去骨科看病。（陈维志陪同）同车去政协学习会谈波兰问题，并宣布星期四会停开。午后去百货大楼购麦乳精及招柑等回家晚饭。《参考消息》阅完。

29日星期二 早起阅《创化论》中英译本。收恕儿信。发少怀信询宽儿到否。收周植曾贺年片，答以一信。到王府井刻图章去1.6元，购水果。

30日星期三 早起进食后访朱谦之不遇，发一信问候之。阅看中英文《创化论》。在西四购点心

切面。

31日星期四 早起即去颐和园进食散步，阳光甚好。回城在三里屯换车月票。取洗件（被里）。写发恕儿一信。陈维志午后来抄稿，晚饭后乃去。维博来，先去；为两人谈郡县制及罗素所见中国文化三大特点。

## 1971年

### 1月

1日星期五 早起看中英文《创化论》。去西单购面包、水果，回家午饭。陈维博来，维志继来。收潘回信。晚饭时雪昭夫妇及其大女来，助我挂起两个镜框。以《参考消息》还之。

2日星期六 连日略见咳嗽，服银翘片，食白米粥。陈维志上午下午均来抄稿，为之谈历史的自发性与自觉性。午二时后出去附近散步，阳光尚好。

3日星期日 [缺]

4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未发言，聆王学习元旦社论发言。午后访谦之，仍闭门无人，知其住入医院，但不悉那一医院。写发一信问之。

5日星期二 打电话于雪

昭宿舍无人接。晚间他来送到《参考消息》。咳嗽稍差，清涕甚多，精神不爽。

6日星期三 夜来失眠，自叹欠修养。阅《参考消息》不出门。王星贤来坐。赠良庸20元。收绛云回信，知其同仁医院。

7日星期四 早起以电话向政协请假，竟无人接。午后兑上海潘10元。晚间雪昭来借钱，告以尚未领工资，其女下乡插队的困难应坦白言之于领导。《参考消息》看完。

8日星期五 早起尚好，即出洗澡剪发。午后去政协取工资。天气佳。写好良庸信补充一笺。

9日星期六 早起写答马仰乾信两纸，赠以10元。连同良庸信付邮（兑50元于庸），储百元于银行。去取刻图章，笔划不对，改日再取。购苹果4枚。收潘信云将

回焦作。

10日星期日 早出进食于鼓楼，购鸭梨、鸡蛋回家。罗太太来，菜赠以10元。雪昭来借50元。寄潘上海20元。从银行取出百元。卢建华来送到馒头等。收恕儿转来宽儿夫妇信。又收何绛云信，（同仁医院北四437号3号床位）<sup>①</sup>。

11日星期一 早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王因病人医院，范郭各发言。回家午饭。去前门大栅栏购橙、蕉等。鲜家八妹来送到水果点心，未得会面。

12日星期二 早起阅《人心与人生》成稿，尽一日之功阅完。欲访鲜家以风大而止。收陈肃一信，容缓答之。

13日星期三 早起拟写稿，未得心思集中。写发田慕周一信片，索寄回我稿。午后访鲜家略谈（见赠橙、蕉等）。

14日星期四 早起进食后唤车同菜去看病，即到政协学习会，王仍未到，漫谈。众要我讲杨献珍问题的两篇论文。十二时半同菜回家，阅两文得其大旨。

15日星期五 早起准备讲两文，阅《简明哲学词典》及其他各书。雪昭送来《参考消息》，借去50元。出购食品点心。

16日星期六 早起阅书如

昨。以洗件付洗，购馒头等。阅《参考消息》，收宽儿来信及潘怀素来信。阅书，准备。

17日星期日 补：前日取回所刻印章及购印色去四元五角。准备为明日讲解两文发言底稿。（潘回温州）

18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为同人讲两文约一小时又半。借来《辩证唯物论提纲》是毛主席未成熟作品（与我昔日阅过者为一事）。

19日星期二 早起阅书。出购料酒味精等。回家午饭。饭后发政协吴转于一信，为星期四学习请假。赶抄英〔文〕《创〔化〕论》，以便交还图书馆。

20日星期三 早起进食后抄英文《创化论》，摘要而已。收周植曾香港信，不拟答复。发上海张三姨一信，致候。午后曾出门一转即回。

21日星期四 早起抄写英文《创化论》，大致竣事。出购烧饼。午后访章行老略谈，同时以英文《创化论》还王秘书。晚间雪昭送来面包、水果等代购品，菜付以20元及物价4元。

22日星期五 阅《参考消息》及曾信稿一书。剪发于西四。收颂天回信。田寄回我稿，兑赠慕周

① 指朱谦之先生住院床号。

廿元。有军人同志来访问李某某 1946 年托转信董老事。

**23 日星期六** 早起开始写《人心与人生》第十章稿。发答陈肃一信。午后到医院看谦之病，似一时无危险。取回洗件（蔡上衣）。

**24 日星期日** 早起写稿一段。写寄培昭一信。收马仰乾信，即答以一信。陈、李等均未见来。或以今日与后日除夕掉换上班之故。崔建华送食品及菜来。陈瑾贞来。终日未远出，风大也。付电费 2.88 元。

**25 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同时领取工资回家。收潘怀素温州来信。陈维博来，嘱其代办琐事。阅巴甫洛夫各书。写稿一小段。于莲芬来。

**26 日星期二** 早起再阅巴氏书有所印证，写稿。午前陈维博来托其以曾书还王秘书，开始装订《人心与人生》抄稿。此日为旧年除夕，殊冷漠。晚间陈维志来。

**27 日星期三** 旧元旦，即所谓春节，有假期 3 日。陈氏兄弟相继来，维博装订，维志抄写。愚写稿改稿。去王府井一转，经朝阳菜市购西红柿回家。雪昭夫妇及其长女来坐，送到食品。又崔建华亦送来食品。

**28 日星期四** 早起维博来装订我稿，维志来抄稿。午后去政协看《红灯记》彩色电影，尚好；维

志随去。洗澡于清华园，回家近七时。在东安市场购糖果

**29 日星期五** 终日未出门一步，早起竟逾六时半。付出奶费。陈氏兄弟来，维志抄稿，维博洗衣件。愚写稿一小段。

**30 日星期六** 早起进食、写稿。九时去东风市场购核桃仁、甚佳。又购点心回家。维志午前来抄稿，午后未来。鲜恒来谈甚久，午后出门购烧饼、散步迎合天气阳光。

**31 日星期日** 早起写稿。去换车月票。雪昭来修理电灯。王星贤来谈，赠我水果。天气尚好，但未及出门散步。补：29 日夏润生来，以 25 元赠之。

## 2 月

**1 日星期一** 早起思索写稿。去政协学习会，未发言，回家午饭。写发温州潘一信。蔡午前午后两去医院，崔建华送来百合、芹菜等。煮食百合尚可口。

**2 日星期二** 早起写稿一段。收星贤信，即答之。又收岳美中一信，复以一信。阳光尚好，风大而冷，未远出。

**3 日星期三** 早起进食后思索写稿，阅《反杜林论》。出门以风大折回。夏润生送来《佛学辞典》等书。收上海张三姨一信。补：

昨晚雪昭来借去 50 元。

**4 日星期四** 立春。早起访少怀（收其转付我柑 8 枚，系培宽托带京的）。到政协学习会，知昨日上午有报告，而我未得通知。决〔定〕下次学习“五七”干校问题。十二时回家。饭后访赵君迈，通知他学习题材。借来《参考消息》数纸。就近剪发回家。阅《参考消息》，发岳美中一信。

**5 日星期五** 早起思索写稿，阅旧著，未着笔。罗赵纫秋来，赠以 10 元。去北海一转。天气尚好。晚间雪昭送来《参考消息》四纸。又陈维志来过。

**6 日星期六** 早出购油饼即回。写答宽儿一信发去。改稿。崔家弟兄来，赵来。晚间维志来。曾出西单觅生理学书，无所得。

**7 日星期日** 早起进食。维志来，同去颐和园会晤岳美中谈至十一时，出园回家午饭。午后维志再来，代购米等杂物，留其晚饭。谈话甚多，九时去。天气佳，符合游园之望。

**8 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去政协学习会，回家午饭。饭后访鲜恒，谈甚久。晚饭后再出门到东〔风〕市场购得《大脑与内脏》一书，有用。购点心数包。

**9 日星期二** 早起阅新购书，写稿。晚间雪昭送《参考消息》多纸；以前次的付还之。赵来

制纱门已两三天。

**10 日星期三** 早起写稿，后去北海，穿行而出。购面包。收潘信。写致张乃芳信，并兑去 20 元。阅《参考消息》竟日。

**11 日星期四** 早起进食后去政协学习小组会，王、安、郭未到，愚未发言。回家午饭。收恕儿一信，连答以两信。雪昭来，赠以元宵 20 枚。陈维博来，为谈阳明先生故事。

**12 日星期五** 早起写稿一段。去清华园洗澡，游东安市场。午饭后休息，再写稿。候雪昭未见其来。

**13 日星期六** 早起进食后写稿、改稿。维博来云明后日均休息。晚间雪昭来送《参考消息》，知其母病，昨未得来。

**14 日星期日** 早起进食后维博代洗内衣裤，又同去购水果六色。午后同菜及维博访岳美中看病，维博又代购药。付出车资 11.25 元，房租 8.53 元，水果 4 元。

**15 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做菜汤。去政协学习小组，谈印支那战争问题，王、宋所谈均好。维博来代购挂面等食品。留维博晚饭。

**16 日星期二** 早有小雪。出购烧饼于鼓楼。阳光尚可。写稿一段，阅参考书。

**17 日星期三** 早起写稿。



收马仰乾信，即答一信，并托其邮转伍太太一信。又还其自述一稿。午时访雪昭还其《参考消息》，又收其代修理三手表。从银行取50元。

18日星期四 早起进食后去政协学习小组，未发言，听王发言有启发。菜出洗澡，看文淦。带回《参考消息》十五纸阅之。

19日星期五 午前得通知午后三时有传达报告会，午饭后剪发即去政协听有关抄家物资问题办法之传达。归途竟遗失车月票，赶回家取像片去补月票于东华门。雪昭晚来说其母出院费用，当付60元。

20日星期六 早起进食后去政协学习小组，加班学习昨日传达报告。发言时以1966写致主席1969写致总理各信为内容，附以近年情况。刘瑶章、杨公庶出席。

21日星期日 早起阅《古诗源》甚久。午后同维博去市场购小裤盆。雪昭来修理电灯。赵来洗衣。收张乃芳回信。早有小雪。

22日星期一 早天阴湿。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有赵、王等发言；提前回家。午后洗澡于东四浴池，修脚。回家晚饭。发宽儿一信，索回件。

23日星期二 早起就1925年写致徐、谢信稿，写略叙曹州办学一文。菜出门购物、取钱，看文淦。

24日星期三 早起续写1925年曹州办学一文，完稿计三纸。读《罗念庵学案》，反躬自省，远不及古人。

25日星期四 早起去政协学习会，回家少怀在坐；问午饭，杂谈许久。陈维志从文淦家取来《参考消息》；与之谈国际情势。雪昭送《参考消息》来，未收。收其代购药品。

26日星期五 早起阅《参考消息》。去地安门购点心。抄第十章稿五纸。北海公园关闭，以园内动工。

27日星期六 早起写稿，天阴欲雪甚小。菜去看文淦，带还其《参考消息》；又带来一纸，阅之。

28日星期日 早起进食。陈维博来，代换车月票，购白菜、豆腐等。维志来抄稿，午后又陪菜去百货大楼购物。维博晚来以曹州办学一稿示之，谈及王鸿一先生。雪昭来过，送面包4个。

### 3月

1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后去政协学习小组学习。刘瑶章谈破四旧，尚好。回家午饭后休息片时。小雪中访张申府，略谈。

2日星期二 夜来有雪不小。早起写稿。收马先生转来伍太太一信。又收岳美中信，即答岳信，

并附还其稿件。又答马一信，均发去。午后天晴，光线大佳。散步于街。

**3日星期三** 早起写稿，阅旧稿甚洽于心。去前门购酱菜点心等。景山公园亦关闭。

**4日星期四** 早起写稿。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人少颇懒散。回家午饭后去西四洗澡剪发。晚间陈维志、维博先后来，维志送来几本书，维博缴〔交〕还5元。

**5日星期五** 早起写稿有得。午饭后去政协领取工资，经西单购食品回家。

**6日星期六** 早起写稿一段，发觉须改作。存50元于银行。莱去看文淦带回《参考消息》多纸。陈维志来，为之谈张表方、王鸿一。阅《参考消息》甚久。

**7日星期日** 夜来有雪，晨起未休，午后晴。陈维博来代购蔬菜吃包饺。雪昭来修理烟筒，送到五日《参考消息》，当下阅之付还之。付出暖气费6元余。

**8日星期一** 早起落雪。进食后去政协学习，途中电车出事故，迟到半小时。回家午饭，饭后休息。雪止，阳光佳，散步三里屯。

**9日星期二** 早起改稿。进食后访谦之于中关园，乃知尚未出院，回家写发一信寄医院。午后去

王府并购料酒及面包，又为莱购药2剂，晚饭〔后〕取回。

**10日星期三** 早起写稿一段，收张丽珠一信。午后去天坛散步，天气不冷，光好无风。四时回家。建华送来《参考消息》，阅之。晚饭后陈维博来过。

**11日星期四** 早起阅《参考消息》，准备发言稿。去政协学习会，谈周总理访越公报。微雪。回家午饭。夏闰生送来旧书数种，赠以15元。阅李卓吾《焚书》，不佳。阅金圣叹汇稿，有可取。收谦之、绛云回信。

**12日星期五** 早起阅书。进食后去朝阳菜市购西红柿及柿椒等。回家午饭，饭后出购小字笔写注文。

**13日星期六** 早起阅《宋元学案》节本。雪昭送来面包3个，借去60元。收马仰乾信，知伍太香港地址。午后觅中国银行于东西交民巷，竟三时下班矣。<sup>①</sup>维博来过。

**14日星期日** 早起进食后访张丽珠、唐有祺，谈甚久。回家午饭。维博来订书，维志抄稿。

**15日星期一** 早起去政协学习会，未发言，归途落雪颇大。午饭后去中国银行，竟需填写申请外汇书。雪中回家，填写后封寄吴福章请转为办理。

<sup>①</sup>“伍太”，伍庸伯夫人。著者虑其生活拮据，兑款接济。

**16日星期二** 早起重读《伍学综述》一稿，感悟于心。描画王抄字迹。眼镜忽失螺丝，去朝阳门修理。

**17日星期三** 天晴暖。重读综述一稿完。去王府井购信封、水果。思索写稿。去东四洗澡，回家晚饭，更换内衣。

**18日星期四** 天晴暖。进食后听广播纪念巴黎公社文章。到政协学习会，即谈此文章。回家午饭后去中国银行以政协批准之申请书交去，竟仍须他们请示后始能办理汇兑。去王府井剪发。

**19日星期五** 早起阅参考巴黎公社各书，并草发言稿。蔡去文淫家甚久。雪昭送来《参考消息》二纸、面包两个略谈。

**20日星期六** 早起续写纪念巴黎公社发言稿。陈维志来，为之讲解我稿。写发培宽、培恕一信。维志明拉练。

**21日星期日** 今日春分，天暖有风。维博来代订书。出购稿纸，发言稿写完。张丽珠夫妇来坐，并送食品四色。晒皮大衣、呢大衣各件，阅《参考消息》。

**22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就巴黎公社发言。回家午饭。休息后去中国银行兑香港50元，合港币123.15元。回家夏润生来坐，还来旧书数种，阅之费时。

**23日星期二** 早起写答山东调查孙鸿亮事一件，发寄吴福章收转。又写伍懿珍一信发去。午后阅《参考消息》。以内衣2件付朝外一家洗店。罗赵纫秋来，赠以10元。

**24日星期三** 早起去颐和园，散步后山、前廊一周而出。回家午后思索写稿，未能着笔。晚饭后去王府井购味精而回。

**25日星期四** 早起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讨论半年学习计划，回家已十二时。饭后信息。（补：早起曾去地安门购物。）

**26日星期五** 早起写稿结束第十章。雪昭来谈话，费时甚久，未出门。阅卫西琴心理学稿。阅雪昭送来的《参考消息》。

**27日星期六** 早起进食。着手写《卫西琴传略》。收谦之信，即访之于其新居，借来书8种。归阅《何心隐集》，甚好；又《浙大文学集刊》，亦有可观。

**28日星期日** 大风，黄沙蔽天，终日未出门。托维博送信及书2册于谦之处。阅书无所得。

**29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后去政协，忘车票，转回再出。学习会通过半年计划，未讨论越南战事（雨季将临、美阮矛盾、美兵腐败）。在外进食不如意。晚饭后洗澡于东四。

**30日星期二** 早起开始写

《卫西琴传略》。阅新借书。午后去朝外取回洗件，经朝阳菜市购新菜2色，面包1件。

**31日星期二** 仍有大风。出换车月票。雪昭送来《参考消息》及面包。去清华洗澡，修脚，剪发。购蜂蜜、面包2个。收宽儿信，附还良庸等信。晚间陈维博来。

## 4月

**1日星期四** 早起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谈巴基斯坦问题，十二时回家午饭。三时去西单觅床单未得，购点心回家。

**2日星期五** 早起写下次发言稿，题为《认真读书改造世界观》，尽一口之力写出。出购荷兰豆、黄瓜等回家。

**3日星期六** 早起阅书写摘句，续写卫传。午饭后去颐和园散步后山看桃花。王星贤来坐。晚陈维博来。

**4日星期日** 早起去鼓楼进食购招柑。维博来。阅《共产主义道德几个问题》一书。收颂天信。续写卫传。

**5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发言颇长。领工资未回家，径去颐和园午饭，散步游山。收颂天抄件。知雪昭及罗太太来过。阅《参考消息》。

**6日星期二** 早起写发颂

天、张乃芳各一信，兑张25元转潘。罗太太来赠15元，雪昭索去100元。（送到《参考消息》及甜酒），去王府井购香皂、面包等。收伍太太回信。

**7日星期三** 早起续写卫传。九时去北京图书馆入门一转即出，尚未如常开放也。晚间维博送葱来。

**8日星期四** 早起续写卫传。八时去政协学习会，陆谈不佳，随后漫谈，回家午饭。因风大不出门，阅辅成编译《自文艺复兴以至十九世纪之人道思想》一书。

**9日星期五** 早起写卫传。进食后访章行老谈甚久。午后菜出门。阅书如昨。去取洗件，竟忘其票据，空手而回。陈维志拉练归来。

**10日星期六** 早起更换内裤。续写卫传。陈维志来，代作琐事。出购招柑、点心于王府井。维志借去《宋元学案》一书。夏润生送书及大砚来，赠10元。

**11日星期日** 早起进食。维志、维博来，同去颐和园，约岳美中，因即出国未去。散步后山看花，转至西堤，饭于园内。回家知雪昭来过，留下《参考消息》，阅之甚久。午后取来洗件（床单）。收马先生来信，附饮水疗病法。崔建华来。

**12日星期一** 早起校正颂天抄件。陈维志送锯末来。为之谈

巴基斯坦问题因及汉族拓大之理，旁及泰戈尔。八时去政协学习会。午后访谦之，还书五，借书五。雪昭来修理炉瓦；送来《参考消息》。

13日星期二 早起写发谦之一信。阅汤因比《历史研究》一书，说明以文化为研究单位而究其起源。去剪发，并购食品，回家午饭。收艮庸信，附还伍太信。

14日星期三 早起进食后续写卫传。崔建华送来《参考消息》，阅之竟日。雪昭来过。付出房租8.53元。购回白菜。晚间陈维博来，借去云抄伍学综述。

15日星期四 早起续写卫传完。去政协学习会，李老发言甚长，但不切题。阅《社会意识学大纲》不如所期。写卫传附注。

16日星期五 早起写卫传附注完。开始写卫学要略。去清华园洗澡，回家午饭。夏润生送来《辞源》，赠以10元。

17日星期六 早起六时去颐和园进食，散步后出园，又去香山，入园不久即回城。十二时前抵家午饭。阅卫书。黎光恢从哈尔滨来。陈氏兄弟先后来，维志还来5元。

18日星期日 早起续阅卫书。陈维博来，调动写字台。拆换被里。收张乃芳回信。陈维志晚间来，为谈我往事。

19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于

外。去政协学习会，李、赵发言。阅崔送来《参考消息》。回家午饭。饭后送洗件三于三里屯。写卫学稿。

20日星期二 补昨日阅崔送来《参考消息》。续写稿。出购食品水果。天暖，换衣。维博晚间来，以所写字还之。

21日星期三 天暖甚，收冬衣，取出夏衣。去紫竹院散步写稿，忽遇维志。回家午饭。菜去文淦家。写稿有得。

22日星期四 有风，早起进食后去政协学习，宋发言较好。回家午饭。收温州潘信，又收恕儿信，即答以一信。写卫学稿。

23日星期五 早起进牛奶，后去游龙潭湖，竟然环境大变，初兔不得其处，后经广渠门回家。答潘一信。崔送来《参考消息》，阅之。雪昭来过，送面包，太干。陈维博来。写稿。

24日星期六 早起写稿进食于家。午后去动物园散步写稿，归途购西红柿小白菜等，回家晚饭。晚间陈维博来。维志来云明日不休息。

25日星期日 早起进食后去天安门习拳。回家写稿，午饭。陈维博来，囑其还朱谦之书四册。又同去三里屯取回洗件3件。陈维志晚间来借《我的自学小史》去看。《人民日报》第二版有上海医院论文一篇极好。

26日星期一 夜来有二人查户口(此为第二次),中夜起床,睡眠不足,去政协请假。西四剪发,后回家午睡。维志还《自学小史》。

27日星期二 早起有雨。进食后去动物园,散步、写稿;衣薄觉冷,即回家午饭。饭后写稿,恕儿忽来(因配眼镜到京),谈话晚饭乃去。维博来小坐。

28日星期三 早起散步于外。进食后写稿一段,九时余去颐和园,散步、购梨,回家在十二时前。饭后菜出门。培修及其母其女澄忽来,谈往事甚久。菜回又续谈甚久,知晓青、得心等情况。

29日星期四 早起写稿,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郭有守发言甚长,见其勤学,借来其手册阅之。维志午前来,午后再来,以《敌后游击区域行程日志》付其阅看。

30日星期五 早起抄郭手册。进食后去景山公园门外习拳,购烧饼回家午饭。维志来送回《行程日志》,并略谈。恕儿来谈至一时去。在前门内换本月票。政协送来明日天安门晚会请帖。维博来过。

## 5月

1日星期六 早起进食于外。维志来,维博来,同去王府井购窗帘,回家午饭。饭后去看修侄、晓青,忠、恕均在,洪、澄、湄、浦

亦均见到。三时回家休息。晚饭后七时去天安门,参加晚会看焰火,同车范、汪二人,九时提前回家。陈维博在家晚饭〔后〕去。(自日起停用牛奶)

2日星期日 早起散步于附近。抄第十一章小注三段。维志、维博先后来,午饭后乃各去。午后有雨至夜。准备明日发言。

3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于家。阅《简明哲学辞典》。去政协学习会,未发言。归途购招柑。到家新生火。出饭于外,回家休息。雪昭来谈其夜行去黑山寨视其长女。

4日星期二 早起进食于鼓楼东。思索写稿,阅卫著。午后去政协领工资,乃待明日发放。陈维博晚间来还10元。

5日星期三 早起不拟远出,但散步附近,购青菜。阅卫著甚用心。恕儿午后来,云明日南返,谈国际问题甚多,亦自述其工作情况、今后打算,晚饭后去。略以食品付其带回。

6日星期四 早起维志来小谈,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就《学习答问》发言,指斥其缺欠。领取工资回家。午后去东风市场购蜂蜜及面包等。写稿一段,阅卫著甚久。

7日星期五 早起维志来抄稿写稿。去看医药展览,新发明创造甚多。回家午饭。以50元付银

行，以洗件（3件）付洗。夏润生送书来，赠15元。午后洗澡于东四。

**8日星期六** 早起维志来抄稿。出剪发于八面槽，购菜于附近。阅崔建华送来《参考消息》。雪昭来借去50元。晚间维志、维博先后来，为维志谈出世思想一段。

**9日星期日** 早起洗肛门，用痔药。维博来助理杂务。去朝阳菜市购黄瓜。建华来。写发上益之信，求借《成唯识论述记》。晚饭后去鼓楼购舒筋片。付出房租8.53元。

**10日星期一** 早起用痔药。维志来抄稿。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陆、杜发言可笑。回家午饭。收马仰乾信，即答之，并以马信转寄良庸。少怀来坐，饭后去。雪昭来修改烟筒。阅《参考消息》二纸。出外晚饭，到政协礼堂看演出，不终席回家就寝。

**11日星期二** 维志昨夜晚来，今晨来抄稿。灶火未升，出外进食，购点心、红柿、黄瓜等。建华送来《参考消息》阅之。维志晚来，为谈自学小史14题。

**12日星期三** 早起洗肛、洗脚。维志来告以抄稿有错字。出北新桥交暖气费，竟不办公。进食于外。雪昭来修改烟筒，又交来《参考消息》当下阅后还之。为人代算各户水费，并交去水费。

**13日星期四** 早起维志来抄稿。八时去政协学习会，十一时回家午饭。午后去朝阳菜市购菜。阅《哲学辞典》。收恕儿寄米照片。发王秘书一信。

**14日星期五** 早起维志来抄稿。进食后散步东行，取回洗件三。思索写稿。去北新桥交暖气费。准备下周发言稿。

**15日星期六** 早起写发言稿（参考《哲学辞典》、《联共党史》）。气温不高。咳嗽未瘥，亦未加重。服鸡鸣丸。晚间维志来，为谈章太炎、行严两先生事。

**16日星期日** 早起维博、维志来，洗擦窗内外，挂起新窗帘。维博代购挂面蔬菜。去王府井觅水果，无所取。晚间维志来，为谈章行老、张榕舅故事。

**17日星期一** 早起维志来抄稿。发言稿写完。八时去政协学习会发言，颇得好评。风土大。午后阅《疲劳防止》一书完。去王府井购点心、面包等。郭大中米，未值。

**18日星期二** 早起进食后去紫竹院散步。购西红柿、黄瓜，回家午饭。菜出看文淦。写稿一段。为维志谈思想进步的原理。

**19日星期三** 早晚各出近处散步一次。欲远出忽觅皮夹不见，再三检寻，终不可得。菜出门，归来夜九时。耐心写稿，不无所得。

写发郭大中一信。

**20日星期四** 早起写稿，散步于附近。维志来抄书。去政协学习会，听赵发言。十一时回家午饭。去八面槽洗澡剪发、购面包回家。晚间为维志讲东西文化问题。

**21日星期五** 早起写稿，忽发现皮夹。出购午餐烙饼1斤。抄稿。晚饭后访雪昭，至九时半不见其回家，即返。

**22日星期六** 早起抄第十一章完。去王府井购招柑、蜜枣等回家午饭。少怀来漫谈。补：维志早来抄书。晚间再来，为讲人生三问题三态度。维博亦来过，以旧内衣分赠之。入夜有小雨。

**23日星期日** 夜来有雨不大。维志来抄书。维博购菜来，同他去王府井购草帽，又嘱其送信与王秘书，借其不在。写稿未成文。赵来洗衣。维志晚来旋去。雪昭送来面包2个。

**24日星期一** 早起维志来抄书。进食于外。八时去政协学习会，偶发言，又引起争论。回家午饭。孙维聪来坐。崔送《参考消息》来，雪昭亦送来，阅之得大概。

**25日星期二** 早起写发怨儿一信片，又颂天一信。午后收艮庸一信，即答之。阅《参考消息》完。英法合作，欧局有新进展。早出一次，晚出一次，均不远。

**26日星期三** 早出进食于

外。写稿有得。收马仰乾一信。午后天阴去紫竹院散步甚佳，回家再写稿。雪昭约来未来。晚为维志谈往事。

**27日星期四** 早天晴朗微寒，夜来有雨故也。维志来抄书。八时去政协学习会听发言，回家午饭。写稿。晚间维志来，为谈伍先生事略。维博亦来。送线香。

**28日星期五** 早起写稿有得。维志来抄书。八时去紫竹院散步，甚佳。回途经地安门购菜，遇富眉生略谈。午饭后休息，散步附近。崔送《参考消息》来，阅之。

**29日星期六** 早起写稿一段。午后富眉生来，谈至六时去。雪昭来修返烟筒。阅当日《参考消息》。

**30日星期日** 早出进食于外。维博来嘱其代购菜食等。赵来洗衣。维志来挂窗帘（北屋）晚间再来为谈村治学院及山西事。维博遇王秘书，携回《成唯识论述记》两套，阅之。

**31日星期一** 自来水笔忽不见。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十一时回家午饭。出换车月票，去西单一转。

## 6月

**1日星期二** 早起进食于家，去鼓楼购点心等。维志来抄书。



早起阅《唯识述记》去地安门剪发购食品。

2日星期三 早起进食于家。维志来抄书。九时去王府井购自来水笔及墨水，共12元。回家午饭。小睡仍不解乏。雪昭来。阅《参考消息》、《唯识述记》。

3日星期四 早起维志来抄书。进食后去景山公园习拳。随去政协学习会听王发言。收《经验批判》一书介绍资料一本。回家午饭。阅《唯识述记》至10册。去邮局订《红旗》。阅《红旗》六期，颇好。

4日星期五 早起去景山前习拳，转至北海站又转鼓楼进食。回家阅《唯识述记》。午饭后雪昭送来《参考消息》，阅之。收良庸回信有诗句。

5日星期六 早起进食后阅唯识。去政协领取工资。发兑潘25元温州。维志来未晤。午饭后小睡，阅唯识。晚间维志、维博先后来；为维志谈山东往事。维博付还5元。

6日星期日 维志来抄书。进食于外。维博代购菜送来，午后同去王府井购蜜枣等。

补：雪昭、建华送来《参考消息》，阅之多时。

7日星期一 早起维志来抄书。七时半去新街口进食。转至政协学习会，发言散漫。十一时回

家午饭。知王星贤来过，即答访之，并访朱谦之。维志来，为谈山东往事。

8日星期二 夜来有雨，颇凉。维志来抄书。进食于鼓楼。天雨，阅《唯识述记》。午饭后小睡。

补：雪昭借去50元。

9日星期三 早起维志来抄书。去朝阳菜市购菜，回家进食。阅《唯识述记》。收岳美中信，即答之。午后去紫竹院散步尚好。回家晚饭，阅崔送来《参考消息》。（至8日）。补：收颌天信。

10日星期四 早起维志来抄书。去新街口进食，转赴政协学习会，略发言。王仍病中，发言散漫。十一时回家午饭。阅唯识，开始抄记于册。晚间与维志谈。

11日星期五 早起维志来抄书。进食于外，购菜于朝阳市。续抄记唯识。午后去颐和园散步前后山；略进食，即访岳美中，聆其出国任务事迹。九时回家就睡。

12日星期六 早起维志来抄书。散步附近，进食后去洗澡修脚。雪昭送来《参考消息》，阅之。富眉生来小坐。罗赵纫秋来，赠以10元。购新扇1柄。

13日星期日 早起抄记唯识于手册。维博来助理琐事，同出附近购菜。维志来，为其谈国际变化及山东往事；以旧背包赠之。收宽儿一信。

14日星期一 早起维志来抄书。七时后去新街口进牛乳，转紫竹院散步，然后到政协学习会。十一时后回家午饭。休息片时，起写《唯识颂论》于手册。

15日星期二 早起写发宽儿一信。进食后访张申府小坐。发天津郑毅生一信。至少怀家，以书件付之。十二时前回家午饭。阅严译《天演论》，又阅《参考消息》。（雪昭送来二纸，未晤面）。

16日星期三 早起散步于外，又去景山前习拳。阅《天演论》完。维志来抄书，晚饭后为之谈巡视游击区往事。

17日星期四 早起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会后又听传达报告。回家午饭。阅《参考消息》。出剪发，购鸭梨，甚佳。

18日星期五 早起写发岳美中一信。经西单购面包回家，重阅《唯识论》，并摘句。收潘信颇长。

19日星期六 早起进食后阅唯识。在景山前习拳一次。陈维志拔麦归来，为谈第三政治大队、发起民盟〔往事〕。发申府一信，并转去潘信。

20日星期日 早起去颐和园进食，会晤岳美中，散步漫谈。十时前出园回家。维博为洗衣3件。摘唯识至15册。雪昭晚来，阅当日《参考消息》，甚重要。

21日星期一 早起摘记唯

识。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讨论上次传达文件。访申府，竟不在家，留天《演论》而归。午饭后休息，再作摘记。去鼓楼取回洗件。

22日星期二 是日夏至，天热。蔡去洗澡，下午六时归。崔建华送来前日昨日两日《参考消息》，阅之。到东〔风〕市〔场〕购鸭梨及南北蜜枣。收申府信，又维博一信。

23日星期三 早起摘唯识完。维志来抄书。进食于外。雪昭送来当天《参考消息》，阅之。

24日星期四 早起维志来抄书。去政协学习会，情况冷落。访申府谈话，即在其家午饭；取回潘信。回家小睡，去王府井即回。夏润生来，借予10元，晚间为维志谈〔任〕民盟秘书长事。

25日星期五 早起维博来还我稿，借去2元。维志来抄书，嘱其以《成唯识》两套送还王秘书。准备写第十二章的材料。天欲雨，风凉。午后三时访王。有雨不大。

26日星期六 早起写稿，第十二章开首一段。散步习拳于附近。蔡去文淦家，带回《参考消息》，阅之。收马仰乾一信。

27日星期日 早起进食于外。赵来洗衣、床单。阅《参考消息》。摘《人之奥妙》一书，有可用资料。午后陈维志来抄书，晚饭后为其谈我退出现实政治、辞民盟秘

书长。

**28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于家，八时去政协学习会，米哲沉第一次发言。吴福章下放告别。回家午饭。菜去看文淦。出购面包、点心于附近。写发唐有祺一信。收陈维博信。

**29日星期二** 早起小雨。进食于外。摘取《人之奥妙》一书。午后去景山习拳。王府井购白布、面包等回家。终日雨。

**30日星期三** 早起进食于家。摘《人之奥妙》。去地安门裁缝〔店〕制白布内衣；购点心，回家午饭。雪昭送来《参考消息》，阅之。菜去鼓楼及文淦家。晚饭前购茄椒等。早起六时前去体育馆前习拳，天气甚佳。换车月票于附近。晚发雪昭一信。购西瓜食之，尚好。维志来，为谈1946旧政协五项协议。

## 7月

**1日星期四** 早醒较迟。进食后去看张少怀。转至政协学习会，听“七一”纪念文章广播，回家午饭。剪发于东四。晚饭后去政协礼堂晚会，看卫戍部队演出京剧。

**2日星期五** 天阴闷热。早起阅“七一”纪念文章，有所标志。去景山前习拳，王府井购香蕉。回家晚饭。

**3日星期六** 早起进食于家。准备星期一发言稿：学习五十年党史所得感想。雪昭夫妇及其长女米坐。收戚孟译信，即答一信发去。菜出门六时归。陈维博来还17元，嘱其明早来谈话。

**4日星期日** 早起进食于家，写发言稿，散步附近。九时同维博谈三段话。午饭后休息，再写稿。维志来抄书。天热甚。晚饭后散步附近，终日未远出。

**5日星期一** 早四时半起来即续写发言稿，满五纸后即敷今日发言之用。八时半抵政协学习会，发言约70分钟，反响颇好。领取工资回家午饭。二时半去东风市场配购提包的背带。回家晚饭落雨。

**6日星期二** 早起写续发言稿甚久。出购蔬菜，进食。天气闷热，觅广西西瓜不得。经王府井一行。晚间有阵雨。

**7日星期三** 早三时起，灯下续写发言稿。七时进食，出外散步。八时去地安门取回新制内衣。收陈维博一信。菜去看文淦，午后休息。雪昭来，借去70元。阅菜带回的《参考消息》。

**8日星期四** 早起完成发言稿。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发言一小时半。反响尚好。其稿被张一道索去。回家午饭，小睡。写发良庸信（转去马信），又马仰乾信（转去

黄信)。向邮局订阅《参考消息》半年。维志来，为其谈党派综合体。阅《参考消息》。(天气午后热)。

9日星期五 早起阅《参考消息》，进食于家。培志及其继母来，即留午饭。去王府井购荔枝、蜜桃等，甚好。

10日星期六 早出散步附近，阳光、空气均佳。出购茄菜等。是日开始送《参考消息》，阅之移时。

晚间维志来为讲“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

11日星期日 早起阅托翁论宗教及列宁经验论的注解。维志来同去故宫，乃人山人海，无望得游。维博同李清泉老人来晤，即于树下立谈约一小时。回家午饭。维博来代购西瓜尚可。晚间为维志谈乡村工作动机、社会教育社事。

12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杜发言隔膜，听之不耐烦。郭借我发言稿及东西文化一书；我借其《论佛杂文》。回家午饭后发政协一信，致歉请假。

13日星期二 早起阅《论佛杂文》，惊其有实悟，又知其主张多误。维志来两次，代购劈柴、西瓜，代取来《参考消息》三纸。为谈南京和谈事。去景山习拳，故宫门外人仍多。

14日星期三 夜来有雨不小，早起犹阴云不解。逐日阅《参

考消息》。午后去紫竹院散步甚佳，惜天热。晚间维志送来西瓜。雪昭来过，将代制信箱。

15日星期四 早起出西直门，进食后散步紫竹院，在八面槽洗澡剪发。回家午饭。天热甚。政协电影不赴。晚间维志来共食西瓜。

16日星期五 早起出鼓楼进食，购点心多色，回家午饭。阅《法兰西内战》注解，《参考消息》。收政协电话约下午三时开会，谈尼克松将访华事。晚间维志来过。

17日星期六 夜来热甚。早起未作床上功夫。去鼓楼购菜食等。去政协继续昨日之会谈，发言后回家。阅《参考消息》。午饭后小睡。郭大中来坐，谈甚久。维志购西瓜来。刘绍光来访未晤，答以一信，发去。

18日星期日 夜来温度不高，早起亦凉爽。维博来，嘱其出购蔬菜西瓜等，又同去地坛公园散步。李健生忽来谈，移时乃去。赵来洗衣。《参考消息》称尼克松将访华反响大。

19日星期一 早起阅《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一书。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赵发言，为之点明。闻安若定有问题。刘绍光来又未值。晚饭后维志来，为之谈1946年10月末南京和谈。

20日星期二 早起阅书。

进食后去鼓楼以洗件及制小裤盆付服务所。回家午饭。阅《参考消息》。十二时访申府，谈甚久。收良庸信。在申府家候晤刘绍光，六时前回家晚饭。

**21日星期三** 早起阅《自然辩证法研究》（借自申府）。雪昭来安信箱。食西瓜。购食品于三里屯。维志午后一时半来小坐。阅《参考消息》。鼓楼购点心。

**22日星期四** 天不甚热。阅《自然辩证法研究》。去三里屯购食品。去政协学习会，会上少热气。下次将学习《矛盾论》。回家午饭。维志来，借去《熊著选粹》。

**23日星期五** 早起阅《自然辩证法研究》有所标记。出购食品于王府井。去新华书店觅《自然辩证法》不得。访谦之觅借亦不得。凉爽。午后四时维志来，知其伤足请假，为杂谈过去琐事。

**24日星期六** 昨收张丽珠回信，即转上海三先生阅之。早起阅《自然辩证法研究》。少怀来坐，托其转答王季衡一信。午后华世荣来坐。维志午前午后来抄书。天气风凉。

**25日星期日** 早起去鼓楼进食。维博来嘱其购核桃1斤。维志午后来，为其谈我读自然辩证法。晚饭后谈欧洲政制。维博代购台灯，未留用。借给7元。

**26日星期一** 早起阅《自

然辩证法研究》。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十一时经西单进食回家，休息。阅《参考消息》。知夏润生来过，蔡付予20元。写答外调吕烈卿问题材料，发邮。

**27日星期二** 早起进食后阅《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作摘（记）。维志送来西瓜，小坐即去。以洗件付三里屯洗衣店并散步。

**28日星期三** 早晚散步于附近，摘《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于手册。收少怀转来王季衡信。雪昭来，借去我发言稿，送来面包。

**29日星期四** 天热甚。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发言，回家午饭。饭后去清华园洗澡剪发。入夜更热。

**30日星期五** 早起径去紫竹院散步习拳，竟不觉凉爽。八时回到家（进食于新街口）。午后转觉风凉。朝阳菜市购菜甚少。三里屯购饼食回家。

**31日星期六** 早起散步附近。着手写稿。去三里屯购食品。午后维志来，为谈欧西政制。天气不甚热。换车月票，购菜。

## 8月

**1日星期日** 此日建军节，收有请帖。午后去政协参加庆祝会，五时半回家。晚饭后维志来，续讲西欧政制问题。写稿（第十二

章)。

2日星期一 早起写稿。七时半去景山前习拳。到政协学习会,谈建军纪念文,说明“新型军队”。十二时前回家午饭。收恕儿一信;发宽恕两儿各一信。天不甚热。

3日星期二 早起散步附近,写稿一段。九时访章行老,谈两件事,(时局及刘绍光)。回家午饭。去王府井购一坐表去三十二元二角,购素菜及核桃。收潘怀素信。

4日星期三 早起散步附近。写稿,阅韩柳欧苏古文。出购蔬菜,去王府井一转即回。

5日星期四 早起写稿。进餐后去政协学习会,漫谈而已。领取工资回家。饭后小睡。维博来还我7元。维志购来西瓜尚好,为之讲欧西政制不能行于中国之理。

6日星期五 早起写稿一段。出购油食,蔬菜、点心等回家。富眉生由上海回京来坐。雪昭来,借去70元。去邮局兑潘25元,黄20元,田20元,政协送来民族歌舞票,未赴。

7日星期六 早起散步于外。抄稿。王星贤来坐,泛谈。午饭后菜去看文淦。维志购来西瓜食之,为谈西欧政制。

8日星期日 早起思索写稿。陈维博来。十一时同菜去看电影第31届乒乓球赛后回家。落雨一阵,菜遇雨。晚间维志来小坐,以

脑疲未为讲话。

9日星期一 早起写稿。进餐后去政协学习会,宋、陆各发言。回家午饭,饭后休息。去清华园洗澡、修脚、剪发。晚间陈维志来,为谈西欧政制第四点。

10日星期二 早起写稿有得。出门散步,购油饼。鲜八妹来谈其家得发还物资等事,并赠桃,甚佳。罗太太来谈其子的情况,赠予20元。交房租8.53元。收政协电话嘱明日到会。

11日星期三 早起思索写稿。去政协晤林、叶二人,交我864元说是被抄物资变价之款,即付存半年期。晚间维志来,未为之讲话。遇刘绍光子途中。

12日星期四 早二时起写致政协军代表一信,付张一道转致。去政协学习会,气氛活泼,人到亦齐。十一时回家午饭。今日《参考消息》内容充实,阅之甚久。

13日星期五 早起径去紫竹院散步,思索写稿。回途购点心油饼面包。天热,阅书而已。维志来为讲政制二文。

14日星期六 夜来甚热。早起思索写稿。交水电费于银行。维志午后四时来,漫谈闲话。

15日星期日 夜来虽热,晨起尚好。写稿。维博来洗衣,购菜,维志来代算水费、电费,收水费。为讲政制二文。收田镛信。维

志代购西瓜，食之尚好。《参考消息》有周总理谈话正式纪录。

16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于家，思索写稿。去政协学习会未发言，十一时半回家午饭。阅《参考消息》。

去前门购黄酒及桃，回家晚饭。雪昭送来面包，以有关小学报纸示之。

17日星期二 终日小雨天凉。除一次散步东四北之外，未出门。以电费本交楼下。写稿一段。以水费本交二楼一号。夜眠盖棉被。

18日星期三 早起凉爽，写稿。去西单购梨，回家写发邹秉文一信。刘绍光等二人来坐。晚间维博来过。菜出购药晚归。

19日星期四 早起写稿。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听王等发言。回家午饭，饭后休息。去王府井购味精、馒头。收潘怀素回信。天气不热。

20日星期五 早起写稿，进食于家。阅《参考消息》。天气尚可。午后欲去紫竹院，到新街口折回。

21日星期六 早起写稿一段，去朝阳菜市，进食于外。收戚孟泽信。汪太冲来坐。午饭后访视邹秉文病，回家晚饭。维志来，为讲政制二文完。

22日星期日 早起写稿。维博来，嘱代购挂面等。午后同去

国子监首都图书馆一转，回家晚饭。维志来为讲1949—1950的事情。

23日星期一 早起写稿。八时去政协学习会，未发言。访少怀，约定星期五与王季衡会晤。回家午饭，饭后去剪发。购黄桃。落雨一阵。

24日星期二 早起翻阅前两章成稿，子现在写稿大有帮助。欲去西郊，到新街口折回。午饭后休息。出购鸡蛋、桃梨等。雪昭来过，发雪昭一信片。收宽儿罗山来信。

25日星期三 早起写稿后去三里屯购食品。午饭后休息，未出门。终日阴，有雨。

26日星期四 天晴，温度低。夜来曾写稿1小时。七时半去政协学习会，未发言。回家午饭，休息。去王府井购水果茶叶，到鲜家小坐。回家晚饭，收昭侄信。

27日星期五 天阴，温度不高。写稿后访少怀家晤王季衡，谈其所悟甚畅。回家午饭，饭后休息。去鼓楼购点心、蔬菜。维志来谈，云明日去琉璃河。收何绛云信，知谦之又住院。

28日星期六 早起写稿一段，阅《参考消息》。天不热，有小阵雨。午后去颐和园（园匾额恢复），散步购点心回家。

29日星期日 早起写稿，

九时后维博来，同去北京站搭地下铁道至玉泉路往返，回家十二时余。午后休息，未再出。维博来闲谈至晚乃去。

30日星期一 早起写稿，维志来抄书。八时去政协学习会发言“怎样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十一时回家午饭。维志午后再来抄书。为其讲世界形势变化，晚饭后去。

31日星期二 早起写稿。九时换车月票，去地安门购点心，回家午饭。培志及其继母来。雪昭来，付给杨超去津路费30元。以洗件付三里屯洗店。

## 9月

1日星期三 早起维志来抄书。出外散步即回，写稿一段。午饭后休息。二时去东风市场购水果，遇大雨。四时回家晚饭。菜出门，回来甚晚。

2日星期四 早起细雨。写稿。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漫谈居多。十一时半回家午饭，休息。写稿，未外出。终日阴雨，冷。

3日星期五 早起写稿。雨止；早凉，午后温度回升。去东风市场购桔汁，觅草决明不得。

4日星期六 早起写稿有得。天晴朗，出购烧饼。午饭后休息，再写稿。去朝阳菜市购鸡蛋及

菜。晚间雪昭、杨超来坐。收少怀转来王季衡一稿一信。

5日星期日 早起写稿，有疑，待思索。维志来抄书。去三里屯取回洗件，又付出洗件，购大饼。午饭后未入梦。维博来代购菜。晚饭后为维志谈1950—1952年事。夏润生送书来，赠以10元。阅庄则栋发言稿尚好。

6日星期一 早起思索写稿，未能着笔。写发王季衡一信。收恕儿一信。去政协学习会。郭有守以毛主席著作一册见示，携归阅之。洗澡剪发，领取工资。雪昭来，借去55元。

7日星期二 夜间查户口人来，我态度不好，不能入寐。起来看书。三时半再就寝。睡不好。七时后去新街口，到政协随同人参观故宫新出土古物。十一时回家。罗太太来，赠以10元。未写稿，反省时稍多。

8日星期三 早起阅书未写稿。培志将回川，借50元，来辞行，菜同其出门吃饭。雪昭送来面包3个，借去《参考消息》。天凉有雨。

9日星期四 早起后即去景山会晤王季衡，询其功课，领教不少。八时在外进食。去政协学习会，正自己发言检讨间，陈同志来报告户口问题，报告后愚继续发言。王、宋等有评论。回家午饭，休



息。写发少怀一信，附还王信及稿。

10日星期五 早四时起，夜来浮思集绕失眠，不自由如此。维志来抄书，送了一些葱。写检讨得其半。出外散步。发王季衡一信。以电费付交银行。菜去文淦家。

11日星期六 早起写检讨大致完，仍待清抄。附近散步。刘绍光来辞行，将南归，谈些自然科学问题。晚饭后去王府井购水果。维志来为其谈1953年事情。

12日星期日 补昨发刘绍光一信。清抄发言检讨书。维博来代购菜及洗衣，晒被。郭大中来坐，赠葡萄甚佳。晚间为维志补充讲1953年事，并及自己反省改造。

13日星期一 早起维志来抄书。去政协学习会，自谈检讨书，引起评论仍交去。回家午饭后小休息。访王季衡谈甚久。雪昭来过，未相值（送来蒜）。

14日星期二 早起抄柏格森中英文摘句，送王星贤请改译。维志来抄书购菜。午饭后访张申府一谈。回家晚饭，又去民族文化宫看日本反动电影片，睡迟。

15日星期三 早起去紫竹院散步一周。维志来抄书。午饭后休息。雪昭来过。准备学习会上说自己每日工作。去三里屯取回洗件，购香蕉、西红柿回家晚饭。有雨。

16日星期四 早起有雨颇

大。去政协学习会谈日本影片《军阀》，回家午饭。雨止，去清华园洗澡，购点心梨等。

17日星期五 早广播称大风降温，风殊不甚大，温降不多。抄稿三纸，去三里屯一转。雪昭来，安台灯。闻国庆游行停止，为备战云云。收王季衡信。

18日星期六 早起抄稿将完。午后出剪发。答王季衡一信。维志晚间来；为谈刘贵珍气功疗法等事情。天气有秋意，取出秋冬衣，收起夏衣。

19日星期日 早起抄稿。去三里屯购食品。维博来订书。维志来校对，又同去觅灯罩，未得合意者。雪昭送来面包。李健生来谈潘怀素事，并交来潘稿件。写发潘一信。

20日星期一 早起抄稿加注。八时去政协学习会，赵等发言，谈日美苏侵我问题。回家午饭后，写发李健生、何绛云各一信。晚饭前郭大中来坐，谈及近事。

21日星期二 早起写稿。进食后去紫竹院一转，回家午饭。收培志航空信，答一航空信。购点心。晚饭前崔建华来。菜出购物回。维志来为谈1956批判浪潮。

22日星期三 早起写稿一小段。崔建华送饺子来。去前门、天安门。阅《巴甫洛夫选集》。收何绛云回信，谦之出院养病。

**23日星期四** 早起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发言为当前两大问题而工作。王有许多话。午饭后散步于酒仙桥一带。李健生送来潘信各件。维志来,为谈清季以来学术变迁。

**24日星期五** 早起写稿,购油食。午后携潘的信件、文件图片等访张申府,谈潘事。四时回家写发潘信。购烧饼为晚饭。(潘件留于张处)。

**25日星期六** 早起写稿(注文二则)。出订牛奶付3.51元。兑潘50元。菜出购得白兰瓜尚好。维志来,为谈儒家大旨。

**26日星期日** 早起思索写稿。维博来订书,为讲伍氏学说一段。午后同去玉渊潭,不得其门而入。访申府以《参考消息》借其看。晚间维志来小坐。

**27日星期一** 早起思索写稿。去政协学习会,郭提问题,王解答甚好。午饭后以修补件付三里屯。雪昭送来面包。阅人生理解剖小册。收培志信,前信言未达。

**28日星期二** 早起改稿为注文。阅解剖小册。菜出购回白兰瓜,香蕉。晚间维志来,为谈明末清初几大儒。

**29日星期三** 早起换内衣。阅旧杂记本,重抄之。在附近散步几次。维志来。略为谈讲。天阴欲雨不雨。

**30日星期四** 早起抄杂记。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因于发言不妥,我发简单言。先回家取回修补衣服。换车月票。午饭后雪昭夫妇送来核桃、栗子,赠以白兰瓜。维志来言明后日劳动不休息。维博来订书。

## 10月

**1日星期五** 早起抄杂记。补:昨去颐和园门口购葡萄。午后去清华园洗澡剪发。晚饭后偕维博、维志去前门、天安门、中山公园一转。公园改变不大,九时后回家睡。

**2日星期六** 早起进食后同维博去颐和园,绕山一游,似乎整改不多。嘱维博取回《参考消息》(从张处)。访郭大中竟未得遇。补:极早起,灯下写稿一段颇畅。

**3日星期日** 中秋节。早起思索写稿,未能有得。罗太太携其孙来坐。午后陈维博来同去故宫一游。晚饭后维志来坐旋去。食白兰瓜。准备明日发言稿。

**4日星期一** 早起写发言稿。八时去政协学习会,发言甚长,有人竟不了然。领取工资回家。午饭后散步购面包。补:赠罗10元。阅《生理解剖》一书。访王星贤小谈。

**5日星期二** 早起碌碌于

琐事，竟未得写稿。写发怒儿一信。去东风市场觅蜜山楂不得。菜出门洗澡，几乎晕倒，晚九时乃归。

**6日星期三** 夜二时后醒，思索有悟，即起写记。途中腹泻污内裤。八时访王星贤，借《宋元学案》半部。雪昭晚来，借去60元。阅《濂溪学案》。

**7日星期四** 早起阅《明道学案》。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因昨日腹泻请假先归。午饭后视谦之病，借史记一厚册。收戚孟溟等信，即答之。维志晚来坐。阅《明道学案》。

**8日星期五** 早起阅《明道学案》，反省较勤，有所摘抄。夏润生来，赠16元。晚饭前王星贤来以其代译《创化论》文句交我，又谈及其手颤问题。

**9日星期六** 早起即去颐和园进食，散步一周。访岳美中，遇军界就岳求诊，少坐略谈。回家午饭。访星贤，以岳言药方告之。去中山公园一转，回家维博来。收潘一长信。

**10日星期日** 早起大风扬尘。维志来云仍须上班。维博午后来，嘱其到王家取《宋元学案》（下半部）。又同去东四觅书未得，但卒由维博购来《国际知识》第二册。

**11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林安娣招呼接受〔收〕一部分发还书物，午三时雇车

接回。检理至夜，手稿全得到，无失为喜。出购食品于三里屯。

**12日星期二** 早起继续检理书物文稿终日，分类存放。晚间维志来助我检收。写致郭大中、马仰乾、黄良庸各信。

**13日星期三** 早起继续检收，维志为助，大致完毕。以郭、马、黄各信付邮。去清华园洗澡。雪昭送来面包，略谈。

**14日星期四** 早起收拾，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未发言。朱洁夫回京参加进来。回家午饭。午后去百货大楼订制棉裤。维志来，有异闻。维博来即去。

**15日星期五** 续有异闻。在附近购新鞋，试着穿。菜出购物。

**16日星期六** 早起清理历年剪存之件，加以标记，尚未完功。午后出剪发。雪昭、维博、维志先后来谈林彪异闻，诧异不已，忧心前途。清理剪存完功。

**17日星期日** 早起维博、维志均来整理屋内、阁楼什物。写口译乡建论题序。午后同维博去鼓楼一转。早就睡。

**18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维志来校改其所抄我稿。八时去政协参加学习会，未发言。接广东来外调1件。回家午饭。维志再来做校改。访王益之、章行老一谈。

**19日星期二** 早起进食后即去访岳美中略谈，回家午饭。后

访张申府，还其《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十三册，又以《参考消息》借其阅看。李健生来坐。雪昭来未遇。发潘一信。据云明日大风降温。

**20日星期三** 天气预报不验。早起思索写稿。维志来，建华来，漫谈耗去时光。郭大中来。午后颂华、小宁忽由河南来京来晤。晚饭时建华送来饺子。

**21日星期四** 夜来有雨，颇凉。进食后去看颂华等。到学习会，王发言甚长。再转至玉带胡同与少怀漫谈，即留午饭。颂华23日回河南。二时回家，阅《参考消息》。收马仰乾信、培恕、小东信。晚间维博来订书。维志来云正在受赤脚医生训练。借去《生理解剖》一册。

**22日星期五** 早起颇冷，写稿有思路。写发培恕、小东信。收颂天信，良庸、培昭信。携小宁于中山公园后送回玉带胡同。

**23日星期六** 以良庸信转朱谦之。午后到玉带胡同送颂华去北京站南归。天气佳。由车站回家走了弯路。

**24日星期日** 早起进食。维博、维志来同游香山，午饭后回家。发朱谦之一信转去良庸信。走山路多，疲劳，不想吃晚饭。

**25日星期一** 早起只饮水不思食。出付奶费3.5元。去政协学习会，疲倦未发言。回家饮牛奶

两小瓶后就睡。晚饭仍不想吃，饮麦乳精一碗。罗太太送寿桃，赠10元。

**26日星期二** 早起进食后接小宁散步，回家午饭，又送其回玉带胡同。晚间雪昭、维博、维志先后来，各有寿礼，漫谈甚久。

**27日星期三** 夜来睡中腹泻，污被褥等。八时起床。维博来代洗濯，并回家代换被里被头。又送信政协请假。旧被里似被遗失。洗澡于清华园。田慕周来祝寿信，即答之。睡后雪昭来，服其所赠土霉素两片。

**28日星期四** 早起如常例。写答颂天信，付邮后又发一信。夏润生来，赠12元。兑良庸40元。（补：提取银行50元），饮食渐如常。维博午前来，维志晚间来。阅旧稿（综述）。

**29日星期五** 饮食如常。去玉带胡同接小宁游紫竹院，回家午饭。章老赠《柳文指要》，略一翻之。携小宁游颐和园，送其回玉带胡同。剪发。回家晚饭，维博来；闻雪昭来，惜未值。

**30日星期六** 早起进食。写信谢章老，又发王星贤信。天气连日都好。申府来坐，借去《参考消息》。维博来，嘱其以田镛信及稿付邮。晚间维志来，还我《拳意》一书。

**31日星期日** 终日未远

出。维博来，代换车月票，借去《焚书》。维志来，以《民族自救运动》残本赠之。〔维〕志补抄残页，午后为谈1955、56、57各年事项。又为谈我四本，五本、六本书相互关系。王星贤来借给《柳文指要》。早起曾写稿，不多。

## 11月

1日星期一 早起收拾进食，即去政协学习会，听郭等谈联合国事。十一时回家午饭，休息，未外出。菜出购物。

2日星期二 早起有雾，写稿未外出。午饭后去玉带〔胡同〕则宽儿夫妇已到京，随后即挈元、宁等来家，晚饭后去。

3日星期三 阴沉终日。抄所写稿。袁昌忽来京来见，送芝麻。收薄蓬山祝寿信，即答之。维博来即去。

4日星期四 阴沉欲雨。进食后去玉带〔胡同〕，知宽等移去了。参加政协学习会，王发言好。回家午饭。宽儿来，饭后漫谈。林彪问题乃非吾所料。晚饭前宽去。收潘怀素来信。

5日星期五 早起抄稿完。收维博信，病未愈。去东风市场购楹榘、《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新版各一册。到政协取工资即回家。

6日星期六 早起思索写稿，兑青岛蓬三20元。午饭后去紫竹院散步，购面包。天气佳。晚间维志来谈林彪叛变事甚详。

7日星期日 早起出购油食。维志来抄书，以医书两种赠之。午后来换窗帘，颇费时。思索写稿又有得。阅柏氏《形而上学》。

8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闻菜吐且泻。去政协学习会，十一时返家午饭。饭后去王府井购黄连素，合霉素各2包。洗澡后回家。收田镛信（收我兑款）。

9日星期二 早起去三里屯购小面包。发答田镛信。改稿另写。午后去看雪昭，不在，五时雪昭来，借与60元，略谈其学习情况。收昆庸收款回信。

10日星期三 早起写稿改计。宽儿来谈。申府还《参考消息》，又换取7天的。散步附近。晚培忠来坐。菜去璐母处。

11日星期四 早起写稿艰钝。去政协学习会，漫谈而已。午后去百货大楼，购绸被面8.4元。取回丝棉裤2.5元。

12日星期五 早起写稿一段。去王府井购牙膏、手巾等。回家夏润生来，付给14元。宽儿来谈，用10元。午后去琉璃厂购毛笔去3.4元，收蓬三收兑款的谢信。

13日星期六 早起写改稿。购油食。剪发于八面槽。收马

仰乾信，云感冒不适。

**14日星期日** 早起抄改稿二纸。以亚三手稿付维博抄存之。罗太太来赠16元。赠维博购笔3元，同其散步购菜。维志午后来挂窗帘于北屋，修北窗帘，为之谈白沙姚江学派。

**15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就《反杜林论》略发言。回家午饭。饭后去王府井及前门觅可可粉不得。

**16日星期二** 早起维博忽送来其抄件，即为校对及加标点，尽一日之力而完。去地安门为菜购药、点心，回家晚饭。雪昭送面包及甜酒来，小谈而去。

**17日星期三** 天气好，去紫竹院散步，回家午饭。申府来还《参考消息》，又换取七纸。早听广播，联合国大会发言感到很好。

**18日星期四** 早起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答宋数语，又就联合国大会发言略申我意。（补昨今洗衬衣两件）。收维志信。

**19日星期五** 早三时起开灯写稿一大段。去朝阳菜市无所得。午后抄稿两纸余。去地安门为菜购药又面条。晚雪昭来糊窗。

**20日星期六** 璐母来过。偕维志购香蕉、柚子于王府井。

**21日星期日** 早起写稿不多。维博来，以其抄件失败示之。傍晚雪昭送来一医书。维志下午来谈

话，借去刊物两种。

**22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宋又提问，简单答之。回家午饭。午后去北京图书馆阅《马恩全集》，有所抄取。雪昭送来柚子、香蕉。

**23日星期二** 早起写发言稿。收田信待答。午后访少怀询悉宽儿已南旋，颂华移住朗润园内165号。

**24日星期三** 早四时起写发言稿。去图书馆查书。回家午饭后续写稿。富眉生来坐。收潘信索借。发田镛一信。

**25日星期四** 早四时起补充发言稿。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发言一小时半，宋、朱仍不肯服。回家午饭后出订牛奶，订《红旗》，发良庸信（转去四信），兑杭州潘30元。去清华园洗澡。

**26日星期五** 早五时去鼓楼进食。回家抄稿写稿。午后去北大朗润园觅得颂华等住址，但人均不在。归途购早桔。晚饭雪昭送面包来，小谈而去。

**27日星期六** 早起写发王克俊一信。写稿抄稿。午后去北大看小孙，先到165号仍无人，再到19楼，颂华小宁在，同回165号。天黑小元回，即送我出校门，回家已七时。维博来送花生米数斤。夏润生来索钱，菜付以10元。有大风降温警报。

**28日星期日** 早起审阅成稿将寄出。维志、维博先后来，糊南窗，擦玻璃。补：昨日郭大中来坐。

维志晚间来还书，云星期二将分配实习医务。

**29日星期一** 早起阅成稿。去清华园剪发，回家午饭。小睡。去鼓楼钉鞋，购布23尺。收艮庸、文淦各一信。富眉生送来田赠品，未得面。风势已弱，阳光好。

**30日星期二** 早起写发夏润生一信。换车月票去5元。又由陈昕代交暖气费两个月12元余。写稿抄稿，午后去中山公园散步。晚饭后雪昭送来面包2个。检阅东方学术旧稿，不佳，待改写。

## 12月

**1日星期三** 早起审阅《人心与人生》前半成稿，有所摘取。去三里屯取洗件，同时又付洗床单。收艮庸寄来伍先生事略，即写信答之发去。菜开始打药针。天气不太冷。

**2日星期四** 早起收拾一切后去政协学习会，就昨日社论略发言。回家午饭。写答艮庸第二信。维志来坐略谈。收宽儿信。

**3日星期五** 早起出购油饼。进食，写改稿。王星贤来坐漫谈，晚间维博来过。

**4日星期六** 有风，终日少出。写稿改稿。午后维志来抄书。阅《红旗》有关针麻论文，加标志与维志略谈。

**5日星期日** 终日大风且冷，不出门。维博来糊北窗隙。维志来抄书。午后写答何绛云信，连同《史记》送还之。维志购来郭著《李白与杜甫》一书，阅之甚费时。改稿写一些。收艮庸信。

**6日星期一** 发田信（以艮庸信转去）。写改稿。去政协学习会，未发言。回家午饭。领工资，购围巾、蜜红果、面包等。

**7日星期二** 早起写改稿有得。出门习拳于景山公园前门外。雪昭晚饭时来，送面包1斤，借60元，代购活络丹4丸。

**8日星期三** 早起写改稿。发颂华一信，约期12日去北大。午后看郭著李杜书完。去清华园洗澡。

**9日星期四** 早起写改稿。去政协学习会。有外调的来谈话仍为吴大琨事。回家午饭。赵洪儒来。出购眼药水。取回钉鞋。维志来坐。晚饭时雪昭送来代购活络丹。菜出洗澡。

**10日星期五** 早起写改稿，写发田信同时兑给十元。收艮庸信。送活络丹给王星贤。借来《阳明全集》阅之。

**11日星期六** 天寒风大，

终日少出，写改稿。阅阳明集。晚间维博来，责其未购笔。维志未来。

**12日星期日** 早四时起写改稿，维博、维志先后来，志抄书。晨去北大看元、宁等，十二时回家午饭。写发宽儿一信。天气佳。晨去文淦家。与维志随意谈话。收李健生一信。

**13日星期一** 早起改稿十二章理清楚。去政协学习会。宋、杜论争，宋较好。十一时回家午饭。赵来。晚间正写字间有人弹前窗一洞。取出皮大衣等件。

**14日星期二** 早起抄改稿。起来修改木箱。取回洗件。罗太太来传说社会情况。赠20元。

**15日星期三** 早起抄改稿三纸。天气尚可，却未远出。自己糊窗前之洞。晨出购布匹。阅《阳明集》，觅出论三家一段。

**16日星期四** 早起抄改稿一纸。进食后去政协参加学习会。十一时回家午饭，后去剪发。购得可可粉。维志来抄书。收潘怀素自上海来信。

**17日星期五** 早起抄改稿至午，抄完第十二章。传有大风降温警报。午前午后各在附近小散步。收良庸信（述伍先生事迹）。

**18日星期六** 早三时起写稿。天气预报大风降温不如所报之甚。午后维志来抄书。午后去朝内购切面，及面片。

**19日星期日** 早四时起写第十三章稿。大风且冷，终日未出门。维志午前午后均来抄书。漫谈时事，闻其学医满期，明日回其本单位。维博昨今均不见来。校改维志所抄伍先生传略。

**20日星期一** 早四时起写新稿一小段。去政协学习会发言（关于周总理谈话）。午后去洗澡修脚。回家晚饭。雪昭来，言其家人多病；送来活络丹4丸。

**21日星期二** 早四时起写稿一小段，又抄稿。将第十章至十二章稿封寄田镛，嘱其抄写，同时发去一信。天气尚佳，散步附近。

**22日星期三** 早四时半起写稿至九时。去中山公园散步，回家午饭。收潘从上海来信，即答之。晨出购物于王府井。天气尚可。冬至。

**23日星期四** 早四时起写稿后，去政协学习会；提前离席访申府小坐。回家午饭。晨去听传达报告。

**24日星期五** 早四时起写稿。付《人民日报》及《参考消息》全年订费24元。收田镛信，知顺寿病。在附近购冻柿。去西单商场无所得。

**25日星期六** 早起写稿。写发田信并兑给20元。天气尚可，但未远出。晚间维志来小坐。付下月奶费3.41元。



26日星期日 早四时起写稿(另起草,不同于昨日)。维志送酸菜来。在附近散步。去王府井购买,无所得,却将玻璃罐打碎。夏润生来,赠16元。李健生来坐甚久。

27日星期一 早起写稿。去政协学习会,听陆发言。回家午饭。去前门大街一转即回,购面包1个。

28日星期二 早四时起写稿。收田镛寄来抄伍学稿共99页。晚间雪昭送来面包,修理房间锁。

29日星期三 早起校阅田抄件。写稿无成。午后去王府井购眼药水,山楂膏。收周植曾贺年片。

30日星期四 早起发香港答周一信片。阅读《论语》。去政协学习会,听于王发言。回家午饭,饭后休息。去东四剪发。收上海潘信。被里换洗。

31日星期五 早起未写稿。写发冯芝生一信。出购蔬菜,进食于鼓楼。换车月票。银行活期结算。收田信知人心稿寄到。顺寿病见好。维志来坐。感冒流涕。

## 1972年

### 1月

1日 天气佳。早四时起,写发马先生一信。写稿一段。报纸有元旦社论。去邮局,购点心。雪昭夫妇来坐。

2日 早四时起写稿有得。维志来坐,据云昨日发高烧,今稍好。午后又来一次送到香油。赵凯来(送饺子)。郭大中来坐。到北大看小孙;两儿均感冒咳嗽。六时回家晚饭。

3日 早起写稿。进食后以《参考消息》四十纸送申府家。去政协学习会,落雪颇大。回家午饭,

(发)〔取〕扎记阅之。

4日 早四时起写稿。天晴。出门两次均在附近。抄稿3页。阅旧扎记本。

5日 早起写稿有得。九时去王府井购梨、山楂糕、点心等。回家午饭。抄稿。附近散步。

6日 早四时起写稿有得。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未发言。取工资。回家午饭后去邮局兑潘20元,黄20元,马15元,晚间雪昭来云其次女病,借75元。发良庸一信,又政协会计科一信。

7日 早起四时写稿。收冯回信,即刻发一信答应其约。王星贤来坐,送花生米及苹果。午后去

中山公园散步，遇锺履坚。

8日 早四时起写稿。去清华园洗澡，回家午饭后小睡。再写稿。

9日 早四时起写稿。维志来。九时半去北大访冯芝生，谈至午饭二时。去看颂华及小孙，四时回到家。菜去赵家。晚间维博来，维志来，赵春生来。

10日 早五时起写稿。去政协学习会。微雪。午后小睡，去西四、西单购药未得，购高醋、酱菜。皮夹竟不见。

11日 早起写稿有得。午饭后小休息。去王府井购茶叶及药品，皮夹。晚饭后维志来坐。

12日 早起写稿，多所改写。赵春生来。璐母来，午饭后去鼓楼购烧饼当晚饭。收良庸一信，论伍氏学说。

13日 早起写发言稿，去政协学习会，就团结问题发言。十一时回家午饭。饭后去政协看电影（柬访西北），不终即返。夏润生来，赠16元。收香港周信。

14日 早起写稿。出剪发于西四。回家雪昭来坐，送到咸面包，据云感冒累日矣。

15日 早起写稿有得。九时趋访章行老，知其入医院，归家即发一信去（转稿事）。菜出购物，

再写稿。

16日 早起写稿。维博来订书，维志来抄书。同维博散步附近。维志晚间再来，为谈先父生平事略。

17日 早起写稿第十三章完。去政协学习会听王发言甚长。回家午饭，阅溥仪自传。

18日 早起抄第十三章稿完。收北安陈肃信，待答。雪昭来修炉瓦，送来3个面包，10丸药。阅溥传。

19日 早起为抄稿补注文完。付电费4元，收上海潘信。阅溥传。去鼓楼购味精及梨。

20日 早起开始写第十四章稿。去政协学习会，到稍迟，听朱洁夫发言；杜对我说话未尽。回家午饭。阅溥传。

21日 早起写稿。九时去紫竹院散步，回家王季衡来坐。午后答访王，取来《成唯识论》等书。遇王益之于途，又送一信与王，同时亦收王一信。

22日 早起写稿一段。起草《读溥仪自传书后》，至晚未得卒成。去鼓楼购鸡蛋及菜所需药片。赵凯来洗衣。

23日 早起完成昨草《书后》一稿，墨笔写清。<sup>①</sup>午后王益之送来我稿。去找维博于其家，随

<sup>①</sup>《读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书后》一文，收入全集卷七。

后维博来装订我稿。维志继来，以溥传付还之，并以《书后》交其带去。被里付三里屯洗店。

24日 早起收拾整理后去政协学习会，杜发言甚长，答之。朱又说话，王最后大晋忠言，乃觉悟自己又犯旧病。回家午后洗澡于西四。落雪，据闻明日仍将落雪。

25日 早起写稿。思索昨日事，不去怀。午饭后求睡未得。风大且冷。午后付奶费3.17元，维博晚间来整理纸件备装订。

26日 早起写稿一段。访王克俊谈甚久；有益。回家午饭。王星贤还来章著3包。鲜恒从沙洋回来坐。收马仰乾信。晚间雪昭送来面包2件。

27日 早起写稿，即去政协学习会，未发言。有雪不大。赵纫秋来，赠10元。

28日 早起写稿。去北大，知宽儿回京，即回家晤宽、元等。午后去东四剪发。晚间维博来订书，菜请客吃饭。

29日 夜来落雪不小。早起抄最近写成之稿。收颂天一信，待答。去西单购橙，山楂糕等。晚间维博来订书。

30日 早起有雪。抄写新成稿，加注于眉端。维博来订书完功，即嘱其送交王益之秘书，收转章老。午后二时访于永滋于其家，遇李平衡。晚间维志来，讲《反杜

林论》。

31日 夜来雪大，路难行，汽车亦难行。早写稿后去政协学习会，未发言。回家午饭，饭后去三里屯取回洗件换车票。

## 2月

1日 早起写稿后访鲜恒，看到其兄妹从美国来信。赵来洗衣，换被护挡。

2日 早起写稿。去鼓楼进食。看《唯识论》，维志来还书。菜出购物。雪昭送来面包及蜜柑。掉换床单。

3日 早起写稿未成文。去政协学习会，于、杜病假，宋、朱亦先退。十一时回家午饭。阅《参考消息》，有摘记。收上海潘信。发维志信索书。雪昭送来代购鸡蛋等。

4日 早起写稿。午后去北大看儿孙，知小东等将于7日到京小住。回家晚饭。宽儿夫妇及小孩均服中药。

5日 昨天气佳。早思索写稿，终不成文。维博送来生理解剖书。午后去政协取工资。晚饭后维志来小坐，并送到《宋元学案》简本。今日天气尚佳。

6日 早起写稿。写发上海张三姨一信。午后维博来订稿；同去王府井一转。晚饭后维志来坐，

云明日开始听传达，并学习5天。收田慕周信。

7日 早起准备发言稿，八时去政协学习会，许为下次讲天才问题。午后去西四洗澡，费时太多。雪昭借60元。

8日 早起写稿后去北大看到小东等，率四孙游动物园午饭，至下午三时，囑元等回家。愚抵家邹洪、陈嘉在等候；略谈。维志晚间来说其学习文件。收夏润生信。

9日 夜来政协查户口。早起写稿。去夏家赠给20元。回家午饭。去交暖气费无人收。回家抄稿。晚饭时赵纫秋来，赠以10元。收恕儿信。

10日 早起准备发言稿，八时去政协学习会发言，宣布21日再聚会。回家午饭后来去东四剪发。交暖气费于东直门。访晓青，只见到修侄，谈甚久。回家晚饭。收良庸稿。

11日 早起抄稿加注。到银行存款转期一年。宽儿挈四小孙来，同去中山公园散步午饭。天阴不甚冷，三时分手各自回家。

12日 早起阅《宋元学案》，摘有用文句。晓青来坐谈甚久。璐母送来馒头、泡菜。菜出购物。收田镐信。出购饼食于三里屯、宽街，人多，无所得。

13日 早起径去北大，以

糖果、苹果等给诸孙，九时即返。午后维博来。收陈肃信，以像片寄之。

14日 旧除夕。维博来洗衣，同出东安市场购可可粉。维志晚间来，维博继来。雪昭送来果品，以缝补件付之。

15日 旧元旦。六时起，微有感冒。维志来，为谈中医“怒伤肝”等。郭大中夫妇来坐，雪昭夫妇及其三女来闲谈甚久。维志午后再来抄书，维博晚来粘书页。

16日 夜来有小雪。六时起。王星贤来坐。陈瑾贞来。阅内经讲义。晚间赵凯母弟同来，送到饺子。维博来。

17日 早起阅旧扎记。华世荣来谈袁昌情况。维志来抄书。阅内经讲义。收蓬山信。午后宽儿来，富眉生来、鲜恒来，姜心白来。维志来，为其谈儒家道家不同，及佛教三法印。

18日 早起进食后，去北大约同宽儿访岳美中于其宿舍，知其在城内甚久，时有任务。回家午饭。菜出往赵家。颂华率四孙来，又送晓音于王处。

19日 早起思索写稿，写出一段。午饭后去看晓青及江江，知修侄病。归途购信封、味精等。雪昭送来代我修补袜子等件。雪昭本人泻肚。

20日 早起写稿。维博、维志均不得来。去清华园洗澡，回家

自己修脚。以内衣付洗店。

21日 早起写稿。去政协学习会，郭说话，李代表传达如何认识尼克松访华。去北大，挈小东游紫竹院。

22日 早起听广播（尼克松致词）。写稿。菜去文淦家。雪昭代购招柑3斤；求借款未应之。访鲜恒谈话。

23日 早起写稿，午后再写稿。收上海潘信，兑给60元，并答一信。取银行存款50元，购西红柿等。有雪不甚大。走访章行老不遇，盖据云仍住医院。

24日 早起写稿。去政协学习会，谈尼克松访华意义的认识。回家午饭。去北大看宽儿一家，遇朱光潜。颂华、钦元竟中煤气。挈小东回家留宿。

25日 夜来雪大至晨未止。午饭后小东随菜去西城即回北大。午后雪止。取回洗件。购面包等食品，交付奶费3.41元。

26日 早起写稿。去清华园洗澡、修脚、剪发，回家午饭。收田信及岳美中信。晚间维志来谈话。

27日 早起写稿。进食后访郭不遇。以旧信付装裱。回家午饭。雪昭来扫除，收音机失灵，交其携出修理。收田寄来抄件及原稿一包。晚间郭大中来坐谈。

28日 早起写稿。进食后

去政协学习会，王克俊谈中美联合公报的认识甚好。维志上午来抄书，下午再来，谈话并抄书（《理性之国》第二十一章完）。

29日 早起补写二十一章注文一则。去北大看培宽、小东。阅恕儿来信。回家午饭。菜出购物。晚间维博来，代换车月票。收华世荣转来袁昌一信。

### 3月

1日 早起写稿一段。小东来，即同其去故宫穿中路到天安门，转至西单午饭，到王府井购食品及小人书给小东带回。菜去前门，归来甚晚。发恕儿一信。

2日 早起思索写稿。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未发言，先退。访申府取回一部分《参考消息》。回家午饭。阅章著《柳文指要》，费时不少。

3日 六时半起，七时进食，八时后写稿一小段。宽儿来谈，即午饭。饭后同出，彼接晓音，我去王府井购可可粉3罐，回家晚饭。雪昭送来大收音机。发华世荣转袁昌信。付出房租金8.53元。

4日 早起写稿。进食后访王星贤，还《王文成全书》，借来《近思录》等书，阅《刘宗周年谱》甚久。维志晚间来谈。

5日 早起抄新成之稿3

页。去洗澡未得便。洗脚。午后维博来代购挂面，洗袜。收上海潘信。

6日 早起复看昨抄稿。去政协学习会，就中美会谈发言，回家午饭。去北大以给胡真物品付去；东等九日南归。收艮庸寄来抄伍学稿本及一信。领取工资。晚间雪昭来送面包，借65元。夏润生来，未晤。

7日 早起抄稿加注。答艮庸信。午后去清华园洗澡，回家晚饭。

8日 早起进食后去朝阳菜市购菜品、点心、招柑，回家午饭。写发王益之一信。存银行50元。阅杰普洛夫《心理学》。

9日 早起进食后访申府以潘信示之。去政协学习会，略发言。在申府家午饭，以《参考消息》八纸付阅。去北大，东、音等今晚车回河南。棗亦到北大。

10日 终日阴云。思索写稿，未着一字。发潘一信。午后剪发。星贤送一些书来，当即还其《近思录》等书。夏润生来，赠16元。阅书无所获。

11日 阳光尚好，晒衣服。校阅田抄《人心与人生》一至七章完。维志晚间来谈。雪昭来谈其母病，赠10元购人参。

12日 早起写稿一小段，即抄之。维志来抄书。校阅田抄《人心与人生》八至十二章稿。维博

来装订此稿。终日未出门。

13日 早起进食后去景山前习拳。到政协学习会。午后以《人心与人生》抄本二册面交王星贤阅看。借来《经与经学》一本。维志来借20元。岳美中来未得晤。收恕儿一信。阅所借书，不佳。

14日 早起写稿。维博来助理琐事，午后再来同出游中山公园。习拳，天暖甚。回家晚饭。

15日 早起写稿。午后视朱谦之病；借来初民社会及哲学史等四种五册。天落冰屑。阅清末两党史。

16日 早起阅《初民社会》。去景山前习拳。到政协学习会，听王发言。回家午饭。去琉璃厂取回裱件，又付裱件。雪昭送面包来，遇杜建时。

17日 早起阅周辅成编《人性论史》。习拳于附近。午饭后去前门购梨等。晚间维志来还20元。收王益之信。

18日 早起进食后去中山公园习拳。回家阅苏联编《近世哲学史》，周编《人性论史》。收潘信。

19日 起草装裱谕两儿信题识。维博送豆腐来，为谈清初六大儒。维志晚间来为谈西洋近世思潮。

20日 早起写装裱件的题识。天变冷有风。去政协学习会，回家午饭。写答潘信发去。赵凯洗衣。

**21日** 早起写被件附注。出购白菜、油食。午饭后洗澡，回家晚饭。雪昭来求借百元，许之。送来面包两个。

**22日** 早起阅《哲学史》作记。以内衣付洗。取银行百元。

**23日** 早起阅《哲学史》，无可记者。去政协学习会略发言。回家午饭。剪发于清华园。晚间雪昭送来灯泡，以百元付之。

**24日** 早起写稿、抄稿。去东市购炒红果，回家午饭。鲜恒掣其女来坐。收颂天信，即答之（并转其旧信）。

**25日** 早起写稿。午饭提前，去北大看宽儿。知小元随班下农村劳动。谈悉宽肝炎已愈。回家交奶费。璐母来。

**26日** 早起改稿有成绩，前日所抄作废。维志来抄书，为之讲作文章两要点。晚间维博来一面即去。某去送赵凯行。

**27日** 早起改稿。进食后去北海外习拳。到政协学习会，略发言。回家午饭。到三里屯取回洗件。维志晚间来有所抄存。

**28日** 早起写稿后去朝阳菜市，购招柑、香蕉、面片。午饭后去紫竹院散步，归途兑马仰乾10元，索回信。

**29日** 早起修饰写稿。进食后去颐和园一游，桃花开，十二时回家午饭。写稿。收田籍信即答

一信。

**30日** 早起有大风降温警报。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提出对苏问题。回家午饭，风大不再出。收马仰乾信。

**31日** 写发培宽一信。写稿。去王府井、地安门寻购蜜枣两斤。晚间维志来，为之开讲“孔门的教与学”。

## 4月

**1日** 早起思索写稿有得。收潘信，即时答信。从银行取50元。晚间维志来，为之续讲孔门之学。

**2日** 早起抄十四章稿三页。维博来助理琐事。雪昭来代换被里，赵来加被护挡。兑上海潘25元。维博送兼取《参考消息》于申府家。维志整理讲稿不堪用。

**3日** 早起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听杜、朱、王发言，讨论。回家午饭后访王尾贤，以十三、四章稿请其看；借来《洙泗考信录》，阅之终卷。发张申府一信。

**4日** 早起进食后去颐和园会培宽，同游后山划船。十一时出园，在西四吃冷面，不佳。收马仰乾信及稿件。

**5日** 早起写十五章一段。天阴且冷。午饭后二时半去洗澡，回家晚饭。阅《世界文化史》后半，

6日 早起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夜来有小雨，晨止。据云仍有雨。回家午饭。午后去中山公园一游。

7日 早起写稿无成绩。维志来抄书。晚间再来，为之谈有关考信录知识。雪昭来坐。蔡去文淦家，归来太晚。

8日 早起写稿一段。去剪发。夏润生来，赠16元。晚饭前雪昭来，索借74元。阅《世界文化史》。

9日 早起写稿一段。维博来擦玻璃窗，更换玻璃，代购稿纸。维志来抄书，同散步于附近。

10日 早四时起写稿有得。去政协学习会各人就时事发言，王、朱、杜〔发言〕均佳。回家午饭，炉火灭。写发陈慎吾、黎劭西、郭有守各信件邮。阅《世界文化史》。崔送来食品。

11日 早起写稿一段，散步于附近，续写稿。雪昭送来三个面包。麟母送来泡菜。宽儿来家久坐，午饭后去。

12日 早起写稿不多。炉火灭，冷食后去中山公园散步，回家午饭。收潘信。崔建华送来食品。

13日 早起写稿又改。访申府取回《参考消息》。到政协学习会漫谈而已。同郭访黎劭西，在郭家午饭。回家后知陈慎吾来过。维志来小谈。

14日 早起阅《中国文化要义》及《初民社会》两书。午后洗澡于清华园。访陈慎吾略谈。维志、雪昭先后来。

15日 早起写稿一段。王星贤来坐，交还我稿并出示一译稿。兑上海潘22元。取回洗件（被里）又付洗件。

16日 早起思索写稿。维博来助理琐事。写1946寄两儿书跋语。到琉璃厂取回裱件。收马仰乾、饶余安各信。

17日 早起写稿。维志来抄书。去景山前习拳。到政协学习会，提前回家午饭。午后游动物园，看到麝牛。

18日 早起写稿。维志来抄书。写答饶信发去。天气微寒。崔建华送来食品。在附近散步。

19日 早起写稿有成。去中山公园散步习拳，回家午饭。赵纫秋来，赠十元。晚饭后访黄医生于鲜家，看牙齿。

20日 早起写稿。去政协学习会，先漫谈后决定计划。回家午饭。遇王益之谈章老将出院。出交暖气费14元，剪发于鼓楼。

21日 早起写稿。六时去首都医院拟拔牙，竟白跑而回。午后去人民医院及政协取得医费单条。回家饶余安来谈甚久，借去陈著静功疗法。雪昭来言已回银行工作。维志来，将为我去人民医院挂



号。收潘一信。

22日 早起写稿。维志送来代我挂号单，即去人民医院拔牙，一切甚好。回家午饭。到新街口进乳酪，购葱回家。洗脚。

23日 早起写好致黎劭西信。维博来即嘱其连《人心与人生》稿抄本送去。写稿。同维博游故宫看陶瓷。取回洗件（内衣），购小面包、鸭梨。

24日 早起写稿。未赴学习会（先经请假）。去朝阳菜市购菜。阅《初民社会》一书。

25日 早起改稿，抄稿。晚饭后去北大，宽儿将明日成行。雪昭送来面包，崔建华送来面包圈，均未值。维志来，晚饭后去。

26日 早起尽力抄稿至最近写成者。去地安门购桔汁。天暖。收冬衣2件。

27日 早起写稿。去政协学习会。于老下月南行，请假。回家午饭。取出夏衣，收冬衣。赵纫秋来，赠3元（未见面）。崔建华送来馒头等。

28日 早起写稿。去中山公园看牡丹，写稿。回家午饭后去洗澡修脚，购可可粉。维志晚间来，借去人心认识一稿。

29日 早起写稿。政协来电话检查身体。维博晚间来过。

30日 早起写稿改稿。去北大医院检查身体，血压低68度，

高110度，据云正常。从查眼底，得知血管硬化尚轻微。心电图查得心脏同年轻人一样有力，其他各项尚未揭晓。遇费孝通。回家午饭。

## 5月

1日 早起写发愆儿一信、广州马仰乾一信。偕维志访岳美中，遇于医院大门，步行谈话后回家。宽儿来，午饭后去。维志抄书，维博早晚各来一次。大风。

2日 早起写稿又抄稿。维博来助理琐事，换车月票，同去公园看牡丹，人太多。维志晚间来，取回内经讲义等二书。郭大中夫妇来坐。

3日 早起写稿有得。去北大医院以大小便付化验。剪发于东四。手表堕地，付朝外修理。抄稿。

4日 早起写稿。去政协学习会，王克俊分析当前越南战争、美苏用心，甚好。回家午饭。收饶余安信，即答之。

5日 早起写稿有得。去紫竹院散步一周，回家午饭。再写稿。晚间雪昭送甜酒来，谈其所见工作中问题。

6日 早起写稿。进食后去政协领工资，回家午饭。以内衣及裤付洗。兑上海潘25元，高要马15元。夏润生来，赠16元。维志晚间来一次。

7日 早起写稿。维博来妨碍构思，同去紫竹院散步。购马恩四卷集去7元。雪昭来索借60元。以《十年建设猛进由来》一稿付其携去。晚间维志来坐，为其谈欧洲宗教改革事。忘取牛奶。

8日 早起写稿。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王克俊谈当前样板戏问题，甚有见地。回家午饭。洗脚。付房租8.53元。阅《世界文明史》。

9日 早起写稿有得。午后抄稿，终日未远出。雪昭送来面包。收恕儿一信。

10日 早起写稿有得。进食于鼓楼，购菜回家。午后王星贤来坐，以秦戈儿译文交我。

11日 早起写稿。去政协学习会，听王克俊、朱洁夫分析美苏对越问题，甚有味。晚间维志来，为之谈心理学。

12日 早起写稿又抄稿。去朝内菜市购菜、水果回家。午后菜去文淦家。我政府发表对美声明。

13日 早起写稿。进食后去朝外取回手表。回家午饭。购面包。去东单遇雨，转至公园前回家。收黎劭西，潘怀素各一信。晚间维志来，为之谈理性理智的分别。发张申府信。

14日 早起写稿有成绩。风大稍冷。维博来助理琐事；同出购物。晚间维志来小坐即去。

15日 早起写稿有得。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讨论美苏、越南问题。收音机坏。发雪昭一信。去三里屯取回洗件。

16日 早起写稿有得。去西四剪发，回家午饭。罗赵纫秋来，赠16元。午后散步中山公园，尚好。崔送来点心等件。

17日 早起写稿。进食后去中山公园习拳，思索写稿。回家午饭。抄新成稿，阅旧成稿备用。

18日 早起写稿。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就苏修内部问题发言。回家午饭。晚间维志来坐。

19日 早起写稿，午后续写。写答政协转来外调信件（调查培璐事），发去。就近散步未远出。华世荣来坐。

20日 早起写稿。去中山公园习拳散步，回家午饭。去北大看小孙，看到宽儿来信。回家晚饭维志来坐，为之讲人性与理性。

21日 早起进食后同维博到北大，挈领钦元、钦宁两孙游碧云寺，惜孙中山展览不开放，转至香山公园，饮茶散步回家。维志午前、午后来抄书，为之略谈中国党派不同于外国。阅旧日记本。

22日 早起写稿。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仍谈越南问题，（范文同谈话）。回家午饭。收马仰乾信，黎劭西信。及还我稿件二册。午后散步中山公园。维志来过。

23日 早起写黎信发去；写稿。去中山公园散步。回家午饭。到钟表铺即回。抄所写之稿。

24日 早起写稿。去洗澡，购茶叶，回家午饭。小睡后去三里屯付洗件。天阴凉。阅旧日记，有资料可用。

25日 早发恕儿一信。又发黎劭西一信，约下月五日访谈（前寄黎信被邮局退回，重新发去）。访张申府，取回一部分《参考消息》。到政协学习会，就文艺问题有所发言。回家午饭。饭后休息。购牛奶票，邮票。

26日 早起写稿后去西单，遇雷与严夫妇二人。购酱核桃仁、菜蔬、面包，回家午饭。傍晚落小雨。付电费2.87元。

27日 早四时起，写稿进食后游紫竹院；雨后特佳，且有新建设。回家午饭。天风凉，预报将落雨。

28日 早起写稿。维博来助洗衣、购物。维志来，二人谈话颇多；精神散放。午饭后小休息。二陈再来，又有些谈话。维志以内科医书示我（有关肺气肿）。借去马恩二卷集。天阴冷，有雨甚小。

29日 早起写稿无所成。去景山习拳。到政协学习会，因上次发言引出问题。回家午饭。心中不宁静。取回洗件，又付修补一件。阅延安文艺讲话。

30日 早三时起写发言稿备用。游动物园。剪发于西四。回家午饭。又以洗件二付洗。参观摄影展览遇多人。特遇吕秋逸谈话。雪昭送面包来。

31日 早起写稿。收政协电话，明日学习改看电影。去三里屯换车月票。维志来代买菜购药，去7.2元；与之谈中西医各站一面。是日《参考消息》有美苏会谈报道。

## 6月

1日 早起写稿。经西单去政协礼堂看“龙江颂”影片，先退回家。购酱核桃。午饭小休息，天热甚。忽有外调人员来访谈话。

2日 早起改稿另写。收政协电话通知。午后同菜去看电影“红色娘子军”，六时后回家晚饭。（遇朱蕴山）

3日 早起写改稿。出购饼食、蔬菜，再写稿。午后去王府井购鸭梨、拖鞋、桔汁。维志晚间来谈。

4日 早起写稿，午后续写。嘱维博送信及稿与黎劭西，改期访晤。天气太热，终日未远出。又维博代取回洗件二，付洗件一。

5日 早起准备发言稿。去政协学习会首先发言（就前次发言错误问题）。十一时回家午饭。气温高至36度，且有干风扬尘。写答河

南许昌调查函件，寄政协张一道。取得6月份工资。

6日 早起写稿有得。收潘寄来一信及稿件。兑潘25元，又艮庸20元。又付房租8.5元，购蔬菜。天热甚。发王益之一信，约访章老。阅旧笔记，有摘取。雪昭送来面包，借60元。

7日 早起购糕点于鼓楼，回家写稿。进食后去看陈慎吾病，晤其姊。回家午饭。小休息。写发饶余安一信。夏润生来，赠10元。

8日 早起写稿有得。去政协学习会。十一时回家午饭，小休息。维志代更换窗帘；略谈话。

9日 早起写稿尚好。访章老，竟未出院。去王府井转至鼓楼购蜜枣等，回家午饭。天热至37度。

10日 早起抄新成稿及小注。去清华园洗澡剪发。罗赵纫秋来，赠16元。收饶信，明日不能来。

11日 早起抄新成稿。维博、维志相继来，为我搞清洁工作，大扫除。收黎劭西寄回我稿，附一信。同维博游公园。晚有小雨。

12日 早起续抄稿及小注，发现抄稿未妥待改。八时去政协学习会，谈越南战局，王解答美帝苏修所为，越方受压力，美帝不谈判问题。

13日 早起审订昨稿，大致修改妥帖。有小雨，稍风凉。晚

间雪昭送来面包二个，修好收音机。在附近购菜。

14日 早起写改稿。进食后去西单购酱核桃仁。回家午饭。菜去文淦家。抄改稿。

15日 端午节。早起写改稿。去政协学习会，谈越南问题，王最末发言甚明透。回家午饭。维博、维志先后来，赠我墨水等物。饶余安来，以潘稿付之。

16日 早起写稿，结束第十五章；随即抄写之，将寄慕周。同菜到政协看《海港》京剧影片，甚好。

17日 早起，抄稿。出购葱、菜。去洗澡修脚，治脚趾痒。回家午饭。王星贤来未遇，留下范著通史三篇二册；阅之欲呕。维志来（因头面肿休假）修理纱门。

18日 天阴欲雨，温度低，终日未出门。维博来为菜换窗帘，送信张申府，取回《中国之问题》，英文原本。又潘稿一包，赠张绿豆。维志代购菜，算电费账未得成。卢广绵来坐。阅范著通史少数民族部分。

19日 小雨，低温。收拾未进食即去北大医院验血，然后进食。到政协学习会，未发言。十一时回家午饭。阅杜威讲演颇好。午后晴暖。洗脚上药。

20日 早起进食后访王星贤，还其《洙泗考信录》，并以罗素

《中国问题》囑其校阅。收艮庸信，即答之。收王益之信。发饶余安信。购菜回家。天不甚热。付电费 8.21 元于银行。发田镛信及稿件一束。晚间维志来谈，洗脚上药。

21 日 早起写答王益之一信发去。进食于新街口。散步于紫竹院，回家午饭。访卢广绵不遇，留字而回。自朝至夕反复思索如何写宗教一题（十六章）。

22 日 早起因唇小疮不进食，去新街口进牛奶一杯。到政协学习会漫谈而已。回家午饭。收卢广绵信。阅王星贤译托翁论宗教。

23 日 早起动手写稿。去西单购酱核桃，剪发，回家午饭。夏润生来，取去范著。卢广绵来改约，饶余安来还潘稿，谈其失眠，出示潘电。晚间维志来送代购药。

24 日 早起写稿后，访王益之谈潘事，殊失望。归后发饶一信。午后再写稿。晚间维志来，自云发烧终日；取去电费帐本将于计算清楚交来。（补：昨发王克俊信）

25 日 说有小雨终无雨。终日未出门。维博来助理杂务。送洗件于三里屯。维志来结束电费账，偶为谈及佛法真义。雪昭还来我稿。囑其购电表，先付 30 元。

26 日 早起写稿尚好。口疮见好，脚不好。午后以缝补件付三里屯，购小而包及切面。

27 日 早起写稿迟钝，幸

有洗炼。午后小休息。收田镛信，我稿寄到。晚饭后去北大，遇宽儿，谈话移时。回家就寝。

28 日 早起写稿，出购油饼。气温 38 度。维志来为之再谈佛家、儒家。雪昭代购电度表，将付电业局检查再按装。

29 日 早起收拾床铺。去政协学习会，十一时回家午饭，小休息。天不甚热。菜头晕气弱。写第十三章注文，〔将〕补〔寄〕给上海田〔镛〕。

30 日 早起写好补正注文寄出镛。写稿无成文。收昭侄长信，即答以长信，并囑转其子黄玮一信，发去。又以昭〔信〕寄宽恕两儿看。在附近购黄瓜西红柿，又购而包于三里屯。

收潘信，即转饶。收田信内附李芸书信，即答还之。

## 7 月

1 日 早起写稿。去三里屯取回洗补各件。天热甚。换车月票。生食西红柿稍多。预报有雨不验。晚间维志还《明儒学案》一册。阅念庵语录，甚好。

2 日 早起思写稿。维博来，同出鼓楼购水果、食品。赵来洗衣，赠西瓜。阅《荀子集解》。维志晚间来过。

3 日 夜来颇热，早起风

凉。去政协学习会，漫谈无味。回家午饭。去朝阳门修表，随即遗失之。

4日 早起阅《近溪语录》有悟，摘记于册。去百货大楼购手表110元。再阅《近溪语录》。天热甚。

5日 夜来热不可耐，早起不能工作，阅书而已。饶余安来，取去潘著等件。维博来。宽儿来，午饭后去。

6日 夜来仍热不得安睡。早起洗脚收拾去新街口饮牛奶。到政协学习会，听王发言甚好。取工资回家午饭。去剪发。收艮庸信。兑新疆黄玮、广东艮庸共100元。晚饭后雪昭来索借65元。又托其购电表等件11元。维志来，小坐即去。

7日 早起不甚热，去中山公园散步。阅《天体地球》一书，笔调可厌。天凉无雨，可惜。收陈肃一信。晚间维志送来西瓜，共食之。

8日 早起阴凉，思索写稿。罗赵纫秋来，赠16元。夏润生来，赠16元。陈祖贻来言慎吾身故，小坐即去。

9日 早起后维博来，同访岳美中不遇。回家午饭。维志来抄书，代购两西瓜，食其一。为维博、维志略谈墨子间诘、儒墨异同等问题。

10日 早起收拾去公园。

经西四到政协学习会，听众人说朝鲜问题。维博来代购《西方伦理》一书。

11日 早起收拾欲去公园，忘车票，折回进食，改去洗澡。回家午饭。拟写两罗之学一文。天热。补：昨晚黎光恢来。雪昭来。维志购来西瓜食之，为谈道家及道教。李健生及其次女女婿唐某来坐。

12日 早起去中山公园看《罗念庵学案》摘抄。晚间维志来，购来西瓜、荔枝均佳。

13日 早起去紫竹院散步，进食于新街口。到政协学习会，谈知识分子问题。回家午饭。食西瓜、荔枝。

14日 早起收拾后去颐和园散步，八时半出园。购点心〔于〕地安门。王星贤来，交回罗素《中国问题》一书（英文本），阅之艰涩。

15日 早起重温十五章论中国宗教成稿，甚好。晚间维志送来西瓜。

16日 早起重温十五、十六章成稿。维博来、同去紫竹院散步。回家知青甥小浦来过。璐母来。雪昭偕董君来安装电表。饶来谈潘事。晚饭后访申府。收艮庸回信。

17日 气温38度，不便工作；午后且报41度，甚奇。早起收拾，经新街口进牛奶。到政协学习

会，收通知明日有传达文件。回家午饭。维志晚来送西瓜2个。收上海潘信。

**18日** 早起收拾，略进食。政协来车，接杨公庶、徐伯昕同去听传达中央文件，十一时半回家。大雨解暑。晚饭后维博送来代购《马克思传》、《列宁回忆录》2书。收饶卹回潘前信。

**19日** 早起收拾进食。政协车来接，仍同杨、徐赴会，听传达文件（有最近一件关于陈伯达的）。十一时半回家午饭。午后雨大，风暴。再遇吕秋逸。

**20日** 早起阴云不解。进食后仍同杨、徐一车去赴会，听传达文件。宣布自星期二开始学习，分组讨论，闻将到9月20日止云。回家午饭。下午天晴。潘从上海来晤。晚间雪昭送面包来。维志来，共食西瓜。

**21日** 早起晴朗。进食后访卢广绵，同游中山公园，谈其生平经历。回家午饭。闻潘来过。阅《中国之问题》英文本。

**22日** 早起阅《中国问题》英文本，画红线。收恕儿信。潘怀素来坐，同其佛学见解。欲去西单未成。维志送西瓜，略谈而去。

**23日** 早起不热，以罗素原著加一信，嘱维博送卢广绵。维博代洗之件交来。维志来抄书，同食西瓜，谈道家与方士。晚饭后去

北大看儿孙，知宽儿上班工作，虽未正式分配工作。回家近十时。

**24日** 早起收拾整理。维志来抄书（以其夜间上班故白日得空）。收何绛云信，朱谦之22〔日〕晚身故，电话觅雇汽车不得。晚饭后同菜去看何，回途又觅雇车不得。何及其亲戚王君送至13路电车，到家近十一时。

**25日** 写发何绛云一信，又艮庸一信付邮。八时同徐、杨一车赴政协，阅文件，正午回家午饭。（同赵朴初谈佛教协会概况）检查《参考消息》，摘其要点。

**26日** 早起潘怀素来坐。雪昭送来面包2个，又在附近碰〔购？〕得1个。检取旧〔参考〕消息，自1月至7月完。以洗件（兼修补）付三里屯。又1件付雪昭。维博晚间来，略谈佛法。

**27日** 夜来有雨，至晨未休。进食后再检〔参考〕消息。与杨、徐雨中同车赴政协，仍阅读文件。十二时回家午饭。雨下不休。菜出街购物，跌倒两次。

**28日** 终日雨不休，闻水深过膝，电车汽车停驶。维博来粘抄稿件。维志来一转。收何绛云信。黄玮回信。午前卢广绵来坐（送来英文邹平宣传册）。

**29日** 早起思索写稿。天阴如故，偶有小雨。补购奶票去6.6元。同徐、杨一车赴政协，听发

言。

30日 早起复阅《理性之国》稿后半。维博来代购挂面未得，购菜而归。午后访何绛云，遇黄心川及陈某二人。晚间维志来坐，食西瓜。

31日 早起复阅旧稿完毕，将改抄一部分。去王府井觅购毛笔未得，购香皂、茶叶而归。收申府信借钱，即答之。晚间维志来为菜揉足趾。换车月票。

## 8月

1日 早起进食后去政协仍同杨、徐一车，听于、陈等发言。十二时回家午饭。申府来即同取百元借予之。晚间维志来小坐。写发恕儿、小东一信。

2日 早起写发何绛云一信。钦元、宁来，同吃西瓜，后游陶然亭，便饭。午后一时回家。取回洗件，又付洗件。购得面包2件。

3日 早起进食，仍同杨、徐一车到政协开会，首先发言，不免夙病流露。十二时回家午饭。午后剪发。晚间小雨。

4日 早起收拾，潘怀素来，袁鸿寿来，谈至十一时各去。午饭休息。去前门购黄酒、大桃、味精、酱菜等。晚饭维博来，为讲唯识之义；吃西瓜。

5日 夜来有雨，早起温

低。收何绛云信。维博来代购切面、茄子等，付衣裤熨洗。

6日 早起收拾，煮切面进食。维志来抄书（上下午）。维博送来代洗之衣。郭大中来坐。夏润生来，赠16元。崔建华来。赵来洗菜衣。卢广绵送来译罗素书。以《人民日报》付维志阅。付房租8.53元。后夜有雨。

7日 早起阅摘罗素书。访何绛云借来《瑜伽师地论》一册，阅其《真实品》。雪昭索62元。罗赵来，〔赠〕16元。

8日 早起进食后仍同杨、徐一车去文化宫开会。十二时回家午饭。晚间维志来小坐。

9日 早起进食后访王星贤。回家潘来，赠25元。约陈昕算水费帐未完。收田镐一信。维博晚间来过。

10日 早起续译罗素书摘句。同杨、徐一车赴会，未发言。回家午饭。收田寄来抄件及我稿。购西瓜、蔬菜。收宋转来黎著小册，阅之。校对抄件有错字。

11日 写答田信发去。续译罗素书摘要。去地安门购桃、菜、油食等。剖食大西瓜。烧烟驱蚊。街道查户口。晚间维志来，助收水费30余元，为菜提供药片。

12日 早起续译罗素书摘句。进食后仍同杨、徐一车赴会，杨发言甚糟。回家午饭后交银行水



费。维博来过。入夜有雷雨。

13日 早起续译摘罗素书。天气风凉，有小雨。维志来抄书，囑其代购食品。囑维博购挂面，送致杨公庶一信。取回洗件。为维志谈梁任公学力及为人。

14日 早起续摘译罗素书。时有小雨，凉爽。去西单购酱菜、白兰瓜、面包等。忽失小钱包。回家午饭。阅新版世界地图册。

15日 早起查英文字典。进食后仍同杨、徐一车赴会，杨检讨后略发言。温度低，据报仍将有雨。出购茄、桃等。刘绍光来坐。闻科学会议停止。雪昭送来《各国概况》，3.5元。

16日 早四时起续摘译罗素书。袁昌来谈，有异闻。剪发，购白瓜。午后卢广绵来谈，约星期一早再晤。晚间维志来，为谈中西人礼文不同。

17日 早起进食后仍同杨、徐一车赴会，听传达中央文件（以给江青信为主），未完。回家午饭。出购眼药于王府井，觅桃不得，最后转鼓楼误购劣桃。购点心回家。

18日 早起写发宽儿及王益之各一信。访王星贤请教英译汉。维志来抄书，全书完功。维博晚来粘书页。

19日 早起续译罗素书。同杨、徐一车赴会，续传达文件，阅

文件。十二时回家午饭。出购食品。

20日 早起续译罗素书摘句完。维博来代购什物。午后维志来，为之讲主席致江青信，因及往事。钦元来，看到恕、东来信，知宽儿工作忙（会议停开不确）。

21日 早起略进食，去公园晤卢，谈1953年往事及其他。回家午饭。饭后写一笺访王益之，未见章老面回。阅瑜伽真实品。

22日 早起进食后仍同杨、徐一车赴会，阅读文件。有2件不明白。十二时回家午饭。抄《瑜伽论》。取回洗件。购小面包。

23日 早起续抄《瑜伽论》。去紫竹院散步，购梨回家。午后觅购主食不得。维志送梨来。

24日 早起小雨，温度低。仍同杨、徐一车赴会，阅文件（主席与斯诺谈话）。参观美术工艺预展。回家午饭。抄《瑜伽论》。收小东回信。

25日 早起洗脚，大致已好。写致小东信，有所指教。续抄《瑜伽论》。午后维博来，送回《民初社会》，连同其他书籍及瑜伽论送还何绛云。据云骨灰将留京。晚间雪昭来。

26日 早起写发章行老一信。进食后仍同杨、徐一车赴会，闻王解说，自知学习水平甚差。十二时回家午饭。晚饭购来花卷、黄蜜瓜（不佳）。晚维志来过。

27日 早起维博来代购豆腐、食品，晚间代购新印《史记》（十册）去11.3元。宽儿一家大小来，午饭后去。赵春生母子来。食桃尚好。眼镜小罗丝钉遗失。

28日 早起进食后看《史记》。去朝外配眼镜罗丝。午饭后四时访章老，未晤面。剪发回家。晚饭补送理发费。购黄桃甚好。维志来坐。收上海潘信云将回温州。

29日 早起进食。乃同杨、徐一车赴会，王、于发言均不佳。回家午饭。翻阅《史记》，知其有毛病。发王益之一信。

30日 早起略进食。去中山公园习拳，经西单购白兰瓜回家。阅康德著作，求理会之。晚间写发鲜恒一信。

31日 早起出购油食。天气渐凉。仍同杨、徐一车赴会，发言两次，颇有力。十二时回家午饭。王益之来过，留字言改期下周。发鲜恒一信。菜取来银款。维博来包书皮。阅康德著书。换来车月票。

## 9月

1日 早赴购油食。写发郭大中一信。续阅康德书，未远出。入夜有雨。

2日 早起续阅康德书。煮粥食之。天凉换衣。雨未休，终日未远出。

3日 早起略进食，去紫竹院与大中会晤。回家维志在。王星贤夫妇来坐。维志抄《参考消息》备用。晚间大中来，以《人心与人生》〔稿〕付之。维博代购挂面。

4日 早起续摘康德要点。校勘维志所抄稿（第十九章）。去东单觅面包不得，经王府井购食品回家。

5日 早起写发郭大中一信。出去洗澡、修脚。收鲜、黄朝俊信，即答之。又收上海潘信，亦答之。邻人陈昕被送入医院。校勘维志所抄稿。

6日 早起校勘抄稿。去政协取工资。回家午饭后兑上海潘25元，田籍20元。经西单购面包三件。卢广绵来坐，以《中国文化要义》付之阅看。晚间维志送来鲜果，略谈学习外文。

7日 早起收拾进食后同杨、徐一车赴会（改在工商联），王、吕发言均好。回家午饭后访张申府不值，留字。维志来代购煤炭。雪昭来代购《中国通史简编》四册，借去70元。

8日 早起写《旁观者清》一稿。午后访章行老，略谈送稿于主席事。回家晚饭，阅《各国概况》。

9日 早起收拾进食后仍同杨、徐一车赴会，补充上次发言。回家午饭后写致章老托转主席一

信，发去。晚间维志来，为之讲写字间架宜疏朗。

**10日** 早起写稿。午后维博来代购桔汁。黄朝俊挈其女来，借500元，予之。阅《各国概况》。

**11日** 早起写稿。为菜讲田中来华。去剪发。购《欧洲哲学史简编》，不佳。

**12日** 早起思索写稿。进食后仍同杨、徐一车赴会，十二时回家午饭。何绛云来言有意去南洋婆罗洲其弟家。菜去文淫处，归来甚晚。

**13日** 早起写稿。培和有信告其母将回京。收张申府自医院来信，即答之。在地安门购点心回家。

**14日** 早起思索写稿。进食后仍同杨、徐一车赴会，发言冷落，当去休会不远。回家午饭。收田镇信。写稿不多。维博购葱送来，以洗件付之。

**15日** 早起写稿。去西单购酱菜、果子面包，回家午饭。素菜馆正修理开张。

**16日** 早起写稿。进食后仍同杨、徐一车赴会，宣布下次会传达田中访华。十二时回家午饭。晚间雪昭送来面包3件，以水果赠之。

**17日** 早起维博送来洗

件。写稿。维志来看其所抄稿；为之讲两大问题，散步附近。建华送菜来。

**18日** 早起写稿。去景山散步习拳。午后访何绛云，借来《中国哲学史》等九册，回家阅之。

**19日** 早起写发何绛云一信。仍同杨、徐一车赴会，听传达中央34号文件（田中访华）。阅任著、冯著各哲学史。又周予同哲学大纲。

**20日** 早起写稿。维志九时来，同去中山公园习拳散步，回家午饭。再写稿。冯振心从广西来京，同周某来访。<sup>①</sup>

**21日** 早起写稿不多，仍同杨、徐同车赴会，就田中访华发言，王克俊以为甚好。收何绛云回信。

**22日** 早起写稿，开始清抄之。收潘怀素信。去西单购食品。晚饭于西单素菜馆。发冯振心一信。

**23日** 早起抄清所写稿3页。仍同杨、徐一车赴会，简短发言做小结。将过国庆后再开会。

**24日** 早起抄稿。维博送来代购食品，同其午饭于素菜馆。午后嘱其看张申府，得知出院。维志来坐谈。补：昨晚为维志谈中国哲学问题。收马先生信，即答之。

<sup>①</sup> 冯振心，原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校长，抗战中迁桂林。

25日 写发宽儿一信。进食误吞枣核，不知成问题否。与冯振心晤于公园，又同饭于素菜馆，又一同拍照，又以儒佛异同一稿请其阅看。回家休息后去清华园洗澡、剪发。田中角荣是日来京。

26日 早起写稿并抄之。案头表送去朝外修理。到邮局追查报纸错投事。天凉有风。在新开食品店购面包2个，菜又购1个。

27日 早起写稿并抄稿。雪昭送来面包3件。天阴无雨。午后去琉璃厂购毛笔2支。闻毛主席会见田中。

28日 早起温度显著降低。写稿至三段。午后去看张申府，回家晚饭。维博来，嘱其访王星贤借书未得；为之略谈太极拳。

29日 早起写稿。清理衣服，夏季换冬季。抄稿。收夏润生信。

30日 早起写“吵完了吧！”为冯振心作纪念。去西单照像馆晤冯，取回我稿，听其意见；肯用思想，但有所未达，作别而回。午后维志来，与之谈话不少。购白兰瓜，竟有苦味。

## 10月

1日 早起写稿。维博代购食品来，擦窗玻璃。维志来为之谈世界文化三大系与社会发展史。郭

大中夫妇来，交回我人心稿。天气甚好，为国庆游人助兴。收颂天信待答。终日未远出。

2日 早起续写稿。落雨自晨至夕。雪昭夫妇送来食品。陪同菜去陈瑾贞家。午后忠恽、颜一鸣同来。钦元来，据云其父仍在开会；送来《日本列岛改造论》摘译，饭后乃去。

3日 早起写稿完成。夏润生来坐。维博、维志相继来。星贤来坐，漫谈颇久。午后抄清稿加注。

4日 写加注完。晓青来坐，谈甚久。阅伍严合印叙，自叹今殆不易。洗澡甚舒适。收政协电话。

5日 收饶转来潘件，即答之，寄回件。仍同杨、徐一车赴学习会，略发言，以新成稿付王克俊。以伍严合印叙寄颂天为答。换车月票于东环南路。

6日 早起略进食。访何绛云以所借书还其8册，留1册，又借3册。去政协取工资。访王克俊略谈，取回我稿。回（教）〔家〕阅道家关系等书。雪昭送面包来，借60元，予之。

7日 早起摘抄有关道家的文字。同杨、徐一车，中途落车访何绛云，借来聂芸台著作及中国法律影响一书。散步公园，回家午饭。收阎宗临信，即答之。兑上海潘25元。罗赵纫秋来，赠16元。

8日 早起维博来，嘱其看“学佛六篇”，送还何绛云。午饭后去北大看儿孙。同培宽、小元访岳美中，以我新稿留阅。晚间维博再来，付以洗件。闻维志以救火伤手。

9日 早起写发宽、恕各一信。写发岳美中一信，寄还其稿。付洗件于三里屯。杨公庶来坐。午饭后出剪发。维博忽请得《法华经》，又从星贤处抄来寿联两副。闻维志手伤尚未好，不能出院。

10日 早起看《印度通史》。同杨、徐一车赴会。购《世界通史》上册。回家午饭。看中国法律影响一书。

11日 早起写“通启”稿。去西单素菜馆定菜。回家午饭。写发宽儿、忠侄、星贤、大中、少怀、晓青、罗太太、菜馆各一信。维志出院来见略谈。

12日 早起写发雪昭、建华各信。同杨、徐一车赴会，听人发言。闻牟宗三尚在人间。学习告一段落，另候通知再进行。

13日 早起再摘《印度通史》。星贤赠食品，来坐。维志、维博同来。罗太太送来寿桃，谈话颇多。少怀父子来，赠食品。维博等亦赠食品，写来寿对联。收蓬山祝寿信，又鲜恒信，于敏贞信。访杨公庶，借来自然科学巨册。入夜落雨。（是日〔古历〕9月7日菜生日）。

14日 早起摘杨著《中国法律及于邻邦影响》一书。访何绛云还其书，又借来3本书。午后绛云送来寿礼4色。雪昭送来寿礼两盒，约其明日来伴送树菜。维志来小坐。

15日 早四时半起床。五时半星贤、维博兄弟一同去香山，路过北大嘱小元去其外祖家。在香山门口会晤大中，同登玉华、芙蓉两处，望红叶。天气绝佳。下山到西单素菜馆，少怀、晓青、一鸣、罗太太及其孙俱到。酒食共去47元余。回家后眉生来坐，送糟蛋。宽儿夫妇及小宁来家小坐去。收颂天、慕周祝寿各一信。

16日 早起进甜酒。阅《儒教对德国影响》一书。午后维博来，嘱其还去。阅曼殊集及雨果《悲惨世界》。收培昭信，知其政治问题得到昭雪。收岳美中信，约下星期日会晤。维志来坐。雪昭送来面包，以苹果、糕点赠之。

17日 早起写答培昭信发之。维志来，为讲第四章（自发、自觉）。以旧稿及亚三稿邮田镛，同时有一信。维志午后来，为略讲人心计划性。阅雨果著作、曼殊著作。

18日 以昭侄信转晓青再转宽恕等阅之。看《科学》巨册天文部分。去中山公园散步，回家午饭。菜连日参加街道居民会，又去看文淦。

19日 早起写出致何绛云一信，待发。维志来阅其抄稿。访星贤还其书3册。访广绵知其在家中。再看《科学》，将摘有用文句。与维志谈话，（维志续假1周）。

20日 夜来有雨，至晨未休。维志来，以先公年谱示之。去前门购卡片，回家午饭。阅《科学》摘句。路遇陈应。<sup>①</sup>

21日 早起阅“科学”摘句。维志来看其所抄书，天渐冷，有风。午后去三里屯取洗件。购饼食。维志开始编年谱。<sup>②</sup>

22日 早起维志随同去颐和园进食。晤岳美中，谈雪峰故事，还我稿，谈范著通史、中国历史问题。十一时出园回家。午饭后出剪发。晚间维志来编年谱。

23日 早起阅《科学》摘句。维志来看书。维博来，嘱其送信于何绛云。罗太太来。知式纲回家了。维志编年谱。

24日 早起阅《科学》摘句。维志来抄《旁观者清》稿。收良庸信，将来京一行；即答一信发去。维博来一同散步附近。晚间维志编年谱。

25日 早起阅《科学》。以良庸信转寄晓青、培宽等。维博来装订抄稿。维志抄《旁观者清》完

毕。午后访其武术老师李瑶臣。晚间来小坐即去。收孟宪光二子信。

26日 整日大风不出门。晚饭后散步地安门。维博装订抄稿三本。雪昭送来面包2件。为门外电灯费问题地下室三家来商讨解决。写答孟信发去。

27日 早起阅《西方名著选辑》。散步附近。阎守胜来坐略谈而去。

28日 早起进食后去天安门散步。思索写“宗教与人生”有得。回家午饭。收政协电话，下周恢复学习会。午后去洗澡，维博晚来坐。

29日 早起阅书，维博来装订我稿。阅《科学哲学的兴起》。雪昭送来面包。

30日 早起收拾进食。候车来，同范、朱、杨同赴会。先听报告，成立临时领导学习小组，又分组讨论。中午回家收慕周信。午后曾散步公园，去西单购酒。

31日 早起进食后去三里屯换车月票，付洗件。发回田镛信。收恕儿信。阅《科学哲学》一书。

## 11月

1日 早起写答恕儿信，又

① 陈应，陈亚三先生长子。

② 由著者口述，陈维志记录，拟编年谱事未能完成。

以彼信转阎宗临。八时同范、朱、杨一车赴会。十二时回家午饭。收潘信云将来京。王星贤来坐。晚间雪昭送来面包。

**2日** 早起看马先生语录《希言》。收艮庸回信，答一信，免去120元。（从银行取出百元），午饭后访问绛云，借来《印度哲学概论》等书。访黎劭西，借来《唯识述义》。晚间维志来编年谱。维博送来鸡蛋。阅《印度文化史》。

**3日** 早起进食。同杨、朱、范一车赴会，阅文件。回家午饭。晨雾消失。出地安门购点心等。

**4日** 早起开始写十六章宗教。阅《唯识述义》，甚好。淋雨终日，未出门。晚间维志来编年谱。

**5日** 早起写稿有得。嘱维博送我稿于黎。终日天阴，有小雨。维博订书，购菜。晚间维志来工作。

**6日** 早起阅《印哲概论》。进食后同杨、朱、范一车赴会，阅文件。取得工资。回家午饭。写稿无多。

**7日** 早起写稿。剪发于八面槽；购点心及梨。取出冬衣，收夏衣。天气冷；改穿棉裤。

**8日** 早起收拾进食。同杨、朱、范一车赴会，阅文件。写稿。晚间雪昭送来面包，借去50元。洗澡。

**9日** 早起写发宽儿一信。收培志信。收马先生信，知其遇艮

庸于广州，他自己将于12日到京云。

**10日** 早起收拾进食。同杨、范、朱一车西行，未到会，转至申府家及少怀家各小坐。在申府处吃午饭后回家。下午到陈达处借其《文史资料》6册。回家晚饭。维志来工作。

**11日** 早起阅《文史资料》有关各文。天阴不太冷。赴邮局兑取培志来款40元。晚间维志来，他看资料，未工作。

**12日** 早起维博送来油条、白菜等，嘱其送信张申府，借来吴严两先生年谱。维志来编年谱。宽儿来，以旧衣付小元，午饭后乃去。下午同维博将访马先生，中途改计嘱其通知马先生明日下午见面。阅吴谱。

**13日** 早起收拾进食。同杨、朱、范一车赴会，就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发言。十二时回家午饭。午后周泽甫、马先生同来坐。送我食品不少。阅《文史资料》。

**14日** 早起看《文史资料》、严谱、吴谱。访周及马于宝盖胡同。归家午饭。晚间有雨不大。终日未能有所作为。

**15日** 早起收拾后进食。同杨、范、朱一车赴会；赵、干均病入院，吕未到。十二时回家。（文史资料付还于陈完）收阎宗临兑艮庸百元。艮庸、培昭到京，晓青引

来叙谈。收潘信索钱。维志晚来工作，并送来《生命起源》一书，待阅。

16日 早起进食即去看庸、昭，引昭访何绛云，又还其《印度文化史》。回家午饭。良庸接洽民盟后来同饭。午后三时马先生来会。知其所洽谈者亦好。写发星贤、大中各一信，又渊庭一字交良庸转。到邮局去收阎寄黄百元，兑出潘30元，同时发信（均航空）。

17日 早起阅《生命起源》，进食。同杨、范、朱一车赴会，发言归并问题。回家午饭。去东风市场购点心。卢广绵来坐。发宽儿及富眉生各一信。佟金标来访未遇。

18日 早起阅《生命起源》一书，有所摘记。散步附近。罗太太来赠20元。晚间维志来工作。

19日 早起写稿。菜忽病下肢痛疼，访觅培昭为其作伴不遇，折回后赴西单素菜馆与马、黄、郭、王、李相会，又同散步公园。回家后培昭来。小元送恕信来及布票6尺。维博代购好米来。维志送药给菜，又嘱其明日请美中来诊。

20日 早起阅《国外针灸情报》（宽儿送来）。同杨、范一车赴会，朱先到，同其他四人归纳问题。十二时回家午饭。小休息后维志陪岳美中来诊菜病，开方后同岳车送其回西苑。维志在家挂窗帘，

略谈话然后去。夜间雪昭来拿去药方购药。

21日 早起取出《红旗》3册备用。去洗澡、修脚，剪发，回家午饭。菜下肢痛有加。佟金标偕一谷君来坐。晚间鲜恒来谈。雪昭送来药3包。

22日 早起写致王克俊一条，连同《红旗》3本交杨公庶带去请假。洗碗进食。培和及其母来。良庸来言其衣物收回。维博晒白菜。午后良庸夫妇、马先生、维博先后来（博借去3元）。马先生借去儒佛一稿。菜服药2次。

23日 早起维博送来豆腐，糊窗，代购挂面。杨公庶介绍张文勤助理家务，照顾病人，从明日开始。

24日 早起进食。培和来。张同志来。同杨、范、朱一车赴会，宣布下周休会。收孟宪光信、陈肃信、阎宗临信。以阎信转恕儿，同时答阎一信。取回洗件。

25日 早起阅《世界文化史》。张竟不来，乃终日为菜照料；未进药。写岳美中信，又培和信发去。购点心，晚间雪昭送来面包3件。陈妇为菜洗脚。

26日 早起思索写稿，有所准备。维志来为菜购各色食品。维博来，嘱其还书于何。于莲芬来洗衣。购暖水袋为菜用。维志晚来编年谱，又还我马恩集两卷。（博借



何医书数册)。

**27日** 早起翻检马恩各书，未有所得。收岳美中回信及药方。培和来助理一切，午后出为买菜购药。罗式纲来坐。培和母来介绍一周姓助理家务，明日来面洽。

**28日** 天气较好。早起写稿。为菜进饮食及服药。马先生来还我稿，托其转周、转舒一函。艮庸来谈，将访马。培和陪同周姓来商洽（同来有贾及吴）。陈瑾贞来坐，送到面包圈等。终日未得远出。

**29日** 自早到晚为菜服侍，幸其见好，能起坐略走动。思索写稿。艮庸、马先生来，为谈“理性之国”一书。维博送来食品。雪昭来送面包。艮庸借去抄本第一册。

**30日** 菜病又见好。写稿。维博来，嘱其送信于黎劭西，又为菜兑钱于赖，又嘱其还书于申府。午后艮庸、马先生相继来坐，为谈佛法。收阎宗临信，收颂天信及我稿。到三里屯换车月票。

## 12月

**1日** 早起写稿，周姓来开始助理家务。罗太太来谈式纲复工情况，送来水果、食品。午饭后访黎劭西，听其谈话无见识；取回我稿之大部分。艮庸来坐。闻周泽甫曾来过，未值。收潘上海来信，阎

寄件。

**2日** 早起清理信件，取出有关伍先生传略者。周来助理琐事。午后访舒宗鑿谈话，无所得。回家知马先生来过。阅泰戈尔英文著作。维志来为菜按摩。

**3日** 早起阅《中国文化要义》，改正错字。王星贤来坐。收出信及转来李芸书信，索借数百元。寄出恕儿〔致〕阎件。去北大看儿孙。告知艮庸明日来商伍传。回家马先生、维博在候。晚间维志来工作。

**4日** 早起写答李、田各一信，又鲜信、昭信。收孟宪光信。阅《文化要义》有助于思索宗教问题。同范、朱、杨一车赴会，十二时回家午饭。黄、马先后来，商谈写伍传事，即留晚饭然后去。

**5日** 早起阅《文化要义》。维志来，同去邮局发田、鲜、李各信，又田一件。午饭后小休息，马、黄先后来，再谈伍传问题。

**6日** 早起写发颂天信，寄去黄稿。同杨、朱、范一车赴会，触发言语急躁之病。回家午饭。为孟宪光事写致统战部信。李健生来坐。马先生、周泽甫、艮庸来谈广州往事。雪昭晚间来借去60元。

**7日** 早起阅《文化要义》。去洗澡，购水果、点心，回家午饭。有汪某留字访潘，潘下午来谈，其情况较好。北大医院来电话约星期

六验血。陈维博来，嘱其送信与艮庸。

8日 早起准备发言。进食后同杨、朱、范一车赴会，首先发言，申前日之旨。十二时回家午饭。出送洗件。培和来，培忠继来。马先生来。鲜恒来还我百元。艮庸来。〔以〕孟信转统战部。

9日 早起写发岳美中、孟宪光各一信。不进食去北大医院验血。经西单购水果。访卢广绵取回《文化要义》。购蔬菜于朝阳市场。回家午饭。晚间维志来工作。

10日 早起改正《文化要义》错字。宽儿送来鸡蛋2斤；谈其工作分配问题。颂华、两孙继来，午饭后去。维志来。培和来，为菜换窗帘。维博来代购点心。马先生来，得农〔业〕部初步答复，定13日南返。维志晚来工作，借5元。收钱邦梁信答之。

11日 早起发钱信。同杨、范、朱一车赴会，十二时回家午饭。大风甚冷。无人来，亦不再出。

12日 早起校正《文化要义》错字；思索写稿。午后维志来言昨曾访岳大夫，岳嘱菜服药。潘怀素来谈其情况。访马先生于周家，留字而归，则马、黄均在，略谈明日一同照像。

13日 早起准备发言稿，未用。同杨、范、朱一车赴会，先退席。会晤周、黄、马同饭，饭后

照像。回家培和及其母均在。晚维博来，以泰戈尔书嘱其装好；彼去送马上车站。

14日 早起写发郭大中一信。维博来，嘱其将我讲唯识种子现行之理记出。收恕儿信，转寄培昭阅之。又收李芸书信，待复。准备明日发言稿。

15日 早起阅旧著改错字。同范、杨、朱一车赴会。对宋反击数语；就无产专政下阶级斗争发言。下半对林、陈反党未及谈。回家午饭。陈瑾贞来。艮庸、培昭来。收田回信。

16日 早起写下下次发言稿。午后去鼓楼为菜购药（待取）。购水果。晚间雪昭送来维生素B。以田信嘱其交艮庸。维志来，以各医书付之，嘱其明日代取药。

17日 早起续写发言稿。去三里屯理发，取洗件，购小面包。兑田20元。嘱维博送还杨书。维志来，为其谈艮庸为人。郭大中来谈工具书不易购得。晚间维志来工作。

18日 早起进食后同杨、范、朱一车赴会，续上次发言，甚畅。杜有质疑，吕有异言，心不怡。回家午饭，附近散步，愧无修养。艮庸送来先公遗书及林宰翁集；借去《理性之国》第二、第三两册。

19日 早起写稿。洗澡于八而槽，购水果。阅《唯识述义》。

改正错字。维博来订书。收颂天寄回黄稿。发李芸书信。

20日 早起写稿。进食后同范、杨、朱一车赴会，听程、朱等发言。回家午饭后访张申府。良庸来未值，留下像片、旧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书。收统战部回信。

21日 早起以统战部信转寄孟宪光，写稿，阅旧著。访鲜恒小坐。晚饭崔建华来，谈时事激切。

22日 冬至。早起写稿。同杨、范、朱一车赴会，听王报告领导小组情况，又长篇发言颇好。回家午饭。收马先生信，又陈肃信，即答之。付出《参考消息》及报费12元。补：昨日潘怀素来，赠10元。新米女工求去，嘱其稍耐，无言走去。

访王星贤还其泰戈尔、托尔斯泰英文著作两册。

23日 早起写稿。补：昨日收黎劭西还我稿，又培和信。午后访王益之，取回我稿。借来叶年谱。良庸送来省三医书多册。

24日 早起写稿。昨晚维志来工作。雪昭送来面包3个。今早维博、维志先后来，取出《中国文化要义》，收储《参考消息》。同维博一起游图书馆。午饭后阅《叶

遐庵年谱》，叹为人豪。以省三医书付维志。购手电筒电心〔池〕。

25日 早起写稿。进食后同杨、范、朱一车赴会，散会前略发言而归。

26日 早起写一信，以收回章处之稿，径送于最高。<sup>①</sup>午饭后又去劳动文化宫散步，回家则良庸来过，还我抄本两册。终日天阴暗湿冷。

27日 早起写稿，同杨、朱、范一车赴会，末后发言不多。回家午饭。小休息，出觅柿子不得。良庸来，以《人心与人生》两册付之，又嘱其改正文化要义错字。

28日 早起写稿。九时去西单购水果、豆豉。回家潘来坐。收怨儿信，答以一信。改正《文化要义》错字。

29日 早起写发言稿底。同杨等一车赴会，（年内末次）；推定总结人及交流发言人。回家午饭。出散步崇文门、朝阳门，购点心赠岳。收维博信，明日不能来。

30日 早起写稿。罗太太来（送蔬菜）。午饭后休息。良庸交来《文化要义》改正错字一本，又取去二本。张太太来送《唯识述义》一本，借去《参考消息》二纸。晚间维志来小坐。嘱良庸还王星贤

<sup>①</sup> 著者原拟请章士钊先生转送《中国——理性之国》一稿于毛泽东，未果。遂于毛诞辰日亲自送中南海；后无回音。

书。

31日 早起写稿告一段

落。午后维志来工作，嘱其送礼于岳大夫。晚间来续工作。维博来。

## 1973年

### 1月

1日 早起抄新成稿。维志来编订年谱。华世荣来交到袁昌信件。收田寄来信及抄件原件一包。维博来，以代良庸购月车票付之办理。维志晚再来工作。

2日 早起维博来，嘱其还书工益之，送信与良庸。补：收卢广绵信，〔云〕将割膀胱。女工续来工作。维志来工作。良庸来谈1926—1927往事，又取去《文化要义》二本改校错字。<sup>①</sup>雪昭来小坐。潘同杨天孙来坐。抄新成稿。

3日 早起新成稿抄完。去清华园洗澡剪发，回家午饭。为新成稿加注文一条。

4日 早起写稿有得。去东风市场购原子笔、信纸、信封、水果等。回家午饭。潘、杨来求写字。良庸来交还《文化要义》改错二册，以田抄件付其校阅。收岳美中信及虎潜方。发卢一信。

5日 早起写稿，思索颇

久。卢燕来坐。午后去政协领取工资，经西单回家。维博曾来过。

6日 早起写稿有成。兑田20元。午饭后去西直门外散步，〔购〕得面包、柿子。回家良庸来坐。晚间维志来工作。维博来。

7日 早起写稿。维博陪良庸访熊仲光。雪昭晚间来，送到管儿灯，借60元。维志送来案头日历。

8日 早起写发北大颂华一信。同杨等一车赴会，略有说话。回家午饭。去王府井换定期存单，购水果。

9日 早起大雾。写稿并抄稿。午饭后去西单，得面包1件。洗被头，换床单。自觉目力不佳。

10日 早起写编年补文。同杨等一车赴会，末了王发言甚长。回家午饭。出西郊散步紫竹院。天光甚佳，无风。回家良庸曾来候。收孟宪光等信，培志信。购《世界通史》（中古）一册1.5元。

11日 早起写稿。去北大医院看眼科，坐候甚久。回家午饭。

<sup>①</sup> 指1949年11月成都路明书店出版之《中国文化要义》。

去王府井购眼药。回家后发现手表又失，甚怪。

12日 早起写稿一段。同杨等一车赴会，宋、吕各言论，王结语均好。回家午饭。去王府井购手表110元，又购眼药及桑菊片。晚睡前服之。收田镛信内付致艮庸一纸。

13日 早起写稿。检理旧日记书札。午后艮庸来，以朋友往来信件付其分类。感冒流涕渐重。维志来主张姜糖水服银翘解毒片。

14日 早起感冒未愈，再服药。维博来，维志继来。换电灯头。午后进行年谱工作。收田寄来抄件及原件。戚孟溟及其姑来谈话不少（送到广柑、糯米等）。

15日 写一假条，请假不赴会。孟溟来谈话，留午饭，予以北京交通图，嘱其自行走走。午后检视旧信件杂件等，有所整理。

16日 早起检阅旧日记、札记。代杨收到港来邮件四。发宽儿一信，又潘杨一信。〔阅〕1954年两次去北代〔戴〕河习静之所记录，玩味甚久。艮庸送还整理我旧信件数包。

17日 早起检阅旧日记摘抄之。潘杨来，借去印章及出入证，晚间还来。今日续假一次，杨公庶来，当告以星期五必赴会。孟溟午

前及晚间均来过。写致其父一笺，交其井〔付〕邮。维志晚间送些药品来，未服，留之备用。

18日 早起阅旧日记、札记等。去洗澡剪发。回家午饭。到邮局兑150元予李芸书<sup>①</sup>（先在银行取出200元）到东风市场购香蕉、招柑等。

19日 早起复阅旧成稿。同杨等一车赴会，先听粮食报告，后坐谈之。十二时回家午饭。

20日 早起复阅成稿。午后去西单觅内衣，未得合用者。艮庸来小坐，交回代清理信件等。钦元来，以广柑等交其带回。

21日 早起复阅成稿。维博来。王星贤来，取回其《十三经概论》等2书。维志晚间来工作（志亦感冒）。

22日 早起写稿。同杨等一车赴会，听程、吕作交流经验发言。回家午饭。去鼓楼购蜜枣、味精。黎光恢自东北来。阅岳美中医案。

23日 早起写稿。艮庸来坐。小雪终日未休，为时既久，可能遍及北方各地，可喜之至。终日未出门。房管局来查房。政协有晚会未赴，以卷赠赵春生。

24日 早起雪止，无风，颇好。写稿。孟溟及其表弟来拍照。午

<sup>①</sup> 李芸书，张云川先生夫人。

后去新街口一转，不见面包。晚睡前洗脚剪甲。

25日 早起写稿有得。雪后风不大是好象。春生来代购食品。恕儿及两孙来，<sup>①</sup>漫谈〔食〕水果。晚饭后拟去北大看他们，以车太拥挤不得成行而归。看《反杜林论》。

26日 早起写稿。天气佳，稍冷。拆换被里。午饭后孟溟来，同去中山公园散步谈话照相。王星贤送来陈仲瑜信，不值。雪昭送来核桃，略谈时下问题。

27日 早起写稿。付奶票10元（余一毛）。在附近散步。收饶信求书。去新街口无所得即回。

28日 早起写稿抄稿。潘送来饶求书之纸，言杨返沪。午后去北大看儿孙；培恕、小音入城，未见。艮庸、陈嘉、小浦来，未值。回家晚饭。维志来小坐。早维博送来豆腐。

29日 早起写稿，久不成文，思索终日，阅书而已。附近散步，既未远出，亦无客来。

30日 早起写稿后去洗澡、修脚。陈嘉来谈话留饭。收李芸书得款后回信。

31日 早起写稿抄稿，十六章第一节完。宽儿来，恕儿夫妇

来，以仲瑜信示之。收周振甫信，约期来见。<sup>②</sup>

## 2月

1日 早起写稿无多。钦元、钦东两孙来。午饭后拟出游，以车挤返家。购招柑尚好。艮庸来，其问题得全解决。孟溟及其姊来坐。晚饭时维博来，雪昭送来面包，以肾炎医书付之。

2日 早起写稿不多。写答陈仲瑜信。维博来代抄1件，代校改《文化要义》，裁纸，购点心、水果等。建华来送各色食品。落雪竟日。预报明日仍将有雪。维志晚来，为讲社会结构为文化骨干之义。（维志午前访候岳美中）（旧年除夕）。

3日 旧年元旦。早起近七时，进食。维博来代购水果食品。郭大中来，知其曾病多日，脑神经痉挛；以《中国文化要义》付还。艮庸、培昭来。孟溟来。午后维志来，雪昭、杨超来、培宽、颂华、钦元来（带来可可粉1桶）。

4日 早起进食。维志来。王星贤来。周振甫、朱星及其女来照相。培恕、胡真及东、彤来。赵

① 次子培恕一家自河南沈丘“五七干校”回京度假。

② 周振甫先生，中华书局著名编审。

春生母子来。恕等饭后去。维志再来。鲜恒来坐。(补：为愚庵作书不佳)收公园寄来相片。

5日 早起进食。维志来读《理性之国》一稿。周女竟未来上工。去三里屯剪发，待至午后。孟溟来取去像片，索愚像片备放大。偕维志同拍一照，又独照一片。收政协通知，后日有会。晚间维志来工作，甚少成绩。

6日 早起进食。女工仍不见来。维志来读我稿。罗式纲来送我食品四桶。<sup>①</sup>晚饭建华送来饺子。培忠、竹英及其女〔来〕。又良庸、培昭同来坐。维志晚来工作(编至1931年)。<sup>②</sup>

7日 早起进食。维志来读我稿。为孟溟写勉励文字。同杨等一车赴会，谈越南停战。领取工资。回家午饭。维博来，买到奶粉。闻陈瑾员及其侄来过。晓青、培修来过。维志续工作编到1932年。良庸来，近有诗句。

8日 早起进食后去看培修，又访鲜恒小坐。晚间雪昭来，索借60元。维志午后来读稿，又工作一小段。

9日 早起写稿。访申府，又访少怀，见到甩手研究小册甚好。回家午饭。夏润生来，不值，答

以一信。

10日 早起进食后同杨等一车赴会，谈越南结束了，何时开会再候通知。良庸还来《参考消息》二纸，以1月份全付之。潘来未得晤，取去饶及杨各写件。

11日 早起写稿。维博送来油条等。孟溟来，付给写件并为讲解。去储蓄所以存款转期一年，又移百元入活期。维博伴孟溟访维志于工厂。晚间维志送来前次拍照像片。

12日 早起去北大看儿孙，谈及小元微烧，小东上学等问题。同恕儿一道入城。良庸送来花卷，小坐。

13日 早起写稿，菜改炉灶，午后出购蔬菜。潘来杂谈一阵。夏润生来坐；前信经邮局退转，当面交他。闻张小山等由乡回京。收陈肃一信，不作答。赵春生来。

14日 早起写稿。忽有车来接开会，讨论星期五至下周星期五各次会之事。回家午饭。晚间雪昭送来面包。

15日 早起写稿。午后写致秘书处一信。天暖雪化。

16日 早起写稿，进食，同杨等一车赴会，谈本组小结，略发言。回家午饭。孟溟来，留其晚饭。

① 罗式纲、罗庸教授之子。

② 指编写年谱工作。

良庸送回《参考消息》，以昨写致秘书处信交付去。

17日 早起写稿一段，午饭后休息。恕儿来谈话甚多，五时乃去。晚间维志来工作；写一字条嘱送交岳老。

18日 早起抄新成稿。维博代助杂事。赵春生来代购食品。午后维志来言岳病况；阅读我稿。晚间来工作。

19日 早起写稿。进食后同杨等一车赴会，讨论程、吕两稿，星期三不开会。回家午饭。宽儿来坐谈甚久，四时去。孟溟来辞行，同其饭于三里屯（送来放大我相片，尚可）。

20日 早起抄新成稿完。去百货大楼购茶叶、水果，蜜饯山楂。回家午饭。午后郭大中夫妇来坐。赵春生代购黄瓜等。

21日 早起写稿一段。午饭后去洗澡、剪发。晚饭时良庸送来花卷。维博来，以其记我语示我。

22日 夜来有小雪，早晴，风大。写稿。维博购来豆腐、油条等。收培和信，即转陈道宗，嘱作答（由培宽转陈）。潘怀素来谈其近中接洽国务院文化组事。晚间雪昭送面包来。

23日 早起进食后同杨等一车赴会，作本组小结，有发言；下次会候通知再开。回家午饭。以洗件付三里屯。

24日 早起写稿。出购蜂蜜、腰带、招柑等于王府井。午饭后恕儿来，杂谈甚久，晚饭后乃去（交来《西欧史》下册）。

25日 早起进食。维博来，同去百货大楼，购皮箱40.6元。收卢广绵病院来信。陈道宗来坐甚久。赵母来洗衣。星贤来谈，以《经学概论》还来。晚间维志来，嘱其勿杂用心。补：以小箱赠维志。

26日 早起写稿一段。赵春生送来代购各物。午饭后小休息，去北大看儿孙，即留晚饭（胡真操作）。宽儿谈仿生学。

27日 早起写稿进食去故宫，同良庸看绘画馆。同饭于东风民族饭庄。回家休息。阅近代欧史。

28日 早起阅成稿，抄新稿。收陈道宗信，即转寄培和。体育家贾君来谈甚多，有介绍其妹来助家务之意。泡脚就睡。阅近代欧史。

### 3月

1日 早起四时抄稿写稿，久久未成文。午饭后去鼓楼地安门购蜜枣等，竟遗失皮夹，折返寻之不得。访张丽珠谈悉上海张三姨及郑毅生情况。回家晚饭就睡。

2日 早五时起写稿。（补：昨良庸来，出示颂天长信；寄回维博的信，赠以香油）去三里屯取洗



件。知遗失皮夹在崇文公安分局；往领取，空跑一次。

3日 早起即去幸福大街领取皮夹，幸得取回。培恕夫妇同来辞行，即以写好之田信并手稿付之。晚间维志来工作一段。

4日 早起写稿不成。维志来读理性〔之〕国一稿；为其讲解孔孟对于阶级问题，晚间又来工作一段。但维博则不见其来。

5日 早起进食后同杨等一车赴会，谈台湾问题。回家午饭。去政协取工资。去北大看儿孙，晚饭后回家。陈肃等三人来，未值。

6日 早起写稿、抄稿。潘来，赠以10元。又付房租及暖气费共15元余。发杭州仲瑜一信。良庸来谈虚云事、福建事变等等。

7日 早四时起写注文一段。陈肃未来。同杨等一车赴会，陆、郭参加，续谈台湾问题。晚间去地安门购招柑。

8日 早起读《解深密经》。午饭后去中山公园，人多，即去西单一转，购苹果等。回家晚饭。潘来，留字子案。

9日 早落雪。同杨等一车赴会，略就越南和平发言。回家午饭。去洗澡剪发。雪未止。

10日 早起写稿。良庸送花卷及画册来。发郭大中一信。去东四购点心。补：雪昭索借60元。

晚间维志来过。雪昭送面包来。收政协通知，星期一为孙中山纪念开会。

11日 早起天阴欲雪。写稿一段。午后兑上海田20元。访杨公庶，知未收明日纪念会通知。维博此周再度不见其来。收李芸书一信。

12日 早起写稿。同范一车赴中山堂纪念孙先生会。回家午饭。访雪昭于银行，不值。又访于其家，留介绍信于门。

13日 早起去公园散步习拳。午后良庸送来画册。赵春生代购广柑甚好。又文淦托人送来熟菜等。

14日 早起（将）改稿，阅《成唯识论》。同杨等一车赴会，回家午饭。终日有小雨。收蓬山一信。

15日 早起写稿。午饭后访张少怀，借来甩手健身法抄本。购素包子回家。晚间雪昭送面包来。为液化煤〔气〕装置先付给40元。

16日 早起写稿一段，出购油饼。同杨等一车赴会，听程思远发言。回家午饭。出西四购书（《日本近代史》、《美国史纲》、《杜国庠集》）去7.5元。又购蜂乳2.5元。有房屋办公室韩、赵来访未值；写一信，明〔片〕早付邮。

17日 早起写稿。午饭后

游颐和园，转北大看小孙。阅胡真来信。回家晚饭。维志来。大中来，送到勉仁院刊等三书。维博仍不见来。

18日 早起写稿，维志来，以甩手法示之。写岳美中一信，交其午后访岳。朱星等三人来坐。午后去王府井购牙签等。李健生来坐。晚间维志来说岳情况；漫谈诗词。

19日 早起写稿。同杨等一车赴会；杜、程谈国际形势。回家午饭。阅《日本近代史》。良庸送来花卷；漫谈旧事。

20日 早起写稿、抄稿，抄甩手法。午后访少怀，还其甩手法本子。潘来，有怪消息；赠10元。试行晚间甩手。

21日 早起抄新稿。同杨等一车赴经验交流会。回家午饭。去紫竹院散步。良庸送来甜酒，并传伍太病重，惜不值。维志来过；脑后生疔，工作被调到辅导学习事。

22日 早起思索写稿。阅列宁论马赫文，阅《美国史纲》。午后去清华〔园〕洗澡。购点心于市场。

23日 早起写稿。同杨等一车赴会，听胡子婴发言颇有可取，费孝通发言甚长。回家午饭。以洗件付三里屯。

24日 早起写稿。赵春生

来坐，嘱其代购鸡蛋、菠菜等。午饭后去鼓楼购绒布11尺半，去5.92元。即付制内衣。回家房管局韩等来谈。良庸送来马仰乾信。即发伍懿珍一信。维志来坐。雪昭来过。

25日 早六时起床。维博来，嘱其装订书册；出门散步谈话。小元、小东两孙来，午饭后同游紫竹院，讲唐人诗句。回家晚饭。在新街口购得面包。

26日 早起决定改作新成稿。同杨等一车赴会，听杨东莼发言，极见其聪明。回家午饭。去剪发。到百货大楼购上衣布料9尺，回家晚饭。

27日 早起写稿。午饭后潘、杨同来小坐。出门遇大风折回。阅旧作《无性谈》，尚好。又阅《唯识述义》。

28日 早起咳嗽见好，仍服咳丸5粒。同杨等一车赴会。代吕读其发言稿，反应好。回家午饭。周老、赵生来，送食品多色。闻崔建华病。去鼓楼购布制衣。维志来坐，工作一小段。

29日 早起阅《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有关唯识一段，未着笔。午后访杨，嘱代请假。潘杨来小坐。取回洗件。雪昭晚间来言，煤气交涉已妥。星贤来谈，并送面包。

30日 早起进食休息。收

董泮清来信，即答之。<sup>①</sup>（补：昨发北大一信），收何绛云信，即答之。写稿改稿，未赴会。

31日 早起改稿有得。午饭后去北大，挈小宁去颐和园散步；春游人太多。回家晚饭。收岳美中信。维志来，为讲老子问题。忽有章某来谈，为之讲三法印。

## 4月

1日 早起同维志去首都图书馆寻书未得，回家午饭。天雨微寒。雪昭来，以何信、董信交其转良庸。收维博来留学字，嘱维志还其小书3册。

2日 昨托杨代请假，在家写稿。阅《成唯识论》。午后访视卢广绵于其家。

3日 早起抄新成稿。晚间维志送来代借光学、声学二书。为讲感觉问题。

4日 早起准备赴会，无车而止。访杨未值。良庸来，自云感冒。收恕儿上海信。午后去政协领工资。雪昭晚来。

5日 今天清明。早去颐和园会晤岳美中漫谈。眼皮乾涩，嘱用石斛、麦冬。回家午饭后去前门珠市口购得，饮之代茶。阅《成唯识论》。收孟溟信。又收某人询彭光

钦信。

6日 早起进食后同杨等一车赴会。回家午饭。写答孟信，及询彭信各发去。又以恕信转北大。春生来辞行。补：雪昭晚来借去70元。

7日 早起写稿。检收箱底。早来下列各信：培和、徐树人、阎宗临、刘树鹏、蓬山等。写答培和信，兑给百元。答徐、阎、刘各信发去。何绛云来坐。晚间维志来谈。

8日 早起写稿。午后取回新制内衣。眼帘极不适，必须另求医。郭大中送来代觅我旧著《乡建理论》等书。

9日 早起写稿。同杨等一车赴会，讨论大批判如何进行。在附近购菜蔬等。阅《成唯识论》。

10日 早起写稿。街道来传达中央文件。午饭后去北大医院无人应诊。访于永滋请假。取回新制夹上衣等件。

11日 早起写稿。车来不赴会。午后出剪发未成，回家则赵君迈在坐。晚间雪昭送面包来，并云煤气明日必送到。华世荣来过，略谈袁昌情况及中学学生情况。

12日 早起写稿同袁昌来谈，并为我开治眼病药方。煤气罐送来安装，开始使用。午后去前门

<sup>①</sup> 原山东乡建院学生，1939年自山东敌后随著者入川。

购得杞菊地黄丸等二种丸药,开始服之。晚间建华送食物来。谭姓青年过京回广西来见,带到鸡蛋等食品。维志来坐,约星期六及下星期一来。收伍怡珍长信及相片。①剪发于前门。

13日 早起写稿,服丸药。去洗澡。回家午饭。收培和问信。收宽儿转来恕儿信。检收皮大衣等。换暖水瓶。菜出开会于附近。

14日 早起写稿,检寻资料于巴甫洛夫集。收广东袁洪绍信,答之。收何绛云信,答之,均发邮。维志晚间来过。

15日 早起服丸药。六时去北大看儿孙,以伍懿珍信付之。宽以陈碧华贵州信交我。回家午饭。天颇冷。写碧华信发去。取回所换暖水瓶。赵展岳(赵君迈之子),送来药水及《世界通史》一册,谈论甚多,久久乃去。

16日 早起写稿。八时维志来,更换窗帘,校看理性之国一稿完。以稿本三册付之。服丸药5天共10丸。

17日 早起写稿一段。良庸送来李炳海之子致萨信、萨致良庸信。②午后写给李炳海父子信。又以朱谦之小传稿寄良庸。潘、杨

同来,借去印章等件。改服明目丸,每日2丸。

18日 早起写稿一段。写发饶余安信。收陈道传信,即答之。杨天孙还来印章。杨公庶来小坐。有意游公园未成。培和母送来菜食与菜。袁昌来坐,为谈周潜川事。

19日 早起写稿一小段。去中山公园散步,习拳,回家午饭。再写稿。去地安门购菊花精。

20日 早起写稿并抄之。同杨等一车赴会,看学习文件,回家午饭。良庸交回《人心人生》稿二册,又借去二札,交来朱谦〔之〕传稿。罗太太来谈式纲参加国际俱乐部工作,谈及郑毅生近况。

21日 早起写稿抄稿。去看何绛云,付还朱传稿。回家午饭。晚间维志来。雪昭来报告母丧。

22日 早起思索写稿。附近散步。宽夫妇及三孙来。同元、东二孙去三里屯,回家午饭。阅恕夫妇寄北大信,又收恕来信。晚间维志来,为讲心理学、法学无法进行研究。

23日 早起阅《真实品》,散步附近。同杨等一车赴会,读文件。午饭后去洗澡、修脚。良庸来未见,留下陶信。收陈道传、吕在

① 伍怡珍即伍懿珍,伍庸伯先生之女,时居香港。

② 李炳海,1928年时广东一中工作人员。1941年著者在香港创办《光明报》时,李任副经理,萨空了任经理。

光、袁洪铭各信。

24日 早起去公园，竟不开放，转东环路回家。阅《真实品》写答陈道传、袁洪铭信，均发去。菜出洗澡。

25日 早起进食后同杨等一车赴会，阅文件，十二时回家午饭。饭后去剪发。回家艮庸在坐，略谈雪昭债务问题。阅《唯识论》。

26日 早起进食于外，去中山公园同艮庸看牡丹盛开，回家午饭。收李友年回信，即转艮庸。购香蕉。阅《唯识论》。收徐树人二次信。<sup>①</sup>

27日 早起写答徐信发去。去公园看牡丹，回家进食。同杨等一车赴会，王报告开门学习事，为之叹息。回家午饭。王星贤来坐。以洗件付三里屯。晚间雪昭来谈其困难严重。

28日 早起阅《唯识论》。出购西红柿。潘怀素来坐。晚间雪昭、艮庸来同谈甚久，许以300元存款尽付雪昭。艮庸除已付雪80元外，下月再借予70元云。卢广绵来坐许久。

29日 早起雪昭来言中午来取钱。出购油饼、小萝卜。提300元付雪昭。收政协电话，要我参加春游允之。午后去琉璃厂购信纸、

信封、邮票、日记本等。

30日 早起写答司乐毅（司云阁之子）新疆来信。又答湖南舒展纶询田应炬信。寄晓青询君大住址信。均发邮。夜间忽改计不写致钟夫翔信，而写寄司乐毅另一信。维志来坐，取出夏衣备用。各处觅招柑不得。换得车月票。

## 5月

1日 早起发司信。维博来，嘱其还张申府书2册，又以《旁观者清》一稿送阅。维志来同维博糊窗缝。晓青来坐，据云君大信址为长沙141信箱梁建雄。申府有回信。艮庸、培昭来坐，以李炳海信付之。

2日 早起写稿。收陈碧华信，答之。<sup>②</sup>写致申府信，约5日往访。午后维志访岳归来，偶为说出世间法。潘来坐，告以将出京。闻饶余安调沪尚远在。交付维博送何绛云一信。

3日 早起写发政协〔信〕请介绍图书馆借书。写发北大转培恕信。访王星贤，访卢广绵。菜去百货大楼。雪昭晚间来言杨超病状（送到剥皮核桃）。

4日 早起写稿。写发君

① 徐树人，原山东乡建院工作同人，曾任邹平实验县县长。

② 陈碧华，广西族弟梁焕寿夫人。

大、德惠一信。收政协通知七日开会。维博晚间来。阅胡适妄谈禅宗之文，又述程廷祚尚好。

5日 早起写稿。维志来，同去百货大楼购大提包、磁大杯、面包等，回家午饭。饭后访申府略谈，还所借书，又取回文稿。到政协取工资回家。晚间宽儿带来胡真信。

6日 早起写稿。维博送来所抄岳美中著作阅之。兑陈碧华20元。出购布鞋，取回洗件。落雨。

7日 夜来落雨。写稿。着雨衣去政协听报告。订10日晚车出发。访申府，还我百元。午饭闻张群到京。钉鞋。访郭大中不遇。发良庸一信。晚间雪昭来（送面包及电灯管）。

8日 早起写稿。看文注，瑾贞告以出外。到图书馆接洽，路遇鲜恒。换全国粮票。午饭后潘来借10元。良庸来小坐。赵展岳来借书3本。晚间卢广绵来坐。维志来，以书还之。

9日 早起写稿。存银行100元。付房租8.53元。午饭后去北大看儿孙，归来购点心。维博来，发孟宪光信（相片一张）。郭大中来坐。雪昭来坐。收拾衣物。饶余安来坐。

10日 早起抄新成稿。维

志来助收书稿于箱中。赴民族文化宫听外交部余湛报告国际形势，回家午饭，收拾行李。访星贤借诗一册。收李友年信，发岳美中信。晚饭时培英从东北来见。<sup>①</sup>良庸来，以车月票付之，下月代换。汽车来接赴北京站，统战〔部〕刘代表来送行，十时前开车。

11日 早八时一刻抵郑，下车有省市统战〔部〕人员来接，住入中州宾馆。午饭后四时开会商谈参观计划。写发陈维志、李友年、马仰乾各信片。阅当日《参考消息》。

12日 连日睡眠不好，夜来稍好。早起散步附近园林。八时半出发参观市容，登“二七”罢工纪念塔到顶层。回旅舍阅《人民日报》、《河南日报》及《参考消息》（嗣不再记）。写家信付邮。晚间出看南阳曲剧于军医大礼堂，沙千里、陈此生来小坐。

13日 夜睡尚可，早起散步园内。甘祠森来坐谈演剧，季方来坐，谈其政治上经历甚详。午睡不佳，听省政方面报告农工生产情况。晚饭后看《红旗渠》电影。回访甘祠森。

14日 夜睡不佳，早起散步园内。早饭后同往纺织机械厂参观。据闻1949年开始由巩县和无锡两个小铁工厂合并，工人三百

<sup>①</sup> 梁培英，著者长兄之幼子，工作于吉林省虎林林业局。

余，今〔发〕展到五千余，生产棉、毛、丝、麻及各种化学合成纤维的纺织机械，供应本省本国需要之外行销亚非等 20 多个国家；且闻似此行业似此规模的厂，在全国各地共有几十处之多，则二十多年工业建设之快真是意想不到。午后坐谈分两组进行，未发言。晚间休息，写发家信，寄维志转送。医生来，索镇静片服之。

15 日 夜睡较好，早起散步园内。午前参观烟厂未去，经樊同志引导游百货公司等处，购小剪刀、小刷子。午后参观省博物馆红旗渠展览，略发言。晚饭后看电影。看诗比兴笺。

16 日 早起散步习拳于园中，天晴朗。写张申府祝寿信备付邮。参观玉雕厂，所用材料〔为〕南阳玉及东北岫岩、新疆和阗产玉石，主要在广交会上售出，销路甚畅。晚间电影未看，洗澡就睡。

17 日 原订参观公社大队，因风雨停止。午后常香玉等来访问人。午后风小雨止。刮胡须。

18 日 早起散步习拳。八时出发花园口公社参观，听取报告，又看一个大队。十二时后午饭休息。晚间由军区司令兼第一书记刘建勋招待酒宴，就寝稍迟于平

时。

19 日 早起有风微雨旋止，习拳散步，检点行李，提前午饭。十二时半去机场，起飞后不足四小时抵广州。统战部及各党派来接，住广东迎宾馆 102 号。晚饭后洗澡就睡。

20 日 夜来睡不沉实，四时起写北大、马仰〔乾〕、李友年等信片。早七时进食，开会宣布留此 18 天，去佛山、东莞、肇庆 3 处，兼去从化休息在内，然后搭火车去长沙。黄璐夫妇及其子、黄琛夫妇同来坐谈甚久。<sup>①</sup>落雨不小。午后三时参观农民讲习所及革命纪念馆。写发家信（由维志转送）。晚间看电影于馆内（影片内容均属广东近况）。

21 日 早起稍迟，八时出发参观广东手表厂，回舍午饭。马仰乾、梁家勉（携孙）来访谈，写致良庸转家中一信。落雨阵阵。（梁在此间农林学院，曾问学伍先生）。

22 日 早起同赴白云山游览、风景甚佳，北地所未之有。回舍午饭。徐名功来谈学校不正之风。<sup>②</sup>上午李友年来未值。午后同赴交易会参观甚久，只得其半。因欠午睡，较早就寝。食荔枝，写日

① 黄琛为黄良庸先生长子，黄璐为黄良庸先生之侄。

② 徐名功为革命烈士徐名鸿之胞弟。

记。

**23日** 早起同吴觉天散步到六榕寺门前。早食后写答李友年一字交传达室。同赴交易会参观轻工业,手工艺、化工、机械各馆。午饭后休息。晚间李友年来见,谈话不少。洗澡就睡。

**24日** 早起写发长沙君大一信。散步园内,与吴闲谈。夜来有雨,不热。八时半听林李明报告,甚周详。饭后休息。李友年来,同往越秀山公园晤炳海及其次子。大雨,但有备无患。归来知同人有聚会未得参加。晚饭后阅《参考消息》就寝。

**25日** 早起有小雨,未散步,收拾行李准备去顺德。八时半出发,约50公里抵县城,住第一招待所3号房。据云此间为广东四大名园之一。饭后午睡。三时同去甘竹滩看水利工程;第一期已完成,第二期在施工中。欧阳同志作报告,聆之欣慰。回旅舍近八时,晚饭洗浴就睡。

**26日** 早起先洗擦后略活动。写寄良庸一信。八时后去勒流公社参观其网鱼及蚕茧业,听取其党委报告。十二时回舍午饭。午睡尚好,落雨一阵。四时后听县委报告本县一切进步情况。晚上文娱活

动未参加,早睡。

**27日** 早起传知不去南海平州公社,直接回广州。收拾杂件,八时半起身,十一时抵宾馆,住原102房间。阅报知章行严到港,又阅连日《参考消息》颇多要闻。写〔发〕黄璐、李友年各一信发去。收黄瑜电话,晚饭后黄瑜及其幼子、黄琛夫妇来谈甚久,琛妇并以最好布伞赠我。<sup>①</sup>报纸登出章行老到港消息。

**28日** 早起落雨甚大。早点后同赴造船厂参观。回家午饭,小睡、剪发,阅《参考消息》甚久。洗澡就睡。吴觉天来漫谈,闻明日不出去。

**29日** 早起进食后,闻今日氮肥厂参观作罢,改为小组座谈。在三楼客厅谈,愚发言一段。据闻原订日程多有改动,下月七日乃离此去长沙云。写发树葵一信。与王克俊谈章老事。李沛文忽来谈甚畅,约再见。<sup>②</sup>晚间同观粤剧折子戏,尚好。十时就寝。

**30日** 起床较迟,洗身练功。进食后去绢麻厂参观,听报告最受感动。十二时回舍午饭,休息。连日时时有雨,晚饭后到小卖部购邮票、信封。晚会未参加。就睡。

**31日** 早起进食后去中山

<sup>①</sup> 黄瑜,黄良庸先生长女,工作于中山大学。

<sup>②</sup> 李沛文,李济深先生长子,时任华南农学院院长。



大学参观，座谈黄成报告，闻招生方法及职工增多，李嘉人有答词，嗣知曾于贺县八步访我一面。遇容庚教授，欢然道故。回舍午饭。晚间看电影（“欢乐的广州”）。洗澡就寝。

## 6月

1日 早起收拾去佛山，竟遗忘新伞未带。抵佛小雨，参观石湾陶瓷厂，又民间剪纸工作。午饭后地委、市委会见，参观祖师庙，回舍听地委孟宪德报告。晚宴招待忽遇侄孙女梁申在此任市委书记。<sup>①</sup>住华侨招待所215号。晚间洗澡就睡，未看儿童表演节目。

2日 早起进食后起程去肇庆，住波海楼105号。午饭后休息。山水仿佛桂林。写家信（由维志转送）。听地委李同志（河北人）报告本地区情况，共十县一市，颇周详，道出工作差距、存在问题。晚间宴会后就睡，时落大雨。发家信由维志转送。

3日 早起散步附近，时落大雨有雷，进食后参观电机厂，听时主任（河北人）报告，职工近六百人，多青年，克服困难〔有〕干劲。又参观手工艺，以端砚为主。回舍午饭，饭后小睡。大雨之后，参

观七星岩洞李北海碑亭，又五亭桥栏，风景奇佳。晚间饭后就睡。

4日 早起进食后散步长堤。八时半开座谈会，未发言。午饭时购何首乌一包。落雨或大或小。在季方处小坐。有粤剧未往观。

5日 早起收拾什物，进食后有人来促行，匆遽间杂件忘收，经人代拣。与此生同车，经过七星岩牌坊，景致甚佳。回抵广州，沿路水漫数处。午饭后休息。四时半地方当局（孔石泉、林李明）等座谈，愚问水患，有答复。晚宴后黄琛夫妇来谈，以脉冲药瓶托带交其父。

6日 早起闻不退房间，杂物可留下不动。写发李沛文一信。八时半发车去从化温泉，住303号。午饭后沐浴就睡。随同人散步又乘车各处游览，皆为十二年来此时所未见。在百货店购网袋一件。随时落雨。

7日 早起检收杂物，九时出发与此生同车回广州，十一时半仍住原房。午后写发家中一信转良庸。收李友年信，沛文夫妇及其小妹来谈。晚饭后登程北上，同房间为王克俊。睡不好。

8日 早八时抵长沙，进食后即就卧，方、周、董三公来晤未

<sup>①</sup> 梁申为湖南湘潭梁家之后人。

起迎。午饭后君大、德惠来谈甚久。<sup>①</sup>分访方董二公及周世钊，〔周〕为道腴先生之侄。谈黎劭西、章行严诸老之事。晚饭后就睡。

9日 早起进食后随同人参观清水塘纪念馆自修大学（船山学社）。午后休息即参观第一师范。晚饭看花鼓戏，先归就寝。

10日 早起进食后出发韶山参观，计104公里，先经灌区看引水工程，次抵招待所谈话，进午饭，然后往住104房休息。三时出发看主席旧居，听讲解，同人多次分批照相，再看旧日私塾。回舍闲话。晚宴与方老谈，八时后就寝。购纪念品。

11日 早起温度低，散步附近。进食后随同人步入展览馆，听取图片讲解甚详而得要。十一时回舍休息，十二时午饭，再休息。开车经火车站回长沙。阅报。

12日 早起温度低，加衣。补：昨日剪发。随同参观爱晚亭、桔子洲头。回舍午饭，座谈未发言（曾准备发言）。夜寝曾用棉被。散步至后面烈士陵园。

13日 早起加衣。进食后参加省委方面介绍本省情况会，听报告（另有记）。午饭后休息，有程君来坐（北大同学），又有陈君来谈甚久（江西人，无锡教育学院同学，

曾到邹平）。晚饭看电影（湘省水利及工艺）。

14日 早起洗澡。进食后参观省展览馆，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而外有医药卫生。十二时回舍午饭，饭后休息。三时半有周老的〔谈〕毛主席革命故事。君大、德惠来未得晤，晚饭后写发君大一信。散步楼前后。

15日 早起微凉，同人参观春华山公社，工作相当好。回舍曾作忠在候晤，同午饭，谈至二时乃去。小睡。三时半同人开会讨论。北京来电不去井冈山即行回京。晚饭后，有皮影戏未看。

16日 早起决定不去参观湘绣等。德惠来谈，以茶包还之；君大因拔牙未来。午后分组座谈，略发言。晚饭时曾恕存又来，赠西瓜及云南大头菜等，谈至七时半去。收续订日程表，21日早车回京已定局。

17日 早起进食后参观马王堆出土文物奇迹。写发家中一信。下午四时与省当局张平化、杨大易会见，听其谈话。便宴进食甚少，阅报就睡。

18日 早起进食后开小组会；钱发言可取。午饭后小休息，去浏阳，住县府招待所。路上晤陶峙岳数语。晚饭就睡。有雨。（午后同

<sup>①</sup> 君大即梁培伟，湖南族兄梁焕奎之子。德惠为著者大妹之长女。

于、王、程食西瓜)

**19日** 早起进食后，去文家市参观秋收起义事迹，听李同志讲解尚好，惜于“三湾改编”未细谈。大雨，回程雨止。二时午饭，阅报。

**20日** 早起洗澡，夜雨至晨，进食后清理衣物。君大、德惠、健雄夫妇四人来谈，以山东抗日及访问延安为主，谈至十二时乃去。午饭后再拣行李，天气转热。晚看电影《山区女教师》，洗足就睡。

**21日** 早五时起行李拣好，分访周、方、董诸老告辞。七时半赴站登车，与甘祠森同一间。与程思远谈往事甚多。晚睡不佳。

**22日** 早起，七时早点。因车晚点，近九时抵京。到家则艮庸、陈瑾贞在坐，略谈。补阅《参考消息》。维志来见，知其甚忙。写发岳美中、王星贤各一信发去。展阅离京后外地来信。

**23日** 星〔期〕六 早起进食，写答戚孟泽、徐树人、陈道传各信。收焕誉信未答之。去洗澡、修脚、剪发。回家午饭，休息。补阅《参考消息》。

**24日** 星〔期〕日 早起写钟夫翔信、司乐毅信发去。雪昭来谈、星贤来谈。宽儿夫妇及三小孙来，留午饭。午后维志来坐，艮庸夫妇来坐。赵展岳来还书三册并谈话。购香蕉甚好。

**25日** 星〔期〕一 早起写发焕誉信、焕伦等信，答蓬山信，食蜂蜜及点心。徐昌玉、云颂〔天〕妇由川来京，相见甚欢，留午饭，谈及我写书，四时乃去。卢君雄（子鹤之三女）同表方先生之幼女（携子）忽来访，坐谈甚久。艮庸来送花卷，晚饭就睡。

**26日** 星〔期〕二 夜来有雨不大，补：昨付洗件于三里屯。购香蕉、苋菜。天阴，温度低于昨。菜去文淦家，午饭晚饭自理。散步附近者数次，购信封等。写发晓青、广绵、大中各信。收岳美中信。

**27日** 星〔期〕三 有夜雨，温度低，加衣。步行去邮局发陈碧华一信，同时兑给20元。又写发北大儿孙一信。午饶余安、郭大中来坐谈甚久，两人皆患失眠。

**28日** 星〔期〕四 早起写发郭大中信，附去甩手法。发田镛一信。收陈维博信。又收政协电话。文淦处周老〔师〕来送黄柿等。下午卢广绵来谈甚多。散步中山公园。

**29日** 星〔期〕五 早起洗脚，进食后杨来，同车赴会。听中央工作会议的传达报告的一半。十二时回家午饭。雪昭代购枣泥饼送来。周泽甫来谈。

**30日** 星〔期〕六 早起潘来。八时同杨等一车赴会，听传达报告后一半。访潘以季方拒晤告之。维博来数语，维志亦来。午后

续会听传达。收宽儿信，钦元等明日不得来。闻朱谈吕秋逸病状。

## 7 月

1 日星〔期〕日 早阴有雨，去三里屯换车月票，取回洗件。午后维博来，借去静功问答一册。焕伦夫妇来坐，送我信笺。雪昭送来面包，略谈见闻。

2 日星〔期〕一 早有雨，进食后同杨等一车赴会，〔核〕对所听传达材料。回家午饭，闻章行老在港故去了。收潘信，写答信。购荔枝不甚佳。

3 日星〔期〕二 早起发答潘之信，雨渐止。收上海田信、又收维志信，写答田信，又收郭大中信。维志信有错字改正之。

4 日星〔期〕三 早起进食后写致政协秘书处信（请为借图书卡片盖公章）。同杨等一车赴会，核对传达材料；宣布即日起将天天开会。回家午饭。写发申府、大中各信片。购西瓜尚好。

5 日星〔期〕四 收田抄件及原件，核阅之。同孙晓村一车赴会，总结参观所得。回家午饭。出剪发费时多。良庸、熊幼光、昌玉、云母子坐候于家，谈移时乃去。

6 日星〔期〕五 早起洗脚如例。进食后同杨等一车赴会，未发言。缪芸台自美回国，约明日谈。十二时回家午饭。收培志信、张丽珠信。卢广绵来谈。<sup>①</sup>晚饭后散步附近。雪昭来付以 30 元。

7 日星〔期〕六 夜来有雨。进食后同孙一车赴会。秘书处转告缪芸台到京约谈。午饭回家休息，兑田稿 20 元。存蓄 150 元于银行。晚饭后赴缪约，九时回家。维志来未值。

8 日星〔期〕日 中夜醒来不寐，起草致缪信，早起写发之。维志来以见闻告之，午后维志去看岳美中，晚饭来谈岳情况尚可。崔建华来坐，购西瓜食之。补：昨晓青、培修来。

9 日星〔期〕一 夜来睡好。早起进食后同杨等一车赴会，略发言。十二时回家午饭。午睡亦可。菜购西瓜 2 个，以其一送人。

10 日星〔期〕二 早起洗脚，同孙一车赴会。讨论汇报，胡子婴发言。回家午饭。良庸来谈及熊先生；食西瓜。幸不如预报之大雨。

11 日星〔期〕三 早起洗脚。同杨等一车赴会，谈经济计划。十二时回家午饭。阅旧记。

<sup>①</sup> 卢广绵辽宁人，毕生致力于农村经济工作，与路易·艾黎共创西北工会，三十年代访问邹平，与著者相识，七十年代过从甚密。现为全国政协委员。

12日星〔期〕四 早起阅书熊著后一稿。收陈碧华回信。午后岳美中来坐，维志亦来。午后同杨、范、钱一车赴八宝山公祭章行老，遇多人。晚间晓青夫妇及其子来谈至十时去。

13日星〔期〕五 早起进食后，同杨等一车赴会。十二时回家午饭。天晴朗，抄旧记于册。

14日星〔期〕六 早起去鼓楼进食，购蜜枣等，抄旧杂记。忽收张椒知寄来各色豆子，即写信答之（寄北碚102中学）。晚间郭大中夫妇来坐。维志来记年谱。

15日星〔期〕日 早起去鼓楼购食品，补：写发闻辅庭一信。又补：昨夜电灯忽尔爆炸，不解其故。收上海田回信，抄旧记。晚间维博来还陈撷宁著书。雪昭送来面包。

16日星〔期〕一 早起去鼓楼进食，同杨等一车赴会，略发言（就苏联资本主义复辟问题）。回家午饭，维博来装订我稿。自抄旧稿一页。嘱维博送批熊稿与良庸。

17日星〔期〕二 早起去鼓楼进食，抄旧稿一页多。收万仲文一信即答之，又发张申府一信。访杨公庶托其请假。良庸来坐，闻培昭割瘤。

18日星〔期〕三 早起去公

园习拳。回家进食，抄稿，写发王益知一信。购西瓜。王星贤、刘功纯来坐甚久。

19日星〔期〕四 早起有雨，未能去公园习拳。重抄《人心与人生》旧稿。发北大孙儿一信。

20日星〔期〕五 早起进食后同杨等一车赴会，程发言（军事）甚好；宣布放暑假。访申府，留饭，略谈，回家休息。补：早去公园习拳，鼓楼购食品。

21日星〔期〕六 早起重抄《人心》旧稿竣功，待装订。良庸来，送回批熊稿，言彭二姊到京。晚间忽大雨。

22日星〔期〕日 早起维博来订装我稿，又嘱其送星贤转刘一信。与闻辅〔庭〕、孙墨佛会晤〔于〕公园。<sup>①</sup>维志来、陈厚生（道传之子）来，以《文化要义》付之。雪昭送来面包。维志晚间再来，却未能工作。

23日星〔期〕一 早起进食后去看彭二姊、五弟等。<sup>②</sup>又访闻辅老。在公园习拳，询知孙老住址。收杨天孙信、宽儿信，购菜。

24日星〔期〕二 早起出访孙老，以悼鸿一文请阅，谈山西往事。回家午饭。答杨信发去。落雨，思索台湾问题。

① 孙墨佛先生为中医名医，著名书法家。

② 彭二姊即彭清湘，为彭翼仲先生次女；五弟即彭清超，为彭翼仲先生之五子。

25 日星〔期〕三 早起去公园习拳，回家进食，落雨。收政协开会通知。

26 日星〔期〕四 早起去公园习拳，回家进食，车来赴会。承诺交流会发言，回家午饭。饭后去洗澡，购香蕉及桃。维志晚来工作一段。雪昭送电灯长管。

27 日星〔期〕五 早起在附近习拳，准备发言稿。兑杨天孙 20 元，取回她寄的包裹。赴杨公庶晚饭约，晤王益知及吴某。收政协开会电话。

28 日星〔期〕六 早起习拳于附近，同朱等一车赴会，作个人小结发言。回家午饭，收恕儿信答之。

29 日星〔期〕日 早起习拳于附近。维博来，嘱其送信及朱洁夫件与杨公庶，又嘱其送合印叙稿与艮庸。雪昭来修理电灯，许以下月付 200 元，年内不再给。星贤、功纯、艮庸来，《儒佛异同》一稿交功纯。午后去北大看儿孙，归家已九时。

30 日星〔期〕一 早起习拳于附近，同杨等一车赴会，听朱洁夫宣读北京参观汇报甚好。十二时回家午饭。收淄博市翟某一信。阅恕夫妇旅行随笔甚久。

31 日星〔期〕二 早起习拳于附近，进食后发北大元、东等一片，又答翟某一信。购蔬菜油饼。

## 8 月

1 日星〔期〕三 早起习拳于附近，阅王鸿一思想自述。进食后同杨等一车赴会。程思远、王克俊发言均好。回家午饭，晚间雪昭来过。

2 日星〔期〕四 早起习拳于附近，欲去地安门遗忘车票，改在附近购菜而回。收唐山孙洪吉信，即答复发去。徐碧宇、熊幼光及其女，又熊世菩之两女来坐甚久。气温高至 37 度，夜难入睡。

3 日星〔期〕五 早起习拳于附近。补：昨发孙墨佛约五日会面一信。午后欲去北大，因雨折回，换车月票，欲剪发亦未成。

4 日星〔期〕六 早起即去北大看儿孙，在西四剪发，购高醋，回家午饭。收广东苏某信即答之。气温甚高。

5 日星〔期〕日 早起出外进食后，在公园晤会孙老，收回《村治》，谈话奇合。回家午饭。艮庸、培昭同来，交回我合印叙一稿，以恕儿旅行随笔付之。午后阅中南组会报稿加批，维志来即托送交冯、夏收。收陈维博、杨天孙各信。

6 日星〔期〕一 天明之前大雨，收拾出门，水大漫路，雨鞋不中用，只好折回。八时半再去北大看小孙，为讲近八十年国史。回

家午饭。晚间维志来，为谈过去事。于敏贞到京来家。

7日星〔期〕二 早起习拳于附近，八时半去政协取工资。访王克俊，约明早再来谈。午饭于外，回家休息，阅杨荣国文章。取储蓄百元，共付雪昭200元。收陈维博信（内有星贤所为象赞）。

8日星〔期〕三 早起有雨。八时访王，畅谈愚之心愿，聆其教言，即留午饭后回家。丽珠、有祺夫妇来坐，陈瑾贞来坐。杨超来过。于敏贞移住文淦处。

9日星〔期〕四 早起习拳于附近。起草王鸿一遗笔题识。星贤、功纯借来，借去合印叙、编录、综述及熊著选粹各稿。午饭后，缪芸台及女等三人来坐，以《中国文化要义》赠之。晚间朱军代、孙恩焯来询王静如下落，答以一笺。收某人问罗子为信，复之。<sup>①</sup>

10日星〔期〕五 早起习拳于附近。菜去文淦处。写好题识。补：昨发孙墨佛信片。收李友年一信。

11日星〔期〕六 早起习拳于附近，访孙老以我题识之件交之。天热甚，晚间维志来坐。

12日星〔期〕日 早起竟无雨，出外习拳。阅旧作，收马仰乾

信。良庸来，以我写伍先生传略付其传抄。凉爽。台北《人与社会》刊出丘宏达的文章，极言“中华民国”国名不可改（见十一、十二日《参考消息》）。

13日星〔期〕一 早起出外习拳，复阅旧稿。凉爽。出购鸡蛋、菜品、饼食。

14日星〔期〕二 早起于雨中去公园习拳，进食于外，终日落雨。阅旧成稿大部分完。出购蔬菜、饼食。温度低。晚间维志来，购到西瓜1个。收孟溟一信。

15日星〔期〕三 早起在附近习拳，购油饼，阅成稿。午后去鼓楼觅购食物无所得，食西瓜甚劣。良庸交来抄件，即转寄马先生请其转劳、杨二君。

16日星〔期〕四 早起习拳，去鼓楼买挂面4斤，回家午饭。饭后访何绛云借来《宗教哲学》等书4册。晚间良庸、培昭及其女瑜来坐。

17日星〔期〕五 早起习拳，阅新借书。收上海潘信囑统战部各件，即写信代其转去。收孟泽信甚知悔改。收贵州培新信。午后卢广绵来谈中央为知识青年下乡问题开会事甚好。维志因看病来坐，为讲增上缘及因果大意。

<sup>①</sup> 王静如、罗子为均为原山东乡建院同人。王于抗战中一度在勉仁中任教。罗于民盟创建后（1941）从事民盟工作，曾任民盟中央委员、中央执行委员等职。

18日星〔期〕六 早起习拳，阅新借书。去洗澡剪发，遇培昭、良庸，嘱其代购味精、香蕉、花卷等，由良庸送来。阅《宗教哲学》。

19日星〔期〕日 早起习拳，阅书摘记。维志来，为之讲中印古文明及世界文明三大系；编订年谱工作至午后，嘱其修表。晚间雪昭送来面包，与之言命。

20日星〔期〕一 早起习拳于公园，回家进食。自晨至夜晚始终有雨。阅《宗教哲学》完。阅怀惕海《科学与近代世界》。

21日星〔期〕二 早起习拳于附近，写发鲜恒一信，兑杨天孙20元，兼答潘信。万仲文自广西来晤，谈甚畅甚久。收北京参观汇报印本。

22日星〔期〕三 收政协后日开会通知。发星贤信改期会谈。宽儿来小聚，知孙辈均开学。〔写〕宗教问题备用稿。

23日星〔期〕四 早起习拳于附近，进食，抄稿兼写稿备用。午后去紫竹院散步，荷叶甚密，不见荷花。

24日星〔期〕五 早起未及习拳，进食后同杨等一车赴会，略发言（李庆霖信及中央文件）。回家午饭。以洗件送三里屯，遇鲜恒回

家谈时事，知统战部成立小组，王洪文特邀高赏。

25日星〔期〕六 早起习拳，访良庸于其家，送给挂面等。回家购蔬菜、油饼。阅老子、庄子各书。

26日星〔期〕日 早起习拳，进食后良庸、星贤、功纯来谈学，为之分析一些问题。维志来安装煤气，雪昭送来面包，仍须上班云。收宽儿转来恕儿信。又陈政信。

27日星〔期〕一 早起有雨，习拳未得其便。晓青来，言其四伯父到京欲相见。<sup>①</sup> 访星贤，同访功纯，取回我稿两种，尚差3种，嘱其送还。写发树文四兄一信。

28日星〔期〕二 早晴朗，习拳。写发晓青、北大两信。功纯送还我稿两件。写答陈仲瑜信。

29日星〔期〕三 早起习拳，校阅《中国文化要义》收杨天孙信即答之，收张俶知信。王星贤来过。

30日星〔期〕四 早起习拳，购豆腐、蔬菜。校改《文化要义》。雨中访邹四哥（收其信及晓青画来路线图）。

31日星〔期〕五 早起习拳，送出洗件。良庸送来花卷，以俶知信示之。赵君迈来，为写便条介绍其子展岳访培宽。

<sup>①</sup> 邹晓青之四伯父即邹树文，著者称其为邹四兄，农学家。



## 9月

1日星〔期〕六 早起习拳。校改《文化要义》完功。换车月票。洗脚。收政协送来中南组、东南组各文件。

2日星〔期〕日 早起习拳。维博来订书，代洗内衣。维志来编年谱。元、东两孙来，与之谈话。午饭后付黑芝麻、红枣等令其回去，闻小宁有肝炎症状。对维博讲伍学。雪昭送来面包。政协通知明日开会。良庸送甜酒来。

3日星〔期〕一 早起未习拳，进食后同杨等一车赴会，谈十大文件未发言。回家午饭后去剪发，循东四购西柿回家。阅《针灸大成》。入夜有雨。

4日星〔期〕二 早起习拳。进食后写谈话纲领。八时良庸、星贤、功纯来谈约3小时。午饭后与陈学源谈话。

5日星〔期〕三 早起因雨未得习拳。与杨等一车赴会，听程等发言。徐昌玉、云氏母女来送水果等。回家午饭，兑陈碧华廿元，存百元于银行。写发北大一信。郭大中来坐，雪昭送面包来。

6日星〔期〕四 早起晴，习拳。写发陈碧华信（指点焕骞出路）。校阅十六章成稿，修改之。最后发现必须重写。午后去东风市场

购点心。日出觉热。

7日星〔期〕五 早起习拳。同杨等一车赴会，略就心情发言。回家午饭，访何绛云还其书，又借来书3册，回家阅之。

8日星〔期〕六 早起因雨未得习拳。阅新借书有启发。维志来言将入山采药，代购面粉等。雪昭送面包，阎秉华送来本地苹果。奶票购3个月的。

9日星〔期〕日 早起习拳。维博来擦窗，送辞典及我稿与杨公庶，为我校改《文化要义》，带去洗件。午后取邮包，阅新借书有关宗教部分，阅斯大林语言学及党史教程。

10日星〔期〕一 早起习拳于外。进食后同杨等一车赴会，听程等发言。回家午饭，阅新借书。

11日星〔期〕二 早起习拳，竟遗忘表。回家进食后去何绛云处借书还书。取百元于银行，购表于百货大楼。收杜修嗣信即答之，并为转统战部。阅新借书。

12日星〔期〕三 早起习拳。同杨等一车赴统战部，听李金德传达十大开会情况。十二时回家午饭，为田镛兑廿元。补：前日良庸送花卷来，谈及富眉生、田镛。阅新借书。

13日星〔期〕四 早起略进食即去北大看儿孙，回家在九时前。开始写改稿（十六章一节）。兑

上海田 20 元。

14 日星〔期〕五 早起洗袜，进食后同朱，范一车赴会，许〔诺〕下次为〔就〕上层建筑发言。回午饭，何绛云送世界通史来，付还另二书。

15 日星〔期〕六 早起写改稿。习拳。去洗澡、修脚。午饭后改稿一段。写发邹四哥一信。晚间黎光恢从东北来坐。

16 日星〔期〕日 早起习拳。维博来，校改《文化要义》，同出朝阳菜市。访卢广绵不遇，午后他来坐。写改稿未成文。维博再送西〔红〕柿来。

17 日星〔期〕一 早起有雨，未出习拳。同朱、范一车赴会，回家午饭。…

18 日星〔期〕二 早出习拳。八时星贤、良庸、功纯来谈。仲瑜有信云，美国学者正在研究我的学说将出版，以《中国文化》一册及答仲瑜〔信〕付功纯，他将于下月回杭也。收邹四兄回信。维志来小坐。

19 日星〔期〕三 早起写改稿，未习拳。车来托朱请假。访邹四兄于石油学院。回家近午后一时，午饭休息。购鸡蛋，更换煤气桶，试看能烧多少天。

20 日星〔期〕四 早起习拳，写改稿，又写发言稿。换取冬衣。入夜有雨。

21 日星〔期〕五 早出习拳，写改稿。维志来，嘱其送《理性之国》一稿与岳美中，又送信与雪昭。同朱等一车赴会。闻杨公庶夫人病故，午后往唁问，购菜回家晚饭。

22 日星〔期〕六 早出购油食，午前习拳，写发言稿，又写改稿。出购蔬菜及盐。

23 日星〔期〕日 早出习拳，写改稿。维志来，知宽儿去岳处为小宁看病。嘱维志送信与傅孟。午后维志代购挂面，与其谈道家之理。答孟溟一信。维博夜晚来过。

24 日星〔期〕一 早出习拳，回家写改稿。同朱、范一车赴会，就上层建筑发言，王有指摘。回家午饭，徐昌玉等二人来。同维博去百货大楼购茶叶及鱼肝油丸。赵代借到《唯识述记》四册。收上海田回信。

25 日星〔期〕二 早起未习拳，夜来有小雨。夜醒悟狠断俗情，大改稿，写改稿。收小东信。

26 日星〔期〕三 早出习拳，写改稿。同朱、范一车赴会。对王表示数语。回家午饭，闻陈嘉来过，蒋韩夫妇及陈学源来午饭。午后访王星贤不值，借《辞源续编》。

27 日星〔期〕四 早出习拳，写发颂华、雪昭、晓青、渊庭 4 信。午后去中山公园散步思索写

改稿。

28日星〔期〕五 早出习拳，进食后同朱、范一车赴会，赵朴初发言涉及上层建筑问题，略答之。收《唯识述记》十六册。回家午饭。兑上海潘20元，储存百元。写发少怀、大中各一信。

29日星〔期〕六 早起习拳，写改稿。罗赵纫秋来，送到食品。郭大中来小坐。收上海潘杨信。去洗澡。

30日星〔期〕日 早出习拳，维博来，嘱其换月票、送洗件，同去访张申府略谈。回家午饭同去紫竹院，不开放，经新街口购白兰瓜回家。思索写改稿有得。

## 10月

1日星〔期〕一 早出习拳。维志来编订年谱。维博来，去王星贤家装订又转来。维志午后再来工作。

2日星〔期〕二 早有雨，未出习拳。星贤、功纯来，惠我酒果，谈及丰子恺、唐现之各情况。宽儿夫妇、元、东、宁三孙来，午饭同去。罗式纲挈子来，送水果甚多。维志来工作一小段。维博来转交到申府赠《阿毗达磨集论科文》二册，印刷甚美。

3日星〔期〕三 早五时起，同维博、维志同游香山，良庸应约

先到。登山至玉华山庄，竟无红叶可赏。九时返城内，培忠夫妇挈女来坐。杨公庶之子陪一雕塑家傅君来谈，并索借《教乘法数》（四册）付之而去。收颂天祝寿信。午后雪昭夫妇及其长女来，鲜恒及其子来，晓青夫妇来，以上各家各有点心水果惠贶。晚间维志来，以答谢申府一笺及付还星贤抄件交其转维博分致张、王。

4日星〔期〕四 夜有雨，晨起未休。写致岳美中信（为颂天）。维博来，星贤、功纯同来，良庸、培昭来，昌玉、云嫂来，罗太太来，夏润生来，陈瑾贞来，璐母来。晚间维博从张家来，知其有谬举，痛斥之。阅梁任公年谱，非佳作。

5日星〔期〕五 早起出习拳，进食后同朱等一车赴会。十二时回家午饭。去东四剪发，访张少怀，回家晚饭，洗脚，写申府、星贤各一信，均发去。

6日星〔期〕六 早出习拳。写青岛薄一信，上海田一信，发去。收陈肃信即答之。午后访王季衡不值，留字而归。晚饭后阅憨山年谱。收岳美中回信为颂天开药方。

7日星〔期〕日 早出习拳，写发少怀一信，写改稿有成。午后去北大看儿孙，挈晓音回城。闻颂华谈四届人大将开。阅齐白石年谱、雪生年录、憨山年谱。

8日星〔期〕一 早起陈维

博来训戒之。习拳于外，同杨，朱一车赴会；杨发言甚长。收王季衡答谢信，写颂天信转去岳信。换煤气桶，计前桶仅用 20 天不足。阅《史迪威事件》。

9 日星〔期〕二 早出习拳，写改稿。午后去三里屯取回洗件，阅《田中日记》，摘有用文字。天气好。

10 日星〔期〕三 早出习拳，写改稿小注。同朱、范一车去赴会。十二时回家午饭，煤气桶送来。收北大转来恕信，收王益知信，以恕信寄回北大。出购油饼，郭来未值。

11 日星〔期〕四 早出习拳写改稿，抄摘所阅书。写答王益知一信发去。

12 日星〔期〕五 早出习拳，写发 知一信。同朱、范一车赴会，程发言内容充实，宋发言有刺，回家午饭。云、徐来辞行（回川）。罗太太来。天气冷，开始〔以〕毛笔抄改稿。

13 日星〔期〕六 早出习拳，抄改稿三纸。收邹四哥信、蓬山祝寿信、何绛云信，写发唐现之航空信。收星贤信、上海潘、杨信，写答蓬山信片，兑上海杨、潘 20 元。

14 日星〔期〕日 早出习拳，维博、维志相继来，换窗帘，还书于鲜恒，买切面。维志〔作〕年

谱工作。抄改稿三纸。

15 日星〔期〕一 早出习拳，写发何绛云一信。同杨等一车赴会，略发言。回家午饭，抄改稿。艮庸送来马先生信，借去慈山年谱。晚间雪昭送来面包，叹息许多不正之风。维博早晚来购挂面。

16 日星〔期〕二 早出习拳，抄改稿完。午饭后洗澡于清华〔园〕，回家晚饭。收田镛信待答。

17 日星〔期〕三 早出习拳，同杨等一车赴会，王发言好。回家午饭，遗忘学习文件于会场，去美术馆看农民及新中国画回家。维志晚间来，前送岳看之理性国一稿取回，略谈年谱事。

18 日星〔期〕四 早起未出习拳。阅李印泉年谱费时，抄取梁任公年谱中自悔语句。访杨公庶借书，写发田镛信，并寄以稿件十纸嘱其抄写。

19 日星〔期〕五 早出散步未习拳，同杨等一车赴会，讨论下次会题材为接班人问题。回家午饭，出理发竟不得空而归。张申府来借去 30 元。艮庸来交回慈山年谱。

20 日星〔期〕六 早起习拳，答李友年一信。收蓬山、现之、杨、潘各一信，以现之信转艮庸并作答发去，在鼓楼剪发。

21 日星〔期〕日 早五时起，写改稿一段，附近散步。维博

〔来〕嘱其买切面等琐事，维志午前后来两次编订年谱，谈及梁任公。晚间维博送来白菜、大葱及《人物杂志》阅之。

22日星〔期〕一 夜来失眠，起迟，请假不赴会。游动物园，回家午饭。写改稿，诵誓愿文。昆庸送来花卷，雪昭送来面包。

23日星〔期〕二 夜睡尚可，早起写稿，晚间续写。以两洗件付三里屯。杨公庶来坐，借去《论语孟子正义》一册。终日大风。

24日星〔期〕三 早起写稿，进食后同杨等一车赴会，谈接班人问题。回家午饭，休息。收孙方成信即答之。

25日星〔期〕四 早起毛笔抄稿完，续写稿。重写发愿文一通。有风，天阴。

26日星〔期〕五 早有小雨，写稿。同杨等一车赴会。十二时回家午饭。收上海田信，即回一信发去。收恕儿信。习拳于外。

27日星〔期〕六 早晴朗，写改稿有得。出购白菜，散步，存款50元，换煤气桶。晚间雪昭送面包来，维志来过。

28日星〔期〕日 早起散步于外。维博来以《十年建国猛进》一稿付其整理，送来香油2瓶。维志来编订年谱两段。星贤来坐，以功纯寄来一纸（美国人研究我学说）交我。

29日星〔期〕一 早起抄新改稿，同杨等一车赴会，王芸生新参加。回家午饭，去西单一转，天气佳也。大中来不值，即发一信答之。门锁坏，修理好。

30日星〔期〕二 早起写改稿，晚间续写。收蓬山甩手歌及信。维博整理装订之《十年建国猛进》一稿送来，残缺待补。送来大桶煤气付4元，订下月牛奶付6.6元。

31日星〔期〕三 早起整理改稿，同杨等一车赴会，谈近东战争。回家午饭，去东四洗澡，取回洗件，换车月票。维博晚来，阅申府《家常话》。收田镐信即答之。昆庸同梁家勉来坐。

## 11月

1日星〔期〕四 早起写改稿。复阅建国十年一稿，知其不尽合适。开始取牛奶。

2日星〔期〕五 早起进食后访杨托代请假。访何绛云不遇，经前门购菜回家。收孙方成信即答之。发何绛云一信。天阴密雨。检阅旧记本。

3日星〔期〕六 早起写稿，仍有细雨。何绛云来，以其存书书目留于我处，俾我择借用。附近散步未远出。

4日星〔期〕日 早起写稿有得。维博来，嘱其还书于申府，送

信与何绛云借书。晚间维博来订书。维志来坐，就岳医案略谈。在附近购菜品食品。钦元送来怨儿香油5斤及信，就信背加数语给钦东。天气佳。雪昭送来面包2件。

5日星〔期〕一 早起写稿有得，进食后同杨等一车赴会，领取工资。回家午饭，去王府井购蜜枣、云南大头菜、信封等多件。艮庸送来唐现之回信。天气尚好。

6日星〔期〕二 早起写稿有得（宗教章第二节完），毛笔抄之。去东四剪发，购呢帽。天气尚好。

7日星〔期〕三 早起写田籍信，以新改稿寄之。维博送来修补好建国十年稿。同杨等一车赴会；杜某挑战不应战。<sup>①</sup>回家午饭，发于永滋一信，维博同去邮局兑20元与田。去地安门觅裁缝竟无应者，回家晚饭，以缝制之件交维博，并嘱其送信与何绛云。

8日星〔期〕四 早起维博来，以其取来《河上肇自传》二册付我，装订各稿。阅河上自传，以洗件送三里屯。

9日星〔期〕五 早起维博来装订各稿。八时半同杨等一车赴会，有新成员参加，就我生活实况发言。收杨荣国报告件，纪念孙先生诞辰函件。回家午饭，艮庸送来

米酒等。

10日星〔期〕六 早起整理新装订各册件，写《勉仁〔斋〕读书录》（读河上肇自传）。风大天冷，未出门。晚间维志来，付以10元（每月为例），为讲河上肇之为为人。

11日星〔期〕日 早起写读书录，天气较好。维博出示马仰（乾）来信。维志来，嘱其阅《十年猛进》一稿，为之略谈大意。雪昭送来面包，维博晚间再来，维志代购糖品。

12日星〔期〕一 早起写读书录，九时去中山堂纪念孙中山。回家午饭，休息后，去北大看儿孙，晚饭后回家已九时矣（为送糖食而往）。宽儿、小宁病情无重要。补：杨还书。

13日星〔期〕二 早起写读书录。收山东刘东骏信即答之。查阅河上自传。天气佳（连日15度）。收青岛薄信。

14日星〔期〕三 早起收拾一切，车来同杨、孙一车赴会，听白寿夷〔彝〕批孔。访申府略谈，回家午饭，休息后去西单一转，回家晚饭。发郭大中一信，阅陈高傭著文化问题。

15日星〔期〕四 早起写读书录。收上海田信，兑上海杨、潘20元。天气尚好。晚间续写稿。

<sup>①</sup>“挑战”指动员著者对批孔表态。

16日星〔期〕五 早起写读书录。同杨一车赴会；发言表示保留意见。<sup>①</sup>于发言粗恶。回家午饭，饭后去取回洗件，购面包，收郭回信。

17日星〔期〕六 早起写读书录。赵、于来洗衣。晚间维志来过，雪昭送面包来（修理收音机）。

18日星〔期〕日 早起翻〔阅〕河上自传。郭大中来谈甚久。罗隆随其祖母来。维志来校正人类创造力，晚间编订年谱工作。收上海田寄回抄件。嘱维博送信杨公庶请假，维博送回所制旧袜、裤。

19日星〔期〕一 早起收拾进食，去东四洗澡。回家午饭，收颂天信即答一信片。收陈碧华信，贵阳仍混乱。购茄瓜。

20日星〔期〕二 早起写读书录。星贤来谈，良庸送来花卷，维博来付给车费4元。访杨托请假。

21日星〔期〕三 早起写读书录，去东四剪发，购白菜。维博来装订书皮，为之谈我沟通工作。天气佳。赵展岳来，闻杭州、温州、山东等处不靖，堪叹息。

22日星〔期〕四 早起维博来装订一些稿件。维志来，嘱看我稿，下午去岳处，晚间再来编年谱。以洗件送三里屯。

23日星〔期〕五 早起孙洪

吉之女来见，为之写一证明书件。袁昌来谈。同杨一车赴会。十二时回家午饭，去王府井修理眼镜架。收杨天孙回信。卢广绵来未值。

24日星〔期〕六 早起写读书录，阅自传甚久。卢来谈至晚饭，闻杭州爆炸。大风甚冷，室内有暖气。

25日星〔期〕日 早起维博送阅各书，订书。维志编年谱工作终日。收魏育遂信即答之。阅《杨椒山集》。付下月奶费6.82元。

26日星〔期〕一 早起收拾进食，同杨一车赴会，谈知识青年下乡的文件，回家午饭。通知雪昭电液化石油处。去王府井购蜜枣，又购香蕉。收颂天信即转岳大夫。

27日星〔期〕二 早起，阅河上传。袁昌来谈甚久，午后章有江来谈更久。收怨儿信云下月将回京。

28日星〔期〕三 早起阅河上传。同杨一车赴会，十二时回家午饭。收严善明信即答一信。出购切面、蜜柑等。收田镐信，云有抄件寄来。

29日星〔期〕四 早二时半起写读书录。何绛云来坐。收闻辅庭信即答之。

30日星〔期〕五 早起写读书录一段，同杨一车赴历史博物

<sup>①</sup> 详见《批林批孔学习小组上的一次发言》（全集卷七）。

馆，看中国通史文物陈列，各学习组共约百人。十二时回家午饭，午后换车月票，取洗件，订七四年上半年《红旗》。谭荣自迁安来见。北大转来恕儿信，答恕一信。收田镐抄件即答一信。

## 12月

1日星〔期〕六 早起写河上自传读书录完。午后去北大看儿孙，送去糖食3斤，略谈彼等病情。闻晓青曾来过。赶回家晚饭，维志来坐。阅《生命的起源》小册。收薄朋三信。

2日星〔期〕日 早起进食，维博来，嘱其购挂面。午后同去何绛云家，还其书四巨册（世界通史、河上自传），借来二小本。艮庸、培昭来，鲜恒来还书，维志晚间来，交还入心第二册。

3日星〔期〕一 早起整理几案，不赴会，抄稿。东四洗澡。

4日星〔期〕二 琉璃厂购小字笔竟缺货，经百货大楼得数支。何绛云来坐。访杨公庶借杜诗。发育岛朋三信。

5日星〔期〕三 早起同杨一车赴会；宣读冯芝生批孔论文2篇，可叹。领取工资，回家午饭，抄稿，阅杜诗。

6日星〔期〕四 早起抄稿，午后兑给上海田20元，又杨潘20元。夜间思索孔子评价问题，当从理智理性二分法入手，证明中西文化之异，而论定其功罪。

7日星〔期〕五 早起抄稿（宗教第二节完），不意竟重复，可见印象之差，可叹。午后去百货大楼购茶叶。是日参观历史博物馆未去。收北大转来恕儿信，日内即可到京。

8日星〔期〕六 早起改第三节稿。艮庸送来花、卷年糕等。天气佳。维志晚来，以民盟史付其抄存。收梁培德病故电报。<sup>①</sup>

9日星〔期〕日 早五时起写改稿有得。维博来，阅所抄申府《碎语》，嘱其还杜诗于杨，又送还世界史二种四册于何，何嘱带回世界史等四册待阅。维志午后来，抄好民盟史件，同去邮局以读书录稿寄田抄写。

10日星〔期〕一 早五时起，新改稿抄完。去北大，恕儿尚未到，与宽闲话。回家午饭，准备第三节稿。

11日星〔期〕二 早起阅唯识各书，备写改第三节稿，终日未远出。晚间恕儿夫妇来谈，八时后去。

12日星〔期〕三 早起写改

<sup>①</sup> 梁培德未曾病故，不知日记何以误记。



稿，八时半同杨一车赴会，休息时退席，购水果等回家。午后写稿。收杜嗣佑信云得照顾。

13日星〔期〕四 早起写改稿，袁昌来谈。终日未远出，阅四真实品小册，不易懂。发北大儿孙信。

14日星〔期〕五 早起写并抄改稿一段。同杨一车赴会，表示可以写有关孔子评价一文。午饭后去中山公园一转，经地安门回家晚饭。收蓬山一信，发王星贤信。

15日星〔期〕六 早起写并抄改稿一段。收杨天孙信。钦东孙儿来，知恕儿新址为和平里一区五座楼六单元101号。晚间维志来坐。

16日星〔期〕日 早三时起写并抄改稿一段，发答杨信，又发鲜恒信。维博来助理琐事，同去和平里看培恕新居。回家午饭，钦元等三小孙来，邹浦来，良庸、培昭来。晚间鲜恒来归还百元。维志来付以10元。以疲倦早就睡。

17日星〔期〕一 早起阅宽儿旧作加按语。车来托请假，访何绛云还书借书。访王星贤，回家午饭，阅新借有关封建各书。

18日星〔期〕二 早起阅书准备发言。星贤送来《三国志》及

柳著《中国文化史》上册，留阅后一书，颇有用。晚间收焕举电报，即就电报加批语作答发去。

19日星〔期〕三 早起写《书面答王克俊》一文。<sup>①</sup>同杨一车赴会，听王克俊自述思想史后，我发言自述思想变迁，十二时回家午饭。午后去紫竹院散步，天气尚好。收焕举信，兑培德20元。收上海田信，知寄件得达。晚间维志来以近事告之。

20日星〔期〕四 早起写发大中一信，阅文化史。去洗澡、剪发、修脚，写发恕儿一信。晚间培昭、陶德芳来坐。

21日星〔期〕五 夜来枕上有省发甚好。早起写发王星贤信。同杨一车赴会，赵朴〔初〕报告关于我写孔子评价听自由。<sup>②</sup>收政协转来培玉地址，收杨天孙信，答培玉信，以杨信转申府。

22日星〔期〕六 今日冬至，早起写第三节稿，去王府并购水果蜜枣等，回家午饭。写发上海田信（收田寄来包裹），购邮票信封多种。

23日星〔期〕日 早起略迟。维博来助理琐事。写香港办报往事记，未完。维志早晚来两次，为讲周官一书问题。培恕来谈。崔建

① 未见遗稿。

② 详见《批林批孔学习小组上的一次发言》（全集卷七）

华来送食品，以洗件送洗。

24日星〔期〕一 早起续写香港往事记稿。同杨一车赴会，听朱发言受刺激不理。回家午饭，未远出。

25日星〔期〕二 早起续写昨稿。午后恕夫妇来为我换被里，与恕谈话甚多，晚饭前两人去。收郭大中信，即转星贤并良庸。阅柳著《中国文化史》，得桂林电报知焕誉病故。

26日星〔期〕三 早起续昨稿。同杨一车赴会，听新华社形势报告（录音带）甚佳。回家午饭，饭后去王府井购水果。

27日星〔期〕四 早起续写昨稿。收焕举、培玉各信，分别答之。又发星贤信片。风大未远出。赵

春生来，璐母来。

28日星〔期〕五 早起续写昨稿。发恕儿一信。车来同杨赴会，听录音的陈永贵报告，先返。

29日星〔期〕六 早起写昨稿完功。同杨一车赴会，续听新华社形势报告（录音）。回家午饭，去新街口一转即回。

30日星〔期〕日 补：昨晚维志来，以近成之稿付其抄写。雪昭早来安门外电灯。写人生稿（宗教章末尾）。阅柏拉图等学说。收培德信报其父丧。雪昭晚间再来。

31日星〔期〕一 早起写人生稿。以被里等付洗。访何绛云还书3种，借书6种。晚间维志送来水果。

## 1974年

### 1月

1日 早起维博来，维志继来，星贤、良庸、大中来，为谈我是怎样一个人及辩证唯物之理，十一时散会。午后维博维志装订新写附记稿，宽儿夫妇及四小孙同来。电灯忽灭，雪昭来检查，得重明。

2日 早起写人生第十六章第三节完，终日未远出。维博来助

理琐事。维志夜晚乃来，谈其家事，以人有气质问题喻之。

3日 早起结束十六章甚佳。去剪发，回家午饭。阅书，将着手写《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一文。

4日 早起阅书。张同义来代装煤气桶。同杨一车赴会，略发言。领工资，回家午饭。兑上海田镐、杨天孙，桂林梁培德各20元。收田寄来抄件及读书录原稿。收胡

时三信。

5日 早起阅书，写答胡时三信及唐君毅信；以胡来信转艮庸，又发培德信。去地安门购点心，回家午饭。阅冯友兰等论文。散步附近。

6日 早起写稿，阅新借各书。维博来言张家事，嘱其送信与杨请假，又同散步。赠何绛云点心1盒。

7日 夜来失眠不好写作。以人生第十六章新稿封寄上海田，嘱从容抄写。去西单巡游，回家午饭。补：昨晚维志来说其家事，为之讲解人的体质、气质等问题。雪昭送面包来。

8日 夜睡尚好，早起写稿。收杨天孙信，答以一信片。又发培德信片。取银行200元。

9日 早起写稿，同杨一车赴会，未发言，回家午饭。阅所借各书。雪昭晚间来，付以200元，下半年再看情况；谈及李渊庭的问题。

10日 早起写稿有得。收维博信即答一信片。艮庸送来甜酒及胡时三信。阅《反杜林论》。

11日 早起写稿有得。同杨一车赴会，发问“青岚会”。回家午饭。取邮局包裹。维志来谈，付给10元。

12日 早起写稿有得。出购蔬菜、鸡蛋等。写发王克俊一信（请假）。①收杨天孙信，知潘回温州。

13日 早起写稿。收桂林培德信，兑给20元。恕儿夫妇及三个小孙来。天阴，据云入夜有雪。

14日 早三时起写稿有成。夜来有雪不大。收周植曾香港来信，即答一信；又收上海田信，亦即答之。菜去陈瑾贞家。

15日 早起写稿有得。去八面槽洗澡，购蔬菜。晚间访杨以请假事告之。大牙欲落，未知所措。

16日 早起写稿又毛笔抄稿得三纸。维志因看病来小坐。午饭后去朝阳菜市觅西红柿不见，回家晚饭，阅心经。

17日 早起抄稿多页。渊庭来谈其辞职事；借去《人心与人生》抄本两册。钦元午间来过。终日未远出。维博来信片答之。

18日 中夜起写稿抄稿。八时出剪发甚顺利，回家午饭。白天不工作，休息不深，早就寝。

19日 早二时半起，写稿并抄稿。渊庭来，为之写致周公信成。恕儿送来食品，看我稿。晚间维志来坐。收孟溟信，知其病高血压颇重。

20日 早起写稿并抄之，

① 详见《批林批孔学习小组上的一次发言》（全集卷七）

终日未远出。收孟宪光信，尚好。大牙欲落，幸不痛楚。

21日 早四时起写稿有得，即抄之。午饭后休息，去北大看儿孙，宽及宁仍有病象。回家晚饭，培和自故城来送食品。渊庭取去周公信。维志晚来谈。

22日 早四时半写稿有得，即抄之。维博来，嘱其送还何书6册，牛乳2罐。收马仰乾信及赠食品。维志来用复写纸抄我稿7页。陈嘉来报其外婆之丧。写致忠侄等一信交其带回。答马信发去。

春节 23日 早四时起，写稿一段（16页）。维志来抄稿。袁昌夫妇来、王星贤来、郭大中、良庸、培昭、颂华、四个小孙、何绛云来，马安禧、培玉及其子马延来，各有所馈赠。渊庭来过。晚间维志来抄稿。收培德寄来桂林山水照片。又收孟宪光寄《保健按摩》，李友年信。庐广绵来，借去《柳文指要》三套。

24日 早起写发良庸信转去马、李各信，又答孟宪光父子信。准备材料，写稿不多。罗式纳来，雪昭夫妇及其长女来，焕伦兄弟夫妇4人来，培恕夫妇及小东、小音来，赵君迈来。晚饭后，访杨公庶，就寝。维志曾说今日不来。

25日 早四时起写稿，准备材料。维志来抄稿，午后再来，晚饭前去。晓青、培修夫妇同君大之女第九、第十来。终日未远出。收蓬山信，狂妄。赵春生来，鲜恒及其兄弟等3人来（来自重庆）。

26日 早三时起，写发北大儿孙一片。〔写〕薄朋三信责之。写稿，未远出。维志晚间从岳家来，极言时势不便。①

27日 早起写稿，维博来，嘱其校改《文化要义》；同出散步，答访鲜家。晚间恕儿来久坐，极言时势不便。

28日 早起抄稿，同杨一车赴会。对宋、对于各有答语。②回家午饭，小雪旋停，午后元、东两孙来谈话（交回我书）。补：收岳美中致候信。订牛奶付费6.16元。

29日 早四时起写稿。出购蜜枣及核桃。宽儿来谈，告以在治病采取主动，为之购《保健按摩》一小册，送至恕儿家，又发一信告之。晚间洗脚。更换煤气桶。

30日 早四时起写稿。张申府夫人送来信件，即加一信寄北大颂华。培昭送来花卷、西红柿甚好。维志因病休假来小坐。收焕举信待答。

31日 早四时起无灯，只

① 指“批林批孔”运动来势汹汹，岳美中大夫劝说，应多加注意。

② 详见《批林批孔学习小组上的一次发言》（全集卷七）。

能作零碎事，进早食。八时乃开始写稿，随即抄存。电邀雪昭来，修理电灯。午饭去剪发。赵春生代换车月票。晚间雪昭来修理电灯。

## 2月

1日 早五时起，写稿并即抄存。写答焕举一信。收青岛薄信，加封退回之。落雪。

2日 早起写稿又抄之。星贤约良庸同来谈批孔事。收恕儿信转来宽信。田镐寄良庸信，内有李芸书信，又马先生信，均阅及。陈嘉来言其母病。续落雪。

3日 早起写稿并抄之。维博来付一洗件。雪昭来争吵多时<sup>①</sup>；收音机付其修理，留下批孔二小册。杨公庶来坐，收政协传达通知。

4日 早五时起，草出发言底稿，同杨等一车赴会。传达延期，改小组会，与王略谈，然后发言。十二时回家午饭。抄清发言底稿备交学习办公室。赵君迈来坐。良庸来谈，其意殷殷。<sup>②</sup> 领取工资。

5日 早三时起写稿有得。袁昌来以所闻告我。收宽儿答张信即转申府。收恕儿一信。收唐君毅信待付良庸阅。收薄信退回之。兑上海杨转潘20元，又田镐20元。

6日 早五时起写稿即抄之。同杨等一车赴会，收文件，阅读文件，无讨论。

7日 早起写稿即抄之。雪昭送回收音机，付7元；谈话冲突，印象不好。

8日 早起写稿，随同杨等一车赴会。答赵朴初，答宋，各说话不少。<sup>③</sup> 午后抄所写稿。

9日 早起写稿，即抄之。午后去洗澡。焕保来。良庸来，为之谈“多一个意思”之病。

10日 早起写稿，午后抄之。维博来囑购蜜枣。维志来抄稿，午后囑其访岳转达一切。维博订书。阎秉华来劝说，又言渊庭身体差。赵君迈来坐，亦致劝意。<sup>④</sup> 菜出开会为时甚长。大牙脱落。

11日 早起写稿。同杨等一车赴会。王芸生、王克俊、朱洁

① “批孔”开始后亲友多向著者进言，“争吵多时”，“其意殷殷”等，均指此。

② “批孔”开始后亲友多向著者进言，“争吵多时”，“其意殷殷”等，均指此。

③ 详见《批林批孔学习小组上的一次发言》，（全集卷七）

④ “劝说”、“致劝意”，均为劝著者“认清形势”，在“批孔”中谨慎从事。赵君迈先生为全国政协委员。

夫等发问，分别答之，费时甚久。<sup>①</sup>回家午饭。恕儿来谈，与之叙述一切，彼尚能听得入。东彤两孙各已入学，东路稍远。

12日 早起写稿，随即抄之。同杨等一车赴会。进攻者3人，不置答。<sup>②</sup>午饭后理发子外。

13日 早四时起写稿，随即抄之。天气佳，未远出，散步附近。阅《理性之国》旧稿，殊不满意。

14日 早四时起写稿，晚间抄出之。同杨等一车赴会，听程、杨、赵等发言，不加答对。回家午饭，以洗件付洗。

15日 早起写致李金德一信付汪东林。同杨等一车赴会。赵朴（初）说话甚多，略答谢之。赵、杨关怀勉为出一言。收田镛信。昆庸来坐，出示报纸。菜出洗澡，遇培和。

16日 早起考虑写一新文，阅读材料终日。晚间维志来。闻李德田维出问题；以书训勉词予之。

17日 早起写答友批孔一文，仅开头。维博来擦窗，午后同

出散步。菜出购物。雪昭送面包来；以名实不符告之。

18日 补：收田寄来稿件，即答一信片。早四时起写新文，八时同杨等一车赴会，程等发言纠缠不清。回家午饭。交雪昭一条子。清理几案及书架下层。

19日 早四时起准备发言，以《敬答一切爱护我的朋友，我将这样地参加批孔运动》为题写新文。<sup>③</sup>回家午饭，阅有关书册。

20日 早四时起，写新文。秉华送回《人心〔与〕人生》抄本两册；谈话甚多，随答渊庭一信发去。天阴冷。出购黄瓜、油饼等。晚间维志来，为之讲明赠言意思，又分析文字优劣。

21日 早五时起，写新文。八时进食后同杨等一车赴会。程发言极长，迫我谈奴隶制问题，最后决定明日答之。归家饭后准备。昆庸送来甜酒，晚七时就寝。

22日 夜不成寐，十二时起写发言次序，至三时复睡下，六时再起床。八时就食后同杨等一车赴会，发言顺畅。<sup>④</sup>回家午饭，小

① 详见《批孔运动以来我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及其经过的事情述略》一文（全集卷七）。

② 同上。

③ 收入全集第七卷。

④ 发言内容见《试论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属于马克思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一文（全集卷七）。

休息，修改发言次序稿。天阴而冷。星贤来，培和来，均不值。

23日 早起修补稿文。风大而冷，不欲出。

24日 早起修理发言稿，改抄之。维博来代购菜蛋，为之讲袁了凡。维志上下午来抄稿。周振甫来谈甚洽。

25日 早起准备赴会，会上发言完畅，有自然应有之事。回家午饭。收香港周信待复。有风而冷。

26日 早六时起收拾进食。同杨等一车赴会，听赵、杜、杨等发言，暂不答。十二时回家午饭，良庸、培昭来坐。

27日 早四时起，写明日答词。去西四剪发，看雪昭谈数语。午饭后小休息，去西苑访岳美中，询知培宽、渊庭各病况；以手掌足掌出汗为问，嘱服补心丹。但西直门、西四、地安门均无货。归后写发岳信求方。

28日 早起抄清答词，八时同杨等一车赴会，继续听王、宋、申等发言，答词未用。午饭后去前门问补心丹仍无之，购味精等，换车月票，取回洗件。晚间袁昌、维志先后来坐。

### 3月

1日 早起重抄答词稿。

同杨等一车赴会，〔答词〕仍未用着。回家午饭。饶余安引梁欣之来见。天暖散步附近。

2日 早起六时去西郊访岳，先到颐和园散步，湖水全未解冻，可怪。九时晤岳，听其畅谈甚久，诊脉后开方，经西直门购药，进食牛奶等，回家。午饭后访良庸，索取黄芪1包。晚间维志来谈，嘱其明日代我取药于药店。

3日 早起进食。维博来，拆被头连同内裤付洗。赵春生之母代订被头，维博代办琐事。恕儿夫妇来，送到素菜。晚间雪昭来谈杨超情况，送来面包。收岳信，内附补心丹药味列表。维志来坐，为之讲中国文字学史。

4日 早起收拾进食。同杨等一车赴会。杨有长篇发言，于继之，答词仍未用。领取工资。天阴不甚冷，更换衣装。收星贤信、培和信。开始服岳方，连服两煎。

5日 早起收拾进药汤及点心，同杨等一车赴会。答词未用着。回家午饭。存百元，兑杨天孙、田镛各20元。

6日 早起整理各处来信，销毁多件，至午未已。午饭后休息，菜出开会。良庸送来甜酒。晚间阅《易经·系辞》，服第三剂药。天暖。收杨天孙转来潘信。

7日 早起收拾进食，同杨等一车赴会，陆、朱等发言，答词

未用着。回家午饭。访星贤，谈乐天知命故不忧。回家煮小米粥为晚饭，服药如昨。

8日 早起进食，同杨等一车赴会，开始致答词，反响非所料。<sup>①</sup>回家午饭，闻培宽、恕来过，未值。饭后三时宽儿再来，谈彼此服药情况，又及当前运动；我谈话较多。

9日 夜来思索有得，早起写声明一文。申府来还20元，略谈。晚间雪昭来送面包，腰骨伤痛，精神委顿，其妻病颇重，付以30元。闻黔川不靖，李田重大。收香港寄到唐母遗诗1本，其他2本海关扣留。<sup>②</sup>答周一信。

10日 早起改写声明一文。<sup>③</sup>写甘地读书录。嘱维博送还何书两种，又以唐母诗送阅。维博归后又答何一信。维志来抄稿，嘱其访岳求方，晚间带回加防风一味。又维博代购可可粉，付6元，付

维志10元。

11日 夜来有悟，早四时起写“空、假、中”座右铭；<sup>④</sup>改写声明一文。同杨等一车赴会，首先作声明，后听王芸（生）等发言。明日停会一次。回家午饭。赵代购可可粉、蜜枣等。去洗澡、剪发。晚间维志送黄芪分包来。

12日 早五时起，写读甘地传。午饭后去动物园散步；多有改建。晚饭后袁昌来坐，将于日内回冀县。服药一煎。

13日 早五时起，续写读书录至午。赵春生来。服二煎药。天暖无风，但未远出。

14日 早起写读书录，进药一煎。进食后同杨等一车赴会。王克俊发言甚长，于亦有言。回家午饭。收温州潘信、培志、涤玄信。访于老不遇，留字及我稿两种。发恕儿信片。

① 详见全集卷七《批孔运动以来我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及其经过的事情述略》。

② “唐母”即唐君毅先生之母。“海关扣留”者为唐先生著作。

③ “声明”即《我的声明》，见全集第七卷。

④ “座右铭”全文如下：

时刻自警：

**空** | 一切法毕竟空。心净如虚空，永离一切有。照见五蕴皆空，何从有我。

**假** | 于无我中幻有今我，从众缘生。

**中** | 以如此菲材，值如此运会，不可免地有其艰难险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要当目不旁视，心不旁用，好好负起历史使命而行。



15日 早五时起写读书录。同杨等一车赴会。收回稿两件被杜借去。听读中央文件(第四、第五)。十二时回家午饭,去紫竹院散步。良庸来小坐。晚间雪昭来,索借50元。收孙洪吉信、陈碧华信,分别答之。

16日 早五时起写读书录。星贤来,为之历述近况。<sup>①</sup>午后再写读书录。发走孙洪吉一信。服药一煎。晚间维志、崔建华来坐。

17日 早五时起写读书录。维博来助理杂事,购点心。未远出,期待恕儿不至。收薄信不答。

18日 早起写读书录。同杨等一车赴会,宣读社会(论?),随便谈谈。十二时回家午饭,恕儿来坐,出看电影(杂技、木偶剧)。杜交回我稿两件。阅《荀子》。

19日 早五时起写读书录。八时半同杨等一车赴会,听程发言;先退席访少怀,回家午饭。写发少怀转王季衡信,又发岳美中信、钦东信。去中山公园散步习拳,游人太多。

20日 早五时起写读书录至午完功,加倍寄上海田抄之。风大且冷。宽儿来,谈话止于中途。收

潘信(温州、上海),收颂天信,收培志、涤玄信。

21日 早同杨赴会。于有阅我稿(后)较长发言,待答。

22日 早同杨赴会,答于发言,以70年12月稿为根据(此稿汪东林借去)。<sup>②</sup>杜发言甚乱,不答。

23日 早起写《自学小史》补文。去中山公园习拳。收培德桂林信。

24日 早起写《自学小史》补文。维志来抄稿。钦东来,良庸来,何绛云来,维博下午来。收王季衡信即答之。取回洗件,购傻首。

25日 早起写《自学小史》补文。同杨等一车赴会;发动新进攻。<sup>③</sup>十二时回家午饭,休息,写稿第十五节。收少怀一信(其住址为新2号)。

26日 早起写《自学小史》补文。同杨等一车赴会;对朱的发言将作答。回家午饭,出剪发,购白菜及盐。收上海田信即答之。

27日 早起寻觅《近年言论集》及《告同人同学(书)》两小册。去洗澡,回家午饭。良庸、培昭送来甜酒。准备明日发言稿。

①“历述近况”,即谈著者参加“批孔”之经历种种。

②“70年12月稿”即《请王克俊同志再指教并望各位同志赐教的一篇话》,见全集第七卷。

③“发动新进攻”,指17日著者发言后,又引起新一轮围攻。

28日 早起准备发言稿。同杨等一车赴会，朱等就清华展览会发言，又待答。回家午饭，理发于附近。

29日 早起觅旧著为发言准备。同杨等一车赴会，有多人发言；末尾我宣读我告国民党在高位一文，仅一半。<sup>①</sup>

30日 早起进食后访岳美中，承开玉屏散一方，颐和园散步。回家午饭，休息后，出购切面、榨菜等。

31日 早起已近六时，风大面冷。维博来，代购药，剪碎之，又携去昌平磨碎再用。维志来谈。换车月票于三里屯。

## 4月

1日 早起同杨等一车赴会，所准备者未用其半。回家午饭。维博送碎药来，分包后，泡一小包备明日用。雪昭来，病态如前。嘱其不须再送面包，许数日后付予40元。整理箱中信件杂件，分袋存之。

2日 早起煎药服药一半。同杨等一车赴会，阅列宁《哲学笔记》，回家午饭。天气暖，散步附近。

维志来取去抄件（1951年稿）。煎药服后半。

3日 夜来忽悟韬晦之义。服药一半。去中山公园散步、习拳。购沙锅不得。回家午饭，写新悟一文。<sup>②</sup>

4日 早起煎药服药，进食，写新悟稿。同杨等一车赴会，杨、朱各发言甚长。回家午饭。收冯振诗集，即答一信寄回之。购切面，晚再服药。

5日 早起煎药服药。同杨等一车赴会。程发言炮火烈。<sup>③</sup>领工资，回家午饭。兑上海杨、潘及田各20元。晚间雪昭来付40元。晚再服药一次。鲜恒来还我百元，小谈而去。

6日 早起煎药服药，进食。存百元于银行，付房租8.53元，去洗澡。星贤来坐，送《国语》与我。晚间阅之，甚好。服药。

7日 早起煎药服药。维博来整理药包，付桔皮出售。维志来整理厨房杂物，收《参考消息》，晚间再来坐。散步附近。

8日 早起阅《自学小史》旧稿。服药进食后，同杨等赴会。二王发言，于发言，回家午饭。出剪发。自己功夫不得力。

① 指《论和谈中一个难题——并告国民党之在高位者》一文，见全集卷六。

② 遗稿未见。

③ 指程思远对著者之发言批判激烈。

9日 早起摘记《国语》有关天子亲耕资料。同杨等一车赴会。据宣布领导学习小组决定，以我的问题付各组讨论。以深入读书研究之故，星期四停会一天云云。杜作长篇发言后散会，回家午饭。以一旧稿寄田抄写。天暖拟换装。清理文件、信件，分袋存之。早晚各服药1次。

10日 早起取奶、服药、进食。就《国语》等书材料写天子亲耕一条。午后又写敬姜教子，未完。晚服药。

11日 早起续写敬姜劳动一节完。去什刹海、后海南岸散步，回家午饭。购切面。晚饭，服药。

12日 早起准备写《人的因素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发展》一文。同杨等一车赴会，赵、杨各发言甚长，十二时回家午饭。收田抄件及原稿，校改之。培恕、黄琛来坐；闻宽病见好，而良庸竟入医院。

13日 早起写“人的因素”一稿至午后。赵凯来谈，新乡动乱，各地供应艰窘。收上海田信，即转寄培宽，又答田一信片。

14日 早起煎药服药，写稿。维博来助理琐事，同去三里屯付洗件。大风且冷。午后再来，晚饭后乃去。收上海田信（关于抄稿问题）。晚服药如例。

15日 早起服药，续写稿。答上海田信，发恕儿信。政协来电

话：今明两日无会。去西单一转，伤右小腿，回家午饭。晚煎药服药。

16日 早起服药，续写稿。换煤气桶。去紫竹院散步，归途经地安门购西红柿、蜜枣等。发液化石油气管理〔站〕一信。

17日 早起服药，续写稿。去东南方之龙潭湖，湖面向东开拓广大而西侧减衰。回家午饭，写发培昭一信。晚间维志送来地黄丸，又付予10元。服药。

18日 早起阅维志抄《光明日报》旧稿，改正错字。同杨等一车赴会，谈联大特别会议。十二时回家午饭，去西四剪发，购切面晚饭。维博来，责其抄件错乱不堪。闻培宽来未值。

19日 早起服药，修改新稿。同杨等一车赴会，续昨谈。十二时回家午饭，去北大看儿孙，送去蛤油及瓜种；促宽回田信。归途觉冷，进食，购切面回家晚饭，服药。收孟宪光信答之。

20日 早起服药，进食后去看培昭，得知良庸病情，即回家。午饭时田镐之子田余自东北来，谈话不少。续写稿，恕儿来付以110元，购半导体收音机。又收慕周一信。

21日 昨夜觉见腿浮肿作痛，早起写信请假，送杨公庶转。维博来助理琐事，订维志所抄稿。炒核桃食之。培昭送招柑甚好。收焕

举宾阳来信。收上海寄来抄件及原稿。

22日 补：昨夜维志来看伤腿。早起不服药，进食后维博同出租汽车来，即赴北大医院就诊外科，取得伤处涂药及内服药。回家午饭休息。有唐山公安局外调来谈话，留下文件待答复。晚间维志来为我敷药于伤处，并谈话不少。补：发罗太太一信问小米。恕儿送来新购半导体收音机。

23日 早起写答外调文件，进食，写新稿（题为《试论中国的社会发展属于社会发展史上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午后唐山来人取去文件。风大不暖。

24日 早起续写稿。培昭、黄琛送来招柑。菜出开会，据传12号文件3点。步出购油饼等。赵春生代购西红柿甚佳。风大温度低。

25日 早起续写稿。进食中维志来换药，据云病伤情况。收上海潘信即答之发邮。购香蕉。

26日 早维志租汽车来赴医院第二次就诊，医嘱住院治疗，住入西什库院内14号楼下123房间，单人房尚清静。维志回家取应用各物，晚间送来。是日开始用超短波电力疗法，同时服消炎药片。早晚两餐均好。

27日 电疗如昨，服药如昨，三餐均可。恕儿来看我，送到水果点心甚多，但以牙疼，难进食。

闻培昭明日移居。维志早来一次，晚未来。

28日 维博来陪伴终日，嘱其送回水果点心于家。赵春生又送香蕉来，带来树菜字条、《参考消息》等。晚间再来一次，传达菜信及香菜、白糖、西红柿，食之共好。第三次电疗，力稍强。付出前两日饭费1.05元。

29日 早起服药，补日记。维博来助理一切，至晚乃去。雪昭来，据云上星五曾到我家，送到面包甚好，嘱其速治脊骨伤处。培昭来送水果等，知良庸出院，移居大乘巷9号。维志晚送来《中国文化要义》。

30日 维博早来助理一切。培恕来小谈。维志来为谈过去伤腿事两次。维博午后去而复来。晚间医来抽取淤血，解决问题。服安眠药。

## 5月

1日 维博早来助理一切。赵春生送来《参考消息》及食品。修侄来谈，送点心甚多。连日阅《经史百家杂钞》，使我感动于心。阅《岳美中谈医》，极好；明于宇宙生命之理。维志晚来，云明日将去看岳老。培昭、良庸、黄琛来坐。

2日 维博早来助理一切。

午饭后在户外散步小坐，知闻辅庭在此住院，命其子来看我。培恕夫妇挈二孙来，送素菜。晓青亦送来素菜，略用而已。维志晚间来，述岳留一方备我用。维博至夜乃去。

**3日** 早维博送来油条，助理一切后即回乡去，晚饭后再来。维志午后二时来，同去牙科拔牙，甚顺利。罗太太挈其孙来坐。郭大中夫妇来，送到水果甚好。赵春生送来《参考消息》及上海田一信、河南魏氏一信。

**4日** 早起洗漱后维博来助理一切。嘱其领取工资。发魏信。宽儿挈宁来，以田信付之转良庸。王星贤送来洪亮吉《左传诂》，甚好。维博回乡后复来。

**5日** 早起洗漱，维博来助理一切。今日无电疗。恕儿送来拌黄瓜甚佳。罗龙送来煮枣。晚与维博、维志谈不少。阅《古诗源》终卷。早回看闻辅庭。

**6日** 早起维博来助理一切。阅洪诂《左传》，服其功夫之艰巨。电疗。午后渊庭、秉华来说土疗法甚妙而正确。培昭来坐。维博午后再来。剪发、购饭票，散步子园中。维博购信片及邮票。

**7日** 早起写发大中、星贤及恕儿各信片、家中一信，均告以9日出院。维博早来助理一切，午后再来。晚间维志来，大中来。阅洪著《左传诂》。

**8日** 早起洗漱，维博来助理一切，即回乡，午后再来。林医来换药，照X光相，察伤骨有无裂纹，约明日出院。赵春生送来《参考消息》。

**9日** 早起洗漱，维博、维志先后来，收拾准备出院。林大夫来言照片骨无裂纹，签字出院。十时半到家，写发罗太太一信片。致杨公庶转学习会请假一个月信，嘱维博送去。

**10日** 早四时起，写稿至第四段。星贤来坐，并送点心。午后小睡，恕儿来谈，温熨疗法。罗龙又送来煮枣。出购蔬菜多样。

**11日** 早起写稿第五段。去街修理手电筒，明日可取。煤气桶尚可用。

**12日** 早起写稿至五段完。维博来，嘱其出购油饼及面片、切面等。维志来，嘱其购小字笔。他肚生疔痛。培昭、良庸来坐，培恕、胡真来坐。晚间维博再来。忽感腹内胀痛，提前就睡，痛不可忍，唯一办法是抚摩肚皮，至天明较好。煤气桶换了。

**13日** 腹胀未愈，不能进食。赵春生来。用暖水袋温肚，难进饮食，只用牛奶而已。终日无别人来。

**14日** 腹胀未愈，只进牛奶、核桃仁。于树德来访，略谈学习会情况，据云传达中央第12文

件，13文件。晚间卢广绵来坐，又回家取来甘油及肛门注射器，同吴春敏来助我通大便。又服用酚酞一小片，亦助通大便者。夜睡尚可。

15日 早起大见好，开始写第六段，以前五段寄上海田。何绛云来坐。阎秉华来，为我按摩尚好。维志来付以10元，商量约岳美中诊视问题。赵春生来，云将回东北。收培和信，即加封转培修约其来谈。

16日 早起写稿。何绛云送来芝麻糊及开塞露。阎秉华来按摩。艮庸、培昭送豌豆、桔汁。中午维志从岳家回城来见，嘱服方剂，代购3剂。赵洪儒来坐。

17日 早起写稿至六段完，付维志邮出。午后艮庸昭侄黄琛来。服岳方一煎，大便泻。

18日 早起写第七段，发恕儿一信。维志来换窗帘。艮庸、培昭、黄琛来。服药一煎，大便泻，但腹不疼。周泽甫来坐。阅《国语》。

19日 早起写稿至午后，完成第七段。维博来助理琐事。星贤来坐谈。培修来商培和问题，即写答培和一信发去。早服药，连日腹泻，甚怪。

20日 早起服药，写稿。维志九时来，商定停药。以七段稿封寄上海田。收上海杨信两件，又岳美中一信，即答之。恕儿送来馍首。维博交回缝洗各件，又送豌豆、扁

豆等。用温伤法。

21日 早起写答岳美中、谢卢广绵各信发去。写稿不多。出门剪发。用温热疗法。散步附近。摘《参考消息》有关宗教问题。

22日 早起写稿，有所修改。赵来代购菜品。用温热疗法。出门散步，购点心。阅毛讲话纪录之政经教科书批语长文。

23日 早起续写稿。午后卢广绵、吴春敏来坐谈。晚间维志来坐谈。出外散步一次。用温疗法如昨。

24日 早起续写改稿有得。恕儿又送来馒头。郭大中来坐。用温热疗法。收张申府信，即答之。

25日 早起续写稿。预报气温34度。用温疗法。晚阅《史记·列传》。出涕。

26日 早起写稿。维博来助理琐事，以《中国文化史》及《国语》送还星贤，嘱其修补旧裤。维志来抄人生稿，同附近散步。用温热疗法。付下月奶费。

27日 早起写稿，培昭来坐。伤处纱布脱落不再用，仍用温热疗法。晚阅《史记》。收田慕周信，云稿件收到。

28日 早起写稿。何绛云来坐。出购蔬菜。用温疗法。晚阅《史记·苏秦张仪列传》，感想不佳。

29日 早起写稿。去前门

购得面包、榨菜。用温疗法，洗脚。发恕儿信片。阅《史记·春申传》。

**30日** 夜来有大雨，为春来第一次。早四时起写稿，颇费斟酌。天气佳。收王星贤信。阅《史记·礼书乐书》，几乎全是理论。

**31日** 早四时起写稿。出购扁豆、茄子、红柿，换车月票。午后有小雨，不热。收恕儿信片。散步附近。用温疗法。

## 6月

**1日** 早四时起写稿。杨公庶来约星三到会，允之。午饭〔后〕去北大看儿孙。回家艮庸送枇杷，食之。收孟宪光信，即答一信。

**2日** 早三时起写稿。维博来助理琐事，同去东四洗澡。与维志谈话，购切面，回家午饭。晚出散步。

**3日** 早四时起写稿。维博送来修补旧裤。剪发于东四，回家午饭。访星贤以人生稿三册交其阅看，归后又发一信。

**4日** 早起全稿写完。写致田信，午后挂号发邮。去看艮庸、培昭，回家午饭。杨遣人送字来，散步附近。

**5日** 早起审阅人的因素一稿。八时同杨等一车去民族学院参观凉山夷族展览。回家午饭，去政协取工资，经西单购食品，回家

晚饭。发申府一信。罗太太来谈将赴天津。兑上海田、杨各20元。

**6日** 早起续写人的因素一稿。落小雨。存100元。午饭后访卢广绵，遇其兄广绩。购菜，换煤气桶，发信片索煤气。

**7日** 早起写稿。午饭后访郭大中略谈。闻维志来过。发晓青、培修一信。洗脚。

**8日** 早起写稿。收香港周信。午后洗澡于清华园。购西瓜尚好。

**9日** 早四时起写稿。维博来助理琐事。维志来，其所抄人生稿不全。与维志散步，购茄瓜、豆角。

**10日** 早起写稿，准备赴学习会，无车来，遂止。访杨公庶不值。购大葱、蔬菜而归。

**11日** 早起写稿。访张申府略谈，归途觅炼乳未得；牛奶证失落也。访杨公庶，知昨日无车之故不在杨。

**12日** 早起写稿。八时半同杨等一车赴会，十二时回家午饭。知恕儿昨夜今晨均未值；写发恕儿一信。

**13日** 早起写稿。收上海田信，答一信片。王星贤来坐，交回我人心稿三册，午后访之再谈。早出散步，无意中到广渠门。

**14日** 早起写稿。八时半同杨等一车赴会，就党的民族政策

略发言。郭有守呆笨致问于我，决定避免纠缠。宣布因有人下乡拔麦，休会一周。回家午饭。

15日 早起写稿，阅苏共党史。去鼓楼小食店，竟变异非故。晚间维志来，付以10元；审阅其所抄人心稿（分装五册）。

16日 早起写稿。维博来助理琐事，送出洗件，发慕周一信。去东四剪发不成而归。

17日 早起写稿。在外进食。洗澡、修脚、剪发于东四。培昭送来甜酒。恕儿送来蒸糕，泛谈而去。

18日 中夜起来写稿，后再就睡。五时半去散步东交民巷，见市革委会外大字报，回家进食。良庸送来馒头，以人心稿第三册付之，随发一信答颂天寄良庸转。晚饭鲜恒来坐，清还所借款200元。

19日 早起写稿，温度低，感冒咳嗽，服阿斯匹林片，睡中汗解。收李雪昭托名信。

20日 早起写稿完成一篇。维博忽来，嘱代购银翘解毒服之。

21日 早起开始写第三篇文“评价”。维志来，闻我病去公园散步未入而归也。续服银翘片。收田镛答信。

22日 早起写稿，付洗件

取洗件。高姓送来代购馒头。晚间维志来坐，约明日访岳，不来我处。开始抄稿（人的因素）。

23日 早四时起写稿。维博来，同出至东单购香蕉汁，洗澡；购到炼乳2瓶。午后恕儿一家来漫话，送来食品。维博购葱蒜，送杨公庶信请假。去雪昭家，面质一切，以托名信付还之。

24日 早四时起准备写稿，阅恩著《科学社会主义》。收孟宪光简信。午后访何绛云，承其赠素菜。

25日 早四时起，正式写《“评价”》稿<sup>①</sup>。进食后去紫竹院散步，回家阅报。午饭后小睡。维志来谈其访岳事。晚饭后雪昭送来面包2件。

26日 早四时起写稿。维志来两次换煤气桶皆枉劳。同杨等一车赴会。程、郭泄怨发言；宣布下周再开会。

27日 早二时半起写稿。进食后出散步。阅马恩两卷集。

28日 早一时起写稿，重就寝，再起，进食。去紫竹院散步，回家购豆腐。阅《参考消息》。

29日 早四时起写稿。八时后去西单未成，至西四折回，车挤故也。

30日 早起写稿，进食。维

<sup>①</sup>“评价稿”即《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一文，见全集卷七。



博来助理琐事，换车月票，取回洗件，购西瓜不得，得苹果6枚。阅马恩集。发煤气管理处信。

## 7月

**1日** 早起写稿不多，进食后同杨等一车赴会，十二时回家午饭。赵凯来洗衣。出去剪发。维志送来所抄人的因素一稿两份；改正其错字。

**2日** 早起写稿后去看培恕，不值，以我稿留交阅看。回途觅购花卷未得。有电灯管出毛病，发信雪昭。

**3日** 早四时起写稿尚好。同杨等一车赴会。通知明日听报告。回家午饭。培昭送来荔枝，未值；闻良庸病喘。

**4日** 早起写稿。购茄、椒等。八时同杨等一车赴会，听讲笑话。十二时回家午饭。早晨、午后各有阵雨。晚雪昭来嘱〔修〕电灯。

**5日** 早四时起写稿。进食后，同杨等一车赴会，取得工资。即访良庸，不值。经新街口购切面，回家午饭。存800元定期，兑上海田30元，杨转潘20元。预报有雨未见。

**6日** 早四时起写稿。恕儿送回我稿，谈及中央27号文件；嘱

其代购蔬菜。维志、良庸来坐，有小雨。

**7日** 早四时起写稿。维博来助理琐事，同散步至三里屯，付洗件。维志午后来，为讲《“评价”》一文大旨，同出散步。崔建华来，亦谈27〔号〕文件。有小雨。付出房租。

**8日** 早起阅书，思索写稿。同杨等一车赴会；不理社、郭挑战<sup>①</sup>。回家午饭。去东四洗澡。访卢广绵，聆其所闻消息。

**9日** 早起阅书如昨。同杨等一车赴会，续听前次未完之报告。天热，购食西瓜尚可。闻王星贤来，未值。

**10日** 早起阅书如昨。同杨等一车赴会，会上无聊漫谈。十二时回家午饭。晚间雪昭来，有书面表示，面包2个。彙托其购灯管。维志送两西瓜。

**11日** 早起散步至平安里，进食于外。维志来，食西瓜未佳。阅书。昨今温度均高（34—36）维博送来马仰乾信，即答之。晚雨。

**12日** 早起散步附近，思索写稿。培宽将赴上海，来告别。同杨等一车赴会，知有新布置对我。回家午饭。睡不好。晚间雪昭送电灯管，赠20元。

<sup>①</sup> 指著者对杜（聿明）、郭（有守）二人之批判置之不理。

13日 早起散步附近，购油饼。何绛云送来芝麻糊。收上海田信，〔知〕稿及抄件已付邮。通电话与雪昭。

14日 早起阅新译《天演论》，甚好。维博、维志均午后来，付以补助。维博代取洗件，购切面。嘱维志修理抽屉。落雨降温。

15日 早起写稿，有悟于西洋人走自然生存竞争过程，即物理之路；而中国走伦理过程。候车未至，未赴会。剪发于东四。收上海寄到抄件及我稿，答以一信。维志右臂肿，动手术后来坐。

16日 早起散步三里屯，购食品。回家写稿有得。菜去百货大楼。晚饭后散步附近。郭大中来坐。雪昭来过。

17日 早起写发郭大中一信。进食于外。同杨等一车赴会。宋、杜发言听之而已。回家午饭后去东风市场，购鱼肝油丸一小瓶、水蜜桃等。回家则恕儿候我，漫谈1小时，知黄琛即将回广州，良庸又入医院检查，宽儿昨赴沪。收杨天孙信。

18日 早起写稿。早去公园习拳后回家。

19日 早出散步附近。预报有雨未验。八时同杨等一车赴会，听汽车〔制〕造厂工入《读封建论》报告，回家午饭。

20日 早起写稿。维志来，

约同午后去西单看购衣服；钱不足，未购。购香蕉等回家。

21日 早起写稿（（二）段）。维博购来鸡蛋，装订我稿，嘱其送呈贤阅。维志来，嘱便购糟蛋。雪昭来安装电灯于菜屋，送来面包2件。晚间维志再来。收李芸书归还50元。

22日 早有雨，旋止。写稿。同杨等一车赴会。王芸生讲柳文。十二时回家午饭。（从8月起将改每周一会）

23日 早起写稿有得。去邮局取款，存150元。午饭后出门遇雨折回，雨甚大。读《晏子春秋》，甚佳。

24日 早起写稿。同杨等一车赴会，宋应昆遵题发言，略致谢语。回家午饭，饭后访良庸，略谈其病况。有雨。

25日 早起写稿。收李芸书信，即答一信。去看恕儿不值。雨时有时止。购蔬菜、大瓶味精。

26日 早起写稿。同杨等一车赴会。末后朱发言须作答。十二时回家午饭，雪昭来修理电灯，未收大效。出购饼食，发雪昭一信。午前维志来未值。

27日 早起写出下次发言稿，散步附近。进食后，恕儿来谈，十一时去。晚饭煮小米粥，拣虫许久。

28日 早起写我稿。维志

来坐，以近况告之，不免自夸，后悟悲悯一切众生自己在内。维博午后来，给予2元。王早贤还来我稿。雪昭绝早来修理电灯。

**29日** 早起写稿。同杨等一车赴会。王芸生发言批判占去全部时间，我欲有言未得。午饭后去洗澡、修脚、剪发。雨似止，阴云不解。

**30日** 早起写答王芸〔生〕数语。袁昌来坐，以亚洲社会生产方式一稿付阅。收上海田信，云宽儿即回京。雪昭来取去电灯。

**31日** 早起写稿。进食后同杨等一车赴会。朱发言为王补充。我略发言，再读所写出之稿（纪录员借去）。回家午饭，天热不远出，大雨如注。阅有关老子道家之书。

## 8月

**1日** 早起天晴，写稿，出换车票即回。阅有关老子道家之书。晚间维志来坐，食西瓜。

**2日** 早五时后起，写稿。进食后散步。元、东两孙来。罗太太来（赠鸡蛋），谈郑毅生甚健好。艮庸来坐，共食西瓜不佳。天热，阅《庄子》。

**3日** 早起写稿有得。雪昭来安灯管失败。维志送来《难经汇注笺正》，阅之甚好。食西瓜尚可。

车来接听报告，而我未得通告，不赴。

**4日** 早起写稿有得。雪昭来安灯管尚可。维博来擦玻璃窗，代购食品（奶粉、鸡蛋）。维志来，送回《人心》一册，为之谈《世界通史》（周一良编）的笑话。

**5日** 早起写稿。进食后同杨等一车赴会，领取工资。朱洁〔夫〕发言，其他不记；思索下周略申数语。回家午饭，未出门。

**6日** 早起写稿。不见袁昌来。午后宽儿由沪杭回京来坐，谈张三姨情况，衰老不堪。出购蔬菜。晚饭后出门，至张自忠路大雨如注，衣履尽湿，即归。夜雨甚大，地下室被灌。

**7日** 早起写稿。袁昌夫妇来坐，许赠《文化要义》一册，改日来取。午后艮庸来坐，据云经过照相，诸病已除。

**8日** 早起有雨，写稿有得。阅《参考消息》有李约瑟谈话待用。以裤付洗，去东风市场购糟蛋、可可粉等。回家晚饭。补：昨夜雪昭来，以30元付之（送来面包两个）。

**9日** 早起写稿有得。夜来曾有雨。午饭后去地安门购点心、蜜枣等，回家晚饭。为菜讲人生有定。连日《参考消息》报道尼克松将去职。

**10日** 早起写准备发言

稿，检阅昔年备用资料。维志来，检出一批旧件，收起一批文件。为维志讲静坐大脑休息方法甚久。

11日 早起写发言稿。维博来助理琐事，装订稿件。维志来修理衣柜抽斗，再为讲静坐养息补充各点。晚间再来小坐，并送来岳著一本，阅之未佳。付予维博6元，维志10元。

12日 早起写稿。同杨等一车赴会，谈尼克松下台国际形势。回家午饭，去洗澡剪发。回家卢广绵来坐。恕儿亦来，漫谈甚久。发维志一信，嘱其主动自医。

13日 早起写稿有得。袁昌来坐，赠《中国文化要义》1本，谈了许多大问题。雪昭送来面包2个。周老师送来食品多色。晚饭前散步一圈。

14日 早起写稿有得。收维志一信及笔记。收政协电话及通知16日有报告。午后去看宽儿。终日有零星小雨。

15日 早起写稿有得。七时进食后去看恕儿。小东去周口店。回家知暖水瓶炸裂，柜内衣物淋湿，清洗晒过。维志来坐，据云退烧，仍休息。取回洗件。

16日 早起写稿。同杨等一车赴报告会，听部队人员〔讲〕“儒法斗争”。收孟溟来信，即飞函答之。

17日 早起为维志写谈静

坐要点三纸；维志来付予之，促其答孟溟信。维志抄我写《评价》一稿，以此稿三纸寄上海田抄写。食西瓜不佳。

18日 早起甚热，未写稿。抄毛选一段，补充于亚洲社会生产方式稿内。抄李约瑟谈话备批评用。维博来助理琐事。再次以稿三纸寄上海田。维志午后来抄我稿；同出散步。

19日 早起写稿未成文。同杨等一车赴会，谈国际时局。回家午饭，换暖瓶胆仍不成。晚间雪昭送来面包3个。

20日 早起写稿，菜出开会，天热。阅《明儒学案》。购小白菜，发液化石油气管理处一信片。

21日 早起写稿，进食后去中山公园散步，人多未习拳。回家午饭，购茄子。昆庸送来米酒，以两稿交其阅看。晚间小雨。

22日 早起核阅成稿，拟订第六段标题。午饭后去看昆庸略谈。回家晚饭，终日凉爽。

23日 早起写稿有得。进食后去紫竹院散步，景色极佳。遇一王同志居然认识我。回家午饭。昆庸来坐，维志亦来。晚间郭大中来谈，并交岳托医书估价单。收上海田信。

24日 早起写稿不多。去紫竹院散步，折至七路车场，到昆庸家，为之讲我稿大意，留午饭后

回家。预报近中天晴。

25日 早起写稿有成。维博来助理琐事。维志来，以郭信及书价单付之。写发上海田信，附第三次我稿三纸。天稍热，午后二陈均不见来。

26日 早起写稿。维博送来邮局收条，付予4元。去剪发，回家午饭。晚间有小雨。阅《憨山集》，有正确知见。（不见车来，不赴会）。

27日 早三时起写稿。六时半去动物园一转，有新收动物。回家经西单购面包，恕儿在等候，略谈往事。午饭后休息（补：昨夜大雷雨，有雹冰）。晚间雪昭送来面包、甜酒。

28日 早起写稿有得。午饭后去紫竹院散步一大圈，回家晚饭。就寝又起写稿。

29日 早起写稿有得。维志来言岳美中从上星期六住中南海。维志借去《人心与人生》第二册。购蔬菜。

30日 早起写稿有得。去看培恕，不值。回家发恕儿一信（问外交方面事）。阅《史记》有关儒家各资料，查阅墨子、韩非子、荀子各书。政协通知下星期一无会。

31日 早起思索写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一段。访王星贤还书借书。回家换车月票，购切面，阅书写札记。

## 9月

1日 早起写有关儒家资料的札记。维博来助理琐事，送信于星贤，还书借书。维志来抄稿。收恕儿回信。钦东、小音两孙来，闻宽儿肝炎复发。阅《汉武帝纪》。

2日 早起写稿，第六段完，将开始写孔子地位一段；查取有关资料。到北大看宽儿，谈其病况，尚无大碍。

3日 早起准备写稿，查阅有关材料。晚饭后去看恕儿一家，取回小东借去之书。

4日 早起写稿，阅《史记·列传》。午后去政协转至良庸家，取回我稿两件。

5日 早起写稿。终日阴雨，温度低。阅《经与经学》，尚有所取。未出门散步。

6日 早起写稿。天晴。收孟宪光信，即答之。午后去紫竹院，转至政协取工资。晚间雪昭送来面包，付予30元。维志来小坐。（雪谈山东黄河决口）

7日 早起写稿不多。进食后访星贤借严著《大学考释》。归途购西红柿，午饭后阅书。兑出上海田30元、潘20元。

8日 早起写稿。维博来抄稿，寄上海田以新稿三纸。取洗件付洗件。午后维博再来，嘱其抄读

书录。

9日 早起写稿。去景山前习拳、散步，经地安门回家，阅书。艮庸送来馒首。闻长沙车站秩序乱。

10日 早起写稿。写发煤气公司一信。游故宫，看明代人绘画。华世荣来坐。购茄、柿等。

11日 早起写稿不多。进食后去剪发，回家午饭。构思迟钝，阅书。收上海杨潘信待答。

12日 早起写稿。散步有悟如何着笔。政协电话先说明日有会，后又取消。维志来，付10元。

13日 早起写稿。有雨、降温。雨止，去洗澡。午前与棗谈话，说明学习会情况。

14日 早起写稿不好。收政协电话，星期一有会。去景山前习拳，经宽街购大白兰瓜甚佳。温度低，加衣。

15日 早起改稿。维博来助理琐事。抄完卓娅故事读书录，严著抄出数纸。艮庸来谈，以伍先生讲大学纪录付其带回。维志来，暖瓶装胆成功；据云明日结队上山采药，数日后始能回京。购小白瓜食之，不及昨日。

16日 早起写稿。准备赴会。八时进食，车来同杨赴会，空

气似不同。十二时回家午饭。晚阅《墨子闲诂》，叹孙著功夫之艰。

17日 早起写稿有成。去西单一转，购酱桃仁，回家午饭。知恕儿来未值。午后检收夏衣，有两件付洗。晚阅《管子》。

18日 早起写稿不多。同杨一车赴会，宣布明日起至星期六连续有会。回家午饭，后去东南郊焦化厂一看，归途看何绛云，借《大戴礼记》，阅之不满意。收上海田信。

19日 早起写稿不多。同杨、孙晓村一车赴民族文化宫各组联会，有赵朴〔初〕、孙晓〔村〕、李、林等发言<sup>①</sup>。回家午饭后去前门转至后门，购点心、切面，回家晚饭。星贤来未值。

20日 早起提前进食，候车来同杨、孙一车赴会。刘斐、罗涵先、孙承佩等发言。十二时回家午饭。棗出剪发，购花卷晚饭。

21日 早起写稿，第七段结束。车来同杨、孙赴会，发言者多人，赵宣布结束。回家午饭，觅旧札记不得，甚怪。晚间雪昭送来面包3件。维博代购鸡蛋、核桃送来。

22日 早六时起，七时进食。维博来，稿送还书与王星贤，装

<sup>①</sup> 详见《批孔运动以来我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及其经过的事情述略》（全集卷七）。

订严著《大学解说》。培昭及其外孙高某来，送还我稿及各件。

23日 早起写稿，八时半同杨等一车赴会，征问我感想，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答之<sup>①</sup>。恕儿来未值。

24日 早四时起写稿，雪昭送来甜酒。抄旧记于手册，终日未远出。何绛云来，付还其《大戴礼记》。

25日 早起写稿有得。进食后同杨等一车赴会，因杨之发言，有所解答。十二时回家午饭。去东四剪发，更换内衣。（从本月30日起无会，下月4日复会）

26日 早起写稿。王星贤来坐，以梁任公《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一册见示，留阅甚佳。（往曾阅过）

27日 早起未及写稿，进食后同杨等一车赴会，提前退席访张申府略谈。晚间维志来，送苹果及白瓜。收星贤信。

28日 早起写稿。去西单一转，购长葡萄，以洗件付洗。节

日迫近，人挤、车挤，不宜出门。

29日 早起写稿甚好。出购蔬菜。崔建华送来食品。午后去看恕儿，以《卓娅故事》的读书录付其阅看。预报明日有雨。恕言宽儿病势加重。

30日 早起写稿。维博来抄稿。发上海田稿四纸（13—16）。午饭前去看宽儿病，大致尚好。终日有雨不大。维博购来蜜枣2斤，换车月票。是日为中秋节，终日细雨蒙蒙。

## 10月

1日 早起写稿有得。维博来助理琐事。维志来校对严解大学抄本。国庆节天气尚好。发煤气公司一信。散步附近。夜放花炮至九时半。

2日 早起写稿。维博来助理琐事。维志来校改严解大学，仍有误失。严著不适用，似须改计。出去洗澡、修脚。罗式纲夫妇来坐。购

<sup>①</sup> 又据汪东林《梁漱溟先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一文记载，当会议主持者要著者对此答话作出解释时，著者曾答道：“我认为，孔子本身不是宗教，也不要人信仰他，他只是要人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轻易去相信别的什么。别的人可能对我有启发，但也还只是启发我的理性。归根结底，我还是按我的理性而言而动。因为一定要我说话，再三问我，我才说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老话。‘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引自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一书附录，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465页。）

瓜皮帽一顶。

3日 早起写稿。午后续写，第八段完。维志终日未见来，写信责之。郭大中夫妇来坐，恕儿夫妇来坐。复阅维志校改之严著多错。

4日 早起写稿，完成第八段。同杨一车赴会，发言就医药卫生颂国庆。领取工资。十二时回家午饭，饭后去紫竹院散步一周，回家晚饭。

5日 早起写稿有得。恕儿来，同出购毛衣一件24.50元，又购香蕉。收政协电话，星期一无会。兑上海杨转潘20元，又上海田20元。晚间维志来，取去严著及抄本。

6日 早起写稿。维博来，嘱其送信与良庸，同去景山习拳，转故宫看古画，回家午饭。思索写稿。付维博购稿纸5.12元。晚间雪昭送来面包3件，付20元。

7日 早起写稿。进食后去看良庸，不在。回家午饭，取出东方学术旧稿阅之尚好，惜缺首页。

8日 早起写稿有疑，卒得解决。访星贤，彼此错过。良庸、培昭来坐。晚间维志来，嘱其还书于星贤兼取崔书。

9日 早起写稿，同杨一车赴会。收当晚话剧票二纸，午后送给少怀，经新街口回家。收王星贤信（抄来崔书一段）。

10日 早起写稿有得。去

西单剪发，购酱桃仁杏仁，回家午饭。阅《宇宙之谜》（海克尔著），有所摘取。

11日 早起写稿。车来即赴会，到会人特少，临末发言申明走团结之路。闻星期一我无会。午后访岳美中诊脉，据云右脉嫌硬，左手脉好，决定不去检查身体。晚七时到家晚饭。检出冬衣备用。

12日 早起写稿尚好。进食后去天坛，换17路车至终点站粉末冶金研究所，回家午饭。钦东来看画报。

13日 早起写稿有得。维博来助理琐事。借维志购棉裤于东四市场，以旧棉裤付维志洗刷，以洗件及新棉裤送三里屯。维博抄《十年猛进》，阅之多误。明日无学习会。

14日 早起写稿有得。收少怀信，上海潘杨信（待答）。去朝阳菜市购菜。续写稿。

15日 早起写稿有得。购油饼。维志来抄我稿至19页。政协通知明日无会。午后散步至十里堡，购茄、椒等。

16日 早起写稿。雪昭送来面包，谈及26号文件。菜出参加街道会听其传达。维志来抄我稿。午饭后去颐和园散步，于园景不感兴趣。回家晚饭。阅杜诗，阅《洙泗考信录》，甚好。

17日 早起写稿有得，同



时拟写批评《史记》一短文。天雨甚冷。校改维志所抄我稿多错误，为之补正。

18日 早起写稿有得。车来赴会，谈26号文件，未发言。回家午饭，饭后去百货大楼，购布罩衣1件。回家卢广绵来，谈话甚多。收上海田信，待转艮庸、培宽。

19日 早起已六时，写稿不多。去中山公园散步尚好。午后访星贤，谈及严著《大学解》；约星期一再会。艮庸午后来坐略谈，约游香山。

20日 早起写稿，又起草批评《史记》一文。维志来安装煤气桶、抄稿。维博来，取去《十年猛进》稿第二册抄写，同去洗衣店取回洗件又付洗件。

21日 早四时起写稿。进食后车来赴会。张学铭发言真切，可见党对人的改造力之大。回家午饭，维志来，囑通电话于北大医院，告以风大天寒，希望改日检查身体。午后星贤、艮庸、渊庭来坐（意在祝寿），各有馈赠。阅颂天信，知其健康不佳。收青岛薄祝寿信。何绛云送来食品。

22日 早起发颂天信，又答青岛薄一信片。收颂天信。恕儿、钦东、宽儿先后来。维志送来葡萄酒，据云电话约今午后二时检查身体。午饭后去北大医院检查，情况甚好。晚间，雪昭送来食品面包等。

23日 今日重阳，请假在家。早起写稿写信，发上海田信，附去薄蓬山信，又我稿四纸（17—20页）。夏润生来，陈瑾贞来，罗太太来，郭大中来，各有礼品。维志来抄我稿，维博来助理琐事。为孙维聪写对联。政协有电影送来票，转赠罗隆。

24日 早起写稿甚好。不进食，直去医院检血，归后进食。午饭后去洗澡。发煤气公司信片。细阅基辛格答赖斯顿问话。

25日 早起写稿。候车不见来，通电话乃来。宋发言，就当前欧美日本经济险境〔引〕发革命抑战争之问。十二时回家午饭，去西单剪发，购榨菜。写发星贤、大中、艮庸各信片，约游香山。

26日 早起写稿。进食后去公园散步，回家午饭，午睡。欲去看恕儿未成行，车太挤。维志来未值。

27日 早起因风大中止出游，写稿有得。午饭后小睡，去三里屯取洗件，归时到终点上车乃得归。购玉米粉、麦粉。梁家勉及其友彭某来坐，谈话不少。

28日 早起未写稿。写发何绛云一信。进食后同杨一车赴沙滩，听传达天津开会。回家午饭，去邮局取包裹，维博来助理琐事。星贤来坐。午后去百货大楼购一新笔去12.6元。晚间维博来，自云头

晕。

29日 早五时起收拾一切。维博维志来，同去香山。星贤继来，候至八时大中夫妇来，良庸则不见来。同游芙蓉馆，至玉华山庄饮茶进食，细雨即回城。于连芬开始助理家务。政协来人询去天津参观否，电话辞之不去。晚间预报大风降温。

30日 早起写稿，风大而冷。晚间维志来，言吴德报告事。月下去看良庸，竟去天津了，颇虑〔其〕去病。开始写《司马迁〈史记〉不可信》一文，约计明日可写成。又预写孔子评价文后附表。

31日 早起写评《史记》稿<sup>①</sup>。出散步，换车月票。收政协电影票，转赠昭侄，附一笺发邮。天气尚好。

## 11月

1日 早起写稿。午饭后去永定门车站，觅陶然亭大变样，似被拆去。政协电话，问去杨村看军事演习否，辞之。

2日 早起写评史迁一文完成。维博来，同出购白菜，散步，糊窗、更换被里。钦元孙儿来。收上海田信，言寄来菌油。

3日 早三时起，写稿甚

好。写发上海田信、恕儿信。午饭后去游天坛，出其后门回家。谭僖曾带来培新侄女信及糖食，情况尚好。维博晚间来，送到《三丰全集》；留两套。

4日 早起写稿尚好。送洗件。午饭后去王府井，购一新帽去2.3元。收何绛云〔信〕即答一信，晚饭她来，知其〔书〕已售出；送来桂圆肉甚好。阅《三丰集》有小悟。改做椅垫。维志曾来。

5日 早起写稿有成。恕儿来谈。午饭后去政协取工资，回家晚饭。阅《三丰集》有发现。天阴无雨。

6日 早起写稿将竣功。午饭后去洗澡，看美术展览，回家晚饭。晨雾，终日多云。雪昭来，付以30元，言将去青岛等处。

7日 早起写稿作结。维博来取第三册稿，俾续抄。午饭时，周姥送来食品多色。去广外莲花池一转。良庸。培昭来未值。兑出上海田30元、杨、潘20元，维志来付给10元。政协电话通知，明日有会。今日《参考消息》世界局势紧张。收恕儿信（古人诗句）。

8日立冬 早起写完评孔全文。车来去开会，听天津参观报导，明日开始北京参观。回家午饭、午睡。恕儿送来菌油，谈时局及世

<sup>①</sup> 即《司马迁〈史记〉不可信》一文，见全集卷七中之“读书录”部分。

界大战之可能。

9日 早起写《近世科学何以不产生在中国》一文。去三里屯，午饭后小睡。车来同孙晓村去北京饭店参观、晚饭，无牙为苦，归家甚晚。维博来未见着（留下《万善归宗集》一部书）。

10日 早起写昨稿。维志来抄稿，加封寄上海田，换窗帘。天阴有雪意。整理旧底稿，拟写批孔运动中，我的前后发言。为维志讲世界大变将到来。早赴杨家，闻公庶吐血住院未归。

11日 早起写批孔经过一稿<sup>①</sup>。有车来赴会，听杜谈杨村军事演习甚好。回家午饭，去西单剪发。夜间大便不通，起床用药略下。

12日 早起先进食。维志来，进行著作登记卡片工作。午饭后去前门购麻仁丸等药品，回家晚饭。晚间雪昭来，送来面包2件，我已就寝。

13日 早起取出旧件。七时后同孙晓村一车到民族宫，参观南苑红星公社；农村面貌大改矣。午饭后去同仁堂购丸药2种。

14日 早起以旧件付维志抄写。七时后车来，同孙晓村去顺义天竺公社参观，回家午饭。访何绛云借书9册。王星贤早送来《公羊义疏》一册。

15日 早起进食，阅书。八时后车来赴会，王多言及我。天雪不大，换用棉鞋。午饭后仍阅所借书（崔东壁书甚好）。

16日 早起为维志抄写准备。八时孙坐车来，去国棉三厂参观，气流纺纱，十二时回家午饭。收上海田信，同时发一信与之。阅崔书，思想性很强。天阴冷潮湿。

17日 早起写稿不多。维博来，交回我稿及抄件，嘱代购挂面5斤。天气不佳，未远出。阅崔著各考信录。收上海杨、潘信，即答之。

18日 早起写完《批孔以来我在学习会上经过》一文。车来匆忙赴会，参观内燃机械厂，十二时回家午饭。收上海田信，准备明日发言稿。

19日 早起续写《科学不产于中国》一文。车来去会场，发言尚好。维志早来未见。何绛云书九册送还之。午饭访良庸，嘱培昭为我校对《十年突飞猛进》一稿之第一册。收上海田信。付出暖气费19.8元。

20日 早四时起写稿一段。进食后车来去文化宫，换车参观北京大学，听报告后看制药厂甚好。十二时后离队去看宽儿一家，留午饭、午睡，谈话不少。西北大

<sup>①</sup> 即《批孔运动以来我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及其经过的事情略述》，见全集卷七。

风。回家已五时多，晚饭。维志来言，被抽调去筹备青年团大会工作一个月云。雪昭送来面包，据谈他们不出外，而召集各省市人员来京汇报云。

21日 早起写稿进食。同孙一车赴清华大学参观，听报告生动有致，校办工厂、工农兵学员毕业成绩展览，均好。十二时回家午饭。

22日 早起写稿进食。同孙一车赴民族宫座谈会，冯友兰、季羨林及一女生发言一塌糊涂。午饭后去中山公园看菊花甚精采。

23日 早起写稿。恕儿送来红柿等；漫谈时事。午饭后去洗澡修脚。阅《人民画报》，有珠穆朗玛峰地区考查报道。

24日 早四时起写稿。维博来抄稿。以述略一稿寄上海田。钦东、晓音来过。维志来制卡片，抄旧稿，谈话。

25日 早起先收拾进食，后写稿。维博又送来挂面5斤，付以5元。八时去开会，申发言听之不理。回家午饭，附近散步，天气佳。

26日 早三时起写稿有得。去百货大楼购茶叶、内裤，剪发，回家午饭。收焕骞信，兑给30元。游公园看菊花。电话明日请假。

27日 早四时起写稿有得。午饭后去古楼购油饼，转东风

市场购桃脯、桔饼。天气佳。

28日 早四时起写稿有得。出门散步于后海岸，回家午饭、午睡。收焕骞又一信。雪昭送来面包2件，告以病目应外科、内科、西医、中医兼治（谈及各企业欠债之巨）

29日 早起写稿。进食后车来赴会，听众人发言，十二时回家午饭。收上海田信及抄件原稿一包，竟误写6楼。

30日 早四时起写稿。发上海田信，答其问题。午饭后访何绛云，还其书9册。回家恕儿、孙维聪来坐甚久，送到面包、水果。整理书案杂件。三里屯换车月票。

## 12月

1日 早五时起写稿。写发上海田一信，嘱其抄《述略》一份。维博来装订新成各稿。钦元、钦东来过，维志来过。夜来有小雨雪、终日阴湿。

2日 早起写《科学不产在中国》一稿完。车来去开会，许于下次发言。终日阴雨不大，散步于外。就睡稍早。

3日 早起取出东方学术旧稿阅之，尚可存，但仍须另写。王星贤来坐，借去评孔一稿。

4日 早四时起准备发言底稿。同杨一车赴会，发言后引起

反响。回家午饭，郭大中来坐。

5日 早五时起，进药，进食，查阅资料。写发郭大中一信，终日未远出。晚间维志来，为讲学术分四大类。

6日 夜来恍然有悟，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决先写道德一章。进食后同杨一车赴会，取工资，十二时回家午饭。兑上海田30元，潘、杨20元。去王府井购护耳棉帽，遇孙维聪。晚间雪昭送来面包，付30元。

7日 早起阅《人心与人生》稿，有所摘记备用。去清华〔园〕洗澡，回家午饭。收上海田信及稿件。天不冷。菜去邮局。

8日 早起再阅《人心》稿的《宗教》。维博来嘱研墨、送信及稿与良庸、培昭。午饭后去看日本农林牧渔机械展览，维博同归。维志抄稿一天。终日阴云，报言夜间有小雪。阎秉华来未值。良庸有一回信。收焕骞一信。

9日 早起开始写第十七章。落雪不小，车来赴会。到会人少，公共车挤也。回家午饭。午后大中来，以四稿付之阅看，他有三天病假。

10日 天晴冷。早起写稿有得。步行发骞一信。午饭后休息，良庸渊庭同来，交到《人心》三稿，培昭校对件。渊借去《新天演论》。

11日 早起写稿有得。车

来赴会，宋发言涉及我，分别指正之。十二时回家午饭，访良庸，以《人心》稿三册付之，归途经4路汽车第一天。

12日 早起写稿有得。去东四剪发。归家星贤及恕儿均在，收回评价孔子稿件。天不晴明。晚间雪昭送来面包。

13日 早起写稿有得。车来即赴会，答宋问，引出杂言。回家午饭。天冷甚，未出散步，取出旧件整理之。

14日 早起，温度低至零下12度，写稿有得。午饭后天气佳，去紫竹院散步。写发内江焕骞一信，附去稿件嘱抄。何绛云来坐，据云行期仍待决定。

15日 早起写稿有得。维博代购鸡蛋送来，天气好，以瓶盒等付维博。维志忙于团务，不得来。散步附近，校阅抄稿。

16日 早起写稿。车来赴会，杜发言甚长，无精采。十二时回家午饭。终日多云。去王府井购炒面半斤。早发恕儿一信。校阅抄稿。

17日 早起写稿有得。收培和信即答之。就睡前洗脚。换洗被护挡。

18日 早起写稿。早出购油饼。车来赴会，到会人少，漫谈无聊，回家午饭。菜出洗澡，我未远出。收上海杨信、培新信。

19日 早起写稿。维志来，嘱其抄我稿。钦东来，付给《青春卫生》一书及我稿付恕儿看。散步于西四，菜出朝菜市。发岳美中一信。雪昭晚间送来面包2件。

20日 早起写稿甚畅。车来赴会，偶因程发言而发言，引起王、申辩论。十二时回家午饭。散步附近。菜去文淦家（文淦生日）。收袁洪铭信待答。

21日 早起写稿。发渊庭一信。恕儿送回我稿。以一字条付钦东。晚饭后访郭大中，以清抄稿换回我手稿。恕取去《史记》两册。

22日 早五时起写稿有成。今日冬至。维博同去王府井，购桃脯、蜜枣、桔饼、柿饼等。答袁洪铭信。收岳美中回信即转郭大中。

23日 早起写稿有得。车来赴会，因申发言引我说话，骄气又发。回家午饭，风大沙多，不出门。阎秉华来取去评孔抄本。晚饭后，写发于、王一信，又煤气公司信片。

24日 早起写稿有成。饭后去地安门一转，购香蕉等。收焕骞信。培昭送来校改稿件，据云昆庸健康欠佳。电话政协明日请假。维志晚间来坐。购阅耳针一书，尚有用。

25日 早起写稿有得。不赴会，午饭后小睡。答焕骞信。去看杨公庶，因睡未晤。购川桔。送来新桶煤气。收培和回信。

26日 早四时起写稿有得。同维博散步中山公园。午饭后小睡。同维博看电影《成昆铁路》，菜同于连芬去百货大楼。收郭大中信。

27日 早起写稿有得。车来赴会，十二时回家午饭。饭后访王星贤借来《礼记》注解三种备用（为受张同义之托）。又看昆庸，庸面赤，脑力不清楚。雪昭送面包来，谈话不少。

28日 早起写稿。划分上下两章，开始第十八章。去东四剪发，终日天阴。午后写《礼记》一段文字的解说。菜支借10元。晚间维志来付给10元；耳针一书交其阅读。

29日 写《礼记》一段解说稿<sup>①</sup>。午饭后去看培恕胡真（感冒）闲谈。取回我稿（卓娅）。

30日 早起续写昨稿。车来赴会，听人发言，听批判林彪军事路线长文（未完）。回家午饭，散步附近。

31日 早起解说学记稿完功，准备交回张同义。天阴，据云夜间有雪。收郭信。午后维志来，校

<sup>①</sup> 即《讲解（礼记·学记篇）的一段话》一文，见全集卷七。

对抄稿，助理琐事。散步附近未远 出，以年终车挤。

## 1975年

### 1月

1日 早起写稿。维博来，即去熊处。维志来，先助理琐事，继抄我稿，午后再来抄写。

2日 早起写稿。维博来，囑其校改《十年建设》稿。维志来抄稿，囑其代换月票，又发上海田信及新稿三纸。同维博看科教影片。回家午饭，散步附近。晚间以所写“学记解说”文五纸付张同义。<sup>①</sup> 维志来略谈而去。

3日 早起写稿有成。车来赴会，就元旦社论学习。收政协文娱晚会票，寄赠张少怀。去王府井购桔饼、蜜枣等。

4日 早起写稿有成。恕来漫谈，取去《史记》几册。午后风大难出行。赵展岳同其女友来谈不少。收焕寿信，笔姿好。

5日 早起复阅并校改抄稿。维博送来核桃仁，香油1瓶。维志来收书物于高阁，到车站取来柳州柑柚1箱。午饭后去看良庸，以岳言转告昭侄。晚间阅王恩洋著

作，不佳。收少怀回信，知其腿脚更差。

6日 早起写稿一段。车来赴会，听人发言。回家午饭，陈学源之幼子来同饭。宽恕两儿来（饭于外），谈话甚多；宽自陈其健康情况及工作问题。

7日 早起写稿甚好。去邮局兑上海潘20元、田20元、雪昭来付20元。阅12月画报，阅杜诗。储存50元。

8日 早起写稿甚好。同杨一车赴会，宣布停会至15日再说。回家午饭，午睡甚佳。收少怀又一信，准备访之一谈。

9日 早起写稿有成。访少怀略谈，光煜在座。经王府井购礼品，回家午饭。午睡尚可。鼻涕，似有感冒。

10日 早起服复方阿斯匹林。写稿（附注）一段。午饭后去洗澡，人多极。五时回家晚饭。培和说良庸病况。六时访视良庸，告以病中应注意之点。八时半回家就睡。阅杜诗集。

11日 早起写稿尚好。流

<sup>①</sup> “学记解说”文，即《讲解（礼记学记篇）的一段话》，见全集卷七。

涕多，幸无泪，咳嗽亦不多；终日未出门。阅《近溪集》，虽不可及，知其缺点。邹浦来过。

12日 早五时起，进阿斯匹林2片，饮水。维博来。星贤来，告以艮庸病况。维志来抄我新稿，代购银翘丸服之。晚饭用粥。维博为星贤装订各件，未完。付房租8.53元、付维志10元。

13日 早六时起，未写稿，核阅成稿一次。写发渊庭一信。终日未出。晚间鲜恒来坐，维志亦来。检出王维诚写示旧件，深深感激，自愧多误。（闻停会延长）。

14日 早六时起，未写稿。流涕如昨，似临尾声。终日未出。晚饭前渊庭来取去我新稿，据云艮庸情况尚好。

15日 早起不写稿，饮水进食；流涕似轻。阅“人心”第十章以次之文，温习有益。培昭来，云艮庸好多，仍续打消炎针，非计。午后郭大中来坐，据云各稿均转艮庸。张申府来坐，漫谈而去。收上海田信。晚间陈维志来借5元。

16日 早六时后起，阅《人心》稿终日。收上海田寄回我稿及抄件。流涕仍未瘥，终日未出门。

17日 早五时半起，思索写稿。政协电话不开会，何时开会候通知。午后试行改稿。天冷风大，不出门一步。答上海田一信。

18日 早五时起写稿有得。恕儿来谈，知四届人大可能开会。赵父女来，〔赠〕有乡间食品。午饭后去东四剪发，解决连日不得解决的问题。天气尚好。收焕骞寄回我稿及其抄件。流涕仍未全止。

19日 早起改稿可用，有待思考。嘱维博送信艮庸，取回我稿三大件。发信焕骞，嘱其自行校对抄件。

20日 早起写稿。车来赴会，谈四届人大报告，回家午饭。访星贤还其书；张同义先送回我稿及书也。大中来坐。维志来，据云去蔚县运煤，腰疼。陈嘉来，谈陕甘民生问题。

21日 早起思索，阅《理性之国》稿，于《人心》手稿忽生迷。发渊庭信片，索取抄稿查对。阅佛教史。发煤气公司信片。

22日 早起写稿。同杨一车赴会，谈两大会，到16人，十二时回家午饭。小休息，访艮庸，谈话骄矜，取回我稿等件。渊庭送来第三册及艮庸抄本三册，未值。查明原稿段落问题。

23日 早六时后起床，有惭愧心，稍有自知。稍写稿，拟出门又折回。午饭后访渊、秉，谈甚久。回家晚饭，阅《佛教史》，甚无取。终日云雾。

24日 早起写稿不多。同杨一车赴会，听人发言，十二时回



家午饭。风大不出门，晚饭后散步于附近。

25日 早起写稿有成。午饭后雪昭送来面包4件。去北大看儿孙，回家晚饭。摘《近溪语录》。

26日 早起未写稿，阅《近溪集》。维博来囑抄件，维志来亦囑抄件。阅《诸葛集》。与维志等谈话。发北大儿孙一信。

27日 早起写稿一段。车来同杨赴会，依《参考消息》就宪法外交原则发言，十二时回家午饭。小休息，阅《诸葛集》。晚饭后去看恕儿一家，遇黎光恢。

28日 早起写稿。收焕寿寄回我稿及抄件，当即回答一信寄安顺。午饭后访张申府漫谈，回家晚饭。

29日 早起写完第十八章。同杨一车赴会，听程、赵、王三人谈世界大战问题有启发。回家午饭，饭后去中山公园一转，经地安门购食品回家。

30日 早起写第十九章。王星贤来坐，借去《诸葛集》。中午去清华〔园〕洗澡、修脚；一切新手，大不如前。经地安门购西红柿、蛋糕。回家晚饭。

31日 早起续写稿。车来同杨赴会，续谈世界大战问题，颇能深入，愚亦发言。回家午饭。菜出洗澡，归来甚晚。

## 2月

1日 早起写稿不多。换车月票。午饭后出剪发，经东四人民市场回家。培昭、黄瑜、培和、黎光恢来过；昆庸情况差强人意。何绛云来过。

2日 早起思索写稿，作要领，未成文。菜去陈瑾贞家，夜深乃归；陈家有人迎送。维博来抄稿，并送星贤阅。维志来谈话，据云春节将不得休息。晚间雪昭送来面包2件。发上海田稿三纸。

3日 早起阅书，作摘记。同杨一车赴会，听人发言，回家午饭。

4日 维博忽来，自云失财物，言动多失。夜来有小雪。早起阅《世界文明史》，作摘记，甚好。雪渐化。元、东两孙来玩甚久，取去一些书册。终日未出门一步。

5日 早起阅《世界文明史》，摘句。同杨一车赴会，听人发言，回家午饭。取得工资，寄兑上海田30元，潘20元。

6日 早起出门，车挤即折回。午饭后访星贤，取回我稿，借来《礼记集解》一册。稿为维博所抄，错误甚多。

7日 早起阅《乐记》。车来同杨赴会，听夏振寰（水利专家）报告，尚好。午饭后访卢广绵。街上

车队甚长，漫步当车。星贤送来水果、点心，未值。培和送来小柑尚好。

8日 早起写艺术一章稿。去看良庸，以道德两章稿付其阅看抄写，他恰从岳医家回来。午饭后续写稿。晚间雪昭送来面包，付30元。付房租8.53元。

9日 早起写稿，散步附近。午饭去看恕儿一家。岳美中来未值。天气甚佳，阅有关各书册。

10日 旧历除夕。早起写稿不多。宽儿送来素菜，留其午饭，饭后去恕儿家。维志来，食柚甚好，散步谈话。邹江、邹澄送来食品，坐谈许久。周振甫来谈，以我评孔各稿交其阅看。晚饭后与菜谈往事（一生平安无凶险）。

11日 旧历元旦，今日春节。早三时起，写发张哲信。维志来，大中来，星贤来，恕儿一家来，颂华及元、宁来。鲜恒来久坐。谢庭来，马安禧及培玉及其儿女来。午后休息。

12日 早起写稿有得。周振甫来谈，交还我稿，有意见。青甥、修侄来坐多时。午饭后续儿来，同去政协看影片“创业”，回家晚饭。维志来，培忠来。又知卢广绵来，未值。于连芬送食品。写发华世荣一信，询袁昌。维博无消息。

13日 早起写稿不多。收上海田信。遍觅摘记片纸不得，怅

惘。午后雪昭来，送甜酒。罗式纲来，送水果甚多。

14日 早起阅《人心》旧稿。车来赴会，到人甚少，专谈无产专政。回家午饭。培和、邹江等来午饭。出门剪发。维博来，转来马仰乾信，嘱其去良庸处。崔建华夫妇来。

15日 早起写稿不多。午饭后访何绛云、杨公庶未晤。邮局取包裹，回家晚饭。闻政协午后开会。维博来过即回。早发煤气公司、培恕各信片。

16日 早起写稿不多。散步访周振甫不遇，走弯路甚多。午后周来谈，以《中国文化要义》付其带回阅看。晚间维志来坐，知其才下班。钦东来取去一部分水果。收张泽回信，付钦东。

17日 早起写致岳美中信，连稿交付维志送岳处。查阅各旧稿备用。维志抄新稿。午后车来同杨等赴会，听李金德传达党代会及四大会，接续开小组会，回家晚饭。维志来谈访岳事，带来花生米。

18日 早起写稿有修改。华世荣、袁昌无回音，甚怪。陈嘉、邹洪等来午饭。就睡洗脚甚好。

19日 早起写稿成功。车来同杨一道赴会，未发言，回家午饭。晚饭后去看恕儿，谈去坟地事。

20日 早起抄稿至208〔页〕。车来同杨参观出土文物，大

可注意。回家午饭，小休息。元、东、彤三小孙来，笑语移时。天冷大风，雪昭送面包来。

21日 早起未写稿，进玉米面粥。同杨一车赴会。听于、王发言可笑。十二时回家午饭，风大极冷。收上海潘信即答之。晚间散步附近。维志来过，嘱其访华世荣。

22日 早起写稿未成文，查阅朱谦之《文化哲学》、《文化社会学》，无可取。风大而冷，不出门。夜间维志来未晤，留字而去。拆换被里。

23日 早起摘抄旧稿入新册。午后去看良庸，情况尚好，取回我写道德一稿。周振甫送还我书，未值。以被里付洗衣店。

24日 早起因睡不好，未写稿。收孟宪光寄来锻炼身体小册。同杨一车赴会，偶发言无趣。去西四洗澡。早晨维志来，为之谈下乡事。写发恕儿及张泽各一信。付维志10元。

25日 早起写答孟宪光一信。昨悟自身虚矫之气。收陈道传信即答之。写稿未成文。午后访华世荣，知其去袁处。访星贤，借来佛典阅之。发卢广绵一信致慰。

26日 早起写稿。车来同杨赴会，听传达中央第四、第五号两文件(国民经济计划)，又提及地震问题，十一时回家午饭。去看恕儿，不值。回家晚饭。维志来小坐。

27日 夜来不能成寐，起写抄成稿，再就睡，七时起。恕儿来(交回《史记》三册)，借去《诸葛集》。培和来过。午饭后访良庸、培昭，谈培和问题。到西四洗澡、修脚，回家晚饭。补：雪昭送来面包2件。何绛云来未值，答以一信。

28日 夜睡尚好，早起抄稿。车来同杨赴会，王、赵发言，回家午饭。菜同购粮食，于连芬大约不再来矣。出换车月票，购点心备明日之用。收焕举信，即答之。

### 3月

1日 补：昨晚维志来过。早起准备出发，维志同行，到广安门39路站候培恕。云岗下车后，询路到张泽〔家〕，见其子张树海、其母〔妻〕姜秀容。到坟地一转，了解情况，无甚问题。步回云岗进食后回家已四时多。阅报就睡。

2日 早起收拾一切，进食。周振甫来谈约2小时。出门剪发，回家午饭。抄圭峰禅师语录。收上海田信及件，写答书二纸，明早付邮。

3日 早起续抄圭峰语录。车来同杨赴会。程思远小结发言甚好。王询及我，答未准备。回家午饭。周振甫送来《文物》多册。华世荣来，谈袁昌病况及问题。阅《文物》有关黄老之学。

4日 早起写稿数行。张树海有所求，谢绝之。培和来言已移居，将报临时户口于我名下。送还《文物》与周。

5日 早起落雪。十九章稿决改写。车来同杨赴会，听杜发言，十二时领取工资，回家午饭。培和母子来，午饭后去。写发煤气公司一信片。

6日 早起写改稿。兑出上海田30元、潘20元。星贤来，出示乌以峰、钟钟山两信。午后卢广绵来坐。赵凯送来挂面、鸡蛋等。

7日 早起写稿数行。车来同杨赴会，先看电影《地震》，又开学习会，十二时回家午饭。访岳美中，为维志求药方（收维志信片报告臀部生疔）。收何绛云信、培德信。晚间雪昭来，付30元。

8日 早起写稿。答培德一信。取回洗件（被里）。抄毛笔稿，散步附近。收焕寿内江来信及其全家照片。

9日 早起写稿未成文。去朝内菜市购葡萄干半斤。培和来助理琐事。收维博一糊涂信。落雨不多，天阴终日。

10日 早起写稿未成文。车来同杨赴会，赵发言，程质问之，十二时回家午饭。饭后去北大，宽夫妇、钦元均不在，只看到小宁；带回《自然辩证法》一册。晚饭后，周振甫送来《考古》及《文物》许多

册，翻阅之。

11日 早起写发宽儿一信，又答周振甫信。午后维志来，嘱其送回各书册。付维志10元，其病未痊。午饭后曾去恕儿处。培和及赵均来。阅《自然辩证法》。

12日 早起写改十九章稿至午完功，去洗澡。午饭后小睡。晚饭后取出袂裤，明日换用。

13日 早起开始写第廿章。车来同杨、董赴会，偶发言两次，十二时回家午饭。维志来抄稿。访视良庸，转去马仰乾信，带回培和信。收上海潘信。

14日 早起写稿。车来同杨、董赴会，听刘发言后先退席。访张申府略谈，回家午饭。去地安门购点心等回家晚饭。收周振甫一信提出问题。收陈道传一信，不再答之。

15日 昨夜厨房灯出问题，访雪昭家，晤其次女，托购灯管。收杨天孙信，即航空答谢之。写答周振甫信，亲送其宿舍。早起写稿甚痛快。天阴不冷。又收何绛云信。

16日 起床晚，出外进食。发岳美中信，索吾稿。写稿不多。培和来，将为我织毛线裤，用25元。恕儿夫妇来。宽有信，病情又加。以书刊付恕转宽。维志来助理琐事，疔好又感冒，借去画册一本。雪昭来修好厨房电灯。为织毛线衣付中

25元。

**17日** 早起写稿一段。同杨等一车赴会，郭小结发言，程提出专政理论问题，十二时回家午饭。饭后去东四剪发。收周振甫回信待答。检阅旧札记。

**18日** 早起写稿一段，检阅旧札记多重要者。去培昭处，看到其次媳，回家午饭。收岳美中回信。

**19日** 早起写稿数行。车来同杨赴会，谈赦放战犯问题。十二时回家午饭，未再出。阎秉华来坐、郭大中来谈。

**20日** 早四时起写稿一段，发陈维志一信（内岳信）。访星贤还其书（金经等）。午饭后去西单北洗澡，回家晚饭。

**21日** 早起未写稿。维志来，从岳处带回我各稿。车来同杨赴会，商量学习方法。十二时回家午饭，饭后去看宽儿病，闻将住医院；谈小元性情凉薄。六时回家晚饭，预报大风降温。

**22日** 夜来迄晨间既无大风亦未降温。早起写稿，不甚可意。写发岳美中一信。午后小休息，阅《自然辩证法》杂志。晚间维志来坐。毛笔抄稿三纸。

**23日** 早起写改稿，又抄稿四纸。午饭后小休息，晚饭后散步。雪昭送来面包2件。访何绛云，一时不成行，承赠《考信录》。

**24日** 早起写改稿尚好。同杨等一车赴会，谈放战犯问题。回家午饭，饭后看恕儿略谈。购黄瓜、豆角等。

**25日** 早起写稿尚好。去公园散步一周，经地安门购点心，回家午饭。钦东来玩。晚饭后访杨公庶，托其请假一次。抄新成稿二纸。培和打毛线裤完功。

**26日** 早五时起收拾一切。去北大看儿孙，与颂华交换电话号码备〔用〕。散步颐和园，后山桃花盛开。回家午饭，小休息。写发上海田信及稿。收岳美中信。

**27日** 早起写稿有得（二十章第一节完）。借星贤游天坛，看樱花未见开，漫谈村治学院故事。回家午饭。菜出洗澡。何绛云送来《洙泗考信录》，甚喜。抄稿一纸。雪昭送来面包2件。

**28日** 早起写稿有得。车来同杨等赴会，闻联组会不举行。回家午饭，去百货大楼购茶叶、小楷笔等等。收上海田信、宽儿述病情信、香港周信，即答之。

**29日** 早起查阅《理性之国》旧稿末章，未写只字，其后则毛笔抄稿二纸。终日大风扬尘，未出。候钦元不见其来。晚饭后看恕儿，回家遇维志略谈数语。崔建华来商谈其母病问题。

**30日** 早起在所摘抄费孝通文章后加按语数则。维志来，囑

其校对《理性之国》抄本。取出存项 200 备付钦元手，迄未见其来。维志午后来，与之谈话不少。终日大风扬尘。路旁柳树全被人伐去。维志借去我亚洲社会生产方式论稿。<sup>①</sup>

31 日 早起阅旧著《东西文化》一书<sup>②</sup>。车来同杨等赴会。申、郭、王、王各就三十三条之第一条发言，均甚好。回家午饭，小元仍未见来。恕儿送来二月兰菜甚多。

#### 4 月

1 日 早起阅旧著《东西文化》及《理性之国》末章，颇可用。钦元来，以 200 元付之。闻文淦住入门头沟医院。午后洗澡剪发，回家晚饭。换车月票。收宽儿信。

2 日 早起准备发言稿。车来同杨等赴会，谈张春桥文章，王芸生透露过去曲折。回家午饭，饭后小休息，去动物园散步，回家晚饭。闻维志来过，借去提包。

3 日 早起阅《东西文化》旧著完。去看良庸，不值。午饭后紫竹院散步。收袁洪铭信，待答。发良庸一信。路旁植新树。菜出门跌

倒面肿、伤足。雪昭送来面包 2 件。

4 日 早起写稿有得。车来同杨等赴会，续谈张春桥文。回家午饭。天阴偶有细雨。答袁信发去。收上海田信，颇长，拟转良庸阅之。晚间忠侄夫妇来坐。

5 日 早五时后起，写稿中良庸、培昭来谈话，留午饭。去政协领取工资，存储一部分，菜取百元。

6 日 早起写稿尚好。维志来，为菜医足伤，付 5 元购药及酒。午饭后访卢广绵，闻铁路运输四处（徐州、南京等）有窒阻，钢厂三处迄停顿中。兑出上海田 25 元、潘杨 15 元。为菜讲说阶级问题。

7 日 早起检阅旧稿。车来同杨赴会，漫谈蒋死与台湾问题。十二时回家午饭。恕儿来谈宽可能今日入医院云。

8 日 早起阅《国家与革命》，准备摘句，未能写稿。补：何绛云来未值，散步附近。晚间维志来为菜医足又诊脉，云应服逍遥散方，付 5 元。午后去西单购得桃脯、炒面等。

9 日 早起准备发言稿。车来同杨一道赴会，发言甚畅，有无聊纠纷，但于、申二公尚明白。回

<sup>①</sup> “亚洲社会生产方式论”，即《试论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属于马克思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一文，见全集卷七。

<sup>②</sup> 即《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

家午饭，去西单修理眼镜。终日狂风黄沙蔽天。郭大中来坐。崔建华信说其母病。

10日 早起抄稿，摘列宁语句待商。午睡不成，不好用脑。晚间雪昭送来面包，付30元。

11日 三时半起写稿甚畅。车来同杨一道赴会，纠缠可笑。回家午饭，收孟宪光信。黎孟景云来京，菜待以午饭。愚往视艮庸，约同游紫竹院。又去恕儿家，看到小东。发上海田稿及信。

12日 早起摘旧稿文句。去紫竹院登小山，艮庸夫妇来同散步，十二时回家午饭。预报明日大风。

13日 早起写稿一段。午饭后去看恕儿，了解宽儿病况。回家维志来，为讲亚洲社会生产方式。崔建华来，述其母病况，又其自身不健康情况。

14日 早起未写稿，出购油饼，进食。车来同杨赴会，无味纠缠；闻十人经港去台事。回家午饭，出剪发洗澡，回家晚饭。

15日 早起写稿尚好。去公园看海棠盛开，观赏不足，下午再去一次。收袁洪铭信，即答之。

16日 早起抄稿。车来同杨赴会，杜发言（第二条）。回家午饭，去紫竹院散步。到北大看宽儿，情形尚好，转至东郊水堆忠侄家，与焕保、焕伟（四弟、五弟）相晤，

并晚饭。回家已八时多。

17日 早起摘抄旧记。访星贤借书还书。维博来，嘱其装订各《考信录》。焕保等兄妹同来坐话旧。

18日 早起未写作，收拾进食。车来同杨一道赴会，漫谈柬埔寨胜利及越南可能胜利。回家午饭。钦东来玩。金日成到京。收维博寄来太极拳小册，答一信片。

19日 早起散步习拳于外。正写稿中，维志来，自言连日温度高，咳有血，拟透视肺部云。午饭后午睡不佳，游思杂念，徘徊莫定，极应警省。去公园，人多即返。晚间维志从岳家来，谈阅《焚书》。

20日 起床略迟。写稿数行，即抄之。补：收上海杨信，云潘将北来。维志来，与之谈新版《焚书》。购内衣1件，更换内衣。

21日 早起写评李卓吾稿。车来同杨等赴会，杨、赵各发言均好。去北大看宽儿尚好，唯钦宁病情不善。回家洗脚。

22日 早起续写评李稿，得十之九。更换煤气桶。再阅李氏《焚书》，决意评论其人的才品学问。

23日 早起写评李稿，加信封寄焕寿抄写。车来同杨等赴会，十二时回家午饭。游陶然亭公园，原陶然亭竟关闭。以内衣付洗。

24日 早起电话通知煤气

公司。检阅旧稿，摘取备用。补写评李一纸寄焕骞。收陈维博信，即答之。去地安门一转，气温只19度。

25日 早四时起写稿一段。进食后，同杨等一车赴会，申发言甚好。回家午饭。去故宫，牡丹盛开，又看明清画展。恕儿来未值。抄新稿于存本。

26日 早起写稿一段。去恕儿家，略知培和等情况。收上海田信，付恕转宽。回家午饭。写有关培和一稿。晚饭后去看艮庸，庸等午前来未值也。温度低。

27日 早起散步购油食。写稿抄稿。为培和的青年党籍问题写一文并抄之。以《人心与人生》田抄稿交孟景云转艮庸。何绛云来，谈取得出国护照。郭大中夫妇来坐。维志来助理琐事。雪昭送来面包3件，自言疲备不堪。收章友江儿子信报其母丧，即答之。

28日 早起写稿一段。车来同杨等赴会；进行第四条。十二时回家午饭。去剪发洗澡。

29日 早起写稿一段，随即抄之。去什刹海东北角一转。回家午饭。潘从上海来见。晚间维志来。

30日 早起写稿。车来同杨等赴会；进行第五条，朱第一发言。回家午饭，饭后休息。卢广绵来谈，多有可取。换车月票。补：昨

取回洗件。

## 5月

1日 早起先出散步，遇维博来，自言其得意事（建议用水灌田事）。写稿一段，嘱其还书借书于星贤。维志来，与之谈儿童公育等问题。阅阳明《传习录》。钦东送来素菜，菜以松花蛋等予之。

2日 早起出散步遇维博来。维志来补订年谱。维博昨访艮庸、申府，谈及潘事。潘访晤维博，维博谢拒其求。收袁洪铭一信。星贤来谈。维志明日将去岳处，告以医史数事。培和来，以我所写者交付之。补：维博等擦洗窗户、换窗帘。

3日 早起写稿一段，随即抄之。午后散步附近。恕儿来谈，培和来过。阅《明儒学案》，有所摘取。

4日 早起写稿一段，随即抄之。午饭后去北大看儿孙，宽等尚好。因晨闻有雨，温度低，天晴好。

5日 早起检阅《理性之国》稿，末段似可用。车来同杨赴会；谈西贡胜利后局势。午饭后去紫竹院散步。回家晚饭、洗脚。

6日 早起写稿一段，随即抄之。艮庸来谈杭州派性问题。陈维志来谈岳老移居。与培和谈话。散步至邮局，兑上海田25元。晚间



雪昭送面包来，付予 25 元。阅《反杜林论》。

7 日 早起因失眠未写稿，阅书。车来同杨赴会，谈前五条。午饭后小睡。访良庸略谈。回家晚饭，潘来借 10 元。

8 日 早起写稿。维志来付给 10 元。逐段阅《反杜林论》，有不易懂者略之。去中山公园，游人多。回家洗足就寝。

9 日 早起思索写稿未动笔。车来同杨赴会。宋发言强调精神原则，朱细谈却好。回家午饭。去看恕儿。天不暖。

10 日 早起修改昨稿，随即抄之。培昭送来招柑甚多。午后访何绛云。剪发，回家晚饭。维志进行编年〔谱〕工作。

11 日 早起维博送来许多书，阅之，其中有申府《知乐歌》。续阅《反杜林论》，未写稿。去看晓青未遇，晚间青来小坐。维志来略进〔行〕年谱工作。

12 日 早起着手写稿。进食后，车来同杨赴会，第六条结束，极须准备第七条，午饭后动手。何绛云送来食品多色。

13 日 早起写发言稿终日。雪昭送来面包两件。

14 日 夜来赶写发言就睡甚迟，早起匆匆未锻炼身体，写出第二段六条。车来同杨赴会，发言甚畅，但来不及作结。午饭〔后〕去

洗澡、修脚。晚间阅书就睡。

15 日 早起整理所写人生稿的文字，未能新有成就。俞仁则来还我发言稿。抄写新整理稿。去地安门散步购蜜枣等。

16 日 早起写完发言稿七、八两则。同杨一道赴会，发言后又有无味纠纷。十二时回家午饭，风大未出。收培志信。焕骞寄回我评卓吾文稿及抄件，不佳。通电话煤气公司。恕儿来坐，送到苋菜、腐竹等。天气暖些。

17 日 早起写稿不多。午饭后去紫竹院散步，人太多，无觅坐处，回家途中购西瓜尚好。

18 日 早起写稿不多。维博来同去紫竹院散步，虽游人仍多，却有坐处。八时回家，维志在等候，抄评卓吾稿完成两份。囑维博以李书及我评文送良庸。购大西瓜去 3.5 元。崔建华来谈其母病情。又周冰清来看树菜。答焕骞一航空信。

19 日 早起写稿抄稿。车来同杨一道赴会，申、于末后纠缠。回家午饭。食西瓜尚好。发上海田稿二纸。

20 日 早起决定先写第二十一章《人心发展》，从复阅各旧稿摘要入手。午后看良庸，询广东旧事。发星贤信附稿。雪昭送来面包。

21 日 早起摘旧稿。车来同杨等赴会，程发言。回家午饭，休

息。去看恕儿，闻宽儿情况尚可。回家知维志来过。阅《印度哲学史纲》，不佳。

22日 早起摘取旧稿文句。阅《印度哲〔学〕史纲》。天热，未远出。晚间维志来进行年谱工作。

23日 早起工作如昨。车来同杨等赴会；谈5月20日毛主席声明。十二时回家午饭，天热未出门。晚间维志来进行编年〔谱〕工作。

24日 早起开始写二十一章。午饭后欲睡不成，小东来玩，与之谈话。颂天、渊庭来，漫谈。晚饭迟。写致岳美中信。

25日 早起发岳信，写稿。维博来助理琐事，借去先君遗书一册，同去洗澡剪发。晚饭后维志来，进行编年〔谱〕工作。

26日 早起写稿未佳。车来同杨等赴会。杨发言，众漫谈。回家午饭，何绛云来未晤，留字知唐现之病魔。晚间雪昭送来面包，谈东北以〔及〕北京，贪污舞弊发见甚多。

27日 早起改昨写稿，自觉急迫求成之病。落雨一阵。收杨天孙信。良庸、颂天来坐，还《焚书》于我。恕儿来取去《列宁选集》一册。阅黄绶的《阳明行状》，于用兵之机智变诈甚详，有悟良知，看“杂技英豪”，同有此悟。

28日 早起写稿。同杨一车赴会，散会特迟。午后去百货大楼觅布鞋不得。思索写出新悟。发维博一信奖勉之。

29日 早起写稿。崔建华来云，其母已故即将火化，菜去门头沟医院送葬。我去地安门觅布鞋仍不得。晚饭后访良庸，未遇颂天。登车时伤左臂，自敷药。

30日 早起写杂记。写请假条托杨交去。午后去大栅栏觅布鞋未得。写发杨天孙一信。黎光恢来坐。

31日 早起写稿一段。去前门购布鞋一双。回家午饭，以内衣付洗。晚间建华夫妇来道谢。落阵雨，温度低。换车月票。

## 6月

1日 夜来有雨。早起未写稿，写札记。维博来助理琐事。去地安门购西瓜，不见了。购切面、豆腐、茄子、香菜等。维博换借先公遗书一册。晚间维志来谈年谱事。

2日 早起思索写稿，阅旧稿。车来同杨等赴会，闻又将出去参观。十二时回家午饭，小休息。陈瑾贞来。访良庸，未遇颂天。

3日 早起写稿一小段。写发良庸一信。散步附近。颂天来，谈话甚久，留晚饭，借去评孔等文稿。收上海田寄来我稿及抄件，收维博

一信。

4日 早起写稿。车来同杨等赴会，领取工资；闻黄维等随第一路最近出发。午后郭大中来坐，漫谈。培和今晚出京回故城。

5日 早起修改昨稿，甚妥。天阴凉，有小雨。又收维博信，内有艮庸给他的信。兑上海田30元。去看恕儿，嘱小东代买西瓜。

6日 早起续改稿。散步至朝阳菜市。午后洗澡。晚饭时小东送来西瓜，切一半予之。雪昭送来面包，付给30元。

7日 早起写稿。食西瓜及蛋糕，散步附近。午后去什刹海散步。收杨天孙答信。小雨旋晴。拆下被里。维志来工作。

8日 早起写稿。维志来工作。星贤来坐、艮庸继来。潘怀素来言将南归，赠予路费25元。午后维博来，取去《华严经》等书还张申府。维志晚来工作。取50元。

9日 早起写稿一段。同杨一车赴会，王克俊谈12条。回家午饭。饭后休息，去西单剪发。菜请客。政协电话明日九时集会。付房租8.53元。

10日 早起写稿。车来赴会，乃知为布置去山东参观之一组。我表示不参加，愿去东北。回

家后又补发一信，陈明如去辉县亦可。颂天来谈，即留午饭，借去我《人心人生》手稿第一册。阅马科斯临别演词，非泛泛。直属组学习会停开已宣布。

11日 早起即去中山公园活动习拳，回家进食。写发焕骞一信。又收培任自梧州来信，即答之。

12日 早起写稿甚畅。午间钦元来玩，饭后去。去看恕儿不在，转至百货大楼购茶叶，回家午饭。

13日 早起改昨稿。去紫竹院散步，回家午饭。晚间维志来编订年谱工作，据云将下乡支农。

14日 早起改稿颇好。天热未出门，通电话于煤气公司要煤气1桶。订正《敌后游击区域行程日志》之文字。渊庭送来凉糕。

15日 早起写稿尚好。维博来，嘱其去看颂天并取回我稿。艮庸来坐，据云去东北一组已开会，他不去。交来有关勉中一稿。<sup>①</sup>订正敌后日程稿文字。阅新编《病理学》尚好。

16日 夜来有雨，早起颇凉。二十一章完功。维博抄敌后稿，开始复写三纸。维志来付以10元。补：昨雪昭送来面包4件。午后同

<sup>①</sup> 1940年著者及其同人创办勉仁中学于四川璧山，1941年迁重庆北碚，1950年为国家接收，改为重庆二十二中，今又改名为勉仁职业中学。

维博看“杜鹃山”影片。卢广绵来未值。怨儿挈女来小谈去。

17日 早起大改昨稿。访张申府，临别跌倒，膝盖轻伤。回家午饭，知颂天曾来久候我。涂红药水于伤处。晚间维志来取用5元，据云明晨下乡支农。写发申府一信。

18日 早起未操练肢体，续改稿，乃完成二十一章。天热兼行走不便，未出门。改第二十章成稿。

19日 早起思索改稿，为第二十章作结。颂天来谈，交回我稿，又取去我稿。申府来坐。颂天午饭后来去。洗脚小睡，睡起写稿一段。

20日 早起抄稿不少，阅印度哲学旧著。华世荣来坐，知其往来于京冀间。天热有雨不大。收袁洪道信不答。

21日 早起抄二十一章稿完。良庸、培昭来坐（借去病理学）。于二十章如何结束有悟。收焕骞回信及我稿。

22日 早起改二十一章稿中之一条。维博来抄敌后行程稿。雪昭送来面包2件。午后落雨，阅印度哲学旧著。

23日 早起改稿完，抄之，加信发邮上海田。又写发良〔庸〕、

颂〔天〕一信，约讲心经。剪发，有小雨。郭大中来坐。

24日 早起阅二十章已成部分，思索如何结束。收潘信即答一信。怨儿来漫谈。昭侄持彭清恺信来，即写答彭一纸付其转去。<sup>①</sup>

25日 早起写稿尚可。午后星贤来坐。晚饭后散步至邮局，购邮票2元。预报明日将大热。

26日 早起写稿。颂天还来我两稿，借去《人心与人生》抄本3册。晚饭后散步附近。

27日 早起写稿待酌。阅《中国文化要义》（错字仍多）。散步附近。

28日 早起预备讲纲。进食后星贤、良庸、颂天来，为之讲心经，又谈有关佛法事，十时半散去。午饭后小休息，去看培昭，与颂天等谈彭老事业。回家知维志来过。

29日 早起写稿，抄之。维博来，嘱其抄敌后一稿。阅《三国志》。晚间维志来编年谱。

30日 早起写稿尚可。收唐现之儿女信，即答之。散步换车月票、购蔬菜。阅《中国文化要义》，校改错字。赵凯来，言其母病高血压。

<sup>①</sup> 彭清恺为彭翼仲先生三子。

## 7月

1日 早起写稿待酌。去看卢广绵未值，购柿椒。回家午饭。阅《文化要义》，校改错字。晚间华世荣来。雪昭送来面包2件，谈当局加紧督工，检查户口本将换新的。

2日 阅王船山《庄子解》甚好。维博来抄敌后日志，随我散步至三里屯。购豆腐。

3日 早起写稿待酌。去洗澡修脚，回家午饭，购桃脯等。收上海田信。

4日 早起写稿似可用。午饭后小睡。终日阴云。收田寄回我二十一章稿及抄件。散步附近。

5日 早起思索写稿。去政协取工资、回家午饭。存储100元，改定期800元，兑上海田30元。晚间维志来，黎光恢来。食西瓜甚美。

6日 早起写稿。维博来，抄敌后稿完，装订二册，嘱送艮庸校对。维志来编年工作（1940—1941年）。钦元来过，云不放暑假，去学军事。

7日 早起写稿将竣功。维志来抄〔年〕谱。去北大看宽儿，即午饭。归后校阅旧抄稿。

8日 早起第二十章写完，全书完。维志来抄写，卢等来谈。潘来坐。去看恕儿略谈。

9日 早起校阅旧抄稿，以

新成稿寄上海田抄写。去剪发。抄旧稿。钦东来，与之谈话。

10日 早起写《书成自记》未完。维志来，未抄稿即去。颂天来，谈话多时乃去。午后去地安门散步。

11日 早起检出颂天抄旧讲《人心与人生》记录本阅看。去艮庸家与颂天等谈话，回家午饭。温度高。《书成自记》待改。

12日 早起改《书成自记》。付房租8.53元。换煤气桶，去地安门鼓楼一转。

13日 早起写《书成自记》。维博来重装订《人心》第二册，嘱其送交艮庸颂天一些文稿。阅吴某《南行日记》（同马建忠去印度北疆）。雪昭送来面包，谈扩大贸易事。取回洗件。

14日 早起续写《书成自记》。发唐现之一信，询《朝话》存否。阅船山《庄子解》甚好。阅颂天抄《意识与生命》讲稿。

15日 早起《书成自记》写完，即抄之。维志因病假来坐，嘱其电告煤气公司，即日送来1桶。散步附近。收何绛云一信。

16日 早起以《书成自记》空邮上海田。去公园散步遇潘。菜去王府井归来甚晚。准备写《东方学术概观》。

17日 早二时半起写新稿，六时去紫竹院散步，习拳，人

多。回家午饭。维博来乱翻乱阅，午后再来时责之，使改订装《人心与人生》。恕儿来言晓音病，漫谈。气温度高至 37 度。

18 日 早起写稿。收上海田信及寄来我稿并抄件。早出散步，购油食。阅书。菜出购物。

19 日 夜来热甚，三时出门外坐片时，回屋写稿尚好。午后续写注文。以 1955 自序寄上海田抄写。天热有雨。

20 日 夜来热甚。早起写稿，出洗澡，回家午饭。维博来，还其《庄子解》等书，付 5 元，嘱以《人心与人生》原稿送交良庸处，取回田抄三册。晚间雪昭送面包来。

21 日 早起写稿尚好。去看晓音病，已见好。回家午饭，小休息。气温稍降，仍觉热。

22 日 早四时起写稿尚可。星贤来坐，出示梁任公佛学讲稿。维志来有怪闻，令人嗟叹。晚饭后访星贤还其书。去看培恕告之。

23 日 早起写稿尚可。收唐现之回信转寄良庸。检出《墨子闲话》、《庄子集解》阅之。

24 日 早起写稿。菜去医院诊视，左下肢肿痛。维志来。郭大中来，以西瓜、大桃见赠，据云苦夏畏暑。

25 日 早起写稿尚好。午后去剪发。维志午前及晚间先后

来，付给 10 元，进行编年〔谱〕工作。收潘信。

26 日 早起写稿（第二章）。有意减食量。晚饭后维志来工作。崔建华来过。阅《十三经概论》。

27 日 早起写稿尚好。潘来坐数语即去。维志来抄〔年〕谱。午后维博来装订《人心与人生》。收上海田信，即答之。晚间维志从岳处回来，约好明日游园。

28 日 早五时起，即收拾出门去颐和园，人甚多。同岳散步说话，至九时出园回家。午饭前访良庸、培昭略谈。饭后小睡，准备写稿。

29 日 早五时起，有雨，不热。写稿尚可。午后雨大，终日未出门。温度大减。阅《宋元学案》简本。

30 日 早起写稿。夜来雨大，降温。维志来抄〔年〕谱。饭后去前门购桃等。菜去地安门。

31 日 早起写稿尚好。午后去紫竹院散步甚佳，可惜在拆塔。归途换车月票。菜去百货大楼。

## 8 月

1 日 早起写稿尚好。菜去看陈瑾贞，归来颇晚。雪昭送来面包，未谈话即去。

2 日 早起写稿后去北大

看宽儿，搭车甚费周折。饭后回家，钦东在等候，嘱其带信，约恕一家明日同游紫竹院。维志来未值。

3日 早四时起，五时出门，六时到紫竹院，与恕儿一家散步划船。十一时回家午饭。维博早来未遇，午间乃见面。收杨公庶信云开会。

4日 早起写稿未成文。去政协听参观各组报告。因冷气先退，回家午饭。收上海田寄来我稿及抄件。晓音来玩。

5日 早起写稿尚好。同杨等一车赴会听报告(续咋)，领取工资。回家午饭，休息，良庸、颂天来坐(送食品多色)。收上海田信。晚间维志来，谈菜脚病。

6日 早起写稿。同杨等一车赴会，续听报告(费孝通长篇甚好)。回家午饭。终日阴云未雨，去洗澡甚畅。

7日 早起写稿。同杨等一车赴会，听报告，各报告均好。晨起有雨，终日联绵。闻维志来过。兑出上海田30元。

8日 早起写稿。同杨等一车赴会。茅以升报告好。晚间雪昭来，付30元。去剪发。以菜药方付雪昭购求之。

9日 早起写稿。同杨等一车赴会，听河北省报告尚好，刘、李讲话后散会，月内无学习会。饭后去恕儿家，以电影票付音。

10日 早起维博来，助理琐事甚多。维志来钉纱窗，抄〔年〕谱等等。雪昭送来穿山甲药剂。终日未写稿。

11日 早起写稿尚好。终日落雨，时大时小。晚饭后出门看电影，九时后回家就睡。

12日 早起写稿。阴雨未解除，温度低。菜服药大泻。写答赵凯信付去。

13日 早起写稿尚好。午饭后去看良庸、颂天均不在。经西单购桃脯等回家。李芸书、张祚延来坐。菜继续服药。

14日 早起有雾。写稿一段。午饭后休息未出。元、东、音三小孙来玩。朱星来乱谈一气。阅伍严合印序旧稿。收政协电影票。

15日 早起写稿尚可。黄、云、王、李来，为之谈话甚多。午饭后小休息，访杨公庶，通电话唤车。潘来言去焦作转沪。发杨天孙一信。车来看政协电影“(登高峰)”、“迎金日成”。十时就睡。

16日 早起出购油食、写稿。恕儿来漫谈时事。菜出洗澡，夜八时乃归。阅大程子学案有感动。

17日 早起写稿。维博来助理琐事。维志来抄〔年〕谱。赵君迈来坐。雪昭送来面包，说其女病肝炎。与维志谈话。

18日 早起写稿尚好。午后访张申府。回家晚饭食粥。

19日 早起写稿尚可。去洗澡，午饭后小休息。晚饭后访卢广绵，得闻中央政情。回家承其相送。收杨天孙回信。

20日<sup>①</sup>

21日 早起写稿。颂天来谈，借去第三册，又以东方新著付之。陈维博来，嘱其以《管子》送申府，申有答笺。三小孙来玩。阅《庚子西狩记》。

22日 早起写稿。又阅《庚子记》，末段尚好。终日未远出。

23日 早起写稿尚好，将结束。维志来言，被派去山中采药。访艮庸、颂天，宽恕两儿适亦来，艮则出门未晤。卢广绵、郭大中先后来，碍我写作。

24日 中宵起写稿，又就睡，第二章儒家完。维博来助理琐事，嘱其送交张申府《人心与人生》全三册，得回信。出购蔬菜点心。

25日 早起校对东方稿。去艮庸处取回东方稿，庸、颂均不在。写发田信及稿付邮。潘来言即回上海，其生活将有着落。剪发。晚饭后去看恕儿。雪昭送面包来未值。

26日 早起检出有关道家资料阅之，准备写第三章。午饭后去北大，宽不在，只看到钦元，与

之谈话甚久。回家晚饭，知庸、颂来过。维志来略谈。收马仰乾信。

27日 早二时半起写稿第三章一段。去看颂天，谈至九时半。维志来抄〔年〕谱。回家午饭。阅《老子校释》、《史记》等书。颂天来辞别；以艮庸抄本《人心》付之。

28日 早起写稿尚好。写发艮庸一信。午后去前门一转，散步而已。

29日 早起写稿，午后续为之。去鼓楼一转。收政协电话，下月1日学习会开始。又政协明日有电影。

30日 早起写稿不多。通电话与政协，无车。蔡去看〔电影〕。收杨天孙信。

31日 早起写稿。出去洗澡修脚。维博来代办车月票。兑杨转潘15元。购切面。维志来抄谱。雪昭送来面包、鸡蛋。崔建华一家来坐。维博晚再来（从熊处来）。收上海田信，即答一信。

## 9月

1日 早起写稿有得。同杨等一车赴会，听文件传达，漫谈。午饭后访张申府，取回《人心》稿三册。收何绛云信，云南游可能作罢。唐现之癌恶化。

<sup>①</sup> 是日有日无记。



2日 早起写稿。阅贝柯夫《大脑与内脏》。去西单购蜜枣桃脯等回家。欲去看良庸未果。

3日 早起写稿尚好。同杨等一车赴会，略略发言。回家午饭。收煤气1桶。收陈维博一信。发颂天、叶石荪信。

4日 早起写稿。星贤来坐，借去《人心》我手稿两大本。午后访良庸取回我稿及马先生信件。恕儿来未能畅所欲言。

5日 早起洗脚，阅老子书，未写稿。写答马信。车来同杨等赴会，领取工资。午后卢来谈。访何绛云不值。

6日 早起写稿，午后继写无得。兑出上海田30元。潘杨15元。晚饭后去看恕儿一家。雪昭送面包来，付30元。收杨一信。

7日 早起写稿尚好。维博来助理琐事，同去百货大楼，购上衣1件。何绛云来坐。维博送来《中医名词术语选释》，阅之大有用处。付出本月房租8.53元。购葡萄酒。

8日 早起写发上海田信（内第七页改稿）。车来同杨赴会，漫谈《水浒传》。回家午饭。以新衣付洗房平整之。

9日 早起写第七页改稿，又写道家新稿。培昭引其子黄玮夫妇来见，谈新疆情况尚好。午后去紫竹院散步，回家晚饭。维博送来

代购布裤，付予5元。有小雨，温度低。

10日 早起写稿尚好。同杨一车赴会，漫谈无味。回家午饭。出剪发。星贤送还我稿，即发郭大中一信。

11日 早起写稿。不赴座谈会。去看黄玮，全不在家。回家午饭。收上海田信，知抄件付邮寄来矣。发黄玮一信片。

12日 早起写稿尚好。同杨等一车赴会，漫谈。回家午饭。郭大中来，以《人心》抄本三册付之。收上海寄来我稿及抄件，又一信言后半将重新改抄。发星贤一信。

13日 早起写稿尚好。散步附近。午后去公园一转，经西单购果品，回家晚饭。不见维志来甚怪。收星贤回信。

14日 早起写稿尚好。维博来，囑取洗件，付洗件、购炒面等，又购《前汉书》十二册，阅之。

15日 早起未写稿。车来同杨等赴会，听人漫谈。回家午饭。休息，去颐和园散步。收颂天一信。

16日 早起检阅旧稿，日后乃写稿。维志采药回来坐，恕儿亦来，闲谈多时。晚饭后散步附近。

17日 早起写稿。车来同杨等一道赴会，仍杂谈《水浒》回家午饭。维志来抄年谱稿。

18日 早起写稿尚好。黄玮来，为说明许多旧事及旧政情。

午后去东四、东单、地安门、新街口觅苏打饼干不得。

19日 早起写稿。同杨等一车赴会，听人漫谈《水浒》问题。十二时回家午饭。阅张山雷《难经笺正》甚好。看培怨。

20日 早起写稿。去看良庸等，遇于途中，告以明日请他们吃饭。维志来不值。阅《艺文志》。

21日 早起写稿尚可。维博早晚来两次。维志亦来两次，各抄书稿。黄家老少及黎光恢等应邀来，饭之于附近餐馆，恕儿代表招待，用去14元余。宽儿夫妇挈小宁早晨来过。雪昭晚送面包来。崔建华挈其子女来过。

22日 早起写稿不佳，待改，车来同杨等赴会，听人杂谈。阅《选佛谱》，出乎意料。

23日 早二时半起写稿尚好，又就睡。七时前起床，进食后去西单一转。午饭后修面。今日秋分。换洗被里。收袁洪铭信不答。

24日 早起写稿尚可。同杨等一车赴会，听诸公杂谈。十二时回家午饭。出去洗澡，入夜有小雨。

25日 早起写稿尚可。温度最高25度。去故宫看画，回家午饭。取回洗件。

26日 早起写稿。车来同杨等一道赴会，杂谈而已。回家午饭。检阅旧件。据宣布下次开会将

在下月6日。

27日 早起写稿一段。午后访鲜恒谈颇久。温度低，据报将有小雨。午前王星贤来坐。补：昨有李海安来访。

28日 早起思索写介绍孙著一稿。维博来抄稿，嘱其还书与申府，饭后同至动物园散步。写发鲜恒一信。

29日 早起阅孙著，着手写稿。钦元来（看体操）。钦东来，为之谈杜孙故事。维志来坐。菜去政协看电影。温度低，加衣。

30日 早起写稿尚好。收鲜恒回信。夜雨至晨方止。去三里屯购面食等。于连芬送来面包三件及诸食品。秋凉加衣。雪昭来送面包，我既就寝未见面。

## 10月

1日国庆节 早起写重印孙著《拳意述真》叙言稿。维博来嘱其代购香醋、大头菜等，换车月票。维志来抄书。去东四剪发。食哈密瓜。

2日 早起写稿数行。写发颂天一信。维志早晚先后来抄书。维博来代购蜜枣等。鲜恒父女来坐，为之谈医理多时。维博晚来同出散步。

3日 早起再写发颂天一信。准备写东方学〔术〕稿。郭大

中夫妇来坐，交回《人心》稿三册。维志来抄书。午后去西单经动物园回家晚饭。维志晚来。

4日 早起写道家章末段。去看罗赵纫秋及其子式纲。午饭后休息散步。赵君迈米未值。

5日 早起准备写道家末段。答访赵，未觐面。回家午饭，阅旧札记本。黄玮回新疆来辞行。

6日 早起写稿。车来同杨等赴会，漫谈而已。取工资，回家午饭。晚间去恕儿〔家〕，全不在。写杂记。

7日 早起写稿尚好。兑上海田30元。杨潘15元。晚间雪昭来付30元。阅《汉书》。秋意深，加衣。维博晚来。何绛云来，言将去广州小住数月。

8日 早起写完道家一章，去看良庸付之。回家午饭。午后去看恕儿，不料彼此相左于途。阅《汉书·列传》。

9日 早起写发良庸、大中各信(推迟游山之约)，开始写第四章佛家之学。

10日 早起写稿。车来同杨等一道赴会，杂谈；下周将进行33条。回家午饭，良庸送还我稿。维志晚间来，嘱其去恕儿家一行。

11日 早起写稿。恕儿来。星贤来，送点心、酒等，为谈所写道家章。午后去公园一转。收朋三祝寿信答之。有所询问和谴责。陈

瑾贞送水果、点心。

12日 温度低。早起维博来，清扫洗刷室内一切。维志来助算水费等，送信与杨，托代请假。购鱼肝油丸。付维志10元、维博5元。收颌天信，回答杜先生身世问题。良庸、培昭来坐，送我食品，借去《拳意述真》。晚间鲜恒父子来，送食品。收上海田信祝寿。

13日 夏历重阳节。温度又回升。维博维志先后来，星贤来，恕儿来。夏润生来送食品。大中来，罗太太来，陈瑾贞来。同维博去西单一转。晚间钦东来。晚间雪昭送来面包鸡蛋。

14日 天阴冷。写稿不佳待改。午后访何绛云不值。补：维博携信件去抄，维志携《人心与人生》第三册去抄。

15日 早起写稿。车来同杨等赴会，王逼我发言。十二时回家午饭。何绛云来未值。阅《王莽传》完。洗澡剪发于东四。

16日 早起写稿尚可。写发上海田稿及信。收潘、杨回信。维志来更换冬日窗帘。良庸来还《拳意述真》。晚间外出被自行车撞倒。

17日 早起写一字条，撤消发言之请。同杨等一车赴会，听王芸〔生〕谈“长征”纪念。回家午饭后访星贤，取回我稿。步履稍不灵活，多步行以锻炼之。

18日 早起写稿。午饭后

星贤来，同去历史博物馆，未看完，已近六时，回家晚饭。步行太多，尚不疲乏。艮庸送来《草药汇编》。

19日 早起维博来，以新购王安石文及科学史话示我。维志来助理琐事。午后去看艮庸未值，遇恕儿夫妇。回家晚饭，阅有关长征论文2篇。雪昭送来面包3件。

20日 早起写稿。车来同杨等赴会，听传达农业文件3件甚好。回家午饭。

21日 早起写稿。车来同杨等去农展馆参观，太匆忙，且未尽看。回家午饭。维志送回我笔。取出《儒佛异同论》等稿。收上海田寄来抄件及稿一纸。

22日 发上海田一回信。车来同杨等赴会，以“穷则变”发言。回家午饭。卢广绵送来费正清书，介绍其见张申府。晚阅费书，有见到处。

23日 早起写稿不多。发维博一信片。去看恕儿，回家午饭。天气佳，散步至鼓楼而归。阅费书。购新鞋1双。

24日 早起写稿。车来同杨等赴会。十二时回家。午后去洗澡。阅费正清书，有摘取。

25日 早起写稿。晚间维博来，告以预报明日有雨，不去香山（其后竟不如所报）。发宽儿一信，望其来看我。

26日 早起维博来改钉各

小册，去天坛散步。十二时回家。艮庸全家及儿媳小孙来，未值。午后维志来，在左脚伤处敷药片。阅《中国古代科学家史话》，殊失望。钦东来玩。

27日 早起写发颂天一信。写杂记。车来同杨等赴会。程、申谈农业学大寨。回家午饭。钦东、小音、恕夫妇及胡父来，同饭于附近餐厅。维志来，新购消炎镇痛片。雪昭送来面包2件。

28日 早起洗脚，换用新购药片。查阅佛词典。阅费正清书。等候宽儿竟不见其来。发黄琛一信，散步附近。

29日 早起写稿。车来同杨一道赴会，听朱、申等发言。回家则宽儿在候，即同午饭，谈话然后去。晚收上海田寄来我稿及抄件。

30日 早起阅旧作《印度哲学概论》，甚好。出去看黄琛之小孩。剪发，回家午饭。再阅旧作觉甚好。

31日 早起写稿不多。车来同杨等赴会，以长征四十年纪念为题。十二时回家午饭，小休息，去换车月票。

## 11月

1日 早起思索写稿。去鼓楼一转即回午饭。晚间维志来坐，

揭去脚上药片。

2日 早起写稿尚好。维博来抄书订书。散步去邮局取回培和寄来包裹，收上海田信。

3日 早起写稿，车来同杨等一道赴会。王芸〔生〕、申〔伯〕纯发言。十二时回家午饭。出去洗澡修脚。

4日 夜来睡眠好，二时半起写稿，六时煮面食之。午后去东风市场购物。晚间维志来，以《内经》等新旧医书付还之。黄琛夫妇挈其小孩来辞行。阅《摘译》四期，汤恩比文。

5日 早起写稿。车来同杨等赴会，未及发言。领取工资，回家午饭。去西单及东风市场等处，购食品茶叶等回家。兑上海田30元、杨、潘15元。洗脚、贴药片于左脚。

6日 早起收拾进食后即去香山游览，有阳光而无风，上半山即折返城。星贤来，未值。

7日 早四时起写稿。车来同杨赴会。杨发言有充分准备甚好。回家午饭，休息后答访星贤。天阴欲雨。

8日 早起写稿待酌。揭去左脚药片。晚间雪昭送来面包及电灯管，谈其工作。维志来，付还其《摘译》。培恕来漫谈，借去《汉书》二册。

9日 早起写稿尚可。写发

正觉一信。维博来助理琐事。维志来，知其伤膝盖。午后同维博访岳美中，以东方稿付其阅看。到颐和园一转，人多之极。

10日 早起有雾，写札记。车来同杨等赴会。抄杨发言于小本，回家午饭。《人民日报》多有可看记载。晚间雪昭送面包来。收何绛云信即答之。收颂天信及有关杜先生身世。

11日 早四时后起，思索写稿未着笔。维志来，予以10元，借去《美国与中国》一书。午饭后去看良庸，不料维博竟取来书架送黄家，归后发雪昭一信，解释其事。郭大中来坐，借去东方学已成之稿21页。维博代购《红旗渠》影片票送来。收杨天孙一信，述潘情况。

12日 今日以纪念孙中山，停学习。早起写重印孙著叙言。去看《红（旗）渠》及大寨电影，回家午饭。写稿不多。收雪昭信，说杨超病，叹息宿世因果。微有感冒，流涕不止，服银翘丸。

13日 早起写稿。出洗澡，归午饭。访杨公庶还其稿本，并托其请假一次。流涕仍未止。

14日 早起写稿不佳。去公园看菊花展览甚佳，回家午饭。晚间洗脚（温水）。维志来，建议服通宣理肺丸。

15日 早起改稿尚可。去剪发，回家午饭。赵君迈来坐。访

卢广绵还《美国与中国》一书，借来萧乾的书。晚间雪昭来云杨超入医院，取用40元。

16日 早维博来助理琐事，以杨超病告之，喻以三世因果之理。嘱其购桃脯。维志来小坐。晚饭后步行约一小时，然后就睡。是日未写稿。

17日 早起写稿。车来同杨一道赴会，听宣读农业文件（各地学大寨奋发情况）。流涕见好。

18日 早起写稿。去公园再看菊展。维博忽来，云曾晤申府、良庸，出示袁了凡《四训》，阅毕即付还之。送来岳作抄本阅之。

19日 早起写稿。车来同杨赴会，就大寨会略发言，回家午饭。阅书《法华经忏》。去看恕儿一家，嘱钦东转告北大数语。

20日 早起写稿。维志来言岳美中类中风入医院已4日。午后访张申府。阅岳《述学》等稿，知其旧学有根抵。维志借去萧书。

21日 早起写稿。车来同杨赴会，阅读文件，回家午饭，散步附近。晚间《十地品》看完。

22日 早起写稿，出外散步，风大而冷。午后去看张申府，遇彭某。回家晚饭。

23日 早起写稿，维博来抄书订书，退还各书。维志晚来交回肖书，散步漫谈。

24日 早起未写稿。车来

同杨等赴会。就通渭县略发言，回家午饭。去看张少怀，不能走路。回家晚饭，菜去洗澡。雪昭送来面包2件，据去杨超住入海军医院。

25日 早起写稿尚好。散步附近，有风不甚冷。午饭后小睡，再出散步，购得柿饼，出乎意外。

26日 早起写稿尚好。车来杨、董皆病假。赴会未发言，十二时回家午饭。午睡未着，菜等去看周，归来甚晚。泡脚就睡。

27日 早起写稿略完，散步鼓楼而回。午饭后坐息。

28日 早起写稿完。车来赴会，听有关福特来京的传达，提前回家午饭。二时去军事博物馆参观，回家晚饭。

29日 早起写稿不佳。良庸来坐，谈及清华北大事，只有慨叹。去剪发，恕儿来未见。晚维志来。

30日 早起写稿，三小孙来玩，午饭后小睡。去换车月票。恕儿夫妇来坐。维博来几分钟即去。

## 12月

1日 早起写稿将完。车来赴会，听人发言，回家午饭。续写《叙言》稿完，散步附近。晚间雪昭送来面包、鸡蛋，谈及其工作新闻等，换屋内管灯。

2日 早四时起，思索写佛

学一章。散步鼓楼，回家午饭。寄发上海田《孙著叙言》稿。星贤来不值，即以此稿寄阅。

3日 早起细阅《成唯识述记》未动笔。车来赴会，程思远病，人少，杜发言长。回家午饭。再阅《唯识》。出去洗澡。

4日 早四时起，写佛学稿尚好。王星贤来谈，以孙著付其阅看。袁鸿寿夫妇来坐。车来，参观历史博物馆，长征史迹甚好。宽儿来同午饭，略谈。回访袁，听其谈话。晚间维志来坐，闻岳病见好。

5日 早起写稿。车来同董赴会，谈福特来访问题，取工资。回家午饭后，兑上海田30元、杨潘15元。

6日 早起写稿尚好。午饭后去东风市场购药片、防寒帽3.8元。阅《自然辩证法》杂志颇好。

7日 早起写稿尚好。维博来抄稿，维志来修电灯。气温低于往日，天阴欲雪。终日未出门，不见雪昭来。

8日 早起写稿。车来赴会，谈福特来京，略发言。午后去北大看儿孙，知岳病不要紧。回家晚饭，雪昭送面包，付55元。

9日 早起写稿。袁昌夫妇来坐甚久，谈及贡嘴上师。因囑培恕取柳州寄来果箱。知良庸今晚回广州，午后四时去看他，回家近八时。

10日 早起写稿。车来同杨赴会，未发言。回家午饭。去西单觅手套未得，购蜜枣等，回家晚饭。培昭午饭时来过。

11日 早起写稿。去地安门前门觅〔得〕手套一副7.8元，购香皂去3.4元。郭大中送还我稿。写发培恕、维志各一信。

12日 早起写稿未成，写致岳美中一信稿。车来同杨等赴会，听召集人谈学习计划，十二时回家午饭。小睡。收上海田信，即答之。

13日 早起思索写稿。天冷不外出。维志来予以10元。发岳美中一信。午后写六波罗密一段。晚饭后七时余就睡。

14日 早二时半起写稿（关于六波罗密），休息，进食。维博来抄稿订书，维志来助理琐事。去地安门一转。钦东来言将去北大，分给柑桔而去。崔建华一家来。天气尚佳。

15日 早起写稿有得。车来同杨赴会，临末发言述自己所受教育及教育主张，十二时回家午饭。去洗澡，剪发。收上海杨、潘信，晚饭就睡。

16日 早起晚了，修饰昨稿。袁鸿寿来谈话，借去《人心与人生》抄本两册，午饭时去。小休息，收唐某信答之。晚饭前钦东来玩。

17日 早起写稿。车来同杨赴会，听人发言，回家午饭。去地安门鼓楼一转。宣布康生去世。

18日 早起写稿。去西单购酱菜等，巧值素菜馆开业。回家午饭。拣出棉鞋试用。再次宣布卫星上天。维博晚间忽来。

19日 早起写稿。车来同杨赴会，听人发言，回家午饭。气温四度。收上海潘杨信。

20日 早起写稿至午后，散步附近。晚间雪昭送面包来，未坐。付全年报费等24元。

21日 起不早，写稿待改。维博来助理琐事，拟去素菜馆未果。午后维志来，以旧发言稿付其抄写。

22日 早起写稿尚好。车来同杨等赴会，听人发言，回家午饭。三时去西单购桃脯等，素菜馆一看即回。

23日 早起写稿。袁昌来，为之讲解吾书，借去第三册。午后写发昭侄一信。散步附近（昨晚冬至）。

24日 早起写稿未成文。车来同杨等赴会，漫谈放国民党罪犯，又传达陆定一案件，回家午饭。晚间维志来云，闻云南少数民族乱象，又教育问题〔及〕上级矛盾象。

25日 早起写稿尚好。培

昭来，留饭。维博来言调工作。散步附近。晚饭后车来，同菜去看《万水千山》话剧，十时回家。

26日 早起查书未写稿。车来同杨等赴会，漫谈教育，回家午饭。郭大中送来纸盒可用。恕儿来，知宽又犯肝病。收维博一糊涂信。

27日 早起先收拾琐事，后写稿。散步附近，购得柿饼。晚间雪昭送面包来，谈云南回乱及教育革命近闻。

28日 起床已六时半，收拾进食，未动笔。星贤来还书，小谈去。午饭后去看恕儿；存储50元。

29日 早发岳美中一信，写稿尚可。车来赴会，宣布从31日休会，明年1月2日复会。回家午饭。切囑培和一语。散步至十条底。天气暖而无风。

30日 早起开始写第五章论学术。气温度高至九。饭后洗澡。收昭侄转来马先生信，即答一信囑转良庸。维志来未见。

31日 早起略进食，即去东四租汽车直赴西苑访岳美中，谈及我稿云抄存其道家一章，春秋二分，冬夏二至对于人生命之关键性；郭子化最近冬至身故。去看宽儿略谈，回家午饭。维志在。天暖，阳历除夕。



## 1976年

## 1月

1日 早五时起，写陈著《静功疗养法》跋语，嘱维志抄录，连同陈著送岳看。出剪发、换车月票。午饭培昭、培和来。晚间赵春生送食品来。散步附近，购点心等。维志从岳处回城来见。

2日 早起写稿。车来同杨等赴会，谈1965年词二首及社论。回家午饭，休息，去鼓楼一转。培恕来，购冻柿，食其一。收上海田信。

3日 早起写稿。袁昌交回我稿，谈话甚多。午饭发寄上海田稿(16—28)。卢广绵来谈，还其书。菜及培和去政协看电影。晚间雪昭送面包来，言其次女病。

4日 早五时起写稿尚可。出购茶盘一具。收昭侄转来艮庸信即答之，又发星贤一信。阅旧作东方学稿。夜睡灯忽灭。

5日 早于暗中起床，进食于外，未能写稿。车来同杨等赴会，简单发言；取工资。邀张同义修理灯，竟无功。

6日 起床已七时，因无灯也。思索写稿，阅评价孔子一文可

用之于新著。张同义两次来修灯均无成。晚饭后访雪昭不遇。房管所来人修灯成功。雪昭来付55元。补收王星贤一信。

7日 早起写稿未成文。车来同杨等赴会，未发言，回家午饭。阅《人心与人生》抄本，电灯又灭，电66.2161约雪昭修理。

8日 夜来无灯，早六时多雪昭来修理成功。续阅《人心》抄本。钦东、晓音来玩。维志晚间来坐。(维博始终未见)

9日 早起听到周总理逝世广播。不闻有天气预报。车来同杨赴会。群众悼念周公，申、于发言后我发言，回家午饭。闻街道开会，群众亦有哭者。

10日 早起写稿一段，阅《参考消息》。收香港胡时三信，写回信。郭大中来坐。维志来付以10元。思索自己检讨发言。

11日 早起写稿尚可。发香港胡信，写发颂天信以胡〔信〕转去，嘱其转艮庸。维博送来新制布鞋，询知其生活状况。维志来过。

12日 早四时起写稿，意外有成就。车来同杨一道赴会，检讨自己上次发言态度不端正，补充一重庆紧张工作一段。回家午饭，

小休息。去看恕儿，听其所闻悉者。回家晚饭。

13日 早起写稿至午后，有得。散步附近。收陈肃一信即答之。

14日 早起写稿尚好。车来同杨赴会，王芸（生）提到周公遗囑及赴朴初悼诗甚好。午饭后去天安门广场一转，到公园小步。回家晚饭，收杨天孙信。

15日 早起写稿尚好。去洗澡理发，回家午饭。又去地安门购切面半斤。培昭来坐，出示良庸来信及王森从合肥来信。

16日 早起写稿，车来同杨赴会。陆殿栋在悼周总理致词中，不能毕其词而病倒，送医院，随即散会。回家午饭。收陈维博一信甚好，即答之。

17日 早起写稿尚好。去西单购酱菜，回家十二时过。饭后休息，写发维志、袁昌各一信。晚间雪昭送面包来略谈。

18日 早起写稿至第三问题尚好。星贤来，维志来，为谈我的往事（命相家言）。维志为菜推拿颈项。菜出门一次。钦元来，午饭后至四时乃去，高中毕业将去插队云。

19日 六时后起床，不再写稿。收拾进食，车来同杨等赴会。知陆殿栋、范汉杰均病逝，提前散会，回家午饭。收上海田信。洗脚，

自己修脚。收上海田抄件及原稿。又收孟宪光照片。写发史良一唁慰函发去。

20日 早起写稿。袁昌来谈甚久，以《伍严两家合印叙》付其阅看，即携去抄写。

21日 早起写稿。车来同杨等一道赴会，人少（申、王、朱），十二时回家午饭。风大而冷。钦元来，留晚饭。谈一些话而后去（云从农展馆来，又去其叔家）。

22日 早起写稿。寄发上海田稿（至33页）。去三里屯购食品。恕儿来漫谈。收取陈肃邮包。

23日 早起写稿。车来特迟。会上人少，未发言，回家午饭。散步附近，天气回暖。阅旧稿，发钦东一信片。晚间雪昭来，言其次女入医院，索价30元，送面包2件。

24日 早起写稿。袁昌来，为之谈伍严两先生事略。午饭后同杨、朱一车赴范汉杰追悼会。回家钦东来，为之讲锻炼身体之术。袁借去严著《大学考释》。

25日 早起写稿至34页第五章完。去百货大楼购茶叶。维志来过。去三里屯购食品，阅旧著。

26日 早起写稿未成文。车来同杨等赴会，略发言，宣布放假至下月9日复会。回家午饭，写发星贤、大中、袁昌各信，约于29日聚餐。

27日 早起写稿有得。华世荣来，维志来扫房。散步附近，午饭后去西单购桃脯。星贤来坐，赠点心等。

28日 早起写稿尚好。陈嘉来，培和为炸烙炆盒甚好。又老穆送来烙炆。饭后休息。三时同杨、朱等去八宝山陆殿栋追悼会，看慰史良。回家晚饭。《参考消息》载美国文盲20%，可讶。

29日 补：昨收焕骞一信，今答一信发去。笺注五蕴之行蕴一条。去素菜馆与星贤、大中（夫妇）、鸿寿（夫妇）等聚餐，菜甚拙劣。二时后回家，口渴甚，晚饭改进杏仁粉一碗而已。

30日 早起阅旧著《民族自救》甚好。<sup>①</sup>晚间雪昭来过。维博有一信，来订书，出示基辛格一书，阅之甚久。洗脚十一时就睡。维志送来水果及酒一瓶，旧历除夕也。写发涤玄一信。

31日 旧历元旦。起身早，星贤来谈，袁昌夫妇来，颇费辨解仍未晓悟。陈氏弟兄来，取出相片大家争看。晓青、培修、培昭、培和、培恕、胡真、颂华、四个小孙、鲜恒及其女，培玉及其婿马君率其子女来。散步附近。维志从岳处来，言岳自度过不去今年。收上海田信。

## 2月

1日 早起写发良庸、颂天各一信、又张丽珠一信。出门剪发，换车月票。焕伦夫妇来谈（四弟妇偕来）。罗太太之孙罗龙来（送饼干1盒）。

2日 早起写稿。郭大中来谈。午饭后休息，散步附近。维志一早一晚来两次，漫谈，知局面不定。

3日 写发孟宪光一信。写稿有得。赵君迈挈其小孙女来漫话许久。维博晚间来，留饭。培忠侄来。检理稿件。

4日 早起写发恕儿一信，嘱其来谈。写稿，散步附近。卢广绵来谈许久。检理稿件。

5日 早起复阅东方学旧稿，尚可用。去看张申府、少怀、培昭三家。午饭后休息，恕儿来，知华代理，为之谈三大问题。鲜恒之女来谈学医问题甚久。收维博一信片。

6日 早起写答维博一信、又发上海田稿件（36页止）。散步附近。检理两箱文件。

7日 早起学术四大类写

<sup>①</sup> 即《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村治论文集）。

兼改。访卢广编以《理性之国》付其阅看，回家午饭。阅辛平先生《北云集》。崔建华一家来。维志来谈。早晨雪昭忽来，略谈时事。晚遇培恕于途。

8日 早起写兼改旧稿。午后访鲜恒略谈。写发袁昌一信。有雾阴云。未见张丽〔珠〕来。

9日 早起修改稿文。车来同杨等赴会，领取工资，宣读中央一号文件，谈代总理华国锋事，回家午饭。去邮局兑出上海田30元、潘15元，发田稿及信。恕儿来谈自己往事。收维博寄来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二册。华世荣送还我稿及严著，知袁昌病入医院。早罗式纲来过，送玉米面。

10日 早起阅旧著《中国政治问题》上册。<sup>①</sup>鲜叔燕来，为之讲中医。收培昭信。

11日 早起稍迟，收拾进食，车来同杨等一道赴会。通电话与煤气公司。听传达中央文件（关于清华事），十二时回家午饭。饭后去看培恕，述说乡建运动，回家晚饭。

12日 早起审改《中国政治问题》文字完。夜来有雪，至晨未休，甚好。午后去东市散步，购香蕉等。晚间维志来，付10元。

13日 早起阅旧作《中国到宪政之路》甚好。车来同杨等赴会，听人发言，回家午饭。去洗澡。终日阴云不解。晚间维博忽来，订书后即去。

14日 起床稍迟，收拾进食。袁昌来谈清华大字报激战情况，嘱为李令吾作书。午饭后去剪发。终日阴云不解。

15日 早发学委会一信。阅旧著论政文字。维志来抄稿。午饭后去北大，宽尚好；转至张丽珠家小坐，回家晚饭。维志再来漫谈。

16日 早起复阅旧著改正错字。维志来抄书。午饭后休息。恕儿来谈时局，为之讲民盟等事，以《民族自救运动》交其带去阅读。收颂天一信，涤玄、培志一信。

17日 早起复阅旧著改正错字。午饭后去紫竹院散步。收杨天孙信。发雪昭信而雪晚间适来，修好电灯，知其病一次。

18日 早起阅《为团结抗敌合作建国而奔走的经过自述》，酌改文句，大致可用。<sup>②</sup>维志来抄东方学旧稿。午后去公园散步，人太多，天气佳，有阳光而无风也。

19日 早起阅罗隆基所写他参加民盟及旧政协之文，加批语。午后去紫竹院散步，天气尚佳。

<sup>①</sup> 《中国政治问题》即《中国政治问题研究》，已收入全集卷六。

<sup>②</sup> 遗稿未见。

昭侄来，饭后去。

20日 早起修改南京和谈纪录。午后去地安门购炒面。落雪不大，阴冷。培和来过。

21日 夜来有雪不大，早起收拾一切。阅改和谈纪录。维志来略谈而去。下午访杨公庶略谈，回家晚饭。收孟宪光回信，信中言有糯米寄来，尚未到。

22日 早起写答孟宪光一信发去。修改和谈纪录完功。收上海田信即答之。去恕儿家，看到两孙，而恕不在家。

23日 早起检寻往年南京和谈遗留文件竟觅不到，但又出现《旧政协会参加始末谈》一册，随手点阅一过。午后访袁昌谈许久。晚饭后雪昭送来面包，略谈。

24日 早起忽觅得南京遗留文件，在《政协始末谈》及相关各件加批注。王星贤来谈，维志来抄东方旧稿。阅伍先生答亚三论学书，准备写跋语于亚三文章后。

25日 早起着笔写跋语，得少许。收孟宪光寄来糯米等件，写答孟一信。郭大中来坐。赵春生来。

26日 早起写稿数行。维志来抄东方旧稿。钦元来言将下乡，即率之购高级水笔等物。赵君迈来小坐。阅严先生著书。恕儿来，未见。

27日 早起写稿未成文。

阅严著。去洗澡修脚，回家午饭，小休息。恕儿来，为之谈往事，以《旧政协参加谈》等件交其携去阅看。取出50元储蓄。收何绛云信。

28日 早起写稿尚可，有小雪。在附近剪发。郭大中来坐漫谈。《参考消息》《生物体内有时钟》一文，可注意。通电话于政协。

29日 早起写稿尚可。维志来抄稿（补：昨晚他来，知时事进一步发展）。袁昌来谈甚多。午后两孙来玩，钦元下乡展期。去恕儿家，与宽儿谈岳情况，回家晚饭。雪昭送来面包3件，谈话叹息不已。收上海田寄来抄件及原稿。

### 3月

1日 早起写稿。车来同杨等赴会，听宋希濂发言，回家午饭。去陶然亭公园一转，六时后到家晚饭。换车月票。

2日 早起写稿有得，散步购柿饼。午后张曙麓之子炳汉自天水来京相见谈甚久，恕儿适来。晚饭散步。

3日 早起开始写《生物与天时节气变化息息相关》一文。车来与杨等一道赴会，听杨发言，回家午饭。访卢广绵，取回我稿两本。晚饭后思索写稿。

4日 早起写生物一文，收宽儿信。午后去紫竹院散步。晚间

维志来看张炳汉处方，谈医甚有悟性，可嘉。

5日 早起收拾一切，维志送来医话。写发岳美中、张炳汉各一信付邮。车来同杨等一道赴会。阅医话甚佳，回家午饭。访星贤以东方学稿付阅，访袁昌略谈。晚炳汉来谈，取去年谱资料及评价孔子稿阅读。维博忽来即去。送来煤气，取领工资。培昭来，知良庸病，决往广州。

6日 早起写稿（生物）。兑上海田25元，杨、潘15元，取出50元，于、赵借100元。维志来坐，言明日有团任务。

7日 早四时起收拾即去西郊，一路顺速，借园门不开。进食后与岳父女遇合，觅路登山，谈医甚久，未及时事。出园看培昭，怨夫妇均在，知怨分配工作。回家午饭，晚间维志来，略告之。

8日 早起收拾一切，写生物稿。车来同杨等赴会，因故提前散会。午饭后写稿不多，散步购物。

9日 早起写生物节奏一稿至午竣，即清抄之。袁昌来谈，散步附近两次。赵凯来辞行。培和住房成问题，陈嘉忽来即去。阅历年剪存之件。

10日 早起检阅剪存之件，颇有重要者，细阅一天未尽也。同杨一车赴会，无聊之极，回家午饭。崔建华来见菜。

11日 早起细阅剪存件，加批注。王星贤来还我稿，又谈其所闻周遗孀事。午后恕儿来谈，以《论俄国人》一文及陶宏纪念其父之文交恕细读。写发维博一信，维志晚间来谈。

12日 是日纪念孙中山屏我于外。细阅剪存件加批注完功。去洗澡，散步附近购香蕉点心等。

13日 早起写发汪东林一信。收维博信，审阅维志所抄旧东方学稿，封寄上海田抄清。去看张炳汉，以医话及我写生物一稿付其阅看，他送我回家。

14日 早起改写伍陈一稿。张炳汉来，交回我稿件等，谈话至午乃去，以儒佛论付其带回看。不见维博来，甚怪。雪昭送来面包，修理电灯，言将去黑山寨。收培昭广州来信。散步未远出。

15日 早起写稿，阅严著《大学考释》。维志来抄稿。发寄东方学旧稿于上海田，购点心，出剪发于东四。

16日 早起写伍陈一稿。收维博信、钦元信。何绛云来未值。购蜜枣、茶叶，转至西餐厅。回家张炳汉来谈，以《中国文化要义》一册赠之。

17日 早起收拾进食。维志来抄稿，以生物一稿付其送岳美中。阅严著《大学考释》。大风而冷。发何绛云一信。

18日 早起写伍陈一稿，大风且冷而室内暖气已停矣。阅严著。为活动身体出访袁昌，往返多半步行，偶及太极拳及孙禄堂、杜心五事。

19日 早起写稿不多，散步有风。晚饭后答访何绛云。

20日 早起写稿，外出购饼食。午后散步于西郊动物园，回家晚饭。收杨天孙信。

21日 早起写稿。维志来抄书，维博来装订稿件，付给20元购新衣，又代我购一夏裤。恕儿送来岳还我稿，略谈时事。晚饭后访杨公庶。

22日 早起写发培恕、渊庭各一信，写寄上海田信及稿件。同杨一车赴会，十二时回家午饭。大风扬尘。出购切面，回家晚饭。张炳汉来，以东方学付之阅看。

23日 早起写稿。午饭后去北大视儿孙，以稿付宽看，回家晚饭。收杨天孙信。

24日 早起写稿不多。车来同杨赴会，回家午饭。收维博寄来《齐民要术》节本。钦东来，收回剪存2件。不见张炳汉来。补：昨早维志来抄书。

25日 早起小雨夹雪微寒。修面，写稿。维志来抄新稿。伍陈论学一稿完成。散步附近。

26日 早起略迟，收拾进食，写发星贤一信片。车来同杨赴

会，改移会场，回家午饭。去颐和园，桃花未放。收昭侄广州来信。

27日 起身甚早，进食在先，检理旧件，分别装订之，收箱中。星贤来坐，以近著交其阅看，谈鸿一、亚三往事。渊庭夫妇挈其小孙来坐，袁昌亦来，均遇晤。午后去东安市场，值修路，多曲折。

28日 早起，先进食。维志来抄稿。有雨及雪，终日未远出，亦无人来。杨公庶来笺借书，又囑代请假一周。检阅旧日记。

29日 早起收拾一切，车来赴会，听人发言。电知煤气公司索煤气。手表失踪，未解其故。晚间维志来，为谈与毛主席的谈话。雪昭送来面包3件，略谈时事。收维博一信、上海田抄件及稿。

30日 早起收拾进食，发袁昌一信，袁适来谈，并交回我稿件。午后检得手表，去紫竹院散步。郭大中未值。张炳汉来坐，交回我稿，约明日再来照相。

31日 早起收拾进食，阅抄件，写发上海田、郭大中各一信。车来赴会，听发言，将分八问题进行，回家午饭。张来同出照相。晚间维博忽来，教戒之。

## 4月

1日 早起写稿于杂记册。出洗澡，午饭后休息。张炳汉来，谈

话极多。晚饭前，换车月票。

2日 早起收拾进食，车来赴会，听人发言，回家午饭。去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总理潮流甚盛。去看恕儿，只见钦东。晚饭维志、培恕来谈甚多。张炳汉离京回甘肃，晨间来，未晤。

3日 早起写稿，郭大中来坐谈。去三里屯购药未服，服葱姜糖水。雪昭送面包来，谈所闻。

4日 清明节日，早起阅旧日自述一文，维博抄之，又装订《辞海》等件。访杨公庶。

5日 早起检理旧件。车来同杨赴会，领取工资，电促送煤气桶。喉干疼。袁来〔谈〕天安门广场情况。

6日 若感风寒，流涕不止，写请假条。雪昭来付60元。嘱其觅维志来，维志嘱服APC一片，同时服银翘解毒片。

7日 夜来似觉好些。九时维志来谈天安门情况及他以工人民兵夜守公园。午后袁来亦谈天安门肇事情况。雪昭送来药片略谈。

8日 早七时起，仍不好。杨公庶来谈甚久（张东荪、叶挺等）。午后袁昌夫妇来，赠秋梨膏，诊脉，谓仍须解表。维志诊脉，意见略同，付以5元购药，服用梨膏及银翘丸。闻中央新决议二项，时局进一步。再付维志5元。

9日 早八时起检理旧件，

分别存毁。出门数步，觉天暖。广播中央二项决议。服用秋梨膏及银翘丸。

10日 感冒未解。七时起床，收拾室内进食。散步到邮局，兑出上海田25元、杨、潘15元，散步回家午饭。郭大中来坐。晚间维志来，嘱其送信与培恕。收上海田寄来抄件。

11日 早起维博来，恕儿来同赴清华〔池〕洗澡，大汗出，回家午饭。午后维志从岳处来，药可不用。付维博5元，嘱送信与袁询问补剂问题。收上海田信，又颂天信。

12日 夜来觉热，有汗，咳未解，鼻涕多。袁来诊脉，久谈，并为菜诊脉，指点明白。杨公庶来问明日大会赴否，谢之。赵春生代购青果止嗽丸送来，试服之。培恕晚来谈，就睡。

13日 早起尚可，流涕未改，进食。写发恕儿一信，写种种自己不料想之事。收杨天孙催问信。

14日 早起天暖，更换衣服，进食，附近剪发。袁昌来未得谈。维志来抄书不多。午后小东送来补中丸，与之谈话甚长。晚饭后雪昭来漫谈。咳嗽未愈。

15日 早起写稿不多。午后去紫竹院散步，无风土，有花树。回家晚饭，咳嗽未愈，服止嗽青果



丸。

**16日** 早起收拾进食。维志来抄稿，与之谈中国文化特征。闻清苑动乱。散步东郊转访袁昌、华世荣。回家晚饭，发宽儿一信。

**17日** 早起一切如昨，写稿。星贤来坐，出示功纯、仲瑜各信。赵君迈来坐。维志来提议服岳前方，未采纳。写发渊庭一信。晚服止咳桔红丸。

**18日** 早起思索写稿。雪昭送来面包3件，修理电灯。郭大中来小坐，言书店怠弛。颂华来言宽病有加，交回我稿。维博来助理琐事，代购食品，取回相片。发张炳汉信及相片。维志来，约明早去医院。

**19日** 早起维志来，同车去北大医院，女中医诊脉开药方，取回，晚饭前及临睡前各煎服一次。收上海田及星贤各一信。

**20日** 早起写答上海田信，连续两信发邮。钦元来，与之谈话。晚间雪昭送来药丸及代渊庭还我《人心与人生》三册。

**21日** 早起鼻涕减少，仍无病已脱体之感。思索写稿。袁昌来谈吴顾毓往事，谈时事。收上海杨、潘信、李渊庭信甚怪，即答之。又函袁索心经新译文。晚恕儿来谈不少。

**22日** 昨晚来服药，早起如常，流涕大减，偶尔咳嗽。收拾

进食，星贤来坐。天气预报，大风降温。写自叙二则于年谱之前。

**23日** 早起写稿。收培昭、良庸信。袁昌来坐，心经译文竟不可得。竟日大风，晚饭前散步附近。写发维志一信（怪其不来）。

**24日** 早起写自叙两则完。维志来，尚未见我信，自白其最近几日情况。菜嘱其代办粮食等事。为菜按摩推拿有效。

**25日** 早起抄自叙两则。维志来抄稿。维博订书，嘱其购桃脯等件，与之谈话（有关周总理）。晚间送字条与培恕，恕即来谈话（谈中国特殊及政党问题），九时乃去。付培和40元。

**26日** 早起收拾进食后去洗澡，回家午饭。培和代购招柑甚佳，自购鸭梨、苹果。阅旧著《社会本位教育草案》。

**27日** 补，昨日维志来，为菜推拿按摩有效。早起检理旧件，有所点改。去东四剪发，购切面。

**28日** 早起检理旧件。维志来为菜推拿。菜出看病，取回许多药。我午后去北大看宽儿有深谈，回家晚饭。以我《教育文录》一册寄上海田抄写，附一信。又收田信，即答一信。

**29日** 早起写发北大一信，附去良庸、培昭信。检理旧件。访杨不遇，购点心3包。

**30日** 早起又发北大一

信。访杨略谈。钦元、晓音来。检理旧件加批注。

## 5月

1日 早起出购油饼。维博来，换车月票，送信与袁。袁来用针，天阴效减；谈所闻。午后维博再来，付以抄件，晚九时去。

2日 早起检理旧件。维博来助理琐事，维志亦来，各付给5元。传闻28日有3件事发生（苏使馆爆炸等）。收杨公庶信、服通宣理肺丸。

3日 早起检理旧件。写英国宪政一则。袁来为我用针。外边风土大不出门，气温低。发张申府一信。维志晚间来坐。

4日 早起服通宣理肺丸。写《英雄欺人》。出购食品，风大而冷。午后写毛主席的晚年。郭大中来，交回我稿。写发张炳汉一信。晚间赵春生来。

5日 早起写稿（晚年）。车来同杨赴会，领工资，回家午饭。去公园看牡丹，惜海棠、丁香均谢落矣，回家觉腿脚乏力。维博忽来，助理琐事。钦东来，与之谈话得要。换煤气桶，春生代购菜。

6日 早起洗脚。维博来助理琐事，维志来，对两人谈吴顾毓

等事，装订《东方学术概观》。写稿不多。晚间雪昭送面包来，谈其家人病况，许为其大女提供医院费用，当付45元。卢广绵来谈。

7日 早起写稿，进食后同杨一车赴会，传达将开联组会，准备发言人，十二时回家午饭。兑出上海田30元、潘、杨15元。晚间雪昭来言其大女已入县医院。

8日 早起写札记一则。中午雪昭来，付给45元（从储蓄取50元）。写致领导请休假信稿。菜出洗澡。恕儿来谈甚畅。收张申府信。发雪昭嘱其次女信。

9日 早起写札记未完。访杨公庶征询意见。午饭后访申府，回家晚饭，再访杨公庶托其以我信件交学习会。雨中回家鞋裤湿污。

10日 早起收拾进食。出剪发，经朝阳菜市回家午饭。以裤付洗。晚间维志来，为之谈讲许久。

11日 早起写《宗教与科学》一文未完。<sup>①</sup>午后去紫竹院，归途大风扬尘。晚洗脚就睡。发岳美中信，约星期五会面。

12日 早起续写稿。收香港周信即答之。到前门一转。维志来，约定随我访岳。

13日 早起写稿后访袁留件，晚饭前袁来，商谈吴古玉事，付以20元。杨公庶介绍一女工来见，

<sup>①</sup>《科学与宗教》即《科学与宗教为同根共生之二物》一文，见全集卷七。

与菜同话。参观崇文门商场。

14日 早起维志来，即同去颐和园会晤岳父女，为〔我〕诊脉，随至其家进食，开药方，归途购药，一路谈话。午饭后休息，晚饭前服药一次。

15日 早起写《宗教与科学》完功。服药两次。去恕儿家丢下字条，回家午饭。风大尘沙盈案，不能写字。晚间维志来，写年谱稿。雪昭送来面包3件。收上海田寄来抄件二。

16日 早起煎药服之。阅田抄件，将在唐文前题识，未成。维博来助理琐事，维志来抄年谱稿。小东来与之谈话，二次来送食品，即去恕儿家看宽儿等，回家晚饭。服药（最后一次）。收上海田、杨各一信。

17日 早起写唐文前题识，并抄入手册。出洗澡修脚，回家午饭，培和来过。

18日 早起写稿（毛主席晚年）。接政协电话，明日下午有大会。于、王二公来长谈，劝勿固执不到会，允之。星贤来坐，又回访之。

19日 早四时起写稿，进食后去龙潭湖散步，回家午饭。午睡未佳，三时车来，同杨等赴会（纪念5·16）。回家晚饭。

20日 早四时起写稿。访杨公庶申明请假及到会日期。风土大，回家午饭。审订1953年9月建议一稿寄上海田抄写（航空）。维志来，与之杂谈。

21日 早四时起写稿，检看毛言论集。风土大未出门。晚饭前后风息，出购点心等回家。

22日 早四时起写稿。袁昌来谈。午饭后小休息，出游散，天热折回。韩履冰来，晚间培恕来，赵君迈及孙女来，漫谈无味。

23日 早四时起写稿。维博助理琐事，与之谈出世入世，资质甚钝。晚间维志来，与之谈和尚打伞。<sup>①</sup>阅《头针疗法》小册，购《药物手册》，付2元与维博。以上两书均为维志借去看。

24日 早起写发言底稿。车来同杨等一道赴会，发言清楚，十二时回家午饭。饭后出剪发，购西瓜十斤回家食之，抵晚饭之半。钦东来送粽子，稍谈话。闻章友江病故。

25日 早起写续稿。天热32度，预报明日34度。清晨出门一次。换床单。收上海田信，云收我寄稿。泡脚后用拖鞋，收冬鞋，取夏鞋。雪昭送来西包3件，为其家中病人多而忧愁，开喻之。

26日 早起写稿。去动物

<sup>①</sup> 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

园散步，巧遇黄琰挈其寇姓外孙，立谈甚久。回家午饭。晚饭后去看怨儿，促其访觅黄颢；<sup>①</sup>谈韩丁文章。

27日 早起写稿间袁昌来谈。收吴古玉信即作答，再助20元，同送袁收转。午饭后天热未出门。

28日 早起写续稿完功，维志来交其一看。出外散步不远即折回。钦东送甜酒来，知其电视机付修理。雪昭送来面包3件。

29日 早起抄毛语于册。访王星贤，同游故宫看画。回家午饭，洗脚。预报有雨未验。

30日 早起抄旧记之可取者。维志来换窗帘，谈话。午后维博来，借去箱内文件阅看。晚间维志来搞年谱。终日未出门。

31日 早起写追记迭次谈话。去琉璃厂等处购折扇及毛笔。回家午饭，天热不再出。取出旧著备用。收何绛云信。

## 6月

1日 早起写稿，写发晓青信，答何绛云信。访杨公庶，因病去医院未晤。与政协通电话，嘱明早来车。换车月票去5元。收上海田信。

2日 早起写稿不多。车来赴会，十二时回家午饭。收上海田寄回教育文录及抄件、收艮庸广州来信即速答之。

3日 早起答田信付邮，写稿抄稿。风土大不出门，晚饭后风停，散步附近。晓青来，我畅所欲言，十时乃去。一夜为之失眠。

4日 早起写答艮庸一纸。车来同董、孙赴联组会，听杨东莼发言，先退席。取工资，访申府，遇大中，回家午饭。访袁昌，付出房租8.53元。晚饭后雪昭送来面包。补：早晨维志来过。

5日 早起写稿。何绛云来坐，收吴古玉信转袁昌。兑上海田30元、潘杨15元。跌伤右膝，自己贴药片。培恕来，知艮庸回京改期，小东将下乡支农一个月。维博来助理琐事，闻维志公伤颇重，付给各5元；维博借去我稿抄存。落雨大半天。

6日 终日未动笔写稿，午后去附近诊所敷药于膝。

7日 夜来有雷雨。六时起写稿，检出旧作《何以我终归落于改良主义》阅之，甚清楚明白有用。气温不高，右膝似略好，终日未出。晚间雪昭来送面包，谈话。钦东送来钦元之信（劳动情况）。

8日 早起阅旧稿。袁昌来

<sup>①</sup> 黄琰为著者前内兄之女，黄颢为前内弟之子。

坐泛谈，借去严著。晚间雪昭来，付其大女医药费45元。收唐振基信，其寄来之件待取。剪发于东四。

9日 早起阅1950年旧作《中国建国之路》，可存以示后。培昭来坐，送来广柑，剖西瓜食之。去附近诊所为右膝换药。

10日 早起查取往年行动日期。收杨天孙信，声明下月潘住温州其女婿张乃芳家（支农巷44号）。到邮局退回唐振基寄件，发唐一信，拒之。

11日 早起将写稿，恕儿来说其兄之病，又谈其岳家来人情况。去门诊部换药。午饭后去看良庸略谈，回家晚饭。

12日 早起发良庸信。访袁昌略谈，回家午饭。维志伤后来坐，付以10元。阅1960前中苏往来文件及有关论文。

13日 早起阅书，写悟得要领。维博来订书，带去文章抄写。晚间雪昭送来面包3件，云将去武汉，无钱付之。

14日 早起阅书，写出要领。访杨公庶。恕儿来过，阅钦元信即答一信寄北大。散步附近。

15日 早起续写昨稿。去紫竹院，初次购票入门，散步极佳。回家午饭，午睡亦佳，写稿有得。发培恕一信片。访杨公庶略谈，拟下

星期一同到学习会。散步回家。入夜有雷雨。

16日 早起洗脚，续写稿。终日阴云，时有小雨。往返散步至邮局。杨传语不能出席学习会。

17日 早晴朗，续写稿。星贤来谈，托其以我稿送良庸。再游紫竹院，午睡佳。

18日 早起续写稿。袁昌来谈，毛公将不再接见外宾。维志来谈，助我揭看右膝伤处。午后去后海、西海散步，景象大非，经旧居门前、新街口回家。<sup>①</sup>

19日 早起写续稿。邹平学生王伯平来见。午饭后去崇文门，阻于修路，回家晚饭。郭大中来未值。洗脚，就睡。

20日 早起写稿。维博来助理琐事，去购蜜枣、酱菜等。恕儿还来列宁集一册。终日阴未雨。杨公庶嘱人传语，星期五可能有车来。终日未出门。

21日 早起写稿未成文，去东四剪发，回家午饭。看《国家与革命》。晚间雪昭送来面包3件。发郭大中、培恕信各一件。

22日 早四时起写稿有得。寄出吴古玉一印件。去天坛未到即回。午饭后散步附近。

23日 早起写稿。袁昌来谈，留下一稿，加批待其来还之。晚

<sup>①</sup> 故小铜井一号故宅。

间维志来谈，修理电灯无效。有雨不大。

24日 早起写稿。查阅《世界通史》。午饭去洗澡甚畅。晚饭后雪昭来，付给20元。收恕儿转来培宽、钦东各信。

25日 早起准备写稿，检书甚久。恕儿来为我拍照。午饭后午睡不入。晚间维志来谈话。

26日 早起写稿。袁昌来谈，交还我稿。以其致冯信还之。

27日 早起写稿。郭大中来谈。维志代购西红柿送来。维博午后来。终日未出门。

28日 早起写稿有得。维博来钉稿本。去寻纓巷故居。<sup>①</sup>午后睡不成，阅《世界通史》近代部分。晚间雪昭送面包3件。

29日 早起写稿。写发维志一信。阅书史。赵君迈来坐。落雨，知杨公庶又入医院。换煤气桶。

30日 早起写稿有得。去北大看宽儿病，回家午饭。终日阴，小睡。晚维志来，囑办小事。

## 7月

1日 早起写稿有得。去洗澡修脚。午后袁昌来谈，知华世荣访熊仲光。晚间维志来。落雨。

2日 早起写致吴古玉信，

囑其念佛。维志来。同步至袁昌家，以吴信付华世荣。回家午饭，饭后去看良庸，取回我稿。访杨公庶，发林安娣一信。晚间维志来订年谱。收杨天孙信，知潘又离温州，以温州动乱也。

3日 早起写稿有得。恕儿来过。维志来抄书。袁昌来谈。午后未睡好。卢广绵来谈。取出储蓄100元，囑维志送给培恕、胡真。

4日 早起写稿有得。天阴有小雨。维博来助理琐事，以东方学术稿本送袁昌。维志来小坐即去。菜去祝周寿。维博自寻沮丧。

5日 早起写稿。车来同杨赴会，以简明哲学辞典借给杨。领取工资，会后回家午饭。饭后小睡，去西单剪发，回家晚饭。收宽儿转钦元信。

6日 早起写稿。去储蓄所改存单存折。兑上海田25元，杨、潘15元。袁昌来，付以吴古玉20元。访杨公庶，取回苏党史及辞典。

7日 早起阅旧作《人的因素第一》。恕来送来甜酒。同杨一车赴会，听传达三文件，回家午饭。维志来抄稿及编年谱。

8日 早起写稿有得。午饭后去紫竹院散步，回家晚饭。不见雪昭来，甚怪。

9日 早起写发黄颢、黄琰

<sup>①</sup> 纓巷故居即北京崇文门外手帕胡同内之纓子胡同46号。

一信。收马仰乾信即答之。散步三里屯购西瓜，食之甚好。维博忽来，维志亦来。雪昭来，病颇苦，照付45元，介绍其访袁求诊。

**10日** 早起写稿。雪昭来言因雨未访袁，银行领导安排他住医院疗养。何绛云来坐。午后钦东来玩。维志来言，岳美中计划回唐山。

**11日** 早起雪昭送来面包3件。写稿尚可，维志来抄稿。出购荔枝颇佳。李景贤来坐。黄颢夫妇来，十年不见矣。黎光恢来，恕儿来。今日公祭朱德委员长。

**12日** 夜来睡不着，早起精神不好。散步后仍写稿甚少。袁昌来谈，午饭后仍睡不好，出洗澡。维志来谈话失音，借去《唯识述义》。向梁瑛取回书3册，欠1册。

**13日** 早起答燕大明信片发去。写稿尚可。午饭后去寻七十年前旧居及其附近一带地方，步行甚久。<sup>①</sup>星贤来，不值，发给一信。维志来，付以10元。潘怀素忽然来坐（从上海来）。

**14日** 早起写稿。星贤偕刘功纯来坐谈甚久，留下一些文件而去。晚间阅之，印象一般而已。维志来抄稿。有雨。

**15日** 早起加题目于稿。

维志来抄稿。收吴古玉信，嘱送袁看，并取回《人心与人生》一、三各册，不料袁竟以借给他人，即函责之。袁来解释。阅《杜国庠文集》。

**16日** 早起袁送还《人生》第三册。维博忽来，擦窗，助理琐事，送信与星贤。发刘功纯一信。

**17日** 早起写稿。维志来抄稿。接政协电话，邀星期一出席。复阅评价孔子一文。散步至三里屯购食品及蚊香。

**18日** 夜来焚香无蚊扰，但香气使我睡不好。早起写稿，终日无人来。晚饭前恕儿来，传成都将有8级大地震，群众避走云。阅《人心与人生》第三册。

**19日** 早起写稿。雪昭送来面包3件。车来同杨赴会，听组长宣布统战部要各人函报政治谣言事。<sup>②</sup>十二时回家午饭，刘功纯在坐候，谈甚久，付还其各件。终日落雨。发功纯一信。

**20日** 早起写稿，午后完成。阴雨终日，未出门。就睡尚无蚊扰（点蚊香）。

**21日** 早起写请假条，托杨代交去。袁昌来谈吴古玉事。出去剪发，回家午饭。写出有关“政治谣传”函件，准备星期五交去。维

<sup>①</sup> “七十年前旧居”，指宣武门外米市胡同内扁担胡同。

<sup>②</sup> 指不利于“四人帮”之流言。

志来，为讲最近成稿。

22日 早起维博来，抄新作世界革命稿。维志亦来抄稿。出朝阳菜市购桃脯等回家午饭。艮庸、培昭及琛来坐，知其尚好。

23日 早起进食后，同杨一车赴会。以所写李金德亲启一函交去。有小雨，回家午饭。晚饭后散步附近。

24日 早起进食后，七时车来到政协，随众去民族文字印刷所参观。有雨不大，回家午饭。晚饭后去看恕儿，钦东送我归。

25日 早起写稿。宽儿一家来，其病见好。维博、维志相继来，郭大中来。晚间雪昭送面包来。付维博4元。

26日 早起写稿有得。午后去紫竹院散步，归途遗失手表。

27日 早起查阅旧著，未动笔。袁昌来谈，交回《人心》第二册。从银行取50元，午饭后去前门购怀表55元。回家晚饭。收维博一信，不解其意。

28日 早四时前地震，波动颇大，人多奔出户外，且留于户外甚久；愚及琛未出。维志、雪昭、培恕先后来视。午后维博、星贤来视。终日阴雨。收曹钟瑜来信即答一信。收上海田信待答。写稿不多。赵春生来言，其母不得来及其见闻伤亡事。

29日 今日雨止天晴，地

震时有不大。培恕早来，维志午后来，澄澄来未值。访袁知其平安。去换表。答上海田信，收杨天孙信。潘来付4元。

30日 早有雾。袁昌来谈所得消息甚多。检出平叔旧信阅文。维志来，嘱其去看崔建华。据传仍将有不小地震。检理旧件加批注。

31日 早三时街邻来助，出避外棚下，至五时天明乃回家。维志来言崔建华情况、艮庸家情况。培昭引其女珣、珣之女来坐，送到果品。晚九时前即出外避震于棚下。

## 8月

1日 从昨晚至今晨未睡，五时回屋内亦未睡着。提前午饭，饭后小睡。维博来张罗打〔搭〕棚架，到政协接洽无成。恕儿来，共同设计架起一棚度过今夜再筹良策。九时后维志来，又为棚加固。

2日 夜来有小雨，睡尚好。早起移被褥回屋，不意加固之棚非迁移不可；维志约来培恕、钦东共同劳动，自架一棚于七楼前。夜睡尚可。

3日 早四时余醒，睡眠不足。进食后培恕、钦东、维志来视。晓青来谈话甚久。对钦东讲解一些道理。午后星贤、功纯来谈话，借



去《人心与人生》第二册。于连芬来工作。

4日 早五时前起回屋。夜来有雨，幸不甚大，睡尚可，天阴湿。维博从乡来，嘱其访功纯。培忠侄来，罗隆来，胡真、晓音来，钦东来。有传达震轻之说，又传动物园动物异常之说。

5日 夜来在屋睡尚好。天晴朗，钦东来，随我去政协取工资，看良庸等回家。郭大中来坐。发申府一慰问信，收上海田信。

6日 夜来屋内睡尚好，早起散步，维志来过。检阅往年良庸信件多有可取。收培志、颂天问安信，分别答之，发邮。兑上海田25元。外建之棚逐渐拆除。

7日 早起检阅往年傲知、仲华等信件，汰去一部分。以衣服送洗，购蚊香，散步回家。入夜大雨。钦东来送信，云平谷将有地震。

8日 夜来大雨，睡眠尚可。维志来坐，天气晴朗。检阅往年朋友信件加批语。晚间雪昭来谈，付45元。收杨天孙一信。

9日 早起答杨一信，检阅往年旧信件加批往。忽有小地震。去洗澡甚畅，回家午饭。收陈仲瑜问安信，即答之。收袁昌信，知其小病，住原址未动。中夜被叫醒出户外，坐待天明。

10日 早起检阅旧件。华世荣来，知袁去上海。雪昭早来修

电灯。维博来，同于连芬搭棚。晚间雪昭、维志来加工于棚，至晚十时半乃去。棚虽好，环境太闹，失眠甚苦。

11日 早五时回屋，洗面洗足，就睡不成眠。午后恕儿来，唤钦东来，适维志来，移棚于新址，睡尚好。

12日 早六时回屋，就床体操。恕儿夫妇来为棚加固。去邮局发叶石荪两信件，兑吴古玉20元，以碧华〔信〕转换寿。王星贤来，言暂住西郊。钦东乖谬使我失眠。

13日 早四时半回屋洗漱小休息。去和平里觅钦东一家不在，归后进食。行李被褥终日未移回屋。访晤杨公庶，明日将飞西安。剪发，回家洗头。收陈道传问安信答之。又答燕大明信。钦东来，责其无心肝。维志来，以酩酊通大便药送菜。

14日 早培恕来送药，钦东来。菜大便成问题，多方未效。拣理旧信件，加批往。于连芬往来于屋与棚之间，幸天晴日曜，亦不甚热。收张丽珠信，知上海张三姨故去。收港胡时三信，甚长甚好。

15日 早赵春生来助理一切甚好，陪菜去朝阳医院洗肠仍未效。陈瑾贞来过。我决计回屋，撤回一切什物。钦东晚间来，与之谈话，伺候菜饮食，拣理张玉川信件。

维博来助理一切，抄裴稿完。

16日 早起见各家纷纷撤什物回家，似是宣布威胁已解。赵春生母子来，春生陪蔡再去朝阳医院，仍无结果而回。春生母子共将什物送上阁楼，清除障碍。恕及东来。以安眠药进，竟无大效。收潘怀素信、孟宪光信、焕骞信。即答孟信。晚间维志来诊脉，认为寒象，进暖水袋于腹部。与维志看胡时三信，并说明之。

17日 早起蔡病不减，维志来商谈，留下药方，拟访岳美中，托其带去裴文件。写发孟宪光一函，又兑潘15元，兼发一信。答张丽珠信。华世荣来过。培昭来照料一时。收何绛云信（南宁来）。

18日 早起蔡病稍松。恕儿来过，昭侄来。赵君迈忽来。写稿（批注信札）。午后维博来，维志从岳老处回来，有药方而药没有。钦东来。入夜蔡大便略通。夜雨不大。洗足。几次起视蔡病。

19日 早起批注唐君毅信札。去王府井巡视，购榨菜等，回家午饭。午睡不佳。维博来订书。晚间维志来，谈有再度紧张消息。收吴古玉信。

20日 早起写发答胡时三信。大雨小雨终日。批注旧信（真如、名鸿等）。无人来。温度低。付出水费。

21日 早起写徐名鸿信札

批注。以《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一稿，寄上海田清抄。维志晚来，嘱购觅甘草备煮人参之用。钦东来，以我《自学小史》交其带回看。

22日 补：昨政协有电话，约星期一开小组会。检理旧信，批注陈真如信札。维志来抄稿。维博来，以梁任公信及我跋记交其抄写。

23日 早起写批注颂天信。车来赴会，谈地震，先退席，回家午饭。收焦作潘信。去洗澡甚畅，回家晚饭。维志来言23—28可能有地震。

24日 早起正写稿，恕儿来略谈，知中小学开学。蔡又遗尿。去三里屯取回洗件，购饼食。星贤、功纯来谈1927年我讲学事。群众搭棚者又纷纷矣。

25日 早起写一短文。午饭后访岳美中，取回裴文件。维志来，嘱购参苓白术丸。阅伍答张信。

26日 早起阅裴文件，有所批注。发星贤一信。落雨终日。维志送来参苓白术丸5袋。据云明日去唐山修车数日后乃归来。气温低。收杨天孙信、孟溟信。

27日 早起晴朗，晒被子。星贤送来《北云集》下册。收上海田信，提出疑问。

28日 早起阅裴文件，有所批注。午后去北大看培宽略谈。

回家晚饭，培恕、晓音来。阅《苏联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29日 早起写发答上海田信。肚微泻，饮食不谨欤？续阅《苏修出现》一书。郭大中来坐。卢广绵来。维志从唐山回，来见。

30日 早起晴，批注各信札。午后去看艮庸病，遇功纯及尚某。归途拟觅桃脯未得，回家晚饭。

31日 早起批注各信札。去西单购桃脯、葡萄，回家午饭。晚间维志来言，午间曾有地震。车月票换妥。

## 9月

1日 早起写发岳美中一信。写批注于雪峰手迹后，写纪念梁任公一文跋记。华世荣来过。发功纯一信片，收陈道传信即答之。

2日 早起批注旧信，写续《师友之缘》。换煤气桶。天气微热。

3日 早起续写《师友之缘》。去剪发。午后访杨公庶。晚间去看培恕，知艮庸情况见好。收杨天孙信。

4日 早起续写师友缘会稿。午后去东四购黄金桃。回家晚饭。

5日 早起续写师友缘会稿。维博来助理琐事。晚间维志来，谈地震过去事及未来可能。

6日 早起未果赴会。午后

去领工资。看艮庸，收马先生信，转发艮庸。写短文《眼神》。

7日 早起去颐和园一转。访岳美中，精神甚好；谈裴事，回家午饭。去洗澡、修脚。功纯来谈，还第三册《人心》。维志来过，借三革命一稿。雪昭送来面包。付以45元。收上海田抄三革命件。

8日 早起写一新稿，仅着笔。收叶石荪回信，即答之。兑出上海田25元，杨天孙15元，嘉兴吴古玉15元。

9日 早起写裴文完功。午饭访星贤（携去林先生《北云集》下册）。归途闻毛主席病逝。晚饭拣理旧信加批注。早晨培恕来过。

10日 早起听广播毛公逝世讯。车来同杨一道赴会，有赵、王、杜、宋、朱、米等发言，十二时回家午饭。大中来坐。拣理旧信加批注。陈维博来助理琐事。阅龚定庵年谱。

11日 早起拣理旧信件加批注。维博来助理一切，维志亦来过。晚间在附近散步，看到学生成队劳动。

12日 早起取出《中国建国之路》旧稿，阅之甚久。维博来助理琐事。写出明日小组会发言稿。收上海田信。

13日 早起抄写发现旧稿。车来赴会发言，赵朴初有反响，回家午饭。晚间雪昭送来面包3

件，未谈话即去。补：早晨培恕来过。

14日 早起续抄发现之旧稿，完。赵凯、春生、胡惠民来，略谈话，以评价孔子一文付之。午后鲜恒忽来坐。晚间维志来，借去我稿。

15日 早起检理文件。车来赴会，宣布明早十时聚会，回家午饭。写些零件。晚有细雨。

16日 早起清理积压之件。政协通知今天不接我。午饭后访张申府小坐，遇王益之于车上。心身较能收敛。

17日 早起清理几案。车来赴会，宣布明日追悼大会的安排。说我家不必出。回家午饭。街道革委会李同志等来坐，约我明日看电视广播大会实况。

18日 早起清理几案。午后应邀出看电视。写杂记于册。以旧稿寄上海田抄写。寄嘉兴古玉五元。收杨天孙信。

19日 早起写发林安娣等一信。维博来助理琐事，装订各稿。维志晚间来，据云昼夜值班，困乏大睡，明日上午云。胡惠民等来谈话，并交回我稿。

20日 早起检出伍严二公文件。去东四剪发，回家午饭。写致严善明信。袁昌回京来坐，又访之，取回严著大学。小东来未值。雪昭来，遇于途。略谈。

21日 早起写定严先生事略，发严善明挂号信。午后星贤、功纯来谈，留下《儒宗心法》一册阅之。星贤交回《北云集》，功纯借去《人心》一册。补：小东晚来，与之谈话。

22日 早起检阅伍先生传略有关各件。午饭后去紫竹院散步，回家晚饭。收上海田寄来抄件及原稿。收王季衡信，即答一信。发香港周信。

23日 早起改写伍先生传略。去洗澡，回家午饭。检出旧日记阅之，兼有所取。

24日 早起恕儿来谈，国庆停止，追悼延长，成立军事小组（陈锡联、华国锋、毛远新）。走访良庸，回家午饭。发良庸信（有关伍先生事）。收杨天孙信（潘有新址）。

25日 早起写札记二则。午后王季衡来坐，借去《人心与人生》第三册。晚间维志来谈话，托其取上海田带京物品。

26日 早维博助理琐事。访功纯回。钦东来助理琐事。赵君迈来坐。晚间维志来谈（山西王谦被打）。

27日 早起清理几案，发上海田一稿信。田余由东北来坐，将回沪省亲。晚间维志送来代取之件四包，据云昨夜有灵车快行经西单向西驶去，天安门前搭台已拆除

云。

28日 早起取出《伍学综术》，《伍严合叙》各稿阅看，熟认伍学之真，以撰伍传。袁昌来谈。

29日 早起思索写伍传，写加注两则。陈嘉白宝鸡来，闻铁路不正常情况严重。散步附近。写发黄颢一信。收艮庸回信，颇唐甚。

30日 夜来落雨，至晨未休，温度低，终日阴云未解。午后去中山公园散步，细雨濛濛。公园门外有国庆牌。收青岛薄祝寿信。

## 10月

1日(闰8月8日) 早起抄写伍传稿。恕儿来，维志来。杨公庶来，拉我去开会。会上人多，沈雁冰到场，仪式郑重。十二时回家午饭。落雨，温度低至17度。

2日 早起抄写伍传稿。宽儿来，黄颢夫妇及其二子雷杰来，维博、维志来；志抄稿。钦东来促宽到他家午饭。换车月票，散步附近。维博去功纯及申府家。

3日 早起维志来抄稿，维博来助理琐事。抄写伍传。收上海田寄回艮庸稿及抄件。

4日 早起抄写伍传稿。收政协送来字条。午后访杨公庶，步

行回家。晚间维志来言，将上山采药，旬日乃归。

5日 早起抄写伍传稿。午后功纯，星贤来谈。晚饭后，发王季衡信。

6日 早起恕儿来略谈。写发言稿，车来同杨一道赴会。对我专攻，未及发言。午饭后取回工资。兑出上海田25元、吴古玉20元，潘15元。晚饭后熟金经。

7日 早起写伍传稿，去洗澡。回家午饭。王季衡来谈甚多甚好，留下文件给我看。晚饭后去东四剪发。

8日 早起候车不至。写伍传稿，外孙女邹澄来问我往年访延安事，费时间不少。午后去东风市场购白信封。晚间维博忽送来沙发，退回之。写发王季衡一信。

9日 早起写伍传稿。午前散步三里屯。午后去恕儿家，取稼轩词等书，回家晚饭。雪昭送来面包，付45元，略谈。

10日 旧8月17日，武昌起义纪念日。夜来有雨，晨起未休。续写昨稿，阴雨至夜晚，终日无人来。

11日 早起续写昨稿。收吴古玉信，立即回一信。访看艮庸，见到涤玄、颂天各信。回家发马仰乾信。钦东早晨来过。

12日 早起续写稿。维志、

培恕先后来谈政局一新。<sup>①</sup>袁昌来，以所闻告之。晚间雪昭以其所闻互相印证。

13日 早起续写稿。午后去北大与宽儿谈其见闻。回家则大中、维志坐候。付维志10元。

14日 早起即写字条自己看维志面交，经黄城根回家。政协电话通知明晨有大会。晚饭前访杨公庶，步行回家。

15日 早起准备赴会，忽电话传停止。续写稿，去看培宽，略得其见闻，回家晚饭。

16日 早起续写稿，告一段落。去公园一转，回家午饭。陈嘉从故城来，得闻晓青、培忠所谈。培恕来谈，以书付之，云明日去培宽处。

17日 早起维博来助理琐事。清理几案，写稿不多。维志来谈时局。晚间雪昭送面包3件来（从天津回京）。菜学佛，嘱诵金经，略为解释。

18日 早起车来同杨赴会，追补发言，王、于各有表示，回家午饭。访袁昌，步行漫谈。写发林、汪一信（内附于信）。为菜讲解金经。

19日 早写伍传稿。写发王季衡一信。午后维博备点心来，候刘、王来。星贤来小坐，刘未到。

维志晚来坐，开老酒罐。饮少量。

20日 早起检书查稿。访星贤，不值，留字。回家午饭。阅柏格森《形而上学》。大风扬尘。

21日 早起阅《进化论与伦理学》。午后胡惠民来，与之谈话，以《反杜林论》交其阅读。星贤、功纯来坐，维博亦来。天气阴冷，有游行大队见于街道。

22日 早起阴雨终日。去看昆庸，尚平稳。温度低，回家午饭，未再出门。

23日 早起觅《我的自学小史》，忽忆在恕儿处。去剪发，从星贤〔处〕取回创〔化论〕下册，回家午饭。收于老信，即答之。晚饭后去恕处，恕儿适来。维志、雪昭亦来，谈时事，九时就睡。明日天安门百万人大会。

24日 早起检读《创化论》。钦东来，约同访王季衡，阻于交通。午饭后访袁昌，谈话回家。收温州潘信。晚间助菜诵金经。

25日 早起阅《创化论》。元、东两孙来玩，出门又折回。收星贤、潘各信。午后访王季衡，还其稿件，回家晚饭。以伍传寄上海田抄写。

26日 早起检阅《创化论》，增两段译文于《人心与人生》原稿。

<sup>①</sup>指“四人帮”被打倒。

27日 早起有雨（从昨夜），温度低。检阅自学小史，将继续成之。袁昌引唐国海来见，为之讲求学之道。收马仰乾回信，出门散步，购点心。服羚翘两丸，以黄酒引送。

28日 早起仍流涕，续写自学小史末三节。发维博一信。周冰清亲送来寿礼多样。就睡前饮黄酒1杯。

29日 早起电知司机班。八时半车来赴会，听宋等发言，回家午饭。知星贤来过。送来寿礼。午后续自学小史。流涕未愈，服感冒片。

30日 早起恕儿来言艮庸病情不妙。访袁昌，不遇，袁来，约午后会于艮庸处。收蓬山祝寿，即答一信。袁为艮庸开药方。回家知宽儿来过未值。

31日 旧重九。客人多，大中、星贤、罗太太、陈瑾贞、维志、维博、夏润生、恕儿夫妇，雪昭送来面包3件。

## 11月

1日 早起收拾去洗澡修脚。收上海田信即答之。十二时回家午饭。抄致熊信旧稿。胡惠民来谈，以斯大林著作2种付阅。收颂天祝寿信。

2日 早起答颂天信发去。

袁昌来谈所闻，嘱其去看艮庸。出换车月票。午饭后看艮庸，则住入医院矣。回家晚饭。

3日 早起开始写访章老谈话记。午后去西单未达即返。晚饭续写之。就睡前准备明晨更换衣裤。开始服补中益气丸药。

4日 早起用黄酒服丸药，续写谈话记。袁昌来谈，谣言不足信。写发岳美中一信。

5日 早起写稿。电话叫车，车来同杨赴会，听宋谈华主席事，回家午饭。落雪。黄瑜、黄璩来谈其父在医院情况尚好。维博来订书抄书。

6日 早起觉冷，阴雨不大而终日不见阳光。晚间维博、维志来。终日未动笔。

7日 早起思索动笔。维志来抄书，雪昭送来面包、鸡蛋，略谈政局。有韦国清任总理之讯。午后恕儿来谈艮庸情况不坏。

8日 早起写稿章谈话完。钦东来，嘱其代购桃脯。午后王季衡来谈，留下一册，借去《东方概观》。收上海田寄来抄件及伍传稿。

9日 夜来有雨，晨起未晴，起床晚。阅民族自救旧著。晚间维志来进行年谱工作。

10日 早起阅旧著，改正错字。午后去洗澡，回家晚饭，取出丝棉被试用。

11日 早晴朗。写发上海

田一信，续写伍传稿。午后写少怀、培恕各信片。晚间维志来〔做〕年谱工作。剪发于鼓楼，购炼乳两罐。

12日 早起落雪，终日天阴。续写伍传，颇迟钝。去东百货店购物，回家午饭。补：昨付维志10元。收陈肃信即答之。

13日 早起续写伍传。钦东来，手套均不〔合〕其用，嘱其送糖及书于北大。晚饭饮白干酒，头晕不适。维志来，嘱其送信与缪芸台（北京饭店新楼）。

14日 早起准备客来。雪昭送面包3件，略谈时事。维博来抄书钉书，维志来抄书。午后胡惠民等来，赠以《中国文化要义》及《反杜林论》。终日未出门一步。收上海田二信。

15日 早起抄伍传（失去多页，无奈何）。午后去看张少怀，面貌神情俱不好，嘱其背诵《般若心经》。又看良庸，家无人即回。

16日 早起写发少怀、良庸各信。抄写伍传。午后培恕、星贤来谈。补：昨晚十时有六七级地震，我已就睡，听其自然。

17日 早起维博来装订旧稿。写伍传小注文字。收香港周植曾信，内附致陈锡联副总理一信，当为加封转去，并答周一信。维志晚来谈，散步附近。维博云下周不进城。培昭来过。

18日 早二时半起，写致

缪芸台一信，寄李金德转，不知得达否。午饭后维志陪我去西苑看岳美中于病房中。留维志晚饭后去。王季衡来未值，交还我稿。

19日 大风终日。车来同杨赴会，有传达文件甚多，十二时回家午饭，约明日再听传达。发王季衡一信。

20日 早起天晴。收潘信，又收马仰乾回信。车来同杨赴会看文件，半为“四人帮”互相信件，半为各处揭发他们的文件。

21日 早起抄稿。雪昭送来甜面包。略谈。维志来，谈地震。颂华来，谈及乔冠华事。午饭后胡惠民、赵凯来送还我书。培恕来谈。晚饭后缪芸台派车来接去，谈至十时回家。他将去昆明。

22日 早起校改旧著《十年猛进由来》一稿，未完功。收溱玄一信。地震消息甚盛，然而无有。

23日 早起散步至三里屯，购火烧等回家，校改旧著完毕。午后培忠来通知良庸去世。钦东来不值。午后出散步，购点心，几处均人多面货不足。晚间写发溱玄、培志信、马仰乾信、又培昭信。晚间维志来，嘱其看昭侄，并代购〔点〕心，叫煤气。

24日 早起续写延安谈话（1946年）。写发劳士正、傅礼岩各一信，查询伍先生事迹，挂号付邮。步行回家。



25日 早起续写延安谈话完。不解何以不闻良庸消息。维志来云因其家事，嘱托之事未办到。自购点心备用。外间搭棚者纷纷。晚间洗脚就睡。

26日 早起收拾，车来去开会，仍阅文件。十二时回家午饭，饭后去看培恕，乃知良庸于昨晚七时四十分身故；培昭情况尚好。<sup>①</sup>转至百货大楼购蜜枣两袋。回家则培忠在坐，略谈良庸身后问题。维志在抄书，又来编订年谱至九时去。写发星贤、大中、鸿寿、颂天各信。

27日 早起太迟，补写日记。发上海田信（报良庸之丧）。天暖，散步至邮局购邮票。晚间维志来编订年谱。

28日 早起收拾进食。维博来装订《自学小史》，一同散步附近。天暖。嘱维博诵地藏经。

29日 早五时起，六时出门。在地安门进食，去看培昭。黄琛来接其母，据云等待民盟，民盟又等待统战部指示。回家写发培昭一信，有所嘱咐。午后王季衡来坐，以毛公为问。王星贤亦来，谈良庸事。

30日 早起写中国无宗教而有道德一稿未完。出散步，换车

月票。补：维志昨编订年谱。补：袁昌来坐。又罗隆来，代表其祖母慰问地震。又补：胡惠民、赵凯来。

## 12月

1日 早起写稿。恕儿来言良庸之丧定星期五午后在八宝山开吊，由民盟主持招待。发星贤、大中各信，约其同去。出剪发，回家午饭，写稿。

2日 早起写中国无宗教而有道德一稿。去西四订出租汽车。看维志。晚间维志来略谈。取银行50元。阅《陈白沙集》。

3日 早起收拾进食，车来同杨一道赴会，王芸生谈人大常会情况。回家午饭，星贤、大中来，维志唤车来，同去八宝山为良庸开吊。回家晚饭，去车费15元4角。昭侄及其子女已定星期日回广州。收上海田信。

4日 早起续写与毛主席谈话追记。收张光煜（少怀长子）来信，节录陶诗于一笺应少怀嘱；回答光煜一信。午后培昭率其子女来辞行，并交来良庸所存一些书册。

5日 早起写回忆周总理，只开头。午后去北大，无人，转至培恕家，则宽等均在。谈六六年前

<sup>①</sup> 23日日记“午后培忠来通知良庸去世”此处又记“昨晚身故”。据查逝世日期应为26日。

后事，嘱托查文件。晚饭后回家，知维志来过。

6日 早起收拾进食，车来同杨一道赴会。落雪不小。回家午饭，领取工资，待分配。胡惠民、赵凯来坐，以自学小史付其阅看。收上海田信。

7日 早起写发李一平信。午后去储蓄所。胡惠民等来，以一包稿信付其交上海田，胡交回自学小史。政协赵、李二人来询地震搭棚事，谢之。陈维博因病假来，同出散步。补：收颂天信。雪昭来，付45元。

8日 早起风大天寒。续写回忆总理稿。发恕儿信。以云、吴、田3信寄黄瑜转其母。同维博散步访袁昌。回家晚饭。兑顾明如20元转吴，又兑15元与王树勤转潘。

9日 早起续写稿，嘱维博去西单购桃脯、柿饼等食品。钦东来，为之谈毛主席事。袁昌来坐，言及唐国海等事，又谈毛公谈话之件。介绍维博访王季衡，同时以七十空论交其还王。

10日 早起写稿回忆总理第一小段完功。午后去洗澡，钱包及皮夹竟被盗。换煤气桶，候培恕不至。

11日 早起查觅旧作检讨文件，有些真切语言，值得留示后人。出散步，购钱包及皮夹各一具。收王季衡信（涉及维博学习问题）。

仍不见培恕来，甚怪。

12日 早起写稿间恕儿来，略谈。赵君迈及其小孙女来。午后黄玮从新疆来，谈话不少。陈维志来抄书，留其晚饭后去。散步附近。

13日 早起收拾进食，车来同杨赴会，听宣读中央22、23、24号各文件。回家午饭，去看张申府略谈。回家晚饭，一切顺遂（惜忘还其书）。

14日 早五时起写稿，出购炒面。午后钦东来，为谈毛主席事。维志来，随我访张祚延，请其用针，颇好。回家晚饭，晚间编订年谱。雪昭送面包3件。补：收李一平回信。

15日 早起写稿。车来同杨一道赴会，传阅四人帮罪证文件。黎光恢从哈尔滨来，送来黄豆、土豆等，谈话不少。

16日 早起写稿。华世荣来，告以人生正报依报之理。午饭后休息，张祚延来，先为树菜用针。继为我用针，似都好。收上海田信（见到胡惠民及我稿）。

17日 早起写稿。进食，去看袁昌，再谈人生正报依报之理，不要逃避自己造成的环境。借来医疗奇迹一书。回家午饭，阅所借书，写一字条夹入。

18日 早起写稿。收昭侄信，寄回田、云、吴各信。张祚延

来，维志来。张先为菜施针，继为我用针，他谈话太多。续阅所借书。维志晚饭前去。

**19日** 早起写稿甚好。恕儿来谈，卢广绵来谈黄华等事。午后李一平来谈甚畅。收马仰乾信，即答一信发去。失落一自来水笔，百觅不得。

**20日** 早发张祚延信推迟用针。出剪发于东四，回家午饭。在医疗奇迹一书写出读后意见两纸，拟付维志、培宽阅之。培新侄女之婿刘君从渝来见。

**21日** 早起作杂记。午后访王星贤，借马氏杂著，经菜市场购桔饼，巡视史家胡同无所见。回家晚饭。张祚延来，约订明日来用针。

**22日** 今日冬至节，晨有雾甚大。收吴占玉信、培和信及包裹一大件。写1953年9月事件完功。午后张祚延来用针。李雪昭送面包3件，略谈。

**23日** 早起写发上海田信。以1953年9月犯错误一稿交其抄写。袁吕、维志来谈，为谈往年问卜事。

**24日** 早起写稿。午后去中山公园，看到湖南陶瓷展览，十分悦目，值得欣赏。

**25日** 早起写稿。收音机

开关失灵，开了不能关，只有截断电力一途。晚间张祚延来用针，留其共饭，谈话甚多。

**26日** 早起写稿。维博来，糊窗隙缝。维志来抄稿，又取来柳州寄来柑桔一大篮。钦东早晨来过。是日报纸重刊《论十大关系》一文，华公引据此文以施政乎。

**27日** 早起收拾进食，车来同杨一道赴会，听人发言，回家午饭。于病未来。午后郭大中来坐。

**28日** 早起写稿（回忆周总理）。午后去银行取40元备用，购点心1斤。电台屡次播《论十大关系》一文。于连芬仍不见来。

**29日** 早起续昨稿。于来工作，恕儿来谈。午后续写稿。闻宽儿拟销假上班。维志晚间来，雪昭送来面包3件，略谈时事。

**30日** 早起写发陈仲瑜一信。去三里屯洗澡，回家午饭。午休。维志来抄稿。张祚延来坐，未用针。收上海田寄回我1953犯错误一稿及抄件。

**31日** 早起结束回忆周总理一稿。答上海田一信，附一小稿。购各式信封多件。午饭后去北大看宽儿，带去医疗奇迹一书。收回黄芪数两，回家晚饭。是日为1976年除夕。车上遇王益之。收王季衡答陈维博信。

## 1977 年

## 1 月

1 日 写重读马一浮先生著作的按语数则。以为假中有人来,竟无人来,来者维博一人耳。散步至幸福村换车月票而回,留维博晚饭。

2 日 早起写续昨稿,借维博去政协礼堂看电影“洪湖赤卫队”尚好。回家午饭。知维志及培恕夫妇来过,留下黄油 1 罐。维志去看岳美中。晚间维博再来坐。收陈肃来信,答之。

3 日 答陈肃信付邮。维博来,嘱购干挂面未得他访袁昌谈甚洽,借来袁了凡书。查觅旧稿无所得,因而写稿不多。出外散步,甚冷。

4 日 早起写发马仰乾信附杨遂良信,又发上海田稿信(内伍传)。天气好,无风,步行往来。

5 日 早起收拾进食。车来同杨一道赴会,收到散发文件,略有发言(有关周总理),十二时回家午饭。以取得工资,分寄上海田 25 元,吴古玉 20 元,潘思白 15 元。

6 日 早四时起写稿至八时。袁昌来谈,多传闻。午饭后散步三里屯,购饼食;又去袁昌家,约其明日用针。回家晚饭。阅蒋著《十三经概论》;礼记殆为秦汉间集合先后不同时代的儒生著述。

7 日 早起写 1950 年颐年堂晚间谈话,待续。<sup>①</sup>袁昌来为我用针,针多且留久。午饭后休息,维志来,同出散步。张祚延来坐。收上海田回信及抄件。收陈仲瑜回信待答复。

8 日 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政协各学习组开联席会,同杨公庶一道赴会,发言者 10 人。十二时回家午饭,休息。星贤来坐,以《濠上杂著》、《先圣大训》付还之。恕儿来闲谈。晚间雪昭送来面包 3 件,付给 45 元。

9 日 早起写答仲瑜一信发去。维博来,同去王府井购围巾去 16.6 元,为赠张祚延之用。维博去天安门前参观吊念周总理情况。雪昭又送来面包 2 件,修理电线解决小问题。发郭大中一信,嘱觅《古诗源》。

10 日 早起写颐年堂谈话

<sup>①</sup> 指 1950 年于中南海颐年堂与毛泽东谈话。

稿告一段落。出访张祚延，以围巾赠之，回家午饭。袁昌来坐，未用针。收星贤信即答一信。维志来同散步，晚间又来编订年谱。

11日 早起进食，终日未写稿。收上海田寄回伍传稿及抄件。散步附近。维志晚来，未进行年谱工作；付10元。

12日 早起进食，未写稿。恕儿送来彩色月历大幅。车来同杨一道赴会，谈上次联组会纪念周总理的各发言，愚略有发言。回家午饭，小休息。维志来陪同去看周总理不朽的电影，同去政协大楼取回〔遗〕忘之围巾。回家晚饭，阅报、听广播就寝。

13日 早起听广播，进黄芪汤、鱼肝油丸；以后每晨起必进之为例。晚睡前则进丸不用黄芪汤，而用酒送下之。续写颐年堂谈话稿，散步附近。

14日 早起听广播，进食前先进药汤及药丸。续昨稿用新笔。出洗澡，人多折回，归途购炒面等。

15日 早起写稿不多，出洗澡，回家午饭。卢广绵来谈，留下其兄广绩《西安事变回忆录》，阅读其大半。

16日 早起写稿（颐年堂谈话）。维博订书（《何以我落归改良主义》）。维志来抄书，编订年谱。郭大中来坐，赠我《古诗源》。同维

博散步附近。维博去袁昌〔家〕未遇。收温州潘信、嘉兴吴占玉信、高要马先生信。阅《西安回忆》完。

17日 早起写稿（1951年9月）颐年堂谈话。午饭前散步附近。饭后小休息，出访卢广绵还其《西安回忆》文稿。回家晚饭，阅《古诗源》。钦东送来食品，以《古诗源》付之。

18日 早起续写昨稿。维志来，收阅《岳美中论医集》。写发培恕一信片，索回《医疗中奇迹》一书。散步至东一站，购柿饼半斤。

19日 早起写稿（1952年8月7日谈话）。维志早来，交到《岳美中论医集》一册。发培恕一信片。晚间再来编订年谱而后去。

20日 早起未及写稿，觅求旧文件甚久，最后觅得之。袁昌来坐，午饭。钦东来玩，谈话不多。访袁交还其《医疗中的奇迹》一书。回家晚饭。

21日 早起恕儿来，略谈话。车来同杨一道赴会，略发言（因王克俊之问），十二时回家午饭。林砺儒病逝，致函林安娣慰问。食甜酒，购高级桃酥。晚写稿。

22日 早起续写稿（颐年堂谈话第四段）。出剪发，回家午饭。检阅《佛学辞典》。晚间雪昭送来面包4件，谈煤炭会议。

23日 早起进食。维博来，清理《参考消息》，谈话费时。闻维

志忙于搬家。晚间维博又送来高价香油，留用2瓶，付10元。愬儿来坐多时。

24日 早起续写稿。收昭侄信即答一信，步行至邮局发寄。

25日 早起续写稿。步行访杨公庶不遇而返。午后张祚延来为菜用针。换煤气桶。气温低。

26日 早起进食。车来同杨一道赴会，略就论十大关系第一关系（农轻重问题）发言，回家午饭。维博来（白云病假），嘱其购酒，竟以玫瑰酒塞责。为购香油事与菜语言冲突。

27日 从银行取出百元，菜临时支用。发见窗帘有问题。

28日 早起收拾进食。车来同杨一道赴会，传达中央文件两件（召开有关工业会议等），回家午饭。写出交付维博一笺备用。写稿（颐年堂谈话）。

29日 早培愬来，留下菜索购之裤而去。写续稿。访袁昌，以《岳美中论医集》付其阅看；出言轻薄，所谓文人相轻之习气也。午后张祚延来，菜拒用针。维志来，修理我窗帘、菜室内电灯，还其刊物。钦东来，付给橙4个及转培宽白糖2斤。

30日 早起进食，写续稿（颐年堂谈话末段）。终日未远出，亦无人来。散步附近，天气佳。服用香砂六君子丸1包。6钱分3次

服。

31日 早起写续前稿。更换被头、内衣、内裤。散步附近。晚饭前访杨公庶一谈。

## 2月

1日 早起续写前稿。光煜来，知其父少怀我表弟昨晚八时逝世，停灵西四人民医院太平间。嘱其访王季衡报丧。步行换车月票，天气尚佳。晚间雪昭送来面包3件，钉月份牌。睡前服用香砂丸3钱。

2日 早起〔去〕玉带胡同吊张家之丧，与光煜、光焰等谈话不少，询知王季衡住友爱巷15号内。归途避车挤，走不少弯路。回家逾午，小睡。收何绛云广州来信即答之，发邮。有风，不太冷。

3日 早起写续稿。去洗澡修脚，延至午后一时乃得回家，车挤是一因。午后未休息，张光煜来言其父丧葬事。罗隆送来京米15斤。维志来抄年谱，晚去。

4日 早起写稿，《追记毛主席谈话》全完。散步附近，无客人来。

5日 抄写回忆周总理一文。散步至三里屯。更换煤气桶。

6日 早起抄稿中，愬儿来送甜酒，漫谈。再抄稿。去地安门购柿饼，回家午饭。袁昌来坐，交

还岳著。晚饭后忽停电1小时多。

**7日** 早起又停电，以致缺听广播。车来同杨一道赴会。联组批“四人帮”；王葆真发言，雷洁琼发言均好。通电话叫煤气，领取工资，回家午饭，小睡。去邮局兑出上海田25元，温州潘15元，嘉兴吴古玉20元。郭大中来坐，馈西点1盒。维志来坐，抄年谱。

**8日** 天暖至六度。陈嘉自宝鸡来，听其谈陕南铁路、郑州铁路各情况，午饭后去。散步至东一站，入商场未购一物。检理旧件。去储蓄所掉换零票。

**9日** 天暖至八度。写我《致力乡村运动的回忆和反省》。发上海田一信（内旧稿付抄写）。收昌平陈维博信即答一信（内有严重教言）。晚维志来编年谱。雪昭来付45元。

**10日** 据报今日气温九度。续写稿。九时同维志访岳美中谈甚好。在颐和园外园内觅饭食均不得，热茶水亦不可得，唯冷食冷饮而已，此是何政策，令人不解。回家已逾三时，到储蓄所为菜取款存款。进玉米粥，晚饭后就寝。

**11日** 早起写稿（续昨）。写陈仲瑜信、邹小青信，各发去。终日未远出，亦无客来。晚服补中益气丸1次。

**12日** 早起服补中丸。写续稿。出剪发于东四，回家午饭。续

写稿。晚饭后去看想儿一家，闻有五号文件辟谣，情况不妙。回家稍晚，服鱼肝丸1枚。

**13日** 早五时起写稿三段之（一）段完。午饭后小休息，意欲访卢未果，途中进食，改访袁昌，知其读《甘地传》，同散步到家。晚饭后无人来，就寝。

**14日** 早起写稿（二）段至午。收上海田信，云病倒一次；答一信。终日大风扬尘，不敢出门。晚饭前为购点心，一出即返。

**15日** 早五时起续写稿。午后星贤来坐，赠水果，蜜枣等，谈时局问题兼及前途大势，维志亦在坐。星贤先去，维志又留一时。收上海田寄回旧稿及抄件。

**16日** 早起电话叫车，乃知学习停会。写发鲜恒一信。晚间维志送来招柑，为菜推拿并贴伤湿祛痛膏药。雪昭送来面包6件之多，谈中央文件问题及经济和生产各难题。

**17日** 早起写稿（二）段完。维博来，嘱购来灵芝补酒一瓶5.4元。收政协春节公宴请帖及其他许多电影演剧通知。维博持来袁昌赠书多册，阅之移时。终日无他客来。今为旧历除夕。

**18日** 旧历正月初一，今谓春节。袁昌夫妇来，王星贤来，想儿一家四口来，宽儿及二子来，颂华因值班未来。鲜恒来，留下一稿

待看。维志来，后去看岳老。午后赴北京饭店大型茶点联欢会。五时半回家，知晓青、修侄来过。晚饭只进挂面一碗。

早起开灯写稿，袁来乃辍笔，以我读《甘地传》旧稿付袁带去阅看。收陈仲瑜回信。遇张志让谈及张申府。补：焕誉长女培玉来，马婿不在京，其子在桂林读书。

19日 早起收拾进食。写毛主席谈话补遗两则。郭大中来坐，午后尚某来。晚饭后孙维聪、汪道涵偕来，七时后去。午后曾出门散步，因风土即折回，在室内散步，发雷洁琼一信。

20日 早起进食后，试为仲瑜书写横幅（我旧诗）。①午后写成付邮，又写一长信同时付邮。维博来，嘱其送往邮局的。晓青来谈话不少，略知君大、德惠情况安好，末后以我稿4件付其带回家阅看。收何绛云广州来信。

21日 写发张光煜信，索借《考古》、《文物》。收西安陈道传信，即答一信付邮。培忠夫妇来坐。维博自乡来，购到松花蛋19个去3.21元。清理旧稿。

22日 早起进食后即去洗澡。访雷洁琼谈政法学院等问题，另有记。回家午饭，小休息。维志来，以近稿示之，谈话（佛法小乘

大乘等等），晚饭后去。补：颂华送来素菜。

23日 早起收拾进食。车来同杨一道赴会，因王芸生之问，略发言。十二时回家午饭，收颂天一信待答。

24日 早起写答颂天信，以《东方学术概观》稿封寄其阅看。袁昌来谈，交还我甘地有关读书录，并写有许多意见。闻鲜恒来过，发一信片请其再来。维志来助理一切，晚间又编订年谱。

25日 早写毛主席的法律观一稿未完。补：前日张光煜送来《考古》三册。写发钦元一信。

26日 早起更换内衣裤，适应气候的渐暖。收陈政回信，简单面好。鲜恒来谈，以其妹所写纪念总理文件付还之。午饭后小休息，访申府谈甚好，所见不差。继续昨稿完成之。收马仰乾一信待答。

27日 早起在昨稿后补加一条。恕儿来谈，以《拳意述真》示之，至午饭去。答马先生一信，促劳士正回我信。散步附近，天暖而搭棚者仍纷纷。

28日 早起进食后，去西单购桃脯竟无佳者，且价贵于前。饭于素菜馆，价太昂，不合理。回家休息。午后维志来编订年谱，代

① 见本卷书信部分“致陈仲瑜”。



我计算暖气费数目。

### 3月

1日 早起审阅旧日记。钦东、钦元先后来，但钦元未能将《考古》、《文物》期刊带来。率同两孙步行换车月票谈话。钦东回家做饭，钦元留下吃饭，嘱其看我稿，竟不终卷。晚间雪昭送来面包3件，据云其大女从昌平县医院移山沟分院住，习气功法云。

2日 早起审阅旧年日记甚久，择其可入年谱者。午后维志来，嘱其清抄年谱。胡惠民、赵凯来，谈话甚多。胡留于南方八十餘日，游历于崇明岛、苏、常、无锡、南京各处，据谈有些有志青年对环境多苦闷，苦闷正见其有心肝，宜彼此不失联系。

3日 早起写记数则。风大不出门。发星贤一信，询马先生著作。维志来，漫谈甚久。晚饭后同杨一车赴台湾“二·二八”纪念晚会，文艺节目甚多，回家已夜十一时矣。

4日 早起收拾进食。车来同杨一道赴会，听各人发言（关于台湾问题），领取工资，购周总理纪念册，回家午饭。晚间停电1次（约一时半）。

5日 早起摘取旧日记数则。赴邮局寄兑上海田25元、温州

潘15元，嘉兴吴20元。终日无人来。

6日 早起摘取旧日记数则。恕儿来谈，卢广绵来谈，三人互相交谈甚多。维博、维志相继来，维博访袁昌均不在家。星贤送来《尔雅台答问》，为谈贡噶上师事。以《中国——理性之国》交维志送给培恕。晚饭前同维博照相于三里屯，同维博散步回家。饭前电灯忽灭，维博购来腊烛4支。胡惠民、赵凯来，对胡讲话不少，彼均笔记，所谈均彼所未闻。收潘怀素长信待答。

7日 早起录取马浮老《尔雅台答问》一则，检旧日记有所摘取。出剪发费时。过午饭小休息，不见袁昌来。

8日 早起续就旧日记有所摘取。答潘怀素信付邮。遇袁昌僧回家谈话，先谈吴古玉，后及所闻大局等。

9日 早起续就旧日记有所摘取。收马仰乾回信，知其晤劳士正。早起续写稿如昨。付出暖气费23元。午后维志来助理琐事，编订年谱，漫谈佛法。

10日 早起写稿一短篇甚满意。访王星贤送还其书。回家午饭，小休息。晚饭前访杨公庶一谈，约明日同车赴会。阅读周总理纪念文册。

11日 早起收拾进食，车

来同杨一道赴会，学习《论十大关系》第二段；宣布下周参观故宫等处。回家午饭，晚间阅《红旗》中三篇报告文尚好。

12日 早起写稿。袁昌来坐，请其阅看我近作，偶谈及我先世蒙古元宗室。午后维志来，同散步附近，编订年谱不多。钦东曾来去匆匆。

13日 早起进食。维博来订书，出代购油炒面1斤多，以《中国文化要义》一册囑其细读。维志来漫谈，恕儿来同谈，并囑读我近作各长文。终日未出门，散步于屋内。睡前服银翘2片。

14日 早起服银翘3片，午后续服3片。车来同杨一道赴故宫看慈禧太后展览，遇陈铭德、王昆仑、刘斐、杨东莼、程思远，各交谈数语。回家午饭，休息。阅旧日记多有可取者，待摘取之。收颀天回信甚好，加意保存之。

15日 早起写摘旧日记稿。袁昌来看我近作各文稿，乃于谈话中多错会我原文意旨。午饭后小休息，继续写稿。胡惠民、赵凯同来谈话。晚饭前出外散步，往返于体育场间。天气见暖。

16日 夜来自觉贪看书之非，就睡尚稳，早起写稿数行，进食。车来同杨一道赴历史博物馆看纪念周总理展览，十二时回家午饭。饭后小休息，维志来助算电费

等甚久。钦东来玩。晚饭吃豆腐，终日未写稿。

17日 早起写1954年苏联农业决议——抄旧稿，未完功。天阴有小雨雪，微寒，终日无客来。晚饭前出散步，购烧饼。睡前服补药酒。

18日 早起进食。续昨抄稿仍未完功。天晴日出，阳光可爱。午后访卢广绵略谈，因杨公庶从学习会回家之便访我，传达不详尽故。回家晚饭。雪昭送来面包3件，略谈大局。

19日 早起续昨另一稿，作结，终日未及出门。郭大中来坐，借去《我的自学小史》。闻周老师忽病入医院。

20日 早起续前稿。维博送来鸡蛋20枚（新购），助理琐事，订书（裴遗札等）。恕儿来漫谈（孙维世被江青害死等）。维志来看我近作，助理明日安装煤气之准备工作。

21日 早起进食后，车来同杨一道赴联组会，听入发言，阅读“四人帮”丑史一巨册，又携回家续阅之，又阅报多时。

22日 早起写稿未成熟，阅读岳医案甚久。预报大风，落雨颇久，降温。发上海田一信片。

23日 夜来大风降温，晨起尤剧。进汤水不进食，漱口。车来同杨一道赴会，仍系联组会，听

人发言，携去岳美中医案阅之。十二时回家午饭，未出门，改装煤气工程开始动工。写出读岳医案二纸。

**24日** 早起犹风大而冷，写稿不多。午后小休息，出购小锁零件，步行往返。天不冷，有阳光无风，甚佳。终日无人来，无信来。

**25日** 早起风减，温度不高。写稿一小段。阅报，印度政情值得注意（英地拉母子失势）。午后剪发于西四，回家晚饭。维博来，以所写之件付之。雪昭送来面包3件，略谈时事。收培志、培和各一信。

**26日** 早起未及写稿，维博、袁昌相继来，谈话占去时间；以写件付维博。午后维博代购坐椅1件，去10.5元，代购柿饼，他去看星贤。午后看培恕子女，借来一闲书，留下我寄昭侄信，内附培志来信（说不能出川）。晚饭后恕儿来谈甚久。发陈仲瑜一信。

**27日** 早起收拾一切，未及写稿。进食阅报，收潘怀素信，他去信王炳南。午后写稿不可用。

**28日** 早起进食后去西郊紫竹院，前门正在动工建筑楼房，妨害游览，湖后部分白花桃、红花桃尚可观。游人少，清静。回家经地安门，进而茶一杯。回家午饭，休

息。星贤来坐，出示功纯之友潘雨亭读《人心与人生》之诗句。胡惠民还来《东方学术概观》厚册，星贤即又借去。

**29日** 早起续写稿。午饭后休息片时。收仲瑜答我信，又孟宪光信即答一信发去。终日无人来。煤气送到1桶。散步附近。

**30日** 早起写完《社会主义革命在苏联失败的联兆》一长篇文章。<sup>①</sup>去公园游散，转至西单购柑柑回家午饭，饭后再出进点心于地安门，游动物园后回家晚饭。是日钉好小匣装收《参考消息》。

**31日** 早起进食后去洗澡，回家午饭。收上海田信，内述其经历，即答一信付邮。午睡后去换车月票。访杨公庶约好明早一同赴会。张祚延来漫谈。安装煤气工程小有进展。补：尚某来过（第二次来）。

## 4月

**1日** 早起进食后同杨一道赴会，听人发言，十二时回家午饭。维博因病假人城来，订书。春暖欲郊外游，约好星贤，又囑博去约袁昌，订定明早在紫竹院小山亭相会。

<sup>①</sup> 遗稿未见。

2日 早起未进食即去紫竹院，维博候于门，王袁二人先候于亭，散步漫谈，又划船周览，饮茶再谈，回家逾午。午饭后二时车来，赴政协听刘友法、李金德传达中央开会议，叶帅、华公各讲话，分析问题，处置各事均令人满意。晚饭后钦东送来《考古》《文物》多册。

3日 早起写发马仰乾一信，请其转促劳士正。又答上海田一信，收陈仲瑜信谈往事。终日无人来，匆匆检阅《考古》多册，无所得。写发张光煜信，言收到刊物。

4日 早起收拾进食，写为山东、河南诸生超度文。<sup>①</sup> 检理衣物，午后出购袜子于西单，回家晚饭。写发仲瑜一信，附去印刷品2件。

5日 早起写我与蒋介石见面事。午后同维博出王府井购红果及糟蛋均无货，经菜市购菜回家晚饭。嘱维博送信与杨公庶约其明日同车赴会。

6日 早起收拾进食，车来同杨一道赴会，传达文件，听人发言。电索煤气1桶，领取工资回家午饭。黄琰来，谈克木等情况。赴邮局兑上海田25元、温州潘15元、嘉兴吴古玉20元。晚间写发肖克木信（由黄颢转寄）。

7日 早起进饮食，五时半

出门，去颐和园一转，杏花将残，其他花树尚好。到北大看宽儿，不在，等候至十时不见其归，留下岳医案（两字条在内）一册，即回家午饭。煤管工程据云完功，但尚不能用。胡惠民、赵凯来，开海之，借给120元，嘱其迅速回滇。晚间雪昭来，付45元，略谈时局。

8日 早起进食后写稿于笔记册，写给胡惠民一字条，切嘱早日成行。两访袁昌均不遇，留字而返。青翎未，交回我稿4件，他似缺研究问题兴趣，不能谈出一点意见。

9日 早起收拾进食。赵君迈忽来嘱托小事。袁昌来谈颇久。维博送来前所照像多张，分别题字。王星贤未坐，交回《东方学术》一本，指出有错字。嘱维博送信与杨，约其星期一同车赴会。晚饭后恕儿来漫谈多时。

10日 早起写随笔一则。郭大中夫妇来坐，约星期三游颐和园。胡惠民等来辞行，为其指点文字。维志忽抽空来，与之谈话，泛及国内国外。

11日 早起进食后车来同杨一道赴会，听传达李先念讲话及报告甚长。回家午饭，小休息，去看郭大中，告以星三游园之约改期于星四。收马仰乾转来劳士正回

<sup>①</sup> 邹平乡建院同人李星三，公竹川等多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

信，即答马一信。黎孟景云由川回东北，过京来见。

12日 早起减食，只饮乐可浆一碗，续写今后预测一稿。收孔文振答书，写答她信。午后宽儿来，送还200元；谈话颇不少，以我稿示之。

13日 早起写稿有得，进食后同杨一车赴会，听余秋里报告的传达。回家午饭，饭后阅报，出剪发，回家晚饭。检出夏衣裤。答孔信付邮。

14日 早四时起收拾一切，五时余出门去颐和园，七时与郭大中夫妇相会，游后山一带，近十时出园回家。午饭后小睡，孔文振来访，谈甚久。收昭侄信、田镛信各件。

15日 早起写稿。车来未去政协，据闻将发毛选五卷。午访袁昌，不在家。维博来，嘱其取回《金刚经》。

16日 早起写预测一稿。袁昌来谈，因毛选五卷出版，有所建议于我，于是着手1953年9月事情之叙述文，将写信给党中央而以此附件。<sup>①</sup>金经仍由袁持去。

17日 早一时起床写续昨稿，至六时休息进食，再写完。恕儿来谈，不主张写信给中央领导，维博则坚请写信，最后折衷写信给

统战部，信稿送星贤一阅，又送袁昌阅，有意见提示。收劳君硕一信。

18日 早起未及下地，星贤忽来建议慎重写信，于是改写统战部信。车来，同杨一道赴会，以所写致统战部信遍示会上各位求指教，朱、宋、王、米各有词，以谦应之。回家午饭，后小休息。赵君迈来坐，美意可感。翻阅第五卷甚久，就睡。

19日 早四时起，洗脚，写答劳君硕一信发去。访星贤不遇，留下我言论集一册。回家午饭，小睡，续写稿不多，散步至东头购桃酥回家。

20日 早起检理旧稿。出洗澡修脚于王府井，购苹果回家午饭。知袁昌来过。小休息，续写昨稿不多。阅《文物》期刊。写发星贤、培恕各一信。

21日 早起检理旧稿加批注。午后去看培宽，以一些信件示之（主要是胡时三信）。谈及我写致统战部的信，借来成语小词典翻阅之。晚饭后就睡稍迟。

22日 早起写发培宽一信（重要的），又答培昭一信。去三里屯购信封、香皂等件。补：昨发马先生一信，询问伍懿珍地址。精神不佳，午睡不足。晚间停电。阅《文物》。

<sup>①</sup> 此事后作罢。

23日 早起写稿一段，午饭后访袁昌谈话。归途有小雨，入夜犹零星。收恕儿一信，答我20日所发信也。

24日 早起未晴，迷濛小雨，午后雨止，又阴云。早起写稿未成文，访袁昌付还其伞，回家午饭。维博来，为之改稿，介其访宽儿夫妇。恕儿来，同散步谈话，为之讲理性、理智之异同。晚间维志来坐移时，又停电。

25日 因周振甫昨晚来未值，早起写一笺以我1953年9月事情一文送其阅看。写稿仍未成文。午饭后午睡未成，散步去西四等处，回家读《要籍解题》。维博来，留下尚某讲气功一书阅之。收潘怀素信。

26日 早起写稿一段。散步东首，购牙膏、樟脑饼，回家午饭。去故宫看牡丹、字画，过地安门购切面为晚餐。知王季衡来。周振甫来谈，还我稿件。

27日 早起写王季衡信发去。写稿后去中山公园看牡丹，风大受损，经东安门回家。阅《文物》多册，所得甚少。

28日 早起写稿，再去故宫看牡丹，遇卢广绵。回家袁昌谈话不少。午饭后王季衡来谈话甚多，星贤亦来，交回我书。忠侄送来书架，待安排。收马先生回信，发王季衡一信。

29日 早起准备赴学习会，通电话乃知无会，又未写稿而看《参考消息》。午后阅《文物》多册。晚饭后维志来，付10元。补：以布裤付洗，购油酥饼为午饭。

30日 早起写稿一小段，出去换车月票，发王季衡第二信。去看恕儿不值，看到钦东。回家午饭，小睡，访杨公庶。收五一节请贴，不想赴游园会。

## 5月

1日 早起写稿未成，夜来有小雨。收王季衡一信。维博来，维志继来，助理琐事，编订年谱。

2日 早起写稿一段。赵君迈来坐，赠我腐竹一包。郭大中来赠我苹果，以1953年一文示之，略谈而去。午饭后小睡，出地安门剪发不成，回家则恕儿在候，谈及宽儿病有所加。黎光恢来见，将去广西。维志访岳先生。

3日 早起写稿，去地安门剪发。阅看《文物》付之一旁，不再看。检出《哲学辞典》，《苏共党史》未用看。

4日 早起写稿，检束身心。午后走访张伯驹，似禅净兼修，但文人习气，务为诗词。回家晚饭。

5日 早起天阴，不暖。写稿有成。午饭后拟游西郊，党微寒即折回家加衣。晚饭后就寝。

6日 早起通电话叫车，同杨一道赴会，读华国锋文章。回家饭后，兑出上海田25元、温州潘15元、嘉兴吴20元。去紫竹院散步，回家晚饭。雪昭来，又付出45元。

7日 早起写稿尚好。袁昌来谈，出门散步漫谈。午饭后去崇文门巡访旧居，虽见纓子胡同小学校牌子，未得旧居遗址。回家晚饭，维博来，说申府将向我借〔款〕事，不觉有碍睡眠。

8日 早起写稿。维博、维志先后来；维博去星贤家助钉书，维志代菜购物，午后陪我去看培宽，谈宽儿服药问题，陪我回家。因汽车出事，步行两站，颇耗时间，到家已近九时，进晚饭就睡在十时半矣。

9日 早起写稿。阅林译《拊掌录》。午后申府来坐，索借300元，许100元。星贤来坐，以裴信札付其阅看。

10日 早起写稿。取出100元，午后送交申府。看杨公庶，遇赵君迈，约定明日参加学习会。

11日 早起写稿，车来同杨赴会，听传达叶帅对军队讲“四人帮”祸害清除问题。回家午饭，阅毛五卷完，其中问号不少。收政协通知17日检查身体。

12日 早起写稿。赵君迈来访，以饼干4包赠之。收赵凯、胡

惠民一信，又收莫雨玑一信，即答一信发去。晚饭后去看培恕，谈十五国会议，谈各以战争若起则国内问题为忧。九时钦东送回我。

13日 夜来有雨，晨起未休，近午雨止，晴后温度仍低。出门散步即回，写稿一段。维志来谈，雪昭送来面包3件。

14日 早起写稿。袁昌来谈，同出散步，漫谈。午饭后去洗澡，回家晚饭。钦东来，取去《文物》多册将转交北大。停电一次。

15日 早起写预测完功。维博来清洗窗几，抄写杂件。维志来编订年〔谱〕，早晚两次。散步附近，未远出。

16日 早起无风，开窗流通空气。开始清写伍先生传略工作，觅我手稿竟未得。袁昌来谈。午后去公园散步，人多，无清静趣味，嗣后非绝早不来游。回家晚饭。

17日 早起再觅伍传手稿未得。去三里屯取洗件。回家午饭，午睡未成，车来同杨一道去医院检查身体，五时回家。去储蓄所续存并取回利息。收田镛一信。

18日 早起清理几案有关伍先生传记的来往信件。去陶然亭未进门即折返，去时乘5路汽车，路经前门十分拥挤，归途改乘14路汽车则顺利。午饭后休息不佳，去储蓄所存50元。

19日 早起不进饮食，车

来同杨一道去医院继续检查身体，交付大小便，抽血于臂及耳唇。随去西单商场购咸味核桃，同杨等饭于素菜餐厅，带回菜包子等回家。检理有关伍先生史略信件。

20日 早起检理资料如昨。车来同杨赴会，听联组批“四人帮”的发言。十二时回家午饭，有雨不大，温度低。自己剃胡。

21日 早起准备写伍传草底。袁昌来谈，愤慨不平；以最近又录付其携回阅看。午后又访之于其家，同出散步，漫谈发起民盟事实经过。

22日 早起写稿未得。恕儿来，为之谈伍先生传、孔门修身之学；聆其谈国际形势。午后维志来，嘱其抄年谱稿。周振甫来坐，谈出版局人事闹剧。维博晚来，略谈他自己工作问题。发上海田一信，又发培和一信。

23日 伍传底稿昨晚忽然觅得，将着手续写。进食后车来同杨一道赴会，学习华主席文章，平平无事。十二时回家午饭。维志午后来，准备明日去岳处。

24日 早起写稿有得，（原通知检查身体于后库不赴）午后维志来，购得灵芝补酒，唤汽车同菜去西苑求诊于岳，药方由维志持往觅药。车资去15元，付维志6元。

25日 早起写稿。出去剪

发于东四。培和自故城来。午后落阵雨，旋止。晚饭后散步附近。

26日 早起写稿，午后游陶然亭，步行许多路，大致周览一遭。天气冷暖不定。收莫雨玘信及诗，答一信寄昭侄转送去。

27日 早起写稿，通电话索送煤气。收上海田寄回我稿及抄件（良庸追忆伍先生）。午后访袁昌，取回我言论集，借来甘地自传阅之。

28日 早起写稿，午后出购味精一袋，回家则星贤在候，谈及乌以风。晚饭后去看恕儿，谈苏联变动及阿尔巴尼亚等问题。回家洗脚就睡。收上海寄回我稿及抄件。

29日 早起写稿，有小雨，维博来，代购油饼又出西单购炒面等。维志来编订年谱。入夜又停电。

30日 夜来有雨，至晨未休，午后晴。写稿有得。阅甘地自传。去崇文市场，购小桔饼、糖蒜等。

31日 早起晴好，思索写稿。去崇文市场散步，购松子仁1盒去3.2元。回家午饭，出换车月票，访杨公庶约其明日同赴学习会。

## 6月

1日 早起晴朗，早起思



索写稿。进食后，车来同杨一道赴会，听广西、山东、湖南三个报告。回家午饭，出去洗澡修脚。回家阅甘地传。《参考消息》有关苏联可注意。

2日 早起写稿一小段，阅甘地传。午后出崇文门访黑龙潭，走弯路甚多，回家晚饭。收陈肃信，即批答一信发去。

3日 早起写稿不多，车来同杨一道赴会，有新华〔社〕记者2人参加，王芸〔生〕、杜聿〔明〕、宋希〔濂〕、程思〔远〕等各自述。回家午饭，饭后去前门，四路车改道，最后到珠市口一转，经天坛后门换8路车回家。维志在候，更换窗帘；纪录发言准备稿。又停电1次。

4日 早起写稿有成。袁昌来谈，道听途说。午后恕儿、晓音来说胡真动手术良好。黎光恢来从广西，将回东北。维志来（送回我发言稿）。散步东首，又停电。

5日 早起写发言改稿。补：潘怀素忽到京来见，当告以不能有任何帮助。维博来，助擦后窗玻璃，囑购西瓜竟不可得。阅甘地传及年谱完。午睡不成，送信给袁昌，得其回信。

6日 早起发言稿写完成。车来同杨一道赴会，王芸〔生〕报告统战部开会种种，我照稿发言尚

好，续有刘品一等发言，随附我发言稿二册子，林安娣接去，将下次交还我。回家午饭，饭后三时去美术馆参看展览，六时前回家晚饭。在政协取回工资。

7日 早起写发李健生转潘怀素一信。兑出上海田30元、温州吴古玉20元。晚间雪昭来助安镜匡〔框〕，付45元。午后郭大中来坐，以近情告之。阅佛书，终未写稿。付出房租8.53元。

8日 早出散步有小雨，车来同杨一道赴会。听众人谈乌兰夫任统战部长，童小鹏任副部长。林安娣竟未交还我两册书，约订星期五必须交还。回家午饭，阅《念佛警策》。购黄糕两包、桃酥1斤。

9日 早起即去紫竹院散步，回家进食，以伍传稿三纸寄上海田抄写。收莫雨玘信不作答。去邮政局发信，落雨不甚大。读《万善同归集》甚好。晚间维志来。

10日 早起散步子外，进食后车来同杨一道赴会，取回我书两册，会上杂谈暑前学习会问题。回家午饭，午睡未佳。去剪发，回家洗头、晚饭。再读《万善同归集》，就睡。

11日 早起续写伍传一小段。袁昌来谈至午去，忘以墨丸贻之。午饭后写先妻黄氏纪念一文，

开头数行。<sup>①</sup>钦东来，菜以糖食付其带去北大及胡真。雪昭〔送〕来面包3件，谈其妻女病问题。

12日 早起续写靖贤纪念文。维博来订书，助理琐事，送还甘地传与袁昌。潘怀素来，付给15元，其归期未定。阅《传灯录》。

13日 早起续写昨稿有得。午后去王府井，购信封数件。晚间维志来编订年谱至九时后。

14日 早起散步思索写纪靖贤文，回家洗漱着笔，进食，阅报。午饭后续写稿。购手电筒。收上海田寄回我稿（伍传）及抄件。

15日 早起续写昨稿。访星贤借来《三国志》之《蜀志》，〔阅读〕竟日；诸葛公感人落泪。维志来1次。气温不高。

16日 早起续写昨稿。午后维志来编订年谱。晚间雪昭修理电灯，送来面包3件。阅报费时亦是必要。

17日 早起续昨稿。于连〔芬〕病未来。袁昌来坐，赵君迈亦来，送到鸡蛋，报之以核桃。午饭后休息，阅报。晚间诵经。

18日 早起出外散步，续昨稿，至午后完成。于仍病未来，许多事自己做，出购茄子、黄瓜等。云

其芳之夫刘云根从北碚来，述说颂天病况很险，渐平稳，带来食品。<sup>②</sup>晚间怨儿来坐谈颇久。

19日 早出散步，拟续伍传略，觅自己稿不见。午后维志来编订年谱，维博来助理琐事。付出报费12元。每天饮食拟改为两餐。

20日 早起觅旧稿不得。写发北碚颂天一信问其病况。检理几案，午后去洗澡。政协有电话云本周停止学习，下周再学习。

21日 早起检理几案，忽然发见旧稿，甚喜。写答吴古玉一信。去三里屯以洗件付洗，回家午饭，阅《诚明录》有得。钦东来，与之谈话不少。通电话与煤气公司。补：昨日于连芬来上工。

22日 早二时半起，邀菜谈话，年纪已到，为日无多，相约不生气恼，对于〔连芬〕亦不吵闹。吴信付邮。但于来后，终又吵闹，以致于走了不再来。袁昌来坐谈甚久，送来一些书，有《袁了凡谈静功》一册阅之，讲四禅八定。午后卢广绵来谈，借去我旧著两册。

23日 早起抄稿，进食。阅袁送的一些书。写批评袁了凡《静坐要诀》一纸，访袁交付之。<sup>③</sup>回家晚饭。终日温度不高。发怨儿一

① 即《纪念先妻黄靖贤》一文，见全集卷七。

② 云其芳，云颂天先生幼女。

③ 即《读〈了凡四训〉后所写评语》一文，见全集卷七“勉仁斋读书录”。

信，以于〔连芬〕走告之。

24日 早起散步，写发培恕一信。维志来过即去。午后出购饼食、蔬菜，静息一时。气温低。维志来，匆匆谈数语。

25日 夜来有雨，至晨时大时小。早起思索写伍传稿，气温低甚。钦东送来冬瓜、西红柿等，略谈话。去崇文门购蜜枣1盒，又发现家中固有者。

26日 早起有雨，终日浙沥。维博、维志先后来。续写伍传稿有得。出购饼食于三里屯，访杨公约其明日同赴会。

27日 早起抄稿，不见车来，未能赴会。于连芬来上工。雨不止，温度低、易棉衣。阅《诸葛亮集》。收颂天亲笔信，字体不整。<sup>①</sup>

28日 早起阴云如昨，幸无雨。去西城剪发、西单商场购桃脯，回家午饭。午后维博来助理琐事。钦东送来蔬菜，未见我即去。晚间检理熊先生手迹。函杨公庶约好明日一同赴会。

29日 早起继续检理熊先生手迹加批注。发钦东一信嘱其来见。车来同杨一道赴会，听人发言。中午回家吃饭。维博来，嘱以《蜀志》还星贤，又以颂天信送星贤看。星贤来坐略谈。维志来，未得说话

即去。维博忠言喋喋，未加理会，后来思之有歉于心。

30日 夜来雷雨其大，早起晴，未写稿。换车月票。写发马仰乾一信有所查询。阅《参考消息》有一段宜存。午后去看宽儿，见到钦元一篇文章甚佳。钦宁送我，游览园内，回家晚饭。在宽处遇到颜一鸣，43矣。

## 7月

1日 早起天不晴朗，写给钦元看的一字条。维志来，助理琐事，抄稿不多，云将访岳老。收胡惠民信甚长和附件。收马仰乾信云丧偶，即答一信慰之。

2日 夜来有雷雨，至晨未休。续写伍传稿。午后去三里屯取洗件未得，停电故也。购饼食回家晚饭。傍晚大雨如注，楼外地下陷一部分。

3日 晨起晴朗，续写稿。菜病有加，陈昕妇多助扶。恕儿来谈，送到黄鱼。午后钦元、钦东两孙来，与之谈话。杨公庶派人送来中国通信社纪录我发言的《中国新闻》1份。维博夜晚来，维志终日不见来。煤气管已通两日矣。

4日 早晴朗，续写稿。去中山公园散步，袁昌来，未值，回

<sup>①</sup> 时云颂天偏瘫初愈。

家午饭。气温 33 度。

5 日 早起天阴，写续稿有得。有雨，气温低。午睡未成。访杨公庶约明日同车赴会，回家晚饭。

6 日 天阴有细雨终日。早起进食后，同杨一车赴会，王、程辩论革命问题。统战部长乌兰夫来与大众见面，态度平实，没有发长〔篇〕讲话，小坐而去。回家午饭。领取工资，因雨未能出门邮兑。

7 日 早起晴爽。收陈道传一信，即答一信发去。写发卢广绵信，促其还我书册。以一部分近稿封寄上海田抄写。兑田 30 元、吴古玉 20 元。宽儿来谈，取出近作各稿交其阅看，久坐乃去。潘怀素来言，受统战部招待；付给 15 元。

8 日 早起写短篇杂稿。午后访袁昌略谈，遇一诸姓青年（中学语文教员）。晚间恕儿挈晓音来，谈时事。停电 1 次。

9 日 早起天晴好。正准备写作，钦元忽来，与之谈话，涉及往事。午后小睡，晚饭出购饼食。洗脚，阅旧著。自叹精力衰，不能写作如前矣。

10 日 早起天晴好，出散步即回。维博购来咸鸭蛋，囑其送信卢广绵，取回旧著两小册。购食西瓜尚好，购切而。雪昭来，付 45 元。闻张平化调京。写稿未成文。

11 日 早起未见维志来，

傍晚乃来，谈一些话。食西瓜，出洗澡，回家午饭。写杂稿。

12 日 早起写马仰乾所记伍先生语录。午后郭大中来，言迁居和平里。维志来为菜量血压，付 20 元囑觅蚊帐，盖到处觅蚊香均不得也。

13 日 早起进食后，车来同杨一道赴会，听程、王等谈话，增知识。回家午饭，午休片时，去剪发，去西单购得蚊香，回家晚饭。收上海田信、我稿及抄件。天阴无雨。

14 日 早起写续稿。午后出门遇大雨，随车展转各处，卒未淋雨而归。晚睡用维志送来蚊香（直条的）。

15 日 早起重抄已成稿。午后星贤来，取回《十三经概论》等二册。培恕送回我《理性之国》一稿，谈时局，兼及美帝对中国问题。终日未出门。

16 日 早起写马仰乾所记伍先生语录未完。终日未远出，购西瓜 2 个，食之尚可。

17 日 早起维志、维博先后抄稿，午后维志未见来。食西瓜，开始服参苓白术丸每日 3 次。终日未远出。晚间雪昭送来面包 3 件，修理电灯。收陈道传信。终日未着笔。

18 日 阅丁福保《静坐讲义》，杂乱无章。晚间杨公庶通知星〔期〕三同去学习会。

**19日** 早起即去紫竹院散步，七时半回家进食。袁昌来谈许久（关于邓事）。收李任夫（超民）来信即答一信，知曾作忠故去。阅《理性之国》旧稿。

**20日** 早起进食后车来同杨一道赴会，晤程思远，听其会上发言及王芸〔生〕、朱洁〔夫〕各发言。回家午饭，落雨，遗忘折扇。夜不成寐。维志来坐谈话。

**21日** 收培和信。落雨甚大。李超民来谈，借去35元为路费回武汉，谈及罗志英事。检看马老《论梦》。从储存中取出50元，又收取利息20元。维志竟不见来，疑其病。

**22日** 午夜起来写致昆明罗志英航空信付邮，又写答培和信，指责陈嘉，但允助50元。午后车来同杨一道赴会，听传达三中全会的决议（邓出台，“四人帮”罪状等）。晚间有庆祝，回家晚饭。水火二项幸均复常。郭大中来未值，卢广绵坐候得晤谈乃去。会中遇朱蕴山、叶圣陶，各致数语。

**23日** 终日落雨，未出门，闻市内群众雨中游行庆祝。审阅旧稿《理性之国》。

**24日** 早起思索写稿，未着笔。午后精神不佳。嘱维博访王、周（泽甫）、袁。兑培和50元。星贤、大中来坐。民警王、酒（？）两人来坐。晚间培恕、维志来谈甚久。

写答马仰乾信（交周）。

**25日** 早晴朗，收李超民信云未回武汉，将去上海。又收吴古玉信。原准备赴会，未见车来而止。阅白学小史，去三里屯购饼食，但晚间雪昭却送来面包3件，又修好电灯，未谈话。

**26日** 早起整理旧稿有得。雨中赵君迈来坐，并赠腐竹，约明日赴会。去储蓄所办理旧存款。阴雨连绵可惜。诵经就寝。

**27日** 早起看稿。访杨公庶同车赴会，听宋、朱等发言，回家午饭。去鼓楼储蓄所办理存款转期1年。回家晚饭。维志来，送我麝香正气散，谈话，懒搞年谱。服正气散。

**28日** 早起写稿，补完旧著。出洗澡，回家午饭。晴暖。就睡竟无蚊扰。

**29日** 天阴有雨，未出门。写访成都诸葛祠堂短文。阅报（五十年建军史）、（陈毅革命史）。就睡无蚊扰。

**30日** 夜来有雨，晨起阴，时有小雨。开始写稿，有意而未成文。精神不振，出修理手电筒即归。维志来留其晚饭，未进行工作，就睡无蚊扰。

**31日** 夜来先不成寐，后尚可。早起洗上身。维志来抄稿，云午后去岳老处。维博来钉书，助理琐事，引其姻戚刘姓医师（在定兴

医院) 来见。午后恕儿来, 漫谈至六时去。晚饭后展看《起信论》、解深思经。就睡有蚊扰, 服藿香正气散。

## 8 月

1 日 早起写发恕儿一信。出剪发, 回家钦东来, 与之谈话。洗脚; 购桃, 太生硬。政协通知 8 月份学习暂停。因夜来睡不好, 停写稿。

2 日 终日淋雨不止, 不好出门, 写稿尚可。雨中维志送来代购白床单, 略谈而去。

3 日 早晴, 终日无雨。写马先生记伍先生语录完成。维志送来藿香正气散, 抄年谱, 付以 5 元零用。潘怀素来辞行。收李任夫信, 即答一信发去 (内言黄齐生)。阅《印度概论》。

4 日 早起天阴, 出购饼食, 但晚间雪昭送来面包。写随笔稿一段 (袁世凯、段祺瑞)。看佛典就睡。钦东来玩, 知其外祖父等到京, 住其家。

5 日 早起天阴, 袁昌来漫谈甚久。去政协取工资有雨。晚饭前访杨公庶遇赵君迈, 告以明日午前有传达会。回家晚饭。

6 日 早起写成回答培和一信交菜。进食后车来同扬、赵一道赴会, 听传达中央文件: (1) 最

近工业生产上升情况, (2) 对于阿尔巴尼亚的背义的态度。回家午饭, 饭后休息。去邮局兑上海田 25 元, 吴古玉 20 元, 温州潘 15 元。晚饭后看佛典, 幸无雨。

7 日 夜睡幸无蚊扰。早起写伍传稿一段。维博来钉书, 去袁、王两家, 取得书物等件。天阴无雨。雪昭送来面包, 付 45 元, 谈其所闻。入睡无蚊, 蚊香长条被维博取去。

8 日 早起写发伍时清一信, 有所询问。写伍传稿尚可。午后星贤来坐, 谈马〔一〕浮先生诗句, 推激生死问题。

9 日 早起写伍传稿尚可。午后去前门购桃, 竟不可得。去途归途走冤枉路甚多、甚多, 盖车路多有变化。

10 日 早起头晕, 不伏案执笔, 亦不思食, 至午略好, 大便尚可。维志来言其家人多病, 诊我脉, 谓不同于平常云。去三里屯取洗件, 付洗件; 走路甚懒。收李任夫信, 写发张丽珠信、培宽信。

11 日 早起写稿尚好, 早餐稍多, 中午减食。午后洗澡、修脚。回家晚饭。发培和信 (写出 5 天了)。购大桃 8 枚。

12 日 早起写发傅礼岩信有所查询, 另写杂记 (会晤陶、冯)。连日睡眠无蚊扰, 但电灯有毛病, 又收回手电筒 (修理)。

13日 早起写杂文中赵君迈、周泽甫来坐，知马仰乾即将来京。午后维志来言约定明日与袁昌同去西郊会晤岳美中。付维志10元。晚间维博送来大桃及鸡蛋等。后半夜有雨。写发黎涤玄、培志一信。

14日 早起五时半同维志、袁昌去颐和园，唐君来说明岳老忽病不能会晤，乃与唐谈甚久。游人极多，即出园。我到北大看宽儿，用午饭，小休息；访张丽珠、唐有祺及其子女。雨中觅得汽车回家。颂华、钦宁同行到家，饭后乃去。是日培恕、胡真同来未值。

15日 早发培恕、胡真信。记陶锡山未完。收培志信，知涤玄病况，难于远行。收音机不能用，拟另购。

16日 早起阅旧稿，精神不佳，未能动笔写作。收傅礼岩信，答我所问伍先生事。去三里屯付洗件及购饼食。洗脚。

17日 早起散步于外。袁昌来谈甚久。写发培志、颂天各一信。午后发雪昭信。晚间维志来闲谈，取出箱内旧件，嘱其代购药剂。访袁示以新收吴古玉信，遇星贤。不见恕儿来。

18日 早起看先公遗书，未着笔写记。午后出购切面、散步。仍不见恕儿或小东来。

19日 早政协来电话通知

可能开会。收香港胡时三信，即答一信付邮。为民国初年政史写增补。晚间去西四剪发。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闭幕。

20日 早起续增补民国初年政史。收李任夫信。马仰乾信云9月初到京。

21日 早起准备赴庆祝会而无车来，午后车来接，会上听发言，先退，未参加游行。午前恕儿夫妇来。郭大中来均略谈。午后维博来，以马信示之。嘱恕儿购半导体收音机1架去48.3元。

22日 早起维志来修理电灯，指点新收音机。

23日 早起写杂稿。欲出门而赵君近来，闲谈无味。午饭后小休息，欲出门而德惠、晓青两甥来，谈话甚久，晚饭乃去。新收音机尚合用。

24日 早起进食后同杨一道赴会(暑假后第一次)。听大众发言，回家午饭。购西瓜尚可，以一半赠人。收培和信，留之。写发德惠、晓青信。晚间维志送药5包，谈其所闻于岳老者。就睡迟。

25日 早起散步，写伍传稿。对门送来西瓜未能服药。星贤来坐漫谈。

26日 早开始服药，续写伍传。

27日 早四时半起，写致张丽珠信。去北大看培宽不值，看

到钦宁，以张信留交宽看后，送张家。回家午饭。

28日 早起服药，维博来助理琐事，维志来编订年谱。培恕来谈，取去稿纸400张，将寄上海田。

29日 早起伍传写完。出洗澡，收晓青信待答。服药（第二包）。钦东来未值。

30日 早起进食后去邮局寄发上海田伍传末后稿，又收田来信内附颂天寄他信。午后访张申府漫谈（据他说四个月未晤）。去看恕儿一家，即留晚饭，由钦东送我回家。就睡稍迟。政协电话约明日会。

31日 早起服药，听铁托在宴会席上讲话（收音）。车来同杨、赵一道赴会。听传达党中央全会及第一次会报告，乌兰夫讲话甚长。回家午饭，去换车月票。晚饭后维志来言将去山上采药，十日后乃归。

## 9月

1日 早起即去公园一转，回家进食。午饭后小休息，去邮局购邮票，散步而已。阅读《成唯识论》，不能全懂。

2日 早起出购饼食，借以散步，未动笔墨。阅《成唯识论》。收上海田信内有颂天信，自述病情。

3日 早起写续与阎交往稿未完。读《成唯识论》。

4日 早起洗肾〔囊〕及足，进食。维博来，即借访马仰乾于周家，赠以好米。收李任夫武汉来信。收上海田信，知伍传续稿收到了。午后出购切面。本日报纸有可读文件。

5日 早起培恕来，略谈数语。车来同杨、赵一道赴会，听众人谈，领取工资，回家午饭。马仰乾、周泽甫同来坐，谈至晚六时乃去。周赠我上好信笺两盒及食品等。

6日 早起进食后，德惠、晓青来谈往事，午饭后乃去。袁昌来，不及接谈，午后访之。收上海田信及我稿和抄件（伍传）。发晓青信，又星贤一信。晚又停电。（付袁20元囑转吴古玉）。

7日 早起写致马信，附《人心与人生》稿本，拟托王代送去。午后休息大脑尚好，出购点心及饼食，回家晚饭。未停电，读《成唯识论》。

8日 早起洗肾〔囊〕及脚，进食、清理几案。发上海田一航空信，同时兑给30元。访星贤托其以《人心与人生》三册送马先生看，借来《十三经概论》等二书。去王府井购香皂及小刀未得。

9日 早起阅《参考消息》邓事（说话欠稳妥）。杨公庶来招呼



午后有集会，二时半在政协看毛主席纪念堂集会实况及录音，又座谈一次。晚间雪昭来，取去大匣收音机，付45元。

10日 早起准备出门，车票忽觅不见，不得出门，烦躁不宁，静息以求心神宁贴。收星贤寄转我遗忘之件。午后仍出门，或购票或说明有票未带。去百货大楼购香皂、墨水、小刀等件回家晚饭。亡友姜伯棠家属子女来访谈旧事。

11日 早起维博来装订伍传稿，嘱其去东安门补购本月份月票。自觉精神恍惚。去看鲜恒一家，知其母故去两月矣，漫谈甚久。发见车票在衣内未失也。晚间恕儿送江米酒，漫谈我精神衰象，临走穿去雨衣。

12日 早起写发姜仲奇一信。候车不见来，通电话叫车赴会，交回汪东林香港《大公报》一纸。回家午饭，不见于连芬来。

13日 早听天气预报有雨。仍不见于来，出购切面、黄瓜。发张丽珠、张昭达信。收上海田回信即答一信（稿抄伍传6份）。中午恕儿送回雨衣。出购桃酥，未远出。天阴，温度低，拣理旧件加硃笔。

14日 早起服药一次（补：昨服药一次）。天阴有小雨，温度低，加衣。于连芬仍不见来。晚晴有阳光，去三里屯购饼食。访袁昌。收吴古玉信即答之（谈我执问题），

交袁发邮。晚间维博来，云将陪马先生游颐和园。从维博手中看到星贤零碎著作。

15日 早起服药一次，甜酒吃完。赵君迈来坐。在崇文门菜市场购得榨菜、酱菜、川东菜等。回家午饭。收温州潘信，即答一航空信，拒其请求。又收德惠甥一信，不必答。晚间维博来言其陪同马先生游园，又代购白菜1棵。

16日 夜来有雨，晨起犹淅沥。听广播抗灾有感，发菩萨愿明心，明明德于天下。维志晚来（下山回城）略谈，约明日来。服药一次。

16日 夜来忽牙根出血，污染被褥。维志来，诊脉，云不如前。编订年谱，付3元，嘱购药两种。午后出购菜及饼食。马先生来坐，看我稿，借去伍传抄本。晚间雪昭送来面包2件，云将赴武汉，或转上海。

18日 夜来有雷雨。早起写发上海田一信（告以雪昭或去上海）。阅《成唯识论》。于连芬不来已满一周。候张昭达不见来。午后恕儿来谈。维志送来药品：安眠的及其他。睡前服之。未见效。

19日 早起服药片。通电话叫车，车来同杨、赵一道赴会，宣读聂帅文章后发言赞之；朱洁夫引邓副总〔理〕简短致词相印证，甚好。回家午饭，读《唯识论》。晚服

安眠药2片，能睡。

20日 早起，睡起头昏沉，候维志不见来，即去公园散步。以筹备国庆纷杂活动，转入端门故宫看古画甚久，出来既晚，搭车错误，致回过午，又贪看小报大报。星贤来以实告之，促我就睡。维博来（因伤请假），维志先来过，晚间再来，以请况告之，决定服1片药。收于连芬长女信，知其母脑溢血入医院，今后将无人助理家务。阅星贤所作《孔子诛少正卯辨》，极佳。

21日 早起，睡起觉平平安安。维志来问安即告之。服鱼肝油1丸。维博去购素菜颇多。拭洗窗户，送笺与袁昌。阅星贤著作《孔子诛少正卯辨》，极见证据充分。临睡服药1片（贪看书，误时听天气预报）。

22日 早起自觉睡眠不如昨，收拾屋内一切。写发胡时三信。收颂天信，又收星贤信，即答之并转去颂天信。早起候袁昌不至，即出购饼食，而袁适来，蔡托其取鞋于地安门，午后袁送鞋来，坐谈至晚饭。饭后跋星贤辨孔子杀少正卯之文。<sup>①</sup>收赵君返信。

23日 早起，睡不好不坏，进食后去洗澡。从昨日起服鱼肝油丸。（收颂天信甚见复常，写发胡时

三信）重见于前，足征精神不佳。午后访杨公庶，借来《历史研究》一册，批判冯友兰，阅之逾时。食月饼太多，晚饭减量。维志送来新购药片20。

24日 早起散步，遇维志。补：昨出〔购〕卷纸及鞋垫。去西单购桃脯不佳。代菜购两种糖食，回家午饭。午后郭大中送来水果甚多，漫谈。访杨公庶。服药片1枚，就睡。

25日 早起散步，收赵回信。阅批冯文章，周匝深刻（均补昨事）。收潘从温州回信，即答一信。钦东送来菜食。维博来，将去星贤处。维志来谈话不少，云国庆有任务，日内不来了。服药如例（午睡不成眠）。

26日 早起在附近散步，进白米稀饭。车来同杨一道赴会，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说明十数年就有之，说明<sup>②</sup>。回家午饭。午睡不成寐，阅《老入病》一书，自知老矣。

27日 早起收拾整理杂事。今天中秋节日。午饭时培恕送来西红柿、菜花等，未多谈。午后四时去三里屯购饼食回家晚饭。读《八大入党经》《四十二章经》等后就寝。服药如例。

① 跋文存王星贤先生之遗稿中，至今未能寻得。

② 日记原文如此。

**28日** 早起写发陈仲瑜一信。马仰乾送来食品，谈他所未闻之大事。午后王星贤来坐，闲话轶时。读佛经，服药就寝，睡不佳。收政协演京剧票。

**29日** 早起访袁，知其被遣回保定；步行回家进食，培恕送来蔬菜多色，即约其晚间去政协观剧。晚饭后恕来偕同行，《逼上梁山》演出大半即离场回家，就睡竟十二时矣。

**30日** 早去换车票，购饼食。收政协送来国庆招待会请柬，维志适来，即代电唤车接送人民大会堂。七时入席，遇孙越奇、杨扶青、罗涵先等，全桌冷食。据推测有六千人参加（后知不足四千人），回家逾九时。

## 10月

**1日** 早起维博来，嘱其顺便送还申府雨衣。钦元从乡村回京探亲，嘱其购油饼，送来甜酒，闻颂华将入医院治疗。对维博谈话切挚。晚饭后车来去天安门观礼，在最下层，感叹今昔之差（昔与毛、周同在城楼上也）。早退，休息于车中，回家九时多矣。十时就睡，略进点心。

**2日** 夜来有雷雨，晨起渐止，午后又作，旋止。维志来，对其谈切挚语，略如昨对维博者。维

博从周家来，仰乾月内将作归计，因写致仰乾一笺，愿以评价孔了一文求教，又为李任潮印谱题词，谢周赠笔，均嘱维博送交。维博代购桂圆3斤，不先征我同意，甚荒唐，付价外又付4元。晚饭前姜仲奇来（其母命其送来花生米及苹果等），与谈话甚久，此子可教。十时就睡。

**3日** 早起进甜酒，散步窗外树下。华世荣来坐、维志来、鲜恒来谈。赵春生来言其母病况，允每月助25元，嗣发一信改每月助15元。维博来云他同马仰老吃素菜馆，带来素菜给我。欲午睡而崔建华来，絮絮谈话不止。收培和信言代购香油事。晚饭后疲倦，早就寝。

**4日** 夜来有雨，自晨至夜，时下时停，温度低。起床迟误，未及听天气预报。午饭后自觉肚腹不佳，大便溏利，散步东行，食大蒜数枚以解毒菌。写发鲜恒一信。节食，夜眠尚好。记杨公庶约明日同车赴会。

**5日** 早起收拾一切，车来同杨、赵赴会，听宋发言，领取工资，回家午饭。休息，出洗澡剪发，回家晚饭。

**6日** 早起访杨，杨家女佣介绍女工，嘱其明日来。——以上应改星期五。维志来，与之漫谈及催眠术之种种，至午饭去。去鼓楼购咸蛋未得。

7日 早起写就致于、王组长请假信；走访杨公庶托其交去。写就致张丽珠、张昭达信。去北大见到培宽夫妇及钦元，嘱其送去，取回我写各件。回家车顺利。早起春生来，说话尚好，菜给予30元。

8日 昨报大风降温，早起又推延至今晚。昨收袁洪铭信，早起写答信，简要质直，发去。赵君迈来谈，至午饭前乃去。午后杨介绍之女工来商谈，未协而去。收李任夫长篇信附其诗词。写杂记一则。另一介绍之女工王姓来商谈取得协议，约定星期一来上工。收政协晚戏票。

9日 早起写杂记。怨儿来，送到蔬菜，漫谈。崔建华送来饺子为午饭。赵鸿儒从乡间借一少女来，谈移时。菜至十一时后乃起床。候小元不见来，去储蓄所换散钞。

10日 早起散步于外。新女工如期来上工。午后去东风市场购信封、桃脯、樟脑等件。写杂记。不见钦元来，临睡前诵佛书。

11日 早起天气尚好，仍不见钦元来。午饭即去北大，乃知钦元恰回乡村了。颂华病痢，钦宁颇热心功课。存于张丽珠各文件未能取回，据闻丽珠将携其子来我处云。回家晚饭，读佛书。雪昭来，谈一些话；付45元。

12日 多日不见维志来，

不解其故。兑上海田30元，又兑吴古玉20元。写致颂华一信，嘱转岳老。收江西吉安永阳中学彭君一信，即答之发去。午后星贤来谈，商重阳出游事，待商之郭大中再订定。星贤借去评价孔子一文，将与仰乾同看。

13日 早起散步窗外，写阎冯事。午后去东风市场觅购围颈〔脖〕不得，购樟脑块及信封等。收胡时三回我信，存之。雪昭来付45元（从昆明、成都回京）。

14日 早起续写杂文（阎锡山事）。维志忽来见，同出散步谈话，购饼食，他午后将去看岳老。杨公庶来，出示秘书处通知，明日去毛主席纪念堂。

15日 早起写阎事完，写冯事待续。十时前同杨、张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遗容，回家午饭。访看华世荣。郭大中来，约22日去香山玩。发陈仲瑜信。

16日 早起维博来，为其谈一些话。维志来谈话，谈及黎劭西家世；维志有失言。马仰乾、周泽甫来谈伍、李二公往事，纠正我错记。嘱维博致一笺于星贤，索《证道歌》。午后从申府借来佛书多种待看，又写致仰泽一信交维博明日送交。培怨、胡真来聚。交她为我织补毛裤。临睡洗脚，惜就睡前未能沉心省身。

17日 早起散步窗外，车

来同杨、赵赴会，听众人谈话，回家午饭。维博同赴崇文门购咸菜等件。据云马、周约吃素菜，不欲赴。检看佛典。

**18日** 早起写杂稿。收张丽珠信即答一信，约春节见面。购信封，写答培和新旧各信，又兑给20元为两个月之数。德惠甥女来辞行，即回长沙也。晚阅新借得之佛典，就睡（服补中益气丸）。

**19日** 早起检理几案。是日为菜生辰。去洗澡，回家午饭。补：收袁洪铭信，不置答。又补：赠马慧明《中国文化要义》一册。晚读佛书。

**20日** 早起收薄蓬山祝寿诗，写回信，切执教导。去崇文门，鲜恒来失迎，午后访之，不遇。政协电话嘱明日到会。收吴古玉祝寿电报。晚间维博送来生柿子，索去高力纸一大张。

**21日即重阳日** 中夜起来写致星贤、大中各信，天不明出觅维志，嘱其送致星贤并转仰乾。回家进食，电话叫车，同杨、赵等赴会，听中央召开人大及政协于明春1月开会之文件传达，知全国政权体系将从各省市县建立起来。回家午饭，罗太太及其孙罗隆、陈瑾贞均来祝寿。对罗隆谈话，借予世界史、中国史等书，嘱改日讲解。维志来助理一切，晚饭送致大中信。

**22日** 早起维志来，八时

星贤、大中、仰乾先后来，谈话至十一时多。因我谈太久，3人未及吃饭即退去。维志则饭后去。小休息，去东四剪发。回家晚饭。收邹平学生王洪恩来信，即答一信嘉勉之。又收田自无锡来信。补：昨夜雪昭送来面包及挂面等。

**23日** 早起天气预报有大风。连日未见儿孙辈来，不知何故。换用新毛笔。原嘱维志早来一面，不见其来。尤可怪讶者，培恕等儿孙多日不见来，亦无信息。午后二时去和平里视之，竟无甚事。恕陪我回家谈至晚饭去。收培和信存留之。

**24日** 早起进食后同杨、赵等一车赴会，阅读文件（有关“四人帮”）未完。收上海田寄来伍传抄件多份，即答一信。访星贤托其访马老，促还我稿。

**25日** 早起收星贤信，又维志来，均言马老推迟行期，即写发马老一信感谢其意。就伍传抄件加批注4份，其他4份待加批注。

**26日** 早起进食后同杨、赵等一车赴（会）；阅读有关“四人帮”文件仍未完。颂华来。培恕来。鲜恒来。收伍时忠、刘经邦等信件待答。

**27日** 早起天阴冷，写答伍时忠、刘经邦等信。发维志信、马老信（询问马惠来）。

**28日** 早起落雨，阴云密

布。同杨、赵一车赴会，续前听读“四人帮”文件仍未完。维志来，嘱其购药，并电商岳老。

29日 早起至夜阴云细雨，温度甚低，终日未出门一步。收桂林周某信，即答一信拒其请。

30日 夜来菜高声求助，以致未睡，早起坐息亦不佳。维博来，送其通知培恕，于是胡真来，助理琐事，并送到牛奶熟菜等。天晴阳光佳，晒被。午后培恕来，维志来，以致未得午睡，甚感劳倦。末后维博又来，云同马老吃广东馆。就睡后不得睡，于是〔服〕安眠药，幸得睡去，早起尚觉好。

31日 早起因有多信待复。正早点时车来，即同杨等赴会。赵读3次文件，王芸生继之，仍未完。回家时逾十二点，午饭等候马老等不见来。去邮局购邮票，步行回家。洗脚，就睡。培恕送来暖水袋，维志来坐，又煎药服之，就寝。今日菜情况尚佳。

## 11月

1日 早起，菜夜小便多不禁，不佳。答西安王焕武一信发去。午三时后不见马、周来，访星贤托其以《新华月报》有关叶挺事给周看，晚间星贤送回月报。

2日 早四时起，视菜尚好。服黄耆方最末煎。细阅周的意

见，存之。同杨、赵一车赴会，听宣读《人民日报》发表的《三个世界》长篇大文，回家。午后马、周及维博来谈话，同出照像于鼓楼前。我忘带钱，照像收据存周手。回家晚饭，维博亦略进食，嘱其送还申府的佛书多种（给申一笺）。忽发现被窝内暖水袋漏水，未声张，勉强就睡。收伍时忠一信。交回周的书。

3日 早起拆被里，写答伍时忠信发去。拆下湿被里，更换丝棉被。维志送来安眠酮20粒。小雨自晨至午后渐止，仍未晴。开始定购酸奶去5.9元。

4日 早起进食后同杨、赵一车赴会，闻程思远回桂林；听众人谈论，回家午饭。饭后即去洗澡修脚，回家晚饭。忽停电，电灯长管亦失灵。睡尚好。

5日 早起天气不佳，晒棉被及棉裤，写杂稿。收吴古玉转来袁昌《六十小时厄运》，伍时忠致培恕信，王洪恩信，温州潘信。孟景云从东北来见，送点心。晚饭前恕儿来谈（康生问题）。嘱维博还书于申府。

6日 早起写给袁昌紧切开导信，送交华世荣转去。马仰乾、周泽甫来谈，马南归辞行。购手提包1件，去4.65元。

7日 早起进食后同杨、赵等赴会，继续宣读文件（“四人

帮”的第三批),取得工资,回家午饭。孟景云借去50元,以致手中拮据。维博为马老送行来城,据云申府有信给我而未之见。

8日 早起进食后欲去公园看菊花未成,折回家则维志在候,更换冬季窗帘、修理电灯、谈话。午饭后小休息,去银行取出50元,兑上海田25元,嘉兴吴古玉20元。补:收回马仰乾借看我稿多种。补:昨晚雪昭来谈,付45元,收面包2件又蜂皇精1瓶,昨开始服食之。

9日 早起进药进食。车来同杨、赵一道赴会,读文件完功,江青罪恶大矣。回家午饭。收申府信即作答,又收伍时忠信即作答,均发去。收袁洪铭信不答。

10日 早起进食后赵君迈来谈其子展岳问题,同散行〔步〕访杨公庶,约明日赴会讨论宪法,取回洗件又散步回家。今后励行不搭车之决定。午饭后整理伍传印件移时。维志来不相值。

11日 早起进食后,同杨公庶、赵君迈一车赴会,闻胡愈之病重,又于永滋重病,诸人泛谈宪法问题,据云领导征求意见。回家午饭,出剪发于东四,回家觅有关伍传各友通讯不得。

16日 早起进食后整理旧

件,继续觅各友通讯不得。终日未远出,准备为宪法问题发言稿。

17日 早起维志来,助我觅得有关伍传通讯各件。培想来谈话不少。收袁昌信,适维博来,即囑其送星贤阅,又囑托杨请假,不谈宪法。收周邦信即答一信,退转其托转当局之信。出购点心。维志修电灯,换长管甚好。

18日 早起天气佳,进食,整理伍传抄件,准备分寄各处。

19日 早起赴邮局发寄劳士正、付礼岩各一信,同时寄给伍传抄稿各一份,又寄马仰乾一份,均挂号。往返步行,脚力尚佳。罗隆来,为之讲解范著《中国通史简〔编〕》“绪言”中提出的问题(中国自古是民族非氏族)。下午出散步,晚间开始有暖气。

16日 早起写发北大培宽一信,又番禺马仰乾一信。写杂稿(英雄及恶人)<sup>①</sup>午后在附近散步1小时又半,服药及蜂丸如例。

17日 早起更换内衣付洗,服药一煎,续写杂稿(陈绍禹),服最后一煎药。购饼食,访杨公庶约明日赴会。星贤来坐漫谈。

18日 早起进食后刷牙,车来同杨赴会,听人发言,回家午饭。饭后小休息,去建国门大街,巡视至崇文门赶回家,步行过久,夜

<sup>①</sup> 即《一个英雄两个恶人》一文,见全集卷七。

睡尚可。

**19日** 早起写杂稿（陈绍禹事）。去邮局两次皆步行，天气佳。

**20日** 早起正写间，郭大中来坐，并送到代马仰老所购书多种。卢广绵同时来，谈中央各部变动事。维志送来代购药5包。午后培恕来，漫谈甚久。与维志约同去看岳美中的期日。

**21日** 早起进食，车来同杨一道赴会，谈教育部的文章（两个估计）。回家午饭，散步附近，未远出。写杂稿：论哲学为西洋产物非印度中国所固有。微感腹内不适。

**22日** 早起进食后维志来偕同访岳美中，为菜求得药方，岳索我《人心与人生》稿及其他零篇稿，允之。看培宽一家，即留午饭，饭后同维志回家。维志仍将上班，持去药方购药。收卢转来陈雅纯信待答。

**23日** 早起进食，（补：昨晚遵医嘱开始每天吃核桃2枚）。发培恕一信。车来同杨一道赴会，听人发言（教育问题），回家午饭。写答陈〔雅〕纯信。忽不见表所在，电话询政协，无明确答复。头脑昏沉，精神恍惚，几成废人矣。维志送来柑子，未见面而去。

**24日** 早起发陈信，补：昨收吴古玉、培宽各一信。收孟景云

信。修理夹衣。写完《一个英雄两个恶人》一稿。表又出现。终日未远出，附近散步而已。华世荣来过。

**25日** 早起同杨一车，至北大医院看心电图及神经科，发给药品甚多，但未领取，步行回家。钦东来，付《人心与人生》三册，嘱转岳老，又嘱转告维志来见我。

**26日** 早起维志来，嘱去医院取药。药品多种，出乎意料，多为安定神经之品；开始服之就睡，但效果不大（不能即刻入睡）。

**27日** 早起检得旧作《生物与天时节候》一文，适维志来，即交其转岳老看。写杂稿（陈绍禹一文）完。培恕绝早来，送到甜酒，即加鸡蛋食之。维博来，同去百货大楼，购毛笔2支，购广西甜橙。

**28日** 早起同杨一道赴会，于老出席，仍谈四人帮问题，回家午饭。收傅礼岩寄回伍传稿甚异。张祚延来坐。

**29日** 夜来未服医院药而服食安眠酮2粒。午后去邮局发傅礼岩一信，又退转伍传稿件。王星贤来坐，借去伍传稿阅看。陈嘉从故城来坐。

**30日** 早起进食后同杨一车赴会。

## 12月

1日



2日<sup>①</sup>

3日 出剪发。

4日 出洗澡。

5日 同杨赴会，领取工资。出洗澡，步行蹒跚，两足大不得力，勉强到东黄〔皇〕城〔根〕登车回家。后知服神经系统药太多，遂止药不用。

6日 腰腿仍不得力，终止服药片；似乎药片无益而脑力受扰。星贤来坐，收仲瑜信，星贤亦同收其信。收马仰乾信。维博送柿来。

7日 早起不再服用药片。同杨一车赴会（唐亦同车），步履略好于前。收仲瑜信，收马仰乾信，收孟宪光信。维志来言，药方生地一味觅不得，未购。

8日 早五时维博忽来，昌平药店有生地，即以药方付之，嘱其代购。写答仲瑜信、答孟宪光信均发去。兑出上海田25元，杭州吴20元。往返步行，虽慢尚稳。晚间雪昭来，付45元。屋内电灯失灵多日，交雪昭去修理。维博从昌平买来药7剂，待服用。

9日 早起阴沉，进食后车来，同杨、唐一道赴会，听人漫谈，回家午饭。晚间维志、维博先后来。维志为我煎药服之就睡，维博送回药方，去星贤处，竟忘以星贤索书

付之。

10日 早起先服药一煎，稍晚再进食。终日无人来，出购药用黄酒，步行不多。写发王季衡一信。睡前服药如例，阅佛书。

11日 早起服药，忽儿来谈大局内情。维博来，嘱其送星贤所需书于星贤。维志及其女友何清来坐。颂华挈钦宁来，据云购栀子一味药未得，随即回北大。午饭后休息。晚间维博来擦洗桌子、谈话。阅千手观音经，服药如例。

12日 服药、进食，车来同杨、唐赴会。因朱洁夫之提议，将我近来病情向大家说出甚好。回家午饭，小休息。王季衡来谈至五时半，六时晚饭。读《千手观音经》，未服药就睡。忽闻敲门，出则不见有人。

13日 早起煎药服之，夜来虽发愿而杂念纷扰不能自止为苦。开始服谷维素，似有好处。闻政府人员进退事（郭玉峰撤职）。

14日 早起进食未服药，车来同杨、唐赴会，听宋发言甚长，为联组会准备，回家午饭。落雪成雨，天阴无光。出门发雪昭一信，泥泞恐失足跌倒。读旧记有益。谷维素日进3次，临睡大便难解，延迟就寝。中午维志来过。

15日 早起煎药服之，然

① 1日、2日有日无记。

后进食。落雨不休，天阴如昨，温度低，足不出户。阅夏溥老著《无量寿经》未完。维博送来后又去星贤家借来《明儒学案》待阅。

**16日** 早起服药，进食后同杨、唐赴会，中午回家吃饭，饭后休息。大中来坐谈，以近情告之。再读夏著，读完了。晚间雪昭来安装电灯，许久不成功，将明日再设法。

**17日** 早起服药，进食。赵君迈来坐，约定为我介绍脑系科医生作检查。午后星贤来坐，出示钟山来信，谈我身体近况及我的打算。收上海田回信，收王季衡长篇信待答。久候雪昭不至。阅佛典。

**18日** 早起写答王季衡信发去，就旧抄稿加批注。培恕来谈，以我的打算告之，征其意见。维志来亦同样告之，并征其意见；他代维博送来藏香三大盒。华世荣来说吴古玉一次大病，又说袁昌近况。罗龙来还世界通史并赠小米，未及多谈而去，并云在中国书店工作。

**19日** 早起煎药服药，车来同杨、唐赴会，偶发言两点，回家午饭，饭后休息。不见恕儿送代购谷维生素来。天阴冷。

**20日** 早起阳光甚好，写发恕儿一信。又写发为袁昌事致岳美中一信。进食之先服煎药一次。午后去平安里购蜂乳及蜂皇精各1瓶。回家晚饭，晚间佛课如例。

**21日** 早起服药一煎，次进食。车来同杨、唐赴联组会发言，回家午饭。休息后去维志家，约其明日陪我北大医院脑系科作检查。晚饭后恕儿来言觅谷维生素不得。收孟宪光信答之，又收王季衡信约明春再见。读佛典如例。

**23日** 早起服药一煎。维志来同去医院脑系科，由吴丽娟大夫指导作检查甚久，结果云正常无问题，取得谷维生素等药，回家午饭。一切得力于维志，留其午饭乃去上班。食1大柿。补：恕儿约宽儿星期天午后会面。晚读佛典如例。

补：21日，赵展岳来谈甚洽，并赠我人参水一瓶。

**23日** 早起服药一煎，进食后车来同杨、唐赴联组会，听人发言，回家午饭。发申府一信询问往事。

**24日** 早起服药一煎，写杂稿（关于冯玉祥事）。出访华世荣，以岳寄还袁著付之。与菴谈话（关于移居事）。

**25日** 早起维博来，嘱其送还星贤《明儒学案》，再借《罗近溪集》，又嘱购川东菜等，惜其竟未报命。二时半去恕儿家，会晤宽儿，巧遇晓青，同谈移居问题。钦东送我回家，并以问题告之。

**26日** 早起进食后车来同杨、唐赴会，听人发言，回家午饭。宣布星〔期〕三休息一次。写冯玉

样未完待续。王顺英辞工，换一郑姓女工来。

**27日** 早起进食服药后去洗澡，人多折回。午后改东四洗澡，设备招待均差。晚饭后，维博送来《罗近溪集》，川东菜等，付5元。念佛如例。

**28日** 早起写杂稿，冯事告一段落。晚饭后维志来，谈时事，借去朱著《老子校释》。步行购点心数色。中药停药，专服医院所给谷维素等品。

**29日** 早起写发伍时清、伍懿珍各一信，收中府回信即答一信。近代史研究所郑同志来采访周

总理生前事迹，约1月4日再来面谈。晚饭后服药如例。收听广播政协特开会议情况。展读佛典如例。

**30日** 早起进人参露、蜂浆等，然后进食。车来同杨、唐等赴会，遇程思远。以我致统战部的信交付汪东林，请秘书处转去。回家午饭，去三里屯剪发。晚读《近溪集》顺畅顺适，忘时间。

**31日** 早起进食服谷维素等如例。罗隆来还书，为之讲解中国史问题甚久。培恕来，未多谈而去。晚间温读《近溪集》完，写一笺志感。

## 1978年

### 1月

**1日** 早起进食后写杂稿（有关申府事）。钦东及其妹来玩，为其说蒋介石西安事件。维博来，以印光法师《十地经论》还之，嘱其代购药物等。郭大中来坐，漫谈许久，赠水果多品。闻维志感冒，菜付维博旧墨两丸，留其晚饭而后去。维博送来观音菩萨像，供于几上。

**2日** 早起写杂稿（宋哲元）完。维博代购到核桃、柿饼等

甚好，又陪同散步。去恕儿家，不遇。访郭大中晤谈颇久，回家晚饭。维博明早回昌平上班。晚间屋内电灯忽失灵。念佛如例。付给维博5元。补：午前蒋中光22年不见，忽来谈，他大谈特谈，我听之不倦。

**3日** 早起写杂稿。午饭后访星贤，借来《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各一册备用；往返步行不多。晚阅读佛典。

**4日** 早起写杂稿。进饭后车来，知杨公庶病入医院，同张学铭一道赴会，听宋发言甚长，颇好。回家午饭，小休息。刘、郑两人来

谈周总理事迹，至五时去，约星期六再来。<sup>①</sup>晚读佛典如例。领得工资，菜取去100元，另封好分寄上海田、杭州吴共45元。

5日 早起进食后，取出旧政协文件，民盟成立记，核阅之备用。去看杨公庶问讯其病，西行至宽街饮食店后回家。晚阅读佛典。寄出上海、杭州各款。

6日 早起减食，因昨晚食多也。同张一车赴会，无重要发言。发维志一信片，回家午饭甚费事费时。赵鸿儒来，向菜取30元。午后清理旧件，未及外出散步。晚读佛典。

7日 早起写杂稿：回忆少年时。维志来见，修理电灯，嘱其往医院取药，谈一些话。午后刘、郑二人来，为之说周总理事，约下星期四再来，借去我手稿等件。晚雪昭来，付45元，据云国家财政今无赤字了。

8日 早起进食后维博来，适刘定福侄婿从川中来此，去张家口开会，过我处，赠广柑等一箱，留其午饭。刘问及1953年事，以文件示之。写发蒋中光一信。维博午后再来，谈甚久，写一字嘱其交维志。睡前诵佛号。

9日 早起进杂食，车来同张赴会，阅杂文，回家午饭。午后

检理旧稿各文件，备星期四用，惜不全。收伍时清信甚喜，又收北安陈肃信亦好。睡前诵佛号。

10日 早起进食后，核阅旧文件备用。答陈肃一信，又发恕儿一信。维志来谈，指给西欧形势看。终日未远出，只就近觅购食品而已。临睡读佛典。

11日 早起进食后，核阅旧政协文件备明日之用，散步附近。晚间钦东来，分给水果，又分给北大一份。睡前诵佛号，喉失音非一日矣。

12日 早起进食后核阅李渊庭记录我讲两党争执及我代表民盟奔走事。赵君迈来坐。午后周、郑二人来谈周总理年谱编订事。中府忽来谈，周、郑即借去我旧稿各件，改期再来。收蒋中光回信。写发培恕信，促来取水果。维志送来谷维素等药味，付6元。修理电灯可用。郑大秀要辞工，又留住。睡前服一片ABC〔APC?〕及姜糖水。

13日 早起进食后取出旧政协各件翻阅，准备为周、郑二人谈周总理事。钦东来取水果，不知不觉为之谈了许多重要话，不知其能消化否。

14日 早起继续翻阅旧件。风大，出门又折回。晚饭前刘定福从张家口回京来见，以写好四

<sup>①</sup> 刘、郑二人为近代史所工作人员。

笺付之。维博来见一面，即去星贤处。诵佛号，就睡。就欧洲文明濒于末路写数语存之。

15日 早起进杏仁霜及饼干。为编订周总理年谱做预备工作。气温开始在零下一度，有风未远出。刘定福送回棉鞋即将去郑州。写出答伍时清信待发。

16日 早起进杏仁霜等。就我言论集指出有关周总理事迹各处。步行购零星物品于东百货店。晚读佛典如例。

17日 早起维志送来菜购糖食两盒等；助编我年谱至午乃去，嘱其电话叫车。服止咳桔红丸两丸。睡前诵佛。补：16日星〔期〕一卢广绵及培恕来过。又补：郑大秀借去棉被。

18日 早起服二母宁嗽丸两丸，进杏仁霜等食品。车来赴会，人甚少，谈话亦稀，回家午饭。饭后寄发伍时清信（内有伍先生传略），往返均步行，天气尚佳。购奶油饼干。晚课如例。

19日 早起进杏仁霜等食品。维志来，编订年谱，谈话甚多。午饭后拆洗被头及被单，未得出门。收上海田信。咳嗽，但不重。晚课如例（早起太迟，过了听广播时间）。

20日 早起发见炉火拆散不能用，用旧小炉进食。车来，同杨、张一道赴会，听人谈话，回家

午饭。写杂稿未成文，待续。晚诵佛如例。

21日 早起略进食，维志来，即去西苑访岳美中求诊，开方交维志购取之。午饭就外进食，回家补足一些。收香港伍懿珍信及相片等件。晚诵佛如例。补：同维志去北大看宽儿一家。

22日 早起维博来，陪我去三里屯剪发。王星贤来坐，竟忘还其两学案。胡真来，云培恕在写文。维志代购药两包由维博交来，晚间煎服1包，但维志则未来。煤气管理人员来修理机件甚好用。早起购油饼3件。

23日 早起煎药服之，略进食，即去洗澡、修脚，甚爽快。回家午饭，读报，购小点心，煎第二包药服之。

24日 早起煎服药，出购点心即食之。准备答伍懿珍信。袁昌从保定回京来坐谈。午饭后阅报，散步于外，无风，温和。晚饭不敢多食。诵佛如例。维博忽来，菜付给小米。阅王恩洋《心经通释》，不佳。

25日 早起进食后车来同杨、张一道赴会，听众人说话，回家午饭。东行散步，无风、阳光不强，气温不冷，回家进牛奶。阅读维博送来之金刚经讲义甚好，维博去星贤处。就睡如时。写答伍懿珍信未完。

26日 早起听广播，祝罗马尼亚总统寿，强调打仗。补：昨访袁昌，托其识别张镛舅之五十初度诗的字迹。维志来编订年谱旧底稿完。

27日 早起写伍懿珍信完成。钦元来玩，留午饭，举止不当，责之。收孟宪光信颇长。发北大一信责钦元。晚间阅读金经讲义又觉不佳。诵佛如例。

28日 早起写杂件（赠袁及华）（读法新社一报道）。午饭后寄发香港伍懿珍邮件，往返均散步，又购手帕3件。中午维志来言已电话通（知）刘、郑二人。晚间维博来，嘱其以写赠之件送交袁华。诵佛如例。

29日 早起进食后恕儿来，谈赛福鼎倒台之讯，又东北刘光涛倒台。赵春生来，将留京，送点心一匣。风大且冷，未出门，只代菜发陈先一信。晚诵佛如例。收周天度信云郑回河南。诵佛如例。

30日 早起预报气温低而不然。写发上海田信，同时寄去林先生《北云集》一本，嘱其抄录有关裴雪峰各文。维志来拟抄裴著周易问答。由邮局步行回家。周天度借去有关周总理事迹各书册及文件等。晚诵佛如例。

31日 早起写发姜仲奇一信、周天度一信。风大扬尘，闭户不出。

## 2月

1日 早起进食后步行访杨公庶，乃知学习会已停，将候至13日始恢复云。借来《唐诗三百首》温读一过，不再看。钦宁来过。维志送来抑肝药4包。晚诵佛如例。晴朗无风与昨日大不同。写杂稿未完。

2日 早起写杂稿。九时同杨、张、董一车去八宝山为郭有守开追悼会。回家午饭，小休息。去看钦东等，回家晚饭。睡前诵佛如例。收孟宪光信待答。

3日 早起写发孟宪光信，自觉满意，开喻泽溟也。又发星贤信，托其购蔬菜。东行散步购花卷2个。午后阅国际新闻思索世界大势，有记存之件。

4日 早起检理旧件，写杂稿（宋明儒）。午后独自去政协取工资回家（有步行一段）。维博、维志均不见来。饮食尚能节制，临睡前诵佛如例。

5日 早起进食后去储蓄所换零票，去邮局兑培和20元，田籍25元。又送袁昌转吴古玉20元。晚间雪昭来付给45元。临睡前诵佛如例。是日步行不少。

6日 为旧历除夕。钦东来，留甚久。维博、维志均来过。看到刘功纯《老子读本》。答陈肃信发

去。

7日 为旧年初一。先后客不少，谈话多者袁昌、蒋中光、鲜继恒。星贤来，培玉侄女及马君来，宽儿一家四口来，恕儿一家四口来，胡真等为我包饺子乃去。维博早来，不甚久即去。维志午后来，谈后云将去看岳老，嘱其致意。是日未出门一步。

8日 夜来有雪，预报有中雪至大雪，终日阴云不解。郭大中来坐，交来马仰乾托购之书多种。晓青来，偶谈及章太炎诸前辈。大中送来《历史研究》一册，内有关太炎一长篇，晚读之费时。偶闻赛福鼎事似乎失实。（维博、维志终日不见来）终日未出门一步。

9日 早起，据天气预报大雪普及东和北各省市，有利农业。天阴终日有小雪。张光煜夫妇及〔其〕六妹来坐。赵鸿儒送来周老师送食品等。姜仲奇来，与之谈话，以评价孔子一文交其带去阅看。维博来助理琐事。终日未出门一步。

10日 早起天晴而冷，中午回暖。维博装订笔记册2册。收颂天长信即答之，并出门付邮。购柿椒及邮票等竟遗失钱包，心神有失也。赵君迈来坐，培忠侄来过。收田慕周信待答。睡前诵佛如例。以颂天〔信〕交维博转星贤阅看。发信叫钦东来。

11日 早起准备接待客

人，张丽珠、唐有祺、张昭达来，送还我写辂舅事迹，即以我存有关材料交付之，并为讲解一切。陈嘉新婚后来见，送我许多食品。钦东来，分给水果多许，代菜取储蓄20元。维博来还颂天信及星贤借给我《礼记》（小本的），送来袁昌批评王季衡一件。他回昌平，据云两星期后乃来京。读先公遗书不觉逾时；睡前念佛不足。

12日 早起有雾。补：昨写答上海田信，述林宰平先生为人。陈嘉夫妇来，菜付以餐资而去。午后崔建华来，赠百合5枚。散步至三里屯往返。临睡诵佛如例。（政协有电话，公用电话移新址）。自己修面尚好。

13日 春节后第一次会，为讨论宪草，齐燕铭讲话，到会人甚多。决定连续讨论4天，依据条文逐条进行，此为第一天。到会人中有于毅夫竟不相识，耳聋脑衰矣。会后回家午饭，同车者加多张英邦一人，而杨公庶则因病缺席。晚间诵佛如例。维博忽来即去。

14日 早起进食准备赴会。袁昌来，嘱其午后来谈。会上逐条略有讨论即前进。回家午饭，袁来谈，又同出散步。收香港胡时三信，知唐君毅去世，年只七十。晚课如例。补：周天度日前来过，交还一些文件，缺一要件待补来。

15日 早起维志来小坐，

说晤岳美中事，甚好。车来赴会，讨论宪草，略有发言。散会回家午饭，写答胡时三信得半。补：罗式纲来，赠饼干1桶。食百合甚佳。临睡前诵佛如例。

16日 早起进食，车来赴会，到会人数少于前；讨论宪草完，提前散会。登车前跌倒，足略痛疼，回家午饭。休息后写完答胡时三长信，走至邮局发去，步行往返或于足伤有利也。与棻谈话，不同意其用钱态度。郑大秀又生问题（旋即过去）。

17日 早起进食，陈嘉将归去，特来辞别。钦元来，据云被分派于西安轻工业学院，下月初成行，索我写字。维志来谈岳老头发转黑云。（对元谈话泛及许多奇异事）。

18日 天暖至四度。思索写稿未成。剪发，往返两次，遗忘假牙也，精神差乎，心不在乎。

19日 早起培恕、维志先后来，同维志搞年谱资料。预计姜、罗二人可能来竟不见来。收陈道传信答之，步行至邮局投邮。购元宵煮食之，今日正月十三也。

20日 早起改食煮鸭梨加蜜以除火气。展读《宋元学案》。偶然于老杨先生（慈湖之父）语录注意录取于札记中。走访杨公庶交回其唐诗。访王星贤借来《朱晦庵学案》等书备用。午后周天度交回我

近年言论集并略谈。补：发陈道传信。

21日 收政协开会通知，准备到会各事。访赵君迈（维博陪同）谈到会事；回家交一字条嘱维志明早来见。晚饭时大中来坐，谈一些话，惠我招柑。

22日 早起准备赴会，午后车来，同杨公庶、张学铭一车到宾馆。同李觉、米哲忱住4622房间，接到开会许〔多〕文件，填写各表，收受一皮包。遇许多熟人。晚睡不安。

23日 夜来因室内温度高，不得睡，环境乍改亦不习惯，身体锻炼亦废弛，饮食则不觉过多，缺节制。昨曾看电影笑片不佳。当节食，节一切贪娱。购招柑2斤。程思远主持小组会，汪东林招呼周到。晤易礼容。

24日 夜睡尚可，四时起欲洗澡，费力甚多而不成功。午前有小组会，听程思远传达报告。午后入城开大会，会后回寓晚饭，饭后洗澡甚适。就睡，初不成寐，嗣尚佳。诵佛如例。

25日 仍早起写发培恕、维志各一信，约3月5日回家一晤。早九时小组会，张学铭、班禅等发言甚好，我亦略说几句。午后续开，宣布明日午前无会。室内温度合适。维志来电话，略告之。就睡略早。



26日 夜睡尚好，早起活动亦佳。午前无会，午后列席人大大会，听华主席长达3小时的报告，散会已近八时，回寓仍随众晚餐。延迟就睡，睡着约十二时后矣。

27日 仍于六时起床，九时看文件。王家楨来谈。午后三时小组会。晚饭吃多了，可耻。遇李沛文。晚大风。

28日 起床先做功夫后下地。上午小组会听人发言。午后有一部分去参加台湾纪念，余人阅读《十年规划》，匆匆读毕，内容十分重要。又阅读《简报》，深惜远来参加会议者有许多意见未得领导注意收集。

### 3月

1日 早起程思远动员我发言，急急准备。张乔嵩来坐，约其改时间再谈，先后辞去3人。①发言反响不佳，自叹独立思考、表里如一之难。②午后列席人大会议。晚间于老来坐，答访张乔嵩，看简报多份，就睡前的晚课不足。

2日 午前小组会，讨论宪法修改，午后仍继续讨论，阅读全

文。晚课如例。

3日 午前续前讨论宪法，午后政协大会，韦国清主持并作报告，散会早。晚饭后购水果（香蕉、鸭梨），食之甘。晚课如例。

4日 上下午均参加小组讨论政协章程。购招柑，准备回家一次。睡眠尚可。购书付出5元，遇班禅竟购书10倍于我。睡前诵佛如例。

5日 早起请假，汪东林招呼汽车送我，八时到家（起行前贺麟来谈）。培恕、维博、星贤、袁昌、大中，维志先后来晤，维志最后去。饮食不谨（杂多），微泻，就睡尚佳。收陈道传信，阅钦元离京所留字，收袁洪铭信不答，收上海寄回林集下卷及抄件（存入裴著包内）。付菜10元。嘱培恕代取3月份工资（付以图章）。

6日 在家睡眠尚可，早起写杂稿（对于范著简史）。午后车来即收拾返宾馆。收到新购6种外国史书，阅简报多份。

7日 午前午后均小组会，我发言反响不佳，叹息反省而已。因腹泄由医诊脉（脉象平稳），给黄

① 张乔嵩，张澜先生之子。

② 著者在讨论宪法时发言谓，旧中国宪法常是一纸空文。新中国有了新宪法，但30年来宪法并未成为最高权威，“文革”中更是撇开宪法，人民生命财产均无保障。现在毛主席已逝世，人治必将由此转入法治等等。发言遭到批判，故著者“自叹独立思考、表里如一之难。”

连素服之3次泄止。减食，只进牛奶。

8日 午后政协大会，选举主席邓、副主席及常委多人，胜利闭幕。

9日 是日无会，但下午四时在人大会议堂内同一起照相，照相后进晚餐。八时回家，车内坐五人，到家已九时矣。匆忙间遗忘帽子于洗澡间。

10日 天不明，去维志家，告以我回家了。同时囑电西郊〔宾〕馆汪东林收取我帽子。展阅陈道传来信及钦元孙留字。

11日 补：昨郑女工解除工作，当着方阿姨，由我付给42元。她送回所借棉被，拆洗净，但不见其来缝制如旧。

12日 早维志来编订年谱，袁昌来坐许久，维志去看岳老。午后恕儿一家来，胡真为我缝棉被（不再用丝绵被）甚好。菜又囑其代购布匹等事。昨维博来言其婚事有着。

13日 答陈道传信，发汪东林信、张申府信。兑上海田25元。收取孟宪光寄来糯米1包。午后洗澡，访袁昌交付吴古玉20元。华世荣来谈女工问题。钦东来取棉被等件。

14日 维志早来漫谈，交来岳书1本即去。洗澡遗忘之表取回了。星贤来不值，留下《十三

经》等书。

15日 早写发钦元一信，写论朱一文未完。收陆世益信立即答之，却其囑，虑其误会，续发一信。

16日 早起写论朱子大体完而未完。维志来编订年谱；心思阻滞，中止。蒋中光来坐，说申府病人院出院情况。约星贤、鸿寿同游北海，四时半回家。走路无力，游园人多、少趣。回家晚饭近七时，暖气停止。

17日 早起游北海，〔入〕后门循西岸行至西南门出园，竟觉脚力不足而回家，不似往年走遍全园之脚力矣。

18日 早收张燕妮答我信。培恕来谈及外间所传我发言事。政协电话星期一恢复学习。走访杨公庶，竟又入院。

19日 早起维博来代购油饼，囑其还书于星贤，购油炒面、电影票，分送袁昌一张。未见维志来。雪昭送来元宵，检查电灯有问题。赵春生来，陈、赵合力取下旧《参考消息》多摺售给废品处。补：张祚延来坐。晚间姜仲奇来，言我稿寄交其姐阅看了。

20日 早进元宵及果品粥，车来同张学铭赴会，仍然原来小组，将进行一个月云。十二时回家午饭。饭后去看电影《十五贯》，与袁昌同行。朝阳菜市购黄瓜及糖

食，回家又购萝卜。未饮牛奶，仍进元宵果品粥。

21日 早起头脑不爽。附近购点心。收香港伍懿珍长信。市政令拆〔防震〕棚，整理市容云。检出林老与裴论易稿。阅德国政党一书颇佳。

22日 收杨福全信转鲜恒。袁昌开药方在地安门购不得，托雪昭试购之。车来同张学铭赴会，听人漫谈。十二时回家午饭，袁昌介绍孙姓女工来见，定议，明日来上工。恕儿来谈统战部派人调查居住事。

23日 早起游景山公园，登五个亭台，颇费力。回家午饭，新女工第一天来，口音不同，有时言语不通，久之或好。收陈玉诚信即答之，并转培宽。诵佛如例。

24日 早起进食准备赴会，车来即行，同张学铭一道，会上杜发言甚长甚好。朱缕陈医院许多事实，证明技术人才之缺乏。回家午饭，维博来即偕同访沈有鼎、贺麟，谈以裴著交哲学研究所事。剪发，东风市场购肥皂、信封等件，回家晚饭。阅星贤读荀子文。

25日 写答伍懿珍信发去。补：鲜恒来谈杨福全事，久坐乃去。维志早来即去。大中来谈，赠我水果甚多。陈瑾贞赠点心及素菜。闻申府病情类中风。

26日 昨晚雪昭送来灯管

并安装于菜屋，送来归脾汤20包，医我健忘。今早培恕夫妇来，交我布票等件。又黎光恢自东北来，赠大豆1包，归还我50元。午后宽儿夫妇来，出示培昭信。潘怀素忽来坐，贡献当局音乐史意见。从今天起停止其他药物，专进归脾汤每日1包。

27日 早起草致齐燕铭信未成。车来赴会，听程思远发言，略申说之。回家午饭，阅新购书。

28日 续写致齐信未成，去储蓄所存80元。畏风未远出，室内漫步。阅《历史见证》。进药早午2次。

29日 早起写答陆世益信、答陈肃信，均付邮。培宽、颂华来陪菜去朝阳医院看病，带回药品甚多，据云将消腿脚浮肿。维博来代办琐事，借用2元。煎药服药后就寝（是日请假未赴学习会）。

30日 早起服药1次，决定答杨福全信，等候其回信再处理其问题。闻黎劭西故去。

31日 早起服药，进点心。车来赴会，听人发言。去邮局购邮票。姜仲奇送回我评价孔子稿。去恕家，嘱钦东一事即归。

## 4月

1日 早起欲出门而袁昌

来坐，发见药方有错字。去王府井购糯米纸，忽发见大钱包遗落，归家觅之不得。赵春生送来豆腐，嘱其去培恕家试觅之。发姜仲奇信，收卢广绵信。维志晚来，为我整理分别药包，晚饭后用纸包服药甚便利。

2日 早起步行去洗澡，走路不少。维博交来星贤杂稿一册，吃饭即去。维志来，借去《淮南子》1本。培恕来谈，并从北大带回《人心与人生》三册，惜缺零篇一稿。服药如例。

3日 早维志来修理炉火，雪昭送来电池。发培宽信询查我稿。服药一煎。车来同张一道赴会，回家午饭。阅星贤杂著后写一字条答之，尚妥。

4日 早出访杨公庶，购饼食为午饭。哲学研究所沈有鼎来取裴著《周易汉象新证》并及其他零件。袁昌送来肉桂粉。钦东为女工送来棉被。晚服药如例。

5日 早起进甜酒鸡蛋，晚服药。维志来为我分包药粉，付给7元。同张一道赴学习会，领取工资。收上海田信，介绍其友谭君将送回我稿。晚诵如例。

6日 兑上海田25元，付袁转吴古玉20〔元〕。鲜恒来坐，郭大中夫妇来。去银行换零票，付房租8.53元。阅《历史见证》，又阅《历史研究》论章太炎。食甜酒甚

佳，未服药。

7日 早进食后同张一道赴会，漫谈无聊，回家午饭。出购点心。晚发信请假1周。阅《历史见证》，服药一煎。

8日 补：昨付赵春生20元。早服药一煎。夜晚潘怀素之孙辈自焦作来，报告其祖父与文化部人员口角后，又失落眼镜，竟尔身故之事。

9日 早维志来编订年谱，继而培恕来漫谈时事及日本政情。补：雪昭来付45元，随发一信强调下月改为35元。

10日 早五时起床，维志、袁昌相继来，同行，游颐和园。在园外就食后，访岳美中，坐候40分钟岳归来。袁、岳谈话医学，我告以裴著经哲学研究所取去事。回家又略进食，惜贪多。阅《历史的见证》。

11日 早进食后去崇文门菜市场购蜂糕等回家，进面条午饭。收吴古玉信，又收香港周植曾信，答之即发邮。阅书，服药早晚共3次。

12日 早起服药完一剂，有意去西单未果。

13日 早出剪发于三里屯。赵君迈来。维志来留饭。服药1次，将暂停服。星贤来，取去其稿本。阅《历史的见证》全书完。赵春生送来豆腐。

14日 气温17度。维志来即去，写杂稿未成篇。

15日 早起写杂稿（心为形役与形为心役）。维志来编订年谱，留饭后去。风土大，终日不出，预告气温14度。兑给培和20元。

16日 早维博来，抄有先公遗笔，颇难修理。代菜购罐头食品等，又去王、袁两家。钦东送来二月兰菜，与之谈庚子事变红灯照等。送信于杨家约明早同去学习会。

17日 早起进食，车来同杨及宋、杜等一车赴会，听聂真传达中央文件（据公安部民政部等机关的批示，一切右派均大解放，十分彻底，且将成立机关清结一切）。收得资料甚多。回家午饭，午后同杜、宋、侯三人看科技展览，回家已六时半，晚饭后即八时矣，草草就睡。

18日 欲去西单，气温低，折转至东，购蛋糕而归。午后访袁，以中央决定告之，于大风土中回家晚饭。发恕儿信（转上海田信），途遇维志云去岳老处。阅旧版马恩列思想方法论。

19日 早进食后同杨、张一道赴会，程发言尚好，回家午饭。发政协办公室信（答参加医药组）。阅书如昨，收吴古玉信批答之（待交袁看再付邮）。夜来大风扬尘，极

费收拾之力。

20日 天气始终不暖。去王府井购月饼4个，不如所期，甚怪。回家午饭，开始订酸奶，至月底共10天去2元。包好科技资料备交杨阅。颂华来谈，晚饭后去。

21日 早起维志来，以答古玉信示之。车来同杨、张一道赴会。与赵子立谈话，永城人，与彭禹廷相知。回家午饭。阅德各党一书。胡真送来上海抄件。

22日 收培和回信，计6月中旬再寄钱。访袁鸿寿，约定下星〔期〕二郊游，嘱其转告星贤。出洗澡修脚。

23日 培恕来谈不少。有黄河清者从温州为潘老事见访，其人年轻尚好。取出储蓄50元，付女工15元。阅英国工党史。

24日 早起写杂稿。车来同杨、张一道赴会，听人发言。十二时回家午饭，进酸奶后，晚饭少量。阅英国工党史，不佳。

25日 早六时偕星贤、鸿寿同游香山碧云寺、卧佛寺，往返步行30里有多，四时抵家竟不觉疲劳，自讶其健。分函王、袁慰问其劳苦。收萧克木长信言黄琰身故。又收杨复〔福〕全信待答。

26日 早起进食后，车来同杨、张赴会，漫谈文字改革问题，

赵子立发言甚精采，程思远发言亦可。

27日 早起写发杨福全信，以中央11号文件解放右派告之。收星贤、鸿寿各回信，又黄纪兴谢函。

28日<sup>①</sup> 补：星〔期〕二 维志陪同菜去朝阳医院诊病。

29日

30日 早起服药进食。恕儿来谈，黄新将来京，约晤于培宽处。<sup>②</sup>

## 5月

1日 早起服药一煎。维志来，嘱其访培恕，恕即来见，云即去北大宽儿处。维博助理琐事，清洁窗几，购油炒面、月饼、焦圈等，同散步附近，语以佛法。女工请假出去，当日未归。

2日 早起服药、进食。维志来，编订年谱，甚用心，可嘉。午后出剪发于北新桥，此处食品店甚丰富，惜手中缺粮票未购成而归。

3日 早起写致胡乔木信，连同旧著抄木一册携至政协交秘书处转送去。学习会上，宣读何英副外长报告文件极好。同杨、张一车赴会，一同各返家。

4日 早起进食后阅书。维博忽来，晒冬衣、收冬衣，取出一小部分夏衣。写发沈有鼎一信，索文件。

5日 早进食后同杨、张一车赴会，领取工资，在会末发言（关于宪政），未尽意。回家午饭。

6日 早去中山公园竟未开门，六时半乃开，匆匆一转即回，经地安门、黄城根，到家进食稍多。写杂稿。去储蓄所〔存〕50元。去邮局兑上海田25元。星贤来坐，托其交袁转古玉20元。晚间雪昭来付35元；据谈河北、陕西沿途讨饭现象，产量低，人口蕃殖多。公园海棠早过去，牡丹已残。

7日 早起去紫竹院散步，转至西单购鱼肝油丸。金同志来言杨公庶跌倒，伤右大腿骨，即嘱一并代我请假。午前恕儿来未值，晚饭后去看恕略谈，并送我回。

8日 早起为黄河清作书即邮出。午后煎药服之。维志来助理琐事，换窗帘，计算电表，付予12元，云将修车。赵春生来，付20元。

9日 早起写佛法与世间一稿。午后去东单逸南购面包等食品，回家晚饭。得政协电话明日无会。阅法国政党一书甚劣，阅英国

① 28日、29日有日无记。

② 黄新系黄维（国民党将领）长子，与培宽、培恕同学于勉仁中学。

工党一书。

10日 早起服药一煎，进食后游景山公园，回家午饭。阅英国工党史一书完。

11日 早起进食后去光明楼，游龙潭湖，回家午饭。洗足，晚温习佛典。

12日 早起维志来，代我打电话叫车。车来同张赴会，众人追问我上次发言，回家著手写出若干条。<sup>①</sup>

13日 早起续写题为《宪政与专政》一稿，先写出8条，待续。袁昌来坐，知吴古玉病倒入医院，其家人有函电来。

14日 早起续写发言稿。培恕来，培昭继来。维志来嘱其觅购小点心，午后回报未得。维博来，从袁家借来聂云台写小册，阅之许久。

15日 中夜起身改写发言稿8条，车来赴会宣读之，朱、程发言，不答。回家午饭，即写发林安娣信嘱代请假，周内均不到会。又致司机班一信，请下星期一来车接我。

16日 早起进食后，去王府井购安眠酮未得，转至崇文门，走行到东单，购点心亦未得，即回

家。补：维志来编订年谱，谈话不少，携去旧稿将整理。

17日 早发信维志，嘱代购安眠酮。维博忽来，约他明早去北大。去东单购点心未得，走路不少。

18日 早起略进食，同维博去北大看培昭，以先公遗书交其阅看。同维博午饭于外，又同游颐和园，两足疲惫不堪。回家洗脚。

19日 维志送来安眠酮，睡前服之尚好。

20日 早起进食后往西散步。阅《欧洲共产主义》。睡前再服安眠酮。天暖减衣。

21日 早起进食后往东散步，回家写杂稿。恕儿来谈。维志来，言将去昌平山区支农1星期，始得回京。

22日 早起进食后，车来赴会。王芸生发端对我批判，其余诸人继之，一概不答。<sup>②</sup>取回我《宪政与专政》一稿，又取得大会集体相片。回家午饭。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来4人谈周总理事迹，借去有关资料多件，留有清单，六时去，约期再来。

23日 早起进食后往东散步，回家午饭，出购点心。星贤来

<sup>①</sup> “上次发言”指政协会议期间著者谈专政与宪法至高无上原则不合；建国后屡屡修改宪法，亦见出于宪法不慎重。

<sup>②</sup> 指对著者有关宪法的发言进行批判。

取去书册，漫谈冯玉祥事。袁昌来言吴古玉故去矣。对袁谈一切法毕竟空，竟不能入。付孙女工35元。

**24日** 早起进食，车来赴会。王芸〔生〕诸人批咒久之，听之不发一言。星〔期〕五因事停会一次，回家午饭。收浙江遂昌叶芳来信，不记得其人，答一函。又收杨福全信亦草答之，拒其情。维志来坐云即将去昌平山区1星期。钱公武从张申府处来访谈；花去时间不少。

**25日** 早起进食后写发申府信索其所借款，出购什物。

**26日** 早起进食后去洗澡剪发，甚快。回家午饭，晚看魏源净土四经，欣厌而不能超脱。

**27日** 早起气温低，预报有雨。候南京梅园工作人员未见其来。阅读《成唯识论》。

**28日** 夜来大雨，至晨未休，气温20度。维博来助理琐事，购得电影票，晚饭后陪我看《野猪林》尚演得好；然我不应往看，致乱念虑，今后戒之。钦东来，为谈吴古玉事，付给粽子。维博去看过袁、周及星贤。

**29日** 早起进食，修面，车来赴会。不意入车门时，头撞车门，伤重血流不止，立送医院急诊帮〔绑〕扎。政协秘书处看视，又接家属来看，忙碌多时，我幸平静念虑，回家已十二时矣。忆十七八年前曾

有同样事情，然此次流血多于前次。回家进食休息。张燕妮来付还我款。室内徘徊不再出门。

**30日** 读《成唯识论》。政协李副秘书长及联络科长来坐。郭大中来，鲜恒来（借去一书）。何绛云由广州回京来坐。写发恕儿一信，当晚恕夫妇来看。收嘉兴朱静安一信待答。读佛典。

**31日** 终日无客人来。晚间袁鸿寿引唐姓青年来见，向我道谢。袁并述及古玉之子因“四人帮”关系被捕，出乎意料。

## 6月

**1日** 早起进甜酒，写答嘉兴朱静安索书发去。九时去医院外科房解除头顶帮〔绑〕扎，仍敷药，须待星〔期〕四再来诊。有文化部在南京工作人员（忘问姓名）来询问1946年11月我退出南京和谈事。颂华来看我，午饭后去。阅读《成唯识论》。

**2日** 去储蓄所。

**3日** 早起进食，袁昌来坐。车来去医院外科换药。午间回家午饭，星贤来坐，赠西红柿。维志从山区回京来谈。晚饭后晓青来坐，谈至九时去。

**4日** 早培昭来，培恕来，同午饭。钦东又来。午后南京省文化局和市文化局顾、冯、谢等三人



来谈南京两党和谈往事。收培和信，陈嘉将调塘沽。

5日 服用阿胶（胡真调制）。步行往东购复方阿斯匹林。晚饭后维志来交回借书，为我头顶换药。阅读《成唯识论》。

6日 培恕代取工资交来，写发小东信，索我图章。去散步于东、西，均无所购。写发梅园纪念馆工作人员信。维志来发见我左眼红肿。

7日 早起写发沈有鼎信，去邮局兑上海田25元，晚赵春生来付20元，雪昭来付35元，收其面包2件。付出房租及香油价共16.53元。钦东送来图章。

8日 收嘉兴朱静安信不答。去储蓄所，取出定期存款100元，付菜20元，余在我手。下午去医院看左眼红的问题，维志陪去，看眼科取得药水等，付维志10元。梅园新村纪念馆工作同志午前来交回借阅各文件及书册等，约期13日将再来。

9日 早起进食后车来赴会，与王芸生、赵君迈等晤谈，座中人数甚少，据闻多出京，而女同志又一个也不见。午饭回家，散步至东四等处。阅《唯识论》。

10日 夜来有雷雨。大中来谈，赠豆包，以波伦书借其阅看。晚间维志来，代购到味精等件。恕儿夫妇来过。初购西瓜，食之甚美。

缺课，睡迟。

11日 早维志来编订年谱，留饭。维博来代购食品，又送信与杨宅。散步附近，用眼药数次。预报天暖升高。

12日 早起昭侄来坐，写发晓青一信，订期聚餐。用眼药似见好。

13日 早起写杂稿。梅园新村纪念馆人来，还我文件，赠相片，作别而去。下午南京文化局顾、冯二人来谈甚久，借去和谈文件等。维博忽送来矮几，嘱其访鲜恒取回稿册。终日未远出。

14日 就罗隆基文稿写附识一文及批注。维志来修订年谱，取去甜酒。

15日 邹洪[泓]来同我去素菜馆订席位，并由他分别通知各家届期来聚餐。

16日 早起车来赴会，忽有民盟张必来等多人参加，对我批判，略答一二语。回家午饭，维博忽来，同时又有一信。邹浦来同我去素菜馆。培昭、培忠夫妇、培恕夫妇及钦东、钦宁等，晓青、修侄及其子女一家以至将婚之媳或婿多人悉来聚餐，菜尚好。浦送我回家，能知礼，可嘉。

17日 早起维志来，为我剪发洗头，自己修面。写《特园》完。午后访袁昌，听其谈甚详尽，散步回家。王季衡忽来访谈，留纸索书。

18日 早起写杂稿。恕儿来闲话，至午饭乃去。为王季衡写字。袁昌来坐，付回旧欠34元。雷雨。

19日 再为王季衡写字。去洗澡，归来自己修脚。收马仰乾信、上海田信，均待答。

20日 写答仰乾信，信内以答梁家勉为主。沈有鼎交回我一部分裴雪峰函件。王星贤来坐。有雷雨甚小。缺课。

21日 在附近购食品，未远出。

22日 写答上海田信付邮。维博忽来，去王、袁两处。检出我与两儿来往信阅之，移时。今日夏至。

23日 夜来失眠，写出陈政、沈有鼎各信，晨起付邮。请假不赴会，付孙姓女工35元。食西瓜不佳。入夜尚暑热。

24日 阅旧日与两儿书，不全，或放置别处。

25日 早起就《解深密经》写忆旧文。恕儿来，维博、维志先后来，购食西瓜尚好。收温州曲澄信及潘老音律论件，当即作答发去。散步附近。

26日 早起进食后，准备赴会，候车久不至，作罢。写杂稿。

27日 早起写杂稿。君大、德惠、培昭来坐，君大既多年不见。终日未出门。左足敷药去湿气。

28日 早起在门外小立，终日未远出，检看旧书。傍晚雷雨入夜。左足敷药如昨。收香港胡时三信、上海田信。

29日 早起小雨，时大时小，时晴时雨，以至傍晚。写答胡时三信发去，又兑给培和20元，步行至邮局又步归，幸不遇雨。

30日 早起进食，忽尔车来即去政协，听他组发言批判。回家午饭，检出河上肇文阅之。时有小雨。

## 7月

1日 君大、德惠、培昭来午饭。午睡后王清彬忽来访，求为介绍去见张申府，谈及方铭竹等人。终日未出门。早起维志送来药品。

2日 早起进食后阅书。钦东来，与谈话甚多，午饭时去。维博来云维志在写一文章。鲜恒来坐，谈话甚多。天阴未雨。

3日 早起进食后同维博去昌平其宿处小坐即回京，抵家已午后一时矣。走路不少，洗足休息，未忘念佛。

4日 早起进食不多，即行午饭，饭后功纯、星贤来谈颇久。收杜嗣佑信及附件。补：收嘉兴庄箬山一函，附诗，暂不置答。补：取出河上肇文阅之。

5日 车来赴会，听李一氓作南斯拉夫报告，听众满座。午时回家，知邹洪[泓]夫妇来过。访袁昌约定为功纯到京聚餐。写发维博信，嘱其来京。领取工资。

6日 早起维志来言将去某处，付给10元。孙姓女工预支10元。付房租8.53元。何绛云来坐，购食西瓜尚可。写发鲜恒信（为其女儿学医事）。

7日 早陈嘉来，将去塘沽工作。

8日 东行去购得滴滴畏杀蚊虫药及器械，往返步行。夜来有雷雨。兑出上海田25元。

9日 早维博来，嘱其去袁、王、刘各处。雪昭来，付35元。早起腹泄一次。维志去郭大中家不遇，伴我去素菜馆，由袁夫妇为东人。到功纯及其亲戚阎某。星贤出示北碚王雨带来颂天信，饭后回家。用暖水袋温腹部尚好。

10日 早维志来看我。大便一次尚好。鲜叔燕来见，谈一些话，嘱其写自传。自己修面。陈瑾贞来坐。写发星贤转功纯一信。补：昨日怨儿午后来过，收政协邮来件。

（以上10日、11日混合不清。）

12日 阴雨，阅读《万善同归集》，甚好、甚好。

13日 夜来有雨，晨起未休，终日阴沉。培昭来，知君大等

竟回长沙矣，写一信责之，交晓青转去。又写出给何绛云一信待发。

14日 早起写致大中一信，同何绛云信一起付邮。午后大中来坐谈移时。维志来为我剪发、洗头，以我文录付阅。

15日 早起收政协通知，16日为杨公庶开追悼会。进食后去故宫看画，只见明清两代，无更古者。收星贤答我信。准备谈话资料。培昭早来不值。

16日 培恕、晓音来，闻钦东病。午后去八宝山追悼杨公庶。同车为钱昌照。

17日 维志来，鸿寿、星贤、功纯来，予谈话多，有针对性，维志有纪录。

18日 星贤来取去《缙林警策》。屋前屋后树木砍伐甚多，不解何故。改约下星期天在功纯[家]聚会。补：维博，嘱其付回星贤诗稿。

19日 早起写杂稿。早出散步往返。钦元、钦东两孙从阁楼取出旧像片一大包展观。

20日 收杜嗣佑一稿件，不答。

21日 早起写发袁鸿寿一信，购点心。维志来，午饭后去。钦东来玩，周泽甫来坐。

22日 早出洗澡修脚甚畅。袁昌来谈，内容甚多，决定月之30日聚于功纯家。

23日 终日阴雨不大。不见维志来甚怪。恕儿来漫谈。付孙女工 25 元。去储蓄所取出 40 元，又定期款转期。午后恕儿来谈。

24日 阅《龙溪密谛》，未见维志来。洗澡修脚于外。阅《古文观止》甚久。

25日 收书于箱，又取出我两家合印叙等稿，备用。仍未见维志来。写发北大钦元一信。收胡时三寄来铁片 150 片。

26日 午后昭侄来辞行回粤。星贤来坐，约订 30 日功纯等来我处叙谈。发郭大中一信。连日阴雨，夜来多，白日少。储蓄所存款转期（交菜）。答胡时三信，写发郭大中信。

27日 阅《古文观止》。

28日 去鼓楼储蓄所办理存款转期，收利息。迄不见维志来，不知何问题。收政协来信。

29日 早起访袁鸿寿略谈，步行回家。赵春生来，钦东来。答政协有关参观信。

30日 早起进食。星贤、鸿寿、大中、功纯先后来，我谈佛法大意。功纯随大中去，余入去尽。午饭后休息，三时宽、恕两家、元、东 4 孙均来照像，又同至餐馆晚饭然后散。

31日 阅张著《君子易》一书，费时甚多。维博来，去看干、刘两家，午后又来，同出散步。未去

崇文门。

## 8 月

1日 早出故宫看画展，又入景山一转，回家逾午。午饭后休息，阅毛文，叹服其入不可及。

2日 早起散步去东市购桃两种，食之尚好。取出旧著阅之，自念今不能著作矣，精力不继也。赵春生来过。

3日 早维志来坐，据云腹泄。继而钦元、钦东两孙〔来〕，与之谈往事；付钦元 43 元，午饭后去。收政协一通知，7 日下午有报告会。

4日 访卢广绵不遇，留字而归。气温高，几乎不能入睡，为今夏未见者。

5日 天阴，夜来有雨，气温低。收郭大中一信，终日未出门。

6日 终日阴雨，雨不大，亦终日无人来。阅旧著各书。气温低。收政协一缄，不赴。

7日 早维志来过，午后去政协听南水北调报告，与唐生明同车往返。气温低，天阴云，取得工资归家，购水果。

8日 阴雨终日，雨不大。

9日 早起赵春生来，付 20 元。郭大中来闲谈。陈维志来，订明日去西苑看岳美中。雪昭来，付 35 元，闻中央各机关忙甚。

10日 早起进食后同维志叫车直赴西苑访岳美中，惊悉其病危，在北京医院不得晤。转至北大看宽儿一家，即留午饭乃回家。卢广绵、鲜恒同时来坐，随又发鲜一信（告知杨福全地名）。午前袁昌来过未得见。

11日 早起去邮局，兑上海田25元。午后访袁昌，路遇之，同时遇华世荣、王星贤，立谈些时，回家晚饭。

12日 早起阅旧作。袁昌、华世荣陪同王国璋君来见，并为我谈话录音，又照相，我以《中国文化要义》赠之。午饭后午睡不佳，发郭大中一信。

13日 阅旧著，未出门，午睡不成。恕儿来漫谈良久，晚饭后去。写杂记往事。

14日 午前星贤、功纯、鸿寿来谈，至午饭去。饭后出洗澡剪发，大明眼镜公司验光，回家晚饭。

15日 早起访袁谈话，并以《东方学术概观》交其阅看。去眼镜公司以验光结论告之，竟言1个月后取镜云。写杂稿（民初见闻）。政协电话25日复会。

16日 写杂稿。忽收南京电报陈仲瑜病故，当答一航空信发去。收马仰乾一信。

17日 以南京来电转星

贤、功纯。天雨不大，温度低。食葡萄尚好。

18日 夜来有雷雨，出门有红云甚美。读永嘉证道歌，书之再三。收维博信，即答一信嘱其来京。止杂稿不写，一意诵经。

19日 夜来有雨，早起出活动，去西城购蜂乳、蜂皇精等，又购大桃。午后购点心。念佛诵经。

20日 开始用新花露水。维志来为菜寄邮包，订我年谱。郭大中来坐。午后恕儿来谈往事甚明晰。广绵偕张医（女）来诊视我眼疾，且为菜看病。收维博转来马仰乾信，又收上海田信，收政协通知2件。

21日 早去景山公园，与王、刘、袁聚会漫谈，约下周再聚。步行回家已午时后。收袁转来殷乃强等长信待答。<sup>①</sup>

22日 早写发齐燕铭一信，又答上海田一信。气温略高。补：即答维博信嘱其来城。

23日 早起进食后去北新桥购归脾丸10丸，购杞菊丸未得。午后维志来，托其购药，付10元。付孙女工35元。

24日 夜来有雷雨，晨起阴云不解。车来赴会，听孙平化、王晓云关于中日条约报告，甚好。回家逾午时。

<sup>①</sup> 殷乃强，吴顾毓先生夫人。

25日 早四时起床，写给齐信完成。车来赴会，得电话齐在病院未得晤。宋谈中日关系曲折甚清楚，阴雨回家。

26日 夜雨不止，车来赴会。听孙启孟等上海、福建参访报告，叹“四人帮”之祸有由来矣。

27日 夜来大雨，晨起未止。恕儿来漫谈，午饭后去。午后钦东送来像片等件。收政协函件。

28日 阴雨连绵至午后乃晴。步出访袁昌，适感冒未愈，取回我稿本。晚间维志来坐。诵佛号。

29日 补：收维博转来马仰乾信。早起恕儿送来《民国史演义》二册。车来赴会，听视察四川回来的报告。回家午饭，知星贤、功纯曾来过。维志来小坐即去。天晴。

30日 阅《民国演义》费时甚多，发恕儿一信索此书之三、四、五续册。

31日 夜来淫雨，晨起未休，午后止。气温低，加衣，无人来，散步附近。

## 9月

1日 不见车来，召之来。赴会听驻马店违法乱纪的传达报告，回家午饭。

2日 午后赴北京市招待会，听报告后，并留晚饭乃归。

3日 早大中来坐。维博、

维志先后来，各付给5元。恕儿来，取去《民国史演义》两册。维志代购纸数百。答殷乃强信发去。

4日 早有小雨，未出门。嘱维博访袁、王、刘，不意王、刘均到公园候我。午后袁、王来坐，谈不少。维博再来，助理琐事，付给5元购纸及书。

5日 午前维志来，嘱其代我领取工资并送交齐燕铭信。午后去大明眼镜公司取来新配眼镜，不觉得好。幸一日无雨。补：昨王清彬来，交其校正一稿件。

6日 维志雨中送未工资，去储蓄〔所〕换零票。收上海田信云将来京。

7日 去邮局兑上海田25元。付赵春生20元。雪昭35元。闻杨超出院。周泽甫来坐，以李任公自述交我阅看。

8日 早起无雨，去洗澡，回家午饭。收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寄来相片。气温低，华世荣来未值。

9日 写《读李济深的略历书后》未完。王清彬交未我稿，付10元。王季衡未坐，付还其书件。晚饭访袁。维志来未值，闻其将远出。连日服两种丸药如例。

10日 早起写〔读〕李的〔自述〕书后未完。恕儿来漫谈（南朝鲜）。送洗件于三里屯，步行而归。

11日 维博忽来，随我访沈有鼎索我写裴传，嘱其邮寄来。维博从星贤处借来《维摩诘经》及丁注《金刚经》读之。

12日 早起进食后访袁，会同王去刘家谈甚久，又偕往午饭于素菜馆，遇郭大中，遂同饭。维博同在，送我回家。

13日 收王季衡信，不答。去政协看本市财贸部门表演，回家午饭。王清彬来，付以《文化要义》三册，嘱其校改错字。

14日 早起去政协，同车有董、秦、王三女士。先到怀柔看军队演习19项，又转至顺义其师部午饭，回家已三时矣。闻维志来过，惜不值。鲜恒来谈杨福全问题，惜我无能为力。

15日 早起去政协，参加去北京大学，先听报告遭受迟群破坏情况，然后参观图书馆等处，转至友谊宾馆午饭。饭后回家殆将午后三时矣。

16日 早起去政协，去清华大学参观，先听报告遭受迟群等破坏情况，然后参观各科室，又在友谊宾馆午饭后回家，亦近三时矣。郭大中来，赠我点心。梁欣之来，谈及饶益安。

17日 早起写稿（李任公自述书后）。落雨，气温低。维博、来即去。午睡竟不入，坐起。维志、何清来，送米酒等。钦东来过，付

给雅〔鸭〕梨、蔬菜。终日未出门。

18日 同宋希濂一车赴政协，座谈连日参观所见闻，谈者多不相识，有医学科学院王斌发言甚长甚好。晚间维志来谈话，付予10元。

19日 早起同袁昌赴刘功纯家，初晤卢松安，谈甚多；并出一些书给我带回看，同饭于四川菜馆，维博送我回家。阅书费时为悔。

20日 去三里屯取回洗件，步行回家。

21日 收王平章来信，即答一信。阅《维摩诘经》。

22日 早出洗澡修脚，回家午饭。晚维志来，王清彬来交回改正之书3本。

23日 早起写李任公自述文书后，午后车来同李、张等赴会，听吴英恺报告心脏病等问题甚好，先有沈其震一段话亦佳。回家晚饭，付孙女工35元。

24日 早起培恕来。尹传英一家大小来看菜，即留午饭，饭后乃去。培恕云钦宁头部受伤，拟去看看。午后访袁昌，以北京市报告给看，又赠华香兰1盒。回家晚饭，读《维摩诘经》。

25日 早起进食后写完读李任公自述一文。车来同张学铭一道赴会，听人漫谈，回家午饭。小休息，维志来，同去医院看岳美中病，尚能谈一些话。遇陈道宗、唐

大夫及岳之女沛芬。回家晚饭，付维志 10 元。菜预支 10 元。气温高至 29 度。

26 日 早起略进食，即偕同袁昌赴功纯家会谈。座中有潘禹廷新从上海来，星贤、松安等均到，十一时散会，维博送我回家。午饭后又同去北大看钦宁头伤。收上海田信、政协通知、王平章回信等各件。晚间姜仲奇将赴杭州来辞行。

27 日 早起维志送来鱼肝油 2 瓶。王清彬来代我抄写稿件，付 5 元。对门陈借用 20 元。写发北大颂华一信、周泽甫一信。阅潘著《易经与唯识》。收政协通知余湛报告改期。

28 日 维博伤手忽来，即同租车去北大看钦宁，知其伤已愈，去车费 12 元。

29 日 早起进食后，车来同李、张一道赴〔会〕，听余湛报告甚长，回家逾午矣。收王雨一信，发颂天一信转答之。维志送来维博所购膨大海。

30 日 收国宴请帖，晚六时余同李、张、王（中）一车赴会。为我特备素菜甚丰，归家近九时矣。取出存款 150 元，备交颂华手。

## 10 月

1 日 早起培恕全家来，谈笑甚欢。维博来，旋去袁、王各家。

胡真带来宦乡世界形势报告甚长甚好。晚睡前误服泻药，泄利扰扰，以后慎之。王清彬来，付以校改之件。

2 日 早维志来，旋去。去三里屯剪发，再阅看宦文。不见颂华来，甚怪。饮服膨大海水润喉。

3 日 早起进食少许，维博来，同去刘家与卢、潘、袁、王会谈。又到素菜馆，董一博来谈。饭后回家知邹澄新夫妇来过并留字。崔建华率子女来坐。写发晓青一信。（在刘处收回一些文件；又付出一些文件，待以后收回）以我写李任公自述文书后一文送交周泽甫转复民革中央（原底稿自存）。

4 日 早起写发澄澄一信、钦元一信。车来同张学铭赴会，领取工资，储 200 元，付菜 50 元，女工借支 10 元。去邮局步行往返。付房租 8.53 元。

5 日 早袁昌来录音。收维博信（岳病问题）。补写录音底稿。致信汪东林、栾左卿，囑代请假 10 天。

6 日 早袁昌来，因昨录音不佳，必得从新来过，偕去他家闭户为之，得成一半。晚间维志来，囑其代购药品，付 4 元。

7 日 早起细心写致岳信，待交维志于明日送交。起草下一半录音稿。晚间维志来，即付之，略谈道家之学。



8日 早起恕儿来，送到菜汤。政协张国富来商谈我住房问题。午后晓青、君顾来坐，送到素菜及水果。收颂天、蓬山祝寿信。星贤送来酒及食品。天阴终日，偶有小雨。闻知赵春生来过，取去20元。又菜付20元赠澄澄，交恕转。答蓬山一信。

9日 早起维博来，虹叟来，同去他家录音，录音全文完毕，其原稿存袁处。又去租订汽车明日出城游玩。回家田镛来，坐候多时，同午饭，以我旧稿付阅，约其明日同游。恕儿夫妇来，送到大蛋糕。又颂华来商谈小元用钱问题及其搬家事。晚服药就睡，尚好。陈瑾贞送来大蛋糕。雪昭送鸡蛋、水果，付35元。

10日 重阳节我生日。早起略进食，星贤、虹叟、维博来同车去动物园，功纯、田镛及潘君同车（惜卢松安未到）。游香山公园、碧云寺、卧佛寺，进自备干粮，竟无茶水可得，饮啤酒代之。返城内，到家已午后三时多矣，去车费70元。司机女同志姓翟，年轻甚好。到家后鲜恒来坐。知何绛云来过。晚饭饮牛奶、吃蛋糕。睡前未服药。维志、维博同晚饭。补：王清彬来，校对《文化要义》，有发现。

11日 早写发培宽一信（附去钦元信）。田来谈甚多，同午饭，饭后田去袁处。从储蓄取出

200元，备付颂华及其他费用。郭大中来坐。

12日 早起访袁，取回我《佛法大意》稿抄存之。恕儿来，付150元转颂华。王清彬来谈校改事，付给10元。终日未见田镛来。诵观音圣号为菜回向。就睡前服药丸。

13日 为寻究旧日记，耗时甚多，因须查明小铜井房产问题的来访者事。没有查到，就睡迟。

14日 写给钦东一信，有所开喻之。闻培宽移居事，恕夫妇往助甚忙。检出73年3月日记，有房管所来人之记，得以写致房管所与政协接洽一信。

15日 田镛来，为谈孙炳文夫妇及其女维世之事，约下星期二见面。维博、维志均来过。赵春生送鸡蛋来，托其叫政协车。是日宽儿移居，多人助之。

16日 早起写答太原阎宗临家属来件付邮，又写成致市公用局西城房管所一信，亲访恕儿，晤胡真交付之，胡真又送我回家晚饭。补：早起车来，同张、唐、赵赴会学习。王芸生对我说复旦某教授将访我云。老穆又送鸡蛋来。

17日 早起星贤来，偕往功纯家会谈，坐中有潘、卢、及田镛共6人。十二时饭于素菜馆，星贤送我回家。田访李激，旋李来看我，谈往事，又介绍杨、庄二医师，

又谈曾去看岳美中，情况尚好。

18日 早起田来，以我稿本交其阅看（只看一本，他本尚未看），留其午饭。他出像片簿供阅；约定星期六再来谈。

19日 早起进食后，车来同张学铭赴会，听钱三强报告其游澳、法、比等国见闻，报告极好。回家午饭。收何绛云南宁来信即作答。天寒检出冬衣备用。

20日 早起准备赴会，候车不见到，即止。午后访星贤，巧遇刘、潘，当付还其书，又留下卢书于贤处。

21日 维博送来生柿，未收，责斥其荒谬之往事。收邓县文静约信待答。

22日 恕儿来同我去平安里会同田镛，视培宽于其北大新居中关园63甲，同饭于西苑，又游颐和园而归。知刘功纯及潘、阎三人来访我，又赠我好墨及笺信等。

23日 早起进食后去政协，听传达文件（整理京市秩序，因秩序甚坏）。午饭后去景山公园，又转至团城看瓷器展览，步行觉累，老矣，老矣！收陈肃信待答。晚间袁昌来坐，竟未回保定。补：齐燕铭于上星期六身故。

24日 早星贤来，伴去功纯家聚谈。潘将回上海，功纯因等候一友从美国来，暂不走，且约下周二聚于我家。慕周送我回家，留

午饭后去。王清彬送来校改书多册。阅孙师郑所著书，不佳。

25日 补：昨日卢松安未到会。维志来过。

26日 答文静约信发去。王清彬来抄敌后巡历稿。午后洗澡、剪发。收何绛云南宁来信。

27日 早进食后，车来同张一道赴会；程谈中日关系影响。王芸生说，福田将来京，华主席将去日本。回家午饭，收王平章信不答。

28日 早起王清彬来，付以我稿，嘱其回家抄写。慕周引谢选骏来，谈话甚见刚毅而多识，付以我旧〔著〕携去阅看。慕周午饭后乃去，星期二再来。晚间维志来过。

29日 早起维志来编年谱。小东来，嘱其父培恕共订年谱，两人午饭后去。窗帘改冬日用者。

30日 早起进食后去政协，听七机部五院孙家栋副院长报告空间技术问题，回家午饭。晚间袁虹叟来谈，讶其未去保定。

31日 白兆瑞（功纯介绍）来坐，星贤、慕周、功纯、周泽甫五人先后同谈，午饭前散去。唯慕周留饭，交我《文史资料》第五十六期1册。

## 11月

1日 早起进食后，车来同

张、董赴会，听人谈中日问题。购食品，回家午饭。慕周交回我稿本，即日去哈尔滨。

2日 夜来睡不好，特早起。八时半谢选骏来，谈话甚多，谈不入，约下周三四再晤。服安眠酮2片就睡，竟不能入睡，可讶，只好起来，尚无他异。今日有齐燕铭追悼会竟遗漏我。写答颂天一信发去。晚维志来为我诊脉，付以5元。煎人参水，明早服之。补：访袁昌竟未走，谈不少。

3日 早写发谢生一信。农展馆之会未赴。郭大中来坐，赠我糕点多色；谈及李芸书病目。

4日 早起进食后去中山公园看菊展甚好，回家午饭。饭后午睡片时。收唐振基来信、饶余安来信。

5日 早维博来，转至星贤处，又送来排叉。王清彬来交回抄件，付以5元，又应校改4册。午后恕儿来漫谈，以水果交其带回。晚间维志来谈，代购药品甚多；嘱其代电政协司机班。

6日 早起进食后，车来与张赴会，朱主持，人不多，谈齐燕铭功绩。领取工资，回家午饭。晚问雪昭来，付35元。收焕举信、庄一拂信及附来一稿，均待答。

7日 早起进食药丸。星贤

来，白兆瑞来，功纯来，漫谈及于唯识学。功纯留纸嘱作书，不知我不善书法。收谢生信。（卢松庵不见来）

8日 早起服药丸如例。答庄一拂信，答焕举信，并兑给25元。付赵春生20元。谢生来，谈甚多，借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各一册。

9日 早起校改旧稿《儒佛异同论》。午间田籍由东北回京来坐，午饭后去。终日未远出。收翟导源父子信待答。

10日 早未起床，维博忽来，嘱其去公纯家觅取马湛翁与颂天信，取来一本不合用。<sup>①</sup>车来同张赴会，回家午饭。二时田籍来，同游北海公园，回家晚饭，付《佛法大意》稿嘱其抄写。

11日 早访星贤，以公纯及卢老各件转交，回家午饭。饭后去地安门购麻仁润肠丸，服半丸，不见动静。

12日 校改维博所抄《儒佛异同论》，甚费事。培恕胡真来过，其家有上海客入，即去。维志来编订年谱，借去《辞源》三大本。服麻仁丸半丸，遽有泄泻，不再服之，仍服人参归脾丸如前。补：前日王清彬交来校改4册，未见面。

13日 早起维博来，责其

<sup>①</sup> 马湛翁即马一浮先生。云颂天先生曾从学于马老，甚受器重。

抄写之错，香油未收。车来赴会，听聂真实践真理报告甚好，回家午饭。王清彬来，付5元及抄写之件。天阴暗。收香港胡时三信即答一信发去。未服药。

14日 早起慕周、白公、公纯来漫谈；公纯即返杭，不再来。慕周午饭后来去。午后星贤来小坐即去。午前有雨，午后雨止。写答翟仲谋一信，付邮。服铁丸1片，及人参归脾丸1丸。

15日 早起写答戚孟溟一信发去，写致季方信稿未完成。步行去购点心，路湿，往返。田镛来坐，借去小册。

16日 混合未记清。室内暖气开始微弱。

17日 写致季方信未完成。车来赴会，小组人少；要求秘书处把聂真的长篇报告印出分给各人。回家午饭，收许肖璧来信，即答一信。午后去洗澡尚好。回家晚饭，阅佛典。

18日 早起写好致季方信，随交政协传达室转送。听薛暮桥〔讲〕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报告甚好。午后田镛来辞行（去河南转回上海），付以50元。

19日 早维博来，交我公纯赠《金经》等，即写谢笺交其带给公纯，寒山拾得信留阅。取储存

50元备用，菜预支一部分。午前胡真、小东来坐。维志来为菜诊服，嘱其服预备药，又为我编订年谱，讲给1946年奔走两党和谈经过。午后许肖璧来坐，谈数十年前往事甚久。睡前服铁片及人参归脾丸。

20日 早起维博来，送山药等件，闻公纯去杭了。车来赴会，听黄维等发言，回家午饭。知黎光恢来过两次未遇，不知其父母病情为惜，留下广柑等。华世荣来未值，散步未购物。阅马湛翁著作。服药及铁片。

21日 终日无人来。答访华世荣未遇，向东步行又向西回家。收钦元信，为之致函陈道传，又兑钦元10元。甜酒今日用完，新购香蕉两斤，吃山药，晚服人参及铁片。

22日 终日无人来。收焕举从桂林来信，即发一信，嘱其开具履历来。购蛋糕等，付菜5元。止服铁片。

23日<sup>①</sup>

24日 早起进食及服药。车来同唐赴会，闻赵等为去台人员送行于机场。

25日 早出剪发，顺便购点心等。王清彬来，交回抄件又付给校改件。阅《楞严经》，审知其必出中国人手笔。

<sup>①</sup> 有日无记。

26日 早起恕儿、维志先来，闻悉各街大字报对毛公批判。付恕30元，维志10元购电灯管等项。风大而冷，终日未出。

27日 早起进食后，车来同唐、赵、傅赴会，听诸人漫谈满街大字报，十二时回家午饭。收焕举信及履历。屡次付菜钱。

28日 早起进食后，车来同钱昌照夫妇及雷洁琼去听农业部何康副部长报告美国农业，同时了解美国的社会。午饭前白兆瑞来坐未值。下午星贤来坐。收桂林培德侄信。天晴无风，惜未出散步。又收袁昌信。情况不如其所料。收邓子琴一稿，写答单培根。

29日 收季方回信，附还翟信。王清彬来，交回校改3册，即同去前门购飞腾补片，晚服2片。午睡及夜睡似均好，未知常否。闻维志被定为专职医生。

30日 早起写发翟仲谋、季方各一信。维博送来枣脯2斤，付4元。午后同出散步交道口，购酱菜食品等。收田镛从开封寄我许多古笺纸。维博住昌平王家已成定局。

## 12月

1日 早赴会，听聂真传达

报告，回家午饭。午后三时再赴会，参加医药组座谈会，六时回家晚饭。维志来坐，为蔡诊脉，蔡水肿。

2日 思索写信，计发。午后大中来坐，统战部送来密封，封还76年有关江青信。<sup>①</sup>

3日 早写答袁昌信发去。恕儿来漫谈。晚间维志来谈，服飞补片。王清彬来，付抄件（杂稿）嘱抄。

4日 早起进食后，写答袁昌一信发去。车来同张赴会，听传达，程主持，略发言赞现状。回家午饭，急须写致韦国清信。而阎守诚（宗临最小之子）来谈，其人学历历史，因与谈话多所指点，并以《中国文化》一书赠之。补：领得工资，菜分去80元。

5日 夜三时起，写致韦国清信。维志来，陪同蔡去医院看病，取回多样药品。我先午饭，午睡不算好。写致韦信竟未完成。宽儿来索取150元，收钦元信。

6日 早起维博来，付15元交还其书。他出示马仰老一封长信（读我《人心与人生》之所得）。午后傅春华来，未及谈话而去。谢选骏来谈甚久。晚饭中盛成携其子来坐（他住华侨大厦内405号），又谈话甚多。收田镛从上海来信，内有颂天信。韦信写成发邮。晚雪昭

<sup>①</sup> 指1976年7月追查有关江青等“四人帮”“政治谣言”时所写书面材料。

来，付 35 元。

7 日 写发盛成一信。感冒流涕不止，服黄连素止泻肚。写发桂林焕举、培德信。付赵春生 20 元。

8 日 早起车来同张赴联组会，听人发言，回家午饭。晚饭前饶余安来大谈甚久，介绍其访于道泉。

9 日 写发盛成一信。去洗澡，未及修脚而归。煎人参汤服之，以昨晚维志嘱也。

10 日 早维志来，代购得感冒解热冲剂服之，午饭后乃去。午后钦东来，付回 150 元，培宽所借者。

11 日 因连日流涕，车来即嘱请假。服感冒解热剂，颇见好。袁夫妇来坐，云将赴石家庄中医会议。王清彬来付给 5 元，校改 7 册。

12 日 补：昨夜胡真来视菜病。早起咳嗽有痰，但流涕已止。午后星贤来坐，谈及佛法宗派，留下公纯笔记本及颂天信。终日未敢出门。

13 日 早起维博来，嘱其还星贤本册。赵君迈来坐，写发赵展岳新婚贺信。袁介绍一青年王力军来坐，出示史廉揆批我生辰八字。去储蓄 150 元。咳嗽如昨。维志嘱维博代交我一些药片。收淄博市翟作谋回信。

14 日 早起及睡前服药

片。写发收焕举信，嘱其谒韦。畏风，附近竟无航空信封。晚间恕儿来索取存折（为培宽）去。饶来谈其晤于道泉情形。检阅胡时三旧信。

15 日 早起进食，修面，步行东首购糕点，购信封多件。晚睡前付春华来，为之谈我过去情况。

16 日 午后访袁昌略谈，散步回家。收李任夫信。宣布中美建交，归还台湾。王清彬来未遇。

17 日 早起维博来，去星贤家，复以公纯信示我。巧遇大中、培恕，恕交回存折。维志送来甘草片，服之。李妻宋之子来求助，助以 10 元，允以后每月助其家 20（元），教以念佛号。

18 日 夜来落雪，晨起未止，时大时小，终日阴沉。早写信未成，车来同张赴会，略发言。回家午饭，小休息。晚间傅春华来坐，借去我小册子。

19 日 早起仍有雪，旋止。午后宋之子来，借去 20 元路费。王清彬来，交回校改件，又取去 7 件。摘蒋著《十三经概论》中有关论语重要问题。

20 日 写发李霄路一信，附去各信。收温州黄寄来潘稿一大包。收饶余安信、恕儿一信。饶信不能答。雪后降温。

21 日 写发恕一信片，维志一信片。终日阴。晚间傅春华来

坐，付我旧著。着手写答温州黄信稿。

22日 天晴冷。写发翟仲谋最后一信。车来赴会，听人发言（台湾问题）。回家午饭，小休息，去银行取20元。

23日 付孙女工35元。维志来两次，视我腿部，敷药。

24日 写发温州黄信，盼其答我。收李任夫信。恕儿来坐，晚饭时乃去。诵经为先父母回向。早维博来，嘱其以信件交回星贤。晚于同志送来温度表。发表党中央会公报，陈云出任副主席。

25日 早起进食后，车来同张赴会。听程思远谈广西情况。回家午饭，小休息，出剪发，散步回家。晚诵金经，回向先父母。收李任夫信。

26日 早维博送来柿子多个；去星贤处，嘱带去一字条。郭大中来，同游王府井购信封。遇雪大，送我回家，赠我食品。购淮山药粉3包。晚诵经如例。饶余安来谈甚久，晚饭后乃去。

27日 早起清理几案，写颂天信未完成。午后谢选骏来坐，借去成都所印我言论〔集〕一册，约

下星〔期〕三交回。星贤来坐，为谈章行严往事（《独立周报》问题）。晚诵经回向。

28日 早起写发颂天信，索马一浮书札文。终日无人来。（补：晚间于绍东来看温度表）诵经如例。

29日 天晴，不甚冷。车来同张学铭赴会，赞黄维志愿；宣布1月5日复会。回家午饭，收焕举信，怯懦无用，即复信斥责之，发邮。步行往返觅明年台历不得，只购小日历2种。晚课回向如例。收赵展岳答谢信函。

30日 收黄琛寄来桂元肉。维志来坐，赠我药膏（用于右腿）。王力军交还各件，收藏之。写答孟宪光信，发钦东一信。开始穿棉鞋，更换床单。

31日 1978年岁除。维博来言卢松庵身故。我有奉还卢老之件拟即留为纪念品，商之星贤，各件均在星贤处也。发南充孟信，又寄给温州黄《中国文化》一册。<sup>①</sup>晚饭前恕儿来坐；钦东感冒不能来。晚课回向如例。维志来坐，为菜改取定期存款100元。恕为孙姓女工代笔写信。散步去邮局，往返皆然。

<sup>①</sup> 即《中国文化要义》。

## 1979 年

## 1 月

1 日 为于绍东写字于古笺纸。郭大中来坐，代我购到信封及笔等件。王清彬来交回校改之件；付以 5 元，又取去 7 册。据云有工作于百科图书公司。写发胡时三信，附去参考文字。出门未远即返。维博晚来，送到食品多色。黄念祖处无《成唯识述纪》可得。收星贤答我信。

2 日 早钦东送来月历表，张之壁上。收翟守源、黄河清、李任夫各信。维博来，收卢老遗书一包。维博将少进城。

3 日 午后谢选骏来谈，交回我书。傅春华来未得谈。阅《解深密经》。睡前诵经如例。

4 日 早起进食后去洗澡、修脚。收焕举信，有所说明。<sup>①</sup> 阅《解深密经》。睡前诵经如例。

5 日 早起准备赴会，车来同张学铭一路；领取工资；程主持座谈。回家午饭，小休息。去西单食品商场购桃脯等数色，往返顺

利。晚饭后诵经，回向如例。

6 日 大风降温竟日，不欲出门。维志来过，约星期一去看岳老。补：昨储 80 元，换零票，菜取去 80 元（房租 8.53 在内）。晚课如例。

7 日 早起写杂稿。恕儿来谈，午饭时去。步行去东饭店购食品。晚雪昭来，有病态，其妻及长女均返家；送来面包 3 件，付 35 元。作晚课。赵春生来送到鸡蛋，付 20 元。傅春华来谈移时。

8 日 早起进食后同张学铭一车赴会，程主持谈台湾问题，聂末后谈话。回家午饭。收马仰乾信。晚课如例。

9 日 补：昨夜起洗足，进食后即未再睡；双目若病，幸无大碍。写答马信后发去。饶余安来谈至午乃去。午后政协文史委员会于同志来谈，至晚饭时去。晚课如例。

10 日 早起写杂稿一小段。答马仰乾信发去。午后星贤来坐。熊幼光、徐碧宇来商谈为十方

<sup>①</sup> 梁焕举广西桂林人，著者族弟。



先生事写信政协领导之事，坐久乃去。<sup>①</sup>收温州黄河清及转来各信，有难作答者。晚课如例。不见谢选骏来。

11日 早发恕儿信附去政协各票。午后去前门大街，未见大改观。读《解深密经》，摘取词句。晚课如例。

12日 早起进食后，车来赴会，到人殊少。为温州人写五纸。<sup>②</sup>

13日 早起写信。午后赴会听马海德“美国行。”

14日 早起恕儿夫妇来，为女工筹策住处，商谈甚久。颂华继来，遗忘药方，饭后去。傅春华来过。晚课如例。补：昨发雪昭一信。收颂天回信。

15日 早起写《解深密经》摘句。车来同张学铭赴会。王芸生病不能出席，程将长期代之；书面发言交去。回家午饭，休息后东行散步，回家晚饭。恕儿来过（为女工代谋）。

16日 早维博来，同出剪发，伤唇。取80元，付维博50元。购蛋糕。收温州来信。为公纯写字。

17日 午后去邮局，散步

往返。谢选骏南归，辞别谈话甚多。晚间傅春华来小坐。早维志来过。写答翟仲谋最后一信发去。收孟宪光一长信待答。

18日 早起写答孟信三纸付邮。又写致政协董一博信（为卢颂安）。晚间傅春华来坐。孙女工收其夫电报，明日可到京，恰好其居住问题得解决。临睡洗脚甚畅。

19日 早起进食后车来赴会，听人谈话。回家午饭。孙女工收电报同傅去车站接其夫钱某，午时乃抵家，傅助其担行李，将住于三楼上。晚间邀来恕儿夫妇，赠食品用品，而我就睡迟，且缺谋。<sup>③</sup>

20日 早起进食后写发温州五人信、孟宪光信，均送邮局。收雪昭信，病疼有加。午后赴政协医药组新年联欢会。

21日 早起进食后去洗澡。午后崔建华来坐，嘱其访赵春生。大风灰土多，几案未清理。补：昨日梁欣之、饶余安来之坐，云将南归。

22日 早起车来同张赴会，人甚少，杜、宋、黄、程均去统战部也；朱主持谈至十一时半，宣布春节后即2月2日再聚。董一

① 熊幼光为熊十力先生长女，其夫徐碧宇。

② “温州人”，指黄河清先生。

③ “谋”字疑为“课”字之误。

博约同车去八宝山吊卢在庵之丧，回家晚饭。大便不通，勉强就睡。

23日 赵春生来过，为菜购物及访周老师。去储蓄所取定期200元款，分用百元。

24日 终日无人来。晚饭后来傅春华来，提出问题，就其所问为之解说。补：昨钦东来过。

25日 收山东文艺社石某信，写答之。钦元来，同去邮局兑汉口李任夫20元。发孟宪光信（附佛法大意稿）。星贤送来食品，略谈卢老事，又闻公纯中风，其子接其回京的消息。

26日 收政协联欢柬帖。钦东来，拟同赴会，竟以未事先叫东而错过；囑东回家晚饭，我吃溜黄菜即饱了。阅东西文化旧作一半。就睡念佛如例。

27日 夏历除夕。维志来坐。雪昭病中送来米，其病甚痛苦，殆非意料；索借即付50元。读东西文化旧著未完。就睡饮酒。

28日 春节来客甚多，袁虹、星贤、大中、维志、周振甫（谈甚多）、鲜恒（谈杨福全事）、培宽及其二子、培恕一家4口、广绵（谈甚多）。收克木信，写回信二纸。收香港刘葆炎信写回信一纸，待付邮。终日未出大门，天阴冷。补：姜家姐弟二人来。知四雄回长沙。

29日 发克木、葆炎两信，

外出散步。张光煜携子大均来坐。午后黄颢夫妇来坐许久；颢颢健谈。晚间诵心经就睡。

30日 午前晓青、君颢二人来坐颇久。收李任夫信批答之。傅春华来，为讲佛法大意。又收李任夫一信、孟宪光信及糯米一包。

31日 早起胡真为其友访问晏阳初事，谈许久。蒋中光来，未得谈。王清彬挈其子等三人来，赠我水果点心。午后维博来，晚间再来，约好星贤同访公纯于其家。

## 2月

1日 早起进食后星贤、维博来，同去看卧病之公纯，赠给水果及我写好之古笺。回家午饭，小休息。写发罗式纲一信。维博曾去渊庭家访问，晚回昌平。

2日 早起进食后车来同张学铭赴会，王芸〔生〕亦到，程主持，不见宋。回家午饭。姜仲奇来为题字于册，其姊所写其亡父问题殊欠佳。午后访袁不遇而归。晚课如例。

3日 昨日落雪旋晴，晨起有雾。金若年来访谈；菜能记忆之。罗式纲来言工作调动，赠我水果。周天度来查询党派结同盟事。写早年思想一文未完成。睡前温习佛

典。从金若年口中得闻悉林仲易、邓初民诸人病况及民盟活动近况。

4日 写稿仍待续。恕儿来漫谈。罗隆送来小米等，略谈话。睡前晚课如例。收李任夫一答信。

5日 早起来车同张赴会，听传达长篇文件之要点甚佳。回家午饭。俞同志持董函来见。晚间傅春华来坐，晓以人生意义。收孟信，不答。李任夫信待答。领取工资，付钦元12元，钱某回南路费22元。晚间缺课。

6日 早起写稿（补充旧作思想转变稿未完）。起草答信。袁鸿寿来坐，据云可能留京。维志来言岳老回西郊住医院。

7日 答李任夫信。收潘同铨信答之，均送邮局。购点心。赵春生来付予20元。孙女工借用5元。付房租8.53元。晚温课。

8日 续写昨稿仍未完成。收陈道传信待答。晚间钱某来辞行。洗脚就睡。

9日 早孙女工送其夫去车站，我同张学铭赴会学习，听王芸生谈国际形势甚清楚。回家午饭。去王府井购可可粉1斤。

10日 早起写发陈道传信。食元宵两次。午后郑毅生父子来京过我〔处〕小坐；多年不见矣。

晚间雪昭来索取35元，送面包2件；其病大见好。续写稿仍未完成。天暖甚。

11日 早起写稿幸得完成。维志来坐。白兆瑞来谈，赠水果。午后黄琛来坐（从广州来京开水产会）。儿孙辈未见来。收维博〔信〕云不进京。

12日 早起进食后，车来同张学铭赴会，程思远谈甚长。购苏打饼干。午后访袁鸿寿同游北海，进点心。回家晚饭，不敢多吃。傅来坐，未谈。吃梨尚好。

13日 早起出剪发，购甜食步行回家。董一博及社会科学院庞君来坐，索写稿，将以旧稿应之。写发潘国铨一长信。发培恕信而钦东适来。收李任夫信不答。

14日 天暖，散步不多。袁昌来坐，将回保定一行，随开中医大会云。菜忽跌伤左下肢，颇严重，致我睡而复起。<sup>①</sup>女工甚得力。

15日 早起急访维志不遇，留字而归。赵春生来。午后维志来，为菜按摩敷药甚得力，付10元。收颂天信多纸。补：傅春华借去《人心与人生》部分原稿。

16日 早起进食后，车来同一游姓同志，并以思想转变文稿

<sup>①</sup> 夫人陈树棻左股骨折，自此卧床不起，于同年9月病逝，终年83岁。

交付之，同张学铭赴会，听传达胡耀邦对文艺界的谈话极好。回家午饭。晚间恕儿来坐，视茱病；闻越南开战。

17日 早起维志来视茱病，主张去医院一行，将约赵春生星〔期〕一来合作。午后车来同张、杜、宋、董等6人赴听传达对越战争，此迫不得不然，而大局前途殆难逆睹也。维志曾去看过公纯病，据云有其表妹来看护。

18日 早再写发周植曾一信。郭大中来坐。午后恕儿来，听其谈越南问题。胡真、晓音来视茱病，并助理一切，晚饭乃去。连日缺晚课。王清彬来坐并付还我书。

19日 早维志来，去医院挂号，又约来赵春生，用平板三轮，同孙女工三人送茱去医院诊断，我则去政协小组会谈中越战况，下午又同张学铭去医院检查身体，回家晚饭。闻维志说明茱伤况。收欧阳某函待答。

20日 早起写答欧阳信，赵春生来送便盆与茱。午后恕儿来，春生来，中医院王、解二医生来，为茱行二足牵引，并留药方。付10元与恕购药。

21日 星贤来坐，以茱病告之。谢选骏来，赠糖食，谈多话。晚间胡真来视茱病。

22日 闻维志来过。我去

医院检查，遇邓哲熙等多人。午后听报告华公讲话多篇。赵春生来过，未见医生来，未见恕儿来。在政协购爱因斯坦书。回家晚饭；禁用牛奶、鸡蛋、豆腐等，准备检查身体。

23日 早起不进一切食物，车来甚早，大雪难行。张学铭通过〔知〕医院改下周检查，赴政协听传达中央负责人讲词。午后回家午饭。雪止，路上积雪多极。午后略晴。阅爱著大不易晓。

24日 补：昨付孙女工35元，外加10元酬其服侍病人。星贤来视茱病，赠食品，询及熊十力生前事迹。出外散步，着布鞋，不知道路积水，尽湿；归家整理多时。

25日 早维志、培恕均来，听其谈话时事。晚间傅春华来看茱病，交回我稿。出外散步少。收上海田信，即答一信，以茱病告之。

26日 夜来茱睡平稳，大异于前。早起整理几案，车来同张赴会，听人谈越南战况。回家午饭，散步于外。写发陈瑾贞信、维志信。收政协星〔期〕四开报告会通知。阅报费时。

27日 早起发赖于敏贞信，内附致陈学源、韩履冰两信请转寄。不见宽儿夫妇来。维志来交回医疗手册，未及谈话。购酒1瓶，去3.6元，不知合用否。

28日 早发写潘国铨一信。午后赖增牧来，絮谈甚久乃去。睡前腹泄，不知其故。陈瑾贞派其侄来视茱病。服补中益气丸。

### 3月

1日 早起同张学铭赴会，听袁宝华考察日本企业报告，甚好，甚好。晚胡真来视茱病，饭后乃去。寻绎相对论。补：宽儿及宁孙来视茱病，留午饭。又，白瑞芝来访略谈。

2日 早起不进食，同张学铭赴医院继续检查身体，在超声波查心、肺力量时，据云正常，很好。在赵君迈家略进食，十二时半回家。续服补丸如例。社会科学院庞君来，不值，留下我稿。收上海田信。

3日 政协张国富交来居住调查表一纸，待填。上海田寄来肉松。答唐振基一信。寻绎爱因斯坦学说，摘录之。

4日 早起写杂稿开头。恕儿来谈，共商答复政协调查居住问题表。维博早晚来两次，欲以我稿出售香港，一味主观；斥之。培忠夫妇来坐。收潘国铨信，赖增牧信

(离京了)。

5日 早起进食后，同张学铭一车赴会，听人谈越南战事；某君谈思想方面的问题。回家午饭。茱情况平稳，有解君等两位医生来视茱病，似意在晤我谈谈。填调查表付去。

6日 终日无客人来。去三里屯修表即回。入夜茱病情加剧，先后予安眠酮4片，忙乱至天将明乃入睡。我和女工均缺睡眠。

7日 早起进食后去三里屯剪发，归途步行。因缺眠，食不香，口干舌燥。午后赵春生来，付20元。晚间雪昭来付35元。又寄兑李任夫20元，潘国铨25元。收上海田信，云上海市政协将〔为〕十力先生开追悼会，即答一信发去，旋收世善一信。<sup>①</sup>

8日 晚间不见胡真来，维志、何清来视茱病，商谈医药问题，决定旧药不服，同时又购快可眠备用。收香港周信，答我云君毅书寄来。

9日 早起写致学习小组一请假信(付车)交张学铭转交去。晚间雪昭送来药，维志谓不可用。另购药品多种，嘱照服。利尿为主，不去医院。

<sup>①</sup> 熊世善为熊十力先生之子。

10日 夜来护理菜病，开始用速可眠1丸。补昨同钱学强同去交道口购人参归脾丸，杞菊地黄丸各10丸付5元。补：阅柏格森《形而上学》，难解。电告培恕、胡真后，相继来助理护病。补：星贤来谈公纯病况不佳。收香港周信、世善信。

11日 夜来很安静，因而未起视病人。早起维志先来，为谈爱因斯坦宇宙观。胡真、培恕来，赵春生来，重新布置室内家具。李激来借去《人心与人生》稿三册。培恕去北大，胡真迟至夜间乃去。袁昌来坐，谈甚久。

12日 夜来又吵闹，起视病人。收李任夫信待答。气温低，不合常理。写杂稿（欧美文明末路）。

13日 一夜未起床，病人较安静也。郭大中夫妇来过。收钦元信，即答一信。郑卓人偕一张姓来坐。晚间胡真来视菜病。收俞敏贞及小瑜信。收维博信，片云公纯命在旦夕。收上海饶信。

14日 是日钦东、维志、春生先后来视病人。维志新分包各药备用。收政协电影票付钦东。孙女工移入菜室作伴，一切较方便。出散步附近，购豆腐干等食品。钦东送来腐皮等。

15日 夜来安静，未起视病人。今日病人小便过多，停药1

天，其他情况尚好。步行到邮局取赖学东寄来药包，尚未开视内容。又收香港寄来唐君毅著作六大册。晚间培玉侄女引一陈同志从广西来看我，其人将去东北云。早服杞菊地黄丸，晚服人参归脾丸各一。收陈肃信，不答。

16日 夜起来视病人，未得安眠。早起进食欲写稿未成。孙女工移出菜屋。培恕来视，无善策。

17日 维志来开视赖寄来包药各种，“痛肿灵”等不必用。另一些维生素可酌。分包备用。收郑卓人信，即答一信告以不克报命。阅唐君毅所著书。

18日 颂华来视病人，午饭后乃去。午后恕儿夫妇来助理一切，为我换被里、床单等件，临睡乃去。王清彬来过。补：早间维博来报告公纯病逝，随即发信星贤代我致吊唁于刘家。晚间钦东来谈话不多。终日未远出。阅唐著一部分。上海饶来信；只有面谈不能作答。

19日 夜来起视病人一次，无大问题。午前后各出门一次，购剪刀等。阅唐著尚好。梁树藩家人送来上海田赠我蘑菇油。

20日 菜拒绝吃药，只有听之。晚间恕儿来视，谈其所闻。收星贤回我信。据云公纯平静如生时。收河南学生张修正信，即作答。陈瑾贞来视菜病，赠面包。

21日 夜来为病人起床1次。早维志来，以情况语之。午后赵春生来陪伴病人。终日气温低，天阴。步行不远两次。写发上海田一信。拟写杂稿未得着笔。阅爱氏书。

22日 夜来视病人1次。午后政协游同志来索稿，改日交付之。晚高志翔之父借书刊多种。终日阴冷，入夜有雪。向东散步购蛋糕。

23、24日合记 付女工45元。雪大、车来不赴会。汪东林有电话，亦谢不能去。病人情况如常，夜来清静无扰。赵春生来帮忙。24日早起忽头晕，步履不稳。女工通知恕儿送我去医院，诊察后给药多种。回家睡下后，久而醒来即清明不晕。恕儿夫妇忙多时，并代付药费5元。女工甚多力。菜情无扰。

25日 夜来安静无扰，难得之至。不见维志来，恕儿夫妇来，助理一切，十分好。终日未出门。觅两党和谈纪录不得，发维志一信片询之。服医院新给各药。崔建华挈其子来，谈北京市问题甚多而难解决。

26日 赵春生来，星贤来。游子苏来借去文件留有借据。晚间维志来，约订星期三来，交回我稿件。病人情况安静。服药如嘱。

27日 天气正常，散步附

近。晚间胡真来视病人，又为我分包药品。写信香港胡时三信促问之。

28日 未见维志来。菜情况恒常。往东散步未有所购取。

29日 维志来还我稿件三册，略谈而去。胡真来视菜病，取尿去检验，无甚问题。剪发于三里屯，又修表。高君交回借件。预报大风降温未验。

30日 午后去东风市场购淮山粉，川东菜等食品。晚饭后访袁鸿寿。郭大中来坐。午前培宽、钦宁因就医入城来家。为宁购药。

31日 收颂天信，即答一信发去。傍晚气温低，落小雨以至入夜。维志来谈上海民众有风潮而北京邓相反过激讲话。病人情况无变化，但大便不通。

## 4月

1日 夜来安平无扰。早起胡真、培恕先后来；胡真照料病人周到，培恕谈一些话。菜大便得通甚好。

2日 早起两次叫车，车来赴会。听传达邓公讲话。购苏打饼干及糖。回家午饭，散步附近。阅唐著，服药就睡。

3日 夜来平安。傅春华

来，为之谈孔学；以《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一文付之。蒋中光来坐，谈时事有见解。睡前阅旧作《师友会合之缘》一文。拟写熊十力先生事。

4日 午后袁昌来坐谈。晚间钦东来过，取去报纸及一牙章。午前去西单购桃脯等食品。写熊先生事。

5日 清明节。维志早来。写答邓县文静约一信付邮。去洗澡甚畅。回家午饭。遵化乡间人来，送到核桃及炸烙等。

6日 早起进食后叫车同张、杜、宋等赴会，听李文宣传达邓的讲话甚重要。回家午饭。以取得之工资储存百元。三里屯取回手表。菜情况平稳。落小雨，气温低。

7日 早起补看昨日报纸。晚间雪昭送来面包2件，付35元。检查《佛学词典》。

8日 早起写稿。恕儿夫妇来助理一切。收新疆朱胜利信，答一信笺发去。又发李任夫一信。大风扬尘，终日未出门。取出更换上下衣备明日用。

9日 早起写〔稿〕。车来同张学铭赴会，听聂真传达文件，漫谈散会。回家午饭。兑李任夫20元。去北海一转，游人少，登山费力，自知年老力衰矣。收培志、涤玄信，颂天信，均慰问菜伤病。

10日 早两次电话叫车，赴会听宦乡报告四个现代化问题，其意旨同于袁宝华访日报告。就孙晓村一车回家；司机姓段。

11日 午前代菜答谢陈瑾贞一信，又写发颂天并转涤玄、培志一信。收胡时三长信待答。午后去紫竹院一游；土山小亭被拆除，塘水涸。

12日 晨起落雪及雨，气温甚低，广播云南南北各地区同降温有风雨。写答香港胡时三信甚长，出门发信即回，畏冷也。女工借支50元（购表）。明日需增衣服。

13日 早起进食后车来，同张学铭赴会，会场有暖气，固宋之发言表示赞成。回家午饭，小休息。收李任夫信，似将来京。天阴冷。

14日 天气回暖，出外散步，购糕点。写杂稿（关于熊先生事）。星贤来坐，随发星贤一信询熊先生事。维志来漫谈。菜病颇见安稳。为免我夜间小便多，临睡不吃药。

15日 早李任夫从汉口到京来坐，耳聋留须。午后恕儿来谈。终日未出门一步，风土大也。

16日 早同张学铭赴会，听程思远报告越南战争，我方士兵装备过重等缺点，回家午饭。赵凯由上海回京，带来胡惠民赠我大蛋



糕及许多食品，当即寄答胡一笈发去。

17日 早钦宁先来，培宽继来，饭后去。收上海田信报告熊先生追悼会事。收星贤答我信（熊事）。发胡惠民第二信。赵春生来付20元，又兑出崔则雄40元。晚间李任夫来借去15元。从储蓄提取60元。步行访袁不值而归。

18日 早起进食后出洗澡、修脚。回家午饭、休息。有菜学友田〔某〕代陈学源来视，送苹果等。晚间维志来，与之谈话。服药就睡。

19日 早出散步即归。气温仍低。

20日 早起进食后车来，同杜、宋等赴会，听人漫谈时事。回家午饭，休息片时，去中山公园，海棠待开。回家晚饭。

21日 早出剪发，修理钟表。翟仲谋来两次。游子苏来，交回我文件，以各旧稿出示之，但未取走。气温不高。

22日 早起写稿（熊先生）不多。培恕、胡真来助理一切。天阴冷。向东散步，购蜜金桔一瓶。晚为菜谈话。收胡惠民回我信，索回我稿（孔子评价）。傅春华来谈话。服药就睡。

23日 早起去学习会，听王、程、赵谈话。回家午饭。复阅

孔子评价一文。风大欲出门又折回。赵凯曾来视病人。

24日 早起欲去龙潭湖未成，转至大北窑、北京站、崇文门各处回家，则维志来候我同去看岳老，只能改期。丛荫兰来视菜病，赠糕点。

25日 阴雨，气温低。拣理旧稿件。赵凯来助理菜饮食。

26日 电囑胡真来，调解问题；付予两文携回去看，但入夜后不解决问题。

27日 早起气温低。雪昭送面包2件；传闻陈景润赴美开会中声〔申〕请政治避难。车来赴会，听几个文件报告，北京社会治安成问题，又有关农业的文件考虑周到。

28日 续写熊先生事一文。夜晚卢广绵来谈甚好。

29日 不见恕儿来，后知不放假。郭大中来坐。晚间钦东来玩。向东散步，觅柿饼不得。

30日 进食后车来赴会。陈景润事是谣言。王芸生谈政府许多措施乖方。阅周予同文甚好。

## 5月

1日 午前胡真来助理一切，并使孙梅娣放假一日，晚间乃

归。下午恕儿来谈时事。往东散步觅柿饼不得；入糖果店饮酸奶。补：访卢广绵略谈。巡视菜市未及购物而归。

2日 早去朝阳市场，购金星玻梨。赵春生来。维志、何清同来。华世荣来，谈袁昌情况。收游子甦寄来《文史资料》购取证。

4日 早起进食后赴会，忽改为听大会报告（外交副长张海峰），但隔离大会场，听众甚多。遇朱学范等人。顺便领取工资（有小疑问）。回家午饭。休息片时去中山公园看海棠已残，牡丹则初开未盛。竟日未亲书册笔墨。

5日 继续听大会报告及王首道讲话。落雨，气温大降低，雨止仍冷。女工呕吐。恕儿来助理一切；此子胜于其兄。存储百元，收上海潘国铨感谢信，又收孟宪光寄来岳美中著书，答之。

6日 早起车来同张学铭赴会，听政协秘书长作报告。忽遇叶笃义，欢然握手谈及往事，语我当年南京和谈，马歇尔称我是中国的甘地云。回家午饭，小休息，去故宫看牡丹盛开；看绘画馆，有书无画。回家晚饭。钦东来言其家有客人，其父母不得来。为钦东讲美国国情政治。收穿山学生梁支寰信即答之。

7日 早起同张学铭赴会，

王、程、杜、宋均去常会，由朱洁夫主席漫谈。回家午饭，散步东行，购糕点。写杂文。发李渊庭一信，索我稿。

8日 雪昭送来面包，付25元。房租8.53元。赵凯来助理一切。有胡惠民信及诗。培恕晚来即去。收上海田信。

9日 早起写杂稿（马歇尔）未完。维志来小坐即去。散步东行，购酥核桃仁。收李任夫信即答一信发去。赵春生来，付20元。

10日 早出游景山公园，牡丹盛开，又看画展，亦不错。回家午饭。钦宁来玩。渊庭、秉华同来，赠我糕点甚多；交回我稿二册，其一册在抄写中。

11日 早车来赴会，诸人均到，读文件，杜、赵等发言。回家午饭，饭后出剪发。有风土，未出游。晚间维博来，交到黄念祖转来饶余安一些文件，将候他来面谈。

12日 维博早来一次。午后游北海，感到人老腿先衰。看张仃画展；尚有另一画展未看。遇柿饼购之，不佳。

13日 早起写杂稿（熊先生）为答一程君也。培恕、胡真来助理家务，午饭时乃去。午后向东步行，天气尚好。收孟宪光一封长信，附有其二子之信。

**14日** 原定赵朴初作报告，临时入医院，仍开小组会。落雨，同车张、杜、宋、邓等多人；下午王首道报告慰劳越战前方将士，演电影，回家晚饭已七时矣。

**15日** 维志来过，订期访岳老。晚间饶于安、梁欣之忽来，久谈乃去。十一时始就睡。发颂天转叔知一信。

**16日** 收钦元来信，即答一长信发去。答程叔彪信寄饶于安转交。光明报有关高考报道留交钦东看。收潘国铨信不答。收李任夫信不答。

**17日** 早去洗衣店，又付1件呢上衣修理。兑给钦元15元。

**18日** 早车来赴会，先在小组听文件传达，随去听钟惠澜讲热带病，增多知识。回家午饭。去故宫看画失望，改看战国出土文物，力不从心，废然而返。收维博一信。

**19日** 早维志来即去，访岳改期。写杂稿（李守常），一时难完功。

**20日** 早维志来更换窗帘。午后培恕、胡真助理一切极好。取出夹衣等件，天暖甚，补收伍时清信，立即复一信去。领得6月份粮票。星贤昨取去《十三经概论》，今以经与经学送交之。晚散步附近。

**21日** 早进食后写发李渊庭一信。车来同杜宋等赴会，张请假。回家午饭。去洗澡，回家晚饭。诵经如例。

**22日** 早起写杂稿（熊先生）。傍晚有雷雨，步行往东购糕点，幸在雨前抵家。预报明日气温低。

**23日** 渊庭来，以我稿（孔子评价问题），付其携去阅看。

**24日** 筹思为孟写信稿，叙述不能不详。补：收伍时清寄来香菇。

**25日** 早起写好我为孟宪光父子致统战部信，赴会时付政协秘书处转去。

**26日** 恕儿来谈。收颂天回我信。收香港周信待答。

**27日** 写好周植曾信付邮。胡真来助理一切。补昨日剪发。购糕点，购吴玉章回忆录。写答颂天信。

**28日** 早起车来同张赴会，听传达文件。回家午饭，未远出。

**29日** 赵春生来，代购换室内新灯管。维志来坐，袁鸿寿来，出示文稿于我。补：郭大中来赠我糖食。

**30日** 早煮参汤服之。终日未远出。收孟宪光、翟导源各信不答。今日为端午节。补：购《王

若飞在狱中》一书。

31日 早起着手写黄齐生先生事，未完。补：前日同维志出西郊看岳美中，不如前。补：傅春华来辞别（回南省亲将离京两个月云）。

## 6月

1日 早起进食赴会，出门前钦宁来玩（就便看病）。收昭侄信。今日到人少；听朱同志叙说过去经济经过甚长。

2日 早起车来同张赴会听战斗英雄报告，计军医长、战士等三人，均甚好。天阴沉，幸无雨。访鲜恒借书未得。回家晚饭，气温低。

3日 早起写稿（黄齐生事）未完成。终日气温低，散步往返于东道。培恕、胡真来助理家务，以我冬衣多件送洗衣店，须一个月后乃能取回。午睡不好，又不敢服安眠药。不见维志来。收李任夫信。

4日 早车来赴会，人甚少，朱洁夫主持。领取工资，回家午饭。

5日 早饭后去邮局取李任夫兑来35元，存160元。落雨，陈肃回北安来辞行，收其香油，谢10元。补写黄齐生事稿未完。

6日 写发昭侄一信。车来同张、黄赴会，听荣毅仁报告访欧四国。回家午饭。午后袁昌来谈甚久，维志来略谈，代鲜恒送来黄炎培日记摘录，阅之移时，付维志5元购药。

7日 早起写发张申府一信。车来同张、董赴会听霍仕廉农业报告，回家午饭。有李春生〔介绍〕一青年来访，约期再谈。雪昭来，付给25元，维志送来代买药品。付出房租8.53。补：收香港胡时三信。

8日 早起车来，同张学铭赴小组末一次会，回家午饭。阅《黄炎培日记摘录》，摘得缺点甚多。气温高未出门。

9日 星贤来坐，留下马某嘱书写之件。北新桥李春生来问佛法，为之略谈，偶及周潜川事。

10日 早写稿不多（黄齐老）。培恕来漫谈，胡真来助理一切。午后去三里屯取回衣服。卢广绵来，失迎。收统战部回信即转孟宪光父子。

11日 早出洗澡、修脚，回家午饭，为马某写出二纸。忽腹泄，戒饭食。电话叫车，为报到用。

12日 早起进食后车来，同张学铭去西苑饭店报到。回家午饭。知卢广绵来过两次，即于午后访之，相遇于途，折回我家。然后

他偕胡石如来访谈，并为我照相，赠美国饼干。写稿未成。维志来过。

13日 补：取出储蓄60元。郭大中夫妇来坐。北新桥李春生来，为谈佛法大意未完，亦未许其续谈日期。付出报费18元。

14日 阅《明报》（香港出版）甚久。收政协送来大会文件。早维志来，允于16日给200元，为婚事之用。

15日 早起车来，未赴小组会。午后开大会。遇申府、缪云台，回家晚饭。卢广绵之子来，以胡石如等属书件付之。电视机送来又取去。

16日 在友谊宾馆参加小组会。收张修正信不答。

17日 写杂稿无成绩。培恕、胡真来助理一切，取回呢上衣。取200元。

18日 车来赴会，先参加小组坐谈，午后列席大会。回家甚晚，食西瓜。

19日 昨疲惫，今日请假在家。阴雨，温度低。答李任夫信，答上海田信，收陈肃信；收董时进信即答之。阅政协各小组简报，头脑不堪多用，老矣，衰矣。补：付给维志200元。

20日 车来赴会，小组讨论，应囑略发言。晚饭后访董时进，遇程绍炯，回家稍晚，就睡。

21日 车来赴会，小组讨论。田一平发言好。下午人大开会，列席后即回家晚饭（车换了）。

22日 车来赴会。收上海田信，答一信发去。李觉发言亦好。

23日 早起车来赴会，收颌天转来做知信。维志来过。阅简报费时。

24日 早起培恕、胡真先后来。落雨，气温低。付出女工〔工〕资45元。

25日 早起车来赴会，上下午均小组〔会〕。因陈独秀问题略发言。落雨。

26日 早起车来赴会。

27日 早起车来赴会。钦宁及培宽来过。

28日 有雨，温度低。小组会。收欧阳信即交政协。

29日 早赴会，最末一次小组会。结账付出钱及粮票。饭后回家。

30日 夜来睡不好。早维志送来代买丸药，付5元。出剪发，购糕点。收电话云大会改小组会，午后候车不至。李春生来为谈杨仁老兴起佛学及其四大弟子。

## 7月

1日 早培恕、胡真来助

理一切。午后列席人大闭幕会。回家晚饭，夜眠欠少，精神坏。左足趾伤出血。

2日 早起车来，赴会，政协闭幕。回家服安眠药而睡，虽睡着，头脑不爽。李春生来，为讲佛法大意。

3日 阅政协会议期间简报及提案等件。步行往东购糕点。

4日 阅简报甚多，知各发言情况。终日未远出，散步附近而已。

5日 收钦元来信即回一信。李春生来为谈佛法，以印度哲学二书付其携回阅看。星贤大中同时来坐，漫谈而去。收郑卓人送来腐衣笋干等，即写答一束。阅简报仍未完功。气温略升。

6日 披阅简报完毕。气温三十三、四之间。

7日 邹浦来，借去文件书册留有单据。

8日 维志、培恕、胡真、晓音先后来漫谈，并助理一切。收盛胜信即答盛成一信。

9日 夜来失眠至晨，床上动工废，不思食，午睡亦不好。落雨，降温，临睡前补床上功夫。

10日 早起访张学铭不遇，坐等甚久，回家午饭小休息。钦东来同去洗染店取回衣服多件，今日走路不少。提取储存60元。雪昭

早来，未能付给财款。买西瓜不得。

11日 重阅《黄炎培日记摘抄》本。收钦元回信，兑给20元，以钦元之信转寄北大。取出储〔蓄〕40元。缪云台来坐，漫谈许久。华世荣来，立谈移时。

12日 维志早晚来两次，谈及晏阳初。落雨不小，晚雨止。写杂文（〔针〕对黄炎〔培〕日〔记〕摘录）。散步附近。嘱维志代领工资于政协。

13日 早钦宁来，收培宽字条及脚气药。午后剪发于外。

14日 早起写杂稿（批黄〔炎培〕日记摘录）。钦东应召来，同出访鲜恒不值，晤唐，巧遇耳。午后钦东随我去呼家楼洗温泉浴池，随机与钦东谈话。维志代领到7月份工资，储200元。

15日 早写杂稿（读黄〔炎培〕日记摘录未完。王清彬父子来，晓青夫妇来，培恕夫妇来，漫谈多时；各有馈赠于我。

16日 连日服人参归脾丸。落雨不小。写杂稿，终日无人来。

17日 早雪昭来，付给25元。收李春生信待答。叶笃义来坐，漫谈而去。收政协寄来公布文告1袋。收伍懿珍寄来冬菇1包。

18日 写答李春生一信片。落雨不小，往东散步往返。食西瓜尚好。

19日 落雨，气温低，午后晴，往东散步。阅黄日记摘录。补写杂稿又中止。叶笃义来坐，借去中共党史2册。

20日 李春生来，为谈熊先生事，约下周再谈。

21日 早维志来，嘱购药取药。晚间维博来，谈许久。预报有大雨。

22日 早大中来坐，鲜恒来，维志来，培恕、胡真来，同吃西瓜。取出50元，付女工45元。欲写稿而未得。

23日 程茂堃来，交其父叔彪信件，待答。复阅爱因斯坦书册。入夜有雨不小，气温低。

24日 去储蓄所换存款1年。往东散步，觅好桃未得。

25日 写答上海程叔彪信，付邮。出门不远即回。星贤偕同姜念祖来坐，赠我铜印一方。闻《人心与人生》稿落于杭州某人手。

26日 早维志来，取药付我，嘱其访星贤。向东步行，购糕点及大桃。钦东来，询其学习生活情况。

27日 钦东来，付给10元，又付晓音5元。政协张国富偕房管局同志四人来商谈我住处问题，结论甚洽。收上海饶子安信，待答。李春生来，为之讲说甚久。

28日 终日未远出，散步附近。写答饶信件，未完成。

29日 写饶信。培恕、胡真先后来。午后袁昌来谈甚久。散步于外。

30日 早起进食后去剪发、洗澡、修脚，回家午饭。续写饶信。晚间忽有文怀沙父子来访谈。

31日 写好答饶信，附去各件，付邮。因脚痒敷药，未出门。

## 8月

1日 傅春华来谈许久，付给三文件去看。午后星贤来带到潘禹廷上海信件，容转袁昌。天晴无雨，但气温不高。

2日 步行去修理收音机，回家午饭。午睡两次不佳。无雨而气温仍不高。晚饭后散步一周，叶笃义来还我书（谓缺第三册）。

3日 夜来有雨，至晨未休，闻将有大雨。午后李春生来，为之讲说多时。晚饭后散步一周，洗脚敷药。维志来以潘信付阅看。

4日 幸雨止，维志送来安眠酮1包。钦东来，嘱其去邮局取包裹（湛江寄来冬菇）。商量去西山游览事。

5日 培恕夫妇来助理一切，以衣服一大包送洗染店。

6日 颂天之女及婿来坐谈许久。大中送来尼克松回忆录3册阅之。

7日 早晚音来，同去政协领取工资，存百元。写发培宽一信。步行购信封无可意者，购桃尚可。蒋匀田来坐，云将返美。赵春生来，付20元。补：收维博一信，收石世焜信，即答一信。收近代史所答我信。天气阴晴不定。

8日 赵凯来，崔建华来，维志来，钦东来。何绛云来，赠我食品。石世焜来谈话不少。蔡病情危笃。

9日 培宽、颂华来，捡理衣箱为蔡准备后事。

10日 早培恕来促我与诸孙去素菜馆吃饭。钦东来陪我去，饭后送我回家。休息后，三时李春生来为之讲论甚久。

11日 早起唤车赴会，听张友渔讲法律问题。与赵溥同车。遇叶笃义约其星期一还我稿。

12日 连日多雨，气温低。维志来谈话，培恕、胡真来助理一切，送去洗件付洗。

13日 阴雨终日，叶来还书，听其谈狱中体悟甚好。赵春生来，借去尼克松回忆录，托其送还潘禹廷信与袁昌。晚饭后散步附近。天冷加棉衣于身。

14日 阴雨连绵，气温低，终日未出门一步。晚间维志送来药片（红的）。收政协通知先后两件。

15日 写发李渊庭、何绛云各一信。落雨中去剪发兼散步。

蔡忽坚决不吃安眠药，束手无策。气温甚低，加棉衣于身。

16日 何绛云忽来坐，尚未收我信。钦元来辞行，付给15元又钦宁5元。天晴可喜。星贤来坐。往东散步购糕点2斤。洗足就寝。政协有会未赴。

17日 张友渔报告会不赴。午后李春生来为之讲谈甚久。钦东来玩，看到董时进狂妄来信，发笑。为之谈及爱因斯坦，询其升学问题。

18日 早维志来过，雪昭来过，写发维博一信片。钦东来同我去地安门鼓楼银行办理存款转期手续，又到附近储行转期及储存。回家午饭，饭后钦东乃去。午睡欠佳。收渊庭回信。晚间维博来。阅马先生信。收政协通知，后日开始学习小组会。午前袁昌来未值，午后走访之。

19日 早起进食写杂稿。培恕、胡真同来，助理家务，午饭时去。午后王清彬来坐。晚饭前散步一周。

20日 电话叫车，车来赴会，赵、溥同车。会由宋主席，王芸生在医院，程思远在北戴河，朱洁夫病倒（脑血栓）。购得党史第三册归家阅之。写发近代史研究所一信，促其来人。晚饭前散步，维志来过。

21日 阅党史有关陈独秀



部分。女工借支 50 元，取之于存折。

22 日 夜起写致马仰乾一信，晨起付邮。维志来为我敷药于右足背面，付 3 元。同赵春生去崇文门菜市场大楼，购面包等件。

23 日 肾囊流水且痒，叫车去医院，取来草药。回家煎水洗浴，又饮一部分。旋肚泻，痒小愈，流水如故。收唐振基信不答。又收政协通知（折价购）家具问题。傅春华来以赵春生交回之《尼克松回忆录》交其阅看。

24 日 早维志来，以所患疾示之，洗一次。车来同宋、杜赴会。王芸生出席，发言人少。回家午饭。李春生来，为之谈讲。钦东来玩。周天度来，以黄炎培日记问题指出其摘录之谬误。收潘国铨信甚怪，写答之，并退回其信。又收张修正信即答之。

25 日 早起以答潘答张各信付邮。中国新闻社香港办事处陈鸣、司徒丙鹤、杨建胜三人来访谈并拍照。〔云〕将在海外发表。

26 日 收桂林朱袭文信。司徒丙鹤再度来访并作记录。培恕、胡真、晓音来助理一切，代我取回洗件。用药洗肾囊，又洗脚。晚饭后散步一周。补：访袁鸿寿借来一些文件待阅。

27 日 早起进食后，车来同张学铭一道赴会，宋主持。听几

个文件传达（包含北京市的呈报）。回家午饭，休息后购得茄汁黄豆。晚饭后散步如例。

28 日 早起钦宁来，顺口谈论甚多，送来北京大学学报有关许德珩之瞎谈，即写发一信纠正之。午后李春生来为之谈一些话，其人诚恳惜太幼稚。晚饭散步如例。

29 日 早钦东来，同去天坛游览，从南门入，北门出。回家午饭，饭后钦东去。午休，收潘国铨信即答一信，发去。晚睡前散步。

30 日 早维志来，送到药片，以论气功论文付其阅读。午后李春生来，以吕秋逸讲稿交其抄录，并谈及熊先生、田镛等事。

31 日 早起车来赴会，张学铭因病去医院。王芸生、宋希濂主持开会。王及聂真讲话占时甚多。回家午饭。出剪发。李春生来谈。晚饭后散步，郭大中来失迎。维博来索借千元，可讶可笑。

## 9 月

1 日 早袁昌来，维志来，交还新气功一稿。午后钦东来，知其被分配去浙江大学，与之谈姜仲奇事。王星贤来，携去吕秋逸讲佛法与世间一稿件。晚电灯失效，未能作记就睡。收维博信片索借 600 元。

2日 早起恕儿来，闻黎光恢忽去世。胡真为钦东料理行装，不得来。晓青夫妇陪同君悦侄及其子曹某来，已多年不见了。李渊庭夫妇来交回我稿，又借去《人心与人生》二、三册。郭大中来坐。答维博一信拒之。

3日 早起车来赴会，张学铭因病缺席。程思远主席，漫谈甚久。领取工资回家。午饭后去和平里看钦东等，晓音送我回家晚饭。夜间菜未服安眠药。星贤来坐，借去吕秋逸论佛学文稿。

4日 早起写答朱袭文一信。维志来约星期三看病。九时张一道及吴同志来车同去国子监取回佛像一小座(缺一座)<sup>①</sup>。午饭后休息，收维博信件。写发晓青一信，询君悦住址等事。睡前散步。

5日 早维志来叫车去医院看病，取得药品回家，洗肾囊洗脚，敷药，嘱维志去觅购文史资料，付5元。

6日 岑溪梁支寰来信，答之。收政协通知后天午前有会。又收中国新闻社香港办事处电话约谈。

7日 早车来赴会，听黄中作体育运动报告。张国富同志告知我木樨地大楼已为我觅定新居于四层某号，未及详询，以为较远之

事也。回家午饭，中国新闻社陈鸣来访甚久，多所纪录。客去后视病妻则将气绝，急为穿衣裹身，同时电促恕儿夫妇来料理一切，颂华、维志亦赶到，胡真去东郊火葬场联系。次日来车即行火化，维志则奔告星贤、大中，恕则告知崔建华、赵凯等处，约次日来发丧。愚就寝为菜回向，诵地藏经，不欲睡，卒亦小睡而后醒。

8日 早起收拾写发陈瑾贞、于敏贞、罗式纲、谭荣等各信分发去。星贤、大中宽恕两儿夫妇、维志、崔建华夫妇等陪同去火葬场，宽陪我留守于家。午后晓青夫妇来吊，坐谈许久去。对门母女来吊，下泪，愚亦出涕。宽恕两对夫妇检理杂物甚久，约明日再来。晓音、钦宁均来。雪昭送来面包，未付给本月份之25元，对赵春生亦未付。丧葬用钱稍多，取存款百元于手备用。

9日 早起培恕、胡真、颂华来，開箱检理衣物，加以处理。陈瑾贞来吊，设祭哀伤。邹得心、颜福廷、一鸣三人来看我，坐甚久。罗式纲来吊，谈一些话。晚间维博来，交到马仰乾信。药水洗肾囊又洗足，就睡。维志晚来。

10日 早起写发维志一重要信，有所开喻。又写发陈瑾贞信

<sup>①</sup> 抄家时被没收者。

以检出她的相片寄还之。政协车来告以请假，在家休息。罗赵纫秋来吊丧，坐谈甚久，有些未之前闻者。告以将移居之事。借去佛经，将为亡妻诵经致忏。午后李春生来谈不少。末后赵春生来〔谈〕房屋问题；付以本月20元。

11日 夜来有雷雨，早起天阴。写发宽儿一信，嘱其星期三来共商各事。午后去洗澡，未能尽意。回家晚饭，渊庭、秉华来坐，送我伏地苹果，知其晚景颇佳，愿尽力助移居等事。

12日 夜来有雷雨，早起犹沉阴。写发鲜恒一信，游子苏一信。邹浦来送到德惠送我菌油，与之谈话甚多。午后宽恕两儿来商移居及女工回家等事甚久。赵春生亦来参预。用药洗肾囊后就睡。

13日 早起钦宁、维志先后来，何绛云来，从荫兰来。收近代史研究所一信，郑卓人一信。维博寄来《地藏经》。写发陈学源一信。李春生来谈，纪录不少。晚傅春华来坐，赠我布鞋1双，交回借阅之《尼克松回忆录》3册。

14日 早起写答郑卓人一信，又答近代史研究所一信。车来赴会，听人发言。回家午饭，知崔建华取来骨灰匣，培恕来携送八宝山皮存。鲜恒来取去《黄炎培日记摘录》大本。李春生来未谈话。取出民初政史旧稿备用。收陈瑾贞回

信，又收钦东来信。欲诵经未得便，洗足就睡。

15日 收李任夫一信，收于敏贞回我信。捡理旧相片，稍加题识，仍未完功。渊庭、秉华来坐，亦谈及住房问题。临睡洗足。

16日 早起写给钦东一信。培恕、胡真来又看到钦东信，〔东〕情绪不佳，再加一笺开喻之。李春生借其弟来拍影。张光煜来慰问。周竹英母女来致慰。收谭荣、小瑜回信。收昭侄信。开始诵《地藏经》。

17日 早起车来同赵、溥二公赴会，听朱真传达文件。回家午食。忽腹泄，因止晚餐一次。陈鸣夫妇来坐，云将回香港。华世荣交来袁昌唁函。写答赖小瑜一信付邮。略散步。孙洪吉之女来见，嘱其上访国务院。晚饭后散步归，恭诵《地藏经》为亡人回向。洗足就寝。

18日 收上海田信，张丽珠信（袁某信不答）。早出游北海，观各地送来盆景展览。回家午饭。午睡后维志支取50元付之（据云未收到我10日之信）。晚诵《地藏菩萨本愿经》完。

19日 早出剪发，步行回家。午饭后休息。写答田镐信，又收王宝山信即答之。晚间恕儿来谈，吃饭后去。知黎光恢不幸身故情形。翻查资料备用（近代史张榕

公事迹)。

20日 早起草拟张榕公家世学历及事略,数易稿未完成。李春生限谈2小时。星贤来坐,忠侄、黎光铎由哈尔滨来,告我光恢身后各事。培恕送来好收音机我用。睡前诵经。白天未出门,附近门外散步而已。

21日 早起写稿仍未完成。车来同赵、溥二人赴会,到人少,略发言。回家午饭。有冯永明女士(40岁)从伦敦经香港来京看我,谈甚久,有皈依佛法之意志。陈维志来坐,我10日之信竟未得达,甚可惜。

22日 续写稿仍未完。写发郑毅生一信询问榕公事。写发香港胡时三、周植曾各一信询问香港出版界情况。

23日 颂华早来,晚饭后乃去。晓音代其母看了一下。发天津郑第二信,附去一文件。李春生来云将先访李一平,再访吕秋逸。饶于安偕梁欣之来坐,有异闻。郭大中早来。晚傅春华为孙女工购车票事来。支取储存100元,付女工工资及预支之数。闻知钦东又改回原专业,可能我信收不到。补:我年谱稿本已收回。

24日 早车来去政协,邀

同张国富去看木樨地新楼房,了解情况。回政协听汪子嵩报告,同赵、溥同车回家。收长沙德惠信。上海田回信。写发钦东信,又发姜母转姜仲奇信。步行去邮局又步归,发见储蓄所星期一开门办公之新例。

25日 早起李怀沙、文斯父子来访,谈话太多<sup>①</sup>。熊幼光、徐碧宇夫妇来谈熊先生事又琐细,不愉快。饭后午睡不入,大脑疲乏。李春生来未与谈话。

26日<sup>②</sup>

27日

28日 早起车来赴会。张国富通知木樨地新楼可以迁入了,答以我渐〔暂〕不能迁。学习会将在下月8日再开始学习。李霄路来访未值,留条子几案。孙梅娣回南,由吴姓代替。李春生来,为之讲谈许久。晚饭时恕儿归来,料理吃饭,饭后漫谈。

29日 早起写发李霄路一信。收国庆宴集请帖。补:早起钦宁来过。取储存50元备用。晚饭培恕回,漫话后就睡。

30日 午后赴人民大会堂宴会,遇叶笃义同席,隔座覃异之、张学铭。晚八时半回家。看电视就睡。培恕夫妇及晓音宿于北屋。

① “李怀沙”应为文怀沙,作家。

② 26、27日有日无记。

## 10月

1日 卢广编来坐，并交阅港报一束，记我甚详，可讶。晚与恕谈。

2日 早起恕夫妇及晓音回和平里，颂华、培宽来陪我一天。宽先走，颂华傍晚去，而恕等亦归来。写发卢信附还港报。星贤来谈，以所借书归还之。补：维博连日来过两次，他曾借马仰乾200元，星贤予40元。阅《文史资料》费时不少。补：维志来，交到《文史资料》5册。补：收郑毅生回信附文件。写发张丽珠信件。

3日 早起进食后，胡真、晓音即回和平里宿舍，培恕仍留陪伴我。张光煜之妇忽来，数语即去。袁昌来谈，要我介绍见巨赞。初以胡惠民等必来，竟不见来。写发渊庭信，告以移居在即，拟还其书。收上海田信，并寄示港报司徒丙鹤访我谈话。

4日 早起写发维博一信，促其来京，将以佛像佛典等交付之。同时收其来信甚长。渊庭来谈，付还其书又谈房屋问题。午后秉华来，商谈前题而所见不同。晚间恕儿归，所见又不同。收韩履冰信，孙梅娣信，钦元信，即刻答钦元一信付邮。

5日 今日为中秋节，胡

真、晓音晚间来聚，捡理书物，汰去一些文件。渊庭来，即写致朱彬一信俾其持去面谈。午后胡惠民、赵凯来坐，谈话不少。因看电视缺课。收张丽珠回信。

6日 补：昨司徒丙鹤来坐，爱说话，送来《文汇报》。早饶于安来，维志夫妇来。午后胡惠民、赵凯来，李春森〔生〕来，胡即将返沪。

7日 早起捡理旧稿一切文件。郭大中来坐，与恕儿交谈，我但旁听。原以为张丽珠必将来晤，卒不见来。晚睡前服人参归脾丸已数日。

8日 早起叫车赴会，听人发言，领取工资回家午饭。意欲出门而未果行，忽发见旧日记。补：雪昭送来面包，谈其所梦遇者，即在上月7日之事，深为怅惘。收胡时三信甚长，待答。

9日 早起进食后出去剪发，洗澡、修脚。十一时半回家午饭，休息。写答胡时三信，嘱转周植曾。收钦元信，待处理。

10日 补：昨晚胡真来，看到钦东信甚长。写答近代史所询问张榕公生平事迹，未完。饶于安来，送到墨汁，即晚南返云。李春生来为之解说一些事情，同时彼亦述及其求师事和家况。访袁昌一谈即归。

11日 续写张公事略未

完。晚饭时白兆瑞来坐，谈话多，拱手听。

12日 早起续写昨稿仍未完。欲出门未得，门外散步而已。就寝前与恕儿漫谈。

13日 早起写答钦元信，收胥远帆信即答一信，收李春生信。续写稿，仍未完，先抄一部分于册。星贤来坐，出示王雨信。培恕收到孙梅娣电报。

14日 培恕早起接孙梅娣未见来。颂华、胡真来捡理杂物终日，颇得清理。维博来以观音像交付。马步周来，谈其子希文去美国。唐有祺、张丽珠来谈许久。王星贤引王雨来坐。晚间袁昌来谈及巨赞及广济寺情况，可讶！

15日 早起恕儿去车站迎孙梅娣回来。午饭用元宵及饼食、饺子。恕儿回和平里宿。晚傅春华来坐，李春生亦来。气温降低。早有汽车来接，告以请假。

16日 早起续写榕公一稿。胥远帆来见（先收其来信），收唐君毅纪念集。

17日 后半夜起来赶写答近代史研究所征询张榕公生平事迹一稿完功；即去邮局挂号付邮，散步回家。晚饭前又散步，傅春华来坐，借先先公遗书一册。补：收温州寄来茶叶，孟宪光寄来江米。

18日 阅唐君毅纪念集甚久，增识见。答钦元信，告以不能

购计算机，李春生陪同王利器来谈武当山及道教事。

19日 无锡钱某来，春生来、春华来。晚饭后同去看马戏杂技，归来就睡已10时。春华交回所借书。发颂华一信。答武汉许姓女一信。

20日 写发孟晓阳一信，写致中央统战部一信，转去许姓六女信。白兆瑞来漫谈甚久。风大降温。

21日 早培恕、胡真、颂华来助理一切。为饶余安写对联。培忠偕陶德芳、黄淮来坐。忠侄出示溱玄一封长信，说二光故后各事，似仍来使培志知之。又谈及培昭情况。更换棉被及裤子。

22日 早起写答谢温州黄河清一信，付邮。游中山公园（孙仆随侍），回家午饭。往返走路不少。晚间维志来，谈近中所答近代史〔所〕询张公事。

23日 答周植曾信，又收胡时三信即答之，均即付邮。出购信封。恕儿应召来谈，闻黄琛到京。

24日 早出洗澡搓背，回家午饭，休息。写发金若年一信。晚间重抄佛家常识。傅春华来谈，有所开喻。

25日 早出散步，购人参归脾丸20丸，回家午饭。马步周、牛席卿夫妇来话旧事，甚多趣味兼及其子马希文出国事。睡前服丸

药。

26日 早起赴邮局，寄出饶于安属书各件。回家何绛云在候，赠我小米等。培恕亦来略谈。午后李春生引鞠盛夫妇以历史剧本鉴真和尚故事教教，大致阅过，有一问题待答之。收香港寄来唐君毅纪念集，即发胥远帆一信（拟还其书）。

27日 夜来醒起，写发李春生信，责其冒用我名义。维志来略谈，欲出游未成；午睡亦未成寐。去购人参归脾丸20丸。

28日 早起走访华世荣，步行回家。恕儿、胡真、晓音来，培宽、颂华、钦宁来，黄琛、黄淮来，共进酒食，为我祝寿也。收青岛蓬山及颂天信，胥远帆来，付还其书。陈瑾贞送来食品多色。中午小休息，睡前未服药。又收田镛、胡时三信。睡前胡真来索写致房管局信，说小铜井换房事。

29日 旧重九日，雪昭送来寿礼，谈所闻神异事。出剪发，回家，星贤来，鲜恒引张松涛夫妇来，叙谈多时。鲜借我稿件数种。罗赵纫秋来，郭大中来。阎秉华来，闻渊庭病。李春生来，晚间傅春华来。写守常一文未完。答蓬山祝寿信。

30日 早维志来嘱购药。收殷乃强信云吴古玉得到昭雪，即

答一信。收孟宪光信亦即答之。晚访袁昌不遇，留下殷信步行回家。胡真来报告其同颂华奔走各处情况，房产问题未得解决。收胡时三信。续写李守常事，未完。

31日 早起续写李守常事未完；报纸有叙守常一文不符事实。晚饭前访鲜恒，取回各件。收近代史研究所寄回榕公事略一稿之抄件。

## 11月

1日 早起出访张申府，谈往事；闻成立守常纪念馆。回家午饭，饭后曲艺部来取去鉴真和尚大稿本，指出我提意见。袁昌来坐，谈时事。恕儿来，所草致统战部意见待酌。收武汉许姓六女函，不需答。

2日<sup>①</sup>

3日

4日

5日 叫车赴学习会，并领取工资，听传达中央文件。

6日 早起去动物园，走路太多，疲劳，洗脚，就寝。

7日 收上海田信即答之。收欧阳煦信，即答之。去邮局，往返步行。收政协侯君电话。孙梅娣领到电视机凭证。取储330元备用。培恕来负责购取电视机。傅春

<sup>①</sup> 2至4日有日无记。

华来坐。

8日 早起再去动物园，补前次所未及看的。回家午饭。收维博信待答。又收政协征问出发访问视察函件待答。胥远帆来辞别，回广州。广播大风降温消息严重。

9日 早起进食后，车来赴会，赵君迈同行。晤秦德君知其移入木樨地新楼。听传达，回家午饭。答政协出访问题，愿明春去陕西。收维博信。气温下降不剧烈。购李大钊传一本。维志来坐。

10日 写答维博信，又郑卓人信均发去。叶笃义来坐，留示稿，待答。

11日 早起写发叶笃义一信。培恕胡真送来电视机一座，计500多元，晚间开用，致废日记。下午颂华来清理账目，付还恕垫款及我活期存项。恕指教女工开电视机。补：胡惠民、赵凯来过。

12日 纪念孙中山无车来，未去。气温低有风，终日未出门。阅江一真记白求恩文，甚好，真切故也。就睡前准备明日换棉裤。电视白求恩故事。

13日 早起钦宁来，付给4元。往东散步即回。收武昌许家六女信即答之。又，收夏津李叔信一函，亦答之，均付邮。晚间有暖气来。看电视但不愿妨碍睡眠。补：周天度借去我稿件。

14日 早去天坛游览，回

家午饭。有民盟六支部女同志黄佩琼、张为之来看先妻树菜，告以身故两个月多了。补：维志早来一次，晚傅春华来。同孙梅娣出看电影。李春生早来一次，我告以袁昌许多经历；晚间李同其友来调整电视机。

15日 起床晚、远出。付女工45元。写守常稿未完。下午出去修理水笔，回家晚饭。补：发雪昭一信，询其回川计划。

16日 早去政协学习小组，闻宋希濂心脏病入院。

17日 晚去三里屯看电影《锦上添花》（铁路员工故事）。

18日 培恕夫妇来，培忠来，钦宁来。看话剧《鉴真东渡》。

19日 早起赴会，听班禅发言甚好。补：魏雁明妻女来坐。午后去北海看菊展，悔误工作。收留美张毅生信待答。

20日 早起袁鸿寿来谈。答张毅生信，到邮局发出。又写香港周信，托其为钦元代购科技用的计算机。午后蒋中光来谈甚多，其人有才气而不遇。晚间雪昭来谈其回川计划。睡前眼镜忽坏，待修。

21日 早起去王府井修理眼镜。

22日 周天度来交回我述民盟一稿，竟多涂抹。夜访晓青家取回我稿。维志来过。



23日 早起车来赴会，听录音（蔡某，未完，下次续完），回家午饭。李春生来，略谈周潜川事；借去我一些稿件。

24日 晚间傅春华交回一些稿件，并谈话。

25日 早起培恕、胡真来，出示香港《镜报》所载我谈话。颂华、钦宁来，均留午饭。司徒丙鹤及其兄来谈，核阅旧稿本（答陈鸣一字条）。写陶天白索写一纸，并赠文化要义一册（待其来取）。

26日 周天度交回我稿（自学小史）等件，取去两文稿。

27日 赴会听卢绪章旅游报告。晚访陈维志家留字，约其明晚与培恕会谈。

28日 收于敏贞信，索借300元。历史博物馆来人囑写李守常回忆录。

29日 收政协通知明日大会堂〔听〕报告。兑给于敏贞300元。李春生来，以日本来信片付之。傅春华以纸求书。阎梁佩云及其幼子来坐谈①。

30日 早车来赴大会堂听章文晋报告华主席访问四国。回家午饭。郑卓人父女来坐，开示川草藜方剂。

## 12月

1日 写发历史博物馆马志卿信。写回忆李大钊文。

2日 早晓青、培宽及恕儿夫妇来谈吾稿出版问题。

3日 午后听费孝通报告访问加拿大情况，有问答甚好。

4日 陈维博来，助给150元。写回忆守常一文，未完。

5日 午前赴会听钱伟长讲演极好。取工资。晚间培恕来，取去30元助孟景云。培宽代拟稿交来备用。

6日 续写李守常文未完，而马志卿来取，谈话颇多，改日再来取稿。收维博来信，即答一信，开喻之。收单培根论佛法信，即答一信付邮。散步附近。

7日 早续写李文。不见车来。从电视得大平在政协讲演全况。

8日 早去陶然亭公园，参观李大钊纪念馆，受到招待。回家午饭。出门剪发。

9日 早写完回忆守常一文。培恕、胡真、颂华先后来。恕用我印章提取存款。移居尚无确期。午后东行散步。晚电视“燕青”一剧甚佳。〔因〕鼻血不再服补

① 梁佩云，阎宗临先生夫人。阎为山东曹州六中学生，后赴欧留学。解放后任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

药，将改服清热之剂，如银翘解毒丸。写发渊庭一信。

10日 早起去安定门外地坛散步一游，回家午饭。午后卢广绵引何光荣来谈，其人无学识而妄想著作，自言将再来求教。马志卿来，即付以回忆李守常一稿。晚间傅春华来过。

11日<sup>①</sup>

12日

13日 晚吴鸾镞来，送到周植曾手札及计算机，谈不洽。

14日 早赴学习会，听传达邓小平对军队干部讲话。购香蕉。

15日 早发杨庆堃信，又答周植曾信。王星贤引王孝鱼、白兆瑞来坐。李春生引广济寺僧净慧（黄建东）来坐。傅春华借书。《人心与人生》在李春生手。

16日 早同维博洗澡于温泉，不佳。回家则恕儿已走，留字云政协人员将来住此屋。维志来云其妻病。购得沙发2件。

17日 午后陈邹生（道传之子）来坐。何光荣絮谈甚久。补：付出报费20元多。

18日 陈学源之子甘幼坪来看我，其人治物理学。阅吕著《佛法史》一书。

19日 落雪。去西单购桃

脯等。邮局退回杨庆堃信。收田镛信。

20日 傅春华来，以写件付之，嘱其传语郑卓人。李春生来，告戒之。写答田信转答熊世蕃，付邮。李春生赠吕著一册。

21日 早起进食后车来赴会；人甚少。传达婚姻家庭法草案文件，征求意见。朱真同志说，我写孔子评价一稿由政协聂真审阅中。回家午饭。北京大学图书馆王世儒来访谈李守常事。

22日 收陈以静信，即答之发去。又写发王世儒一信。晚饭前散步。

23日 早起培恕夫妇来。春华、春生先后来。移居仍无确期。

24日 收温州黄寄赠银耳，即答一信付邮，步行往返。

25日 收马秋帆信，云将来京相见。服补中益气丸。

26日 午后去北海看水彩画展。购冰糖回家，食银耳用之。

27日 政协联络组刘玉兰、耿蕴如两同志交来45元，云自下月起将照发。晚间维志、培恕两人来谈；付维志10元，何清小产病中。

28日 早起赴会，张学铭同车。听收音机不清楚。回家午饭。张国富引陈真如家人来看房，将住

<sup>①</sup> 11日、12日有日无记。

此房也。午后陈家又有人来。

29日 早起出洗澡于清华园。突然传讯年底移居。培恕、维志、李春生来助理一切。

30日 培恕、胡真、维志等群来助理收拾各物。

31日①

## 1980年

### 1月

1日 早起晓青来过。世界局势因苏俄蠢动大紧张。

2日②

3日 写发孟宪光、李激、郭大中、星贤、周天度各信。访秦德君。

4日 秦德君来，即同车赴会，听传达文件。购香蕉回家，领取工资。晚间段继李偕女来坐。③又有南充人马玉泉、马祖融父子来访谈，其人从内蒙来京。补：早出散步大街，购香糊等。

5日 写出上海田信、政协秘书处信。星贤来坐。

6日 写发香港周植曾信。

7日 早起散步南行，过河

桥，入政治干校。发香港胡时三信，又卢广绵信。

8日 早渊庭来还书，又借书3种。午后维志来。存200元于附近储蓄所。晚间魏育遂来言美国某人正研究我；以《中国文化要义》赠之。④

9日⑤

10日 鲜恒来谈。晓青来约培恕观戏。

11日 储资于附近银行。

12日 收美国寄我报纸一束，诋毁中央。恕儿感冒请假。

13日 叶笃义来谈。卢广绵来。以美寄报纸托叶交政协。

14日 午后何光荣来谈。检理书物，题记之。

15日 补：付房租26.37

① 有日无记。按：著者自是日起，由东郊中街移居复兴门外木樨地22楼，迄于逝世。

② 有日无记。

③ 段继李为山东乡建院研究部学生；来访时任教于华中师范学院。

④ 魏育遂为原乡建同人魏朗斋先生之女。所说“美国某人”指芝加哥大学艾恺。

⑤ 有日无记。

元。感冒不适，似缘夜起洗澡。

16日 收孟宪光信云将来京。历史〔博物〕馆马玉清来，目示我稿即付印。

17日 夜晚维志来诊脉，开方服药。

18日 因病不赴会；闻改每周两次会。服药。

19日 培恕一家来。支姓工人来修理电器。

20日 〔除〕培恕一家外，颂华亦来。

21日 夜看“玉堂春”一剧，尚佳。<sup>①</sup>

22日 早出剪发。以函付政协收发室。访秦小坐。收李任夫信。

23日 感冒请假，服桔红丸。

24日 夜看“打渔杀家”尚好。

25日 早起同秦一道赴会<sup>②</sup>，〔有〕张学铭、赵学光、田一平等，程、宋、杜则在人大大会堂。购点心、柑等。回家午饭。晚电视不佳。恕儿夫妇均不在，晓音在。

26日 落小雪。恕夫妇及小音均在。

27日 郭大中来坐。傅春

华来，钦宁来。收维博信言马先生病。

28日 收星贤转来维博所收马慧明信及马致维博信，即写致马仰老一笺致慰，寄维博转其子，并寄还其子之信。政协郑同志及张国富来坐即去。收刘葆炎从美国来信及相片。钦宁来宿此。补：何光荣来漫谈。收梅园新村信件。

29日<sup>③</sup>

30日

31日

## 2月

1日 补：傅春华来，留饭。

2日 午前袁鸿寿来坐。陈维博来报告马仰老病笃，出示马慧明信。即写马家一信付维博。

3日 恕儿一家来，培宽亦来，整理室内帘帷等。

4日 收马慧明等电告其父身故，即答一信，并为转知星贤、泽甫。收胡时三信。

5日 补：收陈肃信，即答一信。

6日 收维博信附阎信。收上海饶信。答维博信附回阎信。

7日 早赴会听萧乾报告

① “夜看”指收看电视。

② 秦即秦德君政协委员，与著同住22楼。

③ 29至31日日记仅记有日期。

国外情况。遇杨玉清。四小孙齐集；元、东从外地回。

8日 车来赴会，忽赠我300元。分存250元，付孙女工资45元。

9日 补：星贤来坐。张大均来。晓青晚送来戏票；元、彤去大会堂。

10日 早恕夫妇去王府井。颂华来。彤、宁、东均出去。付20元于恕转黎孟军。

11日 补：昨东等取来新圆桌。收政协新春请柬。收胡时三信。

12日 写发罗式纲一信。收张毅生自美国来信，附长文。

13日 同秦赴统战部召开对台之会。

14日 写发何绛云一信。收颂天信。

15日 旧除夕，培宽一家均来，留宿。共度欢语。

16日 旧元旦。十时赴国宴，遇平杰三、马大猷等。儿孙完聚。

17日 补：昨邹得心等全家来，失迎。午后陈瑾贞来坐。今晨星贤来，傅春华来，何光荣来漫谈。许家玫等3人来，为其亡父事写致张执一信。又补：昨罗式纲及其子来，又颂天来信手笔甚好。培

宽一家来聚，留宿。旧初二晚间大会亲族戚谊约共二三十人之数。

18日 孟宪光远来谈甚多；以书付阅。张光煜一家来。蒋中光、赵履岳来。写答李任夫信、张毅生信。颂华及二子回北大。陈维博因事来两次（从黄念祖家来），次日恕一家回和平里，颂华、钦元在〔此〕伴我。

19日 陈道宗、陈维志、魏育遂〔来〕。鲜恒（介绍访张申府）借去文件多种。

20日 孟宪光率其亲戚多人来坐，并照相。李春生来。晏振东来。谈其父母情况。<sup>①</sup>

21日 郭大中来。小雪，不冷。恕一家大小均回和平里。孟宪光辞行。

22日 车来同秦一道赴会；人不少，程〔思远〕未到，漫谈。钦东回浙大。

23日 贾芝（李星华之夫）来谈守常事。袁昌来坐。

24日 培恕一家3人来宿。魏育遂送来美国人来信。

25日 落雪。午后出散步。收马慧明信，待答。

26日 车来同秦一道赴会。程未到，宋主持。发香港周信。

27日 早汪东林来访谈。补：张瑞嘉来访。

<sup>①</sup> 晏振东为平教会创始人晏阳初先生之子。

28日 张瑞嘉及杨某来谈，并照相。赴会听钱三强报告。

29日 早同秦赴会，又换车赴人大大会堂为纪念蔡先生四十周年筹备会。回家午饭。取60元备用。核阅汪东林纪录我的谈话。答马慧明信发去。风大不冷。

### 3月

1日 儿孙辈来。晚间晓青来坐。

2日 颂华、胡真、培恕去购柜。

3日 早去西单购药及鱼〔肝〕油丸。

4日 早同秦一车赴会，晤汪东林。取工资；购水果。培忠来。视郭定荣信，即答一信发去。星贤来坐。

5日 早赴政协开蔡先生四十年逝世纪念大会，遇周扬；列坐主席台。回家午饭。文怀沙来谈。胡惠民、赵凯〔来〕，为之讲说乃去。

6日 去政协听讲能源问题。遇杨玉清。回家午饭。赵展岳来谈甚久。

7日 同秦赴会。回家午

饭。收温州曲澄贺电。南京周俟松来信<sup>①</sup>，美国作者艾恺中文信，其人即为我作传者。

8日 恕儿一家来。答周俟松信。发鲜恒信。

9日 补：赵展岳来谈甚多。

10日 落雪。晚收鲜付还我各要件。《光明〔日〕报》发表我谈话。

11日 晴。同秦赴会。汪东林付还我各件。

12日 胡开文家人信转去文化部请注意。<sup>②</sup>

13日 晓青、培忠来谈培志子光恢死后问题。<sup>③</sup>

14日 收美国艾恺来件，同收魏育遂一件。<sup>④</sup>早同秦赴会。

15日 收胡时三函件，待答

16日 甘祠森来。汪道涵、孙维聪携其幼子来。

17日 补：《光明〔日〕报》发表我谈蔡元培（昨日）。

18日 同秦赴会。下午再赴会，听刘澜涛报告，握手交谈。

19日 去洗澡。去会听崔

① 周俟松，作家许地山先生夫人。周父与著者族兄梁璧元有旧，因而得与著者相识。1941年著者在香港时借住于许地山家中。

② 胡开文，安徽徽墨制造名家。

③ 著者侄外孙黎光恢为黑龙江省计量局工程师，死于车祸。

④ 著者同时收到艾恺所著《梁漱溟传》两本。

月梨报告。叶笃义来坐，托其译书。

20日 收以下各信，于31日分别作答并付邮或转致统战部了：四川杜琳、株州何式山、扬州张旭光、平原刘东骏、西安蔡明五、中央统战部。连日有星贤、李一平、李春生、傅春华、万枚子、高衡问、赵展岳引王铸来访谈，未一一记，补记于此。补：收颂天信甚好。

30日 宽儿来住于此，交回我稿，我为之讲解，李春〔生〕旁听。

补记：近一周内两次学习小组均停止未开。

补记：剪发。购印泥于东城。游前门大街。

补记：收艾恺写我传记有三册之多，经叶兄口译给我听，觉其用心用力不少，但未佳。

31日 何光荣来谈。赵展岳来，以《人心与人生》二册交付之。<sup>①</sup>上海田〔镐〕托人带来食品。赵凯来，许为胡惠民写字。

## 4月

1日至7日补记：

① 因国内当时无出版可能，故著者曾将《人心与人生》一书书稿抄件两册带香港准备出版。

② 著者所作《中国民主同盟发起成立之经过略记》、《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被收入《中华民国史料丛稿》（增刊，第六辑）。

③ 杜修嗣为著名拳术家杜心武之子。

袁虹度来谈，将回南扫墓。何光荣来谈，借去美国人为我所作传记。前后收到传记三册，汪道涵借一册，赵展岳借一册。发维志一信，盼其来见。会城〔门〕邮局人求书，答一信盼其来谈。收陈肃信。收无锡工人陈明生信即答之。高赞非子来见，言回济南为其父昭雪开会。发周天度信，盼其来谈。渊庭、秉华来坐，还书又借一，发李春生信，囑其交回我稿。

7日至10日补记：

周天度来，指示其六辑错误诸点，赠我稿费二百四十元。<sup>②</sup>9日鉴真大师回国报告未听。10日听美国科学情况4个报告。李春生来过，交回我稿一种，又交来杜修嗣一信，即写致长沙统战部为之说情<sup>③</sup>。秉华等来交回我稿。周天度来谈，又补足稿费10元多。赵展岳一册交回备用。以《人心与人生》付展带去。以上所记或涉及10日至29日事。

补：同昭侄游紫竹院、游动物园各一次，又约忠侄来谈孟景云问题。某日听〔批〕修正主义的讲演，又续听3次。

## 5月

6日 追记前许多天的事。同昭侄去故宫、景山公园看牡丹，尚未开；天不暖之故欤。邹秉文来谈，乃知其即住该楼。本日小组会，领取工资。下午又听报告非洲情况。每星期三入民大学党〔史〕系杨炎如等同志来听我叙述我过去与党的交往，并录音。迭受〔收〕艾恺来信及广绵转来胡石如信，因于本日写致政协信，为其来京相晤事请求签证。据闻此事付刘宁一手。

前夕邹秉文来坐，住6门11号。同昭侄看中山公园牡丹尚好。为购丸药、葡萄酒等去东风市场。去储蓄60元。人大党史系借我文件。答政协文史组信。

9日 小组会，秦因病请假。小组〔会〕改听纺织业报告。

## 10日至15日补记：

应约赴文物保护会，携去潘怀素研究文件1袋，并发言。萨空了接待，即付之。收刘葆炎等信，即复之。发郭大中信借书。闻汪道涵调上海工作。培恕将住院动手术。应缪云台约饭于其家。徐盈、陈曾慈来访问蒋介石事。

## 16日至19日诸事汇记：

赴刘少奇追悼会。培恕住入医院，尚未动手术。收日本和崎博夫、池田笃纪寄来信件（《一个读书人の节操》），即答一信。<sup>①</sup>收郭大中送来陶诗集及《桃花扇传奇》，答谢一信。收维志谈气功信。收赵展岳信。

## 20日至23日汇记：

赵展岳夫人来，即以《入心与人生》第一册付之。华世荣来，昧谈生死。随众参观北京监狱。发李春生信。邹得心及四雄来坐。同李春生参观法源寺、鉴真像。清华园洗澡、修脚。陈维志来，与之谈瑜伽问题，付还其书，但忘以旧记示之。答秘书处信愿去天津参观。收陈明生信，答之，并于次日寄赠《中国文化要义》一册。

## 24日至26日汇记：

又收涤玄信，踌躇作答。袁昌回京来谈，交下许明农信及件，即答一信。收罗国定信即答一信。薛博民代杨炎和交还前借各文件。傅春华来坐，索我书法。收孟宪光信。待答。

## 26日至30日

答孟信，收罗国定信。同昭侄游颐和园划船。宽儿移居。借昭侄饭于素菜馆。同人参观少年工〔读学〕校。政协张国富等3人来看我，

<sup>①</sup> 《一读书人の节操》，又名《桂林梁巨川先生殉世遗言录》，著者之父遗书的摘录，由池田笃纪译为日文，景嘉校。此书及信由溥杰先生自日本带来。



闲谈。赴政协小组会。同人多将出去各地，亦有出国者，小组〔会〕将少开或停止。郭大中来，失迎，借给我《桃花扇》、陶诗集等书。<sup>①</sup>写发王星贤、缪云台各一信，求借书及送回我书。恕儿出院。宽儿亦来同谈。收涤玄信将答之。写发萨空了信。〔向〕政协李数同志索回各文件。

#### 31日至6月1日汇记：

收陈明生回信、孟宪光信。随同参观白塔寺、大钟寺，又同参观景泰陵、妙应寺等处，萨空了均在。王首道、刘澜涛许多人同游。赴小组会，声明不去天津。韩子华夫妇来谈，借去我书件。收吴滔信，答之。补：同许久星谈蒋介石、孙科两次。

#### 6日后至13日汇记：

安装电话。去看秦德君。小组会因人太少停开。收秘书处送回一大包文件（有关艾恺的书件）。严善明来信，立即复之；约其来谈，未见其来，发信促之。星贤来，出示颂天信二函。杭州市为马一浮先生开追悼会，先去一信，又发一电报。发谷一之信，索还我书件。收香港胡时三来件及信，答之。统战部转来新加坡钱地之赠我书4册，即函致谢（《论语汉宋集解》2册，《儒

家思想》2册）。

#### 6月14日至24日汇记：

逐日与美国女子在南京大学的研究生专以我〔为〕研究〔课〕题的林琪谈话，有伍贻业伴来并助理。<sup>②</sup>收颂天信诚挚可感。收韩子华信。有杜维明来信约谈，系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赠我著作多种，知外间东方学之风气。陈以静来坐，何光荣来。安装电话，甚便利。

#### 24日后〔至〕30日汇记：

继续与伍贻业、林琪谈话，并以旧文件出示之，至30日谈完。介绍其访张申府。政协开会，聂真同志传达过去反右事，有所剖析，嘱小组会讨论。严善明来谈两次，其父立三先生事迹。发黄颢信无回音。晓青、得心先后来过。小组谈右派问题，略发言；放暑假。

#### 7月1日至6日汇记：

林、伍南返。答匡〔亚明〕校长一信。白兆瑞来坐，知王季衡竟尔故去，尚留有許多信件存我手。阅《东方学术概观》，自慰不错。收艾恺信，答许多问题，李数同志持去。晓青、道宗来谈。许久星来谈，校正其纪录。收韩子华信。收张旭光信，以《中国文化要义》一册赠之。渊庭夫妇来坐。星贤来过，何光荣来。收钦元信，兑给15元。李

① 与16日至19日汇记内容矛盾；原记叙如此。

② 林琪（Catherine Lynch）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伍贻业为其导师。

数代领到工资。又付胡真 15 元给钦东。

7 月 14 日以前汇记：

邹浦来索我所写国共和谈竟不见；借去近代史第六辑一册。随发信给维志、春生、虹叟索还我书稿。收温州黄河清寄来他所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两册，即答一信。收天津言申夫信及讲易经稿，即答一信附还其稿。赴薛子正追悼会；何柱国同车。发邹浦一信，索阅其钞我之稿。钦东回京，恰其父母在我处，隔日钦东亦归来。沈谱来询其父衡老与我共事等情节。<sup>①</sup>许九星再来校正所记录我谈话。李数来商谈艾恺来京问题。收孟宪光来信，〔谓〕月内可到京。

以上混入 20 日以前的事，以下记 20 日后的事：

7 月 20 日 收南京林琪信。李数同志发电与艾恺。妇联孙开仪同志询访过去北大妇女运动史。22 日小浦来借去书册。检阅《东方学术概观》，甚好。晓青借去范若愚讲词。

22 日后汇记各事：

收言申夫信，即答一信。收焕举信。培玉引苏甥来坐，并赠我桂

林食品。答焕举信。全国妇联孙开仪来询过去妇女运动史。答重庆博物馆李畅培信。阅费孝通新作，写致一信，托叶笃义转交。星贤来交回杜维明著作。何绛云来，送食品。收王莹心信，不答。寄赠张旭光《中国文化要义》一册。邓玉婵从香港来见。

8 月 7 日以前各事：

钦东代领工资。张松涛介绍范钜明来谈。收君大信，答一信。香港伍懿珍托人送来电钟及糖食，答一信。决定为先兄辟园写传略。孟宪光到京，偕访渊庭。田镛到京迭次来谈。

8 月 12 日 美国人艾恺到京来谈，连谈多次，至 17 日同出吃饭于素菜馆，两儿及孙均随侍。收君大、德惠信，于写先兄传略有助。

以下汇记 8 月 25 日前各事：

王平章外孙女朱珠来坐。孟宪光回川。钦东回浙大。寄还温州黄河清书册。连日与艾恺谈话甚多，即将分别。收上海潘禹廷易经稿。收天津言申夫信待答。收日本景嘉（满洲人）来信。<sup>②</sup>艾恺最后一次谈话，陈鸣在座聆取。出席华主席召开民主座谈会，晤费彝民、罗叔章、

<sup>①</sup> 沈谱为沈钧儒先生之女。

<sup>②</sup> 景嘉（1915—1986），清八旗后裔。1940 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后回国。日本投降后去台湾。1956 年移居日本并入日本籍。为“中国之传统读书人”（据《一读书人の节操》日文本）。

王昆仑、李维汉等多人。

**26日** 同秦德君去大会报到，领取文件。写答景嘉信。收培和信即答之。补：卢作孚之女国懿、国仪来晤；一从美国来，一从长春来。

**28日** 政协开幕，同秦德君赴会。邓主席报告。

**29日** 赴空军招待所小组会，谈学习体会。

**30日** 列席于人代大会，听叶剑英主席讲话，系在湖南厅坐听。晤申府父女、张轸等。阅姚依林等两个报告。

**31日** 出席小组会，听人讨论政府报告，缪云台同座。下次改学习文件不开会。午后去东风市场一游。

## 9月

**1日** 写致统战部信，转去台胞李永祥信及附件。收万永光信答之。下午同缪云台、黄维和我3人作对台致意之词录音。统战部四局来2人索履历。

**2日** 午前小组会。写好简历交去。下午列席人大会议。收许

姓六女一信。<sup>①</sup>

**3日** 午前小组会，下午续会。程思远陪同罗承勋来访，谈话甚多。<sup>②</sup>

**4日** 午前小组。午后领取工资，存入一部分。补：昨日同缪老、黄维、程思远四人漫谈录相。

**5日** 在小组会上发言（引取旁人之言）。北碚师院李正清来访。

**6日至15日前：**

漏记甚多无法补记，大致是小组结束，大会闭幕。慕周代校对《理性之国》一稿费力甚多，卒未应用。另以《东方学术概观》等稿件将托《大公报》罗承勋携去香港，付胡时三酌办。

**15日后至25日：**

培宽取用50元，自取25元，补付陈维博200元。参加常委会。<sup>③</sup>学习小组恢复。慕周辞行入川。王屏障介绍其外孙女朱珠来见。收邹平范〔印〕龙来信，即答之。<sup>④</sup>收姜福田信答之。收张修正信答之。孙乐宜来访谈及王元鼎（静如）。

**26日** 同秦德君赴小组会，宣布迟至下月7日乃有小组

① 许莹涟湖北人，山东乡建院研究部毕业。“许姓六女”即其六位女儿。

② 罗承勋广西人，时为香港《大公报》副主编、《新晚报》主编。

③ 1980年9月12日著者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

④ 范印龙为山东乡建院老工人之子。

会。

27日至10月6日：

事情汇记如下：答刘世功信。答董景元信。收胡时三信，急答一信。答蔡明五信。维志来过，傅春华来过，李春生来过。写“孔子绎旨”。①为10人（四人帮在内）开小组会多次，又政协常委会几次。收董泮清信答之。答孙子愿信，答冯绵、答慕振奎最后一信，答纪程九。

10月6日至16日：

事情汇记如下：杭州大学历史系邱钱牧由民盟介绍来访谈盟史。收田镛四川来信。收刘世功信即答之。卢广绵来，交还所借艾恺书。听外交部韩叙报告中美关系甚详。许九星两次来听我谈话。赵展岳夫妇来见，即将回吉林后去香港。收南京林琪信即答一长信。收孙子愿信，有张汝钦地址。收汝钦信。②晓青来为培昭送行。李雪昭忽来，赠食品多色。收于敏贞及其子赖增猷信，收其赠蜂蜜1箱，即答谢之。收培和长信，即答之。收成都崔有志信，索书，即答一笺。

10月17日 我生日。星贤大中来同饭。晚陈瑾贞来留饭。宽恕两儿孙来。颂天、蓬山、慕周有

贺函。收礼品食物苹果甚多。对政协请假一日。

18日 培昭南归。次日晏振东来谈。偕宽儿照相于大北〔照相〕馆。又次日宽回北大。收法国留学生萧敬春来函，索先公生平资料，待细答。

19日至25日汇记如下：

收田、云信转星贤，答刘东骏、答欧阳煦，答田墅。收徐树人信。饶建甫代君协家属来访两次。答崔有志信。答朱玉振信。收林琪信，答之，附去邹平范印龙信，蓬山信。答重庆李畅培信。汪洋波来商改稿（为北京晚报写）。补：杭州大学邱钱牧由叶笃义陪同来，专谈民盟发起历史。

26日至11月16日事汇记如下：

收赖家来电，于敏贞病故，即发唁电又一信去。收黄廷选信及30斤粮票，答一信，将退回粮票。收胡大愚信，即答一信。收肖林信，即答一信。收萧敬春信待答。收邹平范信待答。连日赴京西宾馆听传达林、江等10人罪行。培修将赴川。

12月12日前后各事汇记于下：

①“孔学绎旨”为一数百字短文，与著者早期曾计划撰写而未能实现的《孔学绎旨》非一事。

②张汝钦即张虎鸣，原山东乡建院同人。

收李朴生自美国来信，答一长信。答法国萧敬春信。多日听审林、江案。培修由川回京来见，谈培志等情况。培昭女婿黄家骏来两次。

想儿伴我去北大看培宽，并访晤张丽珠、唐有祺及其子女。维博来未见，收一信□□。星二、星五赴会。

## 1981年

### 1月

30日 补记各事如下：钦元、钦东两孙回京均先到我处。培和有信不来京；索取《人民画报》，由培恕寄与之。有留寓天津之梁焕章系本谦叔之子来见，谈话甚多。文怀沙偕萧国昌来访问两次，谈往事。萧克木之女林及其婿寇君来见，其人曾登上珠穆朗马峰。数周内赴小组会，聆中央文件，得知中央人事调整。甚妥。收艾恺信，约我游美，未决定。贵州李光明寄赠多物即答一信。

5月23日补最近日记：

胡惠民来谈话几次。约金若年纪录我参加辛亥革命〔事〕。万永光来谈，以《我的自学小史》付之。

中国新闻社郭瑞琴来记我经

历事多次，整理后再来核正。胡时三索〔函〕介绍何贤，谢之。

为辟元先兄写事略，颇费力。

陈维博为黄念祖事，为岳美中事奔走多次来见。

5月23日 陶行知学生戴自俺、刘大作来谈，纪念陶先生90年事。收梁焕章信言去西安，李宗一信去上海。

24日 为宽儿讲我与阎锡山往还始末。万兄来修改我的自学小史。星贤来坐，不愿晤岳。补：胡惠民来谈两次。又，末后一谈，教以读心经。

五月末尾随众参观黄土岗公社，以生产蔬菜花卉为主。通州参观未去。林仲易追悼会。补：杜聿明追悼会，宋庆龄追悼会。

6月1日①

① 是日有日无记。此后再无日记。

## 附录

### 答：美国学者艾恺先生访谈记录摘要<sup>①</sup>

按语：美国学者艾恺（Guy S. Alitto）著有《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The Last Confucian——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一书。艾氏为印证事实，订正该书未尽正确、周详之处，1980年特来华专访著者，长谈十余次，录音30盒。

——编者

8月12日

梁：我是希望你了解我思想的根本，我思想的根本就是儒家跟佛家。如果能够对佛家和儒家多了解，比什么都好，比了解我过去的一些事情都重要。我愿意把我所懂得的儒家跟佛家说给你听。我的意思是把我们的谈话重点放在这个地方，而不是重在我个人的事情。不但是希望于你，并且我也希望欧美人能够多了解这两家，一个儒家，一个佛家。

艾：梁先生，你现在年纪已经很大了，你对佛家佛学的兴趣有没

有恢复了，或者增加了，或者就是说“五四”时代，你就放弃了佛学而转入儒学了。

梁：说放弃，也没有放弃，不过是原来想出家做和尚，把这个“出家当和尚”放弃了，在思想上还是那样。

艾：啊，现在明白一点。其实我书里也是这么写的，就是说你不是完全放弃，不过觉得目前问题不太需要佛学，比较需要儒学。

梁：我是年纪很小，比如说十六、七岁就想出家为僧。

艾：这我弄错了。是真正要做和尚，而不是要做居士。

梁：嗯，不是。真正要出家为

<sup>①</sup> 据录音整理，整理者有田韬、孙明磊、高琳、周伟、周毅、陈波、苏怡、孙艺、田雷。

僧。这个志愿到了二十九岁才放弃，假定真是从自己当初的那个志愿，很早就出家到庙里当和尚去了。不过没有很早出家，就被蔡元培先生拉去，在北京大学要我讲哲学。走上这样一步，就起了变化。这一步是怎么样子呢？就是不是去到庙里当和尚，而跑到知识界，跟知识分子在一起。同知识分子在一起，难免就有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彼此较量。好胜之心是从身体来。如果是像当初所想，很早出家到庙里去，可以也很相安，很平稳，走一种很冷静的路子吧。可是一到大学，同许多知识分子在一起，彼此容易有辩论，就引起了好胜之心。好胜之心是身体的，是身体的就容易有那个两性的问题，这个时候也就想结婚了。

艾：真可惜我在写书以前，没有机会向你当面请教。

梁：我刚才说啦，我最希望我把佛家跟儒家，我来说一说，讲一讲，希望你能够对东方的东西，对东方最有价值的东西，当真了解。我当然对西方欧美的学术界不很清楚，我恐怕真能够了解儒家跟佛家的人，恐怕很少。那么所以我顶希望你能够懂得儒家和佛家，我把我所懂得的说给你听。我们可以慢慢地谈，多见几次面。（艾插话：好极了。）能够在北京多停留一下，多谈一谈，在我对儒家跟佛家讲明之

中，我也希望你能发问。一定能够解决自己思想上的问题，才算是了解，没有解决思想上的问题，还是等于没有听。

艾：把思想当作为主体，当然是应该的，不过有时候思想也牵涉到你个人的事。我也许出版平装的以前，可以把一些弄错的事实什么的（梁插话：修改一下）修改一下。我当然同意思想是要紧的题目，不过也可以说是一个人的思想也离不开他个人的生活。

梁：就是，完全离不开。我刚才提到过了，从小的时候就想出家当和尚，所以我可以說是一个佛教徒。佛教，原始佛教普遍管它叫小乘教，小乘教主要是出世。什么叫作出世呢？出世就是要出生灭。世间，怎么样叫世间呢？就是生生灭灭，生灭不已。在佛家，他就说轮回。轮回，它是说生命是相似相续。相似就是相通，差不多的意思。相似而相续，生命是这个样。就是说没有一个我，昨天的我，还连续到今天，今天的我，还是昨天的那个我，没有这个事情。仅仅是相似而已。差不多，今天的我跟昨天的我差不多；相似，相似而相续，连续下来。非断非常，不是断，断不了，因为续嘛，接续嘛，相似相续，所以不是断的，没有断的，生命没有断。有人认为死了就完了，在佛教上没有这个事。非断，不能断，但

也非常，常是常恒，就是刚才说的话，以为今天的我就是昨天的我，没有那个事，早已变了。那个变是一息也不停止的。总在那变，刹那变，这就叫作非断非常。这个是佛家对生命的一个看法。

佛家有原始佛教，一般管它叫小乘，自己规定下来三个条件，第一就是“诸行无常”——常恒的常，没有常恒的东西，都是在变化流行中。第二点是“诸法无我”。头一句话是诸行，第二句换作诸法。因为诸行是流行，就是说生灭，生灭不已，好像水流一样，流行变化。第一点是讲流行变化，所以叫“诸行无常”。第二句话是“诸法无我”。诸法是说有两种法，所以加一个“诸”。是哪两种呢？一种叫作“有为法”，一种叫作“无为法”。“有为法”就是生灭法，“无为法”不生不灭。有人问世间还有不生不灭的吗？佛家回答：“有生灭，就有不生不灭。”生灭，不生不灭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这是说“有为法”和“无为法”是一而二，二而一。无论“有为法”或者“无为法”，都没有我。众生，人也是众生，从那个最低等的生物，原始生物阿米巴，都是从有我来的。它都要吃东西，都要向外取。一切生物，从原始生物起一直到人，人是最高啦，都有一个相同点，哪一点相同呢？就是向外取足——足是满足，向外边

来满足自己。向外取足，都是错误，在佛家看都是错误，都是丧失了本性。本性是什么呢？本性是自性圆满，无所不足。这个自性圆满，无所不足啊，就是佛。佛，不要把它看作是一种神啊，上帝啊，主宰啊，不是那回事。佛是什么呢？佛是宇宙本体。宇宙本体也可以说是什么都在了，万事万物都在在了，五颜六色很复杂的都在在了。可是都在在了，它也就是什么都没有了。按佛家的道理说，就是这两面，一面是森罗万象，一面是空无所有。这个两面是一回事。佛就是出世，世间就是生灭。所以出世间，就是不生不灭。而生灭跟不生不灭好像是两面，是两个东西，不是那个，是一回事。原始佛教第一是“诸行无常”，第二是“诸法无我”，第三呢，它叫“涅槃寂静”。小乘具备这三点，才是佛法，缺一不是佛法。

大乘佛法、大乘佛教是在小乘的基础上，基础就是刚才说的那三句话，来一个大翻案。小乘是罗汉道，大乘是菩萨道。它不出世，它的话是这么两句话，“不舍众生，不住涅槃”，它要怎么样呢？它要回到世间来，它不舍开众生。小乘它好像是躲避开生死的麻烦，大乘呢，它也已经超出生死，可以到了不生不灭，但是呢，好像引用一句儒家的话〔叫〕“独善其身”。菩萨跟罗汉不同，罗汉是自己解决了问题，



求得清静，菩萨是不舍众生，他要回到世间来。他已经具备了不生不死的那个可能。但它还要回到世间来，为什么？因为它不舍众生。我们今天的谈话，就暂且说到这里。

艾：好的，好的，谢谢你。不可不问一个问题。看你的著作，我觉得你自己是把佛教的菩萨的观念跟儒家的圣人的观念，好像是当作，不能说是在基本上，或者在一些方面，是一样的，是一个角色。就是圣人和菩萨可以说有类似的地方。而我当年研究你的著作，觉得你自己也是这样地做，做菩萨，也做圣人。我这话你觉得怎么样？

梁：是，差不多。但是这，只一方面说，儒家他站在人的立场，儒家说的话，说来说去，不离开人，它从来不离开人。连鬼神他都不大谈，不是子路问孔子生死问题，他就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盒号：01〕①

8月13日

艾：不好回答，那就不回答。（梁笑）比如，依你看，现在中国儒家的传统、儒家的学说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或者可以不可以说，现在中国的社会，可不可以算儒家的

社会？

梁：中国近几十年，特别是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建立新政权以后，当然是一切都开一个新局面。虽然他也逃不出中国的那个旧影响，不过他是好像很看不起孔子的。不是后来有那个批孔运动吗？

艾：批孔运动跟孔子本人好像没有多少关系，是“四人帮”用这个运动来批政治方面的敌手。这是我们西方所了解的情形。

梁：毛主席这个人才气很高，他什么事情好像都不在眼里。所以他也就缺乏尊重老文化，老学问的那个样子，其实他还是逃不出老文化。

艾：那么就是说现在中国社会，算是儒家社会的一种，那么是哪一些儒家思想还保留在中国人的心中？

梁：我看没有什么保留，它就是不大再说那个老话，老的教训了。而事实上中国的家庭伦理，也颇有变化，跟老社会很不同。这个不同可以举出两点事实。一点事实就是妇女出来了，以前妇女多半都是在家庭，很少出来工作，更少参政。可是现在在政治上，妇女也占地位，这是一点变化。再一点就是过去中国都是大家庭，父亲在的时候，儿子儿媳妇都跟父亲住在一

① 以上谈话记录之录音磁带盒编号，下同。

起，甚至于祖父在的时候，都是不分家，财产不分开，儿孙跟祖父住在一起，如果分家的话，好像就有笑话，好像这样不好。这种习俗在外国没有，那么现在中国也没有了。都是小家庭了，没有什么一大家子人都住在一起，财产也是公共的，没有那个情况。所以很有变化，这个变化最大的还是妇女从家庭到社会，乃至参加政治。

艾：不过这个且不说。中国文化的要旨，核心的实质，还存在吗？

梁：残余的还是有的，不能说一扫而光啊，还是有些遗留，留下了一些。

艾：那么，留下一些……

梁：所留下的还就是家庭伦理那一方面的。

艾：在《中国文化要义》那本书里，你提到了“中国文化要义”的定义，你下了个定义就是“人之所以为人”。

梁：在我的看法和认识，就是中国文化所不同于西洋，不同于印度，就在它认识了人的“理性”。它相信人，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像回教的什么真宰、真主。它信赖——依赖，依靠的意思——人，儒家的特色是它信赖人，不信赖旁的。这个就是后来孟子点出来的人性善。人性善这个话在孔子倒没有说，可是孟子点明了。这就是儒家的一个特色，它是很信赖人。人当

然也可能错误，可能也有走入一种下流，可是怎么样能够矫正它？让它不趋于下流，不趋于为恶呢？你靠什么呢？除了靠人，没有别的可靠。我觉得儒家的特色在这个地方。好象在外国，在基督教说亚当怎么吃了什么果子，有那个话？

艾：是。

梁：有那个说法？

艾：是，是有那个说法，《圣经》里面的一章有这个�故事。

梁：这是在西洋。在印度也跟中国不相同。印度很奇怪，它是从很古的时候就否定人生。它认为人生就是错误，这个是在古印度普遍的风气。有没有例外呢？有一个例外，就是在佛书里所称为“顺世外道”的。那么佛家以外很多旁的宗教，也都排斥它，也认为是外道。它是在古印度唯一无二肯定人生的。除它以外，都认为人生是一种迷惑，这是印度古风气，跟旁的地方不同，这很奇怪。

艾：在现在的情况来看，对中国文化最大的威胁，你认为是什么？

梁：我看没有什么威胁。

艾：没有什么威胁？

梁：近来尽管有点对旧的风俗习惯有些破坏，但是前途并不悲观。我不是在六十年前有一本书《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那本书的末一章我就说，在世界未来，将是中

国文化的复兴，所以我刚好不悲观。

艾：那，梁先生，你还是认为将来世界文化，还是……

梁：是中国文化复兴。

艾：中国文化复兴……

梁：要复兴。

艾：复兴，好。可是后来写的书，很少提到未来的事。那未来的事，你认为刚提到旧的风俗习惯已经没有了。

梁：被破坏了。

艾：那中国传统文化必须保留的，是哪一些？是什么？

梁：这个问题当然要答了，我要说明为什么我对未来那样乐观。

艾：啊。

梁：我在过去，很早有一个分析，这个分析就说是人生有三大问题。第一个大问题就是“人对大自然界这个问题”，人类还没有创造出来文化、文明的时候，非常的受大自然的洪水、猛兽、地震种种的压迫，所以后来有西洋文化的发达起来。西洋文化的发达，主要是两句话，就是“征服自然，利用自然”。对大自然界，它取一个征服、利用的态度，并且很成功，一直到现在还是成功的时候。这是西洋文化的特色。这个我就说是人对物的问题。人一睁开眼睛看见的，那就是物，都是物。人伸手一摸的，都是物，脚踩的也是物。所以人对物

的问题是第一个问题，头一个问题。而西洋文化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胜利。这个问题，到现在不是达到很高程度了吗？再往前走，顺着这个路再往前走，我认为很自然地要走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要转入社会主义。所谓资本主义就是个人本位主义。可以说八个字“个人本位，自我中心”，以自我为中心。（这八个字就说的是近代的欧美社会。）可是它底下走到后来，它要转变，资本主义要成为过去。这个就是说生产工具或者生产资料一定要归公。现在名义上是归个人，大资本家，事实上社会的生产已经是社会性的生产，底下它要转入社会主义，这个是不可避免，个人本位变为社会本位。到了社会本位，我认为人生问题就转入第二个问题。就是人对人的问题。就是人对人怎么样子能够彼此相安？彼此处得很好？总而言之人跟人彼此相安相处，处得很好，在这个时候成为头一个问题，人对自然的问题就退居第二位。不是没有了，不过是退居第二位。那也就是说自然科学、工业还是要进步的，不过人对物的问题不是头一个问题，它是退居到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人对人怎么样彼此相安共处，这个是未来的，未来的事情要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就是到了“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原来起于家庭，老话就是孝悌，

父慈子孝。或者说四个字，就是孝悌慈和。我推想，到了社会主义，恐怕就要大家都来讲究孝悌慈和，讲敬老抚幼，兄弟和好，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搞好，这是未来社会主义里头的问题。自然人对自然的问题还是有，可是退居第二位了。这个我就谓之是“中国文化复兴”。那么还要再多说一点，就是中国文化复兴之后，将是印度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复兴，随便说吧，时间会要很长，恐怕有人类要在这种风气、习俗中，可能时间很长。很长之后，它还是会变的，不会永远是一个样子，转变出来的依我看就是印度古文化的复兴。印度古文化是什么文化？怎么样子呢？刚才无意中说了，就是在古印度除了顺世外道它肯定人生，广大的印度古社会它都是否定人生，说人生没有价值，甚至说人生是迷妄——迷是糊涂，妄是狂妄的妄，人生是在迷妄中。佛教算是把否定人生最到家了吧，所以我的推想人类很远的未来，是古印度的风气就来了。人对自己的生命、生活，感觉到没有什么价值，还要按着佛家的意思解脱，解放。人嘛，就是常常地在求解放，这个就是最后的解放。这是一种我的推想，我的逻辑。

艾：其实你的这个推想，当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那本书，所表示的差不多了。我自己还是信服你

这个说法是对的，按逻辑推出将来的发展，是应该如此。不过还有一个想法，我觉得现代化这个过程，或者说是理智化这个过程，无论是印度文化，或者中国文化的人是有冲突、矛盾。你觉得四个现代化这个计划对中国文化有无什么坏处？

梁：中国生活在现在世界上，它不能违反潮流，它只能往前走。把物质文明发达起来，那是需要的。不过要紧的就是过去西洋物质文明发达是靠资本主义发达起来的，中国自从西洋强大的势力过来，中国已经没有走资本主义路子的余地，不可能走资本主义，所以它就不能不走社会主义的路子。只能在谋社会福利的里边，有个人福利，不能让个人的福利压倒社会福利。所以共产党在中国的出现，并且成功，那是很合理的，不特别，不奇怪。

艾：你认为西方社会应该向东方，尤其是向中国学习一些什么？

梁：这个刚才算是已经说出来了。

艾：但就现在历史阶段来说，西方社会应该向东方或者中国学习一些什么？

梁：学习什么？我回答这个问题。人一生下来就有与他相关的人，至少他要有父母，或者还有兄弟，长大后到社会上，还要有朋友，有老师，这就叫作人伦，叫作伦理。

人始终要在与人相关系中生活，人不能脱离人生活，离开人而生活。那么怎么把人与人的关系搞好，是个重要的问题，中国文化的特色就是重视人与人的关系。它把家庭关系推广用到家庭以外去，比如说他管老师叫师父，管同学叫师兄弟，如此之类。它总是把家庭彼此亲密的味道，应用到社会上去。把离得远的人也拉近，把外边的人归到里边来。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特色，这个特色一句话说，它跟“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相反。它是互以对方为重。比如说，中国人从孔子古书《论语》上，它老是爱讲孝悌，孝悌是什么？是说儿子，或者幼辈对父母长辈的尊重，顺从，这就叫孝悌。不是还有个慈吗？什么叫慈呢？就是父母那边慈爱子女，慈爱幼辈。归总一句话，就是互以对方为重，我以你为重，你以我为重。比如说客人来了，主人这一面就有以客人为重，什么事情都替客人设想，给客人好的位置坐，给客人倒茶喝。一个好的客人又转过来了，又是尊重主人，事事为主人设想。所以中国社会的礼俗，刚才提到礼让，什么叫礼让呢？让就是看重别人。我说的，到了未来，资本主义过去了，社会主义来了，恐怕这个礼让的风气就会来了：大家在一块生活，互相尊重是很必要的，所以我说世界的未来是中国文化的复

兴。那么我说一句结束的话，我是乐观的。

我觉得马克思主义很好，它比空想的社会主义高明。

艾：空想的，就是法国……

梁：欧文啊，英国的欧文；傅立叶，他们有三个人。

艾：是，是。过去有很多，十九世纪有不少个，反正我知道你……

梁：空想社会主义他们的心是很好。不过他们没有想到，不清楚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发展，自然会到那一步，自然会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所以叫科学的社会主义，它是认为客观的发展就要走到那里。

艾：中国文化悠久，持续延绵，长远，跟西方或者中东生命短的那些文化相比，中国文化渊源流长，这是有什么特性形成的？为什么？中国文化悠久的主要原因？

梁：这个问题，曾经有两个人解答过。有一位先生可能还在，有一位先生故去了。故去的人是留学欧洲，学生物学的，他叫周太玄。还有一位可能还在，他岁数比我还大，应当是九十岁，或者比九十岁还多了，这个也是留法，留学欧洲的，叫徐炳昶。

梁：在六十年前，我才二十几岁，那个时候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其间就对孔子有一些解说。

按我当时的理解，我所能懂得的来说明孔子。我当时在那个书里头，我说“孔子说的仁是什么呢？是一种很敏锐的直觉。”孟子不是喜欢说良知良能，那个就是现在所说的本能。直觉英文就是 Intuition，本能就是 Instinct。我就是这样来把孔孟之学，用现在的名词来介绍给人。现在我知道错了，它只是近似，好像是那样，不很对，不真对。这个不真对，可也没有全错啊，也不能算全错。因为孔子所说的“仁”，它可以很高深。孔子不是有那个话，“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所以你把“仁”说得太高深，也就偏了。不必一定说得很高深。一方面是可以这么说，可浅可深。如果你就是从浅的一方面来懂它，那是不够的。所以我在当初的书里，就是太从浅的方面来说。孟子也是那样，孟子的良知良能，你去懂得它，了解它，也是可浅可深。比如说良知良能，就是良心，谁没有良心呢？都有良心。这样说对不对？可以不可以这样说？完全可以这样说。可是又转过来说呢，不能看得太简单，不能理解得太浅。为什么不能太简单、太浅呢？因为我们这个人啊，人总是生活在社会里，他离不开社会，他容易随着社会走。社会习俗上这个算对，他也就对，习俗上以为这个不好，它也就跟着走，人很容易这样。可是东西南北，

在这个国家，在那个国家；在西洋，在东洋。社会很多不同。古今也是很多不同，在空间上、时间上很多不同。人多半都是随着社会走，所以在这个社会认为是不对的事，在那个社会认为对，这是常有的。除非天资很高的人，智慧很高，他可能不随俗，他常常是领头革命。天资高的人常常是这样，所以这个话就很难说了。

艾：每一个社会有每一个社会的习俗，每一个社会有它的风俗习惯，每一个社会也有它每一个社会的价值……

梁：价值判断。

艾：价值判断。假如是每个社会的不同，人类有没有普遍的真理，普遍的价值判断标准？

梁：一方面说有，一方面说没有。

艾：一方面有的是……

梁：先说没有吧。（艾插话：好）没有就是说人生就是得在社会里生活，就得随俗。你一定反对社会，不见容于社会。所以我们把这个俗或者叫风俗，或者叫礼俗。我们可以承认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这就是说不同的社会吧，随着不同的社会走，也是理所当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的所谓“理”，就是理。一方面可以这样说。当然还有一面，可以说是真理吧，不是世俗之理，而是真理。真理是

有的，不过是只能在很少的高明人才意识得到，很少的高明人才能够超过众人，他看得高，看的远，这种高明人那是很少了。还有一方面好像中国古话有一个“什么高明而道中庸”，因为他自己是很高明，可是他不跟当时的社会，不愿意脱离社会，他走的路还是走中庸的路。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我是没有念过四书五经？

艾：知道。

梁：所以刚才引的话，“什么高明而道中庸”，我就说不完全。因为古书没有背过。（按：古书原句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编者）

艾：这没有关系，我也没有背过古书，我知道这句话。这些高明的人，所了解，所意识的真理，都是一个真理，对不对？都是一个价值判断的标准。就是说无论什么地方高明的人，超众的人，所意识的真理是一致的。

梁：应当说真理只有一个。不过从来我都是说有一种是物理，有一种是情理。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特别自然科学所发明，所讲出的道理叫作物理。物理存在于客观，不随着人的意志。无论你喜欢不喜欢它，它一定是那样。另外有一种叫情理，情理是存于主观。合于情理，人人都点头，人人都说对，是这样。情理是在主观这一面。合于情理，就好办。这我归

纳起来，就是一种叫物理，一种叫情理，不要混同起来。从前宋朝朱子，朱熹，他就是没有分别开。我可以再举一个例，生物进化，有自然淘汰，有一句话叫作弱肉强食，弱者（是）肉被强的人吃了。弱肉强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自然之理。可是我们都不喜欢它，弱肉强食我们都反对，觉得……

艾：无论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的人，都不喜欢。我们所指的是人类。

梁：按常理来说，对小的、弱的被欺负，站在旁边，都有一种不平，都不喜欢的样子。这个不喜欢是个理，这个理是个情理。弱肉强食，客观存在，那是个物理。我自己承认我是一个佛教徒，如果说我是一个儒教徒，我也不否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乘菩萨，我是要行菩萨道，行菩萨道就“不舍众生，不住涅槃”，就是要到世间来。因此我的一生，大家都知道我搞乡村建设，乡村运动。我在政治上也奔走，奔走于两大党之间，就是为国家的事，特别在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这个算是出世不算出世啊？与出世一点也不违背，因为这是菩萨道。这不是小乘佛法，小乘佛法就要到山里去啦，到庙里不出来了。大乘佛法就是“不舍众生，不住涅槃”。说我是儒家，是孔子之徒也可以，说我是释迦之徒也可以，因为

这个没有冲突，没有相反。

艾：没有冲突，这个说法是比较新的。比如唐朝，以前佛教刚到中国的时候，是有冲突，你说。

梁：不够通达，高明的入通达无碍。像是宋儒吧，就有点排佛，排斥道家，在我看都是不够通达。通达的入呢，无碍，无窒碍，什么事情都看得很通。有碍，是你自己在那里给自己设了妨碍，原可不必，高明的入他就超出来了。宋儒像朱子，朱熹，有不少儒者都排佛，排道家。

艾：你昨天说，你一直都是佛教徒。

梁：因为我很早，很年青，十几岁的时候就想出家。

艾：于是到现在还是保存原来……

梁：还是那样，现在不过是不必出家了，其实还是想出家。

艾：还是想出家？

梁：假如说让我去住在山上的庙里，那我很高兴。

艾：是。梁先生还打坐啊，修佛……

梁：本来按佛家它有三个字，叫作“戒、定、慧”，这三个字（梁先生写出给艾看）——“戒、定、慧”就是一定要守戒律。戒律有好几条。比如说不能娶妻，如果娶了妻之后也要离开家，出家为僧嘛。还有不杀生，不吃肉。戒有好几条，

从“戒”才能生“定”。“定”就是刚才说的入定。一定要守戒才能入定。由“定”才能生“慧”，“慧”是智慧。普通我们说的聪明智慧，这算是智巧，不是真正的智慧。大智一定要从“定”才有，才能够破悟。当然佛家，大家都知道在中国过去曾经有十三宗，很重要、很发达的是禅宗，禅宗的特色、特点是什么呢？它是“不立语言文字”——立是建立。言语、文字都不要，不建立在语言文字上。禅宗在中国很发达，有一个书叫《景德传灯录》，后来有《续传灯录》，一共陆续出有五本，合起来叫《五灯会元》，都是讲禅宗的故事。在那里头的故事外行人是不懂，比如有名的禅宗很成功的入，叫禅宗大德，另外一个入去见大德的时候，大德就打他一棒，那个来的人就明白了。这个叫“棒”。还有“喝”。来一个入见大德，他一来，大德什么话也不说，大喝一声，那个入也就明白。如此之类。都是在《传灯录》上的故事。

艾：我也看过一点这些故事，那禅宗就是……

梁：我的意思是说，禅宗是不立语言文字，彼此可以互相影响。一个老和尚，有成功的，悟道的，对于一个新来的人，可以对他有影响，让他也开悟，但是他不用语言开悟。言语开悟它还在意识之中，真的开悟则是让生命起变化。你的



生命根本起变化，这才算。

艾：梁先生，你自己年青的时候，十几岁，精神危机的时候，是辛亥革命以后的几年吧？

梁：在辛亥革命前。辛亥革命的时候我已经十九岁，我想出家是在十六、七岁。

艾：哦，十六、七岁的时候，我又搞错了。我以为以前是跟着西方各派思想家取用，反正是西方的派别，而辛亥革命以后才精神上感有危机，才转入佛学，这个我弄错了。

梁：我是很早想出家。

艾：不过你参加辛亥革命的时候还想出家？

梁：这个刚才说过了，出家为僧到庙里去求清静，也可以说小乘大乘都要如此，可是大乘有个不同，就是它要救世，它不舍众生。

艾：这个道理我了解，就是看你所写的几本书，或者是文章，关于你那个时候的生活，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辛亥革命以后你才真正想出家。

梁：我常说自己有两个问题占据了 my 头脑。一个是现实问题，就是现实中国的问题，中国国家的危难，社会的问题很严重。这个现实的问题刺激我，占据我的脑筋。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一个超过现实的人生的问题，对人生的怀疑烦闷，对人生不明白，怀疑它，有烦闷，该当怎么样啊？这是两个问题

不一样，一个让我为社会、为国事奔走，一个又让离开。

艾：这两个问题事实上是有关系的。这一点，我是根据西方一位心理学家，他写了德国中古路德(Luther)的传记，也写有印度甘地的传记，用一种分析法，就是说一切贤明的人，(甘地算是一个，路德也算是一个。)他们是把自己的问题、个人的问题跟人类的问题，无形中都放在一起了。无论什么地方，非常贤明的人可以说是圣人吧，所以我才分析你当年的情形，也是这个样子。我搞错的地方，就是我以为辛亥革命以后，你才真正信奉佛教，以前是有兴趣的，不过革命以后才是你自己的问题逼迫你深入佛学，以前是有兴趣，只是有兴趣，不过不是……

梁：是那样，我昨天谈过一些。

艾：是啊。

梁：我一直想出家，到了二十九岁才放弃，才结婚。

艾：为什么我一再提呢？就是我搞错了，不好意思。就是写你的传记，把这重要的事情搞错了。辛亥革命之前，你已经对唯识有没有……

梁：还没有。唯识很不好懂，它是佛学里法相唯识，很不好懂。

艾：你是民国第一年第二年才开始研究唯识的。

梁：没有，那时候还不会，还

不懂。

艾：哦。

梁：我研究唯识是到了北京大学，蔡元培请我到北京大学，让我讲印度哲学。

艾：不过1916年你已出版了《究元决疑论》，这就表示你已经研究过唯识。

梁：那还不算研究唯识，那里面引了一些旧唯识派的话，唯识有新派旧派。新派就是玄奘，玄奘知道吗？（艾：是，我知道）唐玄奘，唐三藏，那是新派。新派的唯识我那时还不懂，没有看过。我看到的是旧派的，旧派的有些话我在《究元决疑论》里引用了一些。

艾：这个我也搞错了。

梁：这个普通人都很难分别。

艾：那，梁先生你这么健康身体，这么好。

梁：不算怎么好，就是没有病，身体没病。

艾：你脑筋好清楚啦，简直和年青人一个样。一般人一定觉得你有什么秘诀，秘诀是不是与佛教有关系？

梁：没有。刚才不是说吗？“戒、定、慧”，“戒”我有一点，我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吃素，不吃肉，就是佛教不杀生，一切动物都不吃。那么起初就想不结婚，不娶妻。后来到了二十九岁放弃不结婚的念头，结婚了。

艾：你还是吃素吗？

梁：现在还吃素，吃素七十年了。

艾：你自己从北京到南京的时候是……

梁：我在中学读书时已经就秘密参加了革命组织，这个革命组织即属于汪精卫领导的京津同盟会。这个时候我还做新闻记者，报馆设在天津，后来搬到北京来了。我也曾经在辛亥革命后去南京一次，去南京后又去了无锡，从无锡又折回来。那次本来是想去广西投考出洋留学，没有去成。

艾：这一点我也弄错了，书里弄错了。

梁：书里是怎么说？

艾：书里是说辛亥革命成功了，孙中山已经在南京做临时大总统的时候，你去南京是因为同盟会的人都去南京开始建国工作。结果我是错了，你本来是要到广西去。

艾：你觉得陈独秀怎么样啊？

梁：了不起。

艾：你是到北大以后才认识他的？还是？

梁：刚好在进北大之前就碰见他。那是有一个人人都知道的人李大钊。李大钊有一次请客吃饭，请的有陈独秀，也请的有我。那次陈独秀自上海来北京，是来劝人募股，搞一个亚东图书馆，这么一个出版社，找熟的朋友劝大家入股。

刚好这时候蔡元培先生从国外回来，接任北大校长，他得需要有个班子，他一个人不行啊。他跟陈独秀本来是老朋友，他就说“好啦，你到北京了，不要搞什么图书馆了，不要出版社了，就来帮我吧。”这个时候陈独秀，李大钊连我，我们三个人同时进北大。

艾：我的印象你跟陈独秀的关系，没有和李大钊那么好。

梁：对，跟李的关系比陈稍早一步，跟陈碰见，还是在李的宴会上，可是进北京大学是陈、李、我同时的。

艾：跟陈独秀，你……

梁：他那个人是一个能打开局面的人，很有力量的人。

艾：在历史上你觉得他所扮演的角色是怎么样？

梁：他是共产党的发起人。

艾：是啊，很重要的？

梁：很重要。

艾：他跟李大钊当然也是一起组成共产党。

梁：他们两个人的朋友关系非常好，但两个人的性格不一样。

艾：李是比较……

梁：李呢，他是一个表面上非常温和的人，同大家一接触，人人都对他有好感，实际上骨子里头他也是很激烈的。

艾：是他个人跟别人的关系比较好。

梁：比陈独秀搞得更好，大家对陈独秀都有点敬而远之，怕他。因为他对人常常当面就不客气。在学校里开会议，他算是文学院院长，开头叫文科学长。另外还有一个理科学长，搞物理的夏先生，夏元慤，两个人，地位相同，在开会席上他对夏先生就很不客气，使人下不来台。

艾：这两个人，你觉得哪一位和你自己……

梁：我当然还是跟李的关系好。

艾：那李的思想有没有比较接近你自己的？是不是跟思想有关系？

梁：很奇怪，陈独秀、李大钊都是搞共产党，可是李先生没有说过一句话拉我入党，不知道为什么。朋友关系很好，可是从没有介绍我说“你参加共产党吧。”他没有。

艾：那陈独秀呢？

梁：没有，他也没有让我参加党。

艾：那你和胡适的关系怎么样？你觉得胡适这个人怎么样？

梁：胡适这个人很聪明。

艾：你经常跟他相处的很好吗？

梁：没有什么不好。当时在北京大学，有旧派，有新派。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都算是新派，还有鲁

迅，不过鲁迅不是北大的教授，是教育部的人，在北京大学兼一点课，跟北大的关系不深，可是他也是属于新青年派，还有一个陶孟和。

艾：那么你跟新青年派的人关系不接近，跟什么人的关系比较接近？

梁：当时北大有新派有旧派，我既没有在新派，更参加不了旧派。因为旧派讲中国旧学问，我没有。

〔盒号：02，03，04，05〕

8月14日

艾：你也去过镇平、内乡这些地方啊？

梁：去过镇平。

艾：那是什么时候呢？

梁：抗战中。

艾：以前你就在辉县的河南村治学院，就和彭禹廷在一起？

梁：他是院长。

艾：是，那时候你没去过镇平？

梁：那时候还没去，后来去。抗战中，我们从山东撤退了，往西撤退，撤退到镇平。

艾：你说的“我们”是指的什么人？

梁：“我们”是一般朋友、学生，就是乡村建设研究院的许多干部，大批的人。撤退的时候，把地方的

壮丁带了一部分，还有八百条枪，有军装，有十几万块钱的款，带了过去的。住在镇平，我们就住在大庙里。

艾：那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镇平的情形啊？有什么印象？

梁：没有多停，我到了镇平，就去武汉。那时候政府在武汉，要跟政府接洽。当时陈诚他做政治部长，他还要把我们到镇平的学生，调去二、三百人到武汉。他检阅一番，他训话，讲话。然后派一个人又回到镇平，这个人由我们来推荐的，领导我们这些人，带着人跟枪枝回山东，去到敌人后边，发动农民抗日，搞游击战。

艾：你对彭禹廷有什么……？

梁：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是村治学院院长，副院长姓梁，叫梁仲华，我给他们做教务主任，实际上村治学院的章程、办法都是我订的。现在那里的学生不多了。

艾：你觉得彭禹廷是什么样的人？

梁：他人是一个赤胆忠心的人。中国俗话、老话，它说是黑脸人是好人，白脸不好；彭禹廷就是黑脸人，人好得很。

艾：他也很能干了。

梁：很能干，可惜是被人谋害了，害死的。

艾：除了你自己以外，现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儒家人物是谁？

梁：说不上来。有一个人叫冯友兰，在北京大学教书的时候，他是我班上的学生，他留美的时候还常常写信给我。从美国回来就做大学教授，很出名。写了三本书，特别是他有一部《中国哲学史》。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性情，个性不同。他好像是儒家，是发挥中国传统思想，可其实呢，他的为人是老庄的，老子一派。不像儒家，忠于自己，一定要很正直，本着自己相信的道理，很忠实，不随风转舵。

艾：这么说没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

梁：没有。还有一个哲学家，他也不一定是代表儒家，那个叫做贺麟的，贺麟比较好，不是那样随便，不过他是讲德国的哲学，讲授黑格尔。还有一个哲学家，叫沈有鼎。（艾插：恐怕我不知道。）这都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重要角色。还有一个也是在北京的哲学家，留美的，叫什么名字，口里头说不出来，心里头有。

艾：你觉得牟宗三、唐君毅，在香港的儒家思想家对现代的孔孟之道的发展和阐明有没有贡献？

梁：有贡献。

艾：他们的著作，你看过没有？

梁：我这里有的就是唐君毅的，有六本。没有看见牟的。

艾：唐君毅的怎么样呢？

梁：他还好，对儒家所见还正

确。

艾：一般的来说，就是大体上你赞赏他的儒家看法吗？

梁：我觉得他对儒家还是了解的，可惜唐已经故去了，牟还在。

艾：是，他还在，他们算是熊十力的学生吧？

梁：牟算是，唐好像跟熊没有关系。牟是亲近过熊先生，他称熊先生为老师。

艾：熊先生也是在北大教过书？

梁：熊先生同我在一起有四十年。

艾：那你在山东的时候，他也去了？

梁：在山东他同我在一起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始终跟着我。民国十三年，我到山东去办学，我们同去的。从山东回到北京，又是在一块同住。有一段我去广东的时候，他去杭州西湖。有那么二年分开，分手。后来抗战起来，退到四川，又在一起。

艾：以他的著作来说呢，算不算接近你自己的思想，哲学方面的……？

梁：他可以称得起是一个儒家，他始终是一个儒家思想。旁人误会他是个佛家，以为他是一个讲佛学的，其实不是。

艾：跟五十年前的情形来比，现在已经改善的地方，最多是什

么？就是说，哪一方面跟五十年前比是好的。

梁：过去是党的领导太强，广大社会太被动，现在慢慢地起来了。现在他们有两个口号，一个叫民主，一个叫法制。过去没有法制，毛主席的话就是法制，大家都是在被动，几乎就是他一个人在那儿动，大家跟着走。

艾：那么依你看，现在政府所实行的计划、现代化，跟哪一个过去提倡过的计划最接近的？很多人啊，你也是。

梁：当初有当初的理想，口号，可仅仅是理想，仅仅是口号。可是现在呢，比较从前不一样了，比较不是停留在理想、口号上，事实上慢慢接近。

艾：我说的现在的计划内容，跟过去尤其解放前人所提出来的计划的内容，过去你也提倡过的，哪一个比较接近。

梁：过去都是空话。

艾：都是空话。你觉得，比如乡村建设运动，有没有与现在类似的地方。

梁：有。

艾：具体一些。

梁：我们想要做到的，就是让散漫的农民，各自顾身家、顾我一身一家的农民能够组织起来，能够组成团体。团体组织是一面，是中国所缺乏的，要赶紧要向这方面

走。还有一方面就是中国的科学技术上是太缺乏了，太落后了，怎么样子把科学技术能够引进到中国来，引进到农业上，引进到农业工业化，这个事情现在也能够做了。所以一个团体组织，一个科学技术，这个两面，从前我搞乡村运动的，我想做的事情，现在都往这个方向走了。

艾：我知道你现在不是民主同盟的……

梁：对。

艾：以前你是……？

梁：是发起。

艾：是啊。请你对民主同盟的，或者以前别的小的政党和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或者重要性做个评论。

梁：我跟其他的搞政治活动的人有一点不同，就是他们几乎都是梦想英国式的政党政治。在议会里主要是有两个大党，这个党上台，那个党在底下，监督着这个政府。或者上台的那个，有什么做错的，或者不得人心的，下台，他就上去了，两党轮流执政，这就是英国的情况。我以外的人他们都是梦想这个东西。这个不合中国的需要，因为中国在物质文明上，在经济建设上，主要说是在工业上，同国外比较，差得太远了，太落后了。这样一个太落后的中国，非赶紧，赶快，急起直追，把这个缺欠补上去不

成。要补上去，必须是有一个全国性的政权，采取一定的方针路线，几十年的稳定局面，贯彻去搞，去建设，才能够把那个补回来。你上来，我下去，你下来，我上去，这样子就不行。这样今天是这样方针计划，明天又那样子，那不行。我一个人总是梦想这个样子。可是我以外的其他的党派，他们都不是这个意思，他们都是想学英、美，可是后来局面，居然落到把国民党赶出去了，大陆上统一了。共产党掌握政权，一直掌握几十年，刚好做了不少事，可惜过去的三十年，还有些个动乱，可惜。看现在这个样子，动乱过去了，今后可以迈大步前进，所以我很乐观，这是我的希望。

〔盒号：06〕

8月15日

梁：古印度人的学问，是要人的生命根本起变化。他不是一种在头脑口头的空谈。这个他们叫做Yoga，中文翻作“瑜伽”。印度各宗派有各宗派的“瑜伽”，相似面不相同。不同，可是还是有同的地方。那是什么呢？就是要从世俗的生命里头得到解放，解脱，让人根本起变化，不再是一个普通的人。这个他们叫作证果，各宗都有各宗的证果，很相似面又不同。我认为佛家

在证果上是没有走入偏差，是一直达到最高的解放。最高的解放是什么呢？就是成佛。所以佛家的书和典，跟普通我们由自己的思想意识写出来的不一样，它拥有很实在的东西，实在的东西就是实在的生命变化。那个人不再是一个人了，那个人已经最高，就是佛了。这个从低层到最高层，它分为十层。这个一层它叫一地，十地就是十个阶层。有一部很著名、很要紧的书，就叫作《瑜伽师地论》，这个书有一百卷之多，它就是讲要成佛，就要做这个功夫，做瑜伽功夫的人，就称瑜伽师，瑜伽师从低到高，到了八地，就算是菩萨。十地就成佛了。昨天不是说过一下，“戒、定、慧”。

艾：是。

梁：一定要持戒、守戒，然后才能入定，由定才能够生慧。在这三样之外，又有三样。有一样叫作布施。布施就是什么都可以给人，就是无保留。还有一样叫作精进。第六是般若，这个合起来就是六波罗密。（听写者按：梁先生在这里讲六波罗密，将布施，忍辱、精进、戒、定、慧〔般若〕中的“忍辱”遗漏，而将慧〔般若〕讲重复了。）一定要修六波罗密，然后你的生命才能起变化，以至达到一种根本变化。根本变化到了第八层，就是《瑜伽师地论》到了第八地，可以成菩萨，十地就成佛了。以上的话，归结起来

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就是佛家要紧的是在自己的生命起变化，或者叫生命的提高吧，不是空理论。

我们现在就回到讲熊先生。熊先生他错误在什么地方？他一个凡人，这个中国叫“凡夫”，凡夫就是普通人。他没有做过实际的修养工夫，他要去讨论人家工夫上的事情，这个是不行的。底下再点明，佛家的学问，就是瑜伽师啊，从瑜伽师才产生了唯识学。熊先生一个凡夫，一个外行人，他要改造唯识学，所以他那个新唯识论，一方面呢，也采取一些个印度古人的东西，但是他也掺加很多自己的意见，改造它，这个事情我认为是胡闹。可是我已经从南京把他请到北京大学，那么没有办法了。他要讲新唯识论，还是给他去讲了。附带说一句话，熊先生这个人跟我的朋友交情还是很好，因为他这个人对人很开朗，他喜欢大声说话，喜欢大笑，有时候他也发脾气，但是由于他很开朗，所以朋友的关系还是很好。

艾：那么在你著作之中，你最喜爱的是哪一本？有没有一些……

梁：还有些没有出版的。

艾：哦，还没有出版的，就是……

梁：《人心与人生》<sup>①</sup>，那一本是最完全了。

艾：有没有著作你认为已经过时了？就是说……

梁：象那个《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其中就有过时的。

艾：也就是整个的不是过时的，就是你提到那个解释儒家思想，就是把孔子，孟子的一些观念，而把他们……

梁：把他们解释的粗浅了，粗浅了也就是错误。

艾：已经出版的书之中，你最喜欢的是……

梁：已经出版的，认为妥当的，就是《中国文化要义》。

艾：我想再问一下，就是你已经到了高龄，身体特别健康，这归因于什么？

梁：我现在身体没有病，到现在虽然已年老，精神还差不多。不过我自己很知道同以前差得很远了。在哪点差得很远呢？就是容易忘。有事想不起来了。

艾：这种事就是在我这个年龄也常发生的。

梁：这个可能跟素食有关系，不吃肉，什么肉类都不吃，凡是动物都不吃。

艾：也不喝酒，也不抽烟？

梁：对。能喝一点葡萄酒，不算什么酒，酒性很淡薄。素食已经六十九年了，这是一点。再一点就

<sup>①</sup>《人心与人生》出版于1984年。



是食量少。再一点就是锻炼身体，我每天早晨起床，比如说，现在的这种天气，早晨五点就醒了，就起来了，在床上就做功夫。

梁：那是在1973年，在小组会上大家都批孔。我就说在领导党方面也许在政治上有它的必要，我不大清楚。不过毛主席也说过，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那么好，我保留。但是我也决不说反面的话，不要批孔，我也不说这话。就是要沉默，我不说就是。尽管如此，一同学习的他常常有意地引逗你让你说话。你说出来，就好批评你。最怕的是引起围攻。很多人围攻，有过这样的事情。我就说：“好，我静听大家的批评，我不说话了。”

艾：报纸的消息说一个高等干部去拜访你，要求你写批孔文章，面你拒绝了。有没有这回事？

梁：没有。

艾：你刚才讲的意思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心里不着急，还是维持你的平淡，所以也不会影响身体，是这个意思吗？

梁：对。

艾：是有道理。

梁：大概这些年来都是有五个组，一个组也许二十几个人，多则四十多人。我是在无党无派的小组。他们要围攻我，所以五个组，就是说九三学社是一组，民革是一

组，民盟是一组，一共五个组，开联组会，在会上批判我。

艾：这是73年，还是74年？

梁：在74年、75年都有。联组会人多，五个组成百了。有人就上台发言批判我。我记得先后大概有十多人批判我，我就静听，不发言。批判我的会过去了，可在我自己的小组会，他们还有人问我：在联组会上大家批判你，你听得怎么样呀？我就回答，我说《论语》上有这样一句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我就引了这个话答复了大家，我不说别的话了。当时也说了这么一句话，表明我自己是怎么一回事。中文是八个字，“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独立思考”就是不是人云亦云，人家说什么跟着说，不是那样。“表里如一”，我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表面跟里头一样，不隐瞒。

艾：这可能是个奇怪的问题。假定你现在返老还童，从头开始你的事业会怎么样？

梁：我没有往这边想过。我要做的事情主要是《人心与人生》这个书，已经做成了，那我已经满足了。还有一个《东方学术概观》，也写出来了，所以好像是有点心愿已了那个味道。

艾：假定你是十几岁，现在你会不会改行，还是跟原来一样，做学者？

梁：我常常对人表示我不是个学者。

艾：是啊，在你书里也常常有这个否认。

梁：对。我自己承认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并且是本着自己的思想而去实践的人。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对中国的老学问不行。我对你说过，小时候没有念过四书五经。再一面，现在的学问，科学我也不行，我的西文不行，科学一定要学外文。所以讲到学问，我只能够谢谢，我说我不行。

艾：你真的觉得是如此吧？

梁：我自己承认我是个有思想的人，独立思考，表里如一。

艾：你这一辈子最大的失望，或者是遗憾是什么？

梁：因为我想做的事情都作了。比如我本来在抗战起来之后，奔走于两大党之间，事情都作了，也还算顺利。发起民主同盟，旁人以为我是想搞一个党派。我的意思是，中国不需要什么党派，不像英国、美国那样。我虽然发起民主同盟，主要是在两大党之间代表广大的社会来牵扯着他们，不要他们两个打架、斗争，而推动抗战或者建国。随后我觉得不需要了，我就退出了。现在民盟却还有，我没有参加。

## 8月16日

艾：你觉得中国是可能促成某种程度的东西文化的协和、调和？

梁：事实上已经在往这个方向走了。特别是在中国，不能不吸收外国的科学，不能不吸收外国的文化。西洋有没有受中国的影响呢？我就不敢说了。

艾：你以前说，总有一天西方的人，还是会感受到中国或者儒家的路上。

梁：这个就是要到社会主义的时候，要在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照我的看法它慢慢地要成为过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一个是个人本位，一个是社会本位。资本主义是个人本位，以自我为中心。社会主义就不能够说是以自我为中心了，变成了互相尊重。

艾：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古巴、越南、柬埔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柬埔寨啊，杀人如麻，那怎么能说是彼此尊重呢？

梁：当然不是。在俄国这个地方，出现共产党，出现共产主义，在我看也是一个变态。它在沙皇底下没有多少资本主义，一下就变了。

艾：是。我明白你的意思。

梁：在俄国，它是从沙皇的那种专制转成共产党的专制。如果在列宁的领导下，大概会要很好。可

是列宁死得很早，所有它那个旧的传统、旧的习惯，还是从沙皇下来的，很有力量。列宁死后如斯大林，特别是现在的勃列日涅夫，这个情况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而一般的俄国人，他们没有像西欧的国家，享受过自由啊，民主啊。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它算不上什么社会主义。这种变态往下走，不会这样子稳，底下它可能要翻案。这种统治我想也许要维持不住，如果有机会到来时，它要变化。不会像中国那样子，中国底下没有大变化。

艾：请你谈一谈，在你一生之中，所学到的是什么，和从未学到的又是什么？

梁：一切学习，实际上不单是一种因袭，不单是向人家学。一切学习都有创造，都有自己的一面，不完全是学人家。不过也不相同。有的人自己创造少，学得多，有一句中国俗语叫“依样画葫芦”。有不少这样的人。不过就我自己说，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是创造性多过学习。有的人是学旁人的东西，但是在学的里边能创造很多，我自己就是这样。好像我从外边所得的都是资料，到我手里头我把它运用、创造。我是比较创造性大的一个人。就中国的学问说吧，中国的文化，论底子我是很差的，我没念古书。可是中国古书里边好的、精髓的东西，我还是能够领会。比如我觉得

我对孔子的了解比那个宋朝的朱子要多一些。举个例，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朱熹他就每个阶段讲了。比如“耳顺”，什么叫“耳顺”？他用了一句话：“声人心通”。我不赞成。我认为，实际上每个阶段都不好懂。不要乱猜。所以像朱子那样乱讲我不同意。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们应当承认自己不知道。承认不知道是一而，还有一而我们知道，知道什么呢？知道他没有说旁的事情，没有说对自然界的知识，也没有说到社会科学，政治、经济都没有说。他所说的就是他自己的生命、生活。他本人学问是生活之学，不是旁的学问。

艾：你算是属于王阳明派的？

梁：对。不是分程朱派、陆王派吗？我算是陆王派。大程子跟二程程伊川不一样。大程子程颢我认为好的，对的，高明的，可是朱子对他不了解。朱子不是有一部著作叫《近思录》，在这个《近思录》他不引大程子。朱子对大程子有点好象不合脾胃，不合他的味道。可是我认为在宋儒还是大程子，明儒是王阳明。我更喜欢的是王阳明底下的王心斋（王艮）。他是社会下层的一个人，是个盐场的工人，并且他的门下，王心斋这一派，有许多

都是农工，很普通的人。上层讲学问的人容易偏于书本，下层的人他读书不多，或者甚至于没有什么文化，可是他生命、生活能够自己体会，这个就行了。这个就合于儒家了，所以我喜欢王心斋。

艾：你早年曾从事过好几个不同的工作，你参加革命，以后做记者，以后做居士，在大学教过书。你觉得哪一种工作对你后来的生涯影响最大？

梁：我固然做过记者，教过书，可是实际上比较重要是做过社会运动，参与政治。我不是跟两大党都有关系吗？马歇尔在中国的时候，我跟他接触很多。搞乡村建设是社会活动。社会活动、政治活动恐怕是占我一生很大部分。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李济深，我三十六岁的时候，他没有得我同意，就要南京国民政府发表我为广东省政府委员，我没有就，所以可以说没有做官。一生之中啊，没有做过官，可是做过政治运动、社会运动。

艾：在邹平的时候，你担过一阵子县长。

梁：对。因为邹平归我们管，属乡村建设研究院。那个县长刚好找不到人，我就自己去兼，兼任两个月。

艾：所以可以说是你做过官。

梁：可以。

艾：你想到过去的时候，你以为你生活最重要的大事是什么？

梁：大事一个就是做社会运动。乡村建设是一种社会运动，这种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我们曾经连续三年，每年都开一次全国性的乡村工作讨论会。再一个就是为国内的党派的团结抗日。我不是去了游击区一次，看见两党的军队自己打，我就很怕引起内战，妨碍了抗日，所以我就先搞“统一建国同志会”，后来搞“民主同盟”。旁人就误以为我是想搞一个自己的党派，其实不对。我不认为中国在两大党之外，还需要一个第三个党派。民主同盟不是第三个党派，是什么呢？是想推动两大党团结抗敌，合作建国，能够团结抗敌就好了，能够合作建国就好了。自己不想成个什么党派，所以现在还有民盟，可是我不参加。

艾：你私人生活没有重要的大事吗？

梁：那就是我的写书了。我写的书最重要的一本叫《人心与人生》。

〔盒号：11〕

8月17日

艾：你最佩服的中国人，无论是过去的，或者是现在的中国人是

谁啊？

梁：年轻的时候很佩服的是章士钊，号行严。我在中学读书，那个时候我就看见他的文章，很有趣味。后来，他在日本出版一个刊物叫《甲寅》，我给他通信，从书信上往来，才清楚他的名字是章士钊。后来到了北京，我就很喜欢亲近他。很佩服他之后，我又失望。怎么失望呢？因为这位章老先生，他比我岁数大了很多，是个很有才的人；多才他就多欲，欲望多，所以他生活很腐烂，吃鸦片，赌博，嫖妓，娶妾，我很失望，很不喜欢。虽然很不喜欢，一直到他九十岁的时候我还跟他往来。

艾：你很佩服的就是……

梁：再一个我佩服的也是姓章、章炳麟，章太炎先生。我觉得他的学问好。

艾：这个章太炎最佩服的是哪一方面？

梁：学问很深，个性很强，不是很随便的人。

艾：到了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你佩服的人有没有变？

梁：我佩服梁任公，喜欢梁任公。我嘛比他是后辈，小学生啊！他先来我家看我，很虚心。他大我二十岁。从办《新民丛报》那个时候，我就爱读他的文章。民国九年，他

居然一个老前辈，很有名望的，先来看我。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名，我心里很佩服他。他为什么来看我？原来他这个时候注意佛学。人家告诉他，说我讲佛学，所以他来看我。尽管我是后辈，他很虚心。可惜他给我很多信，我都损失了，没有保留。<sup>①</sup>

艾：你跟他有往来一直到……

梁：一直到后来。民国十八年春他故去了。那时我从广东往北方回来，到的时候他已故去了。在广东的时候，他还跟我通信。可是我很不喜欢康有为。

艾：是。尤其是他提倡儒家为宗教以后，好像你……

梁：他不是要搞什么孔教会？不过这个问题还小，最大的问题是他这个人虚假，很多事他作假。比如他写文章，有倒填年月的事。这何必呢？不老实。

艾：对，对。我以为你可能对他的《大同书》会有反对的地方。

梁：这种“大同”的理想并不高深，不值得去那个样子吹捧。远的未来社会怎么样，可以设想，也可以把它写出来，不过价值不大。应当重视科学，不要做什么幻想。实事求是的这种研究才是有价值的。他这个人很高傲自大。当然他开头要帮助皇帝维新，很了不起，

<sup>①</sup> 指在“文革”中被毁。

很有创造精神，可后来不行。

艾：你觉得最伟大的中国人是谁？

梁：有这样的人。

艾：你指的最伟大的中国人，是历史上人物，或是还在人世的？

梁：我觉得也不是太过去，也不是现在的，恐怕还是毛泽东。

艾：毛泽东？那么你……

梁：毛泽东实在了不起，恐怕历史上都少有，世界上恐怕……，是世界性的伟大人物。不过他晚年就不行了，就糊涂了，有很多错误。

艾：那毛泽东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

梁：他创造了共产党，没有毛泽东就不能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是百分之百的事实。不过他这个人到晚年就糊涂，有很多做错的事情。这错的事情，在周恩来没有。周恩来是中国从前叫作完人——完全的人。不过很巧，他是天生的第二把手，天生的给毛泽东做助手的人。论人是最好，周恩来人是最好，最好。

艾：你这个说得很对。

梁：人人都纪念周，可是对毛有人就不满意。

艾：你最佩服的外国人是谁？

梁：我在哲学思想上最喜欢的，也算是崇拜吧，是法国的柏格森。

艾：现在还是？我记得你当年

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时候，也这么说，阅读柏格森的著作，觉得是一生非常愉快的事。

梁：当然德国的康德，我也很佩服他思想上的深刻。

艾：那么政治界的外国人，你有没有觉得伟大的？

梁：我就不大清楚了。政治家、军事家我不大清楚。

艾：很多人认为你是当代具有独特智慧的人物，你有今日的成就，在你背后支持你的原动力是什么？

梁：支持我的原动力？好像我还不大明白。

艾：哦，你的动机，心里精神的寄托，为什么有今天的成就？

梁：我觉得还是得力于佛。

艾：好，这个问题我了解了。

梁：我想把佛与孔子的异同再说一下。孔子儒家他总是站在人的立场说话，他说来说去还是归结到人身上。可是佛家他是超过人说话，他说来说去，归结到超过人的那个地方。所以好象他们是很不同。不过还有同的一面，就是“无我而救世。”佛家话就是众生，众生的痛苦就是他的痛苦。墨子也是这样子，一生都在为大家奔走。底下就说孔子跟佛的分别。这个分别就是在“我”的问题上。关于“我”的问题，把它讲得最清楚的，分析得最清楚的是唯识家。佛学的唯识家

是讲八识，前六识，眼、耳、鼻、舌、身，加上一个“意”。前六识都是应付外面的工具，是对外的。运用这前六识的，是这个生命，是活着的人。

艾：我应该多在这方面下功夫，研究你的思想的时候研究唯识，……佛学方面我没有下多少功夫。

梁：第七就是“末那识”，第八嘛是“阿赖耶识”。运用这前六识的工具而为之总的，就是第七缘第八，就是这个时候他执着一个“有我”，它叫作“我执”。

艾：“我执”？

梁：我执有两种，一种叫“分别我执”，一种叫“俱生我执”。“俱生我执”是与生俱来的，不等到分别就有。它很深，所以隐。“分别我执”就浅。最深的也就是最有力量的我执，实际上是我们生命、生活的根本。通常在活动中生活中，都有一个“分别我执”在那儿活动。假定我们睡眠，最好的、最深沉的睡眠，一点梦都没有，大脑好象没有活动，睡得很深很深了。那个时候，“分别我执”就不显露了，可是“俱生我执”还一点也没有减弱。或者我受伤了，从高处摔下来受伤了，虽然没有死，跟死差不多了，那时也是“分别我执”没有了，可是“俱生我执”依然还在。所以“俱生我执”是很深的、很隐藏的，不大

显露，可是又非常有力量。底下我就要说儒家跟佛家的区别了。佛家是要彻底地破我执。一方面有“我执”，还有一面与“我执”对面的“法执”。“法”是一切的事物。佛家就是要破这二执。破二执有时候又叫断二取。二取是什么呢？——“能取”和“所取”。没有能，没有所，能所是搁在一块的，实际是物质的。这是什么？这是信佛，这个就是一体了，一体就没有二了。佛家的意思就是说分别就是错误，就是要恢复他一体，复原到一体。宇宙浑然一体，这个就是佛。我认为，儒家、孔子不破“俱生我执”；破了“俱生我执”就没有活动了。生命就坐落在“俱生我执”上，有“俱生我执”才有饮食男女的一切活动。儒家既然不离开人生，他就是要在人世间活动，就是要像我们一样，穿衣、吃饭，饮食男女，他不要做神。这是跟我们有完全相同的一面。不同在那里呢？“廓然大公，物来顺应”，这八个字是儒家。尽管他穿衣吃饭，一切活动与我们一样，就是“俱生我执”在那里活动，可是没有“分别我执”。为什么没有“分别我执”，因为他“廓然大公，物来顺应”。比如说亲人死了，哭，这还是廓然大公，还是物来顺应。天气很好，我很高兴，愉快，这就是物来顺应。这个时候都没有我，可是离不开俱生我执。因为有这个

我，才笑、哭。可是佛家不如此，他超过这个了。比如说，拿刀砍了我的身体，我痛，即使孔子也不会不痛的。但是你拿刀去扎佛，没有关系，他没有什么痛苦。孔子有痛苦，佛超过这个，不一样。

艾：你几十年来的生活，是佛教的一面？儒家的一面？

梁：佛家这一面。我是爱佛教，喜欢佛教，佩服佛教，可是仅仅如此而已。我佩服佛教，倾向于佛教，可是我还是一个平常的人。

艾：我知道了，明白了。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你公开地宣布，我从前是佛教徒，现在转入儒家的。那么……

梁：我是在生活上做一个人的生活。我思想上还是倾向佛家。做一个人的生活应当是走儒家的路，可是我是一个想要做好而不够的人。如果再说明怎样不够，那就是我在破执上、在“廓然大公，物来顺应”上不够。我希望能够这样，但是不够。

艾：依你看，你思想倾向佛家，生活受儒家的影响，这情形比较接近于中国历史上的哪一位思想家？

梁：我希望把它做好一点，勉向上，那我愿意学王阳明。

艾：你觉得两家都有？

梁：我懂一点佛家的道理，在思想意识上懂一些佛家，可是我实际的生活希望跟着王阳明走。

艾：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像你这种人物，懂佛学，不过生活很……

梁：恐怕不少。宋明儒者中恐怕不少。我特别想提两个人，一个叫罗近溪，罗汝芳，好得很，非常高明。他有点“廓然大公，物来顺应。”

艾：你和熊十力先生之间思想上最大区别在那里？

梁：可以说是作风不同，我是比较很认真，比较谨守，很谨慎。

艾：思想上面最大的不同。

梁：他排斥佛教，被人认为是一个讲佛学的人，实际上不是。

艾：这是个奇怪的问题。依你看，你这辈子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梁：不说我的成就吧，说我的工作。我就是写了那一本《人心与人生》。假定说在学术方面我有贡献，那就是这本书。我尽我的头脑、精力发挥。这是一面。再一面就是对中国这几十年来现实政治，我是也尽了一份力量。

艾：梁先生是年纪很大，而且具有智慧的人，你对人的死亡有没有见解？

梁：我曾经说过死亡不会断灭。有些人认为人死了就完了，没有这个事情。我不是说过八个字“相似相续，非断非常”。生命本来就是今天的我跟昨天的我相似就是了，前一分钟的我跟后一分钟的我相似就是了，其实早已不是一回



事。相似相续，连续下来。不会断，非断。非常，常是恒常。还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早已不是一回事。人都如此，生命都是如此，那我也是如此。

艾：人总是怕死吗？

梁：不愿意死。其实不需要怕，不需要希望长生。任其自然，因为任其自然才是“廓然大公”。

艾：你最近三十年来，人生观有没有改变的地方？

梁：没有。

艾：对你生活思想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人？

梁：过去的人对我影响就是佛家跟儒家。

艾：还有别人影响你的生活或思想吗？

梁：如果不说古人，说与我同时代的人，我的朋友、老师，那有两个人。有一位林先生是我很佩服的，思想上，乃至为人都是我尊敬、很佩服的。对我很有影响。<sup>①</sup>

艾：这位林先生是什么身分？

梁：也许有些人不大注意他，实际上他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他名字叫林志钧，号宰平。他是福建人。

艾：怎样认识他的？他算是你的老师？或者朋友啊？

梁：林先生这个人人品最高

了。他好像不大出名似的，其实他最为很出名的梁启超所佩服。梁启超临死，把自己一大箱著作、手稿，有写完的，有没有写完的，有诗文，有论政治的，有论学术的，嘱咐自己儿女交给林先生，要林先生审定，死后出的文集都由林先生决定。林先生大我十四岁。我不能算是他的学生，但我应当对他自称后学。我的朋友我也常常介绍给他，比如伍先生，刚才我说的熊先生都是因为我的关系与林先生相好。林先生管熊先生叫“老熊”。熊先生后来有什么著作都要请林先生看。

艾：林先生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梁：林先生是我的前辈、梁任公先生也是我的前辈，大我二十岁。蔡元培先生大我三十岁。我很幸运，这些前辈、老先生们他们很早看重我，没有等我去求他们，就表示对我的一种爱护。林先生如此，梁任公先生是如此，蔡元培先生也如此。我还不够三十岁，二十八岁，梁任公先生就到我家来看我。他是个大有名的人，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名。他们老前辈虚心，爱护有前途的青年，帮助青年，他们的意思好得很。没有蔡先生对我的赏识，我不能进北大，我当时还年轻的很。

<sup>①</sup> 可参阅《怀念林宰平先生》一文（见全集卷七）。

其次再说一下伍先生<sup>①</sup> 假如有人问我你一生所亲自见到的、最佩服的人是谁？那我回答是他。他与林先生相好，可与林先生不相同。林先生学问很丰富，很喜欢做诗词。可是伍先生不喜欢。他是一个脚踏实地做人的一个人。假定在学术方面我最喜欢的是写《人心与人生》，可是我认为自己有一个很重大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替伍先生弘扬他的学问，介绍给世界，给后人。伍先生这个人在我看来，是一个纯正的儒家，脚踏实地的儒家。这个很纯正的、脚踏实地的儒家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他的生活。他是个真正能够把身体、精神很统一能够自主，能够自如。这个是很了不起。

艾：我也很佩服这种人。那说到影响，他们两位是怎样影响你的生活，或者你的思想的？

梁：林先生尽管我很佩服，给我的影响不如伍先生。如果说愿意学谁，我愿学伍先生。

艾：那就是说影响是伍先生，当过你的榜样，是这个意思吧？

梁：对。自主自如，这学问不是书本上的学问，不是随便讲一讲、说一说的学问。这是孔子的生活之学。我不是常常讲，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那个学是什

么呢？底下一层一层地都是在说他的生命生活，没有说到外头去。看得很清楚，他没有说旁的，他说的是他自己的生活的。所以伍先生的学问功夫是真正的、彻底的儒家。他把儒家的路子走得最正确。我看没有第二个人。他不谈哲学。

艾：小说一类的消遣你有没有啊？

梁当然有些小说书看过，如《红楼梦》。

艾：这我也喜欢。清末的那些小说《老残游记》啊，什么《二十年……》。

梁：《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艾：《官场……形》？

梁：《官场现形记》。

艾：这些你也喜欢？还是？

梁：都看过。

艾：你最喜爱的作家是谁？

梁：那应当是一部很值得寻味的书，那还是《红楼梦》。旁的小说看一遍，知道就行了。（艾：是，是。）《红楼梦》就是……（艾：百看不厌）。

艾：解放以来你看过什么书啊？

梁：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提的书。对，对。我记得我有一部书我很喜欢，一个日本人，这个人我很佩服他。（梁给艾写出此书著者姓

<sup>①</sup> 可参阅《伍庸伯先生传略》一文（见全集卷四）。

名：河上肇）这个人马克思主义者，并且他要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是说宗教是鸦片，对这个话他也点头，但是他又不同意。他说，科学有科学的真理，宗教有宗教的真理，并且他说自己有宗教的经验。

艾：是禅宗？

梁：他说的宗教经验不是一句随便的空话。他是说自己的生命起一个真的变化。他说，在有这个经验的时候，自己身体起了变化，自己的肉用手掐它不疼，并且好像肉体上的皮肤脱了一层。所以这不单是一种意识上、思想上的变化，而是很实际的变化。所以他认为马克思说宗教是人的鸦片，我一方面同意，一方面我觉得马克思缺乏真正的宗教经验。

〔盒号：12，13，14〕

## 8月18日

艾：你常常是看哲学的，或者历史方面的书多？

梁：还是谈思想方面的书多。

艾：文学方面的有没有读过一些？

梁：西洋的、外国文学的书读得不多，还是喜欢读哲学的书。刚才提到的柏格森，他有一本叫《创化论》。还有一本叫《时间与自由意志》，“Time and Freewill”。还有一本叫《物质与记忆》，这个书不好

懂。我很欣赏，很佩服，可是他的书不容易看。

艾：你去看电影吗？

梁：少看，很少。家里头有电视，顺便看一看，如果出去到电影院去看，那我就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不愿意这样费事。

艾：解放以前去看电影吗？

梁：更少，解放以前我忙得很。

艾：你想告诉后代什么话？就是你想留下你的智慧、经验的精华。

梁：我的思想、主张，都在那一本书里头——《人心与人生》。

艾：请你给欧美的青年一些启示。

梁：比如对美国青年说话，应当知道美国青年的风气、他们的情况，然后才好说话。了解之后针对着问题说话才得当，才比较合适。可是我很隔膜；笼统的话也没有什么用。

艾：你能不能给下一代中国青年一些启示，启示他们如何才能获得一个更有希望的将来。

梁：我对国内青年可以说的话大概是两样。一样是就国内大局说，现在正是一个很平稳而求进步的时候。有些人羡慕美国，或者羡慕欧洲，好像不满足国内。我觉得有点盲目性。盲目地羡慕外边、盲目地想学外边，这不对、不好。当然出国去看一看，去学习，不过要

胸中有主。一样是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往社会主义里头去，这个大方向是对的。在这个时候，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尽一份力量，应当是当代的中国青年的道路。

艾：这个问题牵到哲学。在这个多变的世界里，什么才是永恒的真理？获得一些普遍的永恒的真理是可能的吗？

梁：一种学问往深里去探讨，去追究，它都走入普遍性，走入根本。我以为任何一门科学，往深里追求，越追求，它就会到哲学里头去。所以留心一下哲学是对科学是有帮助的。

艾：每一个社会有每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有的人说，不能超越，连科学也不能超越它的时代性，（梁：地方）地方性。永恒的真理到底可能吗？

梁：恐怕是一个相对比较的话。我不大能够懂爱因斯坦的学问，因为他学问基础还是在自然科学，在数学，在力学，可是他讲相对论也讲到了哲学。他那相对论我倒好象很喜欢，觉得我所对宇宙的了解可以从他那里找到一种印证。更具体地说，对宇宙的认识或看法，普通总是觉得横的是空间，纵的是上下古今，是时间；普通都是这样分开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世俗之见，没有得到宇宙的真理。不

是这样。时空是合起来的，而且空在时之内。宇宙就是一个变化流行，一点也不能停住。凡是对人生、对生命真有体会，他不会不感觉到宇宙是一个变化流行，而且自己也在变化流行之中，自己与这个变化流行不可分。按中国老话讲，天地万物一体，是一回事。这个一回事是一个变化流行，也就是刚才说的不要把空间与时间分开，空间是在时间之内，二者不是两回事。《论语》中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样一个叹息，不是说他眼前看见的水，而是说整个宇宙，整个人生，整个人类历史。这个话意义很深；可是我们都忙于眼前的事情，忙于生活上的事，终日忙于应付，应付环境，缺乏深的体会。我觉得爱因斯坦从物理学对广大的宇宙还是有所悟，有所了解。整个宇宙变化是如此，我自己一个人也在变化中。不要看得太轻，不要看得太近，要放眼来看，心胸就可以开大。什么事情不用着急，不要常常颠倒在喜怒哀乐之中。《论语》上的一句话，叫做：“昂首天外，放眼……”，什么我忘记了。昨天我不是写了八个字：“廓然大公，物来顺应”。我觉得要那个样子，不要颠倒于喜怒哀乐之中，超过这些，不要执着。

艾：人类是不是可以过没有争执、斗争的生活？你认为怎样才能

减少争执、斗争？

梁：争执、斗争是事实，是生物界有的，不单是人类如此。弱肉强食，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人应当高于这个，事实上人也已经高于这个东西，是一面。还有一面，彼此残杀。能够彼此照顾，帮助弱小，这一面也有，社会发展越往前走，彼此隔阂、歧视这一面要减少。心胸要开阔，照顾旁人，这方面要发展，应当越来越发展，趋势如此。当人类没有什么文化的时候，都是集体生活，可是集体不大，慢慢集体要扩大。起初小集体与小集体彼此斗争，隔阂很大，不了解。越进步，越文明，彼此情感上容易相通、了解。将来在资本主义之后出现了社会主义，恐怕更是这样，所以往人类的前途看，应当是乐观的。

艾：今日世界有希望吗？

梁：我们所不愿意看见的事情，它还是要来，还是要有的。不过就我自己说，我认为人类历史都是在不断发展，它自然地要发展，不会停步。发展中不可避免地有破坏。有不可避免的一面，我们求着避免又是一面。我们力求减少、缩小、这还是应当努力的，但不必悲观。既然事实发展要如此，你悲观有什么用。我认为发展总是好的。

艾：“发展总是好的”这个话，你真是与保守主义者的相反。你“发展总是好的”，跟保守的很多观

点正好恰恰相反。

梁：不是有个名词叫“乐天派”吗？

艾：是啊，乐天派。

梁：我好像是一个乐天派。

〔盒号：15，16，17〕

8月19日

艾：你有过一个学生，徐名鸿。

梁：对。

艾：可不可以比较详细地讲他的事，对他的评价？

梁：我现在手里还有徐名鸿的信，他的亲笔信。我有一个追随我最亲密的学生叫黄良庸，广东人。徐名鸿也是广东人。徐与我的关系是黄介绍的。徐这个人，一个黄良庸、一个王平叔，三个人经我介绍去广东，参加国民革命军。三人都随北伐军到了武汉。徐就参加了共产党。后来李济深、陈铭枢在福建搞起了人民政府，徐名鸿在人民政府里算是个比较重要的人。黄良庸也去了。徐名鸿还代表福建人民政府去江西与共产党接洽。

艾：这个我也在书里提到了，以后被杀的。

梁：被刺。他是被广东陈济棠杀的。汕头是徐的家乡，福建的事情失败，他逃回家乡，那个时候牺牲的。

艾：你觉得他有什么贡献，对中国革命？

梁：他为革命而死，为革命牺牲。不过我对福建的事情曾表示不赞成。我曾阻拦黄良庸，我说：“你不要去。李济深与蒋介石本来他们都是老国民党，都是追随孙中山先生的。你可以反蒋，但你不要站在国民党外头反对，你应当说：你蒋介石违背了孙先生当初创立的国民党。我是国民党，你背叛党。现在你自己站在国民党外边，反而把正统让给蒋介石。这个是错误的。”我听说，他们本来要徐名鸿去江西与共产党联系，可被共产党拒绝。如果当时是毛主席作主的时候，他会赞成联合的，可是那时陈绍禹、秦邦宪夺了毛的权，他们作主。他们就说福建这一派是小资产阶级，不够革命，所以没有帮助福建。其实如果共产党与福建联系，共同对付蒋，策略上是对的。因为策略不对，让蒋消灭了福建人民政府。

〔盒号：18〕

8月22日

梁：“致良知”是随世用功，尽管这个钱（按：指钱平江）他是到庙里避开人，自己去习静，这样得到彻悟的。可阳明先生说，你帮助别人，指点旁人的时候，不要用你这个路子，这个路子容易出毛病。你

还是让他“致良知”，让他随世用功，不要躲开众人，躲开复杂的环境，跑到庙里去。所以我非常佩服阳明先生，他为普通人设想，这完全对。这样子也慢慢地能够深入，虽然不容易深入。对普通人说法，就是随世用功。引用《中庸》上的话，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艾：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东西文化及其哲》里你用过这个话。

梁：他是悟道。他是明心见性。他远远超过普通人，不再是一个普通人，了不起的。阳明先生是进入圣人的地位了，不再是个普通人，不再是所谓凡人、凡夫。我呢，如果说我有什么长处，有什么比普通的其他读书人好像高一着的地方，那就是因为我能够望见到一点；看不大清楚，但可以望见一点。我的程度就是如此，另外也不够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

艾：谁达到这个地步，除王阳明外谁达到“明心见性”？

梁：陆王派里有两个造诣很深的人。在宋朝，名字叫杨简、杨慈湖；在明朝，叫罗汝芳，号罗近溪。我最佩服这两个人。其他一般的人，尽管他讲儒书，讲孔子，尊奉孔子，实际上是门外汉。

艾：到了民国时代也没有什么……

梁：到了清末，特别是鸦片战

争以后，老大帝国受欧洲列强强迫门户开放，中国像梦中觉醒一样，赶紧学西洋。这时候把中国的这种老的学问，特别太偏乎内的这种学问就放松了；也不能不放松，所以这方面就出不了人才了。

艾：你很反对“孔教”这个观念，是吗？

梁：对，孔子不是宗教。

艾：在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那本书的时候，你很反对佛教。书里提到，第一条路和第二条路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谈不到什么佛教问题。不过你自己一直是个佛教徒，你第一条路、第二条路也还没有解决，这有没有矛盾啊？

梁：就我自己说，我倾向佛教，想学佛可以。假如另外一个人，他这样子，我也赞成，我并且还可以帮助他。但对于广大的社会，就当时的中国，不需要这个。

艾：哦！这种观点是个人和整个社会不一样。

梁：不一样。并且还可以再说一点。当时这种所见不免有点偏。偏什么呢？片面地看佛家是一种出世的宗教。其实，也可以这样看，就是慈悲。佛经有这么四个字：“慈悲喜舍”（梁给艾写出这四个字），“喜”有时候叫做随喜；“舍”就是舍弃，跟贪取是反面的。随喜就是人家有一点好的心愿或者好的行为，就帮助他。所以从“慈悲喜

舍”这面来发扬佛教，不必拘定于要出世，那样也很好。我当时看得呆板一点。那个时中国内战，如果每个人都关起门来念佛，那么乱就更乱，当时就是那个意思。

艾：梁老师对“五四”运动，“五四”时代的评价是什么？

梁：“五四”运动当然是很影响到后来的，它开出来一个新的潮流、新的思想、新的人生，不再拘守老中国对人生的那个看法。对孔子开始怀疑、批判。不是有“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吗？这是不可免的。因为孔子虽然不是宗教，可是历代皇帝都把他当作宗教，装扮成宗教。特别是后来，有个名词叫礼教，要有尊卑长幼，有很多规矩。这种规矩很能够帮助统治阶级。到“五四”运动当然就反对帮助统治阶级的礼教，要破除礼教，这样就把孔子牵涉进去了。广大的社会需要一种礼教，统治阶级为便于统治，更有需要。日子久了，礼教很僵化、僵硬，人们就对僵化的东西有反感。到“五四”运动的时候，就归罪于孔子。

艾：“五四”时代很多人盲目崇拜西洋的一切（梁：对，对。）要全盘西化。你看现在近一两年，也有一点，尤其是年轻一代也有一点这个味道了。你对这种现象有没有意见？

梁：这也是一种自然之势吧。

事情发展到今天，自然如此。这个不足怪，也不必责备。实际上，可以说动摇不了根本。

艾：动摇不了根本？

梁：没有什么可怕，没有关系。

艾：有许多看不惯年轻人的作风、年轻人的风气。比如近十年十五年，美国年轻人纪律性越来越没有了，他们不用功读书，非常随便，甚至于吸毒、酗酒，男女关系也常常有的。对国家好像没有责任感，他们就是觉得国家欠他们，而他们不欠国家什么。或者说，是社会欠他们一些什么东西，而他们对社会没有什么责任。你对这种现象有什么意见？

梁：我没有跟旁人不同的意见，都认为风气不好。

[盒号：25]

## 8月24日

艾：你的说法一直有矛盾。假如某一东西是人类共同有的，这个东西怎么会是中国的特产呢？你二、三十年代、三十年代提倡把中国固有的“理性”、或者“仁”复兴起来，这样中国才能复兴，才能现代化，才能吸收西洋的科学技术。团体组织可以发展中国固有的东西。假如原来中国没有现代化，科学技术不发达，没有团体组织，基本的原因

是因为中国先发展“理性”，为什么假如原来是现代化的障碍，为什么现在这个“理性”突然不是障碍反而是个……

梁：它过去也没有障碍。

艾：过去也没有障碍？

梁：它是社会发展走的路子不同。

艾：好，不过为什么路子不同呢？

梁：在远古（艾：是，在很远的古代。）人的生活都是离不开人群的，都是成群的。这个群的范围越古的时候越小。在每个人群都有两面，一面是血缘的关系，还有一面是地域的关系。这样，远古时生活是集体的，一方面是家庭，一方面也是超乎家庭的集团。中国社会发展演进侧重家庭一面，外国是侧重集团一面，各有所偏。帮助各有所偏的就是宗教问题。宗教帮助人走集团的一面，儒家的东西帮助人走家族、家庭的一面，这样就分开了。一个讲亲疏长幼，注意这个观念，并把它从家庭推广向社会。所以君臣的君叫“君父”，老师也是“父”，同一老师的称“师兄弟”，它总是把家庭这种亲爱之情推广到社会上去。（艾，是啊，是。）它特别重情谊，情谊超过了利害关系。

艾：这个分别归根结底的原因是什么？

梁：不知道。



艾：不知道？

梁：它就是一个偏着这边走了，一个偏着那边走了，有些条件帮助向那方向发展，彼此条件不同。

艾：这好像跟《中国文化要义》中你的说法有点不同。《中国文化要义》中你说的还是儒家的关系，儒家代替了宗教。那你现在说在更前面有一个说不出的原因……

梁：现在说不上来，但是总还是有，可以研究，可以探讨，因为我们的知识还是很有限。

艾：你能不能说说这本书（指《人心与人生》）跟《中国文化要义》最基本的、最大区别？

梁：没有区别。

艾：可以说是继续发展《中国文化要义》的？

梁：对在思想上、观点上没有区别。

艾：“未来社会人生的艺术化”，你是说蔡元培先生原来提倡的。（梁：艺术代宗教。）你说的人生的艺术化跟蔡先生这个……

梁：蔡先生他是一个理想、一个主张，我是推想未来理想主张成为事实。

艾：早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说孔子的礼乐还是会起作用。

梁：哎，对，对。

艾：这可以说是原来意思的继续发展。因为理智化的关系，现代社会宗教越来越没有了。

梁：失掉了势力。

艾：这是理智发展的关系，还是？

梁：理智很有影响了。

艾：科学就是理智。

梁：很受科学的影响。

艾：这有点很像蔡元培先生当年的主张。

梁：我再补一句话。蔡先生他是主观的要求，我是说将来的趋势，我说的是客观。

艾：你说想出家是辛亥革命以前，不一定是辛亥革命以后才要出世？

梁：出世思想很早，想出家为僧，当和尚。

艾：假如是这样，为什么辛亥革命以后才有精神危机，想自杀？假如有出世的思想，又为什么积极地参加辛亥革命？

梁：这个不相冲突。为什么不？我常常说，我一生占据自己头脑的有两大问题，一个是中国问题，现实的中国国家的问题、社会问题；国家问题就是中国的衰弱危亡、社会的苦痛。另一个远远超过大过这个，就是对人生问题的怀疑烦闷，以至于对人生的否定。这两个问题，有时候这个问题占优势，有时候那个问题占优势。

艾：依我所了解你的思想，这两个问题常常打成一片，常常有关系。比如，依我所了解你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人生问题也是与中国文化、中国的复兴有关系的。就在这本书里说，要发起什么运动，结果你在一个团体里跟一些学生讲学，讲学与人生有关系，也跟乡村建设的方法有关系。

梁：那时候还没乡村运动。

艾：是，我知道。

梁：不过我说过，我要把宋明人的讲学跟近代的社会运动打成一片，合而为一。

艾：身体与心理的关系可不可以扼要地讲一下？

梁：从身来说，你的身体与我的身体不相通，我吃饭你不饱。可是从心来说，心高于身，超过身。心跟心的关系可以说八个字：“好恶相喻”（按：另四个字应是“痛痒相关”。）你喜欢什么，我喜欢什么，你觉得这样行为好，这样的人好，我也承认是好人。这个好恶可以相喻，可以彼此了解。

艾：好恶相喻，你的意思是个绝对的，人心里的一个客观标准。无论在什么社会，什么文化的人，对某种社会现象会有同样的反应？

梁：嗯，这是从基本说。

艾：最基本的是哪些？

梁：由于古今不同、地方不同，不同社会都有不同的风俗习惯。一

个人常常为自己所在的社会习惯所影响。这个地方社会认为它好，那个地方就认为不好，或者今天认为好，古人认为不好。可是在某些个很基本的上头，远是相同的，比如说假话，哪个社会都不喜欢、讨厌。

艾：说假话是不对的。（梁：大家不喜欢。）说假话这个道德标准是怎样到人心里来的？一生就有的？

梁：说假话他就是有所为，有所贪求。

艾：也不一定啊！说假话有时也不一定是有所为，比如好意说假话也有啊。

梁：我心里有什么，我就坦白地说出来，这是无所为。有所为都是曲折的，无所为是直接的。

艾：你刚才说，时间的分别、地方的分别，每个社会的风俗习惯不同，有所为的目的也会不同，不道德的行为也不同。

梁：这种各有各的道德，实际上不是真道德，实际上是礼俗。

艾：真道德的来源是什么？

梁：真道德是自觉自律。

艾：自觉自律，律是纪律的律？

梁：（梁写出“自觉自律”四字）通常社会上多数人是随着人走，随社会风俗习惯走。生命力很强的人，能够自觉自律，不随俗，不管旁人的诽谤、反对，本着自觉自

律来行动。革命家能够这样，普通人不革命，革命者都是先知先觉。

艾：马克思论革命，群众为了自己的利益、物质利益而行动。

梁：革命领导人当然离开群众不行，可他超出群众。他是先知先觉，他的创造力大，一般人……

艾：你说革命者是先知先觉，他的标准、目的是哪儿来的？人的社会演变有什么目的？按照什么途径？什么原则？

梁：不同时代、地方环境，不能够笼统地说。

艾：假如有一个永久不变的真理。

梁：没有，永久不变的真理没有，客观存在的永久不变的真理没有。

艾：你说心与心可以相喻，为什么？就是说人性有共同的地方？

梁：孟子所说的人心有同然。

艾：人是演变的，现在的人与一万年前的不同，现在的人又跟一万年后的不同，可是共同道德在哪里？

梁：都是活的东西，都是生命，生命就有所好恶。离身体越近的好恶很容易不同，如你喜欢抽烟，我不喜欢抽烟。

艾：可能有一种社会说假话不一定是坏事。

梁：那个是习俗不同。我承认有那样的社会，但那是习俗不同。

艾：比如在西方，不少人觉得根本没本性。人是什么？是由社会创造的，人性是社会的创造品。尤其是妇女解放运动，他们觉得男女根本没有区别，现在的分别是社会由男性控制，结果女的从小养成一个样子，男的养成另一个样子。

梁：一个先天，一个后天。

艾：说没有本性，我也不同意，你也不同意。不过西方社会的情况，由现在预测将来，道德标准越来越没有了。自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到现在，这个标准越来越少，越来越相对化；相对化等于没有了。

梁：这个都是末稍，不是根本。还是孟子那个话，人心有同然，圣人是先得我心的同然。

梁：我不够一个学问家，为什么？因为讲中国的老学问，得从中国的文字学入手，可中国的文字学我完全没有用功，所以中国学问我也很差，很缺少。再一而就是近代科学，我外文不行，所以外国学问也不行。从这两面说，我完全不够一个学问家。我所见长的一面，就是好用思想；如果说我是一个思想家，我倒不推辞，不谦让。思想家与学问家不同。学问家是知道的东西多，吸收的东西多，里边当然也有创造，没有创造不能吸收。可是思想家不同于学问家，就是虽然他也多知道许多东西；不知道古今中

外的一些知识，他也没法子成思想家。但是他的创造多于吸收。所以我承认我是思想家，不是学问家。我的思想也受到启发，启发我的是佛学。一句话：我是思想家，不是学问家，在思想上给我很好启发的是佛学。

艾：保守这个词，有的时候很难下定义，我在书的前面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有些中国人、有些外国人把保守主义者或保守加于梁老师的头上了，那你甘心承认？还是反对？

梁：我当然不是。我不保守，从刚才的话里头可以看出来我不保守。

艾：关于你的心理、你的性格的看法，跟历史上别的人物一样，好象可以说，西方人说是神圣的一个人，英文是说 Holly。我说你灵魂深处也不一定是有意意识的那一层，可能是无意识的那一层，是在觉得你是来救人类，是圣人。我的意思也并不是说你有意识在说，我是圣人。你对这个问题有没有反应？

梁：那个问题？

艾：就是说圣人，你算一个圣人吗？

梁：我所懂得的，圣人不是平常人。圣人说话行事跟其他人不大两样，可实际上他那个生命、他那个人格，已经完全超过普通人了。在从前，古时就是孔子，后来我应

当承认王阳明，他完全高过我们。

艾：你与王阳明也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他也是好像先深入佛学，以后出来。他也是一个活动者，在社会上实践什么，不是专门写东西、讲学问。我觉得你和他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梁：可是就王阳明生命说，他不是普通人了，已经不是普通人了。可是我还是一个普通人。

艾：你觉得你还是一个普通人吗？

梁：普通人。

艾：噢……

梁：我可能比其他的普通人不同一点的，就是我好像望见了，远远地看到。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王阳明，看到了孔子。我是望到，远远地望到，并且还不能很清楚地看见；好像天有雾，在雾中远远地看见孔子是怎么回事，王阳明是怎么回事。我只是这么一个程度。

艾：不过假设王阳明就在我们面前，我们问他：“守仁公，你是不是一个圣人？”他也不会……

梁：他也不会承认。

艾：所以我问你呢，你也不承认。你也跟王阳明另一个类似或相同的地方。

梁：王阳明一生的遭遇我还没有。他好像有一句话：“千灾百难。”比如要杀他，这个事在我没有。他去贵州龙场那蛮荒无人烟的地方，

那种苦难，我也没有。

艾：很难说，你也有苦难。

梁：他有这话，他是在千灾百难中才认识了那个“良知”。这个我也没有。

艾：梁老师也是有过苦难的。

梁：差得多。

艾：那一次你到日本战线后，去山东敌后，你在山洞里也差一点没命了。

梁：对，对。

艾：我在书里描写得很详细。

梁：那还是不同，可以说身体没有什么苦、很严重的痛苦。在游击区一时找不到食物，这个情况有。

艾：有时候也很冷，下雪或下雨，也没有办法把衣服弄干。

梁：这个都比较平常了。

艾：还有 55、56 年批评你思想的时候，……那也算是一种苦难。

梁：比起王阳明还差得远。可以用佛家有时候用的名词“彻悟”（梁写出彻悟二字）。彻悟是我们人的生命的一个大变化，不是普通的事情。在彻悟上，阳明先生他有他的彻悟，我不够。

[盒号：27，28，29]

## 8 月 25 日

艾：现代化过程中，道德已经越来越不起作用，越来越不是一个

准则，唯一的准则就是效率。我觉得我比你悲观一点。我认为现代化就是一个逐渐失去人性的一种过程。

梁：现代化是什么？

艾：是一种使人类失去他们本性的过程。

梁：噢哟！

艾：（笑）最近欧美，日本的社会可以证明这个道理。他们讲现代化还要继续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人的本性的一部分。有利就有弊，所有现代化物质生活的方便、高效率，征服自然的利，也带来一些弊，笼统地说是道德上的损失。我悲观的是，中国跟着别的国家走，久而久之，总有一个时候要付出现代化的代价。不知道你对这些话有什么反应。

梁：如你所知道的，我比较乐观。我觉得变化不会很大。如果说变化，或者破坏，早已开始破坏了，从清末已经变化了。

艾：要避免欧美现代化的恶果，而要欧美现代化的好处，你觉得可能吗？

梁：我想，相对地说是可能的。中国假定说有民族性、民族精神，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尽管说，他已经变化很大，破坏很多，但是他还有他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气味。

艾：假如说，只有一个标准

——效率，所有社会的一切都是为效率而组织的，那么无论什么社会会越来越一样。你觉得中国人还能保存原有的精神，那是乐观的。

梁：刚才我说过，许多中国的礼俗尽管破坏，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他还是中国人气味，中国人的风俗习惯。

艾：73年我来的时候，没有机会看见你。积水潭我是去看了。在我那本书中最后一句话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梁先生会在想什么？”如果你单独在积水潭边，你父亲自杀的地方散散步，你可能看看积水，可能看看纪念你父亲殉道的纪念碑已被毁掉，而只留一个碑座，你如果回想过去，你会想什么？

梁：也没有什么。我要说一句话，你了解我，我是一个佛教徒，佛教徒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很轻，没有什么重大的问题，什么都没有什么。再说我自己，我总是把我的心情放得平平淡淡，越平淡越好。我的生活就是如此。比如我喝白水，不大喝茶。我觉得茶，它有点兴奋性。我都不要喝茶；白开水好。我吃饮食，要吃清淡的，一切肉类，人家认为好吃的东西我都不吃，并且我吃得还很少。所以你问我有什么感想，我没有什么。

艾：好。

梁：再补一句话，因为这样子非常平淡，也许跟自己寿命有关

系。

艾：梁先生从十几岁是这个样子，还是？

梁：当然不是。

艾：那什么时候到了那个地步，到了超脱一切的程度？

梁：到了晚年吧，到了晚年才能够这样子平淡，虽然有些习惯是早有的，比如素食。

艾：对，这是很久的习惯了。

梁：在心情方面能够平静、平淡，这是越到后来越能够这样。

艾：我这本书把你当作中国现代、中国近代，起码是廿世纪的，最标准的、最有代表性的儒家，那你刚才告诉我你一直是佛教徒。当然我知道《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写道，现在可以说不主张佛教，而主张儒家，我自己现在也算是儒家了，不过你说还有这样“执”，手字旁那个“执”。

梁：我执、法执。

艾：对，就是说非把这两执，……我忘了你用的什么字。

梁：它叫破；破二执。

艾：破二执，还是不到真理。我知道你还是佛教徒。不过你生平都是很标准的儒家那种传统；就是因为这样，我就这么用。其实这书名也并不是这个意思，英文好像好听，比较引人注目，我才用了。

梁：我觉得这个书名还好。什么叫好？就是比较合适。说我是儒

家比说我是佛家还合适，因为让大家了解起见比较合适。

艾：你刚说的到晚年，才到了超脱一切那种状态、境界，是不是到了晚年你对佛教的感情也增加了一些。

梁：一直一样。

艾：完全一样，一点改变没有？

梁：没有。我自认为是佛教徒，不过社会上就一般人来说，不如象你说的是一个儒家之徒好。我愿意接受你这个。

艾：也有一个可能是很深的、很大的一个错误。当然，没有机会见面，没有当面了解你的心理，仅从你的书、你在港台的朋友和资料中，我觉得辛亥革命以后，你就发生了两次自杀，精神危机，我就把这个时期当作你的终生的转捩点。

梁：转捩。

艾：经过那个时期以后，你的一切可以说已经定下来。

梁：渐渐地稳定。

艾：现在的眼光看你当年那个时期觉得怎样？

梁：很不同了，现在跟当年。那

时才十几廿岁。

艾：就是那个年龄，不要说中国人，每个社会的人，他们认识他们自己是什么人；用英文说是 identity。所以我把你那个时期精神的危机叫做 identity crisis。一个美国心理学家用心理分析学的办法研究历史人物，写了一部关于甘地的书，一部关于中古德国 Luther 的书。

梁：卢梭？

艾：卢梭（按：应指马丁·路德）。反正我是用了他的办法来研究你。我这个分析方法，你觉得怎样？

梁：没有什么不同意见。我补充一点。那个时候，在十几廿岁想自杀的时候，好象自己厌弃自己，并且还有一种知识不够。什么知识不够？以为自杀了就完了。后来明白自杀并不能完，并不是死了就没有了。所以自杀是无效的，是错误的、糊涂的。后来才明白，当初不明白这个意思。当时只是有一种厌弃自己的意思。

[盒号：30]

## 编 后 记

八卷本《梁漱溟全集》编辑出版工作，到今天算是完成了。1988年秋开始筹备的时候，曾预计三年内出齐；由于一些技术上的原因，拖长了两年，让读者久等了，十分抱歉。但它的出版正巧赶上梁先生百岁诞辰，多了一层意义，又是幸事。

梁先生生前曾经说过，他的某些文章，由于时过境迁，不再有什么保存价值；另外某些论点，随着认识深化，已有了重大变化；因此，他不甚主张编纂全集。我们则考虑到，作为一代宗师，梁漱溟先生的言论和活动，涉及多方，著之竹帛，已然成为历史的一个部分，也早已成了世人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因此，应该出版全集，而且要不厌其全，那怕是片言只语，寸帛尺简，都应该极力搜集，公诸于世，并保持其历史原貌。这样做，既是对历史的负责，也是对梁先生的纪念；当然也就为关心者、研究者提供了方便。

但是，由于梁先生学术兴趣广泛，活动领域普遍，加以历史频变，生涯久长，要想无遗漏地收齐他的全部文章书札和演讲纪录，即使是已经公开发表了的和留意保藏着的，都已十分艰难；更不用说那些未尝披露，未能保存和无法辨认的了。我们一直在努力。全集编成之后，便又发现了《人心和人生》的《自序》和一份审阅过的演讲纪录，以及一些信函。估计今后还会有所收获。待到积累一定数量后，当以补遗的形式出版，力



臻完善。

这套全集的编纂，是梁漱溟先生生前友好、学生和家属协力的成果，也是各卷编者精心劳作的产物；它的出版，则由于山东人民出版社的鼎力赞助。谨此一并志谢。

庞 朴

（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1993. 4. 5